

書叢本基學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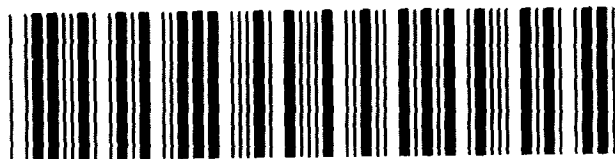
記 頭 石

(上)

著 露 曹

行發館書印務商

23106



北师大图 B2352494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
印行原裝分訂十六册每
册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
二册面數仍舊讀者鑒之

增評補圖石頭記總目

上册

卷首

原序

護花主人批序

讀法

護花主人總評

護花主人摘誤

大某山民總評

明齋主人總評

或問

讀花人論贊

題詞

大觀園影事十二詠

大觀園圖說

音釋

卷一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卷二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卷三

託內兄如海薦西賓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卷四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判斷葫蘆案

- | | | |
|-----|----------|----------|
| 卷五 | 賈寶玉神遊太虛境 |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 |
| 卷六 |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 劉老老一進榮國府 |
| 卷七 |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 赴家宴寶玉會秦鍾 |
| 卷八 | 賈寶玉奇緣識金鎖 |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 |
| 卷九 |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 噴頑童茗煙鬧書房 |
| 卷十 |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
| 卷十一 |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
| 卷十二 |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
| 卷十三 |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
| 卷十四 |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
| 卷十五 | 王熙鳳弄權鐵檻寺 | 秦鯨卿得趣饅頭巷 |
| 卷十六 |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 秦鯨卿天逝黃泉路 |
| 卷十七 |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
| 卷十八 |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 天倫樂寶玉呈才藻 |
| 卷十九 |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

卷二十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卷二十一	俊襲人嬌噴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庇賈璉
卷二十二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讖語
卷二十三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豔曲警芳心
卷二十四	醉金剛輕財尙義俠	癡女兒遺帕惹相思
卷二十五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真
卷二十六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卷二十七	滴翠亭寶釵戲彩蝶	埋香冢黛玉泣殘紅
卷二十八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卷二十九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卷三十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齡畫蔷癡及局外
卷三十一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卷三十二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卷三十三	手足眈眈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受笞撻
卷三十四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裏錯以錯勸哥哥

- | | | |
|------|----------|----------|
| 卷三十五 |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
| 卷三十六 |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
| 卷三十七 |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
| 卷三十八 |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 薛蘅蕪諷和螃蟹詠 |
| 卷三十九 | 村老老是信口開河 |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
| 卷四十 |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
| 卷四十一 | 寶哥哥品茶櫳翠菴 | 劉老老醉臥怡紅院 |
| 卷四十二 |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 瀟湘子雅諛補餘音 |
| 卷四十三 |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 不了情暫撮土爲香 |
| 卷四十四 |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
| 卷四十五 |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
| 卷四十六 |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
| 卷四十七 | 獸霸王調情遭苦打 |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
| 卷四十八 | 濫情人情誤思遊藝 |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
| 卷四十九 |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 脂粉香娃割腥啖臠 |

卷五十七	慧紫鵲情辭試莽玉	慈姨媽愛語慰癡嬰
卷五十八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癡理
卷五十九	柳葉渚邊噴鶯叱燕	絳芸軒裏召將飛符
卷六十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卷六十一	投鼠忌器寶玉瞞賊	判冤決獄平兒行權
卷六十二	憨湘雲醉眠芍藥裯	獸香菱情解石榴裙

下冊

卷五十一	蘆雪亭爭聯卽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卷五十二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卷五十三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晴雯病補雀毛裘
卷五十四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卷五十五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斑衣
卷五十六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敵探春興利除宿弊	賢寶釵小惠全大體

- | | | |
|------|----------|----------|
| 卷六十三 |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 死金丹獨豔理親喪 |
| 卷六十四 |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 浪蕩子情遺九龍佩 |
| 卷六十五 | 賈二舍偷娶尤二姐 |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
| 卷六十六 |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 冷二郎心冷入空門 |
| 卷六十七 |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 聞祕事鳳姐訊家童 |
| 卷六十八 |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
| 卷六十九 |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
| 卷七十 |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
| 卷七十一 |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
| 卷七十二 |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
| 卷七十三 | 癡丫頭誤拾繡春囊 | 懦小姐不問釁金鳳 |
| 卷七十四 | 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 避嫌隙杜絕寧國府 |
| 卷七十五 |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 賞中秋新詞得佳識 |
| 卷七十六 | 凸碧堂品笛感淒情 | 凹晶館九詩悲寂寞 |
| 卷七十七 | 俏丫鬟抱屈天風流 |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

卷一百八	強歡笑衛蕪慶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卷一百九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真元
卷一百十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詘失人心
卷一百十一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卷一百十二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仇讎趙妾赴冥曹
卷一百十三	懺宿冤鳳姐託村嫗	釋舊憾情婢感癡郎
卷一百十四	王熙鳳歷劫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
卷一百十五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證同類寶玉失相知
卷一百十六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送慈柩故鄉全孝道
卷一百十七	阻超凡佳人雙護玉	欣聚黨惡子獨承家
卷一百十八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警謎語妻妾諫癡人
卷一百十九	中鄉魁寶玉卻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卷一百二十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石頭記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原序

石頭記是此書原名。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書內記雪芹曹先生刪改數過。好事者每傳鈔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可謂不脛而走者矣。然原本目錄一百二十卷。今所藏祇八十卷。殊非全本。卽間稱有全部者。及檢閱仍祇八十卷。讀者頗以爲憾。不佞以是書既有百二十卷之目。豈無全璧。爰爲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無不留心。數年以來。僅積有二十餘卷。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遂重價購之。欣然繙閱。見其前後起伏。尙屬接榫。然漉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釐剔。截長補短。鈔成全部。復爲鐫版。以公同好。石頭記全書至是始告成矣。書成因竝誌其緣。起以告海內君子。凡我同人。或亦先覩爲快者歟。小泉程偉元識。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護花主人批序

南華經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仁義道德。羽翼經史。言之大者也。詩賦歌詞。藝術稗官。言之小者也。言而至於小說。其小之尤小者乎。士君子不能立德。次不得立功立言。以共垂不朽。而淺淺焉。小說之是講。不亦鄙且陋哉。雖然。物從其類。嗜有不同。麋鹿食薦。螂且甘帶。其視薦帶之味。固不異於梁肉也。余菽麥不分之無僅識。人之小而尤小者也。以小之人見至小之書。猶麋鹿螂且適與薦帶相值也。則余之於石頭記。愛而讀之。讀而批之。固有情不自禁者矣。客有笑於側者曰。子以石頭記爲小說耶。夫福善禍淫。神之用也。勸善懲惡。聖人之教也。石頭記雖小說。而善惡報施。勸懲垂誠。通其說者。且與之神聖同功。而子以其言爲小。何徇其名而不究其實也。余曰。客亦知夫天與海乎。以管窺天。管內之天。卽管外之天也。以蠡測海。蠡中之海。卽蠡外之海也。謂之無所見可乎。謂所見之非天海可乎。并不得謂管蠡內之天海。別一小天海。而管蠡外之天海。又一大天海也。道一而已。語小莫破。卽語大莫載。語有大小。非道有大小也。石頭記作者。旣自名爲小說。吾亦小之云爾。若夫禍福自召。勸懲示儆。余於批本中。已反覆言之矣。客無以難。曰。子言是也。卽取副本藏之而去。因書其言。以弁卷首。

道光壬辰花朝日吳縣王希廉雪香氏書於雙清仙館。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讀法（附）補遺一條 訂誤一條

石頭記一書。不惟膾炙人口。亦且鐫刻人心。移易性情。較金瓶梅尤造孽。以讀者但知正面。而不知反面也。間有巨眼能見知矣。而又以恍惚迷離。旋得旋失。仍難脫累。一經批評。使作者正意。書中反面。如指上螺紋。一目了然。方知石頭記之造孽與否。豈不大妙。石頭記乃演性理之書。祖大學而宗中庸。故借寶玉說明明德之外無書。又曰。不過大學中庸。

是書大意。闡發學庸。以周易演消長。以莊騷寓本旨。以國風正貞淫。以春秋示予奪。禮經樂記。融會其中。

學庸周易莊騷國風春秋。是正傳。石頭記則竊衆書而敷衍之。是奇傳。故云。倩誰記去作奇傳。

致堂胡氏曰。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惟敗常反理。乃書於策。以訓後世。使正其心術。復常循理。交適於治而已。是書實竊此意。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是此書到處警省處。故其鋪敘人情世事。如燃犀燭。是以較諸小說居上。

石頭記一百二十回。一言以蔽之。左氏曰。譏失教也。

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故謹履霜之戒。一部石頭記一漸字。

鶴林玉露云。莊子之文。以無爲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爲文惟意所到。俊辨痛快。無復滯礙。故卽以此語轉贈石頭記。是書用筆。取法於戰國策史記三蘇文處居多。

石頭記脫胎在西遊記。借徑在金瓶梅。攝神在水滸傳。

石頭記是暗金瓶梅。故曰意淫。金瓶梅有苦孝說。因明以孝字結。石頭記則暗以孝字結。至其隱痛。較作金瓶梅者尤深。

金瓶梅演冷熱。石頭記亦演冷熱。金瓶梅演財色。石頭記亦演財色。

寶玉有名無字。乃令人在無字處追尋。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又先天本來無字也。是書釵黛爲比肩。襲人晴雯乃二人影子也。凡寫寶玉同黛玉事跡。接寫者必是寶釵。寫

寶玉同寶釵事跡。接寫者必是黛玉。否則用襲人代釵。用晴雯代黛。間有接以他人者。而仍必不脫本處。乃一絲不走。牢不可破。通體大章法。

寫黛玉處處口舌傷人。是極不善處。世極不自愛之人。致蹈殺機而不覺。寫寶釵處處以財帛籠絡人。是極有城府。極圓熟之一人。究竟亦是枉了。這兩種人都做不得。

或問是書姻緣。何必內木石而外金玉。答曰。玉石演人心也。心宜向善。不宜向惡。故易道

貴陽而賤陰。聖人抑陰而扶陽。木行東方主春生。金行西方主秋殺。林生於海。海處東南。陽也。金生於薛。薛猶云雪。錮冷積寒。陰也。此爲林爲薛。爲木爲金之所由取義也。此書凡演姻緣離合。其人如尤二尤三夏金桂等。不可枚舉。而無非演寶黛釵。凡演天人定勝。其人如王道王醫包勇。傻大姐等。不可枚舉。而無非演劉老老。換湯不換藥。如此而已。解如此觀。勢如破竹。

書中詩詞。各有隱意。若謎語然。口說這裏。眼看那裏。其優劣都是各隨本人按頭製帽。故不揣摹大家高唱。不比他小說。先有幾首詩。然後以人硬嵌上的。

是書名姓。無大無小。無巨無細。皆有寓意。甄士隱賈雨村。自揭出矣。其餘則令讀者自得。有正用。有反用。有莊言。有戲言。有照應全部。有隱括本回。有卽此一事。而信手拈來。從無隨口雜湊者。可謂妙手靈心。指麾如意。

書中大致。凡歇落處。每用吃飯。人或以爲笑柄。不知大道存焉。寶玉乃演人心。大學正心。必先誠意。脾土也。吃飯實脾土也。實脾土誠意也。問世人解得吃飯否。

是書又總分三大支。自第六回初試雲雨情。至三十六回夢兆絳芸軒。爲第一支。以劉老老爲主宰。以元春副之。以秦鍾受之。以北靜王證之。自四十回三宣牙牌令。至六十九回吞生金自逝。爲第二支。以鴛鴦爲主宰。以薛寶琴副之。以尤二姐受之。以尤三姐證之。自七十一回無意遇鴛鴦。至一百十三回鳳姐託村嫗。爲第三支。以劉老老鴛鴦合

爲主宰。以傻大姐副之。以夏金桂受之。以包勇證之。是又通身大結構。一部石頭記。灑灑洋洋。可謂至矣。無一句不是妙文。一部石頭評。瑣瑣碎碎。可謂繁矣。閒有千百剩義。是希善讀者。觸類旁通。以會所未逮爾。

是書之傳聞於世也久矣。痛無真能讀真能解者。甚有耳食者。目爲淫書。是亦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耳。

有謂此書祇八十回。其餘四十回。乃出另手。是何言與。但觀其通體結構。如常山蛇首尾相應。安根伏綫。有牽一髮全身動之妙。且詞句筆氣。前後全無差別。則所增之四十回。從中後增入耶。抑參差夾雜增入耶。覺其難有甚於作書百倍者。雖重以父兄命。萬金賞。使誰增半回不能也。何以隨聲附和者之多耶。

是書收結。有文妙真人云云。乃繳清全部。是人間之真真妙文也。其如讀者不知何。石頭記有情僧錄風月寶鑑金陵十二釵諸名。夫名者自命也。其形从夕从口。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謂之名。是書乃明敍石頭所記之事故。原名之曰石頭記。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護花主人總評

石頭記一百二十回分作二十一段看。方知結構層次。第一回爲一段。說作書之緣起。如制藝之起。講傳奇之楔子。第二回爲二段。敘寧榮二府家世及林甄王史各親戚。如制藝中之起股。點清題目眉眼。纔可發揮意義。三四回爲三段。敘寶釵黛玉與寶玉聚會之因。由五回爲四段。是一部石頭記之綱領。六回至十六回爲五段。結秦氏誨淫喪身之公案。敘熙鳳作威造孽之開端。按第六回劉老老一進榮國府後。應卽敘榮府情事。乃轉詳於寧而略於榮者。緣賈府之敗。造孽開端實起於寧。秦氏爲寧府淫亂之魁。熙鳳雖在榮府而弄權實始於寧。府將來榮府之獲罪皆其所致。所以首先細敘。十七回至二十四回爲六段。敘元妃沐恩省親。寶玉姊妹等移住大觀園。爲榮府正盛之時。二十五回至三十二回爲七段。是寶玉第一次受魔幾死。雖遇雙真持誦通靈而色孽情迷。惹出無限是非。三十三回至三十八回爲八段。是寶玉第二次受責幾死。雖有嚴父痛責而癡情益甚。又值賈政出差更無拘束。三十九回至四十四回爲九段。敘劉老老王鳳姐得賈母歡心。四十五回至五十二回爲十段。於詩酒賞心時忽敘秋銜風雨積雪冰寒。又於情深情濫中忽寫無情絕情變幻不測。隱寓泰極必否盛極必衰之意。五十三回至五十六回爲十一段。敘寧榮二府祭祠家宴探春整頓大觀園氣象一新。是

極盛之時。五十七回至六十三上半回。爲第十二段。寫園中人多。又生出許多層層舌事。件。所謂興一利。卽有一弊也。六十三下半回至六十九回。爲第十三段。敘賈敬物故。賈璉。縱慾。鳳姐陰毒了結。尤二姐。尤三姐。公案。七十回至七十八回。爲第十四段。敘大觀園中風波疊起。賈氏宗祠。先靈悲歎。寧榮二府將衰之兆。七十九回至八十五回。爲第十五段。敘薛蟠悔娶。迎春誤嫁。一嫁一娶。均受其殃。及寶玉再入家塾。賈環又結仇怨。伏後文中舉串賣等事。八十六回至九十三回。爲第十六段。寫薛家悍婦。賈府匪人。俱召敗家之禍。九十四回至九十八回。爲第十七段。寫花妖異兆。通靈走失。元妃薨逝。黛玉天亡。爲榮府氣運將終之象。九十九回至一百三回。爲第十八段。敘大觀園離散。一空。賈存周官箴敗壞。并了結夏金桂公案。一百四回至一百十二回。爲第十九段。寫寧榮二府一敗塗地。不可收拾。及妙玉結局。一百十三回至一百十九回。爲第二十段。了結鳳姐寶玉惜春巧姐諸人及寧榮二府事。一百二十回。爲第二十一段。總結石頭記因緣始末。此一部書中之大段落也。至於各大段中。尙有小段落。或夾敘別事。或補敘舊事。或埋伏後文。或照應前文。禍福倚伏。吉凶互兆。錯綜變化。如綫穿珠。如珠走盤。不板不亂。總評中不能臚列。均於各回中逐細批明。

石頭記一書。全部最要關鍵。是真假二字。讀者須知真卽是假。假卽是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不是真。假不是假。明此數意。則甄寶玉。賈寶玉。是一是二。便心目了然。不爲作

此論極當

此外何嘗實有其人然天地間亦何嘗無此等人

此論雖未免穿鑿然論來頗近人情

者冷齒亦知作者匠心。

石頭記雖是說賈府盛衰情事。其實專爲寶玉、黛玉、寶釵三人而作。若就賈薛兩家而論。賈府爲主。薛家爲賓。若就寧榮兩府而論。榮府爲主。寧府爲賓。若就榮國一府而論。寶玉、黛玉、寶釵三人爲主。餘者皆賓。若就寶玉、黛玉、寶釵三人而論。寶玉爲主。釵、黛爲賓。若就釵、黛兩人而論。則黛玉卻是主。中寶釵卻是主。中賓。至副冊之香菱是賓。中賓。又副冊之襲人等不能入席矣。讀者須分別清楚。

甄士隱、賈雨村爲是書傳述之人。然與茫茫大士、空空道人、警幻仙子等俱是平空撰出。並非實有其人。不過借以敘述盛衰、警醒癡迷。劉老老爲歸結巧姐之人。其人在若有若無之間。蓋全書既假託村言。必須有村嫗貫串其中。故發端結局皆用此人。所以名劉老老者。若云家運衰落。平日之愛子嬌妻、美婢歌童以及親朋族黨、幕賓門客、豪奴健僕無不雲散風流。惟剩此老嫗收拾殘棋敗局。滄海桑田言之酸鼻。聞者寒心。

石頭記專敘寧榮二府盛衰情事。因薛寶釵是寶玉之配。親情更切。衰運相同。故薛蟠家事亦敘得詳細。

從來傳奇小說多託言於夢。如西廂之草橋驚夢、水滸之英雄惡夢。則一夢而止。全部俱歸夢境。還魂之因夢而死、死而復生。紫釵彷彿相似。而情事迥別。南柯邯鄲功名事業俱在夢中。各有不同。各有妙處。石頭記也是說夢而立意作法另開生面。前後兩大夢。

不愧此四字

皆遊太虛幻境。而一是真夢。雖閱冊聽歌。茫然不解。一是神遊。因緣定數。了然記得。且有甄士隱夢得一半幻境。絳芸軒夢語含糊。甄寶玉一夢而頓改前非。林黛玉一夢而情癡愈錮。又有柳湘蓮夢醒出家。香菱夢裏作詩。寶玉夢與甄寶玉相合。妙玉走魔惡夢。小紅私情癡夢。尤二姐夢妹勸斬妬婦。王鳳姐夢人強奪錦匹。寶玉夢至陰司。襲人夢見寶玉。秦氏元妃等託夢。及寶玉想夢無夢等事。穿插其中。與別部小說傳奇說夢不同。文人心思不可思議。

石頭記一書。有正筆。有襯筆。有借筆。有明筆。有暗筆。有先伏筆。有照應筆。有著色筆。有淡描筆。各樣筆法。無所不備。

一部書中。翰墨則詩詞歌賦。制藝尺牘。爰書戲曲。以及對聯扁額。酒令燈謎。說書笑話。無不精善。技藝則琴碁書畫。醫卜星相。及匠作構造。栽種花菓。畜養禽魚。鍼術烹調。巨細無遺。人物則方正陰邪。貞淫頑善。節烈豪俠。剛強懦弱。及前代女將。外洋詩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倡妓優伶。黠奴豪僕。盜賊邪魔。醉漢無賴。色色俱有。事蹟則繁華筵宴。奢縱宣淫。操守貪廉。宮闈儀制。慶弔盛衰。判獄靖寇。以及諷經設壇。貿易鑽營。事事皆全。甚至壽終夭折。暴亡病故。丹戕藥誤。及自刎被殺。投河跳井。懸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階脫精等事。亦件件俱有。可謂包羅萬象。囊括無遺。豈別部小說所能望見項背。書中多有說話衝口而出。或幾句說話。止說一二句。或一句說話。止說兩三字。便咽住不

寶釵言其有德有才
未免過褒

說○其中○或有○忌諱○不忍○出口○或有○隱情○不便○明說○故用○縮句○法咽○住最○是描○神之○筆
福○壽○才○德○四○字○人○生○最○難○完○全○寧○榮○二○府○只○有○賈○母○一○人○其○福○其○壽○固○為○希○有○其○少○年○理
家○事○蹟○雖○不○能○知○然○聽○其○臨○終○遺○言○說○心○實○吃○虧○四○字○仁○厚○誠○實○德○可○概○見○觀○其○嚴○查
賭○博○洞○悉○弊○端○分○散○餘○貲○井○井○有○條○才○亦○可○見○一○斑○可○稱○四○字○兼○全○此○外○如○男○則○賈○敬
賈○赦○無○德○無○才○賈○政○有○德○無○才○賈○璉○小○有○才○而○無○德○賈○珍○亦○無○德○無○才○賈○環○無○足○論○寶
玉○才○德○另○是○一○種○於○事○業○無○補○女○則○邢○夫○人○尤○氏○無○德○無○才○王○夫○人○雖○似○有○德○而○偏○聽
易○惑○不○是○真○德○才○亦○平○庸○至○十○二○金○釵○王○鳳○姐○無○德○而○有○才○故○才○亦○不○正○元○春○才○德○固
好○而○壽○既○不○永○福○亦○不○久○迎○春○是○無○能○不○是○有○德○探○春○有○才○德○非○全○美○惜○春○是○偏○僻○之
性○非○才○非○德○黛○玉○一○味○癡○情○心○地○褊○窄○德○固○不○美○祇○有○文○墨○之○才○寶○釵○卻○是○有○德○有○才
雖○壽○不○可○知○而○福○薄○已○見○妙○玉○才○德○近○於○怪○誕○故○陷○身○盜○賊○史○湘○雲○是○曠○達○一○流○不○是
正○經○才○德○巧○姐○才○德○平○平○秦○氏○不○足○論○均○非○福○壽○之○器○此○十○二○金○釵○所○以○俱○隸○薄○命○司
也○

石頭記一書已全是夢境。余又從而批之。真是夢中說夢。更屬荒唐。然三千大千世界。古往今來事物何處非夢。何人非夢。以余夢夢之人。夢中說夢。亦無不可。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護花主人摘誤

石頭記結構細密。變換錯縱。固是盡美盡善。除水滸三國西遊金瓶梅之外。小說中無有出其右者。然細細翻閱。亦有脫漏紕謬及未愜人意處。余所閱袖珍是坊肆翻板。是否作者原本。抑係翻刻漏誤。無從考正。姑就所見。摘出數條。以質高明。非敢雌黃先輩。亦執經問難之意爾。

駁得甚確

是極

吾亦疑之必有挂漏舛錯無疑

第二回冷子興口述賈赦有二子。次子賈璉。其長子何名。是否早故。並未敘明。似屬漏筆。十二回內。說是年冬底林如海病重。寫書接林黛玉。賈母叫賈璉送去。至十四回中。又說賈璉遣昭兒回來投信。林如海于九月初三日病故。二爺同林姑娘送靈到蘇州。年底趕回。要大毛衣服等語。若林如海于九月初身故。則寫書接黛玉。應在七八月間。不應遲至冬底。況賈璉冬底自京起身。大毛衣服。應當時帶去。何必又遣人來取。再年底纔自京起程到揚。又送靈至蘇。年底亦豈能趕回。先後所說。似有矛盾。

史湘雲同列十二金釵中。且後來亦曾久住大觀園。結社聯吟。其豪邁爽直。別有一種風調。則初到寧榮二府時。亦當敘明。來歷態度。及十二回以前。並未提及。至十三回。秦氏喪中。敘忠靖侯史鼎夫人來弔。忽有史湘雲出迎。亦不知何時先到寧府。突如其來。未免無根。恐係翻刻誤填。非作者原本。

十七回。大觀園工程告竣。櫺翠菴已圈入園內。究係何時建蓋。何人題名。妙玉於何時進菴。如何與賈母等會面。竟無一字提及。未免欠細。

十八回。元妃見山環佛寺。即進寺焚香拜佛。自然即是櫺翠菴。維時妙玉若已進菴。豈敢不迎接元妃。抑係尚未進菴。或暫時迴避。似應敘明。

三十四回。襲人赴寶釵處。等至二更。寶釵方回來。曾否借書一字。不提。竟與未見寶釵。無異。似有漏句。

論得細

三十六回。襲人替寶玉繡兜肚。寶釵走來。愛其生活新鮮。於襲人出去時。無意中代繡兩三花瓣。文情固嫵媚有致。但女工刺繡大者上。綳小者手刺。均須繡完配裏。方不露反面。鍼腳今兜肚是白綾紅裏。則正裏兩面已經做成。斷無連裏刺繡之理。似于女紅欠妥。

凡上下兩回交接處。其情事不相貫者。全書只此一回。

三十五回。寶玉聽見黛玉在院內說話。忙叫快請。究竟曾否去請。抑黛玉已經回去。與三十六回情事不接。似有脫漏。

尙無礙理

五十三回。賈母慶賞元宵。將上年囑做燈謎一節。竟不提。似欠照應。

尙無礙

五十八回。將梨園女子分派各房。畫齋之齡官。是死是生。作何著落。並未提及。似有漏筆。

六十三回。平兒還席。尤氏帶佩鳳偕鸞回來。正在園中打鞦韆時。忽報賈敬暴亡。尤氏即忙忙坐車。帶賴昇一千老家人媳婦出城。佩鳳偕鸞並未先遣回家。稍覺疏漏。

尙無礙

此等處其實疏漏

此亦膠柱之見

此評亦的

亦膠柱之見

六十七回。尤三姐自刎。尤老娘送葬後。並未回家。自應仍與尤二姐同住。乃六十八回。王鳳姐到尤二姐處。並不見尤老娘。尤二娘進園時。母女亦未一見。殊屬疏漏。

六十九回。尤二姐吞金。既云人不知鬼不覺。何以知其死于吞金。不于賈璉見屍時。將吞金屍痕。敘明一筆。亦似疏漏。

七十三回。賈政差竣回京。先一日。珍珠寶玉既出迎。一站回家伺候。應先稟知賈母。王夫人次日。即應俱在大門迎接。何致賈政已在賈母房中。直待丫頭。忽忙來找寶玉。始更衣前去。此處敘事。未免前後失于照應。

七十七回。晴雯被逐病危。寶玉私自探望。晴雯贈寶玉指甲。及換著小襖。是夜寶玉回園。臨睡時。襲人斷無不見紅襖之理。寶玉必向說明。囑令收藏。乃竟未敘明。實為缺漏。

八十三回。說夏金桂趕了薛蟠出去。雖八十回中。曾有十分鬧得無法。薛蟠便出門躲避之句。似不過偶然暫避。旋即回家。若多日不回。薛姨媽寶釵。豈有不叫人尋找。聽其久出之理。今寫金桂同寶蟾。鬧開。竟似薛蟠已久不回家。未免先後照應。不甚熨貼。

一百十二回。賈母所留送終銀兩。尚在上房收存。以致被盜。則鴛鴦生前。豈有不知。乃一百十一回中。鴛鴦反問鳳姐。銀子曾否發出。此處似不甚鬪榘。

林黛玉雖是仙草降凡。但心窄情癡。以致自促其年。即返真還元。應仍為仙草。與寶玉之石頭無異。纔是本來面目。論其生前情欲。不應即超凡入聖。遽為上界神女。至瀟湘妃。

本是空中樓閣何妨絕跡飛行

子。不過因其所居之館。又善于悲哭。故借作詩社別號。且妃子二字。亦與閨媛不稱。何必坐實其事。一百十六回中。寶玉神遊太虛幻境。似宜同尤三姐等。恍恍惚惚。似見非見。引至仙草處。見其微風吹動。飄搖嫵媚。及仙女說出因緣。便可了結。末後絳殿珠簾。請回侍者一段文字。轉覺畫蛇添足。應否刪節。請質高明。

一百十九回。寶玉不見。次日薛姨媽。薛蝌。史湘雲。寶琴。李嬌娘等。俱來慰問。惟李綺。邢岫烟二人不到。李綺當是已經出閣。邢岫烟與寶釵爲一家姑嫂。且寶釵素日待之甚厚。乃竟不一來。終覺欠細。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大某山民總評

賈母第一會尋樂人亦第一不解事人。

元妃之歸枕霞獨不與而自識南安太妃故姜季南有詩云。愁雲不預宮車會。獨識南安老太妃。

薛姨媽寄人籬下陰行其詐笑臉沈機書中第一尤好處在搬入瀟湘館。

李嬌娘來時坐雇車一府皆笑豈知自亦爾爾。

甄夫人之來爲取寄帑耳豈知又遭抄去乎。

劉老老攜巧姐去是謂潛飛。

指襲人爲妖狐李嬖嬖自是識人。

宮裁得禮之正故父名守中。

鳳姐壞處筆難罄述但使事老祖宗作一獍婢自是可兒。

寶釵奸險性生不讓乃母。

鳳之辣人所易見釵之譎人所不覺一露一藏也。

二姐墮胎爲鳳姐生平第一罪。

人謂鳳姐險我謂平兒尤奸蓋鳳姐亦被其籠絡也。

湘雲未見園中另住。記賈母之不袒母族。以反襯王夫人也。

懷古詩謎。人有猜之者矣。予未敢深信。

迎春花開於春先。春初已落。是爲不耐東風。

賈氏孫男俱從玉旁。探春玫瑰之名。恰有深意。不獨色香刺也。

惜春獨善丹青。早爲臥佛張本。

姜季南詩。謂鴛鴦之死。半殉主。半殉節。殉節之意。於襲人。赦老口中見之。又於喫口脂時。

知之。非唐突也。

婢名琥珀。以喻長在松根。賈母松也。

送殯之去。但藏珍珠琥珀於上房。是失檢處。亦誨盜處。

鸚哥者。紫鵲舊名。珍珠者。襲人舊名。賈母補此二人。欲使寶黛如在膝下也。

尤氏以婦人一味不妬。視男子爲可有可無。毫無關切。其情尙可問哉。

秦情也。情可輕而不可傾。此爲全書綱領。

賈珍一生昏憤於寶珠之事。益信。

秋桐定屬邢夫人。以鴛鴦之故。授意使其來擾。豈知反爲鳳姐所使。

王夫人代襲人行妬。於晴雯一事。尤謬誤。

花襲人者。爲花賤人也。命名之意。在在有因。偶標一二。餘俟解人自解。

一人有一人身分。秋紋諸事。每覺器小。

鏡。即月也。鏡中相射。是為麝月。

鳳姐之嫉黛玉。固由畏忌。亦由小紅在側。為齋中語。故定多暗中播弄也。

未曾真個消魂者。茜雪一人而已。

妙玉於芳潔中。別饒春色。雪裏紅梅。正是此意。

香菱家室遭焚。遇人不淑。英蓮者。終身火中蓮也。

雪雁之不返江南。作者有餘痛焉。

鳳生之日。即釧生之日也。水仙一祭。井中人無恨矣。擬曰洛神。卻切。

彩雲為惡姻緣。

一著錯。滿盤輸。故以司棋名之。

侍書罵王家的勝。乃主之打。

紫鵲從四姑娘出家。所謂主未成雙。婢卻作對。一僧一尼之謂也。

鶯兒絡玉一筆直貫。一百零九回。妙合而凝。一語刺釵也。

柳女曰五兒五者窩也。北音五讀如窩。

彩霞於寶玉寫經時。燈後神情獨妙。

瓶梅斜抱。定是小螺。

木頭無聲。全憑橘樹有刺。

翠墨私囑小蟬。致滋紛擾。故解語花。有妙。有不妙也。若彩屏。不同清靜。去紫鵲遠矣。文杏爲釵婢。蘅蕪秋院。而亦惹春風。著一杏字。所以刺寶釵遠矣。戴若恩石崇輩。不及一岫烟之篆兒。

善姐必爲王鳳姐所使。

小鵲本來報喜。反致受驚。故吉凶不在鳥音中。傻大姐一笑死晴雯。一哭死黛玉。其關係不小。

林家死絕一語。雖屬率爾。何堪入林之孝妻之耳乎。

一樣爲奴。獨依兩姓。奴何不幸。而爲贈嫁之奴。如周瑞家的是已。

鮑二嫂曰。閻王尤三姐。日夜叉都爲二奶奶定評。

秦顯家的。以五日京兆。卽時撒委。

打王善保家的。僅僅一掌。我猶恨其少。

若彩霞者。奈旺兒媳婦何。若玉桂媳婦。亦被玫瑰花刺者。

於鴛鴦辱金文翔媳婦。浮一大白。更罰東風一大白。東風赦老也。

吳貴婦宜配包勇。

多姑娘之於璉兒。醜態可掬。

文官爲梨香班首。芳官侍寶玉。抹墨二字。玉哥定從戲字上生出。然其情可想。藕官侍黛玉。玉與寶玉恨不作女兒同心。故曰一流人。蕊官以女兒學旦。輕車熟路。釵之來住。梨香院後作戲院刺之者深矣。葵官侍湘雲。色配淨。荳官侍寶琴。色配丑。艾官侍探春。色配外。茄官侍尤氏。色配老旦。齡官與寶官玉官俱屬先去。

警幻仙姑第一淫人玉猶後焉。兼美爲釵黛關鎖。

寶玉婉孌行。獨壓平日之作。蓋社中不欲諸女一人下第。深情體貼。故藏才焉。真真國女。真耶假耶。不過閒中點綴耳。

傅秋芳。真所謂處士虛聲者。

張金哥。死而有知。必爲厲鬼相報。

劉老老於若玉爲抽柴之說。真所謂滿口胡柴。

王作梅作張小姐之媒。故名作梅。

嬌杏以婢作夫人。何等微倖。

紅衣女亦無中生有。

可人一曇花耳。

北靜王爲玉哥生平第一知己。

政老謂寶玉哄了賈母十九年。吾謂被哄者甚衆。○據癡人說夢。十九年作二十年。以霸王虞姬擬小柳小尤亦新而切。

姜季南詠秦鍾句云。優尼戲罷伴僧眠。僧謂寶玉蓋討智能之便宜。以供寶玉之算帳也。蝌與菱獨有深情。自在意言之表。若金桂者。我亦不敢奉命。

敗子回頭真寶貝。故曰甄寶玉。

賈蘭者。賈蘭也。賈蘭中而賈氏闌珊矣。

賈薈真是假牆。廟中固多此物。然一入廟中。便如將軍何也。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明齋主人總評

石頭記一書。膾炙人口。而閱者各有所得。或愛其繁華富麗。或愛其纏綿悱惻。或愛其描寫口吻。一一逼肖。或愛其隨時隨地。各有景象。或謂其一肚牢騷。或謂其盛衰循環。提矇覺聒。或謂因色悟空。回頭見道。或謂章法句法。本諸盲左腐遷。亦見淺見深。隨人所近耳。

末二語是讀石頭記之法。已包括無遺。

新與文猶易而真。字卻難此書之所。以因難見好也。

書中無一正筆。無一呆筆。無一複筆。無一閒筆。皆在旁面反面前面後面渲染出來。中有點綴。有剪裁。有安放。或後回之事先為提挈。或前回之事閒中補點。筆臻靈妙。使人莫測。總須領其筆外之神情。言時之景狀。

作者無所不知。上自詩詞文賦。琴理畫趣。下至醫卜星相。彈碁唱曲。葉戲陸博諸雜技。言來悉中肯綮。想八斗之才。又被曹家獨得。

全部一百二十回書。吾以三字概之。曰真。曰新。曰文。名姓各有所取義。賈與甄。夫人知之矣。若賈母之姓。史則作者以野史自命也。他如秦之為情。邢之為淫。尤之為尤物。薛之為雪。王之為忘。林之為靈。政之為正。璉之為戀。環之為頑。瑞之為瘁。湘蓮之為相憐。赦則言其獲罪也。釵則言其差也。黛則言其代也。紈則言其完節也。晴雯言其情文相生也。襲則言其充美也。鴛鴦言其不得雙飛也。司棋言

的評

其。斯。奇。也。鶯。爲。出。谷。言。其。得。隨。寶。釵。也。香。菱。不。在。園。中。言。與。香。爲。鄰。也。岫。烟。同。於。就。烟。言。其。無。也。鳳。姐。欲。壑。難。盈。故。以。豐。爲。之。輔。平。爲。之。概。顰。卿。善。哭。故。婢。爲。啼。血。之。鵲。雪。中。之。雁。其。餘。亦。必。有。所。取。特。粗。心。人。未。曾。覺。悟。耳。

書本脫胎於金瓶梅而襲嫚之詞淘汰至盡中間寫情寫景無些點牙後慧非特青出於藍直是蟬蛻於穢

凡值寶黛相逢之際其萬種柔腸千端^萬齶緒一一剖心嘔血以出之細等縷塵明如通犀若云空中樓閣吾不信也卽云爲人記事吾亦不信也

公子之名上一字與薛家同下一字與林家同自己日趣於下父母必欲其向上洎乎飄然遠去則又不上不下

所引俗語一經運用罔不入妙胸中自有鑪錘

寶玉於黛玉木石緣也其於寶釵金玉緣也木石之與金玉豈可同日語哉

人憐黛玉一朝奄忽萬古塵埃穀則異室死不同穴此恨絲絲無絕予謂寶釵更可憐纔成連理便守空房良人一去絕無眷顧反不若齋恨以終令人憑弔於無窮也要之均屬紅顏薄命耳

或指此書爲導淫之書吾以爲戒淫之書蓋食色天性誰則無情見夫釵黛諸人西眉南臉連袂花前月底始是鶯儔燕侶彼村婦巷女之憨情妖態直可糞土視之庶幾懺悔

奇論亦妙論

此書雖空中結撰
必有所實指

了竊玉偷香膽。

凡稗官小說於人之名字。居處。年歲。履歷。無不鑿鑿記出。其究歸於子虛烏有。是書半屬含糊。以彼實者之皆虛。知此虛者之必實。

自古言情者。無過西廂。然西廂只兩人事。組織歡愁。摛詞易工。若石頭記。則人甚多。事甚雜。乃以家常之說話。抒各種之性情。俾雅俗共賞。較西廂爲更勝。

白門爲六朝佳麗地。係雪芹先生舊遊處。而全無一二點染。知非金陵之事。且鳳姐臨終時。聲聲要到金陵去。寶玉謂他去做甚。又於二十五回云跳神。五十七回云鼓樓西。八十三回云衙衙。八十七回云南邊北邊。明辨以晰。益知非金陵之事。

總核書中人數。除無姓名及古人不算外。共男子二百三十二人。女子一百八十九人。亦云夥矣。

據姜季南云。男子二百三十五人。女子二百十三人。

二姐之評最的。

園中諸女。皆有如花之貌。卽以花論。黛玉如蘭。寶釵如牡丹。李紈如古梅。熙鳳如海棠。湘雲如水仙。迎春如梨。探春如杏。惜春如菊。岫烟如荷。寶琴如芍藥。李紋。李綺。如素馨。可卿如含笑。巧姐如荼蘼。妙玉如簷蔔。平兒如桂。香菱如玉蘭。鴛鴦如凌霄。紫鵲如蠟梅。鶯兒如山茶。晴雯如芙蓉。襲人如桃花。尤二姐如楊花。三姐如刺桐梅。而如蝴蝶之栩栩然。遊於其中者。則怡紅公子也。

昔賢詔人讀有用書。然有用無用。不在乎書。在讀之者。此書傳兒女閨房瑣事。最爲無用。

而中寓作文之法。狀難顯之情。正有無窮妙義。不探索其精微。而概曰無用。是人之無用。非書之無用。

頭腦冬烘。輩斥爲小說不足觀。可勿與論矣。若見而信以爲有者。其人必拘。見而決其爲無者。其人必無情。大約在可信可疑。若有若無。間斯爲善讀者。

人至於死。無不一矣。如可卿之死也。使人思金釧之死也。使人惜晴雯之死也。使人慘尤三姐之死也。使人憤二姐之死也。使人恨司棋之死也。使人駭黛玉之死也。使人傷金桂之死也。使人爽迎春之死也。使人惱賈母之死也。使人羨鴛鴦之死也。使人敬趙姨娘之死也。使人快鳳姐之死也。使人歎妙玉之死也。使人疑。竟無一同者。非死者之不同。乃生者之筆不同也。

昔仲春之夕。與友會飲。晦香居酒既曄。各述生平奇夢。一客曰。吾曾夢歷天庭。手搦星斗。雲霞拂衫。下視城郭。蠕蠕欲動。一曰。吾夢爲僧。結廬深山頂。覺爾時萬緣俱寂。一曰。吾夢得窖銀數百萬。遂治園亭。蓄姬媵。食必珍羞。出必車馬。座上客滿。譽聲盈耳。若固有之矣。一曰。吾夢與靈均談。維時蘭蕙百晦。香沁心腑。徐叩天門。招魂諸篇。意義笑而不答。一曰。吾夢涉海。汪洋萬頃。四顧無人。不知身之所如。一曰。吾夢錦標簪花。以歸。一曰。吾夢諸兒成立。侍養無缺。一曰。吾夢殺賊。振臂大呼。羣醜悉竄。盜魁倔強。引刀斬之。獨腰滾地。血濺衣履。一曰。吾夢至地獄。見斷手缺足者。現諸苦惱狀。一曰。吾夢爲匄飢。

凡諸公之所夢此書無不夢之

如此讀法真善讀此書者所言極是

腸作鳴。沿門叫呼。訖無一應。余時不語。客詰之。余曰。備聞諸夢幻也。壯也。清也。妖也。醜也。諸公之夢。皆吾之夢。吾多夢。吾亦無夢。且與諸公同讀石頭記一夢。

余自歎年來死灰槁木。已超一切非非想想。祇鏡奩間。尙恨恨不能去。適來無事。兩窗展此。唯恐濺溼。竊謂當煮茗讀之。燕名香讀之。於好花前讀之。空山中讀之。清風明月下讀之。繼南華離騷讀之。伴涅槃維摩讀之。天下不少慧眼人。其以予言爲然乎否乎。袁子才詩話謂紀隨園事言難徵信。無毫釐似處。不過珍愛倍至。而硬拉之。弗顧旁人齒冷矣。

二知道人說夢曰。寶玉如主司。金釵十二爲應試諸生。迎春探春惜春似迴避不入闈者。湘雲李紋李綺似不屑作第二想。竟不入闈者。岫烟寶琴業已許人。似隔省遊學生。例不入闈者。紫鵲鶯兒似已列副車。臨榜抽出者。寶釵似頂冒而僥倖中式者。襲人似以關節中副車者。其餘諸婢似錄遺無名。欲觀光而不能者。吾謂黛玉似因奪元而被擯者。可卿似進場後斃於號舍者。妙玉鴛鴦似弗工時藝不及入闈者。金釧晴雯似犯規致黜者。平兒香菱似佐雜職不許入闈者。五兒似繳白卷者。小紅似不得終場者。芳官四兒似未入泮不敢入場者。他若李紈尤氏鳳姐諸人皆紛紛送考者耳。又云賈赦色中之厲鬼。賈珍色中之靈鬼。賈璉色中之餓鬼。寶玉色中之精細鬼。賈環色中之偷生鬼。賈蓉色中之刁鑽鬼。賈瑞色中之饒癆鬼。薛蟠色中之冒失鬼。吾謂秦鍾

色中之倒運鬼。湘蓮。色中之強鬼。賈齧。色中之倒場鬼。焙茗。色中之小鬼。賈媪生二子一女。赦之出也。愛其媳。政之出也。愛其子。敏之出也。愛其女。其爲愛也。公而溥。

小說家結構。大抵由悲而歡。由離而合。是書則由歡而悲。由合而離。遂覺壁壘一新。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或問

或問石頭記伊誰之作。曰我之作。何以言之。曰語語自我心中爬剔而出。

或問石頭記爲子意中之書。而獨翻妙玉之案。則何也。曰予亦不自知其何心。第覺良心上。煞有過不去處。

或問子能作寶玉乎。曰能。何以痛詆襲人也。笑曰。我止不能爲襲人之寶玉。

深心人斷定寶釵

或問寶釵似在所無譏矣。子時有微詞何也。曰寶釵深心人也。人貴坦適而已。而故深之。

此春秋所不許也。

末句著

或問寶釵深心於何見之。曰在交歡襲人。

或問襲人不可交乎。曰君子與君子爲朋。小人與小人爲朋。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吾不識

寶釵何人也。吾不識寶釵何心也。

能於小見大

或問寶釵與襲人交。豈有意耶。曰古來奸人干進。未有不納交。左右者。以此卜之。寶釵之

爲寶釵。未可知也。

或問寶釵與黛玉孰爲優劣。曰寶釵善柔。黛玉善剛。寶釵用屈。黛玉用直。寶釵徇情。黛玉

任性。寶釵做面子。黛玉絕塵埃。寶釵收人心。黛玉信天命。不知其他。

或問襲人與晴雯孰爲優劣。曰襲人善柔。晴雯善剛。襲人用屈。晴雯用直。襲人徇情。晴雯

以上兩節俱的當

任性襲人做面子。晴雯絕塵埃。襲人收人心。晴雯信天命。不知其他。
或問石頭記寫寶釵如此。寫襲人亦如此。則何也。曰襲人寶釵之影子也。寫襲人所以寫寶釵也。

或問石頭記寫黛玉如彼。寫晴雯亦如彼。則何也。曰晴雯黛玉之影子也。寫晴雯所以寫黛玉也。

或問寶玉與黛玉有影子乎。曰有。鳳姐地藏菴拆散之姻緣。則遠影也。賈薈之於齡官。則近影也。潘又安之於司棋。則有情影也。柳湘蓮之於尤三姐。則無情影也。

或問藕官是誰影子。曰是林黛玉銷魂影子。
或問齡官是誰影子。曰是林黛玉離魂影子。

或問傻大姐是誰影子。曰是醉金剛影子。

或問寶玉古今人孰似。曰似武陵源百姓。黛玉古今人孰似。曰似賈長沙。寶釵古今人孰似。曰似漢高祖。湘雲古今人孰似。曰似虬髯公。探春古今人孰似。曰似太原公子。寶琴古今人孰似。曰似藐姑仙子。平兒古今人孰似。曰似鄭子產。紫鵲古今人孰似。曰似李令伯。妙玉古今人孰似。曰似阮始平。晴雯古今人孰似。曰似楊德祖。劉老老古今人孰似。曰似馮驩。鳳姐古今人孰似。曰似曹瞞。襲人古今人孰似。曰似呂雉。
或問子之處寶釵也將如何。曰妻之處晴雯也將如何。曰妾之處芳官等也將如何。曰子

以芳官爲子女恐未確

以湘爲友以平爲
寶二語最妙

有見識有斷制不
作錚錚細響者

黛玉家資盡歸賈
氏語恐未確

不知林氏之財盡
歸賈氏於書中究
無明文即賈璉有

女之。處紫鵲也將如何。曰臣之。處湘雲也將如何。曰友之。處平兒也將如何。曰寶之。處探春也將如何。曰宗師之。處寶琴也將如何。曰君之。處寶玉也將如何。曰佛之。處黛玉也將如何。曰仙之。

或問何以蓄劉老老也。曰俳優之。何以蓄鶯兒等也。曰奴之。何以蓄鳳姐也。曰賊之。何以蓄襲人也。曰蛇蠍之。

或問王夫人逐晴雯芳官等。乃家法應爾。子何痛詆之深也。曰石頭記只可言情。不可言法。若言法。則石頭記可不作矣。且即以法論寶玉。不置之書房。而置之花園。法乎。否耶。不付之阿保。而付之丫鬢。法乎。否耶。不遊之師友。而遊之姊妹。法乎。否耶。卽謂一誤。不堪再誤。而用襲人。則非其人。逐晴雯。則非其罪。徒使僉人倖進。方正流亡。顛顛倒倒。畫出千古庸流之禍。作書者有危心也。貶之不亦宜乎。

或問鳳姐之死。黛玉似乎利之。則何也。曰不獨鳳姐利之。卽老太太亦利之。何言乎利之也。林黛玉葬父來歸。數百萬家資。盡歸賈氏。鳳實領之。脫爲賈氏婦。則鳳姐應算還也。不爲賈氏婦。而爲他姓婦。則賈氏應算還也。而得不死之耶。然則黛玉之死。死於其才。亦死於其財也。

或問林黛玉數百萬家資。盡歸賈氏。有明徵與。曰有。當賈璉發急時。自恨何處再發。二三百萬銀子財。一再字知之。夫再者。二之名也。不有一也。而何以再耶。

此語安知其爲即
林氏財乎此論亦
信而擬之不足據

以上三節吾終未
敢深信

或問林黛玉聰明絕世。何以如許家資。而乃一無所知也。曰。此其所以爲名貴也。此其所
以爲寶玉之知心也。若好歹將數百萬家資。橫據胸中。便全身煙火氣矣。尙得爲黛玉
哉。然使在寶釵。必有以處此。
或問石頭記有病乎。曰。有。元春長寶玉二十六歲。乃言在家時曾訓話寶玉。豈三十以後
人尙能入選耶。其他惜春屢言小巧。姐初不肯長。後長得太快。李嬖嬖過於龍鍾。諸如
此類。未可悉數。然不可以此疵之者。故作罅漏。示人以子虛烏有也。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讀花人論贊

賈寶玉贊

寶玉之情。人情也。爲天地古今男女共有之情。爲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盡之情。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盡之情。而適爲寶玉爲林黛玉心中、目中、意中、念中、談笑中、哭泣中、幽思夢魂中、生生死死中、悱惻纏綿固結莫解之情。此爲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惟聖人爲能盡性。惟寶玉爲能盡情。負情者多矣。微寶玉其誰與歸。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伊。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我故曰。寶玉。聖之情者也。

此龍門得意之筆也。不圖於小品中見之。梅閣

林黛玉贊

人而不爲時輩所推。其人可知矣。林黛玉人品才情。爲石頭記最。物色有在矣。乃不得於姊妹。不得於舅母。並不得於外祖母。所謂曲高和寡者。是耶非耶。語云。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其勢然也。於是乎黛玉死矣。

結句七字。無限感慨。無限深情。令古今天下才子佳人。英雄豪傑。一齊淚下。我欲哭矣。梅閣

薛寶釵贊

觀人者必於其微。寶釵靜慎安詳。從容大雅。望之如春。以鳳姐之黠。黛玉之慧。湘雲之豪邁。襲人之柔姦。皆在所容。其所蓄未可量也。然斬寶玉之癡形。忘忌器。促雪雁之配。情斷故人。熱面冷心。殆春行秋令者與。至若規夫而甫聽讀書。謀侍而旋聞潑醋。所爲大方家者。竟何如也。寶玉觀其微矣。

微而婉。正而嚴。從知於古今人。不曾放鬆一個。梅閣

史湘雲贊

處林薛之間。而能以才品見長。可謂難矣。湘雲出而顰兒失其辨。寶姐失其妍。非韻勝人。氣爽人也。惟是遭際早厄。與顰顰共不辰之憾。宜乎同病相憐矣。而乃佐襲人。詆寶玉。經濟酸論。厭人聽聞。不免墮幾窠臼。然青絲拖於枕畔。白臂擦於牀沿。夢態決裂。豪睡可人。至燒鹿大嚼。裊藥酣眠。尤有千仞振衣。萬里濯足之概。更覺豪之豪也。不可以千古與英雄本色。名士風流。文之不可揜如此。梅閣

賈探春贊

可愛者不必可敬。可畏者不復可親。非致之難。兼之實難也。探春品界林薛之間。才在鳳平之後。欲以出人頭地。難矣。然春華秋實。既溫且肅。玉節金和。能潤而堅。殆端莊雜以流麗。剛健含以婀娜者也。其光之吉與。其氣之淑與。吾愛之。旋復敬之。畏之。亦復親之。祥光繚繞。瑞氣氤氳。花中之牡丹也。梅閣

薛寶琴贊

薛寶琴爲色相之花。可供可嗅。可畫可簪。而卒不可得而種。以人間無此種也。何物小子。梅得而享諸。雖然。蘆雪亭之雪。非卽薛寶琴之薛乎。櫛翠菴之梅。非卽梅翰林之小子梅乎。則白雪紅梅。天然配偶矣。惜乎園中姊妹脩不到此也。爰醒其意曰。玉京仙子本無瑕。總爲塵緣一念差。姊妹是誰脩得到。生時只許嫁梅花。

清微澹遠。梅閣

平兒贊

求全人於石頭記。其維平兒乎。平兒者。有色有才。而又有德者也。然以色與才德。而處於鳳姐下。豈不危哉。乃人見其美。鳳姐忘其美。人見其能。鳳姐忘其能。人見其恩且惠。鳳姐忘其恩且惠。夫鳳姐固以色市。以才市。而不欲人以德市者也。左傳國策兩擅其美。而相忘。若是。鳳姐之忘平兒。與抑平兒之能使鳳姐忘也。嗚呼。可以處忌主矣。漢之留侯。明之中山。差足以當之。真能一粒粟。現大千世界者。梅閣

鴛鴦贊

司馬子長有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若是乎死之必得其所也。鴛鴦一婢耳。當赦老垂涎之日。已懷一致死之心。設使竟死。何莫非真氣節。然古今來以此自裁。卒湮沒而不彰者。何可勝道。彼鴛鴦何以稱焉。則泰山鴻毛之辨也。死而有知。不當偕母入賈氏之

洞乎。他年赦老來歸。將何以爲情也。

史云。大家夫婦。未知死所。死固有所。但恐求之不得耳。若鴛鴦者。殆鄭子產所謂得其所哉。梅閣

紫鵲贊

忠臣之事君也。不以羈旅引嫌。孝子之事親也。不以螟蛉自外。紫鵲於黛玉。在臣爲羈旅。在子爲螟蛉。似乎宜與安樂。不與患難矣。乃痛心疾首。直與三閭七子。同其隱憂。其事可傷。其心可悲也。至新交情重。不忍效襲人之生。故主恩深。不敢作鴛鴦之死。尤爲仁至義盡。嗚呼。其可及哉。

可以教孝。可以教忠。令人正襟危坐讀之。梅閣

芳官贊

芳官品貌似寶玉。豪爽似湘雲。刁鑽似晴雯。穎異似黛玉。而其一往直前。悍然不顧之概。則又似鴛鴦。似尤三姐。合衆美而爲人。是絕人而爲美也。人間那得有此。然不有鷹鷂之王夫人。其墮落亦未可究竟。夫人之狂暴。夫人之慈悲。也不識佛如來。其母能容否。

無端幽緒。一片慈音。文生情耶。情生文耶。梅閣

晴雯贊

有過人之節。而不能以自藏。此自禍之媒也。包舉不少晴雯人品心術。都無可議。惟性情十

一生取禍在此八字

收二句恐有訛字

急。語。言。犀。利。爲。稍。薄。耳。使。善。自。藏。當。不。致。遂。死。然。紅。顏。絕。世。易。啓。青。蠅。公。子。多。情。竟。能。白。璧。是。又。女。子。不。字。十。年。乃。字。者。也。絕。世。丰。神。非。自。愛。而。能。若。是。乎。

節短韻長。列贊中有數文字。梅閣

金釧贊

金釧金簪落井之對。與漢高祖對楚霸王龍駒龍馭之喻相彷彿。顧霸王不殺高祖。而王夫人已殺金釧。是啞叱咤之雄。尙慈於持齋念佛之婦也。於是乎殺機動矣。大觀園之禍亟矣。讀石頭記者。且不暇爲金釧惜也。

賈迎春贊

才者造物之所忌也。則德尙已。然女子無才。謂之有德。若迎春者。非其人耶。何所遇之慘也。說者以爲非賈赦遺孽不至此。由是言之。婚姻之故。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賈惜春贊

人不奇則不清。不僻則不淨。以知清淨法門。皆奇僻性人也。惜春雅負此情。與妙玉交最厚。出塵之想。端自隗始矣。然玉不去。則志終不決。恐投鼠者傷器也。非大有根器。而能若是乎。彼夫柳怒而花噴。鶯讒而燕妬者。真塵且俗耳。奇僻何負於人哉。或云妙玉之去。惜春與知之。

妙玉贊

妙玉之刼也。其去也。去而何以言刼。混也。何混乎爾。所以卸當事之責。而重刼盜之罪也。何言乎卸當事之責。而重刼盜之罪也。妙玉壁立萬仞。有天子不臣。諸侯不友之概。而爲包勇所窘辱矣。其去也。有恨其不早者。而適芸林當事。刼盜鬧事之日。以情論。失物爲輕。失人爲重。以案論。刼財爲重。刼人爲輕。相與就輕而避重。則莫若混諸刼。此賈芸林之孝。粧點成文。而記事者故作疑陣也。不然。其師神於數者。豈有勸之在京。以待強盜爲結果乎。且云以脅死矣。而幻境重遊。獨不得見一面。抑又何也。然則其去也。非刼也。我故曰。殆易所謂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者。與其來也。吾占諸鳳。其去也。吾象諸龍。

語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吾易之云。地如無陷地常平。此翁吾患其易老。此心吾見其常平。梅閣

秦可卿贊

可卿。香國之桃花也。以柔媚勝。愛牡丹者愛之。愛蓮者愛之。愛菊者亦愛之。然賦命羣芳爲至薄。女子忌之。故談星相者。以命帶桃花。面似桃花爲病。可卿獲於人而不獲於天。命帶之乎。亦面似之也。愛可卿者。并怨桃花。

風雅絕倫。梅閣

香菱贊

香菱以一憨。直造到無眼耳鼻舌心意。無色聲香味觸法。故所處無不可意之境。無不可

意之事。無不可意之人。熙熙然蓮花世界也。其殆袁寶兒後身乎。何遇之奇也。然一爲煬帝妃。一爲馱霸王妾。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名貴一也。且安知今之王。不卽古之帝與。嘻。

似歌似哭。究竟是歌是哭。吾欲哭矣。吾不能歌矣。梅閣

侍書贊

以詞令見長者。除鳳姐。俚俗外。如黛玉之新穎。湘雲之豪爽。探春之壯麗。平兒之端詳。類皆一時選。然總不若侍書對黃善保家數語。尤爲珠圓玉潤。味腴韻辣。使人受不得辭。不得竊謂黛玉近於騷。湘雲近於策。探春平兒近於史。若侍書其寢食於盲左者乎。可與康成婢抗衡矣。

藕官贊

以真爲戲。無往而非戲也。以戲爲真。無往而非真也。惟在有情與無情耳。藕官多情。故以戲情爲真情。因是由戲入真。由真入魔。由魔入惡。而患且不測。非遇多情公子。其能已於禍耶。夫人不幸而多情。又不幸不獲多情。而相與言情。則寧無情而已矣。然豈我輩之所爲情哉。

一片天機。一點真機。一味道機。佛法不與焉。梅閣

蕊官荳官葵官贊

免死狐悲。物傷其類。此義氣也。然末俗偷瀆。往往有視沈溺不救。又從而下石者。未嘗不在讀書談道之儒。此無他。利害分明之過也。蕊官等惟不知利害。故不避死生。一時義氣激發。直與顏佩章。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同其梗概。以小喻大。不難執干戈以衛社稷也。禮失而守在夷。典亡而求諸野。蕊官諸人。顧可少乎哉。

說得如許關係。范文正公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此物此志哉。梅閣

秋紋贊

國士衆人之說。可以施之常人。不可施之君父。以臣子但知感恩戴德。不知其他也。秋紋丫鬟中衆人耳。借他人之餘光。爲自己之福澤。亦可悲矣。而乃感恩戴德。言不足而長言。長言不足而反覆。言任他人譏笑。訕罵。己惟頌德。謳仁。何其誠也。是何等文章。使易處襲人之位。其晚節必有可觀。誰爲遏抑者。而竟以衆人終也。悲夫。

沈鬱頓挫。一往情深。梅閣

麝月贊

小人甘爲小人。又定不樂人爲君子。純乎眉山筆意。故必多方束縛之。挾持之。其不從者。必掘之使去。其從者。則暫借爲黨援。事成之後。亦必掘之盡去。如襲人之於麝月是也。麝月有爲善之資。不自振拔。往往爲所制伏。至不敢以真面目對寶玉。此亦少年銳進。苟且以就功名之誤也。豈知事尙未成。而秋宵伴讀。已不獲與差遣。其後悔何及哉。然寶玉出家。

猶及見襲人抱琵琶上別船去。或亦忠厚之報與。

功名中人無論已。卽道學中人亦不免中此病。文固慷慨悲歌以爲言者。梅閣

邢岫烟贊

斂才就範。抑氣歸神。此詣非十年讀書。十年養氣不到也。邢岫烟在親較寶釵。近在遇比黛玉。難然厚寶釵如彼。薄黛玉如此。人情概可知矣。秋水菱花。能無顧影自憐耶。乃漠然其遇。淡然其衷。不伎不求。與人世毫無爭患。則超超元箸也。謂非學養兼列之作。與攬其風度如披古會元風。

爛熟時文批語。用來異樣新鮮。是真能點鐵成金者。梅閣

李紋李綺贊

李紋李綺行事。無所見其大致。只於一二詩句彷彿之。倘亦南康公主。所謂我見猶憐者也。想其丰韻在明月梅花之間。良欲得爲友焉。

繡橘贊

己無才而能用人之才。不失其爲才也。己無智而能用人之智。不失其爲智也。惟不能自用。又不能用人。斯真無用耳。繡橘才智以輔探春。則不足以相迎春。則有餘。莫謂秦無人也。乃教歌者不能教喉嚨。教哭者不能教眼淚。此卻正所以屢窘於安樂公也。木從繩則正。其如朽者何。迎春有二木頭之稱。故云。

庸流之遇。其害如此。豈獨繡橘之不幸哉。文極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妙。梅閣
入畫贊

小題大做。在作文則見才思。在科罪則爲深文。入畫之事。若以之命題。則私下傳送四字。可以大發議論。包舉全史。若以之科罪。直不應輕律薄責之而已矣。而何遽逐之也。良禽擇木。良臣擇主。有以也夫。

蕙香贊

同生爲夫婦之語。不聞諸奶奶經也。度亦小兒胡謔。聊以相戲云爾。而構釁者。乃直以爲莫須有證據。池魚之殃。未有無辜如此者。而卒不聞一語自辨。豈以寶玉雞肋。固已食之無肉。棄之良得耶。蕙香真晦氣也。

賈母贊

人情所不能已者。聖人弗禁。況在所溺愛哉。寶玉於黛玉。其生生死死之情。見之數矣。賈母卽不爲黛玉計。獨不爲寶玉計乎。而乃掩耳盜鈴。爲目前苟且之安。是殺黛玉者。賈母非襲人也。促寶玉出家者。賈母非黛玉也。嗚呼。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是誰之過與。

賈政贊
晉趙盾弑其君。許世子弑其父。是此篇藍本。文固以春秋法作遊戲法者。梅閣

賈政迂疏膚闊。直偪宋襄。是殆中書毒者。然題園偶興。搜索枯腸。鬚幾斷矣。曾無一字之遺。何其乾也。倘亦食古不化者。與孔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政之流亞也。

王夫人贊

人。不。可。以。有。才。而。自。恃。其。才。則。殺。人。必。多。人。尤。不。可。以。無。才。而。妄。用。其。才。則。殺。人。愈。多。王。安。石。亂。天。下。買。似。道。遂。失。天。下。王。夫。人。是。也。夫。人。情。偏。性。執。信。讒。任。姦。一。怒。而。死。金。釧。再。怒。而。死。晴。雯。死。司。棋。出。芳。官。等。於。家。爲。稽。其。罪。蓋。浮。於。鳳。焉。是。殺。人。多。矣。顧。安。得。有。後。哉。蘭。兒。之。興。李。紈。之。福。非。夫。人。之。福。也。

治亂興衰之故。實始於此。作論贊者。其有憂患乎。梅閣

賈元春贊

元春品貌才情。在公等碌碌之間。宜其多厚福也。然猶不永所壽。似庸才亦遭折者。說者謂其歉於壽。全於福矣。使天假之年。歷見母家不祥之事。傷心孰甚焉。天不欲傷其心。庸之也。越於史氏多矣。

李紈贊

李紈幽閒貞靜。和雍肅穆。德有餘矣。而不足於才。然正惟無才。故能闡淡以終。雖無奇功。亦無厚禍。淵淵宰相風度也。可與共太平矣。

姚善應變。宋善守文。人言姚之才高。吾謂宋之福大。梅閣

賈蘭贊

賈蘭習於寶玉。而不溺其志。習於賈環。而不亂其行。可謂出淤泥而不染矣。然乳臭未脫。卽諄諄然以八股爲務。是於下下乘中。覓立足地也。其陷溺似比甄寶玉猶深。嗣是而仕途中。多一熱人矣。嗣是而性靈中。少一韻人矣。可以救庸而不可以醫俗。惜哉。然而李紈有子矣。

此便是熱中根子。於此見作者性情之淡。位置之高。梅閣

王熙鳳贊

鳳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向使賈母不老。必能駕馭其才。如高祖之於韓彭。安知不爲賈氏福。無如王夫人李紈昏柔愚懦。有如漢獻。適以啟奸人窺伺之心。英雄之不貞。亦時勢使然也。騎虎難下。豈欺人語哉。然亦太自喜矣。

亦駘宕。亦風流。極文人之能事。極文章之樂事。梅閣

賈巧姐贊

鳳姐一生權力。適足爲後人斂怨。媒鬻之報。人乘其後矣。而卒之臨危有救。豈以毒攻毒。以火攻火。法有靈與。抑敬老憐貧。善足以敵之也。乃明珠欲墮。援來陌路之人。白璧無傷。媒作田家之婦。倘所謂絢爛歸於平淡者。有如是耶。爲之詠曰。聽罷笙歌樵唱好。看完花

卉稻芒香。何悲乎巧姐。

薛姨媽贊

優柔寡斷。至足以貽數世之憂。家與國無二理也。薛姨媽進旅退旅。有李東陽伴食之風。顧黛玉終身業已心及之矣。而卒未聞一言之薦。豈非姑待之說中之與。卒之黛玉死矣。寶玉出家。而寶釵亦因之以寡伊戚之貽。誰之咎也。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尤氏贊

人之美者曰尤。然不曰美人。而曰尤物。其爲不祥可知。尤氏見於書。已在徐娘半老之會。然風情固不薄也。設雞皮未皺。更復何如。氏之曰尤。蓋比於夏姬也。

傻大姐贊

傻大姐無知無識。蠢然如彘。而實爲石頭記一大關鍵。大觀園中落之故。實始於此。其宋之逐狗者。與楚之獻黿者。與抑周之賣糜弧箕服者也。人耶。妖耶。吾不得而知之。則以爲傻大姐而已矣。

絕大眼孔 梅閣

小鵲贊

鵲報喜者也。然鵲之小者。自忘其爲鵲。人亦共忘其爲鵲。不特忘之也。或且疑爲鴉。己亦自疑爲鴉。由是杯弓蛇影。總屬真情。鶴唳風聲。盡成實相。無所爲計。只獲將大千世界佛。

脚。歷。歷。徧。抱。而。佛。菩。薩。乃。在。極。樂。國。中。吃。吃。笑。不。休。真。堪。絕。倒。也。然。究。之。所。爲。不。失。爲。喜。也。謂。之。爲。鵲。誰。曰。不。宜。

偏能從無文字處做文字。莊老逸音。梅閣

小紅贊

杯。弓。蛇。影。之。疑。有。至。死。不。悟。者。起。禍。者。不。知。也。受。禍。者。不。知。也。卽。嫁。禍。者。亦。不。知。也。然。而。禍。自。此。始。矣。則。莫。如。小。紅。失。帕。寶。釵。聞。之。而。故。爲。覓。黛。玉。一。事。夫。以。黛。玉。之。招。忌。也。有。無。端。而。訾。議。者。矣。況。中。其。心。病。哉。則。異。日。衆。人。之。前。未。有。不。力。爲。排。擠。者。黛。玉。厄。而。寶。釵。亨。矣。若。小。紅。者。其。應。刼。之。魔。與。秦。漢。間。發。難。之。陳。涉。也。

始讀之以爲想當然耳。既讀之曰理有固然。三讀之曰勢所必然。梅閣

柳五兒贊

繼。晴。雯。而。興。者。有。柳。五。兒。然。已。在。平。王。東。遷。康。王。南。渡。之。後。矣。雖。曰。英。雄。其。如。無。用。武。地。何。況。臥。榻。之。側。眈。眈。者。已。有。人。也。吁。嗟。乎。當。年。渡。口。桃。花。作。意。引。來。此。日。門。中。人。面。不。知。何。處。五。兒。得。毋。有。撫。景。神。傷。者。乎。爰。有。眼。淚。別。灑。旃。

王景略相秦許魯齋仕元非本志也。英雄不甘淪落耳。梅閣

鶯兒贊

鶯。兒。憨。態。直。欲。登。香。菱。之。堂。而。嗜。其。馘。亦。臥。榻。之。側。所。不。容。佇。足。者。也。而。襲。人。首。薦。之。毋。

亦以寶釵之故。然而鄭靈之鼎。已無異味矣。雖欲染指。何可得哉。其後與秋紋麝月。不知所終。以意度之。大約比襲人脩潔。

翠縷贊

翠縷陰陽究論。如村童覆書。愈話愈亂。如竈嫗說鬼。愈出愈奇。然其妙妙在通而不通。若使鑿鑿言之。便老生常談矣。安得爲詩瘋子婢哉。

劉老老贊

劉老老深觀世務。歷練人情。一切揣摩。求合思之。至深。出其餘技。作遊戲法。如登傀儡場。忽而星娥月姐。忽而牛鬼蛇神。忽而癡人說夢。忽而老吏斷獄。喜笑怒罵。無不動中竅。要會如人意。因發諸金帛。以歸視鳳姐。輩真兒戲也。而卒能脫巧姐於難。是又非無真肝膽。真血氣。真性情者。殆黠而俠者。其諸彈鋏之傑者與。

今人只學得劉老老這一點字。學不到劉老老那一俠字。文故以進之者。予之。予劉老老。所以奪今人也。梅閣

板兒贊

蝶。吾知其戀花也。蜂。吾知其採花也。非蜂非蝶。不知戀。亦不知採。而能與花爲緣者。其花之蝨乎。板兒何竟似此。然而蝶有怨矣。蜂有嘔矣。惟蝨飽飲花露。倦臥花心。不識不知。真花花世界也。蜂蝶羨蝨。吾羨板兒矣。幾生修得到此。

有化工之筆。卽有化工之贊。天之不愛才。吾妬焉。梅閣

琥珀贊

古來孤臣孽子。往往以遭際迍邐。遂成不朽之事業。從知盤根錯節。乃以別利器也。琥珀言談舉動。絕肖鴛鴦。然烈烈者如彼。庸庸者如此。豈才有不逮與。亦遇之無奇也。則所爲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者。非不窮不亂。無節義忠臣也。特不見不識耳。由是言之。鴛鴦之不幸。乃其幸。琥珀之幸。乃其不幸也。夫

其人如仙露明珠。其文似渾金璞玉。梅閣

玉釧贊

玉釧於寶玉。有不反兵之義。兄弟之仇。不反兵。徒以主僕之故。敢怒而不敢言。然眉睫間。餘憾未平也。胡潁顏公子。又欲賣癡。慙作息。夫人之蠱哉。卽使心機費盡。強博一笑於紅顏。而詞色不親。終帶三分乎白眼。於義有足多焉。

語語生稜。幾令人不敢捫讀。梅閣

焙茗贊

寶玉栽培脂粉。作養蛾眉。爲花國之靖臣。作香林之戒行。宜其深仁厚澤。罔不淪肌浹髓矣。乃除黛玉外。別無一知己。而能如人意。不盡如人意。莊也。而出之以謔。諧也。而規之以正。順其性而利導之。如大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而卒也無不行之言。嗚呼。其惟焙茗乎。

東方曼倩之儔也。

尤二姐贊

尤二姐容貌性情。兩無所惡。置身大觀園中。在在爲花柳生色。而顧不齒於羣芳者。徒以爲路柳牆花耳。嗚呼。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若是乎解之無可解也。然揚雄服事新莽。苟彘輔弼曹瞞。其所失與二姐未識如何。使一旦望漢來歸。其蹂躪踐踏之形。正復何如也。嗚呼。失身而不爲長樂老人。其悔豈可及哉。

賈蓉贊

賈蓉絕好皮囊。而性情嗜好。每每與寶玉相反。寶玉憐香。賈蓉專能蹂香。寶玉惜玉。賈蓉專能蹂玉。花柳之蝨賊也。鳳姐錯識人矣。然小意動人。頗能忘恨。故鳳姐終愛之。啜茗傳神。良有以也。

石頭記妙到恁地。論贊亦妙到恁地。吾何閒然。梅閣

賈璉贊

賈璉燒琴煮鶴。大殺風景。何樓市中物也。以配鳳姐。且在所辱。況平兒哉。然負荆一節。頗能自降。拔其幟而樹娘子幟。亦腹負將軍解風雅者也。收入色界中。置風流壇外。作金剛尊者。

尤三姐贊

士爲知己者死。尤三姐之死。死於不知己矣。不知己而何以死。然而三姐則固以湘蓮爲知己也。湘蓮知己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爲知己。則舍知己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爲知己之湘蓮。天下斷無有不知己而能知己如湘蓮者。天下而無不知己而能知己如湘蓮矣。而竟有知己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爲知己之湘蓮。是知己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爲知己者。乃真知己也。而竟不知己。則安得而不死哉。然而湘蓮去矣。是知己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爲知己。而竟不知己者。究未嘗不知己也。三姐何嘗死哉。

秀瘦皺透兼而有之。其米老相者石耶。梅閣

柳湘蓮贊

柳湘蓮一風流蕩子耳。尤三姐遽引爲知己。豈曰知人。然紈袴中無雅人。文墨中無確人。道學中無達人。仕宦中無骨人。則與其爲俗子。狂生。腐儒。祿蠹之婦也。毋寧風流浪子耳。不然三姐死矣。幾見紈袴之儔。文墨之儔。道學仕宦之儔。能與道人俱去者哉。湘蓮遠矣。罵殺爲其所罵者。亦點頭咋舌曰。快殺。梅閣

齡官贊

齡官憂思焦勞。抑鬱憤懣。直於林黛玉脫其影形。所少者。眼淚一副耳。然烏知非責之過。卑而利已。無所輸乎。亦烏知非負之過深。而本已有所虧乎。是安得有放來生債者。預借一副眼淚爲今日揮灑地也。而其債將濫矣。危哉。賈齋何修而得此。

賈蓄贊

賈蓄市井小人耳。烏足以言風雅。然其於齡官。意柔柔而斐。情款款而紆。似非不知道者。意衣鉢真傳。必有所自祖也。其寶玉大弟子乎。可與言情矣。

司棋贊

從古以過而叛爲奇節者。君子悲其志。未嘗不諒其人。司棋失身潘又安。過已乃竟。一其心相待以死。繼之非節非烈。何莫非節非烈也。蓋其志已定於搜賊時矣。觀過知仁。諒哉。

潘又安贊

人當無可如何之際。計無所出。惟以一死自絕。此以死塞責者耳。非以爲樂也。若夫當死之時。無感慨。無憤激。無張皇。卻顧心平氣和。意靜神恬。其死也與哉。其歸也。真疊山所謂從容就義者。潘又安其知道乎。有死以來。未有暇豫如斯者也。

潘又安於情界中。身分極高。故能當得一道字。文固不妄用字者。梅閣

襲人贊

蘇老泉辨王安石姦。全在不近人情。嗟乎。姦而不近人情。此不難辨也。所難辨者。近人情耳。襲人者。姦之近人情者也。以近人情者制人。人忘其制。以近人情者讒人。人忘其讒。約計平生。死黛玉。死晴雯。逐芳官。蕙香。閒秋紋。麝月。其虐肆矣。而王夫人且視之爲顧命寶。釵倚之爲元臣。向非寶玉出家。或及身先寶玉死。豈不以賢名相終始哉。惜乎。天之後其

死也。詠史詩曰。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襲人有焉。

絕大見識。絕大議論。不作襲人贊讀通。卽作襲人贊讀快。梅閣

蔣玉函贊

寶玉動謂男子爲濁物。度一面目黧黑。于思于思者耳。使溫潤如好女。未嘗不以脂粉蓄之。然未有纏絲如蔣玉函者。豈從來冤家大抵由歡喜結來耶。巾之持贈也。玉實主之矣。襲人之嫁。玉函之娶。或無憾焉。

彩雲贊

人各有一知己。不得謂君子是而小人非。特慮其不終耳。彩雲之於賈環。其相與可無究。至甘心爲之作賊。亦何淫且賤也。然平兒詰盜。慨然挺身。寶玉認賊。毫無輸色。落落乎石乞之風也。而不可以對賈環耶。然而環且貳矣。古今來陷身於賊而卒爲所疑者。豈少也哉。君子是以知小人之必無知己也。左傳結束

亦悲亦壯。於以痛哭古人。亦以留贈後人。梅閣

賈環贊

賈環純秉母氣。蠶目而豺聲。忍人也。獨赦老賞鑒之。氣味有在矣。然政老御之。亦卒較恕於寶玉。豈以公子州吁。固嬖人之子也耶。賢如賈政。尙莫知其子之惡。又何怪乎衛莊哉。

李嬖嬖贊

李嬖嬖龍鍾潦倒。度其年紀。在賈母之上。不足爲寶玉乳也。至其老而不死。尤當叩脛者。百然襲人。一生隱惡。從無發其覆者。獨此老借題發揮。一洩無餘。比陳琳討操檄。尤爲淋漓痛快。亦愈頭風之良劑也。昔蘇子美讀漢文。至博浪沙一椎。擊節叫快。浮一大白。用以此賞之。

趙姨娘贊

食色性也。而亦有不盡然者。鮮于叔明嗜臭蟲。劉邕嗜瘡痂。賀蘭進明嗜狗糞。今將趙姨娘。合水火五味而烹炮之。不徒臭蟲瘡痂也。直狗糞而已矣。而賈政且大嚼之。有餘味焉。豈所賞在德耶。然糞穢卒產靈芝。鴟鴞能卵雛鳳。其下體可采也。賦詩斷章。或不誣焉。

雪雁贊

春秋責備賢者。然當君父之際。亦不容以庸愚之故。稍寬悖逆之責者。良以臣子所許在心耳。雪雁於黛玉。有更相爲命之形。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也。卽萬不容已。寧不可以死辭。而乃覩然人面。舍瀕危之故主。伴他人作姑娘。豈復有人心哉。人將不食其餘矣。速作之配絕之也。

黃善保家贊

段秀實之擊朱泚也。吾聞其聲矣。若拊朽然。其雋不足稱也。淮南王之擊辟陽侯也。吾聞

其聲矣。若築腐然。其快不足稱也。若夫積之愈厚。鍛之愈堅。礪焉而不能攻。鑽焉而莫可入。有佛菩薩焉。運五指之峯。作巨靈之掌。香風蓋去。春雷與新筍齊生。翠袖翻來。鴻爪共烏泥並現。嘻。此何聲也。其殆博浪椎之嗣響乎。贊曰。探春之掌。是震是響。老嫗之喙。惟脆。蛾眉吐氣。爲大白浮者。三老魅殺風。爲舞劍起者。再。

黃絹幼婦。外孫壻曰。梅閣

賈赦邢夫人贊

賈赦似剛非剛。乃剛復之剛。邢夫人似柔非柔。乃柔邪之柔。剛復之剛。非理之剛也。故有小泥鯁之禍。柔邪之柔。非理之柔也。故有金鴛鴦之羞。竊謂賈赦之剛。有似乎楚子玉。邢夫人之柔。殊類乎魯哀姜。

賈敬贊

天下豈有神仙。然但能盡我性。怡我情。傀儡場中。何莫非洞天福地也。故有富貴之神仙。有忠孝之神仙。有詩酒花月之神仙。有托鉢叫化之神仙。而乘雲跨鶴者。不與焉。彼燒丹煉汞。導引胎息者。直自討苦喫耳。然伊古以來。輕萬乘而速禍敗者。史不絕書。豈儒何知焉。

賈珍贊

十惡之條。一曰內亂。犯此者。在家必喪。在國必亡。賈珍席祖父餘業。恣其下流。卽比房矮

是一對不成材料的翁嫗

珍其獅子乎哉狗
虱焉而已

苟非親遺何以俯
首而受之

婿。列屋柔靡。亦何不可。而乃爲不鮮不殄之求。作大蛇小蛇之弄。西府中無完人矣。借非獅子介石之堅。其能免乎。然吾聞之方山子。賢者生平得獅子力居多。賈珍胡不幸焉。

賈瑞贊

賈瑞雅負癡情。不以草茅自廢。願觀光於上國。亦有志之士也。特未免不自諒耳。鳳姐遽置之死。無乃過甚。雖然。溺糞何物也。而敬以持贈。是欲以曾經妙處之餘相餉也。可不謂多情哉。獨不識所贈物。果鳳姐親遺否。

極諧謔。極風調。但見其雅。不覺其褻。梅閣

焦大贊

賈家法於乳母頗厚。重於酬庸矣。然而人盡母也。惟其乳而已。焦大以身捍患。似什伯乎乳之勞。卽耐賈廟以血其食。非倖也。而乃混於輿臺。儕於隸僕。致僕婦奴子。皆得牛馬走之。宜其無限塊壘。借酒杯以澆之也。然而馬糞之填。亦未始非努力勸加餐之意。不可謂不厚者。特恐醉漢飽不知德耳。

秦鍾贊

秦鍾者。情種也。爲鍾情於人之種耶。爲人鍾情之種耶。爲鍾情於人之種。斯爲風流種。爲人鍾情之種。則爲下流種。然爲鍾情於人之種。固不得不爲人鍾情之人。則合風流下流二種而爲種。斯爲真情真種。其於智能也。莫爲之前。雖美勿彰。其於寶玉也。莫爲之後。雖

盛莫傳。然顧前不顧後。其象爲天。故不永厥壽云。

如是我佛說偈曰。女歡男愛。無罣無礙。一點生機。成此世界。用爲斯文持贈。梅閣

薛蟠贊

薛蟠粗枝大葉。風流自喜。而實花柳之門外漢。風月之假斯文。真堪絕倒也。然天真爛漫。純任自然。倫類中復時時有可歌可泣之處。血性中人也。脫亦世之所希者。與晉其爵曰。王假之威曰。霸美之諡曰。猷譏之乎。予之也。

謔而虐。可以下酒。可以噴飯。梅閣

北靜王贊

北靜王表表高標。有天際真人之概。嫦娥思嫁之矣。何論乎談文章說經濟者也。而林黛玉直以臭男人蓄之。嗟乎王也。而乃臭乎哉。是天下更無不臭者矣。天下而更無不臭者也。舍寶玉其誰與哉。死矣。

甄寶玉贊

太上忘情。其次多情。其次任情。其下矯情。矯情不可問矣。甄寶玉不能爲太上之忘情。不失爲其次之多情也。自經濟文章之說中之。而情矯矣。則甄寶玉者。世俗之偉人。而實賈寶玉之罪人也。罪人則黜之而已矣。故終之以甄寶玉云。

情字始。情字終。雖遊戲文章。仍是篇法一綫。梅閣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題詞并序

余偶沾微恙。寂處小樓。苦無消遣計。適案頭有王雪香夫子所評石頭記在。略翻數卷。不禁詫異。蓋將人情世態。盡寓於粉跡脂痕。較諸水滸西廂等書。尤爲痛快絕倒。使雪芹有知。當亦引爲同心也。然箇中情事。淋漓盡致者固多。而未盡然者亦復不少。戲擬十律。再廣其意。然畫蛇添足。而亦未嘗以假失真。詩甫脫稿。神倦腸枯。假寐間。見一古衣冠者。揖余而言曰。子一女子也。弄月吟風。已乖姆教。而況更作石頭記詩乎。豈不懼吾輩貽譏哉。余應之曰。君之言誠是。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爲國風之始。如必以此詩爲瓜李之嫌。較之言具彬彬而行仍昧昧者。奚啻相懸天壤耶。言未竟。人忽不見。余夢亦醒。但聞桂香入幕。梧葉飄風。樓頭澹月。撩人眉黛而已。古吳女史綠君周綺序。

黛玉焚詩

不辨啼痕與墨痕。無情火斷有情根。者宵果應燈花識。往日空憐蜀鳥魂。慧業已隨人遞世。癡鬟休爲竹開門。鴨鑪獸炭寒如水。剩得心頭一縷溫。

香菱學詠

花前月下自凝眸。寸寸柔腸寸寸搜。著意箇中誠足惜。處身如此不關愁。眠餐好在吟成後。啼笑都從夢裏頭。知否苦辛天報汝。芳名非仗可兒留。

小序筆下純乎蓬塵氣

不宜兩聯環調

湘雲醉眠芍藥裯

席翻脂粉醉飛觴。酒力難支近夕陽。無限困人聊困睡。不勝紅雨覆紅粧。尙非玉骨還宜暖。幸是冰肌未礙涼。一種嬌憨又嬌怯。畫工要畫費平章。

晴雯死領芙蓉神

一現優曇命太輕。臨題那得不憐卿。便填癡詠難償恨。真做花神始稱名。素願何嘗形色笑。平生轉爲誤聰明。從來此事銷魂最。已斷塵緣未斷情。

靑女素娥李紈悲黛玉

月中霜裏擬翩翩。姊妹班頭掌翰仙。定爲清才遭白眼。豈宜紅粉逝靑年。情雖有爲情應篤。病到無辜病最憐。竹自迎人人寂寂。嗔吁我獨淚潸然。

冰寒雪冷慧婢恨怡紅

妬花風雨瘁花姿。義憤偏鍾小侍兒。果易分明仍一夢。信難憑準是相思。怡紅意氣能無恨。湘館情懷爲甚癡。幾許傷心何處訴。頓教重立不多時。

苦尤娘遭賺墮計

花是丰姿月是神。東君應不負終身。傷心漫怨庸醫藥。委曲難通妬婦津。未必無情歸幻境。定然有恨隔凡塵。紅顏大抵都如此。腸斷千秋命薄人。

俏平兒被打含情

末句如小說唱本
俗不可耐

諸詩不過諧適平
妥絕無一語精警
處而伯生雪香之
評極力讚之不顧
明眼人一笑耶

究未呼天剖素胸。紛紛淚咽屈重重。好花風總憑空妬。閒草春多不意逢。薄責原非長恨事。無言確是有情鍾。羨卿心底分明甚。要學夫人卻易容。

妙玉聽琴警悟

機微領略不言中。一曲絲桐忍聽終。好夢未醒長恨客。美人已定可憐蟲。從前枉受情癡累。此後都歸色相空。無限傷心成獨想。餘音任付月溟濛。

鴛鴦殉主全貞

芳心遲早固難勝。待得人歸付幅綾。爲日之多豈所願。此身以外更何憑。休憐碎玉銷香恨。應愧沽名釣譽稱。竟可夢中先醒夢。金釵十二有誰能。

以香豔纏綿之筆。作銷魂動魄之言。別開生面。喚醒人情。士林中皆當斂手。況出之

閨閣中耶。想紅樓仕女。定亦相顧驚奇。蔣伯生師

以此書之實事。作詩中之三昧。故能胸中了了。筆下超超。讀此詩而人情可悟。讀此

詩而私慾潛消。雪香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大觀園影事十二詠

寶釵撲蝶

紛飛蛺蝶繞樓臺。暖逐東風撲幾回。扇影亂搖忙玉腕。粉痕斜溜溼香腮。偶因遊戲閒消遣。豈爲迷藏暗捉來。恰怪亭中私語久。防人忽把綺窗開。

黛玉葬花

遠離邱墓附姻親。蓬梗飄零惜此身。況復經過寒食節。更教愁殺斷腸人。有緣玉骨歸香土。無主芳心泣暮春。底事紅顏同薄命。問花花亦悄含顰。

湘雲眠石

宴罷羣芳酒滿卮。雲根小憩力難支。碧縈苔篆侵雙鬢。紅沁花香入四肢。醉態朦朧身欲化。春情約略夢先知。偶聞啼鳥微驚覺。扶起還應倩侍兒。

寶琴立雪

新詩詠罷散空庭。微步衝寒酒半醒。雪裏裘披痕粲粲。風前玉立影亭亭。泥人一笑舒眉黛。伴汝雙丫抱膽瓶。更有梅花顏色好。都應寫照入丹青。

晴雯補裘

熏籠斜倚鬢蓬鬆。手把裘裳子細縫。未抱衾裯心已碎。強拈絨綫力還慵。劇憐衣上餘金

縷。何。意。人。間。斷。玉。容。他。日。啓。箱。重。認。取。不。勝。惆。悵。對。芙。蓉。

小紅遺帕

年。來。心。事。漸。知。愁。手。帕。遺。忘。何。處。求。感。悵。無。聲。誰。拾。取。沾。巾。有。淚。自。雙。流。秋。波。斜。睨。曾。留。約。春。夢。微。酣。尙。帶。羞。差。幸。小。鬟。能。解。意。隔。窗。私。語。訴。綢。繆。

藕官焚紙

逢。場。作。戲。歷。年。年。優。孟。衣。冠。亦。偶。然。豈。料。癡。心。成。幻。想。錯。疑。結。髮。締。良。緣。魂。銷。夜。月。埋。香。玉。腸。斷。春。風。泣。紙。錢。撲。朔。迷。離。渾。莫。辨。鸞。膠。今。尙。續。新。絃。

玉釧嘗羹

憶。調。阿。姊。惱。萱。堂。強。送。杯。羹。暗。自。傷。欲。藉。柔。情。消。彼。恨。故。將。巧。說。賺。先。嘗。懷。疑。試。辨。膏。腴。味。微。倖。微。沾。口。澤。香。爲。問。噲。丹。人。在。否。一。經。回。首。轉。淒。涼。

齡官畫蔷

忽。聞。花。外。發。哀。音。知。是。何。人。帶。淚。吟。身。隔。雲。霞。難。識。面。眼。隨。波。磔。亦。關。心。畫。成。依。樣。文。無。異。事。若。書。空。怪。轉。深。急。雨。飛。來。渾。不。覺。相。呼。始。訝。各。霑。襟。

香菱鬪草

豔。陽。天。氣。草。繡。紛。團。坐。庭。前。喜。結。羣。姊。妹。喧。呼。皆。雅。謔。夫。妻。名。色。本。新。聞。狂。風。亂。撲。搯。紅。袖。積。雨。微。沾。浣。茜。裙。恰。笑。東。君。情。太。熱。惜。花。別。具。意。殷。勤。

平兒藏髮

行李歸家著意看。伊誰剪髮贈新歡。浪交原是癡郎錯。表記須將大婦瞞。詭說同心機善。變僅存把鼻罰從寬。如何乘間反來奪。深恐留藏作禍端。

鶯兒結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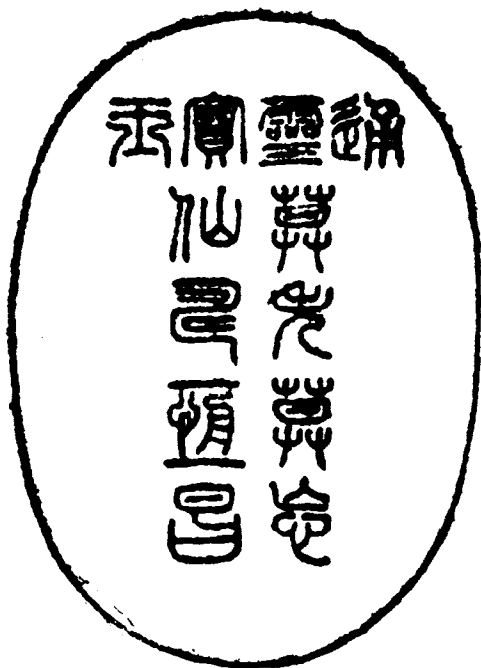
倚牀斜坐態盈盈。費盡工夫組織精。玉鞦雙肩看秀削。絲抽十指任縱橫。花園已覺翻新樣。絮女猶憐話小名。更把柳條輕折取。編籃餘技亦聰明。

青埂峰石絳珠仙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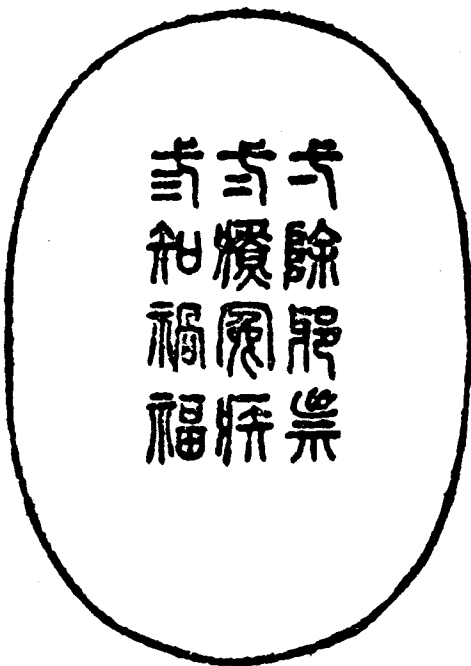


石邪 子邪 頑邪 齋
邪 允 瑞 坤 倪 錯 尔
不邪 齋 悔 天 鍊
尔 神 邪 未 豈 游 去
豈 終 邪 渺 豈 茫 豈
豈 豈 罪 邪

通靈寶玉正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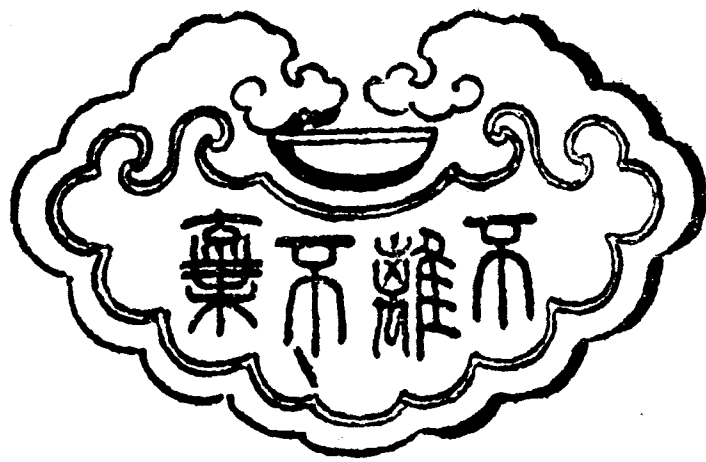


通靈寶玉反面



天不拘兮地不羈
心頭無喜亦無愁
只因鍛鍊通靈
後便向人間惹
是非粉漬脂痕
污寶光房櫳日
影因死央
沈酣一夢
終須醒
冤債債
消好教
場

辟邪金鎖正面



辟邪金鎖反面



佳	金	良	吉
玉	鑲	緣	語
心	一	巧	深
配	雙	對	鑄



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
何秋蕙披霜其靜若何松生
空谷其艷若何霞映澄塘其
文若何龍遊曲沼其神若何
月射寒江應慚西子實愧王
嬙果何人哉若斯之美也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俊
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
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庶
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
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
淒涼可憐辜負好韶光于
國于家無望天下無能第
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
袴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竊窈窕淑女宜君宜
王歸寧父母贊報
鏘鏘終允兄弟不
可弭忘永言配命
鼠憂曰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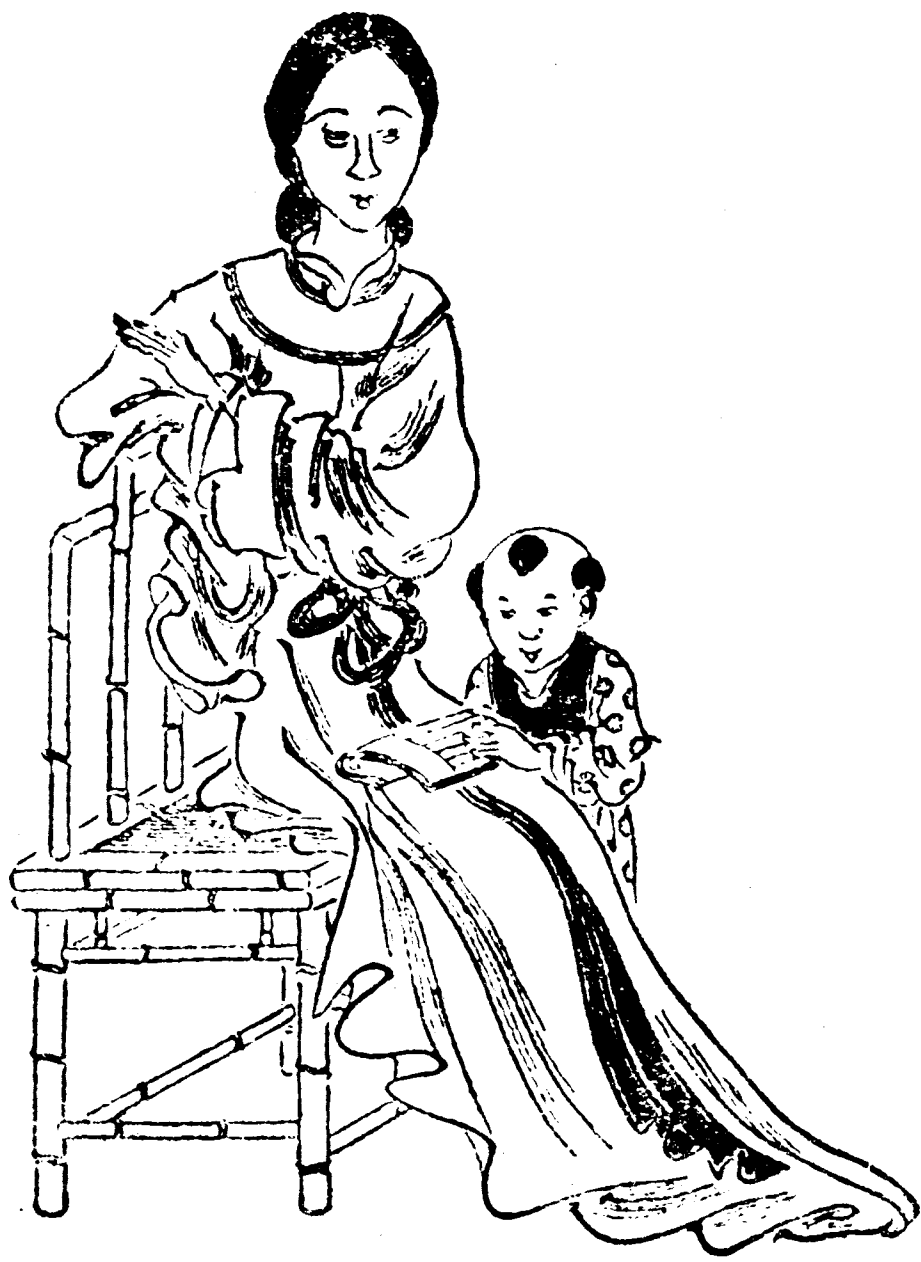
菱棚亭畔水潾
泖相纏闌干
空山自底美闌
愁揮不出水
簾感癩韻程橫



有女有女婉淑能詩
家政理鉅細允宜先除
廢弊入量為曰勤曰儉
弗弗偏卓卓儀範為女
者師



漫道掃眉班馬
休論粉荆關
解識名園是畫
居然拾得寒山



抱得松筠捺青青耐
早霜鸞飛孤月影桂
發一枝香愛雪逸開
社追涼翫插秧教兒
知稼穡婦德自流芳



未終臺儂枝宮凶
卽棉臍冢新等塵
燠髮半
醒陽



綉七夕生是以巧
名金閨
舊夢空却紡杼
誰似十
萬嫁織女星



香案簾前使瑤臺月下
遙仰仰奉是許彩瓊爭
被芳名喚起夢魂中

靈冷珠旌前人遙呈紅
倚杖等奈五更風一點
赤情還還曉夢六



宜爾室家多藉閨中
弱息無違夫子何殊
林下高風庭間鶴夢
知午睡之初長繡並
駕衾感霜翎之忽鍛



心 癡 空 知 喃
間 相 染 儂 猶
天 館 枝 意 誦
上 嘍 嬰 緒 葵
總 痕 武 喃 卷
情 不 不 詩



拾得麟麟峇
非關扇刃煤
芎裊沈醉復
琴向夕陽開



清寒孤零雲影月華
心性撫前軒意
忘言處無情有恨閒
得紅梅欏翠寺
白雪稻香村不信維
摩室有昆侖



鼻如懸膽兩眉長
目似明星有寶光
破衲芒屨無住蹟
腌臢更有一頭創



一匡高齋一匡低
裨身帶衣弓掩裾
相譚世問家何如
觥杜韞茶弱衣虱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大觀園圖說 謹就第十七回中所載錄出間有增益俱參全書而貫串之。但頭緒紛如良多掛漏。閱者諒焉。

園在兩府之中。東盡會芳園地。西就榮府舊園。及下人所住餘房。歸併而改建之。計周圍三里半。正門五間。上面銅瓦泥嵌脊。門闌窗格俱細雕。時新花樣。並無朱粉塗飾。一色水磨磚牆。下鋪白石苔階。鑿成西番花樣。左右雪白粉牆。其下虎皮石。隨意亂砌。自成紋理。進門一帶翠幢。擋住望去。白石峻嶒。或如鬼怪。或如猛獸。縱橫拱立。其上苔蘚斑駁。藤蘿掩映。中間微露羊腸小徑。從此徑迤邐進山口。上有鏡面石一塊。題曰曲徑通幽。入石洞。佳木葱蘢。奇花灼爛。一道清流。從花木深處瀉于石隙之下。再進數武。漸次向北。平坦寬敞。兩旁雕甍繡檻。皆隱于山坳樹杪間。俯視則清溪瀉玉。石磴穿雲。白石闌杆。環抱沼沚。石梁跨港。爲沁芳橋。橋有亭。爲沁芳亭。聯有繞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脈香。句近怡紅院。爲園中出入所必經。諸處總路也。寶玉與黛玉。于此花下看會真記。赴探春招。于此接賈芸信。自蘆雪亭回怡紅院。于此見探春從秋爽齋來。一同出園。同寶釵寶琴。自薛蝌處回。于此遇襲人。香菱等看魚。訪黛玉。于此見雪雁領婆子送麝。藕等受紫鵝氣。于此發駭。遇岫烟。于此商寫答妙玉帖。又小紅往蘅蕪院。問鶯兒取筆。于此遇李媽。又黛玉找寶玉。于此看各色水禽。遇傻大姐。于此言明娶寶釵事。又晴雯送傅試家婆子。于此止。又香菱以詠月詩送黛玉看。于此遇李執等。又史太君還湘雲席。于此小坐。亭後有桃花山子石山。後爲黛玉葬花處。橋之西南曰

議事廳。卽省親時太監所起坐者也。後熙鳳病。李執等于此理事。類曰體仁謙德。再西爲梨香院。近榮府之東南角。爲榮公養靜之所。前廳後舍。另有門戶通街。院之西南。有角門通王夫人正房。薛蟠母子。初至居此。後入大觀園。爲教演女伶之所。出沁芳亭過池。一帶粉垣。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掩映。門內迴廊曲折。鸚鵡喚茶。階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三間房舍。兩明一暗。窗映茜紅。裏間房裏。又有一門。外種大梨花并芭蕉。小退步二間。爲後院。牆下開溝尺許。引泉一脈。灌入牆內。繞塔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是卽瀟湘館也。聯曰。寶鼎茶間煙尙綠。幽窗棋罷指猶涼。館側有橋曰翠煙。由此達怡紅院。小紅往黛玉處借噴壺。經此橋畔。有亭曰滴翠。傍池而築。四面遊廊。曲檻雕鏤。格子。四月二十六日。饒花會。寶釵撲蝶至此。聞小紅墜兒說還帕事。出瀟湘館而左。爲秋爽齋。中曰曉翠堂。聯云。煙霞間骨格。泉石野生涯。探春結社于此。同黛玉等賦海棠詩。賈母遷史湘雲席于此擺飯。又名秋掩書齋。院後種梧桐。此處從園之東角門進向北。過沁芳橋亦便。近秋爽齋者曰荇葉渚。又名柳葉。亦作杏葉。賈母于此登舟。過花溼至蘅蕪院。鶯兒同蕊官至瀟湘館于此摘柳條編花籃。由瀟湘館前行。青山斜阻。轉過山懷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牆。牆上皆稻莖掩護。春日杏花百株。如蒸霞噴火。裏面數楹茅屋。外以桑柘。檜榆各色樹之。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籬外土井。一旁置桔槔。轆轤分畦列畝。佳蔬菜花一望無際。有石題曰杏帘在望。稍進則竹竿挑一酒幌于樹梢。樹旁象養雞鵝鴨之類。步入茅堂。紙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而盡。是爲稻香村。聯云。新漲綠添澗葛處。好雲香護采

芹人。出村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茶藤架。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芍圃。內有小
敞廳三間。卽紅香圃。寶玉平兒岫烟寶琴同日生辰。揀春李執尤氏諸人及鴛鴦襲人紫鵲等。于此擺酒祝壽。外
卽湘雲醉眠處也。由芍藥圃入薔薇院。到芭蕉塢。盤旋曲折。忽聞水聲潺潺。出于石洞上。
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蕩。元妃賜名花溲。至此分水陸兩路。由秋爽齋側至紫菱洲。買
母還史湘雲席。從瀟湘館來。于此登舟。至秋爽齋。比陸路稍近。自紫菱洲而左曰暖香塢。東西兩邊。皆
是過街門。門樓上裏外都嵌石頭匾。西曰度月。東曰穿雲。中有蓼風軒。此地近秋爽齋。亦
云與稻香村鄰近。意稻香圃畦本廣迤邐。而達此耳。否則已隔暖香秋爽荇葉諸處矣。何
以復近乎。買母從蘆雪亭到此。看惜春畫大觀圖。寶玉訪惜春。見與妙玉下碁。過暖香塢。穿入一條夾
道。通藕香榭。榭蓋池中。遙對綴錦閣。四面有窗臨水。左右有迴廊。跨水接峯。後面係曲折
橋。編竹爲之。行則有聲。熙鳳所云咯吱咯吱者也。聯云。芙蓉影破歸蘭棹。菱藕香深瀉竹橋。史湘雲
請買母等吃蟹。于此賞桂賦詩。買母還席。亦于此先命女優吹彈。從竹橋過去。穿蘆度葦。過一徑。傍山
臨水。河灘之上。一帶幾間竹房。茆簷土壁。橫籬竹牖。推窗便可垂釣。四面皆是蘆荻掩覆。
是爲蘆雪亭。李執于此開社。同寶玉寶釵等雪中聯句。並賦紅梅詩。熙鳳買母先去。至惜春處看圖。此從花
溲所分之水路也。陸路從山上盤道。攀藤撫樹。第見水波溶蕩。曲折紆迴。池邊兩行垂柳。
雜以桃杏。遮天蔽日。柳陰中露一朱闌板橋。過橋諸路可通。有一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
磚牆。清瓦花堵。大主山所分之脈。皆穿牆而過。門內迎面突出。插天大玲瓏山石來。四面

繞旋各色石塊。將所有房屋。悉皆遮住。無一株花。惟種異草。牽藤引蔓。或垂山巔。或穿石腳。或垂簷繞柱。或盤砌縈階。或翠帶飄搖。或金繩盤屈。或實若丹砂。或花是金桂。稱名不一。散見諸書。其房兩旁。皆抄手遊廊。上面五間清廈。連著捲棚。四面迴廊。綠窗油壁。清雅比他處不同。曰蘅蕪院。聯云。吟成豈惹詩猶豔。睡足茶糜夢亦香。院側橋曰蜂腰。以板爲之。通怡紅院。小紅取筆于此遇賈芸。寶玉于此遇李紈。請熙鳳之人。出院不多遠。則見崇閣巍峨。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簷。玉蘭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已是正殿。聯曰。天地啓宏慈。赤子蒼生同感戴。古今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榮。省親前。元妃先御正殿。賈政等男戚于月臺下排班行禮。史太君等女戚于月臺上排班行禮。省親後。于殿上開講。東面飛樓曰綴錦閣。閣下藏圍屏桌椅。船篷簞槩花燈之類。閣上史太君還湘雲席。三宣牙牌令。西面飛樓曰含芳閣。殿外玉石牌坊。龍螭蟠護。玲瓏鑿就。題曰省親別墅。後面正樓曰大觀樓。繞過西邊。至大主山。山峯脊上。爲凸碧山莊。莊有廳。廳前有平臺。以備賞月地。中秋夜。賈母領賈政及諸男暨王夫人等于此賞月。聞笛。山坡下爲凹晶館。從凸碧山莊下坡。灣曲一轉。卽是。蓋在池邊。與凸碧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山一水。遙遙相對。直通藕香榭起徑。中秋夜。黛玉湘雲妙玉于此聯句。同至蘅翠苑。過此至一大橋。水如晶簾。奔入此橋。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者。乃沁芳之正源。一路行來。或清堂。或菡舍。或堆石爲垣。或編花爲門。或山下得優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其四面植紅梅者曰櫺翠菴。爲妙玉焚修地。小沙彌所居之達摩菴。女道士所住之玉皇廟。俱在此。或長廊曲洞。

或方廈圓亭。不一而足。忽見前面又現出一所院落來。一徑引入。繞落碧桃花。穿過竹籬花障。編就月洞門。俄見粉垣環護。綠柳遮堂。進門兩邊遊廊相接。院中點襯幾塊山石。一邊種幾本芭蕉。一邊種一株西府海棠。其勢若蓋。絲垂金鏤。葩吐丹砂。上面小小五間抱廈。曰怡紅院。其中收拾。與別處不同。分不出閒隔。四面皆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做古。或萬福萬壽各種花樣。皆經名手雕鏤。鑲金嵌玉。逐一幅中。或貯書。或設鼎。或安置筆硯。或供設瓶花。或安放盆景。其格之式樣。或圓或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壁。真是花團錦簇。玲瓏剔透。倏爾五色紗糊。竟是小窗。條爾彩綾輕覆。竟如幽戶。且滿牆皆是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掘成槽子。如琴劍懸瓶之類。俱懸于壁。而都與壁相平。地上磚面。皆碧綠鑿花。轉過一架玻璃鏡後。此鏡有機括可以開合。掩過鏡子內有門。兩層紗廚。廚後爲寶玉臥房。便是後院。院中滿架薔薇。過花障。又見清溪前阻。此溪有八尺寬廣。石頭砌岸。上有白石一塊。橫架爲梁。再去爲月洞門。爲花障。劉老老于此誤入。此溪從間起流至洞口。從東北山坳。引至村莊。又開一道岔口。引至西南。總共至此再南。則仍合一處。從牆下出去。溪邊大山阻路。由山腳下一轉。便是平坦大路。忽然大門現于前矣。此從花溆來之陸路也。外如榆蔭堂。平兒生日于此答席。嘉蔭堂。賈母八旬于此擺茶。請各王妃諸請命。又中秋夜買母于此焚香陳瓜果。俱在園中。未及細考處所。則惟備列之耳。又大門之旁。尙有聚錦門。在西南角上。史湘雲病時管事吳大娘于此領大夫進園診看。東角門在東南角後門五間。諸

姊妹在園中以此爲內廚房。派柳嫂子理專辦園中食用。以上俱係元妃省親時改建修造。一切經劃布置。出老名工胡山子野居多。此大觀園之大略也。其詳不得而考已。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音釋

第一回

捏音捏捻聚也

甄音真姓也

癩音賴疥疾也

跣音先足親地也

跛彼義切音真偏任也

很音痕上聲俗作狠

掐音恰爪刺也

唬音嚇義同虎聲也

第二回

嚷姑回切衆聲胡鬧也

汞音閏丹砂所化爲水也

霹音鎚相雜也

第三回

瞧才笑切音樵去聲偷視也

鑿音暫鑿也

傻音沙上聲不慧貌

靨音壓頰也

摔音率棄於地也

第四回

齧音指

獸音開

啣子感切音管上聲俗云我也

第五回

骯音穢

髒音葬

第六回

達挑達之達音圖文恣也

嗜音轄大開口也

第七回

咕音帖附耳小語也

百音遙上聲抱彼注此也

晒音腆面目之貌

腆音腆慙也

詢音鄒胡言也

菌音郡

搵音礎擊也

第九回

搭音咎手動也

第十回

閉虛駕切音訝門閉也

颺音域鬼旋風也

喇音辣

第十七回

蘼音蘼水草也同靡麗

咤音侘同詫誇也

嚶音嚶大扇也

第十八回

擔他念切音忝以舌取物也

踢音儲申足伏臥也

第十九回

啐音俸語相呵拒也

第二十回

鞞音跋履也

第二十一回

抵音敏

第二十二回

嚼音空

筊音選

柑音籍同謝

第二十四回

趨起音列進足不進也

唏音喜笑聲也

第二十八回

瞽匹妙切音飄去聲目小貌

哼虛庚切

噏音翁蟲聲

甩俗字讀作豁

第三十三回

葳蕤音威蕤麗草也江浙呼為娃草

屨音替

第三十四回

窆同挖手探穴也

晾音亮曬暴也

第四十一回

故斂音顛撥稱量也

嗆音鏘

刨音包削也

瓠音班瑞瓜

瓠音袍飲器

學音駕爵也

盪音喬梳也

躐音鐸乍前乍卻也

鞞音蓬形鼓聲也

凸音突高出貌

鼾音翰鼻息入氣也

第四十六回

樵尫音緘戒行不正也

礫音損物雜沙也

第四十七回

媽音煙美貌也

乜彌也切音咩

第四十九回

膾音羶義同羊臭也

羝音巴腊屬與羝同

摠北音讀作願

第五十回

鬪音計織毛爲之

扞音牙又牙不正貌

第五十二回

嚏音帝噴鼻也

嗜音嗅以鼻收氣也

毳音冗附肉細毛也

第五十八回

跣音徒與躡同步也

楦音喧履中模範也

第六十回

攬音移以拳觸人也

唵音整唧言多也

鏝音旋溫器也

第七十回

篋音縷收絲器

箍音孤以篾束物也

擻初患切逆而奪取也

第七十四回

怙音笨性不慧也

凹音拗窪下也

最願音避戲作力貌

第七十六回

媿音詭畫好貌

觶音至酒器

啜音啜而膠魚食之聲也

第八十四回

搐音觸牽制也

喀音客嘔也

第八十八回

擻音蹶舉也

嘩同譁

第九十七回

趨音湯走也

悞音軟怯弱也

潤音轉動也

第一百一回

噉音聲

喇音刷鳥理毛也

佛音佛

噉音聲也

嘍音樓鳥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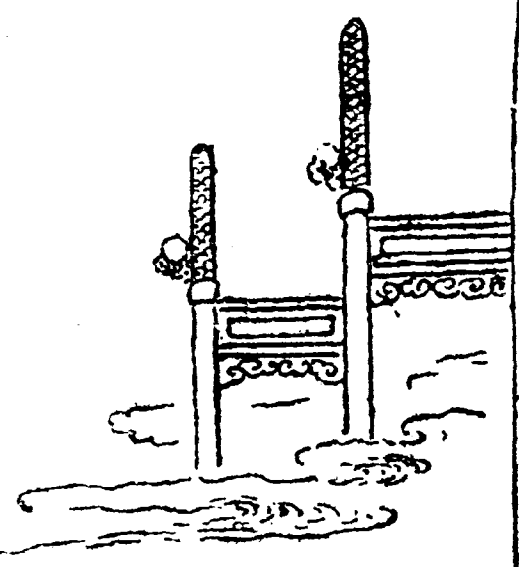
味音赫

第一百十九回

扔音仍牽引也

查全部書中眼生之字尚多且間有俗體字典所不載者只可相沿意會未能一一音釋掛漏之譏知不免也

甄士隱
夢幻
識通靈



賈村
雨風
羞懷
秀閨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起句劈空落筆便為他小說所無。曰將真事隱去。曰借通靈云云。可知此書非竟空中樓閣。不過隱去其真事耳。豈當時或有所忌諱耶。如竟云憑空結撰。吾不信有如許真切也。況明明云歷過一番。那為全部堂深院遠。敘整鬢脩作一對面語。真事隱去。而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故先敘此兩人。讀此書能時時將夢幻二字提醒。便不墮入窳障。一切有為相皆作如是觀。可也。觀大荒無稽四字。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現身說法是開卷大宗旨。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現身說法當一事無成之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賢者不免。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事。飲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此數行是神瑛一生影子。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也。故當此蓬牖茅椽。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曾覺潤人筆墨。雖我不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破一時之悶。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開用夢幻等字。卻是此書本旨。兼寓提醒閱者之意。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玩深有趣味。以上為全書總綱。卻說那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於大荒山無稽崖入手。便奇幻煉成高十二丈。十二月也。見方二十四丈。二十四氣節候也。大的頑石三萬六千五

可知此書乃空中
結撰
山名崖名峯名其
奇妙○玉之所以
名通靈也○自去
言托生寶府自來
言後皈依僧道二
人仍還幻境
可大指此石言可
小指靈玉言

與後文靈物二字
對照
頑石點頭如是如
是
說無憑無據之
至合色即是空空
即是色而為空空
雖云渺渺茫茫實
則明明白白離則
明明白白到底渺
渺茫茫○攔入紅
塵是全部書中事
引登彼岸是卷末
悟後出家也
此偈乃作此書者
之自況也

百零一塊。三百六十五度也。那媧皇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單剩下一塊未用。棄在青埂峯下。誰知此石自經煅煉之後。靈性已通。自去自來。可大可小。因見衆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才。不得人選。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敘出根柢來。歷大有妙諦。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此書樞紐。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異。爲跛癡二字一影。來到這青埂峯下。席地坐談。見著這塊鮮瑩明潔的石頭。且又縮成扇墜一般。即云可小者甚屬可愛。那僧托於掌上。笑道。形體倒也是個靈物了。只是沒有實在的好處。須得再鑄上幾個字。使人人見了。便知你是件奇物。然後攜你倒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那裏去走一遭。石頭聽了大喜。因問不知可鑄何字。攜到何方。望乞明示。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說畢。便袖了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向何方。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因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峯下經過。忽見一塊大石。上面字跡分明。編述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是無才補天。幻形入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入紅塵。是入世時引登彼岸的一塊頑石。是出世後上面敘著墮落之鄉。投胎之處。以及家庭瑣事。閨閣閑情。詩詞謎語。倒還全備。只是朝代年紀失落。無考。起此一段。已將全書大旨。揭明非他小說可比。後面又有一偈云。

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此係身前身後事。倩誰記去作奇傳。

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曉得這石頭有些來歷。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

作者先將此書但
旨。情。並。無。關。於
世。道。之。大。自。抑。一
層。不。礙。安。得。有。情
是。頑。石。點。頭。如。是。如
掃。盡。一。切。言。大。非
又。將。此。書。雖。言。閨
情。而。並。無。惡。濫。習
套。自。揚。一。層
就。全。書。諸。女。子。品
格。性。情。其。種。種。不
同。處。卻。又。種。種。畢
肖。謂。非。從。親。見。親
聞。出。來。吾。不。信。也
此。書。之。一。言。一。動
處。處。入。人。意。中。誰
謂。其。假。耶
作。此。等。書。要。避。此
兩。層。大。非。容。易
卻。不。是。野。禪。打。誑
語。一。路。○。謹。此。書
者。入。者。多。悟。者。少

已說來有些趣味。故鐫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我總然抄去。也算不得一種奇書。石頭果然答道。我師何必太癡。我想歷來野史的朝代。無非假借漢唐的名色。莫如我這石頭所記。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反倒新鮮別致。況且那野史中。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兇惡。不可勝數。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最易壞人子弟。至於才子佳人等書。則又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此等惡習。明人小說傳奇最多。且終不能不涉淫濫。在作者不過要寫出自己的兩首情詩。豔賦來。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間。如戲中小丑一般。近時國色天香。隔簾花影等書。真不足為訓。更可厭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此等尤討厭。竟不如我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幾個女子。可知此書非竟空中樓閣。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觀其事跡原委。亦可消愁破悶。至於幾首歪詩。亦可以噴飯供酒。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迹循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只願世當那醉餘睡醒之時。或避事消愁之際。把此一玩。不但洗了舊套。換新眼目。卻也省了些壽命筋力。不比那謀虛逐妄。我師意為何如。空空道人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這石頭記再檢閱一遍。因見上面大旨。不過談情。亦只實錄其事。絕無傷時淫穢之病。方從頭至尾抄寫回來。問世傳奇。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十六字。可包三藏全部真。

書名俱佳
非十年凝神結撰
信不能成此一書
但真能讀此書者
天下無幾人耳

誰解其中味
在作者早料讀此
書而能解其味者
必少也然豈無知
音人哉○今之稱
識文字者讀此書
吾謂其猶嚼蠟耳

自此以上可當作
者自序○天地尚
有缺陷何況於人
只此地陷東南四
字已為全書立表
真事隱三字全書
之主腦也故一切
人等即從甄士隱
寫起

極撐高甄士隱
品後又出家成
道立案

英蓮者應憐也即
是香菱全書諸女
子以英蓮起以英
蓮結已為後文薛
大哥訟事伏根

是微辭妙諦。遂改名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東魯孔梅溪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曰金陵十二釵書名亦佳並題一絕。即此便是石頭記的緣起。詩云。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石頭記緣起既明。正不知那石頭上面記著何人何事。以上是此書緣起說來有根有據。看官請聽按那石上書云。當日地陷東南。以下方入正書。這東南有個姑蘇城。城中閭門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閭門外有個十里街。街內有個仁清巷。巷內有個古廟。因地方窄狹。人皆呼作葫蘆廟。廟旁住著一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隱語亦是顯語。全書作如是觀。嫡妻封氏性情賢淑。深明禮義。可知婦人家此八字最難為書中無限人作一竿影。家中雖不甚富貴。然本地也推他為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不以功名為念。每日只以觀花種竹酌酒吟詩為樂。倒是神仙一流人物。為賈雨村對照。只是一件不足。年過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蓮。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士隱於書房閒坐。手倦拋書。伏几盹睡。不覺朦朧中走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聽道人問道。你攜了此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千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機會。就將此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經歷經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家。又將造劫歷世四字。包括全書女子的確不移。但不知起於何處。落於何方。那

此書全部時令從炎夏永晝起以雪天買政過寶玉止始於熱終於冷天時人熱相胎合作者之心意也與一百二十回卷末士隱至幻境消繳公案一大對照瀟湘妃子原有仙塵忘卻本來面目耶嗟寶黛之因也此敘寶黛之因也由因生緣遂生一草無甘露則死人誰謂木石無知寶黛來歷從士隱夢中敘出真善於構局者一生本質林姑娘一生交際一動一靜皆存前奇想從天外飛來以淚還債亦可償得何以世有淚流滿面者索進之人

僧道此事說來好笑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非此地必不能生此草那時這個石頭因媧皇未用卻也落得逍遙自在各處去遊玩一日來到警幻仙子處微旨那仙子知他有些來歷因留他在赤霞宮居住就名他為赤霞宮神瑛侍者他卻常在靈河岸上行走看見這株仙草可愛遂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草無甘露豈能生乎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甘露滋養遂脫了草木之胎得換人形僅僅修成女體終日遊於離恨天外饑餐秘情果渴飲灌愁水括全書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內鬱結著一段纏綿不盡之意常說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若下世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還得過了則此書亦可名還淚記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都要下凡造歷幻緣那絳珠仙草也在其中今日這石復還原處你我何不將他仍帶到警幻仙子案前給他掛了號同這些情鬼下凡一了此案那道人道果是好笑從來不聞有還淚之說趁此你我何不也下世度脫幾個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待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你我再去如今有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去來卻說甄士隱俱聽得明白遂不禁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位仙師請了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實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拙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癡頑備細一述弟子洗耳諦聽稍能警省亦可免沈淪之苦二仙笑道此乃元機不可預

渾如未見耶
神瑛絳珠實是此
書之主故特寫之

情鬼二字妙○然
則眼前風月纏綿
之輩何一非情鬼

耶
僧道度脫之人實
有幾個閱此書便

知
靈物與通靈二字
對照○上云倒也
是個靈物了而此
處則云靈物靈有
所蔽故靈也後來
因迷而悟則靈者
乃復靈矣

聽得明白便好將
屠刀放下○上云
聽得明白其言也
此云不能洞悉明
白言中之理也

士隱已違道不遠
直激射後又士隱
出家事

甚矣火坑之不易
跳出也

洩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此旨了了亦不必再

問因笑道元機固不可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為何我可得見否那僧說若問此物到有一

面之緣說著取出遞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字蹟分明鐫著通

靈寶玉四字後面還有幾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到幻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

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上面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微旨兩邊又有一副對聯道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此時還不是先生所到地方忽聽一聲霹靂較勝當頭一棒若

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聲定睛看時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中之事便忘了一半醒

來光景非悟徹人未易參透使必記得清楚便不是夢了又見奶母抱了英蓮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

生得粉裝玉琢乖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中引他頑耍一回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

的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一道那僧癩頭跣足那道跛足蓬頭瘋瘋癩

癩揮霍談笑而至僧道第一次現身及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抱著英蓮那僧便大哭起來

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中作甚士隱聽了知是瘋話

也不睬他那僧還說捨我罷捨我能此時不捨後恐長捨矣士隱不耐煩便抱女兒轉身欲進

去那僧乃指著他大笑口內念了四句言詞道是

慣養嬌生笑你癡 菱花空對雪澌澌 雪之為言薛也 好防佳節元宵後 便是煙

即所云撈什子者
幾行小字自然表
明在後
太虛幻境作者妙
想天開豈特驚花
隊裏已哉
包括一切身相人
相我相壽者相
亦字還字俱有意
義可味○吾謂此
書雖假不坊作真
觀然真而終歸於
假也此書雖無不
妨作有觀然有而
終歸於無也況固
未嘗真未嘗有者
寫得變幻
將來竟爲薛大哥
受用
須知你的女兒亦
是案中人本是一
顆掌上明珠不防
後來如此是亦風
流冤家之一也
眞耶幻耶似從夢
境來者妙在寫得
恍惚迷離○忽笑
忽哭殊有道理

消火滅時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來歷。漸漸心動。只聽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銷號語甚荒誕。而有微旨。那僧道最妙。最妙小小一結。妙在了而不了。說畢。二人一去。再不見個踪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始而不耐煩。繼而猶豫。繼而自忖。用筆有步驟。這兩個人。必有來歷。很該問他。一問。如今後悔。卻已晚了。這士隱正癡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隨手遞入。毫不費力。寄居的一個窮儒。姓賈。因眞生假。名化表字。時飛別號。雨村的走了來。窮儒雨村初見。這賈雨村原係湖州人氏。也是詩書仕宦之族。所以可與寧榮二府聯宗。因他生於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盡。爲士隱贈銀伏筆。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一口。爲娶嬌杏伏筆。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廟中安身。每日賣文作字爲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見了士隱。忙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是街市上有甚新聞。士隱笑道。非也。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的很。賈兄來得正好。請入小齋。彼此俱可消此永晝。說著。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攜了雨村來。至書房中。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士隱慌忙的起身謝道。恕枉駕之罪。且請略坐。弟卽來奉陪。雨村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人。稍候何妨。說著。士隱已出前廳去了。這裏雨村且翻弄詩籍解悶。忽聽得窗外有女子嗽聲。接筆突。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原來是一個

有命無運一語不特為英蓮言也是為全書總提○士隱以為瘋話真夢夢者解得捨字義便可放下一切忽而又笑英蓮後改名香菱空對二字正指實有命無運既云三劫後再會何以諸人放在劫中而僧道時時現相耶令人不解是書中一切人原是北邙山孤鬼化身歷此云欲問他來漸漸入悟矣○上文忽聽只見此處只聽忽見自成章法後來兩村位極人臣而此云一個窮儒史法也敘明二人相識之由用常與他三字言相交已非一日也一擲字寫得交

丫鬟在那裏掐花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秀雖無十分姿色卻也有動人之處較之大觀園諸女之妖豔百出者此女似乎庸庸然彼皆薄命者矣雨村不覺看得呆了了一個中人之姿一看便呆是姻緣湊拍處不得與情人眼裏一例觀也那甄家丫鬟掐了花方欲走時猛擡頭見窗內有人做巾舊服雖是貧窘然生得腰圓背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方腮這丫鬟忙轉身迴避心下自想這人生的這樣雄壯卻又這樣襤褸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不錯每有意幫助周濟他只是沒甚機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窘親友主人不窮窘遂使親友皆無窮窘自是婦女之見想一定就是此人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士隱亦頗識人如此想不免又回頭一兩次並非私情雨村見他回了頭便以為這女子心中有意於他便狂喜不禁先生況久離乎自謂此女子必是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亦想得不差一時小童進來雨村打聽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門出去了二人之情根已種可以將雨村脫卸去矣士隱待客既散知雨村已去便也不去再邀一日到了中秋佳節已自夏入秋士隱家宴已畢又另具一席於書房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原來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顧他兩次自謂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 頻添一段愁 悶來時斂額 行去幾回眸
自顧風前影 誰堪月下儔 蟾光如有意 先上玉人頭

情親切之至。嚴老爺不知何許人。觀家人飛報。想不是低三下四者。至今令我思之。此文當不在風流冤家之例。只此儀容不俗。八個字。下得有分寸的。是一位夫人相。○曰。雖無曰。卻也有俱從。雨村目中寫出。何異畫中美人。寫來是一個發達。相此又從了。雙目。中寫出。賈雨村之上。加什麼。二字調侃。世人不少。○觀了。靈所。想之言。則甄家亦。是一個富厚人家。全部寬障大抵如斯。兩相情願。來拜。不是嚴老爺。獨在甄家。書房中。留情。如。此。則嚴老爺。特。二。人之。楔子。耳。以上一小段為甄。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歎。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櫝中求善價。釵於奩內待時飛。
恰值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凡也。二人已成知己。雨村忙笑道。不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期過譽如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聽了。並不推辭。這又何妨。便笑道。既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著。便同了士隱。復過這邊書院中來。須臾茶畢。早已設下盃盤。那美酒佳餚。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慢飲。漸次談至興濃。不覺飛觥獻盃。起來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戶戶笙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點綴時景。亦不可少。二人愈添豪興。酒到盃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詩尙豪。口占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滿把清光護玉欄。天上一輪纔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占口氣。

士隱聽了。大叫妙極。弟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於雲霄之上了。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斗為賀。雨村飲乾。忽歎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掛名。有自知之明。然則雨村亦是時尚之學矣。只是如今行囊路費。一概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那能得到。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弟已

賈相見緣起即插
入嬌杏一段公案
筆意頗大方
詩亦妥協○收得
搖曳有致其意蓋
有懷於回頭一顧
者
有意無意為林薛
二女子一逗
復過者前曾過也
到後來於酒舖處
偏喜詳說
所云始猶客氣後
便不拘禮節也
將月之精神全副
寫出
詩意只是前人濫
觴小說中不得不
爾
不期士隱先生亦
是勢利人一笑了
近來之充數挂名
者竟有時尚之學
井不能十分講究
其媿雨村者多矣
若今之有錢者只
識得一個利字
觀春闈一捷則知
雨村是一個窮孝
廉

久有此意。但每遇兄時。並未談及。故未敢唐突。今既如此。弟雖不才。義利二字。卻還識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捷。方不負兄之所學。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並兩套冬衣。即一速字寫出。士隱慷慨。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八月十九也。兄可即買舟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雨村收了銀衣。不過略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喫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寫薦書兩封。與雨村帶至都中去。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為寄身之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回來說。和尚說。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話。與和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為要。不及而辭了。此語無時俗態。士隱聽了。也只得罷了。真是閒處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元宵佳節。士隱令家人霍啟。抱了英蓮去看社火花燈。半夜中。霍啟因要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著。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有英蓮的蹤影。和尚之言已驗。急得霍啟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啟也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夫婦。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好。再使幾人去找尋。回來皆云。影響全無。夫婦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去。何等煩惱。因此晝夜啼哭。幾乎不顧性命。看看一月。士隱已先得病。夫人封氏也。因思女遭病。日日請醫問卜。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作供。那和尚不小心。油鍋火逸。便燒著窗紙。此方人家。俱用竹籬木壁。也是劫數應

此處士隱之贈買
化銀五十兩後來
賴知縣之答買政
亦銀五十兩一贈
一答其慷慨與鄙
舉止迥殊
達人之見
以上收束雨村入
京事
點醒時令又是一
年交上
霍啓不過借爲英
蓮櫻子英蓮既失
霍啓無所用矣故
以逃去二字了之
省卻許多閒筆墨
兒女情之累人大
抵如此
已到三月十五一
春將盡矣
接二連三八個字
爲寶玉作一影子
寶玉於諸女子亦
是如故後來亦
如火之成了勢如
何救得下
瘋僧之詩識應矣
祇剩得兩主兩僕
四口子

當如此。和尚之言又驗。於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了。如何救得下。直燒了一夜方息。也不知燒了多少人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早已成了一堆瓦礫場了。只有他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惟跌足長歎而已。士隱此時自眷屬以外。無多長物矣。天之酷人。何竟至此。與妻子商議。且到田莊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田莊上住不得。盜賊蜂起。又住不得。官兵剿捕。又住不得。出莊上。又難以安身。只得將田地都折變了。攜了妻子與兩個丫鬢。投他岳丈家去。不得已想出此條路來。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卻還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人情世態。比比皆然。幸而士隱還有折變田產的銀子。爲士隱幸耶。爲封肅幸耶。在身邊。拿出來。託他隨便置買些房地。以爲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用半賺的。自己丈人。尚如此。可爲世道一歎。略與他些薄田破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喫虧處在此。苟其不然。何必投靠此歹丈人。勉強支持了二三年。越發窮了。宜有此日時。英蓮已五歲。封肅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現成話。我也會說。且人前人後。又怨他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喫懶做。好喫懶做。彼丈人之過言也。士隱當不至此。士隱知投人不著。欠早了。心中未免悔恨。一層再兼上年驚唬。急忿怨痛。已傷兩層。暮年之人。貧病交攻。三層。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拄了拐杖。疲憊至此。掙到街前散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狂落拓。又來了一個跛道人。蔴鞋。鶉衣。口內念著幾句詞道。

觀封肅殷實而其
待女壻女兒者如
此不問而知其為
一隻村牛矣若稍
知世務人情者斷
不至此破而又略
與之封老其尙成
人耶○丈人峯原
非久住之鄉既繁
既授古人之貽笑
者矣甄費自錯於
封肅何尤懶做懶
好喫不可好喫懶
做不可好喫懶做
喫而勤做者吾見
之罕矣若好喫而
又懶做尙可言乎
安飽人有下半世
壞光景著實難堪
已為賈府立一影

人生忙忙碌碌無
非為妻財子祿分
作四段隱括之而
同是狐兔踐而
已真所謂黃金滿
箱帶不到棺材裏
去者夢戲文原是
蝴蝶與人看的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祿。古今將相在何方。
荒冢一堆草沒了。只有金銀忘不了。財。終身只恨聚無多。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妻。君生日日說恩情。恩情何在
及到多時眼閉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子。癡心父母古來多。
孝順子孫誰見了。詞淺意深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些什麼。只聽見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果聽見好
了。二字還算你明白呢。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
了我這歌兒。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夙慧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然已遲矣。因笑道。
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註解出來。何如。到要請教道人。笑道。你就請解。士隱乃說道。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糊在蓬
窗上。說甚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堆白骨。今宵紅綃帳
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欺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
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

十個到有九個半
 忤逆的
 天下事無好而不
 了者此言大有禪
 理○吾見了而不
 好者矣未有好而
 不者矣未有好而
 竟有不好而好了
 而積年磨鍊而得
 者○且住二字大
 有悟意
 此一閱詞包括得
 蓮池七筆勾西堂
 十空曲
 本來今日之紅綃
 帳底即他日之黃
 土龍頭今反以黃
 土句裝在前覺尤
 進一層以見白骨
 自堆驚焉自臥也
 請於熱鬧時讀一
 過○試問古今天
 下之人那一個為
 自己作嫁衣裳的
 總結數語筆頗超
 健地成佛
 又是買寶玉出家
 影子○士隱果決
 一絲不挂可以入

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從此後甄方唱罷賈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那瘋跛道人聽了拍掌大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隱便說一聲走罷。將道人肩。上搭襖。搶了過來。背上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飄飄而去。當下哄動街坊。眾人當作一件新聞傳說。封氏聞知此信。哭個死去活來。無益了。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訪尋。那討音信無奈。何只得依靠著他父母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丫鬟伏侍。中有一個嬌杏。主僕二人。日夜做些針線。幫著父親用度。那封肅雖然每日抱怨也無可奈何了。這日那甄家的。大丫鬟。在門前買線。忽聽得街上喝道之聲。眾人都說新太爺到任了。又起一波。卻與前文環合。丫鬟隱在門外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過去。俄而大轎內擡著一個烏帽。猩袍的官府。過去了。鬢倒發個怔。自思這官好面善。倒像在那裏見過的。紅鸞天喜照命。於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只怕不由你丟過。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響。許多人亂了說。本縣太爺的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聽了嚇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開卷第一回是一段。而一段之中。又分三小段。自第一句起。至提醒閱者之意句止。為第一段。說親見盛衰。因而作書之意。自看官你道句起。至看官請聽句止。為第二

道自是真好了矣
 與後來尋柳湘蓮
 尋寶玉同是一
 番木棺如被你尋
 得着他也不去了
 何不將兩個丫鬢
 賣脫
 因有兩個丫鬢故
 加一大字
 大丫鬢則以為夫
 君到了
 就是前番所見腰
 圓背厚云云之人
 塞翁失馬焉知非
 福吾謂甄之由盛
 而衰即賈之由盛
 而衰也即以此回
 為全部之楔子也
 可說來亦有理吾亦
 云然然已略見旁
 批
 書本名情僧錄今
 改錄字為緣字亦
 無不可
 此評未免揮扯著
 迹無非句欠醒
 頗能強詞奪理
 的評

段。是。代。石。頭。說。一。生。親。歷。境。界。實。敘。其。事。並。非。捏。造。以。見。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之。意。
 故。借。空。空。道。人。抄。寫。得。來。自。按。那。石。上。書。云。句。起。至。末。為。第。三。段。提。出。真。假。二。字。以
 甄。士。隱。之。夢。境。出。家。引。起。寶。玉。以。英。蓮。引。起。十。二。金。釵。以。賈。雨。村。引。起。全。部。敘。述
 石。高。十。二。丈。四。方。二。十。四。丈。按。周。年。十。二。月。二。十。四。氣。三。萬。六。千。五。百。一。塊。按。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數。
 情。僧。者。情。生。也。情。僧。緣。者。因。情。生。緣。也。風。月。寶。鑑。者。即。因。色。悟。空。也。金。陵。十。二。釵。情
 緣。之。所。由。生。也。石。頭。記。者。緣。寧。榮。二。府。在。石。頭。城。內。也。悼。紅。軒。似。即。是。怡。紅。院。故。址。
 當。是。曹。雪。芹。先。生。曩。年。日。擊。怡。紅。院。之。繁。華。乃。十。年。之。後。重。遊。舊。地。風。景。宛。然。而。物
 換。星。移。園。非。故。主。院。亦。改。觀。不。禁。有。滿。目。山。河。之。感。故。題。其。軒。曰。悼。紅。以。見。鳥。啼。花
 落。無。非。不。悼。此。一。把。辛。酸。淚。不。由。人。不。落。也。
 葫。蘆。廟。有。二。義。葫。蘆。雖。小。其。中。日。月。甚。長。可。以。藏。三。千。大。千。世。界。喻。此。書。雖。為。小。說。
 而。包。羅。萬。象。離。合。悲。歡。盛。衰。善。惡。有。無。數。感。慨。勸。懲。此。一。義。也。此。書。雖。是。荒。唐。卻。是
 實。錄。其。事。並。非。捏。飾。所。謂。依。樣。葫。蘆。此。又。一。義。也。故。甄。士。隱。必。住。在。廟。旁。賈。雨。村。必
 住。在。廟。內。或。曰。尚。有。一。義。余。問。何。義。答。曰。葫。蘆。音。同。胡。盧。人。生。若。夢。幻。境。皆。虛。離。合
 盛。衰。生。老。病。死。不。過。如。泡。影。電。光。書。雖。實。錄。其。事。而。隱。藏。真。蹟。假。託。姓。名。演。為。小。說
 以。供。胡。盧。一。笑。耳。此。亦。一。義。也。所。說。亦。有。意。味。因。附。記。之。

賈雨村口吟玉在櫝中一聯。暗伏黛玉寶釵二人。跛道人好了歌。及甄士隱注解。是一部紅樓夢影子。甄士隱向跛道人說走罷。卽不回家。直伏一百十九回寶玉之一走。

大某山民評曰

還淚之說甚奇。然天下之情。至不可解處。卽還淚亦不足以極其纏綿固結之情也。書中林黛玉自是可人。淚一日不還。黛玉尙在。淚旣枯。黛玉亦物化矣。神瑛與絳珠一草一石。所謂木石緣也。人皆重金玉而賤木石。豈天意亦與爲轉移耶。

好了歌。醒世最爲曉暢。惜恆河沙中絕少領悟人。

卷首士隱出家。卷末寶玉出家。卻是全部書底面蓋。前後對照。

此時雨村在窮困中。猶不失讀書人本色。不知後來一入仕途。且居顯要。便換一副面目。肺腸誠何故也。然今日已成爲通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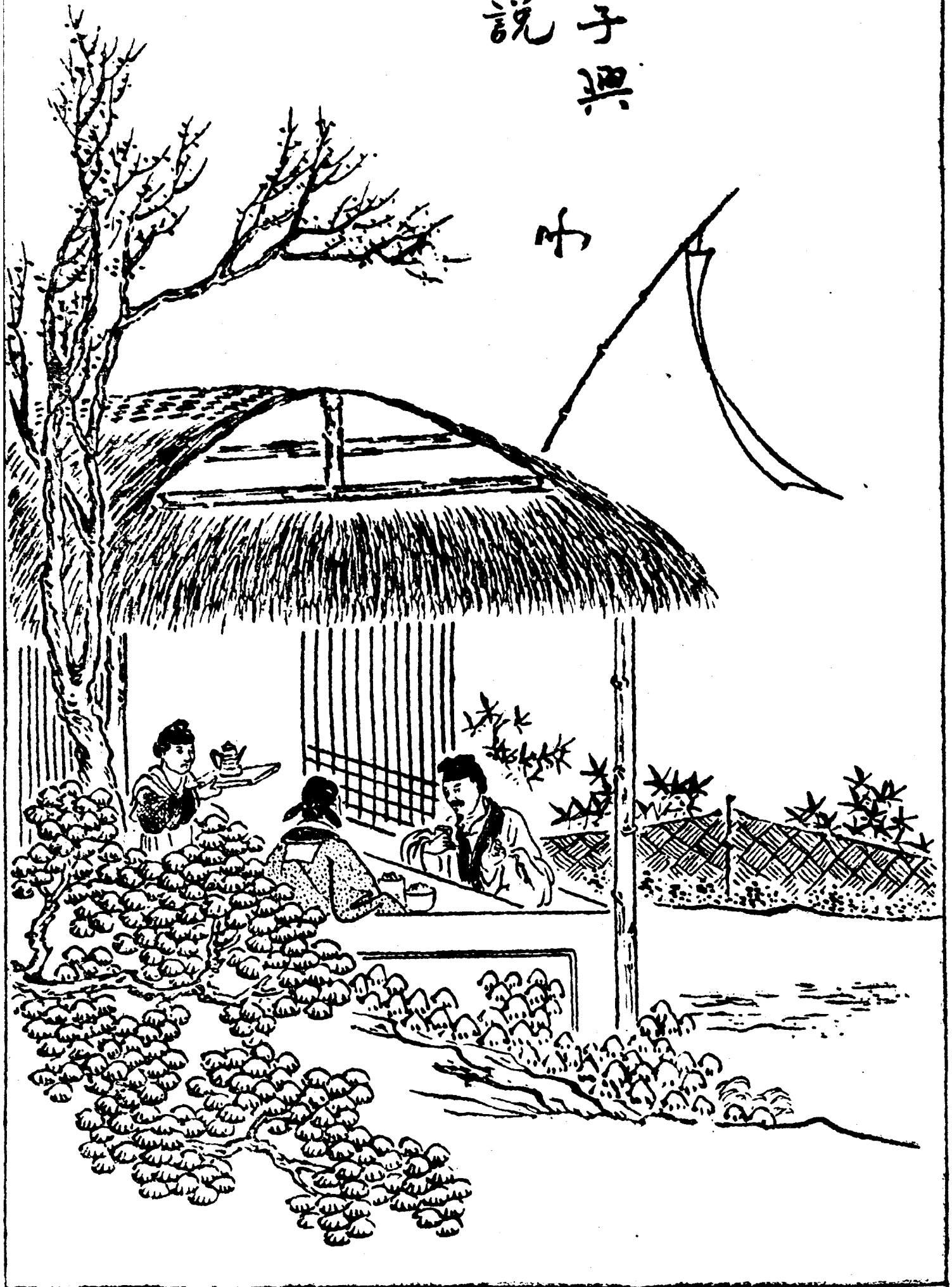
此回寫士隱之依丈人者。爲全書中如黛玉之依外祖母。薛氏母女之依姊妹。邢岫煙之依姑母。李嬪母女之依姪女。尤氏母女之依女婿等。以見依人者之必無好收成也。若豪僕如周林等。寵婢如鴛鴦等。門客如詹王等。猶其下焉者耳。

賈人浙州
夫儂揚城



冷演茶園府
子與說

十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二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此時英蓮已有五六歲矣
於甄爺曰請於封肅曰傳喚曰帶寫出公差手眼高低

種情於指花定情於買線花之與線雨杏之大冰人也

此時為兩村者尚能不忘舊恩

原來此時兩村已有正室
可謂天從人願兩府請兒恐無此完

卻說封肅聽見公差傳喚忙出來陪笑啓問那些人只嚷快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那些公道我們也不知什麼真假既是你的女婿便帶了你去面稟太爺便了大家把封肅推擁而去封家各各驚慌不知何事至二更時分封肅方回來衆人忙問端的原來新任太爺姓賈名化本湖州人氏曾與女婿舊交因在我家門首看見嬌杏丫頭買線至此方出嬌杏二字之名只說女婿移住此間所以來傳我將緣故回明那太爺感傷歎息了一回為士隱出家故也又問外孫女兒我說看燈丟了太爺說不妨待我差人去務必找尋回來只怕未必說了一回話臨走又送我二兩銀子甄家娘子聽了不覺感傷一夜無話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疋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一封密書與封肅託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房以報回頭兩次之知己封肅喜得眉開眼笑巴不得去奉承太爺便在女兒前一力攬掇當夜用一乘小轎便把嬌杏送進衙內去了雨村歡喜自不必言又封百金贈與封肅又送甄家娘子許多禮物前贈物是公理此贈物是私心前贈是公中之私此贈是私中之公令其且自過活以待訪尋女兒下落卻說嬌杏那丫鬢便是當年回顧雨村的特點明以醒

偶然二字往往生
出無限風波○嬌
杏回頭一顧即作
夫人凡婦女們含
睇斜眺者竊慕此
乎○可知此書諸
人多是命運兩不
濟
補敘上回雨村入
京後事
又是一年
如此知縣上司便
參猶敦古道不能
兩村不革職揚州
到揚州不到揚州
不能引出林家云
云來此文章過接
討便處
漸入正文然如海
猶是正文中楔子
出林如海
以姑蘇人而作本
省鹽御史恐無此
例
當知黛玉出身原
是侯門之女
歷敘林如海出身
俱為黛玉生色
且可趁勢敘出買

閱者之目因偶然一顧便弄出這段奇緣。彼百願而緣不遂者又奈何。也是意想不到之事。誰知他命運兩濟。不承望自到雨村身邊。只一年便生一子。又半載。又過了一年半載。雨村嫡配。忽染疾下世。隨手收結筆不支蔓。雨村便將他扶作正室夫人。此女運氣好正是

偶因一回顧。便為人上人。言外微旨

原來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補前事周匝是史傳法。他於十六日便起身赴京。此小段作過脈筆簡而已。大比之期。十分得意中了進士。遷入外班。今已陞了本縣太爺。雖才幹優長。未免貪酷。伏後文。且恃才侮上。如此便不是知縣材料。那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此時英蓮已七八歲矣。便被上司參了一本。說他性情狡猾。擅改禮儀。外沽清正之名。暗結虎狼之勢。可歎可感。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即批革職。部文一到。本府各官無不喜悅。那雨村雖十分慚恨。面上全無一點怨色。仍是嘻笑自若。奸雄作用。交代過公事。將歷年所積宦囊。並家屬人等。送至原籍。送至湖州也。安頓妥當。卻自己擔風袖月。遊覽天下勝跡。此等人原非甘老庸下者。那日偶又遊至維揚地方。以下入正文。聞得今年鹽政點得是林如海。以雨村一邊敘出林氏履歷。有史法。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蘭臺寺大夫。本貫姑蘇人氏。今欽點為巡鹽御史。到任未久。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今到如海。業經五世。起初只襲三世。因當今隆恩盛德。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更從科甲出身。雖係世祿之家。卻是書香之族。只可惜這林家支庶不盛。人丁

楚氏來庶使頭緒清

聰明言其心俊秀
言其貌一生之誤
以至於死者亦在
此四字
寫雨村進林府之
由

時黛玉方六歲光
景而云舊證復發
不知何證豈胎裏
病耶此等處殊欠
斟酌
以上一小段遞過
林氏一邊
好地方
此一聯可當暮鼓
晨鐘但想回頭於
無路之時已來不
及了

有限。後來黛玉之所以不歸也。雖有幾門。卻與如海俱是堂族。沒甚親支嫡派的。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個三歲之子。又於去歲亡了。何以後紅樓有良玉之子。雖有幾房姬妾。奈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只嫡妻賈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歲。其才色為卷中第一。故先敘出。夫妻愛之如掌上明珠。見他生得聰明俊秀也。欲使他識幾個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涼之歎。且說雨村在旅店。偶感風寒。愈後。又因盤費不繼。正欲得一居停之。所以為息肩之地。偶遇兩個舊友。認得新鹽政。知他正要請一西席教訓女兒。遂將雨村薦進衙門去。此又雨村復官之根。這女學生年紀幼小。身體又弱。伏脈工課不限多寡。其餘不過兩個伴讀丫鬟。當時伴讀丫鬟不知何名。故雨村十分省力。正好養病。看看又是一載有餘。時黛玉六歲餘矣。不料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病而亡。女學生奉侍湯藥。守喪盡禮。六歲女兒便能如此。恐言之過矣。過於哀痛。素本怯弱。因此舊證復發。有好些時。不會上學。雨村閒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來閒步。這一日。偶至郊外。意欲賞鑒那村野風光。信步至一山環水漩。茂林修竹之處。隱隱有座廟宇。門巷傾頽。牆垣朽敗。有額顏曰智通寺。門旁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云。
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令人惕然。

雨村看了。因想道。這兩句文雖甚淺。其意則深也。曾遊過些名山大刹。到不會見過這話。頭。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來的。不得志時不肯回頭。一想何也。也未可知。何不進去一訪。走

奈何世之人竟終身翻不出筋斗較之邯鄲道上炊黃梁入夢時何如

奇峯陡起從此千巖萬壑奔赴而來矣

一個如此一個如彼便相投契見世情交態

閒閒而入子興原是五百年前共一家但提榮府不言寧府者以寶玉乃榮府產為此書之主也榮府榮耀不他去認他若不榮耀又不肯去認他亦是世俗通病他亦是蕭索者當有復興之日若後日復興

入看時。只有一個龍鍾老僧在那裏煮飯。為冷子興一引。雨村見了。卻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又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雨村不耐煩。仍退出來。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飲三盃。以助野趣。於是款步行來。剛入肆門。只見座上喫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來。口內說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時。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貿易。姓冷。號子興的。與字讀作仄聲。語甚變。關舊日在都相識。雨村最讚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為大本領的人。這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最相投契。雨村忙亦笑問。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找個敝友。說一句話。承他之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閒步至此。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肴來。二人閒談慢飲。敘些別後之事。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春雲漸展。子興道。倒沒有什麼新聞。倒是老先生的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雨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們同姓豈非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笑道。榮國賈府中可也不玷辱了。老先生的門楣。賈府事以冷子興談之。便是警醒處。雨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丁卻不少。自東漢賈復以來。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細考查。若論榮國一支。卻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認他。故越發生疏了。先生何謙也。子興歎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這榮寧二府也都蕭索了。不比先時的光景。從榮府帶出寧府冷子興矣。雨村道。當日寧

而肯認爲一家耶觀
後半部便知
石頭城妙在切定
金陵尤妙在不必
定此數語未免有
讀家喬木之感
故作一駁引出子
興言語來
吾見通者而不爲
進士者矣未有進
士而盡爲通者也
子興以進士爲必
通者終未脫世俗
之見
說盡大世家通病
可發一歎
爲全部立一半影
即吾心目中不見
只怕還一個不如
一個買氏來歷向
子興口中敘說是
善於裁翦者
閱後五十三回寧
公名演榮公名法
後閱第三回榮公
又名源爲源爲法
必有一誤姑存疑
可也○前言先提

榮兩宅。人口也極多。如何便蕭索了。冷子興道。正是說來也話長。春雲再展雨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因欲遊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門前經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長房寧國公後二房榮國公後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榮寧門第之大。從雨村敘出大門外。雖冷落無人。隔著圍牆。一望裏面。廳殿樓閣。也還都崢嶸軒峻。就是後邊一帶花園裏。樹木山石。也還都有蒼蔚溫潤之氣。那裏像個衰敗之家。子興笑道。虧你是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有言。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冷君亦是通論。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儘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這也小事。後來終要到此地步。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的評。雨村聽說也道。這樣詩禮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禮。別門不知。只說這寧榮兩宅。是最教子有方的。雨村何以見得反面激射全部。子興歎道。正說的是這兩門呢。待我告訴你。當日寧國公榮國公。是一母同胞。此處敘次極清。令觀者如見。賈府中人弟兄兩個。寧公居長。生了四個兒子。寧公賈演也。其餘三子名不著於書。寧國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也養了兩個兒子。長名敷。八九歲上死了。只剩了一個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煮汞。伏後第六十三回。敬老吞金丹。死餘者一概不在他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讓他襲了。

即上文士隱夢中所見之通靈寶玉有許多字在上面也○曰來歷不小兩村確有所見非同影響擬議之辭半信於兩村之言也真所謂三歲知老佳子弟以溺愛誤者尚其鑒之非宿根人不能爲此語然已駭人聽聞矣○寶玉以一機所以一生弄得爛糟寫得鄭重之至到要請教卻有此等道理非雨老作虛濶之談大而言之世上之劫運如是一劫運亦如是一劫運亦迂論實正論得頌體讀此段文字真能憂莫獨造自成一

喜。歡。說。他。將。來。是。酒。色。之。徒。耳。道。者。因。此。便。不。甚。愛。惜。獨。那。太。君。還。是。命。根。一。般。掣。領。全。部。何。等。筆。力。說。來。又。奇。如。今。長。了。七。八。歲。卻。與。黛玉。同。年。相。等。雖。然。淘。氣。異。常。但。聰。明。乖。覺。百。個。不。及。他。一。個。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奇。論。亘。古。未。有。之。談。你。道。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疑。了。兩。村。岸。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字。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元。之。力。者。不。能。知。也。子。興。見。他。說。得。這。樣。重。大。忙。請。教。其。故。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朱。張。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擾。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祚。永。運。隆。之。日。太。平。無。爲。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爲。甘。露。爲。和。風。洽。然。既。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氣。不。能。洋。溢。於。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結。充。塞。於。深。溝。大。壑。之。中。偶。因。風。蕩。或。被。雲。摧。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偶。而。逸。出。者。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妬。正。兩。不。相。下。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爲。仁。人。君。子。下。亦。

子矣奇論實確論
 兩村在葫蘆廟中
 亦嘗參透理數故
 言之娓娓可聽淋
 瀉痛快真是大有
 見識
 時飛之論直破壁
 俗之見當不以人
 廢言援引古人如
 數家珍不信兩老
 俗胸有如此博洽
 爲書中十二釵作
 影好注脚
 先將甄應嘉一邊
 提起
 已爲後文兩寶玉
 埋根
 本來甄府是榮貴
 的○明明指出一
 個甄寶玉爲賈寶
 玉一照○女兒伴
 讀即能認字甄家
 小兒可稱佳子弟
 今人有女相伴者
 習熱之書都忘矣
 諄囑小奚珍重女
 兒能字唯有意少
 尊貴而清淨其天
 上之曇花耶

不能爲大凶大惡置之千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千萬人之上爲寶玉寫照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千萬人之下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爲情癡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爲逸士高人縱偶生於薄祚寒門亦斷不至爲走卒健僕甘遭庸夫驅制駕馭必爲奇優名倡如前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遊近日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繙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又暗暗籠罩全書中人子興道依你說成則公侯敗則賊子雨村道正是這意你還不知我自革職以來這兩年遍遊各省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所以方纔你一說這寶玉我就猜著了八九也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說只這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體仁院總裁甄家你可知道子興道誰人不知這甄府就是賈府老親賈甄二字是全部縷索他們兩家來往極親熱的至在下也和他家往來非止一日了雨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榮貴卻是個富而好禮之家倒是個難得之館但是這個學生雖是啓蒙卻比一個舉業的還勞神說起來還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著我讀書我方纔認得字心上也明白不然我心裏自己糊塗又常對著跟他的小廝們說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奇比那瑞獸珍禽奇花異草更覺希罕尊貴呢你們這種濁口臭舌萬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要緊要緊惟情種始能作此語若使要說的時

甄寶玉之論與賈寶玉異而同。寶玉對照。也是答楚過的卻。寶玉時作一伏。線。以姓賈人說甄家。事可知即真即假。真是海外奇談。一片側面文章。都是寶玉影子即甄。即賈會心人當自。悟之。甄家諸女定不弱。於賈府惜乎其不。不傳其事不著一。過接處俱融成一。片。上文既云元春生。後一年即生寶玉。則此時寶玉方七。八歲。元春不過十。歲。以內耳如何便。知其賢孝才德。即。入宮作女史耶。殊。欠細。

候必用淨水香茶漱了口方可設若說錯便要鑿牙穿眼的真是奇談聞所未聞者其暴虐頑劣種種異常只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溫厚和平聰敏文雅竟變了一個樣子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答楚過幾次竟不能改每打的喫疼不過時他便姊妹姊妹的亂叫起來後來聽得裏面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姊妹作什麼莫不叫姊妹們去討情討饒你豈不愧殺他回答的最妙他說急痛之時只叫姊妹姊妹字樣或可解痛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聲果覺痛得好些遂得了祕法每疼痛之極便連叫姊妹起來了你說可笑不可笑為他祖母溺愛不明也是祖母溺愛的每因孫辱師責子我所以辭了館出來的然則兩村亦曾作甄寶玉之師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父祖基業從師友規勸的只可惜他家幾個好姊妹都是少有的為十二釵一影引出賈府諸女子來子興道便是賈府中現在三個也不錯政老爺之長女名元春其母王氏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作女史去了為後文晉妃伏脈二小姐乃是赦老爺姨娘所出名迎春其生母無姓不可考三小姐政老爺庶出名探春其母趙氏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惜春其母無姓不可考敬之女也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多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即代善之妻史氏聽得個個不錯兩村道更妙在甄家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命取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艷字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排的卻也是從弟兄而來的現有對證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即榮府中赦政

出蘇玉之名即靈
 河岸絳珠草後身
 前書乳名黛玉是
 作者記敘之詞此
 處名曰黛玉是兩
 村敘述之詞並非
 所謂水有根源玉
 有芽也
 應上賈氏夫人一
 病而亡八字
 觀此則敘政二人
 獨黛玉之母也但
 不知均係史太君
 所出否
 敘完政老再補敘
 敘老文氣化板為
 活不必不知不必
 知極合子與口吻
 敘老使子名號不
 彰遂使子有兄
 而無兄○賈代善
 長子曰政子政善
 之曰政子政善
 即鳳子長子俱
 早卒鳳子長子俱
 王氏出三子環趙
 妾出珠妻李氏生
 子蘭其名見後政

二公之胞妹。串合一片為下文攜黛玉進京得入賈府復官張本。在家時名喚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訪可知。雨村拍手笑道。是極。我這女學生名叫黛玉。他讀書凡敏字。他皆念作密字。寫字遇著敏字亦減一二筆。我心中每每疑惑。今聽你說是為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學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凡女子相同。度其母不凡。故生此女。今知為榮府之外孫。又不足罕矣。可惜上月其母竟亡故了。子興歎道。老姊妹三個。這是極小的。又沒了長一輩的姊妹。一個也沒了。只看這小一輩的。將來的東牀何如呢。雨村道。正是方纔說。政公已有了一個銜玉之子。又有長子所遺弱孫。這赦老竟無一個不成子。興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趙氏也。又生子一個。環兒也。倒不知其好歹。卻是好貨。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卻不知將來何如。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次名賈璉。故書中皆稱璉二爺。今已二十來往了。親上做親娶的是政公夫人王氏之內姪女。賈璉與鳳夫婦倒敘在此。今已娶了二年。這位璉爺身上現捐的是個同知。也是不喜讀書的。於世路上好機變。言談去得筆法錯落有致。所以目今現在。乃叔政老爺家住。幫著料理家務。生出全書中許多妙文來。誰知自娶了令夫人之後。倒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夫人的只怕是無人不指罵。璉爺倒退了一舍之地。恐退三舍猶不止者。模樣又極標緻。言談又極爽利。心機又極深細。竟是一個男人萬不及一的。奚止一個男人萬不及一哉。雨村聽了。笑道。可知我言不謬。你我方纔所說的這幾個人。只怕都是那正邪兩賦而來。包括全部一路之人。未可知也。一些不錯。子興道。正也罷。邪也罷。只願算

之孫也。女四元春。政出次探春。政之。妾出次探春。政之。趙氏出次探春。政之。府敬之。女珍之。妹少養於榮府。觀者記清。○三語斷定。鳳姐一生用筆。頗辣。若其極淫極貪。極酷處。非冷君之。所知也。題使筆墨。勾縮到。題使筆墨。痕盡化。如酒杯澆。自以他人。酒杯澆。自已塊壘。如是如是。以上一大段。從子興兩村口中。敘出賈門世第。人物與他小說不同。非從天下事。何一非從微幸。得來以婢作夫人。嘆為微幸。則紅顏之命。同生而宜。滿者乎。諸人一為吾卷中。諸人一評得好。此可悟文章結構之法。

別、人、家、的、賬、你、也、喫、一、杯、酒、纔、好、雨、村、道、只、顧、說、話、就、多、喫、了、幾、杯、子、興、笑、道、說、著、別、人、家、的、閒、話、正、好、下、酒、即、多、喫、幾、杯、何、妨、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細、關、了、城、我、們、慢、慢、進、城、再、談、未、為、不、可、於、是、二、人、起、身、算、還、酒、錢、方、欲、走、時、忽、聽、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來、報、個、喜、信、的、雨、村、忙、回、頭、看、時、要、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嬌杏者微幸也。賈雨村之罷官得館。因館而復得官。如嬌杏之由婢而妾。由妾而正者。皆微幸也。

智通寺者言惟智者能通此書之義也。

冷子興者喻寧榮二府極熱鬧後必歸冷落也。

寧榮二府頭緒紛繁。若於後文補敘家世。竟不知該於何時補敘。勢必尤雜。若不分晰。敘明東西兩府。又牽混不清。妙在借冷子興在村肆中閒談。敘及且將林甄王史各親戚參差點出。既有根蒂。又毫無痕迹。真善於點題者。

邪正二氣夾雜而生。所論最有意思。

情癡情種是寶玉黛玉品題。

第二回一段之中。應分兩小段。自起句起。至不會上學句止。為一段。敘賈雨村得官娶嬌杏。及罷官處館。是補敘前事。引出林黛玉自雨村閒居無聊句起。至末為二段。

敘寧榮家世寶玉性情趁勢逗出甄寶玉。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書中將寧榮二府人名一一點出。惟賈珠之妻李氏。李氏之子蘭。政之妾趙氏。趙氏之子環。璉之妻王熙鳳。俱用暗點。至珍之妻尤氏。蓉之妻秦氏。此回中俱未點出。

北内
礼以
兄为
海宾
西宾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三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託內兄如海薦西賓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卻說兩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參革的張如圭。他係此地人。揚州人也。革後家居。今打聽得都中奏準起復舊員之信。他便四下裏尋情找門路。忽遇見兩村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知兩村。兩村歡喜。忙忙敘了兩句。各自別去回家。冷子興聽得此言。便忙獻計。令兩村央求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兩村與賈府聯合在此酒樓一席話。即為此處埋根。兩村領其意而別。回至館中。忙尋邸報看真確了。次日。面謀之。如海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荆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前已遣了男女船隻來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尚未行。此刻正思送女進京。因向蒙教訓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心圖報之理。趁勢而下。從此與大波矣。弟已預籌之。修下薦書一封。託內兄務為周全。方可稍盡弟之鄙誠。即有所費。弟于內兄信中注明。不勞吾兄多慮。兩村一面打恭謝不釋口。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進謁。如海笑道。若論舍親與尊兄。猶係一家。乃榮公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候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為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之流。故弟致書煩託。否則不但有污尊兄清操。即弟亦不屑為矣。兩村聽了。心下方信了。

已入正傳便可收
過子興
趁勢敘出黛玉投
依外家之故
查後文黛玉初入
榮府時蓋十一歲
前回云方五六歲
又查寶玉長黛玉
一歲為十二歲前
回子興口中云七
八歲未免矛盾太
甚讀者不以辭害
意可也
救政為源之孫代
善之子兄弟二人
一字恩候一字存
周從如海口中補
子興之所未詳

不知是幾月初二日。不料其外祖母必欲置外孫女於死地也。然其不能不依傍外家者。卻又寫出四層道理來。如海寄女外家。為已減內顧之憂。俾告安在。思之證其陪黛玉入都。至榮府。必須買雨村者。明其為假語。村言也。閱者何必十分認真。

士隱為雨村。將士隱出雨村。故將士隱。去雨村。為黛玉。將雨村。去其。故將雨村。去其。結構俱從水滸得。來以下。方入正傳。黛玉入榮府。是已。西年之秋。晚冬。初。查黛玉之死。在乙卯年。為十七歲。則初。入榮府。黛玉方十一歲也。三等尚如此。餘可。

昨日子興之言。願上有致。於是又謝了林如海。如海又說。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吾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雨村唯唯聽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點禮物。竝錢行之事。雨村一一領了。那女學生原不忍棄父而去。無奈他外祖母必欲其往。閱者須著眼此數語。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已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扶持。今去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正好減我內顧之憂。如何不去。自此寶二哥多事矣。黛玉聽了。方灑淚拜別。隨了奶娘及榮府中幾個老婦。登舟而去。自此黛姑娘墮入坑中矣。雨村另有一隻船。帶兩個小童。依附黛玉而行。一日到了京都。雨村先整了衣冠。帶了小童。拿了宗姪的名帖。至榮府門上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即忙請入相會。見雨村像貌魁偉。言談不俗。如嬌杏眼中所見。且這賈政最喜的是讀書人。禮賢下士。拯溺救危。大有祖風。況又係妹丈致意。因此優待雨村。更又不同。便極力幫助。四字省卻多少閒文。題奏之日。謀了一個復職。不上二月。便選了金陵應天府。自此雨村作應天府矣。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不在話下。將雨村隨手揭過。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時。便有榮府打發轎子。竝拉行李車輛伺候。全部正書自黛玉入榮府始。這林黛玉嘗聽得母親說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幾個三等的僕婦。穿吃用度。已是不凡。何況今至其家。多要步步留心。時時在意。細心人。不要多說一句話。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恥笑了去。自上了轎。進了城。從紗窗中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茂盛。自與別處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見

知矣後必不免於
敗。兩府大門俱向南
故云街北。只寫一門面便如
許富麗。○只一聽
事家丁耳華冠麗
服者如此其主可
知。照樣二字是省文
想扁上大書勅造
榮國府五字與寧
府同。寫得井井有條令
閱者如身歷其境
以上敘買房屋
處處如畫的是大
世家。穿紅著綠四字與
上文華冠麗服四
字演映成文其婢
如此其主可知
寶哥於此亦念之
久矣。賈母初上場寫得
逼真。見外孫女而思其
女情有所必至
此哭是還淚引子
邢夫人王夫人李

街北蹲著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著十來個華冠麗服之人。正門不開。只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扁扁上大書勅造寧國府五個大字。黛玉想道：這是外祖的長房了。又往西不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卻不進正門。只由西角門而進。轎子擡著走了一箭之遠。將轉灣時便歇了。轎後面的婆子也都下來了。另換了四個衣帽周全的十七八歲的小廝上來擡著轎子。衆婆子步下跟隨。至一垂花門前。落下衆小廝又退了出去。衆婆子上前打起轎簾。扶黛玉出了轎子。黛玉扶著婆子手進了垂花門。兩邊是超手遊廊。正中是穿堂。當地放著一個紫檀架子大理石屏風。轉過屏風。小小三間廳房。廳後便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廊房掛著各色鸚鵡畫眉等雀鳥。台階上坐著幾個穿紅著綠的丫頭。好排場。一見他們來了。都笑迎上來。說道：剛纔老太太還念呢。可巧就來了。於是三四人爭著打簾子。一面聽得人說林姑娘來了。黛玉方進房。只見兩個人扶著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來。是年已酉賈母年七十五歲。黛玉知是外祖母了。正欲下拜。早被賈母抱住。摟入懷中。心肝兒肉叫著大哭起來。當下侍立之人無不下淚。黛玉也哭個不休。衆人慢慢解勸住了。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當下賈母一一指與黛玉。這是你大舅母。那夫人也。這是二舅母。王夫人也。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李紈也。黛玉一一拜見了。賈母又叫請姑娘們來。今日遠客初來。可以不必上學去。衆人答應了一聲便去了。兩個大約是鴛鴦琥珀之類。不一時只見

執三人初上場
 琢句甚佳如觀周
 妙○美人圖各極妍
 春三姊妹初上場
 三人之名已表於
 冷子與所述故此
 不重敘
 簡筆
 前敘黛玉之母姊
 妹三人而適林如
 海乃最少者觀此
 賈母之語知三姊
 妹皆買母所出矣
 然黛玉之母出二
 人究竟適於誰氏
 書無明文
 形容如見
 爲後文掣綱提領
 要捨英蓮不能得
 便去要捨黛玉此
 僧固是有心人
 黛玉果能如此語
 便可不必以淚還
 人矣然無奈其終
 欲還也情之一關
 誰能打破○此一
 了彼亦了同歸一
 了能聽此不經之

三個奶媽。竝五六個丫鬟。擁著三位姑娘。來了。第一個肌膚微豐。身材合中。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沈默。觀之可親。迎春也。第二個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鵝蛋臉兒。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探春也。第三個身量未足。形容尙小。惜春也。其釵環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妝束。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互相廝認。歸了坐位。丫鬟送上茶來。不過敘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些女兒所疼者。猶有你母。今一旦先我而逝。不得見一面。教我怎不傷心。說著。搗了黛玉的手。又哭起來。家人忙相勸慰。方略略止住。衆人見黛玉年貌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體面龐。雖弱不勝衣。卻有一段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證。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治好了。黛玉道。我自來如此。從會吃飯時。便吃藥。到如今。了經過多少名醫。總未見效。那一年。我纔三歲。記得來了一個癩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因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他。但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已罷。黛玉一生事。若要好時。除非從此以後。總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外親。一概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生。公案已成。恐不能以大。力挽回也。這和尚瘋癲癲。說了這些不經之談。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吃人參、養榮丸。賈母道。這正好。我這裏正配丸藥呢。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一語未休。只聽後院中有笑聲。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黛玉思忖道。這些人個個皆是斂聲屏氣。如此這來者。是誰。這樣放誕無禮。四字道著。心下想時。只見一羣媳婦。丫鬟擁著一個麗人。從後房進來。這

談要免卻許多孽障未見其人先聞其聲潑辣貨來矣寫得紙上活跳先王鳳姐初出場後從院有聲後從後房進來層次井然鳳為全書中要人故於初見時出力摹寫先頭上項上章法秩然其下錦繡輝煌所謂相法其為人當何如若神妃仙子所謂恍若神妃仙子○查鳳姐於後丙辰年死年二十九歲則時十九歲聽此番言則阿鳳平日為太君所愛可知王之鳳姐乃王夫人之大姊之次即薛姨媽兄弟二父失名次即九省統制名子騰三名

個人打扮與姑娘們不同彩繡輝煌總寫衣飾恍若神妃仙子總寫容顏頭上結著金絲八寶攢珠髻插著朝陽五鳳攢珠釵項上戴著赤金盤螭纓絡圈項圍身上穿著縷金百蝶穿花大紅雲霞窄袖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褂下著翡翠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三角眼兩灣柳葉掉梢眉眉身量苗條身量體格風騷體格粉面含春威不露面丹脣未啓笑先聞聲黛玉連忙起身接見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他是我們這裏有名的一個潑辣貨南京所謂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好芳名黛玉正不知以何稱呼衆姊妹都忙告訴黛玉道這是璉嫂子黛玉雖不會識面聽見他母親說過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姪女自幼假充男兒教養的為鳳姐假色學名叫做王熙鳳其名從此點出黛玉忙陪笑見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攜著黛玉的手上下細細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緻人物我今日纔算見了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個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頭心頭一刻不忘只可憐我這妹妹這樣命苦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說著使用帕拭淚賈母笑道我纔好了你倒來招我你妹妹遠路纔來身子又弱也纔勸往了快休再題前話這熙鳳聽了忙轉悲為喜道疾正是呢我一見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喜歡又是傷心竟忘記了老祖宗該打又忙攜黛玉之手問妹妹幾歲了一層可也上過學二層現吃什麼藥三層在這裏不要想家四層要什麼吃的什麼頑的只管告訴我五

子勝見後半部
只一尋常寒暄語
耳其口鋒之利便
如此吾畏其人矣
林姑娘少年失恃
周鳳命苦然後來
以鼠讒蠅譖拆散
其姻緣者又誰之
罪乎
忽笑忽拭淚忽又
轉悲為喜何機警
乃爾口齒伶俐令
人可畏偏他願得
色色周到鳳姐之
問黛玉事六層向
婆子問三層共計
九層語語入毅故
以為色色周到宜
其弄權榮府中也
不曰王夫人而曰
二舅母是從黛玉
初到目中看出
月錢從此逗出
何機警乃爾吾畏
其人矣
即黛玉來時下轎
之所○黛玉到買
母處後復過邢夫
人一邊去有次序
即一坐車寫得層

層了頭老婆們不好也只管告訴我六層得意人語一面又問婆子們林姑娘的行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一層帶了幾個人來。二層你們趕早打掃兩間下房讓他們去歇歇。三層說話時已擺了茶菓上來。熙鳳親為捧茶捧菓。滿張羅。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完了不曾。熙鳳道。月錢也放完了。剛纔帶了人到後樓上找緞子。找了半日也沒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想是太太記錯了。王夫人道。有沒有什麼要緊。因又說道。該隨手拿出兩個來給你。這妹妹裁衣裳的。等晚上想著再叫人去拿罷。熙鳳道。到是我先料著了。知道妹妹這兩日到。我已預備下了。等太太回去過了目好送來。王夫人一笑點頭不語。當下茶菓已撤細。賈母命兩個老嫗帶了黛玉去見兩個舅舅。去維時賈赦之妻邢氏。所謂大舅母也。忙起身笑回道。我帶了甥女兒過去。到底便宜些。賈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那邢夫人答應了。遂帶了黛玉與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垂花門前。早有個小廝拉過一輛翠幄青油車來。邢夫人攜了黛玉坐上。衆婆娘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廝們擡起。拉至寬處。方駕上馴騾。亦出了西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入一黑油大門內。至儀門前方下車來。邢夫人挽了黛玉的手。進入院中。黛玉度其處。必是榮府中之花園。隔斷過來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廡遊廊。悉皆小巧。別緻。不似那邊的軒峻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好。及進入正室。早有許多盛粧麗服之姬妾。丫鬟迎著。邢夫人讓黛玉坐了一面。令人到外書房中請賈赦。一時來回說。老爺說道。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

層都到邢夫人住榮府東首另一大門內閱者記清做舅舅者之說只得如此黛玉一生自誤處在此能識大體善於措辭兩個嫵嫵即買母命其隨黛玉來者非邢夫人處之老嫵嫵也○過教老邢夫人後再遇政老王夫人處有次序是政老王夫人所住內宅又是一番寫法致老所住小軒別致政老所住小軒壯麗寫得結構不同

寫得閱麗闊大的
是正堂室舖排

傷心暫且不忍相見。勸姑娘不要傷懷想家。跟著老太太和舅母。是同家裏一樣。姊妹們雖拙。大家一處伴著。亦可以解些煩悶。或有委曲之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纔是黛玉忙站起身來。一一聽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邢夫人苦留吃過飯去。黛玉笑回道。舅母愛惜賜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恐遲去不恭。異日再領望舅母容諒。邢夫人道。這也罷了。遂命兩個嫵嫵。用方纜坐來的車子。送了過去。于是黛玉告辭。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了衆人幾句。眼看著車去了。方回去。一時黛玉進入榮府。下了車。衆嫵嫵引著。便往東轉灣。走過一座東西的穿堂。向南大廳之後。儀門內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門。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黛玉便知這方是正內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的。進入堂屋。擡頭迎面。先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扁扁上寫著斗大三個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著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懸著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鑿金彝。一邊是玻璃盒。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椅子。又有一副對聯。乃是烏木聯牌。鑲著鑿銀字跡。道是

座上珠璣昭日月

堂前黼黻煥煙霞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鄉世教弟勳襲東安郡王穆。詩拜手書。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這正室。只在東邊的三間耳房內。于是老嫵嫵引黛玉進東房門來。臨窗大炕上。

項碎紋來極形是
大世家

王夫人所住之處
閱者記清

設色處俱佳
望而知其爲金釵

寫得陳設部位一
一分明

豈知卽是林小姐
的孽根禍胎
混世魔王四字甚
確與所謂知子者
莫若母矣

鋪著猩紅洋毯。正面設著大紅金線蟒引枕。秋香色金線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左邊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邊几上汝窯美人觚。內插著時鮮花卉。並茗盃茶具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張椅子上。都搭著銀紅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脚踏。兩邊又有一對高几。几上茗盃瓶花。具備其餘陳設。不必細說。老嫗嫗讓黛玉上炕坐。炕沿上卻見有兩個錦褥對設。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就東邊椅上坐了。本房的丫鬢忙捧上茶來。大約金玉釵等。黛玉一面吃了茶。打量這些丫鬢們粧飾衣裙。舉止行動。果與別家不同。茶未吃了。只見一個穿紅綾襖。青紬掐牙背心的一個丫鬢走來。笑道：「如見其人。太太說請林姑娘到那邊坐罷。」老嫗嫗聽了。于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內。正面炕上橫設一張炕桌。上面堆著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著半舊的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卻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舊青緞靠背坐褥。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搭著半舊的彈花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三讓。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乃說：「你舅舅今日齋戒去了。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三個姊妹到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鍼線。或偶一頑笑。都有個儘讓的。但我最不放心的。卻有一件。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家裏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廟裏還願去。尚未回來。晚間你看見便知道了。你以後只不要睬他。那裏能說你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素聞母親說過。有個內姪。乃銜玉而生。頑劣異常。不喜讀書。最喜在

寶玉事業只此一
生大病○因祖母
溺愛連老人都管
他不下何況他人
其云比我大一歲
者是即前寶玉十
二歲黛玉十一歲
之說也
黛玉中病只在此
句○另院別室豈
有沾惹詩有櫓搖
背指菊花開之句
妙處似之從來寶
黛二人之關聯不
清者都從一喜上
生出許多事來
絕妙勸語
然其後來之於黛
玉卻又不然
書中第一次傳飯
此時賈母所命兩
個老嫗同隨回
賈母處矣其不再
述者省文也
路向甚清
補此數句極周密
總形容熙鳳之得
意身段
寫得規矩秩然
路徑甚清楚合棹

內。韓。斯。混。外。祖。母。又。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所。說。便。知。是。這。位。表。兄。一。面。陪。笑。道。舅
母。所。說。的。可。是。銜。玉。而。生。的。這。位。表。兄。情。態。已。在。家。時。記。得。母。親。常。說。這。位。哥。哥。比。我。大
一。歲。小。名。就。叫。寶。玉。性。雖。憨。頑。說。待。姊。妹。們。極。好。的。小。姐。可。謂。留。心。記。事。況。我。來。了。自。然。和
姊。妹。同。一。處。兄。弟。們。自。另。院。別。室。豈。有。得。沾。惹。之。理。言。之。甚。易。誰。知。有。不。然。者。王。夫。人。笑。道。你
不。知。道。原。故。他。與。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愛。原。係。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的。若。姊。妹
們。不。理。他。他。倒。還。安。靜。些。若。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了。一。句。話。他。心。上。一。喜。便。生。出。許。多
事。來。此。一。喜。也。是。謂。情。種。所。以。囑。咐。你。別。探。他。他。嘴。裏。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無。日。瘋。瘋
傻。傻。只。休。信。他。黛。玉。一。一。的。都。答。應。著。忽。見。一。個。丫。鬟。來。說。老。太。太。那。裏。傳。晚。飯。了。王。夫
人。忙。攜。了。黛。玉。從。後。房。門。由。後。廊。往。西。出。了。角。門。是。一。條。南。北。甬。道。南。邊。是。倒。座。三。間。小
小。抱。廈。廳。北。邊。立。著。一。個。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門。小。小。一。所。房。室。王。夫。人。笑。指。向。黛
玉。道。這。是。你。鳳。姐。姐。的。屋。子。回。來。你。好。向。這。裏。找。他。去。少。什。麼。東。西。只。管。和。他。說。就。是。了
這。院。門。上。也。有。幾。個。纔。總。角。的。小。廝。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攜。黛。玉。穿。過。一。個。東。西。穿。堂
便。是。賈。母。的。後。院。了。于。是。進。入。後。房。門。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了。方。安。設。桌。椅
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箸。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旁。四。張。空。椅。熙。鳳。忙
拉。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子。上。坐。下。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和。嫂。子。們。左。右。不
在。這。裏。吃。飯。你。是。客。原。該。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坐。就。坐。了。賈。母。命。王。夫。人。也。坐。了。迎。春

即上文鳳姐所入後房門也
 兩個孫媳一個媳婦寫得規矩然此處記清以後買母擺飯皆如此
 敘得極詳細司基侍可入畫等否
 飯後吃茶極瑣屑事卻見世家件件不同極閒事卻敘得有次序
 卸去王夫人李氏鳳姐三人
 點出寶玉分外有神加一倍寫法與鳳姐出場同
 是年寶玉十二歲
 焉然見五百年風流孽冤○特與寫鳳姐一段兩對
 照作一樣草法○大紅箭袖石青褂子豎下文大褂小褂略著時樣粧飾將通靈玉抽出另寫特筆

姊妹三個告了坐方上來迎春坐右手第一黛玉對面探春左第二黛玉下惜春右第二迎春下旁邊丫鬟執著拂塵漱盂巾帕李鳳二人立于案旁勸讓外間伺候之媳婦丫鬟雖多卻連一聲咳嗽不聞飯畢各各有了鬟用小茶盤捧上茶來當日林家教女以惜福養身每飯後必過片時方吃茶不傷脾胃今黛玉見了這裏許多規矩不似家中亦只得隨和著些接了茶又有人捧過漱盂來黛玉也漱了口又盥手畢然後又捧上茶來這方是吃的茶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聽了忙起身說了兩句閒話方引李鳳二人去了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剛念了四書黛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讀什麼書不過認幾個字罷了一語未了只聽外面一陣脚步響丫鬟進來報道寶玉來了賈母初出場黛玉心中想這個寶玉不知是怎生個懶懶人物及至進來原是一個青年公子須知以下云云俱從黛玉目中寫出頭上戴著束髮嵌寶紫金冠冠齊眉勒著二龍搶珠金抹額抹額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箭衣束著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緜緜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段排穗褂褂登著青段粉底小朝靴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鼻如懸膽眼若秋波雖怒時而似笑即瞋視而有情項上金螭纓絡又有一根五色絲緜繫著一塊美玉黛玉一見便吃一大驚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到像在那裏見過的何等眼熟只見這寶玉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使命去見你娘來即轉身去了如何目中無人一回再來時已換了冠服頭上周圍一轉的短髮結成小辮紅絲

冤家狹路相逢林
姑娘死矣無疑矣
是有夙因無疑矣
忽來忽去寫出一
個淘氣孩兒
上是官樣粧飾此
是家常粧飾寫來
俱妙看其外貌二
句作者之微詞也
二詞不甚佳取其
明白而已道寶玉
之底細也
再來方見然已遲
矣在寶玉目中則
以為早也
寶黛二人為全部
關鍵故見黛玉時
亦宜暢寫一番
此時黛玉並未流
淚亦並未行動而
其讚美云云者總
極言其好耳不以
辭害意可也○靈
河岸原在咫尺間
耳何曾不見過他
描繪寶玉從黛玉
眼中看出描繪黛
玉從寶玉眼中看
出皆云似曾見過
可謂心心相印矣

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梢。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
脚。身。上。穿。著。銀。紅。撒。花。半。舊。大。襖。仍。舊。帶。著。項。圈。寶。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
花。撒。花。綾。袴。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傅。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若。笑。
天。然。一。段。風。韻。全。在。眉。梢。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極。好。卻。難。知。其。底。細。
俱。是。從。黛。玉。目。中。寫。出。後。人。有。作。西。江。月。二。詞。批。寶。玉。極。確。其。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豈敢豈敢。潦倒不
通庶務。著。愚頑。怕。讀。文。章。著。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可憐孤負好韶光。于國于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

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袴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卻說賈母笑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裳。還不去見你妹妹。寶玉早已看見了極娉婷一個
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媽之女。忙來作揖。相見畢。歸坐。細看形容。與眾不同。以下俱從寶玉目
中寫出。兩彎似蹙非蹙籠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
光點點。嬌喘微微。閑靜似嬌花照水。行動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
分。寶玉看罷。笑道。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是全部書寶玉第一句開口。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
你何曾見過他。寶玉笑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看著面善。心裏倒像是舊相認識。恍若遠
別重逢的一般。二人心思如一。可知是前世事。賈母笑道。好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誰知不然。寶

是天上月是水中心

一字形容得黛玉出色寶玉真絕世聰明補繪眉尖若蹙別字使黛玉神情活現紙上

問得奇

寶玉第一次捧玉如寶哥者可稱奇頑矣情至之語愈默愈妙○勸寶哥弗爾自有金的好東西來配你○姑媽逝世玉即帶去一時假託為千秋公案的是哄小孩子語只此一端已可見賈母之溺愛

二人一處睡著雖屬兩小無猜之候從此習慣遂成自然

玉便走向黛玉身邊坐下。又細細打量一番。因問妹妹可曾讀書。黛玉道：「不曾讀書。只上了一年學。些須認得幾個字。」寶玉又道：「妹妹尊名。黛玉便說了名。寶玉又道：「表字。黛玉道：「無字。寶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字。莫若『顰顰』二字極妙。探春便道：「何處出典。寶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況這妹妹眉尖若蹙。用取這兩個字。豈不甚美。探春笑道：「只恐又是杜撰。寶玉笑道：「除四書杜撰的太多。偏是我杜撰不成。又問：「黛玉可有玉。沒有。福根。衆人都不解。黛玉便忖度著。因他有玉。故問我有無。因答道：「我沒有。那玉亦是件罕物。豈能人人皆有。寶玉聽了。登時發作起狂病來。摘下那玉。就很命摔去。罵道：「什麼罕物。人的高下。不識還說靈不靈呢。我也不要這撈什子。」情種種癡嚇的。地下衆人一擁爭去拾玉。賈母忽的攔了。寶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寶玉滿面淚痕。泣道：「家裏姊妹。姊妹都沒有。單我有。我說沒趣。如今來了。只個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可包洛神麗情諸賦語。可知這不是個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這妹妹原有玉來的。因你姑媽去世時。捨不得你妹妹。無法可處。遂將他的玉帶了去。一則全殉葬之禮。盡你妹妹之孝心。二則你姑媽之靈。亦可權作見了你妹妹之意。因此他只說沒有玉也。只不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還不好生慎重帶上。仔細你娘知道了。說著。便向丫鬟手中接來。親與他帶上。寶玉聽如此說。想一想。也就不生別論了。當下奶娘來問。黛玉房舍。賈母便說將寶玉挪出來。同我在套間暖閣裏。把你林姑娘暫安置碧紗廚裏。如

從此日親日近變
故多端皆是史太
君啓其咎也
點出黛玉之奶娘
王嬭嬭并其丫頭
雪雁出買母以
紫鵲哥兩婢與
黛玉
一人兩服役者十
數人未免太奢所
以後來一敗塗地
不可收拾也
在內在外有上下
床之別○點出寶
玉之奶娘李嬭嬭
與買母賜婢襲人
襲人與衆婢不同
故亦詳敘來歷
心地純良四字就
買母心中言之也
所以後嫁了琪官
心中眼中只有一
個琪官也作者之
用筆於言外見之
矣

此美人合住碧紗厨裏等過了殘冬春天再與他們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罷寶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紗厨外床上很妥當又何必出來鬧你老祖宗不得安靜說得好大方賈母想了一想說也罷了每人一個奶娘並一個丫頭照管餘者在外間上夜聽喚一面早有熙鳳命人送了一頂藕合色花帳並錦被緞褥之類黛玉只帶了兩個人來一個是自己的奶娘王嬭嬭一個是十歲的小丫頭名喚雪雁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王嬭嬭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遂心將自己身邊兩個丫頭名喚紫鵲鵲的與了黛玉從此朝朝泣血矣亦如迎春等一般每人限自幼乳母外另有四個教引嬭嬭除貼身掌管釵釧盥沐兩個丫頭外另有四五個灑掃房屋來往使役的小丫頭排場當下王嬭嬭與紫鵲等陪侍黛玉在碧紗厨內寶玉之乳母李嬭嬭並大丫頭名喚襲人者陪侍在外大床上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珍珠全書纔素自應出力一寫賈母因溺愛寶玉生恐寶玉之婢不中任使素知襲人心地純良遂與寶玉寶玉因知他本姓花點明襲人姓花又曾見舊人詩句有花氣襲人之句遂回明賈母即更名襲人這襲人有些癡處伏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一個賈母今跟了寶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個寶玉只因寶玉性情乖僻每每規諫寶玉不聽心中著實憂鬱是晚寶玉李嬭嬭已睡了他見裏面黛玉鸚哥等猶未安歇他自卸了妝悄悄進來笑問姑娘怎麼還不安歇黛玉忙笑讓姐姐請坐襲人在床沿上坐了鸚哥笑道林姑娘在這裏傷心自己淌眼抹淚的說今兒纔來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病倘或

只得數語已將全
書許多事一齊籠
罩妙在只得口頭
語耳
黛玉初入榮府事
至此已畢以下度
入薛家一邊事兼
為英蓮了明前案
點出薛家姨母之
子薛蟠
王子騰即王夫人
之兄也

摔壞了那玉豈不是因我之過所以傷心我好容易勸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將來只怕比這更奇怪的笑話兒還有呢若為他這種行狀你多心傷感只怕你還傷感不了呢快別多心終有了時黛玉道姐姐們說的我記著就是了又敍了一回方纔安歇次早起來省過賈母因往王夫人處來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來的書信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來的兩個媳婦兒來說話的雖黛玉不知原委探春等卻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居住的薛家姨母之子表兄薛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遣人來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之意畢竟怎的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賈雨村至京得缺到任幾句撇開即細敍黛玉正文得隨起隨落之法

黛玉開口說病說癩頭和尚說不要見哭聲說不要見外親等語已逗明一生因緣結果

王熙鳳出來另用一副筆墨細細描畫其風流能幹有權陰薄氣象已活跳紙上真是寫生妙手

王夫人對黛玉說寶玉嬌養瘋傻樣子已將日後同黛玉情況隱隱伏出

黛玉初見寶玉便吃一驚想著像在那裏見過寶玉亦如此說宿緣已見鋪敍寶玉裝束面貌更覺動人卻先心中想道不知是怎樣憊懶人物反挑一句文筆曲折生

動。

西江月一詞。罵殺紈袴公子。

描寫黛玉形容。可憐可愛的是癡情人。

寶玉一見黛玉。便摔玉哭泣。黛玉亦因摔玉。夜閒淌淚。此時之兩淚。是一生眼淚根源。且伏後來。嗔玉失玉情事。

第三回專寫黛玉形貌神情。是此回之主。中間帶寫王熙鳳迎春探春。惜春。是因主及賓。故亦寫及裝束儀容。又帶出王夫人邢夫人李紈及寧榮二府房屋家人小使丫鬟。卽點出襲人。麝哥。王嫻。李嫻等人。末後帶起薛寶釵家。看他。不慌不忙。出落次序。有極力描寫者。有淡描本色者。有略言大段者。有賓有主。有賓中之主。賓中之賓。筆墨籠罩全部。

大某山民評曰

點襲人之名。特用一個者字。作者之微意也。若他人出場。並無此例。

按此回寧榮二府房屋。中有花園隔住。東首爲寧國府。賈赦邢夫人所住也。稍西黑油大門。乃榮府之旁院。再西爲榮國府大門。其正堂之東一院。賈政王夫人所住也。其正堂之後。王夫人所住之西者。鳳姐之所住也。其自儀門內西垂花門進去一所院落。賈母之所住也。出賈母所住後門。與鳳姐所住之院落相通。故鳳姐入賈母處。

從後門來。路逕甚清晰。不得草草讀過。負作者之苦心。

命為偏正
部透命



胡堂判斷案



隨手度過揭寫李宮裁來歷便帶出賈蘭真能行文如水無往不前者如後文甲寅年云賈蘭十三歲則是時云五歲是作者失於檢點處李執所以不能詩也信是有根概人李執亦必如此敘其婦德者正以反觀王鳳姐也賈氏上一小段借黛玉爲過脈引起薛氏一節并隨手帶寫李執串納無痕以下隨手揭過上文覽寫薛氏一案從上同兩村擇日到任句接寫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四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判斷葫蘆案

卻說黛玉同姊妹們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與兄嫂處的來使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語因見王夫人事情冗雜姊妹們遂出來至寡嫂李氏房中來了原來這李氏卽賈珠之妻珠雖天亡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方五歲已入學攻書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爲國子祭酒族中男女無不讀詩書者至李守中繼續以來便謂女子無才便爲德故生了便不十分認真讀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列女傳讀認得幾個字罷了記得前朝這幾個賢女便了卻以紡績女紅爲要因取名爲李執字宮裁因此這李執雖青春喪偶且居處於膏粱繡錦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不問不聞惟知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鍼黹誦讀而已今黛玉雖客居於此自有這幾個姑嫂相伴除老父之外餘者也就無用慮及了如今且說賈雨村授了應天府一到任就有伴人命官司詳至案下乃是兩家爭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傷人命失去甄英蓮一事至此著落彼時兩村卽拘原告之人來審那原告道被毆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個丫頭不想係拐子拐來賣的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銀子我家小主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門這拐子又悄悄的賣與了薛家被我們知道了去找拿賣主奪取了頭無

財勢之於人竟有如此說盡古今通病。世態逼真吾爲之一歎。加官進祿移養者已八年○就如何還認得你○就失此觀之。又過八九年此時已過八九年矣。如今想起來了。將首回一嘆。小沙彌充當門子。自是駕輕就熟不煩學習。此乃兩村權變機。械處弗謂其真不。忘故人也。觀後文尋事遺發可知。

奈薛家原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衆豪奴將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兇身主僕已皆逃走無蹤跡了。只剩了幾個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人作主。求太老爺拘拿兇犯。以扶善良。存歿感激。天恩不盡。告詞簡明似老訟手。雨村聽了大怒道。豈有這等事。打死了人。竟白白走了。拿不來的。發簽差公人立刻將兇犯家屬拿來拷問。只見案旁立著一個門子。使眼色不令他發簽。雨村心下狐疑。只得停了手。退堂至密室。令從人退去。只留此門子一人伏侍。門子忙上前請安。笑問老爺一向加官進祿。八九年來就忘了我了。那裏記得許多。雨村道。卻十分面善。一時想不起來。門子笑道。貴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記得當年葫蘆廟裏之事麼。暮鼓晨鐘。雨村大驚。方憶起往事。原來這門子本是葫蘆廟裏一個小沙彌。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想這件生意。到還輕省。耐不得寺院淒涼景況。遂趁年紀尚輕。蓄了髮。充當門子。原來是你雨村那裏料得是他。便忙攜手笑道。原來是故人。因令坐了好談。這門子不敢坐。雨村笑道。貧賤之交不可忘也。此係私室。但坐何妨。這門子方告了坐。斜簽著坐了。形容雨村道。方纔何故不令發簽。這門子道。老爺榮任到此。難道就沒抄一張本省的護官符來不成。調侃世之爲官者不少名目奇。雨村忙問何爲護官符。門子道。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勢極富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也難保呢。所以叫做護官符。小沙彌真能教乖。方纔所說的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他這件官司並無

護官有符普天下。爲知縣者已奉爲圭臬矣。瓦古如斯。可發一歎。天下民冤正不知屈抑幾許也。

門子亦是有心人

讀之如古樂府

是行文頓挫處

王老爺不知何許

人與拜甄士隱之

嚴老爺同

六親同運觀一百

回以後便知

我為作地方官者

痛聲一哭

不能拿雪只好拿

風

馮淵者逢冤也

夫是之謂拐子

打個稀爛還能殼

延挨三日算馮公

子受打得起

寫出獸霸王行逕

宜後來招禍之不

難斷之處。從前的官府。都因礙著情分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的護官符來。遞與雨村看時。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諺俗口碑云。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牀。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雨村尚未看完。忽聞傳點報。王老爺來拜。雨村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有頓飯工夫。方回來問這門子。門子道。這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的。今告打死人之薛。就是豐年大雪之雪。也不單靠這三家。他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爺如今拿誰去。雨村聽如此說。便笑問門子道。如你這樣說來。卻怎麼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兇犯躲的方向了。門子笑道。不瞞老爺說。不但這兇犯躲的方向。我知道。並這拐賣的人。我也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細說與老爺聽。這個被打死的。乃是一個小鄉紳之子。名喚馮淵。父母俱亡。又無兄弟。守著些薄產度日。年紀十八九歲。酷愛男風。不甚好女色。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見這拐子賣了頭。他便一眼看上了這丫頭。立意買來作妾。設意不近男色。也不再娶第二個了。所以鄭重其事。必待三日後方進門。誰知這拐子又偷賣與薛家。他意欲捲了兩家的銀子而逃。誰知又走不脫。兩家拿住。打了個半死。都不肯收銀。各要領人。那薛公子豈肯讓人的。便喝令下人動手。將馮公子打了個稀爛。擡回去。三日竟死了。這薛公子原早擇下日子。要上京去的。既打了馮公子。奪了丫頭。他便如沒事人一般。只管帶了家眷。走他的路。並

一端也○權勢人
如此橫行令人可
嘆○此事唯門子知
妙在說得突然之
英蓮至此方有著
落○按第一回英蓮
三歲之次年失去
當是四歲被拐茲
云五歲與前不合
七八年三字與門
子前云八九年合
眉心有痣還能認
識○眉頭有皺孰與
矜憐○嫁目不識丁
之畫眉人眉爲倒
運○誰知馮公子到三
日後竟死了
原來小沙彌已有
家小○落落紳維具
敗人鄉紳維具風
流人品那及有權
勢之財王欲與抵
敵如卵投石所以多
弄性○尚氣所以
禍○使錢如土所以
易窮○錢如土所以
知英蓮之不一願從
薛蟠可知真前生

非爲此而逃。實在如此。這人命些些小事。何者爲大事。自有他弟兄奴僕在此料理。大約是蜊兒。○竟沒王法。這且別說。老爺可知這被賣之丫頭是誰。兩村道我如何得知。門子冷笑道。這人還是老爺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蘆廟旁住的甄老爺的女兒。小名英蓮的。兩村駭然道。原來就是他。聞得他自五歲被人拐去。卻如今纔賣呢。門子道。這種拐子。單拐的是幼女。養至十二三歲。帶至他鄉轉賣。當日這英蓮。我們天天哄他頑耍。極相熟的。所以隔了七八年。雖模樣出脫得齊整。然大段未改。所以認得他。但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點胭脂痣。從胎裏帶來的。偏生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戶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他說是被拐子打怕了的。萬不敢說。只說拐子是他親爹。因無錢還債。故賣的。我哄他再四。他又哭了。只說我原不記得小時之事。這無可疑了。那日馮公子相見了。兌了銀子。因拐子醉了。英蓮自嘆說。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聽見馮公子三日後纔令過門。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我又不忍等拐子出去。卽叫妻子去解釋他。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可知必不以丫鬢相看。況他是個絕風流人品。家裏頗過得素性。又最厭惡堂客。人心反常。那得不死。今竟破格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兩日。何必憂悶。他聽如此說。方略解些。自謂從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不如意事。第二日他偏又賣了與薛家。若賣與第二家還好。這薛公子的混名人稱他。獸霸王。最是天下第一個弄性尚氣的人。而且使錢如土。一語勘定薛蟠。這日打了個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個英蓮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這馮公子

冤孽事○馮公子人財兩失而又了卻性命真是孽障全部書中有宜聚不聚以致不美者有不美者聚而聚以致不美者○此語爲之一嘆○此番議論亦情理中必不可少者○夢幻二字一逗天下之情緣何一非夢幻耶○此段議論在議論者以爲閒話在作書者實是正文也○此言直拍入雨村心○想雨村所說係一番好看門面語非由中之談閱者細觀其人品可知矣○已窺破其心矣○以子之矛刺子之盾門子亦善於措辭○早已定了主意不
出於門子前說不
過耳故以依你恁
麼樣五字探動之

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歎。雨村聽了。亦歎道。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確亦非偶然。不然這馮淵如何偏只看上了這英蓮。這英蓮受了拐子這幾年折磨。纔得了個頭路。且又是個多情的。若果聚合了。倒是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薛家縱比馮家富貴。想其爲人。自然姬妾衆多。淫佚無度。也要猜到此一層。未必及馮淵定情於一人。燈光旁射。這正爲夢幻情緣。二語是全書影子。恰遇見一對薄命兒女。何止一對。且不要議論他人。挽到本題。只目今這官司如何剖斷。纔好。門子笑道。老爺當年何其明決。今日何反成了沒主意的人了。小的聞得老爺補陞此任。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卽賈府之親。老爺何不順水行舟。做個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去見賈王二公。雨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正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枉法。是實不忍爲的。其然豈其然乎。門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說的何嘗不是。但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有言。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爲君子。依老爺這說。不但不能報效朝廷。亦且自身不保。還要三思爲妥。門子這番言語。雨村那得不動。雨村低了頭。半晌。如畫方說。依你怎麼樣呢。門子道。小人已想了個極好的主意在此。老爺明日坐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書發簽。拿人兇犯。自然是拿不來的。原告固是不依。自然將薛家族人及奴僕人等。拿幾個來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報了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爺只說善能扶乩請仙。堂上設了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來看。老爺只說乩仙批

雨村權詐一至於此。請仙定罪分明。鬼混斗膽在大堂。上令衆人見之。錢可通神即以草菅人命自昔已然。於今爲烈。我爲天下含冤者。痛聲一哭。忽而大怒。忽而駭然。忽而嘆忽而笑。只一雨村寫得神理活現。從來徇情者未有。不枉法。○之官守者。其鑿諸。即前所云賈王二公也。惜此段作過脈便。可遞出下段薛家。事實可謂筆墨無痕。以上一段爲入薛家文字。楔子其寫門子爲雨村籌畫。情景逼真。語語。勸語亦的當。薛姨媽固不能辭其咎。也。確評。

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原係夙孽。今狹路相遇。原因了結。今薛蟠已得了無名之病。被馮魂追索而死。其禍皆由拐子而起。除將拐子按法處治外。餘不累及等語。小人暗中屬拐子。令其實招。衆人見乩仙批語。與拐子相符。自然不疑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可。五百也可。與了馮家作燒埋之費。那馮家也無甚要緊的人。不過爲的是錢。有了銀子。也就無話了。老爺細想此計如何。門子之計真是一片鬼話。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酌。或可壓服口聲也罷了。二人計議已定。至次日坐堂。勾取一千有名名人犯。雨村詳加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稀少。不過賴此欲得些燒埋之銀。薛家仗勢倚情。偏不相讓。故致顛倒。未決。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亂判斷了此案。好能幹。馮家得了許多燒埋銀子。也就無甚話說了。雨村便疾忙修書二封。與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之言。寄去。此事皆由葫蘆廟內沙彌新門子所謂。史法。雨村又恐他對人說出當日貧賤時事來。因此心中太不樂意。雨村之一生心術於此可見。上文報効朝廷之說。其誰欺耶。後來到底尋了他一個不是。遠遠的充發了纜罷。如此奸險將來必然發達。按下雨村。以下接入薛氏正文。且說那買了英蓮打死馮淵的那薛公子。亦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如今那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個獨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些。是年十四歲。一生受病在此。遂至老大無成。從其一生言之。且家中有百萬之富。不十年罄盡。觀後便知。現領著內帑錢糧。採辦雜料。這薛公子學名蟠。表字文起。性情奢侈。言語傲慢。如此稟氣。直足以殺其身。雖也。

薛家是皇商讀者
記清千里來龍忽然關
是時寶釵十二歲
則薛蟠當十四歲
矣則薛蟠當十四歲
寶釵肌骨瑩潤舉
止嫺雅具林下之
風標薛媛家聲於
茲未墜

觀此可以知元春
入宮爲女史之由

是時百萬之富大
約已有名無實了

與前合樺

爲薛氏母女至榮
府之由

薛大哥亦知錢之
氣爲臭耶宜使之
如土也

上過學。不過略識幾個字。終日惟有鬪鷄走馬。遊山玩景而已。雖是皇商。一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祖上舊日情分。戶部掛個虛名。支領錢糧。其餘事體。自有夥計老家人等措辦。寡母王氏。乃現任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之妹。與榮國府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上下觀此。則王夫人是姊。薛姨媽是妹。只有薛蟠一子。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寶釵。生得肌骨瑩潤。舉止嫺雅。勸語甚的。只此八字已足。當時他父親在日。極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十倍。奚止十倍。自父親死後。見哥哥不能安慰母心。他便不以書字爲念。只留心鍼繡家計等事。好爲母親分憂代勞。近因今上崇尚詩禮。徵探才能。降不世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得報名達部。以備選擇。爲公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爲才人贊善之職。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諳世事。便趁時拐騙起來。京都幾處生意。漸亦銷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便趁此機會。一來送妹待選。二來望親。三來親自入都。銷算舊帳。再計新支。其實只爲遊覽上國風光之意。因此早已檢點下行裝細軟。以及饋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日起身。不想偏遇了那拐子。買了英蓮。薛蟠見英蓮生得不俗。立意買了。又遇馮家來奪。因恃強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中事務。一一囑託了族中人。並幾個老家人。他便帶了母妹等。竟自起身長行去了。人命官司。他卻視爲兒戲。自謂花上幾個臭錢。沒有不了的。果然在路不計其日。那日已將入都。又

王氏極盛之時
恐王公在京亦不
能管束足下
為後來往賈府作
一跌

只怕一住便住牢

只得二字中薛大
哥多少苦心

黛玉入榮府用筆
煩瑣薛家母女入
榮府用筆簡峭真
各極其妙者
其在小兄弟姊妹
當另存一番境界

聞得母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邊。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進京去，有母舅管轄，不能任意揮霍。如今陞出去，可知天從人願。因和母親商議道：「咱們京中雖有幾處戶舍，只是這十年來沒人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著租賃與人，須得先著人去打掃收拾纔好。故作一推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搖？咱們這進京去，原是先拜望親友，或是在你舅舅處，王子騰宅中，或是你姨爹家。榮國府中他們家的房舍極是寬敞的，咱們且住下，再慢慢的著人去收拾，豈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舅舅正陞了外省去，家裏自然忙亂起身，咱們這回子反一窩一拖的奔了去，豈不沒眼色些？」他母親道：「你舅舅雖陞了去，還有你姨娘家。況這幾年來，你舅舅姨娘兩處每每帶信攜書接咱們來，如今既來了，你舅舅雖忙忙著起身，你賈家姨娘未必不苦留我們著，咱們忙忙的收拾房子，豈不使人見怪？你的意思，我卻知道，守著舅舅姨媽住著，未免拘緊了你，不如各住好，任意施為。你既如此，你自己挑所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姊妹們別了這幾年，卻要廝守幾日，我帶了你妹妹去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過的，只得分付人夫一路奔榮國府而來。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虧了兩村就中維持了纔放了心，又見哥哥陞了邊缺，正愁少了娘家的親戚來往，略加寂寞，過了幾日，忽家人報姨太太帶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在門外下車了。英蓮亦在其內，喜的王夫人忙帶了人，接出大廳來，將薛姨媽等接了進去，姊妹們暮年相見，悲喜交集，真情實理，自不必說，隨手掃去，敘了一番契闊。

薛氏家眷住梨香院閱者記清

從此寶姐姐住入梨香院矣

以上一段安頓薛家母女同住榮府

以下一小段再將入榮府以後大略總敘一番

路逕甚清將薛母住賈府後一切情事總寫幾句並帶寫寶釵一邊而以十分樂意四字一束以下再將蟠兒抽出另寫

珍哥等亦是纨绔子弟會酒觀花猶不失於雅聚賭嫖倡則其無所不至四字

又引著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酬獻了。合家俱廝見過。又治席接風。薛蟠拜見過賈政。賈璉。又引著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輕。不知庶務。在外住著。恐怕又要生事。嗒們東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來間。白空閒著。叫人打掃了。請姨太太和姐兒哥兒住了。甚好。王夫人原要留住賈母。也就遣人來說。請姨太太就在這裏住下。大家親密些。薛姑娘原欲同居一處。方可拘緊些兒。若另在外。恐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說明。一應日費供給。一概免卻。方是處常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難於此。遂亦從其愿。從此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居住了。看官記著。原來這梨香院。乃當日榮公暮年靜養之所。小小巧巧。約有十餘間房舍。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家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又有一角門。通一夾道。出了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了。每日或飯後。或晚間。薛姨媽使過來。或與賈母閒談。或與王夫人相敘。寶釵日與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看書下棋。或做鍼黹。到也。十分樂意。只是薛蟠起初。原不欲在賈府中居住。生恐姨父管束。不得自在。無奈母親執意在此。且賈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得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家的房屋。再移居過去。誰知自此間住了。不上一月。賈宅族中。凡有的子姪。俱已認熟了一半。大約是芸薺之流。都是那些纨绔氣習。一語斷定。莫不喜與他來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倡。無所不至。引誘的薛蟠比當日更壞了十倍。雖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二則現在

當又有甚者
雖如此說政老終
難辭失察之咎然
觀後文寶玉許多
不法事其於自己
兒尙如此況他人
耶

聰明反被聰明誤
世有寶能獻技者
可不戒哉

房長。乃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事。都是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灑。不以俗事爲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著棋而已。況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別開。任意可以出入。這些子弟們。可以任意暢懷的。因此遂將移居之念。漸漸打滅了。日後何如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玉黛玉寶釵。是一部之主。寶黛已經會合。第四回必當敘及寶釵。但一住應天。一住都中。如何合併一處。因借人命一案。牽合相聚。即將英蓮帶出。以爲引綫。後來許多事件。俱於此回埋根。且將賈王史薛四家親戚。均卽帶敘。省卻後文許多補筆。真是匠心獨苦。亦是天衣無縫。

蓮花命名。大概由青紅香白翠紫綠玉等字。今取英字。與人獨異。英者落英也。蓮落則菱生矣。

葫蘆廟小沙彌斷案。說盡仕路趨炎情態。又見赫赫諸大宦。跳不出小小葫蘆。

小沙彌勸結冤案。自己仍被賈雨村尋事充發。不但報應不爽。可爲小人做戒。且了結此沙彌。以省後來閒筆。

梨花雪蓄梨香院。正好住薛寶釵。

王子騰若不出京。薛蟠一家。自應相依王宅。不便卽住梨香院。如此安頓。是文章善。

英蓮卽謂寶釵之楔子也可

分敘四小段始末節次分明

渡法。

薛寶釵是主。英蓮是賓。卻先敘英蓮。後敘寶釵。是因賓及主法。篇中說寶釵舉止品度。又是一樣。已隱隱中賈母之選。且爲衆人欽服。三四回一大段中。又分四小段。三回首句起。至不在話下句止爲一段。敘賈雨村送黛玉進京。復得官到任。且說黛玉句起。至三回末爲一段。敘黛玉進榮府與諸人相見。及初見寶玉情事。四回首句起。至充發小沙彌止爲一段。了結薛蟠命案。自且說買了英蓮句起。至四回末爲一段。敘寶釵同母兄住賈府梨香院緣由。

賈寶玉神遊
天香境



警言
德由演
紅塵夢



總結薛家母女等入府住梨香院事以下接第三回黛玉入榮府一段來如此說來竟不是兄妹矣吾嫌其語之過分豈有兄妹之問而云似漆如膠耶直注後文八字是黛玉一生招尤取悔之道已籠罩後文無數波瀾○林小姐只好還眼淚卻非宜家之兆寶釵可敬此時寶釵二人猶未十分膠漆故刑略比二字猜透人情之語只是第二回還淚二人之事此一次祇渾寫○以上一小段是寶釵黛玉合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五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賈寶玉神遊太虛境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

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中寄居等事略已表明。寶釵住居梨香院何與寶玉尚未謀面耶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一來賈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而迎春探春惜春三個孫女倒且靠後便是寶玉和黛玉二人之親密友愛處亦較別個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順似漆如膠不想如今忽然來了一個薛寶釵年紀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美麗人謂黛玉所不及而寶釵行爲豁達其信然耶隨分從時微意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下無人故深得下人之心寶釵占便宜處在此便是那些小丫頭們亦多與寶釵頑笑如此黛玉心中便有些忿之意寶釵卻渾然不覺其信然耶那寶玉亦在孩提之間況自天性所稟一片慈拙偏僻視姊妹兄弟皆出一意並無親疏遠近之別如今與黛玉同處賈母房中坐臥故略比別個姊妹熟慣些既熟慣則更覺親密既親密則不免有求全之毀不虞之隙這日不知爲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來黛玉又在房中獨自垂淚寶玉又自悔言語冒撞前去俯就那黛玉方漸漸回轉來自此以後此種光景習以爲常矣抑復有過之者因東邊寧府花園內梅花盛開是己酉年冬中光景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具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日先帶了賈蓉夫妻二人來面請賈母等於

小傳尤者尤物也○以下一大段寫寶玉入夢是全部大關鍵處即從尤氏請宴引入一節卻是新文趣事矣○秦者情也從此寶玉之情實漸開矣預為收拾知其蓄意者久矣○叔也而可交與爾耶極妥當者是史筆又妙在賈母知其為極妥當人○斷語如畫○安當下又加安穩二字真史筆○前云寶玉不喜讀書此時偏懸燃藜圖真是冰炭不投真前所云愚拙偏僻者○故作躊躇語文筆不直○叔睡姪兒房中老嫗嘴快不識不知幾敗乃公事

早飯後過來就在會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過是寧榮二府眷屬家宴並無別樣新文趣事可記一時寶玉倦怠欲睡中覺賈母命人好生陪著歇息一回再來賈蓉之妻秦氏便忙笑道我們這裏有給寶叔收拾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與我就是了親向妙寶玉的奶娘丫鬟等道嫵嫵姐姐們請寶叔隨我這裏來賈母素知秦氏是極妥當的人生得嫵嫵纖巧行事又溫柔和平乃重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見他去安置寶玉自是安穩的安則有之穩則未也當下秦氏引了一簇人來至上房內間寶玉擡頭看見是一幅畫貼在上面人物固是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圖卻與寶玉格不相入他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副對聯寫的是

世事洞明皆學問 人情練達即文章

及看了這兩句縱然室宇精美鋪陳華麗亦斷不肯在這裏了怪脾氣忙說快出去快出去秦氏聽了笑道這裏還不好往那裏去呢逐漸逼拶而出不然往我屋裏去罷寶玉點頭微笑微旨有一嫵嫵說道那裏有個叔叔往姪兒媳婦房裏睡覺的禮畢竟是頂門鐵不無避嫌耶秦氏笑道噯嚇不怕他惱他能多大了就忌諱這些麼不過一個十二歲孩子耳上月你沒有看見我那個兄弟來了秦鯨卿也雖然和寶叔同年兩個人若站在一處只怕那一個還高些呢寶玉道我怎麼沒有見過他你帶他來我瞧瞧衆人笑道隔著二三十里那裏帶去見的日子有呢說著大家來至秦氏房中剛至房中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襲人

卻應得光明正大
隨手帶出秦鯨卿
毫不費力○鯨卿
與寶玉同年此時
亦十二歲引動下
文此時寶玉薰心醉
骨已入夢境矣
與燃藜竟不同
與世事一聯又不
同
六朝膽綺
房中陳設必用武
則天趙飛燕諸人
作點綴顯示欲界
仙都
叙法皆有微旨
引譬幻
必如此設法作者
殆有微意耶
秋初晴○四婢
人初晴○四婢
之年歲可稽者是
時晴變方十一歲
後查第六回則製
一人是年十四歲
一十六字抵耶幻
桃花源記真耶幻
耶令人眼花俱亂
亦是頂門針

寶玉便覺得眼錫髀軟。微旨有不可言語形容之妙。連說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微旨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對聯云。

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

案上設著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一邊擺著趙飛燕立著舞的金盤。盤內盛著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著壽昌公主於含章殿下臥的寶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連珠帳。寶玉含笑道。這裏好。這裏好。何消說得。秦氏笑道。我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的。說著親自展開了西施浣過的紗衾。移了紅娘抱過的鴛枕。於是衆奶嬖伏侍寶玉臥好了。款款散去。只留下襲人秋紋晴雯麝月四個丫鬢爲伴。秦氏便分付小丫鬢們好生在簷下看著貓兒打架。那寶玉纔合上眼。便恍恍惚惚的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蕩蕩隨了秦氏至一所在。微旨但見朱欄玉砌。綠樹清溪。真是人跡不逢。飛塵罕到。寶玉在夢中歡喜。想道。這個去處有趣。我就在這裏過一生。雖然失了家也願意。強如天天被父母先生刻責。忽胡思之間。聽見山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飛花逐水流。寄言衆兒女。何必覓閒愁。

寶玉聽了。是女兒的聲氣。歌音未息。早見那邊走出一個麗人來。蹣跚嫵娜。與凡人不同。有賦爲證。

方離柳塢。乍出花房。但行處鳥驚庭樹。將到時影度迴廊。仙袂乍飄兮。聞麝蘭之馥。

夫是之謂仙女

竟首妥協然終不
脫香奩塵腐語

倘問你是那裏來
如今要往那裏去

則將何辭以對
海名灌愁亦奇

好名目
書四字奇文

秦氏與仙姑一而
二二而一者也

與第一回士隱夢
游時關棒

情之與孽本相倚
伏有因孽生情者

有由情致孽者

郁。荷。衣。欲。動。兮。聽。環。珮。之。鏗。鏘。靨。笑。春。桃。兮。雲。堆。翠。髻。脣。綻。纓。顙。兮。榴。齒。含。香。盼。纖
腰。之。楚。楚。兮。風。迴。雪。舞。耀。珠。翠。之。輝。煌。兮。鴨。綠。鵝。黃。出。沒。花。間。兮。宜。嗔。宜。喜。徘徊。池
上。兮。若。飛。若。揚。蛾。眉。顰。笑。兮。將。言。而。未。語。蓮。步。乍。移。兮。欲。止。而。又。行。羨。彼。之。良。質。兮。
冰。清。玉。潤。慕。彼。之。華。服。兮。燦。燦。文。章。愛。彼。之。容。貌。兮。香。培。玉。篆。美。彼。之。態。度。兮。鳳。翥。
龍。翔。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蕙。披。霜。其。靜。若。何。松。生。空。谷。其。艷。若。何。霞。映。
澄。塘。其。文。若。何。龍。遊。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應。慚。西。子。實。愧。王。嬙。奇。矣。哉。生。于。熟。
地。來。自。何。方。信。矣。乎。瑤。池。不。二。紫。府。無。雙。果。何。人。哉。若。斯。之。美。也。

寶玉見是一個仙姑喜的忙來作揖笑問曰神仙姐姐不知從那裏來如今要往那裏去
我也不知這裏是何處望乞攜帶攜帶那仙姑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
山遺香洞太虛仙境警幻仙姑是也與首回一嘆司人間之風情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癡
今因知風流冤孽纏綿於此是以前來訪察機會佈散相思今日與你相逢亦非偶然此
處離吾境不遠別無他物僅有自採仙茗一盞親釀美酒一甕素練魔舞歌姬數人新填
紅樓夢仙曲十二支可試隨我一遊否寶玉聽了喜躍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竟隨了
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碑橫建上書太虛幻境四大字兩邊一副對聯乃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上橫書四個大字道是孽海情天又有一副對聯大書云

此一聯著眼在嘆
字。憐。字。身。閱。其。境。當。便。知。
之。凡。病。入。膏。肓。者。死。
而。邪。入。膏。肓。者。當。
復。何。如。
造。名。俱。佳。

既。屬。凡。眼。墜。軀。何。
復。引。之。遊。斯。境。也。
司。曰。薄。命。是。上。文。
癡。情。結。怨。等。司。之。
歸。結。處。
為。十。二。釵。喚。醒。一。
切。

册名亦好

此。幾。百。個。女。孩。兒。
無。非。是。癡。情。結。怨。
朝。啼。暮。哭。春。感。秋。
悲。之。流。閱。全。書。便。
知。

厚地高天。堪歎古今情不盡。
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

寶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何為古今之情。又何為風月之債。從今倒要領略領略。寶玉只顧如此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當下隨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內。只見兩邊配殿。皆有扁額對聯。一時看不盡許多。惟見幾處寫著的是癡情司。結怨司。朝啼司。暮哭司。春感司。秋悲司。看了。因向仙姑道。敢煩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遊玩遊玩。不知可使得仙姑道。此中各司。貯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册。爾凡眼塵軀。未便先知的。寶玉聽了。那裏肯依。復央之再四。警幻便看這司的扁說也罷。就在此司內。略隨喜隨喜。罷寶玉喜不能勝。擡頭看這司的扁上。乃是薄命司三字。兩邊寫著對聯云。

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為誰妍。大可憫哭。

寶玉看了。更加感歎。進入門中。只見有十數個大廚。皆用封條封著。看那封條上。皆有各省字樣。寶玉一心只揀自己家鄉的封條。看只見那邊廚上封條。大書金陵十二釵正册。寶玉因問何為金陵十二釵正册。警幻道。即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册。故為正册。寶玉道。常聽人說金陵極大。怎麼只十二個女子。此話甚是如今單我們家裏。上上下下。就有幾百個女孩兒。警幻微笑道。貴省女子固多。不過擇其緊要者錄之。兩邊二廚。則又次之餘者。庸常之輩。則無册可錄矣。寶玉再看下首一廚上。寫著金陵十二釵副册。又一廚上寫

着金陵十二釵又副册寶玉便伸手先將又副册廚門開了拿出一本册來揭開看時只見這首頁上畫的既非人物亦非山水不過是水墨滌染滿紙烏雲濁霧而已後有幾行字跡寫道是

霽月難逢彩雲易散心比天高身為下賤風流靈巧招人怨是晴姑娘一生致禍處壽夭多因誹謗生多情公子空牽念

寶玉看了又見後面畫著一簇鮮花一牀破蓆也有幾句言詞道是

枉自溫柔和順空云似桂如蘭暗藏一襲字堪羨優伶有福指琪官誰知公子無緣

寶玉看了不解遂擲下這個去開了副册廚門拿起一本册來揭開看時只見畫著一枝

桂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乾蓮枯藕敗後面書云

根並荷花一莖香平生遭際實堪傷自從兩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鄉

寶玉看了又不解又去取正册看只見頭一頁上便畫著兩株枯木木上懸著一圍玉帶

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簪也有四句詩道

可歎停機德指釵誰憐咏絮才指黛金簪埋雪裏玉帶掛林隈

寶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知他必不肯洩漏天機待要丟下又不捨遂往後看時只見

畫著一張弓弓上掛著一香櫟也有一首歌詞云

二十年來辯是非榴花開處照宮闈三春怎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夢歸觀後便知

其所由致人誹謗者仍在自取其咎耳豈亦數之前定耶
晴之為言襲也副册則秋紋諸人可知矣以上又副册二人大約婢之有名者俱在此册桂花大約指夏氏副册香菱一人大約為人之妾如平兒等俱在此册
正册以寶釵黛玉為首其立意與晴襲冠又副册相同後二句明明說破矣
日後自解字借影弓字元字借影櫟字元三春指迎春探春惜春也

此探姑娘遠嫁周
郎之兆

後面又畫著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隻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也有四句寫云。

首句七字斷定其
人品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清明涕送江邊望。千里東風一夢遙。

明明指出

後面又畫幾縷飛雲一灣逝水。其詞曰。

其所苦在依人作
活耳

富貴又何為。襁褓之間父母違。展眼弔斜暉。湘江水逝楚雲飛。

潔曰何曾空曰未
必其語可思觀未

後面又畫著一塊美玉落在泥污之中。其斷語云。

二語其結果可知
又誰謂不從賊而

欲潔何曾潔。云空未必空。可憐金玉質。終是陷泥中。

以烈死耶
惡狼明知孫紹祖

後面忽畫一惡狼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詩云。

三春指元迎探也

子係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閨花柳質。一載赴黃梁。

他日冰山一倒雌
鳳長飛

後面便是一所古廟。裏面有一美人在內看經。獨坐。其判云。

此女結果獨好

勘破三春景不長。緇衣頓改昔年粧。可憐繡戶侯門女。獨臥青燈古佛旁。

李宮裁不負一生
守節

後面便是一片冰山上。有一隻雌鳳。其判云。

凡鳥偏從末世來。都知愛慕此生才。一從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裏紡績。其判曰。

勢敗休云貴。家亡莫論親。偶因濟劉氏。巧得遇恩人。

詩後又畫一盆茂蘭。旁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人。也有判云。

詩後又畫一盆茂蘭。旁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人。也有判云。

正册十一人若尤

氏姊妹及紋綺岫

琴諸人不知歸入

何册○歷觀諸册

畫辭絕似李淳風

演推背圖○辭之

所指詳後評語之

若不觀後來諸人

結局之事讀此册

者真是打悶葫蘆

元之又元

光搖十四字絕似

李玉溪豔句

八字形容出妖豔

來寶玉一生以男子

爲濁物其曷反躬

自問耶

能如此想尙不致

迷本來面目

但恐氣數已定無

可挽回枉費乃祖

之諄諄囑付

桃李春風結子完。到後誰似一盆蘭。如冰水好空相妒。枉與他人作笑談。詩後又畫一座高樓。上有一美人。縣梁自盡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榮出。造孽開端實自寧。定案指寧國府。

寶玉還要看時。那仙姑看他天分高明。性情穎慧。恐洩漏天機。便掩了卷册。笑向寶玉道。且隨我去遊玩奇景。何必在此打這悶葫蘆。寶玉恍恍惚惚。不覺棄了卷册。又隨了警幻來至後面。但見朱簾繡幙。畫棟雕簷。說不盡的光搖朱戶。金鋪地。雪照瓊窗。玉作宮。更見仙花馥郁。異草芳芬。真個好所在。又聽警幻笑道。你們快出來迎接貴客。一言未了。只見房中走出幾個仙子來。皆是荷袂蹁躑。羽衣飄舞。嬌若春花。媚如秋月。一見了寶玉。都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係何貴客。忙的接出來。姐姐曾說今日今時。必有個絳珠妹子的生魂前來遊玩。故我久待。何故引了這濁物來污染這清淨女兒之境。寶玉聽如此說。便嚇得欲退不能。果覺自形污穢。不堪。警幻忙攜住寶玉的手。向衆姊妹笑道。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適從寧府經過。偶遇榮寧二公之靈。囑吾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蓋世。富貴流傳。已歷百年。柰運終數盡。不可挽回。我等之子孫雖多。竟無可繼業者。惟嫡孫寶玉一人。稟性乖張。性情怪謔。雖聰明靈慧。略可望成。無柰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幸仙姑偶來。可望先以情慾聲色等事。警其癡頑。或得使彼跳出。

眼耳鼻舌心意界
恐只是細細的甜
香

亦有究何所指試
思之

情生於癡而愁恨
因之四人之名各
有次序
又作七字麗句與
上文成一章法

迷人圈子。入于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如此囑吾。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冊籍。令彼熟玩。尙未覺悟。故引彼再到此處。令其歷飲饌聲色之幻。或冀將來一悟。未可知也。說畢。攜了寶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不知所聞何物。鼻之於臭也。寶玉遂不住相問。警幻冷笑道。此香塵世中所無。爾何能知。此係諸名山勝境。初生異卉之精。合各種寶林珠樹之油。所製名爲羣芳髓。寶玉聽了。自是羨慕而已。大家入坐。小鬟捧上茶來。寶玉自覺香清味美。迥非常品。口之於味也。因又問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遺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所帶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一窟。寶玉聽了。點頭稱賞。因看房內瑤琴寶鼎。古畫新詩。無所不有。更喜窗下亦有睡絨奩。間時漬粉。污壁上亦有一副對聯書云。

幽微靈秀地。

無可柰何天。佳句 微旨

寶玉看畢。無不羨慕。因又請問衆仙姑姓名。一名癡夢仙姑。一名種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各道號不一。少刻有小鬟來調桌安椅。擺設酒饌。真是瓊漿滿泛。玻璃盞玉液濃斟。琥珀杯更不用再說。此饌之盛。寶玉因此酒香冽異常。又不禁相問。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蕤。萬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鳳乳之麴。釀成。因名爲萬艷同杯。寶玉稱賞不迭。飲酒間。又有十二個舞女上來。請問演何調曲。目之於色也。警幻道。就將新製紅樓夢十二支演上來。舞女們答應了。便輕敲檀板。款按銀箏。耳之於聲。聽他歌道是。

不料幻境中亦有此班馬之才不知何箇中人亦不知其中之妙耶

所演曲文不啻暮鼓晨鐘疑情結怨諸司當共翻一筋

金指釵言玉指寶黛言

俺字代神瑛口氣

雪言乎薛下句對

人之姓○則與釵

兒成就姻緣原非

玉意之所願也

令我也不解其中

之故嗟呀猶枉牽

掛猶空其他可知

矣極沈鬱頓挫之致

畢肖神畦

所以瀟湘妃子淚

盡即死

他年回首當悔之

開闢鴻濛

方歌了一句警幻道。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之曲。必有生旦淨末之別。又有南北九宮之調。此或咏嘆一人。或感懷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譜入管絃。若非箇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爾亦未必深明此調。若不先閱其稿。後聽其曲。反成嚼蠟矣。說畢。回頭命小鬟取了紅樓夢原稿來。遞與寶玉接過來。一。面。目。視。其。文。耳。聆。其。歌。曰。

〔紅樓夢引子〕開闢鴻濛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濃。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因此上演這悲金悼玉的紅樓夢。

〔終身誤〕都道金玉良緣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對著山中高士水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此神瑛之所以出世也。

〔枉凝眉〕一個是閨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話。一個枉自嗟呀。一個空勞牽掛。一個是水中月。一個是鏡中花。

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聲淚齊下。

卻說寶玉聽了此曲。散漫無稽。未見得好處。但其聲韻淒婉。竟能銷魂醉魄。因此也不問其原委。也不究其來歷。早知其原委來歷。則一生便不受障矣。就暫以此釋悶而已。因又看下面

道。〔恨無常〕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眼睜睜把萬事全拋蕩悠悠。芳魂銷耗望家鄉路。

晚矣。無原有何委不來。又何歷既歷之後。得其所委然後脫。身事外與世無猜。

不然一敗塗地。不可救矣。獨無恐怖。望礙。

讚各自一句。知探。春遠嫁之後。定有。

好結局。直闖入元人之室。

渾脫輕員無一語。粘皮帶骨作者於。

此道已三折肱。氣息如鷓鴣生道。

情曲。觀骯髒二字妙姑。

之結局可知矣。末句指神瑛。

此狼可醜。

三春指元迎探也。

曇花記文字有此。

淋漓無此痛快。

遠山。高。故。向。爹。娘。夢。裏。相。尋。告。兒。命。已。入。黃。泉。天。倫。呵。須。要。退。步。抽。身。早。
〔分骨肉〕一。帆。風。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恐。哭。損。殘。年。告。爹。娘。休。把。兒。懸。念。
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
〔樂中悲〕襤。褸。中。父。母。歎。雙。亡。縱。居。那。綺。羅。叢。誰。知。嬌。養。幸。生。來。英。豪。闊。大。寬。宏。量。從。
未。將。兒。女。私。情。略。縈。心。上。史。姑。娘。的。評。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斯。得。個。才。貌。仙。郎。博。得。
個。地。久。天。長。準。折。得。幼。年。時。坎。坷。形。狀。終。久。是。雲。散。高。唐。水。涸。湘。江。這。是。塵。寰。中。消。長。
數。應。當。何。必。枉。悲。傷。

〔世難容〕氣。質。美。如。蘭。才。華。馥。比。仙。天。生。成。孤。癖。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膿。視。綺。羅。
俗。厭。卻。不。知。好。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可。歎。這。青。燈。古。殿。人。將。老。孤。負。了。紅。粉。朱。樓。春。
色。闌。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髒。違。心。願。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須。王。孫。公。子。嘆。
無。緣。

〔喜冤家〕中。山。狼。無。情。獸。全。不。念。當。日。根。由。一。味。的。驕。奢。淫。蕩。貪。歡。媾。覷。着。那。侯。門。豔。
質。同。蒲。柳。作。踐。的。公。府。千。金。似。下。流。歎。芳。魂。豔。魄。一。載。蕩。悠。悠。

〔虛花悟〕將。那。三。春。看。破。桃。紅。柳。綠。待。如。何。把。只。韶。華。打。滅。那。清。淡。天。和。說。什。麼。天。上。
天。桃。盛。雲。中。杏。蕊。多。到。頭。來。誰。見。把。秋。捱。過。則。見。那。白。楊。村。裏。人。嗚。咽。青。楓。林。下。鬼。吟。
哦。更。兼。著。連。天。衰。草。遮。墳。墓。這。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春。榮。秋。謝。花。折。磨。似。這。般。生。關。

皆是四姑娘看破一切後語

簡而警
閱後歷劫返金陵
一回書卻復爾爾

指劉老老事
很勇王仁也奸兄
賈芸也
喚醒世人不少

飄忽
可與前士隱注解
好了歌一曲互參

宮裁收場雖好到底皆空此闕又進一層解喚醒不少

曲之次序其先後與正冊同

敬者賈敬也
情之為言秦也
製題俱佳切所謂

也
大難來時各自飛
也

數語之中已將全部人與亡生死包括無遺

大夢已醒奉請回向

死劫誰能躲。聞說道西方寶樹喚娑婆。上結著長生菓。

〔聰明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前生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終

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懸半世心。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忽喇喇似大廈

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呀一場歡喜忽悲辛。歎人世終難定。

〔留餘慶〕留餘慶留餘慶。忽遇恩人幸娘親。幸娘親積德陰功。勸人生濟困扶窮。休似

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很舅奸兄。正是乘除加減上有蒼穹。

〔晚韶華〕鏡裏恩情更那堪。夢裏功名那美韶華去之何迅。再休題繡帳鴛衾。只這戴

珠冠披鳳襖也抵不了無常性命。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也須要陰騭積兒孫氣昂

昂頭戴簪纓。光燦燦胸懸金印。威赫赫爵祿高登。昏慘慘黃泉路。近問古來將相可還

存也只是虛名兒。與後人欽敬。

〔好事終〕畫梁春盡落香塵。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箕裘頽墮皆從敬。家事

消亡首罪。寧宿孽。總因情。

〔飛鳥各投林〕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裏逃生。無情的分明報

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冤冤相報豈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問前

生老來富貴也真傲。倖看破的遁入空門。癡迷的枉送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

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回風一掃色相俱空。

副册之詞惜乎不
傳想亦委婉淋漓
可歌可泣者鏡飛
大約有則天鏡飛
燕等物似楊太
鮮豔嫵媚似楊太
真可相見寶釵之
肥流嬌娜似趙
飛燕可相見黛玉
之瘦此位女子則
又兼太真飛燕之
妙而不肥不瘦者
亦非過論
痛下鍼砭

今世間蠢物直不
止能充無閒地獄
奇語
闕盡一切
美者言乎氣釵
蘇二人之美也
甄寶玉亦曾夢到
此境一受提撕即
行俊改而賈寶玉
獨終身沈溺不肯
回頭此彼玉之所

歌畢還又歌副册警幻見寶玉甚無趣味。因歎癡兒竟尚未悟。真是癡兒那寶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自覺臃腫恍惚。告醉求臥。警幻便命撤去殘席。送寶玉至一香閨繡閣中。其間鋪陳之盛。乃素所未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內。微斯人其誰與歸。其鮮豔嫵媚。有似乎寶釵。風流嫵媚。則又如黛玉。所謂兼二人之美也。正不知何意。忽警幻道。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那些綠窗風月。繡閣煙霞。八字工麗。皆被淫污。紈袴與那些流蕩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解。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戀其情所致也。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破的。寶玉聽了。嚇的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懶於讀書。家父母尚每垂訓飭。豈敢再冒淫字。況且年紀尚幼。不知淫為何物。警幻道。非也。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得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吾輩推之為意淫。惟意淫二字。可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能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眦。今既遇令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君獨為我閨閣增光。無見棄于世道。故引子前來。醉以美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表字可卿者。許配與汝。何以為贅。哥兒地步。今夕良時。即可成姻。不過令汝領略些仙閣幻境之風光。尚然如此。何況塵境之情景。

以真此玉之所以假乎

即述之易盡亦可
以不必述
恐自今以往一墮
入千丈淵矣
須對鏡勸之便可
大悟
墮入惡障矣
喚醒一切
吾恐寶玉之緣此
時未到
夜叉海鬼即大觀
園中若輩人也
可憐救我輩人於
之路上已發軔於
秦其與襲人定情
不遇借以明示耳
寶玉夢中不是貓
兒狗兒打架不道
是妖精打架不道
不致彈指寶玉已
夢歷多境矣○問
你自己如何被他
曉得小名

哉。而今後萬萬解釋。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間。委身于經濟之道。說畢。便祕授以雲雨之事。推寶玉入房中。將門掩上。自去。那寶玉恍恍惚惚。依警幻所囑之言。未免有兒女之事。難以盡述。至次日。便柔情繾綣。軟語溫存。與可卿難解難分。因二人攜手出去遊玩之時。忽然至一個所在。但見荆榛遍地。狼虎同行。迎面一道黑溪阻路。並無橋梁。可通。正在猶豫之間。忽見警幻從後追來說道。快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寶玉忙止步問道。此係何處。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有萬丈。遙且千里。中無舟楫。可通。只有一個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撐篙。不受金銀之謝。但遇有緣者。渡之。爾今偶遊至此。設如墮落其中。則深負我從前諄諄警戒之語矣。話猶未了。只覺迷津內響如雷聲。有許多夜叉海鬼。將寶玉拖將下去。自此拖入大觀園六七年後。方脫此劫。嚇得寶玉汗下如雨。一面失聲喊叫。可卿救我。嚇得襲人輩衆丫鬢忙上來。攙住。平日可知。叫寶玉莫怕。我們在這裏。卻說秦氏正在房外。囑付小丫頭們。好生看著貓兒狗兒打架。應前。忽聞寶玉在夢中喚他的小名。因納悶道。我的。小名這裏從無人知道。他如何知得在夢中叫出來。正在不解。以不解解之可也。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一回至四回。已將賈王史薛親戚家世大略敘明。黛玉寶釵已與寶玉合併一處。入後。應細敘居恆情事。然十二金釵。尙未點明。若逐人另敘文章。便平蕪瑣碎。故以畫

册。歌。曲。將。各。人。一。生。因。果。逐。一。暗。暗。點。出。後。來。便。都。有。根。蒂。但。又。不。便。如。賈。氏。宗。支。可。借。冷。子。興。口。中。細。說。所。以。撰。出。一。夢。在。虛。無。縹。渺。之。境。夢。是。幻。仙。筆。亦。仙。幻。寧。府。賞。梅。爲。入。夢。之。由。梅。者。媒。也。蓉。者。容。也。秦。者。情。也。命。名。取。氏。俱。有。深。意。

寶。玉。先。到。上。房。內。間。一。見。畫。對。卽。不。肯。安。歇。描。出。一。個。不。願。讀。書。孩。子。然。後。秦。氏。引。入。自。己。臥。房。是。由。淺。入。深。法。

叔。叔。不。應。在。姪。媳。房。裏。睡。略。借。嬌。嬌。口。中。說。一。句。秦。氏。卽。順。口。掃。開。用。筆。有。深。意。又。引。起。後。文。秦。鍾。

秦。氏。房。中。畫。聯。陳。設。俱。著。意。描。寫。其。人。可。知。非。專。侈。華。麗。也。

秦。氏。說。神。仙。也。可。以。住。得。引。起。警。幻。仙。來。

衆。奶。媽。散。去。襲。人。等。四。丫。鬟。秦。氏。分。付。在。簷。下。看。猫。此。時。秦。氏。理。應。出。去。陪。侍。賈。母。及。邢。王。夫。人。書。中。並。不。敘。及。是。深。筆。不。是。漏。筆。

警。幻。仙。一。賦。不。亞。于。巫。女。洛。神。

又。副。册。第。一。幅。是。晴。雯。金。釧。等。二。幅。是。襲。人。

副。册。一。幅。是。香。菱。卽。英。蓮。

正。册。一。幅。是。林。黛。玉。薛。寶。釵。第。二。幅。是。賈。元。春。第。三。幅。是。賈。探。春。第。四。幅。是。史。湘。雲。第。五。幅。是。妙。玉。第。六。幅。是。賈。迎。春。第。七。幅。是。賈。惜。春。第。八。幅。是。王。熙。鳳。第。九。幅。是。巧。

是晴雯而已與金釧等無涉

詞是秦氏畫是爲意此幅終不解其命意所在

然皆是夢中人

姐第十幅是李紈。第十一幅是秦氏。鴛鴦其替身也。十二金釵正冊。畫止十二幅。黛玉是寶玉意中人。寶釵是寶玉鏡中人。故同爲一幅。文法亦不板。寶玉入夢。因在秦氏房中。然無端入夢。便覺無因。故託寧榮二公。囑警幻仙點化之。說既爲後半埋根。夢亦有因而起。

茶名千紅一窟。酒名萬豔同杯。言目前雖有千紅萬豔。日後總歸抔土一穴。同是點化語。不是贊仙家茶酒。

紅樓夢第一曲是總領。第二曲終身誤。指薛寶釵。第三曲枉凝眉。指林黛玉。第四曲恨無常。指賈元春。第五曲分骨肉。指賈探春。第六曲樂中悲。指史湘雲。第七曲世難容。指妙玉。第八曲喜冤家。指賈迎春。第九曲虛花悟。指賈惜春。第十曲聰明累。指王熙鳳。第十一曲留餘慶。指巧姐。第十二曲晚韶華。指李紈。第十三曲好事終。指秦氏。第十四曲飛鳥各投林。是總結。

金釵十二人。畫止十一幅。曲則十四拍。亦是變動法。意淫二字甚新。迷津難渡。只有心如槁木。死灰方免沈溺。

第五回自爲一段。是寶玉初次幻夢。將正冊十二金釵。及副冊。又副冊。二三妾婢點明全部情事。俱已籠罩在內。而寶玉之情竇。亦從此而開。是一部書之大綱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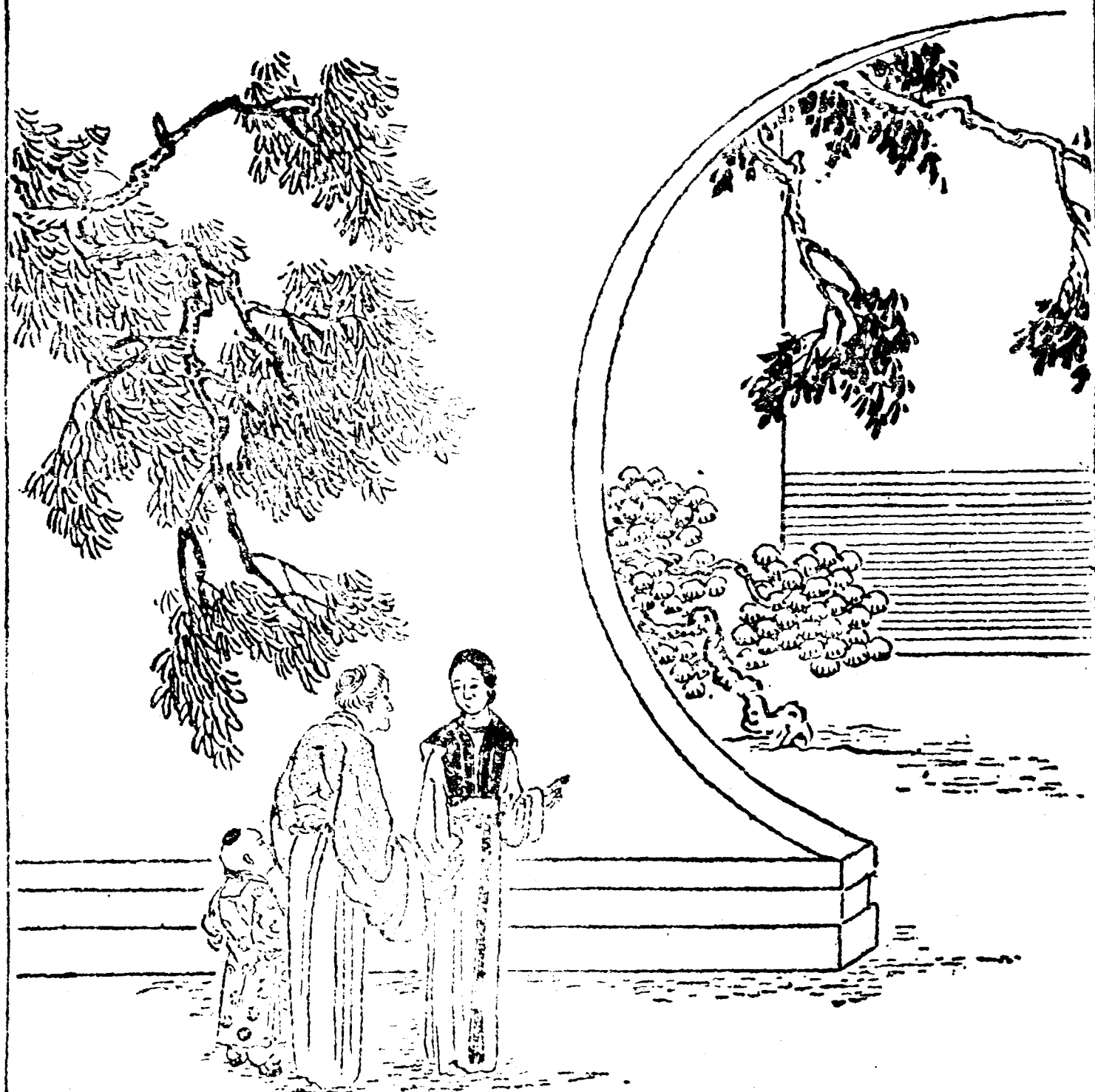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是大開。一百十六回是大合。此回以前之四回。是緣起。一百十六回以後之四回。是餘波。

賈寶
玉
初試
雲
雨情



劉老
尤道
紫國府



灌關破矣。是年寶玉十二歲。襲人大兩歲則十。四歲也。兩歲則十。紅相對卻甚好。看中衣者袴子也。兩羞相對亦復好。看○上○文○兩○個○紅○漲○了○臉○此○處○兩○個○含羞二字俱從紅漲。羞二字俱從紅漲。以知其為流出來。的何以其為流出來。東西襲人蓋假作。外道也。况上文云。漸省人事耶。○初。十一歲。兒童而初。失身於一婢子。則襲人真禍首罪魁。寶玉自此入大夢。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老老一進榮國府

卻說秦氏因聽見寶玉在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寶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衆人忙端上桂圓湯來。喝了兩口。遂起身整衣。襲人伸手與他繫袴帶時。剛伸手至大腿處。只覺冰冷一片黏溼。嚇的忙伸出手來。問是怎麼了。寶玉紅漲了臉。把他的手一捻。襲人本是個聰明女子。年紀又比寶玉大兩歲。近來也漸省人事。未有十四歲女孩而不省人事者。今見寶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覺察了一半。不覺羞得紅漲了臉面。遂不敢再問。仍舊理好了衣裳。隨至賈母處來。胡亂吃過晚飯。過這邊來。襲人趁衆奶娘丫鬢不在旁時。另取出一件中衣。與寶玉換上。寶玉含羞。笑道。好姐姐。千萬別告訴別人。襲人含羞笑問道。你夢見什麼故事了。是那裏流出來的。那些髒東西。寶玉道。一言難盡。便把夢中之事細說與襲人。知了。說至警幻所授雲雨之情。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形容畢肖。寶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姣俏。遂與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雨之事。襲人自知係賈母將他與了寶玉的。卻也難說。今便如此。亦不爲越理。遂和寶玉偷試了一番。幸無人撞見。自此寶玉視襲人更與別個不同。這個自然襲人待寶玉越發盡職。這又自然。暫且別無話說。下引劉老按榮府一宅中。合算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百餘口。事雖不多。一天也有

矣。以上結實玉夢遊幻境一段。劉老老初以下榮國府歸結亦誰知後來歸結亦比此一家與寧榮連宗何如。鳳姐為王夫人之第二個兒。劉老老亦是此書眼目。故敘次特詳。兒姊板兒弟。是史法可知。後文老老入賈宅許多。粧雙做瘡。正是其狡獪處也。令仍是已。此等入於今不少。卻是老成人金玉良言。摹擬畢肖。道破俗情。中一切。天子脚下四字新。

一二十件。竟如亂麻一般。並沒有個頭緒。可作綱領。正思從那一件事。那一件人寫起。方妙。卻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個人家。因與榮府略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這一家說起。到還是個頭緒。原來這小小之家。姓王。乃本地人氏。是京裏人。祖上曾做過一個小小京官。昔年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姪兒。此等人近世何紛紛也。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的。知有此一門遠族。餘者皆不知也。目今其祖早故。到此方入正文。只有一個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蕭條。仍搬出城外原鄉中住了。王成亦相繼身故。有子小名狗兒。娶妻劉氏。是劉老老之婿。生子小名板兒。劉老老之外孫。又生一女。名喚青兒。劉老老之外孫女。一家四口。以務農為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弟兩個。無人管著。狗兒遂將岳母劉老老接來。一處過活。這劉老老乃是個久經世代的老寡婦。時年七十三歲。膝下又無子息。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了。養活豈不愿意。遂一心一計。幫著女兒女婿。過活起來。因這年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上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吃了幾杯悶酒。在家閒尋氣惱。劉氏不敢頂撞。因此劉老老看不過。乃勸道。姑爺。你別噴著我。多嘴。嚼們村莊人家。那一個不是老老誠誠守著。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你皆因年小時。託著那老的福。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定。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沒了錢。就瞎生氣。成了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了。如今嚼們雖離城住著。終是天子脚下。這長安城中。

引入正文有層次

常語實奇語

漸引漸近

拉硬屎都人俗語也

觀王夫人是第二個則王夫人之上尚有姊可知書中無考

奇語亦趣語

句中有周瑞家的引入一層

故作一推筆

遍地皆是錢。只可惜沒人會去拿罷了。在家挑達也沒用。狗兒聽了道。你老只會在坑頭上坐著混說。難道叫我打劫去不成。劉老道說道。誰叫你打劫去呢。也到底大家想個方法兒纔好。不然那銀子會自己跑到嚙們家裏來不成。狗兒冷笑道。傳神。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做官的朋友什麼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們呢。劉老道這到也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嚙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些機會也未可知。我到替你們想出一個機會來。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是你們拉硬屎不肯去俯就他。故疏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他家的二小姐著實爽快。王夫人是二小姐須記著。會待人的。倒不拿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聽得他們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最愛齋僧布施。如今王府雖陞了邊任。謂王夫人之兄子騰。只怕二姑太太還認得嚙們。你何不去走動走動。或者他還念舊。有些好處亦未可知。只要他發一點好心。拔一根汗毛。比嚙們的腰還壯呢。劉氏在旁接口道。你老說得是。你我這樣嘴臉。怎麼好到他門上去。只怕他那門上人也不肯去通報。沒的去打嘴。現世誰知狗兒利名心重。聽如此說。心下便有些活動起來。又聽他妻子這番話。便笑接道。老老既如此說。況且當日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去走一遭。先試試風頭看。劉老道阿呀。可是說的侯門似海。我是個什麼東西。他家人又不認得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兒道。不妨。我教你個法

恃有此著

以上是狗兒與劉老老等商量入榮國府一殿小結構文字

第一個只見○想是北靜王等來拜

會買二老者

第二個只見

挺胸八字形容如

畫得二字有多少

苦心

頓挫傳神確有史

筆法從水滸脫來

筆字法俱明鍊

字字法俱明鍊

第三個只見

兒。你竟帶了外孫小。板兒。先去找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曾和我父親交過一樁事。我們本極好的。劉老老道。我也知道。只是許多時不走動。知道他如今是怎樣。這說不得的了。你又是個男人。這樣個嘴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媳婦也難賣頭賣脚去。倒還是捨了我這副老臉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處也。大家有益。當晚計議已定。次日大天明時。劉老老便起來梳洗了。又將板兒教了幾句話。五六歲的孩子聽見帶了他進城。逛去。便喜的無不應承。於是劉老老帶了板兒進城。至寧榮街來。至榮府大門前。石獅子旁。只見簇簇的轎馬。劉老老便不敢過去。且担担衣服。又教板兒幾句話。然後蹲在角門前。寫得如畫。只見幾個挺胸凸肚。指手畫脚的人。坐在大門上說東談西的。劉老老只得挨上前來。問太爺們納福。眾人打量了他一回。便問是那裏來的。劉老老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出來。那些人聽了。都不睬他。半日。省文方說道。你遠遠的那牆脚下。等着一會子。定有人以手指者。他們那裏有人就出來的。內中有一年老的說道。不要誤了他的事。何苦耍他。因向劉老老道。那周大爺往南邊去了。他在後一帶住着。他娘子卻在家裏。你從這邊。遶到後街門上。找就是了。劉老老謝了。遂攜着板兒。遶至後門上。只見連用只見二字。都從老老眼中寫出。門上歇着些生意擔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頑耍物件的。鬧吵吵三二十個孩子。在那裏厮鬧。劉老老便拉住一個道。我問哥兒一聲。有個周大娘。可在家麼。孩子道。那個周大娘。我們這周大娘有三個。

周瑞家的不過一個三十許婦人耳。故孩子呼以大媽。而老老只以嫂子稱也。卻是初遇時發端。語○好呀二字。一在語前。一在語後。俱筆筆入神。猶管家之有三小子也。宛轉說來辭令頗好。劉老老此回亦甚會說話。與上文老老交過一樁事。相呼應。依人作僕。而可以買田買地。其故可知。僕如賴家者。竟則周瑞猶次一等也。閒中言語。寫出是氣焰之盛。指眼之大。舅老爺可知。王夫人之兄子。

呢。還有兩位周奶奶。不知是那一行當上的。劉老老道。他是太太的陪房。孩子道。這個容易。你跟我來。引着劉老老進了後院。至一院牆邊。指道。這就是他家。忙又叫道。周大媽。有個老奶奶來找你呢。周瑞家的在內忙迎了出來。問是那位。劉老老迎上來。問了個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傳神。方笑道。劉老老你好呀。你說這幾年不見。我就忘了。請家裏坐。劉老老一面走。一面笑說道。你老是貴人多忘事了。那裏還記得我們。說着。來至房中。周瑞家的命僮的小丫頭。倒上茶來。吃着。周瑞家的又問板兒。倒長的這麼大了。又問些別後閒話。又問劉老老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來的。劉老老便說。原是特來瞧瞧你。嫂。子。二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巧言不如直道。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一頓。周瑞家的聽了。便已猜着幾分來意。豈止幾分。只因他丈夫昔年爭買田地一事。多得狗兒之力。今見劉老老如此。心中難卻其意。此層輕二則也要顯弄自己的體面。此層重。便笑說。老老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豈有個不教你見個正佛去的。論理人來客至。回話卻不與我相干。一頓。我們這裏都是各占一樣兒。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地租子。閒時帶着小爺們出門。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奶奶們出門的事。皆因你老是太太的親戚。又拿我當個人。豈敢投奔了我來。我竟破個例。承情。與你通個信去。但只一件。老老有所不知。我們這裏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太不大理事。都是璉二奶奶當家了。你道這璉二奶奶是誰。就是太太內姪女兒。當日大舅老爺的女兒。小名鳳哥的。

騰行二其上尙有
 兄也則王夫人之
 內姪女兒乃子騰
 之兄之女耳書中
 未載讀者每不知
 鳳姐爲誰之女兒
 也
 可見當時鳳姐已
 爲衆下人所折服
 但尙未叢怨耳
 可不必借重轉致
 意矣
 其自謙耶抑自譽
 耶試細味之小丫
 頭就是僱來的小丫
 查是年鳳姐十九
 歲特鄭重其詞以
 出之
 卻從周瑞家的口
 中寫出如見其人
 氣局非場寫得活
 現與初到榮府大
 門時語有映帶三
 倒座者即前三回
 也其北即鳳姐所
 住之宅王夫人指
 示黛玉所云者
 姐姐的屋子者

與前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一句相合。劉老老聽了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的。這等說來。我今兒還得見了他。周瑞家的道：這個自然的。如今有客來。都是這鳳姑娘。周旋接待。今兒寧可不見太太。倒要見他一面。纔不枉走這一遭兒。劉老老道：阿彌陀佛。這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說：老老說那裏話來。俗語說的：自己方便與人方便。不過用我一句話兒。那裏費了我什麼事。說着。便喚小丫頭來到側廳上。悄悄的打聽老太太屋裏擺了飯沒有。小丫頭去了。這裏二人又說了些閒話。劉老老因說這位鳳姑娘。今年不過二十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是難得的。周瑞家的聽了道：瞎我的老。老告訴不得你呢。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小。行事卻比別人都大呢。可知其人如今出跳得美人一般的模樣兒。可知其人少說些。有一萬個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個會說的男人。也說不過他呢。回來你見了。就知道了。就這一件待下人。未免嚴了些。說着。小丫頭回來。說老太太屋裏已擺完了飯。二奶奶在太太屋裏呢。周瑞家的聽了。連忙起身。催著劉老老快走。這一下來。他吃飯是空兒。嚼們先等著去罷。若遲一步。回事的人多了。就難說話。再歇了中覺。越發沒了時候了。說著。一齊下了炕。整頓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與前作複筆。隨著周瑞家透迤往賈璉的住宅來。先至倒廳。正是深院大宅。取逕曲折。周瑞家的將劉老老安插在那裏。妙略等一等。自己先過影壁。走進了院門。知鳳姐未出來。先找著了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大丫頭名喚平兒的。通房者爲主人已經幸過之婢也。一名傅婢。周瑞家的先將劉老

始出平兒大書特
書平兒一丫頭可
作主意是可知矣
窮漢子入五都市
卻有光景○以
鄉下人目所未睹
是才見席面想不
出光景
誰知此女兒後來
與老老絕有關係
只得問好是不屑
問而不能不問之
其婢如此其主可
知
第四個只見○疑
婢子為夫人丫係
未見大陣仗者勿
以為笑
第一一個只聽○此
時劉老之鼻根
眼根耳根俱不知
作奈何許○妙在
不說出是什麼東
西在俗筆寫之必
鳴鐘云老不識自
農不識自鳴鐘疑
為有甚用呢人皆

老起初來歷說明。又說今日大遠的來請安。當日太太是常會的。今兒不可不見。所以我帶了他進來。等奶奶下來。我細細回明。諒奶奶也不責我莽撞的。真善於辭令者。平兒聽了。便作了個主意。叫他們進來。先在這裏坐著。就是了。周瑞家的方出去領了。他們進來。上了正房台階。小丫頭打起了猩紅氈簾。纔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竟不辨是何氣味。身子便似在雲端裏一般。滿屋中之物。都是耀眼爭光。使人頭暈目眩。劉老老此時點頭。咂嘴念佛而已。於是引他到東邊這間屋裏。乃是賈璉的大女兒睡覺之所。暗點巧姐。兒站在炕沿邊。打量了劉老老兩眼。只得問個好。讓了坐。劉老老見平兒遍身綾羅。插金戴銀。花容月貌的。便當是鳳姐兒了。纔要稱姑奶奶。只見周瑞家的說。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趕著周瑞家的。叫他周大娘。方知不過是個有體面的丫頭。於是讓劉老老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對面。坐在炕沿上。小丫頭們倒上茶來。吃了。劉老老只聽見咯噹咯噹的響聲。大有似乎打羅櫃篩麵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奇想然卻是劉老老意中見識。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著一個匣子。底下又墜著一個秤錘般一物。卻不住的亂晃。極其形容。劉老老心中想著。這是什麼東西。有甚用呢。正默時。陡聽得噹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倒嚇了一跳。展眼接著。又是一連八九下方。欲問時。只見小丫頭們一齊亂跑。說奶奶下來了。平兒與周瑞家的忙起身。說劉老老只管坐著。等是時候。我們來請你說。著迎出去了。劉老老只屏聲側耳。默候。只聽遠遠有人笑聲。約有一二十個婦人。衣裙悉

知無用之用而莫
知無用之用可稱
出神入化之筆
第五個只見第二
個只聽
寫排場處妙在筆
筆從劉老老心
耳目間寫出○未
會觀面先為烘染
俾人神驚目眩巧
心妍手筆尖疑有
鬼神呵護
第一一個忽見
都在老老耳中所
聞目中忽見
是以手叫非以口
叫也
其於老老之教板
兒話何如
第六個只見
寫得富麗宜老老
之目不暇給也
詳寫衣飾是又記
者之辭並非老老
目中能辨其何者
為勸子何者為披
風也況叙中用家
常二字亦作者之
微意也

索漸入堂屋往那邊屋內去了。又見三兩個婦人都捧著大紅漆捧盒進這邊來。等候聽得那邊說道：擺飯漸漸的人纔散出去。只有伺候端菜幾人。半日鴉雀不聞。忽見兩個人擡了一張炕桌來。放在這邊炕上。桌上碗盤擺列。仍是滿滿的魚肉在內。不過略動了幾樣。板兒一見了。便吵了要肉吃。劉老老一巴掌打了開去。忽見周瑞家的笑嘻嘻走過來。招手兒叫他著了。劉老老會意。於是帶了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瑞家的又和他唧唧了一會。傳神方蹲到這邊屋內。是西房。只見門外銅鈎上懸著大紅灑花軟簾。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紅條氈靠東邊板壁立著一個鎖子錦靠背。與一個引枕鋪著金心線閃段。大坐褥。旁邊有銀唾盒。那鳳姐家常帶著紫貂昭君套圍著那攢珠勒子。穿著桃紅灑花襖。石青刻絲灰鼠披風。大紅洋緞銀鼠皮裙。粉光脂豔。端端正正坐在那裏。手內拿著小銅火箸兒。撥手爐內的灰。平兒站在炕沿邊。捧著小小的一個填漆茶盤。盤內一個小蓋鍾。鳳姐也不接茶。也不擡頭。只管撥手爐的灰。慢慢的道：怎麼還不請進來。一面說。一面擡身要茶。時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兩個人立在面前了。這纔忙欲起身。猶未起身。滿面春風的問好。是有才料身分的女子。傳又噴周瑞家的。怎麼不早說。劉老老也是在地。下拜了數拜。問姑奶奶安。鳳姐忙說：周姐姐攙著不拜罷。我年輕不大認得。可也不知是甚麼輩數。不敢稱呼。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是我纔回的那個老老了。鳳姐點頭。劉老老已在炕沿上坐下了。板兒更躲在他背後。百端的哄他出來。作揖。他死也不肯。鳳姐笑道：親戚們不大

罵盡官場惡習脾
 氣鳳姐特一個影子
 耳以上六個只見是
 老眼眼中此一個
 只見插入鳳姐一
 邊鳳姐十二分驕懶
 一筆寫出真是筆
 端有鬼亦入理
 著閑筆亦入理
 只一開口便知鳳
 姑娘是一個利害
 角色
 真好辭令
 其言可畏
 是鳳姐弄筆處
 與上文周瑞家的
 之話相應
 第七個只見
 特提醒之
 卻是順人言語無
 從啓口處光景不
 得讓劉老老詞令
 之空鈍也
 再提一句
 畫出貧賤人對富
 貴人情景○幾句
 貴人情景○幾句
 冒頭發端語俱揣
 摩入情第三個只

走動都疏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棄厭我。你不肯常來。不知道的那起小人。還只當我們
 眼裏沒有人似的。劉老老忙念佛道。我們家道艱難。走不起來了。這裏沒的給姑奶奶打
 嘴。就是管家爺們看著。也不像鳳姐笑道。這話沒的教人惡心。不過借賴著祖父虛名。作
 個窮官兒罷了。誰家有什麼。不過是個舊日的空架子。俗語說。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呢。
 何況你我說著。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沒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奶的示下。鳳姐
 兒道。你去瞧瞧。要是有人有事。就罷得閒呢。就回看怎麼說。周瑞家的答應去了。這裏鳳
 姐叫人抓些菜子與板兒吃。剛問了幾句閒話時。就有家下許多媳婦兒管事的。來回話
 平兒回了。鳳姐道。我這裏陪客呢。晚上再來回。若有要緊的。你就帶進現辦。平兒出去一
 會進來。說我問了。沒什麼緊要。我就叫他們散了。鳳姐點頭傳神。只見周瑞家的回來。向
 鳳姐道。太太說了。今日不得閒。二奶奶陪著便一樣的多謝費心。想著自來逛逛呢。便罷
 若有甚說的。只管告訴二奶奶。都是一樣。劉老老道。也沒甚的說。不過是來瞧瞧姑太太
 姑奶奶。也是親戚們情分。周瑞家的使道。沒有甚說的。便罷。若有話。只管回。二奶奶是和
 太太一樣的一面說。一面遞眼色與劉老老。傳神。劉老老會意。未語先飛紅的臉。欲待不
 說。今日又所爲何來。只得忍恥道。論理今日初次見姑奶奶。卻不該說的。只是大遠的奔
 了你老這裏來。少不得說了。剛說到這裏。一頓妙。只聽二門上小厮們回說。東府裏小大
 爺進來了。鳳姐忙止道。忙什麼。劉老老不必說了。意在彼矣。一面便問你。蓉大爺在那裏呢。

聽○是何人歟不
 煩○通報竟可直入
 內○室耶曰忙止曰
 便○紙上○鳳居心躍
 然○其推而遠之爾
 屬○意若曰我蓉大
 爺○在那裏耳○第
 四○個只聽○活畫
 清○秀十六字活畫
 出○一個浮蕩公子
 小○像來
 一○笑字上加嘖嘖
 二○字其神可想
 此○言也其論人耶
 抑○論物耶劉老老
 在○旁聽之固不知
 其○元妙也
 二○語帶莊帶諧
 區○區身外物何足
 掛○齒不知是何事
 蓉○兒既借屏去復
 喚○轉來又曰這會
 子○有人俟晚飯後
 再○說
 等○了半响迫不及
 緩○矣○所說何事
 恐○一說便差○此
 時○真難於立言作
 者○體會人情以吞

只聽一路靴子脚響。進來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蓉兒初上場時年十六歲而云十七八歲者乃劉老目中估量之也。面目清秀。身材天矯。輕裘寶帶。美服華冠。劉老老此時坐不是。立不是。藏莫處藏。挽入正廳。無筆著痕。情景宛然。鳳姐笑道。你只管坐著。這是我姪兒。原來如此。劉老老方扭扭捏捏傳神。在炕沿上坐了。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我來求嬌子。說上回老舅太太王子騰夫人也給嬌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兒請一個要緊的客。借去略擺一擺。就送來的。鳳姐道。遲了一日。昨兒已給了人了。賈蓉聽說。便嘻嘻的笑著。在炕沿子上。下個半跪道。嬌子若不借。我父親又說我不會說話了。又挨了一頓好打呢。嬌子只當可憐姪兒罷。鳳姐笑道。也沒見我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你們那裏也放著那些好東西。語中包可卿在內。只是看不見我的東西。纔罷一見了。就要拿去。又何怪乎瑞大爺。賈蓉笑道。只求開恩罷。鳳姐道。碰壞一點。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了樓門上鎖匙。傳幾個妥當人來。擡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忙說我親自帶了人拿去。別由他們亂碰。說著便起身出去了。這鳳姐忽又想起一事來。便向窗外叫蓉兒回來。外面幾個人接聲說。請蓉大爺快回來。賈蓉忙轉回來。垂手侍立。聽何指示。那鳳姐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神。包藏無限阿蓉立倦矣。方笑道。罷了你且去罷。晚飯後你再來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方慢慢退去。這劉老老身心方安。便說道。我今日帶了你姪兒。不為別的。引而親之。只因他爺娘在家裏。連吃的也沒有。天氣又冷了。只得帶了你姪兒。奔了你老來說著。又推板兒道。你

吞吐吐者出之
只此已足不必定
行說盡○行文至
此真能體想入情
之至

如今板兒不必吵
要肉喫了

即老老初入時所
坐之處

與上文看怎麼說
四字相照應

怪道二字一頓傳
神之至

活畫村嫗

借錢與人往往有
此一番板談不圖
鳳姐亦習此也

神情畢肖是村嫗
口氣卻與前語一
映

爹在家裏怎麼教你的打發。咱們來作什麼的。只顧吃菓子麼。鳳姐早已明白了。聽他不會說話。因笑止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問周瑞家的道。這老老不知可用了早飯沒有呢。劉老老忙道。一早就往這裏趕咧。那裏還有吃飯的工夫麼。鳳姐忙命快傳飯來。一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饌來。擺在那邊屋裏。過來帶了劉老老和板兒過去吃飯。鳳姐說道。周奶奶好生讓著些兒。我不能陪了。於是過東邊房裏來。鳳姐又叫過周瑞家的去道。方纔回了太太。說了些什麼。周瑞家的道。太太說。他們原不是一家。是當年他們的祖與老太爺在一處做官。因連了宗的。那幾年不大走動。當時他們來了。卻也從沒空過的。先墊實一句。今來瞧瞧我們。也是他的好意。不可簡慢了他。便有什麼話說。叫二奶奶裁度著就是了。鳳姐聽了說道。怪道。既是一家子。我如何連影兒也不知道。說話問劉老老已吃完了飯。拉了板兒過來。擔唇咂嘴的道。謝鳳姐笑道。且請坐下。聽我告訴你老人家方纔的意思。我也知道了。論親戚之間。原該不待上門來。就有照應。纔是。但如今家中事情太多。太太上了年紀。一時想不到。是有的。況我接著管事。都不大知道。這些親戚們。一則外面看著。雖是烈烈轟轟。不知大有大的難處。說與人也未必信呢。今你既大遠的來了。又是頭一次兒。向我張口。怎好教你空手回去。可巧。昨兒太太給我的丫頭們。作衣裳的。二十兩銀子。還沒動呢。你不嫌少。且先拿了去用罷。那劉老老先聽見告艱苦。只當是沒想頭了。又聽見給他二十兩銀子。喜得眉開眼笑。道。我們也知艱難的。但俗語道。瘦死的駱

伏後文遊宴大觀
園幾卷書
亦催客出門之故
習
我的娘三字重讀
一頓是埋怨其不
知進退分寸之辭
一對一答寫盡世
見我的娘子四字輕
讀一頓是婉而自
道之辭
以下卸去劉老老
即從周瑞家的接

駝比馬還大些。憑他怎樣。你老拔一根汗毛。比我們的腰還壯呢。周瑞家的在旁聽見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姐笑而不睬。叫平兒把昨兒那包銀子拿來。再拿一串錢來。都送至劉老老跟前。鳳姐道：這是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子們作件冬衣罷。改日無事。只管來逛逛。方是親戚們的意思。天也晚了。不虛留你們了。到家該問好的。都問個好兒。一面說。一面就站了起來。劉老老只是千恩萬謝的。拿了銀錢。隨周瑞家的。走至外廂。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怎麼見了他。到不會說了。開口就是你姪兒。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便是親姪兒。也要說和軟些。那蓉大爺纔是他的姪兒呢。他怎麼又跑出這樣姪兒來了。劉老老笑道：我的嫂子。我見了他。心眼兒愛。還愛不過來。那裏還說上話兒來。二人說著。又至周瑞家坐了片刻。劉老老要留下一塊銀。與周家的孩子們買菓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裏。執意不肯。劉老老感謝不盡。仍從後門去了。未知劉老老去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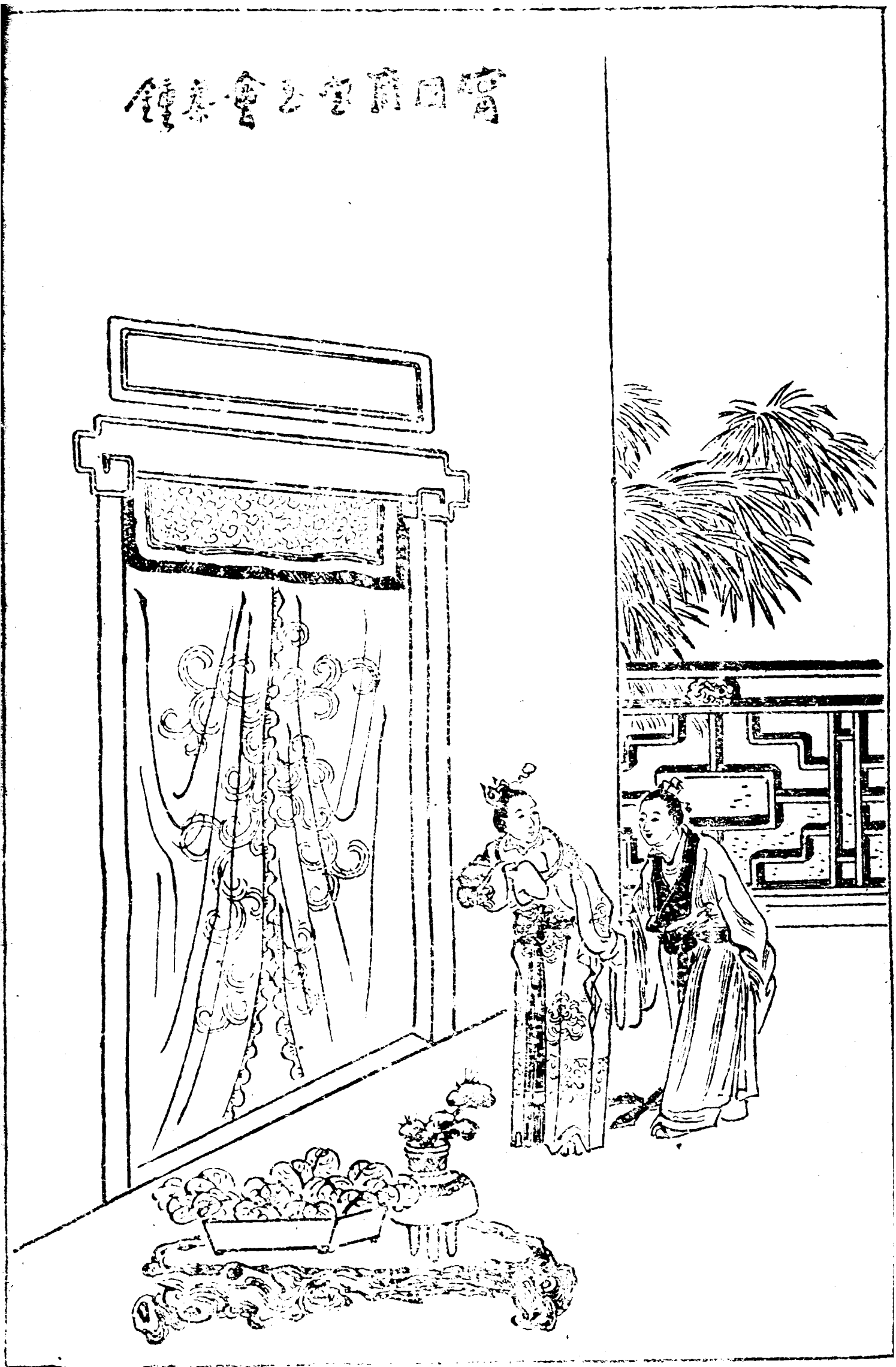
文章有暗寫。有明寫。不便明寫者。當暗寫。寶玉於秦氏房中。夢教雲雨是也。不必暗寫者。即明寫。寶玉與襲人。初試雲雨是也。秦氏房中。如果夢中云云。寶玉何必含羞。又何必央求別告訴人。寶玉說一言難盡。又細說與襲人。其情其事。躍然紙上。

秦氏房中。是寶玉初試雲雨。與襲人偷試。卻是重演。讀者勿被瞞過。按著秦氏房中之夢。便寫與襲人試演。可見寶玉一生淫亂。皆從秦氏房中一睡而起。頭緒萬端。直無從說起。借劉老老敘入。覺文情閒逸。且爲巧姐結果伏線。寫劉老老在家商量。及到門上問話。周瑞家引進榮府。看見服食陳設。見王熙鳳說話。活畫出一鄉裏老嫗。到富貴人家光景。真是寫生之筆。賈蓉借玻璃炕屏。何必寫眉眼身材。衣服冠帶。作者自有深意。鳳姐先假不允。賈蓉屈膝跪求。始允借給。賈蓉出去。又喚轉來。鳳姐出神半日。笑說罷了。晚飯後你再來再說。這會子有人等語。神情閃爍。飄蕩慧眼。人必當看破。

送宮禁了
賈璉送熙鳳



寶田府之會集鐘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赴家宴寶玉會秦鍾

以下接入周瑞家的送宮花一段文字

金釧兒初點出觀後文知其為香菱即英蓮之改名也
如畫
寶釧描花樣是住榮府後第一件事
寶釧與寶玉相見光景前無別文在此周瑞家的一問其日與寶玉相見可知矣
寶玉與黛玉無夫婦之緣偏同住與寶釧有夫婦之緣偏同住此作者用意
意瞞人處故文章臻妙境也
這癩頭和尚卻也處處打混英蓮黛玉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老老去後。隨手卸去便上來。回王夫人話。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問了丫鬟們。方知往薛姨娘那邊閒話去了。周瑞家的聽說。便出東角門。至東院。往梨香院來。剛至院門前。只見王夫人的丫鬟金釧兒和那一個纔留丫頭的小女孩兒。站在臺磯上。頑見周瑞家的來了。便知有話來回。因向內擎嘴兒。周瑞家的輕輕掀簾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說些家務人情等話。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進裏間來。只見寶釧家常兒打扮。頭上只挽著髻兒。坐在炕裏邊。伏在小炕几上。同了丫鬟兒。正描花樣子呢。見他進裏來。寶釧便放下筆。轉身來。滿面堆笑。讓周姐姐坐。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道。姑娘好。一面炕沿邊坐了。因說道。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邊逛逛去。只怕是你寶玉兄弟沖撞了你不成。周瑞家的此言或因習見於黛玉者。並以此疑寶釧乎。寶釧笑道。那裏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兩天。所以且靜養兩日。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兒。也該趁早請個大夫認真醫治。小小的年紀。倒作下個病根。也不是頑的。寶釧聽說。笑道。再不要提起。為這病根。也不知請了多少大夫。吃了多少藥。化了多少錢。總不見一點兒效驗。後來還虧了一個癩頭和尚。專治無名之病。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胎裏帶來的。

玉之外併此而三矣

信手拈來都成妙
諦宛然一個海上
奇方無意中脫冷
香丸為後文張本

有字一頓

冷者未必香香者
未必冷又冷又香
不可多得方防是
癩和尚之方防是
真方假藥

一般熱毒。幸而我先天結壯。還不相干。若吃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一個海上方。又給了一包末藥作引。異香異氣的。他說發了時。吃一九就好。倒也奇怪。很有些效驗。周瑞家的因問道。不知是什麼海上方。姑娘說了。我們也好記著。說與人知道。倘遇見這樣的病。也是行好的事。寶釵笑道。不問這方兒還好。若問這方。真真把人瑣碎壞了。東西藥料。一概都有限易得的。只難得可巧二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秋天的白芙蓉花蕊十二兩。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兩。將這四樣花蕊。於次年春分這日曬乾。和在末藥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天落水十二錢。周瑞家的忙笑道。阿呀。這樣說來。這就得三年的工夫。倘或雨水這日不下雨。可又怎處呢。寶釵笑道。可不是那裏有這樣可巧的。雨也只好再等罷了。還要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把這四樣水調勻。和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罈內。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拿出來吃一九。用水二分。黃柏煎湯送下。周瑞家的聽了。笑道。阿彌陀佛。真巧死了人。等十年都未必這樣巧呢。寶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後。一二年間。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南帶至北。現埋在梨花樹下。周瑞家的又道。這藥本有名兒。沒有呢。寶釵道。有這。也是那癩頭和尚說下的。叫冷香丸。好丸名。周瑞家的聽了點頭兒。因又說這病發了時。到底覺怎樣。寶釵道。也不覺什麼。只不過喘嗽些。吃一九也就罷了。周瑞家的還要說話時。忽聽王夫人問道。誰在這裏。周瑞家的忙出

香菱即甄英蓮之改名

順手遞入送宮花一段
當此之時算來算亦祇有此五人可送若尤氏可卿諸人則隔東府矣
小女子如此心性便非佳兆○點醒時令是冬日光景
香菱亦是書中關鍵故又於此處表明之讀者須記著
吾見其眉心有一點胭脂○吾於解石欄裙時亦以為神理肖之
前言蓉大奶奶嬌娜纖巧則香菱之品格可知矣
活寫出三歲失去的孩子來○隨手插入香菱來歷可謂無斧鑿痕
此處又點明寶黛

去答應了。便回了劉老老之事。略待半刻。見王夫人無話。方欲退出去。薛姨媽忽又笑道。你且站住。我有一種東西。你帶了去罷。說著。便叫香菱。簾櫳響處。纔和金釧兒頑的那個小丫頭進來了。問奶奶叫我做什麼。薛姨媽道。把那匣子裏的花兒拿來。香菱答應了。向那邊捧了個小錦匣兒來。薛姨媽道。這是宮裏頭作的新鮮花樣兒。堆紗花十二支。昨兒我想起來。白放著。可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姊妹們戴去。昨兒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兒來得巧。就帶了去罷。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位二支。下剩六支。送林姑娘二支。那四支給鳳姐兒罷。王夫人道。留著給寶丫頭戴也罷了。又想著他們。薛姨媽道。姨媽不知寶丫頭古怪麼。他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兒的。說著。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門。見金釧兒仍在那裏曬日。周瑞家的因問他道。那香菱小丫頭子。可就是時常說的。臨上京時買的。爲他打人命官司的那個小丫頭子。金釧道。可不就是他。正說著。只見香菱笑嘻嘻的走來。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細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笑道。這個模樣兒。竟有些像咱們東府裏蓉大奶奶的品格。金釧道。我也是這麼說呢。周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幾歲。投身到這裏。又問你父母今在何處。今年十幾歲了。本處是那處人。香菱聽問。搖頭說不記得了。周瑞家的和金釧兒聽了。倒反爲歎息。感傷一回。一時周瑞家的攜花至王夫人正房。後原來近日賈母說孫女們太多。一處擠著。倒不便。只留寶玉黛玉二人。在這邊解悶。卻將迎春探春惜春三人。移到王夫人這邊房後三間抱廈內居住。令李執陪伴照管。如今

二人在一處○李執與迎春三姊妹住王夫人房後廳內觀者記清○周瑞家的送花本非將黛玉故意落後者可知矣元迎探惜四人之婢曰抱琴司棋侍書入畫亦善討小巧者窗下區棋是迎探二人書中第一事點出智能已預爲秦鍾一段事埋根惟智故曰能不智則不能矣然亦視其所能之何如耳無端諧謔竟成戲語其神尤直射卷末

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裏來只見幾個小丫頭兒都在抱廈內聽呼喚默坐迎春丫鬢司棋初點出司棋與探春的丫鬢侍書初點出侍書二人正掀簾子出來手裏都捧著茶盤茶鍾周瑞家的便知他姊妹在一處坐著也進入內房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圍棋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他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謝命丫鬢們收了周瑞家的答應了回說四姑娘不在房裏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丫鬢們道在那屋裏不是周瑞家的聽了便往這邊屋裏來只見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兩個一處頑笑水月庵此處點直注惜春終身見周瑞家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家的便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這裏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子去可巧兒又送了花來若剃了頭卻把這花戴在那裏惜春發聲帶笑而言已透後來消息說著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丫鬢入畫來收了初點出入畫周瑞家的因問智能你是什麼時候來的你師父那禿歪刺那裏去了智能道我們一早就來了我師父見過太太就往于老爺府裏去了叫我在這裏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得了沒有香例銀於此點出智能道不知道惜春聽了便問周瑞家的如今各廟月例銀子是誰管著周瑞家的道是余信管著初點出余信惜春聽了笑道這就是了他師父一來了余信家的就趕上來和他師父咕唧了半日想就是爲這事了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嘮叨了一回便往鳳姐處來穿夾道從李執後窗下越過西花牆出西角門進入鳳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見小丫頭豐兒初

第一回中拜七隱有嚴老爺第四回中拜雨村有王老翁此處又有于老翁三個老爺其名皆不傳不知何許人也至今疑之余信是管各廟月例

銀的好知余信之
寫得無弊也
也是便道的徑界
逼清
會意二字含蓄
蹣手蹣腳四字妙
情問妙恐驚西屋
人也
其事已畢矣
原是隨手拿出來
並未挑選
不說是誰送來的
當文也
這個女兒不知是
周瑞生的不知是
何三生的何三何
人乎後來自知
嬌字一頓
暖字一頓
周瑞家的女婿是
冷子興想其女子
即子興之妻
周瑞家的為王夫
人陪房則亦南邊
人矣故有遞解還
鄉之說足見有權
之僕婦
小人倚恃權勢賣
技獻能直是自討

點出豐兒坐在鳳姐的房門檻上見周瑞家的來了連忙擺手兒叫他往東屋裏去周瑞家的會意忙的蹣手蹣腳的往東邊房裏來只見奶子拍著大姐兒睡覺呢周瑞家的悄問奶子姐兒睡中覺呢也該清醒了奶子搖頭兒正問著只聽那邊一陣笑聲鳳姐之臥室也卻有賈璉的聲音接著房門響處史筆平兒拿著大銅盆出來叫豐兒舀水進去平兒便進這邊來一見了周瑞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來作什麼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與他說送花來平兒聽了便打開匣子拿了四支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裏拿出兩支來先叫彩明初點出彩明來分付他送到那邊府裏給小蓉大奶奶戴是阿鳳之命也次後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這纔往賈母這邊來順路也過了穿堂頂頭忽見他的女兒打扮著纔從他婆家來周瑞家的忙問你這會子跑來作什麼他女兒說媽一向身上好我在家裏等了這半日媽竟不出去什麼事情這樣忙的不回家我等煩了自己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請了安了這會子請太太安去媽還有什麼不了的差事手裏是什麼東西周瑞家的笑道今兒偏生來了個劉老老我自己多事為他跑了半日這會子被姨太太看見了叫送這幾支花兒與姑娘奶奶們這會子還沒送完呢你這會子來一定有什麼事情的他女兒笑道你老人家倒會猜著實對你老人家說你女婿因前兒多喫了幾杯酒和人分爭起來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說他來歷不明告到衙門裏要遞解還鄉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商議商議這個情分求那一個可了事周瑞家的聽了道我就

忙苦如周瑞家的
一流人是也試觀
其對劉老老與其
女兒之語知之

寶黛二人在一處
此處又點醒

謂花係挑剩的抑
何處虛多心細未
曾挑誰敢先挑特
恐不是剩下者有
人攘奪耳

可知先前常常過
來著此一段是文
筆迴環照應處

茜雪初點出

冷子興於此串合

知道的。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你且家去等我。我送這林姑娘的花兒去了。就回家來。此時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閒兒。你回去等我。這有什麼忙的。周瑞家的亦是有勢力人家。他女兒聽說便回去了。還說媽好歹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兒家沒經過什麼事的。就急得這樣的。自己女兒前尚如此。其於劉老老之前可知說著。便到黛玉房中去了。誰知此時黛玉不在自己房裏。卻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作戲。周瑞家的進來笑道。林姑娘姨太太著我送花來與姑娘戴。寶玉聽說便說什麼花拿來與我看。一面便伸手接過來了。開匣看時。原來是兩支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黛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還是單送我一。人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的。黛玉脾氣處處多心。此書中第一事也。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支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冤哉言也。尖酸如此。宜不水年。周瑞家的聽了一聲兒。不言語。寶玉問道。周姐姐你作什麼到那邊去了。周瑞家的因說。太太在那裏。我回話去了。姨太太就順便叫我帶來的。寶玉道。寶姐姐在家裏作什麼呢。怎麼這幾日也不過來。周瑞家道。身上不大好呢。寶玉聽了。便和丫頭門說。誰去瞧瞧。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來問姨娘娘。姐姐安。問姐姐是什麼病。喫什麼藥。論理我該親自來的。就說纔從學裏回來。也著了些涼。也著二字。說改日再親來說著。茜雪便答應去了。丫頭名字往往從無意中點出。周瑞家的自去無話。以上了送花一事。原來周瑞家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興。即從其女兒尋周瑞家一層遞入善於搭橋。近日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

不知幾時從揚州入京的。恐不獨周瑞家的一人。以下遞入鳳姐同寶玉過寧府一段。事隨手插入寶玉秦鍾相見點臨安伯。

以下入寶玉鳳姐同過東府一段。引入秦鍾。其實鳳姐同車云。兒兩同者諱言也。尤氏秦氏兩婆媳出場第二次。是鳳兒口吻。

即上文所云珍哥之父賈敬在城外學道修煉也。與前照映。

故叫女人來討情分。周瑞家的仗著主子的勢。把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只求鳳姐兒便完了。至掌燈時。鳳姐已卸了妝。來見王夫人。回說今兒甄家送來的東西。我已收了。為甄寶玉一引。階們送他的。趁著他家有年下送鮮的船。給他帶了去了。王夫人點點頭。鳳姐又道。臨安伯老太太的生日。禮已經打點了。太太派誰送去。王夫人道。你瞧誰閒著。叫四個女人去就完了。又來問我。鳳姐又道。今日珍大嫂子來。請我明日去逛逛。明日到沒有什麼事。王夫人道。有事沒事。都害不著什麼。每常他來請。有我們。你自然不便。他既不請我們。單請你。可知是他誠心。叫你散淡散淡。別孤負了他的心。倒該過去走走。纔是鳳姐答應了。當下李執迎探等姊妹們。亦各定省畢。各歸房無話。次日鳳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來辭賈母。寶玉聽了。也要進去。鳳姐只得答應著。立等換了衣裳。姊妹兩個坐了車。一時進入寧府。早有賈珍之妻尤氏。與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個。引了多少侍妾丫鬢等。接出儀門。那尤氏一見了鳳姐。必先嘲笑一陣。一手攜了寶玉。同入上房來。歸坐。秦氏獻茶畢。鳳姐便說。你們請我來作什麼。拿什麼東西來孝敬。就獻上來。我還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應。幾個媳婦們先笑道。二奶奶今日不來就罷。既來了。就依不得你了。正說著閑話。只見賈蓉進來請安。久違了。寶玉因問道。大哥哥今日不在家麼。尤氏道。今日出城請老爺爺安去了。又道。可是你怪悶的。坐在這裏。何不出去逛逛。秦氏笑道。今日可巧上回寶叔要見我兄弟。今兒也在這裏。想在書房裏。寶叔何不去瞧一瞧。寶玉即

八字奇文

灑辣貨要見斯文
 孩子其情倍擊只
 見船泊岸不見岸
 泊船徑請腫臍耶
 君無須踟躕
 寫秦鯨癩另是一
 流人物男耶女耶
 吾不得而知之
 秦鍾者情種也書
 中人名多寓意

一丫頭可以自作
 主意其平日重川
 可知

寶哥想頭愈默愈
 奇文○富貴自憎
 賈未免乎假清寒

下炕要走。尤氏便分付人小心跟著。別委曲著他。倒比不得跟著老太太過來就罷了。鳳姐道。既這麼著。何不請進這小爺來。我也見見。難道我是見不得他的。尤氏笑道。罷罷。可以不必見他。比不得嚼家的孩子們。胡打亂摔。跌慣了的。是謂誰歎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慣了的。不像你這潑辣貨形像。倒要被你笑話死了呢。鳳姐笑道。我不笑話就罷。竟叫快領去。賈蓉道。他生得腫臍。沒見過。大陣仗兒。嬌子見了。沒得生氣。鳳姐啐道。他是哪吒。我也要見一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來給你一頓好嘴巴子。賈蓉笑道。我不敢強就帶他來。一會兒果然帶了一個小後生來。較寶玉略瘦些。時秦鍾亦十二歲。與寶玉同庚。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腫臍含糊的向鳳姐作揖。問好。鳳姐喜的先推寶玉。笑道。比下去了。便探身一把。寫出鳳姐急色。攬了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旁坐下。可知寶玉向來亦不醜。慢慢問他年紀。讀書等事。方知他學名叫秦鍾。早有鳳姐跟的丫鬟媳婦們。看見鳳姐初見秦鍾。並未備得表禮來。遂忙過那邊去。告訴平兒。平兒素知鳳姐與秦氏厚密。遂自作主意。拿了一疋尺頭。兩個狀元及第的小金鏢子。交付來人送過去。鳳姐還說太簡薄些。秦氏等謝畢。一時喫過了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寶玉秦鍾二人。隨便起坐說話。那寶玉自一見秦鍾人品。心中便有所失。癡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獸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豬癩狗了。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儒薄宦。

自恨秦必有其情

又是一種想法

焉知其不隨和也

引後妙文

之家。早得與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比他尊貴。可知綾錦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枯株朽木。美酒羊羔。也只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啻遭我荼毒了。秦鍾自見寶玉形容出衆。舉止不浮。更兼金冠繡服。豔婢嬌童。果然怨不得人人溺愛他。句中有眼。可恨我偏生於清寒之家。那能與他交接。可知貧富二字。限人亦世界上大不快事。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寶玉又問他讀什麼書。秦鍾見問。便依實而答。二人你言我語。十來句後。越發親密起來。一時擺上茶菓。喫茶。寶玉便說。我們兩個又不喫酒。把菓子擺在裏間小炕上。我們那裏坐去。省得鬧你們。於是二人進裏間來。喫茶。秦氏一面張羅。與鳳姐擺菓酒。一面忙進來。囑寶玉道。寶叔你姪兒年小。倘或言語不防頭。你千萬看著我。不要睬他。他雖腴腆。卻性子倔強。不大隨和。些是有的。寶玉笑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又囑了他兄弟一回。方去陪鳳姐。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來。問寶玉要喫什麼。外面有只管要去。寶玉只答應著。也無心在飲食間。只問秦鍾近日家務等事。秦鍾因言業師於去歲辭館。家父年紀老了。有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尚未議及延師。目下不過在家溫習舊課而已。再讀書一事。也必須有一二知己爲伴。時常大家討論。纔能進益。寶玉不待說完。便道。正是呢。我們卻有個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便可入塾讀書。親戚子弟。可以附讀。我因上年業師回家去了。也現荒廢著。家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且溫習著舊書。待明年業師上來。再各自在家亦可。家祖母因說一則家學裏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不好。

賈秦相見隨手議
同熟一事爲後文
鬧書房張本

太爺者寧國公之
子代化也爲珍兒
之祖蓉兒之曾祖
有此功勳原不宜
奴使僕畜畢竟焦
大只居三分不情
理

二則也因我病了幾天。遂暫且耽擱著。如此說來。尊翁如今也爲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稟明。就在我們這敝塾中來。我亦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事。秦鍾笑道。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裏的義學。倒好。原要來和這裏的親翁商議。引薦。因這裏又有事忙。不便爲這點小事來聒絮的。寶叔果然度小姪。或可磨墨滌硯。何不速速的作成。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一層。又可以慰父母之心。二層。又可以得朋友之樂。三層。豈非美事。寶玉道。放心放心。咱們回來。先告訴你姊夫姐姐。和璉二嫂嫂。今日你回家就稟明令尊。我回去稟明了祖母。再無不速成之理。二人計議已定。那天氣已是掌燈時分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回牌。算帳時。卻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喫這東道。一面又喫了晚飯。因天黑了。尤氏說派兩個小子送了秦相公家去。媳婦們傳出去半日。秦鍾告辭起身。尤氏問派誰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咧。尤氏秦氏都道。偏又派他作什麼。那個小子派不得。偏又惹他。鳳姐道。成日家說你太軟弱了。縱得家裏人這樣。還了得麼。尤氏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老爺都不理他的。你珍大哥也不理他。因他從小兒跟著太爺出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裏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自己挨著餓。卻偷了東西給主子喫。兩日沒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喫。他自己喝馬溺。不過仗著這些功勞。情分在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爲他。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顧體面。一味的好酒。喝醉了。無人不罵。我嘗說給管事的。以後不要派

不肖子弟反以多
金好養閑漢宜其
忿忿不平也

其實強悍不堪者
然以之罵賈蓉尙
嫌其恕
此等悍僕其實可
惡之至

真是沒王法的東
西

賈府中葦之事觀

他差使。只當他是個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他。鳳姐道。我何曾不知這焦大。到底是你們沒主意。何不遠遠的打發他到莊子上去就完了。說著。因問我們的車可齊備了。衆媳婦們說。伺候齊了。鳳姐也起身告辭。和寶玉攜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廳口。見燈火輝煌。衆小廝們都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因趁著酒興。先罵大總管。賴二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好差使。派了別人。這樣黑更半夜。送人就派我。沒良心的。忘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爺。蹠起一隻腿。比你的頭還高些。二十年頭裏的焦大。太爺眼裏有誰。別說你們這一把子的雜種們。正罵得興。頭上賈蓉送鳳姐的車出來。衆人喝他不住。賈蓉忍不得。便罵了幾句。叫人捆起來。等明日酒醒了。問他還尋死不尋死。那焦大那裏有賈蓉在眼裏。反大叫起來。趕著賈蓉叫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爹爹。你爺爺。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個人。你們作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個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別的。還可再說別的。嚼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鳳姐在車上說與賈蓉。還不早些打發了沒王法的東西。留在家裏。豈不是害親友。知道豈非笑話。嚼們這樣的人家。連個規矩都沒有。賈蓉答應是了。衆人見他太撒野。只得上來。了幾個。揪翻捆倒。拖往馬圈裏去。焦大益發連賈珍都說出來。亂嚷亂叫。說要往祠堂裏哭太爺去。那裏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罵得確。每日偷雞戲狗。爬灰的。爬灰。養小叔的。養小

覽者方在狐疑竟
被焦大醉中直喊
出來信牆茨之不
可掃也
作者每於閒中著
旁筆而正面已見
前喫馬溺今喫馬
糞鳳姐蓉兒都粧
不聽得惟點者能
作呆
挽轉本文

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嗒們膊子折了。往袖子裏藏。衆小廝見他說出來的話。有天沒日的。嚇得魂飛魄喪。便把他捆起來。用土和馬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只算酬勞鳳姐和賈蓉也。遙遙聽得都粧作不聽見。寶玉在車上聽見。因問鳳姐道。姐姐你聽他說爬灰是什麼。鳳姐連忙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嘴裏胡謔。你是什麼樣的人。不說不聽見。還倒細問。等我回了太太。仔細搵你嚇得寶玉連忙央告道。好姐姐。我再不敢說了。鳳姐哄他道。好兄弟。這纔是等回去。嗒們回了老太太。打發人家學裏說明了。請了秦鍾家學裏念書去要緊。皆哄他之語也。說著。自回榮府而來。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薛寶釵冷香丸。經歷春夏秋冬。雨露霜雪。臨服用黃柏煎湯。備嘗盛衰滋味。終于一苦。俱以十二為數。真是香固香到十二分。冷亦冷到十二分也。又埋在梨花樹下。不免于先合終離矣。

迎春探春在一處。惜春獨同小姑子頑笑。戲說剃頭。直伏後來出家根苗。且為十五回鳳姐弄權。秦鍾得趣伏筆。

鳳姐夫婦。白晝宣淫。其不端可知。

宮花小物。黛玉亦有妬心。器量真是褊淺。

周家女兒。為壻求情。周瑞家全不在意。鳳姐之平日弄權。于斯可見。

鳳姐以宮花分送秦氏。明日秦氏婆媳。又單請鳳姐。中多藏筆。須以意會。鳳姐帶寶玉同赴寧府。引出秦鍾。惹起焦大。卽借焦大醉罵。露出諸醜。讀者勿以醉後胡罵。視作無關緊要。秦鍾與寶玉一見。便彼此胡想。治容富貴。動人如此。紈袴公子。慎之思之。第七回專寫鳳姐與寧府往來親熱。爲後來治喪埋根。中間帶出秦鍾寶玉相聚。而先寫鳳姐夫婦。白晝宣淫。以作陪襯。又埋伏惜春出家。寶釵結局。香菱可傷等事。至于焦大醉罵。黛玉妬花。皆文人深筆。

賈寶玉
奇緣識金鎖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八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賈寶玉奇緣識金鎖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

以下借東府請看戲作一過脈

寧府看戲隨手作一過脈

接第七回寶玉向周瑞家的問寶釵病一段

以下寫寶玉寶釵互證金玉一段為二人姻緣結局張本

清客者無非俗客而已○詹光者借光也單聘仁者善騙人也此等人著實討厭

話說寶玉和鳳姐回家。見過眾人。寶玉便回明賈母。要秦鍾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個伴讀的朋友。正好發憤。又著實稱讚秦鍾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憐愛。鳳姐又在一旁幫著說。改日秦鍾還來拜老祖宗呢。說得賈母喜悅起來。鳳姐又趁勢請賈母。後日過去看戲。賈母雖年高。卻極有興頭。至後日尤氏來請。遂攜了王夫人林黛玉寶玉等。過去看戲。至晌午。賈母便回來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淨的。見賈母回來。也就回來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至晚而罷。史筆。卻說寶玉送賈母回來。待賈母歇了中覺。竟欲還去看戲。又恐攪的秦氏等人不便。因想起寶釵近日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去望他。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又恐遇見別事纏繞。又恐遇他父親。更為不妥。從賈母後門至梨香院。必須由王夫人上房過去。方到。設恐遇他父親。寧可遠遠路而去。當下衆嬖嬖丫鬟。伺候他換衣服。見不換。仍出二門去了。衆嬖嬖丫鬟。只得跟隨出來。還只當他去那邊府中看戲。誰知到了穿堂。便向東轉北。遠廳後而去。偏頂頭遇見了門下清客相公詹光。單聘仁二人走來。一見了寶玉。便都趕上來笑著。一個抱住腰。一個攜著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奇稱呼。我說做了好夢呢。好容易遇見了你。說著請了安。又問好。嘮叨了半日。纔走開。老嫗叫住。因問你二位爺是

齊名頗新

寶玉從買母上房
前門外往穿堂遶
二門後向北到梨香
院路甚為清香
如此取運方遊出
王夫人上房蓋王
夫人之上房猶在
梨香院之西北也
絕肖此等人口吻
一段小過脈亦頗
涉筆成趣便帶出
清客管家數人姓
名
情景逼真

往老爺跟前來的不是他二人點頭道老爺在夢坡齋小書房裏歇中覺呢不妨事的一面說一面走了說的寶玉也笑了於是轉灣向北奔梨香院來可巧銀庫房的總領名喚吳新登與倉房的頭目名戴良還有幾個管事的頭目共七個人從帳房裏出去一見寶玉走來都一齊垂手站立獨有一個買辦名喚錢華因他多日未見寶玉忙起來打千兒請寶玉的安寶玉忙含笑拉他起來眾人都笑說前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兒字法越發好了多早晚賞我們幾張貼貼寶玉笑道在那處看見了眾人道好幾處都有都稱讚的了不得還和我們尋呢寶玉笑道不值什麼你們說給我的小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前走衆人待他過去方都各自散了閒言少述且述寶玉來至梨香院中先入薛姨媽屋裏來見薛姨媽打點鍼帚與丫鬟們呢寶玉忙請了安薛姨媽忙一把拉住了他抱入懷中笑說這麼冷了我的兒難為你想著來快上炕來坐著罷命人倒滾滾的茶來寶玉因問哥哥不在家薛姨媽歎道他是沒籠頭的馬天天逛不了那裏肯在家一日寶玉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想著打發人來瞧他他在裏間不是你去瞧他那裏比這裏暖和你那裏坐著我收拾收拾就進來和你說話兒寶玉聽了忙下炕來至裏間門前只見吊著半舊的紅紬軟簾寶玉掀簾一步進去先就看見寶釵坐在炕上作鍼線頭上挽著黑漆油光的鬢兒蜜合色棉襖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葱黃綾棉裙一色半新不舊看去不覺奢華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杏

哥哥者寶釵之兄
嬌兒也無意中一
逗爲後請喫暹羅
猪魚等事一逗活
畫出薛大爺來
想出一輩的執袴
子弟如上文所云
賭錢嫖倡去了目
想其未入簾時目
光已四索矣卻是
服飾亦可人卻是

病起時光景
書中敘玉初逢自
宜將衣飾態度一
寫如初見黛玉時
也
二十餘字宜作一
句讀
與初見黛玉時打
扮大同小異
俱從寶釵眼中寫
出此句著眼
亦甚好看
字法俱佳
是通靈玉讚語
點睛
是
全書之人如是如

荷失之忘之寶玉
其奈何乎觀後便
知其
寶釵之笑暗驚兒
之笑明或暗間兩
在或明或暗間兩

書中寫寶玉與寶釵見面此尚第一次也。罕言寡語人謂裝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十六字中包藏無限深意。寶玉一面看一面問。姐姐可大愈了。寶釵擡頭只見寶玉進來。連忙起身含笑答道。已經大好了。多謝記掛。著客氣得很。說著讓他在炕沿上坐了。即令鶯兒倒茶來。一面又問老太太姨娘安。又問別的姊妹們好。一面看寶玉頭上帶著纍絲嵌寶紫金冠額上勒著二龍捧珠金抹額。身上穿著秋香立蟒白狐腋箭袖繫著五色蝴蝶鶯縵頂上掛著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那一塊落草時銜下來的寶玉。寶釵因笑說道。成日家說你的這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我今兒倒要瞧瞧。說著便挪近前來。寶玉亦湊了上去。從項上摘了下來。遞在寶釵手內。寶釵託在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五色酥花。絞纏護著。看官們須知道。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峯下的那塊頑石幻相。後人曾有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失去幽靈真境界。幻來新就臭皮囊。須知運敗金無彩。堪歎時乖玉不光。白骨如山忘姓氏。無非公子與紅妝。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所鐫的篆文。正面乃通靈寶玉。莫失莫忘。仙壽恆昌。反面乃一除邪祟。二療冤疾。三知禍福等字。寶釵看畢。又從先翻過正面來。細看口裏念道。莫失莫忘。仙壽恆昌。念了兩遍。念而又念。意又所觸矣。乃回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這裏發獃作甚麼。鶯兒嘻嘻的笑道。我聽這兩句話。倒像和姑娘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寶玉聽了。忙笑道。原來姐姐那項圈上也有八個字。我也賞鑒賞鑒。寶釵道。你別

者一對先為拈出
 則二寶合借驚兒
 在開國元勳之例
 對答語妙在帶孩
 子氣
 上文寶玉之玉先
 言摘次言遞後言
 託此處言摘言託
 而不言遞者省文
 也
 通靈金鎖各有其
 寶三人性命所關
 爰為鄭重說出
 雙雙合是林黛玉
 玉死根
 總是他多事然可
 知數由前定阿黛
 之心半生白用矣
 一嘆字中有喜心
 有羞態
 來的不巧何等尖
 毒旋即解釋何等
 敏捷由其胸有慧
 珠所以能口如轉
 圓再一逼
 具見玉兒機警可
 謂辯才無礙

聽他的話沒有什麼字。賴得妙大有不好意思光景。寶玉央道：好姐姐，你怎麼瞧我的呢？寶釵被他纏不過，因說道：也是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鑿上了，所以天天帶著，不然沈甸甸的有什麼趣兒？一面說，一面解了排扣，從裏面大紅襖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摘將出來，寶玉忙託著鎖看時，是金鎖，讀語忙字下得妙。果然，一面有四個字，兩面八個字，共成兩句吉識，正面不離不棄四字，反面芳齡永繼四字。寶玉看了，也念了兩遍，又念自己的，兩遍，因笑問姐姐：這八個字，倒與我的是一對兒。處處著眼，鶯兒笑道：是個癩頭和尚送的，也說必須鑿在金器上。寶釵不待他說完，便噴他不去倒茶，一面又問寶玉：從那裏來？寶玉此時與寶釵相近，只聞一陣陣香氣，不知是何氣味。可稱寶香，遂問姐姐：燻的是何香？我竟從未聞過這氣味兒。寶釵笑道：我最怕燻香，好好的衣服，燻的煙火氣的。寶玉道：既如此，是什麼香？寶釵想了一想，說：是了，是我早起喫了冷香丸的香氣。寶玉笑道：什麼冷香丸？這樣好聞？姐姐給我一丸嘗嘗。寶釵笑道：又混鬧了，一個丸藥也要混喫的一語，未了，忽聽外面人說：林姑娘來了。說猶未了，林黛玉已搖搖擺擺的來了一見寶玉，便笑道：阿呀，我來的不巧了。此三人併合第一次調笑語。寶玉等忙起身讓坐。寶釵因笑道：這話怎麼說？黛玉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我不解這意思。黛玉笑道：要來時一齊來，要來一個也不來，今兒他來，明兒我來，如此間錯開了來，豈不天天有人來了，也不至太冷落，也不至太熱鬧？姐姐如何不解這意思？寶玉因見他外面罩著大紅羽段對襟褂子，因

尙是已酉年之冬
句中有句林姑娘
隨處含酸
點出李嬖嬖亦是
書中一箇討厭人
伏後帶斗篷一節
事○可知寶玉一
出門有無數小么
兒們跟著
鴨信者即今人所
稱鴨肫

鬼討好
此豈當著姨太太
說的話耶
嬖嬖禁寶玉喫酒
原來爲此
并不滿意於賈母
矣

詞鋒逼肖

說得情理聽得情
理並無別樣偏心

問下、雪、了、麼、地、下、婆、子、們、說、下、了、這、半、日、了、寶、玉、道、取、了、我、的、斗、篷、來、黛、玉、便、笑、道、是、不、
是、我、來、了、你、就、該、去、了、寶、玉、道、我、何、曾、說、要、去、不、過、拿、來、預、備、著、寶、玉、的、奶、母、李、嬖、嬖、因、
說、道、天、又、下、雪、也、要、看、早、晚、的、就、在、這、裏、和、姐、姐、妹、妹、一、處、頑、頑、罷、姨、媽、那、裏、擺、茶、菓、呢、
我、叫、丫、鬟、去、取、了、斗、篷、來、說、給、小、么、兒、們、散、了、罷、寶、玉、應、了、李、嬖、嬖、出、去、命、小、廝、們、都、散、
了、這、裏、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菓、留、他、們、喫、茶、寶、玉、因、誇、前、日、在、那、邊、府、裏、珍、大、嫂、
子、的、好、鵝、掌、鴨、信、薛、姨、媽、連、忙、把、自、己、糟、的、取、來、與、他、嘗、寶、玉、笑、道、這、個、須、要、酒、方、好、薛、
姨、媽、便、命、人、灌、了、上、等、的、酒、來、李、嬖、嬖、便、上、來、道、姨、太、太、酒、到、罷、了、寶、玉、笑、道、媽、媽、我、
只、喫、一、杯、李、嬖、嬖、道、不、中、用、當、著、老、太、太、那、怕、你、喫、一、罈、呢、想、那、日、我、眼、錯、不、見、一、會、
不、知、是、那、個、沒、調、教、的、只、圖、討、你、的、好、給、了、你、一、口、酒、喫、葬、送、得、我、挨、了、兩、日、的、罵、姨、太、
太、不、知、他、性、子、又、可、惡、喫、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太、高、興、又、儘、著、他、叫、什、麼、日、子、又、不、
許、他、喫、何、苦、我、白、賠、在、裏、面、薛、姨、媽、笑、道、老、貨、你、只、管、放、心、喫、你、的、去、我、也、不、許、他、喫、多、
了、便、是、老、太、太、問、有、我、呢、一、面、命、小、丫、頭、來、讓、李、嬖、嬖、也、去、喫、杯、擋、擋、寒、氣、那、李、嬖、嬖、聽、
如、此、說、只、得、且、和、衆、人、喫、酒、去、這、裏、寶、玉、又、說、不、必、燙、煖、了、我、只、愛、喫、冷、的、薛、姨、媽、道、這、
可、使、不、得、喫、了、冷、酒、寫、字、手、打、顫、兒、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旁、收、的、難、道、就、
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喫、下、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喫、下、去、就、凝、結、在、內、五、臟、去、煖、他、豈、不、
受、害、從、此、還、不、改、了、快、不、要、喫、那、冷、的、了、寶、玉、聽、這、話、有、情、理、便、放、下、冷、的、令、人、燙、來、方、

旁觀側眼者何不諒也
冷字一逼
放下冷酒借雪雁
發揮心靈口敏姨
媽那裏知道
舌上有刀我不願
見此種

此是說那一個局
外人烏乎知之
以直形曲

四字靜細之至

李嬷嬷真是老厭
物大有敢怒而不
敢言光景

此時寶釵胸中想
亦憤憤而獨不開
口者以李奶奶是
客也若黛玉則不
妨見乎辭矣○撒
潑語亦是刺心語
寶玉時方十二歲

飲黛玉磕著瓜子兒只管抿著嘴笑。可巧黛玉的丫頭雪雁走來與黛玉送小手爐。黛玉因含笑問他說誰叫你送來的。難為他費心。那裏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鵲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來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懷中笑道也虧你倒聽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旁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比聖旨還快些。尖刻寶玉聽這話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無回覆之詞。只嘻嘻的笑一陣罷了。寶釵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去睬他。薛姨媽因道你素日身子單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掛著你倒不好。局外人如何知之。黛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姨媽這裏。倘或在別人家豈不要惱的。難道看得人家連個手爐也沒有。爬爬兒。的從家裏送個手爐來。不說丫頭們太小心。還只當我素日是這等輕狂。慣了呢。薛姨媽道你是個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有這些心。說話時寶玉也是三杯過去。了。飲旨。李嬷嬷又上來攔阻。真多事。寶玉正在個心甜意洽之時。又兼姊妹們說說笑笑。的那裏肯不喫。只得屈意央告好媽媽。我再喫兩杯就不喫了。李嬷嬷道你可仔細。今兒老爺在家提防著。問你的書。何苦如此。寶玉聽了此話。便心中大不悅。慢慢的放了酒。垂了頭。如畫。黛玉忙說掃了大家的興。舅舅若叫你只說姨媽留著呢。這個姨媽他喫了酒。又拿我們來醒脾。了一面悄悄推寶玉使他賭賭氣。一面悄悄的咕囔說別理那老貨。嚼們只管樂。嚼們的那李姨也素知黛玉的。因說道林姐兒你不要助著他了。你倒勸他。只怕他還聽些。焉知不比聖旨還快。林黛玉冷笑道我為什麼助他。我也不犯著勸他。你這姨媽太

而李奶媽如此龍
鍾於理似不甚合
響兒舌端真作作
有芒你的話原算什麼
奶媽以一擰亦借李
皆滅盡痕迹前詞
姨媽亦善會哄小
孩子倒底是孩子氣
何必如此

寶玉湯量頗好一
以醒酒一以解渴
茶量亦好
大有醉意

此丫頭不知是誰
何其粗手粗腳
只戴一斗笠有如
許細膩風光

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給他酒喫。如今在姨媽這裏多喫了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媽這裏是外人不當在這裏的。也未可知。李嬤嬤聽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真真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還利害。豈敢我這話算什麼。寶釵也忍不住笑著。把黛玉臉上一擰。傳神。說道：「真真這個擰丫頭的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薛姨媽一面又說別怕。別怕。我的兒來了這裏。沒好的你喫。別把這點子東西嚇的存在心裏。倒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喫有我呢。越發喫了。晚飯去。便醉了。就跟著我睡罷。因命再燙些酒來。我來陪你喫兩杯。可就喫飯。能寶玉聽了。方又鼓起興來。李嬤嬤因分付小丫頭：「你們在這裏小心著。我家去換了衣服。就來悄悄的。回姨太太。別由他的性兒多喫了。說著便家去了。這裏雖還有兩三個婆子。都是不關痛癢的。見李嬤嬤走了。也都悄悄自尋方便去了。只剩兩個小丫頭。樂得討寶玉的歡喜。通病。幸而薛姨媽千哄萬哄。只容他喫了幾杯。就忙收過了。作了酸筍雞皮湯。寶玉痛喝了幾碗。又喫了半碗多碧粳粥。一時薛林二人也喫完了飯。又儼儼的喫了幾碗茶。薛姨媽方放了心。雪雁等三四人。也喫了飯。進來伺候。黛玉因問寶玉道：「你走不走。寶玉也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黛玉聽說。遂起身道：「咱們來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說著二人便告辭。小丫頭忙捧過斗笠來。寶玉便把頭略低一低。叫他戴上。那丫頭便將這大紅猩猩斗笠一攏。纔往寶玉頭下一合。寶玉便說罷了。罷了。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難道沒替別人戴過。讓我自己戴罷。黛玉站在炕沿上。道過

黛玉替戴斗笠見者歎然無語是有心處非不會話與不懂也必欲兩不相饒直等村嫗口角矣公子口氣

是醉後語卻是不憤語此老著實可惡開口便肖晴雯一生神理餘波成綺是醉後神理晴雯的是可兒旖旎風光

來我與你戴罷寶玉忙近前來黛玉用手輕輕籠住束髮冠兒將笠沿掖在抹額之上將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扶起顛巍巍露於笠外整理已畢端詳了一回說道好了披上斗篷罷寶玉聽了方接了斗篷披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嫗嫗都還沒來呢且略等等寶玉道我們倒去等他們有了頭們跟著也够了薛姨媽不放心分付兩個婦女跟著送了他兄妹們去他二人道了擾一徑回至賈母房中賈母尚未用晚飯知是薛姨媽處來更加歡喜因見寶玉喫了酒命送他自回房中歇著不許再出來了因命人好生看待著忽想起跟寶玉的人來遂問衆人李奶嫗怎麼不見衆人不敢直說他家去了只說纔進來的想有事又出去了寶玉踉蹌回顧道他比老太太還受用呢問他作什麼沒有他只怕我還多活兩日一面說一面來至自己臥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來笑道好好叫我研了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個字丟下筆就走了哄我等了這一天快來給我寫完了這些墨纔罷寶玉方纔想起早起的事來因笑道我寫的那三個字在那裏呢晴雯笑道這個人可醉了你頭裏過那府裏去囑付我貼在門斗兒上的我生怕別人貼壞了親自爬高上梯貼了半日這會兒還凍得手僵呢寶玉笑道我忘了你手冷我替你握著便伸手攜著晴雯的手同看門斗上新寫的三個字一時黛玉來了寶玉笑道好妹妹你別撒謊你看這三個字那一個好黛玉仰頭看見是絳芸軒三字笑道個個都好怎麼寫得這樣好法明兒也替我寫個扁寶玉笑道又哄我呢說著又問襲人姐姐呢晴雯向裏

好字一頓

可謂心心相印

是醉後神情○想

此時寶玉眉眼已

經錫灑於何知之

於下文愈加二字

知之

討厭的東西

先生其不可再惹

矣宜其如雷霆之

驟至也吾特憐之

雪者固無罪耳

寶玉擲茶是為包

子襲人解勸不為

李嬖借徑生情可

無窒礙○善於掩

飾襲人固省事者

乎開口便肖襲人一

生做作

此恃寵語也

間炕上拏嘴。寶玉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著。寶玉笑道：「好！太睡早了些。」又問晴雯道：「今兒那邊喫早飯？」有一碟兒豆腐皮的包子。我想著你愛喫，和珍大嫂子說了，只說我留著晚上喫。叫人送過來的，你可曾見麼？」晴雯道：「快別提了！送來我便知道是我的。偏纔喫了飯，就擱在那裏。後來李奶奶來了，看見說：『寶玉未必喫了，拿去給我孫子喫罷。』就叫人送了家去了。」正說著，茜雪捧上茶來。寶玉還讓林妹妹喫。茶衆人笑道：「林姑娘早走了，還讓呢？」寶玉喫了半盞茶，忽又想起早晨的茶來，因問茜雪道：「早起斟了一碗楓露茶，我說過那茶是三四次後出色的。這會子怎麼又斟上這個茶來？」茜雪道：「我原是留著的那會子，李奶奶來了，喫了去，又是他寶玉聽了，將手中杯子順手往地下一擲，豁琅一聲，打個粉碎，潑了茜雪一裙子。又跳起來問著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奶奶？你們這樣孝敬他，不過是我小時候喫過他幾日奶罷了。如今慣的比祖宗還大，攆了出去，大家乾淨說著，立刻便要回去。』」賈母攆他乳母，原來襲人實未睡著，不過是故意粧睡，引寶玉來，慳他頑耍。先聞得說字問包子等，也還可以不必起來。後來摔了茶鍾，動了氣，遂連忙起來解釋勸阻。早有賈母遣人來問是怎麼了。襲人忙道：「我纔倒茶來，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鍾子。一面又勸寶玉道：『你立意要摔他，也好。我們都願意出去，不如趁勢連我們一齊攆了。我們也好，你也不愁沒有好的來伏侍你。』」寶玉聽了，方無言語。被襲人等挾至炕上，脫了衣裳，不知寶玉口內還說些什麼。只覺口齒纏綿，眉眼愈加錫灑，忙伏侍他睡下。襲人摘

挾字妙想見其醉
 態以後凡寶玉之
 睡其通靈玉總塞
 在褥子下的須記
 清○自寶釵看通
 靈玉後尋常煖雪
 飲酒扶醉歸來於
 中插入一李嬌兒
 便覺文境變幻如
 火如茶始知才人
 筆下無所不有下
 形容標緻八字不
 而云堪陪讀書者
 知陪讀書者要此
 八字何用此
 是工部司員
 可卿原來抱養
 的○不是親生的
 返○照入江○此處
 又將可卿來歷點
 明令觀者自會不
 形容嬌娜八字不
 是好批評補述一
 是與前回照應一
 番與前回照應一
 出代儒是寶玉之
 祖輩也○不得
 作此望
 秦邦業饋送束脩
 祇因那邊富貴眼
 睛不得不東拼西

下那通靈寶玉來用手帕包好擡在褥子下次日帶時便冰不著脖子那寶玉到枕就睡
 著了可謂體貼入微彼時李嬌兒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也就不敢上前只悄悄的打聽睡
 了方放心散去次日醒來就有人回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鍾來拜直接寶玉見秦鍾商量同
 塾一段寶玉忙接出去領了拜見賈母題眼賈母見秦鍾形容標緻舉止溫柔史筆堪陪
 寶玉讀書豈獨陪讀書而已哉心中十分歡喜便留茶留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眾人
 因愛秦氏見了秦鍾是這樣人品也都歡喜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又與了一個荷包並
 一個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囑付他道你家住的遠或一時寒熱不便只管住在我
 這裏只和你寶叔在一處別跟著那長進的東西們學秦鍾一一的答應回家稟知他
 父親他父親秦邦業現任營繕郎年近七旬夫人早亡因當年無兒女便向養生堂抱了
 一個兒子並一個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女兒小名喚可卿長大時生得形容嫵娜
 性格風流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秦邦業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鍾因去歲業師
 回南在家溫習舊課正要與賈親家商議附在他家塾中去可巧遇見寶玉這個機會又
 知賈家塾中司塾的乃賈代儒現今之老儒秦鍾此去可望學業進益從此成名因十分
 喜悅只是官囊羞澀那邊都是一雙富貴眼睛少了拿不出來兒子的終身大事說不得
 東拼西湊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帶了秦鍾到代儒家來拜見作養子弟讀書者
 大約盡具此一片苦心然後聽寶玉揀的好日子一同入塾至塾中之事如何下回分解

湊本看東家之面
卻慙西席之心

護花主人評曰

王鳳姐贏來戲席。賈母王夫人先回。鳳姐然後盡歡至晚。此半日中。有許多事情。在筆墨之外。

寶玉遶路至梨香院。偏遇見清客家人。兩番問安索字。固是文筆曲折。亦寫盡趨奉公子情態。

第八回專敘金玉配合之緣。故將寶釵面貌衣飾。及寶玉之裝束。又極力描寫一番。寶玉之玉。是寶釵要看寶玉遞送寶釵之金鎖。卻從丫頭鶯兒口中露出大方得禮。不露痕跡。

黛玉驀地走來。妙極。若黛玉不來。寶玉與寶釵兩人說話。一時便難截住。

黛玉開口尖酸。寶釵落落大方。便使黛玉不得不遁辭解說。

黛玉借手爐。隱刺寶玉平日不聽他勸。好喫冷酒。今日寶釵一說便聽。妙在寶玉心中。曉得寶釵似曉不曉。薛姨媽真是不懂。四人各有不同。黛玉又遁辭掩飾。靈變含蓄。蓄文心如鬼工。

寶釵說黛玉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真將一個極靈極妬的女孩。活現紙上。

寫黛玉替寶玉戴斗笠。實是疼愛寶玉。若是寶釵如此。又不知惹出黛玉多少話來。

今默無一語。真是大方女子。兩相形容。文章細活。晴雯貼字。寶玉握手。兩情從此而起。

寶玉摔杯。是專惱李嬖。乃寫及襲人粧睡。聞氣起勸。含糊答應。賈母捨己攔阻。寶玉覺有一個恃愛靈婢。跳躍紙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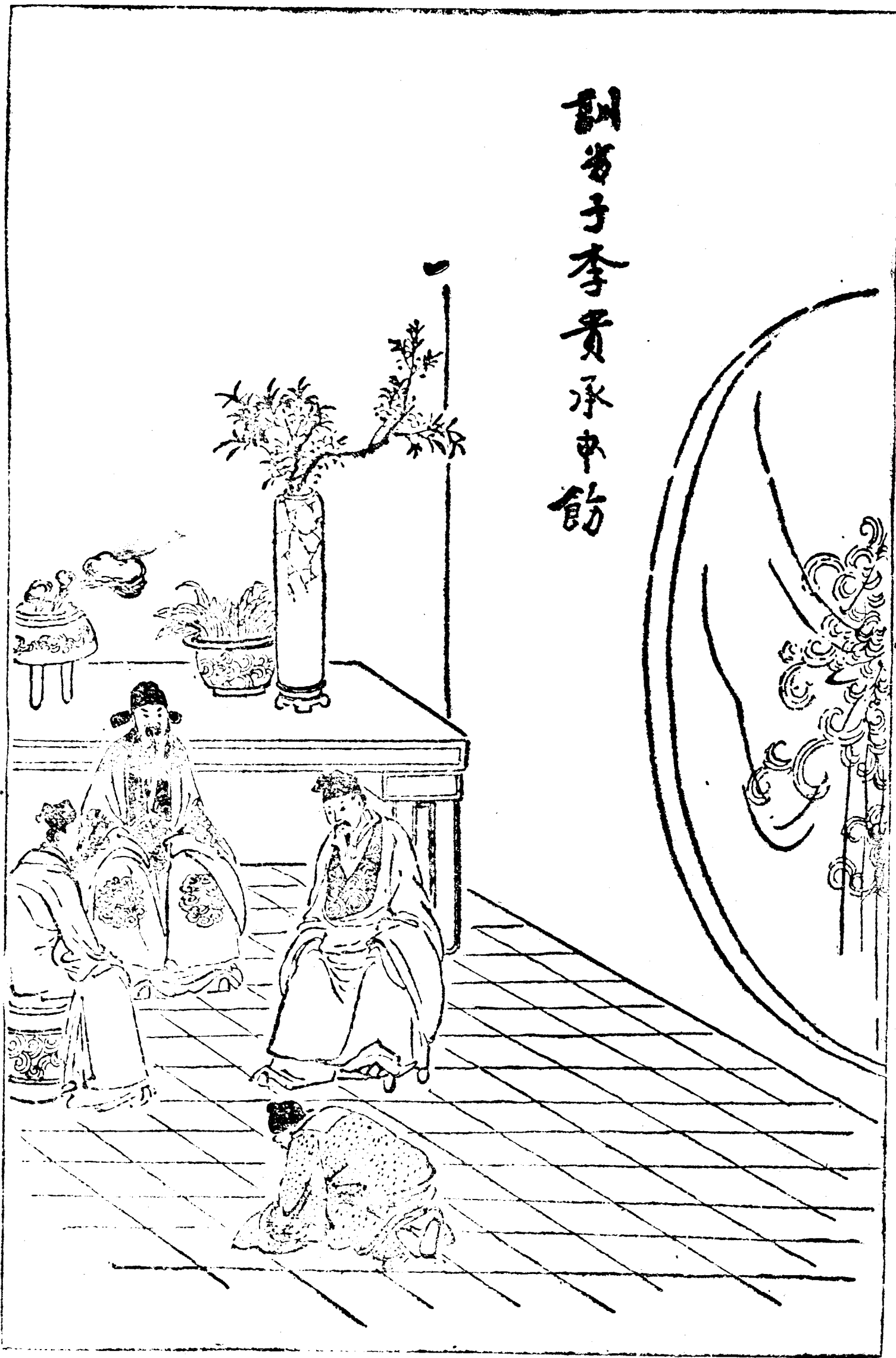
秦鍾入塾。伊父望其學成名立。是反跌後文。且將秦氏來歷。於此回補出。

大某山民評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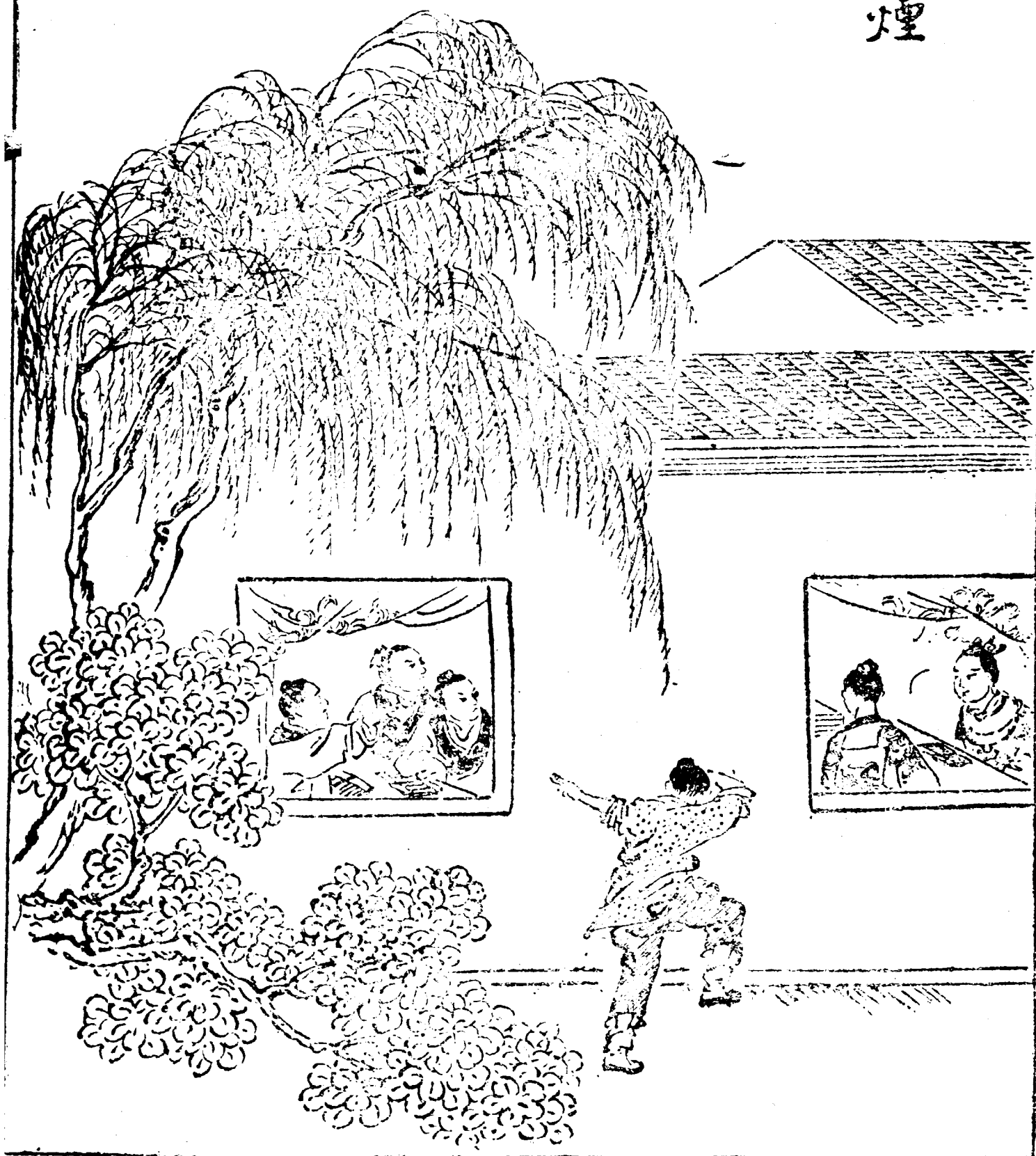
按前第三回。黛玉入榮府。依外家。查係己酉年秋晚冬初。自後一切事情。至寶黛過梨香院。薛姨媽處飲酒。遇雪。皆本年冬底事也。入第九回。寶玉與秦鍾入塾。爲始。當係次年初春矣。迨後十一回中。記賈敬生日。在九月時。並追敘上月中旬云云。又記菊花盛開。又記十一月三十云云。又記十二月初二云云。又記冬底林如海云云。至治秦氏之喪。又是一年之春矣。作者雖未表明。又是一年。而書中之節次具在也。故入第九回。卽爲入書正傳之第二年庚戌。迨至十二回春日治秦氏之喪。則入書正傳之第三年辛亥也。閱者記清。

己酉庚戌兩年過接處。作者欠界劃清楚。令粗心讀過者。無界限可尋。然斷斷不能併作一年事也。

訓子李貴承節



噴禎童芳煙
刷書房



以上是寶玉入學過脈文字○自此以下斷為正傳之第二年庚戌歲事若有不忍玉兒之入學以置已於落寞地者○寶玉之婢眾矣而花姑娘獨悶悶者情有異於眾也其故閱者自知襲人之對所謂強笑面皮寬也囑皆一味款款叮囑皆牽魂精髓雖聽者每句應著而念書之際豈復想書承好意思謝謝泥此○時尚無雀金泥裘○一○味○愛○惜○語○卻○也○可○憐○○此○等○處○當○以○初○春○天○冷○觀○之○不○得○作○尚○是○冬○底○○懶○賊○二○字○新作○小○子○們○之○通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九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噴頑童茗煙鬧書房

話說秦鍾父子專候賈家的人來送上學之信。原來寶玉急於要和秦鍾相遇。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打發人送了信。至日一早。寶玉起來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收拾停妥。坐在牀沿上發悶。見寶玉來。只得伏侍他梳洗。亦無可奈何之一境。寶玉見他悶悶的。因問道。好姐姐。你怎麼又不自在了。難道怪我上學去丟的。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笑道。這是那裏的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了一輩子。終久怎麼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著書。只怕念書之時。也想着你不念的時節。想著家。要想着姐姐。終別和他們一處頑鬧。伏下。撞見老爺。不是頑的。雖說是奮志要強。那工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著意在此。句。你可時時體諒。襲人說一句。寶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給小子們去了。學裏冷。好歹想著添換。比不得家裏有人。照顧腳爐手爐。也交出去的了。你可逼著他們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壞了你親切。寶玉道。你放心。我在外頭。自己都會調停的。你們也可別悶死在這屋裏。何至便悶死。長和林妹妹一處去頑耍纔好。寶姊姊則奈何說著。俱已穿戴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寶玉又囑付了晴雯。麝月幾句。方出來見賈母。賈母也未免有幾句

病也 未入塾之前插入 製人安頓一段亦 不可少 不知與囑付襲人 之言同否 全書中寶玉見買 政此是第一次 可知其懶學非一 次矣 奇語 想是詹光單聘仁 之流 即李嫵嫵老貨之 子也 如聞其聲 淘氣而曰精緻亦 奇談 摘了帽子叩頭是 絕大規矩 鹿鳴謂後日鄉舉 浮萍謂後日遠遁 已有人為之指出 會心不遠 卻正是語已為後 半部講義警頑一 回伏根 順勢進箴筆情婉 妥

囑付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出來到書房中見賈政。賈政初上場偏生這日賈政回家早。正在書房中與相公清客們閒話。忽見寶玉進來請安。回說上學裏去。賈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學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何苦如此。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經仔細站。髒了我這地。靠髒了我這門。衆清客相公們都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二三年就可顯身成名的了。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的。天也將飯時。世兄竟快請罷。說罷便有兩個年老的攜了寶玉出去。賈政因問跟寶玉的是誰。只聽見外面答應了一聲。早進來三四個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時認得寶玉奶母之子名喚李貴的。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到底念了些什麼書。倒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裏學了。些精緻的淘氣。等我閒一閒。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長進的算帳。嚇的李貴忙雙膝跪下。摘了帽子叩頭。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座闐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盜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裏太爺的安。就道我說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出去。此時寶玉獨站在院外屏聲靜候。待他們出來。便同走了。李貴等一面擔衣服。一面說道。哥兒可聽見了。不曾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子跟主子賺些好體面。我們這些奴才白陪著挨打受罵的。從此也可憐見些纔好。寶玉笑道。好哥哥。你別委

開口一好字便妙
不曰上苑看花而
日蟾宮折桂知功
名限人尺寸不容
相假
問得妙不答得妙
以上一段寫入塾
前一層面面俱到

八字中包藏無限
二十四兩束金已
攔斷乃父之脚筋
矣
隨心所欲四字妙
寫二人交情語語
含蓄得妙
今之見父輩或者
成輩亦混著亂叫
一其亦鯨卿之
吾不知秦寶二人

屈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請只求聽一兩句話就有了說著又至賈母這邊
秦鍾早已來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呢於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寶玉忽想起來未辭黛玉
又忙至黛玉房中來作辭彼時黛玉在窗下對鏡理妝聽寶玉說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
去可是要蟾宮折桂了我不能送你了寶玉道好妹妹等我下學再吃晚飯那胭脂膏子
也等我來再製嘮叨了半日五字中有戀戀不忍去之意方抽身出了黛玉忙又叫住問道你
怎麼不去辭辭你的姐姐來太多心寶玉笑而不答此處已揭起寶之於黛勝於待敘一徑同秦
鍾上學去了原來這義學也離家不遠述義學原由原係當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的
不能延師者即入此中讀書凡族中為官者皆有幫助銀兩以為學中膏火之費舉年高
有德之人為師如今秦寶二人來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過讀起書來自此後二人同
來同往同起同坐愈加親密史筆兼賈母愛惜也常留下秦鍾一住三五天自己重孫一
般看待因見秦鍾家中不甚寬裕又助些衣服等物不上一兩月工夫秦鍾在榮府裏便
慣熟了寶玉終是個不能安分守理的人一味的隨心所欲因此發了癖性又向秦鍾悄
說咱們兩個人一樣的年紀入庚戌年二人俱十三歲況又同窗以後不必論叔姪只論兄弟
朋友就是了然則亦可以論夫婦乎先是秦鍾不敢當寶玉不從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字
鯨卿也只得混著亂叫起來原來這學中雖多是本族子弟與些親戚家的子姪俗語說
的好一龍九種種種各別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只怕是貓狗同居下流人物在內風

為龍耶為蛇耶抑
上流耶下流耶
偏要特筆寫之
寶玉之於鯨卿亦
大書特書
既親且厚使為交
道之正亦可挽末
俗之瀆矣
嫌猶可恕疑則不
可言矣
提出薛大爺來
後文遭柳湘蓮毒
打是其報應○今
之結交契弟者遍
地皆薛大爺矣
奉告貧家子弟稍
有姿色者幸勿與
此等人同學
小學生而曰多情
千古未有奇文
正不必考其姓名
薛大爺想俱已到
手二人頗能知子
都之美○村塾中
徒不少惡少勸人
家附學者宜早提
防弗送入羣兔窟
中
八目勾留四字奇
文○不知香勾那

波漸起。自秦寶二人來了。都生的花朵兒一般的模樣。然則寶玉亦為人所覬覦矣。又見秦鍾。一般溫柔未語先紅怯怯羞羞有女兒之風。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纏綿。因此二人又這般親厚也。怎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嫌疑之念。背地裏你言我語詭譎佈滿書房內外。微詞因嫌疑而生。妬忌因妬忌而生。謠諑天下事大抵如斯。原來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是年薛蟠交十五歲。便知有一家學塾中廣有青年子弟。偶動了龍陽之興。點題因此也。假說了來上學。史法不過於三日打魚兩日曬網。白送些束脩禮物與賈代儒。卻不會有一些進益。要進益做什麼。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這學內的小學生。圖了薛蟠的銀錢穿喫。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記。可為一歎。又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史法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真姓名。殆作者諱之乎。只因生得嫵媚風流。滿學中人都送了兩個外號。一叫香憐。一叫玉愛。雖係都有竊慕之意。將不利於孺子之心。只是都懼薛蟠的威勢。可謂霸矣。不敢來沾惹。亦用沾惹二字與黛玉所云豈有沾惹之理。其沾惹同否。如今秦寶二人一來了。見了他兩個亦不免繾綣羨愛。亦皆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一般的留情與秦寶。因此四人心雖有情意。只未發迹。每日一入學中。四處各坐。卻八目勾留。或設言託意。或詠桑寓柳。遙以心照。卻外面為避人眼目。不料偏又有幾個滑賊。看出他形景來。都背後擠眉弄眼。或咳嗽揚聲。神情活現。這也非止一日。一筆勒住。可巧這日代儒有事要回家。吾以為不巧也。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令學生對了。明

個玉勾那個
以上一節敘述筆
法明簡
總束上文
以下入鬧學正文
賈瑞出場來了又
有好戲文看了
不是性急當是心
虛○羞怒相激四
才○妙金哥亦有辯
一○擎字一賴字教
人○擔受不住字卻
所○對非所問然卻
是○對賊
貼○燒餅北語云云
也是從水滸哥
對武大之言脫胎
出來
六○字斷語已伏後
文○鳳姐事
寫○得賈瑞下作不
堪
埋○根久矣
近○人借影罵形往
往○有此等伎倆
金○哥真該死的

日再來上書將學中之事又命長孫賈瑞管理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上學應卯了因此秦鍾趁此和香憐弄眉擠眼二人假出小恭走至後院說話秦鍾先問他家裏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了只聽見背後咳嗽了一聲二人嚇的忙回顧時原來是窗友名金榮的香憐本有些性急便羞怒相激問他道你咳嗽什麼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笑道許你們說話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分明說許你們這樣鬼祟祟的幹什麼事情我可也擎住了還賴什麼先讓我抽個頭兒不堪之至嚙們一聲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翻起來秦香二人就急得飛紅的臉所謂賊膽心虛便問道你擎什麼了金榮笑道我現擎住了是真的說著又拍著手笑嚷道貼得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喫去更不堪秦鍾香憐二人又氣又忿不復可忍矣忙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無故欺負他兩個原來這賈瑞最是個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子弟們請他後又助著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橫行霸道他不但去管約反助紂爲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來有了新朋友不知那一個把香玉二人丟開一邊就連金榮也是當日的牙友自有了香玉二人便見棄了金榮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攜幫襯之人不怨薛蟠得新厭故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攜了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千人也正醋妬他兩個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賈瑞心中便不自在起來雖不敢呵叱秦鍾卻擎著香憐作法反說他多事著實搶白了

寫得十分耐。方
逼出下文來。後文
形容薈哥為後文
齡官埋根然薈官
亦不是好貨。也
說得含蘊諱之也
一本之誼何嫌何
疑緣有誹謗分與
房舍而今而後其
室甚遠其人則邇
宜為斯人之所懼
也。溺愛匡助人家
那有好事弟
又是一個壞東西
此等賄賂亦不可
少
薈兒亦頗狡猾

茗煙為寶玉得用
之人於此點出

幾。句。此。二。字。令。人。難。堪。香。憐。反。討。了。沒。趣。連。秦。鍾。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發。得。了。
意。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閒。話。玉。愛。偏。又。聽。了。兩。個。人。隔。坐。咕。咕。唧。唧。的。角。起。口。來。
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裏。親。嘴。摸。屁。股。兩。個。商。議。定。了。一。
對。兒。論。長。道。短。之。言。只。顧。得。志。亂。說。卻。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個。人。你。道。這。
一。個。人。是。誰。原。來。這。人。名。喚。賈。薈。亦。係。寧。府。中。之。正。派。元。孫。父。母。早。亡。從。小。兒。跟。著。賈。珍。
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得。還。風。流。俊。俏。是。年。賈。薈。十。七。歲。他。弟。兄。二。人。最。相。親。厚。
常。共。起。居。句。中。有。眼。寧。府。中。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專。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
又。有。什。麼。小。人。話。諛。謠。誣。之。辭。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好。自。己。也。自。避。些。嫌。疑。如。今。
竟。分。與。房。舍。命。賈。薈。搬。出。寧。府。自。己。立。門。戶。過。活。去。了。下。文。鳳。姐。之。遣。薈。蓉。二。人。以。毒。算。賈。瑞。者。已。
於。此。數。語。埋。根。這。賈。薈。外。相。既。美。內。性。聰。又。敏。雖。然。虛。名。來。上。學。亦。不。過。虛。掩。眼。目。而。已。此。
數。語。亦。是。微。詞。仍。是。鬪。雞。走。狗。賞。花。閱。柳。為。事。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扶。故。此。族。中。人。
誰。敢。觸。逆。於。他。他。既。和。賈。蓉。最。和。今。見。有。人。欺。負。秦。鍾。如。何。肯。依。如。今。自。己。要。挺。身。出。來。
報。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有。計。較。金。榮。賈。瑞。一。等。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我。又。與。薛。大。叔。
相。好。倘。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豈。不。傷。和。氣。欲。不。管。如。此。謠。言。說。的。大。家。沒。
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聲。口。又。不。傷。臉。面。想。畢。也。粧。出。小。恭。去。走。至。後。面。悄悄。把。
跟。寶。玉。的。書。童。茗。煙。叫。至。身。邊。如。此。這。般。調。撥。他。幾。句。惡。計。這。茗。煙。乃。是。寶。玉。第。一。個。得。

以薪投火那得不
熾是好東西
蓄哥兒真惡

這裏二字直接什
麼東西一句來中
開夾敘買蓄得史
家文法插入旁觀
一句使情景面面
托出
其勢甚捷其筆甚
閒文章到緊迫處
卻又閒寫開去
何等妙乃爾
又是一個好東西
萬一打中茗煙將
奈何
從上打了賈藍買
茵的座上一句接
下
寫得拉拉雜雜擒
縱俱佳
書篋子者即今小
學生之書包類也
花團錦簇之文
看他敘事處無一

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事。如。今。聽。賈。蓄。說。金。榮。如。此。欺。負。秦。鍾。連。你。的。爺。寶。玉。都。牽。連。在。內。
不。給。他。個。知。道。下。次。越。發。狂。縱。了。這。茗。煙。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了。這。信。又。有。賈。蓄。
助。著。便。一。頭。進。來。叫。金。榮。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是。什。麼。東。西。賈。蓄。遂。躁。一。躁。靴。
子。故。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兒。說。正。時。候。了。遂。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
止。他。只。得。隨。他。去。了。這。裏。茗。煙。走。進。來。便。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操。屁。股。不。與。你。雞。巴。
相。干。橫。豈。沒。操。你。的。爺。就。罷。了。你。是。個。好。小。子。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嚇。的。滿。室。中。子。弟。
都。芒。芒。的。癡。望。傳。神。賈。瑞。忙。喝。茗。煙。不。得。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
此。我。只。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寶。玉。秦。鍾。剛。轉。出。身。來。聽。得。腦。後。颯。的。一。聲。早。見。
一。方。硯。瓦。飛。來。並。不。知。係。何。人。打。來。卻。打。了。賈。藍。賈。茵。的。座。上。這。賈。藍。賈。茵。亦。係。榮。府。近。
派。的。重。孫。這。賈。茵。少。孤。其。母。疼。愛。非。常。書。房。中。與。賈。藍。最。好。所。以。二。人。同。座。誰。知。這。賈。茵。
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他。在。位。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暗。助。金。榮。飛。
硯。來。打。茗。煙。偏。打。錯。了。落。在。自。己。面。前。將。個。磁。硯。水。壺。打。了。粉。碎。濺。了。一。書。黑。水。賈。茵。如。
何。依。得。寫。得。入。理。便。罵。好。因。攘。的。們。這。不。都。動。了。手。了。麼。罵。著。也。便。抓。起。硯。磚。來。要。飛。賈。藍。
是。個。省。事。的。忙。接。住。硯。磚。極。口。勸。道。好。兄。弟。不。與。嗜。們。相。干。賈。茵。如。何。忍。得。見。按。住。硯。磚。
他。便。兩。手。抱。書。篋。子。來。照。這。邊。搵。了。來。終。是。身。小。力。薄。卻。搵。不。到。反。搵。了。寶。玉。秦。鍾。案。上。
就。落。下。來。了。只。聽。豁。琅。一。響。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筆。硯。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寶。玉。的。一。碗。

筆不忙卻無一筆
不閒合塾諸人面
面俱到其筆法真
從項羽本紀得來

一根毛竹大板一
根門門兩條馬鞭
竟是大打仗

波瀾層出

寶二哥也發極矣

先生作輟學者必
致攪翻惟做過糊
之難者方知約束

茶也。咂得碗碎。茶流。那賈茵。卽跳了出來。要揪打那飛硯的人。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裏經得舞動長板。茗煙早喫了一下。亂嚷你們還不來動手。寶玉還有幾個小厮。一名掃紅。一名鋤藥。一名墨雨。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一齊亂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雨遂擎起一根門門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得攔一回。這個勸一回。那個誰聽他的話。肆行大亂。衆頑童也有幫著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膽小藏過一邊的。也有立在桌上。拍著手亂笑。喝著聲兒。叫打的登時鼎沸起來。外邊幾個大僕人。李貴等聽見裏邊作反起來。忙都進來。一齊喝住。問是何故。衆聲不一。這一個如此說。那一個又如此說。李貴且喝罵了茗煙等四個。一頓攆了出去。秦鍾的頭早撞在金榮的板上。打去一層油皮。寶玉正擎掛襟子。替他揉見。喝住了衆人。便命李貴收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守禮來告訴瑞大爺。瑞大爺反派我們的。不是聽著人家罵我們。還調唆人家打我們。茗煙見人欺負我們。豈有不為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煙。連秦鍾的頭也打破了。還在這裏念書麼。李貴勸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這會子為這點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到顯的嗒們沒禮似的。依我的主意。那裏的事情。那裏了結。何必驚動老人家。這都這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這裏。你老人家就是這學裏的頭腦了。衆人看你行事。衆人有了不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鬧到這步田地。還不管賈瑞道。我嗚著都不聽。李貴道。不怕你老人

豈敢豈敢

大有恃寵而驕的
光景
其疾如風其利如
劍若煙之言亦可
畏也

同塾讀書此時始
知其來歷可知其
平日不相浹洽視
如陌路而未嘗寒
暄及之也咄咄可
畏
然而豈不多事

賠不是而亦有所
謂權者耶真是欺
小孩子語

家惱我。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是。所以這些兄弟不聽。就鬧到太爺跟前。去連你老
人家也脫不了的。還不快作主意。撕羅開了罷。寶玉道。撕羅什麼。我必要回去的。秦鍾哭
道。有金榮在這裏。我是要回去的了。寶玉道。這是爲什麼。難道別人家來得。咱們倒來不
得了。我必回明白衆人。攆了金榮去。又問李貴。這金榮是那一房的親友。李貴想一。想道。
也不用問了。若問起那一房親戚。更傷了兄弟們和氣。茗煙在窗外道。他是東衙裏。璜大
奶奶的姪兒。那是什麼硬掙仗腰子的也來。嚇我們。璜大奶奶是他姑媽。你那媽媽只會
打旋磨兒。給我們。璜二奶奶跪著借當頭。我眼裏就看不起他。那樣主子。奶奶。李貴忙喝
道。偏這小狗養的。知道有這些咀嚼。寶玉冷笑道。我只當是誰的親。原來是璜嫂子的姪
兒。我就去問他。說著便要走去。叫茗煙進來。包書茗煙進來。包書又得意洋洋的道。爺也不
用自己去見他。等我去他家。就說老太太有話問他。呢。僱上一輛車子。拉進去。當著老太
太。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細回去。我好不好。先搥了你。然後回老爺。太太
就說寶哥。全是你調唆的。我這裏好容易勸哄的好了一半。你又來生了新法兒。你鬧了
學堂。不說變個法兒。壓息了。纔是倒還往火裏奔。茗煙方不敢作聲。此時賈瑞也恐生鬧
不清。自己也不干淨。只得委曲著來。央告秦鍾。又央告寶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來寶玉
說不回去也罷了。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金榮先是不肯。後來經不得賈瑞也來逼他。權
賠個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勸金榮。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怎得了局。金榮強不過。只

得與秦鍾作了揖。寶玉還不依定要叩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的勸金榮說俗語云。忍得一時忿。終身無惱悶。未知金榮從也不從。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賈政申飭李貴。噴說寶玉。是反襯後文大鬧。又爲李貴調停之伏筆。

寶玉於女色。自幼親近。且自秦氏房中暫睡。襲人演試一番。已深知其味。而於男色。尙未沈溺。又有秦鍾同學。從此男女二色。皆迷入骨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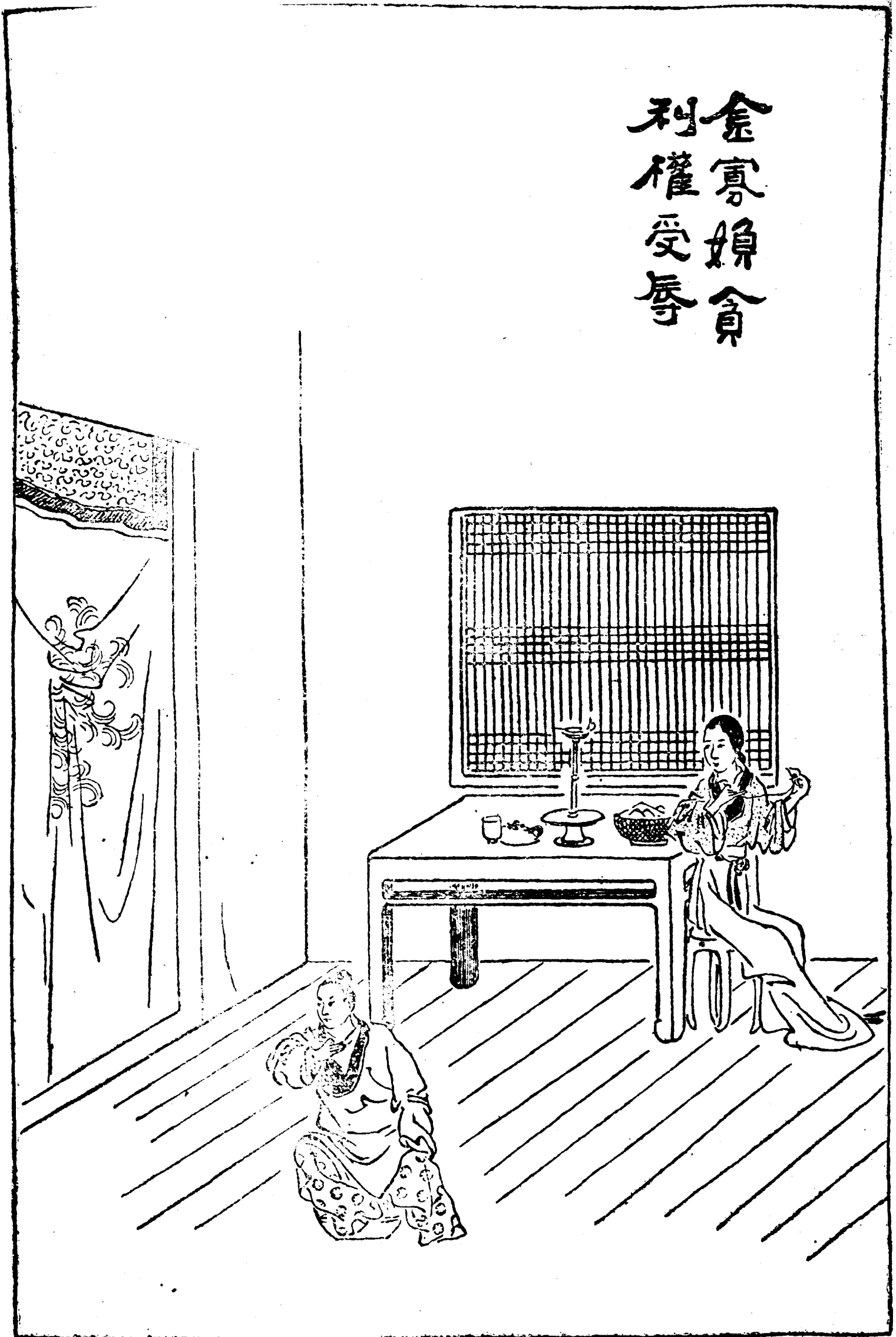
寶玉男女二色。皆由秦而起。此秦氏所以爲寧府之罪首也。

秦者情也。秦鍾者情種也。

學堂大鬧。極言聚徒爲塾。魚龍混雜。其醜有不可勝言者。

第九回專寫寶玉與秦鍾相厚是主。其餘俱是賓。而香憐玉愛。又是賓中賓。

貪
寡
金
利
受
辱
貞
負



張大醫
論病
細窮源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十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校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以上一段結開學
正文無怪其然亦自
取厥咎也
秦寶二人平日之
鬼鬼崇崇從金榮
之眼中補出
畢竟與你何干
璜大嫂子金氏之
嫂也
胡氏語誠金榮絮
絮不休確係貧窶
苦況冀人啣沫難
於上天

薛大爺幫銀子何
慷慨乃爾其母不
知其子當知之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衆。又兼賈瑞勒令賠了不是。給秦鍾叩了頭。寶玉方纔不譟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自己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鍾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著寶玉同他相好。就目中無人。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崇崇的。只當人多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撞在我眼裏。就是鬧出事來。我還怕什麼不成。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咕唧唧的說。你又要管什麼閒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向他。們西府裏。璉二奶奶跟前說了。你纔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著人家。嗒們家裏。還有力氣請得起先生麼。況且人家學裏茶飯都是現成的。你這二二年在那裏念書。那裏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件鮮明衣服。再者。你在那裏念書。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也幫了嗒們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鬧出了這個學房。若再要找這樣一個地方。我告訴你說罷。比登天的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实實的頑回子。睡你的覺去。好多著的呢。於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也自睡覺了。次日仍就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是給的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名喚賈璜。但其族人。那裏皆

此段結金榮一邊
餘波補敘金榮入
塾根由

是何不思之甚也

金大嫂可謂善於
見幾然其品斯下
矣
口吻畢肖作者真
善於揣摩
真實可憐人

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璜夫妻。守著些小小兒產業。又時常到寧榮二府裏去請安。又會奉承鳳姐兒。并尤氏。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助資助他。方能如此。度日。今日正遇天氣晴明。又值家中無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上車來家裏走走。瞧瞧寡嫂並姪兒。閑說之間。金榮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府學房裏的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說了。這璜大奶奶不聽則已。聽了怒從心上起。說道。這秦鍾小子是賈門的親戚。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人多不要勢利了。況且多做的是什麼有臉的事。就是寶玉也不犯向著他。到這個田地。等我去到東府裏。瞧我們珍大奶奶。再和秦鍾的姐姐說話。叫你評評這個理。這金榮的母親聽了。急得了不得。忙說。這都是我的快嘴。告訴姑奶奶。求姑奶奶快別去說罷。別管他誰是誰非的。倘或鬧出來。怎麼在這裏站得住。若站不住。家裏不但不能請先生。又在他身上添出許多嚼用來。呢璜大奶奶說道。那裏管得許多。你等我說了。看是怎麼樣。也不容他嫂子勸。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坐了望寧府裏來。到了寧府。進了東角門。下了車。進去見了賈珍的妻子尤氏。未敢氣高。殷勤勤。敘過了寒溫。說了些閒話。方問道。今日怎麼沒有蓉大奶奶。尤氏說他這些日子。不知怎麼經期有兩個多月沒有來。請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下半日。就懶怠動了。話也懶怠說。眼神發眩。我叫他且不必拘禮。早晚不必照例上來。你竟養養罷。就是有親戚來。還有我呢。就有長輩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囑付了。我說你不許累搯地。不許

直刺金榮賈璜嫂
子如何啓口
請問璜嫂子何不
排解

怒從心起不能過
捺忽焉把盛氣丟
在瓜窪國裏忽又
轉怒爲喜祇緣一
頓食耳璜大奶奶
何輕喜易怒

招他生氣惱。恰恰對賊。叫他好生靜養。靜養就好了。他要想什麼。只管到我這裏來取。倘或他有個好歹。你再要娶這一個媳婦兒。這麼個模樣兒。這麼個性情兒。只怕打著燈籠兒也沒處去找呢。他這爲人行事。那個親戚。那個長輩。不喜歡他。史筆。所以我這兩日。好不心煩。偏生今兒早起。他兄弟來。瞧他。誰知他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了他。姐姐身上。不好這些事。也不當告訴他。就受了萬分委曲。也不該向著他說。誰知昨日學房裏。打架。不知是那裏附學的學生。倒欺侮了他。裏頭還有些不干不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姐。嬌子。你是知道的那媳婦。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的。他可心細心。又多不拘。聽見什麼話。兒多要忖量。個三日五夜。纔罷這病。就是從這用心太過上。得來的。今兒聽見有人欺侮。了他的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是那狐朋狗友。搬弄是非。調三惑四。氣的是爲他兄弟。不學好。不上心讀書。以致如此。學裏課鬧他。爲了這事。索性連早飯還沒喫。我纔到他那。邊安慰了他一會。又勸解了他的兄弟。幾句。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裏找寶玉兒去了。我又瞧著他。喫了半盞燕窩湯。我纔過來的。嬌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況目今又沒個好大夫。我想到他這病上。我心裏如同鍼戳一般。你們知道有什麼好大夫。沒有。金氏聽了這一番話。把方纔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嚇的丟在瓜窪國去了。還算見機。聽見尤氏問他好大夫的話。連忙答道。我們也沒聽見人說什麼好大夫。如今聽起大奶奶這個病來。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倒別教人混治。倘若治錯了。可了不得。尤

以上收束鬧學一段即渡下蓉媳婦請醫看病文字

前同茗煙云看不起那樣子奶奶一淘非虛語入正文探聽口氣添幾句話難道不算醫家蒲留仙謂閻羅天子遺十萬八千衆布作巫醫名勾魂使者可知若輩皆是奉天承運子弟不知艱難口氣

氏道。正是呢。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來。見了金氏。便問尤氏道。這不是璜大奶奶麼。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讓這大奶奶喫了飯去。賈珍說著話。便向那屋裏去了。金氏此來。原要向秦氏說。秦鍾欺侮他兄弟的事。聽見秦氏有病。連提也不敢提了。況且賈珍尤氏。又待的甚好。因轉怒爲喜的。又說了一會子閒話。方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過來坐下。問尤氏道。今日他來有什麼說的。尤氏答道。倒沒說什麼。一進來。臉上倒像有些著惱的氣色似的。及至說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的病。他到漸漸的氣色平靜了。你又叫留他喫飯。他聽見媳婦這樣的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著。又說幾句閒話。就去了。倒沒有求什麼事。可見從前求過什麼的。如今且說媳婦這病。你那裏尋一個好大夫給他瞧瞧。要緊。可別耽誤了。現今咱們家走的這羣大夫。那裏要得一個個都是聽著人的口氣。兒人怎麼說。他也添幾句文話兒說一遍。罵盡天下庸醫。卻倒殷勤的很。三四個人一日輪流著。倒有四五遍來診脈。大家商量著。立個方兒。喫了也不見效。倒弄得一日三五次換衣服。坐起來見大夫。其實於病人無益。賈珍說。可是這孩子也糊塗。何必又脫脫換換的。倘或又著了涼。更添一層病。還了得。任憑什麼好衣裳。又值什麼呢。孩子的身體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麼。我正要告訴你。方纔馮紫英來看我。他見我有些抑鬱之色。問我是怎麼了。我告訴他媳婦身子大不爽快。因爲不得個好太醫。斷不定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礙無妨礙。所以我心裏實在著急。馮紫英因說他有一個幼時從學的先

敬。老。生。日。在。九。月。觀。下。回。便。知。前。幾。回。已。寫。寒。冬。光。景。可。知。此。六。月。又。是。一。年。也。春。夏。無。事。故。畧。過。耳。是。非。場。三。字。新。確。於。生。日。散。陰。臨。文。後。來。賈。媪。臨。終。囑。寫。金。剛。經。施。送。咸。謂。勸。人。為。善。可。算。功。德。近。來。刻。板。糊。壁。者。其。心。皆。歸。於。賈。來。陞。為。寧。府。都。總。管。

生。姓。張。名。友。士。學。問。最。淵。博。更。兼。醫。理。精。極。且。能。斷。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給。他。兒。子。捐。官。現。在。他。家。住。著。呢。這。樣。看。來。或。者。媳。婦。的。病。該。在。他。手。裏。除。災。也。未。可。定。我。已。著。人。拏。我的。名。帖。去。請。了。今。日。天。晚。或。未。必。來。明。日。想。一。定。來。的。且。馮。紫。英。又。回。家。親。替。我。求。他。務。必。請。他。來。瞧。的。等。待。張。先。生。來。瞧。了。再。說。罷。尤。氏。聽。說。心。中。甚。喜。因。說。後。日。又。是。太。爺。的。壽。日。言。賈。敬。生。日。也。到。底。怎。麼。辦。法。賈。珍。說。道。我。方。纔。到。了。太。爺。那。裏。去。請。安。兼。請。太。爺。來。家。受。一。受。一。家。子。的。禮。太。爺。因。說。道。我。是。清。淨。慣。了。的。我。不。愿。意。往。你。們。那。是。非。場。中。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些。衆。人。的。頭。你。莫。如。把。我。從。前。注。的。陰。騷。文。給。我。好。好。的。叫。人。寫。出。來。刻。了。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還。強。百。倍。呢。倘。或。明。日。後。日。這。兩。天。一。家。子。要。來。你。就。在。家。裏。好。好。的。款。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麼。東。西。來。連。你。後。日。也。不。必。來。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叩。了。頭。去。倘。或。後。日。你。又。跟。許。多。人。來。鬧。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說。了。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來。陞。來。分。付。他。預。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了。賈。蓉。來。分。付。來。陞。照。例。預。備。兩。日。的。筵。席。要。豐。豐。富。富。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裏。請。老。太。太。二。太。太。和。你。璉。二。嫂。子。來。逛。逛。你。父。親。今。日。又。聽。見。一。個。好。大。夫。已。打。發。人。請。去。了。想。明。日。必。來。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證。細。細。的。告。訴。他。賈。蓉。一。一。答。應。著。出。去。了。正。遇。著。方。纔。到。馮。紫。英。家。去。請。那。先。生。的。小。子。回。來。了。因。回。道。奴。才。方。纔。到。了。馮。大。爺。家。拏。了。老。爺。名。帖。請。那。先。生。去。那。先。生。說。道。方。纔。這。裏。大。爺。也。向。我。說。了。但。

今之替人診脈者
那願自己之精神
濟與不濟也
世故人情面面周
到妙於從請醫的
口中述出

以下入診脈正文

一派俗套語亦酬
應語時下之不可
少者也
賈蓉同進內室尙
說得去

此公到底有些講
究

是今日拜上一天的客。纔回到家。此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診脈。須得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薦。因馮大爺和府上。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著實不敢當。仍叫奴才擎回來了。哥兒替奴才回一聲兒。賈蓉復回身進去。回了賈珍和尤氏的話。方出來叫了來陞。分付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來陞聽畢。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間。門上人回道。請得那張先生來了。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日承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醫學。小弟不勝欽敬。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知識淺陋。昨因馮大爺示知。大人府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實學。倍增汗顏。賈珍道。先生不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懷。於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內室。見了秦氏。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我把賤內的病證說一說。再診脈何如。那先生道。依小弟意下。竟先診脈。再請教病源。爲是我初造尊府。本也不知道什麼。但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去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如今診了脈息。看小弟說得是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一個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太爺再定奪就是了。賈蓉道。先生實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診一診脈息。可治不可治。得使家父母放心。於是家下媳婦們捧過迎枕來。一面給秦氏靠著。一面拉著袖口。露出手腕來。這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脈上。調息了至數。凝神細

確有道理非同紙
上迂談

果然所見高明

冬至前後可望勿
藥藥醫不死病固
無足怪今之耽誤
人者居其半庸醫
殺人病者戒之

婦人多蹈此病不
獨爲秦氏言也說
得透切

診了半刻工夫。換過左手。亦復如是。診畢了。說道。我們外邊坐罷。賈蓉於是同先生到外邊屋院炕上坐了。一個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茶畢。問道。先生看這脈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診得尊夫人脈息。左寸沈數。左關沈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虛而無神。其左寸沈數者。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沈伏者。乃肝家氣滯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虛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剋制。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今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血虧氣滯者。應脅下痛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剋制者。必定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痿軟。據我看這脈。當有這些證候纔對。或以這個的爲喜脈。則小弟不敢聞命矣。旁邊一個貼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嘗不是這樣呢。真正先生說得如神。倒不用我們說的了。如今我們家裏。現有好幾位太醫老爺。瞧著呢。都不能說得這樣真切。有的說道。是喜有的說道。是病。這位說不相干。這位又說怕冬至前後。總沒有個真著話兒。求老爺明白指示。示那先生說。大奶奶這個證候。可是衆位耽誤了。要在初次行經的時。就用藥治起。只怕此時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耽誤到這地位。也是應有此災。依我看起來。病到尙有三分治得。喫了我這藥看。若是夜間睡的著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拏手了。據我看這脈息。大奶奶是個心性高強聰明。不過的人。但聰明太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忒旺。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奶從前行經的日子。

四字有微意

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兩日。三日。以至十日不等。都長過的。先生聽道。是了。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能以養心調氣之藥服之。何至於此。這如今明顯出一個水虧火旺的證候來。待我用藥看。於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上寫的是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

人參 台白朮 雲茯苓 大熟地 白歸身 奎白芍 小川芎 黃芪 香附
米 醋浸柴胡 懷山藥 清阿膠 延胡索 炙甘草

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大棗二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很。還要請教先生。這病與性命究竟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爺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這。個。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病。候。了。喫。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依。小。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賈蓉也是個聰明人。也不往下細問了。於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將這藥方子並脈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並尤氏了。尤氏向賈珍道。從來大夫不像他說的痛快。想必用藥不錯的。賈珍道。他原來不是混飯喫的。久慣行醫的人。因為馮紫英我們相好。他好容易求了他來的。既有了這個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參。就用前日買的那一片好的。罷。賈蓉聽說畢。話方出來。叫人打藥去煎給秦氏喫。不知秦氏服了此藥。病勢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賈蓉聽說來春可以全愈。自知不可細問了。
藥各有性。古人立有成方。是一定不。錯的。特恐人自病。錯耳。
自是世家子弟。口氣。以下遞過。可卿之病。入賈敬生日一層。

評得病根的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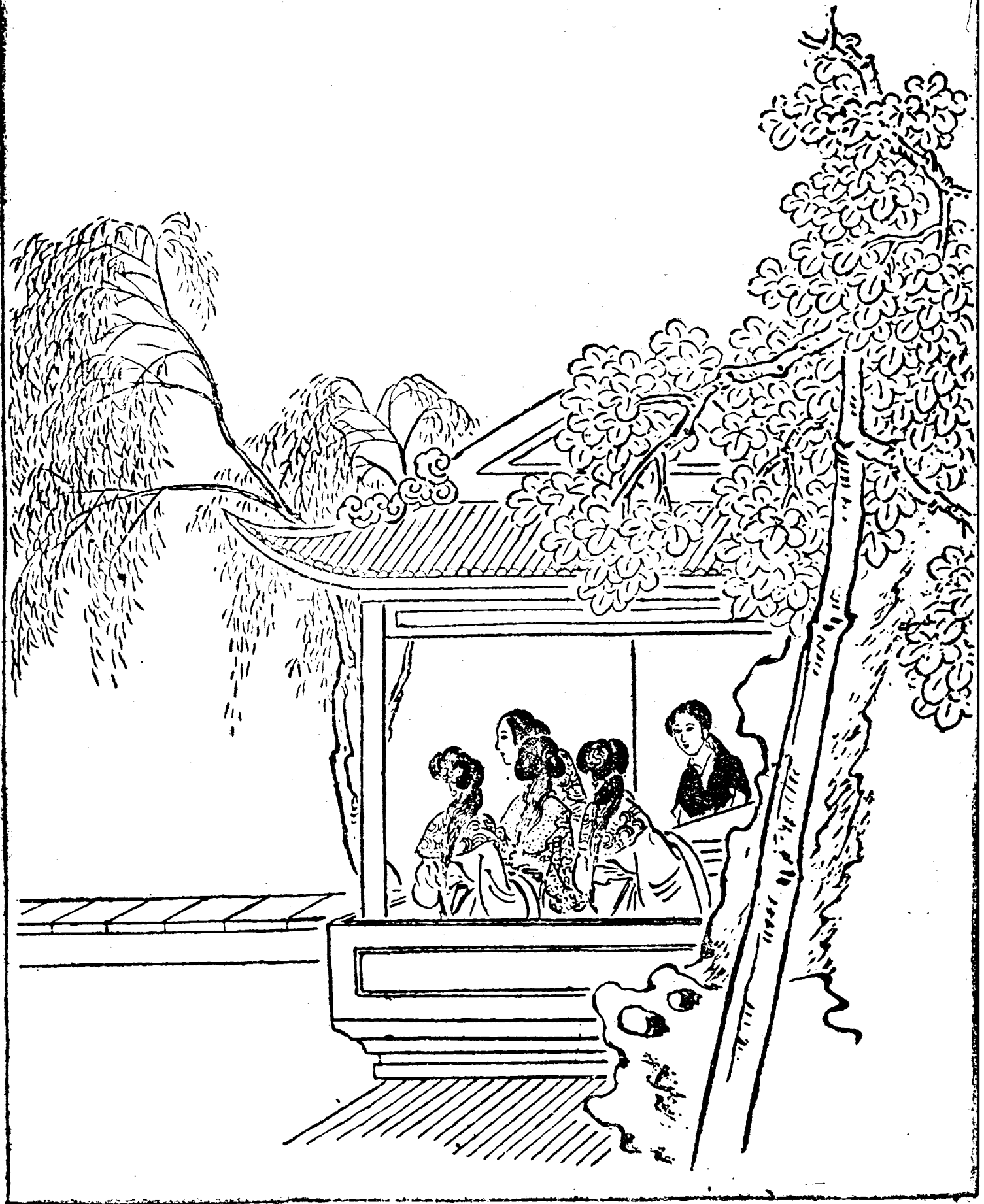
護花主人評曰

金榮大鬧書房一節。若竟不再提。則第九回書。直可刪卻半回。若從賈璜之妻告訴發覺。便難於收拾。今借秦氏病中。秦鍾訴知。秦氏氣惱。轉從尤氏口中告知金氏。令金氏不敢聲言。隨即掃開。真是指揮如意。張友士細說病源。莫止作病看。須知是描出一副色慾虛怯情狀。第十回將完結秦氏公案。故細說病源。以見是不起之證。又帶出賈敬生日。引起下回。

大某山民評曰

金氏以鬧書房事。來和秦氏理論。是爲母家受辱之故。適值秦氏臥病。遇見尤氏。乃金氏常受其恩惠者。寫得低聲下氣。活畫出含怒強忍之態。加以尤氏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直令金氏怒而來。喜而返。欲言不得。深爲藉人資助者一歎。秦氏抱病而乃翁耽憂。筆極嚴冷。已預爲第十三回治喪伏筆。

慶辰筵
宴府家



見熙鳳賈瑞
起淫心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十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此回入賈敬生日諸親族友慶壽正文

點出尤氏有母親為後文二姐三姐伏根

珍哥夫婦亦善於辭令○觀後文云上月中秋又云到了二十日已後將近半個多月則賈敬生日是在九月初十左右無疑菊花盛開有桃吃似於理上說不過去

話說是日賈敬的壽辰。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稀奇的果品。裝了十六大捧盒。著賈蓉帶領家下人。送與賈敬去。向賈蓉說道。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你就行了禮起來。說父親遵太爺的話。不敢前來。在家裏率領合家都朝上行禮了。賈蓉聽罷。即率領家人去了。這裏漸漸的。就有人來。先是賈璉賈薈。來看各處的座位。并問有什麼頑意兒。沒有家人答道。我們爺算計。本來請太爺今日來家。所以並未敢預備頑意兒。前日聽見太爺不來了。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檔子打十番的。都在園子裏戲臺上預備著呢。次後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寶玉都來了。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已先在這裏。大家見過了。彼此讓了坐。賈珍尤氏二人遞了茶。因笑道。老太太原是個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這樣年紀日子。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來。但是這時候。天氣又涼爽。滿園的菊花盛開。挨查時令。為入正傳第二年庚戌之秋九月。請老祖宗過來散散悶。看看衆兒孫熱熱鬧鬧的。是這個意思。誰知老祖宗又不賞臉。鳳姐兒未等王夫人開口。先說道。老太太昨日還說要來呢。因為晚上看見寶兄弟吃桃兒。他老人家又嘴饞了。吃了有大半個。五更天時候。就一連起來了兩次。今日早晨。略覺身子倦些。因叫我回太爺。今日斷不能

如以爲仍是己酉
年則上幾回書皆
寫寒冬天氣此回
倒敘八九月事耶

恐閣下之稟性亦
然

返躬自問其知警
否

上一回云我注的
陰騰文急切送人

來了。說有好吃的要幾樣。還要很爛的呢。賈珍聽了笑道。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的。今日不來。必定有個緣故。這就是了。王夫人說前日聽見你大妹妹說蓉哥媳婦身上有些不大好。應前一回爲後文張本。到底是怎麼樣。尤氏道。他這個病得的也奇。上月中。秋還跟著老太太太頑了半夜。回家來好好的。到了二十日以後。八月二十日也。一日比一日覺懶了。又懶得吃東西。這將近有半個多月。經期又有兩個月沒來。邢夫人接著說道。莫是喜罷。正說著外頭人回道。大老爺二老爺並一家的爺們都來了。在廳上呢。賈珍連忙出去了。這裏尤氏復說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紫英薦來他幼時從學過的一個先生。醫道很好。瞧了說不是喜。是一個大證候。昨日開了方子。吃了一劑藥。今日頭眩的略好些。別的仍不見大效。鳳姐兒道。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這樣日子。再也不肯不支持著上來。尤氏道。你是初三日。九月初三也。在這裏見他的。他強支持了半天。也是因你們娘兒兩個好的上頭。還戀戀的捨不得去。鳳姐聽了。眼圈兒紅了一會子。方說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點年紀。倘或因這病上有個長短。人生在世。有甚麼趣兒。正說著。賈蓉進來。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請了安。方回尤氏道。方纔我給太爺送吃食去。並回說我父親在家。伺候老爺們款待一家子的爺們。遵太爺的話。並不敢來。太爺聽了。甚歡喜。說這纔是叫告訴父親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太們。叫我好生伺候叔叔。姨子並哥哥們。還說那陰鷲文。叫他們急急刻出來。印一萬張散人。我將此話都回了。

云云陰隲文既爲
敬老注過當不是
一紙紙可以刻者
此云印一萬張散
人殊未確當是一
萬部之誤

偏是此婦口利

其云鎮國公等六
家者理國公柳齊
國公陳治國公馬
脩國公候縉國公
石等爲六家其云
中靖侯等八家者
合平原侯蔣定城

我父親了。我這會子還得快出去打發太爺們并合家爺們吃飯。鳳姐兒說。蓉哥兒。你且站著。你媳婦今日到底是怎麼。賈蓉皺著眉頭兒說道。無怪乎其皺眉也不好麼。嬌子回來。瞧瞧去就知道了。於是賈蓉出去了。這裏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太太們在這裏吃飯。還是在園子裏吃去。有小戲兒。現在園子裏預備著呢。王夫人向邢夫人道。這裏很好。尤氏就分付媳婦婆子們快擺飯來。門外一齊答應了一聲。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時。擺上了飯。尤氏讓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坐了。他與鳳姐兒寶玉側席坐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來原爲給大老爺拜壽。這豈不是我們來過生日來了麼。鳳姐兒說。大老爺原是好養靜的。已修煉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太們這麼一說。就叫做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得滿屋裏都笑起來。尤氏的母親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吃了飯。漱了口。淨了手。纔說要往園子裏去。會芳園也。賈蓉進來向尤氏道。老爺們並各位叔叔哥哥們都吃了飯了。大老爺說家裏有事。二老爺是不愛聽戲。又怕人鬧的慌。都去了。別的一家子爺們被璉二叔並蓄大爺都讓過去聽戲去了。方纔南安郡王東平郡王西寧郡王北靜郡王四家王爺並鎮國公牛府等六家中靖侯史府等八家。後作忠靖侯史鼎都差人持名帖送壽禮來。俱回了我父親先收在帳房裏。禮單都上了檔子了。上禮單一層領謝名帖都交給各家的來人了。發領謝二層來人也各照例賞過。都讓吃了飯去了。稿賞來使三層。母親該請二位太太老娘嬌子。都過園子裏去坐著罷。尤氏道。也是一頓纔吃完。

侯謝襄陽侯威景
田侯裴錦鄉侯韓
以及川寧侯保寧
侯言之也○鎮國
公牛府即後書云
牛清之孫現襲一
等伯牛繼宗也
說得事亦清楚於
此等排場亦可見
寧府之豪華不可
以敷行目之
願上文順流而渡
已將慶壽事卸過
一邊
王夫人口中未嘗
不名正言順雪芹
於此等處往往著
意
言者可憐聽者亦
可憐
一筆不苟
彼拉此手此拉彼
手寫得親密之至
強笑二字益見可
憐
嗚咽之聲不知雪
芹從何處體貼出
來

了飯就要過去了。鳳姐兒說我回太太。我先瞧瞧蓉哥媳婦去。我再過去罷。題眼王夫人道：「很是我們都要去瞧瞧。倒怕他嫌我們鬧的慌。說我們問他好罷。」尤氏道：「好妹妹媳婦聽你的話。你去開導開導他。我也放心。」可見二人平日交情。你就快些過園子裏來。寶玉也要跟著鳳姐兒去瞧瞧秦氏。王夫人道：「你看看就過去罷。那是姪兒媳婦呢。」史筆於是尤氏請了王夫人邢夫人並他母親。都過會芳園去了。鳳姐兒寶玉方和賈蓉到秦氏這邊來。進了房門。悄悄的走到裏間房門。秦氏見了。要坐起來。鳳姐兒說：「快別起來。看頭暈。於是鳳姐兒緊行了兩步。拉住了秦氏的手。說道：『我的奶奶怎麼幾日不見。就瘦的這樣子。於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寶玉也問了好。在對面椅子上坐了。賈蓉叫快倒茶來。』」
和二叔在上房。還未吃茶呢。秦氏拉著鳳姐兒的手。強笑道：「這都是我沒福。這樣人家。公公婆婆當自家的女兒似的待。嬌娘你姪兒雖說年輕。卻是我敬我敬他。從來沒有紅過臉兒。就是一家子的長輩同輩之中。除了嬌子不用說了。別人也從無不疼我的。也從無不和我好的。如今得了這個病。把我那要強的心。一分也沒有了。公婆面前未得孝順。一天兒就是嬌娘這樣待我。我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彀了我。自己想著未必熬得過年去。寶玉正把眼瞧著那海棠春睡圖。并那秦太虛寫得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的對聯。不覺想起在這裏睡晌覺時。夢到太虛幻境的事來。正在出神聽得秦氏說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淚不覺流下來了。鳳姐兒見了。心中十分難過。但恐病

寶哥在旁試聽之
人之將死其言也
善賈蓉秦氏仇儷
情深不得白頭好
合自是天地間缺
陷應上文第五回
事傳神寶玉活現紙
上畢竟鳳姐有機警
此等本事求之閨
閣中真不可多得
卸去寶玉爲下文
見賈瑞地步
寶玉與可卿從此
一別千古矣
人參其可以造命
耶絕妙有錢人口
吻可憐語不獨聞者
傷心以下接入遇賈瑞
一段事

人見了這個樣子。反添心酸。倒不是來開導勸解他的意思。因說寶玉你忒婆婆媽媽的。了他病人。不過是這樣說。那裏就到這地田。造語頗奇況且年紀又不大。略病病就好。又回向秦氏道。你別胡思亂想。豈不是自家添病了麼。賈蓉道。他這病也不用別的。只吃得下些飯食。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寶兄弟。太太叫你快些過去呢。你到別在這裏。只管這麼著。倒招得媳婦也心裏不好過。太太那裏又捻著你。因向賈蓉說道。你先同寶叔過去。我還略坐坐呢。賈蓉聽說。卽同寶玉過會芳園去了。這裏鳳姐兒又勸解了一番。又低低說。了許多衷腸話兒。見後總評尤氏打發人來了兩三遍。鳳姐兒纔向秦氏說道。你好生養著。我再來看你罷。合該你這病要好了。所以前日遇著這個好大夫。再也是不怕的了。只怕不能了。秦氏笑道。任憑他是神仙。治了病。治不了命。嬌子。我知道這病。不過是挨日子的。鳳姐兒說道。你只管這麼想。這那裏能好呢。總要想開了纔好。況且聽得大夫說。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嗜們若不能吃人參的人家。也難說了。你公公婆婆聽見治的好。別說一日二錢人參。就是二觔也吃得起。好生養著罷。我就過園子裏去了。秦氏又道。嬌子。恕我不能跟過去了。閑了的時候。還求過來瞧瞧我呢。嗜們娘兒們坐坐。多說幾句閒話兒。鳳姐兒聽了。不覺眼圈兒又紅了。說道。我得了閒兒。必常來看你。於是帶著跟來的婆子媳婦們。並寧府的媳婦婆子們。從裏頭繞進園子的便門來。只見

黃花滿地。白柳橫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滴滴。籬落飄香。

如唐人小賦語

跟來同行的媳婦
婆子想俱落後耶
將身往後一退瞻
怯使瑞大爺爲入
遂之糊孫是何言歟
該死的

總明人如何便猜
八九分呢是作者
冷刺之筆○聽明
反被聰明誤於情
欲問爲尤甚觀鳳
姐與瑞兒兜兜搭
搭乍合乍離非目
聽眉語何能若是
君如不信試問之
你姪拿住罰酒嫂
忽說話固不可在
背地無人時也

樹頭紅葉翩翩。疏林如畫。西風乍緊。猶聽鶯啼。煖日當暄。又添蛩語。遙望東南。建幾處依山之榭。近觀西北。結三閒臨水之軒。笙簧盈座。別有幽情。羅綺穿林。倍添韻致。鳳姐兒正看園中景致。一步步行來。正讚賞時。猛然從假山石後。走出一個人來。奇突色膽如天。向前對鳳姐說道。請嫂子安。鳳姐兒猛一驚。將身往後一退。說道。這是瑞大爺。不是賈瑞說道。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鳳姐兒道。不是不認得。猛然一見。想不到是大爺在這裏。賈瑞道。也是合該我與嫂子有緣。我方纔偷出了席。在這裏清淨地方。略散一散。不想就遇見嫂子。這不是有緣麼。說著。擎眼睛不住的觀看鳳姐。是個聰明人。見他這個光景。如何不猜八九分呢。也是賊以賊遇賊。安得無事。因向賈瑞假意含笑。道。怪不得你哥哥常提你說你好。今日見了聽你這幾句話兒。就知道你是個聰明和氣的人了。比以鋼刀攔賈瑞脖子上。還快利。這會子我要到太太們那邊去呢。不得合你說話。等閒了再會罷。鳳姐軟語故意令瑞兒心醉。然已不懷好意矣。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裏去請安。又怕嫂子年輕不肯輕易見人。是年庚戌鳳姐二十歲。鳳姐又假笑道。真有能耐。一家骨肉。說什麼年輕不年輕的話。有何嫌疑。賈瑞聽了這話。心中暗喜。因想道。再不想今日得此奇遇。再不想後有許多奇禍。那情景越發難看了。此時賈瑞情真好看。鳳姐兒說道。你快去入席去罷。看他們拿住了。罰你的酒。賈瑞聽了。身上已木了半邊。慢慢的走著。一面回過頭來看鳳姐兒。故意的把腳放遲了。惡毒如此。賈瑞那得不死。見他去遠了。心裏暗忖道。這纔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既死之後又何知
君之手段耶

補敘周到

句中有微旨

意在瑞賊之在否
也

那裏有這樣禽獸的人。他果如此。幾時叫他死在我手裏。他纔知道我的手段。斬釘截鐵之語令人可畏。於是鳳姐兒方移步前來。將轉過了一重山坡兒。見兩三個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見鳳姐兒笑道。我們奶奶見二奶奶不來。急的了不得。叫奴才們又來請奶奶來了。豈知賈瑞見了二奶奶喜的了不得。鳳姐兒道。你們奶奶就是這樣急腳鬼似的。鳳姐兒慢慢的走著。問戲文唱了幾齣了。那婆子回道。唱了八九齣了。說話之間。已到天香樓後門。見寶玉和一羣丫頭小子們那裏頑呢。鳳姐兒道。寶兄弟別忒淘氣。了一個丫頭說道。太太們都在樓上坐著呢。請奶奶就從這邊上去罷。鳳姐兒聽了。款步提衣上了樓。尤氏已在樓梯口等著。尤氏笑道。你們娘兒兩個忒好了。見了面。總捨不得來了。你明日搬來和他同住罷。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鍾。於是鳳姐兒至邢夫人王夫人前告坐。尤氏拏戲單來讓鳳姐兒點戲。鳳姐兒道。太太們在上。如何敢點。邢夫人王夫人說道。我們和親家太太點了好幾齣了。你點幾齣好的。我們聽。鳳姐兒立起身來答應了。接過戲單來。從頭一看。點了一齣還魂。一齣彈詞。遞過戲單來。說現在唱的這雙官誥完了。再唱這兩齣。也就是時候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該趁早叫你哥哥嫂子歇歇。他們心裏又不靜。尤氏說道。太太們又不是常來的。娘兒們多坐一會子去。纔有趣。天氣還早呢。鳳姐兒立起身來。望樓下一看。說爺們都往那裏去了。傍邊一個婆子道。爺們纔到凝曦軒。帶了十番。那裏吃酒去了。鳳姐兒道。在這裏不便宜。背地裏又不知幹什麼去了。尤氏笑道。那裏都像你這麼正

鳳姐何以知背地裏幹什麼

餘波

賈敬壽誕鳳姐問秦氏病俱於此交卸以下入賈瑞正傳仍以秦氏之病作過脈

庚戌十二月初一日也

經人呢。卻映上文與瑞兒說話。於是說說笑笑。點的戲都唱完了。方纔撤下酒席。擺上飯來。吃畢。大家纔出園子來。到上房坐下。吃了茶。纔叫預備車。向尤氏的母親告了辭。尤氏率同衆姬妾。並家人媳婦們送出來。賈珍率領衆子姪在車傍侍立。都等候著。見了邢王二夫人說道。二位嬌子。明日還過來歇歇。王夫人道。罷了。我們今兒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也要歇歇。於是都上車去了。賈瑞猶不住。拏眼看著鳳姐兒。賈珍進去後。李貴纔拉過馬來。寶玉騎上。隨了王夫人去了。這裏賈珍同一家子的兄弟子姪吃過飯。方大家散去。次日。仍是衆族人等鬧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鳳姐不時親自來看秦氏。也有幾日病好了些。也有幾日歹些。賈珍尤氏賈蓉好不焦心。且說賈瑞到榮府來了幾次。偏都值鳳姐兒往寧府去了。是何緣之慳也。這日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幾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看秦氏。回家的人都說這幾日未見添病。也未見甚好。王夫人向賈母說這個證候。遇著這樣節氣。不添病。就有指望了。賈母說。可是呢。好個孫子。若有個長短。豈不叫人疼死。說著一陣心酸。向鳳姐兒說道。你們娘兒們好了一場。明日大初一過了。明日你再看看他去。你細細的瞧瞧他的光景。倘或好些兒。你回來告訴我。那孩子素日愛吃什麼。你也常叫人送些給他。鳳姐兒一一答應了。到初二日。吃了早飯。來到寧府裏。看見秦氏光景。雖未添甚病。但那臉上身上的肉都瘦乾了。於是和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閒話。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番。秦氏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現

鳳姐兒低頭時是必皺著眉兒想一會者預伏下文薛蟠所賣板木

鳳姐放債於此略露端倪鳳姐如此說平兒宜有此一問矣忽然臘月上旬矣平兒談言微中敢告天下之癩蝦蟆慎弗妄想討死

過了冬。又沒添什麼證。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嬌子回老太太放心罷。昨日老太太賞的那棗泥餡的山藥餅。我到吃了兩塊。倒像尅化的動的。是的。鳳姐兒道。明日再給你送來。我到你婆婆那裏瞧瞧。就要趕著回去。回老太太話去。秦氏道。嬌子替我請老太太。太太的安罷。鳳姐兒答應著就出來了。到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瞧媳婦是怎麼樣。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這個就沒法兒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給他料理料理。沖一沖也好。尤氏道。我也暗暗的叫人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且慢慢的辦著罷。於是鳳姐兒吃了茶。說了一會子話兒。說道。我要快些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去呢。尤氏道。你可緩緩的說。別嚇著老人家。鳳姐兒道。我知道。於是鳳姐兒就回來了。到家中見了賈母。說蓉哥媳婦請老太太安。給老太太叩頭。他說好些了。求老祖宗放心罷。他再略好些。還給老祖宗叩頭請安來呢。賈母道。你看他是怎麼樣。鳳姐兒道。暫且無妨。精神還好呢。賈母聽了。沈吟了半日。因向鳳姐說。你換換衣服歇歇去罷。鳳姐兒答應著出來。見過了王夫人。到了家中。平兒將烘的家常衣服給鳳姐兒換了。鳳姐兒方坐下。問家中沒有什麼事麼。平兒方端了茶來。遞了過去。說道。沒有什麼事。就是那三百兩銀子的利銀。旺兒媳婦送進來。我收了。再有瑞大爺使人來打聽奶奶在家沒有。他要來請安說話。不知是何說話。鳳姐兒聽了。吓了一跳。說道。這畜生合該作死。看他來了怎麼樣。平兒回道。這瑞大爺是爲什麼。只管來。鳳姐兒遂將九月裏在寧府園子裏遇見他的光景。他說的話。

都告訴了平兒。平兒說道：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沒人倫的混帳東西。起這樣念頭，叫他不得好死。鳳姐兒道：等他來了，我自自有道理。看是什麼道理。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第十一回專寫秦氏病重，賈瑞心邪，是正文。賈敬生日，是借作引線。若非慶壽，寶玉何由再至秦氏房中。鳳姐何由同秦氏細談衷曲。賈瑞何由撞見鳳姐。寶玉看見畫聯，觸起前夢。一聞秦氏絮語，不覺淚下。迴環照應，妙手深筆。單寫寶玉淚下，秦氏默無一言，因賈蓉鳳姐在坐也。讀者思之。

衷腸話必須低低說，藏蓄入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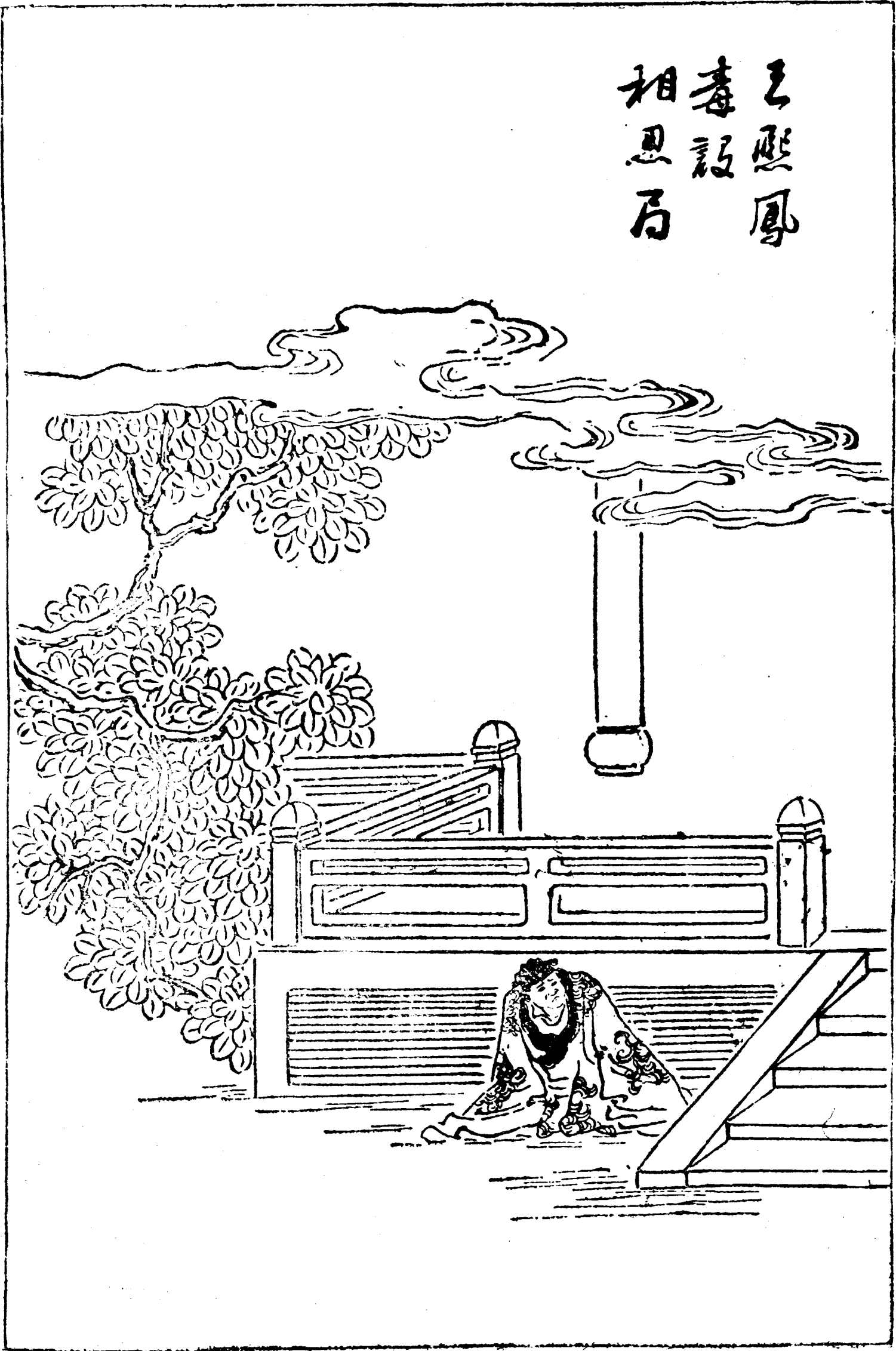
賈瑞見色蔑倫，因邪喪命，亦從寧府而起。可見一切醜事，皆由寧府。謂之首罪，誰曰不宜。

尤氏笑說你娘兒兩個見面總捨不得，你明兒搬來和他同住罷。雖是戲言，作書人卻有深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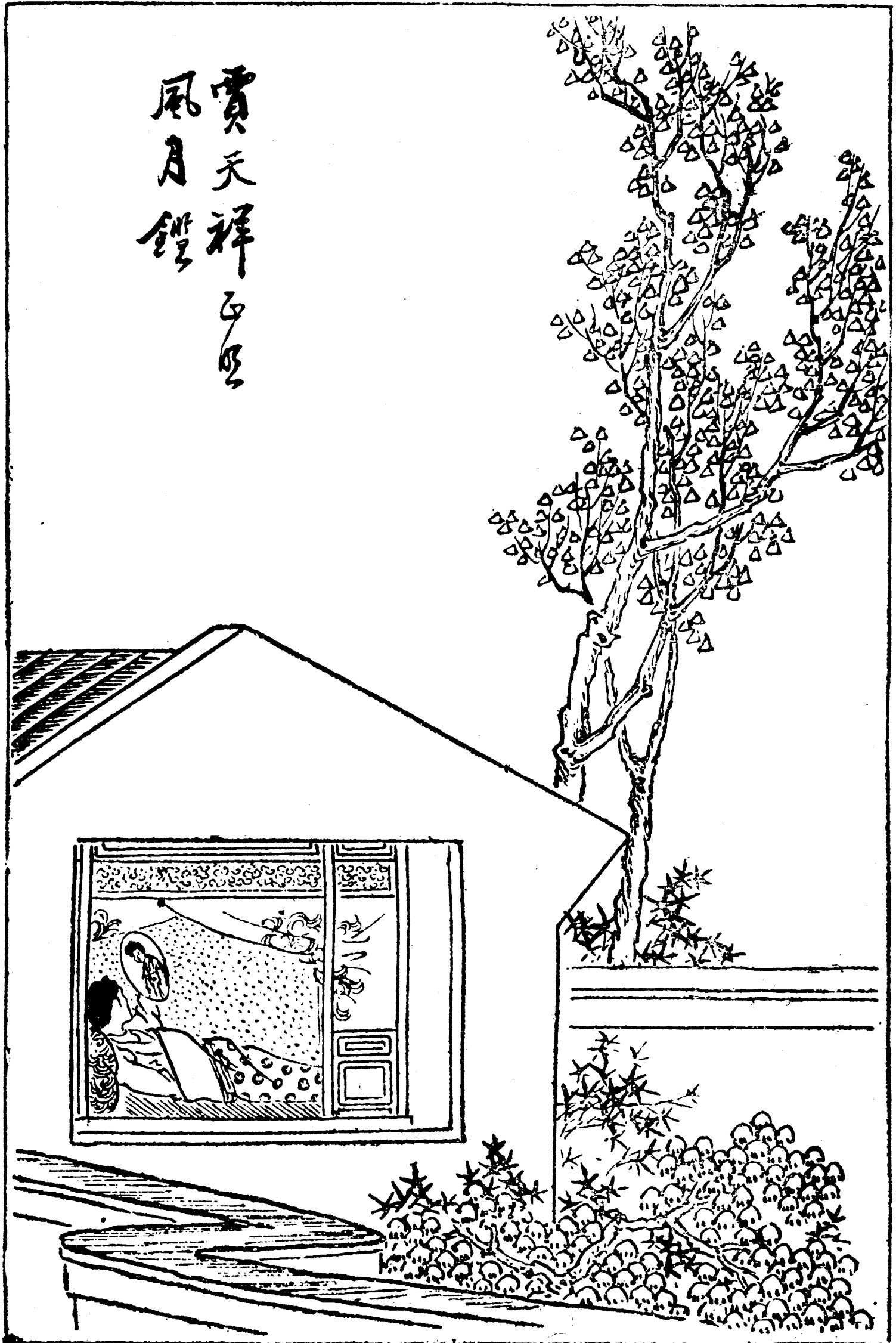
鳳姐哄誘賈瑞，以致殞命，只算是替秦鍾報仇。

妙在寶蓉二人已過會芳園去了一切衷腸話不言而喻。

玉照鳳
毒設
相思局



賞天祥
風月鏗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十二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尋死來了
寫出癡人涎臉

勾魂攝魄之筆發
問甚奇不知雪芹
如何落想有此句
賈瑞出門是送黛
玉往揚州去也事
在此卷之末倒提
在前令讀者茫然
區區何如
密布迷陣瑞大哥
那得不死妙不可
言
死亦情願是偷情
印板說話獨於瑞
兒適成讖語
鳳姐口中說出買
蓉令賈瑞魂迷

話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只見有人回說：瑞大爺來了。鳳姐命請進來。罷。賈瑞見請。心中暗喜。見了鳳姐。滿面陪笑。連連問好。鳳姐兒也假意殷勤。此四字誤盡多少浮浪子弟。不意鳳姐有此倡女伎倆。讓坐讓茶。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越發酥倒。因錫了眼。問道：二哥哥怎麼還。不回來。鳳姐道：不知什麼緣故。賈瑞笑道：別是路上有人絆住了腳。捨不得回來了。偏會勾引。鳳姐道：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有的。故意挑逗反說更妙。賈瑞笑道：嫂子這話錯了。我就不是這樣。鳳姐笑道：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幾個呢。十個裏也挑不出一個來。賈瑞聽了。喜的抓耳撓腮。又道：嫂子天天也悶的很。承叔叔關切。鳳姐道：正是呢。只盼個人來說話解解悶兒。故意挑動。賈瑞笑道：我倒天天閒著。若天天過來替嫂子解解悶兒。可好麼。鳳姐笑道：你哄我呢。你那裏肯往我這裏來。賈瑞道：我在嫂子面前。若有一句謔話。天打雷劈。誰叫你發此大呪。只因素日聞得人說：嫂子是個利害人。豈敢在你跟前一點也錯不得。所以嚇住了。早知嫂子不來尋死矣。我如今見嫂子是個有說有笑。極疼人的人。倫何在。我怎麼不來死了也。情愿真是不死不休。鳳姐笑道：果然你是個明白人。比賈蓉兄弟兩個強遠了。設此數語。尤毒。我看他那樣清秀。只當他們心裏明白。誰知竟是兩個糊塗。

瑞大爺已墮入迷陣矣。想其先有欲湊一不致湊之意。故著一不致湊之字。鳳姐請買瑞進來。其酥倒情狀描摹。畢肖曹公其亦箇中人乎。大天白日人來。人往等語。便鐵石人也。意惹情牽。你來二字作一句。喜極而疑之之辭。不過有蓉哥。看他用數個忙字。俱入神。摸字鑽字形容得。出○寫得黑魁。地○寫得黑魁。情○寫得黑魁。猛省人讀此當知。著一也字買瑞急矣。請君入。該死的。活畫凍狀。補敘瑞哥來歷亦不可少。代儒日坐舉比而。

蟲一點不知人心。其意若曰大爺真是明白人。賈瑞聽了這話。越發撞在心坎兒上。由不得又往前湊了一湊。傳神觀著。眼看鳳姐的荷包。又問戴著什麼的戒指。鳳姐悄悄的道。放尊重些。別叫丫頭們看見了。賈瑞如聽綸音佛語一般。忙往後退。忙字亦妙。鳳姐笑道。你該去了。賈瑞道。我再坐一坐兒。好很心的。嫂子。人倫喪盡。鳳姐兒又悄悄的道。大天白日。人來人往。你就在這裏。也不方便。你且去。等到晚上。起了更。你來悄悄的。在西邊穿堂兒。等我。我賈瑞聽了。如得珍寶。忙問道。你別哄我。但是那裏人過的多。怎麼好躲呢。鳳姐道。你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廝們都放了。假兩邊門一關了。再沒有別人來。賈瑞聽了。喜之不盡。忙忙的告辭而去。心內以為得手。盼到晚上。果然黑地裏。摸入榮府。趁掩門時。鑽入穿堂。果見漆黑無一人。來往。賈母那邊去的門已倒鎖。只有向東的門未關。賈瑞側耳聽著。半日不見人來。忽聽閉的一聲。東邊的門也關上了。賈瑞急的也不敢則聲。只得悄悄出來。將門撼了。撼開得鐵桶一般。此時要出去。亦不能了。南北俱是高牆。要跳也無攀援。這屋內又是過門風。空落落的。現是臘月天氣。夜又長。朔風凜凜。侵肌裂骨。一夜幾乎不會凍死。好不容易盼到早晨。只見一個老婆子。先將東門開了。進來去叫。西門。賈瑞觀他背著臉。一溜煙抱了肩跑出來。幸而天氣尚早。人都未起。從後門一徑跑回家去。原來賈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代儒。教養那代儒。素日教訓最嚴。不許賈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吃酒賭錢。尚是小事。有誤學業。今忽見他一夜不歸。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即賭。嫖娼宿妓。

兒孫頑劣教督何
益既畜弗播人其
諒諸已伏死報不獨苦
也倘能痛改邪心
猶可挽救

只一仍字買大錢
之命絕矣
你不信就別來此
種口吻惟親歷者
始能道之殆無弱
強將手下
兵強將手下殆無弱
溜進溜出則其防
閑可知矣
又是一個真描寫
得出二字妙
寫出情急人可發
一笑

那裏想到這段公案。因此氣了一夜。賈瑞也搭著一把汗。少不得回來撒謊。只說往舅舅家去的。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代儒道。自來出外。不稟我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去了。據此也該打。何況是撒謊。因此發很撒倒。打了三四十板。還不許吃飯。命他跪在院內。讀文章。定要補出十天工課。來方罷。賈瑞先凍一夜。又遭了打。且餓著肚子。跪在風地裏。讀文章。其苦萬狀。此時賈瑞邪心未改。再想不到鳳姐捉弄他。活畫出少年迷惘。過了兩日。得了空。仍來找尋鳳姐。鳳姐故意抱怨他失信。更惡賈瑞急的賭咒發誓。鳳姐因他自投羅網。少不得再尋別計。令他知改。承情故。又約他道。今日晚上。你別在那裏了。你在我這房後。小過道裏。那間空屋裏。等我。我可別冒撞了。賈瑞道。果真鳳姐道。誰來哄你。你不信。就別來。反撈一句尤毒。賈瑞道。來來來。死也要來。鳳姐道。這會子。你先去罷。賈瑞料定。晚間必妥。此時先去了。鳳姐在這裏。便點兵派將。設下圈套。平兒是參謀。那賈瑞只盼不到晚上。偏生家裏親戚又來了。直吃了晚飯。纔去。那天已有掌燈時分。又等他祖父安歇。方溜進榮府。直往那夾道中屋子裏來等著。只一溜字。賊膽心虛。熱鍋上螞蟻一般。只是左不見人。影右聞也沒聲響。心中害怕。不住猜疑。道。別是又不來了。一點不差。又凍一夜不成。不消一夜。正在胡猜。只見黑魃魃的來了一個人。賈瑞便意定。是鳳姐。不管皂白。等那人剛至面前。便如餓虎撲食。貓兒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親嫂子。等死我了。說著。抱到屋裏炕上。就親嘴。扯袴子。滿口裏。親爹親娘的亂叫。起來。那人只不做聲。賈瑞扯了自己的袴子。硬幫幫。

硬幫幫句穢濁話
 偶然一見無傷大
 雅○掩掩閃閃妙
 不可喻
 薈蓉二人名點得
 先後入理
 別走二字如聞其
 聲
 正要說出此句來
 我我二字作二句
 讀
 預備者久矣姪之
 於叔而曰命可以
 知賈氏之素風
 鳳姐捉弄天祥何
 同薈蓉計議哦吾
 知之矣
 春宵一刻值千金
 兩紙五十兩何足
 掛齒
 五十兩頭各已到
 手了
 聞木樨香否真尋
 大禪解○頭上澆
 尿者世豈無人特
 雪芹翁未知不為
 濡筆以記遂讓天
 祥傳為佳話

就想頂入忽覺燈光一閃只見賈薈舉著個蠟臺照道誰在屋裏聽見炕上那人笑道瑞
 大叔要命我呢賈瑞一見卻是賈蓉直臊得無地可入不知怎樣纔好回身就要跑脫被
 賈薈一把揪住道別走如今璉二孀已經告到太太跟前說你調戲他他暫用了脫身計
 哄你在那邊等著太太氣死過去因此叫我來拿你快跟我去見太太去賈瑞聽了魂不
 附體只說好姪兒你只說沒有我我明日重重的謝你賈薈道放你不值什麼只不知你
 謝我多少況且口說無憑寫一文契來賈瑞道這如何落紙呢賈薈道這也不妨寫一個
 賭錢輸了外人帳目借頭家銀若干兩便罷輸了錢而頭家肯借何慷慨乃爾賈瑞道這也容易
 賈薈翻身出來紙筆現成拿來命賈瑞寫他兩個做好做歹只寫了五十兩銀子畫了押
 賈薈收起來然後解勸賈蓉賈蓉先敲定牙不依只說明日告訴族中的人評評理賈瑞
 急的至於叩頭賈薈做好做歹的也寫了一張五十兩欠契纔罷賈薈又道如今要放你
 我就擔著不是老太太那邊的門早已關了老爺正在廳上看南京來的東西那一條路
 定難過去如今只好走後門若這一走倘或遇見了人連我也不好等我先去探探再來
 領你這屋裏你還藏不住少時就來堆東西等我尋個地方說畢拉著賈瑞仍息了燈出
 至院外摸到大臺階底下說道這個窩兒好可稱安樂窩只蹲著別哼一聲等我來再走說
 畢二人去了賈瑞此時身不由己只得蹲在那臺階下正要盤算只聽頭頂上一聲響阿
 呀不好了豁喇喇一淨桶屎糞從上面直潑下來此必平兒所潑可巧澆了他一身一頭賈瑞

色之迷人至死不

指頭兒告了消乏
因此病篤設鳳姐
知之則必曰非我
也指頭兒也
沒趣一齊來

凡毒婦未有不忍
心者

忍。不。住。阿。呀。一。聲。忙。又。掩。住。口。不。敢。聲。張。可。憐。滿。頭。滿。臉。皆。是。尿。屎。渾。身。冰。冷。打。戰。只。見。賈。薈。跑。來。叫。快。走。快。走。賈。瑞。方。得。了。命。三。步。兩。步。從。後。門。跑。到。家。中。天。已。三。更。只。得。叫。開。了。門。家。人。見。他。這。般。光。景。問。是。怎。麼。了。少。不。得。撒。詎。說。天。黑。了。失。腳。掉。在。茅。廁。裏。了。一。面。卽。到。自。己。房。中。更。衣。洗。濯。心。下。方。想。到。鳳。姐。頑。他。已。遲。了。因。此。發。一。回。很。再。想。想。鳳。姐。的。模。樣。兒。標。緻。可。謂。至。死。不。悟。又。恨。不。得。一。時。撲。在。懷。裏。胡。思。亂。想。一。夜。不。曾。合。眼。自。此。雖。想。鳳。姐。只。不。敢。往。榮。府。去。了。來。來。來。賈。蓉。等。兩。個。常。常。來。索。銀。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想。思。尙。且。難。禁。況。又。添。了。債。務。日。間。工。課。又。緊。他。二。十。來。歲。人。尙。未。娶。親。還。來。想。著。鳳。姐。不。得。到。手。未。免。有。些。指。頭。兒。告。了。消。乏。更。兼。兩。回。凍。惱。奔。波。因。此。三。五。下。裏。夾。攻。不。覺。就。得。了。一。病。心。內。發。膨。脹。口。內。無。滋。味。腳。下。如。綿。眼。中。似。醋。黑。夜。作。燒。白。日。常。倦。下。溺。遺。精。嗽。痰。帶。血。諸。如。此。證。不。上。一。年。都。添。全。了。于。是。不。能。支。持。一。頭。跌。倒。合。上。眼。還。只。夢。魂。顛。倒。滿。口。說。胡。話。驚。怖。異。常。百。般。請。醫。療。治。諸。如。肉。桂。附。子。鱉。甲。麥。冬。玉。竹。等。藥。吃。了。有。幾。十。斤。下。去。也。不。見。個。動。靜。倏。又。臘。盡。春。回。這。病。更。又。沈。重。代。儒。也。著。了。急。各。處。請。醫。療。治。皆。不。見。效。因。後。來。吃。獨。參。湯。代。儒。如。何。有。這。力。量。只。得。往。榮。府。裏。來。尋。王。夫。人。命。鳳。姐。秤。二。兩。給。他。鳳。姐。回。說。前。兒。新。近。替。老。太。太。配。了。藥。那。整。的。太。太。又。說。留。著。送。楊。提。督。的。太。太。配。藥。偏。偏。昨。兒。我。已。著。人。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咱。們。這。邊。沒。了。你。打。發。個。人。往。那。邊。你。婆。婆。處。問。問。或。是。你。珍。大。哥。哥。那。裏。有。尋。些。來。湊。著。給。人。家。吃。好。了。救。人。一。命。也。是。你。

殺一命復將何如
鳳姐當時不以正
言厲色拒絕賈瑞
而必欲以計置之
死地何也其前生
之因果乎
比癩頭和尚何如
真正冤業
點化
此作者自道其書
也讀此書者亦然

原是骷髏能於此
得大解悟當增無
量福壽

們的好處。鳳姐應了。也不遣人去尋。只將些渣末湊了幾錢。命人送去。只說太太送來的。再也沒有了。承情再也不要了。然後向王夫人只說都尋了來。共湊了有二兩送去。那賈瑞此時要命心急。無藥不吃。只是白化錢不見效。忽然這日有個跛足道人來化齋口。稱專治冤業之證。賈瑞偏生在內聽了。直著聲叫喊。說快去請進那位菩薩來救命。一面在枕頭上叩首。衆人只得帶了那道士進來。賈瑞一把拉住。連叫菩薩救我。那道士嘆道。你這病非藥可醫。我有個寶貝與你。你天天看時。此命可保矣。說畢。從搭裊中取出正反面皆可照人的鏡。背上面鑿著風月寶鑑四字。遞與賈瑞道。這物出自太虛元境。空靈殿上。警幻仙子所製。專治邪思妄動之證。與瑞兒對證。有濟世保生之功。所以帶他到世上來。單與那些聰明俊傑。風雅王孫等看。照千萬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緊要緊。三日後吾來收取。管叫他好了。話畢。徜徉而去。衆人苦留不住。賈瑞接了鏡子。想道。這道士很有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試試。想畢。拿起風月寶鑑來。向反面一照。只見一個骷髏立在裏面。嚇得賈瑞連忙掩了。罵道士混帳。如何嚇我。我倒再照照正面是什麼。想著便將正面一照。只見鳳姐站在裏面。點首兒叫他。賈瑞心中一喜。蕩悠悠覺得進了鏡子。與鳳姐雲雨一番。太虛幻境。鳳姐仍送他出來。到了牀上。阿呀。了一聲。一睜眼。鏡子從新又掉過來。仍是反面立著一個骷髏。賈瑞自覺汗津津的底上。已遺了一灘。精心中到底不足。又翻過正面來。只見鳳姐還招手叫他。他又進去。如此三四次。到了這次。剛要出鏡子來。只見兩個

空卽是色。爲誦多心經一週。吾見其入而不見。其出矣。又可謂至死不變者。賈瑞誠自作孽亦。二嫂有以引之。卽不。然也。非死罪未。審閣王殿前此案。如何定奪。道人寶鑑正面背。面喚醒憤憤一片。婆心讀此書者亦。當作如是觀。伏後。鐵檻寺三字。庚戌年已盡。此。時昭兒同去矣。於十四回方合樁。昭兒同去已在冬。底。何。後。文。秦。氏。之。死。已。過。五。七。以。後。同。來。尙。是。冬。底。耶。卽賈瑞至榮府與。鳳姐初見前幾日。也。

人。走。來。拿。鐵。鎖。把。他。套。住。拉。了。就。走。賈。瑞。叫。道。讓。我。拿。了。鏡。子。再。走。只。說。這。句。就。再。不。會。說。話。了。旁。邊。伏。侍。的。人。只。見。他。先。還。拿。著。鏡。子。照。落。下。來。仍。睜。開。眼。拾。在。手。內。末。後。鏡。子。掉。下。來。便。不。動。了。衆。人。上。來。看。看。已。噁。了。氣。身。子。底。下。冰。涼。黏。溼。一。大。灘。精。這。纔。忙。著。穿。換。衣。裳。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來。大。罵。道。士。是。何。妖。鏡。若。不。毀。此。鏡。遺。害。世。人。不。小。遂。命。架。火。來。燒。只。聽。空。中。叫。道。誰。教。你。們。瞧。正。面。了。的。你。們。自。己。以。假。爲。真。爲。何。燒。我。此。鏡。忽。見。那。鏡。從。空。中。飛。出。代。儒。出。門。看。時。只。見。還。是。那。個。跛。足。道。人。喊。道。誰。毀。風。月。寶。鑑。說。著。搶。了。鏡。子。眼。看。著。他。飄。然。去。了。當。下。代。儒。料。理。喪。事。各。處。去。報。三。日。起。經。七。日。發。引。寄。靈。鐵。檻。寺。日。後。帶。回。原。籍。一。時。賈。家。衆。人。齊。來。吊。問。榮。府。賈。赦。贈。銀。二。十。兩。賈。政。也。是。二。十。兩。寧。府。賈。珍。亦。有。二。十。兩。其。餘。族。中。人。貧。富。不。一。或。一。二。兩。三。四。兩。不。等。外。又。有。各。同。窗。家。中。分。資。也。湊。了。二。三。十。兩。代。儒。家。道。雖。然。淡。薄。得。此。幫。助。到。也。豐。豐。富。富。完。了。此。事。結。賈。瑞。一。案。誰。知。這。年。冬。底。林。如。海。因。爲。身。染。重。疾。寫。書。來。特。接。林。黛。玉。回。去。賈。母。聽。了。未。免。又。加。憂。悶。只。得。忙。忙。的。打。發。黛。玉。起。身。寶。玉。大。不。自。在。爭。奈。父。女。之。情。也。不。好。攔。阻。于。是。賈。母。定。要。賈。璉。送。他。去。仍。叫。帶。回。來。一。應。土。儀。盤。費。等。不。繁。絮。說。自。然。要。妥。貼。作。速。擇。了。日。期。賈。璉。與。林。黛。玉。辭。別。了。衆。人。帶。領。僕。從。登。舟。往。揚。州。去。了。自。此。黛。玉。回。揚。州。去。矣。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第十二回寫賈瑞之癡邪。及鳳姐之險詐。真有張藻畫松。雙管齊下。一作生枿。一作枯枝之妙。

賈瑞固屬邪淫。然使鳳姐初時。一聞邪言。卽正色呵斥。亦何至心迷神惑。至于殞命。乃鳳姐不但正言拒斥。反以情話挑引。且兩次誣約。毒施凌辱。竟是誘人犯法。置之死地而後已。不但極寫鳳姐之刁險。且以描其平日鍾情之處。亦必如此引盜入室。

第二次賈瑞說死也要來。說出一個死字。是讖語。又是伏筆。

鳳姐點兵派將。不叫別人。獨叫賈蓉。賈蓄。此何等醜事。而令此二人做圈套。是作者深文刻筆。

蠟燭忽來。紙筆現成。又引至院外。想見鳳姐設謀定計時光景。

跛足道人。忽然而來。取給風月寶鑑。廻照第一回內所敘書名。賈瑞因此喪生。好色者當發深省。

背面是骷髏。正面是鳳姐。美人卽骷髏。骷髏卽美人。所謂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也。

借賈瑞停棺。逗出鐵檻寺。伏筆自然。

賈瑞死于淫。秦氏亦死于淫。賈瑞是賓。秦氏是主。故下回卽寫秦氏病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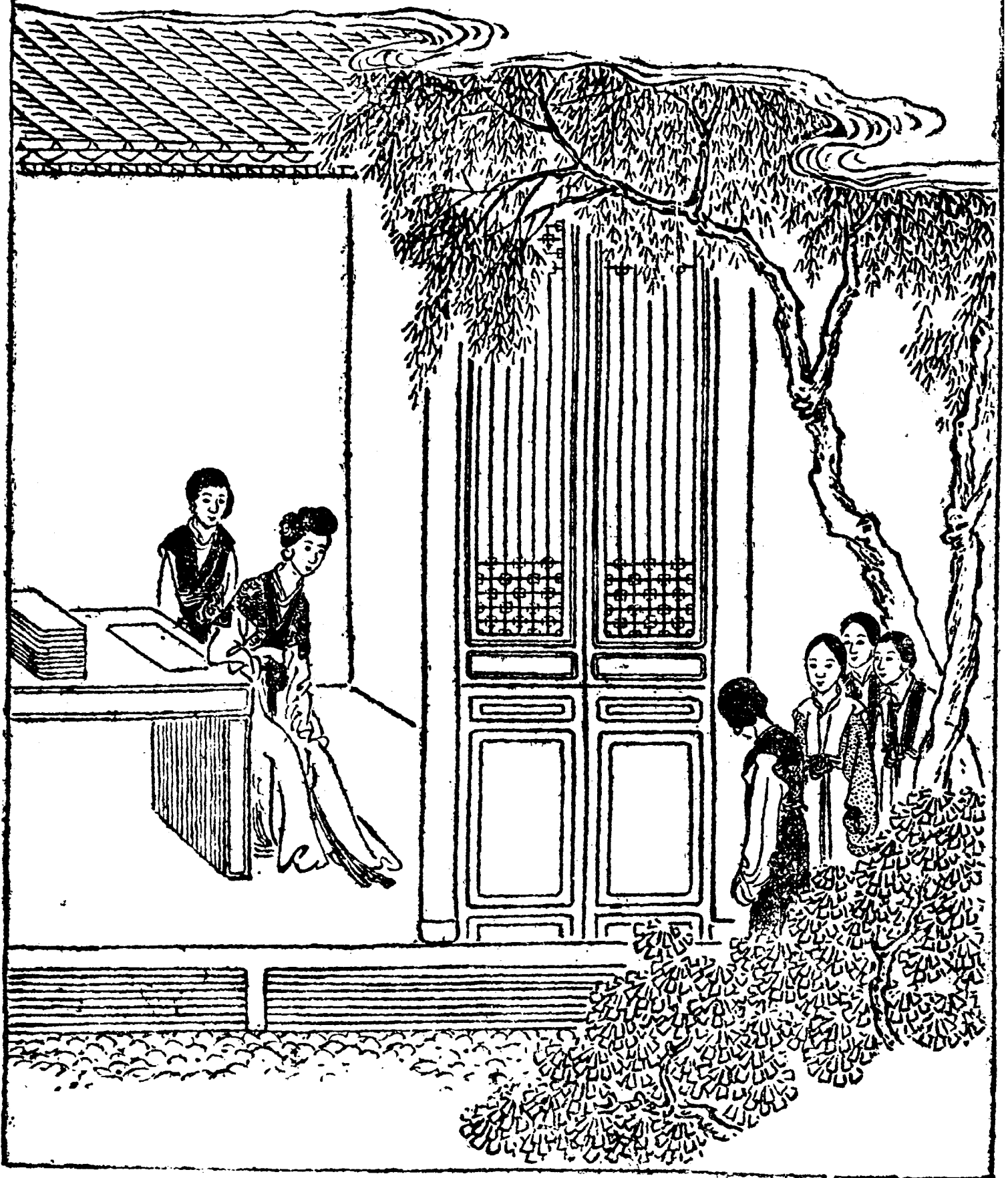
大某山民評曰

前第三回黛玉入榮府。爲入書正傳之第一年己酉。至第九回開書房。入第二年庚戌。至此回末。則第二年又盡矣。下自治秦氏喪起。爲第三年之春辛亥。至第十八回元妃歸省。乃入第四年壬子之春。節次分明。不得草草讀過。

秦卿死 秦可
封 尉 尉



天熙鳳協理國府
宵



瑞大爺一段事足
以解使君悶否
聽兒纔出門便心
中無趣然則鳳姐
固風月寶鑑中第
一人也
以下度入秦氏喪
事○自洽秦氏喪
以後已入書中正
傳之第三年是年
為辛亥蓋前第十
回張太醫言秦氏
之病防在春分前
後則其死為次年
之春無疑
頂門賊
也只怕告訴嬌娘
亦不中用
秦氏於夢中告訴
心願思深慮遠合
推論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人之既
死其言更善
普天下享世澤者
當洗耳提心聽此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十三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話說鳳姐兒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在無趣。每到晚間。日間奈何。不過同平兒說笑一回。何不就商於蓉齋。就胡亂睡了。這日夜間。正和平兒燈下擁爐倦繡。早命濃薰繡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該到何處。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睡眼微矇。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進來。含笑說道。嬌嬌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想先赴金陵歸入冊子去矣。因娘兒們素日相好。我捨不得嬌嬌。故來別你。一別還有一件心願。未了。非告訴嬌嬌。別人未必中用。鳳姐聽說恍惚問道。有何心願。只管託我就是了。秦氏道。嬌嬌。你是個脂粉隊裏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亦非過譽。你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樂極生悲。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詩書舊族了。鳳姐聽了此話。心中不快。十分敬畏。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嬌嬌好癡也。秦極否。來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豈人力所能常保的。但如今能於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以常保永全了。世之因貴而致富者。當以秦氏之言為前車之鑒。即如今日諸事俱妥。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日後可保

一得○此等處乃
作書之正旨不得
草草閱過直貫注
後牛部書
富貴家當奉為良
法

明明指出後來抄
沒一事○秦氏所
云萬全之策其如
鳳姐之不聽何之
惟鳳姐之素氏之
言於不問所以後
來一敗塗地不可
收拾至國中遇鬼
亦曾追想此時且
悔且恨然已無補
於事矣此亦賈氏
氣數使然耶迎春
三春去後者迎春
鬱死探春遠嫁惜
春出家之後也而
鳳姐之生命亦於
是盡矣
其意若曰難道有
這回事
孝順親密皆史法

永全了。鳳姐便問何事。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糧。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趁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莊田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於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週流。又無爭競。也沒有典賣諸弊。便是有罪他物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歷劫不磨之語。若目今以為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伏元妃事。真是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不散的俗語。若不早為後慮。只恐後悔無益了。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機不可洩漏。只是我與嬸嬸好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須要記著。因念道。

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即此兩句。包得紅樓夢曲十二支。

鳳姐還欲問時。只聽二門上傳事。雲板連叩四下。正是喪音。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鳳姐嚇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穿衣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知。無不悶悶。都有些傷心。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珍為尤甚。平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密。寶玉更甚。下一輩的。想他素日的慈愛。不知何人。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愛老慈幼之恩。莫不悲號痛哭。閒言少敘。卻說寶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己落

如此說來可憐竟
是一個完人
可知於寶姊姊猶
隔一層血從太虛
幻境得來
甚事干卿直如此
哀憫哇的噴出血
來前茲救我今茲
害我
只一喪事寫得如
許大門面其豪勢
可知矣
痛哭姪婦於古罕
見丁口蕃昌那那
濟濟此日慶之不
去後日招之不來

代字輩二人文字
輩五人玉字輩七
人草字輩十四人
共二十八人
不願情理正是官
家子弟口氣
所謂尤氏姊妹者
二姐與三姐也
其時年尙未長

單也不和人頑笑。每到晚間。便索然睡下。如今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覺哇的一聲直噴出一口血來。襲人等慌慌忙忙上來扶著。問是怎麼樣的。又要回賈母去。請大夫。寶玉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經。說著便爬起來。要衣服換了。來見賈母。即時要過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放不下。又不敢攔阻。只得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因說纔絕氣的人。那裏不乾淨。二則夜裏風大。等明早再去不遲。寶玉那裏肯依。賈母命人備車。多派跟從人役。擁護前來。一直到了寧國府前。只見府門大開。兩邊燈火照如白晝。亂烘烘人來人往。裏面哭聲搖山。振岳。寶玉下了車。忙忙奔至停靈之室。痛哭一番。然後見過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痛舊症。睡在牀上。然後又出來。見賈珍。彼時賈代儒。代修。賈救。賈效。賈敦。賈赦。賈政。賈琮。賈璠。賈珩。賈瑤。賈琛。賈瓊。賈璘。賈菖。賈蕙。賈菱。賈芸。賈芹。賈蓁。賈萍。賈藻。賈蘅。賈芬。賈芳。賈藍。賈菌。賈芝等。都來了。賈珍哭的淚人一般。史筆正和賈代儒等說道。合來大小遠親近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內。絕滅無人了。幾極之語。說著又哭起來。衆人忙勸道。人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儘我所有罷了。未免過分。正說著。只見秦業。秦鍾。並尤氏的幾個眷屬。尤氏姊妹也都來了。賈珍便命賈瓊。賈琛。賈璘。賈菖。賈蕙。賈菱。賈芸。賈芹。賈蓁。賈萍。賈藻。賈蘅。賈芬。賈芳。賈藍。賈菌。賈陽司來擇日。擇準停靈。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後開喪。送訃。聞二層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

一百零八僧九十九道士又高僧高道各五十人其念咒馬步誦接引諸癩不若一跛一使敬老能主持家至有後來如許變事特書買敬罪之也恐秦氏用此板於例不合於禮亦不宜不知是那一支派讚得出富家子口氣政老雖屬迂談到底有遠見瑞珠為鴛鴦之先聲前後兩烈女足為大觀園生色

零八僧衆在大廳上拜大悲懺超度前亡後化鬼魂三層另設一壇於天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十九日解冤洗業醮四層然後停靈於會芳園中靈前另外五十衆高僧五位高道對壇按七作好事五人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將前功盡棄故此並不在意只憑賈珍料理且說賈珍恣意奢華看板時幾副杉木板皆不中意可巧薛蟠來弔因見賈珍尋好板便說我們本店裏有一副板叫作什麼橋木出在橫海鐵網山上作了棺材萬年不壞這還是當年先父帶來的原係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用言外微旨現在還封在店裏也沒有人買得起你若是要就來看看賈珍聽說甚喜即命擡來大家看時只見幫底皆厚八寸紋若檳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聲如玉石大家稱奇賈珍笑問道價值幾何薛蟠還道拿著一千兩銀子只怕沒買處什麼價不價賞他們幾兩銀子作工錢便是了賈珍聽說忙謝不盡即命解鋸造成賈政因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殮以上等杉木也罷了賈珍如何肯聽忽又聽見秦氏之丫鬟喚瑞珠的見秦氏死了也觸柱而亡直與鴛鴦事遙遙相對此事可罕合族都稱嘆賈珍遂以孫女之禮殮殮之珍哥無事不謬一並停靈於會芳園之登仙閣又有小丫鬟名寶珠的因秦氏無出乃願為義女請任引喪駕靈之任賈珍甚喜即時傳命從此皆呼寶珠為小姐極寫珍哥之謬那寶珠按未嫁女之禮在靈前哀哀欲絕後書寶珠並無著落此舉大為多事於是合族人丁並家下諸人都各遵舊制行事自

寶珠願為義女一見無出之苦一親生女之益痛弗哭者日後紫鵲忠膽遠勝寶珠其不賈珍之人許之也

黨心勢利人癡迷
難醒一至於此
軒名淫色
襄陽侯乃戚建輝
爲八侯之一

由第三回子興云
賈蓉十六歲挨查
至是年當是十八
歲今云二十歲作
者欠檢點宜改正

捐前程特云堂官
老趙因查抄是趙
全先爲點返無一
字空設只算戴內
相發一樁小財

不得錯亂。賈珍因想道。賈蓉不過是個黷門監。靈旛上寫時不好看。便是執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可巧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宮掌宮內監戴權先備了祭禮遣人來。次坐了大轎。打道鳴鑼。親來上祭。賈珍忙接陪讓坐。至逗蜂軒獻茶。賈珍心中早打定了主意。因而趁便。就說要與賈蓉捐個前程的話。戴權會意。因笑道。想是爲喪禮上風光些。賈珍忙道。老內相所見不差。戴權道。事到湊巧。正有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缺了兩員。昨兒襄陽侯的兄弟老三來求我。現拿了一千五百兩銀子。送到我家裏。你知道。嗒們都是老相好。不拘怎麼樣。看著他爺爺的分上。胡亂應了。還剩了一個缺。誰知永興節度使馮胖子要求與他孩子捐。我就沒工夫應他。非老相好可知。既是嗒們的孩子要捐。快寫個履歷來。賈珍忙命人寫了一張紅紙履歷來。戴權看了。上寫著江南應天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丙辰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足見家世。戴權看了。回手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道。回去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個執照。就把這履歷填上。明日我來兌銀子。送過去。小廝答應了。戴權告辭。賈珍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門。臨上轎。賈珍問銀子還是我到部去兌。使不得。還是送入內相府中。很好。戴權道。若到部兌。你又喫虧了。不如秤準一千兩銀子。送到我家。就完了。銀祇三分之二較之戚三爺交情更大矣。賈珍感謝不盡。因說待服滿後。親帶大小犬到府叩謝。於是作別。接著又聽

史湘雲入賈府前無明文況不宜列名於王邢二夫人之前當是衍文刪去為是

一個少婦之喪如此奢與後來焉得不敗

靈前執事靈牌等第一

鼓樂應樂人等第二

執事儀仗等第三

蓉哥兒可謂因妻得貴矣○大書特書一千兩頭用著寫得情景逼真

道場榜文第四

直逼出鳳凰理喪事一層來

徐徐引出

寶二哥亦可謂知人者豈珍哥不如

喝道之聲。原來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來了。忠靖前作中靖。史湘雲王夫人邢夫人鳳姐等剛迎入正房。又見錦鄉侯川寧侯壽山伯三家祭禮也擺在靈前。少時三人下轎。賈珍接上大廳。多少親朋你來我去。也不能計數。只這四十九日一條寧國府街上白漫漫人來人往。花簇簇官去官來。總東兩句寫得寧府中赫赫豪華。賈珍令賈蓉次日換了吉服領憑回來。靈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靈牌疏上皆寫誥授賈門秦氏宜人之神位。會芳園臨街大門洞開。兩邊起了鼓樂。廳兩班青衣按時奏樂。一對對執事擺的刀斬斧截。更有兩面硃紅銷金大牌豎在門外。上面大書道：防護內廷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對面高起著宣壇僧道對壇榜上大書世襲寧國公家孫婦防護內廷御前侍衛龍禁尉對面秦氏宜人之喪。重述一句以見賈珍種種之闊。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天永建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錄司正堂萬並總理元始正一教門道紀司正堂葉生等敬謹修齋朝天叩佛以及恭請諸伽藍揭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神威遠振四十九日銷災洗業平安水陸道場等語。亦不及繁記。只是賈珍雖然心滿意足。但裏面尤氏又犯了舊疾。不能料理事務。惟恐各誥命來往虧了禮數。怕人笑話。因此心中不自在。兼心勢利人心中再無自在之時。當下正自憂慮。時寶玉在側便問道：「事事都算安貼了。大哥哥還愁什麼？」賈珍便將裏面無人的話告訴了他。寶玉聽說笑道：「這有何難？我薦一個人與你。權理這一個月的。事保管妥當。」賈珍問道：「是誰？」寶玉見坐間還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向賈珍耳邊說了。

寶哥乎文字波瀾
不得不如此

形容賈珍正是那
架子拄拐杖時也

又逼照下

不然瑞太爺如何
便所云動之以情

神氣活畫

五字是鳳姐一生
受苦處

兩句。賈珍聽了。喜不自勝。笑道。果然妥貼。如今就去說著。拉了寶玉。辭了衆人。便往上房裏來。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親友來的少。裏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並合族中的內眷陪客。聞人報大爺進來了。嚇的衆婆娘呀的一聲。往後藏之不迭。獨鳳姐款款站了起來。睜眼。賈珍此時也有些病證在身。二則過於悲痛。因拄個拐。跛了進來。居然杖期生了。邢夫人等因說道。你身上不好。又連日事多。該歇歇纔是。又進來做什麼。賈珍一面拄拐。硬掙著要蹲身跪下。請安道。乏。邢夫人等忙叫寶玉攙住。命人拿椅子與他坐。賈珍不肯坐。因勉強陪笑道。形容姪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嬌嬌並大妹妹。邢夫人等忙問什麼事。賈珍忙道。嬌嬌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姪兒媳婦又病倒。我看裏頭著實不成體統。要屈尊大妹妹一個月。在這裏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邢夫人笑道。原來爲這個。你大妹妹現在你二嬌嬌家。只和你二嬌嬌說就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個小孩子。可會經過這些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話。倒是煩別人的好。賈珍笑道。嬌嬌的意思。姪兒猜著了。是怕大妹妹勞苦了。若說料理不開。從小兒大妹妹頑笑時。就有殺伐決斷。如今出了閣。在那府裏辦事。越發歷練老成了。我想了這幾日。除了大妹妹。再無人可求了。嬌嬌不看姪兒。與姪兒媳婦面上。只看死的分上。罷說著。流下淚來。媳死而翁說著。下淚禮與。王夫人心中怕的是鳳姐。未經過喪事。怕他料理不了。被人見笑。今見賈珍苦苦的說。心中已活了幾分。卻又眼看著鳳姐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好賣弄能。

豈王夫人之見識
不及寶玉耶行文
不得如此
此句是謙

只要手頭寬綽
取自如如何辦
得事來○諺云用
人莫疑○人莫用
近人之用人時
託仗他卻又時
疑可與圖事者
仍歸到原薦人
法細密原薦人
以後便有好事
看鳳姐喜攬手
實一頭緒大有
想於寧府習俗
弊了然寫鳳姐
以下辦事章程
寧府辦事章程
的有大家風俗
比如斯

幹。今見賈珍如此央他。心中早已允了。又見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說得如此懇切。太太就依了罷。王夫人悄悄的問道。你可能麼。鳳姐道。有什麼不能。決斷算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料理清了。不過是裏面照管照管。便是我有不知的。問太太就是了。王夫人見說得有理。便不出聲。賈珍見鳳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豎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這裏先與大妹妹行禮。等完了事。我再到那府裏去謝。說著便作揖下去。鳳姐連忙還禮不迭。賈珍便命人取了寧國府對牌來。命寶玉送與鳳姐。說道。妹妹愛。怎麼就怎麼樣。辦要什麼。只管拿這個去取。也不必問我。只求別存心替我省錢。要好看。為上二則也。同那府裏一樣待人。纔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這兩件外。我再沒不放心的了。一味執紼氣。鳳姐不敢就接牌。乖覺只看著王夫人。王夫人道。珍哥既這麼說。你就照看照看罷了。只是別自作己意。有了事。打發人問你哥哥。嫂子一聲兒要緊。此層亦言語中所不可少。寶玉早向賈珍手裏接過對牌來。強遞與鳳姐了。居然是登壇拜將光景。又問妹妹還是住在這裏。還是天天來呢。若是天天來。越發辛苦了。我這裏趕著收拾出一個院落來。妹妹住過這幾日。倒安穩。鳳姐笑道。不用那邊也。離不得我。倒是天天來的好。賈珍說也罷也罷。然後又說了一回閒話。方纔出去。一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因問鳳姐。你今兒怎麼樣。鳳姐道。太太只管請回去。我須得先理出一個頭緒來。纔回去得呢。王夫人聽說。便先同邢夫人回去。不在話下。這裏鳳姐來至三間一所抱廈。來坐了。因想頭一。

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二。件。事。無。專。管。臨。期。推。委。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能。服。鈴。束。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實。是。寧。府。中。風。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並規勸天下之世家享盛時者

想他素日孝順之故是以痛之也

秦氏託夢籠罩全部盛衰。且以見一衰使難再盛。須早爲後日活計。是作者借以規勸賈府。

寶玉一聞秦氏凶信。便心如刀戳。吐血來。夢中雲雨。如此迷人。其然。豈其然乎。秦氏一死。合族俱到。男女姻親。亦皆齊集。固見秦氏平日頗得人心。亦以見賈珍素日之愛憐其媳。秦氏死後。不寫賈蓉悼亡。單寫賈珍痛媳。又必覓好棺。必欲封誥。僧道薦懺。開喪送柩。盛無以加。皆是作者深文。

鳳姐協理喪事。既見其才。又見其權。若非尤氏患病。賈珍難於相請。脫卸處。不露痕迹。

鳳姐協理秦氏之喪。固顯其有才有權。然幸是盛時。呼應俱靈。反照一百十回賈母喪事。

林如海有館揚州城



賈賈玉訪謁北靜王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十四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來陞知人

烈貨二字奇

觀此數語則東府

之積弊可知此始

見來旺媳婦於此始

來陞媳婦於此始

見○辦事有經緒

發端即敏捷

指尤氏言之也

如新官到任立一

個下馬威

有膽有識吾畏其

人如見其人如聞

其聲

話說寧國府中都總管來陞聞知裏面委請了鳳姐。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裏璉二奶奶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說話，須要小心伺候。每日大家早來晚散，寧可辛苦這一個月，過後再歇息，不要把老臉面丟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斷語甚的。眾人都道有理。又有一個笑道：論理我們裏面也該得他來整治。整治都忒不像了。自是正論。正說著，只見來旺媳婦拿了對牌來領呈文。經榜紙割票上開著數目。眾人連忙讓坐倒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來。旺抱著同來旺媳婦一路來至儀門，方交與來旺媳婦自己抱進去了。鳳姐即命彩明定造冊簿，即時傳了來陞媳婦要家口花名冊查看。又限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府聽差。大概點了一點數目單冊，問了來陞媳婦幾句話，能幹便坐車回家。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來了。有時候那寧國府中婆子媳婦聞得到齊，只見鳳姐與來陞媳婦分派眾人執事，不敢擅入。在窗外打聽，聽見鳳姐和來陞媳婦道：既託了我，我就說不得要討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由著你們去，再不要說你們這府裏原是這樣的話。如今可要依著我行，錯我半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清白處治。真辣手說罷，便分付彩明念花

管客茶二十人第一項
 管本家親戚茶飯二十人第二項
 管靈前一切事務四十人第三項
 管內茶房器皿四人第四項
 管酒飯器皿四人第五項
 管收祭禮八人第六項
 管燈燭紙制八人第七項
 管上夜監察三十人第八項
 管派一百三十四人第九項
 各處房屋以來陞各處房屋以來陞
 分派職役井井有條大有淮陰侯用兵經濟
 後來犯偷懶諸項之禁者著實不少
 又帶敘各人身上知閱至後半部便知
 俱有鐘錶總是極盛時光景
 井井有條
 精細了當

名册按名一個一個叫進來看視一時看完又分咐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內單管人客來往倒茶別事不用他們管這二十個也分作兩班每日單管本家親戚茶飯也不管別事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靈前上香添油掛幔守靈供飯供茶隨起舉哀也不管別事這四十個人專在內茶房收管盃碟茶器若少了一件四人分賠這四個人單管酒飯器皿少一件也是分賠這八個人單管收祭禮這八個人單管各處燈油蠟燭紙制我總支了來交與你八個人然後按我的定數再往各處去分派這三十個每日輪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再下剩的按房屋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桌椅古玩起至於痰盒掃帚一草一苗或丟或壞就問這看守之人賠補來陞家的每日攬總查看或有偷懶的賭錢喫酒打架拌嘴的立刻來回我休要徇情經我查出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了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行說話素日跟我的人隨身俱有鐘錶不論大小事皆有一定時刻橫豎你們上房裏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來點卯已正喫早飯凡有領牌回事的只在午初二刻戌初燒過黃昏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來上夜的交明鎖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過來說不得嘴們大家辛苦這幾日罷事完了你們大爺自然賞你們的說畢又分咐按數發與茶葉油燭雞毛擔子筭筭等物一面又搬取家夥桌圍椅搭坐褥氈席痰盒腳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提筆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物件開得十分清楚衆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

全爲後來治買母
喪事筆筆反照
重補紋不嫌繁
瑣

鳳姐一生勞悴至
死中此數字情弊
所謂恃強討好不
願性命者也

以上爲蓮姨子理
事一小結

此等風俗自昔已
然究竟於死者何
益

寫得如茶如火
又點明卯正二刻

一絲不亂情景宛
然的是寫生妙手
鳳姐連日進寧府
其排場光景於此
處補出是作者用
意處

時。只。揀。便宜。的。做。剩。下。苦。差。沒。個。招。攬。各。房。中。也。不。能。趁。亂。迷。失。東。西。便。是。人。來。客。往。也。都。安。靜。了。東。一。筆。以。見。鳳。姐。之。好。運。才。也。不。比。先。前。紊。亂。無。頭。緒。一。切。偷。安。竊。取。等。弊。一。概。都。獨。了。再。聽。東。一。筆。鳳。姐。自。己。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因。見。尤。氏。犯。病。賈。珍。也。過。於。悲。哀。不。大。進。飲。食。自。己。每。日。從。那。府。中。熬。了。各。樣。細。粥。精。美。小。菜。令。人。送。來。勸。食。可。謂。無。微不至。賈。珍。也。另。外。分。咐。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廈。內。單。與。鳳。姐。鳳。姐。不。畏。勤。勞。天。天。按。時。刻。過。來。點。卯。理。事。獨。在。抱。廈。內。起。坐。不。與。衆。妯。娌。合。羣。便。有。眷。客。來。往。也。不。迎。送。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那。應。佛。僧。正。開。方。破。獄。傳。燈。照。亡。參。閣。君。拘。都。鬼。延。請。地。藏。王。開。金。橋。引。幢。幡。那。道。士。們。正。伏。章。申。表。朝。三。清。叩。玉。帝。禪。僧。們。行。香。放。焰。口。拜。水。懺。又。有。十。二。衆。青。年。尼。僧。搭。繡。衣。靴。紅。鞋。在。靈。前。默。誦。接。引。諸。咒。十。分。熱。鬧。東。一。筆。那。鳳。姐。知。道。今。日。客。來。不。少。寅。正。便。起。來。梳。洗。及。收。拾。完。備。更。衣。盥。手。喫。了。兩。口。奶。了。漱。口。已。畢。正。是。卯。正。二。刻。了。來。旺。媳。婦。率。領。衆。人。伺。候。已。久。鳳。姐。出。至。廳。前。上。了。車。前。面。一。對。明。角。燈。上。寫。榮。國。府。三。個。大。字。來。至。寧。府。大。門。首。門。燈。朗。掛。兩。邊。一。色。轟。燈。照。如。白。晝。白。汪。汪。穿。孝。家。人。兩。行。侍。立。請。車。至。正。門。上。小。廝。退。去。衆。媳。婦。上。來。揭。起。車。簾。鳳。姐。下。了。車。一。手。扶。著。豐。兒。兩。個。媳。婦。執。著。手。把。燈。照。著。簇。擁。鳳。姐。進。來。寧。府。諸。媳。婦。迎。著。請。安。鳳。姐。款。步。入。會。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棺。木。那。眼。淚。恰。似。斷。線。之。珠。滾。將。下。來。院。中。多。少。小。廝。垂。手。侍。立。伺。候。燒。紙。鳳。姐。分。咐。一。聲。供。茶。燒。紙。只。聽。一。捧。鑼。鳴。諸。樂。齊。奏。早。有。人。端。過。一。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鳳。姐。

且做一個好樣子
唯唯可畏
夾寫榮府事得文章
疎密法

機警

百忙中又有此等
閒事參雜在內以
見其實實有才也
按辦來遲之人從
中插入領物諸項
事是文章閒架法

坐了放聲大哭。於是內外上下男女都接聲號哭。一時賈政尤氏令人勸止。鳳姐方止住。來旺媳婦倒茶漱口畢。鳳姐方起身別了族中諸人。自入抱廈來。按名查點。各項人數。俱已到齊。只有迎送親客上的一人未到。即令傳來。那人惶恐。鳳姐冷笑道：「原來是你誤了。你比他們有體面，所以不聽我的話。」出語辣。那人回道：「小的天天都來的，早只有今兒來遲了一步。求奶奶饒過初次。」正說著，只見榮國府中的王興媳婦來在前探頭。鳳姐且不發放這人，卻問王興媳婦來作什麼。王興媳婦近前說：「領牌取線打車轎網絡，說著將個帖兒遞上去。鳳姐令彩明念道：大轎兩頂，小轎四頂，車四輛，共用大小絡子若干根。每根用珠兒線若干斤。鳳姐聽了數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記。取榮國對牌，擲下。王興家的去了。鳳姐方欲說話，只見榮國府的四個執事人進來，都是要支取東西領牌的。鳳姐問他們要了帖念過，聽了一共四件，因指兩件道：「這個開銷錯了，再算清了來領。」說著將帖子擲下。那二人掃興而去。鳳姐因見張材家的在旁，因問你有什麼事。張材家的忙取帖子回道：「就是方纔車轎圍做成，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鳳姐聽了，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記。待王興交過這項買辦的回押相符，然後與張材家的去了一面，又命念那一件是為寶玉外書房完竣，支領買紙料糊裱。鳳姐聽了，即命收帖登記。後待張材家的繳清再發。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來遲了，後兒我也來遲了，將來都沒有人了。本來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就難管別人了。不如開發的好，登時放下了臉，命帶出去打二十板子。衆人見

辦事有決斷絕好
吏才
真不愧臉酸心硬
然辦大事必須如
此
又總束一筆鳳姐
逞才招怨極矣此
等女子我不願見
插入此段以疏文
氣其實是閒文

寶玉在夢裏如何
曉得人在支東西
姐亦在夢裏如何
祇曉得人在支西
別圓夢堂中必有分

鳳姐動怒。不敢怠慢。拉出去。照數打了。進來回覆。鳳姐又擲下寧府對牌。說與來陞革他。一日銀米分付散了。罷衆人方各自辦事去了。那時被打之人。亦含羞飲泣而去。彼時榮寧兩處領牌交牌人往來不絕。鳳姐又一一開發了。於是寧府中人纔知鳳姐利害。自此各兢兢業業。不敢偷安。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見人衆。恐秦鍾受了委曲。遂同他往鳳姐處坐坐。鳳姐正喫飯。見他們來了。笑道。好長腿子。快上來罷。寶玉道。我們偏了。鳳姐道。在這邊外頭喫的。還是那邊喫的。寶玉道。同那些渾人喫什麼。原是那邊。我還同老太太喫了來的。說著。一面歸坐。鳳姐飯畢。就有寧府一個媳婦來領牌。爲支取香燈。鳳姐笑道。我算著你今兒該來支取。想是忘了。要終久忘了。自然是你包出來。都便宜了我。那媳婦笑道。何嘗不是忘了。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也領不成了。說畢。領牌而去。一時登記交牌。秦鍾因笑道。你們兩府裏都是這牌。倘別人私造一個支了銀子去。怎樣。鳳姐笑道。依你說。都沒王法了。寶玉因道。怎麼。咱們家沒人來領牌子支東西。鳳姐道。他們來領的時候。你還做夢呢。吾且問你。你們多早晚纔念夜書呢。寶玉道。巴不得今日就念纔好。只是他們不快。給收拾出書房來。也是沒法。鳳姐笑道。你請我一請。包管就快了。寶玉道。你也不中用。他們該做到那裏的時候。自然有了。鳳姐道。就是他們做。也得要東西。攔不住我不給對牌。是難的。寶玉聽說。便挨向鳳姐身上。立刻要牌。說好姐姐。給他們牌。好支東西去收拾。鳳姐道。我乏的身上作痛。還攔的住你這揉搓。你放心罷。今兒纔領了裱紙糊去。

按第十二回云林如海冬月初三日已時沒的大不關瑞時鳳姐處置買瑞之月時明點出臘月天氣遲之久而秦氏始死即秦氏之死已在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之後且此時又過五七接派時令是入新年二月光景而昭兒回來猶云趕年底回來還要大毛衣服如何作者不願前之原諒也宜能為之原諒也宜此亦是夫妻間久別亦是夫妻間久此是連子意中肚要著自是奉屬挂

了。他們該要的。還等叫去麼。可不傻了。寶玉不信。鳳姐便叫彩明查冊子與寶玉看了。正開著人來回蘇州去的。昭兒來了。直接第十二回未段。鳳姐急命喚進來。昭兒打千兒請安。鳳姐便問回來做什麼的。昭兒道。二爺打發回來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日沒的。二爺帶了林姑娘。同送林姑爺的靈到蘇州。大約趕年底就回來。二爺打發小的來報個信。請安。討老太太示下。還瞧瞧奶奶家裏好。叫把大毛衣服帶幾件去。鳳姐道。你見過別人了。沒有。昭兒道。都見過了。說畢。連忙退出。鳳姐向寶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咱們家住長了。寶玉道。了不得。想來這幾日。他不知哭的怎樣呢。姊妹遠隔揚州。不知哭的怎樣。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說著。蹙眉長嘆。鳳姐見昭兒回來。因當著人不及細問。賈璉心中自是記望。待要回去。奈事未了畢。少不得耐到晚上回來。復令昭兒進來。細問一路平安信息。連夜打點大毛衣服。和平兒親自檢點包裹。再細細追想所需何物。一並包裹。交付昭兒。又細細分咐昭兒。在外好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爺生氣。時時勸他少喫酒。別勾引他。認得混帳。女人回來。打折你的腿。趕忙完了。天已四更。睡下。不覺早。又天明。忙梳洗過。寧府來。那賈珍因見發引日近。親自坐車。帶了陰陽司吏。往鐵檻寺來。踏看寄靈所在。乃看太忙了。又一囑咐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名僧。以備接靈使用。色空忙備晚齋。賈珍也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及進城。竟在淨室。胡亂歇了一夜。次日早。便進城來。料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人先往鐵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停靈之處。並廚茶等項。接靈人口。鳳姐見日期

發引前一層事一
 節作過脈
 其往來者無非助
 爵
 王仁乃鳳姐之兄
 閱者須記清
 鳳姐之父即王子
 騰之兄王夫人之
 大兄也書中並無
 明文此云稟叩父
 母豈鳳姐之父猶
 在耶
 苦無分身之難
 鳳姐勞碌只討得
 無不慙歎四字便
 宜
 婦人恆態
 用旁面托出直把
 鳳姐寫到十二分
 處處總是還才招
 怨極力舖張仍復
 前語是珍哥留心
 得意張門面處
 極力豐寫為後來
 衰落時作對影

在限也預先逐細分派料理。一面又派人府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送殯。又顧自己送殯。去占下處。目今正值繕國公誥命亡故。王邢二夫人又去上祭。送殯。西安郡王妃華誕。送壽禮。鎮國公誥命生了長男。預備賀禮。又有胞兄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稟叩父母。並帶往之物。又有迎春染病。每日請醫服藥。看醫生啓帖。證源藥案。各事冗雜。亦難盡述。又兼發引在邇。因此忙得鳳姐茶飯無心。坐臥不寧。剛到了寧府。榮府的人跟著既回到榮府。寧府的人又跟著鳳姐。雖然如此之忙。只因素性好勝。惟恐落人褒貶。切中情弊。故費盡精神。籌畫得十分整齊。於是合族中上下無不稱嘆。這日伴宿之夕。裏面兩班小戲。並耍百戲的。與親朋等伴宿。尤氏猶臥於內室。一切張羅款待。獨有鳳姐一人周全。承應合族中。雖有許多妯娌。也有羞口羞腳的。也有不慣見人的。也有懼貴怯官的。種種之類。俱不及鳳姐舉止大雅。言語典則。因此也不把衆人放在眼裏。揮霍指示。任其所爲。旁若無人。一夜中燈明火耀。客送官迎。八字包括。那百般熱鬧。自不用說。至天明吉時。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面銘旌。上大書誥封一等寧國公冢孫婦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享強壽賈門秦氏宜人。之靈柩。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趕新做出來的一色光彩奪目寶珠。自行未嫁女之禮。引喪駕靈十分哀苦。那時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尙。修國公侯曉明之孫世

此時應不必用賞車

極力鋪張

抽出北靜王另寫為後文許多事張本

寫出王爺排場體

鐵櫃寺在南郊故云從北而至

襲一等子侯孝廉繕國公誥命亡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得來這六家與榮寧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便是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二等男蔣子寧定城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游擊謝鯤襄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兵馬司裘良餘者錦鄰伯公子韓奇神武將軍公子馮紫英前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枚數堂也共有十來頂大轎三四十頂小轎連家下大小轎車輛不下百餘十乘連前面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浩浩蕩蕩一帶擺三四里遠走不多時路上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韻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棚是東平王府的祭第二棚是南安郡王的祭第三棚是西寧郡王的祭第四棚便是北靜郡王的祭原來這四王當日惟北靜王功最高及今子孫猶襲王爵現今北靜王世榮年未弱冠生得美秀異常情性謙和近今寧國府家孫婦告殂因想當日彼此祖父有相與之情同難同榮未以異性相視因此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探喪上祭如今又設路奠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更入朝公事一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鑼張繖而來至棚前落轎手下各官兩旁擁侍軍民人衆不得喧嘩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浩蕩蕩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早有寧府開路傳事人等報知賈珍賈珍急命前面紮駐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來以國禮相見世榮在轎內欠身含笑答禮仍以世交稱呼接待并不自大賈珍道大婦之累異蒙郡駕下臨廕生輩何以克當世榮笑道世交至誼何出此言遂回頭令長府官主祭代

寫爲北靜王出力一

奠。賈赦等一旁還禮。復親身來謝恩。世榮十分謙遜。因問賈政道。那一位是銜玉而誕者。久欲得一見爲快。今日一定在此。何不請來。賈政忙退下。命寶玉更衣領他前來。謁見那寶玉素聞得世榮是個賢王。且才貌俱全。風流倜儻。不爲官俗國體所縛。每思相會。自是父親拘束不克如願。今見反來叫他。自是歡喜。一面走。一面瞥見那世榮坐在轎內。好個儀表。不知近前又是怎樣。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第十四回極寫鳳姐之勤能。喪儀之華盛。及弔祭之熱鬧。皆係反襯。後來賈母之喪。潦草雜亂。

鳳姐靈前大哭。是真哭。不是假哭。秦氏靈動聰明。是姐姐知心。其情亦大略相似。惺惺惜惺惺。安得不慟。

鳳姐在寧府辦事。夾寫榮府巨細諸事。足見部署裕如。不慌不忙。然皆是有餘氣象。寫秦氏喪事正文。是主中間夾敘林如海捐館。爲黛玉將來久住大觀園之根。又夾敘北靜王要見寶玉是賓。而林黛玉是賓中主。北靜王是賓中賓。

王鳳姐美權鐵櫃寺



秦鯨鄉
得趣
錫頭庵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十五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菴

話說寶玉舉目見北靜王世榮頭上戴著淨白簪纓銀翅王帽穿著江牙海水五爪龍白蟒袍繫著碧玉紅鞵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寶玉忙搶上來參見世榮忙從轎內伸手挽住見寶玉帶著束髮銀冠勒著雙龍出海抹額穿著白蟒簪袖圍著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如點漆世榮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寶似玉問街的那寶貝在那裏寶玉見問連忙從衣內取出遞與世榮世榮細細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問果靈驗否賈政忙道雖如此說只是未曾試過世榮一面極口稱奇一面理順綵纒親自與寶玉帶上又攜手問寶玉幾歲現讀何書寶玉一一答應世榮見他語言清朗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將來雛鳳清于老鳳聲未可量也賈政陪笑道犬子豈敢認承金獎賴藩郡餘禎果如所言亦廕生輩之幸矣世榮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此資質想老太太夫人輩自然鍾愛極矣但吾輩後生甚不宜溺愛溺愛則未免荒失了學業金玉良言昔小王曾蹈此轍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難以用功不妨常到寒第小王雖不才卻蒙海內外衆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垂青眼是以寒第高人頗衆令郎常去談談會會則學問可以日進矣賈政忙躬身答道是世榮又

自是河間獻王一流人物

特寫得鄭重之至

掉文迂闊與賢王殊不稱
以上寶玉初見那王一段小小過脈文字

接入送殯正文

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忘却嫂叔不通問鳳姐僅可明詩未違習禮

敘事宛而遠

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下來遞與寶玉道。今日初會倉卒無敬賀之物。此係聖上所賜。馨芬香念珠一串。以為敬賀之禮。寶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賈政與寶玉一齊謝過了。于是賈赦賈珍等一齊上來請回輿。世榮道。逝者已登仙界。碌碌你我塵寰中人也。小王雖上叨天恩。虛邀郡襲。豈可越仙輪而進也。賈赦等見執意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回來命手下人掩樂停音。將殯過完。方讓世榮過去。不在話下。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又有賈赦賈政賈珍等諸同寅屬下。各家祭棚接祭。一一的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鐵檻寺大路而來。彼時賈珍帶賈蓉來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馬。因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因記望着寶玉。怕他在郊外縱性。不服家人的話。賈政管不著。惟恐有閃失。因此命小廝來喚他。步步想到寶玉。只得到他車前。鳳姐笑道。好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同女孩兒一般。人品奇詭。別學他們猴在馬上下來。嗒們姐兒兩個同車。豈不好麼。一頓寶哥聽說便下了馬。爬上鳳姐車內。二人說笑前進。不一時只見那邊兩騎馬直奔鳳姐車下。馬扶車回。道這裏有下處。奶奶請歇歇。更衣。鳳姐命請王邢二夫人示下。那二人回說。太太們說不歇了。叫奶奶自便。鳳姐便命歇歇再走。小廝帶著轅馬擠入人羣。往北而來。寶玉在車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鍾正騎著馬。隨他父親的轎。忽見寶玉的小廝跑來。請他去打尖。秦鍾遠看這寶玉所騎的馬。搭著鞍籠。隨著鳳姐的車。往北而去。便知寶玉同鳳姐一車。自己也帶馬趕出來。同入一莊門內。那莊農人家無

鳳姐至村家命
寶玉出去為便
故此婦女出門
事筆底無微不至

鄉人見寶玉等疑
為天仙寶玉見莊
家什物以為稀奇
少所見者多所怪
亦固其所寶玉之
不識紡車與劉老
老之不一識自鳴鐘
其揆一也自然好
見所未見自然好
看

寶二哥可謂處處
留情

語有禪悟

外房舍婦女無處迴避。那些村姑莊婦。見了鳳姐寶玉秦鍾的人品衣服。幾疑天人下降。卻有此等般想。鳳姐進入茅屋。先命寶玉等出去。頑頑寶玉會意。因同秦鍾帶了小廝們各處遊玩。凡莊家動用之物。俱不會見過的。寶玉見了。都以為奇。不知何名何用。小廝中有知道的。一一告訴了名目。並其用處。寶玉聽了。因點頭道。怪道古人詩上說。誰知盤中飡粒粒。皆辛苦。正為此也。一面說。一面又到一間房內。見炕上有個紡車。越發以為稀奇。小廝們又告以紡紗織布之用。寶玉便上炕搖轉作耍。只見個村莊丫頭約有十七八歲。走來說道。別弄壞了。衆小廝忙喝住了。寶玉也住了手。說道。我不會見過。所以試一試。頑兒那丫頭道。你們不會。我轉給你瞧。秦鍾暗拉寶玉道。此鄉大有意趣。寶玉推他道。再胡說。我就打了說。著只見那丫頭紡起紗來。果然好看。忽聽那邊老婆子叫道。二丫頭快過來。那丫頭丟了紡車。一徑去了。寶玉悵然無趣。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他兩個進去。鳳姐洗了手。換了衣服。問他換不換。寶玉道。不換也就罷了。僕婦們端上茶食菓品來。又倒上香茶來。鳳姐等吃過茶。待他們收拾完備。便起身。上車外面。旺兒預備賞封賞了那莊戶人家。那莊婦人等來謝賞。寶玉留心看時。並不見紡紗之女。走不多遠。卻見這二丫頭懷裏抱了個小孩子。想是他的兄弟。同著幾個小女孩子。說笑而來。寶玉情不自禁。然身在車上。只得以目相送。一時電捲風馳。回頭已無蹤跡了。說笑間。忽已趕上大殯。早又前面法鼓金鏡。幢幡寶蓋。鐵檻寺中僧衆。已到路旁。少時到了寺中。另供佛事。重設香壇。安靈

收拾送殮文字簡而不漏

只此一住遂生出後面許多文字特筆

若在鐵檻寺下榻不往水月庵中則銀子由何到手錢來湊人自能巧合庵以饅頭得名卽作氣之所特筆與原來這鐵檻寺六字相呼應

用帶了二字以見饅頭庵一段發案實鳳姐爲罪之首然則饅頭庵卽水月庵此處已一一

於內殿偏室之中。寶珠安理寢室爲伴。外面賈珍款待一應親友。有分寸也有擾飯的。也有就告辭的。一一謝過之後。公侯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至未刻方散盡了。裏面的堂客。皆是鳳姐陪伴接待。先從誥命散起。直到晌午方散完了。只有幾個近親本族等。做過三日道場後方去。那時邢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回家。便要進城。王夫人要帶了寶玉同去。寶玉乍到郊外。那裏肯回去。只要跟鳳姐住著。王夫人只得交與鳳姐而去。原來這鐵檻寺。當日是寧榮二公修造的。現今還有香火地畝。以備京中老少人口。在此停靈。其中內外兩宅。俱是預備妥貼的好。爲送靈人口寄居。不想如今後人繁盛。其中貧富不一。或情性參商。有那家艱難安分的。便住在這裏了。有那有錢勢尙排場的。只說這裏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莊。或尼菴。引起水月庵。尋個下處。爲事畢宴退之所。卽今秦氏之喪。族中諸人。皆權在鐵檻寺下榻。獨鳳姐嫌不方便。因遣人來和饅頭菴的姑子淨虛說了。是造孽地。騰出兩間房子來做下處。原來這饅頭菴。就是水月菴。因他菴裏做的饅頭好。就起這個渾名。離鐵檻寺不遠。當下和尚工課已完。奠過晚茶。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有幾個妯娌陪著女親。便辭了衆人。帶了寶玉。秦鍾往水月菴來。原來秦邦業因年邁多病。不能在此。只命秦鍾等待安靈罷。那秦鍾只跟著鳳姐。寶玉。鳳姐帶之是以二人跟之一時到了水月菴。淨虛帶領智善。智能兩個徒弟出來迎接。鳳姐帶寶玉。秦鍾。淨虛。帶智善。智能。能一樣筆法。大家見過。鳳姐等至淨室更衣洗手畢。因見智能兒越發長高了。模樣兒越發

表明何後來作書者又分作兩處此等處真不可解春雲一展胡老爺又不知何許人于此而四矣入智能正傳文字補前文所無鍾之與能其鬼鬼崇崇者殆非一日矣寶玉不叫智能倒茶深得此中三昧落窠之殷勤諒所不取信皆孽海中人

趁機二字妙

出。息。了。因。說。道。你。們。師。徒。怎。麼。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裏。去。淨。虛。道。可。是。這。幾。日。都。沒。工。夫。因。胡。老。爺。府。裏。產。了。公。子。太。太。送。了。十。兩。銀。子。來。這。裏。叫。請。幾。位。師。父。念。三。日。血。盆。經。忙。的。沒。個。空。兒。就。沒。來。請。奶。奶。的。安。不。言。老。尼。陪。著。鳳。姐。且。說。寶。玉。秦。鍾。二。人。正。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過。來。寶。玉。笑。道。能。兒。來。了。秦。鍾。說。理。那。東。西。作。什。麼。寶。玉。笑。道。你。別。弄。鬼。那。一。日。在。老。太。太。房。裏。一。個。人。沒。有。你。攆。著。他。作。什。麼。這。會。子。還。哄。我。秦。鍾。笑。道。這。可。是。沒。有。的。話。寶。玉。道。有。沒。有。也。不。管。你。調。令。俱。妙。你。只。叫。住。他。倒。碗。茶。來。我。吃。就。丟。開。手。如。不。然。先。生。將。奈。何。秦。鍾。笑。道。這。又。奇。了。你。叫。他。倒。去。還。怕。他。不。倒。何。必。要。我。說。呢。寶。玉。道。我。叫。他。倒。的。是。無。情。意。的。不。及。你。叫。他。倒。的。是。有。情。意。的。秦。鍾。只。得。說。道。能。兒。倒。碗。茶。來。那。能。兒。自。幼。在。榮。府。走。動。無。人。不。識。常。與。寶。玉。秦。鍾。頑。笑。如。今。長。大。了。漸。知。風。月。便。看。上。了。秦。鍾。人。物。風。流。那。秦。鍾。也。愛。他。妍。媚。二。人。雖。未。上。手。卻。已。情。投。意。合。了。智。能。走。去。倒。了。茶。來。秦。鍾。笑。道。給。我。寶。玉。又。叫。給。我。智。能。兒。抵。嘴。笑。道。一。碗。茶。也。爭。難。道。我。手。上。有。蜜。豈。敢。寶。玉。先。搶。得。了。喝。著。方。要。問。話。不。知。問。何。話。只。見。智。善。來。叫。智。能。去。擺。菓。碟。子。一。時。來。請。他。兩。個。去。吃。茶。菓。他。兩。個。那。裏。要。吃。甚。東。西。略。坐。一。坐。仍。出。來。頑。耍。鳳。姐。也。略。坐。片。時。便。回。至。淨。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衆。婆。娘。媳。婦。見。無。事。都。陸。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幾。個。心。腹。小。婢。老。尼。便。趁。機。說。道。我。有。一。事。要。到。府。裏。求。太。太。先。請。奶。奶。一。個。示。下。鳳。姐。問。何。事。老。尼。道。阿。彌。陀。佛。只。因。當。日。我。先。在。長。安。縣。善。才。菴。內。出。家。的。時。節。那。時。有。個。施。主。

老尼口中竟怪不退定禮天理何在
雲老爺者雲光也

活畫出算計人情
狀請將不如激將老
尼亦善為說辭鳳
姐好勝那得不入
其彀中此等語為
後日求禱反面種
根所謂我事不做這
樣的事所謂我也
不等人包攬詞訟於
婦人包攬詞訟於
德言容工外獨樹
一幟可補史所
未及○我錢不
要三○千○兩○為○給○小
廚作盤費賺幾個
辛苦錢極合老訟

姓張。是大財主。他有個女娃。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廟裏來進香。不想遇見了長安府太爺的小舅子李衙內。那李衙內一心看上。要娶金哥。打發人來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公子的聘定。張家若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說已有了人家。誰知李公子執意要娶他女兒。張家正無計策。兩處為難。不料守備家一知此信。也不問青紅皂白。便來作踐辱罵。說一個女兒。許幾家人家。偏不許退定禮。就打官司告狀起來。那家急了。只得著人上京來尋門路。賭氣偏要退定禮。我想如今長安節度使雲老爺與府上相契。要求太太與老爺說聲。發一封書求雲老爺和那守備說一聲。不怕他不依。可怕若是肯行。張家連傾家孝順。也都情願。鳳姐聽了。笑道。這事到不大。只是太太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可以主張了。逐漸引入。鳳姐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做這樣的事。淨虛聽了。攢眉凝神。半晌嘆道。雖如此說。只是張家也知我來求府裏。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沒工夫。管這事。不希罕他的謝禮。倒像府裏連這點子手段。也沒有的一般。鳳姐聽了。這話便發了。與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陰司地獄報應。的。憑說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送二三千兩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聽說。喜之不勝。忙說有。有這個不難。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扯篷拉絳的圖銀子。這三千兩銀子。不過是給打發去說的小廝們作盤纏。使他賺幾個辛苦錢。我一個錢也不要。便是三萬兩。我此刻還拿的出來。老尼忙答應道。既如此。奶奶明日就開恩。他罷了。鳳姐道。

師口聲○偏是要
錢人偏有此等鄙
語不獨一鳳兒也

奉承二字形容
趁黑晚無人五字
寫出秦鍾居心
做什麼三字在或
推或就之閒已
然鯨鯨之死期已
不遠矣四字包
正在得趣四字所
限無窮非俗手所
知我亦為之嚇著
想殘雲猶未盡展
也叫好人

寶玉與秦鍾睡下
細細算帳可想此
帳非天亮不清也
此燒餅帳也吾已
見其真切尙何疑
之有

你瞧瞧我忙得那一處少了。我既應了你自然快快的了。結老尼道。這點子事在別人跟前就忙的不知怎麼樣。若是奶奶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彀奶奶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能者多勞。太太見奶奶大小事都妥貼。越發都推給奶奶了。奶奶也要保重貴體。纔是一路奉承的話。鳳姐越發受用。也不顧勞乏。況有三千金到手乎。更攀談起來。誰想秦鍾趁黑晚無人。隨手遞入秦鍾與智能事。來尋智能。剛至後面房中。只見智能獨在那裏洗茶碗。秦鍾便攙著親嘴。智能急得蹀腳說。做什麼就要叫喊。秦鍾道。好人二字一頓。我已急死了。你今日再不依我。我就死在這裏。智能道。你想怎麼樣。不知想怎麼樣。除非等我出這牢坑。可憐語。離了這些人纔好呢。秦鍾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近火。說著一口吹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到炕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掙挫不起。又不好叫的。如何不叫喊。少不得依了。正在得趣。只見一人來進。捉好的來了。將他二人按住。也不出聲。他二人嚇得魂飛魄散。到是那入啞的一聲笑了。還好。方知是寶玉。秦鍾連忙起來。抱怨道。這算什麼。寶玉道。你倒不依。咱們就叫喊起來。羞得智能趁暗中跑了。了而不了。寶玉拉了秦鍾出來。道。你可還和我強。秦鍾笑道。好人。你只別嚷的。衆人知道。你要怎樣。我都依你。寶玉笑道。這會子也不用說。等一會睡下。再細細的算帳。一定依你。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裏間。秦鍾寶玉在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此帳幾乎算不成。鳳姐因怕通靈玉失落。便等寶玉睡下。令人拿來。擡在自己枕邊。寶玉不知與秦鍾算何帳目。未見真切。

第二層是鳳姐要住

來旺兒諒是鳳姐之心腹可以悄悄與音連買璉都購過幹此濫天大事鳳姐可謂大膽俱已妥協四字省卻無限閒文各人所謂各人心事各人知

此係疑案。不敢篡創。吾知之矣。明言不必細說也。一宿無語。至次日一早。寶秦之帳想已算了。便有賈母王夫人打發了人來看寶玉。又命多穿兩件衣服。無事寧可回去。寶玉那裏肯回去。又有秦鍾戀著智能。挑唆寶玉求鳳姐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想。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些小事未安排。可以借此再住一日。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又可以完了。淨虛的那件事。三則順了寶玉的心。因有此三益。便向寶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裏逛。少不得越發辛苦了。明日是一定要走的了。寶玉聽說。千姐姐萬姐姐的央求。只住一日。明日必回去的。於是又住了一夜。包括無限事情。鳳姐便將昨日老尼之事悄悄的說與來旺兒。旺兒心中俱已明白。急忙進城招著主文的相公。假託賈璉所囑。修書一封。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之遙。兩日工夫俱已妥協。那節度使名喚雲光。久欠賈府之情。這些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旺兒回來不在話下。三千金到手矣。且說鳳姐又過了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尼。著他三日後往府裏去討信。那秦鍾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裏多少幽期密約。俱不用細述。只得含恨而別。鳳姐又到鐵檻寺中照望一番。周密寶珠執意不肯回家。亦是可兒。賈珍只得派婦女相伴。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寫鄉村女子紡紗等事。直伏巧姐終身。鐵檻化作水月。已由堅固而變虛浮。水月變為饅頭。愈變愈下矣。所謂縱有千金鐵。

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也。

淨虛說倒像府裏沒手段。深得激將法。三姑六婆真可畏哉。來旺是鳳姐鷹犬於此回點眼。

鳳姐一生舞弊作孽不可勝言。若逐事細說。冗雜瑣煩。若一概不敘。又似虛枉。故就鐵檻寺弄權。及後文尤二姐事。最惡最險者。細寫原委。以包括諸惡孽。秦鍾與智能偷情。及與寶玉苟且情事。是天亡根據。妙在。一是明寫。一是暗寫。

大某山民評曰

鳳姐因張家得銀三千兩。淨虛是引子。薔蓉因賈瑞得銀一百兩。鳳姐是引子。前後遙遙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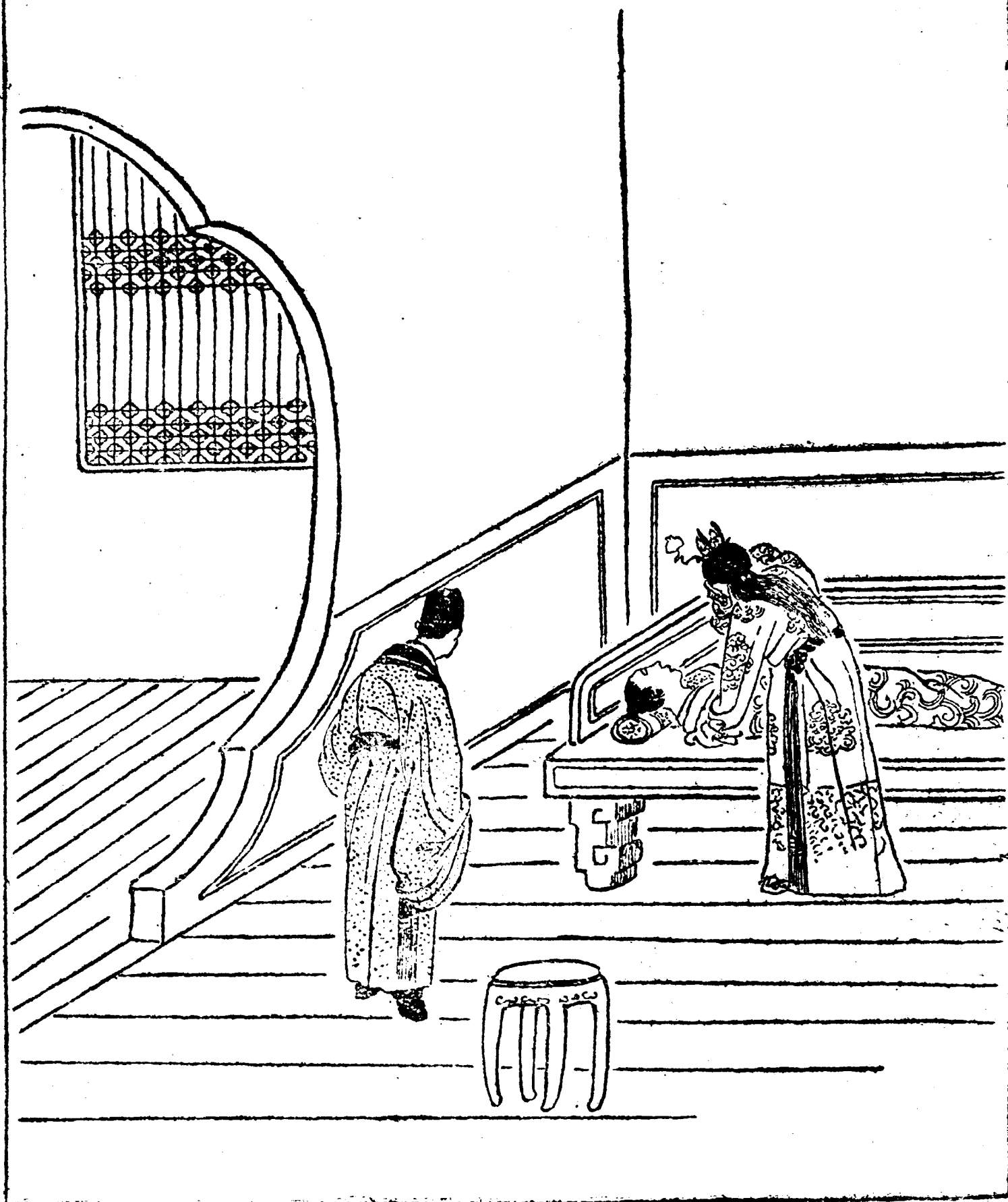
智能對秦鍾云。你想怎麼樣。秦鍾對寶玉云。你要怎樣。可知怎麼樣三字。與怎樣二字。總是那一樣耳。

鳳姐在饅頭巷再住一天。不寫鳳姐要住。而寫秦鍾要住。秦鍾不好說自己要住。卸肩在寶玉。鳳姐不能說自己要住。卸肩在寶玉。一為淨虛。一為智能。皆是寶玉爲之了結也。

賈元春才選鳳
落官



秦 鯨
御 夫
逝 黃
泉 路



以上已將鐵檻寺
饒頭庵各案收過
申明秦鍾得病之
由爲一小段
申明金家退婚公
案爲一小段
書中金哥司棋用
以反襯襲人守備
之子與潘又安用
以反襯寶玉未嘗
浪費筆墨只此淡
淡八字斷定鳳姐
一生罪孽
賈政生日大約在
春間書中無明文
千里來龍從第二
回冷子興云元妃
入宮作女史一層
跌此知非凶兆
觀此知非凶兆
只一忙字寫出賈
政不俟駕光景
妙在寫得恍恍惚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十六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天逝黃泉路

且說秦鍾寶玉二人跟著鳳姐自鐵檻寺照應一番坐車進城到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到自己房中一夜無話至次日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了與秦鍾讀夜書偏生那秦鍾秉性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兒偷期繾綣未免失於調養回來時便咳嗽傷風懶怠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只在家中調養不能上學寶玉便掃了興然亦無法只得候他病痊再議了那鳳姐卻已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貪而有才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備忍氣吞聲受了前聘之物誰知愛勢貪財之父母卻養那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開得退了前夫另許李門他便一條汗巾悄悄的尋了個自盡那守備之子聞知金哥自縊他也是個情種遂投河而死可憐張李二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裏鳳姐卻安享了三千兩未必安享王夫人連一點消息也不知道自是鳳姐膽識愈壯此亦賈門之不幸也以後所作所爲諸如此類不可勝數史筆一日以下另起一大波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熱鬧非常忽有門吏報道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特來降旨嚇的賈赦賈政一千人不知何事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一層擺香案一層啓中門跪接一層早見都太監夏秉忠乘馬而至又有許多跟從的內監那夏太監也不會負詔捧勅直

惚不說出所以然
令人捉摸不定
敘詞有次第
卻有此驚喜光景

安心二字與上心
神不定四字對照
喜見於面四字與
上惶惶二字對照
然則水月庵即饒
頭庵後來買芹犯
事傳到鳳姐耳中
紛紛以水月饒頭
為辨是作者疏忽
處惟有此喜解得彼
愁活寫寶玉心腑
可知黛玉回來已
是次年矣冬底之

至正廳下馬。滿面笑容。走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內說奉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吃茶。便乘馬去了。賈政等也猜不出是何兆頭。只得即忙更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心俱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報信。有兩個時辰。用筆頓挫。忽見賴大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近儀門報喜。又說奉老爺命。速請老太太率領太太等進宮謝恩。等語。那時賈母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待候邢王二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聚在一處。打聽信息。賈母又喚進賴大來。細問端的。賴大稟道。小的們只在臨莊門外伺候。裏頭的信息。一概不知。偏善於騰挪。是行文妙處。後來夏太監出來道喜。說階們家的大小姐。晉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分付。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老太太們去謝恩。賈母等聽了。方安心。一時皆喜見於面。於是都按品大粧起來。賈母率領邢王二夫人。并尤氏。一共四乘大轎。魚貫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了賈蓋。賈蓉。奉侍賈母前往。於是寧榮兩處。上下內外人等。莫不欣喜。獨有寶玉。置若罔聞。你道什麼緣故。原來近日水月菴的智能。私逃入城。來找秦鍾。不意被邦業知覺。將智能逐去。將秦鍾打了一頓。自己氣的老病發了。三五日光景。嗚呼哀哉了。秦鍾本自怯弱。又帶病未痊。受了笞杖。今見老父氣死。此時悔痛無及。又添了許多病證。無端從寶玉一邊插入。此段文字。真得史家裁翦之法。因此寶玉心中。悵悵不樂。雖有元春晉封之事。那解得他愁悶。賈母等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友如何來慶賀。寧榮兩府近日如何熱鬧。

說殊屬作者疏略
豈府中幹了許多
事向是冬底耶
結黛玉之父
從寶玉心中想出
只怕自今以往兩
人無一日平安矣
是年寶玉十四歲
黛玉十三歲矣
以上寫元春晉封
順手從寶玉一邊
帶出秦鍾之病黛
玉之還自成一
文字
接寫蓮鳳夫婦事
便帶起省親一段
提綱
不傷雅婉婉可
聽夫婦之道相敬
如實至於酬對語
善尤宜實實今視
夫如傀儡以一派
狡詐之詞提弄之
其居心固何如耶
若施之於他人亦
不必論矣以爲借
自謙以形自伐猶
怨論也作者詳寫
痛斥之

衆人如何得意。獨他一個皆視有如無。毫不介意。特筆因此衆人嘲他越發發了。且喜賈
璉與黛玉回來。先遣人來報信。明日可就到家了。順手帶出黛玉來好事。從天降。寶玉聽了。方
纔有些喜意。細問原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引見。皆由王子騰屢上薦本。此來候補京缺。
與賈璉是同宗兄弟。又與黛玉有師徒之誼。故同路作伴而來。林如海已葬入祖塋了。諸
事停妥。賈璉此番進京。若按站而走。本該出月到家。因聞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一
路俱各平安。寶玉只問了黛玉平安二字。餘者也就不在意了。好容易盼到明日。午牌果
報璉二爺和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集。未免大哭一場。又致慰慶之詞。寶玉
心中忖度。黛玉越發出落的超逸了。黛玉又帶了許多書籍來。忙著打掃臥室。安排器具。
又將些紙筆等物。分送與寶釵迎春寶玉等。寶玉又將北靜王所賜麝香串珍重取出。
來轉送黛玉。黛玉道。什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這東西。遂擲而不取。寶玉只得收回。寫
出恃嬌樣子。暫且無話。且說賈璉是回家見過衆人。來至房中。正值鳳姐事繁。無片刻閒空。
見賈璉遠路歸來。少不得撥冗接待。房內無外人。便笑道。國舅老爺大喜。國舅老爺一路
的風塵辛苦。小的聽見昨日的頭起報馬來。報說今日大駕歸府。略預備了一杯水酒。洗
塵。不知可賜光。認領否。賈璉笑道。豈敢。豈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兒與衆丫鬢參見。畢。獻茶。
賈璉遂問別後家中諸事。又謝鳳姐的操持辛苦。鳳姐道。我那裏管得這些事來。見識又
淺。口角又笨。心腸又直。率人家給個棒槌。我就認作鍼。臉又軟。攔不住人。給兩句好話。吾

此卻有之然果風
 姐如於上所云云
 當不至於此
 口錄噴噴可畏
 說得花亂墜都
 是不由衷之言先
 生其誰欺乎
 此等詞令不知雪
 翁如何體會出來
 真錦心繡口之文
 收煞尋妙
 平兒亦是鬼鬼崇
 崇的所謂有其主
 必有其婢○鳳姐
 之狠狼為奸者內
 有平兒外有旺兒
 而連哥終身在陶
 套中矣
 不想自己只會論
 人吾實為平兒抱
 屈
 夫君偶贊他人細
 君開口便醋如資
 之敬有往無來

也是二字指連哥
 言也

謂臉之硬無如君者。心裏就慈悲了。況且。又沒經過大事。豈敢直反言之。膽子又小。太太略有些不自在。就連覺也睡不著了。未必未必我苦辭過幾回。太太又不許。倒說我圖受用不肯學習。我除不知。每捏著一把汗呢。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妄行。此等語其誰欺耶。你是知道的。嚙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奶。那一個是好纏的。錯一點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點兒。他們就指桑說槐的。抱怨坐山看虎。鬪借刀殺人。引風吹火。站乾岸兒。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掛子的。武藝況且我年紀輕。不壓人。怨不得不放。我在眼裏更可笑。那府裏蓉兒媳婦死了。珍大哥再三在太太跟前跪著討情。只要請我幫他幾日。我是再四推辭。太太做情允了。只得從命。何常如此。依舊被我鬧了個馬仰人翻。更不成個體統。何常如此。至今珍大哥還抱怨後悔呢。何曾如此。你明兒見了他好歹。描補描補。何必如此。就說我年紀小。原沒見過世面。誰叫大爺錯委了他。說著只聽外間有人說話。鳳姐便問是誰。平兒進來。回道。姨太太打發了香菱妹子來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正是呢。我方纔見姨媽去。和一個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個對面。生得好齊整模樣。我疑惑嚙家並無此人。說話時問姨媽。方知是上京買來的那小丫頭。名喚香菱的。竟與薛大傻子作了房裏人。開了臉。越發出跳的標緻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鳳姐道。呀。往蘇杭走了一次回來。也該見些世面了。還是這樣眼饞肚飽的。你要愛他。不值什麼。我拿平兒去換了他來如何。開口便妬。那薛老大也是吃著碗裏瞧著鍋裏的。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這一

鳳姐此論卻當
此數行可爲香菱
作一小傳
香菱已爲薛蟠之
妾閱者記清
卸去買錢
平兒真是好連手
然則饒頭庵之三
千金非買錢所與
知矣頃時過老爺
大書房竟屬何事
鳳姐未問及至今
成一疑案

趙嬷嬷尙守規矩
較之寶玉之李嬭
嬭大相逕庭矣
鳳姐於此等處慣
會獻小殷勤寶玉
與前李嬭禁寶玉
多喝似出一詞然
語意自有別
趙媽媽口才亦好

年來的光景。他爲香菱兒不能到手。和姨媽打了多少饑荒。那姨媽看著香菱模樣兒好。還是小事。其爲人行事。更又比別的女孩子不同。溫柔安靜的評。差不多的主子姑娘。還跟不上他。故此擺酒請客的費事。明堂正道與他做了妾。過了沒半月也看的沒事人。一大堆了我倒心裏可惜他。一語未了。二門上小廝傳報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璉聽了。忙忙整衣出去。這裏鳳姐乃問平兒。方纔姨媽有什麼事。巴巴兒的打發香菱來。平兒道。那裏來的香菱。是我借他暫撒個謊兒。奶奶你說。旺兒嫂子越發連個成算也沒了。說著又走至鳳姐身邊。悄悄說道。奶奶的那利銀遲不送來。早不送來。這會子二爺在家。他偏送過個來了。幸虧我在堂屋裏碰見。鳳姐貪財處處一逗。不然他走了來回奶奶。二爺少不得要知道。我們二爺那牌氣。油鍋裏的還要撈出來化呢。知道奶奶有了體己。他還不大著膽子化麼。所以我趕著搖過來教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奶偏聽見了。我故此當著二爺跟前。只說香菱兒來了。鳳姐聽了。笑道。我說呢。姨媽知道。你二爺來了。忽刺巴的反打發個房裏人來了。原來你這蹄子。鬧鬼說著。賈璉已進來了。鳳姐命擺上酒饌來。夫妻對坐。鳳姐雖善飲。卻不敢任興。其恐酒後失言。只陪侍著。賈璉的乳母趙嬭嬭走來。賈璉鳳姐忙讓吃酒。令其上炕去。趙嬭嬭執意不肯。平兒等早於炕後設一杌。又有小腳踏。趙嬭嬭在腳踏。上坐了。賈璉向桌上揀兩盤餚饌。與他放在杌上。自吃。鳳姐又道。媽媽很嚼不動那個。沒的到嵌了他的牙。因問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燉肘子。很爛。正好給

媽媽吃。你怎麼不拿了去。趕著叫他們熱來。又道。媽媽。你嘗一嘗你兒子帶來的惠泉酒。趙媽媽道。我喝呢。奶奶也喝一鍾。怕什麼。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我這會子跑了來。倒也不為酒飯。倒有一件正經事。奶奶好歹記在心裏。疼顧我些罷。我們這爺只是嘴裏說的好。到了跟前。就忘了。說著我們。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他這麼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兩個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別人也不敢插嘴兒的。我還再三的求了他幾遍。他答應的倒好。如今還是燥尿。這如今又從天上跑出這樣一件大喜事來。那裏用不著人。所以倒是來和奶奶說是正經。早該如此。靠著我們爹。只怕我還餓死了呢。鳳姐笑道。媽媽。你的兩個好哥哥。都交給我。你從小兒奶的兒子。還有什麼。不知他那脾氣的。拿著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貼。多姑娘。耶鮑二家。耶。以下是對賈璉說矣。可見現放著奶哥哥。那一個不比人強。你疼顧照看他們。誰敢說個不字兒。沒的白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們看著是外人。你卻看著是內人。一樣呢。舌上有刀。說著滿屋裏人都笑了。趙媽媽也笑個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裏跑出青天來了。若說內人外人。這些混帳緣故。我們爺是沒有。不過是臉軟心慈。攔不住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內人的。他纔慈軟呢。他在。咱們娘兒們跟前。纔是剛硬呢。趙媽媽道。奶奶說的太有情了。我也樂了。再吃一杯好酒。從此我們奶奶做了主。我就沒的愁了。此等高帽子。卻恰配阿鳳戴。賈璉此時沒好意思。只是。趙笑道。傳神。你們別胡說了。快盛飯來吃。還要往珍大爺那邊去商議事呢。鳳姐道。可

鳳姐慣於此等處
討好
奇語
再進一鍼鳳姐語
言真尖刻

慈軟剛硬四字澄
映成文

奶奶做主便可沒
愁豈止買家趙媽
嫌第工媚事未必
熟悉世情也

以上只寫趙嬖嬖
託子一事便爾波
瀾層折
省親之事前書未
曾提及此方云就
是爲作者狡獪迷
人處
特借趙嬖嬖一問
申明省親之故是
文章間架法
說得來有情

以周吳二貴妃作
陪似有其人

以上一段冠冕正
大之文
得意聲口

是別誤了正事。此處纔補出大書房所商之事前之疑案始解。剛纔老爺叫你說什麼。賈璉道：就爲省親的事。一篇題目鳳姐忙問道：省親的事竟準了。賈璉笑道：雖不十分準，也有八九分了。鳳姐笑道：可見當今的隆恩也。歷來聽書看戲，古時從來未有的。趙嬖嬖又接口道：可不是呢。我也老糊塗了。我聽見上上下下，噪嚷了這些日子，什麼省親不省親，我也不理論他去。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麼個緣故。賈璉道：如今當今體貼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兒女之性，皆是一理，不在貴賤上分的。當今自爲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尙不能略盡孝意。因見宮裏嬖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拋離父母，豈有不思想之理。且父母在家，思想女兒，不能一見，倘因此成疾，亦大傷天和之事。故啓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準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省親。於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諭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有關國體儀制，母女尙未能愜懷，竟大開方便之恩，特降諭諸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防者，不妨啓請內廷鑾輿入其私第，庶可盡骨肉私情，共享天倫之樂。事此旨下了，誰不踴躍感戴。現今周貴妃的父親已在家裏動工了，修蓋省親的別院呢。又有吳貴妃的父親吳天祐家，也在城外踏看地方去了。這豈非有八九分了。趙嬖嬖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這樣說起，咱們家也要預備接大小姐了。賈璉道：這何用說。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麼。鳳姐笑道：果然如此，我可以見個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早

說來都是天世面

追述從前之熱鬧
作今日之引證正
好反照下中前
冷落也○可知前
子與之言非謬
如聞其聲
讀古海山開河諸
記如或見之
若今之世拿皇帝
家錢向自己身上
使則又何如

大觀園有三里半
大閱者記清

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說是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趕下趙嬷嬷道。阿呀呀。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纔記事兒。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化的像淌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我們王府裏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專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趙嬷嬷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牀。龍王來請金陵王。似古樂府中語。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如今還有現在江南的甄家。阿呀呀。好世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有的。沒有不是堆山積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卻有如此。鳳姐道。我常聽見我家大爺說。也是這樣的。豈有不信的。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樣富貴呢。趙嬷嬷道。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拿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的。論亦痛論。誰家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正說著。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瞧鳳姐吃完了飯。不會。鳳姐便知有事等他。忙忙的吃了飯。漱口要走。又有二門上小廝們回東府裏。蓉、薈二位哥兒來了。賈璉纔漱了口。平兒捧著盃盃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說什麼話。鳳姐因亦止步。只聽賈蓉先回說。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老爺們已經議定了。後東邊一帶。借著東府裏花園。起至西北。丈量了一共三里半大。可以蓋造省親別院了。已經傳人畫圖樣去。明日就得。

既以善騙人爲單
聘仁則卜固修其
不顧羞乎作者或
有惡於此等之矮
方巾也

絕妙關目

吾云提弄魂兒如
傀儡非刻論風兒
也
竟爾代爲斷定

機敏
未見趙嬌嬾之子
之爲人何以便知
其在行妥當此亦

叔叔纔回家。未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邊去。有話明日一早再請過去面議。賈璉笑說。多謝大爺費心體諒。我就從命不過去了。正經是這個主意。纔省事。蓋造也容易。若採置別的地方去。那更費事。且倒不成體統。你回去說這樣很好。若老爺們再要改時。全仗大爺諫阻。萬不可另尋地方。明日一早我給大爺請安去。再議細話。賈蓉忙應。幾個是賈璉。又近前回說下姑蘇聘請教習。是年薈兒已十七歲矣。採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大爺派了姪兒帶領著來。管家兩個兒子。還有單聘仁。卜固修。兩個清客相公。一同前往。所以命我來見叔叔。賈璉聽了。將賈璉打諒了一回。笑道。你能殼在行麼。這個事雖不甚大。裏頭卻有藏掖的。賈璉笑道。只好習學著辦罷了。賈蓉在身旁燈影下。悄拉鳳姐的衣襟。鳳姐會意。因笑道。你也太操心了。難道大爺比咱們還不會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誰都是在行的。孫子們已長的這麼大了。沒吃過豬肉。也看見過豬跑。大爺派他去。原不過是個坐纛旗兒。難道認真的叫他去講價錢會經紀呢。依我說。很好。賈璉道。自然是這樣。並不是我要駁回。少不得替他籌算籌算。因問這一項銀子。動那一處的。賈璉道。剛纔也議到這裏。賴大爺說。竟不用從京裏帶銀子去。江南甄家。還收著我們五萬銀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支三萬兩。剩二萬兩存著。等置辦彩燈花燭。並各色簾幟帳幔的使用。賈璉點頭道。這個主意好。鳳姐忙向賈璉道。既這樣。我有兩個在行妥當人。你就帶他們去辦。這倒便宜了你呢。舌上有刀。賈璉忙陪笑道。正要和嬌娘討兩個人呢。這可

薦人之口頭通語也

收拾趙嫵嫵所託文章何縝密乃爾

鳳姐算了卻一種心願趙嫵嫵乃心滿意足矣

未學辦事先學把戲纔稱能幹妮妮廉謹久矣無所用之

自賈璉出門回來見鳳姐後至此成一大段

以下一小段寫造園大略筆簡而明凡考工記之所云某人某人者想一時俱履集矣所以後來有沁芳峰腰諸橋之說

巧了。因問名字。鳳姐便問趙嫵嫵。彼時趙嫵嫵已聽話聽厭了。平兒忙笑推他。纔醒悟過來。忙說一個叫趙天樑。一個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了。我幹我的去了。說著便出去了。賈蓉忙跟出來。悄悄的向鳳姐道。嬌娘要什麼東西。分付了。開個帳兒。給我兄弟帶去。按帳置辦了來。鳳姐笑道。別放你娘的屁。我的東西還沒處掠呢。希罕你們鬼鬼祟祟的說。著一徑去了。這裏賈薈也是問賈璉要什麼東西。順便帶來孝敬。賈璉笑道。你別興頭未學過辦事。到先學會了。這把戲。盡罵一切短了什麼。少不得寫信來告訴你。且不要論到這裏。說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著回事的人。不止三四起。賈璉乏了。便傳與二門上一應不許傳報。俱待明日料理。鳳姐直至三更時分。方得安歇。一宿無話。為時已不早矣。難免無話。次早賈璉起來。見過賈赦。賈政。便往寧國府中來。合同老管事人等。並幾位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審察兩府地方。繪畫省親殿宇。一面參度辦理的人。自此後。各行匠役齊全。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役拆寧府會芳園。從此賈府中不復有會芳園矣。牆垣樓閣。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羣房。盡行拆去。當日寧榮二宅。雖有一小港界斷不通。然這小港亦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連絡會芳園。本是從北牆角下。引來一股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山樹木石。雖不敷用。賈赦住的。乃是榮府舊第。即會芳園也。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可拿來配用。如此兩處。又甚近。湊來一處。省許多財力。縱有不敷。所添有限。全虧一個胡老名公。號山子野。一一籌畫起造。賈

作者以門客放在
管家之後大有深
意

好差使好出息定
是鳳姐派他
只此觀之卻忙了
好幾個月又誰謂
不是遙接本回第
一小段寫得閃閃
欲欲

未必但是同窗之
情

知秦鍾之眷屬亦
不少

政不慣於俗務。只憑賈赦、賈珍、賈璉三個主人。賴大來、升林之孝、吳新登四個管家。詹光、程日興等幾人。二個門客。安插擺佈。堆山鑿池。一項起樓蓋閣。二項種竹栽花。三項一應點景。又有山子野調度。下朝閒暇。不過各處看望。最要緊處。和賈赦等商議商議。便罷了。賈赦只在家高臥。有芥豆之事。賈珍等或自去回明。或寫略節。或有話說。便傳呼賈璉。賴大等來領命。買荅單。管打造金銀器皿。賈璉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等又點人丁。開冊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不過是喧鬧熱鬧而已。暫且無話。且說寶玉近因家中有這等大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心中自是暢快。無奈秦鍾之病日重一日。也著實懸心。不能快樂。這日一早起來。纔梳洗了。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鍾。忽見茗烟在二門照壁前探頭縮腦。寶玉忙出來問他做什麼。茗烟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如聞青天霹靂。」寶玉聽了。嚇了一跳。忙問道：「我昨兒纔瞧了他。還明明白白。怎麼就不中用了？」茗烟道：「我也不知道。剛纔是他家的老頭子特來告訴我的。」寶玉聽說。忙轉身回明賈母。賈母分付派妥當人。跟去。到那裏。盡一盡同窗之情。就回來。不許多耽擱了。寶玉忙出來更衣。到外邊車。猶未備急的。滿廳亂轉。一時催促的車。忙上了車。李貴、茗烟等陪隨來至秦家門首。悄無一人。遂蜂擁至內室。寫出那業死後門庭冷落之狀。嚇的秦鍾的兩個遠房嬸母。並幾個弟兄。都藏之不迭。此時秦鍾已發過兩三次昏了。已易簣多時矣。寶玉一見。便不禁失聲。李貴忙勸道：「不可。不可。秦相公是弱證。未免炕上挺扛的骨頭不受用。所以暫且拿下來鬆散些。哥

點出秦鍾病證來
 忙問忙轉身忙出
 來忙上車忙叫五
 個忙字寫得寶玉
 神情活現
 人言至死方休而
 秦鍾直至死不休
 當與買天祥的死
 參看
 鬼告鯨癩若讀書
 人唯知俗語者奈
 何埋頭窗下為鬼
 擲上
 比上文五個忙字
 何如
 判官聽寶玉名便
 罵鬼役此一句內
 有無限感慨揣摩
 家所弗滑口念過
 則鯨癩其時衰運
 退乎○又是一邊
 忙了確是妙論

兒如此豈不反添了他的病。寶玉聽了方忍住。近前見秦鍾面如白蠟。合目呼吸。展轉枕上。是的弱病樣子。寶玉忙叫道。鯨哥已歸鯨去了。寶玉來了。連叫了兩三聲。秦鍾不睬。寶玉又叫道。寶玉來了。那秦鍾早已魂魄離身。只剩得一口悠悠餘氣在胸。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來捉他。那秦鍾魂魄那裏肯就去。又記念著家中無人掌管家務。又記著智能尙無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無奈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鍾道。虧你還是讀過書的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們陰間上下都是鐵面無私的。不比陽間瞻情顧意。有許多的關礙處。正鬧著。那秦鍾魂魄忽聽見寶玉來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略慈悲。讓我回去和一個好朋友說一句話。就來的。衆鬼道。又是什麼好朋友。秦鍾道。不瞞列位。就是榮國公孫子小名寶玉的。那判官聽了。先就嚇慌起來。忙喝罵鬼使道。我教你們放了他回去走走罷。你們不肯依我的話。如今等的請出個運旺時盛的人來。纔罷衆鬼見都判如此也。皆忙了手脚。一面又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火炮。原來見不得寶玉二字。依我們愚見。他是陽。我們是陰。怕他亦無益於我們。畢竟秦鍾死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強金哥自縊守備子投河。此二人亦死於情。而業則歸於鳳姐。乃欲安享三千金。豈可得哉。

情者秦也孽者業也

於慶壽日。忽得封妃恩旨。熱如錦上添花。於喜慶時。獨有寶玉悶悶。冷如炭裏藏冰。情爲孽因。孽爲情果。可卿已死。鯨卿將故。情已消滅。孽亦隨化。情孽安得獨存。此秦邦業之所以先秦鍾而死也。

北靜王香串。人皆視同至寶。黛玉獨噴爲臭物。其品高情深。固不待言。亦可想見其過於自矜處。

鳳姐備酒接風。戲謔趣話。描盡美俊口吻。其自謙處。正是自伐才能。善用反挑筆法。薛蟠收香菱爲妾。借平兒說詭帶筆。敘明。既不須另起頭緒。又帶出鳳姐放債。平兒知心情事。可謂八面玲瓏。

趙奶媽閒話。雖是爲他兒子的事。而借此老嫗語中。細說省親原委。便不費氣力。且逗出甄家豪富。則賴大說存銀五萬兩。便有根蒂。并與第四回護官符內所說。遙遙照應。

賈蓉聽見賈璉說賈菴可能在行。卽悄悄拉鳳姐衣襟。鳳姐亦卽會意幫襯。三人情況。何如讀者當自思之。蓋造省親園。規模宏大。一切安插擺佈。寫來甚不費力。若窘才。俗筆。非兩三回不能盡。

第六回至十六回一大段中。應分六小段。六回是一段。敘劉老老進榮府之始。七回

是一段。敘寶玉見秦鍾之初。八回是一段。敘金玉之緣。九十兩回是一段。敘秦鍾與寶玉相厚。爲衆人所妬。及秦氏病中加氣。病勢愈增。十一十二兩回。敘賈瑞以淫喪命。鳳姐毒設圈套。公案十二至十六回了。結秦氏姊弟。俱以色殞命。及鳳姐之弄權造孽。中間帶敘林黛玉回京。北靜王等事。與後文引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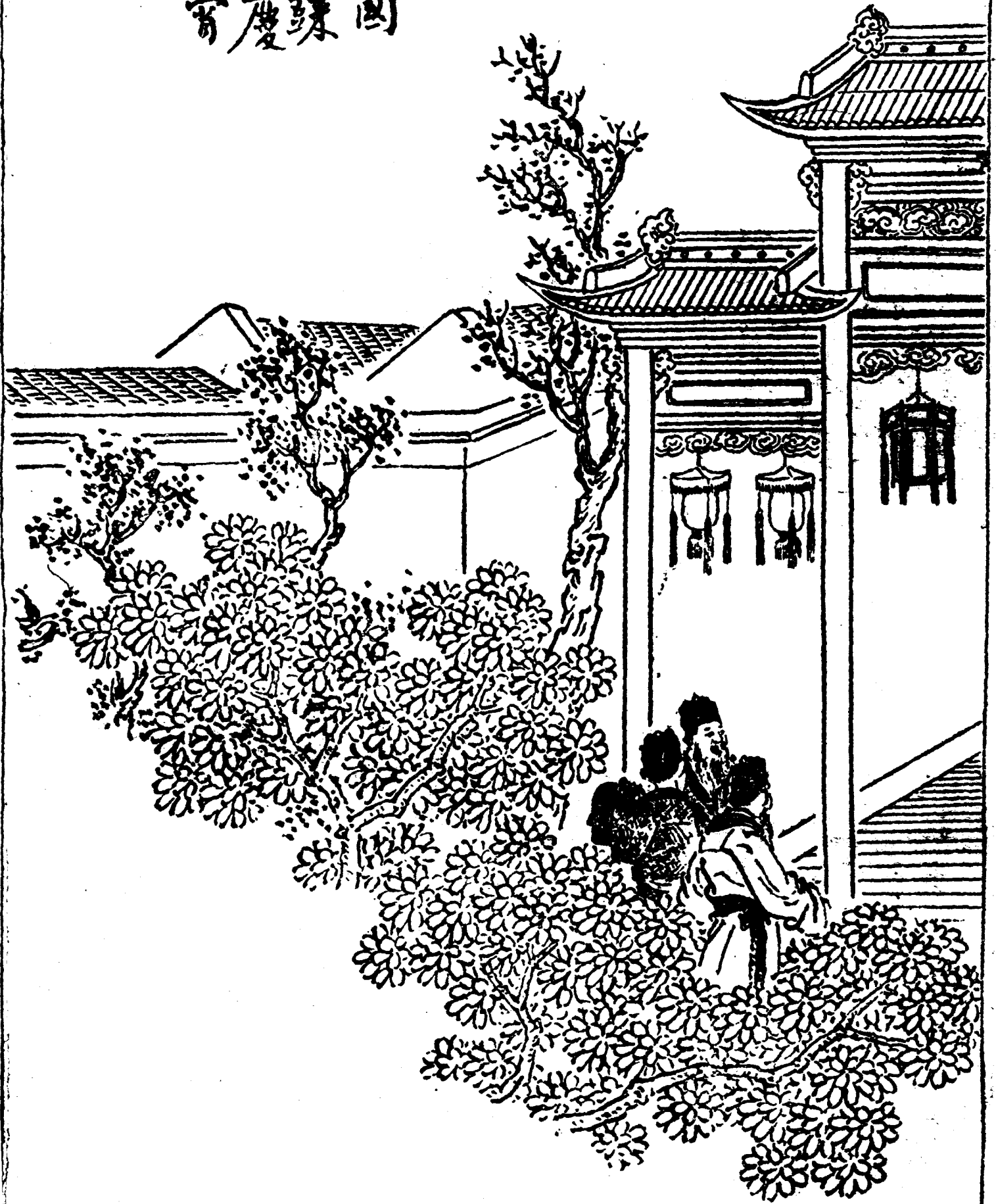
大某山民評曰

賈雨村進京引見。卻與賈璉黛玉同伴來京。一筆帶過。毫不費力。且於後文有著落。馨芬香串。北靜王以聖上所賜。視爲珍重。黛玉卻不要。反說臭男人拿過的。但怡紅院中器皿。豈無互相投贈者。具曰予聖。誰知玉之雌雄。賈璉回家。鳳姐爲之洗塵。是夫妻久違之情。固亦有焉。觀其一席狐媚之詞。洋洋得意。克伐二字。畢露行間。可見女士舌鋒。與文士筆鋒。交相煥發。此回一小夢也。元春封妃。似乍入夢境。秦鍾身故。似已到夢殘。一喜一悲。一熱一冷。兩兩相形。無異邯鄲一夢。足令讀者悟盛卽是衰。泰極必否之象。謂之小夢。誰曰不宣。

大觀園試
才題對
類



紫雲
國
濟
元
宵
慶



亡年十四歲

了結秦家事以下
接入園工已成
按此時大約辛亥
年已一半過去觀
下回凡事停當已
交一月可知稱難
題一扁額便稱難
事世家子弟大半
雷同政老亦解為
此善乎此等章程
卻是

雨村胸中不過一
部高頭講章烏能
解此是政老自信
之辭並非謙抑信
迂腐之談使花柳
無色政老自知愈
於強作解人者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十七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話說秦鍾既死。寶玉痛哭不止。李貴等好容易勸解半日方住。歸時還帶餘哀。賈母幫了幾十兩銀子外。又另備奠儀。寶玉去弔喪。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了卻秦鍾。別無記述。只有寶玉日日感悼思念不已。然亦無可如何了。又不知過了幾時纔罷。這日賈珍等來回賈政。接前回次早賈鍾云云一段園內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爺已瞧過了。卸去教者一邊。只等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造。好題扁額對聯的。賈政聽了。沈思一會。說道。這扁對倒是一件難事。論禮該請貴妃賜題。纔是。然貴妃若不親觀其景。亦難懸擬。若直待貴妃遊幸時再請題。若大景致。若干亭榭。無字標題。任是花柳水山。也斷不能生色。衆清客在旁笑答道。老世翁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個主意。各處扁對。斷不可少。亦斷不可定。如今且按其景致。或兩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來。暫且做出燈扁聯懸了。待貴妃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聽了道。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看看去。只管題了。若妥使用。若不妥。再將雨村請來。令他再擬。衆人笑道。老爺今日一擬定佳。承襲何必又待雨村。賈政笑道。你們不知。我自幼於花鳥山水題詠上就平平。如今上了年紀。且案牘勞煩。于這怡情悅性文章上。更生疏了。縱擬出來。不免迂腐古板。反使花柳園亭。因而減色。轉沒意思。衆

可謂無巧不成事

其實不是歪才然
在賈政心中不得
不云爾
大局面亦不可不
顧
第一個只見云云
如在目前何筆之
妙乃爾
第二個只見云云
的論莫謂政老無
見識
園中景致因題扁
對於是極力鋪排
悉免平鋪直敘之
病并弗同燒破布
衫從種棉花說起

清客道這也無妨。我們大家看了公擬。各舉所長。優則存之。劣則刪之。未為不可。極力討
好賈政道。此論極是。且喜今日天氣和暖。大家去逛逛。說著起身。引眾人前往。賈珍先去
園中。知會眾人。可巧近日寶玉因思念秦鍾。迴顧憂傷不已。賈母常命人帶他到新園中
來戲耍。此時方纔進去。忽見賈珍來了。向他笑道。你還不快出去。一會子老爺來了。寶玉
聽了。帶著奶娘小廝們。一溜煙就出來了。方轉過灣頂頭。撞見賈政。引著眾客來了。躲之
不及。只得一旁站了。來得正好。賈政近因聞得塾師稱讚他專能對對。雖不喜讀書。偏有
些歪才。所以此時便命他跟入園中。意欲試他。一試寶玉未知何意。只得隨往。剛至園門。
只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旁邊侍立。賈政道。你且把園門閉了。我們先瞧外面再進去。先
從園門外看起。賈珍命人將門關上。賈政先看那正門。只見正門五間。上面銅瓦泥銹脊。那
門欄窗格。俱是細雕。時新花樣。並無朱粉塗飾。一色水磨磚牆。下面白石台階。鑿成西番
花樣。左右一望。皆雪白粉牆。下面虎皮石。隨意亂砌。自成紋理。不落富麗俗套。自是歡喜。
遂命開門。只見一帶翠幃。擋在面前。進門景致。眾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賈政道。非此一山。
一進來。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則有何趣。眾人都道。極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能想到
這裏。說畢。往前一望。見白石峻嶒。或如鬼怪。或似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苔蘚斑駁。或藤蘿
掩映。其中微露羊腸小逕。入門小逕。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逕遊去。回來由那一邊出去。
方可遍覽。說畢。命賈珍前導。自己扶了寶玉。逶迤走進山口。進山口。擡頭忽見山上有鏡。

是當另屬一道大
逕不然省親時如
何容得釐行哉

語適分寸

第三個只見云云
如在目前何筆之
妙乃爾

於平坦處見池沼
其上有亭

此論亦是

壓倒乃父
一經俗手則編新
述古皆屬粗陋公
子斯言有妙慧

面白石一塊。正是迎面留題處。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處。題以何名方妙。衆人聽說。也有說該題疊翠二字的。也有說該題錦嶂的。又有說賽香爐的。又有說小終南的。種種名色。不止幾十個。原來衆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的才。故此只將些俗套來敷衍。寶玉亦知此意。賈政聽了。便回頭命寶玉擬來。寶玉道。嘗聞古人云。編新不如述舊。刻古終勝雕今。況此處並非主山正景。原無可題之處。不過是探景一進步耳。莫如直書古人曲逕通幽。這舊句在上。到也大方。衆人聽了。讚道。是極妙極。二世兄天分高。才情遠。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賈政笑道。不當過獎他。他年小的人。不過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罷了。再俟選擬說著。進入石洞來。由小逕進石洞。只見佳木葱蘢。奇花爛灼。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瀉於石隙之下。再進數步。漸向北邊。由石洞再進向北。平坦寬豁。兩邊飛樓插空。雕甍繡檻。皆隱於山坳樹杪之間。俯而視之。則青溪瀉玉。石磴穿雲。白石爲欄。環抱池沼。石橋三港。獸面銜吐。橋上有亭。賈政與諸人到亭內坐了。問諸公以何題此。諸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罷。賈政笑道。翼然雖佳。但此亭壓水而成。還須偏於水。題爲稱依我拙裁。歐陽公句。瀉於兩峯之間。竟用他這一個瀉字。有一客道。是極是極。竟是瀉玉二字妙。賈政拈鬚尋思。因叫寶玉也擬一個來。寶玉回道。老爺方纔所說。已是。但如今追究了去。似乎當日歐陽公題醴泉。用一瀉字。則妥。今日此泉也。用瀉字。似乎不妥。況此處既爲省親別墅。亦當依應制之體。用此等字。亦似粗陋不雅。求再擬蘊藉含蓄者。

神筆所謂讀又不
是貶又不是也只
得點頭不語蓋點
頭固已許之矣此
此沁芳橋也此亭
當是瀟翠亭
似劍南句
出亭過池

第四個只見云云

直寫得曲曲折折
清清楚楚
此瀟湘館也

政老也能知俗

因聽說讀書字
故嚇也

政老何苦如此

賈政笑道。諸公聽此論何如。方纔衆人編新。你說不如述古。如今我們述古。你又說粗陋不妥。你且說你的寶玉道。用瀉玉二字。則不若沁芳二字。豈不新雅。賈政拈鬚點頭不語。衆人都忙迎合稱讚寶玉才情不凡。賈政道。扁上二字容易。再作一副七言對來。寶玉四顧一望。機上心來。乃念道。

繞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脈香。

賈政聽了點頭微笑。衆人又稱讚個不已。於是出亭過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著意觀覽。忽擡頭見前面。出亭後遊至竹院。一帶粉垣。牆數楹。修舍。屋有千百竿翠竹。遮映。竹衆人都道好個所在。於是大家進入。只見進門。進竹院之門。便是曲折遊廊。廊階下石子漫成甬路。甬路上面小小三間房舍。房舍兩明一暗。裏面都是合著地步打的牀几椅案。從裏間房裏裏房。又有一小門。小門出去。卻是後園。後園有大株梨花。並芭蕉。後園花木。又有兩間小小退步。退步間。後院牆下。忽開一隙。得泉一脈。開溝僅尺許。灌入牆內。繞階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院牆水徑。賈政笑道。這一處倒還好。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讀書。也不枉虛生一世。說著。便看寶玉嚇的。寶玉忙垂了頭。衆人忙用閒話解說。又二客說此處的扁。該題四個字。賈政笑問那四字。一個道是淇水遺風。賈政道。俗。又一個道是雕園遺跡。賈政道。也俗。賈珍在旁說道。還是寶兄弟擬一個來。賈政道。他未曾做。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可見就是個輕薄人。衆客道。議論的極是。其奈他何。賈政道。休如此。縱了他。因向

真好
政老於此亦可五
體投地

聯句清穩

插入此段得行文
疏密法亦見敘事
不漏

共計一千三百二
十件

寶玉道。今日任你狂爲亂道。先說出議論來。方許你做。方纔衆人說的。可有使得的否。寶玉見問。便答道。都似不妥。賈政冷笑道。怎麼不妥。寶玉道。這是第一處行幸之所。必須頌聖方可。若用四字的扁。又有古人現成的。何必再做。賈政道。難道淇水睢園。不是古人的。寶玉道。這太板了。莫若有鳳來儀四字。衆人都鬨然叫妙。賈政點頭道。畜生畜生。可謂管窺蠡測矣。因命再題一聯來。寶玉便念道。

寶鼎茶間煙尙綠。幽窗棋罷指猶涼。

賈政搖頭道。也未見長。說畢。引人出來。出竹院。方欲走時。忽想起一事。來問賈珍道。這些院落屋宇。並几案桌椅。都算有了。還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玩器古董。可也都是。一處合式配就的麼。賈珍回道。那陳設的東西。早已添了許多。自然臨期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聽見璉兄弟說還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畫了各處的圖樣。量準尺寸。就打發人辦去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賈政聽了。便知此事不是賈珍的首尾。便叫人去喚賈璉。一時來了。賈政問他共有幾種。現今得了幾種。尙欠幾種。賈璉見問。忙向靴統內取出靴掖內裝的一個紙摺。略節來看。了一看。回道。粧蟒繡堆。刻絲彈墨。並各色紬綾。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尙欠四十架。簾子。二百掛。昨俱得了。外有猩猩氈。簾。二百掛。湘妃竹簾。二百掛。金絲藤紅漆竹簾。二百掛。黑漆竹簾。二百掛。五彩線絡盤花。簾。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也不過秋天都全了。椅搭桌圍牀裙。杌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

第一個忽見

推算時令其遊園
 當在辛亥年七八
 月間今云幾百枝
 杏花如噴火是二
 三月時光景矣前
 後時令不合此等
 處不以辭害意可
 也
 自是政老之意
 第二個忽見
 的論
 斷不可少
 賈珍亦頗不俗

明點出是稻香村
 後日卻稱李宮裁
 居之能知古人又

有了一面說一面走著忽見青山斜阻轉過山隈中由出竹院後轉一山隈又至一所隱隱露
 出一帶黃泥牆牆上皆用稻莖掩護有幾百枝杏花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裏面數楹茅
 屋茅屋外面卻是桑榆樅栝各色樹稚新條各色樹隨其曲折編成兩溜青籬籬外白
 坡之下坡有一土井井旁有桔槔轆轤之屬下面分畦列畝田佳蔬菜花一望無際賈政
 笑道倒是此處有些道理雖係人力穿鑿而入目動心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我們且
 進去歇息歇息說畢方欲進去忽見籬門外路旁有一石亦為留題之所眾人笑道更妙
 更妙此處若懸扁待題則田舍家風一洗盡矣立此一碣又覺許多生色非范石湖田家
 之詠不足以盡其妙賈政道諸公請題眾人云方纔世兄云編新不如述舊此處古人已
 道盡矣莫若直書杏花村為妙賈政聽了笑向賈珍道正虧提醒了我此處都好只是還
 少一個酒幌明日竟做一個來就依外面村莊的式樣不必華麗用竹竿挑在樹梢頭賈
 珍應了又回道此處竟不必養別的雀鳥只養些鵝鴨鷄之類纔相稱賈政與眾人都說
 妙極賈政又向眾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村名須用虛的方可眾客都道是呀如
 今虛的卻是何字樣好大家想想寶玉卻等不得了也不等賈政的命便說道舊詩有云
 紅杏梢頭掛酒旗如今莫若且題以杏帘在望四字眾人都道好個在望又暗合杏花村
 意思寶玉冷笑道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唐人詩云柴門臨水稻花香
 何不用稻香村的妙眾人聽了越發同聲拍手道妙賈政一聲斷喝無知的業障你能知

記得舊詩在老先
生前賣弄已不忝
佳兒獨無枵腹而
賣弄者乎
是宜稱李宮裁居
之活畫衆清客神
理

寶玉自是可人
政老何苦如此

胸中卻有一段見
解不得謂強詞奪
理

芍藥園是後來湘
雲醉臥處舊薇院
是後來論官畫畫
處

道幾個古人能記得幾首舊詩也敢在老先生前賣弄你方纔那些胡說也不過是試你的清濁取笑而已你就認真了說著引衆人步入茆堂裏面紙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賈政心中自是歡喜卻覩寶玉道此處如何衆人見問都忙悄悄的推寶玉教他說好寶玉不聽人言便應聲道不及有鳳來儀多矣賈政聽了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畫棟惡賴富麗爲佳那裏知道他清幽氣象終是不讀書之過寶玉忙答道老爺教訓的固是但古人嘗云天然此二字不知何意衆人見寶玉牛心都怪他默癡不改今見問天然二字衆人忙道別的都明白如何天然反不明白天然者天之自成而非人力之所爲也寶玉道卻又來此處置一田莊分明是人力造作而成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山無脈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爲其地非其山而強爲其山卽百般精巧終不相宜未及說完賈政氣的喝命杖出去太做作纔出去又喝命回來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寶玉只得念道

新漲綠添澣葛處

好雲香護采芹人

賈政聽了搖頭道更不好一面引人出來轉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八字總寫過了茶糜架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藥園入薔薇院來到芭蕉塢從稻香村來又過此數處盤旋曲折忽聞水聲潺潺出於石洞又到一院落上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蕩好景色衆人

此等清客真是混飯吃者

第五個只見云云

第三個總見

第六個只見云云

勝注離騷經一部

藤蘿薛荔二草綠木而生杜若甘棠也蘅蕪香草也芎藭苗草一名蘼蕪味香茵蘭一幹一花而香有餘金葛金登草玉藤藤紫芸青芷皆香草蓋出交趾蒨草樹也葉如栴欄而小薑

都道好景好景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衆人道再不必擬了恰恰乎是武陵源三字賈政笑道又落實了而且陳舊衆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舊舍四字也罷寶玉道越發過露了秦人舊舍說避亂之意如何使得確論莫若蓼汀花溆四字賈政聽了道更是胡說於是賈政進了港洞又問賈珍有船無船賈珍道採蓮船共四隻坐船一隻如今尚未造成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賈珍道從山上盤道亦可以進去說畢在前導引大家攀藤撫樹過去從山上盤道過去只見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溶溶蕩蕩曲折縈紆池邊兩行垂柳雜以桃杏遮天蔽日真無一些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來度過橋去路路可通便見一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牆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脈皆穿牆而過賈政道此處這一所房子無味的很因而走入門時入門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此筆不測四面羣繞各式石塊竟把裏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且一株花木也無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巔或穿石腳甚至垂簷繞柱縈砌盤階或如翠帶飄飄或如金繩蟠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香氣馥非凡花之可比總括二句賈政不禁道有趣只是不大認識有的說是薛荔藤蘿賈政道薛荔藤蘿那得有此異香寶玉道果然不是這衆草中也有藤蘿薛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茵蘭這一種大約是金葛那一種是金登草這一種是玉藤藤紅的自然紫芸綠的定是青芷想來那離騷文選所有的那些異草有叫作什麼蘅蕪薑藁的也有叫做什麼綸

乘一名廉薑出沙
石中綸組俗名紫
菜出東海水中紫
絳出臨賀郡可染
物石帆草類生海
嶼石上水松藥草
出交趾扶留藤也
緣木而生綠蕙香
草丹椒味香入藥
出岷山蘼蕪出岷
山及替陵山風連
出岷山及廣都山
皆草名

政者古板而無趣
全無父子天性
第七個只見云云
又是一番寫法此
衛蕪院也

又發議論矣想寶
哥情不自禁耶

亦是套頭語

組紫絳的還有什麼石帆水松扶留等樣的見於左太冲吳都賦又有叫做什麼綠蕙的
還有什麼丹椒蘼蕪風連見於蜀都賦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像形奪名漸漸的
喚差了也是有的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嚇的寶玉倒退不敢再說殺風景賈政
因見兩邊俱是超手遊廊便順著遊廊步入入後門順遊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間清廈連著
捲棚四面出廊錄窗油壁更比前清雅不同賈政歎道此軒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香
矣此造卻出意外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衆人笑道莫若蘭風蕙露貼
切了賈政道也只好用這四字其聯云何一人道我想了一對大家批削改正道是

麝蘭芳靄斜陽院

杜若香飄明月洲

衆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引古詩蘼蕪滿院泣斜陽句衆人云頽喪頽
喪又二人道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閱評閱笑道

三徑香風飄玉蕙

一庭明月照金蘭

賈政拈鬚沈吟意欲也題一聯忽擡頭見寶玉在旁不敢作聲因喝道怎麼你應說話時
又不說了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寶玉聽了回道此處並沒有什麼蘭麝明月洲渚之類
若這樣著迹說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按著你的頭教你必定說這些字樣
呢寶玉道如此說則扁上莫若蘼芷清芬四字對聯則是

吟成荳蔻詩猶豔

睡足茶蘼夢也香

的評

以上連用只見忽見云云至出衙燕院用則見二字自是寫正殿特筆琢句自是富麗到正殿是一院之主第八個只見云云

忽將太虛夢一影真耶幻耶富貴閑人欸有所動蓋尋思太虛幻境彷彿相似而簿冊難查精神散耗矣

出正殿總束一筆

至一大橋妙於形容

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不足為奇。衆人道。李太白鳳凰臺之作。全套黃鶴樓。只要套得妙。如今細評起來。方纔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尤覺幽雅活動。賈政笑道。豈有此理。說著。大家出來。走不多遠。則見崇閣巍峨。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簷。玉蘭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只是太富麗了些。衆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貴妃崇尚節儉。然今日之尊禮儀。如此不為過也。的論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面現出一座玉石牌坊。到牌坊下。上面龍蟠螭護。玲瓏鑿就。賈政道。此處書以何文。衆人道。必是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不語。寶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來。倒像在那裏見過的一般。是一是二。卻一時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是已酉年冬。賈政又命他題詠。寶玉只顧細思。前景全無心於此了。衆人不知其意。只當他受了這半日折磨。精神耗散。纔盡詞窮了。再要留難。逼迫著了急。或生出事來。倒為不便。遂忙都勸賈政道。罷了。明日再題罷。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遂冷笑道。你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罷。限你一日。明日題不來。定不饒你。這是第一要緊處。所要好生作來。說著。引人出來。再一觀望。原來自進門至此。纔遊了十之五六。又值人來回。有兩村處。遣人回話。賈政笑道。此數處不能遊了。雖如此。到底從那一邊出去。也可略觀大概。說著。引客行來。至一大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來這橋。便是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者。賈政因問此閘何名。寶玉道。此乃沁芳源之正流。即名沁芳。閘賈政道。胡說。偏不用沁芳二字。政老

中有樓臺庵在
前用無敢只見忽
見此云忽又見文
法變換

用俄見二字文法
又變

的解

第九個只見云云

全無天性。於是一路行來。再遊數處。或清堂。或茅舍。或堆石爲垣。或編花爲門。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總寫處亦不可少。賈政皆不及進去。因半日未嘗歇息。腿酸腳軟。忽又見前面露出一所院落來。又至一處院落。賈政道。到此可要歇息歇息了。說著一徑引入。由徑入院。繞著碧桃花。穿過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俄見粉垣環護。綠柳週垂。賈政與衆人進了門。進門兩邊盡是遊廊相接。院中點襯幾塊山石。一邊種幾本芭蕉。那一邊是一株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金縷。葩吐丹砂。衆人都道。好花好花。海棠也有從沒見過這樣好的。賈政道。這叫做女兒棠。乃是外國之種。俗傳出女兒國。故花最繁盛。亦荒唐不經之說耳。衆人道。畢竟此花不同。女國之說。想亦有之。寶玉云。大約騷人詠士。以此花紅若施脂。弱如扶病。近乎閨閣風度。故以女兒命名。世人以訛傳訛。都未免認真了。衆人都說領教妙解。一面說話。一面都在廊下榻上坐了。賈政因道。想幾個什麼新鮮字來題。一客道。蕉鶴二字妙。又一個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衆人都道。好個崇光泛彩。寶玉也道。妙。又說。只是可惜了。衆人問如何可惜。寶玉道。此處蕉棠兩值。其意暗蓄紅綠二字在內。若說一樣遺漏一樣。便不足取。是極。賈政道。依你如何。寶玉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美。賈政搖頭道。好不好。說著。引入房內。入房只見其中收拾的與別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原本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白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或博古。或萬福萬壽各種花。

寫得古致錯落
又是一種寫法
總括八字

此段寫得迷離情
恍真非可量之才

此怡紅院也
第四個忽見

是後來劉老老醉
後迷路處

第十個只見云云
歷歷分明與前關

棹
第五個忽見

一纏勒住筆力千
鈞○仍從大門出

去
以上揭遊覽一段
文字

只得二字寫出寶
玉勉強

玉勉強

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玉的一格一格。或貯書。或設鼎。或安置筆硯。或供設瓶花。或安放盆景。其格式樣。或圓。或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壁。真是花團錦簇。玲瓏剔透。條爾五色紗糊。竟係小窗。條爾彩綾輕覆。竟如幽戶。且滿牆皆是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擺成的槽子。如琴劍懸瓶之類。俱懸於壁。卻都是與壁相平的。衆人都讚好精緻。究竟怎樣做的。原來賈政走了進來。來到兩層。便都迷了舊路。左瞧也有門。可通右瞧也有窗。間隔及到跟前。又被一架書擋住。回頭又有窗紗。明透門徑可行。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來了。一起人與自己形相一樣。卻是一架玻璃鏡。轉過鏡去。一發見門多了。又進一門。賈珍笑道。老爺隨我來。從此門出去。便是後院。出了後院。到比先近了。引著賈政及衆人轉了兩層紗廚。果得一門出去。院中滿架薔薇。轉過花障。轉過花障。只見青溪前阻。衆人吃異。這水又從何處來。賈珍遙指道。原從那關起。流至那洞口。從東北山拗裏引到那村莊裏。又開一道岔口。引至西南上。共總流到這裏。仍舊合在一處。從那牆下出去。衆人聽了。都道神妙之極。說著。忽見大山阻路。行至大山。衆人都迷了路。賈珍笑道。隨我來。乃在前引導。衆人隨著。由山腳下一轉。轉出山腳。便是平坦大路。豁然大門。現于面前。衆人都道。有趣有趣。搜神奪巧。至于此極。於是大家出來。出大門。那寶玉一心只記掛著裏邊姊妹們。又不見賈政分付。只得跟到書房。賈政忽想起來。道。你還不去。恐老太太記念你。難道還逛不足麼。寶玉方退了出來。如釋重負。至院外。就有跟賈政的小廝上來抱住。說道。

以下入爭鬧荷包一事
都中以五百大錢
爲一甲今以五十
個當十錢爲一甲
誰人沒見過錢惟
賈氏小僮說得嘴
響

諒恐爲臭男人所
得

一味嬌癡
忙趕過來忙把衣
解了兩個忙字寫
出寶哥哥一時慌
促景象那不甘心
一對小男女煞是
可人
只一荷包用鉸解
遞擲搶等字寫得
神情活現
天下本無事庸人
自擾之
寫出一對小兒女
賭氣卻也好看

今日虧了老爺喜歡。方纔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問了幾次。我們回說老爺喜歡。若不然。老太太叫你進去了。就不得展才了。人人都說你纔那些詩。比衆人都強。今兒得了彩頭。該賞我們了。寶玉笑道。每人一弔。衆人道。誰沒見那一弔錢。把這荷包賞了罷。說著一個個都上來解荷包。解扇袋。不容分說。將寶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又道。好生送上去罷。一個個圍繞著。送至賈母門前。那時賈母正等著他。見他來了。知道不會難爲他。心中自是歡喜。少時。襲人倒了茶來。見身邊佩物一件不存。因笑道。帶的東西。又是那起沒臉的東西。們解了去了。林黛玉聽了。走過來一瞧。想從房中出來。果然一件無存。因向寶玉道。我給你的那個荷包也給他們了。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般了。說畢。生氣回房。將前日寶玉囑付他做而未完的香袋。拿起剪子來。就鉸。且慢。寶玉見他生氣。便忙趕過來。早已剪破了。寶玉曾見過這香袋。雖未完工。卻也十分精巧。無故剪了。卻也可氣。因忙把衣解了。從裏面衣襟上。將所繫荷包解了下來。遞與黛玉。道。你瞧瞧。這是什麼東西。我可曾把你的東西。給人。林黛玉見他如此珍重。帶在裏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又自悔莽撞。剪了香袋。低著頭。一言不發。靈兒也自知理虧。無言可說。寶玉道。你也不用剪。我知你是懶怠。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奉還如何。一味放刁語。說著。擲向他懷中而去。何苦認真。黛玉越發氣得哭了。又還一次淚。拿起荷包。又剪。寶玉忙回身。搶住。笑道。好妹妹。饒了他罷。黛玉將剪子一擡。拭淚說道。你不用合我好。一陣歹一陣的要惱。就撩開手。只怕未能說著賭

上有生氣回房此
云賭氣上牀寫出
撒嬌女子通病
此處前面以下數
語插入賈母一邊
是運疏於密法且
於當日情事無少
遺漏

世家子弟嬌養壞
了往往有此
黛玉往外就走應
上生氣回房

寶哥可謂滌皮涎
臉聽黛玉說此語
窺其氣已下矣
收煞得最好
以上一小段寫荷
包事隨手捷入寶
釵不使冷落一邊

伏芳齡十二人後
文許多情事
自此以後薛姨媽
住府之東北不復
在梨香院矣而梨
香院為女戲子所
住讀者須記清

氣上牀面向裏倒下拭淚。女孩兒嬌癡情景。禁不住寶玉上來妹妹長妹妹短。賠不是。六字中免許多話頭。前面賈母一片聲找寶玉。眾人回說在林姑娘房裏。賈母聽說道。好好好。讓他姊妹們一處頑罷。纔他老子拘了他這半天。讓他開心一會子罷。只別叫他們拌嘴。未必眾人答應著。黛玉被寶玉纏不過。只得起來道。直接賤不是一句來。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離了你說著往外就走。寶玉笑道。你到那裏我跟你到那裏。一面仍拿荷包來帶。上黛玉忙伸手搶道。你說不要這會子。又帶上我也替你怪臊的說著。嗤的一聲笑了。寶玉道。好妹妹。明兒另替我做個香袋兒罷。黛玉道。那也瞧我的高興罷。了一面說。一面二人出房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可巧寶釵亦在那裏。此時王夫人那邊熱鬧非常。為何事。原來賈薈已從姑蘇採買了十二個女孩子。原來為此事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來了。那時薛姨媽另遷於東北之一所幽靜房舍居住。將梨香院另行修理了。就令教習在此教演女戲。又另派家中舊曾學過歌唱的衆女人們。如今皆是幡然老嫗。喚醒世人不少。著他們帶領管理。就令賈薈總理。其日月出入銀錢等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帳目。此處二十八字當作一句讀。又有林之孝來回採訪聘買得十二個小尼姑。小道姑都到了。連新做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外又有一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蘇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因自幼多病。買了許多替身。皆不中用。到底這姑娘入了空門。方纔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十八歲。取名妙玉。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邊只有兩個老嫗。一個小丫頭。

書兒得其所矣。是以書齋之事。所由來也。中有鶴仙。沁香。諸人爲妙。姑大書。特書。其不。入空門。纔好。如此。模樣。安得在此。有結果。先天神。數。直。同。搗。鬼。這。樣。二。字。一。頓。露。端。倪。妙。玉。之。入。大。觀。園。招。之。者。王。夫。人。引。之。者。林。之。孝。家。的。也。妙。玉。自。此。入。園。

伏侍文墨也極通。經典也極熟。爲中秋聯句。埋根模樣。又極好。此句是藕根。因聽說長安城中。有觀音遺跡。並貝葉遺文。去年隨了師父上來。現在西門外。牟尼院住著。他師父精演先天神數。於去冬圓寂了。遺言說他不宜回鄉。在此靜候。自有結果。反射後文無結果。所以未曾扶靈回去。王夫人便道。這樣我們何不接了他來。林之孝家的回道。若接他。他說侯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王夫人道。他既是宦家小姐。自然要傲些。就下個請帖。請他何妨。林之孝家的答應著。出去叫書啓相公。寫個請帖。去請妙玉。次日遣人備車轎去接。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大觀園工程告竣。若祇請賈政一看。毫無意味。今以聯扁爲題。則此一看。爲最要緊之事。不徒爲遊玩起見。而各處亭臺樓榭殿閣山水。即可挨次細敘。不覺瑣煩。非善於敘景者。不能有此想。

寶玉試才。爲下回做詩引線。若此時不預先一試。則下回做詩。豈不突如其來。

寶玉不待賈政傳喚。而適相撞見。省卻多少閒筆。

寶玉遊園。已經多日。其各處景致。自己熟悉。且云衆清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之才。寶玉亦知此意等語。則賈政之欲令寶玉擬題聯扁。已早露消息。並非臨時起念。其處處議論。安知不有宿構。

於遊歷時。忽想起帳簾陳設等事。趁勢補入。簡淨便利。

補寫各種奇花異卉。用賈政喝住。變筆極妙。

清客引古詩泣斜陽。于無意中微露盛極必衰之意。

李白鳳凰臺。全套黃鶴樓。雖是替寶玉解說。然崔李二詩。均有感慨興亡之意。亦是無意中伏筆。

玉石牌坊。寶玉心中忽若見過。直射第五回夢中所見太虛幻鏡的牌坊。省親不過是一時熱鬧。亦與幻境何殊。前後照應。在有意無意之間。的是化工妙手。

遊覽園景。只到了十之五六。含蓄不盡。妙極。

賈政看園至怡紅院而止。亦歸結得妙。

衆小廝分解佩物。事甚無謂。而借此描寫黛玉褊妬多疑。煞有意思。

借採辦小尼。帶出妙玉。不必另起頭緒。省筆最好。

妙玉父母雙亡。不知何姓。其師亦不知姓氏籍貫。又已圓寂。不知其平日用度。及珍貴器皿。老嫗丫頭。從何得來。實令人可疑。

第十四回。寫寧府秦氏喪事之盛。此回同下回。寫榮府元妃歸省之榮。一凶一吉。皆是可襯。後來冷落光景。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賈政遊園。自正殿以外。特詳寫稻香村。怡紅院。瀟湘館。蘅蕪院。四處。觀鮫荷包一事。其黛玉褻淺之性。已刻露十二分矣。然一種嬌癡之態。卻又令人可憐。宜寶哥之俯首受羈也。

此回末一段。補寫女伶女尼諸事。是造園已就。後一番布置。隨手爲妙。玉出身點明。真善於構局者。

皇恩元妃敬母



天倫樂寶
玉還才
添



值不得空閒時偏
爲擁擠以致礙手
礙腳最討人憎厭
窈窕淑女能識時
務
又揭過一段小文
字○以下總束數
行挈清頭緒
總寫數句項項清
楚
入書中正傳之第
四年是壬子歲
只是說大綱到省
親時纔一一照應
合上文造園辦物
辦人諸小段觀之
只一事省親諸項
碎事宜已覺筆無
遺漏
以上一小段于未
省親前將一切儀
制再提一大段方
以下一大段方入
省親正文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十八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倫樂寶玉呈才藻

話說彼時有人回工程上等著糊東西的紗綾請鳳姐去開庫拿紗綾。又有人來回請鳳姐開庫收金銀器皿。王夫人並上房丫鬟等皆不得空閒。寶釵說：「咱們別在這裏礙手礙腳。說著同寶玉等往迎春房中來。」即自前回王夫人處出門。王夫人日日忙亂。直到十月裏纔全備了。辛亥年十月讀者記清。監督都交清帳目。各處古董文玩俱已陳設齊備。採辦鳥獸。自仙鶴鹿兔以及鷄鵝等俱買全。交於園中各處飼養。賈薈那邊也演出二十齣雜戲來。一班小尼姑道姑也都學會念佛經呪。於是賈政方略心安意暢。又請賈母等到園中。色斟酌點綴妥當。再無些微不當之處。賈政纔敢題本。本上之日奉旨於明年正月十五日上元之日貴妃省親。賈府奉了此旨。一發日夜不閒。連年亦不曾好生過的。轉眼元宵在邇。點醒時令。自正月初八。追敘就有太監出來先看方向何處更衣。一何處燕坐。二何處受禮。三何處開宴。四何處退息。五又有巡察地方總理關防太監帶了許多小太監來。各處關防擋圍幙指示賈宅人員何處出入何處進膳何處啓事種種儀注。外面又有工部官員并五城兵馬司打掃街道攆逐閑人。賈赦等監督匠人扎花燈煙火之類。至十四日俱已停妥。再束住一筆。這一夜上下通不會睡。至十五日五鼓自賈母等有爵者俱各按

以下會親事鋪敘
 情景極細膩才
 儀注至嚴肅鴻才
 麗製器人耳目
 到底是能人一筆
 此等處偏能一筆
 不漏
 太監報信
 敘來甚有光景
 再複述一句
 引導
 肅簿儀仗
 執事內監
 敘次極有情景非
 憑空結撰者

變與
 跪接
 跪請
 入門
 請下與更衣
 引入內園下與

品大粧。此時園內帳舞蟠龍。簾飛彩鳳。金銀煥彩。珠玉生輝。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蕊。六語寫得富麗靜悄悄。無一人咳嗽。嚴肅氣象。賈赦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在榮府大門外。街頭巷口。用圍幙檔嚴。應上正等的耐煩。忽然一個太監騎匹馬來了。如見賈政接著。問其消息。太監云。早得多哩。未初用晚膳。未正還到寶靈宮拜佛。酉初進大明宮領宴看燈。方請旨。只怕戌初纔起身呢。鳳姐聽了道。既這樣。老太太與太太且請回房。等到了時候。再來也未為晚。於是賈母等且自便去了。園中賴鳳姐照料。命執事人等。遂領太監們去喫酒飯。一面傳人挑進蠟燭。各處點起燈來。忽聽外面馬跑之聲。不一有十來個太監喘吁吁跑來。拍手兒。這些太監都會意。知道是來了。各按方向站立。賈赦領合族子弟。在西街門外。賈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門外迎接。家屬迎接。半日靜悄悄的。覆上句如畫。忽見兩個太監騎馬緩緩而行。至西街門下了馬。將馬趕出圍幙之外。便面西站立。半日。又是一對。亦是如此。少時便來了十來對。方聞隱隱鼓樂之聲。一對對龍旌鳳翼。雉羽宮扇。又有銷金提爐。焚著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金黃繖。過來便是冠袍帶履。又有執事太監。捧著香巾繡帕。漱盂拂塵等物。一隊隊過完。後面方是八個太監。擋著一頂金頂金黃繡鳳鸞輿。緩緩行來。賈母等連忙跪下。早有太監過來扶起。賈母等那鸞輿擡入大門。儀門自有引路者。往東一所院落。門前有太監跪請下與更衣。於是擡入門。太監散去。只有昭容彩嬪等。引元春下輿。只見園內各色花燈。爛灼皆係紗綾扎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

入內室更衣
復上與進園

請登舟

絕妙形容

一株樹何能懸燈
萬盞下筆殊欠檢

八字包括

看官聽說以下乃

作者敘述之詞

插此一小段敘說

亦斷斷不可少

查王夫人三十六
歲生寶玉而元妃
生於甲申年至本
年壬子歲係二十
九歲寶玉本年係
十五歲當寶玉三
四歲時元妃已十
七八歲故能教幼
弟之書想元春此

扁燈寫著體仁沐德的確四個字元春入室更衣出復上與進園只見園中香煙繚繞花影繽紛處處燈光相映時時細樂聲喧說不盡這太平景象富貴風流卻說貴妃在轎內看了此園內外光景因點頭嘆道太奢華過費了忽又見太監跪請登舟賈妃下與登舟只見清流一帶勢若遊龍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各色風燈點的如銀光雪波上面柳杏諸樹雖無花葉卻用各色細綾紙絹及通草為花黏於枝上每一株懸燈萬盞更兼池中荷荇鳧鷖之屬亦皆係螺蚌羽毛做就的諸燈上下爭輝真是琉璃世界珠寶乾坤船上又有各種盆景燈珠簾繡幙桂楫蘭橈自不必說已而入一石港港上一面扁燈明現著蓼汀花溆四字看官聽說這蓼汀花溆四字及有鳳來儀等字皆係上回賈政偶試寶玉之才何至便認真用了想賈府世代詩書自有一二名手題詠豈似暴發之家竟以小兒語搪塞了事呢只緣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亦係賈母教養後來添了寶玉賈妃乃長姊寶玉為幼弟賈妃念母年將邁始得此弟是以獨愛憐之且同侍賈母刻未相離那寶玉未入學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賈妃口傳授教了幾本書識了數千字在腹中雖為姊弟有如母子自入宮後時時帶信出來與父兄說千萬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且致祖母之憂眷念之心刻刻不忘前日賈政聞塾師讚他儘有才情故於遊園時聊一試之雖非名公大筆卻是本家風味且使賈妃見之知愛弟所為亦不負其平日切望之意因此故將寶玉所題用了那日未題完之處後日又補題了許多

時尙未入選爲女
史也後元妃於甲
寅年薨係三十一
歲今後書中作四
十三歲殊不合
且說二字接上文
明現著一句來
去舟上與
天仙寶境四字定
亦寶玉所擬始因
幻境四字觸出
入行宮
此回又連用只見
二字與前一回章
法相映
此回寫補敘處多
用駢語括之
升坐受禮
排班上殿
如讀叔孫通新定
禮章
儀注井然
獻茶○降座○更
衣○備車出園省
親○
行家禮
卻有此神情不知
作者如何體會出
確語
據前十三回云湘

之未敘。且說賈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淑二字便好。何必蓼汀。侍座太監聽了。忙下舟登岸。飛傳與賈政。賈政即刻換了彼時舟臨內岸。去舟上輿。便見琳宮綽約。桂殿巍峨。石牌坊。上天仙寶境。四大字。賈妃命換了省親別墅四字。於是進入行宮。只見庭燎燒空。香屑布。地火樹琪花。金窗玉檻。說不盡簾捲蝦鬚。氈鋪魚鱗。鼎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金門玉戶。神仙府。桂殿蘭宮。妃子家。賈妃乃問此殿何無扁額。隨侍太監跪啓道。此係正殿。外臣未敢擅擬。賈妃點頭不語。禮儀太監請升坐受禮。兩階樂起。二太監引賈赦。賈政。等於月臺下排班上殿。昭容傳諭曰。免乃退出。又引榮國太君及女眷等。自東階陞月臺。上排班。昭容再諭曰。免於是亦退。茶三獻。賈妃降座。樂止。退入側室更衣。方備省親車。駕出園。至賈母正室。欲行家禮。賈母等俱跪止之。賈妃垂淚。彼此上前。厮見。一手挽賈母。一手挽王夫人。三個人。滿心皆有許多話。俱說不出。只是嗚咽對泣而已。邢夫人李紈。王熙鳳。迎春。探春。惜春。三人。俱在旁垂淚。無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強笑。傳神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會不說不笑。反倒哭個不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纔能一見呢。說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來。邢夫人忙上來勸解。賈母等。賈妃歸坐。又逐次一一見過。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後東西兩府執事人等。在外廳行禮。其媳婦丫鬟。行禮畢。賈妃歎道。許多親眷。可惜都不能見面。王夫人啓道。現有外親薛王氏及寶釵。黛玉。在外候旨。外眷無職。不敢擅入。賈妃命請來相見。一時

雲已在賈府何此時不與傳見令人不能無疑抱琴於此處出將禮文寫得井井有條可謂一絲不漏款待從者問安○行參雅與鴉別身小腹下白而不反哺者酬對元妃語正大堂皇深得臺閣體製此係供奉文字只得爾爾

卸出賈政出落寶玉一邊發乎情之自然請上筵宴

薛姨媽等進來。欲行國禮。命免過。上前各敘闊別。又有賈妃原帶進宮的丫鬟抱琴等叩見。賈母連忙扶起。命入別室款待。執事太監及彩嬪昭容各侍從人等。寧府及賈赦那宅兩處。自有人款待。只留三四個小太監答應。母女姊妹敘些久別情景。及家務私情。又有賈政至。簾外問安。賈妃於內行參等事。又向其父說道。田舍之家。齋鹽布帛。得遂天倫之樂。今雖富貴。骨肉分離。終無意趣。賈政亦含淚啓道。臣草莽寒門。鳩羣雅屬之中。豈意得徵鳳鸞之瑞。今貴人上錫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遠德。鍾於一人。幸及政夫婦。且今上體天地生生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曠恩。雖肝腦塗地。豈能報效於萬一。惟朝乾夕惕。忠於厥職。伏願我君萬歲千秋。乃天下蒼生之福也。貴妃切勿以政夫婦殘年為念。更祈自加珍愛。惟勤慎肅恭。以待上庶。不負上眷顧隆恩也。賈妃亦囑以國事宜勤。暇時保養。切勿記念。賈政又啓園中所有亭臺軒館。皆係寶玉所題。如果有一二可寓目者。請即賜名為幸。元妃聽了。寶玉能題。便含笑說道。果進益了。賈政退出。賈妃因問寶玉。因何不見。是要著。賈母乃啓道。無職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引進來。小太監引寶玉進來。先行國禮。畢。命他近前。攜手攬在懷內。又撫其頭頸。笑道。比先長了好些。一話未終。淚如雨下。尤氏鳳姐等上來。啓道。筵宴齊備。請貴妃遊幸。元妃起身。命寶玉導引。遂同諸人步至園門前。早見燈光之中。諸般羅列。進園先從有鳳來儀。瀟湘館。紅香綠玉。怡紅院。杏帘在望。稻香村。蘅芷清芬等處。蘅蕪院。登樓步閣。涉水緣山。八字總括。眺覽徘徊。一

上回遊園時俱已
詳寫○此處又用
駢語以成一篇章

法
正殿免禮

入宴
題園名大觀園

題正殿扁額

題正殿對聯

香村
澣葛山莊後改稻

處處鋪陳不一。一樁樁點綴新奇。賈妃極加獎讚。又勸以後不可太奢了。此皆過分。既而
來至正殿。諭免禮歸坐。大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執鳳姐等捧羹把盞。元妃乃
命筆硯伺候。親拂羅蓋。擇其喜者賜名。題其園之總名曰大觀園。正殿扁額云。願恩思義
兩旁對聯云。

天地啓宏慈。赤子蒼生同感戴。

古今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榮。

又改題有鳳來儀。賜名瀟湘館。紅香綠玉。改作怡紅快綠。賜名怡紅院。蘅芷清芬。賜名蘅
蕪院。杏帘在望。賜名澣葛山莊。正樓曰大觀樓。東面飛樓曰綴錦閣。西面敍樓。殊含芳閣。
更有蓼風軒。藕香榭。紫菱洲。荇葉渚等名。又有四字扁額。如梨花春雨。桐剪秋風。荻葉夜
雪等名。不可勝紀。又各舊有扁聯。不可摘去。於是先題一絕句云。

銜山抱水建來精。多少工夫築始成。天上人間諸景備。芳園應錫大觀名。

寫畢。向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长于吟咏。姊妹輩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責。不負
斯景而已。異日少暇。必補撰大觀園記。並省親頌等文。以記今日之事。妹等亦各題一扁
一詩。隨意發揮。不可為我微才所縛。且知寶玉竟能題咏。一發可喜。此中瀟湘館。蘅蕪院
二處。我所極愛。次之怡紅院。澣葛山莊。此四大處。必得別有章句題咏。方妙。前所題之聯
雖佳。如今再各賦五言律一首。使我當面試過。方不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寶玉只得答
應了下來。自去構思。迎春探春惜春三人中。要算探春又出于姊妹之上。然自忖亦難與

此四處後文有無
限事。自宜抽出特
書

應詔賦詩

薛林爭衡。只得勉強隨衆塞責而已。李紈也勉強湊成一律。賈妃挨次看姊妹們的寫道。

是。曠性怡情。扁額 迎春

園成景物特精奇。奉命含羞額曠怡。誰信世間有此境。遊來寧不暢神思。
萬象爭輝。扁額 探春

名園築就勢巍巍。奉命多慚學淺微。精妙一時言不盡。果然萬物有光輝。
文章造化。扁額 惜春

山水橫拖千里外。樓臺高起五雲中。園修日月光輝裏。景奪文章造化功。
文采風流。扁額 李紈

秀水明山抱復回。風流文采勝蓬萊。綠裁歌扇迷芳草。紅襯湘裙舞落梅。珠玉自應
傳盛世。神仙何幸下瑤臺。名園一自邀遊賞。未許凡人到此來。

凝暉鍾瑞。扁額 薛寶釵

芳園築向帝城西。華日祥雲籠罩奇。高柳喜遷鶯出谷。修篁時待鳳來儀。文風已著
宸遊夕。孝化還隆歸省時。睿藻仙才瞻仰處。自慚何敢再爲辭。

世界仙源。扁額 林黛玉

宸遊增悅豫。仙境別紅塵。借得山川秀。添來氣象新。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

以上諸詩平實質直。不入巧詞卻好。

是應制一路體裁
虧其摹仿學宵乃
爾

吾亦云然

好勝之心亦是聲
兒素質

身負長才限之使
不得展命也如何

詩特遊戲事耳而
彼君子女已中心

鞅鞅矣

亦正論耳筆諸臣
可奉為良藥

寶哥也有著急之
時一應一對豈不

願旁人冷眼窺耶
奚落詞林中人不

少

涉筆成趣

可見傳遞代倩之
弊到處通行

邀恩寵宮車過往頻

賈妃看畢稱賞一番。又笑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衆不同，非愚姊妹所及。原來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將衆人壓倒，不想賈妃只命一扁一咏，倒不好違諭多做，只胡亂做一首五言律應命罷了。」彼時寶玉尚未做完，纔做了瀟湘館與蘅蕪院兩首。正做怡紅院一首，起稿內有綠玉春猶捲一句，寶釵轉眼瞥見，偏是他留心，便趁衆人不理論，推他道：「貴人因不喜紅香綠玉四字，纔改了怡紅快綠。你這會子偏又用綠玉二字，豈不是有意和他分馳了？況且蕉葉之典故頗多，再想一個改了罷。」寶玉見寶釵如此說，便拭汗說道：「我這會子總想不起什麼典故出處來。」寶釵笑道：「你只把綠玉的玉字改作蠟字就是了。」寶玉道：「綠蠟可有出處？」寶釵悄悄的抿嘴點頭笑道：「看你今夜不過如此，將來金殿對策，你大約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唐朝韓翃詠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煙綠蠟乾，都忘了麼？」寶玉聽了，不覺洞開心意，笑道：「該死，眼前現成之句，一時竟想不到。」姐姐真可謂一字師了。從此只叫你師傅，再不叫姐姐了。寶釵亦悄悄的笑道：「還不快做上去，只姐姐妹妹的，誰是你姐姐？那上頭穿黃袍的纔是你姐姐呢。」一面說笑，因怕他耽延工夫，遂抽身走開了。寶玉續成了此首，共有三首。此時黛玉未得展才，心上不快，因見寶玉構思太苦，走至案旁，知寶玉只少杏帘在望一首，因叫他抄錄前三首，卻自己吟成一律，寫在紙條上，搓成個團子，擲向寶玉跟前。寶玉打開一看，覺比自己做的三首高得十倍，遂忙恭楷謄完。

呈上賈妃看是

有鳳來儀賜名瀟湘館寶玉

秀玉初成實堪宜待鳳凰竿竿青欲摘。个个綠生涼。迸砌妨階水。穿簾礙鼎香。莫搖

分碎影。好夢正初長。

蘅芷清芬賜名蘅蕪院

蘅蕪滿靜苑。蘿薜助芬芳。軟襯三春草。柔拖一縷香。輕烟迷曲徑。冷翠溼衣裳。誰謂

池塘曲謝家幽夢長。

怡紅快綠原名紅香綠玉賜名怡紅院

深庭長日靜。兩兩出嬋娟。綠蠟春猶捲。紅粧夜未眠。憑欄垂絳袖。倚石護清煙。對立

東風裏。主人應解憐。

杏帘在望賜名澣葛山莊後改稻香村

杏帘招客飲。在望有山莊。菱荇鵝兒水。桑榆燕子梁。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香。盛世

無饑餒。何須耕織忙。

賈妃看畢。喜之不盡。說果然進益了。又指杏帘一首。為四首之冠。果然遂將澣葛山莊。改

為稻香村。又命探春將方纔十數首詩。另以錦箋謄出。令太監傳與外廂。賈政等看了。都

稱頌不已。賈政又進歸省頌。元春又命以瓊酪金膾等物。賜與寶玉。並賈蘭。此時賈蘭尚

四首中自然以此為最

收得得體元妃亦識貨惜其頌不傳賈蘭是年十一歲

畢戲

隨意幾齣戲成有
關鍵若亂彈班一
味瞎鬧其誰寓目
此時齡官不知扮
何脚色
大書特書為畫畫
一回伏案
牡丹亭中戲
敘劍記中戲

拜佛
此時妙姑如何竟
不見面我至今疑
之
行賞

只一賞賜寫來具
有差等
可謂天澤均沾

幼未諳諸事。只不過隨母依叔行禮而已。那時賈薔帶領一班女戲子在樓下。正等得不耐煩。只見一個太監飛跑下來。說做完了詩了。快拿戲目來。賈薔忙將戲目呈上。並十二個人的花名冊子。少時點了四齣戲。

第一齣豪宴

第二齣乞巧

第三齣仙緣

第四齣離魂

賈薔忙張羅扮演起來。一個個歌有裂石之音。舞有天魔之態。仍用駢語一綫到底。雖是粧演的形容。卻做盡悲歡情狀。剛演完了一太監執一金盤。餛飩之屬。進來問誰是齡官。賈薔便知道賜齡官之物。連忙接了。命齡官叩頭。太監又道。貴妃有諭。說齡官極好。再做兩齣戲。不拘那兩齣就是了。賈薔忙答應了。因命齡官做遊園驚夢兩齣。齡官自為此二齣原非本色之戲。執意不從。定要做相約相罵兩齣。賈薔扭他不過。只得依他做了。賈妃甚喜。命莫難爲了的女孩子。好生教習。額外賞了兩疋宮綉。兩個荷包。並金銀鏤子食物之類。然後撤筵。將未到之處。復又遊玩。忽見山環佛寺。忙盥手進去焚香拜佛。又題一扁云。苦海慈航。又額外加恩與一班幽尼女道。少時太監跪啓。賜物俱齊。請驗。按例行賞。乃呈上略節。賈妃從頭看了無話。即命照此而行。太監下來。一一發放。原來賈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沈香拐杖一根。伽楠念珠一串。富貴長春宮段四疋。福壽綿長宮綉四疋。紫金筆錠如意鏤十錠。吉慶有餘銀鏤十錠。邢夫人等二分。只減了如意拐杖四樣。賈敬赦賈政等每分御製新書一部。寶墨二匣。金銀盞各二雙。表禮按前寶釵黛玉諸姊妹等。每

謝恩
請回鑾
以上一大段文字
分作數小段看到
府一段行國禮一
段行家禮一段遊
幸題額命賦詩一
段看戲一段拜佛
一段賞賜一段得光
與一段俱寫得光
明正大詞氣森嚴

人新書一部。寶硯一方。新樣格式金銀鏤二對。寶玉亦同。賈蘭是金銀項圈二個。金鏤二對。尤氏李執鳳姐等皆金銀鏤四錠。表禮四端。另有表禮二十四端。青錢一千串。是賞與賈母王夫人及各姊妹房中奶娘衆丫鬟的。賈珍賈璉賈環賈蓉等皆是表禮一端。金銀鏤一對。其餘彩段百疋。白銀千兩。御酒數瓶。是賜東西兩府及園中管理工程陳設答應及司戲掌燈諸人的。外又有青錢五百串。是賜廚役優伶百戲雜行人等的。衆人謝恩已畢。執事太監啓道。時已丑正三刻。請駕回鑾。賈妃不由的滿眼又滾下淚來。卻又勉強笑著拉了賈母王夫人的手。不忍放。再四叮囑。不須記掛。好生保養。如今天恩浩蕩。一月許進內省視一次。伏後文見面儘容易的。何必過悲。倘明歲天恩仍許歸省。不可如此奢華糜費了。賈母等已哭的哽噎難言了。賈妃雖不忍別。奈皇家規矩。違錯不得的。只得忍心上與去了。這裏諸人好容易將賈母勸住。及王夫人攙扶出園去了。回宮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第十八回省親。是第一曠典。第一大事故。全用正筆細寫。補敘寶玉三四歲時。曾經元妃教讀。以見上回擬題聯扁。是有意不是。無心。元妃初見賈母王夫人三人執手。一句話說不出。只是嗚咽對泣。情景真切。下文臨別時。賈母等別無一言。更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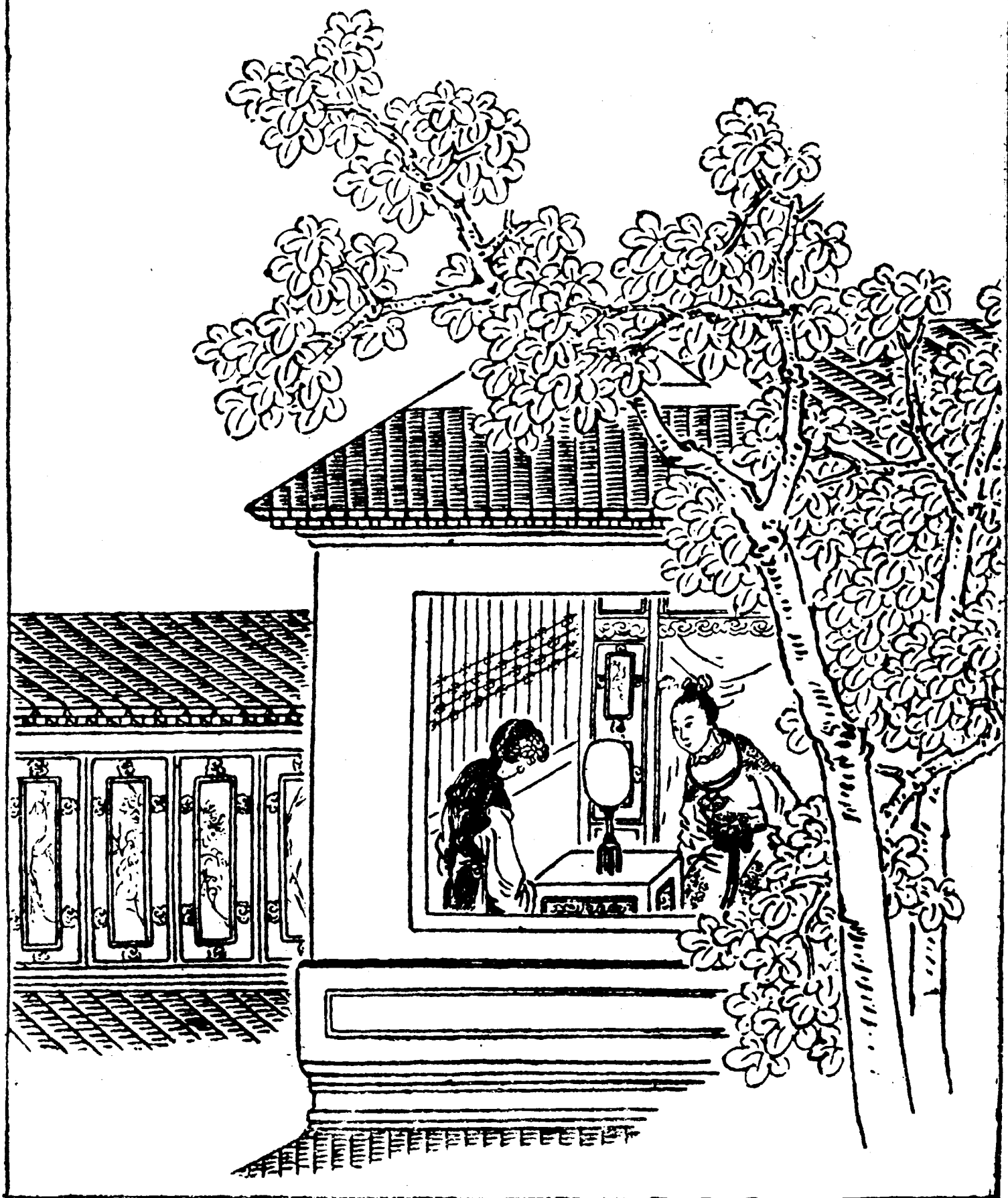
寶釵改綠玉爲綠蠟。是聰明不是憐愛。黛玉代做杏帘詩。是憐愛不是聰明。各有分別。

元妃點戲四齣。末齣點離魂。是寶玉識兆。亦是伏筆。

大某山民評曰

自此回省親起。爲入書正傳之第四年壬子歲正月半。至二十二回寶釵生日。尙是正月二十三回二月二十二日。始入園分住。寫黛玉葬花。是三月中二十六回。已交夏初。二十七回中。點明四月二十六日。已近五月二十九日。清虛觀作醮事。是五月初一日。三十回是六月間事。至三十八回。點明過了八月三十八回。詠菊。是九月至五十三回。方過是年之冬。壬子一年。共計書三十五回。俱寫兩府極盛之時。

情切
良宵
等解語



素綿一靜
月玉生香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十九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以上揭過香親一段文字數語繳清上一回此一段從鳳姐身上束上即從寶玉身上起下別是一種細膩文字開後一段文字

是正月風景

好熱鬧卻有此景況

寶哥亦厭煩耶

此書寫東府姬妾寥寥無幾人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并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悅。又發內帑彩緞金銀等物。以賜賈珍及各椒房等員。不必細說。且說榮寧二府中。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三天。方完。第一個鳳姐事多任重。以後敘鳳姐事皆多任重者。別人或可偷閑躲靜。獨他是不能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强。不肯落人褒貶。只掙扎著與無事的人一樣。若寶玉偏又似忙事人一般。第一個寶玉是極無事最閑暇的。以後敘寶玉事皆閑暇以無事而忙者。偏這一早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喫年茶。晚間纔得回來。伏後文無數妙文。因此寶玉只和衆丫頭們擲骰子。趕圍棋作戲。正在房內頑得沒興頭。忽見丫頭們來。回說東府裏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放花燈。寶玉聽了。便命換衣裳。纔要去時。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喫此物。便命留與襲人了。伏後自己回過賈母。道去看戲。誰想賈珍這邊唱的是丁郎認父。黃伯英大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姜太公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倏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內中揚旛過會。號佛行香。鑼鼓喊叫之聲。遠聞巷外。滿街上。個個都讚好熱鬧。戲別人。家斷不能有的。寶玉見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往各處。

層層洗清
以上寶玉到襲
人家過脈文字以
下方入正傳又以
萬兒事作一渡瀾

癡想
即以癡語述想
奇文妙想
寶玉提奸於此二
突前十五回捉素
鍾之奸是有心此
處捉者烟之奸是
無心
若烟亦可謂荒謬
之極作此等事可
不關門落門耶
道是怎麼說五字
含著得妙
是寶玉目中評語
無怪者烟之視為
妙人也
寶哥哥可謂天下
有情入矣擅著此
事即散出兒曰吾
是皆訴不問他的
罵者烟不問他的

閑耍。先是進內去和尤氏并丫頭、姬、妾說笑了一回。又打濕了，真是怪脾氣，便出二門來。尤氏等仍料他出來看戲，遂也不會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謎行令，百般作樂。纔一轉，不見他在座，只道在裏邊去了，也不理論。至於跟寶玉的小廝們，那年紀大些的，知寶玉這一來了，必是晚間纔散，因此偷空也有會賭錢的，也有往親友家去喫年茶的，或賭或飲，都私自散了。待晚間再來，那小些的都鑽進戲房裏，瞧熱鬧去了。寶玉見一個人沒有，因想：素日這裏有個小書房，內會掛著一軸美人極畫的，得神今日這般熱鬧，想那裏自然無人。那美人也自然寂寞，須得我去望慰他一回，想著便往那廂來。剛到窗前，聞得房內呻吟之聲，此何聲也？寶玉倒嚇了一跳，敢是美人活了不成？果有一箇活美人，乃大著膽子，撬破窗紙，向內一看，那軸美人卻不會活，卻是茗煙按著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何事也？寶玉禁不住三字妙，大叫了不得，一腳踹進門去，將那兩個嚇開了。抖衣而顫，如畫。茗煙見是寶玉，忙跪下哀求。寶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麼說？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頭，雖不標緻，倒白淨些，微亦有動人心處。羞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如畫。寶玉蹀脚道：還不快跑一語，提醒了那丫頭飛也似的去了。寶玉又趕出去叫道：你別怕，我是不告訴人的。急得茗煙在後叫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了。寶玉因問那丫頭：十幾歲了？茗煙道：大約不過十六七歲了。含混得妙。寶玉道：連他的歲數也不問，問別的自然越發不知了。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可憐，真可憐。又問名字叫什麼？茗煙笑道：若說

處爲白認得你其
百般憐惜一往情
深迥非浮蕩子所
及不知是那一房了
頭可惜當時不曾
問明請問茗二爺爲何
做此好戲漸引而入

先生何爲乎來哉
也不知二十三字
當作一句讀想見
當時意外驚疑
原來爲此纔得放
心
此一番說話亦不
可少

一派撒賴法

出名字來。話長。真正新鮮奇文。他說他母親養他的時節。做了一個夢。夢得了一疋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的卍字花樣。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卍兒。寶玉聽了笑道。真也新奇。想必他將來有些造化。說著沈思一會。茗煙因問二爺爲何不看這樣的好戲。寶玉道。看了半日。怪煩的出來逛逛。就遇見你們了。這會子做什麼呢。茗煙微笑道。這會子沒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爺往城外去逛一會兒。再往這裏來。他們就不知道了。寶玉道。不好仔細化子拐了去。且是他們知道了。又鬧大了。不如往近些的地方去。還可就來。茗煙道。就近地方。誰家可去。這卻難了。寶玉笑道。依我的主意。咱們竟找花大姐姐去。瞧他在家做什麼呢。茗煙笑道。好好倒忘了他家。又道。他們知道了。說我引著二爺胡走。要打我呢。寶玉道。有我呢。茗煙聽說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幸而襲人家不遠。不過一半里路程。轉眼已到門前。茗煙先進去叫襲人之兄花自芳。此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幾個外甥女兒。幾個姪女兒來家。正喫菓茶。聽見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時。見是他主僕兩個。嚇的驚疑不定。連忙抱下寶玉來。至院內。嚷道。寶二爺來了。別人聽見還可襲人聽了。也不知爲何忙跑出來迎著寶玉。一把拉著問你怎麼來了。寶玉笑道。我怪悶的。來瞧瞧你作什麼呢。襲人聽了。纔把心放下來。果然放得說道。你也胡鬧了。可作什麼來呢。一面又問茗煙。還有誰跟來。茗煙笑道。別人都不知。就只我們兩個。襲人聽了。復又驚慌說道。這還了得。倘或撞見了人。或是遇見了老爺街上人。擠馬。撞有個閃失。也是頑

收殺得妙

即一拉字已在花
自芳與其母目中
真害得他家忙的
不了
文情亦婉委亦熨
貼真如春葩含露
遊絲裊空不知作
者如何體會出來
今日入襲人家襲
人斟茶寶玉吃他
日入晴雯家寶玉
倒茶與晴雯吃其
優劣何如
就寶哥身上想也
拈之吹之托之送
之委婉移情襲人
原是兒兒因其在
下一字妙因其在
衆姊妹多在座中
也
寶玉衣飾從此一
補筆即逗下文詰
問語殊得聯絡之
法
包盡無限感慨語

得的。你。們。的。膽。子。比。斗。還。大。都。是。茗。煙。挑。唆。的。回。去。我。定。告。訴。姨。姨。們。打。你。茗。煙。撇。了。嘴。
道。如。畫。二。爺。罵。著。打。著。叫。我。引。了。來。的。這。會。子。推。到。我。身。上。我。說。別。要。來。罷。不。然。我。們。還
去。罷。花。自。芳。忙。勸。道。罷。了。也。不。用。多。說。了。只。是。茅。簷。草。舍。又。窄。又。不。乾。淨。爺。怎。麼。坐。呢。客
氣。襲。人。之。母。也。早。逛。了。出。來。襲。人。拉。了。寶。玉。進。去。寶。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來。
都。低。了。頭。羞。臉。通。紅。花。自。芳。母。子。兩。個。恐。怕。寶。玉。寒。冷。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菓。桌。又。忙
倒。好。茶。襲。人。笑。道。你。們。不。用。白。忙。二。字。妙。我。自。然。知。道。菓。子。也。不。用。擺。了。不。敢。亂。給。東。西
喫。一。面。說。一。面。將。自。己。的。坐。褥。拿。了。鋪。在。一。個。杌。子。上。寶。玉。坐。了。用。自。己。的。腳。鑪。墊。了。腳
向。荷。包。內。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來。又。將。自。己。的。手。鑪。掀。開。焚。上。仍。蓋。好。放。與。寶。玉。懷。內
然。後。將。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寶。玉。真。熟。識。寶。哥。脾。氣。者。彼。時。他。母。兄。已。是。忙。著。齊。齊。整
整。的。擺。上。一。桌。子。菓。品。來。襲。人。見。總。無。可。喫。之。物。因。笑。道。既。來。沒。有。空。去。的。理。好。歹。嘗。一
點。兒。也。是。來。我。家。一。次。說。著。便。拈。了。幾。個。松。子。瓢。吹。去。細。皮。用。手。帕。托。著。送。與。寶。玉。寶。玉
看。見。襲。人。兩。眼。微。紅。粉。光。融。滑。因。悄。問。襲。人。道。好。好。的。哭。什。麼。襲。人。笑。道。何。嘗。哭。纔。迷。了
眼。揉。的。因。此。便。遮。掩。過。了。因。見。寶。玉。穿。著。大。紅。金。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掛。說
道。你。特。為。往。這。裏。來。又。換。新。衣。服。他。們。就。不。問。你。往。那。裏。去。的。寶。玉。笑。道。原。是。珍。大。爺。請
過。去。看。戲。換。的。襲。人。點。頭。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罷。這。個。地。方。不。是。你。來。的。寶。玉。笑。道。你。就
家。去。纔。好。呢。我。還。替。你。留。著。好。東。西。了。襲。人。笑。道。悄。悄。的。叫。他。們。聽。著。什。麼。意。思。一。面。又

照應上文糖蒸酥
酪原是好意思
是閒中著筆

以上結花家一段
公案
以下插入李嬌娥
吃酥酪一段小文
字以疎其氣

與你何干
一發與你無涉
真是千年不死的
老厭物

伸手從寶玉項下將通靈玉撻下來。向他姊妹們笑道。你們見識見識。時常說起來。都當
稀罕。恨不能一見。今兒可儘力瞧了。再瞧什麼稀罕物兒。也不過是這麼個東西。說畢。遞
與他們傳看了一遍。仍與寶玉掛好。又命他哥哥去。或雇一乘小轎。或雇一輛小車。送寶
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騎馬。也不妨了。襲人道。不爲不妨。爲的是撞見人。花自芳忙
去雇了一頂小轎來。衆人也不好相留。只得送寶玉出去。襲人又抓些菓子與茗煙。又把
些錢與他買花炮。放教他不可告訴人。連你也有不是。自是要著一面說著。一直送寶玉至
門前。看著上轎。放下轎簾。茗煙二人牽馬跟隨。來至寧府街。茗煙命住轎。向花自芳道。須
得我同二爺還到東府裏混一混。纔好過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花自芳聽說有理。忙
將寶玉抱出轎來。送上馬去。寶玉笑說。倒難爲你了。於是仍進後門來。俱不在話下。卻說
寶玉自出了門。他房中這些丫鬟們。都越性恣意的頑笑。也有趕圍棋的。也有擲骰抹牌
的。磕了一地的瓜子皮。活畫偏奶母李嬌娥。拄拐進來請安。瞧瞧寶玉。見寶玉不在家。丫
鬟們只顧頑鬧。十分看不過。因歎道。只從我出去了。不大進來。你們越發沒了樣兒了。別
的嬌嬌。越不敢說你們了。那寶玉是個丈八的燈臺。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己的。奇語。只知
嫌人家骯髒。這是他的屋子。由著你們糟塌。越不成體統了。這些丫頭們。明知寶玉不講
究這些。二則李嬌嬌已是告老卸事出去的了。如今管不著他們。因此只顧頑笑。並不理
他。那李嬌嬌還只管問寶玉。如今一頓喫多少飯。什麼時候睡覺。可惜丫頭們總胡亂答

上文第八回吃了豆腐皮包子而今又吃酥酪何與襲人如是之作對耶卻也怪他不得然總是自己討沒臉

血變的奶吃了長大不徒肖奶娘之聲井肖奶娘之神出婆娘鍾呼之欲

補照前文攪茜雪一事此段接上襲人一段文字應上文李嬖吃酥酪

襲人一味小心如

應有的說好個討厭的老貨李嬖嬖又問道這盞碗裏是酥酪怎不送與我喫說畢拿起就喫醜一個丫頭道快別動那是說了給襲人留著的回來又惹氣了你老人家自己承認別帶累我們受氣李嬖嬖聽了又氣又愧便說道我不信他這樣壞了腸子別說我喫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這個值錢的也是應該的難道待襲人比我還重難道他不想想怎麼長大了我的血變的奶喫的這麼長大如今我喫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氣了我偏喫了看他怎麼你們看襲人不知怎樣那是我手裏調理出來的毛丫頭什麼好物兒一面說一面賭氣將酥酪喫盡了是一派行闖王勢話頭又一丫頭笑道他們不會說話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寶玉還送東西孝敬你老人家去豈有為這個不自在的不知何人可謂善解矣李嬖嬖道你們也不必裝狐媚子哄我打量上次為茶攪茜雪的事我不知道麼明兒有了不是我再來領說著賭氣去了少時寶玉回來命人去接襲人只見晴雯踢在牀上不動寶玉因問敢是病了再不然輸了秋紋道他倒是贏的適纔李老太太來了混輸了他氣的睡去了寶玉笑道你們別和他一般見識由他去就是了說著襲人已來彼此相見襲人又問寶玉何處喫飯多早晚回來又代母妹問諸同伴姊妹好一時換衣卸粧寶玉命取酥酪來了襲人們回說李奶奶喫了寶玉纔要說話不知如何說法襲人便忙笑說道原來是留的這個多謝費心前日我喫的時候好喫喫過了好肚子疼鬧的吐了纔好了他喫了倒好攔在這裏白遭場了我只想風乾栗子喫你替我剝栗子我去鋪牀寶玉

善於書事卻
是花姑娘好處
只算報答松子
之賜

口鋒頗利

還顧上文剝栗子

卻是寶哥心中真
實想頭並非以強
詞奪理也
是年寶玉十五歲
前書云襲人比寶
玉大兩歲則襲人
是時亦十七歲也
與後紫鵲哄姑娘
回去一段文字對
看

再顧上文當想其
一面說話一面剝

聽了信以為真。方把酥酪丟開。取栗子來。自向燈前檢剝。一面見衆人不在房中。乃笑問襲人道。今兒那個穿紅的是什麼人。襲人道。那是我的兩姨妹子。寶玉聽了。讚歎了兩聲。襲人道。歎什麼。我知道你心裏的緣故。想是說他那裏配穿紅的。寶玉笑道。不是不是。那樣的。人不配穿紅的。誰還敢穿。我因為見他實在好得。很怎麼也得他在。階們家就好了。襲人冷笑道。我一個。人是奴才。命罷了。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還要揀實在好的。丫頭。纔往你家來。寶玉聽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說往。階們家來。必定是奴才。不成。說親戚。就使不得。襲人道。那也。搬配不上。寶玉便不肯再說。只是剝栗子。襲人笑道。怎麼不言語了。想是我纔冒撞。沖犯了。你明兒。賭氣。化幾兩銀子。買他們進來。就是了。寶玉笑道。你說的話。怎麼。叫人答言呢。我不過是讚他好。正配生在這深堂大院裏。沒的。我們這種。濁物。倒生在這裏。襲人道。他雖沒這造化。倒也是。姣生慣養的。我姨父姨娘的。寶貝。如今。十七歲。各樣的。嫁粧。都齊備了。明年。就出嫁。寶玉聽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啞兩聲。正不自在。千卿何事。寶哥。可謂。情癡之至矣。又聽襲人。歎道。只從我來。這幾年。姊妹們。都不得在一處。如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寶玉聽這話。內有文章。不覺。喫一驚。當頭。一棒。忙丟下。栗子。問道。怎麼。你如今。要回去了。想其情。詞。迫。急。光景。襲人道。我今兒。聽見。我媽和。哥哥。商議。教我。再耐煩。一年。明年。他們。上來。就贖我。出去呢。亦是。人情中。言語。寶哥。那得不信。寶玉聽了。這話。越發。忙了。因問。爲什麼。要贖。你。襲人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這裏的。家。生。

栗子也。人本不是他家。人如何不許他贖。此理在寶玉心。豈不。知在特一時心。慌。意迫故有此什麼。對得入情入理。寶。玉那得不信。更使。下此一鍼更使。寶。哥無轉身處。○就。文理論之。當作幾。年一入幾年。一放。較為周到。在與人。意中有秋晴。諸。人在。襲人曾伏侍過。史。湘雲於無意中。點。出。一反一覆。說得情。一切理明。真使寶哥。哥無下。喙處。寶哥想到此層。亦。是於無出路處。求。出路。再託一層文勢。愈。緊更覺情切理明。妙於言語。去定了三字。比刀。還快直刺入寶哥。

子兒。我一家都在別處。獨我一個人在這裏。怎麼是個了局。寶玉道：我不叫你去也難。只得作如此想。襲人道：從來沒有這理。便是朝廷宮裏也有定例。或幾年一選。幾年一入。沒有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你家寶玉。想一想果然有理。欺之以方。又道：老太太不放你也難。再駁進一層。襲人道：爲什麼不放我。果然是個最難得的。或者感動了老太太。不必放我。出去。的設。或多給我。家幾兩銀子。留下。然或有之。其實我也不過是個最平常的人。比我強的多。而且多自我。從小兒來。跟著老太太。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幾年。如今又伏侍了你。幾年。如今我們家來贖。正是該叫去的。只怕連身價也不要。就開恩。叫我去呢。若說爲伏侍得你好。不叫我去。斷然沒有的事。那伏侍得好。分內應當的。不是什麼奇功。我去了。仍舊又有好的了。不是沒了我就成不得的。寶玉聽了這些話。竟是有去的理。無留的理。心裏越發急了。因又道：雖然如此。說我的一心要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親說。多給你母親些銀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襲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強先坐實一層。妙且慢些和他說。說了多給銀子。就便不好和他說。一個錢也不給。安心要強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階們家。從沒幹過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這比不得別的東西。因爲喜歡加十倍。和弄了來。給你那賣的人。不得喫虧。可以行得。如今無故平空留下我。於你又無益。反叫我們骨肉分離。這件事。老太太不肯行的。說得寶哥一片冰心。寶玉聽了。思忖半晌。乃說道：依你說來說去。是去定了。襲人道：去定了。寶玉聽了。自思道：誰知這樣一個

哥心窩裏
寶哥亦有此兒女
態○以上一小束
以下復夾入議論

與前兩眼微紅粉
光融滑數語相映

就是花姑娘對寶
哥之言此層原在

意中
劉老初見平姑
娘誤認是連二奶
奶可爲此語一證

恐母子二人尙有
未能明白透澈之
處

襲人初心原在終
老後來變卦乃出
意外在作者爲反
跌下文○以上就
襲人母兄心中發
議論以下就襲人
自己心中發議論

花姑娘真能知寶

寶。這。樣。薄。情。無。義。呢。乃。歎。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該。不。弄。了。來。臨。了。剩。我。一。個。孤。鬼。
爾。說。著。便。賭。氣。上。牀。睡。了。實。是。多。情。原。來。襲。人。在。家。聽。見。他。母。兄。要。贖。他。回。去。他。就。說。至。死。
也。不。回。去。的。直。射。後。來。之。媒。又。說。當。日。原。是。你。們。沒。飯。喫。就。剩。我。還。值。幾。兩。銀。子。若。不。叫。你。
們。賣。沒。有。個。眼。看。著。這。老。子。娘。餓。死。的。理。如。今。幸。而。賣。到。這。個。地。方。喫。穿。和。主。子。一。樣。又。
不。朝。打。暮。罵。況。如。今。爹。雖。沒。了。你。們。卻。又。整。理。的。家。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然。還。艱。難。把。
我。贖。上。來。再。多。掏。摸。幾。個。錢。也。還。罷。了。其。實。又。不。必。了。這。會。子。又。贖。我。做。什。麼。權。當。我。死。
了。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因。此。哭。鬧。了。一。陣。他。母。兄。見。他。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來。的。了。
況。且。原。是。賣。倒。的。死。契。明。仗。著。賈。宅。是。慈。善。寬。厚。之。家。不。過。求。一。求。只。怕。連。身。賣。銀。一。併。
賞。了。還。是。有。的。事。呢。二。則。賈。府。中。從。不。會。作。踐。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
有。親。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下。衆。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的。
因。此。他。母。子。兩。個。就。死。心。不。贖。了。此。後。忽。然。寶。玉。去。了。他。二。人。又。是。那。般。景。況。他。母。子。二。
人。心。中。更。明。白。了。越。發。一。塊。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無。贖。念。了。且。說。
襲。人。自。幼。見。寶。玉。性。格。異。常。其。淘。氣。憨。頑。自。是。出。於。衆。小。兒。之。外。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
不。能。言。的。毛。病。兒。近。來。仗。著。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縱。弛。蕩。任。情。
恣。性。最。不。喜。務。正。每。欲。勸。時。諒。不。能。聽。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
壓。其。氣。然。後。好。下。箴。規。今。見。寶。玉。默。默。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氣。已。餒。墮。自。己。原。不。想。栗。

哥者撒去議論接入本
 傷哉玉兒也
 一個哭一個笑卻
 也好
 苦惱語
 斬釘截鐵語
 纔說不去忽又變
 哭為笑
 原是又好而又親的
 終有日化作輕烟
 覺此一番多事
 化成一風
 吹便散的時候你
 不為我時不願你
 為此時真擊語為
 日後解脫語
 再說二字一頓
 讀書人上進目為
 祿此等見識弗
 願豎儒咋舌豈得
 以寶玉為默議論
 耶

子喫只因怕為酥酪生事。又像那茜雪之茶。是以假要栗子。為由混過。寶玉不提就完了。於是命小丫頭們將栗子拿去喫了。自己來推寶玉。只見寶玉泪痕滿面。襲人便笑道。這有什麼傷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出去了。寶玉見這話有因。便說道。你倒說我還要怎樣留你。我自己也難說。襲人笑道。嗒們素日好處。自不用說。閱者也明白的。但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這上頭。我另說出三件事來。你果然依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擱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除非你去了我方去。寶玉忙笑道。你說那幾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親。姐姐別說兩三件。就是二三百件。我也依的。只求你們同看著我。守著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有形有跡。還有知識。等我化成一股輕煙。風一吹便散了。那時候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早為後文出家伏根。人生此境。只爭來之遲早。那時憑我去。我也憑你們愛那裏去。就去了。蔣琪官如何急得。襲人忙握他的嘴。說好好。我正為勸你這些。更說的很了。寶玉忙說道。再不說這話了。襲人道。這是第一件要改的。寶玉道。改了不能。再說你就擰嘴不敢。還有什麼。襲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讀書也罷。假喜也罷。只在老爺跟前。或在別人跟前。你別只管批駁諛謗。只作出個喜讀書的樣子來。教人壞。也叫老爺少生些氣。在人前也好說嘴。他心裏想著我家世代讀書。只從有了你。不承望你不但不喜讀書。已經他心裏又氣又惱了。而且背前面後亂說那些混話。凡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個名字叫做祿蠹。又說只除明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

八字虧他連絡

吃口上臘脂無非
以口對口耳愛紅
者愛何物之紅耶
讀者試掩卷思之
前云刀擱在脖子
上此云八人轎擡
前是惡遺此是善
遺總之言好歹不
出去耳

自製人回來至此
成一段文字以下
入寶黛二人一段
綺膩文字又是一
節細婉文章
如此大膽直入內

便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其實如此這些話。怎怨得老婦生氣。不時時打你。叫別人怎麼想。你寶玉笑道。再不說了。未必。那是我小時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說。如今再不敢說了。第二件亦依還有什麼。襲人道。再不可誘僧毀道。調脂弄粉。學女畫性。男子性情。還有更要緊的一件。事是第三件矣。只不許喫人嘴上擦的胭脂了。與那愛紅的毛病兒。可稱臘脂癖。寶玉道。都改都改。更難更難。再有什麼。快說。襲人道。再也沒有了。只有百事檢點些。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你若果然都依了。便拿八人轎也擡不出我去了。亦是斬釘截鐵語。寶玉笑道。你這裏長遠了。不怕沒八人轎。你坐寶哥亦是緣。豈不然無是言也。襲人冷笑道。這我可不希望。有那個福氣。沒有那個道理。總坐了也沒甚趣。二人正說著。只見秋紋走進來。說三更天了。該睡了。方纔老太太打發嬷嬷來問。我答應睡了。寶玉命取錶來看時。果然鍼已指到亥。正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至次日清晨。提一筆。襲人起來。便覺身體發重。頭疼目脹。四肢火熱。先時還掙扎的住。次後捱不住。只要睡著。因而和衣踢在炕上。說來是感冒風寒。寶玉忙回了賈母。傳醫診視。說道。不過偶感風寒。果是此證。喫一兩劑藥。疏散疏散就好了。大約精梗防風之類。開方去後。令人取藥來煎好。他服下去。命他蓋上被窩。取汗。寶玉自去。黛玉房中來看視。束上起下。彼時黛玉自在牀上歇。午。丫鬟們皆出去。自便。滿屋內靜悄悄的。寶玉揭起繡線軟簾。進入裏間。只見黛玉睡在那裏。忙走上來推他。道。好妹妹。纔喫了飯。又睡覺。將黛玉喚醒。黛玉見是寶玉。別人怎敢因說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兒鬧

房其實是推醒的
是時黛玉年方十
四歲小小年紀便
要渾身痠疼信非
壽徵
此處又用一推字
情景可想○一個
只管說一個只管
推

得是進步寶哥哥
真是頑皮
一對癡兒女
只怕林妹妹活到
五六十歲也是一
個骯髒老婆子寶
哥哥何不思之甚
黛玉也不要骯髒
老婆子的
可謂鴛鴦雙枕
欠身湊近之時是
何光景試為定神
一想

先一夕剛說改過
今早又去淘脂過
真是江山可改稟
性難移故作者特
聯類寫之伏後文
許多情事

了一夜。今兒還沒有歇過來。渾身痠疼。寶玉道。痠疼事小。睡出來的病大。我替你解悶兒。混過困去就好了。黛玉只合著眼說道。傳神。我不困。只略歇歇兒。你且別處去。鬧會子再來。寶玉推他道。我往那裏去。見了別人。就怪膩的。難道不怕林妹妹怪膩耶。黛玉聽了。嗤的一聲笑道。你既要在這裏。那邊去。老老實實的坐著。嗒們說話兒。這可不能殼。寶玉道。我要歪著。黛玉道。你就歪著。寶玉道。沒有枕頭。嗒們在一個枕頭上。黛玉道。放屁。外面不是枕頭。拿一個來。枕著。寶玉出至外間。看了一看。回來笑道。那個我不要。也不知是那一個骯髒老婆子的。黛玉聽了。睜開眼。與上合著眼三字相呼應。起身笑道。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王。一語道著。請枕。這一個說著。將自己枕的。推與寶玉。又起身將自己的。再拿了一個來。自己枕了。二人對面。方倒下。不堪之至。黛玉回看見寶玉左邊腮上有鈕扣大小的一塊血漬。便欠身湊近。前來以手撫之。細看。又道。這又是誰的指甲刮破了。寶玉倒身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剛纔替他們淘澄胭脂膏子。濺上了一點兒。說著。便找手帕兒。要揩拭。黛玉使用自己的帕兒。替他揩拭了。是何光景。口內說道。你又幹這些事了。幹也罷了。一折必定還要帶出幌子來。便是舅舅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吹到舅舅耳朶裏。又大家不乾淨。惹氣寶玉。總未聽見。這些話。只聞得一股幽香。卻是從黛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醉魂酥骨。寶玉一把便將黛玉的衣袖拉住。要瞧籠著何物。鍊得細。黛玉笑道。這等時候。誰帶什麼香呢。寶玉笑道。既如此。這香是那裏來的。黛玉道。連我也

讀出神已半日矣
 讀者至此境亦未
 免醉魂酥骨況當
 局者
 寶哥哥生平未聞
 此香
 馬玉寶釵本是風
 寶哥處打趣他始
 知聲兒之心惟此
 中所最忌者惟此
 一人耳觀後來許
 多情事可見○分
 明一種幽香何得
 云俗未免太謙了
 竟是一對小夫妻
 頑皮光景
 權樂無際那能不
 計及同欲之人以
 奇香俗香煖香為
 談助醋心拌慧舌
 真覺可口○俱是
 黛妹心中目中
 言人謂其尖利香
 卻為其一哭
 吾以寶釵之香本
 於冷香黛玉之香

不。知。道。想。必。是。櫃。子。裏。頭。的。香。氣。衣。服。上。燻。染。的。也。未。可。知。寶。玉。搖。頭。道。未。必。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糕。子。香。袋。子。的。香。黛。玉。冷。笑。道。難。道。我。也。有。什。麼。羅。漢。真。人。給。我。些。奇。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沒。有。親。哥。哥。親。兄。弟。弄。了。花。兒。朶。兒。霜。兒。雪。兒。替。我。炮。製。並。有。的。是。那。些。俗。香。罷。了。寶。玉。笑。道。凡。我。說。一。句。你。就。拉。上。這。些。可。知。此。等。話。頭。不。自。今。始。矣。不。給。你。個。利。害。也。不。知。道。從。今。兒。可。不。饒。你。了。說。著。番。身。起。來。將。兩。隻。手。呵。了。兩。口。便。伸。向。黛。玉。膈。股。窩。內。兩。脇。上。亂。撓。留。心。些。黛。玉。素。性。觸。癢。不。禁。寶。玉。兩。手。伸。來。亂。撓。便。笑。的。喘。不。過。氣。來。口。裏。說。寶。玉。你。再。鬧。我。就。惱。了。寶。玉。方。住。了。手。也。怕。惱。笑。問。道。你。還。說。這。些。不。說。了。黛。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髮。笑。道。媽。媽。可。憐。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沒。有。鹹。錄。愈。妙。寶。玉。見。問。一。時。解。不。來。因。問。什。麼。暖。香。黛。玉。點。頭。笑。歎。道。於。笑。字。下。加。一。數。字。神。理。活。現。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暖。香。去。配。寶。玉。方。聽。出。來。寶。玉。笑。道。方。纔。求。饒。如。今。更。說。很。了。說。著。又。去。伸。手。黛。玉。忙。笑。道。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如。聞。其。聲。寶。玉。笑。道。饒。便。饒。你。只。把。袖。子。我。聞。一。聞。說。著。便。拉。了。袖。子。籠。在。面。子。聞。個。不。住。妙。在。聽。其。聞。去。並。不。推。辭。黛。玉。奪。了。手。道。這。可。該。去。了。寶。玉。笑。道。要。去。不。能。嗜。們。斯。斯。文。文。的。踢。著。說。話。兒。說。著。復。又。倒。下。黛。玉。也。倒。下。用。手。帕。蓋。上。臉。好。看。寶。玉。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些。鬼。話。黛。玉。只。不。理。寶。玉。問。他。幾。歲。上。京。路。上。見。何。景。致。古。蹟。揚。州。有。何。遺。跡。故。事。土。俗。民。風。黛。玉。不。答。寶。玉。只。怕。他。睡。出。病。來。便。哄。他。道。阿。呀。你。們。揚。州。衙。門。裏。有。一。件。大。故。事。

不愧爲暖香也。如此聞過去幾時，纔住其奪之宜也。可云兩小無嫌猜矣。想要睡熟矣。

姑娘開口了。後來劉老老講說。出此女子只算替黛玉還一報。北人以鼠爲耗子。

你可知道。黛玉見他說的鄭重。又且正言厲色。只當是眞事。因問什麼事。寶玉見問。便忍著笑。順口謊道。揚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個林子洞。黛玉笑道。這就扯誑。自來也沒有聽見這山。寶玉道。天下山水多著呢。你那裏知道這些不成。等我說完了。你再批評。黛玉道。你且說。寶玉又謊道。林子洞裏。原來有一羣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七日。老耗子升座議事。說明日乃是臘八日。世上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中菓品短少。須得趁此打劫些來。方好。乃拔令箭一枝。遣一能幹小耗。前去打聽一巡。小耗回報。各處察訪打聽已畢。惟有山下廟裏。菓米最多。老耗問米有幾樣。菓有幾品。小耗道。米豆成倉。不可勝記。菓品有五種。一紅棗。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芋。老耗聽了大喜。即時點耗前去。乃拔令箭問誰去偷米。一耗便搖令去偷米。又拔令箭問誰去偷豆。又一耗搖令去偷豆。然後一一的都各領令去了。只剩香芋一種。因又拔令箭問誰去偷香芋。只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應道。我愿去偷香芋。老耗並衆耗見他這樣。恐不諳練。又恐怯懦無力。都不準他去。小耗道。我雖年小身弱。卻是法術無邊。口齒伶俐。機謀深遠。此去管比他們偷得還巧呢。衆耗忙問如何得比他們巧呢。小耗道。我不學他們直偷兒。只搖身一變。也變成個香芋。滾在香芋堆裏。使人看不出。聽不見。卻暗暗的用分身法搬運。漸漸的還搬運盡了。豈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衆耗聽了。都道。妙卻妙。只是不知怎樣個變法。你去先變個我們瞧瞧。小耗聽了。笑道。這個不難。等我變來說畢。搖身說變。竟變了一個最標緻美貌的一位小。

北音玉字讀作去聲與芋音略同用擦著二字其情景可想
與上好哥哥只可不敢了八字對照真是一報還一報

寶釵走來截斷得說妙白真是餘綺之霞

又焉知此時此事只有茗烟已兒兩個

姐衆耗忙笑道說變錯了原說變菓子的如何變出小姐來小耗現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世面只認得這菓子是香芋卻不知鹽課林老爺的小姐纔是真正的香芋呢涉筆成趣黛玉聽了番身爬起來擦著寶玉笑道我把你爛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騙我呢說著便擰妙境寶玉連忙央告好妹妹饒我罷再不敢了我因為聞見你的香氣忽然襲起這個故典來黛玉笑道饒罵了人還說是故典麼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問誰說故典呢我也聽聽黛玉忙讓坐笑道你瞧瞧還有誰他饒罵了還說是故典寶釵道原來是寶兄弟怪不得他他肚子裏的故典原來多只是可惜一件凡該用故典之時他偏就忘了有今日記得的前兒夜裏的芭蕉詩就該記得眼前的倒想不起來見別人冷的那樣他急得只出汗這會子偏又有記性了黛玉聽了笑道阿彌陀佛倒底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見對子了可知一報還一報不爽不錯的剛說到這裏只聽寶玉房中一片聲噪嚷起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寧府演劇倏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及揚幡過會號佛行香一派邪亂空虛暗照寧府行爲結局已兒與茗烟乘間私通可見賈府家教之疏寶玉若非厭看熱鬧戲何由一人走至小書房若非撞見茗烟與已兒偷情何由尋至襲人家文章善於引線

襲人不肯出賈府心事。後文補寫。卻先於寶玉眼中。看見他兩眼圈紅。問他哭什麼。爲伏筆。則補寫一層。便不鶻突。

茜雪被攆。雖是細事。亦於此回補出不漏。

襲人說前日喫酥酪。肚疼嘔吐。善於排解。

襲人試探寶玉。規勸寶玉。實是解語花。

寶玉說等我化成輕煙。被風吹散。憑你們去。直伏後來出家走散。

黛玉同寶玉。雖是兩個枕頭。卻是對面同睡。又看見寶玉左腮紅點。湊近手撫。用帕揩拭。兩人恣意戲謔。若非寶釵走來。恐有不堪問處。作者借寶釵截住。又借李嬖噪。

鬧走散。是以藏蓄筆。作截斷筆。

花解語。玉生香。自然巧對。

此回寫襲人一心跟定寶玉。反照後來改嫁蔣伶。寫黛玉自然有香。正照寶釵丸藥生香。

大某山民評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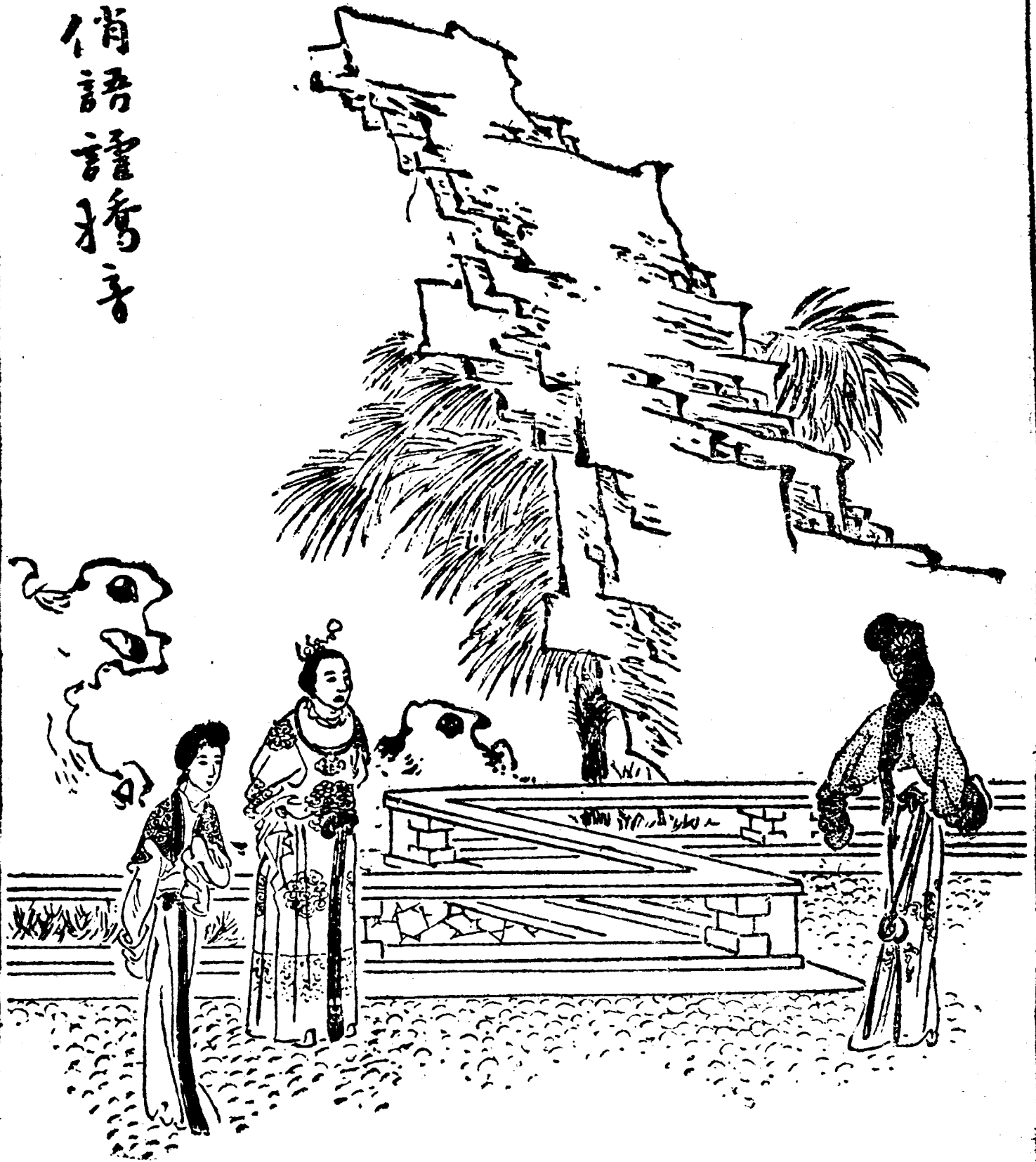
此回接上回。寫壬子年正月半後事。

以襲姑娘之姓對林妹之名故云巧也
此評雅氣

五
鳳
正
芳
彈
行
素



林黛玉俏語譁揚



總東上回 存了食計 非共牢者 走了困計 非同牀者 日夜綢繆 矣以上揭 段文字入 以上遞入 似乎胸中 平厭物著 老厭物著 我並非偏 也並非偏 冤屈冤屈 姐看前一 請看前一 叱看前一 是難的承 越難的承 必不難的 嬌竟不難 三不難的 此不難的 擬不難的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二十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譴嬌音

話說寶玉在林黛玉房中說耗子精寶釵撞來諷刺寶玉元宵不知綠蠟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譏刺取笑那寶玉正恐黛玉飯後貪眠申明本意一時存了食或夜間走了困皆非保養身體之法幸而寶釵走來大家談笑那林黛玉方不欲睡自己纔放了心忽聽他房中嚷起來疾入大家側耳聽了一聽林黛玉先笑道這是你媽媽和襲人叫喚呢你者寶玉也那襲人待他也罷了你媽媽再要認真排場三字妙他可也老背晦了寶玉忙欲趕過去寶釵一把拉住道用寶釵拉妙你別和你媽媽噪纔是他老糊塗了倒要讓他一步為是自是正論寶玉道我知道了說畢走來只見李嬖嬖拄著柺杖在當地罵襲人忘了本的小倡婦不堪我擡舉你起來未必這會子我來了你大模大樣的踢在炕上見我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妝狐媚子哄寶玉更不堪史筆哄得寶玉不理我只聽你們的話你不過是幾兩銀子買來的毛丫頭大不堪這屋裏你就作耗如何使得原來亦是一個耗子精好不好拉出去配一個小子看你還妖精似的哄人不哄人只怕由不得你的主意襲人先只道嬖嬖不過為他踢著生氣少不得分辨說病了纔出汗蒙著頭原沒看見你老人家後來聽見他說哄寶玉又說配小子由不得又羞又委曲禁不住哭起來了寶玉雖聽了這些話

故到底令人不堪。到使不得不然。即我為花姑娘亦當如是。老厭物何苦如此。認得你想自己。此語直刺花姑娘。物之心然出之老厭。寫來卻神氣活現。賞之。在前當以大巴掌。尚是和乎之言。將上回兩層事一。應未知是輸是贏。想此等光景不止。李嬌兒輸了錢。還。鳳姐善於解紛也。著實可惡。如何。晴與胸胸腹腹。

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他分辨病了。喫藥。又說。你不信。只問別的丫頭們。李嬌兒聽了這話。越發氣起來了。說道。你只護著那起狐狸。那裏還認得我了。叫我問誰去。誰不幫著你。呢。誰不是襲人。拿下馬來的。我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在老太太跟前講。把你奶了。這麼大到如今。喫不著奶了。把我丟在一旁。逞著丫頭們。要我的強。一面說。一面也哭起來。彼時黛玉寶釵等也走過來。勸道。媽媽。你老人家擔待他些些。就完了。李嬌兒見他二人來了。少訴委曲。將當日喫茶。茜雪出去。與昨日酥酪等事。嘮嘮叨叨。說個不了。可巧真巧。鳳姐正在上房。算了輸贏帳。聽得後面一片聲。嚷鬧。便知是李嬌兒。老病發了。排揎寶玉的人。正值他今兒輸了錢。遷怒於人。便連忙趕過來。拉了李嬌兒。笑道。嬌兒。別生氣。大節下。老太太剛喜歡了一日。你是個老人家。別人噪嚷。還要你管他們。纔是難道你反不知規矩。在這裏嚷起來。叫老太太生氣。不成。你說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燒的滾熱的野雞。快跟我來。喫酒去。一面說。一面拉著走。又叫豐兒替你李奶奶拿著柎棍子。擦眼淚的手帕子。那李嬌兒。腳不沾地。跟了鳳姐兒。走了一面。還說。我也不要這老命了。索性今兒沒了規矩。鬧一程子。討個沒臉。強似受那倡婦的氣。後面寶釵黛玉見鳳姐兒這般。都拍手笑道。如畫。虧他這一陣風來。把個老婆子撮了去。寶玉點頭。歎道。這又不知是那裏的帳。只揀軟的欺負。又不知是那個姑娘得罪了。上在他帳上。了一句未完。晴雯在旁說道。誰又不瘋了。得罪他。做什麼。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犯不著。帶累別人。晴姑

已久聞那個得罪
上在他帳上之語
借以揮霍纔覺舊
病可痊
是年晴方十四
歲便如此鋒利宜
說來著實可憐那
得不使寶玉入其
圈籠
此時黛玉二人想
已去矣不然此種
光景如何令二人
見之
此等話卻也說得
不差
是製人作意其伎
倆偏與鳳姐同
然則寶黛二人已
去之久矣上文未
曾明言到底漏
筆揭過李嬾懶鬧一
段別開新面
又有個檀雲如
何不敘入
從未聽姐開口
過今聽此番議論
著實是胸有經緯
其云小丫頭者想

娘口鋒於此略見。襲人一面哭一面拉著寶玉道：爲我得罪了一個老奶奶，你這會子又爲我得罪這些人，這還不彀我受的，還是拉別人。寶玉見他這般病勢，又添了這些煩悶，連忙忍氣吞聲，安慰他，仍舊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燒火熱，自己守著他，歪在旁邊勸他，只養著病，別想那些沒要緊的事，生氣襲人，冷笑道：要爲這些事生氣，這屋裏一刻還住得了，但只是天長日久，只管如此，噪鬧可叫人怎麼樣過呢？你只顧一時爲我們得罪了人，他們都記在心裏，過著坎兒，說得好說不好聽，大家什麼意思？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淚。又怕寶玉煩悶，只得又勉強忍著，一時雜使的老婆子，端了二和藥來，寶玉見他纔有汗，意不叫他起來，便自己端著，與他就枕上喫了，卽令小丫頭們鋪炕，襲人道：你喫飯不喫飯？到那老太太跟前坐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我就靜靜的踢一踢也好。寶玉聽說，只得依他去了。簪環看他踢下，自往上房來，同賈母喫飯，飯畢，賈母猶欲同那幾個老管家的奶奶，鬪牌，寶玉記著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人朦朧睡去，自己要睡，天氣尚早，彼時晴雯、綺霞、秋紋、碧痕，都尋熱鬧，找鴛鴦、琥珀等耍戲去了。見麝月一人在外間房裏，燈下抹骨牌，寶玉笑道：你怎麼不同他們去？麝月道：沒有錢，寶玉道：牀底下還堆著那些不彀你輸的，不知共有幾千幾百。麝月道：都頑去了，這屋子交給誰呢？那一個又病了，滿屋裏上頭是燈，下頭是火，那些老婆子們，都老天拔地服侍了一天，也該叫他歇歇，小丫頭們也服侍了一天，這會子還不叫他們頑頑去，所以我在這裏看著，寶玉聽了這

是佳蕙小紅良兒
 定兒墜兒之輩但
 此時尚未著名耳
 寫辭姑娘談吐又
 是一種婉約光景
 卻也好看不在何處
 不知晴雯在何處
 賭錢又不知輸了
 多少○未交杯先
 上頭寶癖懽懽無
 端喊出機事不密
 雖悔奚追
 與其去撈本執若
 在此抽頭晴姐似
 打錯了算盤
 想此時晴姐尚在
 簾外窺聽真是多
 心人便護著卻待
 如何
 悄悄之中恐有不
 可說之事可曾捏
 手捏腳否
 以上了籠頭一段
 事
 點清時令
 環哥兒於此方出
 現
 只一擲骰寫得如
 許宛轉歷落真是
 妙筆

話公然又是一個襲人因笑道我在這裏坐著你放心去罷麝月道你既在這裏越發不用去了嗒們兩個說話頑笑豈不好寶玉道嗒們兩個做什麼呢怪沒意思的含蓄得妙也罷了早上你說頭癢這會子沒什麼事我替你篦頭罷麝月聽了便道就是這樣說著將文具鏡匣搬出來卸去釵釧打開頭髮寶玉拿了篦子替他一一梳篦只篦了三五下見晴雯忙忙走進來取錢一見了他兩個便冷笑道哦交杯盞還沒喫倒上了頭了晴姐出口尖刻真是林妹妹的影子寶玉笑道你來我也替你篦一篦晴雯道我沒這麼樣大福說著拿了錢便摔了簾子出去了想急急撈本去矣寶玉在麝月身後麝月對鏡二人在鏡內相視絕妙一幅圖畫寶玉便向鏡內笑道滿屋裏就是他磨牙麝月聽說忙向鏡中擺手寶玉會意可謂知此知彼忽聽豁一聲簾子響晴雯又跑進來問道我怎麼磨牙了嗒們倒得說說果然不出所料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罷何苦來問人了晴雯笑道你又護著你們那瞞神弄鬼的我都知道了等我撈回本兒來再說話說著一徑出去了此是真去了這裏寶玉通了頭命麝月悄悄的伏侍他睡下不知晴姐等幾時回來睡不肯驚動襲人一宿無話次日清晨起來又是一日襲人已是夜間發了汗覺得輕鬆了些只喫些米湯靜養寶玉放了心因飯後走到薛姨媽這邊來閑逛彼時正月內學房中放年學閨閣中忌鍼術都是閒時因賈環也過來頑正遇見寶釵香菱鶯兒三個趕圍棋作耍賈環見了也要頑寶釵素昔看他也如寶玉並沒他意今兒聽他要頑讓他上來坐了一處頑十個錢一盤頭一回自己贏

驚兒是年十六歲
寶釵能得大體
驚兒亦得大體
謂如主矣
宜驚兒之不在
眼裏
此亦驚兒由中之
言並非躑躅三爺
環三爺出場便就
此等小事寫起其
品地已定
寶釵真善於處事
於敘事中忽又夾
入議論此書慣有
此等章法
書到二十回史大
姑無一筆寫出吾
急思一見其人
已是做和尚作料
語語解脫圓融卻
與人作一對照
因尋快樂而招煩
惱天下事往往如
斯即吾身之所閱
亦非一端矣
趙姨娘好貨今始
出現真所謂有其
子必有其母者

了心中十分歡喜。誰知後來接連輸了幾盤。便有些著急。趕著這盤。正該自己擲骰子。若擲個七點便贏。若擲個六點亦該贏。驚兒擲三點就輸了。因拿起骰子來。很命一擲。一個坐定了。五那一個亂轉。驚兒拍著手。只叫么。賈環便瞪著眼。活畫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轉出么來。賈環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然後就拿錢。說是個六點。驚兒便說。分明是個么。寶釵見賈環急了。便瞧驚兒說道。越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還賴你。還不放錢來麼。驚兒滿心委曲。著實委曲。見寶釵說不敢出聲。只得放下錢來。口內咕唧說。一個做爺們的。還賴我們這幾個錢。我也不放在眼裏。前兒和寶二爺頑。他輸了那些。也沒有著急剩的。錢還是幾個小丫頭子們一搶他一笑。就罷了。寶釵不等說完。連忙喝住了。賈環道。我拿什麼比寶玉。你們怕他。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說著。便哭。此等語真是自輕自賤。寶釵忙勸他好兄弟。快別說這話。人家笑話你。及罵驚兒。正值寶玉走來。見了這般形況。問是怎麼了。賈環不敢則聲。寶釵素知他家規矩。凡做兄弟的。怕哥哥。卻不知那寶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著兄弟們。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多事。反生疏了呢。況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照這樣看待。還有人背後談論。還禁得轄治了他。更有個獸意思存在心裏。你道是何獸意。因他自幼姐妹叢中長大。親姐姐有元春。叔伯的有迎春。惜春。卻不敘入探春。親戚中又有史湘雲。林黛玉。薛寶釵等人。他便料定天地靈淑之氣。只種於女子。男兒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伯叔兄

亦不是賢母訓子
口吻只此數語可
見趙姨平日之為
人矣在政老亦不
能辭其咎也
卻與上文彈壓李
嬈一様巧對映
成章
啐讀翠聲說文云
語相呵拒也
此等語真使趙姨
無置身處慧之一
快
言下有賤賤趙姨
之意
羞也不羞
就賭錢小事寫出
環哥趙姨二人之
生平可知矣
以上卸去環哥賤
錢一段
以下從賈環難寶
釵處接寫寶釵釵
湘四人初次合攏
一段
只此大笑大說已
將史姑娘周身傳
出真是妙筆
禁之於釵真刻
此言直抉釵兒之

弟之倫。因是聖人遺訓。不敢違忤。只得聽他幾句。所以弟兄之間。不過盡其大概的情理。就罷了。並不想自己是男子。須要為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環等都不怕他。卻怕賈母。纔讓他三分。現今寶釵生怕寶玉教訓他。倒沒意思。便連忙替賈環掩飾。接上不敢則聲一句。卸落寶玉道。大正月裏哭什麼。這裏不好。到別處頑去。你天天念書。倒念糊塗了。譬如這件東西。不好。橫豎那一件好。就捨了這件。取那件。難道你守著這件東西。哭會子就好了。不成。你原來是取樂的。倒招的自己煩惱。不如快去罷。妙論。賈環聽了。只得回來。趙姨見他這般因問。是那裏墊了。踹窩來了。開口便是不堪。賈環便說。同寶姐姐頑來。著鶯兒欺負我。賴我的錢。寶玉哥哥攆我來。了一頓。攪增人多少。罪名真是老訟師口。錄趙姨啐道。誰叫你上高臺盤了。下流沒臉的東西。那裏頑不得。誰叫你跑了去。討這沒意思。正說著。可巧真巧鳳姐在窗外過。都聽在耳內。使隔窗說道。豐兒跟著大正月裏怎麼了。兄弟們小孩子家。半點兒錯了。你只教導他。說這樣話。做什麼。憑他怎麼去。還有太太老爺管他呢。就大口家啐他。應上啐字。他現是主子。不好一頓橫豎有教導他的人。與你什麼相干。可謂久為人所瞧不起矣。環兄弟出來。跟我頑去。賈環素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聽見叫他忙的出來。趙姨也不敢出聲。如畫。鳳姐向賈環說道。你也是個沒性氣的東西。時常說給你。要喫要喝。要頑要笑。你愛同那一個姐姐。妹妹哥哥。嫂子頑。就同那個頑。你總不聽我的話。反教這些人教你的歪心邪意。狐媚子。霸道自己。有不尊重。要往下流裏走。安著壞心。還只怨

隱寶玉未免太唐突。此時寶玉已離卻
 此湘二人在黛玉
 房中矣。因湘雲
 兩姨姊妹因湘雲
 來同至賈母處。賈
 見值黛玉在旁。賈
 笑以後說死說活。活
 迄今聞著猶覺難。難
 熬況身當其境。能
 不魂銷心碎。碎
 只一死字說得來。來
 如老佛參禪。禪
 何苦只管爭死爭。爭
 活真真如是歡喜。喜
 冤家俱是後來。來
 寶釵從外房走入。入
 來黛玉又是一次。次
 還黛玉之口。口
 林黛玉之口。口
 願見其口。口
 總怪寶釵何也。也
 一桌喫一牀睡。睡
 可外泄何為造。造
 表祿然實在此。此
 不能抵賴。故弗。弗
 怪與釵之入榮。榮
 其先後不差。差
 其先後不差。差

人家偏心呢。輸了幾個錢。就這麼樣。兒因問賈環。你輸多少錢。賈環見問。只得諾諾的說。道輸了一二百錢。鳳姐道。虧你是個爺們。輸了一二百錢。就這樣回頭叫豐兒去取一吊。錢來。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明兒再這樣下流。狐媚子。我先打了你。再叫人告訴學裏。皮不揭了你的。為你這不尊重你哥哥。恨得牙癢癢。不是我攔著窩心。腳把你的腸子抽出來呢。未知趙姨媽聞得此語否。喝令去罷。賈環諾諾的跟了豐兒。得了錢。自己。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正和寶釵頑笑。忽見人說史大姑娘來了。從此出現。矣。寶玉聽了。擡身就走。先下炕也。寶釵笑道。等著一頓。嚼們兩個一齊走。瞧瞧他去。說著。下了炕。同寶玉來至賈母這邊。只見史湘雲大笑大說的。見了他兩個忙問好。斷見正係林黛玉在旁。因問寶玉在那裏來。寶玉便說在寶姐姐家來。黛玉冷笑道。我說呢。虧在那裏。絆住。不然。早就飛了來了。處處含酸。寶玉道。只許同你頑。替你解悶。兒不過偶然去他那裏。一遭。就說這話。亦是真話。黛玉道。好沒意思的話。去不去。干我什麼事。又沒叫你替我解悶。兒可許你從此不理我。罷。含蓄得妙。說著。便賭氣回房去了。是喫醋老作頭。寶玉忙跟了來。問道。好好的。又生氣了。一點不錯。就是我說錯句話。你到底也還坐在那裏。和別人說笑。一會子。此時。釵湘二人當仍在座。又自己來納悶。黛玉道。你管我麼。寶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你自己作踐了身子呢。為誰作踐。何不思之。黛玉道。我作踐了我的身子。我死我的。與你何干。寶玉道。何苦來。大正月裏。死了活了的。黛玉道。偏說死。我這會子。就死。你怕死。你長

功夫今云一處長
 大又云他是纔來
 與前書實相背謬
 此處當斟酌數字
 過哥哥其實是叫
 愛哥哥因湘雲說
 話咬舌故讀二字
 如愛字音也遂引
 出黛玉之讀咬舌
 舌子者說話咬舌
 根也如揚雄口吃
 之吃字讀作葛即
 所云咬舌子者○
 不曰么二三而曰
 么愛三者因湘雲
 口吃讀二字如愛
 字音也
 只此一段對答湘
 雲直率黛玉尖利
 兩兩相形神情畢
 露雲指不敢挑之
 人偏投其所忌寶
 玉亟為分開一舉
 三得

命百歲的何如寶玉笑道要像只管這樣的鬧我還怕死麼倒不如死了乾淨黛玉忙道
 正是了要是這樣鬧不如死了乾淨寶玉道我說自家死了乾淨別錯聽了話賴入正說
 著寶釵走來說史大妹妹等你呢說著便推寶玉走了這裏黛玉越發生氣悶向窗前流
 淚安得永年沒兩盞茶時寶玉仍來了黛玉見了越發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住寶玉見了這
 樣知難挽回打疊起千百樣的款語溫言來勸慰不料自己未張口只聽黛玉先說道你
 又來作什麼死活憑我去罷了死字餘波橫豎如今有人和你頑耍比我強多呢又會作又
 會寫又會說又會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又來做什麼寶玉聽了忙上前悄悄的說
 道你這個明白人難道連親不隔疏後不僭先也不知道我雖糊塗卻明白這兩句話頭
 一件嚼們是姑舅姊妹寶姐姐是兩姨姊妹論親戚他比你疏第二件你先來嚼們兩個
 一桌喫一牀睡說得親切自小兒一處長大的他是纔來的豈有個為他疏你的黛玉啐道
 我難道叫你疎他我成了什麼人了呢我為的是我的心寶玉道我也為的是我的心你
 的心難道就知道你的心絕不知道我的心不成舌比蓮花黛玉聽了低頭不語半日已心
 心相印矣說道你只怨人行動嗔怪你了你再不知道你自己懼人難受就拿今日天氣比
 分明今兒冷些怎麼你倒脫了青狐披風呢寶玉笑道何嘗不穿著見你一惱我一暴躁
 就脫了黛玉歎道回來傷了風又像餓著噪喫的了相憐之至二人正說著只見湘雲走來
 笑道寶哥哥林姐姐叫的親密女孩兒恁響喉嚨你們天天一處頑我好容易來了也不理我

可也

查聚珍板本及舊
刻初刻本俱係愛
刻厄的去似乎當
時有此方言然究
不得其解姑存疑

一理兒黛玉笑道偏你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哥也叫不上來只是愛哥哥愛哥哥的
回來趕圍棋兒又該你鬧么愛三了寶玉笑道你學慣了明兒連你還咬起來呢湘雲道
他一頓再不放人一點兒專挑人的不是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不犯著見一個打趣一
個我指出一個人來你敢挑他呢我就服你黛玉便問是誰湘雲道你敢挑寶姐姐的短
處就算你是個好的黛玉聽了冷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他我那裏敢挑他呢湘雲口快偏
又黛玉無所忌寶玉不等說完忙用話分開湘雲笑道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
佑著明兒得一個咬舌兒林姐夫時時刻刻你可聽愛呀厄的去阿彌陀佛那時纔現在
我眼裏了說的衆人大笑湘雲便回身跑了想黛玉欲搯其嘴耳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元妃省親後正月未過無事可寫故敘婢女們賭錢以見富貴之家新正熱鬧氣象
借李嬖噪罵寫襲人之能忍借襲人之病睡逗起麝月晴雯為後文伏筆

借賈環之稚蠢寫趙姨之妬忌亦是伏筆

鳳姐於李嬖噪罵用好言勸解於趙姨之妬忌則用正言彈壓一是愛憐襲人一是
憎嫌趙姨而趙姨之敢怒而不敢言其結怨亦始於此

借史湘雲之來寫黛玉之賂氣說出不如死了等語亦是伏筆

第二十回敘新正瑣碎細事因十八十九回敘過元妃省親大事寧府演戲熱鬧必

當。敘。及。細。事。是。文。章。巨。細。濃。淡。相。間。法。

此。回。全。用。借。筆。作。伏。筆。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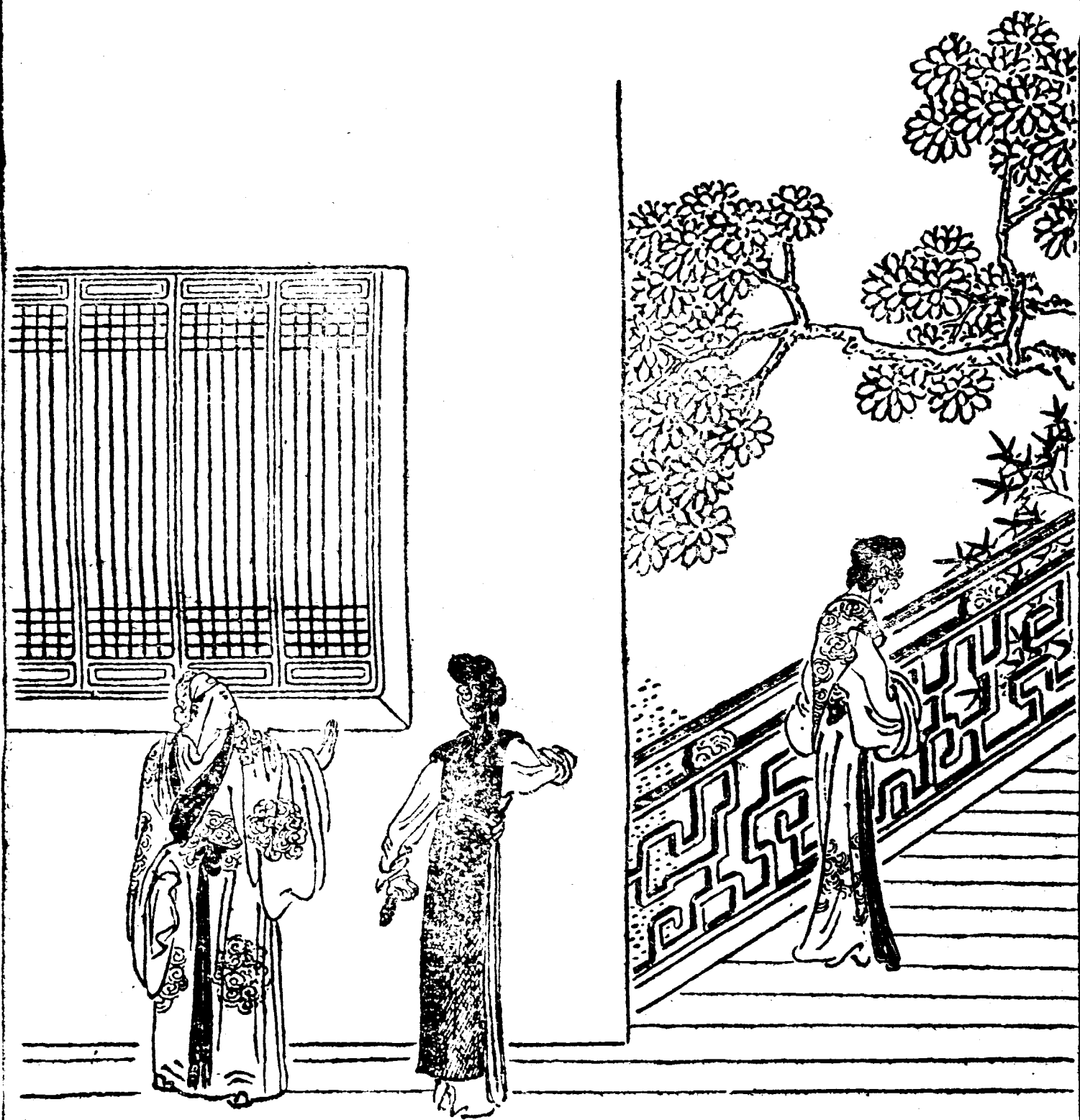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壬子年正月間事。

賢
人
持
杖
歲
實
王



俏平兒語軟在賈璉



拉著手者一面拉
過寶玉之手一面
說也
見寶玉攔住黛玉
拉寶玉不過故將
腳立住也
如何好看寶兄弟
面上我卻不解
亦是實語
知往時雲兒來時
常在黛玉房中歇
者故用一仍字
寶姊妹想亦自去
睡矣
又是一段綺膩文
章
翠縷湘雲之婢也
此處方見
湘雲生平放誕風
流即於一睡可見
合寫兩人絕妙一
幅美人春睡圖
可謂憐香惜玉者
矣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二十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俊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庇賈璉

話說史湘雲跑了出來。怕林黛玉趕上。寶玉在後。忙說絆倒了。那裏就趕上了。林黛玉趕到門前。被寶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笑道：「饒他這一遭兒罷。」林黛玉拉着手說道：「我要饒了雲兒。再不活著。湘雲見寶玉攔著門。料黛玉不能出來。便立住腳。笑道：「好姐姐。饒我這遭兒罷。」卻值寶釵來在湘雲身後。也笑道：「我勸你兩個看寶兄弟。面上都丟開手罷。句句著眼。」黛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寶玉勸道：「誰敢戲弄你。你不打趣他。他焉敢說你。」四人正難分解。有人來請喫飯。方往前邊來。那天已掌燈時分。王夫人李紈鳳姐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都往賈母這邊來。大家閒話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黛玉房中安歇。寶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時。襲人來催了幾次。方回自己房中來睡。又結一小段文字。次早天方明時。便披衣靱鞋往黛玉房中來。何唐突。乃爾卻不見紫鵲。翠縷二人。只有他姊妹兩個。尙臥在衾內。那黛玉嚴嚴密密。裹著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那史湘雲卻一把青絲拖於枕畔。被只齊胸。一彎雪白的膀子。撩於被外。又帶著兩個金鐲子。寶玉見了。歎道：「睡覺還是不老實。回來風吹了。又嚷肩窩疼了。一面說。一面輕輕的替他蓋上。林黛玉早已醒了。覺得有人。就猜著定是寶玉。他人何敢因翻身一看。」

你要什麼便什麼
 我。不。出。去。看。你。們
 起。來。不。起。來。你。們
 可。知。二。人。都。脫。了
 衣。裳。睡。者。都。脫。了
 阿。房。宮。賦。所。云。渭
 流。漲。賦。者。即。此。等
 之。水。乎
 此。等。毛。病。即。在。翠
 縷。眼。中。尚。且。見。慣
 梳。頭。一。瑣。事。耳。寫
 來。筆。筆。周。到
 可。知。雲。兒。替。寶。哥
 梳。頭。不。自。今。日。始
 也
 枕。頭。熱。睡。公。然。代
 爲。蓋。被。殆。表。姊。妹
 間。不。妨。盂。浪。乎。後
 殘。水。洗。臉。又。替。梳
 頭。又。洗。子。三。顆。記
 來。清。清。楚。楚。固。心
 肝。般。看。待。若。無。瓜
 葛。者。定。不。如。此
 第。三。回。黛。玉。初。見
 寶。玉。時。嘗。云。四。顆
 大。珠。雲。兒。亦。可。謂
 留。心。者。矣
 偏。是。翠。兒。有。此。等
 疑。心
 襲。人。所。勸。之。第。三

果。不。出。所。料。因。說。道。這。早。晚。就。跑。過。來。作。什。麼。寶。玉。說。這。早。晚。還。早。麼。你。起。來。瞧。瞧。黛。玉
 道。你。先。出。去。讓。我。們。起。來。寶。玉。出。至。外。間。黛。玉。起。來。叫。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裳。寶。玉。復
 又。進。來。坐。在。鏡。臺。旁。邊。只。見。紫。鵲。雪。雁。進。來。伏。侍。梳。洗。湘。雲。洗。了。臉。翠。縷。便。拿。殘。水。要。潑
 寶。玉。道。站。著。我。趁。勢。洗。了。就。完。了。省。得。又。過。去。費。事。說。著。便。走。過。來。彎。腰。洗。了。兩。把。紫。鵲
 遞。過。香。皂。去。寶。玉。道。這。盆。裏。就。不。少。不。用。搓。了。再。洗。了。兩。把。便。要。手。巾。翠。縷。道。還。是。這。個
 毛。病。兒。多。早。晚。纔。改。呢。寶。玉。也。不。理。他。忙。忙。的。要。青。鹽。擦。了。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
 完。了。頭。便。走。過。來。笑。道。好。妹。妹。替。我。梳。上。頭。湘。雲。道。這。可。不。能。了。寶。玉。笑。道。好。妹。妹。你。先
 時。怎。樣。替。我。梳。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怎。樣。梳。呢。寶。玉。道。橫。豎。我。不。出。門。又。不。戴。冠。子
 勒。子。不。過。打。幾。根。辮。子。就。完。了。說。著。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過。他。的。頭。來
 一。一。梳。篦。在。家。不。戴。冠。子。並。不。總。角。只。將。四。圍。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歸。了。總。編。一
 根。大。辮。紅。縷。結。住。自。髮。頂。至。辮。梢。一。路。四。顆。珍。珠。下。面。有。金。墜。腳。卻。也。好。看。湘。雲。一。面。編。著
 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記。得。是。一。樣。的。怎。麼。少。了。一。顆。寶。玉。道。丟
 了。一。顆。湘。雲。道。必。定。是。外。頭。去。掉。下。來。不。防。被。人。拾。了。去。倒。便。宜。他。黛。玉。旁。邊。冷。笑。道。也
 不。知。是。真。丟。也。不。知。是。給。了。人。鑲。什。麼。戴。去。了。寶。玉。不。答。因。鏡。臺。兩。邊。都。是。粧。奩。等。物。順
 手。拿。起。來。賞。玩。不。覺。順。手。拈。了。胭脂。意。欲。往。口。邊。送。又。怕。湘。雲。說。正。猶。豫。間。湘。雲。在。身。後
 伸。過。手。來。拍。的。一。下。將。胭脂。從。他。手。中。打。落。說。道。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纔。改。一。語。未。了。

已久聞那個得罪
上在他帳上之語
借以揮霍纒覺舊
病可痊
是年晴方十四
歲便如此鋒利宜
不永年
說來著實可憐那
得不使寶玉入其
圈籠
此時黛釵二人想
已去矣不然此種
光景如何令二人
見之
此等話卻也說得
不差
是襲人作意其伎
倆偏與鳳姐同
然則寶黛二人已
去之久矣上文未
曾明言到底是漏
筆
揭過李嬌兒鬧一
段別開新面
又有一個檀雲如
何不敘入
從未聽姐開口
過今聽此番議論
著實是胸有經緯
其云小丫頭者想

娘口鋒於此略見。襲人一面哭一面拉著寶玉道：爲我得罪了一個老奶奶，你這會子又爲我得罪這些人，這還不彀我受的，還只是拉別人。寶玉見他這般病勢，又添了這些煩惱，連忙忍氣吞聲，安慰他，仍舊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燒火熱，自己守著他，歪在旁邊勸他，只養著病，別想那些沒要緊的事，生氣襲人，冷笑道：要爲這些事生氣，這屋裏一刻還住得了，但只是天長日久，只管如此，鬧可叫人怎麼樣過呢？你只顧一時爲我們得罪了人，他們都記在心裏，過著坎兒，說得好說不好聽，大家什麼意思？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淚。又怕寶玉煩悶，只得又勉強忍著，一時雜使的老婆子，端了二和藥來，寶玉見他纔有汗，意不叫他起來，便自己端著，與他就枕上喫了，卽令小丫鬟們鋪炕，襲人道：你喫飯不喫飯？到那老太太跟前坐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我就靜靜的踢一踢也好。寶玉聽說，只得依他去了。簪環看他踢下，自往上房來，同賈母喫飯，飯畢，賈母猶欲同那幾個老管家的奶奶鬪牌，寶玉記著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人朦朧睡去，自己要睡，天氣尙早，彼時晴雯綺霞秋紋碧痕都尋熱鬧，找鴛鴦琥珀等耍戲去了，見麝月一人在外間房裏燈下抹骨牌，寶玉笑道：你怎麼不同他們去？麝月道：這屋子沒有錢，寶玉道：牀底下還堆著那些不彀你輸的，不知共有幾千幾百。麝月道：都頑去了，這屋子交給誰呢？那一個又病了，滿屋裏上頭是燈，下頭是火，那些老婆子們都老天拔地服侍了，一天也該叫他歇歇，小丫頭們也服侍了一天，這會子還不叫他們頑頑去，所以我在這裏看著，寶玉聽了這

驚兒是年十六歲
寶釵能得大體
驚兒亦得大體
謂如主矣
宜驚兒之不在
眼裏
此亦驚兒由中之
言並非躑躅三爺
環三爺出場便就
此等小事寫起其
品地已定
寶釵真善於處事
於敘事中忽又夾
入議論此書慣有
此等章法
書到二十回史大
姑娘之態度行止
尚無一筆寫出吾
急思一見其人
已是傲和尙作料
語語解脫圓融卻
與人下於驚晴諸
人作一對照
因尋快樂而招煩
惱天下事往往如
斯即吾身之所閱
亦非一端矣
趙姨一好貨今始
出現真所謂有其
子必有其母者

了心中十分歡喜。誰知後來接連輸了幾盤。便有些著急。趕著這盤。正該自己擲骰子。若擲個七點。便贏。若擲個六點。亦該贏。驚兒擲三點。就輸了。因拿起骰子來。很命一擲。一個坐定了。五那一個亂轉。驚兒拍著手。只叫么。賈環便瞪著眼。活畫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轉出么來。賈環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然後就拿錢。說是個六點。驚兒便說。分明是個么。寶釵見賈環急了。便瞧驚兒說道。越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還賴。你還不放下錢來。麼。驚兒滿心委屈。著實委曲。見寶釵說不敢出聲。只得放下錢來。口內咕唧說。一個做爺們的。還賴我們這幾個錢。我也不放在眼裏。前兒和寶二爺頑。他輸了那些。也沒有著急剩的。錢還是幾個小丫頭子們一搶他一笑。就罷了。寶釵不等說完。連忙喝住了。賈環道。我拿什麼比寶玉。你們怕他。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說著便哭。此等語。真是自輕自賤。寶釵忙勸他好兄弟。快別說這話。人家笑話你。及罵驚兒。正值寶玉走來。見了這般形況。問是怎麼了。賈環不敢則聲。寶釵素知他家規矩。凡做兄弟的。怕哥哥。卻不知那寶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著兄弟們。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多事。反生疏了呢。況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照這樣看待。還有人背後談論。還禁得轄治了他。更有個獸意思。存在心裏。你道是何獸意。因他自幼姐妹叢中長大。親姐姐有元春。叔伯的有迎春。惜春。卻不敘入探春。親戚中又有史湘雲。林黛玉。薛寶釵等人。他便料定天地靈淑之氣。只種於女子。男兒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伯叔兄

如今有人和你頑
要此處襲人云橫
豈那邊膩了過來
這邊又有什麼云
云婦女們妬口真
是一師父教出
此云什麼四兒五
兒誰知後來果有
一個五兒
一百年還記著自
是口頭語但恐數
年之後心與時遷
何從證此與時遷
論襲人待寶哥
之心卻是一情一
意觀此等對答語
可思
語亦鹹錄相對作
者亦慣有此辨給
才
以上自披衣靴鞋
往黛玉房中之後
至此為一大段以
襲人諷為篇中
主腦而又蕙香
一層續莊子一層
從中組織之遂成
如茶如火之觀一
若有見識早已一
筆了卻矣
以下從巧姐種痘

明白言之寶玉道我過那裏去襲人冷笑道你問我我知道麼你愛那裏去就過那裏去從今階們兩個丟開手省得雞生鵝鬪叫別人笑橫豎那邊膩了過來這邊又有個什麼四兒五兒服侍我們這起東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索性一網打盡舌尖可畏寶玉笑道你今兒還記著麼襲人道一百年還記著呢比不得你拿著我的話當耳旁風夜裏說了早起就忘了說著前事可鑒寶玉見他嬌嗔滿面情不可禁一見嬌嗔心即回轉婦人焉可無酸態便向枕邊拿出一根玉簪來一跌兩段終有此一日說道我再不聽你說就同這簪一樣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早起這是何苦來聽不聽什麼要緊也值得這個樣子寶玉道你那裏知道我心裏急真的襲人笑道引出笑來你也知道著急麼可知我心裏怎麼樣也是真的快起來洗臉去罷說著二人方起來梳洗又好了寶玉往上房去後誰知黛玉走來見寶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書看可巧便翻出昨兒的莊子來看見寶玉所續之處不覺又氣又笑不禁也題筆續一絕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 剿襲南華莊子文 不悔自家無見識 卻將醜語詆他人

題畢也往上房來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女大姐兒病了巧姑娘也正亂著請大夫診脈大夫說替夫人奶奶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喜了並非別證王夫人鳳姐聽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大夫回道證雖險卻順倒還不妨預備桑蟲豬尾要緊鳳姐聽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傳與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

隱寶玉未免太唐突此時寶玉已離卻房中矣兩姨姊妹因湘雲來同至賈母處廝笑以後說死說活活笑今聞著猶覺難熬況身當其境能不一死字說得來如老佛參禪何苦只管爭死爭活真如是歡喜冤家俱是後來戲寶釵從外房走入來黛玉又是一次還淚卻也可憐林黛玉之妬我不願見其口口聲聲總怪寶釵何也安一桌喫一牀睡安可外泄何為造次表禮然實在此事不能抵賴故弗嘆怪與釵之入榮府其先後不差幾月

人家偏心呢。輸了幾個錢。就這麼樣兒。因問賈環。你輸多少錢。賈環見問。只得諾諾的說道。輸了一二百錢。鳳姐道。虧你是個爺們。輸了一二百錢。就這樣回頭叫豐兒去取一吊錢來。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明兒再這樣下流。狐媚子。我先打了你。再叫人告訴學裏。皮不揭了你的。為你這不尊重你哥哥。恨得牙癢癢。不是我攔著窩心腳。把你的腸子抽出來呢。未知趙姨媽聞得此語否。喝令去罷。賈環諾諾的跟了豐兒。得了錢。自己。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正和寶釵頑笑。忽見人說史大姑娘來了。從此出現矣。寶玉聽了。擡身就走。先下炕也。寶釵笑道。等著一頓。嚼們兩個一齊走。瞧瞧他去。說著下了炕。同寶玉來至賈母這邊。只見史湘雲大笑大說的。見了他兩個。忙問好。廝見正係林黛玉在旁。因問寶玉在那裏來。寶玉便說在寶姐姐家來。黛玉冷笑道。我說呢。虧在那裏絆住。不然。早就飛了來了。處處含酸。寶玉道。只許同你頑。替你解悶兒。不過偶然去他那裏。一遭。就說這話。亦是真話。黛玉道。好沒意思的話。去不去。干我什麼事。又沒叫你替我解悶兒。可許你從此不理我。罷。含蓄得妙。說著便賭氣回房去了。是喫醋老作頭。寶玉忙跟了來。問道。好好的。又生氣了。一點不錯。就是我說錯句話。你到底也還坐在那裏。和別人說笑。一會子。此時。寶釵二人當仍在座。又自己來納悶。黛玉道。你管我麼。寶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你自己作踐了身子呢。為誰作踐。何不思之。黛玉道。我作踐了我的身子。我死的與你何干。寶玉道。何苦來。大正月裏。死了活了的。黛玉道。偏說死。我這會子就死。你怕死。你長

功夫今云一處長
大又云他是繞來
與前書實相背謬
此處當斟酌數字
過
愛哥哥其實就叫
二哥哥因湘雲說
話咬舌故讀二字
如愛字音也遂引
出黛玉之讀咬舌
舌子者說話咬舌
根也如揚雄口吃
之吃字讀作葛即
所云咬舌子者○
不曰么二三而曰
么愛三者因湘雲
口吃讀二字如愛
字音也
只此一段對答湘
雲直率黛玉尖利
兩兩相形神情畢
露
湘雲指不敢挑之
人偏投其所忌寶
玉亟為分開一舉
三得

命百歲的何如寶玉笑道要像只管這樣的鬧我還怕死麼倒不如死了乾淨黛玉忙道正是了要是這樣鬧不如死了乾淨寶玉道我說自家死了乾淨別錯聽了話賴入正說著寶釵走來說史大妹妹等你呢說著便推寶玉走了這裏黛玉越發生氣悶向窗前流淚安得永年沒兩盞茶時寶玉仍來了黛玉見了越發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住寶玉見了這樣知難挽回打疊起千百樣的款語溫言來勸慰不料自己未張口只聽黛玉先說道你又來作什麼死活憑我去罷了死字餘波橫豎如今有人和你頑耍比我強多呢又會作又會寫又會說又會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又來做什麼寶玉聽了忙上前悄悄的說道你這個明白人難道連親不隔疏後不僭先也不知道我雖糊塗卻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咱們是姑舅姊妹寶姐姐是兩姨姊妹論親戚他比你疏第二件你先來咱們兩個一桌喫一牀睡說得親切自小兒一處長大的他是纔來的豈有個為他疏你的黛玉啐道我難道叫你疎他我成了什麼人了呢我為的是我的心寶玉道我也為的是我的心你的心難道就知道你的心絕不知道我的心不成舌比蓮花黛玉聽了低頭不語半日已心相印矣說道你只怨人行動嗔怪你了你再不知道你自己惱人難受就拿今日天氣比分明今兒冷些怎麼你倒脫了青狐披風呢寶玉笑道何嘗不穿著見你一惱我一暴躁就脫了黛玉歎道回來傷了風又像餓著噪喫的了相憐之至二人正說著只見湘雲走來笑道寶哥哥林姐姐叫的親密女孩兒恁響喉嚨你們天天一處頑我好容易來了也不理我

可也

查聚珍板本及舊
刻初刻本俱係愛
呀厄的去似乎當
時有此方言然究
不得其解姑存疑

一理兒。黛玉笑道。偏你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哥。也叫不上來。只是愛哥哥。愛哥哥的。回來。趕圍棋兒。又該你鬧。么愛三了。寶玉笑道。你學慣了。明兒連你還咬起來。呢。湘雲道。他一頓。再不放人。一點兒。專挑人的。不是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不犯著。見一個。打趣一個。我指出一個人。來你敢挑他呢。我就服你。黛玉便問是誰。湘雲道。你敢挑寶姐姐的。短處。就算你是個好的。黛玉聽了。冷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他。我那裏敢挑他呢。湘雲口快。偏又黛玉無所忌。寶玉不等說完。忙用話分開。湘雲笑道。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著。明兒得一個。咬舌兒。林姐夫時時刻刻。你可聽愛呀厄的去。阿彌陀佛。那時纔現在。我眼裏。了說的。衆人大笑。湘雲便回身跑了。想黛玉欲搯其嘴耳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元妃省親後。正月未過。無事可寫。故敘婢女們賭錢。以見富貴之家。新正熱鬧氣象。借李嫫噪罵。寫襲人之能忍。借襲人之病睡。逗起麝月晴雯。為後文伏筆。

借賈環之稚蠢。寫趙姨之妬忌。亦是伏筆。

鳳姐於李嫫噪罵。用好言勸解。於趙姨之妬忌。則用正言彈壓。一是愛憐襲人。一是憎嫌趙姨。而趙姨之敢怒。而不敢言。其結怨亦始於此。

借史湘雲之來。寫黛玉之賭氣。說出不如死了等語。亦是伏筆。

第二十回。敘新正瑣碎細事。因十八十九回。敘過元妃省親大事。寧府演戲熱鬧。必

當。敘。及。細。事。是。文。章。巨。細。濃。淡。相。間。法。
此。回。全。用。借。筆。作。伏。筆。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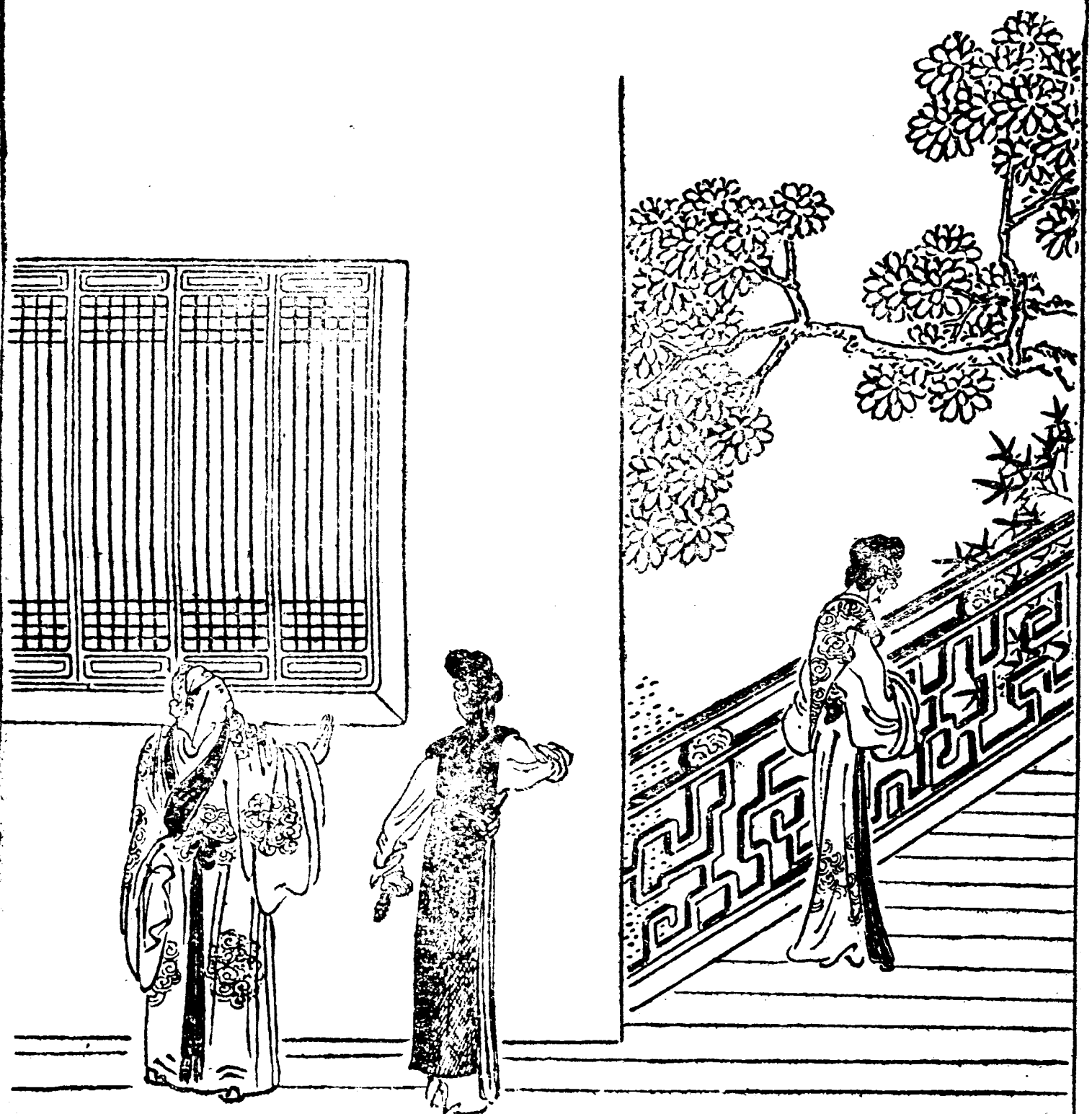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壬子年正月間事。

賢
人
持
杖
歲
實
王



俏平兒語軟賁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二十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俊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庇賈璉

拉著手者一面拉
過寶玉之手一面
說也
見寶玉攔住黛玉
拉寶玉不過故將
腳立住也
如何好看寶兄弟
面上我卻不解
亦是實語
知在黛玉房中歇
常在黛玉房中歇
者故用一仍字
寶姊妹想亦自去
睡矣
又是一段綺膩文
章
翠縷湘雲之婢也
此處方見
湘雲生平放誕風
流即於一睡可見
合寫兩人絕妙一
幅美人春睡圖
可謂憐香惜玉者
矣

話說史湘雲跑了出來。怕林黛玉趕上。寶玉在後忙說絆倒了。那裏就趕上了。林黛玉趕到門前。被寶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笑道：「饒他這一遭兒罷。」林黛玉拉着手說道：「我要饒了雲兒。再不活著。湘雲見寶玉攔著門。料黛玉不能出來。便立住腳。笑道：「好姐姐。饒我這遭兒罷。」卻值寶釵來在湘雲身後。也笑道：「我勸你兩個看寶兄弟面上。都丟開手罷。句句著眼。」黛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寶玉勸道：「誰敢戲弄你。你不打趣他。他焉敢說你。四人正難分解。有人來請喫飯。方往前邊來。那天已掌燈時分。王夫人李紈鳳姐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都往賈母這邊來。大家閒話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黛玉房中安歇。寶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時。襲人來催了幾次。方回自己房中來睡。又結一小段文字。次早天方明時。便披衣靱鞋。往黛玉房中來。何唐突。乃爾卻不見紫鵲。翠縷二人。只有他姊妹兩個。尙臥在衾內。那黛玉嚴嚴密密。裹著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那史湘雲卻一把青絲拖於枕畔。被只齊胸。一彎雪白的膀子。撩於被外。又帶著兩個金鐲子。寶玉見了。歎道：「睡覺還是不老實。回來風吹了。又嚷肩窩疼了。一面說。一面輕輕的替他蓋上。林黛玉早已醒了。覺得有人。就猜著定是寶玉。他人何敢因翻身一看。」

你要什麼便什麼
 我不出去看你們
 起來不都脫了
 可知二人都脫了
 衣裳睡者所云渭
 阿房宮賦者即此等
 流漲賦者即此等
 之水乎
 此等毛病即在翠
 縷眼中尚且見慣
 梳頭一瑣事耳寫
 來筆筆周到寶哥
 可知雲兒替寶哥
 梳頭不自今日始
 也
 枕頭熱睡公然代
 爲蓋被殆表姊妹
 間不妨盪盪乎後
 殘水洗面又替梳
 頭又珠子三顆記
 來清清楚楚固心
 肝般看待若無瓜
 葛者定不如此
 第三回黛玉初見
 寶玉時嘗云四顆
 大珠雲兒亦可謂
 留心者矣
 偏是翠兒有此等
 疑心人所勸之第三

果不出所料。因說道：這早晚就跑過來作什麼？寶玉說：這早晚還早麼？你起來瞧瞧。黛玉道：你先出去讓我們起來。寶玉出至外間，黛玉起來叫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裳。寶玉復又進來，坐在鏡臺旁邊，只見紫鵲、雪雁進來伏侍梳洗。湘雲洗了臉，翠縷便拿殘水要潑。寶玉道：站著，我趁勢洗了，就完了。省得又過去費事。說著，便走過來彎腰洗了兩把。紫鵲遞過香皂去。寶玉道：這盆裏就不少，不用搓了。再洗了兩把，便要手巾。翠縷道：還是這個毛病兒。多早晚纔改呢？寶玉也不理他，忙忙的要青鹽擦了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來笑道：好妹妹，替我梳上頭。湘雲道：這可不能了。寶玉笑道：好妹妹，你先時怎樣替我梳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怎樣梳呢？寶玉道：橫豎我不出門，又不戴冠子，勒子不過打幾根辮子，就完了。說著，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過他的頭來。一一梳篦在家，不戴冠子，並不總角，只將四圍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紅縵結住，自髮頂至辮梢，一路四顆珍珠，下面有金墜，腳卻也好看。湘雲一面編著，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記得是一樣的，怎麼少了一顆？寶玉道：丟了一顆。湘雲道：必定是外頭丟掉下來，不防被人拾了去。倒便宜他。黛玉旁邊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丟，也不知是給了人。鑲什麼戴去了？寶玉不答。因鏡臺兩邊都是粧奩等物，順手拿起來賞玩，不覺順手拈了胭脂，意欲往口邊送，又怕湘雲說正猶豫，問湘雲在身後伸過手來拍的一下，將胭脂從他手中打落，說道：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晚纔改。一語未了。

件果不能改。主婢如出一口。實在不長進。在那裏盤問寶玉。在那裏解人冷笑。寶釵心解可知其息息相。是誠正論。殊不知其心中卻別有一。種防忌。寶釵烏乎知之。釵釵之成相。知自。此番始。○襲人每。一發言。唯士夫。與寶釵受其籠絡。吾爲黛玉寒心。寶釵該妬湘黛婢。子如何亦有是心。乃釵不外露而襲。代言之。自當敬愛。矣。不然而侍女。嗔。干卿甚事。襲人之言。已先入。矣。侍寵而驕。不顧名。分此等人。直可殺。丫頭之制。伏人主。無若襲人賈氏之。規矩久已無矣。倘花姑娘真個如。

只見襲人進來。見只光景。知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己梳洗。忽見寶釵走來。因問寶釵。只見襲人進了。見只光景。知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己梳洗。忽見寶釵走來。因問寶釵。弟那裏去了。襲人冷笑道。寶釵兄弟那裏還有在家的工夫。寶釵聽說心中明白。又聽襲人。歎道。姊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禮節也沒有。黑夜白日。鬧的憑人怎麼勸。都是耳旁風。寶釵聽了。心中暗忖。道。倒別錯看了這個丫頭。聽他這話。倒有些見識。寶釵便在炕上坐下。慢慢的閒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留神窺察其言語。志量深可敬愛。然吾之所惡者。操與莽也。一時寶玉來了。寶釵方出去。寶玉便問襲人道。怎麼寶釵姐姐和你說的這麼熱鬧。見我進來就跑了。問一聲不答。傳神。再問時。襲人方道。你問我麼。我那裏知道你們的原。故。寶玉聽了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麼又動了真氣了。襲人冷笑道。我那裏敢動氣。只是你從今別進這屋子了。橫豎有人伏侍。你再不必來支使我。我仍舊還服侍老太太去。明明說到雲兒身上。一面說。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老作頭。寶玉見了這般景況。深爲駭異。禁不住趕來勸慰。那襲人只管合著眼不理。寶玉無了主意。因見麝月進來。便問道。你姐姐怎麼了。麝月道。我知道麼。問你自己。便明白了。相助爲虐。與襲人一氣。相聯。寶玉聽說呆了一回。自覺無趣。便起身歎道。不理我罷。我也睡去。大家安靜說。著便起身下炕。到自己牀上睡下。襲人聽他半日無動靜。微微的打餉。料他睡著。便起來拿一領斗蓬來替他蓋上。只聽嚶的一聲。寶玉便掀過去。仍合目粧睡。也會撒嬌。襲人明知其意。便點頭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氣。從此後我也只當瘡了。再不說你一聲。何如。老作頭。寶玉禁。

使我在隔壁聞之亦當笑也。此段爲四兒出力一寫。然已瞠乎其後矣。此等苦楚我亦嘗親身歷過。無怪寶哥作此想也。黛玉生氣何等急。襲人生氣便權當他們已死。知非一無早白者。人生之憂患百出者。大抵牽掛二字。累之。偶然觸悟非不見解。超超。信筆續莊乃情極憤。極聊以排遣。莫認作省悟。其於女子心腸真無微不至。一味放刁。情景宛然。說到此數句。寶玉心中豈不自然。乃仍問之曰。我過那裏去。是粧做不知也。前回黛玉云。橫豎

太甚。說不得橫了心。只當他們死了。橫豎自家也要過的。便權當他們死了。毫無牽掛。反能怡然自悅。後來做和尚只此一念而已。因命四兒剪燭烹茶。亦一韻事。自己看了一回南華經。至外篇篋胠一則。其文曰。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彩。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儷工垂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看至此。意趣洋洋。趁著酒興。不禁提筆續曰。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喪滅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勸。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灰其靈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小題大做。續畢。擲筆就寢。頭剛著枕。便忽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翻身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寶玉將昨日的事。已付之度外。便推他說道。起來。好生睡著。看冷了。原來襲人見他無曉夜和姊妹廝鬧。若真勸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也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想寶玉一日。夜竟不轉。自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沒好生睡。今忽見寶玉如此。料是他心意回轉。便索性不睬他。寶玉見他不應。便伸手替他解衣。剛解開了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寶玉。無法只得拉他的手。笑道。你倒底怎麼了。連問幾聲。襲人睜眼說道。我也不怎麼。你睡醒了。你自過那邊房裏去梳洗。再遲了。就趕不上了。索性

如今有人和你頑
要此處襲人云橫
豈那邊膩了過來
這邊又有什麼云
云一師女們口真
是云什麼四兒五
兒誰知後來果有
一個五兒來果有
是口頭語但恐數
年之後心與時遷
何從證此與時遷
論製姑娘待寶哥
之心卻是一情一
意觀此等對答語
可思此等對答語
者亦慣有此辨給
才以上自披衣靴鞋
往黛玉房中之後
至此為一大段以
襲人諷為篇中
主腦而又以蕙香
一層續莊子一層
從中組織之遂成
如茶如火之觀一
若有見識早已一
筆了卻矣
以下從巧姐種痘

明白言之寶玉道我過那裏去襲人冷笑道你問我我知道麼你愛那裏去就過那裏去從今階們兩個丟開手省得雞生鵝鬪叫別人笑橫豎那邊膩了過來這邊又有個什麼四兒五兒服侍我們這起東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索性一網打盡舌尖可畏寶玉笑道你今兒還記著麼襲人道一百年還記著呢比不得你拿著我的話當耳旁風夜裏說了早起就忘了說著前事可鑒寶玉見他嬌嗔滿面情不可禁一見嬌嗔心即回轉婦人焉可無酸態便向枕邊拿出一根玉簪來一跌兩段終有此一日說道我再不聽你說就同這簪一樣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早起這是何苦來聽不聽什麼要緊也值得這個樣子寶玉道你那裏知道我心裏急真的襲人笑道引出笑來你也知道著急麼可知我心裏怎麼樣也是真的快起來洗臉去罷說著二人方起來梳洗又好了寶玉往上房去後誰知黛玉走來見寶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書看可巧便翻出昨兒的莊子來看見寶玉所續之處不覺又氣又笑不禁也題筆續一絕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 剿襲南華莊子文。 不悔自家無見識。 卻將醜語詆他人。

題畢也往上房來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女大姐兒病了巧姑娘也正亂著請大夫診脈大夫說替夫人奶奶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喜了並非別證王夫人鳳姐聽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大夫回道證雖險卻順倒還不妨預備桑蟲豬尾要緊鳳姐聽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傳與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

插入多姑娘一段
 事是本書中一段
 襲之文然究竟非
 俗人手筆可知
 兒與鳳姐同寢直
 無兩夜可空過也
 作者真能於閒中
 立影此等處斷不
 可草草讀過
 婦人具此三項斷
 非好貨然世間如
 多渾蟲者正復不
 少
 妖嬈異常即上文
 有幾分姿色注腳
 輕浮無比即上文
 生性輕薄注腳
 饑鼠二字深到活
 畫出饒公子來
 其所云心腹小廝
 者大約即後書之
 隆兒與兒慶兒等
 一個溜字寫出
 二賊膽心虛處
 多姑娘淫蕩妙處
 此語描可知雪芹
 又何曉得真有不
 用一化字真有不
 可言語形容之妙

打點鋪蓋衣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拿大紅尺頭與奶子丫頭親近人等裁翦。外面又打
 掃淨室。款留兩位醫生。輪流斟酌診脈下藥。十二日不放家去。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
 安歇。鳳姐與平兒都隨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那賈璉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
 夜十分難熬。未知何物難熬。只得暫將小廝內清俊的選來出火。然而可暫不可久。於是引出多姑
 娘來。不想榮國府內有一個極不成才。破爛酒頭廚子。名喚多官人。見他懦弱無能。都喚
 他作多渾蟲。因他父母給他娶了一個媳婦。今年方二十歲。也有幾分人材。又兼生性輕
 薄。最喜拈花惹草。多渾蟲又不理論。只是有酒有肉有錢。便諸事不管了。所以寧榮二府
 之人都得入手。想無上無下之人都不論。因這媳婦妖嬈異常。輕浮無比。衆人都呼他作多姑
 娘兒。如今賈璉在外熬煎。往日也見過這媳婦。垂涎久了。只是內懼嬌妻。外懼變童。故獨
 不得入手。不會下得手。那多姑娘兒也有意於賈璉。只恨沒空。今聞賈璉搬在外書房來。他
 便沒事。也要走三四回去。招惹是上文拈花惹草注腳。賈璉似饑鼠一般。少不得和心腹的小
 廝們計議。多以金帛相許。焉有不允之理。天下事大抵非此物不可。況都和這媳婦是舊友。一
 說便成。是上文都得入手注腳。是夜多渾蟲醉倒在炕。二鼓人定。賈璉便溜進來相會。一見面
 早已神魂失據。何至如此。也不及情談款敘。便寬衣動作起來。自是饑鼠二字注腳。誰知這媳
 婦有天生的奇趣。一經男子挨身。便覺遍體筋骨癱軟。使男子如臥綿上。奇喻。更兼淫態
 浪言。壓倒娼妓。賈璉此時恨不得渾身化在他身上。那媳婦故作浪語。真好手段。在下說道。

一。咳。歪。腔。曰。大。動。曰。喘。吁。曰。越。浪。曰。醜。態。畢。霧。寡。得。二。人。不。堪。之。至。一。部。紅。樓。正。事。此。段。是。風。懷。一。其。實。為。鳳。姐。立。一。竿。影。也。應。前。搬。出。外。書。房。已。細。說。在。多。姑。娘。身。上。即。上。文。所。云。盟。山。誓。海。之。贈。物。也。以。搶。字。引。出。跑。字。以。揪。字。引。出。揪。字。以。按。字。引。出。奪。字。寫。得。花。團。錦。簇。情。景。如。在。目。前。找。時。二。字。一。頓。此。一。問。寫。得。王。阿。鳳。真。是。慣。家。蓋。作。者。之。微。詞。也。鋪。蓋。中。可。多。什。麼。為。糊。塗。爺。捏。一。把。汗。幸。未。計。及。頭。髮。得。就。安。妥。卻。也。好。看。只。作。不。看。見。並。非。平。兒。作。難。賈。璉。處。

你。家。女。兒。出。花。兒。供。著。娘。娘。你。也。該。忌。兩。日。倒。為。我。骯。髒。了。身。子。快。離。了。我。這。裏。罷。賈。璉。一。面。大。動。大。動。二。字。妙。一。面。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那。裏。還。管。什。麼。娘。娘。那。媳。婦。越。浪。起。來。賈。璉。不。禁。醜。態。畢。露。一。時。事。畢。何。其。速。也。兩。個。又。盟。山。誓。海。難。捨。難。分。自。此。後。遂。成。相。契。一。日。大。姐。毒。盡。癩。回。十。二。日。後。送。了。娘。娘。合。家。祭。天。祀。祖。宗。還。愿。焚。香。慶。賀。放。賞。已。畢。賈。璉。仍。復。搬。進。臥。室。見。了。鳳。姐。正。是。俗。語。云。新。婚。不。如。遠。別。更。有。無。限。恩。愛。較。多。姑。娘。何。如。自。不。必。細。說。次。日。早。起。鳳。姐。往。上。房。裏。去。後。平。兒。收。拾。外。邊。拿。進。來。的。衣。服。鋪。蓋。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綵。青。絲。來。平。兒。會。意。忙。藏。在。袖。內。便。走。至。這。邊。房。內。拿。出。頭。髮。來。向。賈。璉。笑。道。這。是。什。麼。賈。璉。一。見。連。忙。搶。上。來。要。奪。自。不。小。心。平。兒。便。跑。被。賈。璉。一。把。揪。住。按。在。炕。上。從。手。中。來。奪。平。兒。笑。道。你。是。沒。良。心。的。我。好。意。瞞。著。他。來。問。你。你。到。賭。很。等。他。回。來。我。告。訴。了。看。你。怎。麼。樣。賈。璉。聽。說。忙。陪。笑。央。求。道。好。人。你。賞。我。罷。我。再。不。敢。賭。很。了。一。語。未。了。只。聽。鳳。姐。聲。音。進。來。賈。璉。聽。見。鬆。又。不。是。搶。又。不。是。只。叫。好。人。別。叫。他。知。道。平。兒。纔。起。身。鳳。姐。已。走。進。來。命。平。兒。快。開。匣。子。替。太。太。找。樣。子。平。兒。忙。答。應。了。找。時。鳳。姐。見。了。賈。璉。忽。然。想。起。來。便。問。平。兒。前。日。拿。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沒。有。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道。可。少。什。麼。沒。有。應。得。問。平。兒。道。細。細。查。了。並。沒。少。一。件。兒。鳳。姐。又。道。可。多。什。麼。沒。有。此。間。實。妙。平。兒。笑。道。不。少。就。是。了。怎。麼。還。有。得。多。出。來。鳳。姐。又。笑。道。這。半。個。月。難。保。乾。淨。或。者。有。相。厚。的。丟。下。那。東。西。戒。指。汗。巾。等。物。亦。未。可。定。知。夫。莫。若。婦。一。席。話。話。的。賈。璉。臉。都。黃。了。在。鳳。姐。

正是平兒細心處
如作看見難保不
以目之所注動阿
鳳之疑
又誰知不搜自著
連哥著實黃臉
咬牙二字與上指
著鼻頭二語另是
一種神情俱寫得
活躍紙上故只
有直起來者故只
得將腰彎者也來
觀浪上人的火來
一句則上文連哥
之所以彎著腰者
其故可想○我浪
我的火誰叫浪受
的難道不許我受
用兒之於鳳兒其
連日中固亦刻
心疑者不得謂其
防人狂蕩即出良
室人口中若行的
的正在平兒安得
不云爾乎
難道有兩頭捉在
手裏我不能無疑
用買連接嘴寫出

身○背○後○只○望○著○平○兒○殺○雞○抹○勝○使○眼○色○求○他○遮○蓋○平○兒○只○作○不○看○見○因○笑○道○怎○麼○我○的○心○
就○和○奶○奶○一○樣○我○就○怕○有○什○麼○的○留○神○搜○了○一○搜○竟○一○點○破○綻○也○沒○有○奶○奶○不○信○親○自○搜○
一○搜○真○善○於○措○詞○鳳○姐○笑○道○傻○丫○頭○他○便○有○這○些○東○西○那○裏○就○叫○嗒○們○搜○著○說○著○拿○了○樣○子○
去○了○平○兒○指○著○鼻○子○搖○著○頭○兒○笑○道○傳○神○這○件○事○你○該○怎○麼○謝○我○呢○喜○得○賈○璉○眉○開○眼○笑○
跑○過○來○搜○著○心○肝○腸○兒○肉○兒○亂○叫○平○兒○手○裏○拿○著○頭○髮○笑○道○這○是○一○輩○子○的○把○柄○兒○好○就○
好○不○好○嗒○們○就○抖○出○這○個○來○賈○璉○笑○著○央○告○道○你○好○生○收○著○罷○千○萬○可○別○叫○他○知○道○口○裏○
說○著○觀○他○不○隄○防○一○把○便○搶○過○來○笑○道○你○拿○著○終○是○禍○胎○不○如○我○燒○了○就○完○了○事○了○一○面○
說○一○面○藏○在○靴○掖○子○內○平○兒○咬○牙○道○沒○良○心○的○過○了○河○兒○就○拆○橋○明○兒○還○想○我○替○你○撒○謊○
呢○賈○璉○見○他○嬌○俏○動○情○便○搜○著○求○歡○真○是○饑○鼠○平○兒○奪○手○跑○了○出○來○急○得○賈○璉○彎○著○腰○恨○道○
死○促○狹○小○娼○婦○兒○一○定○浪○上○人○的○火○來○他○又○跑○了○之○比○多○姑○娘○
叫○你○動○火○難○道○圖○你○受○用○叫○他○知○道○了○又○不○肯○貸○我○呀○只○一○又○字○知○有○前○例○矣○賈○璉○道○你○不○用○
怕○他○等○我○性○子○上○來○把○這○醋○罐○子○打○個○稀○爛○他○纔○認○得○我○呢○只○要○你○臉○不○黃○他○防○我○像○防○賊○
似○的○只○許○他○同○男○子○說○話○不○許○我○和○女○人○說○話○我○和○女○人○說○話○略○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論○
小○叔○子○姪○兒○大○的○小○兒○說○說○笑○笑○就○不○怕○我○喫○醋○了○以○後○我○也○不○許○他○見○人○平○兒○道○他○醋○
你○使○得○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動○便○有○壞○心○連○我○也○不○放○心○別○說○是○他○
賈○璉○道○你○兩○個○一○口○賊○氣○都○是○你○們○行○的○是○我○凡○行○動○都○存○壞○心○多○早○晚○纔○叫○你○們○都○死○

一種會粹神情受
在他跟前可圖受
用正副間來調舌
磨靡動聽宛然驚
噴燕罵畢竟是何
好話惜當時未曾
說出然吾已意
之矣○可知平時
鳳姐入房必是平
兒打簾子○吾必
應之曰平兒要降
你卻與我的皮何
干○搬進臥室後此
又一段絕妙文字
蓋為平兒作傳也
其文筆如武夷九
曲愈轉愈佳
湘雲與黛玉雖各
有脾氣然皆任性
而行者

在我手裏呢。一句未了。鳳姐走進院來。因見平兒在窗外。就問道。要說話。怎麼不在屋裏。跑出來。隔著窗子。是什麼意思。賈璉在內。接嘴道。你可問他。倒像屋裏有老虎。喫他呢。只怕有饑鼠。平兒道。屋裏一個人沒有。我在他跟前作什麼。鳳姐笑道。正是沒人纔好呢。妙答。平兒聽說便道。這話是說我麼。鳳姐便笑道。不說你說誰。平兒道。別叫我說出好話來了。說著也不打簾子。一徑往那邊去了。鳳姐自掀簾子進來。說道。平兒丫頭瘋魔了。這蹄子認真要降伏起我來了。仔細你的皮要緊。賈璉聽了。倒在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兒這麼利害。從此倒服了他了。鳳姐道。都是你興的他。我只和你算帳。就完了。賈璉聽了。啐道。你兩個不睦。又拿我來墊蹄兒。我躲開你們。鳳姐道。我看你躲到那裏去。賈璉道。我有處去。多姑娘處去說著。就走。鳳姐道。你別走。我有話和你說呢。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天色纔明。寶玉即披衣靸鞋。往黛玉房中。描出寶玉夜間雖睡在自己房中。卻一心只在黛玉湘雲處。與西廂梵王宮殿月輪高句。一樣筆法。
湘雲剩水殘香。寶玉以為鮮潔非常。描盡意淫二字。
湘雲替寶玉梳頭。查看失珠一顆。暗補從前梳洗已非一次。
寶釵聽襲人說話。有心賞識。留神探問。為後文伏筆。且暗寫寶釵端重。與湘雲黛玉不同。

四兒纔伺候寶玉。便想設法籠絡。已伏將來被攆之由。

寶玉續南華經。雖是一時興趣。卻是後來勘破根苗。但此時寶玉在忽迷忽悟之時。且欲釵玉花麝。自己焚散戕滅。並非自能解脫。故隨即斷簪立誓。仍纏綿於色魔也。黛玉題詩譏誚。說不悔自家無見識。駁得極是。此即作者之意。

賈璉私通多兒。爲後來私通鮑二妻及私娶尤二姐引子。

平兒搜得頭髮。既壓服主人。又卽以示恩。真是可人。

賈璉說不論小叔小姪兒。說說笑笑。卻也看出破綻。平兒說別叫我說出好話來。是皮裏陽秋。

大某山民評曰

湘雲跑出。黛玉趕上。寶玉攔住。寶釵勸以看寶兄弟面上。丟開手罷。四人情況何如。好個醋酸世界。我爲爾詐。爾爲我虞。

此回仍是壬子年正月半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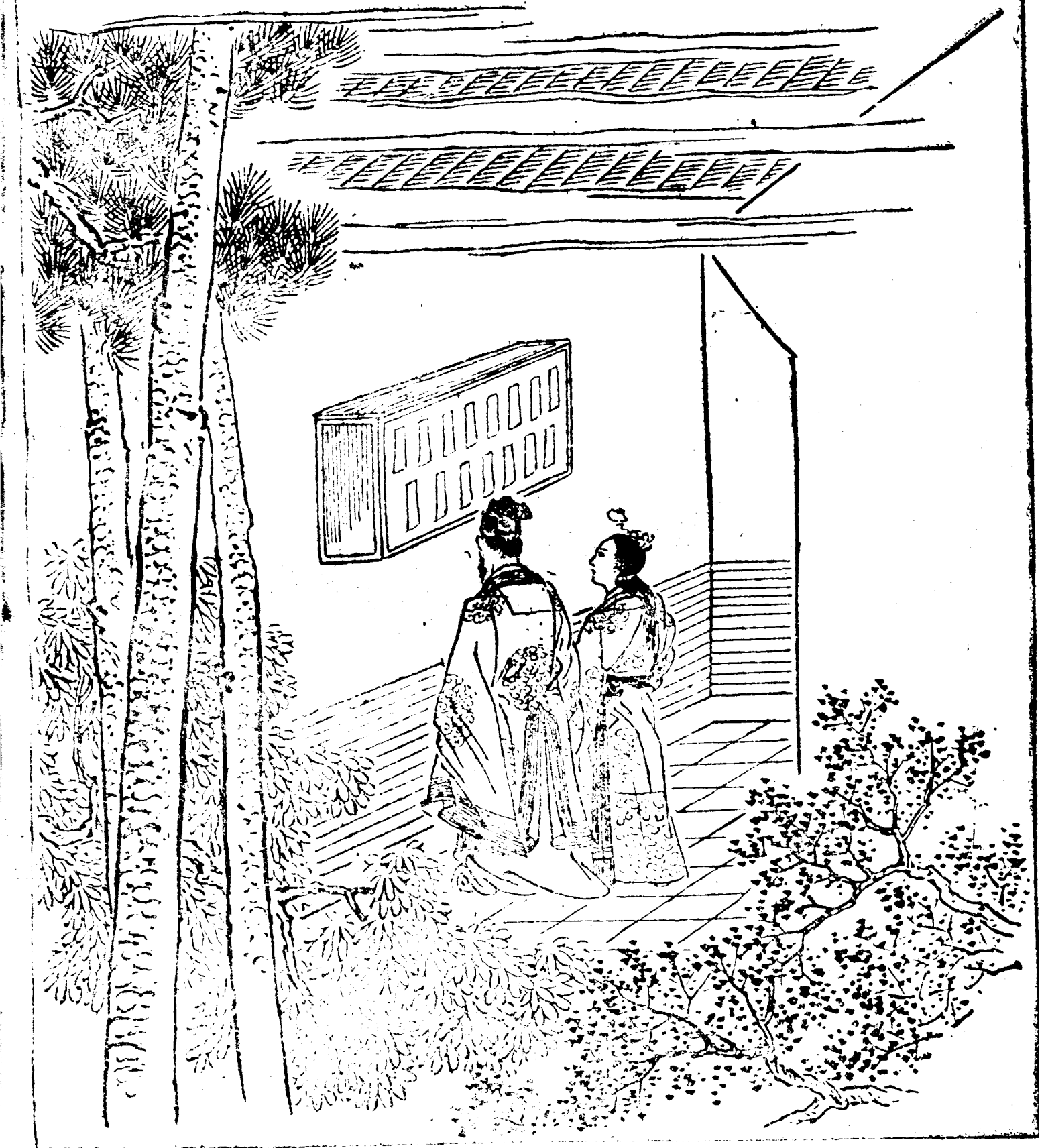
以下第二十二回。接寫寶釵生日。如在正月二十一日。則是省親以後至此。不過自十七八至二十間三四日內事也。餘尙無可議者。其最不合理。是鳳姐大姐兒種痘。賈璉獨睡半月後數語。如云果有半月。則此時當是二月初上矣。何以下回開卷。便說二十一日是某某生日耶。或疑當時是二月二十一日。則下文第二十三回。又明

明說賈母擇二月二十二日使諸姊妹搬入園中一事。則寶釵之生日。信乎在正月也。而此三四日之中。便云賈璉在外半月。何作者荒謬乃爾。此等處須酌改之。

聽曲文賀玉憐禪
樓



製燈謎賈政悲識語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二十二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識語

收拾瓊平一段事
後即以商量寶釵
生日作餘波以起
下一段文字作過
脈

後年黛玉生日書
無明文是文章援
虛證實法

前云寶釵於己酉
年初入賈府時年
十二歲即此是證

不可謂賈母之無
意於寶釵
以下一段入寶釵
作生日正文
觀史湘雲只住兩
日並見寶釵生日
不是二月亦並見
賈璉獨睡牛月一
節情事為作者大

話說賈璉聽鳳姐兒說有話商量。因止步問是何話。鳳姐道：「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你倒底怎麼樣？」賈璉道：「我知道怎麼樣。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奉承之詞這會子倒沒有主意了。」鳳姐道：「大生日是有一定的規例。如今他這生日大又不是小，小又不是。所以你商量。」賈璉聽了，低頭想了半日，道：「你竟糊塗了。現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例。往年怎麼給林妹妹做的，如今也照依給薛妹妹做就是了。」鳳姐聽了，冷笑道：「我難道這個也不知道。我原也怎麼想定了。但昨日聽見老太太說問起大家的年紀生日來，聽見薛大妹妹今年十五歲，雖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將笄之年。老太太說要替他做生日，自然與往年給林妹妹的不同了。」賈璉道：「既如此，就比林妹妹的多增些。」鳳姐道：「我也這麼想著。所以討你的口氣。我若私自添了東西，你又怪我不告訴你。明白了。」賈璉笑道：「罷罷。這空頭情我不領。你不盤察我就穀了。我還怪你。」結上過脈文字。說著一徑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史湘雲住了兩日，因要回去。史姑娘固時來時往者。賈母因說：「等過了你寶姐姐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史湘雲聽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將自己舊日作的兩件鍼線活計取來，為寶釵生辰之儀。誰想賈母自見寶釵來了，喜他穩重和平，正值他纔過第一個生辰，便自己

謬處
大筆特書有史法

湊趣二字是阿鳳

一生伎倆

體已卽南人所云

私下小貨也

鳳兒於老祖宗前

不言則已言必淋

瀉

通暢倒映翻瀾使

人聽之忘倦如此

段其一端也

我亦爲之解頤

深筆可以知寶釵

之爲人矣

一肚子都是酸酸

的齒太利究非有

獨資二十兩喚了鳳姐來交與他備酒戲。鳳姐湊趣笑道：「一個老祖宗給孩子們做生日，不拘怎樣誰還敢爭？又辦什麼酒席？既高興要熱鬧，就說不得自己化費幾兩老庫裏的體己。這早晚找出這霉爛的二十兩銀子來做東，意思還叫我們賠上，果然拿不出來也罷了。金的銀的圓的扁的壓塌了箱子底，只是累搭我們舉眼看看誰不是你老人家的兒女。難道將來只有寶兄弟頂你老人家上五臺山不成？那些東西只留與他，我們如今雖不配使，也別苦了我們這個穀酒的穀戲的說的滿屋裏都笑起來。賈母亦笑道：「你們聽聽這嘴，我也算會說的了。怎麼說不過這猴兒你婆婆，也不敢強嘴，你就和我哪阿哪阿鳳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樣的疼寶玉，我也沒處去訴冤，倒說我強嘴說著，又引賈母笑了一會。賈母十分喜悅，到晚上衆人都在賈母前定省之餘，大家娘兒姊妹等說笑時，賈母因問寶釵愛聽何戲，愛喫何物。寶釵深知賈母年老人喜熱鬧，戲文愛喫甜爛之物，便總依賈母素喜的說了一遍。賈母更加喜歡，可以傳鳳姐之衣鉢。次日先送過衣服玩物去。王夫人鳳姐黛玉等諸人皆有隨分的，不須細說。至二十一日，就賈母內院搭了家常小巧戲臺，定了一班新出小戲。崑弋兩腔俱有，就在賈母上房擺了幾席家宴酒席，並無一個外客。只有薛姨媽史湘雲寶釵是客，餘者皆是自己人。這日早起，寶玉因不見林黛玉，便到他房中來尋，只見黛玉歪在炕上。寶玉笑道：「起來喫飯去，就開戲了。你愛聽那一齣？我好點黛玉冷笑道：「你既這樣說，你就特叫一班戲揀我愛的唱與我聽。這會子犯不

福之人
 寶玉只從借光二
 字上分解尙隔一
 層
 所謂老年喜熱
 鬧戲文也○寫寶
 釵處特與鳳姐兩
 兩相形真史筆
 只一點戲寶釵之
 後即繼以鳳姐而
 兩人皆如賈母之
 意出之是作者得
 春秋比事之法可
 以知寶釵之爲人
 矣
 西遊記是和尙戲
 五臺山又是和尙
 戲寶釵可謂有緣
 於和尙者矣兼以
 直射寶玉之結局
 以爲寶玉日後出
 家由寶釵教導之
 可也
 原本作相離乞士
 家
 真切定寶哥哥一
 生結果
 立竿見影

上借著光兒問我寶玉笑道這有什麼難的明兒就這樣行也叫他們借著嗒們的光兒
 一面說一面拉他起來攜手出去喫了飯點戲時賈母一面先叫寶釵點寶釵推讓一遍
 無法只得點了一齣西遊記賈母自是歡喜然後便命鳳姐點鳳姐雖有王夫人在前但
 因賈母之命不敢違拗且知賈母喜熱鬧更喜諢笑科諢其所料又比寶釵高一著便先點了
 一齣卻是劉二當衣賈母果真更又歡喜然後便命黛玉點黛玉又讓王夫人等先點賈
 母道今兒原是我特帶著你們取樂嗒們只管嗒們的別理他們我巴巴的唱戲擺酒爲
 他們不成他們在這裏白聽白喫已經便宜了還讓他們點戲麼說著大家都笑黛玉方
 點了一齣然後寶玉史湘雲迎春探春惜春李紈等俱各點了按齣扮演至上酒席時賈
 母又命寶釵點寶釵點了一齣魯智深醉鬧五臺山寶玉道你只好點這些戲寶釵道你
 白聽了這幾年戲那裏知道這齣戲的好處排場又好詞藻更妙寶玉道我從來怕這些
 熱鬧戲寶釵笑道要說這一齣熱鬧還算你不知戲呢你過來我告訴你這一齣戲是一
 套北點絳脣鏗鏘頓挫那音律不用說是好的了只那詞藻中有一隻寄生草填得極妙
 你何曾知道寶玉見說的這般好便湊近來央告好姐姐念與我聽聽將來自然知道寶釵
 便念道

漫搵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臺下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
 無牽掛那裏討烟蓑雨笠捲單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

微旨

到底是阿鳳口快

寶釵不說是深心
寶玉不說是關心

鳳姐偶然語竟挑
出許多是非寶玉
要調停又惹出許
多是非如何雲兒
也習了黛玉脾氣

近前二字有寶玉
拉住雲兒之手一
層故下文有拌手
二字

卻也說得好聽
寶玉一片苦心實
有此等轉折
未免錯怪了哥哥

細讀之竟語語有
含怨光景亦句句
含著酸意
則寶釵之生日果
在正月矣
撇卻酸梅尋苦李
東頭也不是西頭

寶玉聽了喜的拍膝搖頭稱賞不已。又讚寶釵無書不知。林黛玉道：「安靜看戲罷。妙還沒唱山門，你就粧瘋了。」說的湘雲也笑了。於是大家看戲。到晚方散。賈母深愛那做小旦的，與一個做小丑的，因命人帶進來。細看時，一發可憐兒。因問年紀，那小旦纔十一歲。小丑纔九歲。大家歎息了一回。賈母令人另拿些肉菓與他兩個。又另賞錢兩弔。鳳姐笑道：「這小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你們再看不出寶釵心內也知道。只點點頭，不說寶玉也點了點頭，亦不敢說。史湘雲便接口道：『口快。』倒像林姐姐的模樣。本來唐突，寶玉聽了，忙把湘雲覷了一眼，使個眼色。這又何苦衆人聽了這話，留神細看，都笑起來了。說果然像得很。」

一述更覺不妙。一時散了。晚間湘雲便命翠縷把衣包收拾了。翠縷道：「忙什麼？等去的日那包也不遲。」翠縷局外烏知其由。湘雲道：「明早就走，還在這裏做什麼？看人家的嘴臉，又要三面不討好。」寶玉聽了這話，近前說道：「好妹妹，你錯怪了我。林妹妹是個多心的人，別人分明知道不肯說出來，也皆因怕他惱。誰知你不防頭，就說了出來。他豈不惱我？我怕你得罪了人，所以纔使眼色。你這會子惱了我，豈不孤負了我？若是別個，那怕他得罪了十個人，與我何干呢？」湘雲摔手道：「冤然，你那花言巧語，別望著我說。我也原不如你。林妹妹別人拿他取笑，都使得。只我說了，就有不是。我原不配說他。他是主子小姐，我是奴才，丫頭得罪了他，了閨中小兒女口角。」寶玉急的說道：「我倒是為你爲出不是來了。寶玉真心，我要有壞心，立刻化成灰教萬人踐踏。」奇呢聞所未聞。湘雲道：「大正月裏，少信口胡說。這些沒要緊的惡。」

也不是不知日辰
中值何星宿
讀至此等妙文今
人拍案叫絕
說得來字字有稜
咄咄可畏
卻與寶玉相
之其筆鋒無前之
對其犀利無前之
氣則又過之
纔承了雲兒一鞭
復受了玉兒一棒
使寶哥哥無一字
可回答
寶玉一片苦心乃
被湘雲酸話又被
黛玉冷語熱詞來
步步逼緊兩姑之
間難為姑豈其然
乎
為人調停事體者
往往如此所謂兩
邊不討好也
論文等句二字
之下當加相住口
字不然而二改
否則正與二字
作不能齊家焉能
人不能齊家焉能
治國之理
是從寶玉出門後

誓散語歪話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人會轄治你的人聽去別叫我啐你其誰耶吾知之矣暗射林黛玉妙說著至賈母裏間屋裏忿忿的踢著去了寶玉沒趣雲兒也會放刁落得一場沒趣只得又來尋黛玉誰知纔進門便被黛玉推出來將門關上了寶玉又不解何故只是史妹妹之故在窗外只是低聲叫好妹妹黛玉總不理他寶玉悶悶的垂頭不語苦極襲人早知端的當此時再不能勸見機那寶玉只呆呆的站著活現此時神理黛玉只當他回去了卻開了門只見寶玉還站在那裏呆呆的已半晌矣可憐黛玉不好再閉門寶玉因隨進來問道凡事都有個緣故說來人也不委曲好好的就惱了到底是為什麼起黛玉冷笑道問的我倒好我也不知為什麼我原是給你們取笑的拿著我比戲子給衆取笑是說那個寶玉道我並沒有比你我也並沒有笑你為什麼惱我呢是阿黛玉道你還要比你還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笑了的還利害呢寶玉說聽無可分辨想又呆呆者半晌黛玉又道這一節還可恕再者你為什麼又和雲兒使眼色這安的是什麼心步步緊逼若不他和我頑就自輕自賤了他是公侯的小姐我們原是貧民家的丫頭他和我頑設知我回了口豈不是他自惹輕賤你是這個主意不是你卻也是好心一折更深只是那一個不領你的情冷語刺人一般也惱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說我小性兒行動愛惱人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惱他與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干舌有蓮花寶玉聽了知方纔與湘雲私談他也聽見了細想自己原為怕他二人生隙故在中間調停不料自己反落了兩處

遙遙語之也。連說兩個與我無干。純從上文黛玉所云與你何干。句參悟出來。平昔雖無此神氣。蓋時值憤懣。以言為真。詎計絕人已甚。越哭越有牽掛。直到值了無牽掛之時。便不聞其哭矣。且易哭而為笑矣。

末二句乃悟禪。假草花姐。是時蓮心獨苦。不斷。次日是二十二日。寶釵生日以前。固未聞寶玉留心禪理。自此以往。以和尙二字為口談矣。

也是一闕寄生草。此等禍都是寶釵惹出來。真是罪魁。

直注卷末。可謂粉碎虛空。比後來黛玉燒詩。

的。貶。謗。正。與。前。日。所。看。南。華。經。內。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蔬。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又。曰。山。木。自。寇。源。泉。自。盜。等。句。卻。是。此。種。情。景。因。此。越。想。越。無。趣。再。細。想。來。如。今。不。過。這。幾。個。人。尚。不。能。應。酬。妥。協。將。來。猶。欲。何。為。想。到。其。間。也。無。庸。分。辨。自。己。轉。身。回。房。林。黛玉見他去了。便知回思無趣。賭氣去了一言。也不曾發。不禁自己越添了氣。便說這一去。一輩子也別來了。也別說話。那寶玉不理。竟回來。踢在牀上。只是悶。嚼。嚼。的。襲人深知原委。不敢就說。只得以他事來解說。因笑道。今兒看了戲。又勾出幾天戲來。寶姑娘一定要還席呢。寶玉冷笑道。他還不還。與我什麼相干。襲人見這話不似往日口吻。因又笑道。這是怎麼說。好好的大正月裏。娘兒們姊妹們都喜喜歡歡。你又怎麼這個形景了。寶玉冷笑道。他們娘兒們姊妹們歡喜不歡喜。也與我無干。襲人笑道。他們隨和些。豈不大家喜歡寶玉道。什麼大家彼此。他們有大家彼此。我只是赤條條無牽掛的。寶玉墮入元中矣。言及此句。不覺淚下。安得無牽掛乎。襲人見此景況。不敢再說。此時亦不必再說。寶玉細想這一句意味。不禁大哭起來。已有飄然之意。翻身站起來。至案邊。提筆立占一偈云。

你證我證。心證意證。是無有證。斯可云證。無可云證。是立足境。

寫畢。自己雖解悟。未必又恐人看此不解。因又填一隻寄生草。寫在偈後。又念一過。自覺心中無有掛礙。亦自己信自己之詞。便上牀睡了。誰知黛玉見寶玉此番果斷而去。未必假以尋襲人為由來。視動靜。亦是刻刻掛著者。襲人回道。已經睡了。黛玉聽了。就欲回去。襲人

稿何如
黛玉處實弄聰
明原非福相
卻是聰明人畢竟
雖了悟之人畢竟
死而後已一層故
到底精進玉解脫
後來先寶玉解脫

笑道。姑娘請站著。有一個字兒。瞧瞧。是什麼話。便將寶玉方纔所寫的與黛玉看。黛玉看了。知寶玉爲一時感忿而作。不覺可笑可歎。又惹事。便向襲人道。作的是頑意兒。無甚關係。說畢。便拿了回房去。與湘雲同看。次日。又與寶釵看。寶釵念其詞曰。
無我原非你。從他解伊。肆行無礙。憑來去茫茫。著甚悲愁。紛紛說甚親疏。密從前碌碌。卻因何到如今。回頭試想。真無趣。
看畢。又看那偈語。又笑道。這個人悟了。都是我的不是。是我昨兒一支曲子惹出的來。果然自知其罪。這些道書機鋒。最能移性。明兒認真起來。說些瘋話。存了這個念頭。豈不是從我這一支曲子起。我成了個罪魁。了說著。便撕了個粉碎。遞與丫頭們叫快燒了。黛玉笑道。不該撕了。等我問他。你們跟我來。包管叫他收了這個癡心。邪說。三人果往寶玉屋裏來。黛玉先笑道。寶玉。我問你。至貴者。寶至堅者。玉爾有何貴。爾有何堅。寶玉竟不能答。二人笑道。這樣愚鈍。還參禪。麼。湘雲也拍手笑道。寶哥哥可輸了。黛玉又道。你那偈末云。無可云證。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據我看來。還未盡善。我還續兩句在後。因念云。無立足境。方是乾淨。寶釵道。實在這方悟徹。當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祖宏忍在黃梅。他便充役火頭僧。五祖欲求法嗣。令徒弟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說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彼時惠能在廚房碓米。聽了這偈。說道。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便

羞也不羞

仍復如舊一句總

束寶釵作生日以後

一段文字真能化

筆墨為烟雲者

以下即借燈謎演

一段文字

上云並無新奇而

下云少不得稱讚

此等處直寫得寶

釵作意與鳳姐一

樣亦是作者皮裏

陽秋也

將衣鉢傳他。今兒這偈云亦同此意了。只是方纔這句機鋒。尚未完全了結。這便丟開手不成。黛玉笑道。他不能答。就算輸了。這會子答上了。也不為出奇了。只是以後再不許談禪了。連我們兩個所知所能的。你還不知不能呢。還去參禪麼。寶玉自己以為覺悟。到底自己信自己之詞。不想忽被黛玉一問。便不能答。寶釵又比出語錄來。此皆素不見他們能者。自己想了一想。原來他們比我的知覺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尋苦惱。想畢。便笑道。誰又參禪。不過是一時的頑話兒罷了。問此時能無牽掛否。說畢。四人仍復如舊。忽然人報娘娘差人送出一個燈謎來。命他們大家去猜。猜後每人也作一個送進去。四人聽說忙出來。至賈母上房。只見一個小太監拿了一盞四角平頭白紗燈。專為燈謎而製。上面已有了一個。衆人都爭著亂猜。小太監又下諭道。衆小姐猜著。不要說出來。每人只暗的寫了一齊封送進去。侯娘娘自驗。是否寶釵聽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絕句。並無新奇。口中少不得稱讚。只說難猜。故意尋思。其實一見早猜著了。寶玉黛玉湘雲探春四個人也都解了。各自暗暗的寫了一並將賈環賈蘭等傳來。一齊各揣心機猜了。寫在紙上。然後各人拈一物。作成一謎。恭楷寫了。掛于燈上。太監去了。至晚出來。傳諭道。前日娘娘所製。俱已猜著。惟二小姐與三爺猜的不是。小姐們作的也都猜了。不知是否。說著也將寫的拿出來。也有猜著的。也有猜不著的。太監又將頒賜之物。送與猜著之人。每人一個宮製詩筒。一柄茶筴。獨迎春賈環二人未得。迎春自以為頑笑小事。並不介意。賈環便

三爺脾氣

只一燈謎極寫環
兒不通固不必多
著墨也
太君領一子一孫
為一席王夫人領
外親甥女三輩
三人為一席三姊
妹為一席又裏間
兩妯娌為一席內
外共十二人為四
席
可知蘭哥兒本是
政老愛孫不知坐
此時賈環計四席
在何處共計四席
十三人而環哥兒
豈不在此等處殊
屬疏漏
寶釵自是有城府
人寶釵自是有城府
賈政上加一攪字
亦是奇文因出於
賈母故不妨云攪
也然於此書中實
僅見

覺得沒趣。且又聽太監說三爺所作。這不通。娘娘也沒猜著。叫我帶回問三爺是個什麼。衆人聽了。都來看他作的是什麼。寫道。

大哥有角只八個。二哥有角只兩根。大哥只在牀上坐。二哥愛在房上蹲。

衆人看了。大發一笑。賈環只得告訴太監。說是一個枕頭。一個獸頭。太監記了。領茶而去。

賈母兒元春這般有興。自己一發喜樂。便命速作一架小巧精緻圍屏燈來。設于堂屋。命

他姊妹們各自暗暗的做了。寫出來黏在屏上。然後預備下香茶細菓。以及各色玩物。為

猜著之賀。賈政朝罷見賈母高興。況在節間晚上也來承歡取樂。防著攪。上面賈母賈政

寶玉一席。王夫人寶釵黛玉湘雲又一席。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又一席。俱在下面。地下婆

子丫鬢站滿。李宮裁王熙鳳二人在裏間。又一席。賈政因不見賈蘭。便問怎麼不見蘭哥

兒。地下女人們忙進裏間問李氏。李氏起身笑著回道。他說方纔老爺並沒去叫他。他不

肯來。婆子回復了賈政。衆人都笑說天生的牛心古怪。賈政忙遣賈環與兩個婆子將賈

蘭喚來。賈母命他在身邊坐了。抓菓子與他喫。大家說笑取樂。往常間只有寶玉長談闊

論。今日賈政在這裏。便唯唯而已。餘者湘雲雖係閨閣弱質。卻素喜談論。今日賈政在席

也是拈口禁語。黛玉本性嬌懶。不肯多話。寶釵素不妄言。輕動。便此時亦是坦然自若。故

此一席。雖是家常取樂。反見拘束。賈母亦知因賈政一人在此所致。酒過三巡。便攢賈政

去歇息。攪得好。賈政亦知賈母之意。攢了他去。好讓他姊妹兄弟們取樂。因陪笑道。今日

賈母便索性道破

政老亦善於承歡者

的是政老口氣

於賞曰領於賀彩
曰獻下字有斟酌
賈政於此等處實
不減斑衣萊子

末句已伏早死之
識

次句終身已定

原聽見老太太這裏大設春燈雅謎。故也備了綵禮酒席。特來入會。何疼孫子孫女之心。便不略賜與兒子半點。賈母笑道。你在這裏他們都不敢談笑。沒的倒教我悶的慌。你要猜謎。我便說一個你猜。猜不著。是要罰的。賈政忙笑道。自然受罰。若猜著了。也要領賞呢。說得妙。賈母道。這個自然。便念道。

猴子身輕站樹梢。打一莫名

賈政已知是荔枝。故意亂猜。罰了許多東西。然後方猜著了。也得了賈母的東西。然後也念一個燈謎與賈母猜。念道。

身自端方。體自堅硬。雖不能言。有言必應。打一用物

說畢。便悄悄的說與寶玉。寶玉會意。又悄悄的告訴了賈母。賈母想了一想。果然不差。便說是硯臺。賈政笑道。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頭說快把賀彩獻上來。地下婦女答應一聲。大盤小盒。一齊捧上。賈母逐件看去。都是燈節下所用所頑新巧之物。心中甚喜。遂命給你老爺斟酒。寶玉執壺迎春送酒。賈母因說。你瞧瞧那屏上。都是他姐兒們做的。再猜一個我聽。賈政答應起身。走至屏前。只見第一個是元妃的寫著道。

能使妖魔膽盡摧。身如束帛氣如雷。一聲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

賈政道。這是爆竹。麼。寶玉答道。是賈政又看迎春的道。

天運人功理不窮。有功無運也難逢。因何鎮日紛紛亂。只為陰陽數不同。

末二句鍊得卻佳
的是遠嫁之兆

第三聯二語直掣
兒自己寫出

絕世聰明做得真
好

竹夫人謎確係蘅
蕪君所做移不到
別人身上能在舊
穀中春出白米
結句明明伏根
政老大有見解
一語斷定用一皆
字不特指寶釵言
也若權之唯恐不
者他時金玉聯姻賈

賈政道是算盤迎春笑道是又往下看是探春的道

階下兒童仰面時。清明粧點最堪宜。遊絲一斷渾無力。早向東風怨別離。

賈政道好像風箏探春道是賈政再往下看是黛玉的道

朝罷誰攜兩袖烟。琴邊衾裏兩無緣。曉籌不用雞人報。五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朝還暮暮。煎心日日復年年。光陰荏苒須常惜。風雨陰晴任變遷。

賈政道這個莫非更香寶玉代言道是賈政又看道

南面而坐。北面而朝。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賈政道好好我猜鏡子妙極寶玉笑回道是賈政道這一個卻無名字是誰做的賈母道

這個大約寶玉做的賈政就不言語往下看寶釵的道是

有眼無珠腹內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葉落分離別。恩愛雖濃不到冬。

賈政看完心內自忖道此物還到有限只是小小年紀作此等言語更覺不祥看來皆非

福壽之輩想到此處愈覺煩悶大有悲戚之狀只是垂頭沈思非思燈謎也賈母見賈政如

此光景想到他身體勞乏又恐拘束了他衆姊妹不得高興頑笑即對賈政道你竟不必

在這裏了安歇去罷讓我們再坐一會子也就散了賈政一聞此言連忙答應幾個是又

勉強勸了賈母一回酒方纔退出去了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番來覆去直覺悽惋這裏賈

母因賈政去了便道你們樂一樂罷一語未了只見寶玉跑至圍屏燈前指手畫腳信口

政明知而不能違
奪者數之前定也
馬脫韉牛脫繫亦
無此等快活豈徒
如脫鎖之猴
鳳姐兒也發作
因緣玉而出汗其
前證也
以上作燈謎一段
聊點時景以疏文
氣看之似無關緊
要然各肖其人政
結局而又以賈之
意料總括之殊非
草草下筆者

批評這個這一句不好那個做的不恰當如同開了鎖的猴子一般黛玉便道還像方纔大家坐著說說笑笑豈不斯文些兒鳳姐自裏間屋裏出來插口說道你何故也出來你這個人就該老爺每日合你寸步不離方好剛纔我忙了爲什麼不當著老爺攛掇叫你作詩謎兒這會子不怕你不出汗呢說的寶玉急了拉著鳳姐兒廝纏了一會太不成叔嫂樣子賈母又與李宮裁並衆姊妹等說笑了一會子也覺有些困倦聽了聽已交四鼓了賈太君亦可謂高興矣因命將食物撤去賞與衆人隨起身道我們安歇罷明日還是節呢該當早起明日晚上再頑罷于是衆人散去再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釵生日賈母獨捐資辦戲已見賈母屬意寶釵也黛玉悶睡房中必待寶玉拉起然後出來是暗寫醋意

寶釵點醉鬧五臺山念出寄生草一曲分明是寶玉後來避入空門樣子

史湘雲心直口快說出小旦像黛玉當下並不提黛玉著惱直至人散後方說破而黛玉惱湘雲光景已活現紙上妙極若于席間露出則與賈母特辦戲酒面上不好收拾此文章於事後追神法

寶玉一偈一詞卻已入悟境不過尙有人我相若後文六祖之偈真是離一切諸相黛玉續偈之無立足境方是乾淨固爲超脫而其不壽亦于此可見

寶釵引語錄。是不要寶玉談禪。但以冰阻水。冰消水長。恐寶玉禪心。因此更深。不特寄生草一曲。誤了寶玉。也是文章暗深一層法。各人燈謎。就是各人的小照。與紅樓夢曲。遙遙照應。寶釵燈謎。是竹夫人。未曾說明。是藏閃法。第二十二回。於慶壽賞燈熱鬧中。插入禪機識謎。如夏至炎熱。一陰已生。直與造化同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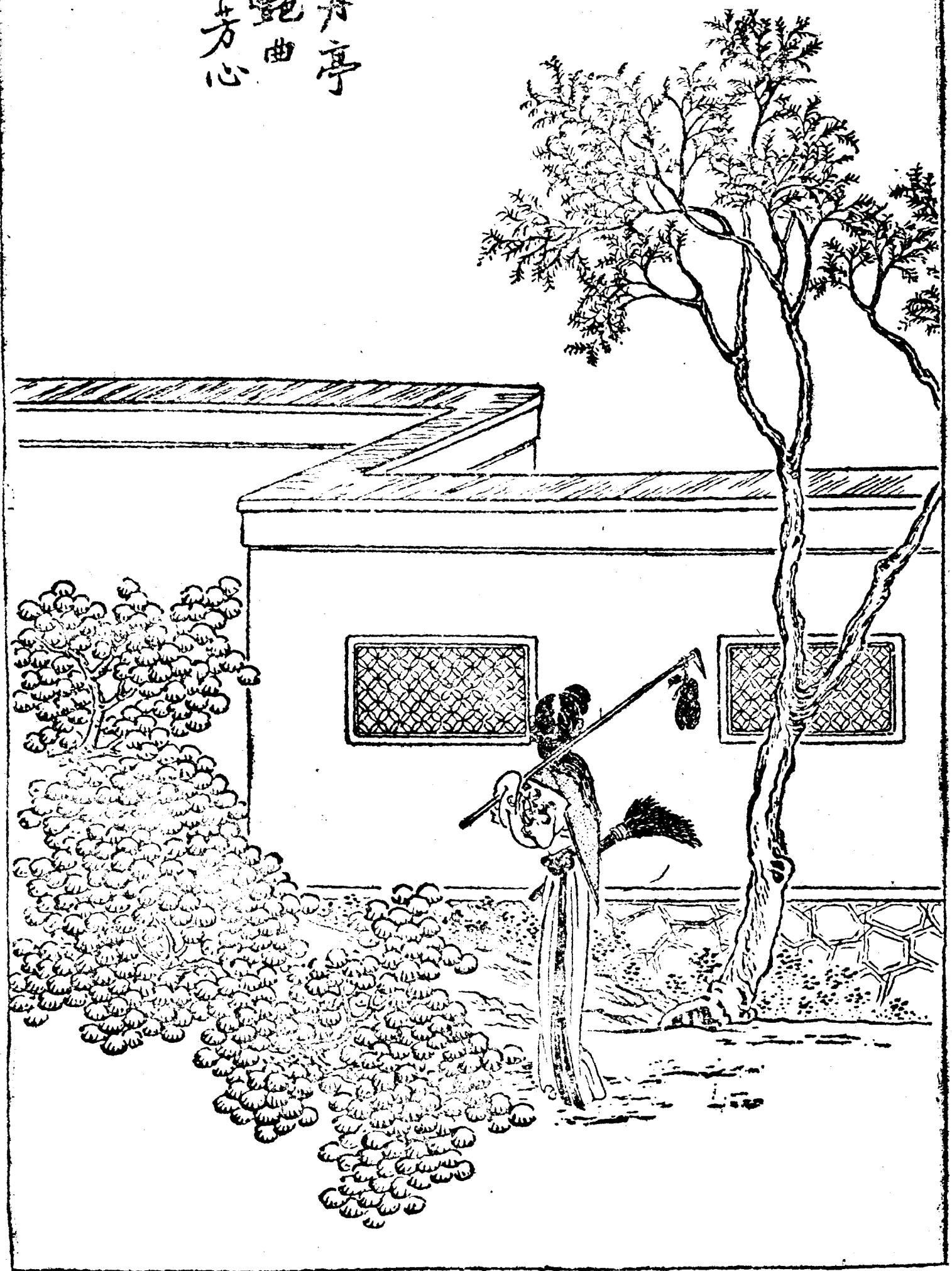
大某山民評曰

自元妃省親一回至此。皆壬子年正月半後事。

西廂記
詞通戲語



牡丹亭
驚方心
艷曲



從前省親敘入
浦寫磨石鐫詩一
小段作過脈且點
明監工諸人此外
別無事實中此外
葛菱二人此外亦
無事實人此外亦
細按此句則玉皇
廟達摩庵兩處亦
圈入閣中也
以下一段安頓沙
彌道士斷不可少
復隨手從芹兒帶
出芸兒一邊真工
於打疊者一議無
鳳姐每創好以了
非向人討好家銀
私願而做歸根
錢不著到底事
無一項不惹出
來此其一端也
後來無名揭帖一
案實鳳姐啓之
便政老亦在鳳姐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二十三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校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豔曲警芳心

話說賈元春自那日幸大觀園回宮去後。便命將那日所有的題咏。命探春依次抄錄。妥協自己編次。敘其優劣。又令在大觀園勒石。為千古風流雅事。因此賈政命人各處選拔精工名匠。大觀園磨石鐫字。賈珍率領賈蓉、賈萍等監工。因賈薈又管理著文官等十二個女戲子。並行頭等事。不得空閒。因此又將賈菖、賈菱喚來監工。一日燙蠟釘硃。動起手來。這也不在話下。且說那個玉皇廟。並達摩菴兩處。一班的十二個小沙彌。並十二個小道士。如今拿出大觀園來。賈政正想發到各廟去分住。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之母周氏。正打算到賈政這邊謀一個大小事件。與兒子管管。也好弄些銀錢使用。可巧聽見這邊有事。便坐車來求鳳姐。鳳姐因見他素日不大拿班做勢的。便依允了。想了幾句話。便回王夫人說這些小和尚道士。萬不可打發到別處去。一時娘娘出來。就要應承的。倘或散了。若再用時。可又費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將他們都送到家廟鐵檻寺去。月間不過派一個人。拿幾兩銀子去買柴米。就是了。說聲用走去。叫一聲。就來一點兒不費事。王夫人聽了。便商之於賈政。賈政聽了。笑道。倒是提醒了我。就是這樣。即時喚賈璉、賈璉正同鳳姐喫飯。一聞呼喚。放下飯便走。鳳姐一把拉住。笑道。你且站住。聽我說話。若是別的事。我不

籠絡中何況他人
 乃夫猶欲承教乎
 寫得出活活有一
 個潑辣貨跳出紙
 上
 寫芹哥管小道士
 等為後來無名揭
 帖伏案寫芸哥管
 種樹為後來拾帕
 伏案以見奸盜之
 門皆自阿鳳啟之
 此亦春秋之微意
 也
 昨晚要改個樣兒
 蕩情帷薄褻呢斯
 極卻非金海梅中
 吐屬即使法秀聞
 之亦無訶賦銀兩
 須知領各款規例
 俱是如規例閱
 者記著
 只此一書月費銀
 一百兩其他可知
 焉能可謂人財兩
 得矣
 結沙欄道士二十
 四人為一段
 自此至擇日入園
 為一段

管若是為小和尚小道士們的那事著好歹依我這麼著如此這般教了一套話賈璉笑道我不知道你有本事你說去鳳姐聽說把眼一睜把筷子一放臉上帶笑不笑的瞪著賈璉道你真還是頑話兒賈璉笑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兒子芸兒來求了我兩三遭要件事管管我應了叫他等著好容易出來這件事你又奪了去鳳姐兒笑道你放心園子東北角上娘娘說了還叫多多的種松柏樹樓底下還叫種些花草等這件事出來我包管叫芸兒管這工程卻又引鬼入門賈璉道果然這樣也倒罷了但只一件昨日晚上我不過是要改個樣兒你就扭手扭腳的試問前一晚那個樣兒鳳姐聽了嗤的一聲笑了向賈璉啐了一口低下頭便喫飯筷子又拿在手中了賈璉一徑笑著去了走到前面見了賈政果然是為小和尚的事賈璉便依了鳳姐的主意說道看來芹兒到大大的出息了這件事竟交與他去管辦橫豎照在裏頭的規例每日叫芹兒支領就是了賈政原不大理論這些小事聽賈璉如此說便依允了賈璉回至房中告訴鳳姐鳳姐即命人去告訴周氏賈芹便來見賈璉夫妻感謝不盡鳳姐又做情官路營人情先支三個月的費用叫他寫了領字賈璉批票畫了押登時發了對牌出去銀庫上按數發出三個月的供給來白花銀三百兩賈芹隨手拈了一塊與掌平的人叫他們喫了茶罷於是命小廝拿了回家與母親商議登時雇個腳驢自己騎又雇幾輛車子至榮國府角門前喚出二十四個人來坐上車子一徑往城外鐵檻寺去了當下無話後來再話如今且說賈元春在宮中編大觀園題

爲後文許多詩社
張本必得元妃一命園
中方得團聚以成
風流蔽澤
有此一段下文方
有文章
吾未聞課讀書於
姊妹叢中者
從此以後又開一
番世界矣
活畫出小孩子
活畫醜媳婦免不
得見公婆面

特提金釧一寫爲
後文投井埋恨
此淫書也卻處處
含蓄有味非別小
說所比
只一換字想見踟
躕光景

詠之後忽想起那園中的景致。自從幸過之後。父親必定謹敬封鎖。不叫人進去。豈不孤負此園。況家中現有幾個能詩會賦的姊妹們。何不叫他們進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無顏。終有此一日。卻又相寶玉。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不比別的兄弟。若不叫他進去。又怕冷落了。他恐祖母與母親心上不喜。須得也叫他進去居住。方妥。恐有不安。命太監夏忠到榮府。下一道諭。命寶釵等在園中居住。不可封鎖。命寶玉也隨進去讀書。賈政王夫人接了諭。俟夏忠去後。便回明賈母。遣人進去各處收拾打掃。安設簾幔牀帳。別人聽了。還猶可。惟寶玉則喜之不勝。正和賈母盤算。要這個。要那個。忽見丫鬟來說。老爺叫寶玉。寶玉呆了半晌。登時掃了興。臉上轉了色。便拉著賈母扭扭的扭股兒。糖似的死也不敢去。賈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寶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況你做了這篇好文章。想是娘娘叫你進園去住。他分付你幾句話。不過是怕你在裏頭淘氣。他說什麼。你只好生答應著。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喚了兩個老嫗嫗來。分付好生帶了寶玉去。別叫他老子嚇著他。老嫗嫗答應了。寶玉只得前去。一步走不了三寸。蹭到這邊來。可巧賈政在王夫人房中商議事情。金釧兒。彩雲。彩鳳。繡鸞。繡鳳等衆丫頭。都在廊簷下站著呢。一見寶玉。玉都抵著嘴兒笑他。金釧一把拉著寶玉。悄悄的說道。我這嘴上是纔擦的香漬的胭脂。你這會子可喫不喫了。彩雲一把推開金釧。笑道。人家心裏正不自在。你還要奚落他。趁這會子喜歡。快進去罷。寶玉只得挨進門去。原來賈政和王夫人都在裏間呢。趙姨娘打

賈環與姊妹等同
坐而趙姨娘打簾
子可見賈府中名
分之嚴作者於此
等處每喜連類寫
之天下為父母之心
誰不有此等想不
獨政老也等想不
政老分付寶玉數
句亦必有文字

刁鑽人自當起刁
鑽名字

教訓得是可謂知
子莫若父矣一步
於其來也曰一步
走不到三寸於其
去也曰一溜煙真

起簾子寶玉挨身而入。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坐在炕上說話。地下一排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賈環四人都坐在那裏。子坐母立於情理二字似尙欠缺想見大家規矩。見他進來。惟有探春惜春和賈環站了起來。賈政一舉目見寶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秀色奪人。又看見賈環人物委瑣。舉止粗糙。忽又想起賈珠來。再看看王夫人。只有這一個親生的兒子。素愛如珍。自己的鬚鬢將已蒼白。因這幾件上。把平日嫌惡寶玉之心。不覺減了八九分。半晌說道。娘娘分付你。說日日在外遊嬉。漸次疏懶。如今叫禁管你。同姊妹們在園裏讀書。你可好生用心習學。再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細。寶玉連連答應了幾聲。是如今好放心了。王夫人便拉他在身邊坐下。他姊弟三人依舊坐下。應上站起來。王夫人摸索著寶玉的脖項。說道。前兒的丸藥。都喫完了。沒有寶玉答應。還有一丸。王夫人說明。早再取十九丸來。天天臨睡時候。叫襲人伏侍你。喫了再睡。寶玉道。自從太太分付了襲人。天天臨睡打發我。喫的。賈政便問道。誰叫襲人。政老尙未知之也。王夫人道。是個丫頭。賈政道。丫頭不拘叫個什麼罷了。是誰起這樣刁鑽的名字。王夫人見賈政不自在了。便替寶玉掩飾道。恐掩飾不來。是老太太起的。賈政道。老太太如何曉得這樣的話。一定是寶玉。寶玉見瞞不過。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讀詩。會記古人有句詩云。花氣襲人知晝暖。因這丫頭姓花。便隨意起的。王夫人忙向寶玉說道。你回去改了罷。老爺也不用為這小事生氣。賈政道。其實也無妨礙。不用改。只可見寶玉不務正。專在這些濃詞豔詩上做工夫。說畢。斷喝了一聲。作孽的。

人情入理妙不可
言。眼懸心懸花姑娘
已半日矣。
是一定要問的

點醒時令

總束
入園後即從寶玉
寫起
爲後文許多雅事
提綱
寶玉不識以爲天
書則此處彈琴二
字與後不甚照應
可刪

提綱

畜生還不出去。王夫人也忙道：去罷去罷。怕老太太等喫飯呢。寶玉答應了，慢慢的退出。去向金釧兒笑著伸伸舌頭，帶著兩個老嫗，一溜烟去了。活畫出來，還顧上文自成一局。剛至穿堂門，只見襲人倚門而立。候久了，見寶玉平安回來，堆下笑來，問道：你做什麼？寶玉告訴沒有什麼，不過怕我進園淘氣，分付分付一面說，一面回至賈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見林黛玉正在那裏，寶玉便問道：你住在那一處好？黛玉正盤算這事，忽見寶玉一問，便笑道：我心裏想著瀟湘館好。我愛那幾竿竹子，隱著一道曲欄，比別處幽靜。寶玉聽了，拍手笑道：正合我的主意。我也想叫你那裏去住。我就在怡紅院，咱們兩個又近又都清幽。二人正計議，就是賈政遣人來回賈母說：二月二十日是好日子，哥兒姐兒們好搬進去的。這幾日內，遣人進去分派收拾。薛寶釵住了蘅蕪院，林黛玉住了瀟湘館，賈迎春住了綴錦樓，探春住了秋掩書齋，惜春住蓼風軒，李氏住了稻香村，寶玉住怡紅院，每一處添兩個老嫗，四個丫頭，除各人奶娘親隨丫頭外，另有專管收拾打掃的。至二十二日，一齊進去，登時園內花招繡帶，柳拂香風，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閒言少敘，且說寶玉自進園來，已是三月，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鬢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鬪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謎，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人生至樂，他會有幾首四時卽事詩，雖不算好，卻是真情真景。

春夜卽事云

第四句點眼

霞綃雲幄任鋪陳。隔巷蛙聲聽未真。枕上輕寒窗外雨。眼前春色夢中人。盈盈燭淚因誰泣。點點花愁為我噴。自是小鬟嬌懶慣。擁衾不耐笑言頻。

夏夜即事云

倦繡佳人幽夢長。金籠鸚鵡喚茶湯。窗明麝月開宮鏡。室靄檀雲品御香。琥珀杯傾荷露滑。玻璃屏納柳風涼。水亭處處齊紈動。簾捲朱樓罷晚妝。

秋夜即事云

絳雲軒裏絕喧譁。桂魄流光浸茜紗。苔鎖石紋容睡鶴。井飄桐露濕棲鴉。抱衾婢至舒金鳳。倚檻人歸落翠花。靜夜不眠因酒渴。沈烟重撥索烹茶。

冬夜即事云

梅魂竹夢已三更。錦鬪鸚衾睡未成。松影一庭惟見鶴。梨花滿地不聞鶯。女奴翠袖詩懷冷。公子金貂酒力輕。卻喜侍兒知試茗。掃將新雪及時烹。

是年寶玉係十五歲

三四句卻秀四詩工穩可誦

偏有一個混世冤王竟要緊開他混沌世界攪亂他爛漫天真

不說寶玉閒吟。且說這幾首詩。當時有一等勢利人。見是榮國府十二三歲的公子做的。抄錄出來。各皆稱頌。再有等輕薄子弟。愛上那風流妖豔之句。也寫著扇頭壁上。不時吟哦賞讚。因此上竟有人來尋詩覓字。倩畫求題的。寶玉一發得意。每日家做這些外務。誰想靜中生動。忽一日不自在起來。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來進去。只是悶悶的。園中那些女孩子。正是混沌世界。天真瀾漫之時。坐臥不避嬉笑無心。那裏知寶玉此時的心事。那

人家子弟知識初
開往爲此等書
引壞紅樓夢其一
也

古今通病
將時令一點以醒
絕妙畫本
寫入園後四時諸
景
始以落紅成陣爲
諸女郎立一竿影
也
一切有情物皆作
如是觀
寶黛二人園中第
一次相逢
在山清水出山水
濁大有空谷佳人
之感
花隨水去流到人
間墮瀟飄茵要難
自歸諸黃土惜
花之情深痛花之
情更深
入園後黛玉自埋
花始作者之深意

寶玉心內不自在。便懶在園內。只在外頭鬼混。卻又癡癡的。茗烟見他這樣。因想與他開
心。左思右想。皆是寶玉頑煩了的。只有這件寶玉不會看見過。想畢。便走到書坊內。把那
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外傳。與那傳奇角本。買了許多。來引寶玉。寶
玉一看。如得珍寶。茗烟又囑付道。不可拿進園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喫不了攪著走呢。
寶玉那裏肯不拿進去。踟躕再四。單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揀了幾種進去。放在牀頂上。無
人時。方看那粗俗過露的都藏於外面書房內。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攜了一
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閣橋那邊。桃花岸下一塊石上。坐著。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看。正看到
落紅成陣。風過樹上。桃花吹下一大斗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皆是花片。寶玉要抖將下
來。恐怕脚步踐踏了。只得攙了那花瓣。來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
竟流出沁芳閣去了。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多花瓣。韻事。寶玉正踟躕間。只聽背後有人
說道。你在這裏做什麼。寶玉一回頭。卻是林黛玉來了。肩上擔著花鋤。花鋤上掛著紗囊。
手內拿著花帚。寶玉笑道。好好一頓。來把這個花掃起來。倒在那水裏去罷。我纔倒了好
些在那裏呢。林黛玉道。倒在水裏不好。你看這裏的水乾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
什麼沒有。仍舊把花遭蹋了。那畸角上。我有一個花冢。如今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裏。埋
在那裏。日久。隨土化了。豈不乾淨。寶玉聽了。喜不自禁。笑道。待我放下書。幫你來收拾。黛
玉道。什麼書。寶玉見問。慌的藏之不迭。便說道。不過是中庸大學。黛玉道。你又在我跟前

也情急之對然更露馬脚矣寫得周到寫得鄭重若是大學中庸寶玉亦能知為好文章而不飯吃當復何如引用確切如黛玉此時若不如此更無可轉身對答處且不成其為黛玉我告誦舅舅一句是隨走隨說也千古奇文聞者當為捧腹吾是多愁二句引用恰好而妹以爲欺負速聞睹前亦用西廂作答前此之佛然變色似乎矛盾實非矛盾惱得容易好得容易真是習慣成自然卸去寶玉獨提黛玉寫聽曲一事與上文看曲相聯絡

弄鬼趁早兒給我瞧瞧好多著呢寶玉道妹妹若論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別告訴別人真正這是好文章你若看了連飯也不想喫呢一面說一面遞了過去黛玉把花且放下接書來瞧從頭看去越看越愛寫得暢足不頓飯時將十六齣俱已看完但覺詞句警人餘香滿口雖看完了卻只管出神心內還默默記誦妙筆寶玉笑道妹妹你說好不好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寶玉笑道我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的貌林黛玉聽了不覺帶腮連耳通紅登時豎起兩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兩隻似睜非睜的眼桃腮帶怒薄面含嗔二語寫得入細大有激羞成怒光景指著寶玉道你這該死的胡說好好的把這淫詞豔曲弄了來說這些混帳話來欺負我我告訴舅舅舅母去說到欺負二字就把眼圈兒紅了轉身就走寶玉著了忙向前攔住道好妹妹千萬饒我這一遭原是我說錯了若有心欺負你明兒我掉在池子裏叫個癩頭龜喫了去變個大忘八等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我往你墳上替你駝一輩子碑去奇警說的林黛玉撲嗤的一聲笑了一面揉著眼一面笑道一般嚇的這個調兒還只管胡說吓原來也是個銀樣蠟鎗頭寶玉聽了笑道你說的是什麼呢我也告訴去林黛玉笑道你說你會過目成誦難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麼寶玉一面收書一面笑道正經快把花埋了罷別提那個了二人便收拾了落花正纔掩埋妥協只見襲人走來說道那裏沒找到摸在這裏來那邊大老爺身上不好姑娘們都過去請安老太太叫打發你去呢快回去換衣服罷寶玉

此玉茗翁牡丹亭遊園劇中句也。卻與眼前情景差合。此等人何堪聞此等語。吾見今之女伎儘有能誦此曲者。猶野和尚之誦金剛經。真孤負佳曲矣。酸味耶抑苦味耶。女子無才便是福。信乎其言也。俱引三項作證。卻是佳句。上云不覺心動神搖。此云不覺心痛。神馳是身世之感。非春感也。寫得繁兒法法可憐。亦是寶玉二人開鑿之始。

聽了。忙拿了書。要物別了黛玉。要人同襲人回房換衣不提。這裏林黛玉見寶玉去了。聽見衆姊妹也不在房中。自己悶悶的。正欲回房。剛走到梨香院牆角邊。只聽見牆內笛韻悠揚。歌聲婉轉。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個女子演習戲文。雖未留心去聽。偶然兩句吹到耳內。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原來是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林黛玉聽了。倒也十分感慨纏綿。以黛玉之聰明而聽牡丹亭安得不感歎。便止步側耳細聽。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聽了這兩句。不覺點頭自歎。心下自思。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略戲中的趣味。想畢。又後悔不該胡想。耽誤了聽曲子。再聽時。恰唱道。只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聽了這兩句。不覺心動神搖。又聽道。你在幽閨自憐。等句。越發如醉如癡。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個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再詞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兼方纔所見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之句。都一時想起來。湊聚在一處。子細忖度。不覺心痛神馳。眼中落淚。女兒家知識字原非美事。正沒個開交。忽覺背後有人擊他一下。收場得好。及回頭看時。原來是一個女子。未知是誰。到底是誰。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芹兒管事在芸兒之先。足見鳳姐之權勝于賈璉。賈璉于說芹兒管事時。忽帶說昨

黛玉聽曲真所謂
傷心人聽傷心曲
斷腸人作斷腸語
桐樹心孤桃花命
短不禁爲之一歎

晚褰語描寫少年夫婦情景最爲深刻。

寶玉同諸姊妹不住園中。不能有許多事情。但賈政古板。必不肯辦。元妃傳諭。方好。遵依。是大觀園聚集之始。

金釧戲言。可見寶玉吃渠胭脂。已非一次矣。不但爲後事伏筆。且爲前事補筆。

寶玉四景詩。是後來詩會聯句引子。

寶玉一見小說傳奇。便視同珍寶。黛玉一見西廂。便情意纏綿。淫詞豔曲。移人如此。

可畏可畏。此處直伏四十二回情事。

花冢埋花。雖是雅事。卻是黛玉結果影子。

黛玉聽曲。至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二句。想起多少古詩。傷心落淚。短命人。往往如此。

於聚集大觀園之始。卽敘黛玉埋花傷心等事。此黛玉之所以終於園中也。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已入壬子年三月間事。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蘇
兒
遺
怕
惹
相
思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二十四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癡女兒遺帕惹相思

伏後謝茶葉之根
菱兒亦可人
鳳姐送茶已伏下
回借茶調笑一節
香菱與黛玉談無
關緊要事不過借
以作收煞耳
以上寫黛玉讀曲
聽曲事自正當三
月中浣旬起至此
成一段
此段從回房換衣
句接入隨手帶起
芸哥一段文字寫
出門必換靴子寫
盡世派
寫世亦是婢中之
嬌嬌者自宜出方
以特筆寫之
怪脾氣到底不改
已把臉湊在脖子

話說林黛玉正在情思縈逗。纏綿固結之時。忽有人從背後擊了他一下。說道：你做什麼。一個人在這裏。林黛玉嚇了一跳。回頭看時。不是別人。卻是香菱。林黛玉道：你這個傻丫頭。嚇我一跳。你這會子打那裏來。香菱嘻嘻的笑道：我來尋我們姑娘的。總找不著他。你們紫鵲也找你呢。說璉二奶奶送了什麼茶葉來。給你的。回家去坐著罷。一面說。一面拉著黛玉的手。回瀟湘館來。果然鳳姐送了兩小瓶。上用新茶來。林黛玉和香菱坐了。談講些這一個繡的好。那一個刺的精。此時香姑娘尚未談及詩。又下一回棋。看兩句書。香菱便走了。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被襲人找回房去。只見鴛鴦歪在牀上看襲人的鍼線呢。鴛鴦之至怡紅院。老太太遣其找寶玉也。見寶玉來了。便說道：你往那裏去了。老太太等著你呢。叫你過那邊請大老爺安去。還不快去換了衣服走呢。與上回襲人找寶玉時語緊接。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寶玉坐在牀沿上。褪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回頭見鴛鴦穿著水紅綾子襖兒。青緞子背心。束著白縐紬汗巾兒。臉向那邊低著頭。看鍼線。脖子上帶著扎花領子。其實動人。寶玉便把臉湊在脖子項上。聞那香氣。不住用手摩挲。其白膩不在襲人以下。可知襲人是白膩的。便挨上身去。涎臉笑道：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賞我吃了罷。一面說。一面

上而繼云挨身上
去復將挨至何處
耶讀不說盡反叫
妙在不說盡反叫
感為其實乃深喜
把臉湊在薛子上
已飽着臉而相
即喚其同愛相
求即知於同亮處
純用反筆也
一一定為種花樹一
車找買者
為小紅而上一寫
前書作西席上
果然找二叔來
其年寶玉十五歲
其實只大幾歲
措詞絕妙阿芸真
是前與子
後來寶叔不能
照管所以改口
叫叔叔也寫世
情

大家規矩有次序

扭股糖似的黏在身上。只一黏字寫得不堪。鴛鴦便叫道：襲人，你出來瞧瞧。你跟他一輩子，也不勸勸他，還是這麼著。襲人抱了衣服出來，向寶玉道：左勸也不好，右勸也不改。你倒是一邊說，一邊催他。是怎麼樣？你再這麼著，恐不止這麼著。這個地方可也就難住了。誰叫你住一邊說，一邊催他。穿衣服同鴛鴦往前而來，見過賈母，出至外面，人馬俱已齊備，剛欲上馬，只見賈璉請安回來。正下馬，二人對面彼此問了兩句話，只見旁邊轉出一個人來，請寶叔安。寶玉看時，只見這人生的長容臉面，長挑身材，年紀只有十八九歲，生得著實斯文清秀，倒也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是那一房的，叫什麼名字。賈璉笑道：你怎麼發默？連他也認不得。他是後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兒子。芸兒寶玉笑道：是了，是我怎麼就忘了。因問他母親好，這會子什麼勾當。賈芸指賈璉道：找二叔說句話。寶玉笑道：你倒比先越發出跳了。倒像我的兒子。賈璉笑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歲呢。就給你做兒子了。寶玉笑道：你今年十幾歲。賈芸道：十八了。原來這賈芸最伶俐乖巧的。的評聽寶玉說像他的兒子，便笑道：俗語說的好，搖車兒裏的爺爺，拄拐棍兒的孫子。雖然年紀大山高，遮不住太陽。只從我父親死了這幾年，也沒人照管。若寶叔不嫌姪兒蠢，認做兒子，就是姪兒的造化了。賈璉笑道：你聽見了，認了兒子，不是好開交的。說著就進去了。寶玉笑道：明兒你開了，只管來找我。別和他們鬼鬼祟祟的。這會子我不得閒兒。明日你到書房裏來，和你說天話兒。我帶你園裏頑去。說著，扳鞍上馬，衆小廝隨往。賈赦這邊來，見了賈赦，不過是偶感些風寒。

想也是一個淘氣
兒子不看看自己本來
面目

邢夫人留寶玉吃
飯其待寶玉亦有
偏愛處抑僧來看
佛面耶
上節文字其正意
在寶玉遇芸兒
以上結寶玉遇赦
老請安一段
下一段接寫芸兒
文字
應上文管小道士
沙彌一事
在芸兒是一樁要
事而隨兒以爲閒
話畫出公子派
與邑不知是什麼

先述了賈母問的話。然後自己請了安。賈赦先站起來。回了賈母問的話。便喚人來帶進哥兒去。太太屋裏坐著。寶玉退出來。至後面到上房。邢夫人見了。先站了起來。請過賈母的安。寶玉方請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問別人。又命人倒茶。茶未吃完。只見賈琮來問寶玉好。邢夫人道。那裏找活猴兒去。你那奶媽子死絕了。也不收拾收拾。弄得你黑眉烏嘴的。那裏還像個大家子念書的孩子。正說著。只見賈環賈蘭小叔姪兩個也來請安。邢夫人叫他兩個在椅子上坐著。賈環見寶玉同邢夫人坐在一個坐褥上。邢夫人又百般摸索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多時。便向賈蘭使個眼色。兒要走。賈蘭只得依他。一同起身告辭。寶玉見他們起身。也就要一同回去。邢夫人笑道。你且坐著。我還和你說話。寶玉只得坐了。邢夫人向他兩個道。你們回去。各人替我問各人母親好。罷。你們姑娘姊妹們都在這裏呢。鬧得我頭昏。今兒不留你們吃飯了。賈環等答應著。便出去了。寶玉笑道。可是姊妹們都過來了。怎麼不見。邢夫人道。他們坐了會子。都往後頭。不知那屋裏去了。寶玉道。大娘說有話說。不知是什麼話。邢夫人笑道。那裏什麼話。不過叫你等著。同姊妹們吃了飯去。還有一個好頑的東西。給你帶回去頑兒。娘兒兩個說著。不覺有晚飯時候。請過衆位姑娘們來。調開桌椅。羅列杯盤。母女姊妹們吃畢了飯。寶玉辭別賈赦。同衆姊妹回家。好頑的東西帶來否。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歇。不在話下。且說賈芸進去見了賈璉。因打聽可有什麼事情。賈璉告訴他說。前兒倒有一件事情出來。偏生

地方其今之大興
 耶世仁者不是人
 也八月節還帳原
 是當時風俗偏有
 不肯除便罷偏有
 此等牛牽狗糊的
 話頭寫出市井人
 惡習

不肯除便罷還要
 排揆一場我也聽
 不下去
 說得來下氣低聲
 口吻畢肖求人之
 難如此
 說到下半已是憤
 憤之意
 上以再休提發端
 此以還不是該的
 發端都揣摩入骨
 之筆
 都是口頭風光說
 得來卻好聽然終
 何益於阿芸耶
 求辦事於管家亦
 品斯下矣卜世仁
 只願有錢可賺

你。嬌。娘。再。三。求。了。我。給。了。賈。芹。了。他。許。我。說。明。兒。園。裏。還。有。幾。處。要。栽。花。木。的。地。方。等。這
 個。工。程。出。來。一。定。給。你。就。是。了。那。賈。芸。聽。了。半。晌。說。道。既。是。這。樣。我。就。等。著。罷。叔。叔。也。不
 必。先。在。嬌。娘。跟。前。提。我。今。兒。來。打。聽。的。話。到。跟。前。再。說。也。不。遲。賈。璉。道。提。他。做。什。麼。我。那
 裏。有。這。工。夫。說。閑。話。兒。呢。明。日。還。要。到。興。邑。去。一。走。必。須。當。日。趕。回。來。方。好。你。先。去。等。著。
 後。日。起。更。以。後。你。來。討。信。早。了。我。不。得。閒。說。著。便。向。後。面。換。衣。服。去。了。賈。芸。出。了。榮。國。府
 回。家。一。路。思。量。想。出。一。個。主。意。來。卻。是。好。主。意。便。一。徑。往。他。母。舅。卜。世。仁。家。來。原。來。卜。世。仁
 現。開。香。料。鋪。方。纔。從。鋪。子。裏。回。來。一。見。賈。芸。便。問。為。什。麼。事。來。賈。芸。道。有。件。事。求。舅。舅。幫
 襯。要。用。冰。片。麝。香。好。歹。舅。舅。每。樣。除。四。兩。給。我。八。月。節。按。數。送。了。銀。子。來。卜。世。仁。冷。笑。道。
 再。休。提。賒。欠。一。事。前。日。也。是。我。們。鋪。子。裏。一。個。夥。計。替。他。的。親。戚。賒。了。幾。兩。銀。子。的。貨。至
 今。總。未。還。上。因。此。我。們。大。家。賠。上。立。了。合。同。再。不。許。替。親。友。欠。賒。誰。要。犯。了。就。罰。他。二。十
 兩。銀。子。的。東。道。況。且。如。今。這。個。貨。也。短。你。就。拿。現。銀。子。到。我。們。這。小。鋪。子。裏。來。買。也。還。沒
 有。這。些。豈。敢。豈。敢。只。好。到。扁。兒。去。這。是。一。件。一。頓。二。則。你。那。裏。有。正。經。事。不。過。賒。了。去。又。是
 胡。鬧。你。只。說。舅。舅。見。你。一。遭。兒。就。派。你。一。遭。兒。不。是。你。小。人。家。很。不。知。好。歹。也。要。立。個。主
 意。賺。幾。個。錢。弄。弄。穿。的。吃。的。我。看。看。也。喜。歡。賈。芸。笑。道。舅。舅。說。的。有。理。但。我。父。親。沒。的。時
 節。我。年。紀。又。小。不。知。事。體。後。來。聽。我。母。親。說。都。還。虧。舅。舅。們。在。我。們。家。去。出。主。意。料。理。的
 喪。事。難。道。舅。舅。是。不。知。道。的。還。是。有。一。畝。地。兩。間。房。子。在。我。手。裏。化。了。不。成。巧。媳。婦。做。不

原來芹兒是三房裏的。老四自然有此好舅母。買此好舅母。其炎涼世態。活活寫出。凡窮親眷。到店除物。必先愁窮。次作排揎。後復假意殷勤。不巳皆天。造地設之文。奇峯陡起。已要告訴矣。而曰。告訴不得。你今人。說話往往如此。發端真肖極。絕妙渾名。也罷二字響。應上文專放重利。債想較二奶奶更。用掬字妙想。倪二。搭包中放許多零。碎物事。時抱不平。又皮有慷慨蓋人。值。享通則攸往咸宜。

出沒米的飯來。叫我怎麼樣呢。還虧是我呢。要是別個死皮賴臉的。三日兩頭兒來纏舅。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舅舅也就沒有法兒呢。卜世仁道。我的兒舅舅。要有還不是該。的。我天天和你舅母說。只愁你沒個算計。你但凡立得起來。到你大房裏。就是他們爺兒。們見不著。便下個氣。和他們的管家。或者管事的人們。嬉和嬉和。也弄個事兒。管管前兒。我出城去撞見你三房裏的老四。騎著大驢。帶著四五輛車。有四五和尙道士。往家廟裏去了。他那不虧能幹。就有這樣的事。到他了。賈芸聽了。嘮叨的不堪。便起身告辭。卜世仁道。怎麼急的這樣。吃了飯去罷。多謝承情。一句話。尙未說完。只見他娘子說道。你又糊塗了。說著沒有米。這裏賣了半斤麵。來下給你吃。這會子還粧胖呢。留下外甥。挨餓不成。倒直截痛快。卜世仁道。再買半斤來。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兒銀姐。往對門王奶奶家。去問有錢借。二三十個明日。就送來。還的寫得不堪之至。夫妻兩個說話。那賈芸早說了幾個。不用費事。去的無影無踪了。可謂見機而作。不言卜家夫婦。且說賈芸賭氣離了母舅家。門一經回來。心下正自煩惱。一邊想。一邊走。低著頭。不想一頭就撞在一個醉漢身上。低著頭。則不見來人。故撞也。把賈芸一把拉住。罵道。你瞎了眼。撞起我來了。你是誰。賈芸聽聲音。像是熟人。子細一看。原來是緊鄰倪二。這倪二是個潑皮。專放重利債。在賭博場吃飯。專愛喝酒打架。此時正從欠錢人家索債歸來。已在醉鄉。不料賈芸撞了他。就要動手。賈芸叫道。老二住手。是我沖撞了你。緊接上子細一看。倪二一聽他的語音。將醉眼睜開一看。

點出銀數
概直仗俠此等人
當鑄金事之若卜
世仁算什麼東西
倪老二還要客氣
兩句
賭博去了不知是
和局是攤局是牌
九局隨意認成一
名卻似有之
閱卜世仁事令人
氣憤幸有倪二一
事釋之讀之者當
為浮一大白

亦想定故有此不
妨二字

見是賈芸忙鬆了手。趑趄著笑道：「原來是賈二爺傳神。這會子那裏去？」賈芸道：「告訴不得。你平白的又討了個沒趣兒。」倪二道：「不妨有什麼不平的事，告訴我。我替你出氣。」這三街六巷，憑他是誰，若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的街鄰，管叫他人離家散。賈芸道：「老二，你別生氣。聽我告訴你這緣故，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倪二聽了，大怒道：『要不是二爺的親戚，我便罵出來。真正氣死我也罷，你也不必愁。我這裏現有幾兩銀子，你要用只管拿去。』」決裂我們好街坊。好街坊者好鄰舍也。這銀子是不利錢的一頭，說一頭從搭包內掏出一包銀子來。爽利人賈芸心下自思：「倪二素日雖然是潑皮，卻也因人而施，頗有義俠之名。若今日不領他這情，怕他臊了，倒恐不美。不如用了他的，改日加倍還他就是了。」因笑道：「老二，你果然是個好漢。既蒙高情，怎敢不領。回家照例寫了文約，送過來便了。」倪二大笑道：「這不過是十五兩三錢銀子，你若寫文契，我就不借了。」賈芸聽了，一面接銀子，一面笑道：「我便遵命罷了。何必著急？」倪二笑道：「這纔是了。爽利人天氣黑了，也不讓茶讓酒。我還有點事情到那邊去，你竟請回。我還求你帶個信兒與我們家，叫他們閉門睡罷。我不回家了。倘或有事，叫我們女孩兒明兒一早到馬販子王短腿家找我。一面說一面趑趄著腳兒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賈芸偶然撞了這件事，心下也十分稀罕。我也代他稀罕。想那倪二到果然有些意思，只是怕他一時醉中慷慨，到明日加倍要來，便怎麼處。忽又想到不妨等那件事成了，可也加倍還得起他。因走到一個錢鋪內，將那銀子稱一稱。」

是一早過來光景

鳳姐原來會裁衣

掛場款式
一個逼字一個搶
字活畫出打千
光景

句句打入鳳姐心
坎中
滿臉是笑應上連
正眼也不看句不
由的止了步應上
仍往前走句○母
子間時想著即謂
背地裏嚼舌真覺
口齒生香
一派鬼話說來甚
像

分兩不錯。好倪二心中越發歡喜。到家先將倪二的話告訴他娘子。方回家來。見他母親自在炕上拈線。見他進來。便問那裏去了一天。賈芸恐他母親生氣。便不提。卜世仁的事來。不提得好。只說在西府裏等璉二叔的。問他母親吃了飯不曾。他母親說吃了。還留飯在那裏。叫小丫頭拿過來與他吃。那天已是掌燈時候。賈芸吃了飯。收拾安歇。一宿無話。次日一早起來。洗了臉。便出南門大街。在香鋪買了香麝。便往榮府來打聽。賈璉出了門。細作賈芸便往後面來。到賈璉院門前。只見幾個小廝拿著大高的笞帚在那裏掃院子呢。忽見周瑞家的從門裏出來。叫小廝們先別掃。奶奶出來了。賈芸忙上去。笑道：「二孀娘那裏去。」周瑞家的道：「老太太叫想必是裁什麼尺頭。正說著。只見一羣人簇擁著鳳姐出來了。賈芸深知鳳姐是喜奉承。愛排場的。忙把手逼著。恭恭敬敬搶來。請安。鳳姐連正眼也不看。仍在前面走。逼肖只問他母親好。怎麼不來我們家逛逛。賈芸道：「只是身上不好。倒時常記著孀娘。要瞧瞧。總不能來。鳳姐笑道：「可是你會撒謊。不是我提起。他就不想我了。賈芸笑道：「姪兒不怕雷打。就敢在長輩跟前撒謊。昨日晚上還提起孀娘來。說孀娘身上生得單弱。事情又多。虧孀娘好大精神。竟料理的周周全全。要是差一點兒的。早累的不知怎麼樣了。聲口宛肖。鳳姐兒聽了。滿臉是笑。不由的止了步。問道：「怎麼好好的你娘兒兩個在背地裏嚼說起我來。」賈芸道：「有個緣故。只因我有個極好的朋友。家裏有幾個錢。現開香鋪。因他身上捐了個通判。前日選了雲南。不知那一府。連家眷一齊去。他這香鋪也

芸兒亦善於說辭

皆然 婦女貪小利貧富
料便有好話 鳳姐貪利有了香
一想了事不印機 得了物事不印機
其管事至明日而 云叔叔纔告心之
靈巧問識所屈 主人不下來衆下
大宅往來有此風 氣

挾刺候門者請看
此種樣子
哥哥是誰

不開了。便把貨物攢了一攢。該給人的給人。該賤發的賤發。像這貴重的。都送與親友。所以我得了些冰片麝香。我就和我母親商量。賤賣了可惜。若送人也沒有人家配使。這些香料。因想孀娘往年間還拿大包的銀子買這東西呢。別說今年貴妃宮中。就是這個端陽節所用也。一定比往常要加上十幾倍。故此孝敬孀娘。一邊將一個錦匣遞過去。善於迎合。鳳姐正是辦端節的禮。須用香料。著了便命豐兒接過芸兒的來。送了家去。交給平兒。因又說道。看著你這樣。知道好歹。怪道你叔叔常提起你來說你好。說話明白。心裏有見識。賈芸聽這話入港。便打進一步來。故意問道。原來叔叔也常提我的。鳳姐見問。便要告訴給他事情管的話。一想。又恐被他看輕了。只說得了這點兒香料。便混許他管事。了。因又止住。亦且把派他種花木工程的事。都一字不提。隨口說了幾句淡話。便往賈母房裏去了。賈芸也不好提及。只得回來。因昨日見了寶玉。叫他到外書房等著。故此吃了飯。便又進來到賈母那邊。儀門外綺散齋書房裏來。只見茗煙改名焙茗的。并鋤藥兩個小廝。下象棋為奪車。正拌嘴呢。還有引泉掃花挑雲伴。鶴四五個。在房簷下掏小雀兒。頑賈芸進入院內。把腳一蹙。說道。猴兒們淘氣。我來了。衆小廝看見了他。都纔散去。賈芸進書房內。便坐在椅子上。問寶二爺下來沒有。焙茗道。今日還沒下來。二爺說什麼。我替你哨探。哨探去說著。便出去了。這裏賈芸便看字畫古玩。有一頓飯工夫。還不見來。再看別的小子都頑去了。正在煩悶。只聽門前嬌音嫩語的叫了一聲。哥哥。哥哥。賈芸往外瞧時。

精細而又乾淨了頭中不可多得者
好好二字作二句
讀用字深刻已爲後
文伏根此半响工夫想眼
已釘住矣
伏後
可見侯門習氣大
約如斯
不是實玉房裏的
便將如何
來了許多時難道
還沒有茶吃
回頭者留心於了
頭也
站了做什麼
隔窗子者車之窗
也
鳳姐處處弄飛上
文因又止住四字
是明證也
芸兒更乖
果如前書趙姨嬖
之言
趁勢而入芸兒真
乖而又乖者使我
遇此等人亦當入
其數中矣

只見是一個十五六歲的丫頭生的倒也十分精細乾淨。上聞其聲此見其人。那丫頭見了賈芸便抽身躲了。恰值焙茗走來見那丫頭在門前便說道：「好好正抓不著個信兒。」賈芸見了焙茗也就趕出來問怎麼樣。焙茗道：「等了這一日也沒個人兒過來。這就是寶二爺房裏的。」是誰便說道：「好姑娘你進去帶個信兒。」就說廊上二爺來了。那丫頭聽見方知是本家的爺們。便不似從前那等迴避下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聽那賈芸說道：「什麼廊上廊下的。」你只說芸兒就是了。半晌那丫頭冷笑道：「依我說二爺且請回去罷。明日再來。今日晚上得空兒我回一聲。」焙茗道：「這是怎麼說？」那丫頭道：「他今兒也沒睡中覺。自然吃的晚飯。早晚上又不下來。難道只是要二爺在這裏等著挨餓不成。不如家去。明兒來是正經。」就便回來有人帶信。不過口裏答應著。他肯給帶到麼。賈芸聽這丫頭的話簡便俏麗。待要問他名字。因是寶玉房裏的又不便問。只得說道：「這話倒是我明日再來說著便往外去了。」焙茗道：「我倒茶去。」二爺吃茶再去。賈芸一面走一面回頭說：「不吃茶我還有事呢。」口裏說話眼睛瞧那丫頭還站在那裏呢。那賈芸一徑回來。至次日來到大門前。可巧遇見鳳姐往那邊去請安。纔上了車。見賈芸來便命人喚住。隔窗子笑道：「芸兒你竟有膽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你送東西給我。原來你有事求我。昨日你叔叔纔告訴我。說你求他。賈芸笑道：「求叔叔的事。孀娘休提。我這裏正後悔呢。早知這樣我一起頭就求孀娘。這會子也早完了。誰承望叔叔竟不能的口舌便利。」鳳姐笑道：「怪道你那裏沒成兒。昨日又來尋。」

一筆到題
以這言對這便利又
不可言又便利又
不著迹
讀至此回不禁為
奔走權門以求功
名仕祿者一嘆
聽罷了二字知所
望已到手矣
後日就進去尋小
紅事已到手你還
要不去做什麼
沒人作伴豈不呆
呆可見鳳姐之權
靈應速使

五更找倪二想在
賭場中找著
以上了結倪二一
事歸束買芸正傳
此下入寶玉仍從
小紅身上帶敘買
芸是為小紅作傳
矣

了。賈芸道。嬌娘孤負了我的孝心。我並沒有這個意思。若有這意。昨兒還不求嬌娘。如今嬌娘既知道了。我倒要把叔叔丟下。少不得求嬌娘好歹疼我一點兒。宛轉鳳姐冷笑道。你們要揀遠路兒走。叫我也難。早告訴我一聲兒。什麼不成了。多大點兒事。耽誤到這會子。那園子裏還要種樹種花。我只想不出個人來。早說不。早完了。賈芸笑道。這樣。此二字在意中意外之間。明日嬌娘就派我罷。鳳姐半晌道。這個我看著不大好。等明年正月裏的煙火燈燭。那個大宗兒。下來再派你罷。賈芸道。好嬌娘。先把這個派了我罷。果然這件辦的好。再派我那件鳳姐笑道。你到會拉長線兒罷了。若不是你叔叔說。我不管你的事。並不是為送香料。我不過吃了飯。就過來。你到午初時候來領銀子。後來就進去種花。香料之力說著。命人駕起香車。徑去了。賈芸喜不自禁。來至綺散齋。打聽寶玉。誰知寶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裏去了。賈芸便呆呆的坐到晌午。打聽鳳姐回來。便寫個領票來領對牌。至院外。命人通報了。彩明走了出來。單要了領票進去。批了銀數。年月一並連對牌交與賈芸。買芸接看那批上批著二百兩銀子。是十五兩三錢之力也。心中喜悅。翻身走到銀庫上領了銀子。回家告訴他母親。自是母子俱喜。次日五更。賈芸先找了倪二。還了銀子。又拿了五十兩銀子。出西門找到花兒匠方椿家裏去買樹。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自這日見了賈芸。會說過明日著他進來說話。這原是富貴公子的口角。那裏還記在心上。因而便忘懷了。通病這日晚上。卻從北靜王府裏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至園內。換了衣服。正要洗澡。

算來還有一個晴
雲一個綺霞卻到
那裏去了此是漏
筆頓飛婢筆筆清
楚特地逼出小紅
來不知是吃什麼茶
叫了兩三聲就叫
出兩三個老婆子
來偷叫了二三十
聲一房子的老婆
子擠不過矣
已互相授受矣
爲小紅出力一寫

用半新不舊四字
可知是次一等丫
頭
俏麗下加甜淨二
字其人可知矣淨
猶容易淨而能甜
卻難恐寶哥哥無
福嘗此
小紅所說即不得
見者三十六年意
工於脫胎
你爲什麼不細細
留心叫他來做眼
前的事

襲人因被薛寶釵煩了去打結子。他日寶玉煩驚兒打結子只算禮尚往來。秋紋碧痕兩個去催水檀雲又因他母親病了接了出去。麝月又現在家中病著還有幾個做粗活聽使喚的丫頭料是叫他不著都出去尋夥覓伴的去了。豈五人之外若晴雲綺霞亦是做粗活的不想這一刻的工夫只剩了寶玉在房內偏生的寶玉要吃茶一連叫了兩三聲方見兩三個老婆子走進來寶玉見了連忙搖手說罷罷不用了。若將說我焉。老婆子們只得退出。不退出將又奈何寶玉見沒丫頭們只得自己下來拿了碗向茶壺去倒茶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二爺仔細燙了手等我來倒是何人與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接了碗去寶玉倒嚇了一跳問你在那裏的忽然來了嚇我一跳。那丫頭一面遞茶一面笑著不懷好意回道我在後院裏纔從裏間後門進來難道二爺就沒聽見腳步響。則小紅脚小可知寶玉一面吃茶一面仔細打量那丫頭穿著幾件半新不舊的衣裳倒是一頭黑鴉鴉的好頭髮挽著髻兒長容臉面細巧身材卻十分俏麗甜淨如畫寶玉便笑問道你也是我這屋裏的人麼。真是昏頭子。那丫頭道是的寶玉道既是這屋裏的我怎麼不認得。那丫頭聽說使冷笑一聲道不認得的也多呢。豈止我一個從來。我又不過遞茶遞水拿東西。眼前的事一件也做不著。那裏認得呢。寶玉道你爲什麼不做那眼前的事。那丫頭道這話我也難說。此四字中埋沒多少英雄好漢。只是有一句話回二爺昨日有個什麼芸兒來找二爺我想二爺不得空兒便叫焙茗回他今日早起來不想二爺又往北府裏去了。剛說到這句話只見秋紋碧痕啼

作者每下一字俱
 從千鍾百鍊出來
 溼了我的衣裳所
 謂潑潑撒撒也
 了。我的鞋所謂
 越。越。也。無。一。字
 不。照。應。也。無。一。字
 有。何。咤。異。吾。為。小
 紅。不。平。頭。既。多。而
 賈。府。了。頭。既。多。而
 吃。醋。者。隨。在。皆。是
 用。一。且。字。將。來。又
 當。何。如。二。人。纔。上。臺
 秋。碧。便。有。如。許。禁。忌
 盤。便。有。如。許。禁。忌
 宜。製。人。刻。刻。防。人
 也。誰。似。你。有。臉。面。的
 誰。似。你。有。臉。面。的
 上。流。東。西。巴。結。之
 小。紅。卻。有。巴。結。之
 心。然。在。秋。碧。二。人
 不。宜。如。此。醋。意。倘
 在。晴。襲。二。姐。猶。可
 怨。也。前。不。是。後。文。芳
 直。逼。得。小。紅。無。容
 身。之。地。可。憐。可。憐
 寶。玉。烏。乎。知。之。天

唏。哈。哈。的。笑。著。進。來。兩。個。人。共。提。著。一。桶。水。一。手。擦。衣。裳。趑。趑。起。起。潑。潑。撒。撒。的。如。畫。那
 丫。頭。便。忙。迎。出。來。接。那。秋。紋。碧。痕。正。對。抱。怨。你。溼。了。我的。衣。裳。那。個。又。說。你。踹。了。我的。鞋。
 忽。見。走。出。一。個。人。來。接。水。二。人。看。時。不。是。別。人。原。來。是。小。紅。纔。點。出。名。字。來。二。人。便。都。咤。異。
 將。水。放。下。忙。進。房。看。時。並。沒。別。人。只。有。寶。玉。便。心。中。俱。不。自。在。如。此。關。心。可。見。秋。紋。等。於。並。沒。一
 人。之。時。其。事。不。可。說。也。只。得。且。預。備。下。洗。澡。之。物。待。寶。玉。脫。了。衣。裳。二。人。便。帶。上。門。出。來。走。到
 那。邊。房。內。找。著。小。紅。問。他。方。纔。在。屋。裏。做。什。麼。你。管。我。做。什。麼。小。紅。道。我。何。曾。在。屋。裏。呢。只
 因。我的。手。帕。子。不。見。了。往。後。頭。找。去。已。拾。去。了。不。想。二。爺。要。吃。茶。叫。姐。姐。們。一。個。也。沒。有。是
 我。進。去。倒。了。碗。茶。姐。姐。們。便。來。了。並。無。証。供。秋。紋。挽。臉。啐。了。一。口。道。沒。臉。面。的。下。流。東。西。實
 在。過。不。去。正。經。叫。你。催。水。去。你。說。有。事。倒。叫。我。們。去。你。可。做。這。個。巧。宗。兒。一。點。一。點。兒。要。爬
 上。來。了。難。道。我。們。倒。跟。不。上。你。麼。誰。道。跟。不。上。你。也。拿。那。鏡。子。照。照。配。遞。茶。遞。水。不。配。不。知
 如。何。樣。子。始。可。以。配。碧。痕。道。明。兒。我。說。給。他。們。凡。要。茶。要。水。拿。東。西。的。事。嘴。們。都。別。動。只。叫
 他。去。便。是。了。未。必。足。下。就。配。一。逼。秋。紋。道。這。麼。說。還。不。如。我。們。散。了。單。讓。了。他。在。這。屋。裏。罷
 又。逼。進。一。層。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鬧。著。只。見。有。個。老。嫗。嫗。進。來。傳。鳳。姐。的。話。說。明。日。有。人
 帶。花。兒。匠。來。種。樹。叫。你。們。嚴。禁。些。衣。服。裙。子。別。混。曬。混。晾。的。那。土。山。一。帶。都。攔。著。圍。幙。可
 別。混。跑。秋。紋。便。問。明。日。不。知。是。誰。帶。進。匠。人。來。監。工。那。老。婆。子。道。什。麼。後。廊。上。的。芸。哥。兒
 秋。紋。碧。痕。俱。不。知。道。只。管。混。問。別。的。話。那。小。紅。心。內。明。白。知。是。昨。日。外。書。房。所。見。的。那。人

下此等事正復不少。與上鬪棒刺入小紅心坎。又起一番波瀾。心裏所有一觸便知。小紅聞婆子言已。有動於心。他父親林之孝也。是去年辛亥歲進。來的十分精細乾。淨此云三分容貌。容貌雖三分而精。細乾淨卻一分也。不知小紅之手要。抓到那裏去。猶齡之於蓋分有。前定也惜寶玉未。知此事。不知何說令吾至。今疑之。查是年賈芸十八。歲小紅十七歲。卻。是一對及時兒女。此亦迴護之言。

了。原來這小紅本姓林。小名紅玉。因玉字犯了寶玉黛玉的名。便單喚他做小紅。原來是府中世僕。他父親現在收管各處田房事務。這紅玉年十六。進府當差。把他派在怡紅院中。倒也清幽雅靜。不想後來命姊妹及寶玉等進大觀園居住。偏生這一所兒。又被寶玉點了。這小紅雖然是個不諳事體的丫頭。因他原有三分容貌。心內妄想向上攀高。加小紅以妾字冤哉。每每要在寶玉面前賣弄。弄只是寶玉身邊一千人都是伶牙俐爪的。那裏插得下手去。包括不想今日纔有些消息。又遭秋紋等一場惡話。心內早灰了一半。亦限於緣數。正悶悶的。忽然聽見老嫗說起賈芸來。不覺心中一動。便悶悶回房睡在牀上。暗暗思量。翻來掉去。正沒個抓尋。已移心到芸上矣。忽聽窗外低低的叫道。是誰小紅。你的手帕子我拾在這裏呢。小紅聽了。忙走出來看。不是別人。正是賈芸。小紅不覺粉面含羞。問道。二爺在那裏拾著的。賈芸笑道。你過來。我告訴你。一面說。一面就上來拉他。何草草乃爾。那小紅轉身要跑。卻被門檻絆倒。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鴛鴦絕無憐愛寶玉意。未必與衆不同。其結果亦與衆不同。

賈芸未得鳳姐歡心。先爲寶玉所愛。是爲小紅引線。

卜世仁不肯賒給賈芸香料。反襯倪二之義助。又伏一百四回情事。

賈芸送香料。正在端節需用之時。宜鳳姐之欣然收受。可謂善於鑽營者。

的論

鳳姐向芸兒賣情。芸兒即將賈璉撇開。真是善於逢迎者。

小紅不見手帕。於秋紋碧痕查問時。說出不露。芸兒拾得痕迹。善用藏筆法。

小紅之屬意賈芸。是秋紋等譏誚奚落逼之使然。否則必專心勾引寶玉矣。小紅一夢。是一小紅樓。妙在入夢時。不先說破。讀者幾疑窗外。真是芸兒叫他化工之筆。

第十七回至二十四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十七八回爲一段。敘大觀園告竣。元妃省親大事。十九二十二十一回爲一段。寫寶玉黛玉深情。及襲人平兒之靈慧。二二三四回爲一段。寫寶玉禪機發動。各人燈謎讖語。黛玉之因曲傷情。及初聚園中栽種花菓之盛。

大某山民評曰

芸兒口舌便利。云求孀娘。當已早完。鳳姐又云。先告什麼不成。及芸兒求派差。則故以待來年作一跌。芸又乘機伸後腳。一對小花臉。活現跳出來。

前於芸兒眼中云。十分精細乾淨。此於寶玉眼中云。十分俏麗甜淨。亦仁者見之爲仁。知者見之爲知之意。

使我爲怡紅院主。必當入院之初。稽查人數。上等丫頭幾人。次幾人。下幾人。婆子幾人。一一俱如衙官點卯。個個看過。方不至有遺珠之憾。則升黜可自操矣。寶玉之不認得小紅。少年莽人。何未計及此。

小紅與秋紋等。年紀不相上下。而言語不敢相抗者。亦朝廷尙爵之意。
秋紋碧痕小紅三人。有時你妬我。我妬你。有時一人銜幾人。有時兩人與一人。皆玲瓏剔透。齒裏有風。方心木舌者。所不能作。并不能讀。
此回仍是壬子年三月間事。

五嫂法覺
鬼逢林魔



通霄玉
蒙蔽
遇
實真



至是方點出是夢
作者慣用逆補讀
者往往被其瞞過
吾告讀此者與其
草草讀去不如不
讀亦可謂大材小用
賢人屈抑下僚正
復不少
寶玉要了頭有許
多思量可見賈府
另是一一種排揚真
令人不解
寶哥哥真太多情
矣
寶玉於了頭等有
許多忌詐他宜其
作怪也
院中一株海棠伏
後花妖
我知其所思矣
在寶哥原有戀戀
之意於只得二字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二十五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真

話說小紅心神恍惚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遇見賈芸要拉他卻回身要跑被門檻絆了。一嚇醒過來方知是夢因此翻來覆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纔起來就有幾位丫頭來會他去打掃房子地面提洗面水這小紅也不梳洗向鏡中胡亂挽了一挽頭髮洗了手腰中束一條汗巾便來打掃房屋女爲悅己者容至此又何必粧飾耶誰知寶玉昨兒見了他也就留心若要指名喚他來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多心二則又不知他是何性情因而納悶早晨起來也不梳洗只坐著出神與小紅卻是一對一時下了窗子隔著紗屜子向外看的真切只見幾個丫頭打掃院子都擦脂抹粉插花帶柳的獨不見昨兒那一個與上胡亂挽髮對照寶玉便靸了鞋走出了房門只粧做看花東瞧西望一擡頭只見西南角上遊廊下闌干旁有一個人倚在那裏卻爲一株海棠花所遮看不真切前進一步子細一看正是昨日那個丫頭在那裏出神若有心事要迎上去又不好意思正想著忽見碧痕來請他。洗臉只得進去了不在話下卻說小紅正自出神忽見襲人招手叫他只得走上前來襲人笑道我們的噴壺壞了你到林姑娘那邊借來一用小紅便走向瀟湘館去到翠煙橋擡頭一望只見山坡高處都攔著帷幙方想起今日有匠役在此種樹原來遠遠的一簇

見之真是狹路相

逢初意原是如此

以上結小紅正傳

文字一段借王子

騰夫人壽誕作一

過脈

以下接寫環哥寫

經暗算寶玉一段

形容劣公子信有

此等光景

真如秋紋所云拿

鏡子照照配也不

配

卻與寶玉對照一

薰一藉大有分別

環哥兒尙有一彩

霞見憐

問王家生日也

比家腔做勢何如

不堪令寫經者見

之更不堪令寫經

人見之偏要在三

人在那裏掘土。賈芸正坐在山子石上。監工小紅待要過去。又不敢過去。只得悄悄向瀟湘館取了噴壺。而回無精打彩。自向房內倒著。體貼得出衆人。只說他是身子不快。卻是心上不快。也不理論。過了一日。又是一日也。原來次日是王子騰夫人的壽誕。卻在三月間。那裏原打發人來請賈母王夫人的。王夫人見賈母不去。也便不去了。倒是薛姨媽同著鳳姐兒。並賈家三個姊妹。寶釵寶玉一齊都去了。至晚方回。王夫人正過薛姨媽房裏坐著。見賈環下了學。命他去抄金剛經。詎諷誦那賈環便來到王夫人炕上坐著。命人點了蠟燭。拿腔做勢的抄寫。一時又叫彩雲倒杯茶來。一時又叫玉釧剪蠟花。又說金釧攔了燈亮。兒三公子著實討厭。衆丫鬢們素日厭惡他。都不答理他。只有彩霞還和他合得來。倒了茶。與他因向他悄悄的道。你安分些罷。何苦討人厭。各有臭味。賈環把眼一瞧。道。我也知道。你別哄我。如今你和寶玉好。不大理我。我也看出來了。彩霞咬著牙向他頭上戳了一指頭。道。活畫沒良心的狗。咬呂洞賓。不識好歹。奇文。兩人正說。只見鳳姐同著王夫人都過來了。王夫人便一長一短問他。今日是那幾位堂客。戲文好歹。酒席如何。不多時。寶玉也來了。見了王夫人。也規規矩矩說了幾句話。便命人除去了抹額。想是彩霞脫了袍服。想是玉釧拉了靴子。想是金釧便一頭滾在王夫人懷裏。王夫人使用手摩抄。撫弄他。寶玉也扳著王夫人的脖子。說長說短。王夫人道。我的兒。又吃多了酒。臉上滾熱的。你還只是揉搓。一會子鬧上酒來。還不在那裏靜靜的。踢一會子去呢。說著。便叫人拿枕頭。寶玉因就

爺面前寫出王夫
人之愛
偏叫彩霞

非不肯也三爺要
醋也
寫三爺吃醋又是
一種等墨
一盞油盞去將謂
給人沒臉誰知火
攻固出下策
氣者氣三爺也急
者急二爺也
真是黑心種子
未知此時還拉著
彩霞否
環哥想已一溜烟
走了金剛呪定未
寫完
用一都字想秋碧
二人亦慌矣
可矣寶玉不出門
無日不與黛玉見
面也
只一趕字寫出黛
玉情急光景

在王夫人身後倒下。又叫彩霞來替他拍著。寶玉便和彩霞說笑。不願旁人心忌。只見彩霞淡淡的不大答理。兩眼只向著賈環傳神。寶玉便拉他的手說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兒。一面說一面扯他的手。彩霞奪手不肯。便說再鬧就嚷了。二人正鬧著。原來賈環聽見了。偏是三爺聽見。可見其細細留心。素日原恨寶玉。今見他和彩霞頑耍。心上越發按不下這口氣。漸次發作。因一沈思。計上心來。毒計故作失手。將那一盞油汪汪的蠟燭向寶玉臉上。只一推。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寫得決疾。只聽寶玉阿呀的一聲。滿屋裏人都嚇一跳。我亦嚇了一跳。連忙將地下的蠟燈移過來。一照只見寶玉滿臉是油。我道是醋。王夫人又氣又急。一面命人替寶玉擦洗。是急也。一面罵賈環是氣也。鳳姐三步兩步上炕去替寶玉收拾著。因王夫人之急而急。一面說道。老三還是這樣毛腳雞似的。我說你上不得臺盤。趙姨娘平時要該教導。教導他。因王夫人之氣而氣。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遂叫過趙姨娘來罵道。養出這樣黑心種子來。也不教訓。教訓幾番幾次。我都不理論。你們一發得了意。一發上來了。那趙姨娘只得忍氣吞聲也。上去幫著他們替寶玉收拾。只見寶玉左邊臉上起了一溜燎泡。可知寶玉第一次吃虧。幸而沒傷眼睛。王夫人看了又心疼。又怕賈母問時難以回答。急的又把趙姨娘罵。頓該罵。又安慰了寶玉。一面取了敗毒散來敷上。寶玉說有些疼。還不妨事。明日老太太問。只說我自己燙的就是了。好寶玉。鳳姐道。便說自己燙的。也要罵人。不小心。橫豎有一場氣的。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寶玉回房去。襲人等見了都慌的了。不

以上環哥暗算寶玉文字至此收束而以黛玉作餘波

以下接入道婆入府即寫捐油一事為冤魔作一引子

偏有此等做作活畫出一個道婆來

說得有憑有據的是道婆口吻大家子弟多長不大家所未要知生來富貴命運自好呢也無用光善薩照耀塵寰須仗香油於以省清清淡淡佛力亦窮不拘多少卻聽得進語有抑揚道婆口吻讚了少不得三頭思付在躊躇於多寡之謂道婆便趁勢直入真是善

得林黛玉見寶玉出了一天的門便悶悶的林妹妹之想思病根已深矣晚間打發人來問了兩三邊知道燙了便親自趕過來瞧史筆只見寶玉自己拿鏡子照呢左邊臉上滿滿的敷了一臉藥林黛玉只當十分燙得利害忙近前瞧瞧寶玉卻把臉遮了搖手叫他出去知他素性好潔故不要他瞧入情入理黛玉也就罷了但問他疼得怎樣寶玉道也不很疼養一兩日就好了林黛玉坐了一會回去了次日寶玉見了賈母雖自己承認自己燙的賈母免不得又把跟從的人罵了一頓果如鳳姐之所言過了一日有寶玉寄名的乾娘馬道婆到府裏來見了寶玉嚇了一大跳人之初性本善問其緣由說是燙的便點頭歎息一面向寶玉臉上用指頭畫了幾畫口內咕咕唧唧的又呪誦了一回只好算鬼畫符說道包管好了這不過是一時飛災又向賈母道老祖宗老菩薩那裏知道那佛經上說的利害大凡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長下來暗裏便有許多促狹鬼跟著他不知出於何經何典得空便搯他一下或掐他一下或吃飯時打下他的飯碗來或坐著推他一跤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弟多有長不大的賈母聽如此說便問這有什麼佛法解釋沒有呢馬道婆便說道這個容易只是都替他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罷了自是正論再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暗邪祟若有善男信女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保兒孫康寧再無撞客邪祟之災賈母道倒不知怎樣供奉這位菩薩馬道婆道也不值什麼不過除香燭供奉以外一天多添幾斤香油點了個大海燈這海燈便是菩薩現身法

窺人意者
寫捐油一段猶是
道婆常習
此等人偏要以阿
彌陀佛話頭
以下寫馬道婆趙
姨娘惡跡

三姑六婆本同乞
丐無物不要而乞
氏之零星細綴已
作慳囊之破
此等人亦偏以阿
彌陀佛話頭

兩個指頭謂連二
奶奶也
可知不忿於胸中
者已非一日矣

以反言逼之馬道
婆真是賊

以賊遇賊一派都
是賊話

像。晝。夜。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我。也。做。個。好。事。馬。道。婆。道。這。也。不。拘。多。少。隨。施。主。願。心。像。我。家。裏。就。有。好。幾。處。的。王。妃。誥。命。供。奉。的。南。安。郡。王。府。裏。太。妃。他。許。的。願。心。大。一。天。是。四。十。八。斤。油。一。斤。燈。草。那。海。燈。也。只。比。缸。略。小。些。錦。鄉。侯。的。誥。命。次。一。等。一。天。不。過。二。十。斤。油。再。有。幾。家。或。十。斤。八。斤。三。斤。五。斤。的。不。等。也。少。不。得。要。替。他。點。賈。母。點。頭。思。忖。馬。道。婆。道。還。有。一。件。若。是。爲。父。母。尊。長。的。多。捨。些。不。妨。若。老。祖。宗。爲。寶。玉。若。捨。多。了。怕。哥。兒。擔。不。起。反。折。了。福。要。捨。大。則。七。斤。小。則。五。斤。也。就。是。了。賈。母。道。既。是。這。樣。說。便。一。日。五。斤。每。月。打。總。兒。來。關。了。去。馬。道。婆。道。阿。彌。陀。佛。慈。悲。大。菩。薩。賈。母。又。叫。人。來。分。付。以。後。寶。玉。出。門。拿。幾。串。錢。交。給。他。小。子。門。一。路。施。捨。與。僧。道。貧。苦。之。人。說。畢。那。道。婆。便。往。各。房。間。安。閒。逛。去。了。提。綱。一。時。來。到。趙。姨。娘。房。裏。二。人。見。過。趙。姨。娘。命。小。丫。頭。倒。茶。給。他。吃。趙。姨。娘。正。粘。鞋。兒。馬。道。婆。見。炕。上。堆。著。些。零。星。細。段。因。說。我。正。沒。有。鞋。面。子。奶。奶。給。我。些。零。碎。紬。子。緞。子。不。拘。顏。色。做。雙。鞋。穿。罷。漸。引。而。入。趙。姨。娘。歎。口。氣。道。你。瞧。那。裏。頭。還。有。塊。成。樣。的。麼。就。有。好。東。西。也。到。不。了。我。這。裏。你。不。嫌。不。好。挑。兩。塊。去。就。是。了。逼。得。口。吻。馬。道。婆。便。挑。了。幾。塊。插。在。懷。裏。乞。婆。相。趙。姨。娘。又。問。前。日。我。打。發。人。送。了。五。百。錢。去。你。可。在。藥。王。面。前。上。了。供。沒。有。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了。趙。姨。娘。歎。氣。道。阿。彌。陀。佛。我。手。裏。但。能。從。容。些。也。時。常。來。上。供。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馬。道。婆。道。你。只。放。心。將。來。熬。的。環。哥。大。了。得。了。一。官。半。職。那。時。你。要。做。多。大。功。德。還。怕。不。能。麼。漸。引。而。入。趙。姨。娘。聽。了。笑。道。罷。罷。再。

三姑六婆所以不可入門要緊話在謝你二字道婆亦復何辭

又以阿彌陀佛粧

話頭越是不怕罪過人

越要說罪過人

天下事那得由人

擺佈再許實謝你二字

自是道婆心頭事

如此二字妙言一

定叨謝也

弗要做夢

真是夢話

豈趙氏亦能寫文

約耶素未聞其識

字也或有代筆者

此等處殊難深求

其理

道婆之意在此

匆匆忙忙先取現

後取除活畫出道

婆舉止等邪術寫

卻有此等邪術寫

得賊魅地可怕寫

以上收拾馬趙密

以上收拾馬趙密

別提起如今就是榜樣兒我們娘兒們跟的上這屋裏那一個兒寶玉兒還是小孩子家
長的得人意見大人偏疼他些兒也還罷了我只不伏這個主兒一面說一面伸了兩個
指頭馬道婆會意原是賊便問道可是璉二奶奶果然趙姨娘嚇的忙搖手起身掀簾子
一看見無人方回身向道婆說虛小心最大膽了不得了不要提起這個主兒這一分家私
要不都叫他搬了娘家去我也不是個人利口嚼舌終不得好死馬道婆見說便探他的口氣
道我還用你說難道都看不出來也躡你們心裏也不理論只憑他去倒也好以縱作擒趙
姨娘道我的娘一頓如聞其聲不憑他去難道誰還敢把他怎麼樣呢馬道婆道不是我說
句造孽的話你們沒本事也難怪賊口逼真漸到題巔明裏不敢怎樣暗裏也算計了還等
到如今已到題巔趙姨娘聞聽這話裏有話心內暗暗的歡喜便說道怎麼暗裏算計我倒
有個心只是沒這樣的能幹人你若教給我這法子我大大的謝你一拍到題馬道婆聽了
這話打攏了一處便又故意說道阿彌陀佛你快休問我我那裏知道這些事罪罪過過
的真是賊而又賊趙姨娘道你又來了你是最肯濟困扶危的人難道我眼睜睜的看人家
來擺佈死了我們娘兒兩個不成難道還怕我不謝你麼馬道婆聽如此便笑道若說我
不忍你們娘兒兩個受別人委曲還猶可若說謝我還想你們什麼東西麼推一句正是挽
一句趙姨娘聽這話鬆動了些便說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糊塗了果然法子靈驗把他
兩人絕了這家私還怕不是我們的那時候你要什麼不得呢馬道婆聽了低頭半日說

計一段文字
以下即接上一段
寫寶鳳二人遇崇
按切時地
寶哥哥想候之久
矣
以怡紅院之畫眉
映射瀟湘館之鸚
鵡
見黛玉而曰來了
兩個卻與寶釵是
前腳後脚
照應前二十四回
送茶葉
借茶葉作趣語又
真讀之娓娓動人
絕妙情形
上文猶虛此處竟
實叫林妹妹如何
下得臉來
全書中於周姨娘
不甚洗刷然每
出相終覺其是安
分守己一流人
卸去鳳姐以便後
字拿刀入圍一段文

那時節事情妥當了。又無憑據。你還理我麼。趙姨娘說。這有何難。我攢了幾兩體己。還有些衣服首飾。你先拿幾樣去。我再寫個欠銀文契給你。到那時我照數給你。馬道婆道。使得。趙姨娘將一個小丫頭也支開。連忙開了箱櫃。將衣服首飾拿了出來。並體己散碎銀子。又寫了五十兩一張欠約。遞與馬道婆道。你先拿去作個供養。馬道婆見了這個東西。又有欠字。遂不顧青紅皂白。滿口應承。伸手先將銀子拿了。然後收了欠契。向趙姨娘要了張紙。拿剪子。鉸了兩個紙人兒。遞與趙姨娘。教把他二人的年庚寫在上面。又找了一張藍紙。鉸了五個青面鬼。叫他併在一處。拿鍼釘了。我在家中作法。自有效驗的。說完。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道。奶奶可在這裏。太太等你呢。二人散了。不在話下。卻說林黛玉因寶玉燙了臉。不大出門。倒時常在一處說閒話兒。這日飯後。看了兩篇書。可是會真記。又同紫鵲等作了一會鍼線。總悶悶不舒。一同行步出來。看庭前。纔進出的新筍。不覺出了院門。來到園中。四望無人。惟見花光鳥語。信步便往怡紅院來。只見幾個丫頭。舀水。都在迴廊上看書。眉洗澡呢。聽見房內笑聲。原來是李宮裁。鳳姐。寶玉都在這裏。一見他進來。都笑道。這又不來了。兩個黛玉笑道。今兒齊全。誰下帖子請的。鳳姐道。我前日打發人送兩瓶茶葉與姑娘。可還好麼。黛玉道。我正忘了。多謝想著。寶玉道。我嘗了不好。不知別人嘗了怎麼樣。寶釵道。味倒好。只是沒甚顏色。鳳姐道。那是暹羅國貢的。我嘗了也不甚覺好。還不如我們常吃的呢。黛玉道。我吃着好。不知你們的脾胃。是怎樣的。寶玉道。你說

漏敘寶釵一同出
 去一層
 餘波妙
 說茶之時黛玉紅
 了臉兒回過頭去
 故此處用一又字
 道婆之法驗矣
 林黛玉之臉此時
 已變紅為白
 真是測風雲
 連買救起至亂麻
 一般共五十一字
 當作一句讀直寫
 得六亂三千無人
 不到
 道婆之法又驗矣
 層波疊起寫得火
 拉拉一般
 又是一邊一騰
 掃盡多少閒文
 舅太太看此光景
 不好住下只得告
 辭去了
 總寫一筆
 只圍著哭舍此別
 無他法
 再將上下眾人等
 總寫一筆

好把我的都拏了去吃罷。鳳姐道：我、那、裏、還、多、著、的、呢。黛玉道：我、叫、丫、頭、取、去。鳳姐道：不、用、我、打、發、人、送、來。我、明、日、還、有、一、事、求、你、一、同、叫、人、送、來。林黛玉聽了，笑道：你、們、聽、聽、這、是、吃、了、他、家、一、點、子、茶、葉、就、使、喚、起、人、來、了。是、誰、玉、偶、失、檢、點。鳳姐笑道：你、既、吃、了、我、家、的、茶、怎、麼、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兒。一、語、直、刺、其、心。眾、人、都、大、笑、不、止。黛玉紅了臉，回過頭去。一、聲、兒、不、言、語。寶釵笑道：我、們、二、嫂、子、的、談、諧、是、好、的。黛玉道：什、麼、談、諧、不、過、是、貧、嘴、賤、舌、的、討、人、厭、罷、了。說、著、又、啐、了、一、口。鳳姐兒道：你、替、我、家、做、了、媳、婦、少、些、什、麼、指、著、寶、玉、道：你、瞧、瞧、人、物、兒、配、不、上、門、第、兒、配、不、上、根、基、家、私、配、不、上、那、一、點、兒、玷、辱、了、你、黛、玉、起、身、便、走、只、得、走。寶釵叫道：顰兒、急、了、還、不、回、來、呢。走、了、倒、沒、意、思、說、著、站、起、來、拉、住、不、得、不、拉。纔、至、房、門、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兩、個、人、都、來、瞧、寶、玉。寶、玉、與、眾、人、都、起、身、讓、坐。獨、鳳、姐、不、理。寶釵正欲說話，只見王夫人房裏的丫頭來說：舅太太來了。王子騰夫人也請奶、奶、姑、娘、們、出、去、呢。李、宮、裁、連、忙、同、著、鳳、姐、兒、走、了。趙、周、二、人、也、辭、了、出、去。寶、玉、道：我、不、能、出、去、你、們、好、歹、別、叫、舅、母、進、來。又、說、林、妹、妹、你、略、站、一、站、與、你、說、句、話。鳳、姐、聽、了、回、頭、向、林、黛、玉、道：有、人、叫、你、說、話、呢。便、把、林、黛、玉、往、後、一、推、推、入、寶、玉、房、中、也。和、李、紈、一、同、去、了。這、裏、寶、玉、拉、了、黛、玉、的、手、只、是、笑、又、不、說、話。寶、玉、一、生、傻、笑、已、自、此、種、成、病、根。黛、玉、不、覺、又、紅、了、臉、掙、著、要、走。因、拉、故、也。寶、玉、道：阿、呀、一、頓、好、頭、疼。黛、玉、道：該、又、一、頓。阿、彌、陀、佛。寶、玉、大、叫、一、聲、將、身、一、跳、離、地、有、三、四、尺、高、口、內、亂、嚷、盡、是、胡、話。黛、玉、並、眾、丫、鬟、都、嚇、慌、了、忙、報、知、王、夫

政教二老時有見
識或以政老爲忍
救老爲愚俱是門
外漢語

三個了字竟成斬
釘截鐵無處轉身

人與賈母此時王子騰的夫人却舅太太也在這裏都一齊來看寶玉一發拿刀弄杖尋死覓活的鬧的天翻地覆賈母王夫人一見嚇的抖衣亂戰兒一聲肉一聲放聲大哭於是驚動了衆人連賈赦邢夫人賈政賈珍賈璉蓉芸萍薛姨媽薛蟠並周瑞家的一干家中上下人等及丫鬢媳婦們都來園內看視登時亂麻一般正沒個主意五字一頓束上起下只見鳳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進園來見雞殺雞見犬殺犬見了人瞪着眼就要殺人見人殺人是使不得的衆人一發慌了周瑞媳婦帶著幾個力大的女人上前抱住奪了刀擡回房中平兒豐兒等哭的哀天叫地賈政也心中著急當下衆人七言八語有說送崇的有說跳神的有薦玉皇閣張道士捉怪的先伏一筆整鬧了半日祈求禱告百般醫治並不見好日落後王子騰夫人告辭去了次日王子騰也來問候是其夫人去說的接著小史侯家邢夫人弟兄並各親戚都來瞧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薦僧道的也有薦醫的與上有說送崇三句相映他叔嫂二人一發糊塗不省人事身熱如火在牀上亂說到夜裏更甚因此那些婆子丫鬢不敢上前故將他叔嫂二人都搬到王夫人的上房內著人輪班守視賈母王夫人邢夫人並薛姨媽寸步不離只圍著哭此時賈赦賈政又恐哭壞了賈母日夜熬油費火鬧的上下不安賈赦還各處去尋覓僧道賈政見不效驗因阻賈赦道兒女之數總由天命非人力可強他二人之病百般醫治不效想是天意該如此也只好由他去賈赦不理仍是百般忙亂看看三日光陰那鳳姐寶玉躺在牀上連氣息都微了合

在大荒山修道也

玉爲聲色貨利所迷。便至不靈。言人而無玉。其冥頑當更何如。

結句著明後時結果。在聽其話者則以爲瘋話而已。

那道人是如何模樣。

一足高來一足低。渾身帶水又拖泥。相逢若問家何處。卻在蓬萊弱水西。

賈政因命人請了進來。問他二人在何山修道。那僧笑道。長官不消多話。因知府上人口欠安。特來醫治的。賈政道。有兩個人中了邪。不知有何方可治。那道人笑道。你家現有希世之寶。可治此病。何須問方。賈政心中便動了。因道。小兒生時。雖帶了一塊玉來。上面刻著能除凶邪。然亦未見靈效。那僧道。長官有所不知。那寶玉原是靈的。只因爲聲色貨利所迷。故此不靈了。是玉是人。是一是一。你今將此寶取出來。待我持誦持誦。就依舊靈了。賈政便向寶玉項下取下那塊玉來。遞與他二人。那和尚擎在掌上。長歎一聲。道。青埂峯下。別來十五載矣。人世光陰迅速。塵緣未斷。奈何奈何。可羨你當日那段好處呵。

天不拘兮地不羈。心頭無喜亦無悲。只因鍛鍊通靈後。便向人間惹是非。可惜今日這番經歷呀。

粉漬脂痕污寶光。房櫳日夜困鴛鴦。沉酣一夢終須醒。冤債償清好散場。

念畢。又摩弄了一回。說了些瘋話。遞與賈政道。此物已靈。不可褻瀆。懸於臥室檻上。除自己親人外。不可令陰人沖犯。三十三日之後。包管好了。賈政忙命人讓茶。那二人已經走了。只得依言而行。鳳姐寶玉果一日好似一日的。漸漸醒來。知道餓了。賈母王夫人纔放了心。衆姊妹都在外間聽消息。黛玉先念一聲佛。寶釵笑而不言。惜春道。寶姐姐笑什麼。

以調笑作餘波驚
天動地之後以和
風甘雨結之帶笑
笑得有道理帶笑
黛玉婚姻更妙
顰兒之臉慣紅
此段以黛玉起以
黛玉結自成一章
法

寶釵道。我笑如來佛比人還忙。又要度化衆生。又要保佑人家病痛。都叫他速好。又要管人家的婚姻。叫他成就。你說可忙不忙。可好笑不好笑。半嘲半諷。聞者獨不有愧於心乎。一時林黛玉紅了臉。啐了一口道。你們都不是好人。再不跟著好人學。只跟著鳳丫頭學的。貧嘴。一面說。一面掀簾子出去了。欲知端的。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抄金剛經。引出馬道婆。惹起五鬼雙真。由道入魔。祛魔成道。即是仙佛工夫。

二十回中。寶玉噴說賈環。鳳姐正斥趙姨。及此回中之寶玉戲彩霞。鳳姐之提醒王夫人。俱為趙姨。呪詛根由。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鳳姐之鐵檻寺弄權。是淨虛尼說合。趙姨之給衣物。魘魔。是馬道婆作法。三姑六婆。為害不淺。

五鬼將作祟前。夾寫鳳姐戲謔一段文字。雙真解釋邪祟後。夾寫寶釵譏笑黛玉一番說話。便覺精彩陸離。

寫趙姨勸賈母。暗描小人以為得計。反跌出空中木魚聲來。

此回寶寫趙姨馬婆之惡跡。為後來報應證據。且見寶玉之塵緣未斷。鳳姐之惡貫未盈。故雙真特來解救。為一部書中結上起下之肯綮。

大某山民評曰

彩霞眼注三爺。而與二爺淡泊相遭。彩霞非無目者。亦以齊大非偶。且捷足甚多。不如降格以就。籛際不殄。爲燕婉之求。鄙語曰。與其合偷牛。孰若獨偷狗。此異乎人情。而自深其情者也。

天下之最呆。最惡。最無能。最不懂者。無過趙氏。不意政老與之生環兒。更不意先能生探春。

此回書是在壬子年三四月間事。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潇湘館春閑
畫情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二十六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過了三十三天之後已交四月中矣

繳足一段以下為雲兒小紅

點時

倒像二字妙若說

疑是免許多胸中

都從倒像二字生

根天下本無事庸

人自擾之

兩把錢大約有百

餘文之數

近日林小紅神魂

顛倒光景從佳蕙

口中寫出非藥所

只怕此病非藥所

能愈

小孩子雖屬混說

話說寶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體強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復仍回大觀園去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著家下小廝坐更看守晝夜在這裏補效三月間事那小紅同衆丫鬟也在這裏守著寶玉彼此相見多日都漸漸混熟了小紅見賈芸手裏拿著手帕子倒像是自己從前失掉的自此種紅豆矣待要問他又不好問的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過用不著一切男人賈芸仍種樹去了這件事待放下又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猶豫不決神魂不定之際忽聽窗外問道姐姐在屋裏沒有小紅聞聽在窗眼內望外一看原來是本院的個小丫頭名喚佳蕙的因答道在家裏呢你進來罷佳蕙聽了跑進來就坐在牀上笑道我好造化纔在院子裏洗東西寶玉叫往林姑娘那裏送茶葉花大姐姐交給我送去即前回所云也可巧老太太給林姑娘送錢來正分給他們的丫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也不知多少你替我收著便把手帕子打開把錢倒了出來小紅就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佳蕙道你這一陣子心裏到底覺怎麼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日請一個大夫來瞧瞧喫兩劑藥就好了小紅道說那裏的話好好的家去做什麼佳蕙道我想起來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喫藥你

林姑娘一般作者固於意外寫意者的是林姑娘聲口佳蕙所說此地難站之故只是如此此究非小紅心中之一種見識卻從分賞寸一邊議論妙有分拉上晴雯綺霞晴雯是主綺霞是賓晴雯綺霞之老子娘不知何人語其實是不憤氣語其起一部結局已引於蔣其亦包括此佳蕙有此意思則將應之曰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此書每於緊拍處用別事截斷蓋一說盡便無餘味可尋也亦文章善尋輕身法

就和他要些來喫也是一樣。自是小孩子口氣。小紅道：胡說藥也是混喫的。佳蕙道：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又懶吃懶喝的，終久怎麼樣。小紅道：怕什麼，還不如早些死了，到乾淨。佳蕙道：好好的，怎麼說這些話。你那裏知道。小紅道：你那裏知道。我心中的事，我那裏知道。佳蕙點頭想了一會道：可也怨不得你。這個地方本也難站，就像昨兒老太太因寶玉病了這些日子，說服侍的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香了願，教把跟著的人都按著等兒賞他們。我們算年紀小，上不去，我也不抱怨。像你怎麼也不算在裏頭。我心裏就不服襲人，那怕他得十分兒，也不惱他。原該的說句良心話，誰還能比他呢。無知小丫環，他有緣故，你如何比他。別說他素日殷勤小心，便是不殷勤小心，也拼不得。只可氣晴雯、綺霞，他們這幾個都算在上等裏去。仗著老子娘的臉面，衆人倒捧著他去。你說可氣不可氣。聲口宛然。小女孩兒小紅道：也不犯著氣他們。俗語說的：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誰守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呢。胸中有倒茶之往事，在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心腸，由不得眼圈兒紅了，又不好意思，無端的哭。孺子可教，只得勉強笑道：你這話說的是。悟了。昨兒寶玉還說明兒怎麼樣收拾房子，怎麼樣做衣裳，倒像有幾百年的熬煎，得高歌處且高歌可也。小紅聽了，冷笑兩聲，方要說話，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丫頭走進來，惜未竟其說，手裏拿著些花樣子，并兩張紙，說道：這兩個花樣子，叫你描了出來。說著，向小紅擲下，回轉身就跑了。寫出一解事的小丫頭，小紅向外問道：到底是誰的，也等不

剛剛提起綺姑娘
 小紅與鶯兒卻有
 往來然則坐了半日竟
 忘記耶
 妙語解頤
 偏又是老厭物惹
 事蓋唯恐其叫之不
 來也
 都是違心之談小
 紅真狡獪
 反覆詰問總是盼
 其急來而唯恐其
 不來之意李嬈嬈
 烏乎知之
 站著出神問君將
 奈何
 前之小紅釘住有
 釘住之妙此之芸
 兒一溜有一溜之
 妙誰守一輩子呢
 從芸兒目中補寫
 院中光景
 想前番洗澡之畫
 眉亦在其內

得說完就跑。誰蒸下饅頭等著你怕冷了不成。那小丫頭在窗外只說得一聲是綺大姐。
 姐的提起腳來。蹭蹭蹭又跑了。小紅便賭氣把那樣子擲在一邊。向抽屜內找筆。找了
 半天都是禿了的。因說道。前兒一枝新筆放在那裏了。怎麼想不起來。一面說。一面出神。
 想了一回。方笑道。是了。前兒晚上鶯兒拿了去了。便向佳蕙道。你替我取了來。佳蕙道。花
 大姐還等著我替他拿箱子。你自取去罷。小紅道。他等著你。你還坐著閑打牙兒。我不
 叫你取去。他也不等你了。壞透了的小蹄子。說著自己便出房來。出了怡紅院。一逕往寶
 釵院內來。剛至沁芳亭畔。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嬈嬈從那邊來。小紅立住笑問道。李奶奶
 你老人家那裏去了。怎麼打這裏來。李嬈嬈站住將手一拍。道。傳神。你說好好的。又看上
 了。那個什麼雲哥兒。雨哥兒的。打入小紅心坎裏。這會子逼著我叫了他來。明兒叫上房裏
 聽見可又是。不好。小紅笑道。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信著他去。叫麼。正詰。李嬈嬈道。可怎麼
 樣呢。小紅笑道。那一個要是知好歹。就回不進來。纔是反詰。李嬈嬈道。他又不傻。爲什麼
 不進來。小紅道。既是進來。你老人家該別同他一齊兒。回來叫他一個人亂撞。可是不
 好麼。千癩甚事。李嬈嬈道。我有那麼大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訴了他。回來打發過小丫頭子。
 或是老婆子帶進他來。就完了。說著拄著拐一徑去了。小紅聽說。便站著出神。且不去取
 筆。有企望之意。不多時。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見小紅站在那裏。便問道。紅姐姐。你在這裏
 作什麼呢。我在這裏出神。小紅擡頭見是小丫頭子。墜兒。小紅道。那裏去。墜兒道。叫我帶進

前寶玉遇芸兒是三月間事此時極遲是四月中時令可也今云忘了兩三月是失於檢點處

爲後來劉老入院作一伏脈

疊用四個只見二字都從芸兒眼中寫出

寶玉也有靜靜看書之候想必非大學中庸之類也

自芸兒入院以來第五個只見矣

是瞧不是溜

襲人之貌是長臉細身的閱者記清

然則前之一溜又何也

對沒要緊人只好說沒要緊話

無非聲色貨利飲食遊戲之類而已

芸二爺來果真來了說著一逕跑了這裏小紅剛走至蜂腰橋門前只見那邊墜兒引著賈芸來了狹路相逢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小紅一溜那小紅只粧著和墜兒說話也把眼去一溜賈芸禮無不答四日恰好相對令人心死小紅不覺把臉一紅一扭身活畫三字妙往蘅蕪院去了不在話下這裏賈芸隨著墜兒透迤來至怡紅院中墜兒先進去回明了然後方領賈芸進去賈芸看時只見院內略略有幾點山石種著芭蕉那邊有兩隻仙鶴在松樹下剔翎一溜迴廊上吊著各色籠子各色仙禽異鳥上面小小五間抱廈一色雕鏤新鮮花樣榻扇上面懸著一個匾四個大字題道是怡紅快綠賈芸想道怪叫怡紅院原來匾上是這四個字正想著只聽裏面隔著紗窗子笑說道快進來罷我怎麼就忘了你兩三個月貴人多忘事賈芸聽見是寶玉的聲音連忙進入房內擡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文章閃爍卻看不見寶玉在那裏一回頭只見左邊立著一架大穿衣鏡即劉老老迷路之處從鏡後轉出兩個一對兒十五六歲的丫頭來不知是那一個說請二爺裏頭屋裏坐賈芸連正眼也不敢看一溜何妨連忙答應了又進一道碧紗廚只見小小一張填漆牀上懸著大紅銷金灑花帳子寶玉穿著家常衣服鞞著鞋倚在牀上拿著本書看見他進來將書擲下早帶笑立起身來賈芸忙上前請了安寶玉讓坐便在下面一張椅子上坐了寶玉笑道只從那個月見了你我叫你往書房裏來誰知接連連許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總是我沒福偏偏又遇著叔叔欠安不該叫叔叔叔叔如今可大安了寶玉道

墜兒是賈芸小紅
 二人之引線
 一筆入題故在墜
 兒前作不認得以
 探其語下拾得之
 謂也
 小紅所失不過一
 個帕子何必刻
 不忘願出謝禮此
 非墜兒所知也
 在墜兒心中只知
 圖謝而已
 何喜幸之有
 吾不知芸兒何等
 居心天下固多此
 輕薄子弟
 以上收住芸兒小
 紅事為一段後文
 讀到撲蝶時方接
 上

大好了。我倒聽見說你辛苦了好幾天。賈芸道：辛苦也是該當的。叔叔大安了。也是咱們一家子的造化。說著只見有個丫頭端了茶來與他。那賈芸口裏和寶玉說話。眼睛卻瞧那丫鬢。畫細挑身子。長容臉兒。穿著銀紅襖兒。青緞子背心。白綾細褶兒。裙子。那賈芸只從寶玉病了。他在裏頭混了兩天。都把有名人口記了一半。小紅其一也。他看見這丫鬢。知道是襲人。他在寶玉房中。比別人不同。自然不同。如今端了茶來。寶玉又在傍邊坐著。便忙站起來。笑道：姐姐怎麼替我倒起茶來。我來到叔叔這裏。又不是客。讓我自己倒罷了。寶玉道：你只管坐著罷。丫頭們跟前也是這樣。豈敢豈敢。賈芸笑道：雖如此說。叔叔房裏姐姐們。我怎麼敢放肆呢。一面說。一面坐下喫茶。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閒話。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丫頭標緻。誰家的酒席豐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家有異物。那賈芸口裏只得順著他說。說了一回。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了。便起身告辭。寶玉也不甚留。只說你明兒閒了。只管來。仍命小丫頭子墜兒送出去了。出了怡紅院。賈芸見四顧無人。便腳步慢慢的停著些走。賊膽心虛口裏一長一短。和墜兒說話。先問他幾歲了。名字叫什麼。你父母在那行上。在寶叔房內幾年了。一個月多少錢。共總寶玉房內有幾個女孩子。那墜兒見問。便一樁樁的都告訴他。了。賈芸又道：剛纔那個與你說話的他。可是叫小紅。要著在此。墜兒笑道：他就叫小紅。你問他作什麼。賈芸道：方纔他問你什麼手帕子。我到揀了一塊。墜兒聽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幾遍。可有看見他的。

以下一段寫瀟湘館春困又是細膩文字只一號字寫出無精打彩之神態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寶玉已近道矣點綴含情又爲蘭兒身分一現時蘭兒方十一歲居然做叔子的教訓姪兒

帕子的我那麼大工夫管這些事。今兒他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著了他。還謝我呢。纔在蘅蕪院門口說的。二爺也聽見了。不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了給我罷。我看他拿什麼謝我。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之時。便揀了一塊羅帕。知是這園內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聽見小紅問墜兒。知是他的。心內不勝喜幸。不懷好意。又見墜兒追索。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內將自己的一塊取了出來。向墜兒笑道。我給是給你。你若得了他的謝禮。可不許瞞我的。墜兒滿口裏答應了。接了手帕子。送出賈芸回來。找小紅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打發賈芸去後。東上起下。法一片意思懶懶的。歪在牀上。似有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來。坐在牀沿上。推他說道。怎麼又要睡覺。你悶的很。出去逛逛。不好。寶玉見說。攜著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人笑道。快起來罷。一面說。一面拉了寶玉起來。寶玉道。可往那裏去呢。怪膩膩煩煩的。襲人道。你出去了就好了。只管這麼葳蕤。越發心裏膩煩了。寶玉無精打彩。只得依他。就出了房門。在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出至院外。順著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魚只見那邊山坡上。兩隻小鹿。箭也似的跑來。甚言其快。寶玉不解何意。正自納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拿著一張小弓兒。追了下來。一見寶玉在前。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裏麼。我只當出門去了。寶玉道。你又淘氣了。好好的射他做什麼。賈蘭笑道。這會子不念書。閒著做什麼。所以演習演習騎射。寶玉道。把牙搯了。那時候纔不演呢。說著順著腳一逕來至一個院門前。鳳尾森森。龍吟細細。卻

湘簾八字寫出沈
 沈院落光景
 於香用暗暗二
 於聲用細細二
 是一篇靜境文字
 寶玉此時其目根
 鼻根耳根心意根
 俱入色界天中
 只一癢字於無可
 形容者形容之不
 此時聲兒心中不
 知怎麼樣纔好或
 曰只有粧睡纔好
 此一筆轉得不測
 寫得疾捷之至想
 臉上紅暈未消也
 星眼八字形容得
 不可形容之妙此
 等境非親身閱歷
 者斷不能道其隻
 字聽見了便將奈何
 紫鵲亦是可人
 唐突至此教妹
 如何受得住還不
 下跪叩頭
 上又一一詰一賴此
 處又一詰一賴兩
 兩成章

是瀟湘館寶玉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走至窗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窗
 中暗暗透出寶玉便將臉貼在紗窗上往裏看時耳內忽聽得細細的長嘆了一聲道每
 日家情思昏昏又是一句西廂寶玉聽了不覺心內癢將起來再看時只見黛玉在牀上
 伸懶腰銷魂景寶玉在窗外笑道爲什麼每日家情思昏昏的問得太唐突了一面說一
 面掀簾子進來了黛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臉翻身向裏粧睡著了有女
 懷春吉士誘之寶玉纔走了來要扳他的身子扳字下得粗鹵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
 都跟了進來截住得妙說妹妹睡覺呢等醒來再請罷剛說著黛玉便翻身坐了起來笑道
 誰睡覺呢兩個翻身映帶成文那兩三個婆子見黛玉起來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著了
 說著便叫紫鵲說姑娘醒了進來伺候一面說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牀上一面擡手整
 理鬢髮寫得妙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做什麼耐人尋思寶玉見他星眼微
 錫香腮帶赤寫春困直寫入骨髓不覺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有不自知其然而
 然者你纔說什麼詰得妙黛玉道我沒說什麼賴得妙寶玉笑道我給個榧子喫呢我都
 聽見了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鵲進來寶玉笑道紫鵲把你們的好茶倒碗我喫紫鵲道那
 裏有好的呢要好的只好等襲人來黛玉道別理他你先給我舀水去罷紫鵲道他是客
 自然先倒了茶來纔舀水去說著倒茶去了寶玉笑道好丫頭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
 怎捨得叫你疊被鋪牀亦以西廂之語動之林黛玉登時撩下臉來說道二哥哥你說什麼

既以四廂會真記
為混帳書何以在
桃花樹下時越看
越愛
紫鵝此時尚未倒
茶來只得自己趕
上來前者紫鵝進
來此處襲人走來
俱收煞薛蟠做
以下遞入薛蟠做
生日請酒一段
薛蟠子來活畫出
一怔字從上狐疑
二字生出來

該賞

開場語神氣活現
點醒時令大約此
時已在四月望後
矣
其曰這麼這麼是
手舞足蹈言之也
活畫出一個獸字
猪與魚是兩樣物
非魚之名猪也故
有四樣禮物

詰得妙。寶玉笑道。我何嘗說什麼。賴得妙。黛玉便哭道。黛玉又還一次淚。如今新興的外頭。聽了村話來也說給我聽。看了混帳書也拏我取笑兒。我成了替爺們解悶兒的。言重言重。一面哭一面下牀來往外就走。寶玉不知要怎樣。心下慌了。忙趕上來說好妹妹。我一時該死。你別告訴去。我再敢說這樣話。嘴上就長個疔爛了。舌頭寶哥哥罰呢。竟成口頭語。正說著。只見襲人走來。收場得好說道。快回去穿衣服。老爺叫你呢。寶玉聽了。不覺打了個急雷。一般也顧不得別的。疾忙回來穿衣服。出園來只見焙茗在二門前等著。寶玉問道。你可知道。叫我是為什麼。焙茗道。爺快出來。罷橫豎是見去的。到那裏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催著。寶玉轉過大廳。寶玉心裏還自狐疑。只聽牆角邊一陣呵呵大笑。是何人歟。回頭見薛蟠拍著手跳了出來。笑道。要不說姨父叫你。你那裏肯出來的。這麼快。焙茗也笑著跪下了。寶玉怔了半天。方解過來。是薛蟠哄他出來。薛蟠連忙打恭作揖。陪不是。又求不要難為了。小子都是我央他去的。寶玉也無法了。只好笑問道。你哄我也罷了。怎麼說我父親呢。我告訴姨媽去。評評這個理。可使得麼。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為求你快些出來。就忘了忌諱。這句話。改日你要哄我也說。我父親就完了。可發一笑。寶玉道。呵呀。越發的該死了。又向焙茗道。反叛禽的。還跪著做什麼。焙茗連忙叩頭起來。薛蟠道。要不是我也不敢驚動。只因明兒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與他不知那裏尋了來的。這麼粗。這麼長。粉脆的。鮮藕。這麼大的。西瓜。這麼長。這麼大。一個暹羅國進貢的。靈柏香。燻

皆買府門客
寫得活現此段書
又開一番境界真
是妙才
看他舉止聽他言
語真是水滸傳中
李鐵牛真嫵媚煞
人
其實說不認識罷
了偏要說沒細看
庚於天干爲七黃
者土語消燬之意
八十回云薛蟠恐
鬧黃了事即此黃
字以隱射七名中
式非真
畫苑中添一庚黃
原來特出允宜贊
不絕口羣盲攷古
殊堪噴飯
然薛大哥於庚黃
二字到底是認得
的
寫得有聲色

的。還。羅。豬。魚。你。說。這。四。樣。禮。物。可。難。得。不。難。得。那。魚。豬。不。過。貴。而。難。得。這。藕。和。瓜。虧。他。怎
麼。種。出。來。的。我。連。忙。孝。敬。了。母。親。趕。著。給。你。們。老。太。姨。母。送。了。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
自。己。喫。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惟。你。還。配。喫。豈。敢。所。以。特。請。你。來。可。巧。唱。曲。兒。的
一。個。小。子。又。來。了。我。同。你。樂。一。日。何。如。一。面。說。一。面。來。至。他。書。房。裏。只。見。詹。光。程。日。興。胡
斯。來。單。聘。仁。等。並。唱。曲。兒。的。都。在。這。裏。見。他。進。來。請。安。的。問。好。的。都。彼。此。見。過。了。喫。了。茶。
薛。蟠。即。命。人。擺。酒。來。說。猶。未。了。衆。小。廝。七。手。八。腳。擺。了。半。天。方。纔。停。當。歸。坐。寶。玉。果。見。瓜
藕。新。異。因。笑。道。我。的。壽。禮。還。未。送。來。倒。先。擾。了。此。語。斷。不。可。少。薛。蟠。道。可。是。呢。你。明。兒。來。拜
壽。打。算。送。什。麼。新。鮮。禮。物。寶。玉。道。我。沒。有。什。麼。送。的。若。論。銀。錢。穿。喫。等。類。的。東。西。究。竟。還
不。是。我。的。惟。有。寫。一。張。字。或。畫。一。張。畫。這。算。是。我。的。薛。蟠。笑。道。你。提。畫。兒。我。纔。想。起。來。了。
昨。兒。我。看。人。家。一。本。春。宮。兒。畫。的。著。實。好。上。面。還。有。許。多。的。字。我。也。沒。細。看。只。看。落。的。款。
原。來。是。什。麼。庚。黃。的。真。好。的。了。不。得。寶。玉。聽。了。心。下。猜。疑。道。古。今。字。畫。也。都。見。過。些。那。裏
有。個。庚。黃。想。了。半。天。不。覺。笑。將。起。來。命。人。取。過。筆。來。在。手。心。裏。寫。了。兩。個。字。又。問。薛。蟠。道。
你。看。真。了。是。庚。黃。麼。寶。玉。亦。刻。毒。薛。蟠。道。怎。麼。看。不。真。寶。玉。將。手。一。撒。與。他。看。道。可。是。這
兩。個。字。罷。其。實。與。庚。黃。相。去。不。遠。衆。人。都。看。時。原。來。是。唐。寅。兩。個。字。都。笑。道。想。必。是。這。兩
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自。覺。沒。意。思。笑。道。誰。知。他。是。糖。銀。是。菓。銀。的。正。說。著。
小。廝。來。回。馮。大。爺。來。了。寶。玉。便。知。是。神。武。將。軍。馮。康。之。子。馮。紫。英。來。了。薛。蟠。等。一。齊。連。叫。

老爺四回之王老爺
 老爺七回之胡老爺
 十五回之胡老爺
 以及此回之仇都
 尉兒沈世兄皆
 有其名無其人
 細看馮紫英言語
 舉止卻有一個磊
 磊落落之人活現
 紙上
 白紫英入門至上
 馬不過尋常酬應
 客禮而用筆玲瓏
 別透絕跡飛行毫
 不著一句滯鈍語
 以上結薛蟠請酒
 一段
 為前一節作餘波
 而文章亦闌樺
 以上是入閣後過
 脈文字為一小段
 以下接前賈政叫
 寶玉數語引起黛
 玉一邊成一篇意
 外錯誤文字
 是就丫頭身上想

快請說猶未了。只見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來了。衆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笑道：「好呀，也不出門了。在家裏高樂罷。」寶玉薛蟠都笑道：「一向少會。」老世伯身上康健。紫英答道：「家父倒也託庇康健。近來家母偶著了些風寒，不好了兩天。薛蟠見他面上有些青傷，便笑道：『這臉上又和誰揮拳來掛了幌子了？』馮紫英笑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打傷了，我記了再不樞氣。』」如何又揮拳？這個臉上是前日打圍在鐵網山教兔鶻捎了一翅膀。寶玉道：「幾時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前兒也就回來了。」寶玉道：「怪道前月初三四兒是四月初三四也。我在沈世兄家赴席，沒有見你。我要問不知怎麼忘了。單你去的還是老世伯也去的？」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也沒法兒去罷了。難道我瘋了？咱們幾個人喫酒聽唱的不樂，尋那個苦惱去。這一次大不幸之中，卻有大幸。薛蟠衆人見他喫完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慢的說。』馮紫英聽說便立起身來說道：『論理我該陪飲幾杯，纔是。只是今兒有一件大大要緊事回去還要見家父面，回實不敢領。薛蟠寶玉衆人那裏肯依死拉著不放。馮紫英笑道：『這又奇了。你我這些年那一回有這個道理的？果然不能遵命。若必定叫我飲，拿大杯來。我領兩杯就是了。衆人聽說只得罷了。薛蟠執壺，寶玉把盞斟了兩大海。那馮紫英站著一氣而盡。寶玉道：『你到底把這個不幸之幸說完了再走。』我也要聽聽。馮紫英笑道：『今兒說的也不盡興。我爲這個還要特治一個東兒，請你們去細談一談。』二則還有奉懇之處，說著撒手就走。薛蟠道：『越發說的人熱刺刺的，丟不下多早晚。』

與後書妙玉叫園
門受包管家之氣
作一對局付曰一
曰二爺分付曰一
概不許林妹妹無
望其開矣

是從自己身上想
值此境不能不下
既回覆都睡下了
這笑語聲卻從何
來是二字下尋最
好言別人猶可不
料竟是他也
是從寶玉身上想
大有別院巖櫺聞
笑語可憐孤影立
蒼苔之慨
爲林黛卿出力一
寫鳳傳鳥見高飛
茲聞聲驚起聿
稱後來居上
還有那個出來

纔請我們告訴了也免的人猶豫口吻逼真馮紫英道多則十日少則八天一面說一面出門上馬去了衆人回來依舊又飲了一回方散寶玉回至園中襲人正記掛著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只見寶玉醉醺醺回來因問其原故寶玉一一向他說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掛肚的等著你且高樂去也到底打發個人來給個信兒寶玉道我何嘗不要送信兒因馮世兄來了就混忘了正說著只見寶釵走進來笑道偏了我們新鮮東西了寶玉笑道姐姐家的東西自然先偏了我們了寶釵搖頭笑道昨兒哥哥倒特特的請我喫我喫茶說閒話兒不在話下卻說那林黛玉聽見賈政叫了寶玉去了一日不回來心上也替他憂慮至晚飯後聞得寶玉來了心裏要找他問問是怎麼樣了一步步行來見寶釵進寶玉的房內去了自己也隨後走了來剛到了沁芳橋只見各色水禽盡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來但見一個個文彩閃灼好看異常因而站住看了一回再往怡紅院來門已關了黛玉即便叩門誰知晴雯和碧痕二人正拌了嘴沒好氣忽見寶釵來了那晴雯卻把氣移在寶釵身上正在那裏抱怨說有事沒事跑了來坐著叫我們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覺忽聽又有人叫門晴雯越發動了氣也並不問是誰便說道都睡下了明兒再來罷一逼林黛玉素知丫頭們的情性他們彼此頑耍慣了恐怕院內的丫頭沒聽見是他的聲音只當別的丫頭們了所以不開門一寬因而又高聲說道是我還不開門麼

晴雯偏生還沒聽見。便使性子說道：「晴雯一生被使性子三字所誤。憑你是誰。二爺分付的一概不許放人進來了。又一逼林黛玉聽了。不覺氣怔在門外。待要高聲問他。逗起氣來。自己又回想一番。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樣。到底是客邊。又一寬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棲。如今認真惱氣也。覺沒趣。一面想。一面又滾下淚珠來。了一生哭星坐命。正是回去不是。站著不是。正沒主意。只聽裏面一陣笑語之聲。又一逼細聽。一聽。竟是寶玉寶釵二人。寫得惡極。林黛玉心中越發動了氣。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必竟是寶玉惱我。告他的事故。不能不想到此處。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了。你也不打聽打聽。又一寬就惱我到這步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來。難道明兒就不見面了。冤極。越想越傷感。起來也不顧蒼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牆角。邊花陰之下。悲悲切切。嗚咽起來。又是一次還淚。原來這林黛玉秉絕代姿容。具稀世俊美。不期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朵。上宿鳥棲鴉。一聞此聲。俱忒楞楞飛起。遠避不忍再聽。我亦不忍卒讀。正是花魂點點無情緒。鳥夢癡癡何處驚。因有一首詩道：

顰兒才貌世應稀。猶抱幽芳出繡闈。嗚咽一聲猶未了。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聽開的一聲院門。開處不知是那一個出來。又一逼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小紅說。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又說。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雖非實在看透。卻是後來識語。

佳蕙說寶玉說。怎麼收拾房屋。怎麼做衣裳。小紅冷笑。正要說話。卻被小丫頭打斷。妙極。若再議論短長。不但與上文重複。筆亦不靈活。

小紅同李嬖說話。一是無心。一是有意。妙極。

西廂元微之同雙文。原是中表姊妹。不終所願。與寶黛相似。引用曲文。亦非無意。寫薛蟠識別字。活畫一個獸霸王。

馮紫英來而即去。正是爲蔣伶伏綫。

黛玉聽見晴雯不肯開門。已是氣怔。又聽見寶釵在裏面說笑。其妬其惱。真有不可言語形容者。付之一哭。安得不鳥飛花落。晴雯遭忌。已於不肯開門時肇端。

大某山民評曰

蟠兒以西瓜鮮藕爲無福消受。亦自慚形穢。較夫滿身塵垢。謬託清高者。奚啻有上下牀之別。

黛玉走到沁芳橋。既在晚飯後。如何還看得出池中水禽。或云。晚飯頗早。尙是濛濛未暝時也。然下文院門已關。而晴雯有三更半夜之說。則爲時已遲可知矣。其斷不能看見池中水禽無疑矣。此等亦作者疏忽處。

晴雯移氣於寶釵。復得罪夫黛玉。仗著模樣兒。目中無人。釵黛尙然。何況於衆。其不諧同輩。有自來也。到底是客邊五字。是黛玉一生受氣不得發洩處。甚矣。依人者之苦也。身爲千金小姐。乃遭門外之麾。已是憤填胸臆。矧與我爭者。又適在內。烏能忘而不思耶。

此回是四月間事。

澹輝亭實釵戲彩蝶



埋香冢雙
五紅
紅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二十七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滴翠亭寶釵戲彩蝶 埋香塚黛玉泣殘紅

原曉得是他出來

林妹妹今番遭苦

矣此幾點淚當化

作紅心草

三生舊約憑誰寄

一病相思已到今

此二語可以移贈

靈卿

以上結叩門錯誤

一段

以下自敘時節起

卸入寶釵撲蝶引

起滴翠亭一段私

語以至鳳姐要小

紅為一大段仍為

小紅作傳也

自四月二十六日

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響處。只見寶釵出來了。寶玉襲人一羣人送了出來。待要上去問著寶玉。又恐當著衆人。羞了寶玉。不便。因而閃過一旁。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關了門。方轉過來。尙望著門。灑了幾點淚。又還了一次淚。自覺無味。轉身回來。無精打彩的。卸了殘粧。紫鵲雪雁。素日知道林黛玉的情性。無事悶坐。不是愁眉。便是長歎。且好端端的。不知爲了什麼。常常的便自淚不乾的。先時還有人解勸。或怕他思父母。想家鄉。受委曲。用話來寬慰解勸。誰知後來一年一月的。竟常常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了。也都。不理論了。所以也沒人去理。由他悶坐。只管睡覺去了。那林黛玉倚著牀。闌杆。兩手抱著。膝。眼睛。含著淚。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纔睡了。可憐可憐寶哥哥其烏乎。知之。一宿無話。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尙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擺設各色禮物。祭饒花神。芒種饒花。閨中韻事。何以此風不再。這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衆花皆卸。花神退位。須要餞行。閨中更與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小孩子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干旄旌幢的。都用綵綫繫了。每一顆樹。每一枝花上。都繫了這些物事。滿園裏繡帶飄颻。花枝招展。更兼

此句便不甚入寶
釵之耳此等語自
然以爲議論尙正

聽此語其不是在
那一邊其不是道
聽此語又在這一邊
矣不必從頭至尾
聽明只此已足
奸淫狗盜心機不
錯其自爲有心機
者乎抑無心機者
乎以賊捉賊必無
舛午
寶釵於此等處確
有見識可奉爲處
世準繩不得概與
刁詐論也
閉的一聲窗開了

關棒甚捷
一片疑神疑鬼之
文非直撲人能生
此急智
所謂卸罪於黛玉
也雖云急解實有

謝我。呢。難道。白。找。了。來。不。成。又。答。道。我。已。經。許。了。謝。你。自。然。不。是。哄。你。的。又。聽。道。我。找。了。來。給。你。自。然。謝。我。但。只。是。那。揀。的。人。你。就。不。謝。他。麼。不。錯。那。一。個。又。說。道。你。別。胡。說。他。是。個。爺。們。家。揀。了。我。們。的。東。西。自。然。該。還。的。叫。我。拿。什。麼。謝。他。呢。也。不。錯。又。聽。道。你。不。謝。他。我。怎。麼。回。他。呢。也。不。錯。況。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若。沒。謝。的。不。許。我。給。你。呢。半。响。又。聽。說。道。也。罷。拿。我。這。個。給。他。算。謝。他。的。罷。你。要。告。訴。別。人。麼。須。說。一。個。誓。又。聽。說。道。我。要。告。訴。人。嘴。上。就。長。一。個。疔。日。後。不。得。好。死。又。聽。說。道。阿。呀。噤。們。只。顧。說。話。看。有。人。來。悄悄。的。在。外。頭。聽。見。已。聽。見。了。不。如。把。這。格。子。都。推。開。了。便。是。人。見。噤。們。在。這。裏。他。們。只。當。我。們。說。頑。話。呢。若。是。到。跟。前。噤。們。也。看。的。見。就。別。說。了。寶。釵。外。面。聽。見。這。話。心。中。喫。驚。想。道。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姦。淫。狗。盜。的。人。心。機。都。不。錯。這。一。開。見。我。在。這。裏。他。們。豈。不。臊。了。且。說。話。的。語。音。大。似。寶。玉。房。裏。紅。兒。的。言。語。他。素。日。眼。空。心。大。是。個。頭。等。刁。鑽。古。怪。東。西。今。兒。我。聽。了。他。的。短。兒。人。急。造。反。狗。急。跳。牆。不。但。生。事。而。且。我。還。沒。趣。如。今。便。趕。著。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個。金。蟬。脫。殼。的。法。子。猶。未。想。完。只。聽。閉。的。一。聲。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腳。步。笑。著。叫。道。響。兒。我。看。你。往。那。裏。藏。劈。空。一。句。就。妙。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趕。那。亭。內。的。小。紅。墜。兒。剛。一。推。窗。只。聽。寶。釵。如。此。說。著。往。前。趕。兩。個。人。都。嚇。怔。了。寶。釵。反。向。他。二。人。笑。道。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裏。了。墜。兒。道。何。曾。見。林。姑。娘。呢。寶。釵。道。我。纔。在。河。那。邊。看。著。林。姑。娘。在。這。裏。蹲。著。弄。水。兒。呢。我。要。悄悄。的。嚇。他。一。跳。還。沒。有。走。到。跟。前。他。倒。看。見。我。

成心脫卸而去有
飛行絕跡之妙吾
服寶釵吾畏寶釵
矣

可知黛玉之本質
久為衆人所忌
從此小紅刻刻忌
黛玉矣
隨手截住最妙
又起奇峯使人應
接不暇
千淨俏麗宜雲哥
之中意也
寶釵認得紅兒而
鳳姐反不認紅兒
兒者寶釵過怡紅
院之日多也
寶釵房中之婢其
著名某某等一人
姐平日皆一以所
知者也今忽以怪
道呢三字記之則
小紅之不下於某
某等可知繼之以
也罷了則又細領
之而許之也
張材家的管繡
匠丁的
一定向山子洞裏

了朝東一繞就不見了。別是藏在裏頭了。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內說道：「一定又鑽在山洞子裏去了。」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心中又好笑。這件事算遮過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樣。作者自疑一句：「誰知小紅聽了寶釵的話，便信以為真，讓寶釵去遠，便拉墜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裏，一定聽了話去了。急急急急墜兒聽說也半日不言語。傳神小紅又道：「這可是怎樣呢？」即墜兒半日不言語之意。墜兒道：「便聽見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的就完了。此是於無可解中解之。」小紅道：「若是寶姑娘聽見，倒還罷了。幸而林姑娘嘴裏又愛尅薄人，心裏又細，他一聽見了，倘或走露了，怎麼樣呢？」二人正說著，只見文官、香菱、司棋、侍書等上亭子來了。二人只得掩住這話，且和他們頑笑。只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手叫小紅。小紅連忙棄了衆人，跑至鳳姐前，堆著笑問道：「奶奶使喚做什麼事？」鳳姐打量了一回，似乎初見，見他生的干淨俏麗，說話知趣，與前合。因笑道：「我的丫頭，今兒沒有跟我進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要使喚個人出去。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齊全。心是靈的口是敏的。小紅笑道：「奶奶有什麼話，只管分付我說去。若說的不齊全，誤了奶奶的事，任憑奶奶責罰就是了。」大有毛遂自薦之風。鳳姐笑道：「你是那位姑娘房裏的？」是寶玉姑娘房裏的。我使你出去，他回來找你，我好替你。說小紅道：「我是寶二爺房裏的。」鳳姐聽了，笑道：「阿呀，你原來是寶玉房裏的。」怪道呢，也罷了。等他問我，替你說，你到我們家告訴你平姐姐。外頭屋裏桌子上，汝鐸盤子架兒底下，放著一包銀子。」

找林黛玉去只怕
也。被蛇咬。司棋
與潘又安事於此
伏根。此處撇開秋碧二
人卻同晴雯開口
以見其同一心氣
也。可見上一等丫頭
都是小奶奶派氣

居然強挺其特誰
之力耶。又用綺霞插語可
見其與秋碧二人
亦同一心氣也。是
晴雯口吻到底底是
短命相。吻到底底是
難道只許寶玉與
頭你此等語吾於
晴姐亦不服。這園子
只怕出了這園子
便不好了。晴姐姐
何苦如此。晴姐姐
氣什麼。睜着眼睛
看看罷了。

那是一百二十兩給繡匠的工價。等張材家的來。要當面稱給他瞧了。再給他拿去。鳳姐
精細處再裏邊牀頭上有一個小荷包。拿了來。小紅聽說轉身去了。不多時回來了。只見
鳳姐不在這山坡上了。因見司棋從山洞裏出來。站著繫裙子。中有一個潘又安。在好筆法香服
其才矣。便趕來問道。姐姐不知道二奶奶往那裏去了。司棋道。沒理論。自然小紅聽了。回
身又往四下裏一看。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池邊看魚。小紅上來陪笑道。姑娘們可知道
二奶奶剛纔那裏去了。探春道。你往大奶奶院裏找去。小紅聽了。再往稻香村來。頂頭只
見晴雯綺霞碧痕秋紋麝月侍書入畫鶯兒等一羣人來了。晴雯一見小紅便說道。你只
是瘋罷。院子裏花兒也不澆。你也好澆雀兒。也不餵。你也好餵茶爐子。也不弄。你也好弄。就在
外頭逛。我也好逛。小紅道。昨兒二爺說了。今兒不用澆花。過一日澆一回罷。我餵雀兒的時
候。姐姐還睡覺呢。碧痕道。茶爐子呢。小紅道。今日不該我的班兒。有茶沒茶。休問我。綺霞
道。你聽聽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他逛罷。你們難道不是來逛麼。小紅道。你們再問問我。逛了
沒逛。二奶奶纔使喚我說話。取東西去的。說著將荷包舉給他們看。方沒言語了。大家走
開。晴雯冷笑道。怪道呢。三字惡。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不放在眼裏了。不知說了
一句話。半句話。名兒姓兒。知道了。不會就把他興頭的。這個樣。連鳳姐兒都罵進在內。這一遭
兒。半遭兒的。算不得什麼。過了後兒。還得聽呵。有本事。從今兒出了這園子。長長遠遠的
在高枝兒上。纔算得買府了。頭全無規矩。大約都是醋罐子。一面說著去了。這裏小紅聽說不便

子女不禁爲雙啞
者幸又爲不雙啞

因說二字以下是
鳳姐回頭向李執
說也
不自己想想誰願
作你的丫頭反要
短賴別人
李宮裁卻是明白
人四面受敵怡紅
院已不可一日無
處即處之亦終無
出頭之日倒不如
早離坑阱別傍門
楣此紅兒意中所
計今向鳳姐作此
等說猶是第二層
冠冕之言○以上
自錢春撲蝶至此
結小紅事爲一段
以下寫寶黛二人
扣門錯誤一段

兒。你。服。侍。我。去。罷。我。認。你。做。女。兒。我。一。調。理。你。就。出。息。了。小。紅。聽。了。撲。嗤。一。笑。鳳。姐。道。你
怎。麼。笑。你。說。我。年。輕。比。你。能。大。幾。歲。就。做。你。的。媽。了。是。年。鳳。姐。廿。二。歲。小。紅。十。七。歲。你。做。春。夢
呢。你。打。聽。打。聽。這。些。人。比。你。大。的。趕。著。我。叫。媽。我。還。不。理。他。呢。果。然。果。然。觀。下。文。便。見。今。兒。擡
舉。了。你。了。小。紅。笑。道。我。不。是。笑。這。個。我。笑。奶。奶。認。錯。了。輩。數。兒。了。我。媽。是。奶。奶。的。女。兒。這
會。子。又。認。我。做。女。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宮。裁。笑。道。你。原。來。不。認。得。他。他。是。林。之。孝。的。女
兒。鳳。姐。聽。了。十。分。詫。異。因。說。道。哦。原。來。是。他。的。丫。頭。又。笑。道。林。之。孝。兩。口。子。都。是。錐。子。札
不。出。一。聲。兒。來。的。奇。語。我。成。日。家。說。他。們。倒。是。配。就。了。的。一。對。夫。妻。一。個。天。聾。一。個。地。啞
那。裏。承。望。養。出。這。麼。個。伶。俐。丫。頭。來。你。十。幾。歲。了。小。紅。道。十。七。歲。了。又。問。名。字。小。紅。道。原
叫。紅。玉。的。因。爲。重。了。寶。二。爺。如。今。只。叫。小。紅。了。鳳。姐。聽。說。將。眉。一。皺。把。頭。一。回。說。道。討。人
嫌。的。很。得。了。玉。的。便。宜。似。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說。道。嫂。子。不。知。道。我。和。他。媽。說。賴。大。家。的。如
今。事。多。也。不。知。這。府。裏。誰。是。誰。你。替。我。好。好。的。挑。兩。個。丫。頭。我。使。他。一。般。的。答。應。著。他。總
不。挑。倒。把。他。這。女。孩。子。送。了。別。處。去。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執。笑。道。你。可。是。又。多。心。了。他
進。來。在。先。你。說。在。後。怎。麼。怨。著。他。媽。鳳。姐。說。道。你。這。麼。著。明。兒。我。和。寶。玉。說。叫。他。再。要。人
叫。這。丫。頭。跟。我。去。可。不。知。本。人。願。意。不。願。意。小。紅。笑。道。願。意。不。願。意。我。們。也。不。敢。說。此。一
句。應。對。殊。得。大。體。只。得。跟。著。奶。奶。我。們。學。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兒。也。得。見。識。見
識。剛。說。著。只。見。王。夫。人。的。丫。頭。來。請。鳳。姐。便。辭。了。李。宮。裁。去。了。小。紅。回。怡。紅。院。去。不。在。話

誰知林妹妹喪了
 一個氣
 一個只顧問妹妹
 一個只顧分付紫
 一個林妹妹目中耳
 中似不知有寶哥
 哥者
 誰知天下事多有
 出於意料之外
 以下插入探春與
 寶玉相見議論做
 鞋一段事
 兒妹相逢自寫出
 一種親熱處
 把前回薛蟠招飲
 事一應
 寫探春另是一種
 小姑娘見識脾氣
 今人家廳堂房室
 擺得斑駁陸離者
 無非是沒處掠的
 古董沒處掠者言
 古人要也其為古
 董可知矣
 探姑娘其實可愛
 也沒有這樣不直
 錢探姑娘亦頗不
 俗不細

下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夜間失寐。次日起來遲了。聞得衆姊妹都在園中做錢花。會恐人笑他癡懶。連忙梳洗了出來。剛到了院中。只見寶玉進門來了。與寶釵日中所見鬪樺。便笑道。好妹妹。你昨兒可告了我了。不曾我懸了一夜心。黛玉便回頭叫紫鵲道。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紗屨。看那大燕子回來。燕子引後鸚哥。把簾子放下來。拿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爐罩上。香閣韻事。一面說。一面又往外走。寶玉見他這樣。還認作是昨日晌午的事。那知晚間的這件公案。往往此等處冤屈了多少人。還打恭作揖的林黛玉。正眼也不看。竟自出了院門。一直找別的姊妹去了。寶玉心中納悶。自己猜疑。看起這樣光景來。不像是為昨兒的事。但只昨日我回來得晚了。又沒有見他。再沒有沖撞了他的去處了。誰知沖撞的很利害。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隨後追了來。只見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鶴舞。見黛玉來了。三個一同站著說話兒。又見寶玉來了。隨後追來也。探春便笑道。寶哥哥。哥哥身上好。我整整的三天沒見你了。寶玉笑道。妹妹身上好。我前兒還在大嫂子跟前問你呢。探春道。寶哥哥。你往這裏來。我和你說話。寶玉聽說。便跟了他。離了釵玉兩個。卸出釵玉二人。到了一棵石榴樹下。點景。探春因說道。這幾天老爺可會叫你。寶玉笑道。沒有叫。探春道。昨兒我恍惚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的。寶玉笑道。那想是別人聽錯了。並沒有叫。探春又笑道。這幾個月。我又攢下有十來串錢了。你還拿了去。明兒出門逛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好輕巧頑意兒。替我帶些來。寶玉道。我怎麼逛去。城裏城外。大廳大廟的逛。也沒見個新奇精緻東西。總不

過是那些金玉銅磁器沒處擲的古董再就是紬緞喫食衣服了探春道誰要這些怎麼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真。竹。子。根。椀。的。香。盒。兒。膠。泥。塚。的。風。爐。兒。這。就。好。了。我。喜。歡。的。什。麼。似。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都。當。寶。貝。似。的。搶。了。去。了。聲。聲。口。口。是。小。姑。娘。見。識。寶。玉。笑。道。原。來。要。這。個。這。不。直。什。麼。拏。幾。百。錢。出。來。給。小。子。們。管。拉。兩。車。來。探。春。道。小。廝。們。知。道。什。麼。你。揀。那。樸。而。不。俗。直。而。不。拙。的。這。些。東。西。你。多。多。替。我。帶。了。來。我。還。像。上。回。的。鞋。做。一。雙。你。穿。比。你。那。雙。還。加。工。夫。如。何。呢。閒。閒。引。起。寶。玉。笑。道。你。提。起。來。我。想。起。故。事。來。了。那。回。穿。著。可。巧。遇。見。了。老。爺。老。爺。就。不。受。用。問。是。誰。做。的。我。這。時。那。裏。敢。提。三。妹。妹。三。個。字。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生。日。是。舅。母。給。的。老。爺。聽。見。是。舅。母。給。的。纔。不。好。說。什。麼。的。半。日。還。說。何。苦。來。虛。耗。人。力。作。踐。綾。羅。做。這。樣。的。東。西。我。回。來。告。訴。了。襲。人。襲。人。說。這。還。罷。了。趙。姨。娘。氣。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經。兄。弟。鞋。踢。攔。襪。踢。攔。的。沒。人。看。得。見。且。做。這。些。東。西。探。春。聽。說。登。時。沈。下。臉。來。道。你。說。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怎。麼。我。是。該。做。鞋。的。人。麼。環。兒。難。道。沒。有。分。例。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丫。頭。老。婆。子。一。屋。子。怎。麼。抱。怨。這。些。話。給。誰。聽。呢。我。不。過。閒。著。沒。事。作。一。雙。半。雙。愛。給。那。個。哥。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這。也。是。他。瞎。氣。寶。玉。聽。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他。心。裏。自。然。又。有。個。想。頭。了。探。春。聽。說。一。發。動。了。氣。將。頭。一。扭。說。道。連。你。也。糊。塗。了。他。那。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他。只。管。這。麼。想。我。只。管。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姊。妹。兄。弟。跟。

以上結寶玉探春一段
以下仍入寶釵正傳

照應前文

詩格似初唐四子

前○誰○和○我○好○我○就○和○誰○好○什○麼○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論○理○我○不○該○說○他○但○他○忒○昏○瞶○得○不○像○了○還○有○笑○話○兒○呢○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替○我○帶○那○頑○耍○的○東○西○過○了○兩○天○他○見○了○我○也○是○說○沒○錢○使○怎○麼○難○處○我○也○不○理○他○誰○知○後○來○丫○頭○們○出○去○了○他○就○抱○怨○起○我○來○說○我○攢○的○錢○爲○什○麼○給○你○使○倒○不○給○環○兒○使○了○我○聽○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出○來○往○太○太○跟○前○去○了○正○說○著○只○見○寶○釵○那○邊○笑○道○說○完○了○來○罷○顯○見○得○是○哥○哥○妹○妹○了○丟○下○別○人○且○說○體○己○去○我○們○聽○一○句○兒○就○使○不○得○了○說○著○探○春○寶○玉○二○人○方○笑○著○來○了○寶○玉○因○不○見○了○林○黛○玉○便○知○他○躲○了○別○處○去○了○想○了○一○想○索○性○遲○兩○天○等○他○的○氣○息○一○息○再○去○也○罷○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錦○重○重○的○落○了○一○地○因○歎○道○這○是○他○心○裏○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來○了○待○我○送○了○去○明○兒○再○問○著○他○說○著○只○見○寶○釵○約○著○他○們○往○外○頭○去○寶○玉○道○我○就○來○等○他○二○人○去○遠○把○那○花○攪○了○起○來○登○山○渡○水○過○樹○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處○來○將○已○到○了○花○塚○猶○未○轉○過○山○坡○只○聽○山○坡○那○邊○有○嗚○咽○之○聲○一○面○數○落○著○哭○的○好○不○傷○心○寶○玉○心○下○想○道○這○不○知○是○那○房○裏○的○丫○頭○受○了○委○曲○跑○到○這○個○地○方○來○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腳○步○聽○他○哭○道○是○

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游○絲○軟○繫○飄○春○樹○落○絮○輕○沾○撲○繡○簾○閨○中○女○兒○惜○春○暮○愁○緒○滿○懷○無○釋○處○手○把○花○鋤○出○繡○簾○忍○踏○落○花○來○復○去○柳○絲○榆○莢○自○芳○菲○不○管○桃○飄○與○李○飛○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三○月○香○巢○已○壘○成○梁○間○燕○子○太

佳句

一派短命話

無情。明年花發。雖可啄。卻不道人去。梁空巢亦傾。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飄泊。難尋覓。花開易見。落難尋。階前悶煞。葬花人。獨把花鋤。淚暗灑。灑上空枝。見血痕。杜鵑無語。正黃昏。荷鋤歸去。掩重門。青燈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溫。怪儂底事。倍傷神。半爲憐春。半惱春。憐春忽至。惱春去。至又無言。去不聞。昨宵庭外。悲歌發。知是花魂。與鳥魂。花魂鳥魂。總難留。鳥自無言。花自羞。願儂脅下。生雙翼。隨花飛到。天盡頭。天盡頭。何處有香坵。未若錦囊。收豔骨。一抔淨土。掩風流。質本潔來。還潔去。強於污淖。陷渠溝。爾今死去。儂收葬。未卜儂身。何日喪。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

寶玉聽了。不覺慟倒。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釵見寶玉進瀟湘館。卽抽身走回。聽小紅同墜兒私語。復假粧尋人。善於避嫌。是寶釵一身得力處。小紅傳平兒說話。瑣碎而明白。活寫出伶俐小丫頭口吻。探春做鞋一段話。是於閒中描補趙姨之妬鄙。黛玉哭花塚末句。云花落人亡兩不知。直射將來死時光景。埋花與寶玉同埋。哭塚亦只寶玉聽聞。兩相照應。文情兼美。

黛玉哭花詞極歎紅顏薄命。是黛玉一生因果。與紅樓夢曲遙遙關照。寶玉聞哭慟倒。亦是預伏後來得知黛玉凶信時情狀。

第二十七回寫小紅與賈芸情事。是賓。寫寶玉黛玉兩人心事。是主。

大某山民評曰

賈芸與林小紅之事。寶釵聞之。潘又安與秦司棋之事。小紅見之。可知園中奸淫狗盜之輩。非一人也。餘但不覺察耳。

前二十四回。賈芸見小紅云。精細干淨。寶玉於小紅云。俏麗甜淨。茲於鳳姐目中云。干淨俏麗。可知有目共賞。

晴雯冷笑小紅名兒。姓兒。知也罷。不知也罷。能爬上高枝。即可不放在眼裏。此晴雯猶未省人事。特爲之進一解。

此回入壬子年四月底事。

蒋玉甫坊
高香



薛寶釵羞說紅麝串



開卷便將前事大
書特書爲此卷提
綱筆有史法

到底是癡情人

由黛玉推之人皆
如此所謂由親及
疎之論也
真正一對癡兒女
真正是深於情者
故一轉念便可作
和尚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二十八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話說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次日又可巧遇見餞花之期。正在一腔無明。未曾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己。哭了幾聲。便隨口念了幾句。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先不過點頭感歎。次又聽到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不覺慟倒山坡上。懷裏攏的落花撒了一地。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一些也不錯。既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于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一些也不錯。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己又安在哉。一些也不錯。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矣。一些也不錯。因此一而二。二而一。反復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如何解釋這段悲傷。正是

花影不離身左右 鳥聲只在耳東西

那林黛玉正自傷感。忽聽山坡上也有悲聲。同聲相應。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癡病。難道還有一個癡子不成。擡頭一看。見是寶玉。黛玉便道。啐。我當是誰。原來是這個狠心短命的。真是一對歡喜冤家。剛說到短命二字。又把口掩住。長嘆一聲。自己抽身便走了。這裏寶

狠心短命四字斷
非女公子口中所
露只因滿腔幽鬱
無可宣洩自己亦
拚命一死遂發狠
吐此出來

恐終於撩不開
純是鬪禪機話頭

卻也一片實話

此數句刺入林妹
妹之心

魄喪魂迷之緒
心刻骨之談吾少
時亦有此情性鬱
於胸中者三十年
終不能達燈下展
讀敬服先生一枝
筆因為低頭下拜

又還淚債
始終不理難為情
處百倍於打罵言
之痛切
語之真摯直到廿
四分

玉悲慟了一回。見黛玉去了。便知黛玉看見他躲開了。自己也覺無味。抖抖土起來。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紅院來。可巧看見黛玉在前頭走。連忙趕上去。說道：「你且站著。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已後撩開手。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聽他說只說一句話。便道：『請說來。何其客氣。』寶玉笑道：『兩句話說了。你聽不聽。此時寶玉想哭不出。故笑耳。』黛玉聽說。回頭就走。寶玉在背後面嘆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黛玉聽見這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道：『當初怎麼樣。今日怎麼樣。』寶玉道：『唉。當初姑娘來了。那不是我陪著頑笑。憑我心愛的。姑娘要就拏去。我愛吃的。聽見姑娘也愛吃。連忙收拾的干干淨淨。收著。等了姑娘到來。一桌子吃飯。一牀兒上睡覺。丫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我替丫頭們想到。我心裏想著姊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了底。纔見得比人好。可憐語。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裏。倒把外四路的什麼寶姐姐。鳳姐姐的。放在心坎上。倒把我三百不理。四日不見的。我又沒個親兄弟。親妹妹。可憐語。雖然有兩個你。難道不知道是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獨出。只怕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一番心。有冤無處訴。語語從肺腑中流出。使我為釵兒亦當心灰一半。』說著。不覺滴下淚來。那時林黛玉耳內聽了這話。眼內見了這形景。心內不覺灰了大半。也不覺滴下淚來。低頭不語。寶玉見這般形像。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任憑著我什麼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錯處。便有一二分錯處。你或教導我。戒我。下次或罵我。幾句打我。幾下我都』

情到無可解處方
有此委婉周至之
語或猶含怨於心便
不成黛之於寶矣
呀原來爲此真正
冤枉殺人

我亦爲之剖曰實
在沒有見你來

如親見其風神
以上將寶黛二人
公案一結
以下遞入王夫人
處說藥賈母處裁
衣兩段過脈文字

不。灰。心。誰。知。你。總。不。理。我。叫。我。摸。不。著。頭。腦。少。魂。失。魄。不。知。怎。麼。樣。纔。是。就。便。死。了。也。是。
個。屈。死。鬼。任。憑。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脫。還。得。你。申。明。了。緣。故。我。纔。得。託。生。呢。黛。玉。聽。
了。這。話。不。覺。將。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這。麼。說。爲。什。麼。我。來。了。你。不。
叫。丫。頭。開。門。寶。玉。詫。異。道。這。話。從。那。裏。說。起。我。要。是。這。樣。立。刻。就。死。了。又。死。了。黛。玉。啐。道。
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諱。畢。竟。黛。玉。也。怕。死。你。說。有。呢。就。有。沒。有。就。沒。有。起。什。麼。誓。呢。
寶。玉。道。實。在。沒。有。見。你。來。就。是。寶。姐。姐。坐。了。一。坐。就。出。來。的。林。黛。玉。想。了。一。想。笑。道。是。了。
想。必。是。你。丫。頭。們。懶。得。動。喪。聲。歪。氣。的。也。是。有。的。寶。玉。道。想。必。是。這。個。緣。故。等。我。回。去。問。
了。是。誰。教。訓。教。訓。他。們。就。好。了。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教。訓。只。是。論。理。我。不。
該。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兒。寶。姑。娘。來。什。麼。貝。姑。娘。來。也。得。罪。了。事。情。豈。不。大。
了。刻。說。著。抿。著。嘴。笑。寶。玉。聽。了。又。是。咬。牙。又。是。笑。二。人。正。說。話。見。丫。頭。來。請。吃。飯。遂。都。往。
前。頭。來。了。王。夫。人。見。了。黛。玉。因。問。道。大。姑。娘。你。吃。那。鮑。太。醫。的。藥。可。好。些。心。病。須。將。心。藥。醫。
林。黛。玉。道。也。不。過。這。麼。著。老。太。太。還。叫。我。吃。王。大。夫。的。藥。呢。寶。玉。道。太。太。不。知。道。王。夫。人。也。
林。妹。妹。是。內。證。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點。兒。風。寒。不。過。吃。兩。劑。煎。藥。疏。散。了。風。寒。還。
是。吃。丸。藥。的。好。王。夫。人。道。前。兒。大。夫。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我。也。忘。了。寶。玉。道。我。知。道。那。些。
丸。藥。不。過。叫。他。吃。什。麼。人。參。養。榮。丸。王。夫。人。道。不。是。寶。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歸。右。歸。再。
不。就。是。八。味。地。黃。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記。得。有。什。麼。金。剛。兩。個。字。的。寶。玉。拍。手。笑。道。

到底是聰明孩兒
黛玉之病在心是
宜以天王補天之
王者寶哥哥也
娘都取笑起來直
頭該罵

從來沒聽見有什麼金剛丸。若有了金剛丸，自然有菩薩散了。涉筆成趣說的滿屋裏人都笑了。寶釵抿嘴笑道：「想是天王補心丹。王夫人笑道：「是這個名兒。如今我也糊塗了。寶玉道：「太太倒不糊塗，都是叫金剛菩薩支使糊塗了。涉筆成趣。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搥你了。寶玉笑道：「我老子再不為這個搥我。王夫人又道：「既有這個名兒，明兒就叫人買些來吃。寶玉道：「這些藥都是不中用的是極。太太給我三百六十兩銀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藥，包管一料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麼藥就這樣貴。寶玉笑道：「當真的呢。我這個方子比別的不同。那個藥名兒也古怪。一時也說不清，只講那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參、三百六十兩、四足龜、大何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膽、諸如此類的藥，不算為奇。只在羣藥裏算那為君的藥。說起來嚇人一跳。前年薛大哥求了我一二年，我纔給了他這方子。他拏了方子去，又尋了二三年，化了有上千兩銀子，纔配成了。太太不信，只問寶姐姐。寶釵聽說笑着搖手兒說道：「我不知道，也沒聽見。你別叫姨娘問我。王夫人笑道：「倒底是寶丫頭好。孩子不撒謊。寶玉站在當地聽見如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的倒是真話呢。倒說撒謊。口裏說着，忽一回身，只見林黛玉坐在寶釵身後，抿著嘴笑，用手指頭在臉上畫羞他。妙態。鳳姐因在裏間房裏，看著人放桌子，聽如此說，便走來笑道：「寶兄弟不是撒謊。這倒是有的。前日薛大哥親自和我來尋珍珠，我問他做什麼，他說配藥。他還抱怨說不配也罷了。如今那裏知道這麼費事。我問什麼藥，他說是寶兄弟的方子。」

鳳姐真可謂圓韋
先生

頑皮話卻也開心

自是正論

寶哥哥可爲以誑
圓誑者矣

說了多少藥。我也不記得。他又說。不然。我也買幾顆珍珠了。只是定要頭上帶過的。所以來和妹妹尋。妹妹就沒散的花兒。那頭上下來的。也使得過後。我揀好的。再給妹妹穿了來。我沒法兒。把兩支珠花。現拆了給他。還要一塊三尺長。上用的大紅紗。拏乳鉢乳了。麪子呢。鳳姐說一句。寶玉念一句。佛說太陽在屋子裏呢。鳳姐說完了。寶玉又道。太太想這不過是將就呢。正經按那方子。這珍珠寶石。定要在古墳裏的。有那古時富貴人家粧裏的頭面。拏了來纔好。如今那裏爲這個去挖墳掘墓。所以只是活人帶過的。也可以使得。王夫人聽了道。阿彌陀佛。不當家花拉的就是墳裏有人家死了幾百年。這會子翻尸盜骨的。作了藥。也不靈。寶玉因向黛玉說。你聽見了沒有。難道二姐姐也跟著我撒誑不成。臉望著黛玉說。卻拏眼睛。瞟著寶釵。黛玉便拉王夫人道。舅母聽聽。寶姐姐不替他圓誑。他只問著我。王夫人又道。寶玉很會欺負你妹妹。寶玉笑道。太太不知道。這原故寶姐姐先在家裏住著。那薛大哥的事。他也不知道。何況如今在這裏頭住著呢。自然是越發不知道了。林妹妹纔在背後以爲是我撒謊。就羞我。正說著。見賈母房裏的丫頭。找寶玉林黛玉去吃飯。林黛玉也不叫寶玉。便起身拉了那丫頭走。那丫頭道。等著寶二爺一塊兒走。林黛玉道。他不吃飯。不同咱們走。我先走了。說著便出去了。寶玉道。我今兒還跟著太太吃罷。王夫人道。罷罷。我今兒吃齋。你正經吃你的去罷。寶玉道。我也跟著吃齋。說著便叫那丫頭去罷。自己跑到桌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寶釵等笑道。你們只管吃你們

的論可謂知心之言

以上結說藥一段觸景生情

無論其算什麼只就所開之物以價計之何止千金則鳳姐之所會計可知矣
已爲後文補柳五兒伏根

獨景生情筆筆如畫

的由他去罷。寶釵因笑道：你正經去罷。吃不吃。陪著林妹妹走一趟。他心裏打緊的不自在呢。寶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此言林妹妹已聞之矣。一時吃過飯。寶玉一則怕賈母記掛著。二則也記掛著林黛玉。忙忙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都笑道：二哥哥。你成日家忙些什麼。吃飯吃茶。也是這麼忙碌碌的。寶釵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瞧林妹妹去罷。叫他在這裏胡鬧些什麼。寶玉吃了茶。便出來一直往西院來。可巧走到鳳姐兒院前。只見鳳姐在門前站著。倚著門檻子。拏耳竈子。剔牙。看著十來個小廝們。拏花盆兒。見寶玉來了。笑道：你來的好。進來進來。替我寫幾個字兒。寶玉只得跟了進來。到了房裏。鳳姐命人取過筆硯紙來。向寶玉道：大紅粧段四十疋。各色上用紗一百疋。金項圈四個。寶玉道：這算什麼。又不是帳。又不是禮物。怎麼個寫法。鳳姐笑道：你只管寫上。橫豎我自己明白。就罷了。寶玉聽說。只得寫了。鳳姐一面收起來。一面笑道：還有句話告訴你。不知依不依。你屋裏有個丫頭。叫小紅的。我要叫了來使喚。明兒我再替你挑幾個。可使得麼。寶玉道：我屋裏的人也多得很。姐姐喜歡誰。只管叫了來。何必問我。鳳姐笑道：既這麼著。我就叫人帶他去了。寶玉道：只管帶去。說著。便要走。鳳姐道：你回來。我還有一句話呢。寶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話等回來罷。說著。便至賈母這邊。只見都已吃完飯了。賈母因問他：跟著你娘吃了什麼好的。寶玉笑道：也沒什麼好的。我倒多吃了一碗飯。因問林妹妹在那裏。賈母道：裏頭屋裏呢。寶玉進去。只見地下一個丫頭。吹熨斗。炕上兩個丫頭。打粉綫。黛玉灣著。

控著頭三字形容
得出

如見其形如聞其
聲

再複一句尤妙

使我在此必向寶
王云理他呢過會
子就好了

以上結裁衣一段

以下直接上文二
十六回薛蟠家飲
酒一段

腰。拏。剪。子。裁。什。麼。呢。倒。底。裁。什。麼。呢。寶。玉。走。進。來。笑。道。呀。這。是。做。什。麼。呢。纔。吃。了。飯。這。麼。控。著。頭。一。會。子。又。頭。疼。了。黛。玉。並。不。理。只。管。裁。他。的。有。一。個。丫。頭。說。道。那。塊。紬。子。角。兒。還。不。好。呢。再。熨。他。一。熨。黛。玉。便。把。剪。子。一。擦。說。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只。是。剛。纔。寶。哥。哥。之。言。寶。玉。聽。了。自。是。納。悶。只。見。寶。釵。探。春。等。也。來。了。和。賈。母。說。了。一。回。話。寶。釵。也。進。來。問。林。妹。妹。做。什。麼。呢。因。見。林。黛。玉。裁。剪。笑。道。越。發。能。幹。了。連。裁。剪。都。會。了。黛。玉。笑。道。這。也。不。過。是。撒。詭。哄。人。罷。了。寶。釵。笑。道。我。告。訴。你。個。笑。話。兒。剛。纔。爲。那。個。藥。我。說。了。個。不。知。道。寶。兄。弟。心。裏。不。受。用。了。林。黛。玉。道。理。他。呢。過。會。子。就。好。了。寶。玉。向。寶。釵。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沒。人。你。抹。骨。牌。去。罷。寶。釵。聽。說。便。笑。道。我。是。爲。抹。骨。牌。纔。來。麼。說。著。便。走。了。林。黛。玉。道。你。倒。是。去。罷。這。裏。有。老。虎。看。吃。了。你。說。著。又。裁。寶。玉。見。他。不。理。只。得。還。陪。笑。說。道。你。也。去。逛。逛。再。裁。不。遲。黛。玉。總。不。理。寶。玉。便。問。丫。頭。們。這。是。誰。教。他。裁。的。黛。玉。見。問。丫。頭。們。便。說。道。憑。他。誰。教。我。裁。也。不。干。二。爺。的。事。寶。玉。方。欲。說。話。只。見。有。人。進。來。回。說。外。頭。有。人。請。寶。玉。聽。了。忙。回。身。出。來。黛。玉。向。外。頭。說。道。阿。彌。陀。佛。趕。你。回。來。我。死。了。也。罷。了。何。苦。如。此。只。管。死。寶。玉。出。來。外。面。只。見。焙。茗。說。馮。大。爺。家。請。已。遞。入。下。段。寶。玉。聽。了。知。道。是。昨。日。的。話。便。說。要。衣。裳。去。就。自。己。往。書。房。裏。來。焙。茗。一。直。到。了。二。門。前。等。人。只。見。出。來。了。一。個。老。婆。子。焙。茗。上。去。說。道。寶。二。爺。在。書。房。裏。等。出。門。的。衣。裳。你。老。人。家。進。去。帶。個。信。兒。那。婆。子。道。放。你。娘。的。屁。倒。好。寶。二。爺。如。今。在。園。裏。住。著。跟。他。的。人。都。在。園。裏。你。又。跑。了。這。裏。來。帶。信。兒。焙。茗。聽。

無意中寫出賈府排場。即古之蹴鞠也。又添兩個小廝名。

寶玉慣尋根究底。無怪後來若玉小姐之事不肯放過。劉老老也。也是同劉老老一樣胡謔。

首唱暗指寶釵二人。老實說一壘吃不下罷了。市井人好與文士交者當以此等捉弄之狀。霸王與母蝗蟲真是一對酒佐。

了笑道。罵的是我也糊塗了。說著一逕往東邊二門前來。可巧門上小廝在甬路底下踢球。焙茗將原故說了。有個小廝跑了進去。半日纔抱了一個包袱出來。遞與焙茗。回到書房裏。寶玉換了命人備馬。只帶著焙茗。鋤藥。雙瑞。壽兒。四個小廝去了一逕到了馮紫英門口。有人報與馮紫英出來迎接進去。只見薛蟠早已在那裏久候了。大哥久會了。還有許多唱曲兒的小廝們。並唱小旦的蔣玉函。爲襲人伏根。錦香院的妓女雲兒。大家都見過了。然後吃茶。寶玉擎茶笑道。前兒所言。幸與不幸之事。我晝夜懸想。今日一聞呼喚。卽至。紫英笑道。你們令姑表弟兄。倒多心實。前日不過是我的設辭。誠心請你們一飲。恐有推託。故說下這句話。今日一邀卽至。誰知都信真了。說畢。大家一笑。然後擺上酒來。依次坐定。馮紫英先命唱曲兒的小廝過來讓酒。然後命雲兒也來敬。那薛蟠三杯下肚。不覺忘了情。拉著雲兒的手笑道。你把那體己新樣兒的曲子。唱個我聽。我吃一壘如何。怕你無此大壘。雲兒聽說。只得擎起琵琶來唱道。

兩個冤家都難丟下。想著你來又記掛著他。寶哥哥試聽之。兩個人形容俊俏。都難描畫。想昨宵幽期。私訂在茶麕架。一個偷情。一個尋拏。拏住了三曹對案。我也無回話。唱畢笑道。你喝一壘子罷了。薛蟠聽說笑道。不直一壘。再唱好的來。寶玉笑道。聽我說來。如此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喝一大海。發一個新令。有不遵者。連罰十大海。逐出席外。與人斟酒。馮紫英蔣玉函等都道有理。寶玉擎起海來。一氣飲盡。說道。如今要說悲愁。

罷字作一句讀
觀此數語雲勝於
蟠者多矣

說來全然不懂鳥
能稱好余有雜咏
詩云莫吹簫箎叶
敦祈聾者聞於寶
薛觸政時為悵然
久之
真是元四家佳構
若論其意寶哥殆
為意中人寫照也
連用不字如珠走
玉盤
薛蟠偏作解事
不知比梧桐樹何
絕妙

喜、樂、四、字。卻、要、說、出、女、兒、來。寶、二、哥、總、不、脫、女、兒、二、字。還、要、註、明、這、四、個、原、故。說、完、了。飲、門、杯。酒、面、要、唱、一、個、新、鮮、時、樣、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成、古、詩、舊、對、四、書、五、經、成、語。薛、蟠、未、等、說、完。先、站、起、來、攔、道。關、字、妙。我、不、來。別、算、我。這、竟、是、捉、弄、我、呢。雲、兒、也、站、起、來。推、他、坐、下、笑、道。怕、什、麼。這、還、虧、你、天、天、吃、酒、呢。難、道、連、我、也、不、如。我、回、來、還、說、呢。說、是、了。罷、不、是、了。不、過、罰、上、幾、杯。那、裏、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亂、令、倒、喝、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衆、人、都、拍、手、道。妙。薛、蟠、聽、說、無、法。只、得、坐、了。寶、玉、說、道。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閨。爲、後、來、寶、釵、作、影。女、兒、愁、悔、教、夫、婿、覓、封、侯。女、兒、喜、對、鏡、晨、粧、顏、色、美。女、兒、樂、鞦、韆、架、下、春、衫、薄。佳、句。衆、人、聽、了。都、說、道。好。薛、蟠、獨、揚、著、臉、搖、頭、說、不、好。該、罰。衆、人、問、如、何、該、罰。薛、蟠、道。他、說、的。我、全、不、懂。怎、麼、不、該、罰。直、頭、該、罰。直、頭、該、罰。雲、兒、便、搭、他、一、把、笑、道。你、悄、悄、的、想、你、的、罷。回、來、說、不、出。又、該、罰、了。雲、兒、爲、薛、蟠、處、處、關、心。想、必、有、其、故。于、是、拏、琵琶、聽、寶、玉、唱、道。
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忘、不、了、新、愁、與、舊、愁。咽、不、下、玉、粒、金、波、噎、滿、喉。照、不、盡、菱、花、鏡、裏、形、容、瘦。展、不、開、的、眉、頭。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唱、完。大、家、齊、聲、喝、彩。獨、薛、蟠、說、無、板、寶、玉、飲、了、門、杯。便、拈、起、一、片、梨、來。說、道。兩、打、梨、花、深、閉、門。完、了。令、下、該、馮、紫、英、說、道。女、兒、喜、頭、胎、養、了、雙、生、子。女、兒、樂、私、向、花、園、掏、蟋、蟀。女、兒、悲、兒、夫、染、病、在、垂、危。女、兒、愁、大、風、吹、倒、了、梳、粧、樓。奇、句。說、畢。端、起、酒、來、唱、道。

似為前詞作答實
哥哥其聞之否

都是本地風光

覆一句妙
再覆一句更妙
亦頗有理然而不
能不笑也

比結一個大倭瓜
何如
押韻就好四字罵

你是個可人。你是個多情。你是個刁鑽古怪鬼靈精。你是個神仙也不靈。我說的話。兒你全不信。只叫你去背地裏細打聽。纔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飲了門杯。說道。雞聲茅店月。令完。下該雲兒。雲兒便說道。女兒悲。想來終身倚靠誰。本地風光薛蟠笑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在你。怕什麼。好插科。衆人都道。別混他。別混他。雲

兒又道。女兒愁。媽媽打罵何時休。卻也切。薛蟠道。前兒我見了你媽。還分付他不叫他打你。呢。衆人都道。再多嘴者。罰酒十杯。薛蟠連忙自己打了一個嘴巴子。說道。沒耳性。再不許說了。雲兒又道。女兒喜。情郎不捨還家裏。女兒樂。住了簫管弄絲索。說完便唱道。

荳蔻花開三月三。一個蟲兒往裏鑽。鑽了半日鑽不進去。爬到花兒上打鞦韆。肉兒小心肝。我不開了。你怎麼鑽。

唱畢。飲了門杯。說道。桃之夭夭。令完。下該薛蟠。薛蟠道。我可要說了。女兒悲。說了半日不見說。底下的馮紫英笑道。悲什麼。快說。薛蟠登時急的眼睛鈴兒一般。活畫便說道。女兒悲。又咳嗽了兩聲。活畫神情方說道。女兒悲。嫁了個男人。是烏龜。衆人聽了。都大笑起來。薛蟠道。笑什麼。難道我說的不是一個女子。嫁了漢子。要做忘八。怎麼不傷心呢。衆人笑得灣腰。忙說道。你說的是快說。底下的罷薛蟠。瞪了瞪眼。活畫妙。又說道。女兒愁。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衆人道。什麼愁。薛蟠道。繡房鑽出個大馬猴。衆人哈哈笑道。該罰該罰。先還可恕。這句更不通。說著便要斟酒。寶玉笑道。押韻就好。調侃詩人太刻。薛蟠道。令官都準了。

盡普天下以詩人
自命者
薛大哥第三句何
嫌媚乃爾
第四句想從香菱
姑娘處領略來

似古樂府何以小
觀他
吟吟吟吟新調妙
入神唱青歌翠者
自可同聲相應惜
曲未終

爲後來得花姑娘
佳兆

可知巧姻緣本是
前生定

然則玉函之所唱
可名爲得寶歌矣

你們鬧什麼。衆人聽說方罷了。雲兒笑道。下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道。胡說。當真我就沒好的了。聽我說罷。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衆人聽了。都咤異道。這句何其太雅。薛蟠道。女兒樂。一根雞把往裏戳。衆人聽了。都回頭說道。該死該死。快唱了罷。薛蟠便唱道。一個蚊子哼哼。衆人都怔了。說道。這是個什麼曲兒。薛蟠還唱道。兩個蒼蠅嗡嗡。衆人都道。罷罷。薛蟠道。愛聽不愛聽。這是新鮮曲兒。叫做哼哼韻兒。你們要懶待聽。連酒底都免了。我就不唱。衆人都道。免了罷。倒別耽誤了別人家。於是蔣玉函說道。女兒悲。丈夫一去不回歸。女兒愁。無錢去打桂花油。女兒喜。燈花並頭結雙蕊。女兒樂。夫唱婦隨真和合。鬢姑娘聞之。否。說畢。唱道。

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姣。恰便似活神仙。離碧霄。度青春。年正小。配鸞鳳。真也巧。看天河正高。聽譙樓鼓。剔銀燈。同入鴛幃。悄。

唱畢。飲了門杯。笑道。這詩詞上。我倒有限。幸而昨日見了一副對子。只記得這句。可巧席上還有這件東西。說畢。便乾了酒。擎起一朵木樨來。念道。花氣襲人知晝暖。衆人都依了。完令薛蟠又跳起來。如畫。喧嚷道。了不得了。不得該罰。該罰。這席上並沒有寶貝。你怎樣說起寶貝來。蔣玉函忙說道。何曾有寶貝。薛蟠道。你還賴麼。你再念來。蔣玉函只得又念一遍。薛蟠道。襲人可不是寶貝。是什麼。你們不信。只問他說畢。指著寶玉。寶玉沒好意思起來說。薛大哥。你該罰多少。薛蟠道。該罰該罰。說著。擎起酒來。一飲而盡。馮紫英與蔣玉

搭著他手已近乎
裏又何況緊緊乎

不知甚話我至今
疑之
兩邊客氣

一條汗巾竟作紅
絲之繫既定爾艾
緞盍歸我妻猶固
在空箱他年取攜
甚便

是聘物不是贈物
是答聘不是答贈

薛大哥何工於跳
也
你管我幹什麼
以上結馮紫英家
飲酒一段將琪襲
二人之根種下
以下一段從寶玉

函等猶問他原故。雲兒便告訴了出來。蔣玉函忙起身陪罪。衆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少刻寶玉出席解手，蔣玉函隨了出來。討打的禍根。」二人站在廊簷下。蔣玉函又陪個不是。寶玉見他嫵媚溫柔，與前評襲人同，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搭著他的手，叫他閒了。往我們那裏去，還有一句話問你，也是你們貴班中有一個叫琪官兒的，他如今名馳天下，可惜我獨無緣。一見蔣玉函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幸而不是罵寶玉聽說，不覺欣然，跌足笑道：「有幸有，果然名不虛傳。今兒初會，便怎麼樣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扇墜解下來，遞與琪官道：「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誼。」琪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我這裏也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繫上，還是簇新，聊可表我一點親熱之意。說畢，撩衣將繫小衣兒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下來，遞與寶玉道：「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所貢之物，夏天繫著，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的，今日纔上身。若是別人，我斷不肯相贈。倘花姑娘要，你不知肯否？」二爺請把自己繫的解下來，給我繫著。寶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己一條松花汗巾解下來，遞與琪官。二人方束好，只聽一聲大叫：「我可拏住了！」鬧書房又見此一擊。只見薛蟠跳了出來，拉著二人道：「放著酒不吃，兩個人逃出席來，幹什麼？快擊出來，我瞧瞧。」二人都道：「沒有什麼。」薛蟠那裏肯依，還是馮紫英出來，纔解開了。於是復又歸坐飲酒。至晚，方散。寶玉回至園中，寬衣吃茶。襲人見扇子上的扇墜兒沒了，便問他往那裏去了。寶玉道：「馬上丟了。睡覺時，只見腰裏一條血點似的大紅汗。」

回後接寫汗巾餘
波補明小紅歸鳳
姐事不由你不給人
也竟有天緣悔亦無
益姑娘可是混帳老
婆可知寶哥哥夜
夜合姑娘一牀睡
聊當赤繩只得繫
上了

以下接入元妃賜
物一段事

東府獨無所賞賜
元春卻自有深意
且亦是寶釵之足
令愛也
可知巧姻緣本是
前生定

巾子。襲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說道。你有了好的繫袴子。把我那條還我罷。寶玉聽說。方想起那條汗巾子。原是襲人的。不該給人。纔是心裏後悔。口裏說不出來。只得笑道。我賠你一條罷。襲人聽了。點頭歎道。我就知道。又幹這些事。也不該擊我的東西。給那起混帳人。也難為你心裏沒個算計兒。欲再說幾句。又恐嘔上他的酒來。少不得也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明。方纔醒了。只見寶玉笑道。夜裏失了盜。也不曉得。你瞧瞧袴子上。襲人低頭一看。只見昨日寶玉繫的那條汗巾子。繫在自己腰間呢。便知是寶玉夜間換了。忙一頓就解下來。說道。我不稀罕這行子。趁早兒拿了去。不由你。寶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勸。了一回。襲人無法。只得繫上。過後寶玉出去。終久解下來。擲在個空箱子裏。後日自然檢出自己。又換了一條繫著。寶玉並不理論。因問起昨日可有什麼事情。襲人便回說。二奶奶打發人叫了小紅去了。他原要等你來的。我想什麼要緊。我就做了主。打發他去了。寶玉道。很是。我已知道了。不必等我罷了。襲人又道。昨兒貴妃打發夏太監出來。送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戲獻供。伏下一回。叫珍大爺領著衆位爺們去跪香拜佛。還有端午兒的節禮。也賞了。說著。命小丫頭來。將昨日的所賜之物。取了出來。只見上等宮扇兩柄。紅麝香珠二串。鳳尾羅二端。芙蓉簾一領。寶玉見了。喜不自勝。問別人的。也是這個麼。襲人道。老太多著一個香玉如意。一個瑪瑙枕。老爺太太姨太太的。只多著一個香玉如意。你的同寶姑娘。一樣。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

謝謝薄命區區何福消受

忽而說得來忽而說不來真是夙世冤家之辭亦從賜物起見每發一警其奇怪往往出人意外也是管不得他可嘆可嘆到底向何人何地討明白我。很。知。道。四。字。可。不。枯。石。爛。不。爛。之。想。黛玉還說此話直

只單有扇子同數珠兒。別的都沒有。大奶奶二奶奶。他兩個。是每人兩疋紗。兩疋羅。兩個香袋兒。兩個錠子藥。寶玉聽了。笑道。這是什麼個緣故。怎麼林妹妹的。倒不同我的一樣。倒是寶姐姐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罷。襲人道。昨兒拏出來。都是一分一分的。寫著籤子。怎麼就錯了。你的。是在老太太屋裏的。我去拏了來了。老太太說道。明兒叫你一個五更天進去謝恩呢。寶玉道。自然要走一趨。說著。便叫了紫鵲來。拏了這個。到你們姑娘那裏去。就說是昨兒我得的。愛什麼。留下什麼。紫鵲答應了。拏了去。不一時。回說。姑娘說的。昨兒也得了。二爺留著罷。寶玉聽說。便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來。要往賈母那裏請安去。只見林黛玉頂頭來了。寶玉趕上去。笑道。我的東西。叫你揀。你怎麼不揀。林黛玉昨日所惱寶玉的心事。早又丟開。只顧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這麼大福。禁受比不得寶姑娘。什麼金什麼玉的。我們不過是個草木之人罷了。總是酸心。寶玉聽他提出金玉二字來。不覺心動。疑猜。便說道。除了別人說什麼金什麼玉。我心裏要有這個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實在無這個想頭。然卻由你不得。林黛玉聽他這話。便知他心裏動了疑。忙又笑道。好沒意思。白白的說什麼誓。管你什麼金什麼玉的呢。寶玉道。我心裏的事。也難對你說。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爺太太這三個人。第四個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個人。我也起個誓。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起誓。我很知道。你心裏有妹妹。但只是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此女若為正室。必不令寶玉有妾。寶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是這樣的。林黛玉道。昨兒寶

是信極而疑矣
親不見人如比翼乃
粧不見是極有心
處至遠著寶玉及
心裏沒意思均非
正面

試問長在妹妹身
上者曾一摸過
否閱者試想之
寶釵原不亞於
兒寶哥之心因
愛而軒輕之也
臉若銀盆四句前
寫寶釵形容一字
不易特前層不點
二句在上層不點
一個無心一個有
意可以窺釵黛之
心而咬著手帕忍
笑聲也細思之自
得其故

丫頭不替你圓誑。爲什麼問著我呢。映上文。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麼樣了。林妹妹無一語不刺料。正說著。只見寶釵從那邊來了。二人便走開了。寶釵分明看見只粧看不見。低頭過去了。真是有城府人。到了王夫人那裏。坐了一回。然後到了賈母這邊。只見寶玉也在這裏。裏了寶釵。因往日母親對王夫人等。曾提過金鎖是個和尚給的。等日後有玉的。方可結爲婚姻等話。所以總遠著寶玉。昨日見元春所賜的東西。獨他與寶玉一樣。心裏越發沒意思。起來幸虧寶玉被一個林黛玉纏綿住了。心心念念。只記掛著林黛玉。並不理論這事。此刻忽見寶玉笑道。寶姐姐。我瞧瞧你的那香串子。可巧寶釵左腕上籠著一串兒。寶玉問他。少不得褪了下來。寶釵原生的肌膚豐澤。不容易褪下來。寶玉在傍邊看著。雪白的臂膊。不覺動了羨慕之心。暗暗想道。這個膀子。若長在林妹妹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長在他身上。正是恨我沒福。忽然想起金玉一事來。再看看寶釵形容。只見面若銀盆。眼同水杏。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寫得出。比林黛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寶玉真千古第一淫人。不覺就呆了。活畫出癡公子神氣。寶釵褪下串子來。遞與他也忘了。接寶釵見他呆了。自己倒覺不好意思。丟下串子。回身纔要走。只見林黛玉倚著門檻上。嘴裏咬著手帕。子在那裏笑。寶釵道。你又禁不得風吹。怎麼又站在那風口裏。是一對無聊語。林黛玉笑道。何會不是在房裏的。只因聽見天上一聲叫出來。瞧了瞧。原來是個獸。寶釵道。獸。在那裏呢。我也瞧瞧。林黛玉道。我纔出來。他就忒兒一聲飛了。口裏說著。將手裏帕子一甩。

兩人神理林妹妹
已一一領略矣歎
雁之請所由來也

向寶玉臉上甩來。寶玉不知。正打在眼上。阿呀了一聲。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黛玉之哭。只哭得自己。寶玉之慟。直慟倒一家。深淺不同。是兩人分別處。關鍵。寫黛玉之不睬寶玉。越顯其鍾情寶玉。文筆反襯得足。則一筆兜轉。正面已透。

黛玉處處不放寶釵。寶釵處處留心黛玉。二人一般心事。兩樣做人。

寶釵冷香丸。是自己細說。黛玉丸方。是寶玉誑說。遙遙關照。

寶玉說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卻被黛玉聽見。借端譏諷。可見黛玉先走。並未徑走。原有有心等寶玉同行。作者於後文描出前情。既省筆墨。更爲得神。

順手敍出鳳姐耍小紅。前後血脈貫通。

酒令各曲。俱有情關照。惟薛蟠所說所唱。村俗可笑。曲亦並未唱完。酒底亦不說。描盡馱霸王粗蠢。文筆亦換變不板。

蔣玉函於酒令中。無意說出襲人二字。松花汗巾。玉函先已束腰閒。大紅汗巾。夜閒寶玉又繫襲人腰裏。姻緣固有前定。亦是寶哥爲之串合。伏筆構思甚巧。

元妃節禮。寶玉與寶釵一樣。不但賈母屬意寶釵。卽元妃亦同有此心。寶玉見寶釵肌容。發歎呆看。是鍾情。亦是意淫。

黛玉咬帕暗笑。想見已在門檻上偷看多時。

大某山民評曰

寶玉說過一會子就好。是在寶釵前聊作應酬語。而黛玉如何忍得。故一則曰。過一會子就好。再則曰。過一會子就好。問者無可支吾。只得納悶陪笑耳。放翁云。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一聯殆爲寫照。

馮家席上。馱霸王打諢。自不可少。如此方成好令。更妙其中雜一雅語。至玉函所說。直注末卷。

寶玉寶釵一樣禮物。頒自椒房。只算敕賜爲夫婦。

寫玉函襲人汗巾之後。接寫寶玉寶釵賜物。若論吉兆皆吉。若論凶兆皆凶。事異而兆同也。

曹操爭天下。心中眼中。祇有一先主。其餘不足介意。黛玉爭寶玉。亦祇一寶釵。妬之甚。卽愛之甚也。昔人咏李青蓮云。世人欲殺是憐才。則黛玉乃寶釵第一知己。膀子在林姑娘身上。可以一摸。非姐姐之不可摸。惟妹妹乃值得摸耳。倘以辭害志。與耳食何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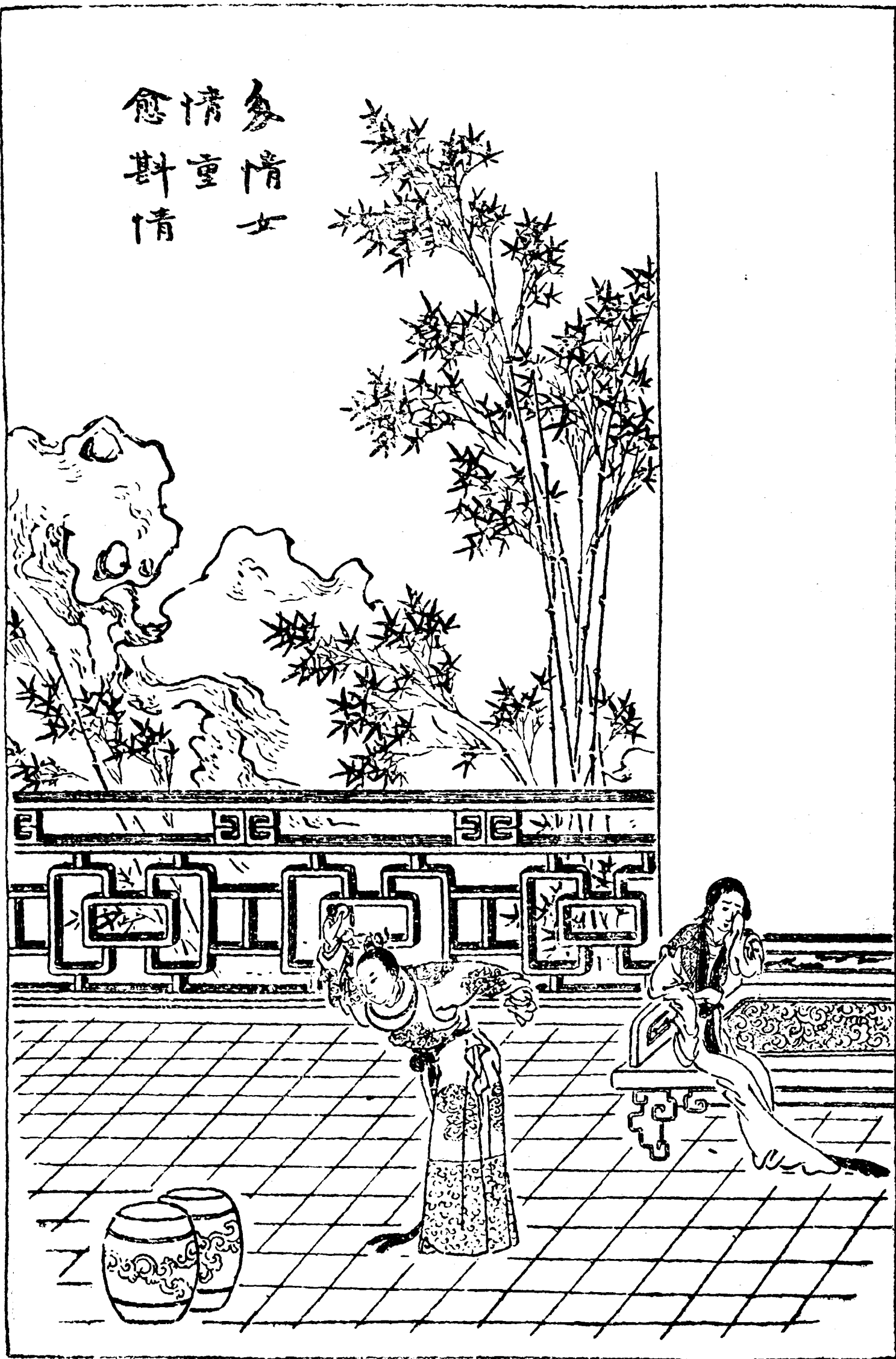
脣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二句是從增之太長。減之太短句。脫胎出來。黛玉出來。瞧馱鴈。抑何蘊藉。知微妙舌根。定有妙蓮花。此回中。寶釵襲人之終身已定矣。

此回仍是第四年壬子四月底事。

享福人福深
還禱福



多情女
情重
愈斟情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二十九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兩人左右在前反
不好說
以上將元妃賜物
一段束住遞到清
虛觀打醮一層過
脈
實話

話說寶玉正自發怔。不想黛玉將手帕子甩了來。正擡在眼睛上。倒嚇了一跳。問是誰。林黛玉搖著頭兒笑道。不敢。是我失了手。因為寶姐姐要看獸鴈。我比給他看。不想失了手。寶玉揉著眼睛待要說什麼。又不好說的一時。鳳姐兒來了。因說起初一日在清虛觀打醮的事來。約著寶釵寶玉黛玉等看戲去。寶釵笑道。罷罷。怪熱的。什麼沒看過的戲。我不去了。鳳姐道。他們那裏涼快。兩邊又有樓。階們要去。我頭幾天打發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趕出去。把樓上打掃了。掛起簾子來。一個閒人不許放進廟去。纔是好呢。我已經回了。太太了。你們不去。我自家去。這些日子也悶的很了。家裏唱的戲。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賈母聽說就笑道。既這麼著。我同你去。鳳姐聽說笑道。老祖宗也去。更是好。可就是我又不得受用了。賈母道。到明兒我在正面樓上。你在旁邊樓上。你也不用到我這邊來立規矩。可好不好。鳳姐笑道。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賈母因向寶釵道。你也去。連你母親也去。長天老日的。在家裏也是睡覺。寶釵只得答應著。賈母又打發人去請了薛姨媽。順路告訴王夫人。要帶了他們姊妹去。王夫人因一則身上不好。二則預備元春有人出來。要著早已回了不去的。聽賈母如此說。笑道。還是這麼高興。打發人去到園裏告訴。有要逛去

李執尚去其他可知矣筆法甚妙收束過脈以下入清虛觀正文爲一段壬子年五月初一也

如何寶玉房中許多丫頭並無一個人去吾至今疑之或曰羅列諸婢無小無大花園錦簇而怡紅院中鮮有一與者蓋婢皆從主若侍奉公子者畢竟外觀不雅母寧舍旃其說亦通

以上可指數者三十九個加之老嫗嫗奶娘家人媳婦們等大約有七八十個女眷而以黑壓壓三字包括之真是妙文包括之花園錦簇之形容無閒

的只管初一跟老太太逛去。這個話一傳開了。別人都還可。已只是那些丫頭們。天天不得出門檻兒。聽了這話。誰不要去。便是各人的主子。懶怠去他。也百般的攬掇了去。因此李宮裁等都說去。賈母越發心中喜歡。早已分付人去打掃安置。都不必細說。單表到了初一。這一日。提綱榮國府門前。車輛紛紛。人馬簇簇。那底下凡執事人等。聞得是貴妃做好事。賈母親去拈香。正是初一日。乃月之首日。況是端陽節間。因此凡動用的什物。一色都是齊全的。不同往日。少時。賈母等出來。賈母坐一乘八人大轎。李氏鳳姐薛姨媽。每人乘一四人轎。寶釵黛玉二人共坐一輛翠蓋珠纓八寶車。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輛朱輪華蓋車。然後賈母的丫頭鴛鴦。鸚鵡。琥珀。珍珠。林黛玉的丫頭紫鵲。雪雁。春纖。寶釵的丫頭鶯兒。文杏。迎春的丫頭司棋。繡橘。探春的丫頭侍書。翠墨。惜春的丫頭入畫。彩屏。薛姨媽的丫頭同喜。同貴。外帶香菱。香菱的丫頭臻兒。李氏的丫頭素雲。碧月。鳳姐兒的丫頭平兒。豐兒。小紅。並王夫人的兩個丫頭金釧。彩雲。也跟了鳳姐兒來。奶嫗抱著大姐兒。另在一車上。還有兩個丫頭。以上總記三十九個。一共又連上各房的老嫗嫗奶娘。並跟出門的家人媳婦們。黑壓壓的站了一街的車。賈母等已經坐轎去了。多遠。這門前尚未坐完。這個說。我不同你在一處。那個說。你壓了我們奶奶的包袱。那邊車上又說。招了我的花兒。這邊又說。撞了我的扇子。咕咕說笑不絕。真寫得出周瑞家的走來過去的說。道。姑娘們。這是街上。看人笑話。說了兩邊。方見好了。前頭的全副執事。擺開早已到了。清

珍哥兒登時講規矩起來

直寫得形真影切
酣暢淋漓無一筆
不從人情世事中
揣摩而出真才子
之筆
眼光處處射到實
心思面面想到實
一疊連聲四字活
畫借小子出一口
氣

寫出張道士大來

站。在。臺。礎。上。因。問。管。家。在。那。裏。底。下。站。的。小。廝。們。見。問。都。一。齊。喝。聲。說。叫。管。家。登。時。林。之。孝。一。手。整。理。著。帽。子。跑。了。來。到。賈。珍。跟。前。活。畫。賈。珍。道。雖。說。這。裏。地。方。大。今。兒。嘴。們。人。多。你。使。的。人。你。就。帶。了。在。這。院。裏。罷。是。使。不。著。的。打。發。到。那。院。裏。去。是。把。小。兒。們。多。挑。幾。個。在。這。二。層。門。上。是。同。兩。邊。角。門。上。伺。候。著。是。要。東。西。傳。話。是。你。可。知。道。不。知。道。是。是。今。兒。姑。娘。奶。奶。們。都。出。來。一。個。閒。人。也。不。許。到。這。裏。來。是。是。林。之。孝。忙。答。應。曉。得。又。說。了。幾。個。是。賈。珍。道。去。罷。是。又。問。怎。麼。不。見。蓉。兒。一。聲。未。了。只。見。賈。蓉。從。鐘。樓。裏。跑。出。來。賈。珍。道。你。瞧。瞧。他。我。這。裏。也。沒。熱。他。倒。乘。涼。去。了。向。別。人。言。也。喝。命。家。人。啐。他。那。小。廝。們。都。知。道。賈。珍。素。日。的。性。子。違。拗。不。得。亦。是。惡。病。便。有。個。小。廝。上。來。向。賈。蓉。臉。上。啐。了。一。口。豈。有。此。理。賈。珍。還。眼。向。著。他。那。小。廝。便。問。賈。蓉。道。爺。還。不。怕。熱。哥。兒。怎。麼。先。乘。涼。去。了。賈。蓉。垂。著。手。一。聲。不。敢。說。那。賈。芸。賈。萍。賈。芹。等。聽。見。了。不。但。他。們。慌。了。亦。且。連。賈。璉。賈。瑞。賈。璉。等。也。都。忙。了。一。個。一。個。從。牆。根。下。慢。慢。的。溜。下。來。賈。珍。又。向。賈。蓉。道。你。站。著。做。什。麼。還。不。騎。了。馬。跑。到。家。裏。告。訴。你。娘。母。子。去。老。太。太。同。姑。娘。們。都。來。了。叫。他。們。快。來。伺。候。賈。蓉。聽。說。忙。跑。了。出。來。一。疊。連。聲。的。要。馬。一。面。抱。怨。道。妙。早。都。不。知。做。什。麼。的。這。會。子。尋。著。我。一。面。又。罵。小。子。網。著。手。呢。麼。馬。也。拉。不。來。要。打。發。小。廝。去。又。恐。怕。後。來。對。出。來。又。霸。又。怕。說。不。得。親。自。走。一。趟。騎。馬。去。了。真。真。勉。強。且。說。賈。珍。方。要。抽。身。進。來。只。見。張。道。士。站。在。旁。邊。陪。笑。說。道。論。理。我。不。比。別。人。應。該。裏。頭。伺。候。只。因。天。氣。炎。熱。衆。位。千。金。都。出。來。了。法。官。不。敢。擅。入。請。爺。的。示。

頭曰大幻曰終了
從來幻者未有不
了也

張道士御呼仙人
又封真人乃極力
奉承賈母無怪今
之念志心朝禮者
寫得活現
控身者彎著腰也
張道士詞令亦佳
遮天大王不知是
何神道天而可遮
豈不怕黑了半邊
哥兒越發掏氣了
胎裏帶來之病並
非逼出來的
此等處虧作者如
何想出來真是絕
世奇文絕世妙文
無一語不入情無
一語不入理真令
人拍案叫絕

下恐老太太問或要隨喜那裏。我只在這裏伺候罷了。賈珍知道這張道士。雖然是當日。榮國公的替身。曾經先皇御口親呼為大幻仙人。如今現掌道錄司印。又是當今封為終了真人。現今王公藩鎮都稱為神仙。所以不敢輕慢。二則他又常往兩個府裏去。凡夫人小姐都是見的。今見他如此說。便笑道。嚙們自己。你又說起這話來。再多說。我把你這鬍子。還揪了你的呢。還不跟我進來。那張道士呵呵大笑。著跟了賈珍進來。賈珍到賈母跟前。控身陪笑說道。張爺爺進來請安。賈母聽了。忙道。攙他來。賈珍忙去攙了過來。那張道士先呵呵笑道。無量壽佛。老祖宗一向福壽康寧。衆位奶奶小姐納福。一向沒到府裏請安。老太太氣色越發好了。賈母笑道。老神仙你好。張道士笑道。託老太太的萬福。小道也還康健。別的倒罷了。只記掛著哥兒。一向身上好。前日四月二十六。我這裏做遮天大王的聖誕。人也來的少。東西也很乾淨。我說請哥兒來。逛逛。怎麼說不在家。賈母說道。果真不在家。一面回頭叫寶玉。誰知寶玉解手去了。纔來。忙忙上前問張爺爺好。張道士忙抱住了。問了好。又向賈母笑道。哥兒越發發福了。賈母道。他外頭好。裏頭弱。又搭著他老子逼著他念書。生生的把個孩子逼出病來了。張道士道。前日我在好幾處看見哥兒寫的字。做的詩。都好的了不得。照應前文周密之極。怎麼老爺還抱怨說哥兒不大喜歡念書呢。依小道看來。也就罷了。又嘆道。我看見哥兒的這個形容。身段。言談舉動。怎麼就同當日國公爺一個稿子說著。兩眼流下淚來。賈母聽了。也由不得滿臉淚痕。說道。正是呢。我養了

是年寶玉亦十五歲出家人攬撥作家室計其化道員成候耶日餐冰雪應作冰人

模樣兒尚可打聽性格則難說矣

此豈閨中少婦對廟中老道之言耶連二奶奶可謂放誕風流之至矣排場

連誚帶譴二奶奶太不守閨範矣鳳辣子語譎至羽士放誕毫無嫌忌然亦思知其雄守

這些兒子孫子也沒有一個像他爺爺的。就只這玉兒像他爺爺。那張道士又向賈珍道。當日國公爺的模樣兒。爺們一輩的不用說。自然沒趕上。大約連大老爺二老爺也記不清楚了。說畢又呵呵大笑道。前日在一個人家看見一位小姐。今年十五歲了。生的倒也好個模樣兒。我想著哥兒也該尋親事了。若論這個小姐模樣兒。聰明智慧。根基家當。倒也配得過。但不知老太太怎麼樣。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請了老太太示下。纔敢向人去張口呢。賈母道。上回有個和尚說了。這孩子命裏不該早娶。等再大一大兒再定罷。你如今也隨聽著。不管他根基富貴。只要模樣兒配得上。就來告訴我。便是那家子窮。不過給他幾個銀子。只是模樣兒性格兒難得好的。說畢。只見鳳姐兒笑道。偏是他開口張爺爺。我個丫頭的寄名符兒。你也不換去。前兒虧你還有那麼大臉。打發人和我。要鵝黃段子去。要不給你。又恐怕你那老臉上。過不去。張道士呵呵大笑道。慣會呵呵大笑。你瞧我眼花了。也沒見奶奶在這裏。也沒道謝。這真情景。寄名符兒。早已有了。前日原想送去的。不指望娘娘來做好事。也就混忘了。還在佛前鎮著。待我取來說著。跑到大殿上去。一時拿了一個茶盤。搭著大紅蟒段。經袱子。托出符來。大姐兒的奶嬈接了符。張道士方欲抱過大姐兒來。只見鳳姐笑道。你就手裏拿出來罷了。又用個盤子托著。張道士道。手裏不乾不淨的。怎麼拿。用盤子潔淨些。鳳姐笑道。你只顧拿出盤子。倒嚇我一跳。我不說你是為送符。倒像是和我們化佈施來了。稠人廣衆。一味諧謔。此等女人於世實少。衆人聽說。闐然大笑。連賈珍也掌

其雌爲道者之教乎

用兢兢業業四字
真寫得出
關樁得疾只上文
各處遊玩四字已
過了許多時也

善於詞令

將賀禮倭散意亦
甚善特未省窮人
得此難爲溫飽

不住笑了。賈母回頭道：猴兒、猴兒，你不怕下割舌地獄。鳳姐笑道：我們爺兒們不相干，他怎麼常常的說我該積陰騭遲了。就短命呢。著張道士也笑道：我拿出盤子來，一舉兩用，卻不爲化佈施，倒要將哥兒的這玉請了下來，托出去給那些遠來的道友，並徒子徒孫們見識見識。賈母道：既這麼著，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什麼，就帶他去瞧了，叫他進來，豈不省事。張道士道：老太太不知道，看著小道是八十歲的人，託老太太的福，倒也健朗。二則外面的人多，氣味難聞，況是個暑熱的天，哥兒受不慣，倘或哥兒中了骯髒氣味，倒值多了。賈母聽說，便命寶玉摘下通靈玉來，放在盤內。那張道士兢兢業業的用蟒袱子墊著，捧了出去。這裏賈母與衆人各處遊玩一回，方去上樓。只見賈珍回說：張爺爺送了玉來，剛說著，只見張道士捧了盤子，走到跟前，笑道：衆人託小道的福，見了哥兒的玉寶，在稀罕，都沒什麼敬賀。這是他們各人傳道的法器，都願意爲敬賀之禮。哥兒便不稀罕，只留著頑耍賞人罷。賈母聽說，向盤內看時，只見也有金璜，也有玉玦，或有事事如意，或有歲歲平安，皆是珠穿寶嵌，玉琢金鏤，八字總讀，共有三五十件。因說道：你也胡鬧，他們出家人是那裏來的，何必這樣。這斷不能收。張道士笑道：這是他們一點敬意，小道也不能阻擋。老太太若不留下，豈不叫他們看著小道微薄，不像是門下出身了。賈母聽如此說，方命人接下了。寶玉笑道：老太太，張爺爺既這麼說，又推辭不得，我要這個也無用，不如叫小子捧了這個，跟著我出去散給窮人罷。不知緣轎艱難之說。賈母笑道：這話說的是張

是老成有見識之
言寫張道士真活
現一個張道士

三本戲層次秩然
一絲不走倘為顛
倒殊失登場本意
山窮水盡疑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斂兒偏留心宜落
人譏笑也
人帶的東兒留心
自己更自留心
以有而留心
無而留心各有一
心同此一心作者
之心真是無微不至
入
真驚才絕艷如茶
如火之文
越笑二字是從沒
意思三字生出來
寶玉此等想頭真

道士又忙攔道。哥兒雖要行好事。但這些東西。雖說不甚稀罕。到底也是幾件器皿。若給了乞丐。一則與他們也無益。二則反倒躑躅了這些東西。要捨給窮人。何不成就散錢於他。們寶玉聽說。便命收下。等晚間拿錢施捨罷。說畢。張道士方纔退出。這裏賈母與衆人上了樓。在正面樓上。歸坐。鳳姐等上了東樓。衆丫頭等在西樓。輪流伺候。賈珍一時來回。道神前點了戲頭一本。白蛇記。賈母問白蛇記是什麼故事呢。賈珍道。漢高祖斬蛇起義的故事。第二本是滿牀笏。賈母道。這倒是第二本也。還罷了。神佛要這樣。也只得罷了。又問第三本。賈珍道。第三本是南柯夢。賈母聽了。便不言語。賈珍退了下來。至外邊預備著申表焚錢糧開戲。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在樓上。坐在賈母旁邊。因叫個小丫頭子。捧著方纔那一盤子賀物。將自己的玉帶上。用手翻弄。尋撥一件一件的。挑與賈母看。賈母因看見有個赤金點翠的麒麟。便伸手拿起來。笑道。這件東西。好像是。我看見誰家的孩子也帶著一個的。寶釵笑道。史大妹妹有一個。比這個小些。賈母道。原來是雲兒有這個寶玉道。他這麼往我們家去住著。我也沒看見。探春笑道。寶姐姐有心。不管什麼。他都記得。第一鹹好痛。林黛玉冷笑道。他在別的上頭。心還有限。惟有這些人帶的東西。上越發留心。第二鹹更痛。寶釵聽說。便回頭。粧沒聽見。寶玉聽見史湘雲有這件東西。自己便將那麒麟忙拿起來。揣在懷裏。一面心裏又想。倒怕人看見。他聽是史湘雲有了。他就留著這件。因此手裏揣著。卻拿眼睛。瞟人。絕妙文情。只見衆人。倒都不理論。惟有林黛玉。瞧著他點頭兒。似

妙到無可復言
疑腕下有鬼

賈蓉新娶的媳婦
不知姓什麼又不
知幾時續娶的
接寫送禮一段真
無義不搜
又是一件難事
總括一句想當時
可卿送殯諸家都
在其內

清虛觀打醮一段
文字至此結住
以下又專寫寶黛
二人事較從前合
寫處又深一層矣

有讚嘆之意。偏是他瞧見寶玉。不覺心裏沒意思起來。又掏出來。向著黛玉。笑道。這個東西倒好。頑。我替你留著。到家穿上。你帶林黛玉將頭一扭。道。我不稀罕。妙。寶玉笑道。你既不稀罕。我少不得就拿著說。著又揣了起來。剛要再說。只見賈珍之妻尤氏和賈蓉新近續娶的媳婦。婆媳兩個來了。與前賈蓉騎馬回去。鬪棒。見過賈母。賈母道。你們又來做什麼。我不過沒事來逛逛。一句話說了。只見人報馮將軍家有人來了。原來馮紫英家聽見賈府在廟裏打醮。連忙預備猪羊香燭茶食之類的東西送禮。鳳姐聽了。忙趕過正樓來。拍手笑道。阿呀。我卻不防這個。只說嚙們娘兒們來閒逛逛。人家只當嚙們大擺齋壇的來送禮。都是老太太鬧的。這又不曾預備賞封兒。剛說了。只見馮家的管家兩個婆子上樓來了。馮家兩個未去。接著趙侍郎家也有禮來了。於是接二連三。都聽見賈府打醮。女眷都在廟裏。凡一應遠親近友世家相與。都來送禮。賈母纔後悔起來。說又不是什麼正經齋事。我們不過閒逛逛。沒的驚動人。因此雖看了一天戲。至下午便回來了。次日便懶得去。鳳姐又說打牆。也是動土。已經驚動了人。今兒樂得還去逛逛。賈母因昨日見張道士提起寶玉說親的事來。誰知寶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來生氣。噴著張道士與他說了親。口口聲聲說。從今以後。再不見張道士了。別人也並不知為什麼原故。二則林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林姑娘身子太弱了。因此二事。賈母便執意不去了。鳳姐見不去。自己帶了人去。也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因見林黛玉病了。心裏放不下。飯也懶得吃。心裏放不下。飯如

古云得一知己可
以不恨惟怡紅公
子得一知己而恨
愈深焉

此段爭鬧卻從寶

玉一邊先起

冤枉殺哥哥

直問到臉上虧作

者如何想得出來

真正妙文

真真是兩邊悶葫

蘆你不天誅地滅

他可有什麼益處

好真何苦來

不起了我實在當

那寶玉一句以下

至難以備述是作

者代其設想處

心情相對猶可

也耳髮斯磨四字

細細想來成何局

寫二人心想刻入

骨髓

款款深深如抽獨

繭悼紅軒中必有

所遇蘊而未抒者

借此宜露耳如云

何吃得下不時來問黛玉又怕他、有個好、歹、因說道、你只管看你的戲、去在家裏、做什麼、寶玉因昨日張道士提親事、心中不大受用、今聽見林黛玉如此說、心裏因想道、別人不知道我的、還可、恕連他也、奚落起我來、因此心中更比往日更煩惱、加了百倍、若是別人跟前、斷不能動這肝火、只是黛玉說了這話、倒又比往日別人說這話、不同、由不得立刻沈下臉來、說道、我白認得了你罷了罷了、真真挖出心來不得、林黛玉聽說便冷笑了兩聲、道、白認得了我那裏像人家有什麼配得上的呢、急於要嫁寶玉聽了、便向前來直問到臉上、道、你這麼說是安心、呪我天誅地滅、林黛玉一時解不過這話來、寶玉又道、昨日兒還為這、個賭了幾回、呪今兒你到底又重找一句、我便天誅地滅、你可有什麼益處、黛玉一聞此、言方想起上日的話來、今日原自己說錯了、又是著急、又是羞愧、便戰戰兢兢的說道、我、要安心、呪你我也天誅地滅、何苦來、我知道昨日張道士說親、你怕攔了你的好姻緣、你、心裏生氣來、拿我殺性子、原來那寶玉自幼生成一種下流癡病、況從幼時和黛玉耳鬢、斯磨、心情相對、林小姐亦有此病、亦同此病、及如今稍明時事、又看了那些邪書、僻傳、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闈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說、出來、故每每、或喜、或怒、變盡法子、暗中試探、那林黛玉、偏生也是個有些癡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因你既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我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如此、兩假相逢、終有一真、其間瑣瑣碎碎、難保不有口角之爭、即如此刻、到題寶玉的、

憑空結撰則是天
仙化人一刻皆有
你無時無刻不有
寶玉何能有此工
夫黛玉此想雖是
追進一層想然已
轉灣一層想矣所
謂好到十二分也
疑到十二分也便

若不知我的心便
是枉費勞心矣
如今你本好我以
爲不好我不失你
以爲遠我近你如
以爲遠自家尙如
此叫旁人那裏捉
得定

心內想著是別人不知我的心還可恕難道你就不想我的心裏眼裏只有你一個這麼想
你不能爲我解煩惱反來以這話奚落堵噎我可見我心裏一時一刻皆有你我心裏竟
沒我了寶玉是這個意思只口裏說不出來那林黛玉心裏想著你心裏自然有我雖有
金玉相對之說你豈是重這邪說不重我的我便時常提這金玉你只管了然無聞的方
見得是待我重無毫髮私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著急可知你心裏時時有
金玉見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著急安心哄我一個那麼想看來兩個人原本是一個
心卻多生了枝葉反弄成兩個心了那寶玉心中又想著我不管怎麼樣都好只要你隨
意我就立刻因你死了也情願你知也罷不知也能只由我的心那纔是你和我近不和
我遠一個又這麼想林黛玉心裏又想著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爲我把自已失了
殊不知你失我也失可見你不叫我近你竟叫我遠你了如此看來卻都是求近之心反
弄成疏遠之意一個又那麼想此皆他二人素昔所存私心難以備述如今只述他們外面
的形容那寶玉又聽見他說好姻緣三個字越發逆了己意從上文拿我殺性句接下心裏乾
喧口裏說不出話來便賭氣向頸上摘下通靈玉來咬咬牙很命往地下一摔道什麼撈
什子我砸了你就完了事了偏生那玉堅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風不動還好寶玉見不
破便回身找東西來砸黛玉見他如此早已哭起來又還一次淚說道何苦來你摔砸那啞
吧東西有砸他的不如來砸我二人鬧著紫鵲雪雁等忙解勸後來見寶玉下死砸玉忙

乾。喧。二。字。妙。你。就。不。想。我。的。心。裏。眼。裏。只。有。你。到。此。地。位。還。疑。寶。哥。心。裏。時。時。有。金。玉。麼。真。真。何。苦。來。

下。死。砸。玉。四。字。寫。得。寶。玉。情。急。旁。觀。眼。急。只。一。纒。字。可。知。襲。人。也。是。下。死。奪。的。寫。得。十。分。透。切。

可。見。你。不。叫。我。近。竟。叫。我。遠。你。了。此。番。之。淚。竟。還。得。不。少。

用。香。薰。解。暑。與。上。文。黛。玉。回。來。中。暑。相。應。文。筆。甚。細。

賈。母。王。夫。人。全。然。不。知。其。家。教。可。知。與。上。文。兩。兩。對。照。絕。世。文。情。

吾。為。寶。玉。一。哭。吾。為。黛。玉。一。哭。吾。為。

上。來。奪。又。奪。不。下。來。然。則。如。之。何。而。可。見。比。往。日。鬧。的。大。了。少。不。得。去。叫。襲。人。襲。人。忙。趕。了。來。纒。奪。了。下。來。寶。玉。冷。笑。道。我。是。砸。我。的。東。西。與。你。們。什。麼。相。干。襲。人。見。他。臉。都。氣。黃。了。眼。睛。都。變。了。從。來。沒。氣。得。這。樣。便。拉。著。他。的。手。笑。道。你。合。妹。妹。拌。嘴。不。犯。著。砸。他。倘。砸。壞。了。叫。他。心。裏。臉。上。怎。麼。過。的。去。林。黛。玉。一。行。哭。著。一。行。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寶。玉。連。襲。人。不。如。越。發。傷。心。大。哭。起。來。引。出。寶。襲。人。之。哭。心。裏。一。煩。惱。方。纒。吃。的。香。薰。飲。解。暑。湯。便。承。受。不。住。哇。的。一。聲。都。吐。了。出。來。卻。有。此。光。景。紫。鵲。忙。上。來。用。手。帕。子。接。住。登。時。一。口。一。口。的。把。塊。手。帕。子。吐。溼。顰。兒。亦。甚。可。憐。雪。雁。忙。上。來。搥。紫。鵲。道。雖。然。生。氣。姑。娘。到。底。也。該。保。重。著。則。將。應。之。曰。還。要。命。做。什。麼。纒。吃。了。藥。好。些。這。會。子。因。和。寶。二。爺。拌。嘴。又。吐。了。出。來。倘。或。犯。了。病。寶。二。爺。怎。麼。過。的。去。呢。寶。玉。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黛。玉。不。如。一。紫。鵲。文。法。變。換。又。見。黛。玉。臉。紅。頭。脹。一。行。啼。哭。一。行。氣。喘。一。行。是。淚。一。行。是。汗。不。勝。怯。弱。真。寫。透。吐。藥。神。情。寶。玉。見。了。這。般。又。自。己。後。悔。方。纒。不。該。同。他。較。證。這。會。子。他。這。樣。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裏。想。著。也。由。不。得。滴。下。淚。來。了。襲。人。見。他。兩。個。哭。由。不。得。守。著。寶。玉。也。心。酸。起。來。又。摸。著。寶。玉。的。手。冰。冷。待。要。勸。寶。玉。不。哭。罷。一。則。又。恐。寶。玉。有。什。麼。委。屈。悶。在。心。裏。二。則。又。恐。薄。了。黛。玉。不。如。大。家。一。哭。就。丟。開。手。了。因。此。也。流。下。淚。來。紫。鵲。一。面。收。拾。了。吐。的。藥。一。面。拿。扇。子。替。黛。玉。輕。輕。的。搥。著。見。三。個。人。都。鴉。雀。無。聲。各。自。哭。各。自。的。也。由。不。得。傷。心。起。來。一。房。四。個。癡。兒。女。也。拿。手。帕。子。拭。淚。一。個。眼。淚。世。界。四。個。人。都。無。言。對。泣。

普天下如寶玉黛
玉者一哭真真何
苦來
一個由不得滴淚
一個由不得心酸
一個由不得傷心
三個由不得相映
出成文皆是黛玉引

寶黛鵲相對連
連一合而為一真
願生世世不作
有情物矣拭淚二
字與上寶玉相映
成文
此等語所謂口則
推之愈遠心則引
之愈近也
襲人之說何苦來
卻與上文黛玉兩
次說何苦來作一
對照
廿一字作一句讀
寫得情急之至
互相抱怨亦是疑
議之詞可知寶黛

總束一時襲人勉強笑向寶玉道。你不看別的。你看看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該同林姑娘拌嘴。黛玉聽了。也不顧病。趕來奪過去。順手抓起一把剪子。來要剪。姑娘勸你忍耐些罷。襲人紫鵲剛要奪。已經剪了幾段。黛玉哭道。我也是白效力。他也不稀罕。自有別人替他再穿好的去。襲人忙接了玉道。何苦來。這是我纔多嘴的。不是了。寶玉向林黛玉道。你只管剪我橫豎不帶他。也沒什麼裏頭。只顧鬧。誰知那些老婆子們。見黛玉大哭。大吐寶玉。又砸玉。不知道要鬧到什麼田地。倘或連累了他們。一齊往前頭回賈母王夫人知道。好不干連了他們。那賈母王夫人見他們忙忙的做一件正經事來告訴。也都不知有了什麼大禍。便一齊進園來。瞧他兄妹急的。襲人抱怨紫鵲。為什麼驚動了老太太。紫鵲又只當是襲人去告訴的。也抱怨襲人。當有是想那賈母王夫人進來。見寶玉也無言。林黛玉也無話。問起來。又沒為什麼事。六字妙。便將這禍移到襲人紫鵲兩個人身上。說為什麼你們不小心。伏侍這會子。鬧起來。都不管了。因此將二人連罵帶說。教訓了一頓。二人都沒話。只得聽著。還是賈母帶出寶玉去了。方纔平服。寶黛二人相鬧一段至此一結。過了一日至初三日。乃是薛蟠生日。家裏擺酒唱戲。賈府諸人都去了。寶玉因得罪了黛玉。二人總未見面。心中正是後悔。無精打彩的。那裏還有心腸去看戲。因而推病不去。林黛玉不過前日中了些暑溽之氣。本無甚大病。聽見他不去。心裏想他是好吃酒看戲的。今日反不去。自然是因為昨兒著了氣。再不然他見我不去。他也沒心腸去。只是昨兒千不該萬

爾二人之心亦是爾到底爲什麼事連我也不解起初四個人都哭此刻四個人都沒話寫得妙不可言以下一段接寫二人人鬧而復合文境之妙愈轉愈深真是以造化爲筆墨者讀之自知非歡喜冤家不能有此想

不該。剪了。那玉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帶了。還得我穿了。他纔帶。何苦來。因而心中十分後悔。那賈母見他兩個都生氣了。只說趁今兒那邊去看戲。他兩個見了。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急的抱怨。說我這老冤家是那世裏孽障。偏生遇見這麼兩個不省事的小冤家。沒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是俗語說的。不是冤家不聚頭。幾時我閉了。眼斷了。這口氣。憑這兩個冤家。鬧上天去。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偏又不嚙。這口氣自己抱怨著也。哭了。這話傳入寶林兩人耳內。他二人竟從未聽見過。不是冤家不聚頭的這句俗語。如今忽然得了這句話。好似參禪的一般。都低頭細嚼。這句話的滋味。都不覺潸然泣下。雖不會會面。然一個在瀟湘館。臨風灑淚。一個在怡紅院。對月長吁。卻不是人居兩地。情發一心。麼襲人。因勸寶玉道。千萬不是都是你的。不是一些也不錯。往日家裏小廝們和他的姊妹拌嘴。或是兩口子分爭。你聽見了。還罵小廝們。不能體貼女孩兒們的心腸。今兒你也這麼著了。明兒初五大節下。你們兩個再這麼仇人似的。老太太越發要生氣。一定弄的不安生。依我勸你。正經下個氣。陪個不是。大家還是照常一樣。這麼也好。那麼也好。寶玉聽了。不知依與不依。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虛清觀打醮。極力鋪張熱鬧。反照異日淒涼。
寫鳳姐打小道士。賈母安慰小道士。恃勢厚道。兩相對照。

寫張道士說話舉動的是一個有體面的老道。又是榮國公之替身。最妙處是說寶玉形容舉動同國公一樣。流下淚來一段。此老道才能不可及處。

張道士用盤送符。請寶玉通靈玉。給衆道看。中間夾寫鳳姐戲言。不但前後靈活。且即借伏鳳姐短命。神前點戲。第一本白蛇記。漢高祖斬蛇起事。是初封國公已往之事。第二本滿牀笏。是現在情形。第三本南柯夢。是後來結局。故賈母默然。止演第二本。

寶釵金鎖。已惹黛玉妬心。偏又弄出金麒麟。及張道士說親。黛玉安得不更妬。真是多心人。偏遇刺心事。

黛玉說寶釵專留心人帶的東西。有意尖刻。寶釵粧沒聽見。亦非無意。只是渾含不露。

寶玉砸玉。黛玉吐藥。寶黛襲紫四人。無言對泣。描寫噪鬧情形。既真切。又有孩子氣。玉可砸。則穗亦當剪。寶黛姻緣中斷。已兆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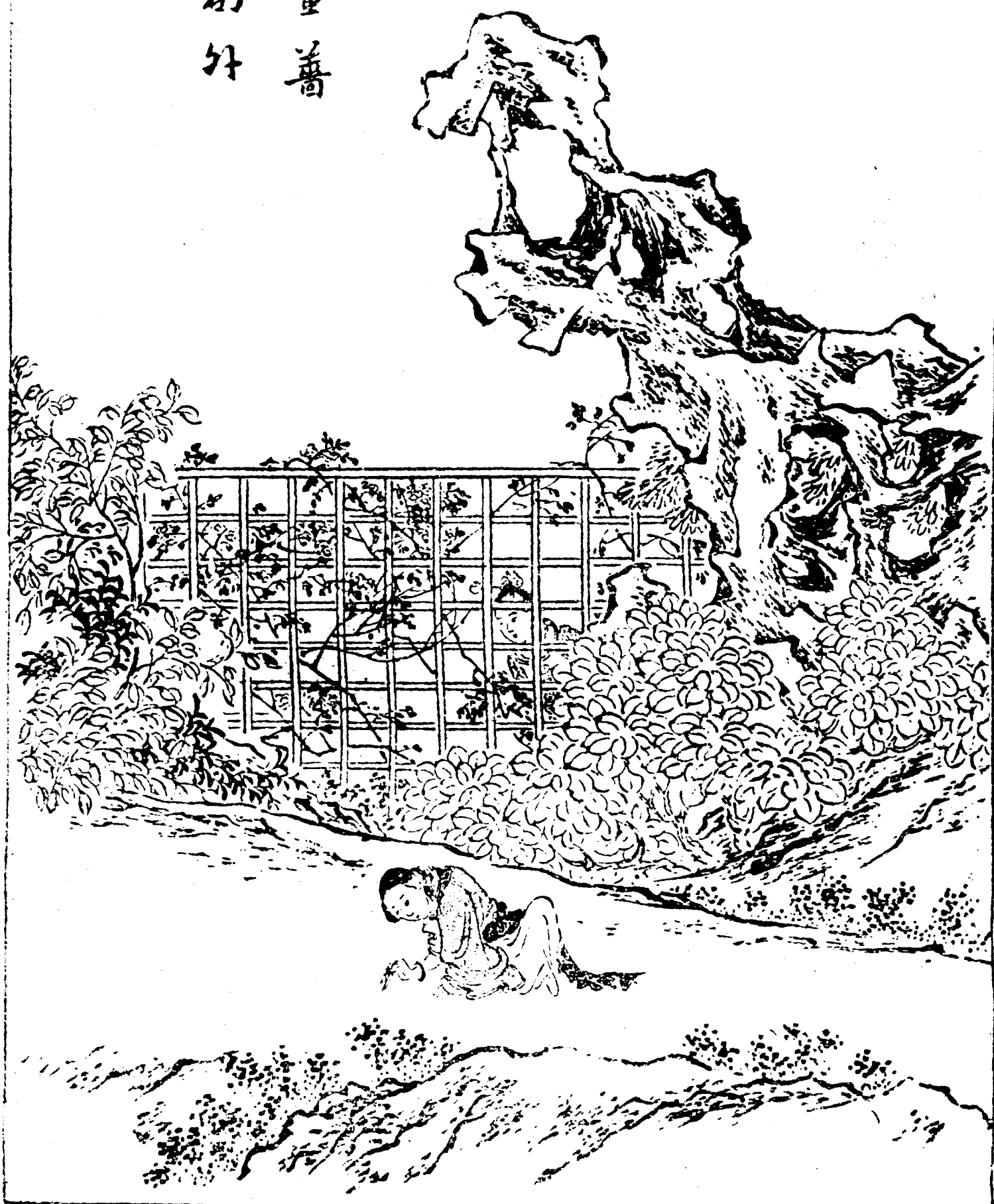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已交壬子年五月初間事。

寶釵借扇穩步夏敲



椿齡畫善
癸及局外



襲人勸寶玉云都
是你的不是紫鵑
勸黛玉云竟是姑
娘太浮躁了些平
心論之二人之言
都是

襲人勸寶玉紫鵑
勸黛玉兩青衣皆
真知已奉命惟謹
開門而奉命惟謹
便非知已○寶哥
哥已被襲姑姑勸
轉了林妹妹難道
還勸不省
此等發端語不知
如何體會出來
實在寫得出
吾不信林妹妹竟
有許多之淚可還
無一字一句不
入妹妹心坎裏吾
不知作者如何體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三十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齡畫齋癡及局外

話說林黛玉自與寶玉口角後也自後悔但又無去就他之理因此日夜悶悶如有所失紫鵑度其意乃勸道論前日之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別人不知那寶玉脾氣難道咱們也不知道的爲那玉也不是鬧了一遭兩遭了黛玉啐道你倒來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麼浮躁了紫鵑笑道好好的爲什麼剪了那穗子豈不是寶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兒常要歪派他纔這麼樣旁觀者清林黛玉欲答話只聽院外叫門紫鵑聽了一聽笑道這是寶玉的聲音想必是來賠不是來了黛玉聽了說不許開門紫鵑道姑娘又不是了這麼熱天毒日頭地下曬壞了他如何使得呢我見猶憐卿何如此口裏說著便出去開門果然是寶玉難道不是不成一面讓他進來一面笑著說道我只當寶二爺再不上我們的門了誰知道這會子又來了寶玉笑道你們把極小的事倒說大了好好的爲什麼不來我便死了魂也要一日來一百遭奇語妹妹可太好了虧他厚臉紫鵑道身上病好了只是心裏氣還不大好對得大妙寶玉笑道我曉得有什麼氣此答亦妙一面說著一面進來只見林黛玉又在牀上哭何苦來那黛玉本不會哭聽見寶玉來由不得傷心了止不住滾下淚來入情入理寶玉笑

會出來真令人五
體投地心腸叫軟
好妹妹心腸叫軟
此一哭乃感極而
悲也此真是感極
說到此真是感極
語真是以推作挽
從去字逼出死字
來聞做和尚又假撇
清正雙文所云只
是兄妹之情非有
別事也

讀此數行真是化
工之筆我使心中
想得出筆卻寫不
出寶玉之心死矣

忽又接此一段我
真不能形容其妙
矣

著走近牀來道。妹妹身上可太好了。虧他厚臉。黛玉只顧拭淚。並不答應。傳神。寶玉因便
挨在牀沿上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你不惱我。但只是我不來叫旁人看見。倒像是嗒們
又拌了嘴兒似的。若等他們來勸嗒們。那時節豈不嗒們倒覺生分了。不如這會子你要
打要罵。憑著你怎麼樣。千萬別不理我。說著又把好妹妹叫了幾十聲。妙極。黛玉心裏原
是再不理寶玉的。不由你不理。這會子聽見寶玉說別叫人知道嗒們拌了嘴。就生分了似
的。這一句話。又可見得比別人原親近。因又拿不住。便哭道。你也不用來哄我。從今以後
我也不敢親近二爺。權當我去了。寶玉聽了。笑道。你往那裏去呢。黛玉道。我回家去。寶玉
笑道。我跟你去。黛玉道。我死了呢。寶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誰知竟成鐵案。黛玉一聞此言。
登時把臉放下來。問道。想是你死了我死。胡說的是什麼。你家倒有幾個親姐姐。親妹妹呢。
明日都死了。你幾個身子去做和尚。明日我倒把這話告訴去。評評寶玉自知這話說的
造次了。後悔不來。登時臉上紅漲。低了頭。不敢則一聲。幸而屋裏沒人。黛玉兩眼直瞪瞪
的。睜了他半天。氣的唉了一聲。說不出話來。見寶玉逼得臉上紫漲。便咬著牙。用指頭很
命的在他額上戳了一下。哼了一聲。咬著牙。說道。你這剛說了兩個字。便又嘆了一口氣。
仍拿起手帕子來擦眼淚。寶玉心裏原有無限心事。又兼說錯了話。正自後悔。又見黛玉
戳他一下。要說也說不出來。自嘆自泣。因此自己也有所感。不覺滾下淚來。要用帕子揩
拭。不想又忘了帶來。便用衫袖去擦。黛玉雖然哭著。卻一眼看見了他穿著簇新藕合紗

真有海枯石爛不能變易此情者。自己流淚偷看人。流淚賭氣不發一言。唯以綃帕擗去。使其拭淚。此間情景不足爲外人道。

鳳姐出場每每另有一種筆法。偏偏撞著促狹鬼。如聞其聲活寫出一個鳳姐來。

鳳姐子真好口才

回應薛蟠生日

衫。竟。去。拭。淚。便。一。面。自。己。拭。著。淚。一。面。回。身。將。枕。上。搭。的。一。方。綃。帕。拿。起。來。向。寶。玉。懷。裏。一。捧。一。語。不。發。仍。掩。面。而。泣。直。是。真。夫。妻。情。景。無。怪。寶。玉。甘。心。做。和。尙。寶。玉。見。他。捧。了。帕。子。來。忙。接。住。拭。了。淚。又。挨。近。了。些。伸。手。挽。了。黛。玉。一。隻。手。笑。道。我的五臟都碎了。你還只是哭。走。罷。我。同。你。往。老。太。太。跟。前。去。黛。玉。將。手。捧。道。誰。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了。還。這。麼。涎。皮。賴。臉。的。連。個。理。也。不。知。道。一。句。話。沒。說。完。只。聽。嚶。道。好。了。寶。黛。兩。個。不。防。都。嚇。了。一。跳。回。頭。看。時。只。見。鳳。姐。兒。跑。了。進。來。笑。道。老。太。太。在。那。裏。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來。瞧。瞧。你。們。好。了。沒。有。我。說。不。用。瞧。過。不。了。三。天。他。們。自。己。就。好。了。老。太。太。罵。我。說。我。懶。我。來。了。果。然。應。了。我的話。也。沒。見。你。們。兩。個。有。些。什麼。可。拌。的。三。日。好。了。兩。日。惱。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這。會。子。拉。著。手。哭。的。昨。兒。爲。什麼。又。成。了。烏。眼。雞。呢。還。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心。說。著。拉。了。黛。玉。就。走。黛。玉。回。頭。叫。丫。頭。們。一。個。也。沒。有。鳳。姐。道。又。叫。他。們。做。什麼。有。我。伏。侍。呢。一。面。說。一。面。拉。了。就。走。寶。玉。在。後。面。跟。著。出。了。園。門。到。了。賈。母。跟。前。鳳。姐。笑。道。我。說。他。們。不。用。人。費。心。自。己。就。會。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說。和。我。及。至。到。那。裏。要。說。和。誰。知。兩。個。人。倒。在。一。處。對。賠。不。是。對。笑。對。說。的。倒。像。黃。鷹。抓。住。鷓。子。的。腳。兩。個。都。扣。了。環。了。那。裏。還。要。人。去。說。的。滿。屋。裏。都。笑。起。來。此。時。寶。釵。正。在。這。裏。那。林。黛。玉。只。一。言。不。發。挨。著。賈。母。坐。下。寶。玉。沒。甚。說。的。便。向。寶。釵。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生。的。又。不。好。了。沒。別。的。禮。送。連。個。頭。也。不。去。磕。大。哥。哥。不。知。我。病。倒。像。我。懶。推。故。不。去。呢。

題眼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只因黛玉沒意思者
只因黛玉在旁也
隱以楊國忠比寶
玉雖擬不於倫卻
是怒後吟吟未暇
詳審話頭烏能含
無端奚落扇而
忍趁靚兒尋扇而
曰我和誰頑過其
言凜然○不料寶
姊亦有此惡機
寶釵哥連日交逆
運

黛玉知寶釵之怒
寶釵知黛玉之得
意悉屬百節靈通
萬竅玲瓏
惡機鋒
因問看戲乘勢嘲
笑兩人靈心慧舌

倘或明兒閒了。姐姐替我分辨分辨。寶釵笑道。這也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驚動。何況身上不好。弟兄們終日一處。要存這個心。倒生分了。刺心語。寶玉又笑道。姐姐知道體諒我。就好了。又道。姐姐怎麼不看戲去。寶釵道。我怕熱。看了兩齣。熱得很。要走。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來了。寶玉聽說。自己由不得臉上沒意思。只得又搭趣笑道。怪不得他們拿姐姐比楊貴妃原也。體胖怯熱。寶釵聽說。不由的大怒。待要怎樣。又不好。怎樣回思。了一回。臉紅起來。便冷笑了兩聲。說道。我倒像楊貴妃。只是沒一個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楊國忠的。其語可思。二人正說著。可巧小丫頭靚兒。因不見了鬪子和寶釵。笑道。必是寶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賞我罷。寶釵指他道。你要仔細。我和誰頑過。你來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臉的那些姑娘們。你該問他們去。說的靚兒跑了。寶玉自知又把話說造次了。當著許多人。更比纔在林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同別人搭趣去了。黛玉聽見寶玉奚落寶釵。心中著實得意。纔要搭言。也趁勢取個笑。不想靚兒因找扇子。寶釵又發了兩句話。他便改口說道。寶姐姐。你聽了兩齣什麼戲。寶釵因見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態。一定是聽了寶玉方纔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願。可謂善觀氣色。忽又見問他這話。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罵了宋江。後來又賠不是。寶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樣連這一齣戲的名兒。也不知道。就說了這麼一串。這叫個負荆請罪。寶釵笑道。原來這叫負荆請罪。你們通今博古。纔知道負荆請罪。我不知什麼。是負荆請罪。也是利口。

鐵鋒相對閣閣中
誰與鼎立

以子之矛刺子之
盾寶釵可人
寫寶釵和好如初
而以寶釵鳳姐兩
人之諧謔為餘波
真是絕世文情

黛玉實是好挑便
非有福之相
至此方結兩人和
好一段文字
以下接金釧事作
一小段
點醒時令卻是夏
午光景
非規矩乃脾氣也

真個出去便無事
了寶二爺真是喫
死蟹者

一句話未說完。寶玉黛玉二人。心裏有病。聽了這話。早把臉羞紅了。鳳姐這些上雖不通。但只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也。笑問道：「這麼大熱天，誰還吃生薑呢？」絕妙諷諧。衆人不解其意，便說道：「沒有吃生薑的。」鳳姐故意用手摸著腮，咤異道：「既沒人吃生薑，怎麼這樣辣辣的？」寶玉黛玉二人聽見這話，越發不好意思了。寶釵再欲說話，見寶玉十分羞愧，形景改變，也就不好再說，只得一笑收住。別人總未解得他四個人的言語，因此付之一笑。一時寶釵鳳姐去了，黛玉笑向寶玉道：「你也試著比，我利害的人了，誰都像我心拙口笨的。」由著人說呢。也未見得寶玉正因寶釵多心，自己沒趣，又見黛玉來問著他，越發沒好氣起來。欲待要說兩句，又恐黛玉多心，說不得忍氣無精打彩，一直出來。誰知目今盛暑之際，又當早飯已過，各處主僕人等大半都因日長神倦，寶玉背著一處一處鴉雀無聲。從賈母這裏出來，往西走過了穿堂，便是鳳姐的院落。到了一處，只見院門掩著，知道鳳姐素日的規矩。每到天熱，午間要歇一個時辰的，進去不便，遂進角門。由鳳姐之院而東也。來到王夫人上房內，只見幾個丫頭手裏拿著鍼線，卻打睡兒。王夫人在裏間涼榻上睡著，金釧兒坐在旁邊搥腿也。也斜著眼亂恍，傳神。寶玉輕輕的走到跟前，把他耳上帶的墜子一摘，金釧兒睜眼見是寶玉，寶玉便悄悄的笑道：「就困的這麼著。」金釧兒抿嘴一笑，擺手令他出去，仍合上眼。寶玉見了他，就有些戀戀不捨的。真正淫人悄悄的探頭瞧瞧王夫人合著眼，寶二爺也是子細，便自己向身邊荷包裏帶的香雪潤津丹，好丹名，掏

金簪兒掉在井裏
現成俗語引用天
然此等話想王夫
人故作不聞王夫
人不能忍矣則於
言誠是矣然則聽
其自自然耶則又
之過也

雖曰執一然規矩
應該如此特教壞
寶二爺者其實不
在金釧耳王夫人
又烏乎知之○含
羞忍辱四字為後
文張本去金釧一
段小文字寫畫薔
以下接寫畫薔一
段絕妙一幅畫稿

了。一。丸。出。來。便。向。金。釧。兒。口。裏。一。送。金。釧。兒。並。不。睜。眼。只。管。噙。了。寶。玉。上。來。便。拉。著。手。悄
悄。的。笑。道。我。和。太。太。討。你。啣。們。在。一。處。罷。金。釧。兒。不。答。寶。玉。又。道。不。然。等。太。太。醒。來。我。就
討。金。釧。兒。睜。開。眼。將。寶。玉。一。推。笑。道。你。忙。什。麼。金。簪。兒。掉。在。井。裏。頭。竟。成。讖。語。有。你。的。只
是。有。你。的。連。這。句。俗。語。難。道。也。不。明。白。我。告。訴。了。你。個。巧。方。兒。你。往。東。小。院。子。裏。拿。環。哥
兒。同。彩。雲。去。寶。玉。笑。道。憑。他。怎。麼。去。罷。我。只。守。著。你。只。見。王。夫。人。翻。身。起。來。果。然。照。金。釧
兒。臉。上。就。打。了。一。個。嘴。巴。子。指。著。罵。道。下。作。小。倡。婦。好。好。爺。們。都。叫。你。們。教。壞。了。寶。玉。見
王。夫。人。起。來。早。一。溜。煙。去。了。這。裏。金。釧。兒。半。邊。臉。火。熱。一。聲。不。敢。言。語。登。時。眾。丫。頭。們。聽
見。王。夫。人。醒。了。都。忙。進。來。王。夫。人。便。叫。玉。釧。兒。把。你。媽。叫。上。來。帶。出。你。姐。姐。去。金。釧。兒。聽
見。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太。要。打。要。罵。只。管。發。落。別。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
太。太。十。來。年。這。會。子。攆。出。去。我。還。見。人。不。見。人。呢。王。夫。人。固。然。是。個。寬。仁。慈。厚。的。人。從。來
不。會。打。過。丫。頭。們。一。下。今。忽。見。金。釧。兒。行。此。無。恥。之。事。此。乃。平。生。最。恨。者。故。氣。忿。不。過。打
了。一。下。罵。了。幾。句。雖。金。釧。兒。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喚。了。金。釧。兒。之。母。白。老。媳。婦。來。領。了
下。去。那。金。釧。兒。含。羞。忍。辱。的。出。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見。王。夫。人。醒。了。自。己。沒。趣。忙。進。大
觀。園。來。只。見。赤。日。當。天。樹。陰。合。地。滿。耳。蟬。聲。靜。無。人。語。只。十。六。字。寫。出。園。中。夏。景。剛。到。了。薔。薇
架。只。聽。見。有。人。哽。噎。之。聲。此。何。人。耶。寶。玉。心。中。疑。惑。我。亦。疑。惑。便。站。住。細。聽。果。然。架。下。那
邊。有。人。此。時。正。是。五。月。那。薔。薇。花。葉。茂。盛。之。際。寶。玉。悄。悄。的。隔。著。籬。笆。洞。兒。一。看。只。見。一

所謂半生不熟者

面薄腰纖四字刻劃得出如見其人。不待看下文。嬌嬌。寫得入情入理。非用筆瑣碎也。使其粗心爲之。必曰。看其筆畫起落。卻原來是一個蓄字。二語可以了之。尙有何味耶。蓄字之外。可知其胸中別無他字。就是幾百個。也不過是這個蓄字。也不過熬煎一個蓄字罷了。

個。女。孩。子。蹲。在。花。下。手。裏。拿。著。根。綰。頭。的。簪。子。在。地。上。掘。土。一。面。悄。悄。的。流。淚。呢。寶。玉。心。中。想。道。難。道。這。也。是。個。癡。丫。頭。又。像。顰。兒。來。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謂。東。施。效。顰。不。但。不。爲。新。特。且。更。可。厭。了。想。畢。便。要。叫。那。女。子。說。你。不。用。跟。著。林。姑。娘。學。了。話。未。出。口。幸。而。再。看。時。這。女。孩。子。面。生。不。是。個。侍。兒。倒。像。是。那。十。二。個。學。戲。的。女。孩。子。之。內。一。個。卻。辨。不。出。他。是。生。旦。淨。丑。那。一。個。腳。色。來。寶。玉。忙。忙。把。舌。頭。一。伸。將。口。掩。住。自。己。想。道。幸。而。不。會。造。次。上。兩。回。皆。因。造。次。了。顰。兒。也。生。氣。寶。兒。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們。越。發。沒。意。思。了。一。面。想。一。面。又。恨。認。不。得。這。個。是。誰。再。留。神。細。看。只。見。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顰。秋。水。面。薄。腰。纖。嬌。嬌。婷。婷。大。有。林。黛。玉。之。態。寶。玉。早。又。不。忍。棄。他。而。去。只。管。癡。看。只。見。他。雖。然。用。金。簪。畫。地。並。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畫。字。寶。玉。用。眼。隨。著。簪。子。的。起。落。一。直。到。底。一。畫。一。點。一。勾。的。看。了。去。數。一。數。十。八。筆。自。己。又。在。手。心。裏。用。指。頭。按。著。他。方。纔。下。筆。的。規。矩。寫。了。猜。是。個。什。麼。字。寫。成。一。想。原。來。就。是。個。蓄。薇。花。的。蓄。字。寶。玉。想。道。必。定。是。他。也。要。做。詩。填。詞。這。會。子。見。了。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兩。句。一。時。興。至。恐。忘。在。地。下。畫。著。推。敲。也。未。可。知。能。如。此。想。去。雅。人。雅。想。且。看。他。底。下。再。寫。什。麼。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見。那。女。孩。子。還。在。那。裏。畫。呢。畫。來。畫。去。還。是。個。蓄。字。再。看。仍。是。個。蓄。字。裏。面。的。原。是。早。已。癡。了。畫。完。一。個。蓄。又。畫。一。個。蓄。已。經。畫。了。有。幾。十。個。外。面。的。不。覺。也。看。癡。了。兩。個。眼。睛。珠。兒。只。管。隨。著。簪。子。動。動。來。動。去。是。個。蓄。字。心。裏。卻。想。這。女。孩。子。一。定。有。什。麼。話。說。不。出。的。

誓字豈許人分耶
 伏中二字欠檢點
 五月初四天氣雖
 熱紗衣裳恐不能
 穿也
 悟到下雨是眼中
 知道的
 此時寶玉之心已
 不復在腔子裏矣
 身在雨中囑人避
 雨出神之候每有
 此事吃為默者其
 人始是默耳
 此時寶玉之心已
 還到腔子裏矣
 寶玉渾身是水稱
 為姐姐竟可權領
 前云伏中陰晴不
 定此云明日是端
 陽節恐伏天無如
 此之早
 姑娘們得意綠頭
 鴨等受罪可為一
 笑
 頑耍得有趣
 因雨地不好走故
 順著迴廊耳
 此寶玉不知為甚
 人而罵之也然此

大心事。這麼個形景。外面他既是這個形景。心裏不知怎麼熬煎呢。看他的模樣兒。這般單薄。心裏那裏還攔得住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過來。伏中陰晴不定。片雲可以致雨。忽一陣涼風。過了颯颯的。落下一陣雨來。寶玉看那女子頭上滴下水來。紗衣裳登時濕了。寶玉想道：這是下雨了。妙妙！他這個身子如何禁得驟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說道：不用寫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濕了。難道你是不溼的麼？那女孩子聽說倒嚇了一跳。擡頭一看。只見花外一個人叫他不要寫下大雨了。一則寶玉臉面俊秀。二則花葉繁茂。上下俱被枝葉隱住。剛露著半邊臉。那女孩子只當是個丫頭。再不想是寶玉。因笑道：多謝姐姐提醒了我。不提還不醒。難道姐姐在外頭有什麼遮雨的妙妙。一句提醒了寶玉。啊呀！了一聲。纔覺得渾身冰涼。低頭看看自己身上。也都濕了。真正情癡。說不好。只得一氣跑回怡紅院去了。心裏卻還記著那女孩子沒處避雨。原來明日是端陽節。那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都放了學。進園來各處頑耍。可巧小生寶官。正旦玉官。兩個女孩子正在怡紅院。和襲人頑笑。被雨阻住。大家把溝堵了。水積在院內。把些綠頭鴨。花鵝。彩鴛。鴛捉的捉。趕的趕。縫了翅膀。放在院內。頑耍。將院門關了。襲人等都在遊廊上嘻笑。寶玉見關著門。使用手扣門。裏面諸人只顧笑。那裏聽見叫了半日。拍得門上響。裏面方聽見了。料著寶玉這會子再不回來的。襲人笑道：誰這會子叫門。沒人開去。寶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寶姑娘的聲音。晴雯道：胡說。寶姑娘這會子來做什麼。襲人道：讓我隔著門縫兒瞧瞧。可開

數語於襲人一生
做作卻也不錯即
借以罵襲人可也
是作者之皮裏陽
秋此寶玉踢之所以
不安心也

今日是頭一遭兒
試太虛夢不想偏
生遇見了你
起頭人今日之苦
與昔日之樂亦可
抵銷得過又誰敢
怨只是別說試了
但只是別說試了
我明日順了手也
試起別人來
叫寶玉把太虛夢
試一下子何如
無心一踢肋上已

就開別叫他淋著回去。卻是淋著回來。說著便順著迴廊到門前。向外一瞧。只見寶玉淋得雨打鷄一般。襲人見了。又是著忙。又是可笑。忙開了門。笑得灣腰。拍手道。那裏知道是爺回來了。你怎麼大雨裏跑了來。寶玉一肚子沒好氣。滿心的要把開門的踢幾腳。方開了門。並不看真是誰。還只當是那些小丫頭們。便擡腿踢在肋上。襲人阿呀了一聲。寶玉還罵道。下流東西們。我素日擔待你們得了意一點兒。也不怕越發拿著我取笑兒了。口裏說著。一低頭。見是襲人。哭了。方知踢錯了。不錯。不錯。該踢該踢。忙笑道。阿呀。是你來了。踢在那裏了。踢在這裏了。襲人從來不曾受過一句大話的。也要受受。今忽見了寶玉生氣。踢他一下。又當著許多人。又是羞。又是氣。又是疼。在面上。在心上。在肋上。真一時置身無地。待要怎麼樣。不知要怎麼樣。料著寶玉未必是安心。踢他少不得忍著說道。沒有踢著。還不換衣裳去。寶玉一面進房來解衣。一面笑道。我長了這麼大。今日是頭一遭兒生氣。打人不。偏生遇見了你。襲人一面忍痛換衣裳。不知頭一遭試太虛夢亦曾忍痛否。一面笑道。我是個起頭兒的人。誠然也不論事。大事小。是好是歹。自然也該從我起。但只是別說打了我。明日順了手也。打起別人來。寶玉道。我纔也不是安心。襲人道。誰說是安心呢。素日開門關門的。都是那起小丫頭們的事。他們是慫皮慣了的。早已恨得人牙癢癢。奇語。他們也沒個怕懼你。原打諒是他們踢一下子。嚇嚇也好。剛纔是我淘氣。不叫開門的說著。那雨已住了。寶官玉官也早去了。以寶玉之名。分爲二人。襲人只覺肋上疼得心裏發惱。晚飯也不會吃。

奇其臂力剛強於此略見一斑當其試太虛夢時亦定有阿呀之聲嗚出比試太虛夢時之鮮血何如奇語

至晚間洗澡時。脫了衣服。只見肋上青了碗大一塊。自己倒嚇了一跳。又不好聲張。一時睡下。夢中作痛。由不得阿呀之聲。從睡中嗚出。寶玉雖說不是安心。因見襲人懶懶的。也不安穩。忽夜間聞得阿呀。便知踢重了自己。下牀來。悄悄的秉燈來照。剛到牀前。只見襲人嗽了兩聲。吐出一口痰來。阿呀一聲。睜眼見了寶玉。倒嚇一跳。道。做什麼。寶玉道。你夢裏阿呀。必定踢重了我。瞧瞧襲人道。我頭上發暈。嗓子裏又腥又甜。你倒照一照地下看。寶玉聽說。果然持燈向地下一照。只見一口鮮血在地。寶玉慌了。只說了不得了。襲人見了。也就心冷了半截。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玉向黛玉說。你死了我做和尚。是以讖語作伏筆。

黛玉一面哭。一面又將手帕。擗給寶玉拭淚。並不發一語。描畫妬愈深。而情更深。寶釵怒而能忍。借靚兒尋扇發話。又借戲文。譏誚寶釵。其涵養靈巧。固高於黛玉。而其尖利處。亦復不讓。

寶釵借丫頭尋扇。譏誚寶釵。引出後文。撕扇等事。

金釧說金簪落在井裏。亦是以讖語作伏筆。

女伶齡官於薔薇架邊畫薔字。真是覩物懷人。又為三十六回伏筆。

寶玉淋雨。襲人被踢。俱是意外事。引出後文。金釧投井。寶玉受責等意外事來。

真是能忍耐人

襲人一口鮮血。引出後文寶玉徧身是血。
襲人忍痛不怨。真是可人。

大某山民評曰

寶釵對寶玉說。倒生分了一語。在寶釵雖是無心。在寶玉卻是有心。不相期而適相
值。致有楊貴妃之誚。

齡官畫得出神。寶玉看得出神。活寫兩個情癡。躍然紙上。作者一枝筆。真能繪影繪
聲。竊恐龍眠虎頭。亦未易臻此妙境。

此回仍是壬子年五月初間事。

金
一
笈
撕
扇
子
作
十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三十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因略鮮血心便灰
冷可知圍內無非
墮淚之人
則將應之曰心裏
冷了半截

不知人不知鬼不
覺時候幹了多少
事

以上結畫舊一段
正文而以賜襲人
作餘波
以下從賞端節人
晴雯撕扇一段是
晴雯正傳
各人相見各人心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著往日常聽人言。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著後來爭榮誇耀之心。盡皆灰了。眼中不覺的滴下淚來。寶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起來。因問道。你心裏覺得怎麼樣。襲人勉強笑道。好好的覺怎麼呢。寶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燙黃酒。要山羊血。嶸峒丸。來襲人拉住他的手。笑道。你這一鬧。不打緊。鬧起多少人來。倒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鬧得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你明日打發小子。問問王太醫去。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道。不覺的。可不好。寶玉聽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了口。襲人知寶玉心內也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二則定要驚動別人。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倚在榻上。由寶玉去伏侍。嬌癡婢子。一交五更。寶玉願不得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怎麼敷。寶玉記了。回園來。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背。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賞午。寶玉見寶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日的原故。寶玉這樣想。王夫人見寶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是昨日金釧

這。樣。想。那。樣。想。其。實。作。者。之。想。當。然。耳。此。一。回。賞。端。陽。大。家。無。趣。既。知。如。此。可。以。不。必。還。淚。矣。所。謂。識。得。破。忍。不。過。也。悟。得。多。心。經。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來。不。去。是。此。段。過。脈。文。真。是。一。部。楞。嚴。經。不。喜。聚。不。喜。散。寶。玉。喜。聚。不。喜。散。是。可。喜。也。孰。不。可。喜。也。頭。之。大。者。無。過。寶。玉。主。人。前。尚。然。如。此。寶。玉。又。遭。奚。落。矣。跌。扇。子。後。你。我。拌。嘴。悉。屬。伶。牙。俐。齒。不。可。犯。干。聽。者。自。難。於。處。分。所。以。林。妹。妹。心。中。以。為。不。聚。的。好。中。只。願。常。聚。者。亦。防。其。

兒之事。他沒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王夫人這樣想。林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寶釵的緣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懶懶的。黛玉這樣想。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己如何敢說笑。也就隨著王夫人的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鳳姐這樣想。迎春姐妹見眾人無意思。也都無意思了。迎春等這樣想。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大。家。如。此。想。那。有。不。散。之。理。林。黛。玉。天。性。喜。聚。不。喜。散。他。想。得。也。有。一。個。道。理。是。這。樣。想。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散。時。豈。不。冷。清。既。冷。清。則。生。感。傷。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歡。喜。時。他。反。以。為。悲。天。下。無。歡。喜。而。不。以。悲。字。結。之。那。寶。玉。的。性。情。只。願。常。聚。生。怕。一。時。散。了。那。花。只。願。常。開。生。怕。一。時。謝。了。又。是。一。樣。想。但。願。林。妹。妹。等。年。年。十。四。五。歲。只。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妹。妹。等。不。死。終。要。到。四。五。十。歲。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倒。不。覺。得。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此。黛。玉。之。所。以。先。解。脫。也。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歎。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將。骨。子。跌。折。波。瀾。寶。玉。因。歎。道。蠢。才。蠢。才。將。來。怎。麼。樣。明。日。你。自。己。當。家。立。業。難。道。也。是。這。麼。願。前。不。願。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的。很。行。動。就。給。臉。子。瞧。前。日。連。襲。人。都。打。了。今。日。又。來。尋。我。們。的。不。是。要。踢。要。打。憑。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麼。橫。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一。把。扇。子。就。這。麼。著。急。了。何。苦。來。嫌。我。們。

有散之一日也故
至此不覺脫口出
此七字來多一日
聚即早一日散天
下事大抵如此
舌有蓮花
寶玉房中丫頭除
晴雯以外斷不敢
將此等語答襲人
我者親之之詞也
我們則親之而又
愛之矣此晴雯之
所以吃醋也
自此已往襲人已
不可容晴雯矣禍
機之伏始此
此等處寶玉未免
太糊塗
寸心又酸透了
此之謂醋

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寶玉聽了這些話氣的渾身亂戰因此
說道你不用忙將來有散的日子或問何如可以無散答曰只有無聚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忙
趕過來向寶玉道好好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聽了冷
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以來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我們原
沒伏侍過因為你伏侍的好昨日纔挨窩心腳我們不會伏侍的明日還不知是個什麼
罪呢襲人聽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不得
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不是我們的不是晴雯聽了他說我們二
字自然是他和寶玉了好多心不覺又添了醋意冷笑幾聲道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別
叫我替你們害臊了便是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事也瞞不過我去那裏就稱起我們來
了晴姐真是一把昆吾刀又鋒又快那明公正道連個姑娘還沒掙上去呢也不過和我似的那
裏就稱上我們了連林黛玉亦在內襲人羞的臉紫漲起來想一想也怪不得原是自己把
話說錯了寶玉一面說道你們氣不忿我明日偏擡舉他襲人忙拉了寶玉的手道他是
一個糊塗人你和他分證什麼況且你素日又是有擔待的比這大的過去了多少今日
是怎麼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人那裏配和我說話我不過奴才罷咧誰似你好嫂子
襲人聽說道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是和二爺拌嘴呢花姑娘到此實在忍不住了要是心裏
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著當著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這麼吵的萬人知道我纔也不

你也大了緊對著晴雯的滿口醋意且慢說已有安排坑阱者矣只此等沒要緊事可以知駁人之權只怕到氣下之時又不肯回矣前云含淚此云哭較金釧求太太之言尤覺淒楚此門便死期到了此下善於撕攤正見寶玉此時尚未擡舉晴雯亦安必一回即擦落得傲人情也獨提襲人以見其擅權也向合府擅權者鳳姐一人向寶哥身上擅權者襲人一佐之然後黛玉晴雯皆死矣吃吐詞引

過爲了事進來勸開了。大家保重。姑娘倒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槍帶棒。終久是個什麼主意。我就不說。讓你去說。便往外走。卸去襲人。寶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著你的心事。了。冤哉枉也。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聽了這話。不覺又傷起心來。的是林姑娘影子。含淚說道。我爲什麼出去。要嫌我。變著法兒打發我去。也不能。般的。方纔自己說打發了我們。今又何故。哭。寶玉道。我何曾經這樣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發你去罷。說著。站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笑道。往那裏去。寶玉道。回太太去。襲人笑道。好沒意思。認真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他。便是他認真要去。也等把這氣下去了。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這會子急急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太犯疑。寶玉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著要去的。晴雯哭道。自然逼到哭。冤哉枉也。我多早晚鬧著要去的。饒生了氣。還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只怕後來由不得你。寶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鬧些什麼。我經不起這吵。不如去了。倒乾淨。你同林妹妹。日日相噪。何不叫他回揚州去。倒安靜。說著。一定要去。回襲人。見攔不住。只得跪下了。善於調停。碧痕。秋紋。麝月。等衆丫。鬢見吵鬧得利害。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寶玉忙把襲人拉起來。嘆了一聲。在牀上坐下。叫衆人。一起去。向襲人道。叫我怎麼樣纔好。這個心。便碎了。也沒人知道。我固知之也。幾兒可兒。說著。不覺滴下淚來。襲人見

笑。好。嫂。子。三。字。雖。是。好。詞。然。已。發。襲。人。之。斷。不。直。言。也。今。日。之。斷。人。既。受。晴。雯。之。彈。又。遭。黛玉。之。容。此。後。將。以。不。容。晴。雯。之。心。並。不。肯。容。黛玉。矣。禍。機。之。伏。與。晴。雯。同。識。語。再。見。爲。一。書。結。局。○。只。怕。你。做。和。尚。並。不。是。爲。他。再。說。做。和。尚。僅。抵。嘴。一。笑。者。緣。知。襲。人。之。事。而。思。前。日。所。說。皆。可。驗。實。心。實。意。無。容。別。生。枝。節。不。寫。敘。吃。酒。時。事。實。在。亦。不。過。如。前。此。之。啾。啾。噲。噲。而。已。前。次。開。門。偏。不。認。做。襲。人。此。回。乘。涼。偏。要。認。做。襲。人。道。是。無。情。卻。有。情。順。勢。而。下。寶。哥。哥。真。是。可。人。近。來。越。二。爺。的。氣。

寶玉流下淚來。自己也就哭了。晴雯在旁哭著。方欲說話。只見林黛玉進來。便出去了。傳神林黛玉笑道。大節下。怎麼好好的哭起來。難道是爲爭繯子。爭惱了不成。原來端節吃粽子。處處通行。寶玉和襲人嗤的一笑。林黛玉道。二哥哥不告訴我。我只問你也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拍著襲人的肩。笑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個拌了嘴。告訴妹妹。替你們和勸和勸。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鬧什麼。我們一個丫頭。姑娘只是混說。林姑娘調笑。實妙。此襲人之所以竟稱我們也。黛玉笑道。你說你是丫頭。我只拿你當嫂子待。妙不可言。寶玉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兒。饒這麼著。還有人說閒話。指晴雯還攔得住你來說這話。襲人笑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倒也罷了。不死將奈何。林黛玉笑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麼兒。我就先哭死了。有蔣哥在。恐不容你死。○惡極。寶玉笑道。他死了。我做和尚去。誰知做了和尚。他猶未死。襲人笑道。你老實些罷。何苦還說這些話。林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抿嘴笑道。傳神。做了兩個和尚。了我從今以後。都記著你做和尚的遭數。兒。寶玉聽了。知道是他點前日的話。自己一笑也就罷了。一時黛玉去了。就有人來說薛大爺請寶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盡席而散。晚間回來。已帶了幾分酒。跟賒來。至自己院內。只見院中。早把乘涼的枕榻設下。點醒時令。榻上有個人。睡著。寶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問道。疼得好些麼。只見那人翻身起來。說何苦來。又招我寶玉。一看。原來不是襲人。卻是晴雯。寶玉將他一拉拉。在身旁坐下。天然湊拍。

一瞧倒像是寶兄弟。就是多兩個耳墜子。他站在那椅子背後。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寶玉。你過來。子細那上頭掛的燈穗子。招下灰來。迷了眼。他只是笑。也不過去。後來大家忍不住笑了。老太太纔笑了。說扮作男人好看了。林黛玉道。這算什麼。惟有前年正月裏。接了他來。住了沒兩日。下起雪來。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纔拜了影回來。老太太的一個新的大紅猩猩氈斗篷。放在那裏。誰知眼不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就拿兩個汗巾子。攔腰繫著。和丫頭們在後院子撲雪人兒。去一跤。跌到溝跟前。弄了一身泥。說著大家都想著前情。笑了一場。寶釵笑問那周奶媽道。周媽。你們姑娘還那麼淘氣。不淘氣了。周奶媽也笑了。迎春笑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裏。還是咕咕呱呱的。笑一陣。說一陣。也不知是那裏來的。那些詭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了。前日有人家來相看。眼見有婆婆家了。還是那麼著。賈母因問。今日還是住著。還是家去呢。周奶媽笑道。老太太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了。可不住兩天。湘雲問道。寶玉哥哥不在家麼。寶釵笑道。他再不想著別人。只想寶兄弟兩個人好頑的。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別提小名兒了。剛說著。只見寶玉來了。笑道。說起曹操。曹操就到。雲妹妹來了。怎麼前日打發人接你去。不來。王夫人道。這裏老太太纔說這一個。你卻又來提名道姓了。林黛玉道。你哥哥有好東西等著你呢。湘雲道。什麼好東西。一定是這東西。寶玉笑道。你信他。他指黛玉幾日不見。越發高了。此與湘雲言。湘雲道。襲人姐姐好麼。寶玉道。好。一頓多謝你想

到後文果有我得
了好東西專等
呢之說此時不說

出什麼東西防林
 妹也
 如此高過去一年
 要高好幾尺
 是雲妹妹送好嫂
 子的
 駁得也是看他如
 何對
 我也聽聽
 湘雲此論確有見
 解不然豈不如寶
 哥不攪得姑娘丫
 頭不清不楚
 雲兒送人物事知
 卻有分寸誰云雲
 兒無城府耶
 刻毒說妹妹耶說
 哥哥耶
 寶姐姐蓋關心金
 鎖也那得不走開
 分明四個戒指如
 何此時只得三個
 其一個向何處著

著湘雲道。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說著。拿出手帕子來。挽著一個。挖搭寶玉道。什麼好的。你倒不如把前日送來的那種絳紋石的戒指兒。帶兩個給他。湘雲笑道。這是什麼說。著便打開衆人看時。果然是上次送來的那絳紋戒指一包。四個。林黛玉笑道。你們瞧瞧。他這個人。前日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來。你就把他的也帶了來。豈不省事。今日巴巴的自己帶了來。我當又是什麼新奇東西。原來還是他。真真你是個糊塗人。史湘雲笑道。你纔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來。大家評一評。看誰糊塗。給你們送東西。就是使來的人。不用說話。拿進來。一看自然。就知是送姑娘們的。了若帶他們的。這東西。須得我告訴來人。這是那一個丫頭的那是一個丫頭的那使來的人。明白還好。再糊塗些丫頭的名字。他也記不得。混鬧胡說的反連你們的東西。都攪糊塗了。若是打發個女人來。還罷了。偏前日又打發小子來。可怎麼說丫頭們的名字呢。還是我來給他們帶來。豈不清楚說著。把四個戒指放下。說道。襲人。姐姐一個。鴛鴦。姐姐一個。金釧兒。姐姐一個。平兒。姐姐一個。這倒是四個人的。難道小子們也記得。這麼清楚。衆人聽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寶玉笑道。還是這麼會說話。不讓人。林黛玉聽了。冷笑道。他不會說話。就配帶金麒麟。了一面說著。便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曾聽見。只有薛寶釵。抿嘴一笑。寶玉聽見了。倒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忽見寶釵一笑。由不得也一笑。寶釵見寶玉笑了。忙起身走開。找了黛玉說笑去了。賈母因向湘雲道。吃了茶。歇一歇。瞧瞧你嫂子們去。園裏也涼快。

落乎讀者試思之
書精得出方許讀此

妙語解頤

同你姐姐們去逛逛。湘雲答應了。因將三個戒指包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鳳姐等去。衆奶娘丫頭跟著到了鳳姐那裏。說笑了一回出來。又缺一個戒指矣。便往大觀園來。見過了李宮裁。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來找襲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著。只管瞧你們的朋友親戚去。留下翠縷伏侍就是了。衆人聽了。自去尋姑覓嫂。單剩下湘雲翠縷兩個。翠縷道。這荷花怎麼還不開。史湘雲道。時候還沒到呢。翠縷道。這也和咱們家池子裏的一樣。是樓子花。湘雲道。他們這個還不如咱們。翠縷道。他們那邊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樓子上起樓子。這也難爲他長。史湘雲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樣。氣脈充足。長的就好。翠縷把臉一扭。說道。我不信這話。若說同人一樣。我怎麼不見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湘雲聽了。由不得一笑。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偏好說。這叫人怎麼好答言。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就是一生出來。人人罕見的。究竟道理還是一樣。翠縷道。這麼說起來。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些陰陽了解。頤湘雲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麼都是些陰陽。況且陰陽兩個字。還只是一個字。陽盡了。就成陰。陰盡了。就成陽。不是陰盡了。又有一個陽生出來。陽盡了。又有個陰生出來。翠縷道。這就糊塗死了。我連我也糊塗。什麼是個陰陽。沒影沒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怎麼個樣兒。湘雲道。這陰陽不過是個氣罷了。器物賦了。纔成形質。譬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陽。日是陽。月就是陰。翠縷聽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日可明白了。怪

若翠縷可與言陰
陽者矣
愈問愈妙

題眼
翠姑娘真是可兒
難道公不是陽母
不是陰麼
湘雲路上無以破
寂就陰陽二字發
出議論又得翠縷
默中生趣乃文章
確有見解
難道只許你姑娘
有

道人都管著日頭叫太陽呢。算命的管著月亮叫什麼。太陰星就是這個理了。湘雲笑道。阿彌陀佛。剛剛明白了。翠縷道。這些東西有陰陽也罷了。難道那些蚊子。蛇。蚤。蠓。蟲。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陰陽不成。湘雲道。怎麼沒有呢。比如那一個樹葉兒。還分陰陽呢。那邊向上朝陽的就是陽。這邊背陰覆下的就是陰。翠縷聽了點頭笑道。原來這樣。我可明白了。只是嗒們這手裏的扇子。怎麼是陽。怎麼是陰呢。湘雲道。這邊正面就是陽。那邊反面就是陰。翠縷又點頭笑了。還要拿幾件東西來問。因想不起什麼來。猛低頭看。見湘雲身上佩的金麒麟。映帶便提起來笑道。姑娘。這個難道也有陰陽。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為陽。雌為陰。牝為陰。牡為陽。怎麼沒有呢。翠縷道。這是公的。還是母的呢。湘雲啐道。什麼。公的母的。又胡說了。翠縷道。這也罷了。怎麼東西都有陰陽。嗒們人倒沒有陰陽呢。湘雲沈了臉說道。下流東西。好生走罷。越問越說出好的來了。翠縷道。這有什麼不告訴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難我。你知道什麼。湘雲撲嗤的笑道。你知道什麼。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湘雲拿手帕子掩著嘴笑起來。翠縷道。說的是。就笑的這麼樣兒。湘雲道。很是。很是。翠縷道。人家說。主子為陽。奴才為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尤默得妙。湘雲笑道。很懂得。正說著。只見薔薇架下金晃晃的一件東西。湊拍得緊。湘雲指著問道。你看。那是什麼。翠縷聽了忙趕去拾起來。看著笑道。這可分出陰陽來了。說著先拿史湘雲的麒麟瞧。史湘雲要他揀的。瞧翠縷只管不放手。笑道。是件寶貝。姑娘。瞧不得。這是從那

雲兒亦有所感耶

居然抗禮作寶主
矣
活像一個好嫂子
此作者之微意也
若再遲來一步好
東西別人拾去了
何不問翠縷倒問
襲人耶
卻也關心宜蘇玉
之留心防備也
與上將手一拍四
字對照

裏來的好奇怪。我從來在這裏沒見人有這個。湘雲道：拿來我瞧瞧。翠縷將手一撒，如畫
笑道：姑娘請看。湘雲舉目一驗，卻是文彩輝煌的一個金麒麟，比自己佩的又大。又有文
彩。湘雲伸手擎在掌上，只是默默不語。正在出神，忽見寶玉從那邊來了。湊拍得緊，笑道：
你們兩個在這日頭底下做什麼呢？點醒時令，怎麼不找襲人去呢？史湘雲連忙將那麒
麟藏起來道：此又何為者？正要去呢。嗒們一處走罷。說著大家進入怡紅院來。襲人正在階
下倚檻迎風，忽見湘雲來了，連忙迎下來，攜手笑說：一回別情，一面進來，歸坐。寶玉因問
道：你該早來，我得了件好東西，專等你呢。說著一面在身上掏了半天，阿呀了一聲，便
問襲人：那個東西你收起來了麼？襲人道：什麼東西？寶玉道：前日得的麒麟。襲人道：你天
天帶在身上的，怎麼問我？寶玉聽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可丟了。往那裏找去？就要起身自
己尋去。史湘雲聽了，方知是他遺落的，便笑問道：你幾時又有個麒麟了？寶玉道：前日好
容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丟了。我也糊塗了。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頑的東西，還是這麼慌
張說著，將手一撒，好笑道：你瞧瞧，是這個不是？寶玉一見，由不得歡喜非常。方知是雲妹妹
拾著的。要知歡喜的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晴雯奚落襲人，反襯後來晴雯被攆，襲人送衣錢等事。
寶玉要打發晴雯出去，亦是反跌後文。

寶玉襲人哭。黛玉走來冲散。黛玉去後。薛蟠請酒醉歸。隨起隨落。緊湊超脫。寶玉又說做和尚。回顧前文黛玉哭記遭數。哭化爲笑。靈活非常。借晴雯口中補寫寶玉與碧痕洗澡。借寶釵黛玉口中補寫湘雲假扮寶玉及撲雪人兒情事。覺有善戲美女。跳躍紙上。寫湘雲分送襲人等戒指。必須親自帶來。甚有情理。但金釧此時應已逐出。不知此戒指著落于何處。

黛玉說湘雲配帶金麒麟。引起後文湘雲拾得金麒麟。

湘雲說陰陽二字頗有意味。且暗藏消長之理。末後以翠縷主僕分陰陽。截住上文。不致說破男女。尤爲得體。

薔薇架下金麒麟。必是寶玉遇雨時遺失。可想見昨日淋雨。倉皇走來。誤踢襲人。一夜心慌意亂。不暇檢尋光景。是暗暗補寫法。

翠縷拾得麒麟。笑說分出陰陽來了。先拿湘雲的麒麟瞧。不說明誰陰誰陽。含蓄得妙。

湘雲說無數人物陰陽。俱是賓。只有翠縷拾起金麒麟。笑說分出陰陽句。是主。

大某山民評曰

黛玉稱襲人以好嫂子者。因知端委。姑爲惡諺。並不是醋。蓋各有身分。若施及卑人。

則不成爲黛玉矣。

黛玉對湘雲道。你哥哥有好東西等著你呢。過後離卻黛玉。寶玉見了湘雲。果有此說。可知黛玉之防備留心者已久。

湘雲問寶玉云。幾時又有個麒麟了。生疑卽以生急。關心遂致多心。筆情之妙。在閒在澹。

一個金麒麟。翠縷將手一撒。撒給湘雲看也。湘雲將手一撒。撒給寶玉看也。雖曰主如其婢。卽是婢如其主也。

此回仍是壬子年五月初旬事。

訴肺腑心迷洛瑤王



含耻辱情死金釧



丟了這個我就該
死微情効愛湘雲
休歎抱無匹
以上已收拾金麒麟
以下入寶黛二人
訴說心事爲正文
而以送戒指引起
做鍼線一層後仍
以做鍼線一層作
挽文法周密處固
不待言而揣摩女
兒口吻一入情
尤足耐人百讀
補述前文一人會
跟過史姑娘一句
語○跟着你是那
麼樣跟着寶哥哥
又是這麼樣自然
跟着哥哥忘記你
姑娘了史姑娘又
烏乎知之史姑娘
我亦聞你時時念
他筆筆通神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三十二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寶玉見了麒麟。心中甚是歡喜。便伸手來拿。笑道。虧你拾著了。你是何時拾的。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這個。明日倘或把印也丟了。難道也就罷了。不成。寶玉笑道。倒是丟了印。平常若丟了這個。我就該死了。襲人斟了茶來。與史湘雲吃。一面笑道。大姑娘。我聽前日你大喜呀。史湘雲紅了臉。吃茶一聲也不答應。襲人笑道。這會子又害臊了。你們記得十年前。論十年前襲人方七歲。如何解得此語。於理未嘗。嗒們在西邊暖閣上住著。晚上你同我說話兒。那會子不害臊。這會子怎麼又臊了。這會子比不得那會子年輕。史湘雲笑道。你還說呢。那會子嗒們那麼好。後來我們太太沒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麼就把你派了。跟二哥。哥我來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襲人笑道。你還說呢。先姐姐長姐姐短。哄著我替你梳頭。洗臉。做這個。弄那個。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款兒來。你既拿小姐的款兒。我怎麼敢親近呢。史湘雲道。阿彌陀佛。冤哉枉哉。我要這樣。就立刻死了。是從林姐姐學來。你瞧瞧。這麼大熱天。我來了。必定趕來。先瞧你。你不信。你問縷兒。我在家時。時刻。那一回不念你幾聲。話猶未了。襲人和寶玉都勸道。說頑話兒。你又認真了。還是這麼性急。看來史姑娘一向是性急的。史湘雲道。你不說你的話。咽人倒說人性急。一面說。一面打開手帕子。將戒指遞與

寶哥哥在旁聽著

史姑娘真有景略
捫風旁若無人之
概讚寶姐姐林妹
妹便嘆湘雲一說
於不言之表相喻
史姑娘可謂見哥
都妙在不言明那
那一個的鞋自然是
邀雲姑娘做鞋而
云是我領情打諒
無辭不過所以直認
洗臉曉曉不止若

襲人。襲人感謝不盡。因笑道。你前日送你姐姐們的。我已得了。今日你親自又送了來。可見是沒忘了我。只這個就試出你來了。戒指兒能值多少。可見你的心真。史湘雲道。是誰給你的。襲人道。是寶姑娘給我的。湘雲嘆道。我只當林姐姐送你的。原來是寶姐姐給的。你。我天天在家裏。想著這些姐姐們。再沒一個比寶姐姐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麼個親姐姐。就是沒了父母。也沒妨礙的。說著。眼圈兒就紅了。寶玉道。罷罷。不用提起這話了。史湘雲道。提這話便怎麼。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聽見。又嗔我讚了寶姐姐了。湘雲自是解人。可是為這個不是。不是這個是那個。襲人在旁嗤的一笑。說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口快了。襲人心中似乎一快。寶玉笑道。我說你們這幾個人。難說話。果然不錯。史湘雲笑道。好哥哥。你不必說話。叫我惡心。只會在我跟前說話。見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麼好了。襲人道。且別說頑話。正有一件事要求你呢。史湘雲便問什麼事。襲人道。有一雙鞋。摳了墊心。了我這兩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史湘雲道。這又奇了。你家放著這些的巧人。不算還有什麼。鍼線上的。裁剪上的。怎麼叫我做起來。你的活計。叫人做。誰好意思不做呢。襲人笑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屋裏的鍼線。是不要那些鍼線上的。人做的。史湘雲聽了。便知是寶玉的鞋。因笑道。既這麼說。我就替你做。做罷。只是一件。你的。我纔做別人的。我可不能。襲人笑道。又來了。我是個什麼兒。就敢煩你做鞋子。實告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豎

曰寧教我負人不
可人負我乎
什麼原故我倒要
請教請教
原來爲此怪不得
妹妹不肯做

都是空中結撰之
文細細讀過似乎
有此一段情事

一年功夫做一個
香袋兒活寫出嬌
懶小姐身分
原來賈雨村住在
興隆街

並不願同這混帳
人往來

我領情就是了。明明說出矣，卻又妙在不說出。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今日我倒不做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襲人道：倒也不知道。偏說不知道，其實何不知道。史湘雲冷笑道：前日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兒，拿著和人家比賭氣，又較了我，早就聽見了。你還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我倒成了你們奴才了。言重言重。寶玉忙笑道：前日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的。襲人也笑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個會做活的，做得絕出奇的花兒，我叫你們拿了一個扇套兒試試，看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給這個瞧，那個看的不知怎麼又惹惱了。那一位較了兩段回來，他還叫趕著做去。我纔說了是你做的，他後悔得什麼似的。史湘雲道：這越發奇了。林姑娘也犯不上生氣。他既會剪，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不做呢。饒這麼著，老太太還怕他勞碌著了。大夫又說好生靜養纔好，誰還肯煩他做呢。舊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個香袋兒，今半年來還沒見拿鍼線呢。正說著，有人來回說：興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寶玉聽了，便知賈雨村來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寶玉一面登著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爺和他坐著，就罷了，回回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搖著扇子，點醒時令，笑道：自然你能會賓接客。老爺纔叫你出去呢。寶玉道：那裏是老爺，都是他自己要請我見的。湘雲笑道：主雅客來勤，自然你有些警動他的好處。他纔要會你。寶玉道：我也不稱雅，我乃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並不願同這些人往來。湘雲笑道：還是這個情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願

寶玉之心想道史
妹妹也說此等混
帳話直以混帳人
目妹妹矣

俗語云識心可以
同居舍我聲癩其
誰當此

重贊寶釵未能忘
情於黛玉也

就外面觀之似乎
涵養似乎寬大此

與人之所以忘彼
而離此兩心相印

非今人所得而喻
是混帳人聽了此
等話豈不是混帳

千卿甚事
可知哥哥待我不

生分
語語刺入林妹妹

之心那不禁喜悲
歎

你字我字忽分忽
合真見得你即是
我我即是你

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會會這些為官作宰的談談講講那些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庶務日後也有個朋友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裏攪些什麼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姐妹屋裏坐坐我這裏子細骯髒了你知經濟學問的人襲人道姑娘快別說這話上回也是寶姑娘也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得去過不去他就咳了。一聲拿起腳來走了這裏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得滿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寶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鬧得怎麼樣哭得怎麼樣呢提起這些話來寶姑娘叫人敬重自己過了一會子去了我倒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過後還是照舊一樣真真是有涵養心地寬大的誰知這一個反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見他賭氣不理他後來不知賠多少不是呢寶玉道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帳話不曾若他也說過這些混帳話我早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都點頭笑道這原是混帳話原來林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裏寶玉一定又趕來說麒麟的原故因心下忖度著近日寶玉弄來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或玉環金佩或鮫帕鸞縑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之願今忽見寶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來因而悄悄走來見機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何故刻刻防備到如此地位不想剛走來正聽見史湘雲說經濟一事寶玉又說林妹妹不說這樣混帳話若說這話我也同他生分了林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又驚又喜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

防著湘雲悄悄來聽其恐傷盛德耶比聞寶玉之言又驚又喜層層付度榮懷至此那得永年有此四層道理能不下淚若此時林妹妹便進來即文章亦覺無味走曰慢慢此時聲兒之心有所籌算也一個禁不住替妹一拭淚又一個替妹不住替哥哥拭汗卻是一對癡兒女林妹妹偏要提此等言語真真掙不住你的口

力不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果然是個知己。心中已斷定了。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于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爲我知己。自然我亦可爲你知己。既你我。是爲知己。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此一想真覺可歎。既有金玉之論。也該你我有之。而又何必來一寶釵呢。層層慮到。愈轉愈悲。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爲我主張。一層。況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勞怯之證。二層。我雖爲知己。但恐不能久待。三層。你縱爲我知己。奈我薄命何。四層。想到此間。不禁滾下淚來。此一想真覺可悲。待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淚。一面抽身回去了。這裏寶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來。忽見林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似乎有拭淚之狀。便忙趕上來。笑道。妹妹往那裏去。怎麼又哭了。又是誰得罪了你。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便勉強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呢。寶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淚珠兒。未乾。還撒謊麼。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擡起手來。替他拭淚。妙林黛玉忙向後退了幾步。說道。你又要死了。做什麼。這般動手動腳的。寶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就動了手。也就顧不得死活。答得妙。林黛玉道。死了倒不值什麼。只是丟下了什麼金什麼麒麟。可怎麼好呢。一句話。又把寶玉說急了。趕上來問道。你還說這話。到底是呪我。還是氣我呢。林黛玉見問。方想起前日的事來。遂自悔自己又說造次了。忙笑道。你別著急。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麼筋都疊暴起來。急得一臉汗。想此時寶哥氣得面紅頸赤矣。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更妙寶玉瞅了半天。

明○白○卻○無○一○語○不○明○白○不○是○不○能○說○也○不○是○不○好○說○其○實○也○不○必○說○耳○其○實○已○經○說○盡○耳○兩○個○怪○怪○殺○是○好○看○活○畫○出○一○對○情○種○正○是○化○工○之○筆○妹○妹○之○心○碎○矣○黛○玉○云○你○放○心○及○黛○玉○臨○走○乃○云○我○都○知○道○了○其○中○說○話○雖○多○時○候○已○隔○而○神○氣○實○緊○相○呼○應○哥○哥○之○心○亦○碎○矣○兩○人○情○分○人○久○已○知○之○至○此○和○盤○托○出○又○誰○知○兩○人○之○病○終○歸○於○不○好○可○憐○可○憐○姑○娘○從○來○不○見○寶○二○爺○如○此○那○不○叫○神○天○菩○薩○寶○黛○情○分○人○久○已○窺○破○此○刻○信○而○有○微○又○不○敢○顯○言○其○如○何○處○治○日○夜○圖○之○矣

方○說○道○你○放○心○此○黛○玉○所○以○死○生○以○之○也○林○黛○玉○聽○了○怔○了○半○天○說○道○我○有○什○麼○不○放○心○我○不○明○白○這○話○你○倒○說○說○怎○麼○放○心○不○放○心○寶○玉○嘆○了○一○口○氣○問○道○你○果○然○不○明○白○這○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都○體○貼○不○著○就○難○怪○你○天○天○為○我○生○氣○了○林○黛○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真○的○還○是○假○的○寶○玉○點○頭○嘆○道○好○妹○妹○你○別○哄○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孤○負○了○你○皆○因○多○是○不○放○心○的○原○故○纔○弄○了○一○身○的○病○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黛○玉○聽○了○這○話○如○轟○雷○擊○電○細○細○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倒○底○明○白○不○明○白○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卻○怔○怔○的○望○著○他○此○時○寶○玉○心○中○也○有○萬○句○言○詞○不○知○從○那○裏○一○句○說○起○卻○也○怔○怔○的○望○著○黛○玉○兩○個○人○怔○了○半○天○總○東○四○字○林○黛○玉○只○唉○了○一○聲○兩○眼○不○覺○滾○下○淚○來○又○還○一○次○淚○回○身○便○要○走○寶○玉○忙○上○前○拉○住○道○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林○黛○玉○一○面○拭○淚○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麼○可○說○的○你○的○話○我○都○知○道○了○口○裏○說○著○卻○頭○也○不○回○竟○去○了○寶○玉○望○著○只○管○發○起○獸○來○原○來○方○纔○出○來○慌○忙○不○會○帶○得○扇○子○襲○人○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趕○來○送○與○他○忽○擡○頭○見○了○林○黛○玉○和○他○站○著○一○時○黛○玉○走○了○他○還○站○著○不○動○因○而○趕○上○來○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我○看○見○了○趕○著○送○來○寶○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何○人○來○便○一○把○拉○住○說○道○好○妹○妹○我的○這○心○事○從○來○也○不○敢○說○今○日○我○大○膽○說○出○來○死○也○甘○心○我○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

兩雀打架難以罷
休設言看住幾以
敲爵自命不知己
亦一雀也眼前走
來者方可爲鷓
爲下回打寶玉伏
線道不曉得主雅
難道不曉得主雅
客來勤
補挽上文一絲不
漏
史姑娘在家一段
苦況妙在從寶姑
娘口中敘出以見
行文打疊之妙
謂一此段過脈即
爲史姑娘作一小
傳亦可

這裏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捱著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纔得好呢。睡裏夢裏也忘不了。你襲人聽了。嚇得驚疑不止。只叫神天菩薩坑死我了。便推他道。這是那裏的話。敢是中了邪。還不快去寶玉。一時醒過來。方知是襲人送扇。寶玉羞得滿臉紫漲。奪了扇子。便抽身的跑了。這裏襲人見他去了。自思方纔之言。一定是因林黛玉而起。大有醋意。如此看來。將來難免不才之事。令人可驚可畏。想到此間。不覺的怔怔的滴下淚來。又是一個怔心下暗度。如何處治。方免此醜禍。此想直是以己度人。正裁疑問。忽見寶釵從那裏進來。笑道。大毒日頭地下。出什麼神呢。襲人見問。忙笑道。那兩個雀兒打架。倒也好頑。我就看住了。混過去了。寶釵道。寶兄弟這會子穿了衣服。忙忙的那裏去。我纔看見走過去。倒要叫住問他呢。他如今說話。越發沒了經緯。我故此沒叫他。由他過去罷。襲人道。老爺叫他出去。教訓一場麼。襲人笑道。不是這個。想是有客要會。寶釵笑道。這個客也沒意思。這麼熱天。不在家裏涼快。還跑些什麼。襲人笑道。你可說麼。寶釵因而問道。雲丫頭在你們家做什麼呢。襲人笑道。纔說了一會子閒話。你瞧我前日黏的那雙鞋子。明日求他做去。寶釵聽見這話。便兩邊回頭。看無人來往。傳神笑道。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一時半刻的。就不會體諒人情。近來我看湘雲姑娘的神情。風裏言風裏語的。聽起來。在家裏一點點。做不得。主他們家嫌費用大。竟不用那些鍼線上的。人差不多的東西。都是他們娘兒們動。

姑娘們沒了親娘
竟是如此苦楚吾
為天下沒親娘的
姑娘們一哭
湘雲真是苦人

憑你怎樣慢斷不
至一年功夫只餘
仍一個香袋兒
波置局完密之至
以一句話未了五
字收拾上文
以下一段接上回
結金釧事來案
就是含香露潤津

手爲什麼這幾次他來了。他和我說話兒見沒人在眼前。他就說家裏累得很。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子的話。他就連眼圈兒都紅了。口裏含含糊糊待說不說的。想其形景。自然從小沒了爹娘的苦。我看他也不覺的傷起心來。襲人見說這話。將手一拍道。是了。是了。怪道上月我求他打十根蝴蝶兒。結子過了那些日子。纔打發人送來。還說這是粗打的。且在別處將就使罷。要勻淨的。等明日來住著。再好生打罷。如今聽姑娘這話。想來我們求他。他不好推辭。不知他在家裏怎麼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糊塗了。早知道是這樣。我也不該求他的寶釵道。上次他告訴我。說在家裏做活。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別人家做一點半點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們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生我們那個牛心左性的小爺。憑著小的大的活計。一概不要家裏這些活計上的人做。我又弄不開這些寶釵笑道。你理他呢。只管叫人做去就是了。襲人道。那裏哄得過他。他纔是認得出來呢。說不得。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罷了。寶釵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做些如何。上手來了。襲人笑道。當真的這樣。這樣二字一頓。就是我的造化。了。晚上我親自過來。一句話未了。東上揭下。忽見一個老婆子忙忙走來說道。這是那裏說起。突如可駭。金釧兒姑娘好好投井死了。阿呀。呀。這還了得。襲人聽得嚇了一跳。忙問那個金釧兒。是情急語。那老婆子道。那裏還有兩個金釧兒呢。就是太太房裏的前日不知爲什麼攆他出去。在家裏哭天哭地的。也都不理會他。誰知找不著他。纔有打水的人說那東南角上井裏打水。見一個屍首趕著叫人。

丹的一靈不遠好在幻境中等寶哥哥

王夫人見寶釵第一句發端卻問寶玉吾不知作者如何體會出來真是妙文說得含糊糊糊似味其故也者弄壞東西句係雙關聽者早知八九分何必候見垂淚或王夫人卻有此心並不是討好語豈皆是姨媽的罪過寶釵慰藉之辭也圓婉

一償五十兩銀子然於主人待婢之心亦云厚矣王夫人亦知聲兒久矣

打撈起來。誰知是他他們。還只管亂著。要救活那裏。中用了寶釵道。這也奇了。襲人聽說。點頭嗟嘆。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淚來。寶釵聽見這話。忙向王夫人處來安慰。這裏襲人回去不提。卻說寶釵來至王夫人房裏。只見鴉雀無聞。獨有王夫人在裏間房內。坐著垂淚。寶釵便不好提這事。只得一旁坐了。王夫人便問你從那裏來。寶釵道。從園裏來。王夫人道。你從園裏來。可曾見你寶兄弟。寶釵道。纔倒看見了他。穿著衣服出去了。不知那裏去。王夫人點頭嘆道。你可知道一樁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寶釵道。怎麼好好的投井。這也奇了。應有此疑。王夫人道。原是前日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一塊玉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一下。攆了他下去。我只說氣他幾天。還叫他上來。誰知他這麼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笑道。姨媽是慈善人。固然是這樣想。據我看來。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是下去住著。或是在井跟前。頑失了腳。掉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頑。豈有這樣大氣性呢。總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為可惜。王夫人點頭歎道。這話雖然如此。到底我心不安。實情不安。寶釵笑道。姨媽也不勞關心。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他幾兩銀子。發送他。也就盡主僕之情了。王夫人道。剛纔我賞了五十兩銀子。與他原要還把你姊妹們新衣服給他。粧裏誰知各丫頭。可巧都沒有什麼新做的衣服。只有你林妹妹做生日的兩套。我想你林妹妹那孩子。素日是個有心的。況且他原也三災八難的。既說了給他做生日。這會子又給人

既可比得女兒何
以不耐一時之氣
耶。既有今日流淚何
必當初攥也。此一回許多淚引出下
著墨不多四面都
到此等處斷非俗
筆所能

去粧裏。豈不忌諱。因為這麼樣。我纔現叫裁縫。趕著做一套給他。要是別的丫頭。賞他幾兩銀子。也就完了。金釧兒。雖然是個丫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口裏說著。不覺流下淚來。寶釵忙道。姨媽。這會子又可用叫裁縫。趕去我前日倒做了兩套。拿來給他。豈不省事。況且他活的時候。也穿過我的舊衣服。身量又相對。王夫人道。雖然這樣。難道你不忌諱。寶釵笑道。姨媽放心。我從來不計較這些。自是達觀之言。一面說。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兩個人。跟寶釵去。一時寶釵取了衣服回來。只見寶玉在王夫人旁邊。坐著。垂淚。王夫人正在說他。應有之義。因見寶釵來了。就掩住口不說了。寶釵見此景況。察言觀色。早已知覺了七八分。真乖。便將衣服交明。王夫人叫了金釧母親來。拿去。再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借襲人向湘雲道喜。補敘十年前情事。想見兩小同處。無話不說。靈活可愛。

借襲人央湘雲做鞋。補寫黛玉剪扇袋。不露痕迹一些。

史湘雲勸寶玉留心經濟學問。即順手借襲人口中。說寶釵亦曾勸過。又讚寶釵有

涵養。既補前事。又遠伏後來寶釵勸諫一節。

黛玉竊聽湘雲等話說。若竟進門相見。便費唇舌。即暗自驚喜悲歡。抽身走回。既省

煩筆。又引出彼此訴說一層。

寶玉因黛玉竟去。出神呆想。引起下回感歎金釧。撞見賈政。湘雲搖扇。襲人送扇。是撕扇餘波。

湘雲心事委曲。借寶釧口中敍出。即將做鞋一層脫卸。簡淨靈動。黛玉不要寶玉拭淚。卻自己與寶玉拭汗。先是假撇清。後是真癡情。

寶玉發獸。誤認襲人爲黛玉。襲人恐難免不才之事。暗想如何處治。伏三十四回向王夫人一番說話。

寶釧將自己衣服給金釧粧裹。深得王夫人之心。已隱然是賢德媳婦。

寶釧見寶玉垂淚。王夫人欲說不說。便知覺七八分。人固聰慧。文亦靈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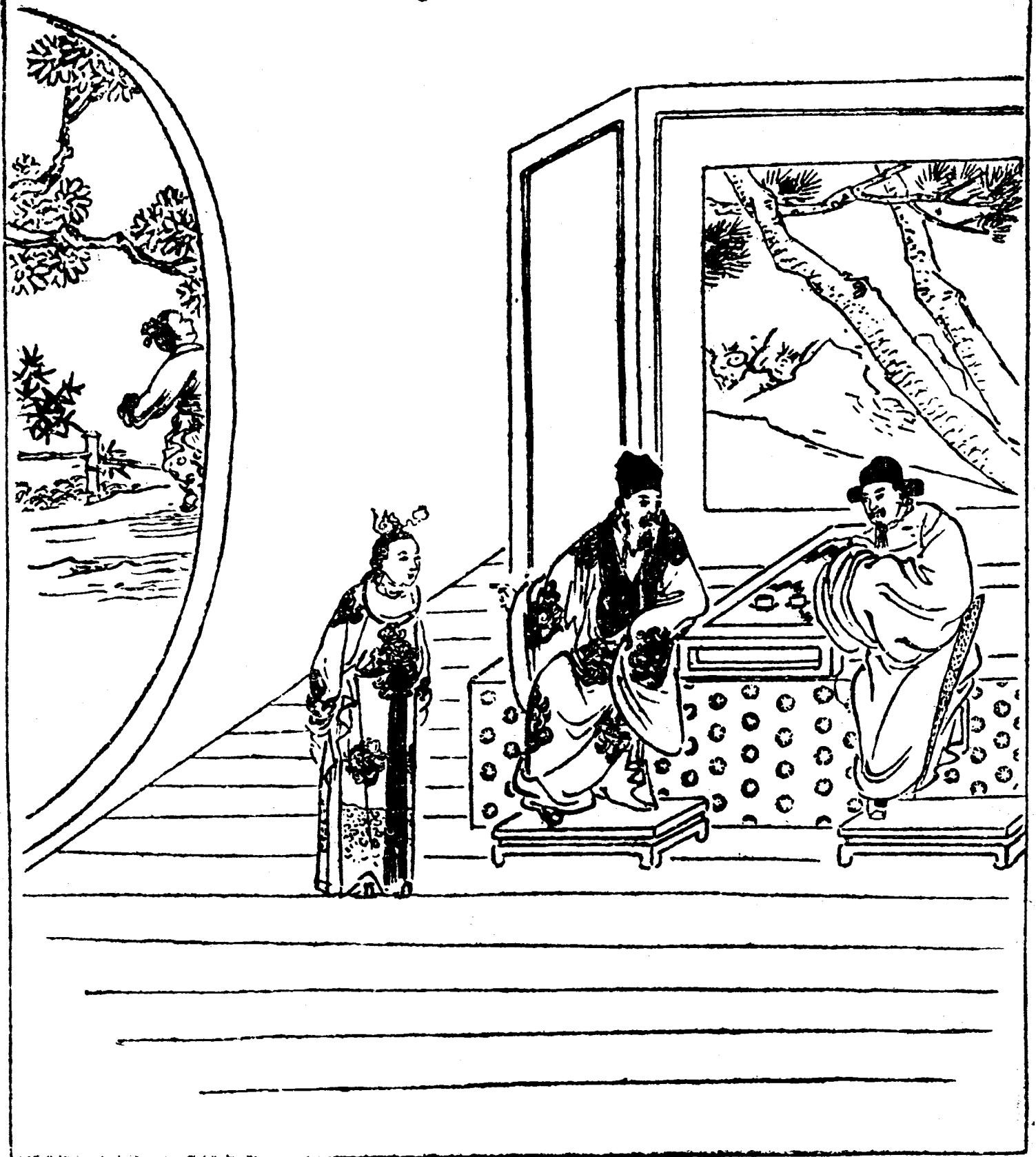
寫黛玉淺淺小氣。必帶敍寶釧落落大方。寫寶釧事事寬厚。必帶敍黛玉處處猜忌。兩相形容。賈母與王夫人等。俱屬意寶釧。不言自顯。

第二十五回至三十二回一大段中。應分三小段。二十五回爲一段。敍趙姨呪魘。通靈蒙蔽。爲寶玉第一次災難。二十六七八回爲一段。敍黛玉性情舉動。迥然各別。是主中間帶敍小紅私情。蔣伶夙緣。是賓。二十九回三十二回爲一段。借元妃醮事。描寫黛玉妬忌。寶玉獸迷。中間夾敍晴雯金釧作陪。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壬子年夏間事。

手足耽小
動唇舌



不肖種
大受笞撻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三十三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手足耽耽小動脣舌 不肖種種大受笞撻

以上結金釧投井一段文字以下接寶玉受笞一事

胸中有金釧事在。最不巧之事反曰。可巧。只此站住兩個字。如聞其聲不待讀。下文已知此二字。非他人之言矣。只一唉字補前信。步行來時莫若父。所謂知子莫若父。與黛玉怔怔的望。著時光景何如。現在三分氣尙有。七分氣就在眼前。了。真是晦氣星上頭。得此一來吾為寶。玉一寬誰知反加。一緊。

卻說王夫人喚上他母親來。拿幾件簪環當面賞給。又分付請幾個僧人念經超度他。蓋為寶玉懺罪孽也。他母親叩頭謝了出去。原來寶玉會過雨村回來。應上文聽見了金釧兒含羞自盡。心中早已五內摧傷。進來又被王夫人數說教訓了一番。也無可回說。看見寶釵進來。方得便走出。茫然不知何往。背著手低著頭。一面感嘆。一面慢慢的信步來至廳上。剛轉過屏門。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斯何人與。正往裏走。可巧撞了一個滿懷只聽那人喝一聲。站住。寶玉嚇了一跳。我亦替寶哥一嚇。擡頭看時。不是別人。偏要騰挪。卻是父親。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形容得妙。只得垂手一旁站住了。不怕你不站住。賈政道。好端端的你垂頭喪氣。唉些什麼。方纔雨村來了。要見你。那半天纔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點慷慨揮灑的談吐。仍是葳葳蕤蕤的。我看你臉上一團私慾愁悶氣色。這會子又唉聲嘆氣。你那些還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卻是為何。寶玉素日雖然口角伶俐。只是此時一心總為金釧兒感傷。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跟了金釧兒去。如今見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曾聽見。只是怔怔的站著。卻有此理。賈政見他悚惶。應對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見這樣倒生了三分氣。方欲說話。忽有回事人來回。忠順親王府裏有人來要見老爺。賈政聽了。

此公說話亦糊塗
得極先有此一番
圖圖板談

何苦如此冷笑

十停有八停說此
告者之過也然寶
玉之與琪官其非
一日交情可知矣
相與猶可相與而
曰甚厚是何言與
青天霹靂不圖老
爺竟如此之怒

引逗二字妙

此人著實可惡然

心下疑惑。暗暗思忖道。素日並不與忠順府來往。爲什麼今日打發人來。一面想。一面快請廳上坐。急忙進內更衣。出來接見時。卻是忠順府長府官。一面彼此見了禮。歸坐獻茶。未及敘談。那長府官就先說道。下官此來。並非擅造潭府。爲什麼我也要請教。皆因奉命而來。有一件事相求。看王爺面上。敢煩老先生做主。不但王爺知情。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盡。賈政聽了這話。找不著頭惱。我亦如此。忙陪笑起身問道。大人既奉王命而來。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遵命承辦。那長府官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老先生一句話就完了。到底是什麼事。我們府裏有一個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好在府。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不著他的道路。因此各處察訪。這一城內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說他。近日和銜玉的那位令郎相與甚厚。下官輩聽了。尊府不比別家。可以擅來索取。因此啓明王爺。王爺亦說。若是別的戲子呢。一百個也罷了。只是這琪官。隨機應答。謹慎老成。甚合我老人家的心境。斷斷少不得此人。求老先生轉達令郎。請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諄諄奉懇之意。二則下官輩可免操勞求覓之苦。說畢。忙打了一躬。賈政聽了這話。又驚又氣。卽命喚寶玉出來。寶玉也不知是何原故。忙忙趕來。賈政便問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怎麼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也是找不著頭腦話頭。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莽。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於我。寶玉聽了。嚇了一跳。忙回道。實在不知此事。究竟琪官兩個字。不知爲何物。卻是好東西。況更加以

此人亦著實可敬也。惡者為寶玉受。善者為忠順王。可敬者為忠順王。前此紅汗巾中人。已擲在空箱中。如。何又在腰裏。其與。琪官近日親密。可。知。○或且以爲此。時汗巾是不在寶。玉腰裏。繫著是長。官。追述之詞。天下。無此機密事。而長。官。聞之。知之者。蓋。長。官。見此汗巾。是。王爺與琪官者。故。有此言也。細思自。知。此後汗巾直。至。結局時再見。不。所謂愈揆愈明。不。如說明地方。居。止。令。來。人。恍。然。而。去。長。官。真。善。聽。言。語。者。寶。玉。此。時。嚇。得。目。瞪。口。呆。矣。骨。軟。筋。酥。與。上。文。目。瞪。口。呆。四。字。卻。可。作。對。從。前。作。過。事。沒。趣。

引逗二字說著便哭。賈政未及開口。只見那長府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隱飾。或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寶玉連說實在不知。恐有訛傳。也不爲奇。那長府官冷笑兩聲。道。現有證據。必定當著老大人說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既說不知。此人那紅汗巾子。怎得到了公子腰裏。此明證也。寶玉聽了這話。不覺轟了魂魄。目瞪口呆。八字如畫。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得知。他既連這樣機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瞞他。不過別的我卻不知。不如打發他去了。免得再說出別的事來。因說道。大人既知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倒不曉得了。反問得妙。○你如何倒曉得呢。聽得說他如今在東郊雄城二十里。有個什麼紫檀堡。在那裏置了幾畝田地。幾間房舍。想是在那裏也未可知。措詞靈妙。那長府官聽了。笑道。這樣說。一定是在那裏。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能若沒有。還要來請教。說著便忙忙的告辭走了。賈政此時氣得目瞪口呆。一面送那官員。一面回頭命寶玉不許動。回來有話問你。一直送那官員去了。纔回身。忽見賈環帶著幾個小廝。一陣亂跑。又是一個淘氣。賈政喝命小廝給我快打。賈環見了他父親。嚇得骨軟筋酥。忙低頭站住。賈政便問你跑什麼。帶著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裏去。由你野馬一般。喝叫跟上學的人呢。賈環見他父親甚怒。便乘機說道。方纔原不曾跑。只因從那井邊經過。那井裏淹死了一個丫頭。我看人頭這樣大。身子這樣粗。泡得實在可怕。所以纔趕著跑了過來。寶哥哥雪上加霜矣。賈政聽了。驚疑問道。好端端的。誰去投

一齊來環顧所云這樣大這薛蟠與二十六長這慶大卻是一樣口氣因蔣玉函事買政怒已衝冠而環兒復告金釧投井宜政爺之火上添油也連太太都拉住一發該死人罪案便有羅織人罪案便有此等語不由人不氣此時阿環想早已溜走了如寶玉所云不過如寶玉所云做和尚耳賈政滿面淚痕實政滿面淚痕此句是寶玉知凶多吉少為此擬有然者詞抑知其竟有極急忙時偏遇著無逃於天地之間可知跳井一事合

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待下。大約我近年於家務疏懶。自然執事人操剋奪之權。致使弄出這暴殞輕生的禍患。若是外人知道。祖宗的顏面何在。喝令叫賈璉賴大來。小廝們答應了一聲。方欲去。叫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袍襟貼膝。跪下道。該死的。父親不用生氣。此事除太太房裏的人。別人一點也不知道。我聽見我母親說。說到這句。使回頭四顧。一看。便有此種頓挫妙筆。吾服其材矣。賈政知其意。將眼色一丟。小廝們明白。都往兩邊後面退去。賈環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寶玉哥哥前日在太太房裏。拉著太太的丫頭金釧兒。強姦不遂。打了一頓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個賈政氣得面如金紙。大喝拿寶玉來。一面說。一面便往書房去。喝道。今日再有人來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就交與他。與寶玉過去。我免不得做個罪人。把這幾根煩惱鬚毛。剃去。尋個乾淨去處。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衆門客僕從。見賈政這個形景。便知又是為寶玉。了一個個咬指吐舌。連忙退出。賈政喘吁吁。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滿面淚痕。一疊連聲。拿寶玉。拿大棍。拿繩。網上把門。都關上。有人傳信到裏頭去。立刻打死衆小廝們。只得齊聲答應著。有幾個來找寶玉。那寶玉聽見賈政分付他。不許動。早知兇多吉少。那裏知道。賈環又添了許多的話。正在廳上旋轉。怎得個人來往裏頭通信。偏生沒個人來。連焙茗也不知在那裏。正盼望時。只見一個老媽媽出來。寶玉如得了珍寶。便趕上來拉住。他說道。快進去告訴老爺。要打死我呢。快去。快去。要緊。要緊。寶玉一則急了。

府中無人不知只
瞞得一個政老耳
連手腳都沒抓處
真形容得出
所謂眼火都透出
也感傷金釧之心借
此一洩矣
寶玉嗚嗚的哭
此十幾板直頭難
受誰教你弄到此等
地步
平日教子漫不經
心一時即欲置之
死地非假正而何
著實該教訓一番
只有此一著可解
卻有此情急光景
方要再打猶未打
也一見王夫人乃
打定矣乃又很又
快矣
很字固受不起又
很又快又如何受
得耶然皆寶玉自
處之也
此時情景只有此
四字可說

說話不明白。二則老婆子偏生又是耳聾。不會聽見是什麼話。把要緊二字。只聽做跳井二字。觸心便笑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怕什麼。寶玉見是個聾子。便著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廝來罷。那婆子道。有什麼不了的事。老早的完了。又賞了銀子。怎麼不了事呢。寶玉急得手腳正沒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小廝走來。逼著他出去了。寶玉的小廝如何不來。賈政一見眼都紅了。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疏學業。淫逼母婢。只喝令堵起嘴來。著實打死。小廝們不敢違。只得將寶玉按在凳上。舉起大板。打了十來下。寶玉自知不能討饒。只是嗚嗚的哭。賈政還嫌打的輕。一脚踢開掌板的。怒極矣。自己奪過板子來。很命的又打了十幾下。寶玉生來未經過這樣苦楚。起先覺得打的疼。不過還亂嚷亂哭。後來漸漸氣弱。聲嘶。哽咽不出。衆門客見打的不像了。趕著上來。懇求奪勸。賈政那裏肯聽。說道。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實在不可饒。數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壞了。到這步田地。還來勸解。明日釀到他弑父弑君。你們纔不勸不成。衆人聽這話不好聽。知道氣急了。忙亂著。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來。也不顧有人沒人。忙忙扶了一個丫頭。趕往書房中來。慌得衆門客小廝等避之不及。賈政方要再打一見王夫人進來。更加火上澆油。那板子越下去的。又很又快。按寶玉的兩個小廝。忙鬆手走開。寶玉早已動彈不得了。較之氣弱聲嘶。更覺利害。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罷了。四字妙。今日必定要氣死我了。王夫人哭道。寶玉雖然該打。老

王夫人哭
以此相實真所謂
頂關語
王夫人連忙抱住
哭
慘語哀言字字從
人情中體貼出來

王夫人又抱住放
聲大哭
賈政又淚如雨下
夾寫數語使文章
通體皆靈
王夫人又失聲哭
起苦命的兒來
李紈也放聲哭
可謂各有一副痛
淚賈政又淚如走
珠
又起奇峯文之化
境卻事之真境
應上喘氣走來一
句其子聞之實在
當不起

爺也要保重。且炎暑天氣。老太太身上。又不大好。打死寶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
在了。豈不事大。亦是百忙中情理之言。賈政冷笑道。倒休題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我已
不孝。平昔教訓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他。不如趁今日結果了他的狗命。以絕將來之患。說
著。便要繩來勒死。再一逼。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雖然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
分上。我如今已五十歲的人。只有這個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爲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
越發要他死了。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
不如一同死了。在陰司裏也得個倚靠。此以情動。說畢。抱住寶玉。放聲大哭起來。賈政聽
了此話。不覺長嘆一聲。向椅子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著寶玉。阿呀我的肉呀。只見他
面白氣弱。底下穿著一條綠紗小衣。一片皆是血漬。禁不住解下了汗巾。可是紅的。由腿
看至臀脛。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一點好處。不覺失聲大哭。起苦命的兒來。因哭出苦
命的兒來。又想起賈珠來。追進一層。便即叫著賈珠。哭道。若有你活著。便死一百個。我也
不管了。此時裏面的人。聞得王夫人出來。那李宮裁王熙鳳與迎春姊妹。早已出來了。王
夫人哭著賈珠的名字。別人還可。惟有李宮裁。禁不住也放聲哭了。入情入理。賈政聽了
那淚。更似走珠一般。滾了下來。正沒開交處。忽聽了鬢來說。老太太來了一句話。未了。只
聽窗外顫巍巍的聲氣。說道。聲氣活現。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乾淨了。賈政聽見母親
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母扶著丫頭搖頭喘氣的走來。神氣活現。賈政上前

賈政跪下含淚

那樣板子實在禁不起

都是入情入理之言賈母也潑下淚來

纔尙含淚今又陪笑其忍淚強笑可知

其實政老之言不賭氣賈母說其氣其實也要想到此層

賈母姑息聲音騰躍紙上句句逼拶實令乃郎無立足之地真是無孔不入之心賈母又抱著哭個不了

躬身陪笑說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自己走來。有話只叫兒子進去分付。賈母聽了。便止步喘息。一面厲聲道。如聞其聲。你原來和我說話。我倒有話分付。只是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卻叫我和誰說去。賈政聽了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淚說道。爲兒的教訓兒子也爲的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做兒的如何當得起。賈母聽說。便啐了一口。說道。我說了。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難道寶玉就禁得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日你父親是怎麼教訓你來說著。也不覺滾下淚來。賈政又陪笑道。母親也不必傷感。皆是做兒子的一時性急。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政老只得如此說。賈母便冷笑幾聲。說道。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自然你要打就打。想來你也厭煩我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了你。大家乾淨。言重言重。叫做兒子的如何當得起。說著。便命人去看轎。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答應著。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寶玉年紀小。你疼他。他將來長大爲官作宦時。也未必想著你是他母親了。句句反逼愈逼愈緊。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賈政聽說。忙叩頭說道。母親如此說。兒子無立足之地了。實在情形。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來。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裏乾淨。看有誰來不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命快打點行李車輛。轎馬回去。賈政直挺挺跪著叩頭認罪。賈母一面說。一面來看寶玉。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著哭個不了。王夫人與鳳姐等解勸了一會。方漸漸的止。

王夫人又一聲肉
 一聲兒的哭
 寶玉之流為下種
 當以買母之溺愛
 為罪首其次則王
 夫人矣
 賈母含淚
 寫各人之哭或由
 淺而深或由深而
 淺步伐井然
 以上結打寶玉一
 段正面文字以下
 又起旁波以拓其
 勢
 林妹妹何以不來
 何獨獨關心耶
 糊塗小子攪他出
 去冤哉薛大哥
 遞起後文

住。早有丫鬟媳婦等上來。要攙寶玉鳳姐便罵糊塗東西。也不睜開眼瞧瞧。這個樣兒。如何攙著走得。還不快進去。把那籐屜子春凳擡出來呢。衆人聽了。連忙進去。果然擡出春凳來。將寶玉擡放凳上。隨著賈母王夫人等進去。送至賈母房中。彼時賈政見賈母怒氣未消。不敢自便。也跟了進來。看看寶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一聲兒的哭。道。你替珠兒早死了。留著珠兒也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這會子你倘或有個好歹。丟下我。叫我靠那一個。數落一場。又哭不爭氣的兒。賈政聽了。也就灰心自己。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賈母。賈母含淚說道。兒子不好。原是要管的不該打到這個分兒。你不去。還在這裏做什麼。難道於心不足。還要眼看著他死了。纔去不成。賈政聽說。方退了出來。此時薛姨媽同寶釵香菱襲人史湘雲等。也都在這裏。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來。見衆人圍著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插不下手。即便走出來。到二門前。命小廝們找了焙茗來。細問方纔好端端的。為什麼事打起來。你也不早來透個信兒。焙茗急的說。偏生我沒在跟前。打到中間。我纔聽見了。忙打聽原故。卻是為琪官同金釧姐姐的事。襲人道。老爺怎麼知道的。焙茗道。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爺。委屈人。素昔吃醋。沒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挑唆了誰。來在老爺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的事。大約是三爺說的。我也是聽見跟老爺的人說。襲人聽了這兩件事。都對景心中。也就信了七八分。然後回來。只見衆人都替寶玉療治。調停完備。賈母命好生擡到他房

內去。衆人一聲答應。七手八腳。忙把寶玉送入怡紅院內。自己牀上臥好。又亂了半日。衆人漸漸散去。襲人方進來。經心服侍。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玉情迷出神。無心接待雨村。於賈政口中補出妙妙。

琪官置買莊房。已伏後來娶襲人事。

蔣琪官在東郊二十里紫檀堡地方置買田房。王府中尙且不知。寶玉何以獨知其細。暗寫寶玉與琪官情好甚密。不時往來。甚至紫檀堡莊上。寶玉亦曾到過。亦未可知。

賈政大怒。是聽賈環之言。金釧兒之死。是主。蔣琪官之事。是賓。夾敘襲人一段。文情曲折可愛。

馬婆魔魔。蚌起生彩霞。寶玉幾死於鬼。賈環搬舌。禍由死金釧。寶玉幾死於打。其實皆趙姨所致。是後來結果案據。

寶玉擡回賈母房中。人人俱到。獨黛玉不來。是在瀟湘館痛哭。不好意思走來。所以下回說眼睛腫得桃兒一般。其痛更甚於別人是暗描。不是漏筆。

焙茗向襲人所說。賈環是實。薛蟠是虛。故用猜疑之筆。爲後薛蟠剖辯地步。

大某山民評曰

嗚呼。金釧之投井。王夫人使之也。寶玉其次也。何以言之。寶玉膽敢向夫人處討金釧到自己房中去者。必其房中之丫頭多。從夫人處討來者居多。不然。寶玉豈不思王夫人之許討不許討。而竟曰討你去耶。縱於平日。而責於一時。親之溺愛。往往如此。吾於王夫人又何責焉。

此回仍是壬子年夏間事。

情中情
因情
妹感妹



哥哥勸錯臥錯裡錯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三十四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裏錯以錯勸哥哥

寫得細是體會出來者
比上或青或紫各
句更進一層是打
過多時候光景不
是纔打時形狀
以上自被打後擡
入怡紅院內襲人
看傷痕為一節

從寶釵眼中看出

連忙縮住姊妹自
悔失言矣獨見關
切手託丸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麼就打到這步田地寶玉嘆氣說道不過為那些事情問他做什麼只是下半截疼得很你瞧瞧打壞了那裏襲人聽說便輕輕的伸手進去將中衣脫下略動一動寶玉便咬著牙叫嗷襲人連忙住手如此三四次纔褪下來了襲人看時只見褪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闊的傷痕高了起來襲人咬著牙說道我的娘怎麼下這般的很手你但凡聽我一句話也不到得這步田地幸而沒動筋骨倘或打出個殘疾來可叫人怎麼樣呢正說著只見丫鬟們說寶釵姑娘來了襲人聽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牀夾紗被替寶玉蓋了只見寶釵手裏托著一丸藥走進來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那瘀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問這會子可好些寶玉一面道謝說好些了又讓坐寶釵見他睜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寬慰好些便點頭嘆道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卻與襲人語氣同別說老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著心裏也有怎麼樣剛說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說的話太急了果然悔了不覺紅了臉低下頭來可以不必寶玉聽得這話如此親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見他又咽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只管弄衣帶那一

寶玉道謝後即將
疼痛丟在九霄雲
外則情之所鍾吾
輩何多讓焉姊妹
此時寶玉見姊妹
之下不知想及非
妹否可謂想入非

寶釵機警

所謂知兄莫若妹
矣

種姣羞怯怯竟難以言語形容越覺心中感動將疼痛早已丟在九霄雲外去了我於此亦不能爲他言語形容也。想道我不過挨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之態令人可親。可敬。假若我一時竟遭殃橫死他們還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是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總然盡付東流亦無足歎惜矣。意真情重。正想著只聽寶釵問襲人道怎麼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在所必問。襲人便把焙茗的話說出來了。寶玉原來還不知賈環的話見襲人說出方纔知道。又聽拉上薛蟠。惟恐寶釵存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哥從來不這樣的你們別混猜度。寶釵聽說便知寶玉是怕他多心用話攔襲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得這個形像疼還顧不過來還這樣細心怕得罪了人。真情種你既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爺也歡喜了也不致吃這樣虧你雖然怕我存心所以攔襲人的話難道我就不知我哥哥素日恣心縱欲毫無防範的那種心性。當日爲一個秦鍾還鬧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加利害了想畢因說道你們也不必怒這個怨那個。據我想終是寶兄弟素日要和那些人來往老爺纔生氣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頭一時說出寶兄弟來也不是有心挑唆一則也是本來的實話二則他原不理論這些防嫌小事襲姑娘從小兒只見過寶兄弟這樣細心人你何嘗見過我哥哥那天不怕地不怕心裏有什麼口裏說什麼的人呢。襲人因說出薛蟠來見寶玉攔他的話早已明白自己說造次了恐寶釵沒意思聽寶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寶玉又聽寶釵

多謝姐姐費心
襲姑娘應酬甚好

寫得出

體會得出而筆亦
能達之

卻有恍恍惚惚之
象都不在意四字遞
入下文是史筆

先用證觀點出林
黛玉是加倍寫法
大書特書
情景逼真
何以見了寶姊妹
卻無此等語
到此地位還一味
爲林妹妹憐惜寶
哥真情種也

這番話。一半是堂皇正大。一半是去己的疑心。更覺比先心動神移。方欲說話時。只見寶釵起身說道。明日再來看你。好生養著罷。方纔我拿了藥來。交給襲人。晚上敷上。管就好了。說著。便走出門去。襲人趕著送出院外。說姑娘倒費心了。改日寶二爺好了。親自來謝。寶釵回頭笑道。有什麼謝處。終要來謝的。你只勸他好生靜養。別胡思亂想的就好。要想什麼吃的。頑的悄悄的往我那裏去取了。不必驚動老太太。衆人。倘或吹到老爺的耳內。雖然彼時不怎麼樣。將來對景。終是要吃虧的。說著去了。襲人抽身回來。心內著實感激寶釵。氣味相投矣。進來見寶玉沈默默似睡非睡的模樣。因而退出房外。櫛沐寶玉默默的躺在牀上。無奈臂上作痛。如鍼挑刀挖一般。更熱如火。炙略展轉時。禁不住嘎嘖之聲。那時天色將晚。因見襲人去了。卻有兩三個丫頭伺候。想是秋紋諸人。此時並無呼喚之事。因說道。你們且去梳洗。等我叫時再來。衆人聽了。也都退出。這裏寶玉昏昏默默。即是似睡非睡光景。只見蔣玉函走了進來。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一時又是金釧兒進來哭說。爲他投井之情。寶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覺有人推他。恍恍惚惚聽得有人悲切之聲。寶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卻是林黛玉。林妹妹來看寶玉。又是一樣寫法。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來。向臉上細細一看。只見他兩個眼睛腫得桃兒一般。滿面淚光。哭得久矣。不是黛玉。卻是那個寶玉。還欲看時。怎奈下半截疼痛難禁。支持不住。便嘎嘖一聲。仍舊倒了。嘆了一聲。說道。你又做什麼來。雖然太陽落下去。那地上的餘熱未散。走來

種種體貼。雖有此心。於他人則不爾也。只八個字。實有千鳴。萬咽之聲。雖哀。猶不是過也。黛玉來時。氣噎。喉堵。寶玉長歎一聲。真個我相思為你。你相思為我。我為你。你死。我死。然究竟。是情至語。

此方真真睡去矣。以上寫寶黛二人及鳳姐來人等來看寶玉為一節。

倘又受了暑呢。我雖然挨了打。並不覺疼痛。我這個樣兒。是粧出來哄他們的。只怕是哄妹妹好。在外頭佈散與老爺聽。其實是假的你不可真信。此時林黛玉雖不是號陶大哭。然越。是這等無心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用筆亦覺利害。聽了寶玉這番話。心中雖然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說得。無限深情。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此八字是情至語。寶玉聽說便長嘆一聲。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即或不死。做和尚也願的。所謂生成脾氣。打殺不肯改著。一句話未了。只聞院外人說。二奶奶來了。林黛玉便知是鳳姐來了。連忙立起身來說道。我從後院子裏去罷。回來再來。寶玉一把拉住。道。這又奇了。好好的怎麼怕起他來。林黛玉急得躲腳悄悄的說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該他們取笑。開心了。寶玉聽說趕忙的放了手。黛玉三步兩步轉過牀後。剛出了後院。鳳姐從前頭已進來了。問寶玉可好些了。想什麼吃。叫人往我那裏去取。與寶釵語間。接著薛姨媽又來了一時。賈母又遣人送了湯來。至掌燈時分。寶玉只呷了兩口。便昏昏沉沉的睡去。接著周瑞媳婦。吳新登媳婦。鄭好時媳婦。這幾個有年紀常往來的。聽見寶玉捱了打。也都進來。襲人忙迎出來。悄悄的笑道。嬌娘們略來遲了一步。二爺睡著了。說著一面帶他們到那邊房裏坐了。倒茶與他們吃。那幾個媳婦子都悄悄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等二爺醒了。你替我們說罷。襲人答應了。送他們出去。剛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個婆子來。口稱太太叫一個跟二爺的人去。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的便告訴晴雯麝。

襲人只是善於逢

必先提寶姑娘者
正欲離間林姑娘
寶玉用襲人為腹
心豈知反為禍根
也

自襲人見王夫人
後至此自是一派
正論到此一走省

月秋紋等人說太太叫人你們好生在房裏。我去了就來說畢。同那婆子一逕出了園子。來至上房。王夫人坐在涼榻上。搖著芭蕉扇子。點醒時令。見他來了。說道：「你不管叫個誰來也罷了。又丟下他教誰服侍呢？」襲人見說。連忙陪笑說道：「二爺纔睡安穩了。那四五個丫頭如今也好了。會服侍二爺了。太太請放心。恐怕太太有怎麼話分付。打發他們來一時聽不明白。倒耽誤了事。」王夫人道：「也沒甚話。不過問他這會子疼的怎麼樣。」襲人道：「寶姑娘送來的藥。偏偏先說寶姑娘。我給二爺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躺不穩。這會子倒睡沈了。可見好些。」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麼沒有？」襲人道：「老太太給的一碗湯。呷了兩口。只嚷乾喝。要吃酸梅湯。我想酸梅是個收斂東西。剛纔捱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熱毒熱血。未免存在心裏。倘或吃下這個去。激在心裏。再弄出大病來。可怎麼樣。因此我勸了半天。纔沒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膏子。和了吃了小半碗。又嫌絮了不香甜。王夫人道：「啊呀。你何不早來和我說。前日有人送了幾瓶子香露來。原要給他一點子的。我怕胡遭踢了。就沒給。既是他嫌那玫瑰膏子絮煩。你把這個拿兩瓶去。一碗水裏只用茶匙挑些。就香的了不得呢。」說著。即忙就喚彩雲來。把前日的那幾瓶香露拿了來。襲人道：「只拿兩瓶來罷多也。白遭踢等不穀。再來取也是一樣。」彩雲聽了。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兩瓶來。付與襲人。襲人看時。只見兩個玻璃小瓶。卻有三寸大小。上面螺螄銀蓋。鵝黃箋上寫著「木樨清露」。那一個寫著「玫瑰清露」。襲人笑道：「好尊貴東西。這麼個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

了。多少是非偏偏。王夫人又叫站住。明。明。前。前。香。香。告。告。訴。訴。寶。寶。玉。玉。何。何。以。以。在。在。太。太。太。太。面。面。前。前。推。推。做。做。不。不。知。知。道。道。狡。狡。猾。猾。之。之。極。極。○。○。剛。剛。說。說。論。論。理。理。便。便。又。又。住。住。口。口。此。此。進。進。此。此。死。死。矣。矣。又。又。說。說。論。論。理。理。二。二。字。字。是。是。接。接。以。以。上。上。論。論。理。理。二。二。字。字。來。來。也。也。不。不。過。過。如。如。姐。姐。姐。姐。之。之。事。事。罷。罷。了。了。

第一個叫我的兒

王夫人一番議論
自是根心而發然
病根亦在此安能

是進上的。你沒看見鵝黃箋子。你好生替他收著。別遭踢了。襲人答應著。方要走時。王夫人又叫站住。我想起一句話來。問你襲人。忙又回來。王夫人見房內無人。便問道。我恍惚聽見寶玉今日捱打。是環兒在老爺跟前說了什麼話。你可曾聽見這個話。沒有。你要聽見告訴我。我也不噪出來。叫人知道。是你說的。襲人道。我倒沒聽見。這話為二爺霸占著戲子。人家來和老爺要。為這個打的。王夫人搖頭說道。也為這個。還有別的緣故。襲人道。別的緣故。實在不知道了。我今日大膽在太太跟前說句不知好歹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忙又噤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說。襲人道。太太別生氣。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有什麼生氣。的你只管說來。襲人道。論理我們二爺也得老爺教訓。教訓若老爺再不管。不知將來做出什麼事來呢。王夫人一聞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由不得趕著襲人叫了一聲。我的兒。虧了你也明白這話。和我的心一樣。我何曾不知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我是怎麼樣管他。難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個緣故。如今我想。我已經五十歲的人了。通共剩了他一個。他又長得單弱。況且老太太寶貝似的。若管緊了他。倘或再有好歹。或是老太太氣壞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倒壞了。所以就縱壞了他。我常常辦著口兒說。一陣勸。一陣哭。一陣彼時。他好過後。來還是不相干。端的吃了虧。纔罷。設若打壞了。將來我靠誰呢。說著。由不得滾下淚來。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己也不覺傷了心。陪著落淚。又道。二爺是太太養的。太太豈不心疼。便是我們做下人的。伏侍一場。大家落個平安。

望兒子長進耶
襲姑娘此數句也
還是想理之言
已經討得太太口
氣此時不下石更
待何時
襲人之戲弄太太
真傀儡不如太太
第二個叫我的兒
太太墜其彀中矣
只要討得太太這
句話就是了
其意中有前回送
扇子時聽得寶玉
一番昏迷說話在
襲人進讒有許多
做作欲搬出園外
則已一網打盡是
襲人意中寶釵是
寶釵玉是主在口
中不得不連類說
之
多謝姑娘照應
襲姑娘之浸潤無
一字不稱太太之
意而出又無一字
不鑽太太之心而
入後來黛玉之死

也。算。是。造。化。了。要。這。樣。起。來。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我。不。勸。二。爺。我的兒難爲你
了。只是再勸不醒。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總是我們勸的倒不好了。
今日太太提起這話來。我還記望著一件事。又是什麼事。每要來回太太討太太個主意。只
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內中有
因忙問道。我的兒。你只管說近來我因聽見衆人背前面後都誇你。我只說你不過在寶
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思。誰知你方纔和我說的話。全是大道理。正
合我的心事。你有什么。只管說什麼。只別叫別人知道。就是了。襲人道。我也沒什麼別的
說。我只想著討太太一個示下。怎麼變個法兒。以後竟還叫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
王夫人聽了。吃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問道。寶玉難道和誰作怪了。不成。襲人連忙回
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裏頭姑娘們也大
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偏偏先說林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姊妹。雖說是姊妹們。到底是男女
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著。也不像大家子的體統。俗
語說的好。沒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沒頭腦的事。多半因爲無心中人。做出有心人看見
當做有心事。反說壞了。試問姑娘與二爺初試雲雨。是有心耶。抑無心耶。只是預先不防著。斷然不
好。先是大概說起。二爺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們隊裏鬧。倘或不防。前後
錯了一點半點。不論真假。人多口雜。那起小人的嘴。有什麼避諱。心順了說的。比菩薩還

晴雯之體已伏此
 數語中矣
 與人與寶玉之有
 交關同院人誰不
 知之恐有人露到
 王夫人耳裏故先
 於無意中撒清一
 層
 都從旁敲側擊之
 言寫出一段道理
 來卻無一句一字
 空殼如此實主求
 榮花姑娘於律當
 斬
 此等言語打疊久
 矣哉諷言一片
 大道理若懇切之
 至信乎舌上有花
 矣
 第三個叫我的兒
 天下果有此好人
 我當鑄金事之天
 下竟有此佞人我
 直欲持斧斫之矣
 自今以往遭其劫
 者衆矣不獨黛玉
 與晴雯也
 多謝太太敢不鞠
 躬盡瘁
 以上王夫人喚襲

好。心。不。順。就。編。的。連。畜。生。不。如。舌。上。有。刀。二。爺。將。來。倘。或。有。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過。設。若。
 叫。人。哼。出。一。聲。不。是。來。我。們。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但。後。來。二。爺。一。
 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何。不。反。己。思。之。固。誰。為。罪。魁。耶。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爺。俗。語。又。說。君。
 子。防。未。然。不。如。這。會。子。防。備。的。為。是。說。得。入。耳。那。不。使。王。夫。人。墮。其。術。中。太。太。事。情。多。一。時。果。然。
 想。不。到。我。們。想。不。到。則。可。既。想。到。了。若。不。回。明。太。太。罪。越。重。了。近。來。我。為。這。事。日。夜。懸。心。
 又。不。好。說。與。人。惟。有。燈。知。道。罷。了。不。過。為。醋。罷。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如。雷。轟。電。掣。的。一。般。正。
 觸。了。金。釧。兒。之。事。心。下。越。發。感。愛。襲。人。不。盡。忙。笑。道。我。的。兒。你。竟。有。這。個。心。胸。豈。敢。想。得。
 這。樣。周。全。豈。敢。我。何。曾。又。不。想。到。這。裏。只。是。這。幾。次。有。事。就。忘。了。你。今。日。這。一。番。話。提。醒。
 了。我。難。為。你。成。全。我。娘。兒。兩。個。聲。名。體。面。豈。敢。豈。敢。真。真。我。竟。不。知。道。你。這。樣。好。罷。了。你。
 且。去。罷。我。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把。他。交。給。你。了。好。歹。
 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孤。負。你。襲。人。連。連。答。應。著。去。了。其。心。中。得。意。可。知。
 回。來。正。值。寶。玉。睡。醒。襲。人。回。明。香。露。之。事。寶。玉。喜。不。自。禁。即。令。調。來。吃。果。然。香。妙。非。常。因。
 心。下。記。望。著。黛。玉。滿。心。裏。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便。設。一。法。先。使。襲。人。往。寶。釵。那。裏。去。
 借。書。不。知。借。什。麼。書。襲。人。去。了。寶。玉。便。令。晴。雯。來。分。付。道。你。到。林。姑。娘。那。裏。看。看。做。什。麼。呢。
 他。要。問。我。只。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兒。的。做。什。麼。去。呢。到。底。說。句。話。兒。也。像。一。件。事。
 寶。玉。道。沒。有。什。麼。可。說。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東。西。不。然。我。去。了。怎。

人去襲人乘機討
好回來爲一節
寶玉怕襲人句史
此等消息襲人斷
斷不肯去探者一
晴雯黛玉原是一
氣相生故有事於
黛必遺晴往也他
日遺忌亦是此等
處致之
以舊帕送至瀟湘
館卽漢宣求故劍
之意惟兩人知之
他人所不解
此等機發晴姐猶
未悟耶
帕子二字拍合
悟得妙
癡丫頭難道還想
不出這意思麼
宜其悲喜交集
情發於不自已
讀此三詩可以知
送帕之意
以上寶玉遺晴雯
過黛玉送帕黛玉
題帕爲一節
不知借得何書回
來

麼樣搭趣呢。句句入情入理。寶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兩條手帕子。撩與晴雯。笑道。從此
又添一重公案。也罷。就說我送你送這個給他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的
兩條帕子。他又要惱了。說你打趣他。寶玉笑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聽了。只得拿了
帕子。往瀟湘館來。只見春纖正在闌杆上晾手帕子。想淚痕已透也。見他進來。忙搖手兒說
睡下了。晴雯走進來。滿屋漆黑。並未點燈。黛玉已睡在牀上。問是誰。晴雯忙答道。晴雯黛
玉道。做什麼。晴雯道。二爺送帕子來。給姑娘。黛玉聽了。心中發悶。暗想。做什麼送手帕子
來。給我。因問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定是好的。叫他留著送別人去罷。我這會不用這個
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舊的。林黛玉聽了。越發悶住。細心搜求。一時方大悟過來。
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只得放了。抽身回去。一路盤算。不解何意。這林黛玉體貼。出手帕
子的意思。來不覺神魂馳蕩。寶玉這番苦心。能領會我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番苦
意。不知將來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兩塊帕子來。若不是領我深意。單看了這
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私相傳遞。我又可懼。我自己每每好哭。想來也無味。又令我可愧。
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內沸然。由不得餘意纏綿。使命掌燈。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研
墨蘸筆。便向那兩塊舊帕上寫道。

眼空蓄淚淚空垂。暗灑閒拋卻爲誰。尺幅綃縞勞惠贈。教人焉得不傷悲。其一
拋珠滾玉只偷潛。鎮日無心鎮日閒。枕上袖邊難拂拭。任他點點與斑斑。其二

天下之受冤枉者
往往如此然亦是
薛大哥平日自取
之

沒頭沒腦打下一
鞭子來
人人說我殺人尋
常話耳而前後俱
有映帶

寶釵之勸妙於在
不疑不信不輕不
重間

彩綫難收面上珠。湘江舊跡已模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識香痕漬也無。其三
林黛玉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臺。揭起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
紅。真合壓倒桃花。卻不知病由此深。一時方上牀睡去。猶拿著帕子思索。不在話下。卻說
襲人來見寶釵。誰知寶釵不在園內。往他母親那裏去了。襲人不便空手回來。等至二更
寶釵方回來。原來寶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薛蟠挑唆了人來告寶玉的。誰
知又聽襲人說出來。越發信了。究竟襲人是焙茗說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並未據實。
大家都是一半猜度。一半據實。竟認準是他說的那薛蟠。因素日有這個名聲。其實這一
次卻不是他幹的。我亦知道不是他。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是他。有口難分。這日正從外頭
吃了酒回來。見過母親。只見寶釵在這裏說了幾句閒話。因問聽見寶兄弟吃了虧。是爲
什麼。薛姨媽正爲這個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著牙道。不知好歹的冤家。都是你鬧的。你
還有臉來問薛蟠。聽說便怔了。忙問道。我何常鬧什麼。薛姨媽道。你還粧腔呢。人人都知
道是你說的。還賴呢。三字響。薛蟠道。人人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麼。字字響。如聞其聲。薛姨
媽道。連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說。難道他也賴你不成。寶釵忙勸道。媽媽和哥哥且別叫喊。
消消停停的。就有個青紅皂白了。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罷。不是你說的也罷。事情也過
去了。不必較正。倒把小事弄大了。我只勸你從此以後。少在外頭胡鬧。少管別人的事。天
天一處。大家胡逛。你是個不妨頭的人。的評過後沒事就罷了。倘或有事。不是你幹的人。

薛大哥何慣跳也
活畫出一個薛大
哥來想其隨跳隨
說光景
插入珍大哥數語
可知賈母之護短
非一日一事矣
快人快嘴竟似水
滸傳中李大哥
薛大哥另有一種
思量

釵兒之言字字入
情刺入乃兄之心
語含醋意令我回
想鬧書房一事
一句一駁直令薛
大哥無置喙處

人都要疑惑。說是你幹的。不用別人。我先就疑惑你。薛蟠本是個心直口快的人。見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又是寶釵勸他不要逛去。他母親又說他犯舌。寶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得亂跳。賭神發誓的分辯。又罵衆人。誰這樣編派我。我把那囚囊的牙敲了。分明是爲打了寶玉沒的獻勤兒。拿我做幌子。難道寶玉是天王。他父親打了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幾天。那一回爲他不好。姨父打了他兩下子。過後老太太不知怎麼知道了。說是珍大哥治的好好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今日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索性進去把寶玉打死了。我替他償命。大家乾淨一面。鬧一面。找起一根門門來。就跑。茅草火性。慌得薛姨媽抓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來。薛蟠的眼急得銅鈴一般。卻有此情急語。說道。何苦來。又不叫我去。又好好的賴我。將來寶玉活一日。我耽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清淨。寶釵忙也上前勸道。你忍耐些兒罷。媽媽急的這個樣兒。你不識來勸你。倒反鬧得這樣。別說是媽媽。便是旁人來勸。你也爲你好。倒把你的性子勸上來了。薛蟠道。你這會子又說這話。都是你說的。寶釵道。你只怨我說。再不怨你那願前不願後的。形景。薛蟠道。你這會怨我。願前不願後。你怎麼不怨寶玉在外頭招風惹草的呢。別說別的。只拿前日琪官兒的事。比給你們聽。那琪官兒我們見了十來次。他並未和我說一句親熱話。怎麼前日見了他。連姓名還不知。就把汗巾子給與他。難道這也是我說的。不成。薛姨媽和寶釵急的說道。還提這個。可不是爲這個打他呢。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真

寶釵之心從未敢
有起而決之者不
期乃兄竟不少留
餘地
可當漁陽三搥

已被阿兄誣讞苦
楚莫伸而從旁笑
之亦思方纔看眼
睛乎只許州官放
火不許百姓點燈
祇因自己之淚為
寶玉遂謂他人之
淚俱為寶玉不知
自己淚能醫好棒
瘡否

真的氣死人了。賴我說的。我不惱。你只為一個寶玉就鬧得這樣天翻地覆的。寶釵道。誰鬧你先持刀動杖的鬧起來。倒說是別人鬧。薛蟠見寶釵說的話。句句有理。難以駁正。比母親的話。反難回答。因此便要設法拿話堵回他去。就無人敢攔自己的話了。也因正在氣頭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前媽媽和我說。你這金要揀有玉的。纔可配你。留了心見寶玉有那撈什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著他。閒中著一伏筆。話未說了。把的寶釵氣怔了。拉著薛姨媽。哭道。媽媽。你聽哥哥說的是什麼話。說的是你心病話。薛蟠見妹妹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便賭氣走到自己房裏。安歇不提。寶釵滿心委屈氣忿。待要怎麼。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得含淚別了母親。各自回到房裏。整哭了一夜。次日一早起來。也無心梳洗。胡亂整理。便出來瞧母親。可巧遇見黛玉。獨立在花影之下。問他。那裏去。薛寶釵因說家去。口裏說著。便只管走。黛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好似有哭泣之狀。大非往日可比。此亦可疑。便在後面笑道。姐姐也自己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缸淚來。也醫不好棒瘡。刻毒。不知薛寶釵如何答對。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釵說得半句。便咽住不說。寶玉已心感神移。痛亦不覺。此雙真之所以說塵緣未斷。無可奈何。通靈之玉不蔽於鬼。仍蔽於情矣。

寶釵已認定琪官一節。是薛蟠播揚。引秦鍾舊事爲證。既勸寶玉改過。又爲乃兄排解。真是光明正大。

寶釵探望送藥。唐皇明正。黛玉進房。無人看見。又從後院出去。其鍾情固深於寶釵。而行蹤詭密。殊有涇渭之分。

寶釵勸寶玉。說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又說你這樣細心。何不在大事上做工夫。理正而言直。

黛玉勸寶玉。只說你從此可都改了罷。言婉而情深。亦迥然各別。

借王夫人問賈環話。引出襲人一番說話。襲人固善於乘機。文筆亦不鶻突。賈環搬舌。襲人諱而不言。省卻無數是非。

襲人說黛玉寶釵在山色有無中。妙極。

黛玉與寶釵處處不避嫌疑。密語私言。寶釵與寶玉往往正言相勸。毫無褻狎。二人舉動不同。鍾情無異。襲人雖心欽寶釵。而於防閑之處。仍相並提及。不分輕重。立言得體。

黛玉題詩潸泣。寶釵勸兄氣哭。一是情不自禁。一是情由人激。然總是因寶玉一人而起。

黛玉笑寶釵之哭。卻忘了自己眼腫。可謂恕己責人。

大某山民評曰

襲人欲寶玉搬出園外住。卻是先說林姑娘。次說寶姑娘。一倒置而軒輊已分。正是妙處不在多也。前揭襲人之隱者。有李嬷嬷。今揭寶釵之隱者。有薛蟠。前後相映成文。此回仍是壬子年夏間事。

白玉釧親膏
蓮葉羹



黃金鸞
巧婦
死矣



以上寶釵勸哥哥
爲一節
直誅鳳姐之心宜
乎遺忌也
都妙從黛玉眼中
看出是文章結構
法今日怡紅院中真
覺熱鬧其所少者
妹一人耳不是爲
此一淚卻不是爲
寶玉而出情事俱
在後文補出進院
因見寶釵亦憤憤
去而胸中憤憤借
題發揮之也
看許多起人入怡
紅院自然站了半
日寫出怯小姐身分
體態瀟湘館竹景出
力一寫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三十五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尅薄他。因記掛著母親哥哥。並不回頭。一徑去了。這裏林黛玉還是立於花陰之下。遠遠的卻向怡紅院內望著。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一起的散盡了。只見鳳姐兒來。心裏自己盤算道。如何他不來。瞧寶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的。好兒纔是。今兒這早晚不來。必有緣故。一面猜疑。一面擡頭再看時。只見花花簇簇一羣人。又向怡紅院內來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搭著鳳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著。周姨媽並丫頭媳婦等人都進院去了。黛玉看了。不覺點頭。想起有父母的好處來。早又淚珠滿面。少頃只見寶釵薛姨媽等也進去了。忽見紫鶯從背後走來。說道。姑娘喫藥去罷。開水又冷了。黛玉道。你到底要怎麼樣。只是催我喫不喫。與你什麼相干。紫鶯笑道。咳嗽的纔好了些。又不喫藥了。如今雖是五月裏天氣熱。點醒時令。到底也還該小心些。大清早起。在這個潮地方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息歇息了。一句話提醒了黛玉。方覺得有點腿痠。呆了半日。方慢慢的扶著紫鶯回瀟湘館來。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泠泠。二句來。因暗暗

聰明人觸景傷情
 瀟湘館之鸚鵡此
 處始見
 為瀟湘館鸚鵡亦
 出力一寫其出力
 寫竹與鸚鵡者皆
 出力寫鸚鵡也
 玉牡丹也竹與鸚
 鵡綠葉也牡丹雖
 好全憑綠葉扶持
 畫也畫不出來真
 正好景色
 以上插入黛玉曉
 起遞寫調鸚鵡為
 一節
 寫出一種憐愛光
 景

薛大哥真是可人
 水滸傳評李逵為
 嫵媚煞人吾謂薛
 大哥亦然
 此等搶白語於寶

的嘆道。雙文雖然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我黛玉之薄命。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想到。這裏又欲滴下淚來。不防廊上的鸚鵡見黛玉來了。嘎的一聲撲了下來。倒嚇了一跳。因說道。你作死呢。又扇了我一頭灰。那鸚鵡又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會那鸚鵡便長嘆一聲。竟大似黛玉素日吁嗟音韻。接著念道。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鳥亦有情。黛玉紫鵲聽了。都笑起來。紫鵲笑道。這都是姑娘素日念的。難為他怎麼記了。黛玉便命將架摘下來。另掛在月洞窗外的鈎上。於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內坐了。喫畢藥。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窗。滿屋內陰陰翠潤。几簾生涼。黛玉無可釋悶。便隔著紗窗調逗鸚鵡做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薛寶釵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是梳洗呢。一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跑來做什麼。寶釵道。我瞧瞧媽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不知他又過來鬧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旁坐了。由不得哭將起來。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己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場。一面又勸道。我的兒。你別委屈了。你等我處分那孽障。你要有個好歹。我指望那一個來。薛蟠在外聽見連忙跑了過來。對著寶釵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只說好妹妹。恕我這次罷。原是我昨兒喫了酒回來的。晚了路上撞著客了。來家未醒。不知胡說了什麼。連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氣。寶釵原是掩面的哭。聽如此話。由不得又好笑了。遂擡頭向地上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做這些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裏多

敘口中真是第一次聽著

奇語說得亦直捷亦痛哭亦真切亦淋漓何得以默子目之直是至情至性之文大哥之淚於此初見

一味張羅大哥真是一可人薛蟠補寫薛蟠服罪爲一節倒補上文黛玉見姨媽寶釵入怡紅院一句文字許多了頭老妻皆爲玉遠望所一一

嫌我們娘兒兩個你是變著法兒叫我們離了你心淨了薛蟠聽說連忙笑道妹妹這從那裏說起妹妹從來不是這樣多心說歪話的人大貴真是可人薛姨媽忙又接著道你只會聽你妹妹的歪話難道昨兒晚上你說的那話就該的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媽也不必生氣妹妹也不用煩惱從今以後我再不同他們一處喫酒閒逛如何寶釵笑道這纔明白過來了薛姨媽道你要有個橫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們一處逛妹妹聽見了只管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來爲我一個人娘兒兩個天天操心媽媽爲我生氣還猶可恕若只管叫妹妹爲我操心我更不是人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多孝順媽媽多疼妹妹反叫娘母子生氣妹妹煩惱連個畜生不如了口裏說著眼睛裏禁不住也滾下淚來薛姨媽本不哭了聽他一說又吊起傷心來寶釵勉強笑道你鬧穀了這會子又招著媽媽哭起來了薛蟠聽說忙收了淚笑道我何曾招媽媽哭來罷罷罷丟下這個別提了叫香菱來倒茶妹妹喫寶釵道我也不喫茶等媽媽洗了手我們就進去了薛蟠道妹妹的項圈我瞧瞧只怕該炸一炸去了寶釵道黃澄澄的又炸他做什麼薛蟠又道妹妹如今也該添補些衣裳了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大哥也有用術處寶釵道連那些衣服還沒穿遍了又做什麼一時薛姨媽換了衣裳拉著寶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裏薛姨媽和寶釵進園來看寶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厦裏外迴廊上許多的丫頭老婆站著便知賈母等都在這裏母女兩個進來大家見過了只見寶

見者此處翻樺
看光景已好些矣
引起
不想這個喫那有
後一段好文字

喫一蓮葉湯也用
四付銀模子想見
賈府排場

薛姨媽亦是巨萬
富商家今此等語
出諸其口可知賈
府奢侈之至矣
一湯也而費幾隻
雞其他可知

玉。躺。在。榻。上。薛。姨。媽。問。他。可。好。些。寶。玉。忙。欲。欠。身。口。裏。答。應。著。好。些。又。說。只。管。驚。動。姨。媽。姐。姐。我。當。不。起。薛。姨。媽。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寶。玉。笑。道。我。想。起。來。自。然。和。姨。媽。要。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喫。回。來。好。給。你。送。來。的。寶。玉。笑。道。也。倒。不。想。什。麼。喫。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小。蓮。蓬。兒。的。湯。還。好。些。鳳。姐。一。旁。笑。道。聽。聽。口。味。不。算。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巴。的。想。這。個。喫。了。賈。母。便。一。疊。連。聲。的。叫。做。去。可。謂。溺。愛。之。至。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急。我。想。想。這。模。子。是。誰。收。著。呢。因。回。頭。分。付。個。婆。子。問。管。廚。房。的。去。要。那。婆。子。去。了。半。天。來。回。說。管。廚。房。的。說。四。付。湯。模。子。都。繳。上。來。了。鳳。姐。兒。聽。說。又。想。了。一。想。道。我。記。得。也。交。上。來。了。就。不。記。得。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裏。又。遣。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會。收。次。後。還。是。管。金。銀。器。的。送。來。了。薛。姨。媽。先。接。過。來。瞧。瞧。原。來。是。個。小。匣。子。裏。面。裝。著。四。付。銀。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見。方。上。面。鑿。著。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因。笑。向。賈。母。王。夫。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喫。碗。湯。還。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來。我。見。了。這。個。也。不。認。得。這。是。做。什。麼。用。的。語。含。微。意。鳳。姐。也。不。等。人。說。話。便。笑。道。姑。媽。那。裏。曉。得。這。是。去。年。備。膳。他。們。想。的。個。法。兒。不。知。弄。些。什。麼。麵。印。出。來。借。點。新。荷。葉。的。清。香。全。仗。著。好。湯。究。竟。沒。意。思。語。亦。云。然。誰。家。常。喫。他。呢。那。一。回。呈。樣。的。做。了。一。回。他。今。兒。怎。麼。想。起。來。了。說。著。接。了。過。來。遞。與。個。婦。人。分。付。廚。房。裏。立。刻。拿。幾。隻。雞。另。外。添。了。東。西。做。出。十。碗。湯。來。王。夫。人。道。要。這。些。

雖是謔語其實直
誅其隱
蓮二奶奶破鈔了

閒筆中復將王夫
人性情一寫
又將李執性情一
寫都是閒中筆墨
老太太何曾說林
妹妹可疼都是一
想情願之說寶釵
買母之屬意寶釵
頭已非一日矣
傳神

做什麼。鳳姐兒笑道。有個緣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做。今兒寶兄弟提起來了。單做給
他喫。老太太姑媽太太都不喫。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勢兒弄些大家喫。託賴著連我也嘗
個新兒。賈母聽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拿著官中的錢。做人情。說的大家笑了。鳳姐也忙
笑道。這不相干。這個小東道。我還孝敬得起。便回頭分付婦人。說給廚房裏。只管好生添
補著。做了。在我帳上領銀子。婆子答應著去了。寶釵一旁笑道。我來了。這麼幾年。留神看
起來。二嫂子。憑他怎麼巧。再巧。不過老太太去。賈母聽說。便答道。我的兒。我如今老了。那
裏還巧什麼。當日。我像鳳姐兒。這麼大年紀。比他還來的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們。也就
算好了。比你姨娘強遠了。你姨娘可憐兒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獻
好兒。鳳姐嘴乖。怎麼怨的人疼他。寶玉笑道。若這麼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道。不
大說話的。又有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倒不如不說的好。寶玉
笑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倒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姐一樣。看待若說。單是
會說話的。可疼這些。姐妹裏頭。也只鳳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姐妹們。不是
我當著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裏。四個女孩兒。算起。都不如寶釵。頭薛姨
媽。聽說忙笑道。這話是老太太說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時常背地裏。和我說寶
釵。頭好。這倒不是說假話。寶玉勾著賈母。原為讚林黛玉。不想反讚起寶釵來。倒也意出
望外。便看著寶釵一笑。寶釵早扭過頭去。和襲人說話去了。忽有人來請喫飯。賈母方立

你的肉倒不酸你的
心是酸溜溜的

寫賈母溺愛寶玉
卻於此等處寫出
真有史才
爲後文編柳葉籃
等事伏根
如何雲妹竟不
來看哥哥想是比
寶黛二人隔一層
的趙姨媽也沒臉見
人

起身來。命寶玉好生養著罷。把丫頭們囑付了一回。方扶著鳳姐兒。讓著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猶問湯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等想什麼。只告我。我有本事叫鳳丫頭弄了出來。啣們喫。薛姨媽道。老太太也會嘔他的。時常弄了東西孝敬。究竟又喫不多。鳳姐兒笑道。姑媽。你倒別這樣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還喫了呢。一句話沒說了。引的賈母衆人都哈哈的笑起來。寶玉在房裏也忍不住笑。襲人笑道。真真的二奶奶的嘴。怕死人。寶玉伸手拉著襲人。笑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身旁坐下了。襲人笑道。可是又忘了。趁寶姑娘在院子內。你和他說。煩他們的。鴛兒來。打上幾根繸子。寶玉笑道。虧你提起來。說著。便仰頭向窗外道。寶姐姐。喫過飯叫鴛兒來。煩他打幾根繸子。可得閒兒。寶釵聽見。回頭道。怎麼不得閒兒。一會叫他來。就是了。賈母等尙未聽真。都止步問寶釵。寶釵說明了。賈母便說道。好孩子。你叫他來。替你兄弟打幾根。你要人。使我那裏閒的。丫頭很多。著呢。你喜歡誰。只管叫來。使喚。薛姨媽寶釵等都笑道。只管叫他來。做就是了。有什麼使喚的去處。他天天也是閒著。淘氣。大家說著。往前正走。忽見湘雲平兒香菱等。在山石邊。搗鳳仙花兒。見了他們走來。都迎上來。少頃。出至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便欲讓至上房內坐。賈母也覺的腿痠。便點頭依允。王夫人便命丫頭忙先去鋪設坐位。那時趙姨媽推病。只有周姨媽與那婆娘。丫頭們忙著打簾子。拿靠背鋪褥子。賈母扶著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媽分賓主坐下。薛寶釵史湘雲坐在

只一喫飯寫得禮
文周至

偏要使玉釧兒送
去偏是王夫人使
他送去真得史家
文例
二釧兒爽又弱一
個撫今思昔堂上
漸有悔心則籌思
續命荷葉湯之送
舍妹其奚屬之送
和寶玉頑笑第一
個偏就是襲人真
得史家之例
或曰玉釧坐而驚

下面王夫人親捧了茶來。奉與賈母。李宮裁捧與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小妯娌伏侍。你在那裏坐了。好說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上坐下了。便分付鳳姐兒道。老太太的飯。放在這裏。添了東西來。鳳姐兒答應出去。便命人去賈母那邊。告訴那邊的婆娘們。忙往外傳了。丫頭們忙都趕過來。王夫人便命請姑娘們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兩個來了。迎春身上不耐煩。不喫飯。林黛玉是不消說。十頓飯只好喫五頓。衆人也不著意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桌子。鳳姐兒用手巾裹了一把牙筋。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姨媽不用讓。還聽我說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這樣。薛姨媽笑著應了。於是鳳姐放下四雙筯。上面兩雙。是賈母薛姨媽兩邊。是薛寶釵史湘雲的。王夫人李宮裁等都站在下面看。放著菜。鳳姐先忙著要乾淨傢伙來。替寶玉揀菜。少頃荷葉湯來。賈母看過了。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那裏。便命玉釧與寶玉送去。鳳姐道。他一個拿不去。可巧鶯兒和同喜兒都來了。寶釵知道他們已喫了飯。便向鶯兒道。寶二爺正叫你去打繸子。你們兩個一同去罷。鶯兒答應著。同玉釧兒出來。鶯兒道。這麼遠。怪熱的。怎麼端了去。玉釧笑道。你放心。我自有個道理。說著。便命一個婆子來。將湯飯等類。放在一個捧盒裏。命他端了。跟著他兩個。卻空著手走。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了過來。同鶯兒進入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個人。正和寶玉頑笑呢。見他兩個來了。都忙起來。笑道。你們兩個。怎麼來的。碰巧。一齊來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來。玉釧便向一張小杌上坐了。

兒不敢坐者何也
玉釧之母也鶯兒
姊妹之婢也故禮
節有差等文有次
第

寫得好
此亦半日彼亦半
日俱見傳神之
玉釧兒因同體之
情深致同夢之情
淺合德贈姊前人
應愧後人

人非草木兀的不
心動也麼
真真是二爺脾氣
略有了好面孔便
一步步進來

寶二爺也會作乖
如聞其聲
無微不至煞是多
情人語氣
莫道無情卻有情

鶯兒不敢坐下。襲人便忙端了個脚踏來。鶯兒還不敢坐。寶玉見鶯兒來了。卻倒十分歡喜。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姐金釧兒來。必想之至。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釧兒說話了。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的。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鶯兒出來。到外邊房裏去喫茶。說話去了。卸去鶯兒以便專寫一邊。這裏麝月等預備了碗筯來。伺候喫飯。寶玉只是不肯喫。便問玉釧兒。你母親身上可好。玉釧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寶玉。半日方說了一個好字。寶玉便覺沒趣。半日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我替我送來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奶奶太太們生氣語。寶玉見他還是哭喪著臉。便知他是為金釧兒的緣故。何消說得。待要虛心下氣的哄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而便尋方法將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笑問長問短。那玉釧兒先雖不欲理他。只因見寶玉一些性氣也沒有。憑他怎麼喪謗。還是溫存和氣。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三分喜色。寶玉便笑求他好姐姐。你把那湯端了來。我嘗嘗。玉釧兒道。我從不會餵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喫寶玉笑道。我不是要你餵我。我因為走不動。你遞給我喫了。你好趕早回去交代了。你好喫飯的。我只管耽誤了時候。你豈不餓壞了。你要懶怠動我。少不得忍了疼。下去取來說著。便要下牀來。硬撐起來。禁不住嗔之聲。玉釧兒見他這般忍耐不住。起身說道。躺下去罷。那世裏造下了業。這會子現世報。叫我那一個眼睛看得上一面說。一面撲嗤的一聲笑了。端過湯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要生氣。只管在這裏生罷。見了老太太。太太。可放

也會使乖
有意無意之間深
情自見
忽然插此一節筆
意橫絕

敘明常年走動之
故

慕傅秋芳名未見
面之相思更切越
豔吳娃遮莫多
益善
是年寶玉方十五
歲斷不能與二十
三歲女子作配傳
姥自炫亦屬無謂

和氣些。若還這樣。你就挨罵了。玉釧兒道。喫罷。喫罷。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可不信。這樣話。說著。催寶玉呷了兩口湯。寶玉故意說不好喫。不好喫。玉釧兒道。阿彌陀佛。這樣不好喫。什麼好喫呢。寶玉道。一點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嘗一嘗。就知道了。玉釧兒果真賭氣。嘗了一嘗。寶玉笑道。這可好喫了。玉釧兒聽說。方解過他的意思來。原是寶玉哄他。喫一口。便說道。你既說不喫。這會子說好喫。也不給你喫了。寶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喫。玉釧兒又不給他。一面又叫人打發喫飯。丫頭方進來時。忽有人來回話說。傅二爺家的兩個姨嬭來請安。來見二爺。寶玉聽說。便知是通判傅試家的姨嬭來了。那傅試原是賈政的門生。原來都賴賈家的聲名。得意賈政也。著實看待與別個門生不同。他那裏常遣人來走動。寶玉素昔最厭勇男蠢婦的。今日卻如何又命這兩個婆子進來。其中原來有個緣故。只因那寶玉聞得傅試有個妹子。名喚秋芳。也是個閨瓊秀玉。常人傳說才貌俱全。雖目未親覩。然遐思遙愛之心。十分誠敬。不命他進來。恐薄了傅秋芳。雖曰多情。卻也歎氣。因此連忙命讓進來。那傅試原是暴發的。因傅秋芳有幾分姿色。聰明過人。那傅試安心仗著妹子。要與豪門貴族結親。不肯輕意許人。所以耽誤到如今。目今傅秋芳已二十三歲。尚未許人。擇梅已愆期矣。問何日桃夭迨吉也。怎奈那些豪門貴族。又嫌他本是窮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傅試與賈家親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來的兩個婆子。偏生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寶玉要見進來。只剛問了好說了沒兩句話。那玉釧兒見生人來。也不和寶玉

筆筆跳筆筆脫卻
 又筆筆清楚斷非
 俗筆所能淋漓盡致
 形容得淋漓盡致
 何筆妙乃爾別人
 自己燙手問別人
 疼不疼多情門外漢
 有痛癢非門外漢
 所知與畫蓄淋雨一般
 疑絕流性情人子襟
 抱迴不猶人姑姆
 無知必嘗誓不已
 或有吹毛求疵者
 其見與癡婆子等
 數語寫得寶哥哥
 活現紙上

以上補寫寶釧與
 諸人在怡紅院引
 起蓮葉湯隨後插
 入傳試家婆子為
 一節文字

斷開了。接上不給他喫。旬來手裏端着湯。卻只顧聽寶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喫飯。伸
 手去要湯。兩個人的眼睛都看著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將碗撞翻。將湯潑了寶玉。手上玉
 釧兒倒不曾燙著。嚇了一跳。忙笑道。這是怎麼了。慌的丫頭們忙上來接碗。寶玉自己燙
 了手。倒不覺的。只管問玉釧兒。燙了那裏了。疼不疼。玉釧兒和衆人都笑了。玉釧兒道。你
 自己燙了。只管問我。寶玉聽了。方覺自己燙了。衆人上來連忙收拾。寶玉也不喫飯了。洗
 手喫茶。又和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兩個婆子告辭出去。晴雯等送至橋邊。方回
 那兩個婆子見沒人。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一個笑道。怪道有人說他們家寶玉是相貌
 好裏頭。糊塗中。看不中。喫的果然竟有些獸氣。他自己燙了手。倒問別人疼不疼。這可不
 是獸子。那一個又笑道。我前一回來。聽見他家裏許多人抱怨。千真萬真的有些獸氣。大
 雨淋的水雞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
 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裏看見了魚。就和魚兒說話。見了明星月
 亮。他便不是長吁短嘆的。就是咕咕嚕嚕的。且一點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
 受到了。愛惜起東西來。連個線頭都是好的。此語都是知己。遭踢起來。那怕值千值萬的都
 不管了。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來。回去不在話下。且說襲人見人去了。便攜了鶯兒
 過來。問寶玉打什麼絡子。寶玉笑向鶯兒道。纔只顧說話。就忘了你。煩你來不為別的。也
 替我打幾根絡子。鶯兒道。裝什麼的絡子。寶玉見問。便笑道。不管裝什麼的。你都每樣打

以下入鶯兒打絡
正文就忘了你一句與
上文對絨跌了跌了去的
解了去了送人的送
人自然要添補
兩件

說顏色花樣處無
一筆不細切

鶯兒是年十六歲
卻比寶玉大一歲
鶯兒姓黃名金鶯

少不得是你跟來
了

幾個罷。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要這樣。十年也打不完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閒著也
沒事。都替我打了罷。襲人笑道。那裏一時都打得完。如今先揀要緊的打兩個罷。鶯兒道。
什麼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墜兒。汗巾子。寶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是什麼顏色。
寶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須是黑絡子纔好看。或是石青的纔壓得住顏色。寶玉道。
松花色配什麼。鶯兒道。松花色配桃紅。寶玉道。這纔姣豔。再要雅淡之中帶些姣豔。鶯兒
道。葱綠柳黃。我是最愛的。寶玉道。也罷了。也打一條桃紅。再打一條葱綠。鶯兒道。什麼花
樣呢。寶玉道。也有幾樣花樣。鶯兒道。一炷香。朝天凳。象眼塊。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寶玉道。
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麼。鶯兒道。是攢心。梅花。寶玉道。就是那樣好。一面說。
一面襲人剛拿了線來。窗外婆子說。姑娘們的飯都有了。寶玉道。你們喫飯去。快喫了來。
罷。襲人笑道。有客在這裏。我們怎好去的。鶯兒一面理線。一面笑道。這話又打那裏說起。
正經快喫了飯來。襲人等聽說方去了。只留下兩個小丫頭呼喚寶玉。一面看鶯兒打絡。
子。一面說閒話。因問他十幾歲了。鶯兒手裏打著一面答話。十六歲了。寶玉道。你本姓什
麼。鶯兒道。姓黃。寶玉笑道。這個名字倒對了。果然是個黃鶯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來
是兩個字。叫個金鶯。姑娘嫌拗口。就單叫鶯兒。如今就叫開了。寶玉道。寶姐姐也算疼你
了。到明日寶姐姐出嫁。少不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抿嘴一笑。寶玉笑道。我常常和襲人說。
明兒不知那一個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兒兩個呢。鶯兒笑道。你還不知我們姑娘有幾樣。

此等筆法真微妙
到極地妙在只是
口頭語也。不
向驚兒。不
愛中帶。似與姑
娘無意。詎知有
之。主。即。是。區。區。
惜。驚。兒。未。竟。其。說
我。至。今。恨。之。
打。絡。子。時。寶。釵。恹
記。在。玉。可。見。極。意
翻。終。有。時。流。露
到底。姊。姊。會。配。搭

是。昨。兒。取。香。露。時
一。席。話。之。力。也。
襲。人。洋。洋。得。意。喜
其。譏。言。之。得。入。也
寶。姐。姐。也。會。奚。落
人。句。中。有。刺
以上。將。打。絡。子。一
節。結。開
又。插。入。邢。夫。人。一
邊。便。不。冷。落
自。三。十。四。回。起。至

世。上。人。都。沒。有。的。好。處。呢。倒。要。請。教。請。教。模。樣。兒。還。在。其。次。寶。玉。見。鶯。兒。姣。腔。婉。轉。語。笑。如
癡。早。不。勝。其。情。了。到。處。鍾。情。那。堪。更。提。起。寶。釵。來。便。問。道。他。好。處。在。那。裏。好。姐。姐。告。訴。我
聽。我。也。要。聽。聽。鶯。兒。道。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又。告。訴。他。去。寶。玉。笑。道。這。個。自。然。的。正。說。著。只
聽。見。外。頭。說。道。怎。麼。這。樣。靜。悄。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寶。釵。來。了。何。不。略。遲。一
刻。寶。玉。忙。讓。坐。寶。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什。麼。呢。一。面。問。一。面。向。他。手。裏。去。瞧。纔。打。了。半。截。
寶。釵。笑。道。這。有。什。麼。趣。兒。倒。不。如。打。個。絡。子。把。玉。絡。上。呢。微。旨。一。句。話。提。醒。了。寶。玉。便。拍
手。笑。道。倒。是。姐。姐。說。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什。麼。顏。色。纔。好。寶。釵。道。若。用。雜。色。斷。然。使。不
得。用。大。紅。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又。太。暗。等。我。想。個。法。兒。把。那。金。線。拿。來。配。著。黑
珠。兒。線。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絡。子。這。纔。好。看。寶。玉。聽。說。喜。之。不。盡。一。疊。連。聲。就。叫。襲。人
來。取。金。線。正。直。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來。告。訴。寶。玉。道。今。兒。奇。怪。剛。纔。太。太。打。發。人。替。我
送。了。兩。碗。菜。來。寶。玉。笑。道。必。定。是。今。兒。菜。多。送。給。你。們。大。家。喫。的。襲。人。道。不。是。指。名。給。我
來。還。不。叫。我。過。去。叩。頭。這。可。是。奇。了。寶。釵。笑。道。給。你。的。你。就。喫。去。這。有。什。麼。猜。疑。的。襲。人
道。從。來。沒。有。的。事。倒。叫。我。不。好。意。思。的。寶。釵。抵。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還。有
比。這。個。更。叫。你。不。好。意。思。的。呢。襲。人。聽。了。話。內。有。因。素。知。寶。釵。不。是。輕。嘴。薄。舌。奚。落。人。的
自。己。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來。便。再。不。提。將。菜。與。寶。玉。看。了。說。洗。了。手。來。拿。線。說。畢。一
直。出。去。了。喫。過。飯。洗。了。手。進。來。拿。金。線。與。鶯。兒。打。絡。子。此。時。寶。釵。早。被。薛。蟠。遣。人。來。請。出

此回兩回俱寫寶玉被打入園後情事共分作八節而情節靈通無一節無精警處合之只寫寶玉之將養一段可也

去了。這裏寶玉正看著打絡子。忽見邢夫人那邊遣了兩個丫頭送了兩樣菓子來與他喫。問他可走得。若走得動。叫哥兒明兒過去散散心。太太著實記掛著呢。寶玉忙道。若走得。必定過來請太太的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請太太放心罷。一面叫他兩個坐下一面又叫秋紋來把纜那菓子拿一半送與林姑娘去。又想著林妹妹。秋紋答應了。剛欲去時。只聽黛玉在院內說話。來的正巧。寶玉忙叫快請。未知請到否。要知端的。且看下回文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釵因晚間受薛蟠委曲。又記掛母兄。所以早起。黛玉起得更早。是專想寶玉。又不

好進院。獨立花陰之下。其千思萬想。一夜無眠。如畫紙上。鸚鵡念詩。獨念哭花二句。可見黛玉無日不哭。無日不念哭花詩。又先引西廂二句。以襯哭花詩。文章既前後映照。而黛玉之癡情亦描寫透澈。

自寶釵來至家中。句至薛蟠方出去。句止一段文字。是補寫寶釵早起回家後情事。以了結昨晚薛蟠胡鬧一節。

蓮葉羹。梅花絡。引出三十七回。海棠社。菊花題。

寶玉想讚黛玉。賈母偏讚寶釵。更見賈母久已屬意寶釵。

玉釧金鶯亦是關照金玉良緣。

夾寫傅秋芳一段。形容寶玉癡狀。

鶯兒正要說寶釵好處。卻被寶釵走來冲斷。藏蓄大有意味。鶯兒正打梅花絡。寶釵忽叫打玉絡。又用金線配搭。金與玉已相貼不離。黛玉線穗已經翦斷。寶釵線絡從此結成。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壬子年夏間事。

通元天
痾
死絳
去
軒



識定悟香
外情梨院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三十六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近人年月不利遇
著災病以禳星拜
斗為常例矣
溺愛如畫
此等事其實可厭
不獨寶玉為然也
直得閨中牛馬走
添香淪茗敢辭勞
其寶二爺之謂矣
潔淨女子也學沾
名釣譽調侃世人
不少非神瑛不能
作此怪論
上一段總論寶玉
以為過脈文字後
又別開勝景矣
以上已將寶玉被
打後諸事收拾淨
盡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寶玉一日好一日。心中自是歡喜。因怕將來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來。分付他以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寶玉。你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我說一則打重了。要著實將養幾個月。纔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纔許出二門。那小廝頭兒聽了。領命而去。賈母又命李嬈嬈襲人等來。將此話說與寶玉。使他放心。那寶玉素日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峨冠禮服。賀弔往還等事。今日得了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一發都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遊玩。坐臥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卻每日甘心為諸丫頭充役。可以卻病延年。竟也得十分消閒。日月。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勸導。偏用寶釵妙反。生起氣來。只說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子。也學的沽名釣譽人了。國賊祿蠹之流。世固不少。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意造言。原為引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衆人見他如此瘋癲。也都不向他說。正經話了。獨有林黛玉自幼不會勸他去立身揚名。所以深敬黛玉。的是知己。閒言少述。如今且說王

以下入月例銀一段以襲人爲正主平兒真水母之蝦王夫人房中四個大丫頭卽金玉釧等月例銀每人一兩鳳姐真是不擇細流者作者曲折寫到所以深惡而痛絕之也

此事卻安頓得好鳳姐兒之禮收落落衆僕人之眼合落

鳳姐。大書特書承上文接來個文氣不斷。自見金釧兒死後。忽見幾家僕人常來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自己倒生了疑惑。不知何意。這日又見人來孝敬他東西。因晚間無人時。笑問平兒。平兒冷笑道。奶奶連這個都想不到。我猜他們的女兒。都必是太太房裏的丫頭。如今太太房裏有四個大的一個。月一兩銀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個月只幾百錢。想是五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們要弄這一兩銀子的。巧宗兒呢。鳳姐聽了。笑道。是了。是了。倒是你提醒了我。看來這起人也。太不知足錢也。賺穀了苦事情。又攤不著。弄個丫頭。搪塞身子。就罷了。又要想這個也罷了。他們幾家的錢。也不能容易化到我跟前。這是他們自尋的。送什麼來。我就收什麼。橫豎我有主意。鳳姐兒安下這個心。所以只管耽延著。等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乘空方回。王夫人這日午間。薛姨媽母女兩個。與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裏。大家喫西瓜。點醒時令。鳳姐兒得便回。王夫人道。自從玉釧兒的姐姐死了。太太跟前。少著一個人了。太太或看準了那個丫頭。就分付了。下月好發放月錢。王夫人聽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說。什麼是例。必定四個五個的。穀使就罷了。竟可以免了罷。鳳姐笑道。論理太太說的。也是。只是原是舊例。別人屋裏。還有兩個哩。太太倒不按例了。況且省下一兩銀子。也有。限的。王夫人聽了。又想。道。也罷。這個分例。只管關了。來不用補人。就把這一兩銀子。給他妹妹。玉釧兒罷。他姐姐。伏侍了我一場。沒個好結果。剩下他妹妹。跟著我。喫個雙分子。也不爲過。鳳姐答應著。回頭望著玉釧

姨娘的月例銀每人二兩

丫頭月錢每人一兩
惟月錢房中人
之頭舊年議定
減半

牙尖齒利
不惟不該怨他且
應謝他真是會說

此亦富貴人家大
帳房之通病
王夫人之注意在
此故有此問也

買母處大丫頭七
人除鴛鴦鸚鵡
玳瑁外無名可考
買母處丫頭月例
銀每人一兩

語有刺
怡紅院中之大丫
頭七個除晴麝秋
綺四人小丫頭八
個除佳蕙墜兒定
兒三人餘無名可
考矣○觀此知小

兒笑道大喜大喜。玉釧兒過來叩頭。王夫人又問道。正要問你。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趙姨娘有環兄弟的二兩。寶兄弟不知多少。共是四兩。另外四串錢。王夫人道。月月可都按數給他們。鳳姐見問得奇。虛心了。忙道。怎麼不按數給。王夫人道。前兒恍惚聽見有人抱怨。說短了一串錢。是什麼緣故。鳳姐忙笑道。姨娘們的丫頭月例。原是各人一吊錢。從舊年他們外頭商議的。姨娘們丫頭每位分例。減半人各五百錢。每位兩個丫頭。所以短了一吊錢。這也抱怨不著我。我倒樂得給呢。他們外頭又扣著我。難道添上不成。這事我不過是接手兒。怎麼來怎麼去。由不得我做主。我倒說了兩三回。仍舊添上這兩分的。為是他們說。只有這個數。叫我難再說了。如今我手裏每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們呢。先時在外頭關那個月。不打饑荒。何會順順溜溜的。得過一遭兒。王夫人聽說。就停了半晌。又問老太太屋裏幾個一兩的。鳳姐道。八個。如今只有七個。那一個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寶兄弟也並沒有一兩的。丫頭襲人還算。老太太房裏的人。鳳姐笑道。襲人還是老太太的人。不過給了寶兄弟。使這一兩銀子。斷乎使不得。老太太的丫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為襲人是寶玉的人。裁了這一兩銀子。使不得。若說再添一個人。給老太太。這個還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須得環兄弟屋裏也添上一個。纔公道均勻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個。大丫頭每月各人月錢一吊。佳蕙等八個小丫頭們。每月各人月錢五百。還是老太太的話。別人如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媽笑道。只聽

丫頭之月錢亦是減半非獨姨娘房中之丫頭如是也。想了半日爲襲人想也。王夫人月例銀每月二十兩。襲人分例竟與趙周二姨一樣。夫人知之。又誰知日後之事竟有不然者。惟鳳姐能知襲人其聲氣同也。薛姨媽亦在其籠罩中矣。反照後文之襲人。明放不如暗放的。好王夫人不將嫁人開臉使可再嫁。未知日後如何感激王夫人。

鳳丫頭的嘴倒像倒了核桃車子似的。奇喻只聽他的帳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笑道。姑媽難道我說錯了不成。薛姨媽笑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些說。豈不省力。鳳姐纔要笑。忙又忍住了。聽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明兒挑一個丫頭送去。老太太使喚。袖襲人把襲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裏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來給襲人去。全仗前番取香露時之一席話。以後凡事有趙姨媽周姨媽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勻出來。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要他保全寶玉之聲名體面。所謂不孤負他也。鳳姐一一的答應了。笑推薛姨媽道。姑媽聽見了我素日說的話如何。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薛姨媽道。早就該如此模樣兒。自然不用說的。他的那一種行事大方。說話見人和氣。裏頭帶著剛硬。要強這個實在難得。王夫人含淚說道。有感於前言也。你們那裏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比我的寶玉強十倍。寶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般得他長長遠遠的服侍一輩子也就罷了。未必鳳姐道。既這樣就開了臉。明放在屋裏。豈不好。微旨王夫人道。這不好。一則年輕。二則老爺也不許。三則那寶玉見襲人是他丫頭。只怕名爲丫頭。實非丫頭矣。總有放縱的事。倒能聽他的勸。如今做了跟前人。不開面。難道不算跟前人。那襲人該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如今且渾著渾得好。等再過兩三年再說。只怕來不及矣。說畢。鳳姐見無話。便轉身出來。剛至廊簷下。只見有幾個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的見他出來都笑道。奶奶今兒回什麼事。說了這半天。可不要熱著鳳姐。把袖子挽。

如畫。鳳姐可畏。是爲分例減半者。發作也。注射趙姨。以上結月例銀一。

段文字
以下接寫絳芸軒
夢兆一段

寶姐姐順路來至
怡紅院並非有意
也

鳥猶如此人何以
堪只此橫一豎四
四字寫得神情活
現悄悄者恐驚寶兄
弟之睡也
幸不作虧心事

凡聞香就撲者都
是花心裏長的小

了。幾。挽。站。著。那。角。門。的。門。檻。子。笑。道。這。裏。過。堂。風。倒。涼。快。吹。一。吹。再。走。隨。路。點。景。又。告。訴。衆。人。道。你。們。說。我。回。了。這。半。日。的。話。太。太。把。二。百。年。的。事。都。想。起。來。問。我。難。道。我。不。說。罷。又。冷。笑。道。我。從。今。以。後。倒。要。幹。幾。件。刻。薄。事。了。抱。怨。給。太。太。聽。我。也。不。怕。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不。得。好。死。的。下。作。東。西。們。別。做。娘。的。春。夢。了。明。兒。一。箍。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如。今。裁。了。丫。頭。的。錢。就。抱。怨。了。嗒。們。也。不。想。一。想。自。己。可。配。使。三。個。丫。頭。一。面。罵。一。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挑。補。賈。母。房。中。之。丫。頭。也。卻。說。薛。姨。媽。等。這。裏。喫。畢。西。瓜。應。上。文。又。說。一。回。閒。話。各。自。方。散。去。寶。釵。與。黛。玉。等。回。至。園。中。寶。釵。因。約。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因。說。立。刻。要。洗。澡。各。自。散。了。寶。釵。獨。自。行。來。順。路。進。了。怡。紅。院。意。欲。尋。寶。玉。去。談。講。以。解。午。倦。不。想。一。入。院。中。鴉。雀。無。聞。一。並。連。兩。隻。仙。鶴。在。芭。蕉。下。都。睡。著。了。寶。釵。便。順。著。遊。廊。來。至。房。中。只。見。外。間。牀。上。橫。三。豎。四。都。是。丫。頭。們。睡。覺。轉。過。十。錦。格。子。來。至。寶。玉。房。內。寶。玉。在。牀。上。睡。著。了。襲。人。坐。在。身。旁。手。裏。做。絨。綫。旁。邊。放。著。一。柄。白。犀。塵。寶。釵。走。近。前。去。悄。悄。的。笑。道。你。也。過。於。小。心。了。這。個。屋。裏。還。有。蒼。蠅。蚊。子。還。拿。蠅。刷。子。趕。什。麼。引。出。一。段。議。論。來。襲。人。不。防。猛。擡。頭。見。是。寶。釵。忙。放。絨。綫。起。身。悄。悄。笑。道。姑。娘。來。了。我。倒。不。防。嚇。了。一。跳。姑。娘。不。知。道。雖。然。沒。有。蒼。蠅。蚊。子。誰。知。有。一。種。小。蟲。子。從。這。紗。眼。裏。鑽。進。來。人。也。看。不。見。只。睡。著。了。咬。一。口。就。像。螞。蟻。叮。的。寶。釵。道。怨。不。得。得。這。屋。子。後。頭。又。近。水。又。都。是。香。花。兒。這。屋。子。裏。頭。又。香。這。種。蟲。子。都。是。花。心。裏。長。的。聞。香。就。撲。可。名。憐。香。蟲。說。著。一。面。

蟲子諸公聽者
為兜肚出力一段
還有是誰的寶姐
姐真個糊塗
觀此論花姑娘亦
煞費苦心我雖有
時憾之而實愛之

襲人猶可坐而況
其為我乎

與寶玉春時過瀟
湘館向窗外看伸
懶腰一樣情景
亭午睡熟有人旁
邊陪坐宛讀琴瑟
靜好之詩偷觀者
能不入目刺心
湘雲卻也厚道
妹妹何以為情
木者絳珠草石者
補天石也

就瞧他手裏的絨綾原來是個白綾紅裏的兜肚上面繡著鴛鴦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
五色鴛鴦寶釵道阿呀好鮮亮活計這是誰的也值的費這麼大工夫襲人向牀上撇嘴
兒傳神寶釵笑道這麼大了還帶這個襲人笑道他原是不帶所以特特做的好了叫他
看見由不得不帶如今天熱睡覺都不留神哄他帶上了便是夜裏總蓋不嚴些兒也就
罷了與五十四回麝秋對寶玉云子細風吹肚子一樣憐惜你說這一個就用了工夫還沒看見他
身上帶的那一個呢寶釵笑道也虧你耐煩襲人道今兒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瘦
的又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來說著就走了寶釵只顧看著活計便不
留心一蹲身剛剛的也坐在襲人方纔坐的那個所在自有留心的來了因又見那個活計
實在可愛不由的拿起鍼來就替他做不想林黛玉因遇見史湘雲約他來與襲人道喜
二人來至院中見靜悄悄的湘雲便轉身先到廂房裏去找襲人林黛玉卻來至窗外隔
著紗窗往裏一看只見寶玉穿著銀紅紗衫子隨便睡著在牀上林妹妹已盡見矣並非見了
寶哥又見寶姐也寶釵坐在身旁做絨綾旁邊放著蠅刷子天下竟有如此不湊巧之事林黛玉
見了這個景兒是真景活連忙把身子一藏手握著嘴不敢笑出來招手兒叫湘雲偏有
此做作湘雲一見他這般光景只當有什麼新聞忙也來一看也要笑時忽然想起寶釵
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黛玉口裏不讓人怕他取笑便忙拉過他來道走罷我
想起襲人來他說午間要到池子裏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咱們那裏找他去黛玉心下明

姐姐何以爲情
曰正要告訴你一
句得含糊妙
說得含糊妙
告訴他什麼話讀
者當知之

有什麼不好意思
但未過明路耳

回照甚妙

竟成後日讖語
爲末卷蔣琪官寫
照○姑娘甘死不
怕○二爺做和尚去
麼○然則不見看不
見○便可以失節嫁

白冷笑了兩聲。只得隨他走了。未免有情。這裏寶釵只剛做了兩三個花瓣。忽見寶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是金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薛寶釵聽了這話。難爲其聽。不覺怔了。忽見襲人走進來。笑道：「還沒有醒呢。」寶釵搖頭。襲人又笑道：「我纔撞見林姑娘史大姑娘。他們可有進來。」寶釵道：「沒見他們進來。」因向襲人笑道：「他們沒告訴你什麼。」襲人紅了臉。笑道：「總不過是他們那些頑話。有什麼正經說的。」寶釵笑道：「今兒他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告訴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話未完。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襲人。寶釵笑道：「就是爲那話了。」襲人只得喚起兩個丫頭來。一同寶釵出怡紅院。自往鳳姐這裏來。果然是告訴他這話。又教與王夫人叩頭。且不必去見賈母。倒把襲人不好意思的。羞也莫羞。見過王夫人。急忙回來。寶玉已醒了。問起原故。襲人且含糊答應。至夜間人靜。襲人方告訴了寶玉。喜不自禁。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裏走了一趟。回來就說你哥哥要贖你。又說在這裏沒著落。終久算什麼。說那些無情無義的生分話。嚇我從今以後。我可看誰來。敢叫你去。襲人聽了。便冷笑道：「你倒別這麼說。從此以來。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太便走。此亦強詞奪理。」寶玉笑道：「便就算我不好。你回了太太。竟去了。教別人聽見。說我不好。你去了。你也没意思。襲人笑道：「有什麼沒意思。難道強盜賊我也跟著罷。然則跟小且何如。再不。然還有一個死呢。人活一百歲。橫豈要死。這一口氣不在。聽不見。看不見。就罷了。」寶玉聽

人乎襲人終身之
誤在此一言

是偏論實是的論
誰謂其默者
極大議論
抉盡千古殉難者
之心

胡彈亂諫四字罵
盡

當路者讀此不知
汗顏否

此等議論愈出愈
奇可謂真正情種
矣卻與第十九回
所云化成輕煙被
風吹散等語意同
以上一段結絳芸
軒夢光文字
以下接前畫卷一

見這話便忙握他的嘴說道罷罷罷不用你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寶玉性情古怪聽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實聽了這些盡情實話又生悲感便悔自己冒撞了連忙笑著用話截開只揀那寶玉素日喜歡的春風秋月再談及那粉淡脂紅然後談到女兒如何好不覺又談到女兒死襲人忙掩住口寶玉聽至濃快處見他不說了便笑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個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究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只顧他邀名猛拚一死將來置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他只顧圖汗馬之名猛拚一死將來棄國於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良將皆出於不得已他纔死寶玉道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疏謀少略他自己無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記在心裏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彈亂諫只顧他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湧即時拚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還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非聖人那天也斷斷不把這萬幾重任與他了可知他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有造化該死於時的如今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殺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屍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託生為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襲人忽見說出這些瘋話來忙說困了不理他那寶玉方合眼睡著次日也就丟開了一日寶玉因各處遊的煩膩便想起牡丹亭曲子來自己着了兩遍猶不愜懷因聞得梨香院的十二個女孩兒中

段寫梨香院齡官
事。慢些慢些不要唐
突他不聽你的話
恐遭沒臉。是遊園驚夢曲
寶二爺第二次碰
釘子。前次畫畫之人方
知是齡官。寶玉也有紅了臉
之一日。除了畫二爺便是
寶二爺也不唱的
蓄之與齡其交情
可思矣妙在從寶
官言語中傳出要
什麼去變弄一言
而前後骨節俱靈
動。是叔姪相見規矩
卻不邀寶叔叔同
到齡官房中去直
使寶哥悶殺。只一笑字傳出蓄
兒又愛他又怕惱
他的光景。蓄之於齡獻小殷
勤而已。

有小旦齡官最是唱的好。因著意出角門來找時。只見寶官玉官都在院內。見寶玉來了。都笑讓坐。寶玉因問齡官在那裏。都告訴他說。在他房裏呢。寶玉忙至他房內。只見齡官獨自倒在枕上。見他進來。聞風不動。寶玉在身旁坐下。又素昔與別的女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別人一樣。因進前來陪笑。央他起來唱。裊晴絲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擡身起來。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進我們去。我還沒有唱呢。寶玉見他坐正了。再一細看。原來就是那日蓄薇花下畫蓄字的那一個。又見如此景況。從來未經過這番。被人棄厭。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來了。寶官等不解何故。因問其所以。寶玉便說了出來。寶官便說道。只略等一等。蓄二爺來了。他叫他唱。是必唱的。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因問蓄哥兒那裏去了。寶官道。纔出去了一定就是齡官。要什麼他去變弄去了。寶玉聽了。以為奇特。少站片時。果見賈蓄從外頭來了。手裏提著個雀兒籠子。上面繫著小戲臺。並一個雀兒。興興頭頭往裏來。找齡官。見了寶玉。只得站住。寶玉問他是個什麼雀兒。會銜旗串戲麼。賈蓄笑道。是個玉頂金頭寶玉道。多少錢買的。賈蓄道。一兩八錢銀子。一面說。一面讓寶玉坐。自己往齡官房裏來。寶玉此刻把聽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麼樣。只見賈蓄進去。笑道。你來瞧。這個頑意兒。妙齡官起身。問是什麼。賈蓄道。買了雀兒。你頑。省得天悶的無個開心的。我先頑個你看。說著。便拿些穀子。哄的那個雀兒。果然在那戲臺上。亂串銜鬼臉旗幟。衆女孩子道。有趣。獨齡官冷笑了兩聲。賭

齡官的性情亦難摸捉。舍陪笑之外無他法也。故曰只管寫出撒嬌撒癡一片口聲。使買蓄左也不。不是右也。不是真。真。天。地。間。有。此。等。不。受。籠。絡。之。人。一。二。兩。銀。子。只。算。買。得。一。場。淘。氣。將。蓄。兒。各。種。又。愛。又。長。光。景。躍。躍。紙。上。想。齡。官。舉。動。語。言。直。是。聲。卿。一。個。影。子。賈。蓄。與。齡。官。皆。非。讀。書。通。文。理。者。一。味。呢。呢。兒。女。語。不。得。與。寶。林。輩。比。其。分。毫。也。

此一層用筆又令人捉摸不到必如此一折方寫出情到十分○以上俱從蓄兒身上落筆此卻從齡官身上寫出愛惜蓄兒數言仍妙語言中帶放刁氣寶哥聞之氣仍睡著去了。一盆熱火一瓢冷水。賈蓄還只管陪笑問他好不好。齡官道：你們家把好好的人弄了來，關在這牢坑裏，學這個撈什子，還不算你這會子又弄個雀兒來，也偏生幹這個。你分明弄了他來打趣形容我們，還問我好不好？賈蓄聽了，不覺忙起來，連忙賭神發誓，又道：今兒我那裏的脂油蒙了心，費一二兩銀子買他來，原說解悶，就沒有想到這上頭，原是大造次了，罷罷，放了生，免你的災病，說著果然將那雀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拆了。齡官還說：那雀兒雖不如人，他也有個老雀兒在窩裏，你拿了他來，弄這個撈什子，也忍得。今兒我咳嗽出兩口血來，太太打發人來找你，叫你請大夫來細問問，你且弄這個來取笑兒，偏是我這沒人理的，又偏病賈蓄聽說，連忙說道：昨兒晚上我問了大夫，他說不相干，喫兩劑藥，後兒再瞧瞧。誰知今兒反吐了，這會子就請他去說，著便要請去。齡官又叫站住，這會子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了去請了來，我也不瞧。賈蓄聽如此說，只得又站住，叫站住，便站住。妙寶玉見了這般景況，不覺癡了，這纔領會過畫蓄深意，憐自己站不住，便抽身走了。站了也無趣味。賈蓄一心都在齡官身上，也不顧送人。寶哥之走蓄兒直不看見，倒是別的女孩子送了出來。那寶玉一心裁奪盤算癡癡的，回至怡紅院中，正值林黛玉和襲人坐著說話兒呢。寶玉一進來，就和襲人長嘆，說道：我昨兒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怪道老爺說我是管窺蠡測，昨夜說你們的眼淚單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此後，只是各人得各人的眼淚罷了。林妹妹之淚已一生，殺你受用，還要妄想別人耶。○千

而不癡者亦不成
寶哥矣
以上結誓齡一事
妙在對鬚人說得
來沒頭沒緒
倘天下之個人當
深著你一個成
不止昨夜所成
淚河抑亦當成淚
海矣
各人得各人的眼
淚淘為名論若村
龜之搶地呼天號
咷不已者其淚從
同
薛姨媽生日只此
處一提
姨媽雖不惱只怕
寶姐姐惱又是丈
母如何可以不去
磕個頭耶
無意中之言寶哥
哥如何解得
林妹妹寶哥哥冷
話以提醒了一句
明日不得不去也
史妹妹要回家明
日薛姨媽之壽辰

古名論此書揭出古之傷心人。襲人只道昨夜不過是些頑話。已經忘了。不想寶玉又提起來。便笑道。你可真真有些瘋了。寶玉默默不對。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只是每每暗傷。不知將來葬我灑淚者為誰。且說林黛玉當下見了寶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從那裏著了魔來。也不便多問。因說道。我纔在舅母跟前聽見說明兒是薛姨媽的生日。叫我順便來問你。出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說一聲去。寶玉道。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日。我也沒去。這會子我又去。倘或碰見了人呢。我一概都不去。這麼怪熱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襲人忙道。這是什麼話。他比不得大老爺這裏又住的近。又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只清早起來。到那裏磕個頭。喫鍾茶再來。豈不好看。寶玉尚未說話。黛玉便先笑道。你看著人家趕蚊子的分上也該去走走。寶玉不解。忙問什麼趕蚊子。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寶姑娘坐了一坐的話。說了出來。寶玉聽了。忙說不該。我怎麼睡著了。就褻瀆了他。一面又說明日必去。正說著。忽見史湘雲穿得齊齊整整走來。辭說家裏打發人來接他。寶玉聽說。忙站起來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寶黛兩個只得送他至前面。那史湘雲只是眼淚汪汪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屈。少時寶釵趕來。愈覺繾綣難捨。還是寶釵心內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嬌娘待他家去。又恐怕受氣。因此倒催他走了。衆人送至二門前。寶玉還要往外送他。倒是史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寶玉到跟前悄悄的囑付道。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來。你時常提著。我自必要

又少一個熱鬧人
矣。雲兒亦深於情者
寶姐姐到底胸有
經緯。悄悄囑付者恐其
家人聞之也。雲兒自從三十一
回晴雯撒扇子後
來府中至此方纔
回去。

不錯

提著的。好等老太太打發人接我去。寶玉連連答應了。眼看著他上車去了。無限傷心大
家方纔進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賈母若不分付小使。過了八月。方許寶玉出二門。則此四五月中。寶玉在園中諸事。
無從細敘。此文章開展法。

寶釵輩時常見機勸導。惟黛玉自幼不勸寶玉立身揚名。作者只用閒筆一寫。以省
絮煩。而黛玉之一味情癡。不知正道。已顯然可見。

借衆人想要金釧月錢。引出王夫人厚待襲人。與周趙二姨一樣。接棒自然。鳳姐說。
環兄弟該添一個丫頭。是反挑筆。

寶釵刺繡尚可。蠅刷實在可疑。不但黛玉疑。湘雲亦不免于疑。
借寶玉夢中說出木石姻緣。直伏後來出走情事。

寶釵告訴襲人的話。是在同出怡紅院。一面走。一面說的。書中藏而不露。妙極。
寶玉議論忠臣良將皆非正死。又說到自己即死於此時。一派獸耶。總因通靈為情

欲蒙蔽之故。
寶玉要得衆人眼淚。漂化屍身。又因齡官鍾情賈薈。說不能全得衆人眼淚。是總結。
三十三回寶玉受責後衆多眼淚。

寶玉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其悟雖是其迷愈甚。

齡官一層。固是宣明三十回中畫字之意。實是爲黛玉陪襯。雀兒串戲。是鸚鵡念詩。陪襯。

湘雲忽然回去。引起不入海棠社。臨行悄囑寶玉。引起同擬菊花題。兩番詩會。便不合掌。

大某山民評曰

前段寫分例銀。是花姑娘。分未正而名已定也。此段寫夢中語。是薛姑娘。名未正而分已定也。吾蓋爲顰兒晴姐歎焉。

小紅之於芸兒。一味以柔勝。椿齡之於蕙兒。一味以剛勝。小紅不得志於寶哥。然後有芸兒。齡官既得志於蕙兒。又安有寶哥也。

寫賈薔齡官。另有一種情意。能繡鳳凰者。必能改織鴛鴦。非同村夫子講書。終日喃喃。只此一義也。

此回是壬子年六月間事。

未
爽
空
偶
結

海
棠
社



蘅蕪院夜
擬菊花題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三十七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以上自寶玉出梨
香院至湘雲回家
一小段作過脈文
字一八字仕途中所
罕見者
學差不是科甲出
身人作者大書特
書之是耶非耶一
又以賈政出差一
小段引起下文寶
玉一段
以下入海棠詩社
一段
翠墨乃探春之婢
也
吐屬風雅
尺牘欠佳非雪芹
才短也蓋見近世
結吟社者其箋札
往來大概如此遂
依樣為葫蘆想鸞
鳳學燕雀之鳴亦
甚喫力
雅似唐人小啓

話說史湘雲回家後。寶玉等仍不過在園中嬉遊吟詠不題。且說賈政自元妃歸省之後。居官更加勤慎。以期仰答皇恩。皇上見他人品端方。風聲清肅。雖非科第出身。卻是書香世代。因特將他點了學差。亘古未有也。無非是選拔真才之意。這賈政只得奉了旨。擇於七月二十日起身。點醒時令已入秋中。是日拜別過宗祠及賈母。起身而去。寶玉等如何送行。以及賈政出差外面諸事。不及細述。單表寶玉自賈政起身之後。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遊蕩。可見無所不至。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微旨這日甚覺無聊。便往賈母王夫人處來混了一混。混字妙。仍舊進園來了。剛換了衣服。只見翠墨進來。手裏拿著一幅花箋。送與他寶玉。因道。可是我忘了。要瞧瞧三妹妹去的。可好些了。你偏走來。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喫藥了。不過是著一點涼兒。寶玉聽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妹探。謹啟。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未忍就臥。漏已三轉。猶徘徊。桐檻之下。竟為風露所欺。致獲採薪之患。昨親勞撫。囑已復遣侍兒問切。兼以鮮荔並。真卿墨蹟見賜。抑何惠愛之深耶。今因伏几處默。忽思歷來古人。處名攻利敵之場。猶置北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攀轅。務結二三同志。盤桓其中。或豎詞壇。或開吟社。

踏雪句借用不然
夏秋之交何有雪
耶

父一而已奈何便
認是可認也孰不
可認也然李笠翁
所著傳奇有出錢
買父者則芸兒尙
屬便宜
牛面不通文理寫
得畢肖

可謂不謀而合想
三位姑娘亦以東
招之

雖因一時之偶興每成千古之佳談妹雖不才幸叨陪泉石之間兼慕薛林雅調風庭月榭惜未識及詩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飛吟蓋孰謂雄才蓮社獨許鬚眉不教雅會東山讓余脂粉耶若蒙踏雪而來敢請掃花以俟謹啓

寶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裏拿著一個字帖兒走來見了寶玉便迎上去口內說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門等著呢這是我送來的寶玉拆開看時寫道

不肖男芸恭請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思自蒙天恩認於膝下日夜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處前因買辦花草上託大人洪福竟認得許多花兒匠並認得許多名園前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法只弄得兩盆大人若視男是親生一般便留下賞玩因近日天氣暑熱恐園中姑娘們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啓並叩台安男芸跪書一笑

寶玉看了笑問道獨他來了還有什麼人婆子道還有兩盆花兒寶玉道你出去說我知道難得他想着你便把花兒送到我屋裏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翠墨往秋爽齋來只見寶釵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裏了衆人見他進來都大笑說又來了一個探春笑道我不算俗偶然起了個念頭寫了幾個帖兒試一試果然誰知一招皆到寶玉笑道可

林妹妹云不敢未
免太謙
既曰正經又曰大
事的是獸公子口
吻
善起忙頭
李執掌壇卻好

人必起個別號今
之市井與畫莫不
爾爾矣
秋爽居士是亦不
俗

雅謔

頗不愧此雅號

惜遲了。早該起個社的。黛玉說道。此時還不算遲。也沒什麼可惜。但是你們只管起社。可別算我。我是不敢的。適形其詐。迎春笑道。你不敢。誰還敢呢。寶玉道。這是一件正經大事。大家鼓舞起來。不要你謙我讓的。各有主意。只管說出來。大家評論。寶姐姐也出個主意。林妹妹也說句話兒。寶釵道。你忙什麼。人還不全呢。一語未了。李執也來了。進門笑道。雅的很呀。要起詩社。我自舉我掌壇。前兒春天。我原有這個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曾做詩。瞎鬧些什麼。因而也忘了。就沒有說。既是三妹妹高興。我就幫你作興起來。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咱們就是詩翁了。只怕是詩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纔不俗。李執道。極是何不起個別號。彼此稱呼倒雅。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佔的。探春笑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罷寶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確。又累贅。這裏梧桐芭蕉。儘有或指桐蕉。起個倒好。探春笑道。有了。我是喜芭蕉的。就稱蕉下客。罷衆人都道。別緻有趣。黛玉笑道。你們快牽了他去。牽字妙。燉了肉脯子來喫。酒衆人不解。黛玉笑道。莊子云。蕉葉復鹿。他自稱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麼。快做了鹿脯來。衆人聽了。都笑起來。探春因笑道。你別忙使巧話來罵人。我已替你想了個極當的美號了。又向衆人道。當日娥皇女英。灑淚在竹上。成斑。故名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那竹子。想來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都叫他做瀟湘妃子。就完了。大家聽說。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頭。也不言語。李執笑道。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了個好的。也只三個字。衆人忙問是什麼。

無事忙三字直可
作寶哥哥諡法
寶哥舊號絳洞花
主前書未見何也

身分卻當

菱洲以不會作詩
謂白起個號今人
紛紛咸有別號觀
此能無愧煞

今之不能詩而入
詩社者只討得清
雅二字耳

李嫂子嘗作省親
應制七律一首誰
謂其不能詩者

麼。李執道。我是封他為蘅蕪君。不知你們以為如何。探春道。這個封號極好。寶玉道。我呢。你們也替我想一個。寶釵笑道。你的號早有了。無事忙三字。恰當得很。李執道。你還是你的舊號絳洞花主。就是了。寶玉笑道。小時候幹的營生。還提他做什麼。探春道。你的號多得很。又起什麼。我們愛叫你什麼。你就答應著就是了。寶釵道。還得我送你個號罷。有最俗的一個號。卻於你最當。天下難得的是富貴。又難得的是閒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閒人。也罷了。寶玉笑道。當不起。當不起。倒是隨你們混叫去罷。李執道。二姑娘。四姑娘。起個什麼。迎春道。我們又不大會詩。白起個號做什麼。探春道。雖如此。也起個纔是。寶釵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丫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李執道。就是這樣好。但序齒我大。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教說了。大家合意。我們七個人起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會做詩。須得讓出我們三個人去。我們三個人。各分一件事。探春笑道。已有了號。還只管這樣稱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個罰約纔好。李執道。立定了社。再定罰約。我那裏地方大。竟在我那裏作社。我雖不能做詩。這些詩人。竟不厭俗。容我做個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來了。於是要推我做社長。我一個社長。自然不彀。必要再請兩位副社長。就請菱洲藕榭二位學究來。一位出題限韻。一位謄錄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個不做。若遇見容易些的題目韻腳。我們也隨便做一首。你們四個。卻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便起。若不依我。我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

李執卻有大段議論誰謂其不風雅耶
往起主意之人歸根必被人所管不特今日有然也讀者試思之

不從寶玉提起而從李執提起最妙

寶姐姐真得詩中三昧者

好韻必有好詩元字韻有三音此一拿也可云巧矣到底是會者不忙且寫一種詩人風

懶於詩詞。又有薛林在前。聽了這話。便深合己意。二人皆說是極。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悅服。也不好強。只得依了。因笑道。這話罷了。此探春之言也。只是自想好笑。好好的我起了個主意。反叫你們三個來管起我來了。自起主意。反受人管。故曰一動不如一靜。寶玉道。既這樣。咱們就往稻香村去。李執道。都是你忙。今日不過商議了。等我再請寶釵道。也要議定幾日。一會纔好。是探春道。若只管會的多。又沒趣了。一月之中。只可兩三次。寶釵道。一月只要兩次。就設了。是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這兩日外。倘有高興的。也情願加一社。的。或請到他那裏去。或俯就了來。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是衆人都道。這個主意最好。探春道。這原係我起的主意。我須得先做個東道主人。方不負我這高興。李執道。既這樣。說明日你就先開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你就出題。菱洲限韻。藕榭監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韻。竟是拈鬪公道。李執道。方纔我來時。看見他們擡進兩盆白海棠來。擡進一個題目來。倒是好花。你們何不就詠起他來。迎春道。花還未賞。倒先做詩。是不會做詩人意見。寶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纔做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寓情耳。若等見了做如今也沒這些詩了。迎春道。既如此。待我限韻說著。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書來。隨手一揭。這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遞與衆人看了。都該做七言律。卻配迎春掩了詩。又向一個小丫頭道。你隨口說一個字來。那丫頭正倚門立著。便說了個門字。迎春笑道。就是門字韻。十三元了。這頭一個韻。定要門字說著。又

致可見品格獨高
天機活潑是美人
是才女迥非煙視
媚行者可比
寫出寶哥哥推敲
光景
寶哥哥何其鈍也
令我憶省親汗下
時矣

近來不善作而善
看者最多特不能
公道耳即要公道
亦苦不能也

要了韻牌匣子過來抽出十三元一屈又命那小丫頭隨手拿四塊那丫頭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塊來寶玉道這盆門兩個字不大好做呢侍書一樣預備下四份紙筆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獨黛玉或撫弄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全丫鬟們嘲笑迎春又命丫鬟點了一枝夢甜香原來這夢甜香好香名只有三寸來長有燈草粗細以其易燼故以此為限如香燼未成便要受罰是投刻燭舊例一時探春便先有了自己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回遞與迎春因問寶釵蘅蕪君你可有了寶釵道有卻有了只是不好寶玉背著手在迴廊上踱來踱去因向黛玉說道你聽他們都有了關照黛玉道你別管我寶玉又見寶釵已謄寫出來因說道了不得香只剩了一寸了我纔有了四句又向黛玉道香要完了只管蹲在那潮地下做什麼做詩黛玉也不理如畫寶玉道我可顧不得你了好歹也寫出來罷說著也走在案前寫了李紈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稻香老農雖不善作卻善看又最公道你就評閱優劣我們都服的衆人都道自然於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

詠白海棠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為肌骨易銷魂。芳心一點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秀句莫謂縞仙能羽化。多情伴我詠黃昏。

大家看了稱賞一回又看寶釵的道

渾脫流利

清穩而已

的評

一開口便不猶人

收句寫得幽鬱斯
為文如其人
平允之論

絳洞花主之臧否
大有私心是論人

珍重芳姿畫掩門。白攜手甕灌苔盆。胭脂洗淨秋階影。冰雪招來露砌魂。淡極始知
花更豔。愁多焉得玉無痕。欲償白帝宜清潔。不語婷婷日又昏。

李執笑道。到底是蘅蕪君說著。又看寶玉的道。

秋容淺淡映重門。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為魂。曉風不散
愁千點。宿雨還添淚一痕。獨倚畫闌如有意。清礎怨笛送黃昏。

大家看了寶玉說探春的好。李執終要推寶釵。這詩有身分。因又催黛玉。黛玉道。你們都
有了說著。提筆一揮。而就擲與衆人。李執等看他寫道。

半捲湘簾半掩門。碾冰爲土玉爲盆。

看了這句寶玉先喝起彩來。只說從何處想來。又看下面道。

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真是妙句。

衆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

月窟仙人逢綉袂。秋閨怨女拭啼痕。嬌羞默默同誰訴。倦倚西風夜已昏。

衆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爲上。李執道。若論風流別致。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蕪
探春道。這評的有理。瀟湘妃子當居第二。李執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不服。寶玉道。我

的那首原不好。這評的最公。又笑道。只是蘅蕪二首還要斟酌。李執道。原是依我評論。不
與你們相干。寶玉又何說之辭。再有多說者必罰。寶玉聽說只得罷了。李執道。從此後我定

不論詩凡操月且
 者誠如尊命
 即四十九回之所
 云正日也然則彼
 之所云正日也其
 十月十六乎
 探春出口風雅可
 稱通人

以上結海棠社一
 段文字
 以下插入寶玉房
 中諸婢瑣事一段
 爲後來晴雯病中
 請醫諸婢不識戲
 子作一映筆
 襲人此等處頗識
 大體
 受賞人卻有此等
 做作

觀此數語可知襲
 人以外諸丫頭莫

於每月初二十六這兩日開社。出題限韻。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只管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個月每天都開社。我也不管。只是到了初二二十六這兩日。是必往我那裏去。寶玉道。到底要起個社名。纔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忒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纔是海棠詩開端。就叫個海棠社罷。好社名。雖然俗些。因真有此事。也就不礙了。並不俗說畢。大家又商議了一回。略用些酒菓。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當下無話。且說襲人因見寶玉看了字帖兒。便慌慌張張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來又見後門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來。襲人問那裏來的。婆子們便將前番緣故說了。襲人聽說。使命他們擺好。讓他們在下房裏坐了。自己走到房內。稱了六錢銀子。封好。又拿了三百錢。走來。都遞與那兩個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擡花兒的小子們。這錢你們打酒喫罷。那婆子們站起來。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收。方領了。襲人又道。後門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們。婆子忙應道。天天有四個。原預備裏面差使的。姑娘有什麼差使。我們分付去。襲人笑道。我有什麼差使。今兒寶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爺家。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們來了。順便出去。叫後門上小子們雇輛車來。回來你們就往這裏拿錢。不用叫他們往前頭混碰去。婆子答應著去了。襲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東西。與史湘雲送去。卻見格子上碟槽空著。因回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鍼黹。襲人問道。這一個纏絲白瑪瑙碟子。好器具。那裏去了。衆人見問。你看我。我看你都

不供其指揮襲人
之權亦大矣夫固
誰使其然

真揣摩入髓之文

此是老太太因類
而推的講究並不
是看上你秋姑娘

趙姨娘在旁當有
難乎其為情者

為襲人一照

同黛玉得宮花時
一樣口氣香故云
晴姐乃釵兒影子
也

正大光明之論

想不起來。半日晴雯笑道。給三姑娘送荔枝去的。還沒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多巴巴的拿這個去。晴雯道。我何嘗不是這樣說。這個碟子配上鮮荔枝。纔好看。我送去。三姑娘見了也說好看。連碟子放著。就沒帶來。你再瞧那桶子。儘上頭的一對聯珠瓶。還沒收來呢。秋紋笑道。提起這個瓶來。我又想起笑話來了。我們寶二爺的孝心一動也。孝敬到二十分。那日見園裏桂花。折了兩枝。原是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來。說這自己園裏纔新開的鮮花兒。不敢自己先頑巴巴的把那一對瓶拿下來。親自灌水插好了。叫個人拿著親自送一瓶進老太太。又進一瓶與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人都得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見了這樣喜的無可不可見人。就說到底是寶玉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別人。還只抱怨我疼他。你們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說話。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那日竟叫人拿幾百錢給我。說我可憐兒的生得單弱。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幾百錢是小事。難得這個臉面。及至到了太太那裏。太太正和二奶奶趙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不知要給那一個。一見了連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奶奶在旁邊湊趣兒。誇寶二爺又是怎樣孝敬。又是怎樣知好歹。有的沒的說了兩車話。當著衆人。太太臉上又增了光。堵了衆人的嘴。太太越發喜歡了。現成的衣裳就賞了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橫豎也得。卻不像這個彩頭。晴雯笑道。吓。好沒見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剩下的纔給你。你還充有。

卻是。他。比。你。高。貴。些。其。利。如。刃。中。自。有。晴。姑。娘。胸。中。自。有。一。種。憤。憤。者。在。並。不。是。挑。唆。秋。紋。也。

此。等。處。可。以。見。秋。姐。心。地。和。平。晴。雯。秋。紋。清。澹。滔。滔。一。則。安。分。循。道。理。一。則。仗。氣。有。志。節。各。行。其。是。

筆。筆。正。鋒。非。修。竹。不。能。彈。芭。蕉。也。計。及。月。例。錢。晴。雯。

臉。呢。秋。紋。道。憑。他。給。誰。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的。給。我。也。罷。了。一。樣。這。屋。裏。的。人。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晴。雯。道。把。好。的。給。他。剩。的。纔。給。我。我。寧。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這。口。軟。氣。秋。紋。忙。問。道。給。這。屋。裏。誰。的。我。因。為。前。日。病。了。幾。天。家。去。了。不。知。是。給。誰。的。好。姐。姐。你。告。訴。我。知。道。晴。雯。道。我。告。訴。了。你。難。道。你。這。會。退。還。太。太。去。不。成。秋。紋。笑。道。胡。說。我。自。聽。了。歡。喜。歡。喜。那。怕。給。這。屋。裏。的。狗。剩。下。的。罵。得。妙。我。只。領。太。太。的。恩。典。也。不。去。管。別。的。事。衆。人。聽。了。都。笑。道。罵。的。巧。可。不。是。給。了。那。西。洋。花。點。子。哈。巴。兒。了。襲。人。笑。道。你。們。這。起。爛。了。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兒。一。個。個。不。知。怎。麼。死。呢。秋。紋。笑。道。原。來。姐。姐。得。了。我。實。不。知。道。我。陪。個。不。是。罷。襲。人。笑。道。少。輕。狂。罷。你。們。誰。取。了。碟。子。來。是。正。經。麝。月。道。那。瓶。也。該。得。空。收。來。了。老。太。太。屋。裏。還。罷。了。太。太。屋。裏。人。多。手。雜。別。人。還。可。已。趙。姨。奶。奶。一。夥。的。人。見。是。這。屋。裏。的。東。西。又。該。使。黑。心。弄。壞。了。纔。罷。太。太。也。不。大。管。這。些。不。如。早。些。收。來。是。正。經。晴。雯。聽。說。便。擲。下。鍼。菴。道。應。上。文。這。話。倒。是。等。我。取。去。秋。紋。道。還。是。我。去。取。罷。你。取。你。的。碟。子。去。晴。雯。道。我。偏。取。一。遭。兒。去。是。巧。宗。兒。你。們。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月。笑。道。統。共。秋。丫。頭。得。了。一。遭。兒。衣。裳。那。裏。今。兒。又。巧。你。也。遇。見。找。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雖。然。碰。不。見。衣。裳。或。者。太。太。看。見。我。勤。謹。一。個。月。也。把。太。太。的。公。費。裏。分。出。二。兩。銀。子。來。給。我。也。定。不。得。說。著。又。笑。道。你。們。別。和。我。裝。神。弄。鬼。的。什。麼。事。我。不。知。道。此。句。最。刻。一。面。說。一。面。往。外。跑。了。秋。

未免有情乃以冷
笑出之則看不起
藝人之久矣

襲人之言層層都
到

詩社而什麼的是
無知了頭口吻
以下接寫接湘雲
到賈府續前海棠
社爲菊花社一段

此等話頭真體會
人情之至矣

紋也同他出來。自去探春那裏取了碟子來。襲人打點齊備東西。叫過本處的一個老宋
嫵嫵來。向他說道。你先好生梳洗了。換了出門的衣裳來。如今打發你與史大姑娘送東
西去。宋嫵嫵道。姑娘只管交給我。我有話說與我。我收拾了。就好一順去。襲人聽說。便端過
兩個小攝絲盒子來。先揭開一個。裏面裝的是紅菱雞頭。兩樣鮮菓。又揭那一個。是一碟
子桂花糖蒸的新栗粉糕。又說道。這都是今年階們這裏園裏新結的菓子。寶二爺送來
與姑娘嘗嘗。再前日姑娘說。這瑪瑙碟子好。姑娘就留下頑罷。這絹包兒裏頭。是姑娘上
日叫我做的活計。姑娘別嫌粗糙。將就著用罷。替我們請安。替二爺問好。就是了。宋嫵嫵
道。寶二爺不知還有什麼說的。姑娘再問問去。回來別又說忘了。襲人因問秋紋。方纔可
是在三姑娘那裏麼。秋紋道。他們都在那裏商議起什麼詩社呢。又都做詩。想來沒話。你
只管去罷。宋嫵嫵聽了。便拿東西出去穿戴了。襲人又囑付他們從後門出去。有小子和
車等著呢。宋嫵嫵去了。不在話下。一時寶玉回來。先忙著看了一回海棠。至房內。告訴襲
人起詩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宋嫵嫵與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了寶玉。寶玉聽了
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裏有件事。只是想不起來。虧你提起來。正要請他去。這詩社
裏若少了。他還有個什麼意思。襲人勸道。什麼要緊。不過頑意兒。他比不得你們自在。家
裏又作不得主兒。告訴他。他要來。又由不得他。若不來。他又牽腸掛肚的。沒的叫他不。受
用。寶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太打發人接他去。正說著。宋嫵嫵已經回來。道。生受與襲人

的是史姑娘脾氣
雖無事忙卻是熱
心人

姑娘真雅人

好歹不管便是能
詩者有心求好者
必至不好

二詩俱佳

道乏。又說問二爺做什麼呢。我說和姑娘們起什麼詩社做詩呢。史姑娘道。他們做詩也。不告訴他去急的了。不得寶玉聽了。轉身便往賈母處來。立逼著叫人接去。賈母因說。今兒天晚了。明日一早去。寶玉只得罷了。回來悶悶的。次日一早。便又往賈母處來。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史湘雲纔來了。寶玉方放了心。見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與他。詩看。李紈等因說道。且別給他看。先說與他韻腳。他後來的。先罰他和了詩。若好。便請入。社。若不好。還要罰他一個東道。再說。湘雲笑道。你們忘了請我。我還要罰你們呢。就拿韻。來。我雖不能。只得勉強出醜。豈敢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也情願。衆人見他這般有趣。越。發喜歡。都埋怨昨日怎麼忘了他。遂忙告訴他詩韻。史湘雲一心興頭。等不得推敲刪改。一面只管和人說著話。心內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的紙筆錄出。先笑說道。我卻依韻和了。兩首。好歹我都不知。不過應命而已。說著。遞與衆人。衆人道。我們四首。也算想絕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倒弄了兩首。那裏有許多話說。必要重了我們的一面說。一面看時。只見。那兩首詩寫道。

神仙昨日降都門。種得藍田玉一盆。自是霜娥偏耐冷。非關倩女欲離魂。流利秋陰。捧出何方雪。雨漬添來隔宿痕。卻喜詩人吟不倦。豈令寂寞度朝昏。其一
蘅芷階通蘿薜門。也宜牆角也宜盆。花因喜潔難尋偶。人爲悲秋易斷魂。玉燭滴乾。風裏淚晶簾。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虛廊月。月字覆色昏。其二

燈下清談吐滂沛
乎寸心竟成詩話
一則率爾操觚家
當奉以辦香兒設
寶姐爲雲兒好姊
身處地真是好姊
妹

雲兒處境其實可
憐得姊姊如此鑒
原方且感激之不
暇矣
如寶釵者真雲兒
之知己也

衆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讚到了都說這個不枉做了海棠詩真該要起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日先罰我的東道就讓我先邀一社可使得衆人道這更妙了因又將昨日的詩與他評論了一回至晚寶釵將湘雲邀往蘅蕪院去安歇湘雲燈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寶釵聽他說了半日皆不妥當因向他說道既開社便要作東雖然是個頑意兒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裏你又做不得主一個月統共那幾吊錢你還不彀使這會子又幹這沒要緊的事你孀娘聽見了一發抱怨你了況且你就都拿出來做這個東也不彀難道爲這個家去要不成還是和這裏要呢一席話提醒了湘雲倒躊躇起來寶釵道這個我已經有個主意想主意必好我們當舖裏有一個夥計他家田裏出的好螃蟹前兒送了幾個來現在這裏的人從老太太起連上屋裏的人有多一半都是愛喫螃蟹的前日姨娘還說要請老太太在園裏賞桂花喫螃蟹因爲有事還沒有請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起只普統一請等他們散了咱們有多少詩做不得麼我和我哥哥說要他幾隻極肥極大的螃蟹來再往舖子裏取上幾壘好酒來再備四五桌菓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聽了心中自是感服極讚想的周到寶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爲你的話你千萬別多心想著我小看了你咱們兩個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們辦去湘雲忙笑道好姐姐你這樣說倒多心待我了。我憑他怎麼糊塗連個好歹也不知還成個人麼我若不把姐姐當親姐姐一樣看待

巧題險韻究不
會做詩人騙人之
一法然只騙得不
會做詩的假詩人
斷不能騙不做巧
題險韻之真詩人
風雅非婦女本等
凡掃眉才子可為
章絃之佩
不得以為迂論

如今此等出題法
已感濫觴

上回那些家常煩難事也不肯盡情告訴你了。寶釵聽說便喚一個婆子來出去和大爺說。照前日的大螃蟹要幾隻來。明日飯後請老太太姨娘賞桂花。你說大爺好。互別忘了。我今兒已請下了人了。那婆子出去說明。回來無話。這裏寶釵又向湘雲道。詩題也不要過於新巧了。你看古人中那裏有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若題目過於新巧。韻過於險。再不得好詩。終是小家子氣。詩固然怕說熟話。然亦不可過於求生。只要頭一件主意清新措詞就不俗了。究竟這也算不得什麼。還是紡績鍼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閒了。倒是於身心有益的書看幾章。是正經。湘雲只答應著。因笑道。我如今心裏想著。昨日做了海棠詩。我如今要做個菊花詩。如何。寶釵道。菊花倒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雲道。我也是如此想著。恐落套。寶釵想了一想。說道。我有了。如今以菊花為賓。以人為主。竟擬出幾個題目來。都要兩個字。一個虛字。一個實字。實字就用菊字。虛字便用通用門的。如此又是詠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沒很做。也不能落套。賦景詠物兩關著。又新鮮。又大方。湘雲笑道。這卻很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虛字纔好。你先想一個。我聽聽。寶釵想了想。笑道。菊夢就好。湘雲笑道。果然好。我也有一個。菊影可使得。寶釵道。也能了。只是也有人做過。若題目多。這個也搭的上。我又有一個。湘雲道。快說出來。寶釵道。問菊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接說道。我也有了。訪菊如何。寶釵也讚有趣。因說道。爽性提出十個來。寫上。再來說著。二人研墨蘸筆。湘雲便寫。寶釵便念。一時湊了十個。湘雲看了一遍。又笑道。十

必要湊成十二題
寶釵湘雲亦究竟
未能免俗

總束一筆
風雅之至寶釵可
人
限韻爲小家派偉
哉言乎恐被俗學
譏謂耳
近來有專以韻難
人者恐爲寶姑姪
所笑也

個還不成幅。爽性湊成十二個。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畫冊頁一樣。寶釵聽說。又想了兩個。一共湊成十二個。說道。既這樣一發編出他個次序先後來。湘雲道。如此更妙。竟弄成個菊譜了。寶釵道。起首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有餘。故折來供瓶爲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覺菊無彩色。第六便是詠菊。既入詞章。不可以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畫菊。既爲畫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不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菊如何解語。使人狂喜不禁。第九是簪菊。如此人事雖盡。猶有菊之可詠者。菊影、菊夢二首。續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前題之感。這便是三秋妙景。妙事都有了。湘雲依言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該限何韻。寶釵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韻。分明有好詩。何苦爲韻所縛。噤們別學那小家派。只出題不拘韻。原爲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爲此。難人。湘雲道。這話很是這樣。大家的詩。還進一層。但只噤們五個人。這十二個題目。難道每人做十二首不成。寶釵道。那也太難人了。將這題目。膽好。都要七言律詩。明日貼在牆上。他們看了。誰能那一個。就做那一個。有力量者。十二首都做也。不能的。作一首也。可高才捷足者。爲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趕著又做。罰他便完了。湘雲道。這也罷了。二人商議妥貼。方纔息燈安寢。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八月將終。賈母所限寶玉出門之期已近。乃賈政又奉差遠出。寶玉更可任意遊蕩。以便敘及結社等事。文章生波再展法。

探春纔起意結社。賈芸適送白海棠。借此立名。便不著迹。探春札甚雅。芸兒字極俗。映襯好看。

寶玉別號。卻有三個。又聽人混叫。活變不板。

未見白海棠。先擬詩社題。與後文菊花題。不用實字。用虛字。俱是文章避實法。李紈評詩。以寶釵詩含蓄渾厚。取為第一。眼力見識甚高。

各人海棠詩。俱暗寫各人性情。遭際。而黛玉更覺顯露。

借送菓品。引出史湘雲。又借尋瑪瑙碟子。引出送桂花。為下文賞桂伏筆。

王夫人給襲人碗菜月錢。是明寫。給衣服。在衆丫頭口中說出。是暗寫。一樣事。兩樣寫法。方不雷同。

湘雲補詩二首。第一首是寶釵影子。第二首是黛玉影子。

海棠是初起小社。連湘雲補作。只有六首。菊花是續起大社。故有十二首。

海棠結社。已伏九十四回之花妖。

寶釵想出賞桂喫蟹。代湘雲作東。遍請一家。文章開拓變換。既照應寶玉送桂花。又引起下回借蟹譏諷一層。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已入壬子年八月間事。

林潇湘魁
套鞠等註



薛衡燕諷和螃蟹詠



以上完開社商題一事

彷彿有此境界令我神往於其間矣
補前寶玉隨政老遊園題額時未寫之景

情景如畫

真寫得如在目前
必時寫賈母讚寶
敘者爲後文張本也
補題聯額時所未備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三十八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詠

話說寶釵湘雲計議已定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請賈母等賞桂花。賈母等都說道：「倒是有興頭，須要擾他這雅興。」至午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問那一處好。王夫人道：「憑老太太愛在那一處。」就在那一處。鳳姐道：「藕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顆桂花開的又好，河裏水又碧清，坐在河當中亭子上，豈不敞亮？」看著水眼也清亮。賈母聽了，說這話很是說著，引了衆人往藕香榭來。原來這藕香榭蓋在池中，四面有窗，左右有迴廊，亦是跨水接峯後面，又有曲折橋，衆人上了竹橋。鳳姐忙上來攙著賈母，口裏說道：「老祖宗只管邁步大走，不相干這竹子橋規矩是咯吱咯吱的一時進入樹中，只見闌杆外另放著兩張竹案，一個上面設著杯、筯、酒具，一個上面設著茶、筯、茶具，各色盞碟，那邊有兩三個丫頭，搨風爐煎茶，這一邊另外幾個丫頭也搨風爐燙酒呢。」賈母忙笑問：「這茶想必很好，且是地方東西都干淨。」湘雲笑道：「這是寶姐姐幫著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說這個孩子細緻，凡事想得妥當。」一面說，一面又看見柱上掛的黑漆嵌蚌的對子，命湘雲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槩

菱藕香深瀉竹橋

寫史氏舊有枕霞閣為湘雲取別號立案寫賈母追想少年時淘氣真涉筆成趣之文真者所謂大難不死者必有後福其信然耶

鳳兒此等詠諧真是匪夷所思

真要撕你的油嘴
連二奶奶做事神鬼似的儘多著哩
共三桌十二人
賈府此等規矩卻井井有條
殊得吃蟹之法

賈母聽了。又擡頭看扁。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時家裏。也有這麼一個亭子。叫做什麼。枕霞閣。我那時也。只像他姊妹們。這麼大年紀。同姊妹們。天天頑去。那日。誰知我失了腳。掉下去。幾乎要淹死。好不容易。救了上來。到底被那木釘。碰破了頭。如今。這鬢角上。那指頭。頂大一塊。窩兒。就是那碰破的。衆人都怕。經了水。又怕冒了風。都說了。不得了。誰知竟好了。鳳姐不等人說。先笑道。那時要活不得。如今。這麼大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的福壽。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個窩兒來。好。盛福壽的壽星。老兒頭上。原是一個窩兒。因為。萬福萬壽。盛滿了。所以。倒凸高出些來了。未及說完。賈母與衆人都笑軟了。賈母笑道。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兒起來。恨的我。撕你那油嘴。鳳姐道。回來。喫螃蟹。點醒正文。恐積了冷。在心裏。討老祖宗。笑一笑。開心。一高興。多喫兩個。就無妨了。賈母笑道。明日。叫你日夜。跟著我。我倒常。笑笑。覺得。開心。不許。回家去。王夫人。笑道。老太太。因為。喜歡他。纔。慣得他。這樣。還。這樣。說他。明日。越發。無理了。賈母。笑道。我。喜歡他。這樣。況且。他又。真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沒人。娘兒們。原該。這樣。橫豎。禮體。不錯。就罷了。沒的。倒叫。他們。神鬼。似的。做什麼。有厚福。人語。說著。一齊。進入。亭子。獻過。茶。鳳姐。忙著。安放。盃筋。上面。一桌。賈母。薛姨媽。寶釵。黛玉。寶玉。東邊。一桌。史湘雲。王夫人。迎春。探春。惜春。西邊。靠門。一小桌。李紈。和鳳姐。虛設。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賈母。王夫人。兩桌上。伺候。鳳姐。分付。螃蟹。不可。多拿來。仍舊。放在。蒸籠。裏。拿。十個。來。喫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

排場

難道周姨娘處不送去
又一桌五人連上三桌共十七人

卻與後文五十四回黛玉以酒盃送至寶玉唇邊寶玉一氣飲乾同此模樣
剝一殼肉以給下酒侍姬殷勤情狀
構象而肖
鳳姐戲鴛鴦謂要討作小老婆為後文救老事一影
將來現報把你看不信尋常細事亦如許酣噀淋漓

手站在賈母跟前剝蟹肉。頭次讓薛姨媽。薛姨媽道：我自己剝著喫香甜。不用人讓。鳳姐便奉與賈母。二次的便與寶玉。又說把酒燙得滾熱的拿來。又命小丫頭們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燻的菘豆麵子。預備洗手。史湘雲陪著喫了一個。便下坐來。讓人又出至外頭。命人盛兩盤子與趙姨娘送去。又見鳳姐走來道：你不慣張羅。你喫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喫。湘雲不肯。又命人在那邊廊上擺了兩席。讓鴛鴦、琥珀、彩霞、平兒去坐。鴛鴦因向鳳姐笑道：二奶奶在這裏伺候。我可喫去了。鳳姐兒道：你們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了。說著。史湘雲仍入了席。鳳姐和李紈也胡亂應個景兒。鳳姐仍舊下來。張羅一時出至廊上。鴛鴦等正喫得高興。見他來了。鴛鴦等站起來道：奶奶又出來做什麼。讓我們也受用一會子。鳳姐笑道：鴛鴦丫頭越發壞了。我替你當差。倒不領情。還抱怨我。還不快斟一鍾酒來。我喫呢。鴛鴦笑著忙斟了一杯酒。送至鳳姐唇邊。鳳姐一挺脖子。喫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上一杯。送至鳳姐唇邊。那鳳姐也喫了。平兒早剔了一殼子黃送來。鳳姐道：多倒些薑醋。一回也喫了。笑道：你們坐著喫罷。我可去了。鴛鴦笑道：好沒臉。喫我們的東西。鳳姐兒笑道：你少和我作怪。你知道你璉二爺愛上了你。你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做小老婆呢。鴛鴦紅了臉道：啐。這也是做奶奶說出來的話。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算不得。算了罷。說著。趕來就要抹鳳姐兒。道：好姐姐。饒我這一遭兒罷。琥珀笑道：鴛鴦丫頭要去了。平丫頭還饒他。你們看看他。沒有喫了兩個螃蟹。倒呷了一碟子醋呢。雅齋生風。平兒

一。縣。一。撞。一。抹。寫。得。有。景。有。情。看。他。寫。一。吃。靈。變。不。似。提。著。筆。管。只。會。老。實。寫。出。者。真。絕。世。才。子。之。文。高。聲。二。字。形。容。得。妙。曰。鴛。鴦。等。而。高。聲。說。者。不。止。一。鴛。鴦。鴛。鴦。想。見。其。燕。鴛。鴦。才。打。架。者。有。奴。才。之。主。子。自。重。奴。才。之。主。子。自。重。吃。螃。蟹。而。蟹。腿。棄。了。滿。桌。暗。寫。富。貴。家。飲。食。暴。珍。讀。以。上。一。節。文。字。如。看。海。上。風。瀾。迷。離。五。色。可。謂。筆。筆。願。到。時。鳳。姐。平。兒。亦。隨。賈。母。等。去。矣。觀。後。文。平。兒。重。來。便。知。老。成。閱。歷。之。言。史。妹。妹。可。謂。面。面。都。到。矣。以。是。博。衆。人。歡。喜。也。又。是。七。人。連。前。共。二。十。四。人。

手裏正剝下個滿黃螃蟹聽如此奚落他便拿著螃蟹照琥珀臉上來抹口內笑罵我把你這嚼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笑著往傍邊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正恰恰的抹在鳳姐腮上鳳姐正和鴛鴦嘲笑不防嚇了一跳阿呀了一聲衆人掌不住都哈哈的大笑起來我亦爲之大笑鳳姐也禁不住笑罵道死娼婦喫花了眼了混抹你娘麼平兒忙趕過來替他擦了親自去端水鴛鴦道阿彌陀佛這纔是現報呢賈母那邊聽見一疊連聲問見了什麼了這樣樂告訴我們也笑笑鴛鴦等忙高聲笑回道二奶奶來搶螃蟹喫平兒惱了抹了他主子一臉螃蟹黃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賈母和王夫人等聽了也笑起來賈母笑道你們看他可憐見兒的那小腿子臍子給他喫點子也完了鴛鴦等笑著答應了高聲的說道這滿桌子的腿子二奶奶只管喫就是了獨聞鴛鴦高聲鳳姐洗了手走來又服侍賈母等喫了一回黛玉弱不敢多喫只喫了一點夾子肉就下來了賈母一時也不喫了大家方散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魚的遊玩了一回王夫人因問賈母說這裏風大纔又喫了螃蟹老太太還是回房去歇歇罷了若高興明日再來逛罷賈母聽了笑道正是呢我怕你們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們的興既這麼說你們就都去罷回頭囑付湘雲別讓你寶二哥林姐姐多喫了湘雲答應著又囑付湘雲寶釵二人說兩個也別多喫那東西雖好喫不是什麼好的喫多了肚子疼二人忙應著送出園外仍舊回來命將殘席收拾了另擺寶玉道也不用擺你們且做詩入正文把那大團圓桌子放

可云無不叨惠矣

絕妙一幅仕女圖
渲染桂花使題位
不落空
描寫衆人情態參
差錯落使閱者應
接不暇若仇十洲
之百美圖轉嫌肖
形而不克肖神
又是一幅仕女圖
好壺名
好杯名
只吃一點子便心
口微疼寫得黛玉
嬌弱
好酒名
吃蟹餘波
以下方入詩社正
文

在當。中。酒。菜。都。放。著。也。不。必。拘。定。坐。位。有。愛。喫。的。去。喫。大。家。散。坐。豈。不。便。宜。寶。釵。道。這。話。極。是。湘。雲。道。雖。如。此。說。還。有。別。人。因。又。命。另。擺。一。桌。揀。了。熱。蟹。拿。來。請。襲。人。紫。鵲。司。棋。侍。書。入。畫。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顧。旨。鋪。下。兩。條。花。毯。命。支。應。的。婆。子。並。小。丫。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隨。意。喫。呷。等。使。喚。再。來。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鍼。縮。在。牆。上。衆。人。看。了。都。說。新。奇。只。怕。做。不。出。來。湘。雲。又。把。不。限。韻。的。緣。故。說。了。一。番。寶。玉。道。這。纔。是。正。理。我。也。最。不。喜。限。韻。林。黛。玉。因。不。大。喫。酒。又。不。喫。螃。蟹。自。命。人。掇。了。一。個。繡。墩。倚。闌。坐。著。拿。著。釣。竿。釣。魚。寶。釵。手。裏。拏。著。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檻。上。指。了。桂。蕊。擲。在。水。面。引。的。遊。魚。浮。上。來。唼。喋。湘。雲。出。一。回。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衆。人。只。管。放。量。喫。探。春。和。李。紈。惜。春。正。立。在。垂。柳。陰。中。看。鷗。鷺。迎。春。又。獨。在。花。陰。下。拿。著。花。鍼。兒。穿。茉莉。花。寶。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釣。魚。一。回。又。俯。在。寶。釵。傍。邊。說。笑。兩。句。一。回。又。看。襲。人。等。喫。螃。蟹。此。之。謂。無。事。忙。自。己。也。陪。他。飲。兩。口。酒。襲。人。又。剝。一。殼。肉。給。他。喫。黛。玉。放。下。釣。竿。走。至。坐。閒。拿。起。那。烏。銀。梅。花。自。斟。壺。來。揀。了。一。個。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杯。丫。頭。看。見。知。他。要。飲。酒。忙。著。走。上。來。斟。黛。玉。道。你。們。只。管。喫。去。讓。我。自。己。斟。纔。有。趣。兒。說。著。便。斟。了。半。盞。看。時。卻。是。黃。酒。因。說。道。我。喫。了。一。點。子。螃。蟹。覺。得。心。口。微。微。的。疼。須。得。熱。熱。的。喫。口。燒。酒。寶。玉。忙。接。道。有。燒。酒。便。命。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來。黛。玉。也。只。喫。了。一。口。便。放。下。了。寶。釵。也。走。過。來。另。拿。了。一。隻。杯。來。也。飲。了。一。口。此。酒。可。稱。合。歡。酒。放。下。便。蘸。筆。至。牆。上。把。頭。一。個。憶。菊。

近日男兒作詩多
存閨閣字樣誠爲
不櫛進士所笑

勾了。底下又贅一個蘅字。寶玉忙道。好姐姐。第二個我已有了四句了。你讓我做罷。寶釵笑道。我好不容易有了一首。你就忙的這樣。黛玉也不說話。接過筆來。把第八個問菊。勾了。接著把第十一個菊。夢也勾了。也贅上了一個瀟字。寶玉也拿起筆來。將第二個訪菊。也勾了。也贅上一個怡字。探春起來看著道。竟沒人作簪菊。讓我作。又指著寶玉笑道。纔宣過。總不許帶出閨閣字樣來。你可要留神。說著。只見湘雲走來。將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連兩個都勾了。也贅上一個湘字。探春道。你也該起個號。湘雲笑道。我們家裏如今雖有幾處軒館。我又不住著。借了來也沒趣。寶玉笑道。方纔老太太說你們家裏也有一個水亭。叫做枕霞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雖沒了。你到底是舊主人。衆人都道有理。寶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將湘字抹了。改了一個霞字。沒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全。各自謄出來。都交與迎春。另拿了一張雪浪箋過來。一併謄寫出來。某人作的。底下贅明某人的號。李紈等從頭看道。

憶菊

蘅蕪君

悵望西風抱悶思。蓼紅葦白斷腸時。空籬舊圃秋無跡。冷月清霜夢有知。念念心隨歸雁遠。寥寥坐聽晚砧遲。誰憐我爲黃花瘦。慰語重陽會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閒趁霜晴試一遊。酒盃藥盞莫淹留。霜前月下誰家種。檻外籬邊何處秋。蠟屐遠來

二語流利

第四句做出對字
神髓但欠渾脫耳

第四句佳句
第六句從反拓寫
出供字

毫端二句離不開
題面
心字一韻幽鬱而
沈細

第六句好

情得得冷吟不盡興悠悠。黃花若解憐詩客。休負今朝拄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攜鋤秋圃自移來。籬畔庭前處處栽。昨夜不期經雨活。今朝猶喜帶霜開。冷吟秋色詩千首。醉酌寒香酒一杯。泉溉泥封勤護惜。好和井徑絕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

別圃移來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蕭疏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數去更無君傲世。看來惟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孤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琴酌酒喜堪儔。几案婷婷點綴幽。隔坐香分三徑露。拋書人對一枝秋。霜清紙帳來新夢。圃冷斜陽憶舊遊。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詠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遶籬欹石自沈音。毫端蘊秀臨霜寫。口角噙香對月吟。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一從陶令平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畫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潑成千點墨。攢花染出幾痕霜。淡濃神會風前影。跳脫秋生腕底香。莫認東籬閒採掇。黏屏聊以慰重陽。

靈癩其有身世之感矣

葛巾一句超雋

窗隔一聯梅影詩可以通用此詩似少新意

是何淒風乃爾信卿之不永其年也

是遠嫁讖語

吾亦云然非阿好也

問菊

欲訊秋情衆莫知。喃喃負手叩東籬。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爲底遲。圃露庭霜何寂寞。雁歸蛩病可相思。莫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話片時。

瀟湘妃子

簪菊

瓶供籬栽日日忙。折來休認鏡中妝。長安公子因花癖。彭澤先生是酒狂。短鬢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憑他笑路傍。

蕉下客

菊影

秋光疊疊復重重。潛度偷移三徑中。窗隔疏燈描遠近。籬篩破月鎖玲瓏。寒芳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珍重暗香踏碎處。憑誰醉眼認朦朧。

枕霞舊友

菊夢

籬畔秋酣一覺清。和雲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莊生蝶。憶舊還尋陶令盟。睡去依依隨雁斷。驚迴故故惱蛩鳴。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烟無限情。

瀟湘妃子

殘菊

露凝霜重漸傾欹。宴賞纔過小雪時。蒂有餘香金淡泊。枝無全葉翠離披。半床落月蛩聲切。萬里寒雲雁陣遲。明歲秋分知再會。暫時分手莫相思。

蕉下客

衆人看一首讚一首彼此稱揚不絕李執笑道等我從公評來通篇看來各人有各人的

取林妹妹第一不
是也是不公也公

此回吃蟹爲下作
詩一段起題

警句。是極。今日公評。詠菊第一。問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了。只得要推瀟湘妃子爲魁了。然後簪菊對菊。供菊畫菊。憶菊次之。寶玉聽說喜的拍手叫道。極是極。公黛玉道。我那個也不好。到底傷於纖巧些。李紈道。巧的卻好不露堆砌。生硬。黛玉道。據我看來。頭一句好的。是圃冷斜陽憶舊遊。這句背面傅粉。拋書人對一枝秋。已經妙絕。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翻回來。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遠。李紈笑道。固如此說。你的口角噙香一句。也敵得過了。探春又道。到底要算蘅蕪君沈著秋無跡。夢有知。把個憶字。竟烘染出來了。寶釵笑道。你的短鬢冷沾葛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得一個縫兒也。沒了。湘雲笑道。借誰隱爲底。遲真真把個菊花問得無言。可對李紈笑道。你那科頭坐抱膝吟。竟一時也捨不得別開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笑道。我又落第。難道誰家種。何處秋蠟屐。遠來冷吟不盡。都不是訪不成。昨夜雨。今朝霜。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角噙香對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鬢葛巾。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迹。夢有知。這幾句罷了。又道。明日閒了我一個人。做出十二首來。李紈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這幾句新巧。就是了。大家又評了一回。復又要了熱螃蟹來。就在大圓桌上喫了一回。寶玉笑道。今日持螯賞桂。亦不可無詩。作餘波。我已吟成。誰還敢做。說著便忙洗了手。提筆寫出。衆人看道。

持螯更喜桂陰涼。潑醋搗薑興欲狂。饕餮王孫應有酒。橫行公子竟無腸。臍間積冷

所謂請將不如激
將此非寶哥笑之
乃激之也

無甚出色

撕了爲是

收殺句亦佳

可悟文章布置之
法

饒忘忌。指上沾腥洗尙香。原爲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
黛玉笑道。這樣的詩。一時要一百首。也有寶玉笑道。你這會子才力已盡。不說不能做了。
還。褒。貶。人。黛玉聽了。並不答言。略一仰首微吟。提去筆來。一揮。已有了一首。衆人看道。

鐵甲長戈死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嘗。螯封嫩玉雙雙滿。殼凸紅脂塊塊香。多肉更憐
卿八足。助情誰勸我千觴。對斯佳品酬佳節。桂拂清香菊帶霜。

寶玉看了。正喝彩。黛玉便一把撕了。令人燒去。因笑道。我做的不及你的。我燒了他。你那
個很好。比方纔的菊花詩還好。你留著他。給人看。寶釵笑道。我也勉強了一首。未必好。寫
出來取笑兒罷。說著。也寫了出來。大家看時。寫道。

佳。竊。桐。陰。坐。舉。觴。長。安。涎。口。盼。重。陽。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裏。春。秋。空。黑。黃。
看到這裏。衆人不禁叫絕。寶玉道。罵得痛快。我的詩也該燒了。看底下道。

酒。未。滌。腥。還。用。菊。性。防。積。冷。定。須。薑。於。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餘。黍。黍。香。
衆人看畢。都說這是食蟹絕唱。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思。纔算是大才。只是諷刺世人。
太毒了些。說著。只見平兒復進園來。不知做些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湘雲無別號。若俟題詩時增起。未免生砌。於賈母口中說出枕霞閣。後文即取爲號。
便覺自然。真一筆不苟。

此論穿鑿

敘喫蟹情事。細密周到。又活動不板。

鳳姐與鴛鴦戲言。璉二爺要討你做小老婆。暗伏四十六回事。

合歡酒。惟釵黛二人各飲一口。映照有情。

菊詩十二首。與紅樓夢曲遙遙相照。俱有各人身分。紅樓夢十二曲外。有首尾兩曲。

作起結。菊花詩十二首外。有螃蟹三首。作餘音。亦遙相照應。

詠蟹三首。黛玉先要焚毀。亦是天亡之兆。

寶釵蟹詩。雖是譏刺世人。卽謂專誚寶玉。黛玉亦可。寶玉說我的也該燒了。又兆將

來止剩寶釵一人而已。

第三十三回至三十八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三十三回爲一段。敘寶玉受撻幾死。

是第二次災難。三十四五六回爲一段。寫寶玉雖受痛責。而情迷如故。中間夾敘釵

黛襲人玉釧金鶯傅秋芳。及夢兆情悟等事。俱是描寫寶玉癡狀。三十七八回爲一

段。敘園中結社之始。盛反照將來之漸次離散也。

大某山民評曰

詩應是問菊第一。供菊第二。詠菊第三。憶菊第四。訪菊第五。若菊夢。與他作不甚相

遠。

一日可得百首。一筆抹倒打油輩。袁簡齋曰。詩到能遲纔見才。學者毋自託於八叉

七步以自鳴得意。

此回已入壬子年九月中事。

村老
是信口開河



情哥偏哥
究底根哥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三十九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村老老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沒有好生吃得者
言吃不爽快也

有字作一句讀

時在九月團臍者
佳

忙什麼

真寫得平姑娘可
愛○想此時大嫂
子向平姑娘渾身
亂摸矣

吾為世之抱才下
屈者一哭

此一番劉老老之
所以欲叩頭也

妙在比附得夾七
夾八

話說衆人見平兒來了。都說你們奶奶做什麼呢。怎麼不來了。平兒笑道。他那裏得空兒來。因為說沒有好生吃得。又不得來。所以叫我來問。還有沒有叫我要幾個。拿了家去吃。罷。湘雲道。有多著呢。忙命人拿盒子。裝了十個極大的。平兒道。多拿幾個團臍的。衆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紈拉著他。笑道。偏要你坐。拉著他。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兒忙呷了一口。就要走。李紈道。偏不許你去。顯見得你只有鳳丫頭就不聽我的話了。說著。又命嫵嫵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我留下平兒了。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來。說二奶奶說。叫奶奶和姑娘們別笑話。耍嘴吃。這個盒子裏。方纔舅太太。王子騰夫人那裏送來的。菱粉糕和鷄油捲兒。給奶奶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說道。使喚你來。你就貪住。頑不去。勸你少呷一鍾兒罷。平兒笑道。多呷了。又把我怎麼樣。一面說。一面只管呷。又吃螃蟹。李紈攪著他。笑道。可惜這麼個好體面模樣兒。命卻平常。只落得屋裏使喚。不知道的人。誰不拿你當做奶奶。太太看平兒一面和寶釵。湘雲等吃。呷著。一面回頭。笑道。奶奶別這樣摸著我。怪癢癢的。李氏道。阿呀。這硬的是什麼。平兒道。是鑰匙。李紈道。有什麼要緊的東西。怕人偷了去。卻帶在身上。我成日家人說笑。有個唐僧取經。就有個白馬來。

調笑得妙

連鴛鴦襲人等言之也

彩霞王夫人之婢也

有爲平兒鴛鴦彩霞襲人四人合作一小傳真無一語評得不確也

凡孤立者聞之盡爲短氣

馱著他劉智遠打天下就有個瓜精來送盃甲有個鳳丫頭就有個你你就是你奶奶的
一把總鑰匙還要這鑰匙做什麼平兒笑道奶奶吃了酒又拿我來打趣著取笑兒了寶
釵笑道這倒是真話我們沒事評論起來你們這幾個都是百個裏頭挑不出一個來的
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李執道大小都有個天理比如老太太屋裏要沒那個鴛鴦如
何使得從太太起那一個敢駁老太太的回他現敢駁回偏老太太只聽他一個人的話
老太太的那些穿帶的別人記不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經管著不知叫人誑騙了多少
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雖然這樣倒常替人說好話兒還倒不倚勢欺人的惜春笑道老
太太昨日還說呢他比我們還強呢平兒道那原是個好的我們那裏比得上他寶玉道
太太屋裏的彩霞是個老實人探春道可不是外頭老實心裏有數兒太太是那佛爺
似的事情上不留心他都知道凡一應事都是他提著太太行連老爺在家出外去的一
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太忘了他背後告訴太太李執道那也罷了指著寶玉道這一個
小爺屋裏要不是襲人你們度量到個什麼田地口中俱讚襲人好也鳳丫頭就是個楚霸
王也得兩隻膀子好舉千斤鼎他不是這丫頭他就得這麼周到平兒道先時賠了四
個丫頭來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個孤鬼兒了李執道你倒是有造化的鳳丫頭也
是有造化的想當初珠大爺在日何曾也沒兩個人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
只見他兩個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爺一沒了趁年輕我都打發了若有一個好的守得住

李執有李執作用

自三十七回起連寫海棠菊花兩社至此為一大段從中插入寶玉房中諸婢瑣事一節作開議論平兒諸婢性情本如一節作合篇中如賈母話舊鳳姐吃蟹又渲染成異樣文字此段文字於全書大有關係讀者於此等處往往不大大經意負作者之苦心矣

鳳姐生平和盤托出究竟連二奶奶一出生操心於歸根時何補曰幾百恐猶是平兒掩飾之詞

特筆反射後來敘放出銀子為抄搜張本快小利輩當觸目驚心竟稱寶二爺為我何那一個其意若

我。到。底。有。個。臂。膀。了。說。著。不。覺。眼。圈。兒。紅。了。衆。人。都。道。這。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倒。好。說。著。便。都。洗。了。手。吃。了。蟹。大。家。約。著。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衆。婆。子。丫。頭。打。掃。亭。子。收。洗。盃。盤。襲。人。便。和。平。兒。一。同。往。前。去。以。下。即。從。襲。人。平。兒。二。人。入。手。襲。人。因。讓。平。兒。到。房。裏。坐。坐。再。吃。一。鍾。茶。平。兒。回。說。不。吃。茶。了。再。來。罷。一。面。說。一。面。便。要。出。去。襲。人。又。叫。住。問。道。這。個。月。的。月。錢。連。老。太。太。還。沒。放。呢。是。爲。什。麼。平。兒。見。問。忙。轉。身。至。襲。人。跟。前。又。見。左。近。無。人。悄。悄。說。道。你。快。別。問。橫。豎。再。遲。兩。天。就。放。了。襲。人。笑。道。這。是。爲。什。麼。嚇。的。你。這。個。樣。兒。襲。姑。娘。偏。要。逼。緊。一。句。平。兒。悄。聲。告。訴。他。道。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別。處。利。錢。收。了。來。湊。齊。了。纔。放。呢。因。爲。是。你。我。纔。告。訴。你。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鳳。姐。放。債。收。利。從。平。兒。口。中。點。出。是。的。確。證。據。後。來。抄。家。以。鳳。姐。爲。罪。首。亦。復。何。疑。襲。人。笑。道。他。難。道。還。短。錢。使。還。沒。個。足。厭。何。苦。還。操。這。心。真。真。何。苦。平。兒。笑。道。何。會。不。是。呢。平。姑。娘。其。假。撇。清。耶。他。這。幾。年。只。拿。著。這。一。項。銀。子。翻。出。有。幾。百。來。了。他。的。公。費。月。例。又。使。不。著。十。兩。八。兩。零。碎。攢。了。又。放。出。去。只。他。這。體。己。利。錢。一。年。不。到。有。上。千。的。銀。子。呢。襲。人。道。拿。著。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獸。等。平。兒。道。你。又。說。沒。良。心。的。話。你。難。道。還。少。錢。使。現。在。二。兩。一。月。襲。人。道。我。雖。不。少。只。是。我。也。沒。地。方。使。去。就。只。預。備。我。們。那。一。個。平。兒。道。你。倘。若。有。要。緊。事。用。銀。錢。使。時。我。那。裏。還。有。幾。兩。銀。子。你。先。拿。來。使。明。日。我。扣。下。你。的。就。是。了。不。知。要。多。少。利。錢。襲。人。道。此。時。也。用。不。著。怕。一。時。要。用。起。來。不。穀。了。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平。兒。答。應。著。

以上插此一小段
以著明鳳姐放債
罪案
以下遞入劉老老
入賈府一段妙文
此丫頭亦是可兒
凡平兒不滿於鳳
姐之語往往多背
後語其當面時未
嘗聞其有搶白一
語此丫頭可謂直
誅其心矣
口袋裏之物是劉
老老之抽豐兒
好容易者言好不
容易也
卻有此事
平兒禮節井然不
愧爲二奶奶之婢
此書於此等處往
往精細真瞻前顧
後之文
張材家的亦會調
笑
兩三大簍大約有
二百多個

一逕出了園門。只見鳳姐那邊打發人來找平兒。說奶奶有事等你。平兒道：有什麼事？這麼要緊。我爲大奶奶拉扯住說話兒。我又不逃了。這麼連三接四的叫人來找。那丫頭說道：你去不去？由你犯不上惱我。你自己敢與奶奶說去。平兒啐了一口：無詞可答也。急忙走來。畏之也。只見鳳姐兒不在房裏。忽見上回來打抽豐的那劉老老和板兒又來了。遂開後文一段好看文字。坐在那邊屋裏。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著。舊引線。又有兩三個丫頭在地下倒口袋裏的棗子倭瓜並些野菜。衆人見他進來都忙站起來了。劉老老因上次來過知道平兒的身分忙跳下地來問姑娘好。何不跪下請安。又說家裏都問好。早要來請姑奶奶的安。看姑娘來的因爲莊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擔糧食。瓜菓菜蔬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下來。並沒敢賣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奶奶。姑奶奶們嘗嘗。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膩了。吃個野菜兒也算我們的窮心。平兒忙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己坐了。又讓張嬸子周大娘坐。又命小丫頭倒茶去。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姑娘今日臉上有些春色。眼睛圈兒都紅了。平兒笑道：可不是我原是不吃的大奶奶和姑娘們只是拉著死灌不得已吃了兩鍾臉就紅了。張材家的笑道：我倒想著要吃呢。又沒人請我。明日再有人請姑娘可帶了我。去罷。說著大家都笑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一筋。只好稱兩個。三個這麼兩三大簍。想是有七八十筋呢。周瑞家的道：若是上上下下只怕還不穀。平兒道：那裏都吃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吃兩個呢。那些散衆也有摸著的也。

周瑞張材家的想
都是摸不著的

活畫村嫗口吻然
卻是微旨此等雖

閒筆究不得作閒
筆觀

富家一席酒窮漢
半年糧茲云穀過
一年則奢者愈奢
約者愈約矣可慨
也夫

真是想不到若非
老太太安得有下
回好文章看

老老羞澀見客說

說歸家白謂巧詐
愈見謹愿

賈母福厚故能惜
老憐貧

怯上者怕見上人
也

僧來看佛面

問平兒即問二奶
奶也

有摸不著的。劉老老道。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筋十筋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穀我們莊家人過一年。的了平兒因問。想是見過奶奶了。劉老老道。見過了。叫我們等著呢。說著又往窗外看天。氣說道。天好早晚了。我們也去罷。別出不得城。纔是飢荒呢。文氣一縱。周瑞家的道。這話倒。是我替你瞧瞧去。說著一逕去了。半日方來。笑道。可是你老的福來了。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平兒等問。怎麼樣。周瑞家的笑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劉老老要家去了。怕晚了。趕不出城去。二奶奶說太遠的。難爲他擔了些東西來。晚了。就住一夜。明日再去。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緣了。這也罷了。筆有頓挫。偏生老太太。又聽見了。問劉老老是誰。二奶奶便回明白了。老太太又說。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兒請了來。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的。投上緣了。說著催劉老老下來前去。劉老老道。我這生像兒。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說我去了罷。文筆再一縱。平兒忙道。你快去罷。不相。干的。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貧的。比不得那個誑三詐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上。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說著同周瑞家的引了劉老老往賈母這邊來。二門口該班小廝們見了。平兒出來都站了起來。有兩個又跪上來。趕著平兒叫姑娘。平兒問道。又說什麼。那小廝。笑道。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著。等我去請大夫好姑娘。我討半日假。可使得。平兒道。你們倒好。都商議定了一天一個告假。又不回奶奶。只和我胡纏。前日住兒去了。二爺偏。

如何只和你胡纏
可見有體面

住兒小廝書中初
見

誰謂鳳姐兒放利
平姑娘不與聞耶

平兒專權於此可
見

紗羅裏的美人六
字奇文是從劉老
老眼中看出

查是年為壬子歲
太君年已七十八

歲矣今云比我大
幾歲此等處作者
殊欠檢點

須知松柏之堅挺
全仗是霜雪鍊出
來的

兩老人酬對之語
能確切兩老人身
分都從閱歷中體
會出來只此是福
宜老老云云也

生叫不著。我應起來了。還說我做了情。你今日又來了。周瑞家的道。當真的他媽病了。姑娘也替他應著。放了他罷。平兒道。明日一早來聽著。我還要使你呢。再睡的日子。頭曬著。屁股再來。你這一去。帶個信兒。給旺兒。就說奶奶的話。問著他那剩的利錢。明日若不交來。奶奶不要了。索性送他。使罷。那小廝歡天喜地。答應去了。平兒等來至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劉老老進去。只見滿屋裏珠圍翠繞。花枝招展的。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獨歪著一位老婆婆。身後坐著一個紗羅裏的美人一般的。個丫鬟在那裏搥腿。一定是他鳳姐兒。站著正說笑。劉老老便知是賈母了。忙上來陪著笑。福了幾福。口裏說請老壽星安。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來。坐著那板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了。劉老老忙起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當改作八十一。賈母向衆人道。這麼大年紀了。還這麼硬朗。比我大好幾歲呢。我要到這。麼年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呢。劉老老笑道。我們生來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來是享福的。若我們也這樣。那些莊家活也沒人做了。中有正理。賈母道。眼睛牙齒都還好。劉老老道。都還好。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動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沒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記不得了。親戚們來了。我怕人笑。我都不會。不過嚼得動的。吃兩口。睡了覺。悶了時。和這些孫子孫女兒頑笑。一回就完了。劉老老笑道。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們想這麼著。不能賈母道。什麼福。不過是老廢物罷了。說的

天下有幾個這樣的廢物

須知買的菜是亦田地裏的瓜菜而其味到底有不相同者想人人知其原故

亦是老老實實語在買母等固已吃膩了

鳳姐可謂善觀顏色

賈母可謂善體人情無非老老所想吃者為魚為肉不得而知也

賈氏如此厚道人家其舉動皆可取觀此數語而人猶目老老為蠢笨村媪真不善讀此書者

既工於逢迎又工於揣摩真是秋風隊裏好腳色

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纔聽見鳳哥兒說。你帶好些瓜菜來。我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個地裏現結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田地裏的好吃。劉老老笑道。這是野意兒。不過吃個新鮮。依我們倒想魚肉吃。只是吃不起。賈母又道。今日既認著了親別。空空的就去不嫌我這裏。就住一兩天再去。我們也有個園子。園子裏頭也有菓子。你明日也嘗嘗。比田地裏瓜兒菜兒何如。帶些家去。也算是看親戚一趟。鳳姐兒見賈母喜歡。也忙留道。我們這裏雖不比你們的場院大。空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把你們那裏的新聞故事兒說些與我們老太太聽聽。賈母笑道。鳳丫頭別拿他取笑兒。他是村裏人。老實那裏。攔得住你打趣。厚福人語說著。又命人去先抓菓子與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又不敢吃。周到。賈母又命拿些錢給他。叫小兒們帶他外頭頑去。劉老老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聽。是虛寫一筆。賈母越發得了趣味。正說著。鳳姐兒便命人請劉老老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幾樣。命人送過去與劉老老吃。鳳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過來。鴛鴦忙命老婆子帶了劉老老去洗了澡。自己去挑了兩件隨常的衣服。命給劉老老換上。那劉老老那裏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來。坐在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出來說。再虛寫一筆。彼時寶玉姊妹們也都在這裏坐著。你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話。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說的書還好聽。那劉老老雖是個村野人。卻生來有些見識。況且年紀老了。世情上都經歷過的。見頭一個賈母高興。第二件這些哥兒

如畫

抽柴引火抽則懸而易舉彼美人兮何一寒至此

比林子洞耗子精所偷之香玉小姐何如

的是老年人受嚇不放心光景

龍鍾老嫗聞此等事而念佛者十有八九片刻火光熄急得寶玉半日不知女孩兒下落

癡公子心中又添一橫梗矣

一星珠兒影子一星玉兒影子

老老真善揣人意者我也心中籌畫

姐兒們都愛聽便沒話也編出些話來講因說道我們村莊上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風裏雨裏那裏有個坐著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地頭上做歇馬涼亭什麼奇奇怪怪的事不見呢我們賈府上有錢有勢每年每日春夏秋冬兩裏風裏那裏有個坐著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花園裏鬧極樂世界什麼奇奇怪怪的事不幹呢就像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幾天雪地下壓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得早還沒出房門只聽外頭柴草響我想著必定有人偷柴草來了我爬著窗眼兒一瞧爬字妙卻不是我們村莊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見現成的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劉老老笑道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說來奇怪老壽星當個什麼人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極標緻的一個小姑娘憑空結撰梳著溜油光的頭穿著大紅襖兒白綾裙兒剛說到這裏忽聽外面人喊噪起來又說不相干的別嚇著老太太奇峯突起賈母等聽了忙問怎麼了丫鬟回說南院馬棚子裏走了火了不相干已救下了賈母最膽小的聽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來瞧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賈母嚇得口內念佛又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寫出著急王夫人等也忙都過來請安又回說已經救下去了老太太請進房去罷賈母足足的看火光熄了方領眾人進來寶玉且忙問劉老老那女孩兒大雪地裏做什麼抽柴草倘或凍出病來呢賈母道都是纔說抽柴草惹出火來了你還問呢別說這個了再說別的罷寶玉聽說心裏雖不樂也只得罷了劉老老使又想了一遍話說道我們莊子東邊莊子上個老奶奶於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

開出下回奇文
可當長鐘暮鼓居
盛勢者其鑿之

眼前調笑可謂隨
地生情

筆筆烘染抽柴真
令寶哥哥急殺

較之編耗子精之
說何如

哥哥情急矣快說
呢

明明說出矣

死年十七而曰若
玉順口胡謔皆含
實義千卿甚事

不是成精想是登
仙

此等應對劉老老
真善於湊趣

獸語入妙

天吃齋念佛。誰知現感動了觀音菩薩。夜裏來託夢說。你原該絕後的。因你這樣虔心。如今奏了玉皇。給你個孫子。原來這老奶奶只有一個兒子。這兒子也只一個兒子。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得什麼似的。落後果然又養了一個。今年纔十三四歲。生得粉團兒一般。聰明伶俐。非常可見。這些神佛是有的。這一席話。暗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王夫人也都聽住了。寶玉心中只記掛著抽柴的故事。因悶得心中籌畫。探春因問他。昨日擾了史大妹妹。咱們回去商議著。邀一社。又還了席也。請老太太賞菊花。何如。寶玉笑道。老太太說要擺酒。還史妹妹的席。叫咱們做陪呢。等吃了老太太的。咱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點醒時令。老太太未必高興。寶玉道。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不如咱們等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豈不好。咱們雪下吟詩也。更有趣了。林黛玉忙笑道。咱們雪下吟詩。依我說。還不如弄一捆柴。火雪下抽柴。還更有趣兒呢。說著寶釵等都笑了。寶玉瞧了他一眼。也不答話。一時散了。背地裏寶玉到底拉了劉老老。細問那女孩兒是誰。劉老老只得編了告訴他道。那原是我們莊北沿地埂子上。有一個小祠堂裏。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個什麼老爺。說著又想名姓。寶玉道。不拘什麼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劉老老道。這老爺沒有兒子。只有一位小姐。想是林如海。名叫若玉小姐。知書識字。老爺太太愛如珍寶。可惜這若玉小姐。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寶玉聽了。跌足歎惜。又問後來怎麼樣。劉老老道。因為老爺太太思念不盡。便蓋了這祠堂。塑了這若玉小姐。

寶玉蒙老老老老
蒙寶玉寫得入情

虧他如何認得出
等了一日矣

寫得神氣活現
爺字作一句讀

先說找著廟妙極
次說廟之坐落妙
極

次說廟中之神如
活更妙
老老並不誑你

的像派了人燒香撥火。如今日久年深的人也沒了。廟也破了。那像也就成了精。奇話寶玉忙道不是成精。這樣規矩人是雖死不死的。劉老老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不是哥兒說。我們都當他成精。他時常變了人出來。各村莊店道上閒逛。我纔說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們村莊上的人還商議著要打了這塑像。平了廟呢。寶玉忙道快別如此。若平了廟罪過不小。劉老老道幸虧哥兒告訴我。我明日回去攔住他們。就是了。寶玉道我們老太太都是善人。就是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捨。最愛修廟塑神。我明日做一個疏頭。替你化些佈施。你就做香頭。攢了錢。把這廟修蓋再裝塑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豈不好。劉老老道若這樣時。我託那小姐的福。也有幾個錢使了。寶玉又問他地名莊名。來往遠近坐落何方。劉老老便順口謔了出來。寶玉信以為真。活畫出獸公子回至房中盤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來。給了焙茗幾百錢。接著劉老老說的方向地名。著焙茗去先踏看明白。回來再作主意。那焙茗去後。寶玉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急得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好容易等到日落。方見焙茗興興頭頭的走進來。寶玉忙問可找著了。焙茗笑道爺聽得不明白。叫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似爺說的一樣。所以找了一日。找到東北上田埂子上。纔有一個破廟。寶玉聽說喜得眉開眼笑。且慢喜。忙說道劉老老有年紀的人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說你見的焙茗道那廟門卻倒也朝南開。也是稀破的。我找的正沒好氣。一見這個我說可好了。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嚇的。我又跑出來了。活似真的一

女孩兒竟是一位
瘟爺神令人越發
深省
以上結住劉老老
說故事寶玉尋祠
堂爲一節

般。寶玉喜的笑道。他能變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焙茗拍手道。那裏是什麼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爺。安知不是若玉小姐。寶玉聽的啐了一口罵道。真是一個無用的殺材。這點子事也幹不來。焙茗道。爺又不知看了什麼書。或者聽了誰的混話。信真了。把這件沒頭沒腦事。派我去碰頭。怎麼說我沒用呢。寶玉見他急了。忙撫慰他道。你別急。改日閒了。你再找去。若是他哄我們呢。自然沒了。若竟是有你。豈不也積了陰騭。我必重的賞你呢。說著。只見二門上的小廝來說。老太太房裏的姑娘們。站在二門口。找二爺呢。不知找他有何言語。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襲人鴛鴦平兒。實爲丫頭中出類拔萃之人。於此回中。借李紈總寫一番。彩霞是陪襯。

寶玉提起彩霞老實。探春說他心裏有數。卽用李紈說。那也罷了。撇開接入讚襲人。褒貶意在言外。

借平兒口中。夾敘鳳姐假公濟私。放債牟利。不是閒筆。是暗暗補筆。

劉老老纔說女兒抽柴。卽用馬棚火起截住。妙極。若向賈母細說。萬一賈母亦信以爲真。遣人尋廟。其事難於收拾。今將賈母撇開。卻入寶玉細問。方易於了結。話。寶玉說等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伏五十回事。黛玉說不如弄捆柴。雪下去抽不

但揣知劉老老胡謔。且已知寶玉心事。寫出聰慧過人處。

劉老老說若玉小姐十七歲病死。雖是胡謔。卻是黛玉一襯。

焙茗尋美女廟。偏遇見瘟神像。暗中點醒癡人。是先後此書中美人。俱變爲夜叉海鬼。牛頭馬面陪襯。

劉老老於此回投機入局。爲後來巧姐避難根由。

大某山民評曰

查黛玉於己酉年入榮府時。方十一歲。此年爲壬子。卻是十四歲。其死在乙卯年。適十七歲也。劉老老所說若玉小姐。卻與黛玉暗射。此回仍是壬子年九月間事。

丈人君為宴大觀園



全死
三官牙
牌令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四十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以上接寫宴園先將賈母等商議作一過脈

此種口味又不止莊家過一年也

以下一段入重宴大觀園正文

秋時景致點出作者於此等處最留心

只一藏高几處其鑰匙亦是二奶奶掌管其他可知於閒處每點出二奶奶之權

奇語

話說寶玉聽了忙進來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罷。立等你說話呢。寶玉來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衆姊妹商議。給史湘雲還席。寶玉因說我有個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數。誰素日愛吃的。揀樣兒做幾樣。也不要按桌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各人愛吃的東西。一兩樣。再一個十錦攪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別緻。寶哥哥偏會作噪。賈母聽了說很是。即命人傳與廚房。明日就揀我們愛吃的東西做了。按著人數再裝了盒子來。早飯也擺在園裏吃。商議之間。早又掌燈。一夕無話。次日清早起來。可喜這日天氣清朗。最要緊。李紈清晨起來。看著老婆子丫頭們掃那些落葉。並擦抹桌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豐兒帶了劉老板兒進來。說大奶奶倒忙的緊。李紈笑道。我說你昨兒去不成。只忙著要去。劉老板兒笑道。老太太畱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幾把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奶說了。外頭的高几。恐不彀使。不如開了樓。把那收的拿下來。使一天罷。奶奶原該親自來的。因和太太說話呢。請大奶奶開了。帶著人搬罷。李紈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門上小廝叫幾個來。李紈站在大觀樓下。往上看著。命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一張的往下擡。小廝老婆子丫頭一齊動手。擡了二十多張。

是一月極體面的
賞器鋪

大嫂子亦能助興
想見七手八腳

有色澤

真是一個老妖精
花插滿頭何修得
此夫福有大小每
視其人若園中諸
女不在乎花矣

老風流三字新

何分富貴貧賤語
語是實

此老彼老相映生
色

將園比畫的是村
媼見識

下來。如今是教使的了。李執道好生著別慌慌。張張鬼趕著似的。子細碰了牙子。又回頭向劉老老笑道。老老也上去瞧瞧。劉老老聽說。巴不得一聲兒。拉了板兒。登梯上去。進裏面。只見烏壓壓的堆著些圍屏桌椅。大小花燈之類。雖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幾聲佛。便下來了。然後鎖上門。一齊纔下來。鑰匙想仍交鳳姐處。李執道恐怕老太太高興。越發把船上划子。篙槳遮陽幔子。都搬了下來。預備著衆人答應。又復開了門。鑰匙尚未交出。色色的搬了下來。命小廝傳駕娘們到船塢裏。撐出兩隻船來。正亂著。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羣人進來了。李執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興。倒進來了。我只當還沒梳頭呢。纔掐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說。一面碧月早已捧過一個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來。裏面養著各色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朵大紅的簪了。髮上因回頭看見了劉老老。忙笑道。過來帶花兒。一語未完。鳳姐兒便拉過劉老老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說著把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插了一頭。賈母和衆人笑的不住。劉老老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今兒這樣體面起來。其言質樸。可聽衆人笑道。你還不拔下來。捧到他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老妖精了。劉老老笑道。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流愛個花粉兒的。今兒老風流纔好說話。問已來至沁芳亭子上。丫鬟們抱了一個大錦褥子來。鋪在欄杆榻板上。賈母倚闌坐下。命劉老老也坐在旁邊。因問他這園子好不好。劉老老念佛說道。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來買畫兒。貼時常閒了。大家都說怎麼得也。到畫兒上逛逛。想著那個畫兒。也不過

比那畫兒還強十倍是於無可之容形處形容之

有意無意已為惜春作畫埋根故特逼出下句來

由沁芳亭來至瀟湘館

看其寫園中景致與前寶玉隨政老遊園時絕無一筆犯複

人每謂此書中絕無一句寫姑娘們鞋腳是不留心細讀故也

只一爬字活寫出村嫗舉止來

是實語不是強語

好外孫女兒寫得禮數彬彬

真是解景生情無義不搜者

是假的那裏有這個真地方誰知我今兒進這園裏一瞧竟比那畫兒還強十倍怎麼得有人也照著這個園子畫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見見死了也得好處賈母聽說指著惜春笑道你瞧我這個小孫女兒他就會畫等明兒叫他畫一張如何劉老老聽了喜的忙跑過來拉著惜春說道我的姑娘你這麼大年紀兒又這麼個好模樣兒還有這個能幹別是個神仙託生的罷恐是佛家種子賈母少歇一回自己領著劉老老都見識見識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土地下苔蒼布滿中間羊腸一條石子漫的路劉老老讓出路來與賈母眾人走自己卻走土地琥珀拉他道老老你上來走子細青苔滑倒了劉老老道不相干的我們走熟了的小姑娘們只管走罷可惜你們的繡鞋別沾了泥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防底下的腳滑了拍蹠一交跌倒眾人都拍手呵呵的笑天下誇口人往往有此眼前現報 賈母笑罵道小蹄子門還不攙起來只站著笑說話時劉老老已爬了起來自己也笑著說道纔說嘴就打了嘴賈母問他可扭了腰了不曾叫丫頭們捶一捶劉老老道那裏說的我這麼姣嫩了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捶起來還了得呢紫鵲早扎起湘簾賈母等進來坐下林黛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盞碗茶來奉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聽說使命丫頭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拿到下手請王夫人坐了劉老老因見窗下案上設著筆硯又見書架上磊著滿滿的書劉老老道這必定是那位哥兒的書房了賈母笑指黛玉道這是我這外孫兒女的

上等書房卻是如
何樣子劉老老亦
想當然說耳

寶哥哥卻與駕娘
打混去矣

文筆錯綜之至

隨地生瀾

層寫富貴總在無
意中點染筆墨妙
不可言

呸字語一句讀

我卻不認得我卻
不敢說嘴

這個名色如今卻
被你聽見了
好名色

屋子。劉老老。畱神。打量了。林黛玉。一番。失。失。願。願。方。笑道。這。那。裏。像。個。小。姐。的。繡。房。竟。比。那。上。等。的。書。房。還。好。賈。母。因。問。寶。玉。怎。麼。不。見。衆。丫。頭。們。答。說。在。池。子。裏。船。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船。了。李。紈。忙。回。說。纔。開。樓。拿。的。我。恐。怕。老。太。太。高。興。就。預。備。下。了。賈。母。聽。了。方。欲。說。話。時。有。人。回。說。姨。太。太。來。了。賈。母。等。剛。站。起。來。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一。面。歸。坐。笑。道。今。兒。老。太。太。高。興。這。早。晚。就。來。了。賈。母。笑。道。我。纔。說。來。遲。了。的。要。罰。他。不。想。姨。太。太。就。來。遲。了。說。笑。一。回。賈。母。因。見。窗。上。紗。顏。色。舊。了。便。和。王。夫。人。說。道。這。個。紗。新。糊。上。好。看。過。了。後。就。不。翠。了。這。個。院。子。裏。頭。又。沒。有。個。桃。杏。樹。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拿。這。綠。紗。糊。上。反。不。配。何。物。老。嫗。有。此。雅。論。我。記。得。嗒。們。先。有。四。五。樣。顏。色。糊。窗。的。紗。呢。明。兒。給。他。把。這。窗。上。的。換。了。鳳。姐。兒。忙。道。昨。兒。我。開。庫。房。看。見。大。板。箱。裏。還。有。好。幾。疋。銀。紅。蟬。翼。紗。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蝠。蝠。花。樣。的。也。有。百。蝶。穿。花。花。樣。的。顏。色。又。鮮。紗。又。輕。軟。我。竟。沒。見。這。個。樣。的。拿。了。兩。疋。出。來。做。兩。牀。錦。紗。被。想。來。一。定。是。好。的。賈。母。聽。了。笑。道。呸。人。人。都。說。你。沒。有。不。經。過。不。見。過。的。連。這。個。紗。還。不。認。得。呢。明。兒。還。說。嘴。薛。姨。媽。等。都。笑。說。憑。他。怎。麼。經。過。見。過。如。何。敢。比。老。太。太。呢。老。太。太。何。不。教。導。了。他。連。我。們。也。聽。聽。鳳。姐。兒。也。笑。說。好。祖。宗。教。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衆。人。道。那。個。紗。比。你。們。的。年。紀。還。大。呢。這。就。利。害。怪。不。得。你。認。做。蟬。翼。紗。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認。做。蟬。翼。紗。正。經。名。字。叫。軟。烟。羅。羅。名。新。雅。鳳。姐。笑。道。這。個。名。兒。也。好。聽。只。是。我。這。麼。大。了。紗。羅。也。見。過。幾。百。樣。從。沒。聽。見。過。這。個。名。

洗刷得出

軟厚輕密四字將
紗之好處讚盡今
薄重疏而已

純是富貴人口氣

此進一層寫法衆
人看了尚何稱譽
無怪於老老之有
言也

真是匪夷所思寫
得村嫗口氣逼真
逼肖

後院梯子將來必
為劫上房時所用

梯子為開櫃所用
老老何神悟乃爾

想如打雞篩麵之
物一定有之

既到書房不可不
向繡房中領略

色。賈母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見過幾樣東西。就說嘴來了。那個軟烟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青。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樣。就。是。銀。紅。的。若。是。做。了。帳。子。糊。了。窗。屨。遠。遠。的。看。著。就。似。烟。霧。一。樣。所。以。叫。做。軟。烟。羅。那。銀。紅。的。又。叫。做。霞。影。紗。新。如。今。上。用。的。府。紗。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了。薛。姨。媽。笑。道。別。說。鳳。丫。頭。沒。見。連。我。也。沒。聽。見。過。鳳。姐。兒。一。面。說。話。早。命。人。取。了。一。疋。來。了。賈。母。說。可。不。是。這。個。先。時。原。不。過。是。糊。窗。屨。後。來。我。們。拿。這。個。做。被。做。帳。子。試。試。也。竟。好。明。日。就。找。出。幾。疋。來。拿。銀。紅。的。替。他。糊。窗。子。鳳。姐。答。應。著。衆。人。看。了。都。稱。讚。不。已。劉。老。老。也。覷。著。眼。看。口。裏。不。住。的。念。佛。說。道。我。們。想。做。衣。裳。也。不。能。言。之。慨。然。拿。著。糊。窗。子。豈。不。可。惜。語。含。微。旨。賈。母。道。倒。是。做。衣。裳。不。好。看。鳳。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襖。的。襟。子。拉。出。來。如。畫。向。賈。母。薛。姨。媽。道。看。我。的。這。襖。兒。賈。母。薛。姨。媽。都。說。這。也。是。上。好。的。了。這。是。如。今。上。用。內。造。的。竟。比。不。上。這。個。鳳。姐。兒。道。這。個。薄。片。子。還。說。是。內。造。上。用。呢。竟。連。這。個。官。用。的。也。比。不。上。了。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還。有。若。有。時。都。拿。出。來。送。這。劉。親。家。兩。疋。有。雨。過。天。青。的。我。做。一。個。帳。子。掛。下。剩。的。配。上。裏。子。做。些。夾。背。心。子。給。丫。頭。們。穿。白。收。著。霉。壞。了。鳳。姐。兒。忙。答。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便。笑。道。這。屋。裏。窄。再。往。別。處。逛。去。罷。劉。老。老。笑。道。人。人。都。說。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櫃。大。桌。子。大。牀。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一。間。房。子。還。大。還。高。怪。道。後。院。子。裏。有。個。梯。子。我。想。又。不。上。屋。曬。東。西。預。備。這。梯。子。做。什。麼。後。來。我。想。起。來。定。是。為。開。頂。櫃。取。

由瀟湘館來至紫菱洲蓼溆等處

只一吃早飯其用筆亦必迤邐而出此仍從老眼眼中看出

想第一個是老老久餓矣

由紫菱洲蓼溆等處來至秋爽齋

此等處每以紈鳳相形其品地之優劣自見

只有我呢三字鴛鴦之見寵於賈母可知

賈母等想在岸邊上船的

除薛姨媽共三桌十人

放東西離了那梯子怎麼得上去呢。如今又見了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發齊整了。滿屋裏東西都好看。都不知叫什麼。我越看越捨不得離了這裏。鳳姐道：還有好的呢。我都帶你去瞧瞧。說著一逕離了瀟湘館。遠遠望見池中一羣人在那裏撐船。賈母道：他們既備下船。咱們就坐一回。說著向紫菱洲蓼溆一帶走來。未至池前。只見幾個婆子手裏都捧著一色細絲描金五彩大盒子。走來鳳姐忙問王夫人：早飯在那裏擺。王夫人道：問老太太在那裏。就在這裏罷了。賈母聽說便回頭說：你三妹妹那裏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這裏坐了船去。鳳姐兒聽說便回身同了李紈探春鴛鴦琥珀帶著端飯的人等抄著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上調開桌案。鴛鴦笑道：天天咱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都有一個湊趣兒的。拿他取笑兒。咱們今兒也得一個女清客了。三字妙評。李紈是個厚道人。聽了不解。鳳姐兒卻知說的是劉老老了。也笑說道：咱們今兒就拿他取個笑兒。二人便如此這般商議。伏後文李紈笑勸道：你們一點好事也不做。又不是個小孩兒。還這麼淘氣。子細老太太說。倒底大嫂子厚道。鴛鴦笑道：很不與大奶奶相干。有我呢。正說著。只見賈母等來了。各自隨便坐下。先有了鬢端過兩盤茶來。大家吃畢。鳳姐手裏拿著西洋布手巾。裹著一把烏木三鑲銀箸。按席擺下。賈母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桌子擡過來。讓劉親家挨著我這邊坐。衆人聽說。忘擡了過來。鳳姐一面遞眼色與鴛鴦。即如此這般所商議者。鴛鴦便忙拉劉老老出去悄悄的囑付了劉老老一席話。此句中藏著下文許多妙境。又說

妙絕言姑娘放心
者他已一一領會
也活畫老老

媳婦與丫鬢想必
是頭等有名者故
得與送菜揭盒之
差使也然在老老
目中則以爲一個
媳婦一個丫鬢而
已

一碗鴿子蛋老老
教受用矣

如謠如諺

連點在位兩桌諸
人獨不及寶釵

只一笑字寫得如
許離奇真有滾雪
飛花之妙篇中如
伏字滾字樓字指
字等俱千鍾百鍊
而出其形狀如在
目前

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錯。了。我。們。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吃。過。飯。來。的。
不。吃。只。坐。在。一。邊。吃。茶。賈。母。帶。著。寶。玉。湘。雲。黛。玉。寶。釵。一。桌。王。夫。人。帶。著。迎。春。姐。妹。三。人。
一。桌。劉。老。老。挨。著。賈。母。一。桌。賈。母。素。日。吃。飯。皆。有。小。丫。鬢。在。旁。邊。拿。著。漱。盥。盥。尾。巾。帕。之。
物。排。場。如。今。鴛。鴦。是。不。當。這。差。的。了。今。日。偏。接。過。塵。尾。來。拂。著。丫。鬢。們。知。他。要。撮。弄。劉。老。
老。便。躲。開。讓。他。鴛。鴦。一。面。侍。立。一。面。遞。眼。色。偏。有。此。許。多。鬼。鬼。崇。崇。劉。老。老。道。姑。娘。放。心。那。劉。
老。老。人。了。坐。拿。起。箸。來。沈。甸。甸。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單。拿。了。一。雙。老。年。
四。楞。象。牙。鑲。金。的。筷子。與。劉。老。老。劉。老。老。見。了。說。道。這。把。叉。子。比。我。那。裏。鐵。叉。還。沈。那。裏。
拿。的。動。他。村。麵。口。吻。真。寫。得。出。說。的。衆。人。都。笑。起。來。只。見。是。從。劉。老。老。一。邊。所。見。者。一。個。媳。婦。端。了。
一。個。盒。子。站。在。當。地。一。個。丫。鬢。上。來。揭。去。盒。蓋。裏。面。盛。著。兩。碗。菜。李。執。端。了。一。碗。放。在。賈。
母。桌。上。鳳。姐。偏。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老。老。桌。上。賈。母。這。邊。說。聲。請。劉。老。老。便。站。起。身。
來。高。聲。說。道。老。劉。老。食。量。大。如。牛。吃。個。老。母。豬。不。擡。頭。絕。妙。比。喻。自。己。卻。鼓。著。腮。幫。子。不。
語。衆。人。先。還。發。怔。後。來。一。聽。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來。湘。雲。掌。不。住。一。口。茶。都。噴。了。出。
來。林。黛。玉。笑。岔。了。氣。伏。著。桌。子。只。叫。嗷。唷。寶。玉。滾。到。賈。母。懷。裏。賈。母。笑。的。摟。著。寶。玉。叫。心。
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著。鳳。姐。兒。卻。說。不。出。話。來。薛。姨。媽。也。掌。不。住。口。裏。的。茶。噴。了。探。春。
一。裙。子。探。春。手。裏。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離。了。坐。位。拉。著。他。的。奶。母。叫。揉。一。揉。腸。
子。地。下。無。一。個。不。灣。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著。笑。去。的。也。有。忍。著。笑。上。來。替。他。姐。妹。換。衣。

形容繁者映堂盡
態極研文筆如龍

無狀不肖

只覺不聽四字形
容出老老奸猾

此等樓閣不知何
由結撰出來令人

拍案叫絕

金玉之言不可不
聽

其拙勝巧吾愛老
老

老老原是積世成
精的誰謂蠢笨耶

明知哄著開個心
兒

其人可愛端的是
清客之才

裳的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掌著。還只管讓劉老老。劉老老拿起箸來。只覺不聽。便又道。這裏的雞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得一個兒。衆人方住了笑。聽見這話。又笑起來。賈母笑的眼淚出來。只忍不住。琥珀在後。搥著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丫頭捉狹鬼兒。鬧的快。別信他的話了。那劉老老正誇雞蛋小巧。鳳姐兒笑道。一兩銀子一個呢。你快嘗嘗罷。冷了就不好吃了。劉老老使伸筷子要夾。那裏夾得起來。滿碗裏掏了一陣。好不容易撮起一個來。纔伸著脖子要吃。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忙放下筷子。要親自去拾。早有地下的人拾了。出去了。劉老老歎道。一兩銀子也沒聽見。個響聲兒就沒了。語簡而味多。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著了取笑。賈母又說。誰這會子又把那個筷子拿了出來。又不請客擺大筵席。都是鳳丫頭支使的。還不換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會預備這牙箸。本是鳳姐同鴛鴦拿了來的。聽如此說。忙收了過去。也照樣換上一雙烏木鑲銀的。劉老老道。去了金的。又是銀的。到底不及俺們那個伏手。微言鳳姐兒道。菜裏若有毒。這銀子下去了。就試出來的。劉老老道。這個菜裏有毒。我們那些都成了砒霜了。微言那怕毒死了。也要吃盡了。賈母見他如此有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己的菜也都端過來。與他吃。又命一個老嫗嫗來。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上。一時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臥室中去閒話。這裏收拾殘桌。又放了一桌。劉老老看著李紈與鳳姐兒對坐著吃飯。歎道。別的罷了。我只愛你們家這行事。怪道說禮出大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可別多心。剛纔不過大家取樂兒。一言未了。

風兒吹不倒的地
兒滑的倒

於閒筆中寫出鴛
鴦平兒之交情

又是一所好房子
真寫得清幽雅潔
曰當地曰那邊曰
左邊曰右邊曰東
邊曰西邊寫得條
條井井有次有倫
如令我置身其地
觀其陳設地位可
以知三姑娘之爲
人矣

鴛鴦也進來笑道。老老別惱。我給你老人家賠個不是。劉老老笑道。姑娘說那裏話。咱們
哄著老太太開個心兒。可有什麼惱的。你先囑付我。我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個笑兒。我
要心裏惱。也就不說了。老老可愛鴛鴦便罵人爲什麼。不倒茶給老老吃。劉老老忙道。剛纔
那個嫂子倒了茶來。我吃過了。姑娘也該用飯了。鳳姐兒便拉鴛鴦坐下道。你和我們吃
罷省的回來又鬧。鴛鴦便坐下了。婆子們添上碗筷來。三人吃畢。劉老老笑道。我看你們
這些人都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虧你們也不餓。怪道風兒都吹的倒。鴛鴦便問。今兒剩
的菜不少。都那裏去了。婆子們道。都還沒散呢。在這裏等著。一齊散與他們吃。鴛鴦道。他
們吃不了這些。挑兩碗給二奶奶屋裏。平丫頭送去。鳳姐道。他早吃了飯了。不用給他。鴛
鴦道。他吃不了。餒你的貓。妙釀。婆子聽了。忙揀了兩樣。拿盒子送去。鴛鴦道。素雲那裏去
了。李執道。他們都在這裏一處吃。又找他做什麼。鴛鴦道。這就罷了。鳳姐道。襲人不在這
裏。你倒是叫人送兩樣給他去。鴛鴦聽說。便命人也送兩樣去。鴛鴦又問。婆子們回來吃
酒的攢盒。可裝上了。婆子道。想必還得一回子。鴛鴦道。催著快些。婆子答應了。鳳姐等來
至探春房中。只見他娘兒們正說笑。探春素喜闊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會隔斷。當地放著
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著各種名人法帖。無非是戲鴻停雲之類。並數十方寶硯。無非
是端歛之類。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边設著斗大的一個汝窯花囊。插
著滿滿的一囊水晶毬的白菊。西牆上當中掛著一幅米襄陽煙雨圖。左右掛著一副

夾入板兒要敲響
要吃佛手是本地
風光點綴使文章
不入呆板

又起一舉令人應
接不暇

賈母真善於尋快
活者

極富貴人方能為
此語

反照下文寶玉屋
子被老老駝驢去
讀者試思之謂何
人耶

由秋爽齋來到荷
葉渚
好船名

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跡其聯云

煙霞閒骨格 泉石野生涯

案上設著大鼎左邊紫檀架上放著一個大官窰的大盤盤內盛著數十個嬌黃玲瓏大佛手右邊洋漆架上懸著一個白玉比目磬旁邊掛著小槌那板兒略熟了些便要摘那槌子要擊了鬢們忙攔住他又耍那佛手吃探春揀了一個與他說頑罷吃不得的東邊便設著臥榻拔步牀上懸著葱綠雙繡花卉草蟲的紗帳板兒又跑來看說這是螻蛄這是蚱蜢活畫村兒劉老老忙打了一個巴掌道下作黃子沒干沒淨的亂鬧倒叫你進來瞧瞧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來衆人忙勸解方罷賈母因隔著紗窗往後院內看了一回因說後廊簷下的梧桐也好了只是細些正說話忽一陣風過隱隱聽得鼓樂之聲賈母問是誰家娶親呢這裏臨街倒近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的那裏聽得見這是嗒們的

那十來個女孩子們演習吹打呢賈母便笑道既他們演何不叫他們進來演習他們也逛一逛嗒們可又樂了鳳姐聽說忙命人出去叫來又一面分付擺下條桌鋪上紅氍毹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著水音更好聽回來嗒們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又寬闊又聽的近賈母頗不俗衆人都說那裏好賈母向薛姨媽笑道嗒們走罷他們姊妹們都不大喜歡人來生怕駝驢了屋子嗒們別沒眼色正經坐一回子船吃酒去說著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這是那裏的話求著老太太姨媽太太來坐坐還不能呢賈母

鳳姐兒也會淘氣

隨路生情

鳳姐撐船恍惚其
輕佛俄而身恍惚
下又轉嬌怯俱是
寫生妙手

可知其園中熱鬧
已非一日矣只是
寫不得許多耳

黛玉真會心人

寶玉真可謂牆頭
草隨風倒者

落筆不俗是北宋
人詞意

由荇葉渚駕船到
蘅蕪院

滿眼秋景然卻是
蘅蕪院內非別處
可移去

補遊園時所寫之
景用筆益凝鍊可
喜

笑道我的這三丫頭卻好。只有兩個主兒。可惡。回來吃醉了。嚼們偏往他們屋裏鬧去。說
著。衆人都笑了一齊出來。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葉渚。那姑蘇選來的幾個駕娘。早把兩隻
棠木舫撐來。衆人扶了賈母。王夫人。薛姨媽。劉老老。鴛鴦。玉釧兒。上了這一隻船。落後李
紈也跟上。去鳳姐也上去。立在船頭上。也要撐船。賈母在艙內道。這不是頑的。雖不是河
裏。也有好深的。你快給我進來。鳳姐笑道。怕什麼。老祖宗只管放心。說著。便一篙點開。到
了池當中。船小人多。鳳姐只覺亂慌。忙把篙子遞與駕娘。方蹲下去。然後迎春姊妹等並
寶玉上了那隻。隨後跟來。其餘老嫗嫗衆丫頭俱沿河隨行。寶玉道。這些破荷葉。可恨。怎
麼還不叫人來拔去。寶釵笑道。今年這幾日。何曾饒的。這園子閒了一閒。天天逛那裏。還
有叫人來收拾的工夫。黛玉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這一句。留得殘荷聽
雨聲。偏你們又不留著。殘荷了。寶玉道。果然好句。以後嚼們別叫拔去了。說著。已到了花
溆的灘港之下。覺得陰森透骨。而灘上衰草殘菱。更助秋興。賈母因見岸上的清廈曠朗。
便問這是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衆人道。是賈母忙命攏岸。順著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
蘅蕪院。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纍垂可
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無案上。止有一個土定瓶中。供著數枝菊花。並
兩部書。茶杯而已。牀上只吊著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樸素。賈母歎道。這孩子太老實了。
你沒有陳設。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論。也沒想到你們的東西。自然在家裏沒帶。

又是一樣寫特特
爲寶釵寫照

賈母讚寶釵老實
老成人之言到底
有講究已爲寶釵
一生結果伏筆

可見老太太體己
東西不知被寶玉
賺去多少

的是好而且雅
到寶釵房中又是
一樣寫法

由蘅蕪院至綴錦
閣

了來說著命鴛鴦去取些古董來又噴著鳳姐兒爲什麼不送些玩器來與你妹妹這樣小氣王夫人鳳姐等都笑回說他自己不要的我們原送了來都退回去了薛姨媽也笑說道他在家裏也不大弄這些東西的賈母搖頭道使不得雖然他省事倘來一個親戚看著不像二則年輕的姑娘們房裏這樣素淨也忌諱我們這老婆子越發該住馬圈去了你們聽那些書上戲上說的小姐們的繡房精緻的還了得呢他們姊妹們雖不敢比那些小姐們也不要很離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爲什麼不擺若很愛素淨少幾樣倒使得我最會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沒這閒心了他們姊妹們也還學著收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也擺壞了我看他們還不俗如今讓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淨我的體己兩件收到如今沒給寶玉看見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沒了說著叫過鴛鴦來分付道你把那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照屏還有個墨煙凍石鼎這三樣擺在這案上就設了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帳子拿來把這帳子也換了鴛鴦答應著笑道這些東西都擱在東樓上的不知那個箱子裏還得漫漫找去明兒再拿去罷了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使得只別忘了說著坐了一回方出來一逕來至綴錦閣下文官等上來請過安因問演習何曲賈母道只揀你們熟的演習幾套罷文官等下來往藕香榭去不提這裏鳳姐兒已帶著人擺設齊整上面左右兩張榻榻上都鋪著錦裯蓉簾每一榻前兩張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有圓的其式不一一個

賈母薛姨媽在正
面劉老老王夫人
在東邊湘雲寶釵
黛玉迎春探春惜
春寶玉在西邊李
紈鳳姐在紗廚外
共十三人皆有坐
位獨不及板兒何
也

鴛鴦得與行令非
二奶奶保舉不成
鴛鴦姑孃著實有體
面可謂丫頭中獨
標一幟者
鴛鴦姑孃居然爲令
官者其恃誰之力
耶
既爲令官何妨喝
令否則不能也

上面放著爐瓶一分攢盒一個上面二楊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兩几是王夫人
的餘者都是一椅一几東邊劉老老劉老老之下便是王夫人西邊便是史湘雲第二便
是寶釵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挨次下去寶玉在末李紈鳳姐二人之几設
於三層檻內二層紗廚之外攢盒式樣亦隨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鑿自斟壺一個
十錦珮瑯杯大家坐定賈母先笑道嗜們先吃兩杯今日也行一個令纔有意思薛姨媽
笑說道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們如何會呢安心要我們醉了我們都多吃兩杯就有
了賈母笑道姨太太今兒也過謙起來想是厭我老了薛姨媽笑道不是謙只怕行不上
來倒是笑話了王夫人忙笑道便說不上來只多吃了一杯酒醉了睡覺去還有誰笑話
嗜們不成薛姨媽點頭笑道依令老太太到底吃了杯令酒纔是賈母笑道這個自然說
著便吃了一杯鳳姐兒忙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還叫鴛鴦姐姐來行更好衆人都知賈
母所行之令必得鴛鴦提著故聽了這話都說很是鳳姐便拉了鴛鴦過來王夫人笑道
既在令內沒有站著的理回頭命小丫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奶的席上鴛鴦
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鍾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惟我是主違
了我的話是要受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鴛鴦未開口劉老老便下席
擺手道別這樣捉弄人我家去了衆人都笑道這卻使不得你一回家去拿什麼人開心鴛鴦
喝令小丫頭子們拉上席去妙小丫頭子們也笑著果然拉入席中如今你回去不得了劉老

逢著行令亟思家去

沒字碑當場出醜
豈止老嫗若逃席
黃丞更無論已

自是玉堂人吐屬

第一第二令賈母
與薛姨媽是坐上
面的

第三湘雲坐西邊
第一席

第四寶釵西邊第
二

第五黛玉西邊第
三

第一句牡丹亭第
二句西廂記黛玉
獨不怕旁觀冷眼
乎

老只叫饒了我罷。只有討饒鴛鴦道：再多言的罰一壺。一杯何如？劉老老方住了。鴛鴦道：如今我說骨牌副兒。從老太太起順領下去。至劉老老止。比如我說牌副兒。將這三張牌拆開。先說頭一張。次說第二張。說完了。合成這一副兒的名字。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語。比上一句都要合韻。錯了的罰一杯。不是一壺還好。衆人笑道：這個令好。就說出來。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邊是張天。賈母道：頭上有青天。衆人道：好。鴛鴦道：當中是個五合六。賈母道：六橋梅花香徹骨。鴛鴦道：剩了一張六合。賈母道：一輪紅日出雲霄。鴛鴦道：湊成便是個蓬頭鬼。賈母道：這鬼抱住鍾馗腿。說完。大家笑著喝彩。賈母飲了一杯。第一令完。鴛鴦又道：又有一副了。左邊是個大長五。薛姨媽道：梅花朵朵風前舞。鴛鴦道：右邊是個大五長。薛姨媽道：十月梅花嶺上香。好。鴛鴦道：當中二五是雜七。薛姨媽道：織女牛郎會七夕。切。鴛鴦道：湊成二郎遊五岳。薛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說完。大家稱賞。飲了酒。第二令完。鴛鴦又道：有了一副了。左邊長六兩點明。湘雲道：雙懸日月照乾坤。切。雖切而不叶韻。鴛鴦道：右邊長六兩點明。湘雲道：閒花落地聽無聲。鴛鴦道：中間還得六四來。湘雲道：日邊紅杏倚雲栽。巧。鴛鴦道：湊成一個櫻桃九熟。湘雲道：御園卻被鳥銜出。說完。飲了一杯。第三令完。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邊是長三。寶釵道：雙雙燕子語梁間。聰明出世惜乎出韻。鴛鴦道：右邊是三長。寶釵道：水荇牽風翠帶長。好。鴛鴦道：當中三六九點在。寶釵道：三山半落青天外。好好。鴛鴦道：湊成鐵鎖練孤舟。寶釵道：處處風波處處愁。一生結果說完。飲畢。第

第六迎春西邊第
四原來如此非二
姑娘之不通也

王夫人坐在賈母
下邊已是第十令
也

第六第七兩令一
說錯一不說明是
文章裁翦法

愈村愈妙愈佳

誰謂老老呆蠢人

母蝗蟲遵令與默
霸王同一打諢而
各有其妙

老老坐在王夫人
下應作第十一矣

四令完。鴛鴦又道。左邊一個天。黛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信口而出。忘其所以。寶釵聽了。回頭看著他。關心伏下。黛玉只顧怕罰。不理論。鴛鴦道。中間錦屏顏色俏。黛玉道。紗窗也沒有。紅娘報。一之爲甚。其可再乎。鴛鴦道。剩了二六八點齊。黛玉道。雙瞻玉座引朝儀。鴛鴦道。湊成籃子好採花。黛玉道。仙杖香挑芍藥花。說完。飲了一口。第五令完。鴛鴦道。左邊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帶雨濃。衆人笑道。該罰。錯了韻。而且又不像。該罰。迎姑娘何如此草草耶。迎春笑著飲了一口。第六令完。原是鳳姐和李紈。都要聽劉老老的笑話。故意都命說錯。都罰了。至王夫人。鴛鴦代說了一個。下便該劉老老。劉老老道。我們莊家閒了。也常會幾個人弄這個。但不如這麼說的好聽。少不得我也試一試。老老原來亦會的。衆人都笑道。容易說的。你只管說。不相干。鴛鴦笑道。左邊大四是個人。劉老老聽了。想了半日。說道。是個莊家人。罷衆人。闐堂笑了。賈母笑道。說的好。就是這樣說。劉老老也笑道。我們莊家人。不過是現成的本色。衆位姑娘姐姐別笑。鴛鴦道。中間三四綠配紅。劉老老道。大火燒了毛毛蟲。好形容得。像衆人笑道。這是有。還說你的本色。鴛鴦笑道。右邊么四真好看。劉老老道。一個蘿蔔一頭蒜。也像衆人又笑了。鴛鴦笑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劉老老兩隻手比著。就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老老亦是解人。微旨。衆人又大笑起來。要知席間再有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兩宴大觀園。三宣牙牌令。是園中極盛之時。特特將鋪設戲玩。侈說一番。反襯日後之冷落離散。

惜春畫圖於劉老老閒話中逗起。在有意無意之間。筆有斟酌。

劉老老走路一跌。可見說話不可太滿。行事須防失足。雖係閒文。卻是借景醒人。

瀟湘館精雅華麗。不如蘅蕪樸實素淨。秋爽軒闊大疏落。恰配探春身分。

鳳姐與鴛鴦戲弄劉老老。賈母笑罵促狹鬼。雖是戲言。卻是兩人早死讖語。

分送餘肴。結平兒襲人。並不送趙周二姨娘。於周到中形容出好歹心事。

黛玉喜殘荷雨聲句。總是好哭。

黛玉說牡丹西廂曲句。可見平日喜看情詞。且可見其結果處。

寶玉聽黛玉說出牡丹亭曲。回頭一看。妙在黛玉不留意。又說出西廂一句。伏四十

二回規勸一層。

黛玉說牡丹西廂。固見其鍾情處。寶釵說處處風波。處處愁。亦見其遭際處。

迎春錯韻受罰。其餘俱故意說錯。惟王夫人鴛鴦代說。卻不明說牌色詩句。卽接劉

老老之笑話。既省筆墨。又變動不板。

劉老老說令。固是發笑。然遂與巧姐結局。暗暗關照。

大某山民評曰

挨次行令。至第六迎春之下。不及探春惜春寶玉三人者。並非作者漏筆。祇看及王夫人上用一至字。便知其爲省文也。且有說錯都罰一句。明明探惜寶三人。乃暗點耳。

此回仍是壬子年八月間事。

賈寶玉品茶權翠庵



劉老
孫以
阮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四十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寶哥哥品茶櫳翠庵 劉老老醉臥怡紅院

話說劉老老兩隻手比著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衆人聽了。闔堂大笑起來。於是吃過門杯。因又鬪趣笑道。今兒實說罷。我的手脚兒粗。又吃了酒子。細失手。打了這磁杯。有木頭的杯。取個來。我便失了手。掉了地下。也無礙。衆人聽了。又笑起來。鳳姐兒聽如此說。便忙笑道。果真要木頭的。我就取了來。可有一句話。先說下。這木頭的。可比不得磁的。他都是一套。定要吃遍一套。方使得劉老老聽了。心下。故。歛。道。我方纔不過是趣話。取笑兒。誰知他果真竟有。我時常在鄉紳大家。也。赴。過。席。金。杯。銀。杯。倒。都。也。見。過。從。沒。見。有。木。頭。杯。的。豈。不。是。積。世。老。婆。婆。哦。是。了。想。必。是。小。孩。子。們。使。的。木。碗。兒。不。過。誣。我。多。吃。兩。碗。別。管。他。橫。豎。這。酒。蜜。水。兒。似。的。多。吃。點。子。也。無。妨。想。畢。便。說。取。來。再。商。量。鳳。姐。乃。命。豐。兒。前。面。裏。間。書。架。子。上。有。十。個。竹。根。套。盃。了。不。得。取。來。豐。兒。聽。了。纔。要。去。取。鴛。鴦。笑。道。我。知。道。你。那。十。個。杯。還。小。況。且。你。纔。說。木。頭。的。這。會。子。又。拿。了。竹。根。的。來。倒。不。好。看。不。如。把。我。們。那。裏。的。黃。楊。根。子。整。劑。的。十。個。大。套。杯。拿。來。灌。他。十。下。子。鳳。姐。兒。笑。道。更。好。了。鴛。鴦。果。命。人。取。來。劉。老。老。一。看。又。驚。又。喜。驚。的。是。一。連。十。個。挨。次。大。小。分。下。來。那。大。的。足。足。的。似。個。小。盆。子。極。小。的。還。比。手。裏。的。杯。子。兩。個。大。喜。的。是。雕。鏤。奇。絕。一。色。山。水。樹。木。人。物。並。有。草。字。

原來是福珍酒

何苦如此作弄他

真嚇假嚇吾不得
而知之
只此頭一杯就怕
已經當不起了
叫他說個菜名是
明明作弄老老也

並不大嚼倒是細嚼

真糜費之極
一茄之費至於如
此其餘可知古人
日費萬錢豈欺我
哉

以及圖印。因忙說道。拿了那小的來就是了。鳳姐兒笑道。這個杯沒有這大量的。所以沒
人敢使他老老。既要容易。找出來。必定要挨次吃一遍。纔使得劉老老嚇的。忙道。這個
不敢。好姑奶奶。饒了我罷。賈母薛姨媽王夫人知道他有年紀的人。禁不起。忙笑道。說是
說笑。是笑。不可多吃了。只吃這頭一杯罷。劉老老道。阿彌陀佛。我還是小杯吃罷。太要便宜
把這大杯收著。我帶了家去。慢慢的吃罷。說的衆人又笑起來。鴛鴦無法。只得命人滿斟
了一大杯。劉老老兩手捧著。呷。賈母薛姨媽都道。慢些。不要噙了。薛姨媽又命鳳姐兒佈
個菜。鳳姐笑道。老老要吃什麼。說出名兒來。我夾了餛飩。你劉老老道。我知道什麼名兒。樣
樣。便是好的。也是實話。賈母笑道。把茄鯗夾些。餛飩他鳳姐兒聽說。依言夾些茄鯗。送入劉老
老口中。因笑道。你們天天吃茄子。也嘗嘗我們這茄子。弄的來。可口。不可口。劉老老笑道。
別哄我了。茄子有了。這個味兒了。我們也不用種糧食。只種茄子了。衆人笑道。真是茄子。
我們再不哄你。劉老老吃異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餛飩我些。這一口。細嚼。
嚼。鳳姐兒果又夾了些。放入他口內。劉老老細嚼了半日。笑道。雖有一點。茄子香。只是還
不像。是茄子。告訴我。是個什麼法子弄的。我也弄著吃去。鳳姐笑道。這也不難。你把纔下
來的。茄子。把皮剝了。只要淨肉。切成碎釘子。用雞油炸了。再用雞肉。脯子。合香菌。新筍。蔴
姑。五香。豆腐。乾子。各色乾果子。都切成釘兒。拿雞湯煮乾。將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
在磁罐子裏。封嚴。要吃時。拿出來。用炒的。雞瓜子。一拌。就是了。劉老老聽了。搖頭吐舌。說

每借老老口中反
射諸人之不知稼
穡艱難者

富貴人帶銅器未
有不以爲金者貧
人帶著金器人將
以偽造疑之矣

點綴生情令人油
然生感

王夫人可謂以身
率教者矣

我的佛祖。倒得十來隻鷄來配他。怪道。這個味兒。一面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還只管細玩那杯子。鳳姐兒笑道。還是不足興。再吃一杯罷。劉老老忙道。了不得。那就醉死了。我因爲愛這杯兒好看。虧他怎麼做來。鴛鴦笑道。酒吃完了。到底這杯子是什麼木頭的。劉老老笑道。怨不得姑娘不認得。你們在這金門繡房的。如何認得木頭。我們成日家和樹林子做街坊。困了枕著他睡。乏了靠著他坐。荒年間餓了還吃他眼睛裏。天天見他耳朵裏。天天聽他嘴兒裏。天天說他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認得的。讓我認一認。一面說。一面細細端詳了半日。道。你們這樣人家。斷沒有那賤東西。那容易得的木頭。你們也不收著了。我掂著這麼體沈。斷乎不是楊木。一定是黃松做的。衆人聽了。闔堂大笑起來。只見一個婆子走來。請問賈母。說姑娘們都到了。藕香榭。應上文一筆不漏。請示下。就演罷。還是等再一回子。賈母忙笑道。可是倒忘了他們。就叫他們演罷。那個婆子答應去了。不一時。只聽得簫管悠揚。笙笛並發。正值風清氣爽之時。那樂聲穿林度水而來。自然使人神怡心曠。寶玉先禁不住。拿起壺來。斟了一杯。一口飲盡。復又斟上。纔要飲。只見王夫人也要飲。命人換熱酒。寶玉連忙將自己的杯。捧了過來。送到王夫人口邊。王夫人便就他手內吃了兩口。此等樂事。世間第一。一時煖酒來了。寶玉仍舊歸坐。王夫人提了煖壺。下席來。衆人都出了席。薛姨媽也站起來。賈母忙命李鳳二人。接過壺來。讓你姑媽坐了。大家纔使。王夫人見如此說。方將壺遞與鳳姐兒。自己歸坐。賈母笑道。大家吃上兩杯。今日著實有趣。說

劉老老手舞足蹈
是有醉意了
聲兒到底太刻

真能領會得起便
不是個中人

你道此是什麼東
西。問者試猜之。猜
不出者便是個劉
老老

今人請客用點心
或四或兩皆以此
為定例。然則自昔
以來。固以鹹甜相
問者乎

著。擎。杯。讓。薛。姨。媽。又。向。湘。雲。寶。釵。道。你。姐。妹。兩。個。也。吃。一。杯。你。林。妹。妹。不。大。會。吃。也。別。擾。他。說。著。自。己。也。乾。了。湘。雲。寶。釵。黛。玉。也。都。吃。了。當。下。劉。老。老。聽。見。這。般。音。樂。且。又。有。了。酒。越。發。喜。的。手。舞。足。蹈。起。來。寶。玉。因。下。席。過。來。向。黛。玉。笑。道。你。瞧。劉。老。老。的。樣。子。黛。玉。笑。道。當。日。聖。樂。一。奏。百。獸。率。舞。如。今。纔。一。牛。耳。衆。姐。妹。都。笑。了。須。臾。樂。止。薛。姨。媽。笑。道。大。家。的。酒。也。都。有。了。且。出。去。散。散。再。坐。罷。賈。母。也。正。要。散。散。於。是。大。家。出。席。都。隨。著。賈。母。遊。玩。賈。母。因。要。帶。著。劉。老。老。散。悶。遂。攜。了。劉。老。老。至。山。前。樹。下。盤。桓。了。半。日。又。說。與。他。這。是。什。麼。樹。這。是。什。麼。石。這。是。什。麼。花。劉。老。老。一。一。領。會。又。向。賈。母。道。誰。知。城。裏。不。但。人。尊。貴。連。雀。兒。也。是。尊。貴。的。偏。這。雀。兒。到。了。你。們。這。裏。他。也。變。俊。了。也。會。說。話。了。衆。人。不。解。因。問。什。麼。雀。兒。變。俊。了。會。說。話。劉。老。老。道。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綠。毛。紅。嘴。是。鸚。哥。兒。我。是。認。得。的。難。得。那。籠。子。裏。的。黑。老。鴿。子。又。長。出。鳳。頭。來。也。會。說。話。呢。衆。人。聽。了。又。都。笑。將。起。來。一。時。只。見。丫。頭。們。來。請。用。點。心。賈。母。道。吃。了。兩。杯。酒。倒。也。不。餓。也。罷。就。拿。了。這。裏。來。大。家。隨。便。吃。些。罷。丫。頭。聽。說。便。去。擡。了。兩。張。几。來。又。端。了。兩。個。小。捧。盒。揭。開。看。時。每。個。盒。內。兩。樣。這。盒。內。是。兩。樣。蒸。食。一。樣。是。藕。粉。桂。花。糖。糕。一。樣。是。松。瓢。鴨。油。捲。卻。是。一。鹹。一。甜。那。盒。內。是。兩。樣。炸。的。一。樣。是。只。有。一。寸。來。大。的。小。餃。兒。也。是。一。鹹。一。甜。賈。母。因。問。什。麼。餡。子。婆。子。們。忙。回。是。螃。蟹。的。賈。母。聽。了。皺。眉。說。道。這。會。子。油。膩。膩。的。誰。吃。這。個。又。看。那。一。樣。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麵。菓。也。不。喜。歡。因。讓。姨。媽。吃。薛。姨。媽。只。揀。了。一。塊。糕。卻。喜。歡。吃。甜。的。賈。母。揀。了。一。個。捲。

劉老老與板兒卻是甜的鹹的都喜歡

直伏大姐兒結局

連小孩子性情都能細細摹出真是才大心細

村兒圖吃城兒愛香以有易無各如其意

以下爲妙玉性情脾氣作小傳

獨寶哥哥留神妙

好名色妙玉亦功於獻媚者

子。卻喜歡吃鹹的。只嘗了一嘗。剩的半個。遞與丫頭了。劉老老因見那小麵餃子。都玲瓏剔透。各色各樣。又揀了一朵牡丹花樣的來。道：「我們鄉裏最巧的姐兒們。剪子也不能鉸出這樣個紙的來。我又愛吃。又捨不得吃。包些家去。給他們做花樣子去。倒好。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家去我送你一磁壘子。你先趁熱吃這個罷。別人不過揀各人愛吃的。揀了一兩樣。就算。了。劉老老原不曾吃過這些東西。且都做的小巧。不顯堆垛的。他和板兒每樣吃了些。就去了半盤。了。剩的。鳳姐又命攢了兩盤。並一個攢盒。與文官等吃去。顧上文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大家哄他頑了一會。那大姐兒因抱著一個大柚子。頑忽見板兒抱著一個佛手。大姐兒便要了。鬢哄他取去。大姐兒等不得。便哭了。衆人忙把柚子給了板兒。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與他纔罷。那板兒因頑了半日。佛手此刻。又兩手抓著些菓子。吃。又忽見這個柚子。又香。又圓。更覺好頑。且當毬踢著頑去。也就不。要佛手了。當下賈母等吃過了茶。又帶了劉老老至櫺翠庵來。妙玉忙接了進去。衆人至院中。見花木繁盛。賈母笑道：「到底是他們修行人。沒事常常修理。比別處越發好看。一面看。一面便往東禪堂來。妙玉笑往裏讓。賈母道：「我們纔都吃了酒肉。你這裏頭有菩薩。沖了罪過。我們這裏坐坐。把你的好茶拿來。我們吃一杯。就去了。寶玉留神。看他。是怎麼行事。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裏面放一個成窑五彩小蓋鍾。捧與賈母。色澤俱佳。賈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說：「知道。這是老君眉。」賈母接了。又問：「是什麼水。」

而獨親於二人者
意蓋因親而及親
也作者真是史筆
此時妙姑斷無有
拉寶玉之理
當不是雨水老君
眉矣

點染處俱新穎可
愛

人謂寶玉第一次
在庵中吃茶細味
一箇仍字可思況
繼以前番二字乎
金玉珠寶經尼姑
眼便為俗器此為
寶玉謙詞要知蘭
若中器非求俗人
惟求俗

妙玉道是舊年獨的雨水。賈母便吃了半盞。笑著遞與劉老老。說你嘗嘗這個茶。劉老老便一口吃盡。可稱牛飲。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濃些。便好了。賈母衆人都笑起來。然後衆人都是一色的官窰脫胎填白蓋碗。質而潔。那妙玉便把寶釵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隨他出去。寶玉悄悄的隨後跟了來。只見妙玉讓他在耳房內。寶釵便坐在榻上。黛玉不嫌唐突。乎笑道。偏你們吃體己茶。麼。二人都笑道。你又趕了來。撤茶吃這裏。並沒你吃的。偏要吃。妙玉剛要去取杯。只見道婆收了上面茶盞來。妙玉忙命將那成窰的茶杯別收。攔在外頭去罷。怪脾氣。寶玉會意。知爲劉老老吃了。他嫌骯髒。不要了。又見妙玉另拿出兩隻杯來。一個旁邊有一耳杯。上鐫著瓠胞。罍三個隸字。後有一行小真字。是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於祕府一行小字。妙玉斟了一盞。遞與寶釵。那一隻形似鉢而小。也有三個垂珠篆字。鐫著點犀盃。妙玉斟了一盞。與黛玉。仍將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隻綠玉斗來。斟與寶玉。寶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我就是個俗器了。妙玉道。這是俗器。不是我說狂話。只怕你家裏未必找的出這麼一個俗器來呢。其言器耶。抑借器以言人耶。寶玉笑道。俗語說。隨鄉入鄉。到了你這裏。自然把這金玉珠寶一概貶爲俗器了。亦是至言。妙玉聽如此說。十分歡喜。遂又尋出一隻九曲十環一環二十節蟠虬整雕竹根的一個大盞出來。的是雅器。笑道。就剩了這一個。你可吃的了。

其信然歟。其實是情深語。

也是俗物宜乎妙姑冷笑也。

釵兒之受遭踢此是第一次。

然則今日之吃其真爲釵黛二人耶。

杯子沒有吃過始可給人性情怪癖。因想其身子沒有用人用過始可給寶玉。

然則那隻綠玉斗如何不拿來砸碎。

這一海寶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雖吃的了。也沒這些茶。你遭踢。豈不聞一杯爲品。二杯卽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飲驢了。比牛何如。你吃這一海。更成什麼說的。寶釵黛玉寶玉都笑了。妙玉執壺。只向海內斟了約有一杯。寶玉細細吃了。果覺清淳無比。比一口吃盡者何如。賞讚不絕。妙玉正色道。你這遭吃茶。是託他兩個的福。獨你來了。我是不能給你吃的。想前遭無此茶。吃寶玉笑道。我深知道。我也不領你的情。只謝他二人便了。不露痕迹。妙玉聽了。方說這話。明白黛玉因問。這也是舊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這麼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嘗不出來。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著。收的梅花上的雪。統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甕。一甕總捨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纔開了。我只吃過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麼嘗不出來。隔年蠲的雨水。那有這樣清淳。如何吃得。黛玉知他天性怪僻。倒也原諒。不好多話。亦不好多坐。吃過茶。便約著寶釵走了出來。寶玉和妙玉陪笑道。那茶杯雖然骯髒了。白擦了。豈不可惜。依我說。不如就給了那貧婆子罷。他賣了也可以度日。你道使得麼。妙玉聽了。想了一點頭。說道。這也罷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沒吃過的。若是我吃過的。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他。你要給他。我也不管。你只交給他。快拿了去罷。孤相賤。相反不如貧婆之安樂也。寶玉道。自然如此。你那裏和他說話去。越發連你都骯髒了。只交與我就是了。妙玉便命人拿來。遞與寶玉。寶玉接了。又道。等我們出去了。我叫幾個小兒來。河裏打幾桶水來洗地。如何。形容孤相。妙玉笑道。這更好了。只是你囑咐他。

寶玉亦揣摩之至而妙玉竟直答無辭。體味神情寶玉是調笑妙玉是倔強。

以上一小段結寶哥哥於攜翠庵品茶事卸去賈母。

薛姨媽王夫人亦一一安頓畢。

總寫衆丫頭

以下文章又別開生面。

劉老老何至如此。憐憫安知非故作狡獪博衆人之一笑乎。

活畫出村婦來。腹中之響想是五臟神不識所食之物在那裏打架。

們擡了水。只擡在山門外頭牆根下。別進門來。寶玉道：這是自然的。雖好潔何至如此。識趣說著。便袖著那杯遞與賈母房中的小丫頭子拿著。說明日劉老老家去給他帶去罷。交代明白。賈母已經出來。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門。回身。便將門閉了。後遂無問津者。不在話下。且說賈母因覺身上乏倦。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媽去吃酒。自己便往稻香村來歇息。鳳姐忙命人將小竹椅擡來。賈母坐上。兩個婆子擡起鳳姐。李紈和衆丫頭婆子圍隨去了。不在話下。這裏薛姨媽也就辭出。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將攢盒散與衆丫頭們吃去。自己便也乘空歇著。隨便歪在方纔賈母坐的榻上。命一個小丫頭放下簾子來。又命搥著腿。吩咐他老太太那裏有信。你就叫我說著也歪著睡著了。寶玉湘雲等看著丫頭們將攢盒擡在山石上。也有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地下的。也有靠著樹的。也有傍著水的。倒也十分熱鬧。一時又見鴛鴦來了。必用鴛鴦者。文章之線索也。要帶著劉老老逛。衆人都跟著取笑。一時來至省親別墅的牌坊底下。劉老老道：阿呀。這裏還有大廟呢。說著便爬下叩頭。衆人笑彎了腰。劉老老道：笑什麼。這牌樓上字。我都認得。我們那裏這樣的廟宇最多。都是這樣的牌坊。那字就是廟的名字。衆人笑道：你認得這是什麼廟。劉老老便擡頭指那字道：這不是玉皇寶殿四字。趣甚。衆人笑的拍手鼓掌。還要拿他取笑。劉老老覺得腹內一陣亂響。忙的拉著一個丫頭。要了兩張紙。就解衣。衆人又是笑。又忙喝他。這裏使不得。忙命一個婆子帶了東北角上去了。那婆子指與他地。

婆子走開便生出
後文妙事

作者心思真是無
微不至

花障二字是作者
敘出若老目中
固不識其爲草障
花障也

險些兒掉下池子
裏去
用筆之妙亦覺恍
惚迷離

使在寶哥哥又必
曰美人活矣

不待說出已知其
爲怡紅院

方便樂得走開去歇息。那劉老老因吃了些酒。他脾胃不與黃酒相宜。且吃了許多油膩。飲食發渴。多吃了幾碗茶。不免痛瀉起來。蹲了半日。方完。及出廁來。酒被風吹。且年邁之人。蹲了半天。忽一起身。只覺得眼花頭暈。辨不出路徑。四顧一望。皆是樹木山石樓臺。房舍。卻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去的。只得順著一條石子路。慢慢的走來。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又找不著門。再找了半日。忽見一帶竹籬。劉老老心中自忖道：這裏也有扁豆架子。一面想。一面順著花障走了來。得了一個月洞門。進去。只見迎面一帶水池。只有七八尺寬。石頭砌岸。裏面碧波清。水流往那邊去了。上面有一塊白石橫架在上面。劉老老便踱過石去。順著石子甬路走去。轉了兩個彎子。只見有個房門。第一個門於是進了房門。便見迎面一個女孩兒。滿面含笑。迎出來。劉老老忙笑道：姑娘們把我丟下了。叫我碰頭。碰到這裏來說了。只覺那女孩兒不答。劉老老便趕來拉他的手。蹙蹙一聲。便撞到板壁上。把頭碰的生疼。細瞧了一瞧。原來是一幅畫兒。劉老老自忖道：原來畫兒有這樣凸出來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卻是一色平的。點頭歎了兩聲。一轉身。方得了一個小門。第二個門。門上掛著葱綠灑花軟簾。劉老老掀簾進去。擡頭一看。只見四面牆壁玲瓏剔透。琴劍瓶爐皆貼在牆上。錦籠紗罩金彩珠光。連地上鋪的磚。皆是碧綠。鑿花。竟越發把眼花了。找門出去。那裏有門。左一架書。右一架屏。剛從屏後得了一個門。只見一個老婆子也從外面迎了他進來。劉老老吃異心中恍惚。想道：莫非是他親家母。妙因連忙問。

愈出愈奇愈轉愈妙江文通生花之筆於斯觀止矣

極樂世界似夢非夢

醉眼迷離那能辨得清楚以最精緻三字括之已覺斑駁五色如在目前無一處不寫得入情入理

誰知已登仙界
蹊徑分明

無一筆不刻入無一筆不刻出

道。你。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虧。你。找。我。來。那。位。姑。娘。帶。你。進。來。又。見。他。戴。著。滿。頭。花。劉。老。老。笑。道。你。好。沒。見。世。面。見。這。園。裏。的。花。好。你。就。沒。死。活。戴。了。一。頭。妙。說。著。那。老。婆。子。只。是。笑。妙。也。不。答。言。妙。便。心。中。忽。然。想。起。常。聽。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這。別。是。我。在。鏡。子。裏。頭。麼。想。畢。伸。手。一。摸。再。仔。細。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這。鏡。子。嵌。在。中。間。因。說。這。已。經。攔。住。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說。一。面。只。管。用。手。摸。這。鏡。子。原。是。西。洋。機。括。可。以。開。合。不。意。劉。老。老。亂。摸。之。間。其。力。巧。合。便。撞。開。了。消。息。掩。過。鏡。子。露。出。門。來。第。三。個。門。劉。老。老。又。驚。又。喜。遂。走。出。來。忽。見。有。一。副。最。精。緻。的。牀。帳。他。此。時。又。帶。了。七。八。分。的。酒。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牀。上。只。說。歇。歇。不。承。望。身。不。由。己。便。前。仰。後。合。的。朦。朧。著。兩。眼。一。歪。身。就。睡。熟。在。牀。上。且。說。衆。人。等。他。不。見。板。兒。沒。了。他。老。老。急。的。哭。了。不。冷。落。板。兒。衆。人。都。笑。道。別。是。掉。在。茅。廁。裏。了。快。叫。人。去。瞧。瞧。因。命。兩。個。婆。子。去。找。回。來。說。沒。有。衆。人。各。處。搜。尋。不。見。襲。人。故。致。道。一。定。他。醉。了。迷。了。路。順。著。這。一。條。路。往。我。們。後。院。子。裏。去。了。若。進。了。花。障。子。到。後。房。門。進。去。雖。然。碰。頭。還。有。小。丫。頭。子。們。知。道。若。不。進。花。障。子。去。再。往。西。南。上。去。若。遠。出。去。還。好。若。遠。不。出。去。可。殺。他。遠。一。會。子。好。的。我。且。瞧。瞧。去。一。面。說。著。一。面。回。來。進。了。怡。紅。院。使。叫。人。誰。知。那。幾。個。在。房。裏。的。小。丫。頭。已。偷。空。頑。去。了。襲。人。一。直。進。了。房。門。轉。過。集。錦。桶。子。就。聽。的。鼾。鼾。如。雷。忙。進。來。只。聞。見。酒。屁。臭。氣。滿。屋。一。瞧。只。見。劉。老。老。扎。手。舞。腳。的。仰。臥。在。牀。上。襲。人。這。一。驚。不。小。慌。忙。的。趕。上。來。將。他。沒。死。活。的。推。醒。那。劉。老。老。驚。醒。睜。眼。

百合香今日過費
矣

前在繡房而曰書
房茲在書房而曰
繡房以見富家男
女顛倒作者蓋有
微意焉

到底是在山石子
上還是草地上

見襲人連忙爬起來道。姑娘我該死了。我失錯。並沒弄骯髒了。牀一面說。一面用手去揮。襲人恐驚動了人。被寶玉知道了。只向他搖手不叫他說話。忙將當地大鼎內撮了三四把百合香。仍用罩子罩上。所喜不會嘔吐。忙悄悄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隨我出來。劉老老答應著。跟了襲人。出至小丫頭子們房中。命他坐下。向他道。你說醉倒在山石上。打了個盹兒。劉老老答應是。又與他兩碗茶吃。方覺酒醒了。因問道。這是那個小姐的繡房。這樣精緻。我就像到了天宮裏的一樣。襲人微笑道。這個麼。是寶二爺的臥室。那劉老老嚇的。不敢做聲。襲人帶他從前面出去。見了衆人。只說他在草地下睡著了。帶了他來的衆人。都不理會。也就罷了。一時賈母醒了。就在稻香村擺晚飯。應前收拾得周匝。賈母因覺懶懶的。也沒吃飯。便坐了竹椅小敞轎。回至房中歇息。命鳳姐兒等去吃飯。他姊妹方復進園來。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竹根杯引出黃楊杯。文情曲折。

若無黃楊大套杯。劉老老何至醉臥寶玉牀。若非劉老老腹瀉。何由走入怡紅院。一路敍來。有情有景。竹根黃松楊木。俱是陪襯黃楊杯。卻先後錯綜寫出。無一筆重複。寶玉等聽曲飲酒。是劉老老醉後餘波。

劉老老極村俗。妙玉極僻潔。兩兩相形。覺村俗卻在人情之內。僻潔反在人情之外。

妙玉之不好拉寶
玉我亦云然

寧爲老老毋爲妙玉。

妙玉拉寶釵黛玉衣襟。心中非無寶玉。只是不好拉耳。若心中無寶玉。因何劉老老吃的茶杯。便嫌骯髒。不要自己常吃的綠玉斗。便斟茶與寶玉。又尋出竹根大海來。且肯將成窰茶杯。給與寶玉。聽他轉給劉老老。是作者皮裏陽秋。不可不知。

妙玉向寶玉說。你獨來。我不肯給你吃。是假撇清語。轉覺欲蓋彌彰。

妙玉出家人。何以有許多古玩茶器。五年前又在元墓住。形迹殊屬可疑。

劉老老誤入怡紅院一段文章。有疑鬼疑神之筆。又照應鳳姐代插滿頭花。想見席中醉態。真可發笑。

大姐來園中。引出後文送祟取名情事。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與上回合寫一時事。乃壬子年八月二十五日也。

心
之
静
也
一
箇
之
好
病



潇湘子
補餘音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四十二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餘音

又一小結

富貴已極所難得者壽耳除此之外便無保佑法

老太太之病是寶大姐兒之病是主

觀下文八月二十

五日病者一句則

此處昨兒二字即

是二十五日也至

送崇起名等事皆

是二十六日也

有微旨

可知玉匣記一書

通行已久

話說他姊妹復進園來吃過飯大家散出都無別話且說劉老老帶著板兒先來見鳳姐兒又是一日了說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雖然住了兩三天日子卻不多把古往今來沒見過的沒吃過的沒聽見的都經驗了難得老太太和姑奶奶並那些小姐們連各房裏的姑娘們都這樣憐貧惜老照看我說得甚周到真是積世老婆婆我這一回去沒別的報答惟有請些高香天天給你們念佛保佑你們長命百歲的就算我的心了此是眾姐妹們第一要著鳳姐兒笑道你別喜歡都是為你老太太也被風吹病了睡著不舒服我們大姐兒也著了涼在那裏發熱呢劉老老聽了忙歎道老太太有了年紀不慣十分勞乏的鳳姐兒道從來沒像昨兒高興為你在這裏要叫都逛逛一個園子倒走了多半個大姐兒因為我找你去太太遞了一塊糕給他誰知風地裏吃了就發熱起來劉老老道大姐兒只怕不大進園子生地方兒小人兒家原不該去比不得我們的孩子會走了那個墳圈子裏不跑去一則風撲了也是有的二則只怕他身上干淨眼睛又淨或是遇見什麼神了依我說給他瞧瞧崇書本子仔細撞客著一語提醒了鳳姐兒便叫平兒拿出玉匣記來著彩明來念原來彩姑娘識字的彩明翻了一回念道八月二十五日病者點明昨日正西方得

一送崇就得安睡
竟有些道理

凡深院大宅中有
小孩子養者可奉
此爲萬金良藥
以見煦煦爲仁無
用也

大姐兒生日是七
月初七日

不知老老此語出
於何典

後來而老老之言
驗

著此一段爲巧姐
結果張本

也是推辭常例

遇花神身沈不思飲食用白錢七張在正西四十步送之即安鳳姐兒笑道果然不錯園子裏頭可不是花神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見了一面命人請兩分紙錢來著兩個人來一個與賈母送崇一個與大姐兒送崇果見大姐兒安穩睡了鳳姐兒笑道到底是你們有年紀的經歷的多我這大姐兒時常要病也不知是什麼原故劉老老道這也有富貴人家養的孩子都姣嫩自然禁不得一些兒委屈再他小人兒家過於尊貴了也禁不起以後姑奶奶倒少疼他些就好了何獨不然鳳姐兒道這也有理我想起來他還沒個名字你就給他起個名字借借你的壽二則你們是莊家人不怕你惱到底貧苦些你貧苦人起個名字只怕壓的住他劉老老聽說便想了一想笑道不知他是幾時生的鳳姐兒道正是生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劉老老忙笑道這個正好就叫做巧姐兒好這個叫做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定依我這名字必然長命百歲日後大了各人成家立業或一時有不遂心的事必然遇難成祥逢凶化吉都從這巧字兒來鳳姐兒聽了自是歡喜忙謝道只保佑他應了你的話就好了說著叫平兒來吩咐道明兒咱們有事恐怕不得閒兒你這空兒閒著把送老老的東西打點了他明兒一早就好走得便宜了劉老老道不敢多破費了已經造擾了幾日又拿著走越覺心裏不安起來鳳姐兒道也沒有什麼不過隨常的東西好也罷歹也罷帶了去你們街坊鄰舍看著也熱鬧些也是上城一次說著只見平兒走來說老老過這邊瞧瞧劉老老忙跟了平兒到那邊

買家待人之厚於此可見

平兒一丫頭耳亦有物事送與老者何也

兩袋瓜菓換了許多物事那不要念

幾千句佛○賈氏待老誼頗殷渥

感激固當其說一聖人聞聲不解

要佛如何恐西方老老所說之話卻是實話老老真可愛

次早二字乃八月二十七日也

年老婦女卻有此話頭非獨買母然也

屋裏只見堆著半炕東西。平兒一一的拿與他瞧著。又說道。這是昨日你要的青紗一疋。奶奶另外送你一個實地月白紗做裏子。這是兩個繭紬做襖兒。裙子都好。這包袱裏是兩疋紬子。年下做件衣裳穿。以上是穿的。這是一盒各樣內造點心。也有你吃過的。也有沒吃過的。拿去擺碟子請客。比你們買的強些。這兩條口袋是你昨日裝瓜菓子的。如今這一個裏頭裝了兩斗御田粳米。熬粥是難得的。這一個裏是園子裏的菓子和各樣乾菓。以上是喫的。這一包是八兩銀子。這都是我們奶奶的。這兩包每包五十兩。共是一百兩。是太太給的。叫你拿去。或者做個小本買賣。或者置幾畝地。以後再別求親靠友了。以上是用的。說著又悄悄笑道。這兩件襖兒和兩條裙子。還有四塊包頭。一包絨線。這是我送老老的那衣裳。雖是舊的。我也沒大很穿。你要棄嫌。我就不敢說了。平兒說一樣。劉老老就念一句佛。已經念了幾千佛了。又見平兒也送他這些東西。又如此謙遜。忙笑說道。姑娘說那裏話。這樣好東西。我還棄嫌。我便有銀子。沒處買這樣的去呢。只是我怪臊的。收了又不好。不收。又孤負了姑娘的心。平兒笑道。休說外話。咱們都是自己。我纔這樣。你放心收了罷。我還和你要東西呢。到年下。你只把你們曬的那個灰條菜、乾子和豇豆、扁豆、茄子、葫蘆條兒、各樣乾菜帶些來。我們這裏上上下下都愛吃這個。就算了。別的一概不要。別罔費了心。劉老老千恩萬謝的答應了。平兒道。你只管睡你的去。我替你收拾妥當了。就放在這裏。明兒一早打發小廝們僱輛車裝上。不用你費一點心的。劉老老越發感

讀上文大姐兒八月二十五日發熱則此賈母看病之日乃二十七日也何以得穿珠皮耶俱從王大夫眼中看出其眼孔大小未知比劉老老何如

也算是世醫了

即此診脈一事情理俱到可謂無微不至者矣

情景宛然

激不盡過來又千恩萬謝的辭了鳳姐兒過賈母這邊睡了一夜次早梳洗了就要告辭因賈母欠安衆人都過來請安出去傳請大夫一時婆子回大夫來了老嫗嫗請賈母進幔子去坐賈母道我也老了那裏養不出那阿物兒來還怕他不成不要放慢子就這樣瞧罷衆婆子聽了便拿過一張小桌子來放下一個小枕頭便命人請一時只見賈珍賈璉賈蓉三個人將王太醫領來王太醫不敢走甬路只走旁階跟著賈珍到了臺階上規矩肅然早有兩個婆子在兩邊打起簾子兩個婆子在前引導進去又見寶玉迎了出來只見賈母穿著青縐紬一斗珠的羊皮褂子端坐在榻上兩邊四個未留頭的小丫鬟都拿著蠅拂嗽盂等物又有五六個老嫗嫗雁翅擺在兩旁碧紗廚後隱隱約約有許多穿紅著綠戴寶插金的人無非王夫人李紈鳳姐寶釵等王太醫便不敢擡頭忙上來請了安賈母見他穿著六品服色便知是御醫了含笑問供奉好因問賈珍這位供奉貴姓賈珍等忙回姓王賈母笑道當日太醫院正堂有個王君効好脈息王太醫忙躬身低頭含笑因說道那是晚生家叔祖賈母聽了笑道原來這樣也算是世交了一面說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頭上嫗嫗端著一張小杌子放在小桌前面略偏些細王太醫便屈一膝坐下歪著頭診了半日又診了那隻手忙欠身低頭退出賈母笑說勞動了珍兒讓出去好生看茶賈珍賈璉等忙答應了幾個是復領王太醫到外書房中王太醫說太夫人並無別證偶感一點風寒究竟不用吃藥不過略清淡些常煖著一點兒就好了如今寫個方

即前此之王太醫
眼中所見隱隱約
約有許多穿紅著
綠戴寶插金的人
是也

不穿人家做的衣
服倘人人如此衣
鋪何用開張

一時之間恐念不
了幾千聲佛

太太及鳳平所送
之物紋之於前老
太太寶玉所給之
物序之於後可悟
文章剪裁之法

子在這裏。若老人家愛吃。便按方煎一劑。吃若懶怠。也就罷了。說著吃茶。寫了方子。剛要告辭。只見奶子抱了大姐兒出來。笑說王老爺也瞧瞧我們姐兒。王太醫聽說忙起身。就奶子懷中左手托著大姐兒的手。右手診了一診。又摸了一摸頭。又叫伸出舌頭來。瞧笑道。我說著姐兒又罵我了。只是要清清淨淨的。餓兩頓就好了。不必吃煎藥。我送丸藥來。臨睡時用薑湯研開吃下去。就是了。說畢告辭而去。賈珍等拿了藥方來。回明賈母。原故將藥方放在案上。出去不在話下。這裏王夫人和李紈鳳姐兒寶釵姊妹等。見大夫出去。方從廚後出來。應前文一筆不漏。王夫人略坐一坐。也回房去了。劉老老見無事。方上來和賈母告辭。賈母說。閒了再來。又命鴛鴦來。好生打發劉老老出去。我身上不好。不能送你。劉老老道了謝。又作辭。方同鴛鴦出來。到了下房。鴛鴦指炕上一個包袱。說道。這是老太太的幾件衣裳。都是往年間生日節下。衆人孝敬的。老太太從不穿人家做的。收著也可惜。卻是一次也沒穿過的。富貴可知。昨日叫他拿出兩套兒送你帶去。或送人。或自己家裏穿罷。以上也是穿的。別見笑。這盒子裏是你要的麵菓子。這包兒裏是你前兒說的藥。梅花點舌丹。也有紫金錠。也有活絡丹。也有催生保命丹。也有每一樣是一張方子。包著總包在裏頭了。以上也是喫的。這是兩個荷包。帶著頑罷。說著便抽開繫子。掏出兩個筆錠。如意的鏢子。來與他瞧。也是用的。與前文一一對照。又笑道。荷包拿去。這個留下給我罷。鴛鴦姑娘還要開他的心。劉老老已喜出望外。早又念了幾千佛。聽鴛鴦如此說。便說道。姑娘只管

自三十九回鳳姐
找平兒劉老老入
府見老太太為一
段說若玉小姐事
為一段秋爽齋取
笑為一段鴛鴦行
令為一段品茗為
一段醉臥怡紅院
為一段送崇為一
段買母診脈老老
回去為一段共八
小段合作一大段
是劉老老再入買
府文字以後從鴛
鴦行令中抽出另
寫敘蘇文字

以下即從寶釵規
黛玉寫入

開口就令人不測

留下罷了。鴛鴦見他信以為真，笑著仍與他裝上，說道：「哄你頑呢。我有好些呢。留著年下給小孩子們罷。」說著，只見一個小丫頭拿了個成窰錘子來，遞與劉老老。這是寶二爺給你的。一筆不漏。劉老老道：「這是那裏說起？我那一世修來的。今兒這樣說著，便接了過來。鴛鴦道：「前兒我叫你洗澡換的衣裳是我的，你不棄嫌，我還有幾件也送你罷。」劉老老又忙道謝。鴛鴦果然又拿出幾件來。以上又是穿的與他包好。劉老老又要到園中辭謝寶玉和衆姊妹王夫人等去。鴛鴦道：「不用去了。他們這會子也不見人回來。我替你說罷。」閒了再來。又命了一個老婆子吩咐他三門上叫兩個小廝來，幫著老老拿了東西送去。婆子答應了，又和劉老老到了鳳姐兒那邊，一併拿了東西在角門上命小廝們搬了出去。直送劉老老上車去了。劉老老入府至此全結。不在話下。且說寶釵等喫過早飯，又往賈母處問安。回園至分路之處，寶釵便叫黛玉道：「顰兒，跟我來。有一句話問你。」黛玉便同了寶釵來至蘅蕪院中，進了房。寶釵便坐了，笑道：「你跪下。我要審你。突如其來，妙。黛玉不解何故，因笑道：「你瞧寶丫頭瘋了，審問我什麼？」寶釵冷笑道：「好個千金小姐，好個不出閨門的女孩兒，滿嘴裏說的是什麼？你只實說，便罷。黛玉不解，只管發笑，心裏也不免疑惑起來。口裏只說：「我會說什麼？你不過要捏我的錯兒罷了。你倒說出來我聽聽。」寶釵笑道：「你還粧憨兒。昨兒行酒，令你說的是什麼？我竟不知是那裏來的。」黛玉一想，方想起來。昨兒失於檢點，把那牡丹亭西廂記說了兩句，不覺紅了臉，便上來攆著寶釵，笑道：「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

一派冷言冷語
你既能說還說不
知道麼

然則姐姐原亦是
個中所謂相破
相也
絕不料姐姐有此
一番大議論

便是如今亦並聽
不見有這樣的人
絕妙議論此輩真
堪貽笑巾幗
貞潔處女何得胡
看雜書審問聲兒
尊篤教導言言可
作箴銘繡閣中亦
有畏友
又是什麼要緊事
吾見此書中所云
要緊事多是不要
緊事

隨口說的你教給我再不說了寶釵笑道我也不知道只怕未必聽你說的怪生的所以請
教你絕妙詞令黛玉道好姐姐你別說與別人我以後再不說了寶釵見他羞的滿臉飛紅
滿口央告便不肯再往下追問因拉他坐下喫茶款款的告訴他道你當我是誰我也是
個淘氣的從小兒七八歲上也穀個人纏的我們家也算是個讀書人家祖父手裏也極
愛藏書先時人口多姊妹兄弟也在一處都怕看正經書弟兄們也有愛詩的也有愛詞
的諸如這些西廂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們背著我們偷看我們也背著他們
偷看後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撓丟開了所以嗒們女孩兒家不認字的倒
好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何況你我連做詩寫字等事這也不是你
我分內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此一層更精警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更
好了只是如今並聽不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這並不是書誤了他可惜他把
書糟蹋了俗儒腐儒聞之豈不愧死所以竟不如耕種買賣倒沒有什麼大害處至於我只
該做些鍼線紡績的事纔是偏又認得幾個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書看也罷了
最怕見些雜書移了情性就不可救了然則此書亦斷乎不可看作女箴一席話說的黛玉垂
頭喫茶心下暗服只有答應是的一字忽見素雲進來說李執之婢我們奶奶請二位姑娘
商議要緊的事呢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史姑娘寶二爺都等著呢寶釵道又是什麼事
黛玉道嗒們到了那裏就知道了說著便和寶釵往稻香村來果見衆人都在那裏李執

有此等人在越發知其不要緊

新而確

寶釵亦不弱只是尊重耳

此等處真善於調笑兒無語不尖利

處處是黛玉布陣寶釵攻陣又是一樣章法

見了他兩個笑道。社還沒起。就有脫滑兒的了。四丫頭要告一年的假呢。黛玉笑道。都是劉老老昨兒一句話。又叫他畫什麼園子圖兒。惹得他樂得告假了。探春笑道。也別怪老太太。都是劉老老一句話。黛玉忙笑接道。可是呢。都是他的一句話。他是那一門子的老。老直叫他。是個母蝗蟲。就是了。輕薄說著。大家都笑起來。寶釵笑道。世上的話。到了鳳丫頭嘴裏。也就盡了。幸而鳳丫頭不認得字。我亦云。然不大通。不過一概是市俗取笑的評。更有顰兒這促狹嘴。他用春秋的法子。市俗的粗話。撮其要。刪其繁。再加潤色。比方出來。一句。是一句。這母蝗蟲三字。把昨兒那些形景。都現出來了。虧他想得倒也。快衆人聽了。都笑道。你這一註解。也就不在他兩個以下了。李執道。我請你們大家商議。給他多少日子的假。我給了他一個月的假。他嫌少。你們怎麼說。黛玉道。論理。一年也不多。這園子。蓋纔蓋了一年。如今要畫。自然得一年的工夫。呢。又要研墨。又要蘸筆。又要鋪紙。又要著顏色。又要剛說到這裏。黛玉也自掌不住。笑道。又要照著這樣兒。慢慢的畫。可不得一年的工夫。衆人聽了。都拍手笑個不住。寶釵笑道。有趣。最妙。落後一句。是慢慢的畫。他可不畫去。怎麼就有了呢。所以昨兒那些笑話兒。雖然可笑。回想是沒味的。你們細想。顰兒這幾句話。雖沒什麼。回想卻有滋味。我倒笑的動不得了。惜春道。都是寶姐姐讚的他。趣發逞強。得意。這會子。拿我又取笑兒。黛玉忙拉他。笑道。我且問你。還是單畫這園子呢。還是連我們衆人都畫在上頭呢。惜春道。原是只畫這園子的。昨兒老太太又說。單畫園子。成個房。

新而確
插此數行使文氣
七穿八透

使個眼色兒又是
什麼講究
絕不緊要處寫得
來細婉有致

從未聞大嫂子請
語不圖林黛玉竟
受其嘲
此黛玉無可對答
只得將別語搭趣
過去

樣子了。叫連人都畫上。就像行樂似的。纔好。我又不曾這工細樓臺。又不曾畫人物。又不
好駁回。正爲這個爲難呢。黛玉道。人物還容易。你草蟲上不能。李執道。你又說不通的話。
了。這個上頭那裏又用的著草蟲。或者翎毛。倒要點綴一兩樣。黛玉笑道。別的草蟲不畫。
罷了。昨兒母蝗蟲不畫上。豈不缺了典。輕薄衆人聽了。又都笑起來。黛玉一面笑的兩手。
捧著胸口。一面說道。你快畫罷。我連題跋都有了。起了名字。就叫做攜蝗大嚼圖。輕薄衆
人聽了。越發闕然大笑的前仰後合。只聽擊琴一聲響。不知什麼倒了。忙急看原來是史
湘雲伏著椅子背兒上。那椅子原不會放穩。被他全身伏著背子。大笑。他又不防兩下裏。
錯了。樺向東一歪。連人帶椅子都歪倒了。幸有板壁擋住。不曾落地。衆人一見。越發笑個
不住。寶玉忙趕上去。扶著他起來。方漸漸止了笑。寶玉和黛玉使個眼色兒。黛玉會意。便
走至裏間。將鏡袱揭起。照了照。只見兩鬢略鬆了些。原來爲此忙開了。李執的粧奩。拿出抵
子來。對鏡抵了兩抵。仍舊收拾好了。方出來。指著李執道。這是叫你帶著我們做鍼線教
道理呢。你反招了我們來。大頑大笑的。李執笑道。你們聽他這刁話。他領著頭兒。鬧引著
人笑了。倒賴我的。不是真真恨的。我只保祐你明兒得一個利害婆婆。再得幾個千刁萬
惡的大姑子小姑子。試試你那會子。還這麼刁不刁了。黛玉早紅了臉。拉著寶釵說。咱們
放他一年的假罷。寶釵道。我有一句公道話。你們聽聽。藕丫頭雖會畫。不稱藕樹。而稱藕丫頭。
不過是幾筆寫意。如今畫這園子。非離了肚子裏頭有些邱壑的。如何成畫。這園子卻是

第一論結構一節

第二論界劃一節

第三論人物一節

觀寶釵一番議論
直是一個老畫師
門外漢斷不能道
其隻字非若稍講
烘染皴擦法便以
顧陸荆關自詡者

論紙質亦有至理
豈俗手所知

說得來有經有緯
真是會者不難

像畫兒一般。山石樹木樓閣房屋遠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這樣。你若照樣兒。往紙上一畫。是必不能討好的。這要看紙的地步遠近。該多該少。分主分賓。該添的要添。該藏該減的要藏。要減該露的要露。這一起了稿子。再端詳斟酌。方成一幅圖樣。第二件。這座樓臺房舍。是必要界劃的一點兒。不留神。闌杆也歪了。柱子也斜了。門窗也倒粧。過來階砌也離了縫。甚至桌子擠到牆裏頭去。花盆放在簾子上來。豈不倒成了一張笑話。兒了。第三要安插人物。也要有疏密。有高低。衣褶裙帶。指手足步。最是要緊。一筆不細。不是腫了手。就是粗了腳。染臉撕髮。倒是小事。依我看來。竟難的很。如今一年的假也太多。一月的假也太少。竟給他半年的假。再派了寶兄弟幫著他。並不是為寶兄弟知道教著他。畫那就更誤了事。為的是有不知道的。或難安插的。寶兄弟好拿出來問問。那會畫的相公就容易了。寶玉聽了先喜的說。這話極是。詹子亮的工細樓臺。就極好。程日興的美人是絕技。如今就問他們去。寶釵道。我說你是無事忙。說了一聲。你就問他去。也等著商議定了。再去。如今且說拿什麼畫。寶玉道家裏有雪浪紙。又大。又托墨。寶釵冷笑道。我說你不中用。卻與黛玉一對。那雪浪紙寫字畫寫意畫兒。或是會山水的畫。南宋山水。托墨禁得。皴染拿了畫。這個又不托色。又難烘畫。也不好紙。也可惜。我教給你一個法子。原先蓋這園子。就有一張細緻圖樣。雖是畫工描的那地步。方向是不错的。你和太太要了出來。也比著那紙大小。和鳳丫頭要一塊重絹。交給外邊相公們。叫他照著這園樣。刪補著立

色色願到吾不信
寶姊姊亦有此畫
經濟

此四樣卻是要色
寶釵不會作畫如
何有此等畫具想
是不肯出手耳

活畫一個無事忙
件件分明又誰謂
其不能畫耶

若如今所畫又要
用洋紅矣箭頭硃
則昂貴故也

竟是一個大畫匠
矣

了。稿子添了。人物就是了。就配著這些青綠顏色。並泥金泥銀。也得他們配去。你們也得
弄一個風爐子。預備化膠。出膠洗筆。還得一個粉油大案。鋪上氈子。你們那些碟子也不
全筆也不全。都從新再弄一分兒纔好。真內教。惜春道。我何曾有這些畫器。不過隨手的
筆畫畫罷了。就是顏色。只有赭石。花青。藤黃。胭脂。這四樣。再有不過是兩支著色的筆。就
完了。寶釵道。你何不早說。這些東西。我卻還有。只是你用不著。給你也白放著。如今我且
替你收著。等你用著這個的時候。我送你些。也只可留著畫扇子。若畫這大幅的。也就可
惜了。今兒替你開個單子。照著單子和老太太要去。你們也未必。這的全你說著。寶兄
弟寫。寶玉早已預備下筆硯了。原怕記不清楚。要寫了記著。聽寶釵如此說。喜的提筆起
來。靜聽寶釵說道。頭號排筆四支。二號排筆四支。三號排筆四支。大染四支。中染四支。小
染四支。大南蟹爪十支。小蟹爪十支。鬚眉十支。大著色二十支。小著色二十支。開面十支。
柳條二十支。箭頭硃四兩。南赭四兩。石黃四兩。石青四兩。石綠四兩。藤黃四兩。花青八兩。
鉛粉四匣。胭脂十帖。大赤飛金二百帖。青金二百帖。廣勻膠四兩。淨礬四兩。礬絹的膠。礬
在外。別管他們。只把絹交出去。叫他們礬去。這些顏色。磨們淘澄。飛漂著。又頑了。又使了。
包你一輩子都殼使了。再要頂細絹。四個粗。四個細。二個。二個。二個。二個。二個。二個。二個。二個。
二十個。五寸碟子十個。三寸粗白碟子二十個。風爐兩個。沙鍋大小四個。新磁缸二口。新
水桶四隻。一尺長白布口袋四個。桴炭二十觔。柳木炭一二觔。三層木箱一個。寶地紗一

鞏兒雅讀語語解
頤吹氣如蘭蔑以
加茲矣
其於寶玉也曰你
不中用其於黛玉
也曰你知道什麼
究竟內行人開口
得響

林妹妹真是促狹

絃外有音之筆

原是吾不知道隨
口說的

到底舌底有蓮

真是癡人作癡想

歸到正文

以上從劉老老去
後按寫寶釵規勸
與後議作畫事為
一段

丈。生。薑。二。兩。醬。半。筋。黛。玉。忙。笑。道。鐵。鍋。一。口。鐵。鏟。一。個。我。亦。不。解。什。麼。用。的。寶。釵。道。這。做。什。麼。黛。玉。道。你。要。生。薑。和。醬。這。些。作。料。我。替。你。要。鐵。鍋。來。好。炒。顏。色。喫。啊。眾。人。都。笑。起。來。寶。釵。笑。道。顰。兒。你。知。道。什。麼。那。顏。色。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烘。不。拿。薑。汁。子。和。醬。預。先。抹。在。底。子。上。烘。過。一。經。了。火。是。要。炸。的。眾。人。聽。說。都。道。原。來。如。此。黛。玉。又。看。了。一。回。單。子。笑。著。拉。探。春。悄。悄。的。道。你。瞧。瞧。畫。個。畫。兒。又。要。起。這。些。水。缸。箱。子。來。想。必。糊。塗。了。把。他。的。嫁。粧。單。子。也。寫。上。了。看。到。此。處。我。亦。不。禁。失。笑。探。春。聽。了。笑。個。不。住。說。道。寶。姐。姐。你。還。不。擰。他。的。嘴。你。問。問。他。編。排。你。的。話。寶。釵。笑。道。不。用。問。狗。嘴。裏。還。有。象。牙。不。成。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把。黛。玉。按。在。炕。上。便。要。擰。他。的。臉。黛。玉。笑。著。忙。央。告。道。好。姐。姐。饒。了。我。罷。顰。兒。年。紀。小。只。知。說。不。知。道。輕。重。做。姐。姐。的。教。導。我。姐。姐。不。饒。我。我。還。求。誰。去。呢。楚。楚。可。憐。眾。人。不。知。話。內。有。因。都。笑。道。說。的。好。可。憐。兒。的。連。我。們。也。軟。了。饒。了。他。罷。寶。釵。原。是。和。黛。玉。的。忽。聽。他。又。拉。扯。上。前。番。說。他。胡。看。雜。書。的。話。便。不。好。再。和。他。鬧。了。放。他。起。來。黛。玉。笑。道。到。底。是。姐。姐。要。是。我。再。不。饒。人。的。楚。楚。可。憐。寶。釵。笑。指。他。道。怪。不。得。老。太。太。疼。你。眾。人。愛。你。今。兒。我。也。怪。疼。你。的。了。過。來。我。替。你。把。頭。髮。籠。籠。罷。黛。玉。果。然。轉。過。身。來。寶。釵。用。手。籠。上。去。寶。玉。在。旁。看。著。只。覺。更。好。不。覺。後。悔。不。該。令。他。抵。上。鬢。去。也。該。留。著。此。時。叫。他。替。他。抵。上。去。天。生。情。種。正。自。胡。想。只。見。寶。釵。說。道。寫。完。了。明。兒。回。老。太。太。去。若。家。裏。有。的。就。罷。若。沒。有。的。就。拿。些。錢。去。買。了。來。我。幫。著。你。們。配。寶。玉。忙。收。了。單。子。大。家。又。說。了。一。回。閒。話。至。晚。飯。後。又。往。賈。母。處。

來請安。賈母原沒有大病。不過是勞乏了。兼著了些涼。溫和了一日。又喫了一兩劑藥。發散了發散。至晚也就好了。不知次日又有何話。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大姐送崇靈驗。引出劉老老取名。

劉老老取名巧姐。既補出巧姐生日。又就逢凶化吉。遇難成祥。直伏一百十八回中事。

平兒要鄉間乾菜。不是閒話。是爲劉老老好不時往來地步。

劉老老此次進榮府。衣物銀兩滿載而歸。是伏後來老老家中。藉此寬裕。可以藏留巧姐地步。不是呆寫榮府念舊樂施。

鴛鴦假要筆錠如意鏢子。爲抽開荷包袋。掩飾無痕。

寶釵規勸黛玉。是極愛黛玉。所論亦極正大光明。并寶玉亦隱隱在內。

商量畫大觀園。開出許多需用之物。及尋索圖樣。央人起稿。且告假一年。竟像此圖必要畫成。是反照後來竟未畫完。又便稽延月日。是文章躲閃法。

大某山民評曰

書中有八月二十五日病者一句。乃大姐兒發熱之日也。推查前文三十七回。賈政於七月二十日起身之後。寶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遊蕩。此兩句內。已藏下一月

時候。試讀光陰虛度。歲月空添八字。便可知其爲省文。蓋自七月二十。至八月三十。均已包括在內也。探春起海棠社。賈芸送白海棠。二十一日事也。接史湘雲來賈府。二十二日事也。三十八回湘雲請賈母等賞桂花。喫螃蟹。作菊花詩。三十九回劉老老來賈府。二十三日事也。寶玉著焙茗尋美女廟。二十四日事也。四十回賈母給湘雲還席。秋爽齋早飯。藕香榭演戲。綴錦閣行令。四十一回櫳翠菴品茶。怡紅院醉臥。二十五日事也。入四十二回劉老老對鳳姐說明日家去。提起大姐兒發熱。送祟取名字。又將送給劉老老之物與他瞧。二十六日事也。賈母請王太醫看病。劉老老回家以後情事。二十七日事也。只此數日之間。而文法離奇百出。使讀者如入山陰道上。真有應接不暇。步步入勝之妙。此回仍是壬子年八月事。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
暫撮土為香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四十三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爲香

以下即從賈母病
愈度到爲鳳姐作
生日一段

鳳姐生日又是一
篇題目

偏是賈母會尋高
興

話說王夫人因見賈母那日在大觀園。不過著了些風寒。不是什麼大病。請醫生喫了兩劑藥。也就好了。命鳳姐來分付他預備給賈政帶送東西。正商議著。只見賈母打發人來叫王夫人忙引著鳳姐兒過來。王夫人又請問這會子。可又覺大安些。賈母道。今日可大好了。方纔你們送來野鷄。崽子湯。我嘗了一嘗。倒有味兒。又喫了兩塊肉。心裏很受用。王夫人笑道。這是鳳丫頭孝敬老太太的。算他的孝心。虔不枉了素日老太太疼他。賈母點頭笑道。難爲他想著。若是還有生的。再炸上兩塊。鹹浸浸的喫粥有味兒。那湯雖好。就只不對稀飯。鳳姐聽了。連忙答應。命人去廚房傳話。這裏賈母又向王夫人笑道。我打發人找你來。不爲別的。初二日是鳳丫頭的生日。上兩年我原早想著替他做生日。偏到跟前。又有大事。就混過去了。今年人又齊全。料著又沒事。咱們大家好生樂一日。王夫人笑道。我也想著呢。既是老太太高興。何不就商議定了。賈母笑道。想我往年不拘誰做生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禮。這個也俗了。也覺太生分似的。今兒我出個新法子。又不生分。又可取樂。王夫人忙道。老太太怎麼想著好。就是怎麼樣行。賈母笑道。我想著咱們也學那小家子。大家湊分子。多少儘著這錢去辦。你道好不好。王夫人道。這個很好。但不知怎麼湊。

上者請之下者傳
之直頭鬧熱
只寫一坐饒有等
次

如拿不出來亦不
在其列矣
湊分子作生日極
其熱鬧窮國愁城
悉行政破

鳳姐口舌真似瀾
翻

法。賈母聽說一發高興起來。忙遣人去請薛姨媽。邢夫人等。又叫請姑娘們。並寶玉。那府裏。賈珍的媳婦。並賴大家的。及有些頭臉管事的。媳婦。也都叫了來。衆丫鬢婆子。見賈母十分高興。也都高興。忙忙的各自分頭去請的。請傳的。傳沒頓飯的工夫。老的少的。上的下的。烏壓壓擠了一屋子。只薛姨媽和賈母對坐。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門前兩張椅子上。寶釵姊妹等五六個人。坐在炕上。寶玉坐在賈母懷前。底下滿滿的站了一地。賈母忙命拿幾張小杌子來。給賴大母親等幾個高年有體面的。嫵嫵坐了。賈府風俗。年高服侍過父母的家人。比年輕的主子。還有體面。理亦宜之。所以尤氏鳳姐兒等。只管地下站著。補筆。那賴大的母親等三四個老媽媽。告了罪。都坐在小杌子上了。賈母笑著把方纔一夕話。說與衆人聽了。衆人誰不湊這趣兒。再也有和鳳姐兒好有情願這樣的。也有畏懼鳳姐兒。巴不得奉承的。況且都是拿得出來的。面面都寫到。所以一聞此言。都欣然應諾。真個爽利。賈母先道。我出二十兩。薛姨媽笑道。我隨著老太太。也是二十兩。邢夫人。王夫人笑道。我們不敢和老太太並肩。自然矮一等。每人十六兩。罷了。尤氏李紈也笑道。我們自然又矮一等。每人十二兩。罷。賈母忙和李紈道。你寡婦失業的。那裏還拉你出這個錢。我替你出了罷。鳳姐忙笑道。老太太別高興。且算一算帳。再攬事。波瀾。老太太身上已有兩分呢。這會子又替大嫂子出十六兩。說著高興。一會子回想。又心疼了。過後兒又說都是爲鳳丫頭化了錢。使個巧法子。哄著我拿出三四倍子來。暗裏補上。我還做夢呢。說的衆

能教如此亦因時
制宜之一道
想鳳姐一言既出
不復悔此十二兩
矣

偏會代人計較

如此分派亦見公道

賴嬖嬖亦竟爲調
諧卻說來語語關
地通使鳳姐無語喙

此亦通論

平兒襲人彩霞俱
是上一等者
賈母分派分例具
有等差
平丫頭應該如此
鳳姐可謂色色周
到此著亦斷不可
受

人都笑了。賈母笑道：「依你怎麼樣呢？」鳳姐笑道：「生日沒到，我這會子已經折受的不受用了。我一個錢也不出，驚動這些人，實在不安。不如大嫂子這分我替他出了罷。我到那一日多喫些東西，就享了福了。」邢夫人等聽了，都說很是。賈母方允了，落得允。鳳姐兒又笑道：「我還有一句話呢。我想老祖宗自己二十兩，又有林妹妹寶兄弟的兩分子，姨媽自己二十兩，又有寶妹妹的一分子，這倒也公道。只是二位太太每位十六兩，自己又少，又不替人出，這有些不公。道老祖宗喫了虧了。賈母聽了，呵呵大笑道：「到底是我的鳳丫頭向著我，這說的很是不。要是你叫我，他們又哄了去了。」鳳姐笑道：「老祖宗只把他哥兒兩個交給兩位太太一位占一個罷。派每位替出一分，就是了。」賈母忙說：「這很公道，就是這樣。」賴大的母親忙站起來，笑道：「這可反了。我替二位太太生氣，妙有波瀾在那邊。是兒子媳婦在這邊，是內姪女兒倒不向著婆婆姑姑倒向著別人。這兒媳婦倒成了陌路人，內姪女兒竟成了外姪女兒了。」說的賈母與衆人都大笑起來了。賴大之母因又問道：「少奶奶們十二兩，我們自然也該矮一等了。」賈母聽說道：「這使不得。你們雖該矮一等，我知道你們這幾個都是財主位，雖低些錢，卻比他們多的。你們和他們一例，纔使得衆媽媽聽了連忙答應。」賈母又道：「姑娘們不過應個景兒，每人照一個月的月例就是了。又回頭叫鴛鴦來，你們也湊幾個人商議湊了來。」鴛鴦答應著去不多時，帶了平兒襲人彩霞等，還有幾個丫頭來，也有二兩的，也有一兩的。賈母因問平兒：「你難道不替你主子做生日，還入在

此處用尤氏接口
調笑應下文賈母
派理生日事情
填還什麼人讀者
想知之

賈母可謂體恤之
至以上糾分金作一
節寫得亦安頓亦
條理亦周到亦開
熱語中帶侍寵而
驕光景
尤氏之言雖屬調
笑聽其口氣亦似
有而不滿意處
滿而不溢所以長
守富也孝經之言
誠不可不讀尤氏
雖屬調笑然其旨
可味也

這裏頭平兒笑道。我那個私自另外的有了。這是公中的也該出一分。賈母笑道。這纔是好孩子。鳳姐又笑道。上下都全了。還有二位姨奶奶。他出不出也問一聲兒。儘到他們是。理不然。他們只當小看了他們了。賈母聽說忙說。可是呢。怎麼倒忘了他們。只怕他們不得閑兒。叫一個丫頭問去說著。早有丫頭去了。半日回來說道。每位也出二兩。賈母喜道。拿筆硯來算明。共計多少。尤氏因悄悄罵鳳姐道。我把你這沒足數的小蹄子。這麼些婆。婆。嬌子來湊銀子給你做生日。你還不足。又拉上兩個苦瓠子。做什麼。鳳姐也悄悄笑道。你少胡說。一會子離了這裏。我纔和你算帳。他們兩個為什麼苦呢。有了錢也是白填。還別人不如拘了來。嗜們樂說著。早已合算了。共湊了一百五十兩有餘。總束一筆數化了。賈母道。一天戲酒用不了。尤氏道。既不請客。酒席又不多。兩三日的用度都數了。果然數化了。頭等戲不用錢。省在這上頭。賈母道。鳳丫頭說那班好。就傳那班。鳳姐道。嗜們家的班子。都聽熟了。倒是化幾個錢。叫一班來聽聽罷。賈母道。這件事我交給珍哥媳婦了。越發叫鳳丫頭別操一點心。受用一日。纔算尤氏答應著。又說了一回話。都知賈母乏了。纔漸漸的散出來。尤氏等送出邢夫人。王夫人。二人散去。他往鳳姐房裏來。商議怎麼辦生日的話。鳳姐兒道。你不用問我。你只看老太太的眼色行事。就完了。尤氏笑道。你這阿物兒也忒行了。大運了。只怕過分也要折福。我當有什麼事。叫我們去原來單為這個出了錢。不算還要我操心。你怎麼謝我。鳳姐笑道。別拉嗓。我又沒叫你來。謝你什麼。你怕操心。你這會

尤氏向丫頭發此言其不滿於鳳姐。抑者試思之。耶。連敘黛句是史筆。言上下大小俱送。齊矣。則後文少李。紈一分有意作弊。可見。不少者矣。真史筆。尤氏亦刻毒非尤。氏刻毒也。實因鳳。姐之人不可信耳。況於銀錢交關乎。此鳳姐之遁詞也。不得埋怨尤氏之。利害。得此一駁而尤。氏竟置之豈尤氏平。日之作事亦不是。乎。了是丁卯是卯者。檢點即少一分荷。其託大受累非淺。爲落拓者匡其不。尤氏亦伶俐乖巧。

子。就。回。老。太。去。再。派。一。個。就。是。了。太。覺。驕。形。於。色。尤。氏。笑。道。你。瞧。他。興。的。這。個。樣。兒。我。勸。你。收。著。些。兒。好。太。滿。了。就。出。來。了。言。外。微。旨。二。人。又。說。了。一。回。方。散。次。日。將。銀。子。送。到。寧。國。府。來。尤。氏。方。纔。起。來。梳。洗。因。問。是。誰。送。過。來。的。丫。頭。們。回。說。林。媽。尤。氏。便。命。叫。了。他。來。丫。頭。們。走。至。下。房。叫。了。林。之。孝。家。的。過。來。尤。氏。命。他。腳。踏。上。坐。下。一。面。忙。著。梳。洗。一。面。問。他。這。一。包。銀。子。共。多。少。林。之。孝。家。的。回。說。這。是。我。們。底。下。人。的。銀。子。湊。了。先。送。過。來。老。太。太。和。太。太。們。的。還。沒。有。呢。正。說。著。丫。頭。們。回。說。那。府。裏。太。太。和。姨。太。太。打。發。人。送。分。子。來。了。尤。氏。笑。罵。道。小。蹄。子。專。會。記。得。這。些。沒。要。緊。的。話。昨。兒。不。過。老。太。太。一。時。高。興。故。意。的。要。學。那。小。家。子。湊。分。子。你。們。就。記。得。到。了。你。們。嘴。裏。當。正。經。的。說。還。不。快。接。了。進。來。好。生。待。茶。再。打。發。他。們。去。丫。頭。們。笑。著。忙。接。銀。子。進。來。一。共。兩。封。連。寶。釵。黛。玉。的。都。有。了。尤。氏。問。還。少。誰。的。亦。是。史。筆。林。之。孝。家。的。道。還。少。老。太。太。太。姑。娘。們。的。我。們。底。下。姑。娘。們。的。尤。氏。道。還。有。你。們。大。奶。奶。的。呢。林。之。孝。家。的。道。奶。奶。過。去。這。銀。子。都。從。二。奶。奶。手。裏。發。一。共。都。有。了。說。著。尤。氏。梳。洗。了。命。人。伺。候。車。輛。一。時。來。至。榮。府。先。來。見。鳳。姐。只。見。鳳。姐。已。將。銀。子。封。好。正。要。送。去。尤。氏。問。都。齊。了。麼。鳳。姐。笑。道。都。有。了。快。拿。去。罷。丟。了。我。不。管。尤。氏。笑。道。我。有。些。兒。不。信。倒。要。當。面。點。一。點。說。著。果。然。按。數。一。點。只。沒。有。李。紈。的。一。分。是。鳳。姐。面。許。買。母。替。其。代。出。者。尤。氏。笑。道。我。說。你。鬧。鬼。呢。指。破。怎。麼。你。大。嫂。子。的。沒。有。尤。氏。何。又。怨。人。之。至。也。鳳。姐。笑。道。那。麼。些。還。不。彀。便。短。一。分。兒。也。罷。了。鳳。姐。利。心。太。重。等。不。彀。了。我。再。找。給。你。尤。氏。道。昨。

替作生日亦不宜
作此不吉之言尤
氏其有意耶其無
心耶

是王夫人亦信念
佛者
看尤氏所還數處
之分都有分寸不
似鳳姐一味願已
可知二人之出分
是出於不得已一
以上收分子爲一
段入鳳姐生日正
文

兒。你。在。人。跟。前。做。情。今。兒。又。來。和。我。賴。這。個。斷。不。依。你。我。只。和。老。太。太。要。去。極。惡。鳳。姐。笑。道。我。看。你。利。害。明。兒。有。了。事。我。也。了。是。了。卯。是。卯。的。你。也。別。抱。怨。尤。氏。笑。道。你。一。股。兒。不。給。也。罷。不。看。你。素。日。孝。敬。我。我。本。來。依。你。麼。說。著。把。平。兒。的。一。分。子。拿。了。出。來。識。竅。說。道。平。兒。來。把。你。的。收。了。去。等。不。穀。了。我。替。你。添。上。平。兒。會。意。笑。說。道。奶。奶。先。使。著。若。剩。了。下。來。再。賞。我。一。樣。亦。識。竅。尤。氏。笑。道。只。許。你。主。子。作。弊。就。不。許。我。做。情。兒。平。兒。只。得。收。了。尤。氏。又。道。我。看。著。你。主。子。這。麼。細。緻。弄。這。些。錢。那。裏。使。去。使。不。了。明。兒。帶。了。棺。材。裏。使。去。其。言。果。然。一。面。說。著。一。面。又。往。賈。母。處。來。先。請。了。安。大。概。說。了。兩。句。話。便。走。到。鴛。鴦。房。中。和。鴛。鴦。商。議。只。聽。鴛。鴦。的。主。意。行。事。可。以。討。賈。母。歡。喜。尤。氏。亦。乖。巧。二。人。計。議。妥。當。尤。氏。臨。走。時。便。把。鴛。鴦。的。二。兩。銀。子。還。他。說。這。還。使。不。了。呢。說。著。一。徑。出。來。又。至。王。夫。人。跟。前。說。了。一。回。話。因。王。夫。人。進。了。佛。堂。把。彩。雲。的。一。分。也。還。了。他。鳳。姐。兒。不。在。跟。前。一。時。把。周。趙。二。人。的。也。還。了。他。兩。個。還。不。敢。收。尤。氏。道。你。們。可。憐。兒。的。那。裏。有。這。些。閒。錢。鳳。丫。頭。便。知。道。了。有。我。應。著。呢。二。人。聽。說。千。恩。萬。謝。的。收。了。轉。眼。已。是。九。月。初。二。日。大。書。待。書。園。中。人。都。打。聽。得。尤。氏。辦。得。十。分。熱。鬧。不。但。有。戲。連。耍。百。戲。並。說。書。的。女。先。生。全。有。都。打。點。著。取。樂。頑。耍。李。紈。又。向。衆。姊。妹。道。今。兒。是。正。經。社。日。可。別。忘。了。寶。玉。也。不。來。想。必。他。只。圖。熱。鬧。把。清。雅。就。丟。了。說。著。便。命。丫。頭。去。瞧。做。什。麼。呢。快。請。了。來。丫。頭。去。了。半。日。回。說。花。大。姐。姐。說。今。兒。一。早。就。出。門。去。了。做。什。麼。衆。人。聽。了。都。詫。異。說。再。沒。有。出。門。之。理。這。丫。頭。糊。塗。不。知。說。

偏偏有人生日亦
在九月初二日
正做生日忽然用
此一段祭金釧之
法文章有疏密之
難道好端端生日
竟鬧出探喪事來
不成

在寶玉卻是一件
要緊事
所以說出去探喪

以上將鳳姐生日
事放過一邊接寫
寶玉出門事
心事如何摸得著

是摸不著頭腦光
景一問一答妙不可
言

話。因。又。命。翠。墨。去。一。時。翠。墨。回。來。說。可。不。真。出。門。了。說。有。個。朋。友。死。了。出。去。探。喪。去。了。探。春。道。斷。然。沒。有。的。事。憑。他。什。麼。再。沒。有。今。日。出。門。之。理。你。叫。襲。人。來。我。問。他。剛。說。著。只。見。襲。人。走。來。李。紈。等。都。說。道。今。兒。憑。他。有。什。麼。事。也。不。該。出。門。頭。一。件。你。二。奶。奶。的。生。日。老。太。太。都。這。麼。高。興。兩。府。上。下。衆。人。來。湊。熱。鬧。他。倒。去。了。第。二。件。又。是。頭。一。社。的。正。日。子。他。也。不。告。假。就。私。自。去。了。襲。人。嘆。道。昨。兒。晚。上。就。說。了。今。兒。一。早。有。要。緊。的。事。到。北。靜。王。府。裏。去。就。趕。回。來。的。寶。哥。亦。善。飾。詞。勸。他。不。要。去。他。必。不。依。今。兒。一。早。起。來。又。要。素。衣。裳。穿。想。必。是。北。靜。王。府。裏。的。要。緊。姬。妾。沒。了。也。未。可。知。李。紈。等。道。若。果。如。此。也。該。去。走。走。只。是。也。該。回。來。了。說。著。大。家。又。商。議。嗒。們。只。管。做。詩。等。他。來。罰。他。剛。說。著。只。見。賈。母。已。打。發。人。來。請。便。都。往。前。頭。去。了。襲。人。回。明。寶。玉。的。事。賈。母。不。樂。便。命。人。接。去。那。裏。去。接。原。來。寶。玉。心。裏。有。件。心。事。大。心。事。於。頭。一。日。就。分。付。焙。茗。明。日。一。早。出。門。備。兩。匹。馬。在。後。門。口。等。著。不。要。別。一。個。跟。著。說。給。李。貴。我。往。北。府。裏。去。了。倘。或。要。有。人。找。叫。他。攔。住。不。用。找。只。說。北。府。裏。留。下。了。橫。豎。就。來。的。焙。茗。也。摸。不。著。頭。腦。只。得。依。言。說。了。今。日。一。早。果。然。備。了。兩。匹。馬。在。後。園。門。等。著。天。亮。了。只。見。寶。玉。遍。體。純。素。從。角。門。出。來。一。語。不。發。跨。上。馬。一。彎。腰。順。著。街。就。往。前。去。了。焙。茗。也。只。得。跨。上。馬。加。鞭。趕。上。在。後。面。忙。問。往。那。裏。去。寶。玉。道。這。條。路。是。往。那。裏。去。的。焙。茗。道。這。是。出。北。門。的。大。道。出。去。了。冷。清。清。沒。有。可。頑。的。寶。玉。聽。說。點。頭。道。正。要。冷。清。清。的。地。方。好。元。之。又。元。說。著。越。發。加。了。兩。鞭。那。馬。早。已。轉。了。兩。個。灣。子。出。了。城。門。焙。

頭腦尚摸不著尙
何主意可得
自後園門上馬起
已走了十三四里
矣

十個字寫出主僕
二人之神

然則寶二爺之跑
究竟爲著何事
倘有蠟燭紙錠則
更妙矣
偏偏是個水仙庵
妙妙
還恐其不肯乎

此段議論寶玉似
乎有學問兼有識
見者
百忙之中有此閒
筆
想見主僕二人一
路說一路走也
自我觀之直是掉
下了一個活寶

茗越發不得主意只得緊緊的跟著一氣跑了七八里路出來人煙漸漸稀少寶玉方勒住馬也有勒馬之時回頭問焙茗道這裏可有賣香的焙茗道香倒有不知是那一樣寶玉想道別的香不好須得檀芸降三樣焙茗笑道這三樣可難得寶玉爲難焙茗見他爲難因問道要香做什麼使你管我做什麼使我見二爺時常帶的小荷包有散香何不找一找一句提醒了寶玉便回手衣襟上掛著個荷包摸了一摸竟有兩星沈速心內歡喜只是不恭些再想自己親身帶的倒比買的又好些卻有此想於是又問爐炭焙茗道這可罷了荒郊野外那裏有既用這些何不早說帶了來豈不便宜蠢才你曉得什麼寶玉道糊塗東西若可帶了來又不這樣沒命的跑了焙茗想了半日笑道我得了個主意不知二爺心下如何我想來二爺不止用這個呢只怕還要用別的這也不是事如今我們就往前再走二里地就是水仙菴了寶玉聽了忙問水仙菴就在這裏更好了我們就去說著就加鞭前行一面回頭向焙茗道這水仙菴的姑子常往嚼們家去這一去到那裏和他借香爐使使他自然是肯的焙茗道別說是嚼們家的香火就是平日不認識的廟裏和他借他也不敢駁回只是一件我常見二爺最厭這水仙菴的如何今兒又這樣喜歡了寶王道我素日最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蓋廟這都是當日有錢的老公們和那些有錢的愚婦們聽見有個神就蓋起廟來供著也不知那神是何人因聽些野史小說便信真了比如這水仙菴裏面因供的是洛神故名水仙菴殊不知古來並沒有個洛神那原

是其神耶抑似其人耶
 是念井中之瘠非思洛水之神○伴其滴淚之人惟有後之坐廊簷下者就叩個頭兒也不委屈二爺小廟中之焙茗者亦小廟中之伶俐者
 二爺不言而焙茗之言皆焙茗口中之所言皆二爺心中之所欲言者也即以為祭他之言不可當如此亦無不可夾雜祭金釧事因生者之生日憶死者之生日文章疏密相間之法章疏未嘗爬起也

是曹子建的誑話。誰知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著今兒。卻合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拍入本題。說著早已來至門前。那老姑子見寶玉來了。事出意外。竟像天上掉下個活龍來的。一般。奇。忙上來問好。命老道來接馬。寶玉進去。也不拜洛神像。卻只管賞鑒。雖是泥塑的。卻真有翩若驚鴻。婉若游龍之態。荷出綠波。日映朝霞之姿。寶玉不覺滴下淚來。老姑子獻了茶。寶玉因和他借香爐燒香。那姑子去了半日。連香供紙馬都預備了來。妙極。寶玉說道。一概不用。何以不用。命焙茗捧著爐。出至後園中。揀一塊乾淨地方兒。竟揀不出焙茗道。那井臺上如何。井臺有來得湊巧。寶玉點頭一齊來。至井臺上。將爐放下。焙茗站過一。旁。寶玉掬出香來。焚上。含淚施了半禮。回身命收了去。焙茗答應。且不敢收。忙爬下去。叩了幾個頭。口內祝道。我焙茗跟二爺這幾年。二爺的心事。我沒有不知道的。只有今兒這一。祭祀。沒有告訴我。我也不敢問。只是受祭的陰魂。雖不知名姓。想來自然是那人間有一。天上無雙的極聰敏極清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二爺心事。不能出口。讓我代祝。你若有一。靈有聖。我們二爺這樣想著你。你也時常來望候。望候二爺未嘗不可。你在陰間保佑二。爺來生也。變個女孩兒。和你們一處頑耍。豈不兩下裏都有趣了。說畢。又叩了幾個頭。纔爬了起來。寶玉聽他沒說完。便掌不住笑了。因踢他道。休胡說。防人聽見笑話。焙茗起來。收過香爐。和寶玉走著。因道。我已經合姑子說了。二爺還不用飯。叫他收拾了些東西。二。爺勉強喫些。我知道今兒裏頭大排筵宴。熱鬧非常。二爺為此纔躲了來的。橫豎在這裏。

偏偏鳳姐生日也
 撞著今朝焙茗亦
 說得委婉焙茗亦
 識大體妙在即以
 陰靈為囑其言易
 納吐亮愛才何必
 古今人不相及

回願馬字
 以下從寶玉出門
 回來接住鳳姐生
 日一貼身服侍之
 可知貼身服侍之
 人都去趕熱鬧矣
 新蓋的大花廳不
 知幾時蓋的
 寶玉於此真有難
 乎其為情者
 這鳳凰想是天上
 活龍變的

清淨一天也就儘樂了。若不喫東西。斷使不得。寶玉道。戲酒既不喫。這隨便的喫些何妨。焙茗道。這纔是還有一說。嗜們來了。必有人不放心。若沒有人不放心。便晚些進城何妨。若有人不放心。二爺須得進城回家去。纔是第一。老太太也放了心。第二禮也盡了。不過如此。就是家去了。看戲喫酒也並不是爺有意。原不過陪著父母盡孝道。若單爲了這個不顧老太太太懸心。就是方纔那受祭的陰魂也不安穩。善於指詞。二爺想我這話如何。一些也不錯。寶玉笑道。你的意思我猜著了。你想著。只你一個跟了我出來。回來你怕擔不是。所以拿這大題目來勸我。我纔來了。不過爲盡個禮。再去喫酒看戲。並沒說一日不進城。這已完了心願。趕著進城。大家放心。豈不兩盡其道。焙茗道。這更好。說著。二人來至禪堂。果然那姑子收拾了一桌素菜。寶玉胡亂喫了些。要緊進城也。焙茗也喫了。二人便上馬。仍回舊路。焙茗在後面。只囑付二爺好生騎著。這馬總沒大騎。手提緊著些。一面說著。早已進了城。仍從後門進去。忙忙來至怡紅院中。襲人等都不在房中。只有幾個老婆子看屋子。見他來了。都喜的眉開眼笑。道。阿彌陀佛。可來了。沒把花姑娘急瘋了呢。上頭正坐席呢。二爺快去罷。寶玉聽說。忙將素服脫了自己。找了顏色吉服。換上。便問道。都在什麼地方坐席呢。老婆子們回道。在新蓋的大花廳上呢。寶玉聽了。一逕往花廳上來。耳內早隱隱聞得簫管歌吹之聲。剛到穿堂那邊。只見玉釧兒獨坐在廊簷下。垂淚傷心。人見之。其何以堪。一見寶玉來了。便長嘆了一口氣。背著臉兒說道。咳。鳳凰來了。快進去罷。再一

問得突
睹此情形烏得而
不快快

寶哥也會掉誑只
怕不是王府的愛
妾

祭江比祭井何如
不識寶哥如何情
形

會子不來可就都反了。寶玉陪笑道：你猜我往那裏去的。也不見情。玉釧兒把身一扭。也不理他。只管拭淚。再複一筆。拭淚妙。寶玉只得快快的進去了。到了花廳上。見了賈母。王夫人等衆人。真如得了鳳凰一般。應上文。賈母先問道：你往那裏去了。這早晚纔來。還不給你姐姐行禮去呢。因笑著。又向鳳姐兒道：你兄弟不知好歹。就有要緊的事。怎麼也不說一聲兒。就私自跑了。這還了得。明兒再這樣。等你老子回家。必告訴他打你。鳳姐兒笑著道：行禮倒是小事。寶兄弟明兒斷不可不言語一聲兒。也不傳人跟著就出去。街上車馬多。頭一件叫人放心。再也不像咱們這樣。人家出門的規矩。這裏賈母又罵跟的人。爲什麼都聽他的話。說往那裏去。就去了。也不回一聲兒。一面又問他：到底是往那裏去了。可喫了些什麼。沒有嚇著了。沒有。寶玉只回說：北靜王的一個愛妾沒了。今日給他道惱去。我見他哭的那樣。不好撇下。他就回來。所以多等了一會子。賈母道：以後再私自出門。不先告訴我。一定叫你老子打你。寶玉連忙答應著。賈母又要打跟的人。衆人又勸道：老太太也不必生氣了。他已經答應不敢了。況且回來又沒事。大家該放心樂一會子了。賈母先不放心。自然著急發恨。今見寶玉回來。也就不提了。還怕他不受用。或者別處沒喫飯。路上著了驚恐。反又百般的哄他。襲人早已過來服侍。大家仍舊看戲。當日演的是荆釵。記。賈母薛姨媽等都看的心酸。淚落也有笑的。也有恨的。也有罵的。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況又演荆釵記都
看得心酸淚落耶

攢金慶壽。一見賈母之寵愛鳳姐。一見鳳姐之權壓衆人。不獨變換故套。寫衆人分金多少。及尤氏給還各人公分。俱有分寸。鳳姐生日。偏值金釧生忌。賈母攢金取樂。偏有寶玉撮土焚香。壽筵未設。寶玉先著素衣。戲席未終。賈璉忽持利劍。且尤氏口中說出錢帶棺材裏去。玉釧嘆氣。獨自暗中拭淚。種種不祥。俱於熱鬧時見兆。焙茗代祝。是用旁筆。寫出寶玉獸癡。婉勸寶玉回家。亦是旁面。寫寶玉竟忘鳳姐生日。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入壬子年九月初事。

變生不測
鳳姐諧



喜出望外乎
兒理妝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四十四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似有指桑罵槐之意寶哥聽者暗縮上文祭金釧往水仙庵也文筆靈警

花廳高會不肯上坐非嬌謙亦非脫套只圖適意耳世有一人慣要奪首席於意云何鳳姐今日也算很體面了

尤氏也工於調笑自從為鳳兒作生日以來吾始暢聞之

話說衆人看演荆釵記寶玉和姊妹一處坐著林黛玉因看到男祭這齣上便和寶釵說道這王十朋也不通的很小管在那裏祭一祭罷了必定跑到江邊上來做什麼俗語說觀物思人天下的水總歸一源不拘那裏的水舀一碗看著哭去也就盡情了寶釵不答不答亦妙寶玉回頭要熱酒敬鳳姐原來賈母說今日不比往日定要教鳳姐痛樂一日本自己懶怠坐席只在裏間屋裏榻上歪著和姨媽看戲隨心愛喫的揀幾樣放在小几上隨意喫著說話兒將自己兩桌席面賞那沒有席面的大小丫頭並那應著差聽差的婦人等命他們在窗外廊簷下也只管坐著隨意喫去不必拘禮王夫人和邢夫人在地下高桌上坐著外面幾席是他們姊妹們坐賈母不時分付尤氏等讓鳳丫頭坐上面你們好生替我待東難爲他一年到頭辛苦只算酬勞尤氏答應了又笑回道他是坐不慣首席坐在上頭橫不是豈不是的酒也不肯喫賈母聽了笑道你不會等我親自讓他去鳳姐兒忙也進來笑說老祖宗別信他們的話我喫了好幾鍾了賈母笑著命尤氏快拉他出去按在椅子上你們都輪流敬他他再不喫我當真的就親自去了尤氏聽說忙笑著又拉他出來坐下命人拿了臺盞斟了酒笑道一年到頭難爲你孝順老太太和我我

何忽作此不祥語
無意中一言令人
汗下酒想鳳姐還
受得住

此時蓮哥兒亦宜
來張羅一番不知
作什麼去了話頭
驚驚此一片話不
可謂惡勸酒矣不
由二奶之語除
也然此等激人誰
老作此言者酒往
敢作此言者酒往
上撞以突突二
字卻是女人家酒
醉有打酒官司者
俗有打酒官司者
載號載嗽以酒相
勸人必待生氣而飲
酒人必待生氣而飲
後亦未飲何免成
雙亦未飲何免成
此一跑卻跑得不
好即我亦疑其有
弊况鳳姐之機警
人乎

今兒沒什麼疼。你的親自斟酒。我的乖乖。你在我手裏。喫一口罷。想見妯娌和諧之樂。鳳姐兒笑道。你要安心孝敬我。跪下我就喫。尤氏笑道。說的你不知是誰。我告訴你。說罷。好容易今兒這一遭過了。後兒知道還得像今兒這樣的不得了。趁著儘力灌兩鍾子罷。鳳姐兒見推不過。只得喫了兩鍾。接著衆姊妹也來。鳳姐也只得每人的喫一口。還受得住。賴大媽媽見賈母尚且這等高興。也少不得來湊趣兒。領著些嬖嬖們也來敬酒。鳳姐兒也難推脫。只得喫了兩口。想已五分醉矣。鴛鴦等也都來敬。鳳姐兒真不能了。忙央告道。好姐姐們。饒了我罷。我明兒再喫罷。鴛鴦笑道。真個的我們是沒臉的了。就是我們在太太跟前。太太還賞個臉兒呢。往常倒有些體面。今兒當著這些人。倒做起主子的樣兒來了。我原不該來不喫。我們就走。說著真個回去了。鳳姐兒連忙拉住。笑道。好姐姐。我喫就是了。不怕你不喫。說著拿過酒來。滿滿的斟了一杯。喫乾。想已醉到七八分矣。鴛鴦方笑了散去。然後又入席。鳳姐兒自覺酒沈了。心裏突突的往上撞。要往家去。歇歇一頓。只見那耍百戲的上來。便和尤氏說預備賞錢。今日之大總管也。我要洗洗臉去。尤氏點頭。鳳姐兒觀人不防。便出了席。往房門後簷下走來。又起一波矣。平兒留心也。忙跟了來。鳳姐便扶著他。醉了醉了。直有九分了。纔至穿廊下。只見他房裏的一個小丫頭子正在那裏站著。見他兩個來了。回身就跑。奇峯陡起。鳳姐兒便疑心。忙叫那丫頭。先只粧聽不見。一發可疑。無奈後面連聲兒叫。也只得回家。鳳姐兒越發起了疑心。不得不疑。忙和平兒進了穿廊。不得不忙叫那小丫頭子也

我雖不醉也越發
起了疑心
二奶奶坐在臺階
上到底不雅然酒
醉以後亦常原諒
打猶可也打而曰
爛如何禁受
自己生日而自名
曰鬼作鬼之期不
遠矣
得此一駁小丫頭
無可置喙矣
此鳳姐之發酒風
也並非一疑之下
便疑其有也
兩腮紫漲比奶奶
臉上之醉何如奶
奶受不住矣
阿呀呀有這等事
到底二爺在家裏
做什麼
就什麼
曉得話中有文章
況是鳳姐兒乎
醜態畢露

進。來。把。格。扇。開。了。鳳。姐。坐。在。小。院。子。的。臺。階。上。命。那。小。丫。頭。跪。了。喝。命。平。兒。叫。兩。個。二。門。
上。的。小。廝。來。拿。繩。子。鞭。子。把。眼。睛。裏。沒。主。子。的。小。蹄。子。打。爛。了。阿。呀。呀。使。不。得。那。小。丫。頭。子。
已。經。嚇。的。魂。飛。魄。散。哭。著。只。管。磕。頭。求。饒。不。知。磕。了。幾。個。頭。鳳。姐。兒。問。道。我。又。不。是。鬼。你。見。
了。我。不。識。規。矩。站。住。怎。麼。倒。往。前。跑。小。丫。頭。子。哭。道。我。原。沒。看。見。奶。奶。來。我。又。記。掛。著。房。
裏。無。人。所。以。跑。了。還。要。強。辨。倘。辨。得。過。亦。未。可。知。鳳。姐。兒。道。房。裏。既。無。人。誰。叫。你。出。來。的。你。便。
沒。看。見。我。和。平。兒。在。後。頭。拉。著。嗓。子。叫。了。你。十。來。聲。越。叫。越。跑。離。的。又。不。遠。你。聾。了。不。成。
你。還。和。我。強。嘴。又。緊。一。層。說。著。便。揚。手。一。掌。打。在。臉。上。阿。呀。打。的。那。小。丫。頭。子。一。栽。這。邊。臉。
上。又。一。下。阿。呀。呀。登。時。小。丫。頭。子。兩。腮。紫。脹。起。來。平。兒。忙。勸。奶。奶。子。細。手。疼。鳳。姐。便。說。你。
再。打。著。問。他。跑。什。麼。他。再。不。說。把。嘴。撕。爛。了。他。的。說。就。是。了。那。小。丫。頭。子。先。還。強。嘴。後。來。聽。
見。鳳。姐。兒。要。燒。了。紅。烙。鐵。來。烙。嘴。方。哭。道。二。爺。在。家。裏。打。發。我。來。這。裏。瞧。著。奶。奶。的。若。見。
奶。奶。散。了。先。叫。我。送。信。去。的。不。承。望。奶。奶。這。會。子。就。來。不。喫。醉。也。不。來。鳳。姐。兒。見。話。中。有。文。
章。天。生。奇。妬。一。瓶。頭。醋。便。又。問。道。叫。你。瞧。著。我。做。什。麼。難。道。怕。我。家。去。不。成。必。有。別。的。原。故。快。
告。訴。我。我。從。此。以。後。疼。你。哄。小。孩。子。語。你。若。不。細。說。立。刻。拿。刀。子。來。割。你。的。肉。嚇。小。孩。子。語。
著。回。頭。向。頭。上。拔。下。一。根。簪。子。來。可。惜。頭。上。不。插。刀。向。那。丫。頭。嘴。上。亂。戳。嚇。的。那。丫。頭。一。行。
躲。一。行。哭。求。道。我。告。訴。奶。奶。可。別。說。我。說。的。來。了。平。兒。一。旁。勸。一。面。催。他。叫。他。快。說。丫。頭。
便。說。道。二。爺。也。是。纔。來。來。了。就。開。箱。子。做。什。麼。拿。了。兩。塊。銀。子。什。麼。用。還。有。兩。支。簪。子。兩。

你身發軟之時方

連哥發硬之時

連哥布陣頗密二

奶奶破陣頗疾

就跑上加縮頭二

字其急迫神氣可

想

跑了出來則免了

兩個巴掌一根簪

這一下到底是輕

怨發落

閻王老婆絕妙名

號較生菩薩九子

冤鳩盤茶尤覺威

風凜凜

正段子與那一個叫我悄悄的送與鮑二的老婆去這又是誰叫他進來他收了東西就往嘴
 們家裏來了來幹什麼二爺叫我瞧著奶奶底下的事我就知道了你那裏知道鳳姐聽了
 已氣的渾身發軟忙立起身來極寫妬婦刻不能待矣一逕來家剛至院門又見有一個小丫
 頭在門前探頭兒又是一個一見了鳳姐也縮頭就跑鳳姐兒提著名字喝住那丫頭本來
 伶俐見躲不過了越發的跑了出來笑道我正要告訴奶奶去呢可巧奶奶來了鳳姐道
 告訴我什麼那丫頭便說二爺在家這般如此將方纔的話也說了一遍鳳姐啐道你早
 做什麼了這會子我看見你了你來推乾淨兒說著揚手一下打的那丫頭一個趑起便
 攝腳兒走了不然又是一下鳳姐來至窗前往裏聽時只聽裏頭說笑道多早晚你那閻王
 老婆死了就好了偏於生日聞死語賈璉道他死再娶一個也是這樣又怎麼樣呢那婦人
 道他死了你倒是把平兒扶了正只怕還好些賈璉道如今連平兒他也不叫我沾一沾
 了此時璉兒與這婦人不知已沾過幾沾平兒也是一肚子委屈不敢說我命裏怎麼就該犯了
 夜叉星癡公子可憐語鳳姐聽了氣的渾身亂戰連酒氣都戰出來又聽他們都讚平兒便疑
 平兒素日背地裏自然也有怨語了那酒越發湧上來了也並不付奪回身把平兒先打
 兩下是酒後糊塗○寫得疾一脚踢開了門進去也不容分說不必分說矣抓著鮑二家的撕打
 一頓又怕賈璉走出去便堵著門站著罵道好倡婦你偷主子漢子還要治死主子老婆
 平兒過來你們倡婦們一條籐兒多嫌著我外面兒你哄我說著又把平兒打了幾下打

夜叉星與閻王老
婆的是一對二奶
奶的影子

此亦賈璉在婦人
面前爲平兒設想
之詞要討婦人的
好反使平兒抱不
白之冤

色色機警的是捉
姦老手
何不如小丫頭之
攝腳兒走了豈不
了事

一個酒湧上來一
個酒氣上來卻一
一對

從賈璉逼出平兒
從平兒逼出鳳姐
又從鳳姐逼出賈
璉直鬧得天翻地
覆虧他一枝筆寫
得層層都到

此回散席其醜萬
狀

如何不見了鮑二
家的想已一溜煙
走矣

的平兒有冤無處訴。只氣得乾哭罵道：你們做這些沒臉的事，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麼。只得如此說說，說著也把鮑二家的撕打起來。賈璉也因喫多了酒，進來高興，未曾做的機密。原來尙未沾著，一見鳳姐來了，已沒了主意。又見平兒也鬧起來，把酒也氣上來了。兩虎相鬪，必有一傷。鳳姐兒打鮑二家的，他已又氣又愧，只好說的。今見平兒也打便上來，踢罵道：好倡婦，你也動手打人。平兒氣怯忙住了手，哭道：你們背地裏說話爲什麼拉我呢。鳳姐見平兒怕賈璉越發氣了，又趕上來打著平兒，偏叫他打鮑二家的。平兒急了，便跑出來找刀子要尋死。外面衆婆子丫頭忙攔住解勸。這裏鳳姐見平兒尋死去，使一頭撞在賈璉懷裏，叫道：你們一條藤兒害我，被我聽見倒都嚇起我來。你也勒死我罷。賈璉氣的牆上拔出劍來說道：不用尋死，我也急了一齊殺了我償了命。大家乾淨正鬧的不開交。一頓只見尤氏等一羣人來了，疾入說這是怎麼說，纔好好的就鬧起來。賈璉見了人越發倚酒三分醉，逞起威風來，直是惱羞成怒，倚醉伴狂，故意要殺鳳姐兒。鳳姐兒見人來了，便不似先前那般潑了，警丟下衆人，便哭著往賈母那邊跑。又好又惡，又好詐。此時戲已散了，先揭過一邊妙。鳳姐跑到賈母跟前，爬在賈母懷裏，只說：老祖宗救我。璉二爺要殺我呢。只四字已足。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忙問怎麼了。鳳姐兒哭道：我纔家去換衣裳，然後訴出原由。不防璉二爺在家和人說話，我只當是有客來了，嚇的我不敢進去。在窗戶外頭聽了一聽，原來是鮑二家的媳婦商議說我利害，要拿毒藥給我喫了治死我。我把平兒扶了正我。

見人便不潑乃才
 智超人越處村中
 婦見人越奶實到
 底是二奶○奶實本
 事凶作手○想荆
 敘記已團圓矣
 無詭不成狀方能
 自認動了氣方
 中聽動了氣法
 老聽太慣了法
 文實指如箭在
 絃上不得發
 邢夫人本領不過
 如此
 活畫癡公子醉態

此不是衛護賈
 語乃排解鳳姐
 也老太太真會
 停也
 是安慰鳳姐語
 是縱容賈語
 若今之兩口子其
 對打者多矣鳳姐
 其尙有古風歟

原。生。了。氣。又。不。敢。和。他。吵。好。貨。原。打。了。平。兒。兩。下。問。他。爲。什。麼。害。我。他。臊。了。就。要。殺。我。賈
 母。聽。了。都。信。以。爲。真。說。這。還。了。得。快。拿。了。那。下。流。種。子。來。邢。王。二。夫。人。都。在。內。立。出。火。籤。一。語
 未。完。只。見。賈。璉。拿。著。劍。趕。來。緊。拍。後。面。許。多。人。跟。著。賈。璉。明。仗。著。賈。母。素。昔。疼。他。們。連。母
 親。嬌。母。也。無。礙。故。逞。強。鬧。了。來。此。三。句。是。作。者。下。一。注。腳。邢。夫。人。王。夫。人。見。了。氣。的。忙。攔。住。罵
 道。這。下。流。東。西。你。越。發。反。了。老。太。太。在。這。裏。呢。賈。璉。也。斜。著。眼。道。都。是。老。太。太。慣。的。他。他
 纔。這。樣。連。我。也。罵。起。來。了。是。醉。態。邢。夫。人。氣。的。奪。下。劍。來。只。管。喝。他。快。出。去。那。賈。璉。撒。嬌
 撒。癡。涎。言。涎。語。的。還。只。亂。說。寫。得。十。分。透。足。賈。母。氣。的。說。道。我。知。道。你。不。把。我。們。放。在。眼。裏
 叫。人。把。他。老。子。叫。來。看。他。去。不。去。去。去。去。賈。璉。聽。見。這。話。方。趑。趑。著。腳。兒。出。去。了。賭。氣。也
 不。往。家。去。便。往。外。書。房。來。這。裏。邢。夫。人。王。夫。人。也。說。鳳。姐。賈。母。道。什。麼。要。緊。的。事。小。孩。子
 們。年。輕。饞。嘴。貓。兒。似。的。那。裏。保。得。住。不。這。麼。著。從。小。兒。是。人。都。打。這。麼。過。的。都。是。我。的。不
 是。叫。你。多。喫。了。兩。口。酒。又。喫。起。醋。來。了。若。能。如。老。祖。宗。言。語。此。回。則。快。樂。終。席。不。致。出。醜。矣。說。的。衆
 人。都。笑。了。賈。母。又。道。你。放。心。明。兒。我。叫。他。來。替。你。賠。不。是。你。今。兒。別。過。去。臊。著。他。因。又。罵
 平。兒。那。蹄。子。素。日。我。倒。看。他。好。怎。麼。暗。地。裏。這。麼。壞。冤。哉。尤。氏。等。笑。道。平。兒。沒。有。不。是。是
 鳳。姐。拿。著。人。家。出。氣。兩。口。子。不。好。對。打。都。拿。著。平。兒。殺。性。子。平。兒。委。屈。的。什。麼。是。的。老。太
 太。還。罵。人。家。心。事。揭。出。賈。母。道。原。來。這。樣。我。說。那。孩。子。倒。不。像。那。狐。媚。壓。倒。的。既。這。麼。著。可
 憐。見。的。白。受。他。的。氣。轉。風。甚。捷。因。叫。琥。珀。來。你。去。告。訴。平。姐。姐。說。我。的。話。我。知。道。他。受。了。委。

寶釵之論亦是明白人話

平兒婉孌循分豈猶不得其平大婦疑之欲以不平平其平也必不平賴賈母一言而於是乎平

平兒一受委屈奶奶姑娘們都讓他的體面可見平兒素日之

說得委婉可憐

寶哥哥調停得奇

寶哥真色色留神

作者又將兩邊心頭事一寫

曲明兒。我。叫。他。主。子。來。替。他。賠。不。是。今。兒。是。他。主。子。的。好。日。子。不。許。他。胡。鬧。只。三。四。句。而。慰。之。憐。之。勸。之。面。面。都。到。賈。母。真。善。於。調。停。者。原。來。平。兒。早。被。李。紈。拉。入。大。觀。園。去。了。平。兒。哭。的。哽。噎。難。言。寶。釵。勸。道。你。是。個。明。白。人。你。們。奶。奶。素。日。何。等。待。你。今。兒。不。過。他。多。喫。了。一。口。酒。他。可。不。拿。你。出。氣。難。道。拿。別。人。出。氣。不。成。別。人。又。笑。話。他。是。假。的。了。正。說。著。只。見。琥。珀。走。來。說。了。賈。母。的。話。平。兒。自。覺。面。上。有。了。光。輝。方。纔。漸。漸。的。好。了。也。不。往。前。頭。來。寶。釵。等。歇。息。了。一。回。方。來。看。賈。母。鳳。姐。寶。玉。便。讓。了。平。兒。到。怡。紅。院。中。來。寶。哥。哥。又。忙。著。笑。道。我。先。原。要。讓。你。的。只。因。大。奶。奶。和。姑。娘。們。都。讓。你。我。就。不。好。讓。的。了。平。兒。也。陪。笑。說。多。謝。因。又。說。道。好。好。兒。的。從。那。裏。說。起。無。緣。無。故。白。受。了。一。場。氣。襲。人。笑。道。二。奶。奶。素。日。待。你。好。這。不。過。是。一。時。氣。急。了。平。兒。道。二。奶。奶。倒。沒。說。的。只。是。那。倡。婦。治。的。我。他。又。偏。拿。我。湊。趣。兒。還。有。我。們。那。糊。塗。爺。倒。打。我。說。著。便。又。委。屈。禁。不。住。流。下。淚。來。寶。玉。忙。勸。道。好。姐。姐。別。傷。心。我。替。他。兩。個。賠。個。不。是。罷。平。兒。笑。道。與。你。什。麼。相。干。一。些。不。錯。寶。玉。笑。道。我。們。兄。弟。姊。妹。都。一。樣。他。們。得。罪。了。人。我。替。他。賠。個。不。是。也。是。應。該。的。又。道。可。惜。這。新。衣。裳。也。沾。了。這。裏。有。你。花。姊。妹。的。衣。裳。何。不。換。了。下。來。拿。些。燒。酒。噴。了。熨。一。熨。把。頭。也。另。梳。一。梳。一。面。說。一。面。分。付。了。小。丫。頭。子。們。盥。洗。臉。水。燒。熨。斗。來。平。兒。素。昔。只。聞。人。說。寶。玉。專。能。和。女。孩。兒。接。交。寶。玉。素。日。因。平。兒。是。賈。璉。的。愛。妾。又。是。鳳。姐。兒。的。心。腹。故。不。肯。和。他。廝。近。因。不。能。盡。心。也。常。為。恨。事。平。兒。如。今。見。他。這。般。心。中。也。暗。暗。的。戰。戰。發。乎。情。矣。果。然。話。不。虛。傳。

難為寶二爺設身處地替平姑娘層層想到

可見怡紅院中丫頭等色色講究

周密乃爾

白則不紅紅則不白真讚得出粉之好處

一粉一脂如許費事其他可推矣真寫出慾界仙都

生平學問

寶玉之心必曰吾何福而修此

卻是寶二爺癡想

金釧生日至此點

己平兒可謂得一知

色色想得周到。又見襲人特特的開了箱子。拿出兩件不大穿的衣服。忙來洗了臉。寶玉在旁笑勸道。姐姐還該擦上些脂粉。不然倒像是和鳳姐姐賭氣了似的。況且又是他的好日子。而且老太太又打發了人來安慰你。與你什麼相干。平兒聽了有理。便去找粉。只見粉寶玉忙走至粧臺前。將一個宣磁盒揭開。裏面盛著一排十根玉簪花棒兒。捻了一根。遞與平兒。又笑說道。這不是鉛粉。這是紫茉莉花種研碎了。對上料製的。平兒倒在掌上看時。果見輕白紅香四樣俱美。撲在面上也更容易勻淨。且能潤澤。不像別的粉澀滯。然後看見胭脂。也不是一張。卻是一個小小的白玉盒子。裏面盛著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樣。寶玉笑道。那市上賣的胭脂不乾淨。顏色也薄。這是上好的。胭脂搗出汁子來。淘澄淨了。配了花露蒸成的。只要那簪子挑一點兒。抹在脣上。就殼了。用一點水化開。抹在手心裏。就殼拍臉的了。平兒依書。粧扮果見鮮豔異常。且又甜香滿頰。寶玉又將盆內開的一支。並蒂秋蕙。用竹剪刀鉸了下來。與他簪在鬢上。有勞了。忽見李執打發丫頭來喚他。方忙忙的去了。寶玉因自來從未在平兒前盡過心。且平兒又是個極聰明極清俊的上等女孩兒。比不得那起俗拙蠢物。深為怨恨。今日是金釧兒生日。故一日不樂。不想落後鬧出這件事來。竟得在平兒前稍盡片心。也算今生意中不想之樂。因歪在牀上。心內怡然自得。千卿甚事。忽又思及賈璉。惟知以淫樂悅己。並不知作養脂粉。又思平兒並無父母兄弟姊妹。獨自一人。供應賈璉夫婦二人。賈璉之俗。鳳姐之威。璉鳳二人之的評。他竟能周全。

色色周到

始而喜繼而傷終而悶癡人真有此癡想

只好三人三處睡真是一時合攏不來

略將生日鬧事一收

賈母終身為鳳姐蒙蔽溺愛之弊一至於此二哥無言可對

較之鮑二家腥的臭的果何如哉

老太太只知鳳姐兒有禮不知鳳姐兒有醋也

妥貼今兒還遭茶毒也就薄命的很了想到此間便又傷感起來復又起身見方纔的衣裳上噴的酒已半乾便拿熨斗熨了疊好見他的手帕子上面猶有淚痕又替他放在盆中洗了晾上又喜又悲悶了一回也往稻香村來說一回閒話掌燈後方散平兒就在李紈處歇了一夜鳳姐兒只跟著賈母睡賈璉晚間歸房冷清清的又不好去叫只得胡亂睡了一夜何不去叫鮑二家的次日醒了想昨日之事大沒意思後悔不來邢夫人記掛著昨日賈璉醉了忙一早過來叫了賈璉過賈母這邊來賈璉只得忍愧前來在賈母面前跪下賈母問他怎麼了賈璉忙陪笑說昨兒原是喫了酒驚了老太太的駕今兒來領罪賈母啐道下流東西灌了黃湯不說安分守己的挺尸去倒打起老婆來了鳳丫頭成日家說嘴霸王似的一個人昨兒嚇的可憐要不是我你要傷他的命了這會子怎麼樣賈璉一肚子的委屈不敢分辯只認不是賈母又道鳳丫頭和平兒還不是個美人胎子你還不足成日家偷雞摸狗腥的臭的都拉了你屋裏去為這起倡婦打老婆又打屋裏的人你還虧是大家的公子出身活打了嘴了你若眼睛裏有我你起來我饒了你乖乖的替你媳婦賠個不是兒拉了他家去我就喜歡了要不然你只管出去我也不敢受你的跪賈璉聽如此說又見鳳姐兒站在那邊也不盛粧哭的眼睛腫著也不施脂粉黃黃臉兒比往常更覺可憐可愛想著不如賠了不是彼此也好了又討老太太的喜歡想畢便笑道老太太的話我不敢不依只是越發縱了他了賈母笑道胡說我知道他最有禮的

然則鮑二家的又所謂妾不如偷乎

此一揖也賠自己之不是乎抑替奶奶之賠不是乎

真情刻露能不落淚

也是落淚也是真情刻露

以上將三人鬧後和睡一收情所必至之言

情所必至之哭

此連二哥無可辨之辭也

再不會冲撞人。他日後得罪了你。我自然也做主。叫你降伏就是了。公道話。賈璉聽說。爬起來。便與鳳姐兒作了一個揖。笑道。原是我的不是。二奶奶別生氣了。滿屋裏的人都笑了。賈母笑道。鳳丫頭不許惱了。再惱我就惱了。說著。又命人去叫了平兒來。命鳳姐兒和賈璉安慰平兒。賈璉見了平兒。越發顧不得了。所謂妻不如妾。聽賈母一說。便趕上來。說道。姑娘昨日受了屈了。都是我的不是。奶奶得罪了你。也是因我而起。我賠了。不是不算。外還替你奶奶賠個不是。說著。也作了一個揖。此揖甘心引的。賈母笑了。鳳姐兒也笑了。好了。好了。賈母又命鳳姐來安慰平兒。平兒忙走上來。給鳳姐兒磕頭。說奶奶的千秋。我惹了奶奶生氣。是我該死。鳳姐兒正自愧悔。昨日酒喫多了。不念素日之情。浮躁起來。聽了旁人話。無故給平兒沒臉。今反見他如此。又是慚愧。又是心酸。忙一把拉起來。落下淚來。平兒道。我服侍了奶奶這麼幾年。也沒彈我。一指甲就是昨兒打我。我也不怨奶奶。都是那倡婦治的。怨不得奶奶生氣。說著。也滴下淚來了。賈母便命人將他三人送回房去。有一個再提此話。即刻來回我。我不管是誰拿拐棍子給他一頓。三個人從新給賈母。邢王二位夫人叩了頭。老嫗嫗答應了。送他三人回去。至房中。三字提綱。鳳姐兒見無人。方說道。我怎麼像個閻王。又像夜叉。那倡婦咒我死。你也幫著咒我。千日不好。也有一日好。可憐我熬的連個混帳女人也不如了。我還有什麼臉來過這日子。純乎奸詐說著。又哭了。賈璉道。你還不足。你細想想。昨兒誰的不是多。今兒當著人。還是我跪了一跪。又賠不是。癡公

聞鮑二媳婦吊死
一驚即為收色又
喝退那個媳婦是
真。有。智。有。膽。吾。畏
其人

鳳姐聲口居然一
個老訟師無怪連
二爺如傀儡也

使眼色兒四字活
畫出平日懼內光
景

狡詐可畏

了卻鮑二家的

又費了公堂銀二
百兩賈璉夫婦交
通作弊那不使賈
府漸衰

鮑二仍然奉事賈
璉蓋少婦雖亡方
兄已到好貨財不
敢私妻子矣

鳳姐好作頭

以上結鳳姐大鬧
事自生日至此為
一大段

子可憐。你也爭足了光了。這會子還嘮叨。難道你還叫我替你跪下。纔罷。太要足了。強也。不是好事。說的鳳姐兒無言可對。平兒嗤的一聲。又笑了。賈璉也笑道。可好了。真真的我。也沒法了。正說著。只見一個媳婦來回說。鮑二媳婦吊死了。賈璉鳳姐兒都喫了一驚。鳳姐忙收了怯色。反喝道。死了罷了。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一時。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悄悄回。鳳姐道。鮑二媳婦吊死了。他娘家的親戚要告呢。鳳姐兒冷笑道。這倒好了。我正想要打。官司呢。好利害。林之孝家的道。我纔和衆人勸了他們。又威嚇了一陣。又許了他幾個錢。也就依了。鳳姐兒道。我沒一個錢。有錢也不給。只管叫他告去。也不許勸他。也不用鎮嚇。他只管讓他告去。他告不成。我還問他個以尸訛詐呢。實在利害。林之孝家的正在爲難。見賈璉和他使眼色。兒收殺得好。心下明白。便出來等著。賈璉道。我出去瞧瞧。看是怎麼樣。鳳姐兒道。不許給他錢。是門面語。賈璉一逕出來。和林之孝來商議。著人去做好。做歹。許了二百兩。發送纔罷。賈璉生恐有變。又命人去和王子騰說了。將衙役伴作人等。叫幾名來。幫著辦喪事。那些人見了如此。總要復辨。亦不敢辨。只得忍氣吞聲罷了。賈璉又命林之孝將那二百銀子。入在流年帳上。分別添補。開消過去。私帳公消。又體己給鮑二些銀兩。安慰他說。另日再挑個好媳婦給你。鮑二又有體面。又有銀子。有了此道。何妨。此道有何不依。便仍然奉承。賈璉世情可嘆。不在話下。裏面鳳姐心中。雖不安。如見肺肝。面上只管佯不理。論。因房中無人。便拉平兒笑道。我昨兒多喫了一口酒。你別埋怨。打了那裏。讓我瞧瞧。平兒道。也

沒打重。只聽得說奶奶姑娘都進來了。要知後來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荆釵男祭。必到江邊。與寶玉焚香。尋至井上。暗相關照。黛玉口中說出。寶釵不答。想見兩人意中。俱默曉寶玉心事。

尤氏說好容易。今兒這一遭過後。知道還得不得。是以讖語作伏筆。

賈璉拔劍要殺鳳姐。與二十一回對平兒說。將來都死在我手裏。句遙遙照應。

鮑二妻弔死。與金釧投井。一是氣忿。一是羞忿。身分各別。

平兒理粧一節。於極氣惱時。夾寫極憐愛。有忽然狂風暴雨。忽然風和花媚之景。

賈璉與鳳姐反目。必得賈母作主。賈璉方好服禮陪罪。此一定之法。人人想得到。至

寫得委婉曲折。情景宛然。非俗筆可及。

鮑二依舊奉承賈璉。伏後來伺候尤二姐。及分贓情事。

第三十九回至四十四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三十九四十四十一為一段。敘老劉

老得賈母歡心。可以不時走動。及王夫人等各想攸助。從此家中漸漸寬餘。為後來

巧姐避難地步。四十二回為一段。是上三回餘波。既寫黛玉心服寶釵。又帶敘畫圖

等事。四十三四回為一段。寫鳳姐盛時慶壽。即伏日後失時之兆。

大某山民評曰

賈氏虐婢。相習成風。手嘴被戳。籲天無辜。不料鳳姐頭上之簪。晴雯枕邊之一丈青。皆是香閨刑具。寶玉服侍委屈人。色色周匝。厥後以並蒂蘭替他簪髮。則一片光明。無障無礙。獨云得意外之樂。吾知其久在意中。此回仍是壬子年九月初事。

金蘭契互
割金蘭語



風雨九月開卷風雨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四十五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以下即從鳳姐平兒落脈接前四十一段二回作社作畫一就是這個要緊事

鳳姐真狡猾人

八字卻像

話說鳳姐兒正撫恤平兒。忽見衆姊妹進來。忙讓坐了。平兒斟上茶來。鳳姐兒笑道。今兒來的這些人。倒像下帖子請了來的。探春先笑道。我們有兩件事。一件是我的一件。是四妹妹的。還夾著老太太的話。鳳姐兒笑道。有什麼事。這麼要緊。探春笑道。我們起了個詩社。頭一社就不齊全。衆人臉軟。所以就亂了例了。我想必得你去。去做個監社御史。鐵面無私纔好。再四妹妹爲畫園子用的東西。這般那般不全。回了老太太。老太太說。只怕後頭樓底下。還有當年剩下的。找一找。若有呢。拿出來。若沒有。叫人買去。鳳姐兒笑道。我又不會做什麼。溼的乾的。要我吃東西去不成。探春道。你雖不會做。也不要你做。你只監察著我們裏頭。有偷安怠惰的。該怎麼樣罰他。就是了。鳳姐兒笑道。你們別哄我。我猜著了。那裏是請我做監察御史。分明是叫我做個進錢的。銅商你們弄什麼社。必是要輪流做東道的。你們的錢不穀化。想出這個法子來。勾了我去。好和我要錢。可是這個主意。說的衆人都笑道。你卻猜著了。李紈笑道。真真你是個水晶心肝玻璃人兒。奇妙。鳳姐兒笑道。虧你是個大嫂子呢。姑娘們原叫你帶著念書學規矩。鍼線俱要教導他們的。這會子起詩社。能用幾個錢。你就不管了。老太太罷了。原是老封君。你一個月十兩銀子的月錢。

李執年中出息景
況卻借二嫂子口
中述出

一些不錯

口頭應對其實是
鳳姐身分

以謔代罵令人胸
中一快不特為平
兒吐氣也真抵得
駱臨川討武后一
檄

此日李執獨豪爽
鳳姐獨和軟皆為
僅見

哦字作一句讀

筆尖舌尖一往錄
利鳳姐究是可人
作者真是好人
妯娌間戲謔即云
替平兒賠個不是
其後也悔託諸諧

比我們多兩倍子。老太太太太還說你寡婦失業的可憐不敷用。又有個小子。足足的又添了十兩銀子。和老太太太太平等。又給你園子裏的地。各人取租子。年終分年例。你又是上上分兒。你娘兒們主子奴才。共總沒有十個人。吃的穿的。仍舊是大官衆的通共算起來。也有四五百銀子。這會子你就每年拿出一二百兩來。陪他們頑頑。能有幾年呢。他們明兒出了閣。難道還要你賠不成。這會子你怕化錢。挑唆他們來鬧我。我樂得去喫一個河涸海乾。我還不知道呢。李執笑道。你們聽聽。我說了一句。他就說了兩車無賴的話。真真泥腿市俗。專會打死算盤。分金剝兩的。你這個東西。虧了還託生在詩書仕宦人家。做小姐。現在既已出了嫁。還是這麼著。若生在貧寒小門小戶人家。做了小子。丫頭。還不知怎麼下作呢。天下人都被你算計了。去。昨兒還打平兒。虧你伸得出手來。那黃湯難道灌著了狗肚子裏去了。氣的我。只要替平兒打抱不平。兒忖度了半日。好容易狗長尾巴。尖兒的好日子。又怕老太太心裏不受用。因此沒來。究竟氣還不平。你今兒倒招我來了。給平兒拾鞋。還不要呢。你們兩個很該換一個過兒。纔是說的衆人都笑了。鳳姐忙笑道。哦。我知道了。竟不是為詩。為畫來找我。竟是為平兒報仇來了。我竟不知道。平兒有你這一位仗腰子的人。可知就有鬼拉著我的手。我也不敢打他了。平姑娘過來。我當著你大奶奶。姑娘們替你賠個不是。擔待我酒後無德罷。談笑中卻有悔意。說著衆人都笑了。李執笑問平兒道。如何。我說必要給你爭爭氣。纔罷。平兒笑道。雖如此。奶奶們取笑。我可禁不

笑自今伊始庶有
多乎

鳳姐兒真有口才

隨口脫機鋒皆爽
利

有錢那得攆出閑
歷世故之言寒士
聞之毛髮森豎

不是這樣便將如
何

起呢。李執道。什麼禁的。起。禁不起。有我呢。快拿鑰匙。叫你主子開門。找東西去罷。鳳姐兒笑道。好嫂子。你且同他們回園子裏去。纔要把這米帳合他們算一算。那邊太太又打發人來叫。又不知有什麼話說。伏下回。事須得過去走一走。還有你們年下添補的衣服。打點給人做去呢。李執笑道。這些事情。我都不管。你只把我的事完了。我好歇著去。省得這些姑娘小姐鬧我。鳳姐忙笑道。好嫂子。賞我一點空兒。你是最疼我的。怎麼今兒爲平兒。願旨。就不疼我了。往常你還勸我。說事情雖多。也該保全身子。檢點著偷空兒歇歇。你今兒倒反逼起我的命來了。況且誤了別人年下的衣裳無礙。他姐兒們的若誤了。卻是你。的責任。老太太豈不怪你。不管閒事。連一句現成的話也不說。我寧可自己落不是。也不敢累你呀。李執笑道。你們聽聽說的好不好。把他會說話的。我且問你。這詩社到底管不管。鳳姐兒笑道。這是什麼話。我不入社。化幾個錢。我不成了大觀園的反叛了麼。還想在這裏喫飯不成。明日一早就到任。下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兩銀子。給你們慢慢的做會社。東道過後幾天。我又不作詩作文。只不過是個俗人罷了。監察也罷。不監察也罷。有了錢了。愁著你們還要攆出我來。賊說的衆人又都笑起來。鳳姐兒道。這會子我開了樓房。凡有這些東西。叫人搬出來。你們看若使得。留著使。若少什麼。照你們單子。我叫人替你們買去。就是了。畫絹我就裁出來。那圖樣沒有在太太跟前。還在那邊珍大爺那裏。說給你們。省了太太那邊碰釘子去。我去打發人取了來。一併叫人連絹交給相公們。攀去如

使寶玉聞之必曰
不可掃也或曰從
出來不可掃也句倒想

賴嬖嬖真有體面
吾因是想寶玉之
李嬖嬖矣

以下插入賴嬖嬖
一段

彩哥想是榮府家
人然於書中他處
無明文其云彩者
只有金彩一人乃
鴛鴦之父也然又
在南京看房子如
云彩明則當稱彩
姑娘矣不得稱彩
哥也

並不是賴嬖嬖之
扯談語彼世家子
弟不知祖宗創業
艱難而作威作福
當奉此言為萬金
良藥

何李純點頭笑道。這難為你果然這樣還罷了。既如此。你們家去罷。等著他不送了。去再來鬧他。對眾姐妹言之也。說著。便帶了他姐妹們就走。鳳姐兒道。這些事再沒別人都是寶玉生出來的。李純聽了。忙回身笑道。正是為寶玉來。反忘了他。頭一社是他誤了。我們臉軟。你說該怎麼罰他。鳳姐兒想了一想。說道。沒有別的法子。只叫他把你們各人屋子裏的地罰他掃一遍。纔好。罰寶玉掃各人房裏的地。他卻歡喜。眾人都笑道。這話不差。說著。纔要回去。只見一個小丫頭扶了賴嬖嬖進來。鳳姐兒等忙站起來。笑道。大娘坐下。又都向他道。喜賴嬖嬖向炕沿上坐了。笑道。我也喜。主子們也喜。若不是主子們的恩典。我這喜從何來。昨兒奶奶又打發彩哥賞東西。我孫子在門上朝上磕了頭了。規矩如此。李純笑道。多早晚。上任去。賴嬖嬖嘆道。我那裏管他們。由他們去罷。前兒在家裏給我磕頭。我沒好話。我說哥兒別說你是官了。橫行霸道的。你今年活了三十三歲。雖然是人家奴才。一落娘胎。胞主子恩典。放你出來。上託著主子的洪福。下託著你老子娘。也是公子哥兒似的。讀書寫字。也是丫頭老婆。奶子。捧鳳凰似的。長了這麼大。你那裏知道。那奴才兩字。是怎麼寫。只知道享福。也不知你爺爺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惱。熬了兩三輩子。好不容易掙出你這個東西。從小兒三災八難化的。銀子。照樣也打出你這個銀人兒來了。到二十歲上。又蒙主子的恩典。許你捐了前程。在。身上。你看那正根正苗。忍飢挨餓的。要多少。你一個奴才。秧子。子細折了。福聲口。逼肖如今樂了。十年不知怎麼弄神弄鬼。求了主子。又選了出來。縣官雖

語言中句句與買
母溺愛寶玉作對
照望氣者知其賴
氏日與賈氏日衰
矣弗得草草讀過
以縣官爲小可知
知縣不在奴才眼
內時運一來卻卻有
此光景吾見之多
矣並非大嫂二嫂
討好語
是倚賴賈府發迹
者故姓之曰賴若
今之姓賴多是無
賴種子矣
嫌所論句句是
金玉良言溺愛子
弟者試三復之
切中玉兒情弊不
怕老太太見怪耶
因教子如此其嚴
到底陶出一個進
士來
珍哥兒純乎執袴
習氣那可以爲子
弟之率

小事情卻大爲那一州的官就是那一方的父母你不安分守己盡忠報國孝敬主子只怕天也不容你李執鳳姐兒都笑道你也多慮我們看他也就好先那幾年還進來了兩次這有好幾年沒來了年下生日只見他的名字就罷了前兒給老太太太太磕頭來在老太太那院裏見他又穿著新官的服色倒越發的威武了比先時也胖了他這一得了官正該你樂呢反倒愁起這些來他不好還有他的父母呢你只受用你的就完了閒時坐個轎子進來和老太太鬪鬪牌說說話兒誰好意思的委屈了你家去一般也是樓房廈廳誰不敬你自然也是老封君似的了是誰之力與平兒斟上茶來賴嬖嬖忙站起來道姑娘不管叫那孩子倒來罷了又生受你說著一面喫茶一面又道奶奶不知道這小孩子們全要管的嚴饒這麼嚴他們還偷空兒鬧個亂子來叫大人操心知道的說小孩子們淘氣不知道的人家就說仗著財勢欺人連主子名聲也不好恨的我沒法子常把他老子叫了來罵一頓纔好些因又指寶玉道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爺不過這麼管你一管老太太就護在頭裏當日老爺小時討你爺爺打誰沒看見的老爺小時何曾像你這麼天不怕地不怕的呢還有那邊大老爺雖然淘氣也沒像你這札窩子的樣兒也是天天打還有東府裏你珍大哥的爺爺寧國公之子代化也那纔是火上澆油的性子說聲惱了什麼兒子竟是審賊如今我眼裏看著耳朵裏聽著那珍大爺管兒子倒也像當日老祖宗的規矩只是著三不著兩的他自己也不管一管自己確論這些兄弟姪兒怎麼怨的

仍歸到寶玉身上
都是揣透世情之
言

倘有不願意者在

此等排場全為後
來五十兩頭作反
照富貴家奴僕而
作錢捐職者吾見
亦夥矣其能不自
諱本來出身並不
忘舊主恩者所見
實罕如賴家者尚
有本心尚存古道
此等語鳳姐著實
中聽只怕後來五
十兩要費許多不
是處
下人們請主子喫
酒而賞臉者著實
增多少體面

不怕他。你心裏明白。喜歡我。說不明白。嘴裏不好意思。心裏不知怎麼罵我呢。說著只見賴大家的來了。接著周瑞家的張材家的都進來。回事情。鳳姐兒笑道。媳婦來接婆婆來了。賴大家的笑道。不是接他老人家來的。倒是打聽打聽。奶奶姑娘們賞臉不賞臉。賴嬖嬖聽了。笑道。可是我糊塗了。正經說的話。俱不說。但說陳穀子爛芝麻的。因為我們小子選了出來。衆親友要給他賀喜。少不得家裏擺個酒。我想擺一日酒。請這個不請那個。也不是。又想了想。託主子的洪福。想不到的。這麼榮耀光彩。就傾了家。我也願意的。因此分付了他老子。連擺三日酒。頭一日。在我們破花園子裏擺幾席酒。一臺戲。請老太太太們。奶奶姑娘們去散一日悶。外頭大廳上一臺戲。幾席酒。請老爺們爺們增增光。第二日。再請親友。第三日。再把我們兩府裏的伴兒請一請。熱鬧三天。也是託著主子的洪福。一場光輝光輝。李執鳳姐兒都笑道。多早晚的日子。我們必去。只怕老太太高興要去也。說不定。賴大家的忙道。擇的日子是十四。只看我們奶奶的老臉罷了。鳳姐兒笑道。別人我不知道。我是一定去的。先說下我。可沒有賀禮也。不知道放賞的喫了就走。可別笑話。賴大家的笑道。奶奶說那裏話。奶奶一喜歡。要賞我們三二萬銀子。就有了。賴嬖嬖笑道。我纔去請老太太。老太太也說去。可算我這臉還好。說畢。叮囑了一回。方起身要走。因看見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來。因說道。可是還有一句話問奶奶。這周嫂子的兒子。犯了什麼。不是攆了他不用。鳳姐兒聽了。笑道。正是。我要告訴你媳婦兒呢。事情多也。忘了。口才

賴嬖嬖之品評頗
有道理我亦願鳳
姐告訴他聽他評
其該擡者有四罪
烏得而不擡

說到此不得不留
矣。嬖嬖真會討情
喫酒要發酒風二
奶奶何不返躬自
問耶。以上收過賴
嬖嬖一節仍歸正文

點醒時令

實佳。賴嫂子回去。說給你老頭子。兩府裏不許收留他兒子。叫他各人去罷。賴大家的只得答應著。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賴嬖嬖忙道：「什麼事說給我評評。」鳳姐兒道：「前兒我的生日裏頭還沒喫酒。他小子先醉了。」該擡。老娘那邊送了禮來。他不在外頭張羅。倒坐著罵人。禮也不送進來。該擡。兩個女人進來了。他纔帶領小兒們往裏擡。小兒們倒好的。他拿的一盒子。倒失了手。撒了一院子饅頭。該擡。人去了。我打發彩明去說他。他倒罵了彩明一頓。該擡。這麼無法無天的忘八羔子。還不擡了。做什麼。賴嬖嬖道：「我當什麼事情。原來爲這個。」奶奶聽我說。他有不是。打他罵他。使他改過就是了。擡了出去。斷乎使不得。他又比不得是嚙家的家生子兒。他現是太太的陪房。奶奶只顧擡了他。太太臉上不好看。依我說。奶奶教導他幾板子。以戒下次。仍舊留著。纔是不看他娘也。看太太鳳姐兒聽了。便向賴大家的說道：「既這樣。明兒叫了他來。打他四十棍。以後不許他喫酒。」賴大家的答應了。周瑞家的纔磕頭起來。又要與賴嬖嬖磕頭。賴大家的拉著方罷。然後他三人去了。李紈等也就回園中來。至晚果然鳳姐命人找了許多舊收的畫具出來。送至園中。寶釵等選了一回。各色東西。可用的只有一半。將那一半開了單。與鳳姐兒去照樣置買。不必細說。一日外面鑿了絹。起了稿子。進來寶玉每日便在惜春那邊幫忙。探春李紈迎春寶釵等也都往那裏來閒坐。一則觀畫。二則便於會面。寶釵因見天氣涼爽。夜復漸長。遂至母親房中商議。打點些鍼線來。日間至賈母處。王夫人處。兩次省候。不免又承色。

寫寶釵自是一個
成長相寫黛玉自
是一個短命相

以上將寶玉衆姐
妹及釵黛二人近
日行止舉動總寫
一節以通疏上下
文氣
這日二字以下即
從黛玉病中說起
將作社寫畫說欄
一。邊。正。寫。寶。釵。黛
玉。二。人。談。心。一。事
十。四。歲。姑。娘。就。作
此。不。祥。語。其。必。不
永。年。可。知。然。則。姑
娘。苦。費。想。思。又。何
不。達。之。甚。也。
寶。釵。姊。可。謂。無。理
不。通。矣。
怡。怡。與。釵。兒。之。病
相。宜。
黛。玉。之。於。寶。釵。果
心。感。之。耶。抑。人。之
將。死。其。言。也。善。耶。
留。不。得。三。年。在。世
矣。傷。哉。

陪坐閒時園中姐妹處。也要不時閒話一回。故日間不大得閒。每夜燈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寢。黛玉每歲至春分秋分之後。必犯舊疾。今秋又遇賈母高興。多遊玩了兩次。未免過勞了神。近日又復嗽起來。覺得比往常又重。所以總不出門。只在自己房中將養。有時悶了。又盼個姐妹來說些閒話排遣。及至寶釵等來望候。他說不得三五句話。又厭煩了。衆人都體諒他病中。且素日形體姣弱。禁不得一些委曲。所以他接待不周。禮數疏忽。也都不責他。這日寶釵來望他。因說起這病證來。寶釵道：「這裏走的幾個太醫。雖都還好。只是你喫他們的藥。總不見效。不如再請一個高手的人來瞧一瞧。治好了。豈不好。每年間鬧一春一夏。又不老又不小。成什麼。也不是個常法兒。」黛玉道：「不中用。我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一語中有千嗚咽之聲。且別說病。只論好的時候。我是怎麼個形景兒。就可知了。寶釵點頭道：「可正是這話。古人說：食穀者生。你素日喫的。竟不能添養精神氣血。也不是好事。黛玉嘆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強求的。今年比往年反覺又重了些。似的說話之間。已咳嗽了兩三次。寶釵道：「昨兒我看你那藥方上。人參肉桂。覺得太多了。雖說益氣補神。也不宜太熱。依我說。先以平肝養胃為要。肝火一平。不能尅土。胃氣無病。飲食就可以養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窩一兩。冰糖五錢。用銀吊子熬出粥來。若喫慣了。比藥還強。最是滋陰補氣的。」黛玉嘆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極好的。然我最是多心的人。只當你有心藏奸。也未必不爾。」從前日你說看雜書不好。又勸我那些好話。竟大感激。

俱是披肝剖心之語。一誤豈容再誤。回頭能早尙可望彼岸之登。可見依人之難。此等留心固是細心。處然卻亦多心處。黛玉之心事。除了寶玉身上以外。至此已割斷無遺。亦書中必不可少一段文字。病人向望病人。醫吐肝兩其語。楚楚可憐。聆者酸鼻。一片說話。洞達人情。也不過多備一人。副棺槨罷了。如今也愁不到那裏。

你往日竟是我錯了。實在誤到如今。細細算來。我母親去世的時候。又無姐妹兄弟。我長了今年十四歲。原本作十五見。總評竟沒一個人像。你前日的話。教導我。怪不得雲丫頭說你好。我往日見他讚你。我還不受用。昨兒我親自經過。纔知道了。比如你說了那個。我再不輕放過你。你竟不介意。反勸我那些話。可知我竟自誤了。若不是前日看出來。今日這話。再不對你說。你方纔叫我喫燕窩粥的話。雖然燕窩易得。但只我因身子不好了。每年犯了這疾。也沒什麼要緊的去處。請大夫熬藥。人參肉桂已經鬧了個天翻地覆了。這會子。我又興出新文來。熬什麼燕窩粥。老太太鳳姐姐這三個人。便沒說話。那些底下老婆丫頭們。未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這裏這些人。因見老太太太多疼了寶玉和鳳姐姐。兩個他們尙虎視眈眈。背地裏言三語四的。何況我。又不是正經主子。原是無依無靠。投奔了來的。他們已經多嫌著我呢。如今我還不知進退。何苦叫他們呢。我寄人籬下。原是可憐者。寶釵道。這樣說。我也是和你一樣。黛玉道。你如何比我。你又有母親。比不得又有哥哥。比不得這裏又有買賣地土。比不得家裏又仍舊有房有地。比不得你不過親戚的情分。白住在這裏。一應大小事情。又不沾他們一文半個。要走就走了。實實比不得我是一無所有。喫穿用度。一草一木。皆是和他們家的姑娘一樣。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的。寶釵笑道。將來也不過多費得一副嫁粧罷了。刺心語。如今也愁不到那裏。只得如此寬慰。黛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道。人家纔拿你當個正經人。把心裏煩惱告訴你。聽你反拿我取

若姐姐出嫁之後
便不能為我消遣
矣尋常酬對已伏
其機

以上結敘黛談心
一節

寫景亦寫得出

我值此境亦每每
無以為情況舉卿
又屬深心人耶
題目便佳

抑鬱纏綿絕似林
響卿口吻

笑兒寶釵笑道。雖是取笑兒。卻也是真話。你放心。我在這裏。一日我與你消遣。一日姊妹。一日不嫁。妹妹便可一日不死。你有什么麼。委屈煩惱。只管告訴我。我能解的自然替我解。我雖有個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個母親。比你略強些。嚼們也算同病相憐。你也是個明白人。何必作司馬牛之嘆。你纔說的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媽媽說了。只怕燕窩我們家裏還有與你送幾兩。每日叫丫頭們就熬了。又便宜又不驚師動衆的。黛玉忙笑道。東西是小難得。你多情如此。寶釵道。這有什麼放在嘴裏的。只愁我在人跟前。失於應候罷了。這會子只怕你煩了我。且去了。真正體貼。黛玉道。晚上再來和我說句話兒。寶釵答應著便去了。不在話下。這裏黛玉喫了兩口稀粥。仍歪在牀上。不想日未落時。天就變了。淅淅瀝瀝。下起雨來。秋霖霏霏。陰晴不定。那天漸漸的黃昏。且陰的沈黑。兼著那雨滴竹梢。更覺淒涼。如此情景。傷心人當此。其何以堪。知寶釵不能來。奈何奈何。便在燈下。隨便拿了一本書。卻是樂府雜稿。有秋閨怨別離怨等詞。黛玉不覺心有所感。亦不禁發於章句。遂成代別離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詞曰。秋窗風雨夕。詞曰。

秋花慘淡。秋草黃。耿耿秋燈。秋夜長。已覺秋窗。秋不盡。那堪風雨。助淒涼。助秋風。雨來何速。驚破秋窗。秋夢續。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屏。挑淚燭。搖搖熱短檠。牽愁照眼動。離情誰家秋院。無風入何處。秋窗無雨聲。羅衾不柰秋風力。殘漏聲催秋雨急。連宵震震復颼颼。燈前如伴離人泣。寒煙小院。轉蕭條。疏竹虛窗。時滴瀝。不知

原是無心之謔
寫出寶哥舉止自
有一番細膩親密
光景

特寫衣飾活有一
個小兒在眼前

然則妹妹亦嫌束
縛似的耶

臭男人之物我是
不要的

制度得真好

若有意若無意脫
口而出不圖林妹
妹亦有失檢之時

漁翁漁婆自在流
出後悔臉紅是欲

風雨幾時休。已教泪灑窗紗濕。

吟罷擱筆。方欲安寢。丫鬢報說寶二爺來了。一語未盡。只見寶玉頭上戴著大簪笠。身上批著蓑衣。黛玉不覺笑道。那裏來的這麼個漁翁。寶玉忙問。今兒好些。喫藥沒有。今兒一日喫了多少飯。一面說。一面摘了笠。脫了蓑。忙一手舉起燈來。一手遮著燈兒。向黛玉臉上照了一照。覷著瞧了一瞧。笑道。今兒氣色好了些。黛玉看他脫了蓑衣。裏面只穿半舊紅綾短襖。繫著綠汗巾子。膝上露出綠紬灑花袴子。底下是摺金滿繡的綿紗襪子。鞞著蝴蝶落花鞋。黛玉問道。上頭怕雨。底下這鞋襪子。是不怕雨的。倒也乾淨。寶玉笑道。我這一套是全的。有一雙棠木屐。纔穿了來。脫在廊簷下了。黛玉又看那蓑衣斗笠。不是尋常市賣的。十分細緻輕巧。因說道。是什麼草編的。怪道穿上。不像那刺蝟似的。寶玉道。這三樣都是北靜王送的。他閒常下雨時。在家裏也是這樣。你喜歡這個。我也弄一套來送你。別的都罷了。惟有這斗笠有趣。上頭這頂兒。是活的。冬天下雪。戴上帽子。就把竹子抽了去。拿下頂子來。只剩了這個圈子。下雪時。男女都帶得我送你一頂。冬天下雪。戴林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個。倒成畫兒。上畫的和戲上扮的漁婆兒了。及說了出來。方想起來。這話忒與方纔說寶玉的話相連了。後悔不迭。羞的臉飛紅。伏在桌上。嗽個不止。上以寶玉似漁翁。而此忽以漁婆自喻。一經想起。那不臉紅。寶玉卻不留心。因見案上有詩。遂拿起來看了一遍。又不覺叫好。黛玉聽了。忙起來奪在手內。燈上燒了。此等做作。妹妹殊覺多事。寶玉笑

蓋彌彰矣○這又何必道一來反覺著跡了幸虧哥哥不留心未聞有下逐客之令而即申後約者核桃大的金錶如今市井中有錢人莫不身上挂一個矣
 兩人情景如畫
 妹妹亦無處不顧
 著哥哥之於寶哥真
 黛妹色之周到者寫
 能親密可觀
 其愛惜哥哥之心
 二語中已和盤託
 出矣此等語倘被
 有湘諸人聞之又
 一過邊遞與一邊
 受呢
 寫出親呢光景
 緊接寶釵去時說
 送燕窩來一語寶
 釵本約晚間再來

道我已記熟了。黛玉道：我要歇了。你請去罷。明日再來。寶玉聽了，回手向懷內掏出一個核桃大的金錶來，瞧了一瞧，那錶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間，忙又揣了，說道：原該歇了，又攪的你勞了半日神，客氣說著，披蓑戴笠出去了。應前又翻身進來，問道：你想什麼？喫你告訴我。我明兒一早回老太太，豈不比老婆子們說的明白。活畫出兩人情好。黛玉笑道：等我夜裏想著了，難為你。明日一早告訴你。你聽雨越下緊了。順上文。快去罷。可有人跟沒有兩個婆子答應有人。妹妹可放心了。外面掌著傘，點著燈籠兒。黛玉笑道：這個天點燈籠寶玉道：不相干。是羊角的不怕雨。黛玉聽說，回手向書架上把個玻璃繡毬燈拿了下來。命點一枝小蠟來，遞與寶玉道：這個又比那個亮。正是雨裏點的寶玉道：我也有這麼一個怕他們失腳滑倒了，打破了，所以沒點來。黛玉道：跌了燈，值錢呢？是跌了人，值錢？你又穿不慣木屐子，那燈籠命他們前頭點著，這個又輕巧，又亮。原是雨裏自己拿著，的細心周到。你自己手裏拿著，這個豈不好。明兒再送來，就失了手，也有限的。怎麼忽然又變出這剖腹藏珠的脾氣來。寶玉聽了，隨過來，接了前頭兩個婆子打著傘，拿著羊角燈，後頭還有兩個小丫鬢打著傘。寶玉便將這個燈遞與一個小丫頭提著，寶玉扶著他的肩，一逕去了。如畫。就有蘅蕪院一個婆子也打著傘，提著燈，送了一大包燕窩來，還有一包子潔粉。梅片雪花洋糖，好名色。即今之冰糖也。說這比買的強。我們姑娘說，姑娘先喫著，完了再送來。黛玉回說：費心。命他外頭坐了喫茶。婆子笑道：不喫茶了。我還有事呢。黛玉笑道：我也知

今遣婆子來者寶釵因雨大不來矣。婆子們夜賭略從。見買府之規矩久。壞矣將來難保無。事鳳姐之過亦復奚辭。開賭於此處濫觴。居處何須饒舌。防閑不密從此買。府中一切奸盜之。事紛紛日出矣。又將黛玉心事總。寫幾句章法一線。清寒透幕又進一。層寫雨景。

道。你。們。忙。如。今。天。又。涼。夜。又。長。越。發。該。會。個。夜。局。痛。賭。兩。場。了。婆。子。笑。道。不。瞞。姑。娘。說。今。年。我。大。沾。光。兒。了。橫。豎。每。夜。有。幾。個。上。夜。的。人。誤。了。更。也。不。好。不。如。會。個。夜。局。又。坐。了。更。又。解。了。悶。今。兒。又。是。我。的。頭。家。如。今。園。門。關。了。就。該。上。場。兒。了。黛。玉。聽。了。笑。道。難。爲。你。誤。了。你。的。發。財。冒。雨。送。來。命。人。給。他。幾。百。錢。打。些。酒。喫。避。避。雨。氣。那。婆。子。笑。道。又。破。費。姑。娘。賞。酒。喫。說。著。磕。了。一。個。頭。外。面。接。了。錢。打。傘。去。了。紫。鵲。收。起。燕。窩。然。後。移。燈。下。簾。服。侍。黛。玉。睡。下。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寶。釵。一。時。又。羨。他。有。母。有。兄。一。回。又。想。寶。玉。素。昔。和。陸。終。有。嫌。疑。又。聽。見。窗。外。竹。梢。蕉。葉。之。上。雨。聲。淅。瀝。清。寒。透。幕。不。覺。又。滴。下。淚。來。直。到。四。更。方。漸。漸。的。睡。熟。了。暫。且。無。話。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畫圖需用物件。應接四十二回寫。因鳳姐生日鬧事。擱起多日。今借和事之後。夾帶敘入替平兒抱不平語。前後文氣。仍打成一片。無斷續痕迹。又帶說監社一層作陪襯。更不單弱。

鳳姐口中帶出邢夫人來。叫引起下回賈赦要鴛鴦情事。

敘賴大得官請酒。不但引出薛蟠被柳湘蓮痛打。及伏探春整頓大觀園。且見榮府聲勢。奴子俱爲正印。又反照後來賈政借銀之事。

借賴嬖嬖口中。訓說寶玉一番。暗補寧榮兩府。昔日家教之嚴。以形此時之放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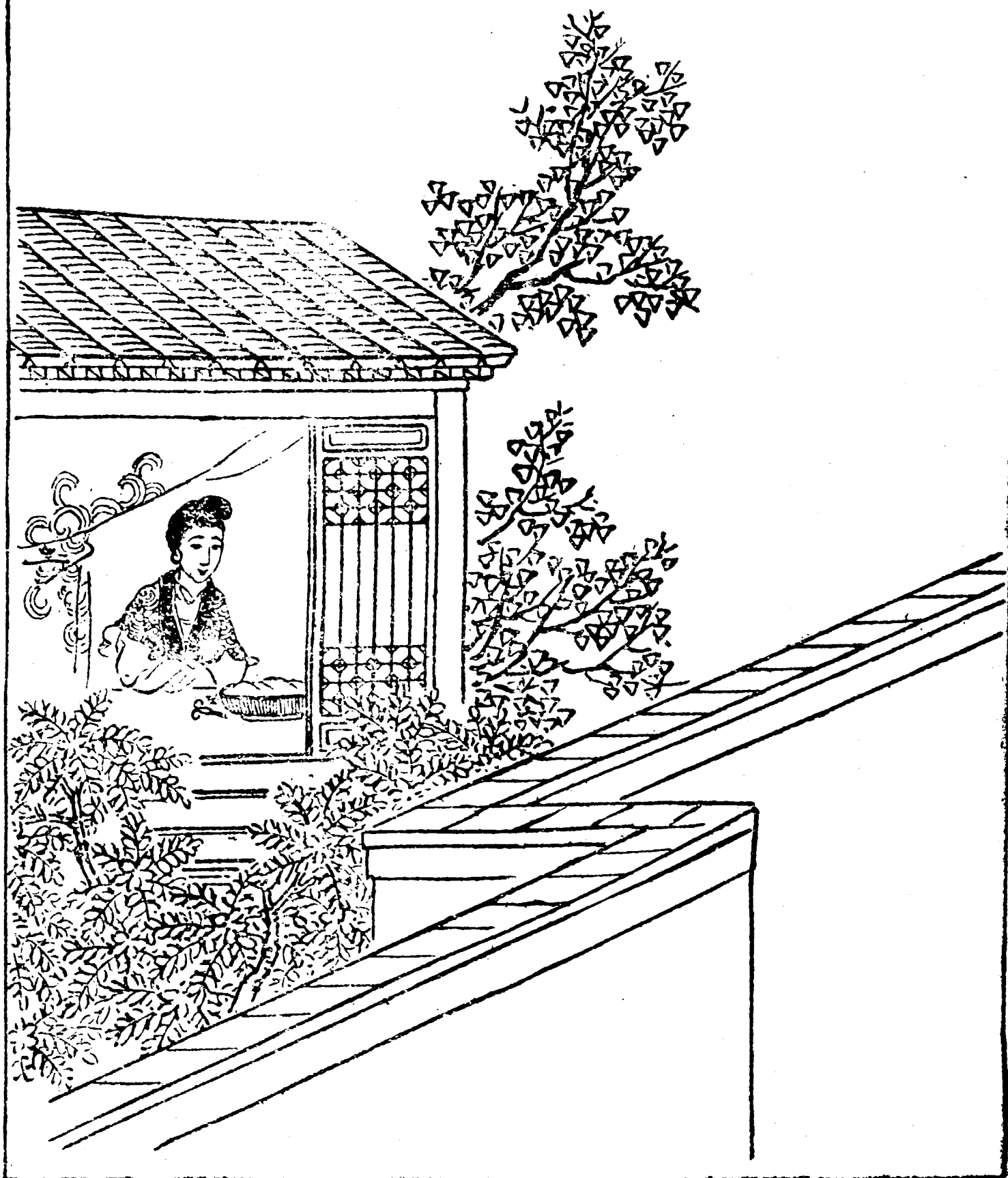
補寫周瑞之子於鳳姐生日酒醉無禮一層。爲是日鬧事餘波。且見鳳姐生辰內外上下俱不安靜。黛玉心事向寶釵實說。不但寫黛玉平日多心。且見寶釵賢德。并暗寫出衆人背後議論。

黛玉悶製風雨詞。已難爲情。又見寶玉冒雨探望。寶釵致送燕窩。更撩撥起無限感懷。宜乎直到四更方睡也。值宿人等開場聚賭。爲惹事根由。妙於無意中帶出。

大某山民評曰

從賴嫫嫫口中詳述賈府恩德。正爲後來政老借銀負恩一層反照。按黛玉以十七歲死在乙卯年。逆推是年壬子。則爲十四歲。原刻是年作十五歲。則與寶玉同庚矣。然寶玉生日在四月。黛玉生日在二月十二。何以寶呼黛爲妹。黛呼寶爲哥耶。可見十五二字爲十四之誤無疑也。況寶長於黛。書有明文。今故更正。此回仍是壬子年九月間事。

魁
人
美
鳥
免
魁
神
事



紀女絕筆死史保



以上結實談心
與雨夜淒感一段
文字入教老欲娶
鴛鴦事
買紋要討鴛鴦又
是一篇題目曲曲
折折極寫鴛鴦
真是意想不到之
事吾恐此事鳳姐
之計亦窮
鳳姐說來大意有
三層若鴛鴦誓絕
一層在鳳姐亦所
不料也
鳳姐對邢夫人之
言確有三層難處
使邢夫人能悟斯
言轉勸教老又何
至後來拋大釘子
也那夫人真沒分
曉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四十六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話說林黛玉直到四更將闌。方漸漸的睡去。暫且無話。如今且說鳳姐兒。因見邢夫人叫他。從上回鳳姐對李執說那邊太太又打發人來叫一句。接下不知何事。忙另穿戴了一番。坐車過來。邢夫人將房內人遣出。何必如此機密。悄悄向鳳姐兒道。叫你來不為別的。有一件為難的事。老爺託我。不得主意。先和你商議。老爺因看上了老太太屋裏的鴛鴦。要他在房裏。叫我和老太太討去。我想這倒是平常有的事。倒是一件奇事。就是怕老太太不給。只怕老太太猶可。爾你可有法子。辦這件事。鳳姐兒聽了。忙道。依我說。竟別碰這個釘子。去。鳳姐兒因早料定者。老太太離了鴛鴦飯也吃不下去的。那裏就捨得了。頭一層難處。況且平日說起閒話來。老太太常說。老爺如今上了年紀。做什麼。左一個小老婆。右一個小老婆。放在屋裏。耽誤了人家。放著身子。不保養官兒。也不好生做去。成日和小老婆吃酒。太太聽聽。很歡喜。咱們老爺。壓二層難處。這會子迴避。還恐迴避不及。反倒拿草根兒。戳老虎的鼻子。眼兒去了。太太別惱。一頓。我是不敢去的。明放著不用。而且反招出沒意思。來。進一層說。自是正論。老爺如今上了年紀。行事不免有點兒背晦。真背晦。太太勸勸。纔是比不得年輕。做這些事。無礙如今兄弟姪兒。兒子孫子。一大羣。還這麼鬧起來。怎麼見人呢。第三層難處。卻

邢夫人冷笑道。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咱們就使不得。我勸了也未必依。言也。不。滿。於。鳳。姐。之。言。也。庸。懦。無。能。而。又。剛。復。自。用。邢。夫。人。是。也。何。不。量。力。如。此。宜。其。討。鳳。姐。之。沒。臉。耳。

就。邢。夫。人。之。說。觀。之。卻。原。是。一。種。道。理。承。順。賈。赦。則。勝。鳳。姐。之。取。財。貨。則。鳳。姐。之。作。用。更。工。矣。讀。此。數。行。可。當。邢。夫。人。一。則。小。傳。則。知。矣。邢。夫。人。之。為。人。可。既。已。正。言。不。納。即。為。轉。關。替。他。戴。上。一。頂。高。帽。子。其。鳳。姐。之。靈。機。詭。計。有。神。出。鬼。沒。之。妙。有。好。說。得。邢。夫。人。熱。血。糊。心。

是第一要義。邢夫人冷笑道。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咱們就使不得。我勸了也未必依。就是老太太心愛的丫頭。這麼鬍子蒼白了。又做了官的一個大兒子。要了做房裏人。也未必好駁回的。我叫了你來。不過商議商議。你先派上了一篇不是。也有叫你去的理。自然是我說去。你倒說我不勸。你還是不知道那性子的。勸不成。先和我惱了。鳳姐兒知道。邢夫人稟性愚弱。以下。是。鳳。姐。心。中。一。番。議。論。只。知。承。順。賈。赦。以。自。保。次。則。婪。取。財。貨。為。自。得。家。人。一。應。大。小。事。務。俱。由。賈。赦。擺。佈。凡。出。入。銀。錢。事。一。經。他。手。便。尅。扣。異。常。以。賈。赦。浪。費。為。名。須。得。我。就。中。儉。省。方。可。償。補。兒。女。奴。僕。一。人。不。靠。一。言。不。聽。的。如。今。又。聽。邢。夫。人。如。此。的。話。便。知。他。又。弄。左。性。勸。了。不。中。用。連。忙。陪。笑。說。道。太。太。這。話。說。的。極。是。鳳。姐。見。機。得。疾。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麼。輕。重。隨。口。便。轉。鳳。姐。之。毒。想。來。父。母。跟。前。別。說。一。個。丫。頭。就。是。那。麼。大。的。一。個。活。寶。貝。不。給。老。爺。給。誰。背。地。裏。的。話。那。裏。信。得。我。竟。是。個。馱。子。拿。著。二。爺。說。起。或。有。日。得。了。不。是。老。爺。太。太。恨。得。那。樣。恨。不。得。立。刻。拿。來。一。下。子。打。死。及。至。見。了。面。也。罷。了。依。舊。拿。著。老。爺。太。太。心。愛。的。東。西。賞。他。如。今。老。太。太。待。老。爺。自。然。也。是。那。樣。了。依。我。說。老。太。太。今。兒。喜。歡。要。討。今。兒。就。討。去。我。先。過。去。哄。著。老。太。太。等。太。太。過。去。了。我。搭。趟。著。走。開。把。屋。子。裏。的。人。我。也。帶。開。太。太。好。和。老。太。太。說。給。了。更。好。不。給。也。沒。妨。礙。衆。人。也。不。得。知。道。心。毒。而。險。邢。夫。人。見。他。這。般。說。便。又。喜。歡。起。來。又。告。訴。他。道。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太。說。老。太。太。說。不。給。這。事。便。死。了。我。心。裏。想。著。先。悄。悄。的。和。鴛。鴦。說。他。雖。害。臊。我。細。細。的。告。

鳳姐爲邢夫人劃
進言之策真是有
經有緯不同於孟
浪直前者但其卸
去自己一層尤見
老奸本領
邢夫人之計亦未
嘗不是
又是一頂高帽子
偏要坐得著實使
文章不平敘下文
一翻愈覺峻嶒
再於邢夫人口中
坐實
到底鳳姐有見識
鳳姐一生作事總
不肯於自己身上
擔一分是非此等
設想真是從閱歷
世故來者其於邢
夫人尙如此他可
知矣
步步留心
反反覆覆總要卸
得自己身上乾淨
可謂奸險之極

訴了他。他自然不言語。就要了。那時再和老太太說。老太太雖不依攔不住。他願意。常言
人。去不中留。自然這就妥了。鳳姐兒笑道。到底是太太有智謀。這是千妥萬妥。別說是鴛
鴦。憑他是誰。那一個不想巴高望上。不想出頭的。放著半個主子。不做倒願意做。丫頭將
來配個小子。就完了呢。邢夫人笑道。正是這個話了。別說鴛鴦。就是那些執事的大丫頭。
誰不願意這樣呢。你先過去。別露一點風聲。我吃了早飯。就過來。鳳姐兒暗想。鴛鴦素昔
是個極有心胸識見的。丫頭雖如此說。保不住他願意不願意。轉計一想。亦在所必有。我先過
去了。太太後過去。若他依了。便沒得話說。倘或不依。太太是多疑的人。只怕疑我走了。風
聲使他拿腔作勢的。那時太太又見應了我的話。羞惱變成怒。拿我出起氣來。倒沒意思。
不如同著一齊過去了。他依也罷。不依也罷。疑不到我身上了。機詐百出。想畢。因笑道。纔
我臨來。舅母那邊送了兩籠子鷓鴣。我分付他們炸了。原要趕太太早飯上送過來的。我
纔進大門時。見小子們擡車說。太太的車拔了。縫拿去收拾去了。不如這會子。坐了我的
車。一齊過去。倒好。邢夫人聽了。便命人來換衣服。鳳姐忙著服侍了一回。娘兒兩個坐車
過來。鳳姐兒又說道。太太過老太太那裏去。我若跟了去。老太太若問起我過來做什麼
的。倒不好。不如太太先去。我脫了衣裳。再來。無非機詐。邢夫人聽了有理。便自往賈母處來。
和賈母說了一回閒話。便出來假託往王夫人房裏去。從後房門出去。打鴛鴦的臥房門
前過。只見鴛鴦正坐在那裏做鍼線。見了邢夫人。站起來。邢夫人笑道。做什麼呢。我看看。

邢夫人在鳳姐籠
單中矣

發端語絕妙虧作
者如何揣摩出來

從邢夫人口中細
細將鴛鴦粧飾容

無一寫補前文所
貌一寫補前文所

幾點雀癩益彰其
媚安在有大醇者
必無小疵

用吃異二字想鴛
鴦亦是靈警人非
庸碌丫頭可比

是早已分付過光
景看鍼線時萬般

聳動又如誰處拐
騙之談供人噁嘔
謂啣溜者違肯上

當乎

可知教者左右侍
妾其弄鬼掉猴的
不少然則仰爾顧
盼者已非一朝一
夕矣

你。做。的。花。兒。越。發。好。了。一。面。說。一。面。便。進。來。接。他。手。內。的。鍼。線。看。了。一。看。只。管。讚。好。並。無。
 第。二。句。說。放。下。鍼。線。又。渾。身。打。量。特。來。看。親。只。見。他。穿。著。半。新。的。藕。色。綾。襖。青。段。掐。牙。背。心。下。
 面。水。綠。裙。子。蜂。膠。削。肩。鵝。蛋。臉。烏。油。頭。髮。高。高。的。鼻。子。兩。邊。腮。上。微。微。的。幾。點。雀。癩。鴛。鴦。
 見。這。般。看。他。自。己。倒。不。好。意。思。起。來。心。裏。便。覺。吃。異。因。笑。問。道。太。太。這。會。子。不。早。不。晚。的。
 過。來。做。什。麼。此。鴛。鴦。無。言。可。發。端。故。有。此。一。問。也。邢。夫。人。使。個。眼。色。兒。跟。的。人。退。出。邢。夫。人。便。坐。
 下。拉。著。鴛。鴦。的。手。笑。道。我。特。來。給。你。道。喜。來。的。鴛。鴦。聽。了。心。中。已。猜。著。三。分。尚。未。猜。到。教。老。
 一。邊。不。覺。紅。了。臉。低。了。頭。不。發。一。言。卻。有。此。神。情。聽。邢。夫。人。道。你。知。道。老。爺。跟。前。竟。沒。有。個。
 可。靠。的。人。將。欲。靠。著。鴛。鴦。也。心。裏。再。要。買。一。個。又。怕。那。些。牙。子。家。出。來。的。不。乾。不。淨。也。不。知。
 道。毛。病。兒。買。了。來。家。三。日。兩。日。又。弄。鬼。掉。猴。的。因。滿。府。裏。要。挑。一。個。家。生。女。兒。又。沒。個。好。
 的。不。是。模。樣。兒。不。好。就。是。性。子。不。好。有。了。這。個。好。處。沒。了。那。個。好。處。因。此。常。冷。眼。選。了。半。
 年。這。些。女。孩。子。裏。頭。就。只。你。是。個。尖。兒。模。樣。兒。行。事。做。人。溫。柔。可。靠。一。概。是。齊。全。的。不。敢。
 當。意。思。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去。收。在。屋。裏。你。不。比。外。頭。新。買。新。討。的。你。這。一。進。去。了。就。開。
 了。臉。就。封。你。作。姨。娘。又。體。面。一。層。又。尊。貴。一。層。你。又。是。個。要。強。的。人。三。層。俗。語。說。的。金。子。還。
 是。金。子。換。誰。知。竟。被。老。爺。看。中。了。你。如。今。這。一。來。可。遂。了。素。日。心。高。志。大。的。願。了。又。堵。一。
 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跟。了。我。回。老。太。太。去。說。著。拉。了。他。的。手。就。要。走。鴛。鴦。紅。了。臉。奪。手。
 不。行。邢。夫。人。知。他。害。臊。便。又。說。道。這。有。什。麼。臊。處。你。又。不。用。說。話。只。跟。著。我。就。是。了。鴛。鴦。

邢夫人勸駕亦可謂善於說詞。卻原來做姨娘是封的。說得天花亂墜。著實動聽。其如非所願何。數語不能打動人。徒形其拙而已。邢夫人之勸駕。反覆或抑或揚。可謂無義不搜。又是一個層詰問。上文三四層說道。又說道。而鴛鴦終不語此處。忽加一笑。字情景逼真。又想出一處詰問。話頭。誰知邢夫人也而反不如平兒乎。看鳳姐各種調遣。真是利害人。鴛鴦亦不是老實人。兩頭圖樁緊捷。之至定有一番好白話聽了。簡省包括。

只低頭不動身。邢夫人見他這般。便又說道。難道你還不願意不成。若果然不願意。可真是個傻丫頭了。放著主子奶奶不做。倒願意做丫頭。三年兩年。不過配上個小子。還是奴才。你跟我去。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又不是那不容人的老爺。待你們又好。過一年半載。生個一男一女。你就和我並肩了。家裏的人。你要使喚誰。誰還不動現成。主子不去做。錯過了機會。後悔就遲了。鴛鴦只管低頭。仍是不語。邢夫人又道。你這麼個爽快人。怎麼又這樣積黏起來。有什麼不稱心之處。只管說與我。我管保你遂心如意。就是了。鴛鴦仍不語。邢夫人又笑道。想必你有老子娘。你自己不肯說話。怕臊。你等他們問你呢。這也是理。讓我問他們去。叫他們來問你。有話只管告訴他們。說畢。便往鳳姐兒房中來。鳳姐兒早換了衣服。因房裏無人。便將此話告訴了平兒。平兒也搖頭笑道。據我看來。未必妥當。平常我們背著人說起話來。聽他那主意。未必是肯的。也只說著看罷了。鳳姐兒道。太太必來這屋裏商議。依了還可。若是不依。白討個沒趣兒。當著你們。豈不臉上不好看。你說給他們炸些鷄鶉。再有什麼配幾樣預備吃飯。你且別處逛逛去。估量著走了。你再來。平兒聽說。照樣傳與婆子們。便逍遙自在的園子裏來。放假這裏鴛鴦見那夫人去了。必到鳳姐房裏商議去了。必定有人來問我的。不如躲了這裏。因找了琥珀道。老太太要問我。只說我病了。沒吃早飯。往園子裏逛逛。就來。琥珀答應了。鴛鴦也往園子裏來。各處遊玩。不想正遇見平兒。平兒見無人。便笑道。新姨娘來了。發端得妙。鴛鴦聽了。便紅了臉。說

可人不知是怎樣死的又不知是那房的丫頭
 溯從小一般十二人度其名皆在幻境所藏册內緣寶玉先看副册又副册故先為點出又因所見不全故點亦不全若必一點清晰反屬笨伯
 回絕得決烈之至
 來得神鬼不測是何人歟
 平頭整臉的還猶可何況出色人乎
 謂讀得有趣此之謂輕薄
 是生氣語不是著急語
 可謂榮犬吠堯各為其主者矣

道怪道你們串通一氣來算計我等著我和你主子鬧去就是了。鵬開一筆平兒見鴛鴦滿臉惱意自悔失言便拉到楓樹底下坐在一塊石上好情景越發把方纔鳳姐過去回來所有的形景言詞始末原由告訴於他鴛鴦紅了臉向平兒冷笑道只是咱們好比襲人琥珀素雲紫鵲彩霞玉釧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縷死了的可人和金釧去了的茜雪連上你我這十來個人總束從小兒什麼話兒不說什麼事兒不做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幹各自的去了然我心裏仍是照舊有話有事並不瞞你們這話我先放在你心裏且別和二奶奶說別說大老爺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這會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去做大老婆我也不能去平兒方欲說話只聽山石背後哈哈的笑道好個沒臉的丫頭虧你不怕牙疼突然二人聽了不覺吃了一驚忙起身向山後找尋不是別個卻是襲人笑著走了出來問什麼事情告訴我說著三人坐在石上平兒又把方纔的話說與襲人襲人聽了說道這話論理不該我們說這個大老爺真真好色了略平頭整臉的他就不能放手了平兒道你既不願意我教你個法兒好軍師鴛鴦道什麼法兒平兒笑道你只和老太太說說就說已經給了璉二爺了大老爺就不好要了鴛鴦啐道什麼東西你還說呢前兒你主子不是這麼混說誰知應到今兒了襲人笑道他兩個都不願意依我說就和老太太說叫老太太就說把你已經許了寶二爺了大老爺也就死了心了鴛鴦又是氣又是臊又是急罵道兩個壞蹄子再不得好死的人家有為難的事拿著你

此時鴛鴦真是又
氣又臊又急其罵
之宜也

此等言語真是從
來又氣又臊又急出

言之無心然已注
射到末卷

一格翻騰至此纔
入正意

便說得千言萬語
少不得只不去三
字

平兒此論深謀遠
慮而鴛鴦他日之
死已自此決矣

鴛鴦此言已得解
脫證無上果

說得到做得到

無端拍合省卻多
少煩文

們當做正經人。告訴你們。與我排解排解。饒不管你們。倒替換著取笑兒。你們自以為都
有了結果了。將來都是作姨娘的。據我看來。天底下的事。未必都那麼遂心。如意的。你們
且收著些兒。罷別忒樂過了頭兒。二人見他急了。忙陪笑道。好姐姐。別多心。嗜們從小兒
都是親姊妹一般。不過無人處。偶然取個笑兒。你的主意。告訴我們知道。也好放心。鴛鴦
道。什麼主意。我只不去就完了。斬釘截鐵。平兒搖頭道。你不去。未必得干休。大老爺的性子。
你是知道的。雖然你是老太太房裏的人。此刻不敢把你怎麼樣。難道你跟老太太一輩
子不成。也要出去的那時。落了他的手。倒不好了。鴛鴦冷笑道。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
離這裏。若是老太太歸西去了。他橫豎還有三年的孝呢。沒有娘纔死了他。先弄小老婆
的。等過了三年。知道又是怎麼個光景兒呢。那時再說。總到了至急為難。我剪了頭髮。做
姑子去。不然還有一死。一輩子不嫁男人。又怎麼樣。樂得乾淨呢。平兒襲人笑道。真個這
蹄子沒了臉。越發信口兒說出來了。鴛鴦道。事到如今。臊一回子。怎麼樣。你們不信。慢
慢的看著。就是了。太太纔說了。找我老子娘去。我看他南京找去。平兒道。你的父母都在
南京看房子。沒上來。終久也尋的著。現在還有你哥哥。嫂子在這裏。可惜你是這裏的家
生女兒。不如我們兩個。只單在這裏。鴛鴦道。家生女兒。怎麼樣。牛不吃水。強按頭。我不願
意。難道殺我的老子娘不成。正說著。只見他嫂子從那裏走來。襲人道。他們當時找不著
你的爹娘。一定和你嫂子說了。著鴛鴦道。這個倡婦。專管是個六國販駝的。聽了這話。

見面即笑便是不懷好意

不用說了我早已知道了

此等飾詞與寶釵在滴翠亭說找黛玉同一機警脫卸之法

一味笑說真不知小姑子心意者總是滿心滿意話

風雲變色

其利如鋒

風快雪亮兼而有之

你封了姨娘他自然要封舅爺

爽快人自有爽快

想嫂子為此等言

助已也誰知點著

大礙向裏打之心

字刺嫂之矛攻

所謂以子之盾也

他。那。肯。不。奉。承。去。的。著。說。話。之。間。已。來。到。跟。前。他。嫂。子。笑。道。那。裏。沒。有。找。到。姑。娘。跑。到。這。裏。來。你。跟。了。我。來。我。和。你。說。話。平。兒。襲。人。都。忙。讓。坐。他。嫂。子。只。說。姑。娘。們。請。坐。找。我。們。姑。娘。說。句。話。襲。人。平。兒。都。粧。不。知。道。早。已。知。道。了。笑。說。因。甚。這。麼。忙。我。們。這。裏。猜。迷。兒。呢。等。猜。了。這。個。再。去。鴛。鴦。道。什。麼。話。你。說。罷。他。嫂。子。笑。道。你。跟。我。來。到。那。邊。告。訴。你。橫。豎。有。好。話。兒。滿。心。滿。意。鴛。鴦。道。可。是。太。太。和。你。說。的。那。話。他。嫂。子。笑。道。姑。娘。既。知。道。還。奈。何。我。快。來。我。細。細。的。告。訴。你。可。是。天。大。的。喜。事。鴛。鴦。聽。說。立。起。身。來。疾。照。他。嫂。子。臉。上。下。死。勁。啐。了。一。口。痰。指。著。罵。道。你。快。夾。著。你。那。屎。嘴。離。了。這。裏。好。多。著。呢。什。麼。好。話。又。是。什。麼。喜。事。怪。道。成。日。家。羨。慕。人。家。的。女。兒。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著。他。橫。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熱。了。也。把。我。送。在。火。炕。裏。去。我。若。得。臉。呢。你。們。外。頭。橫。行。霸。道。自。己。就。封。了。自。己。是。舅。舅。我。若。不。得。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去。一。面。罵。一。面。哭。平。兒。襲。人。攔。著。勸。他。他。嫂。子。臉。上。下。不。來。自。討。此。辱。因。說。道。願。意。不。願。意。你。也。好。說。不。犯。著。拉。三。扯。四。的。俗。語。說。的。好。當。著。矮。人。別。說。矮。話。姑。娘。罵。我。我。不。敢。還。言。這。二。位。姑。娘。並。沒。惹。著。你。小。老。婆。長。小。老。婆。短。人。家。臉。上。怎。麼。過。的。去。襲。人。平。兒。忙。道。你。倒。別。說。這。話。他。也。並。不。是。說。我。們。你。倒。別。拉。三。扯。四。的。你。聽。見。那。位。太。太。大。爺。們。封。了。我。們。做。小。老。婆。況。且。我。們。兩。個。也。沒。有。爹。娘。哥。哥。兄。弟。在。這。門。子。裏。仗。著。我。們。橫。行。霸。道。的。他。罵。的。人。自。由。他。罵。去。我。們。犯。不。著。多。心。鴛。鴦。道。他。見。我。罵。了。他。他。臊。了。沒。的。蓋。臉。又。拿。話。調。唆。你。們。兩。個。

果然點著大噉往裏打也

又起一峯
寶玉可謂從天而下

然則以上云云皆在寶玉耳中矣

是一幅美人圖

寶玉拉之而驚驚竟聽其拉者何也千卿甚事

幸虧你們兩個明白。原是我急了也沒分別出來。他就挑出這個空兒來。他嫂子自覺沒趣。賭氣去了。鴛鴦氣的還罵平兒。襲人勸他一回方罷了。平兒因問襲人道：「你在那裏藏著做什麼？我們竟沒有看見你。」襲人道：「我因為往四姑娘房裏看我們寶二爺去的。誰知遲了一步。說是家去了。我疑惑怎麼沒遇見呢。想要往林姑娘家找去。及遇見他的人說也沒去。我這裏正疑惑是出園子去了。可巧你從那裏來了。我一閃。你也沒看見。後來他又來了。我從這樹後頭走到山子石後。我卻見你兩個說話來了。誰知你們四個眼睛沒見我一語未了。又聽身後笑道：「四個眼睛沒見你。你們六個眼睛還沒見我呢。」三人嚇了一跳。回身一看。不是別人。正是寶玉。襲人先笑道：「叫我好找。你在那裏來的？」寶玉笑道：「我從四妹妹那裏出來。迎頭看見你走來了。我就知道是找我去的。我就藏了起來。哄你看你揚著頭過去了。進了院子。又出來了。逢人就問：『我在那裏好笑。只等你到我跟前嚇你一跳的。』後來見你也藏藏躲躲的。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我探頭往前看了一看。卻是他兩個。所以我就遶到你身後。你出去我就躲在你躲的那裏了。平兒笑道：「咱們再往後找找去罷。只怕還找出兩個人來。也未可知。」寶玉笑道：「這可再沒有了。」鴛鴦已知這話俱被寶玉聽了。只伏在石頭上。粧睡。真是難為情殺。寶玉推他笑道：「這石頭上冷。咱們回房裏去睡。豈不好？」說著。拉起鴛鴦來。又忙讓平兒來家吃茶。和襲人都勸鴛鴦走。鴛鴦方立起身來。四人竟往怡紅院來。寶玉將方纔的話俱已聽見。心中著實替鴛鴦不快。只默默。

補敘上文金文翔
媳婦找尋鴛鴦原
由

平兒之姪園子鳳
姐遺之也今向金
媳婦作此言真狡
口人

金家的也能相風
使舵者
豐兒之言語機警
真不下於主人

鳳姐兒巧於掩飾

隨落隨掃省盡多
少周折

的歪在牀上。任他三人在外間說笑。那邊邢夫人因問鳳姐兒鴛鴦的父親。鳳姐因說他爹的名字叫金彩。兩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不大上來。他哥哥文翔現在是老太太的買辦。他嫂子也是老太太那邊漿洗上的頭兒。邢夫人便命人叫了他嫂子金文翔媳婦來。細細說與他。金家媳婦自是喜歡。興興頭頭去找鴛鴦。指望一說必妥。不想被鴛鴦搶白了一頓。又被襲人平兒說了幾句羞惱回來。便對邢夫人說不中用。他罵了我一場。因鳳姐兒在旁不敢提平兒。說襲人也幫著搶白我。說了我許多不知好歹的話。回不得主子的。太太和老爺商議再買罷。諒那小蹄子也沒有這麼大福。我們也沒有這麼大造化。邢夫人聽了說道。又與襲人什麼相干。他們如何知道的。又問還有誰在跟前。金家的道。還有平姑娘。鳳姐兒忙道。你應該拿嘴巴子打他回來。我一出了門兒他就逛去了。回家來連一個影兒也摸不著他。他必定也幫說什麼來。著金家的道。平姑娘沒在跟前。遠遠的看著倒像他。可也不真切。不過是我自忖度。鳳姐便命人去快找了他來。告訴我回來。了太太也在這裏叫他來幫個忙兒。豐兒忙上來回道。林姑娘打發了人下請字兒。請了三四次。他纔去了。奶奶一進門。我就叫他去的。林姑娘說告訴奶奶。我煩他有事呢。鳳姐兒聽了方罷。故意的還說。天天煩他。有什麼事情。邢夫人無計。吃了飯回家。晚間告訴了賈赦。賈赦想了一想。即刻叫賈璉來。說南京的房子。還有人看著。不止一家。即刻叫上金彩來。賈璉回道上。次南京信來。金彩已經得了痰迷心竅。那邊連棺材銀子都賞了。不知

教老脾氣又與政
老不同○無端一
罵即從下文只怕
也有睡兒一句感
觸著發出來的

自然睡不著

想四五頓飯的工
夫之時已安排計
策矣

只咬定牙不願意
簡簡七個字已足

教老作此等語無
倫無理其爲人也
可知矣

脅之誘之鴛鴦不
能不死矣

純以威脅真不知
自諒之言

如今是死是活。即便活著。人事不知。叫來無用。他老婆子又是個聾子。賈赦聽了。喝了一聲。又罵混帳。沒天理的囚囊的。偏你這麼知道。還不離了我這裏。嚇的賈璉退出一時。又叫傳金文翔。賈璉在外書房伺候著。又不敢家去。又不敢見他父親。只得聽著一時。金文翔來了。小么兒們直帶入二門裏去。隔了四五頓飯的工夫。纔出來去了。寫得來鬼鬼祟祟。賈璉暫且不敢打聽。隔了一會。又打聽賈赦睡了。方纔過來。至晚間。鳳姐兒告訴他。方纔明白。且說鴛鴦。一夜沒睡。至次日。他哥哥回賈母接他家去逛逛。賈母允了。叫他家去。鴛鴦意欲不去。只怕賈母疑心。只得勉強出來。他哥哥只得將賈赦的話說與他。又許他怎麼體面。又怎麼當家做姨娘。簡簡數語已足。鴛鴦只咬定牙不願意。他哥哥無法。少不得回去回覆了賈赦。賈赦怒起來。安得而不怒。因說道。我說與你。叫你女人向他說去。就說我的話。好體面。自古嫦娥愛少年。他必定嫌我老了。醜大約他戀著少爺們。醜語可笑。多半是看上了寶玉。何以知之。只怕也有璉兒。上文之罵所由來也。若有此心。叫他早早歇了。我要他不來。以後誰敢收他。這是一件。第二件。想著老太太疼他。將來外邊聘個正頭夫妻去。叫他細想想。他嫁到了誰家也難。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竟成讖語。或是終身不嫁男人。我就服了他。若不然。時叫他趁早回心轉意。有多少好處。賈赦說一句。金文翔應一聲。是賈赦道。你別哄我。明兒我還打發你太太過去問鴛鴦。你們說了他不依。便沒你們的。不是若問他。他再依了子細。你們的腦袋。金文翔忙應了。又應。是了。又是退出回家也。等不得告訴他。

昨日金媳婦去說
喜之也今日金文
翔去說畏之也同
一說話當分別觀
之
想了一想四字中
有無限周折
可巧至湊趣兒呢
共四十二字應作
一句讀
看他用筆迅疾如
風雨驟至颯颯有
聲敘事之妙一至
於此
一篇號神泣鬼驚
天動地之文
想此時一房之人
皆側耳注目各各
駭然
獨抽寶玉言者衆
人之所疑在此
楓樹底下一鵲詞
壯風雲氣冲牛斗
將欲剪髮云橫豎
不嫁接連說四個
寶字憤極恨極語
無倫次

女人轉說。竟自己對面說了。這話把個鴛鴦氣的無話可回想了。一想。果看上寶玉否。讀者試思之。便說道。我便願意去。也須得你們帶了我回聲。老太太去。出脫得好。有主意。他哥嫂。只當回想過來。都喜之不盡。且慢他嫂子。即刻帶了他上來。見賈母。可巧王夫人薛姨媽李純鳳姐兒寶釵等姊妹。並外頭的幾個執事。有頭臉的媳婦。都在賈母跟前湊趣兒呢。鴛鴦看見忙拉了他嫂子到賈母跟前跪下。一面哭。一面說。絕妙一齣戲文。把邢夫人怎麼來說園子裏。嫂子又如何說。今兒他哥哥又如何說。因為不依一頓方纔。大老爺越發說我戀著寶玉。不然要等著往外聘。憑我到天上這一輩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終久要報仇。我是橫了心的。當著衆人在這裏。衆人聽者我這一輩子。別說是寶玉。便是寶金寶銀寶天王寶皇帝。橫豎不嫁人。就完了。字字斬釘截鐵。就是老太太逼著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從命。服侍老太太歸了西。我也不跟著我老子娘哥哥去。或是尋死。或是剪了頭髮。當姑子去。若說我不是真心。暫且拿話支吾。這不是天地鬼神口頭。月亮照著。嗓子裏頭長疔。原來這鴛鴦一進來時。便袖內帶了一把剪子。一面說著。一面回手打開頭髮。就剪衆婆子丫鬟看見。忙來拉住。已剪下半綵。來了衆人看時。幸而他的頭髮極多。剪的不透。連忙替他挽上。賈母聽了氣的渾身打戰。口內只說。我通共剩了這麼一個可靠的人。他們還要來算計。因見王夫人在旁。便向王夫人道。你們原來都是哄我的。外頭孝順。暗地裏盤算。我有好東西也來要。有好人也來要。剩了這個毛丫頭。見我待他好了。你們自然氣。

補敘未進來時之意見。偏偏那夫人運氣好。此時卻不在眼前。只得把王夫人頂缸。子到此地步。卻有此等話頭。一面設想到逼出一個探姑娘來。只此一事。便知探姑娘能擔斤兩者。一語解紛。魯仲連不能及也。賈母亦轉關得疾。寶玉與探春各自得體。說得八面玲瓏。驚雷之後。略展閒雲。鳳姐兒口氣每每另是一樣。我也要聽聽。這不齒便利。真真恨殺人。又真真愛殺人。

不過弄開了他。好擺弄我。王夫人忙站起來。不敢還一言。薛姨媽見連王夫人怪上。反不好勸的了。李執一聽見鴛鴦這話。早帶了姊妹們出去。探春有心的人。想王夫人雖有委屈。如何敢辯。薛姨媽現是親姊妹。自然也不好辯。寶釵也不便為姨母辯。李執鳳姐寶玉一發不敢辯。這正用著女孩兒之時。迎春老實。惜春小。因此窗外聽了一聽。便走進來。陪笑向賈母道。這事與太太什麼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的事。小嬸子如何知道。一解了然。探春可愛。話未說完。賈母笑道。可是我老糊塗了。姨太太別笑話我。你這個姐姐。他極孝順。我不像我那大太太。一味怕老爺。婆婆跟前。不過應景兒。可是我委屈了他。薛姨媽只答應是。又說老太太偏心。多疼小兒子媳婦。也是有的。賈母道。不偏心。因又說寶玉我錯怪了你娘。你怎麼也不提我。看著你娘受委屈。寶玉笑道。我偏著母親。說大爺大娘不成。通共一個。不是我母親。要不認。卻推誰去。我倒要認是我的。不是老太太。又不信。賈母笑道。這也有理。你快給你娘跪下。你說太太別委屈了。老太太有年紀了。看著寶玉罷。寶玉聽了。忙走過來。便跪下。要說王夫人忙笑著拉他起來。說快起來。斷乎使不得。難道替老太太給我陪不成。寶玉聽說。忙站起來。賈母又笑道。鳳姐兒也不提我。鳳姐笑道。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尋上我了。賈母聽了。與眾人都笑道。這可奇了。倒要聽聽。這不是鳳姐兒道。誰叫老太太會調理人。調理得水葱兒似的。怎麼怨人不要我。幸虧是孫子媳婦。舌有蓮花。我若是孫子。我早要了。還等到這會子呢。玲瓏剔透。賈母笑道。這

已經救老疑到躓
兒身上老太太還
要提著一笑
以鳳姐一語收作
餘波
真好利口

倒。是。我。的。不。是。了。鳳。姐。笑。道。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賈。母。笑。道。這。樣。我。也。不。要。了。你。帶。了。去。罷。鳳。姐。兒。道。等。著。修。了。這。輩。子。來。生。託。生。男。人。我。再。要。罷。賈。母。笑。道。你。帶。了。去。給。誰。兒。放。在。屋。裏。看。你。那。沒。臉。的。公。公。還。要。不。要。了。與。襲。人。調。笑。同。鳳。姐。兒。道。誰。兒。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兒。這。一。對。燒。糊。了。的。饅。子。和。他。混。罷。只。怕。鴛。鴦。是。燒。不。糊。的。饅。子。說。的。衆。人。都。笑。起。來。了。丫。頭。回。說。大。太。太。來。了。王。夫。人。忙。迎。了。出。去。要。知。端。的。再。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此回賈赦要鴛鴦爲一百十一回鴛鴦自縊之根由。雖是單寫一件事。又夾寫邢夫人愚懦。王鳳姐使乖。

鴛鴦向平兒襲人說做姑子。還有一死的話。姑子是賓。一死是主。伏後來殉主情事。鴛鴦正生氣時。又閒敘平兒襲人互相取笑。不但文有生趣。且見鴛鴦胸中已早認定一死字。

賈赦向金文翔一番說話。全是倚勢霸道。俱在鴛鴦逆料之中。此賈母一故。鴛鴦所以必死也。

探春勸賈母開脫王夫人。鳳姐派賈母不是一個勸得有理。一個派得有趣。真是善於勸解者。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壬子年九月間事。

大
家
三
謝
青
龍
寺
丁



冷郎君懼
禍走他
驍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四十七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獸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只此一句當又有一齣好戲文

來得去不得了

我方想買母一邊如何落筆不圖作者竟有如此妙心

當著太太太看老太太惡眉眼何以爲情避之良是然而鳳姐狡矣

所謂激烈之言出之以婉順

邢夫人還來打聽真是冒失鬼婆婆之言恐禁不起

實情如此非買母之偏護鴛鴦也

話說王夫人聽見邢夫人來了。來討愈慢了。連忙迎了出去。邢夫人猶不知賈母已知鴛鴦之事。正還欲來打聽信息。進了院門。早有幾個婆子悄悄的回了。他他纔知道待要回去。裏面已知。又見王夫人接了出來。少不得進來。先與賈母請安。賈母一聲兒不言語。自己也覺得愧悔。鳳姐兒早指一事迴避了。鴛鴦也自回房去。生氣安頓得妙。薛姨媽王夫人等恐礙著邢夫人的臉面。也都漸漸退了。安頓得好。邢夫人且不敢出去。賈母見無人方說道。留他臉面。我聽見你替你老爺說媒來了。發端得妙。你倒也三從四德的。惡只是這賢惠也太過了。聞者難受。你們如今也是孫子兒子滿眼了。你還怕他使性子。快出心肝。我聞得你還由著你老爺的那性兒鬧。邢夫人滿面通紅。回道。我勸過幾次。不依。老太太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呢。我也是不得已。爾一派遁辭。賈母道。他逼著你殺人。你也殺去。如今你也想想。你兄弟媳婦人。也本來老實。又生的多病多痰。上上下下。那不是他操心。你一個媳婦。鳳姐也雖然幫著。也是天天丟下爬兒。弄掃帚。凡百事情。我如今自己減了。他們兩個就有些不到的去處。有鴛鴦那孩子。還心細些。我的事情。他還想著一點子。該要的他就要了。來該添什麼。他就趁空兒告訴他們。添了鴛鴦。再不這樣。反筆一折。他娘兒兩個裏頭外頭大的。

並不是老太太極力讚一個丫頭然情勢卻實實如此者

老太太不以法語之言而以巽與之言可知親之於子總有一番不可說之心也

此丫頭不知何名惜乎不傳矣他言語亦是一個好腳色

軟言語到底纏不過只得過這邊來

賈母之要駕看牌者特寵之以釋

小的那裏有忽略一件半件我如今反倒自己操心去不成這是天天盤算和他們要東要西去我這屋裏有的沒有的剩了他一個年紀也大些我凡做事的脾氣性格兒他還知道些他二則也還投主子的緣法他也並不指著我和那位太太要衣裳去又和那位太太要銀子去所以這幾年一應事情他說什麼從你小嬸和你媳婦起至家下大大小小沒有不信的所以不單我得靠連你小嬸媳婦也都省心我有了這麼個人便是媳婦孫子媳婦想不到的我也不得缺了也沒氣可生了這會子他去了你們又弄了什麼人來我使即使就弄他那麼一個真珠的人來不會說話也無用我正要打發人和你老爺說去他要什麼人我這裏有錢叫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去就是要這個丫頭不能留下他服侍我幾年就比他日夜服侍我盡了孝的一般你來的也巧就去說更妥當了說畢命人來請了姨太太及姑娘們來纔高興說著話兒怎麼又都散了丫頭忙答應找去了衆人趕忙的又來只有薛姨媽向那丫鬢道我纔來了又做什麼去你就說我睡了那丫頭道好親親的姨太太姨祖宗好奇文我們老太太生氣呢你老人家不去沒個開交了你當疼我們罷你老人家怕走我背了你老人家去薛姨媽笑道小鬼頭兒你怕些什麼不過罵幾句就完了說著只得和這小丫頭子走來賈母忙讓坐又笑道嗒們鬪牌罷姨太太的牌也生嗒們一處坐著別叫鳳姐兒混了我們去薛姨媽笑道正是呢老太太替我看著些兒就是嗒們娘兒四個鬪呢還是添一兩個人呢王夫人笑道可不只四個人

其悶也可以知平
日待鴛鴦之心
機趣橫生
鳳姐真善於承歡
一生行實只此節
可取

是揚州馬用牌故
有二餅之名

被人播弄而意氣
洋洋謂得彩頭者
多矣

矧彼老邁

姨媽本是狡猾人
於此等酬對可見
寫得鳳姐活潑潑
地

鳳姐兒道再添一個人熱鬧些。賈母道叫鴛鴦來叫他在這下手裏坐著姨太太的眼。了。嗒們兩個的牌都叫他看著些兒。鳳姐笑了一聲向探春道你們知書識字的倒不學。算命奇論探春道這又奇了這會子你不打點精神贏老太太幾個錢又想算命鳳姐兒道我正要算算今兒該輸多少我還想贏呢你瞧瞧場兒沒上左右都埋伏下了說的賈母薛姨媽都笑起來一時鴛鴦來了便坐在賈母下手鴛鴦之下便是鳳姐兒鋪下紅氈洗牌告么五人起牌鬪了一回鴛鴦見賈母的牌已十成只等一張二餅便遞了暗號兒與鳳姐兒鳳姐兒正該發牌便故意躊躇了半晌笑道我這一張牌定在姨媽手裏扣著呢我若不發這一張牌再頂不下來的薛姨媽道我手裏並沒有你的牌鳳姐兒道我回來是要查的薛姨媽道你只管查你且發下來我瞧瞧是張什麼鳳姐兒便送在薛姨媽跟前薛姨媽一看是個二餅便笑道我倒不稀罕他只怕老太太滿了鳳姐聽了忙笑道我發錯了賈母笑的已擲下牌來說你敢拿回去誰叫你錯的不成鳳姐兒道可是我要算一算命呢這是自己發的也怨不得人了賈母笑道可是你自己打著你那嘴問著你自己纔是又向薛姨媽笑道我不是小氣愛贏錢原是個彩頭兒老人家也會假撇清話薛姨媽笑道我們可不是這樣想那裏有那樣糊塗人說老太太愛錢呢鳳姐兒正數著錢聽了這話忙又把錢穿上了向衆人笑道設了我的了竟不爲贏錢單爲贏彩頭兒我倒底小氣輸了。就數錢快收起來罷。賈母是規矩鴛鴦代洗牌的。因和薛姨媽說笑不見鴛鴦。

此果然二字只作
難道二字解細領
語氣自知

鳳姐一開口真真
要恨殺人亦真真
要愛殺人

言之者舌底有神
作書者筆端有鬼
真真令人愛殺

然則此事決撒矣

此層也要防著

動手。賈母道。你怎麼惱了。連牌也不替人洗。鴛鴦拿起牌來。笑道。奶奶不給錢。賈母道。他不給錢。那是他交運了。便命小丫頭子把他那一吊錢都拿過來。小丫頭子真就拿了。攔在賈母旁邊。鳳姐兒忙笑道。賞我罷。照數兒給。就是了。薛姨媽笑道。果然鳳姐兒小氣。不過頑兒罷了。鳳姐兒聽說。便站起來。拉住薛姨媽。回頭指著賈母。素日放錢的一個木箱子。笑道。姨媽瞧瞧。那個裏頭不知頑了我多少去了。這一吊錢。頑不了半個時辰。那裏頭的錢。就招手兒叫他。了。只等把這一吊也。叫進去了。牌也不用鬪了。老祖宗氣也平了。又有正經事。差我辦去了。話未說完。引的賈母眾人。笑個不止。正說著。偏平兒怕錢不穀。又送了一吊來。湊巧送來。鳳姐兒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處罷。一齊叫進去。倒省事。不用做兩次。叫箱子裏的錢。費事。趣極。賈母笑的手裏的牌。撒了一桌子。推著鴛鴦。叫快撕他的嘴。平兒依言放下錢。也笑了一回。方回來。至院門前。遇見賈璉。問道。太太在那裏呢。老爺叫我請過去呢。平兒忙笑道。在老太太跟前。站了這半日。還沒動呢。趁早兒丟開手罷。老太太生了半日氣。這會子虧二奶奶湊了半日的趣兒。纔略好了些。賈璉道。我過去。只說討老太太示下。十四往賴大家去。不去。照應前文。好預備轎子的。又請了太太。又湊了趣兒。豈不好。平兒笑道。依我說。你竟別過去罷。合家子連太太寶玉都有了。不是這會子。你又填眼去了。賈璉道。已經完了。難道還找補不成。況且與我又無干。二則老爺親自分付我。請太太的。這會子我打發了人去。倘或知道了。正沒好氣呢。指著這個。

筆筆靈動之至

賈母到底是歷練人，能料得人來意。

回映前文涉筆成趣。

鮑與趙以音成錯，醜名兒竟有李代桃僵。

賈母真說得嘴響，時年七十八歲矣。若照五十四年之說，此賈母於二十歲嫁到賈府矣。于時未免太遲，此等處殊欠斟酌。

隨手收拾邢夫人便捷。

拿我出氣罷。說著就走。平兒見他說的有理，也便跟了過去。賈璉到了堂屋裏，便把腳步放輕了，往裏間探頭，只見邢夫人站在那裏。鳳姐兒眼尖，先瞧見了，便使眼色，兒不命他進來，又使眼色與邢夫人，邢夫人不便就走，只得倒了一碗茶來，放在賈母跟前。賈母一回身，賈璉不防，便沒躲過，賈母便問外頭是誰，倒像個小子，一伸頭的，是鳳姐兒忙起身說：「我也恍惚看見有一個人影兒，妙極一面說一面起身出來。」賈璉忙進去陪笑，道：「打聽老太太十四可出門，好預備轎子。」賈母道：「既這麼樣，怎麼不進來，又做鬼做神的？」賈璉陪笑道：「見老太太頑牌，不敢驚動，不過叫媳婦出來問問。」賈母道：「就忙到這一時，等他家去，你問他多少，問不得那一遭兒，你這麼小心來著，又不知是來做耳報神的，也不知是來做探子的。」鬼鬼祟祟，倒嚇我一跳，什麼好下流種子！你媳婦和我頑牌呢，還有半日的空兒，你家去再和那趙二家的商量，俟你媳婦去罷。」說著，眾人都笑了。鴛鴦笑道：「鮑二家的的老祖宗，又拉上趙二家的去，賈母也笑道：「可是我那裏記得什麼，抱著背著呢。」提起這些事來，不由我不生氣。我進了這門子，做重孫媳婦，起到如今，我也有個重孫子媳婦了。連頭帶尾，五十四年，憑著大驚大險，千奇百怪的事，也經了些，從沒經過這些事，還不離了我這裏呢。」賈璉一聲兒不敢說，忙退了出來。平兒在窗外站著，悄悄笑道：「我說你不聽到底，碰在網裏了。」正說著，只見邢夫人也出來，賈璉道：「都是老爺鬧的，如今都攔在我和太太身上。」邢夫人道：「我把你這沒孝心的種子，人家還替老子死呢，白說了幾句，你就抱。」

應哥兒今日運氣真不好

媽紅十七歲乃買赦之妾也

以上寫賈赦愚討鴛鴦事而以鬪牌作餘波為一大段此壬子年九月十四也讀者記清

以下從四十五回賴蟻蟻請酒一節入敘薛蟠柳湘蓮事

湘蓮於此回出相知薛大哥之垂涎已非一日矣

點明湘蓮出身

大哥之吃虧者以湘蓮之酷好耍鎗舞劍耳

怨天抱怨地了。你還不好好的呢。這幾日生氣子細他。搵你賈璉道。太太快過去罷。叫我來請了好半日了。說著同他母親出來。過那邊去。邢夫人將方纔的話。只略說了幾句。賈赦無法。又且含愧。自此便告了病。且不敢見賈母。只打發邢夫人及賈璉。每日過去請安。只得又各處遣人購求尋覓。終久費了八百兩銀子。買了一個十七歲女孩子來。名喚媽紅。收在屋裏。不在話下。這裏鬪了半日牌。吃晚飯纔罷。此一二日間無話。轉眼到了十四。黑早賴大的媳婦。又進來請賴大家飲酒。是一篇題目。賈母高興。便帶了王夫人。薛姨媽。及寶玉姊妹等。至賴大花園中。坐了半日。那花園雖不及大觀園。卻也十分齊整。寬闊。泉石樹木。樓臺亭軒。也有好幾處動人的。外面大廳上。薛蟠。賈珍。賈璉。賈蓉。並幾個近族的。都來了。那賴大家的。也請了幾個現任的長官。並幾個大家子弟作陪。因其中有個柳湘蓮。薛蟠自上次會過了一次。已念念不忘。又起一波瀾。又打聽他最喜串戲。且都串的是生日風月戲文。不免錯會了意。誤認他做了風月子弟。正要與他相交。恨沒有個引進。這日可巧遇見。樂得無可不可。且賈珍等也慕他的名。酒蓋住了臉。五字妙文。就求他串了兩齣戲。下來。移席和他一處坐著。意欲何為。問長問短。說東說西。那柳湘蓮原係世家子弟。讀書不成。父母早喪。素性爽俠。不拘細事。八字定評。酷好耍鎗舞劍。賭博吃酒。以及眠花臥柳。吹笛彈箏。無所不為。因他年紀又輕。生得又美。不知他身分的人都。誤認作優伶一類。薛大哥之誤在此數句。那賴大之子。賴尚榮。與他素昔交好。故今日請來作陪。不想酒後。別人猶可。獨薛

此數行爲柳哥敘
來歷直寫出一個
風流浪子身分
人都疑柳二郎爲
優伶凡稚齒韶秀
者宜小心防著
薛大哥聞之定添
一肚子酸氣
急於一見故如此
之速耳
卸去賴尙榮以便
買柳談心地步
願上秦鍾可知同
氣相投
小柳兒修鯨鱗之
墳殺是多情
觀就便弄了幾個
錢一句則湘蓮景
況之窘可知觀下
文一貧如洗一句
益可信其景況之
窘矣
湘寶二人不能忘
情於故交是同心
也

蟠。又。犯。了。舊。病。心。中。早。已。不。快。得。便。意。欲。走。開。完。事。欲。完。何。事。耶。史。筆。無。奈。賴。尙。榮。又。說。方。
纔。寶。二。爺。又。囑。付。我。纔。一。進。門。雖。見。了。只。是。人。多。不。好。說。話。叫。我。囑。付。你。散。的。時。候。別。走。
他。還。有。話。說。呢。你。既。一。定。要。走。等。我。叫。出。他。來。你。兩。個。見。了。再。走。與。我。無。干。說。著。便。命。小。
厮。們。到。裏。頭。找。一。個。老。婆。子。悄。悄。告。訴。請。出。寶。二。爺。來。那。小。厮。去。了。沒。一。杯。茶。時。果。見。寶。
玉。出。來。了。賴。尙。榮。向。寶。玉。笑。道。好。叔。叔。稱。呼。奇。把。他。交。給。你。我。張。羅。人。去。了。說。著。已。經。去。
了。寶。玉。便。拉。了。柳。湘。蓮。到。廳。側。書。房。中。坐。下。問。他。這。幾。日。可。到。秦。鍾。的。墳。上。去。麼。忽。又。提。起。
他。湘。蓮。道。怎。麼。不。去。前。日。我。們。幾。個。放。鷹。去。離。他。墳。上。還。有。二。里。我。想。今。年。夏。天。雨。水。勤。
恐。怕。他。的。墳。站。不。住。我。背。著。衆。人。走。到。那。裏。去。瞧。了。一。瞧。略。又。動。了。一。點。子。回。家。來。就。便。
弄。了。幾。百。錢。並。非。有。錢。可。知。第。三。日。一。早。出。去。雇。了。兩。個。人。收。拾。好。了。寶。玉。說。怪。道。呢。上。月。
我。們。大。觀。園。的。池。子。裏。頭。結。了。蓮。蓬。我。摘。了。十。個。叫。焙。茗。出。去。到。墳。上。供。他。去。回。來。我。也。
問。他。可。被。雨。冲。壞。了。沒。有。他。說。不。但。沒。冲。更。比。上。回。新。了。些。我。想。著。必。是。這。幾。個。朋。友。新。
收。拾。了。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裏。一。點。兒。做。不。得。主。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
那。個。勸。的。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柳。湘。蓮。道。這。個。事。也。用。不。著。你。操。心。外。頭。
有。我。你。心。裏。只。有。了。就。是。了。義。俠。人。語。眼。前。十。月。初。一。日。我。已。經。打。點。下。上。墳。的。化。消。你。知。
道。我。一。貧。如。洗。家。裏。是。沒。有。積。聚。的。縱。有。幾。個。錢。來。隨。手。就。光。的。素。性。爽。俠。之。故。也。不。如。趁。
空。兒。留。下。這。一。分。省。的。到。了。跟。前。拮。据。了。寶。玉。道。我。也。正。爲。這。個。要。打。發。焙。茗。找。你。你。又。

十六回之事至此
 一照使文章有掉
 尾見首之妙
 今之謔事者往往
 以此為藉口
 果然湘蓮不是有
 錢者
 此亦湘蓮之實言
 朋友衷情死生不
 易惟玉與蓮猶有
 張范遺風乎
 直伏到後面尤三
 姐公案
 非畏之也防多事
 也湘蓮可愛
 寶哥殺是多情與
 薛大哥心想不同
 九字無限深情
 不要叫了苦期近
 矣
 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
 使有如平兒知賈
 瑞之事者必曰癩
 蝦蟆想吃天鵝肉
 矣

不大在家。知道。你。天天。萍蹤浪跡。沒。個。一定。的。去。處。應。上。賭。博。吃。酒。臥。柳。等。句。柳。湘。蓮。道。你。也。不用。找。我。這。個。事。也。不。過。各。盡。其。道。眼。前。我。還。要。出。門。去。走。走。外。頭。逛。逛。三。年。五。載。再。回。來。寶。玉。聽。了。忙。問。這。是。為。何。柳。湘。蓮。冷。笑。道。我。的。心。事。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我。如。今。要。別。過。了。寶。玉。道。好。容。易。會。著。晚。上。同。散。豈。不。好。湘。蓮。道。你。那。令。姨。表。兄。還。是。那。樣。再。坐。著。未。免。有。事。不。如。我。迴。避。了。倒。好。寶。玉。想。一。想。說。道。既。是。這。麼。樣。倒。是。迴。避。了。為。是。只。是。你。要。果。真。遠。行。必。須。先。告。訴。我。一。聲。千。萬。別。悄。悄。的。去。了。反。射。下。文。說。著。便。滴。下。淚。來。柳。湘。蓮。說。道。自。然。要。辭。你。去。你。只。休。和。別。人。說。就。是。了。何。親。呢。乃。爾。說。著。就。站。起。來。要。走。又。道。你。就。進。去。罷。不。必。送。我。一。面。說。一。面。出。了。書。房。剛。至。大。門。前。早。遇。見。薛。蟠。在。那。裏。亂。叫。誰。放。了。小。柳。兒。走。了。柳。湘。蓮。聽。了。火。星。亂。迸。恨。不。得。一。拳。打。死。復。思。酒。後。揮。拳。又。礙。著。賴。尚。榮。的。臉。面。只。得。忍。了。一。忍。薛。蟠。忽。見。他。走。出。來。如。得。了。珍。寶。忙。踉。蹌。著。走。上。去。一。把。拉。住。笑。道。我的。兄。弟。叫。得。親。切。你。往。那。裏。去。了。湘。蓮。道。走。走。就。來。薛。蟠。笑。道。你。一。去。都。沒。了。興。頭。了。好。歹。坐。一。坐。就。算。疼。我。了。憑。你。什。麼。要。緊。的。事。交。給。哥。哥。只。別。忙。你。有。這。個。哥。哥。你。要。做。官。發。財。都。容。易。誰。希。罕。你。湘。蓮。見。他。如。此。不。堪。心。中。又。恨。又。愧。早。生。一。計。拉。他。到。僻。淨。處。笑。道。你。真。心。和。我。好。還。是。假。心。和。我。好。呢。薛。蟠。聽。見。這。話。喜。得。心。癢。難。搔。也。斜。著。眼。笑。道。好。兄。弟。你。怎。麼。問。起。我。這。樣。話。來。與。賈。瑞。錫。了。眼。可。作。對。我。要。是。假。心。立。刻。死。在。眼。前。與。賈。瑞。死。了。也。情。願。作。對。湘。蓮。道。既。如。此。這。裏。不。便。等。坐。一。坐。我。先。走。你。隨。後。出。來。跟。到。我。下。處。啣。們。索。性。

有了哥哥發財做
官多易所以變童
崽子軒赫易常
鳳姐對買瑞云你
哄我呢你那裏肯
往我這裏來湘蓮
此問同一機變
此兩個好孩子想
與調弄買瑞之蓉
蓄二人有異曰你
使在鳳姐必曰你
不信就別來誘之
故此段文字卻與鳳
姐賺買瑞一段遙
遙相對同一機心
同字作一讀
勸你多吃些可以
預備著一吐小廚
杏奴乃湘蓮小廚
如小柳者可謂守
尾生之信者矣
性急人往往有如此
光景不知作者如何
何想出
對此好地方正可
幹事矣

吃一夜酒。我那裏還有兩個絕好的孩子。從沒出門的。你可連一個跟的人也不用帶。到
了那裏。服侍人都是現成的。薛蟠聽如此說。喜的酒醒了一半。酒醒了。可以吃泥水。說果然如
此。湘蓮笑道。如何人拿真心待你。你倒不信了。反抄得妙。薛蟠忙笑道。我又不是馱子。怎麼
有個不信的呢。既如此。我又不認得。你先去了。我在那裏。找了湘蓮道。我這下處。在此門
外頭。你可捨得家城外住一夜。去薛蟠道。有了你。我還要家做什麼。湘蓮道。既如此。在我
北門外頭橋上等。你啣們席上。且吃酒去。你看我走了之後。你再走。他們就不留神了。薛
蟠聽了。連忙答應道。是。二人復又入席。飲了一回。那薛蟠一發難熬。只拿眼看湘蓮。心內
越想越樂。左一壺。右一壺。並不用人讓。自己便吃了。又吃不覺的。有八九分了。湘蓮便起
身出來。觀人。不防出至門外。命小廝杏奴先家去罷。我到城外。就來說。竟已跨馬直出北
門橋上。等候薛蟠。一頓飯的工夫。只見薛蟠騎著一匹大馬。遠遠的趕了來。張著嘴。瞪著
眼。頭似撥浪鼓一般。不住左右亂瞧。及至從湘蓮馬前過去。只顧往遠處瞧。不曾留心。近
處畫得。惹哥活跳。湘蓮又笑。又恨他。便也撒馬。隨後跟來。薛蟠往前看時。漸漸人煙稀少。好
地方。便又圈馬。回來。再不想一回頭。見了湘蓮。如獲奇珍。忙笑道。我說你是個再不失信
的。湘蓮笑道。快往前走。子細人看見。跟了來。就不好了。說著。先就撒馬。前去薛蟠。也就緊
緊跟來。湘蓮見前面人煙已稀。且有一帶葦塘。便下馬。將馬拴在樹上。細向薛蟠笑道。你
下來。啣們先設個誓。日後要變了心。告訴人去的。便應誓。薛蟠笑道。這話有理。連忙下了

大哥自出胎以來從未食此鴉味較之魚瓜等件何如曰拍了幾下曰點了一點小柳只用得三分力耳而大哥哥已受不住矣倘使用十分力又當何如

眼倒不瞎不過瞎了心罷了

沒眼睛的實在苦惱不知惟其一白眼睛所以飽此老拳索性瞎子反不受打矣

讀此數語為薛大哥一笑

前之拍以掌也此之播以拳也無可奈何只得推傍人

湘蓮此問殊妙

大哥只道小柳要硬的不知小柳喜軟喜硬

馬也拴在樹上細便跪下說道我要日久變心告訴人去的天誅地滅一言未了只聽鏗的一聲背後好似鐵鎚砸下來只覺得一陣黑滿眼金星亂迸身不由己便倒下來湘蓮走上來瞧瞧知道他是個不慣捱打的只使了三分氣力向他臉上拍了幾下登時便開了菓子鋪薛蟠先還要扎掙起來又被湘蓮用腳尖點了一點仍舊跌倒口內說道原來是兩家情願你不依只管好說只怕說不好為什麼哄出我來打我情急語卻是可憐語一面說一面亂罵湘蓮道我把你這瞎了眼的你認認柳大爺是誰如聞霹靂你不說哀求你還傷我我打死你也無益只給你個利害罷說著便取了馬鞭過來從背後至腳脛打了三四十下薛蟠的酒早已醒了大半不覺得疼痛難禁不禁有嘎哨之聲湘蓮冷笑道也只如此我只當你是怕打的一面說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來向葦中淖泥處拉了幾步滾的滿身泥水又問道你可認得我了認得你了薛蟠不應只伏著哼哼大哥又唱哼哼曲矣湘蓮又擲下韃子用拳頭向他身上搗了幾下薛蟠便亂滾亂叫不能扎掙了說肋條折了此誑詞也我知道你是正經人此刻知道不及矣因為我錯聽了旁人的話了湘蓮道不用拉旁人只說現在的硬漢子語薛蟠道現在也沒什麼說的不過你是個正經人我錯了湘蓮道還要說軟些纔饒你薛蟠哼哼的道大哥真是一個蚊子耳好兄弟湘蓮又一拳薛蟠噉了一聲便道好哥哥湘蓮又連兩拳薛蟠忙嘎哨叫道好老爺饒了我這沒眼睛的瞎子罷從今以後我敬你怕你了湘蓮道你把那水吃兩口謝謝來不得了薛蟠一面聽了一面皺

不許其稱兄弟哥
哥也故一拳兩拳

薛蟠握打實香憐
玉愛語人誤之伊

將謂妙年姚冶輩
皆有餘桃未薦也

這水實在難吃無
怪大哥之嫌其骯
髒也

此一吐也可以發
散寒熱積滯與張
仲景之瓜蒂散並
駕齊驅

回顧來路文氣緊
拍忽想到論語中
傷人乎不問馬六
字爲之一笑

一見一聽又一見
寫得層次井然

蓉兒原是個中人
所以猜得著八九
的

扎掙不起了自然
要掙了

眉道這水實在骯髒怎麼吃得下去湘蓮舉拳就打薛蟠忙道我吃我吃說著只得俯頭
向葦根下吃了一口猶未咽下去只聽哇的一聲把方纔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湘蓮道
好骯髒東西你快吃完了饒你薛蟠聽了叩頭不迭只得用此一著說好歹積陰功饒我罷
這至死不能吃的好老爺實在來不得了湘蓮道這樣氣息倒熏壞了我說著丟下薛蟠便牽
馬認鐙去了應上文拴在樹上這裏薛蟠見他已去方放下心來懊悔自己不该誤認了人
待要扎掙起來無奈遍體疼痛難禁誰知賈珍等席上忽不見了他兩個只從這一邊敘入
各處找尋不見有人說恍惚出北門去了薛蟠的小廝素日是懼他的他分付了不許跟
去誰敢找去後來還是賈珍不放心命賈蓉帶著小廝們尋蹤問跡的直找出北門下橋
二里多路忽見葦坊旁邊薛蟠的馬拴在那裏應上文也拴在樹上衆人都道好了不好了有
馬必有人一齊來至馬前只聽葦中有人呻吟大家忙走來一看只見薛蟠的衣衫零碎
面目腫破沒頭沒臉遍身內外滾的似個泥母猪一般惡醜賈蓉心內已猜著八九了忙
下馬命人攙了起來笑道薛大叔天天調情今日調到葦子坑裏必定是龍王爺也愛上
你風流要你招駙馬去你就撞到龍犄角上了調笑得妙薛蟠羞的沒地縫兒鑽進去大哥
知也蓋那裏爬的上馬去賈蓉命人趕到關廂里雇了一乘小轎子薛蟠坐了一齊進城
賈蓉還要擡往賴家去赴席這又備著薛蟠百般苦苦央及他不用告訴人賈蓉方依允了
讓他各自回家賈蓉仍往賴家回覆賈珍並方纔的形景賈珍也知湘蓮所打也笑道他

卻不道撞著呂仙之柳樹精

此時小柳兒不知何處去矣大哥可念及否

既吃了泥水又吃了所吐之物豈不是個吃虧

可知被打時肋條折了之言是大哥的誑話

二人都該罵

寶姐姐卻是曉得此中原故其實亦不必曉得也

此等處具見寶釵之有見識處

前番越想越樂又自己說再不失信的今番又何必痛罵

後會有期

須得吃個虧纔好。至晚散了。便來問候。薛蟠自在臥房將養。推病不見。賈母等回來。各自歸家。時薛姨媽與寶釵見香菱哭的眼睛腫了。情所必然。香菱一哭。問起原故。忙來瞧薛蟠。時臉上身上雖見傷痕。並未傷筋動骨。肋條沒有折。還好。薛姨媽又是心疼。又是發恨。罵一回。薛蟠又罵一回。柳湘蓮意欲告訴王夫人。遣人尋拿柳湘蓮。寶釵忙勸道。這不是什麼大事。不過他們一處吃酒。酒後反臉。常情誰醉了。多挨幾下子打。也是有的。況且咱們家的無法無天。人所共知。媽媽不過是心疼的原故。要出氣也容易。等三五天哥哥好了。出得去的時候。那邊珍大爺璉二爺這干人也未必白丟開了。自然備個東道。叫了那個人來。當著衆人替哥哥賠不是認罪。就是了。如今媽媽先當做大事。告訴衆人。倒顯的媽媽偏心溺愛。縱容他生事招人。今兒偶然吃了一次虧。媽媽就這樣與師動衆。倚著親戚之勢。欺壓常人。薛姨媽聽了道。我的兒。到底是你想得到我。一時氣糊塗了。寶釵笑道。這纔好呢。他又不怕媽媽。又不聽人勸。一天縱似一天。吃過了兩三個虧。他也罷了。薛蟠睡在炕上。痛罵湘蓮。又命小廝去拆他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司。薛姨媽喝住小廝們。只說柳湘蓮一時酒後放肆。如今酒醒後悔不及。懼罪逃走了。薛蟠聽見如此說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賈母若不鬪牌。邢夫人如何回去。衆人如何又來。是文章借景脫卸法。又借鳳姐戲

謔了結鴛鴦一案。賴大家一席。不但探春異日與利除弊。派人管園。於此起念。且薛蟠受打。及湘蓮救薛蟠。尤三姐自刎等事。皆因此席而起。

柳湘蓮同秦鍾相好。寶玉蓮蓬是借境補寫。

寶玉因在馮紫英家。私同蔣琪互換腰巾。致受痛責。薛蟠亦因在賴大家。誤認湘蓮。致遭毒毆。遙遙相照。

湘蓮向寶玉說。眼前就要出門。想見此時。湘蓮心中。已早有算計薛蟠之念。薛蟠要同湘蓮打官司。薛姨媽要告知榮府。若無寶釵勸住。不能了結。借此撇開。不但有隨起隨落之妙。且爲後文湘蓮救薛蟠地步。

大某山民評曰

湘蓮之誘薛蟠。與鳳姐之誘賈瑞。同一機杼。而又有別。瑞識鳳姐而不自諒。若蟠則全不識人。罔之生也。幸而免。

前文賈瑞與鳳姐。喜得抓耳撓腮。此處薛蟠與湘蓮。喜得心癢難搔。居然成對。

天祥文起。淫心同熾。而受報攸分。緣所遇者異耳。柳爲爽直。鳳則陰毒矣。且男色女色亦殊。古來感應書。好龍陽而獲譴者尙少。其陰隲罪過。或從末減乎。此回是九月十四日。賴大家吃酒事。

濬坊人坊
誤甲的莽



善於繪畫
吟詩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四十八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濫情人情誤思遊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張德輝初見

薛大哥可謂自知之明

不信薛大哥也曉得山水

薛蟠說不賺錢也罷姨媽說化了本錢倒是末事可見此時薛家道尙好

話說薛蟠聽見如此說了。氣方漸平。三五日後。疼痛雖愈。傷痕未平。只粧病在家。愧見親友。轉眼已到十月。因有各鋪面夥計。內有算年帳。要回家的。少不得家內治酒餞行。內有一個張德輝。自幼在薛蟠當舖內攬總。家內也有了二三千金的過活。今歲也要回家。明春方來。因說起今年紙劄香扇短少。明年必是貴的。明年先打發大小兒上來。當舖裏照管。照管趕端陽前。我順路就販些紙劄香扇來賣。除去關稅化消外。亦可以剩得幾倍利息。薛蟠聽了。心下忖度。如今我捱了打。正難見人。想著要躲避一年半載。又沒處去躲。天粧病也不是事。況且我長了這麼大。文武不武。雖說做買賣。究竟戲子算盤。從沒拿過地土風俗。遠近道路。又不知道。有自知之明。不如也打點幾個本錢。和張德輝逛一年。來賺錢也罷。不賺錢也罷。且躲躲羞去。二則逛逛山水。也是好的。心內主意已定。至酒席散後。便和氣平心。與張德輝說知。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往。喚問薛蟠。告訴他母親。薛姨媽聽了。雖是歡喜。但又恐他在外生事。化了本錢。倒是末事。因此不命他去。只說你好友。守著我。我還能放心些。況且也不用這買賣。等不著這幾百銀子用。薛蟠主意已定。那裏肯依。只說天天又說我不知世務。這個也不知那個也不學。如今我發狠把那些沒要緊。

說得來卻也好聽
只怕阿愛舊性不
改

此層卻是然只怕
也靠不住

亦可謂知兄者莫
若妹子矣

寶釵議論卻是有
見識人話頭
寶釵所握得定者
在此一層只怕也
握不住

其然豈其然乎

的、都、斷、了、如、今、要、成、人、立、業、學、習、買、賣、又、不、準、我、了、叫、我、怎、麼、樣、呢、我、又、不、是、個、丫、頭、把、
我、關、在、家、裏、何、日、是、個、了、手、況、且、那、張、德、輝、又、是、個、有、年、紀、的、嗒、們、和、他、是、世、交、我、同、他、
怎、麼、得、有、錯、我、就、有、一、時、半、刻、不、好、的、去、處、他、自、然、說、我、勸、我、就、是、東、西、貴、賤、行、情、他、是、
知、道、的、自、然、色、色、問、他、何、等、順、利、倒、不、叫、我、去、過、兩、日、我、不、告、訴、家、裏、私、自、打、點、走、了、明、
年、發、了、財、回、來、纔、知、道、我、呢、說、畢、賭、氣、睡、覺、去、了、小、孩、子、氣、薛、姨、媽、聽、他、如、此、說、因、和、寶、釵、
商、議、寶、釵、笑、道、哥、哥、果、然、要、經、歷、正、事、倒、也、罷、了、只、是、他、在、家、裏、說、著、好、聽、到、了、外、頭、舊、
病、復、發、難、拘、束、他、了、但、也、愁、不、得、許、多、他、若、是、真、改、了、是、他、一、生、的、福、若、不、改、媽、媽、也、不、
能、又、有、別、的、法、子、一、半、盡、人、力、一、半、聽、天、罷、了、所、見、亦、是、這、麼、大、人、了、若、只、管、怕、他、不、知、世、
路、出、不、得、門、幹、不、得、事、今、年、關、在、家、裏、明、年、還、是、這、個、樣、兒、他、既、說、的、名、正、言、順、媽、媽、就、
打、諒、著、丟、了、一、千、八、百、銀、子、竟、交、與、他、試、一、試、橫、豎、有、夥、計、幫、著、他、也、未、必、好、意、思、哄、騙、
他、的、二、則、他、出、去、了、左、右、沒、了、助、興、的、人、又、沒、有、倚、仗、的、人、到、了、外、頭、誰、還、怕、誰、有、了、時、
吃、沒、了、時、饑、著、舉、眼、無、靠、他、見、了、這、樣、只、怕、比、在、家、裏、省、了、事、也、未、可、知、薛、姨、媽、聽、了、思、
忖、半、晌、道、倒、是、你、說、的、是、化、兩、個、錢、叫、他、學、些、乖、來、也、值、商、議、已、定、一、宿、無、話、至、次、日、薛、
姨、媽、命、人、請、了、張、德、輝、來、在、書、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飯、自、己、在、後、廊、下、隔、著、窗、子、千、言、萬、
語、囑、託、張、德、輝、照、管、照、管、張、德、輝、滿、口、應、承、吃、過、飯、告、辭、又、回、說、十、四、日、是、上、好、出、行、日、
期、大、世、兄、卽、刻、打、點、行、李、雇、下、騾、子、十、四、日、一、早、就、長、行、了、薛、蟠、喜、之、不、盡、將、此、話、告、訴、

此壬子年十月十日也。去賴園中宴飲已隔一月矣。觀者記清。僕人之名俱未點出。者並非要緊事也。薛大哥出門跟者五人。無怪賈府諸位少爺矣。以上結薛柳二人之事。並以薛蟠出門作餘波。以下即從薛蟠出門後接寫香姑娘入園學詩一段。母子兄妹之情。自應爾爾。何獨不及香菱與文杏耶。抑省文耶。漏筆耶。

薛姨媽。薛姨媽便和寶釵香菱。並兩個年老的嫫嫫。連日打點行裝。派下薛蟠之奶公。老蒼頭一名。當年諳事舊僕二名。外有薛蟠隨身常使小廝二名。主僕一共六人。雇了三輛大車。單拉行李使物。又雇了四個長行騾子。薛蟠自騎一匹。家內養的鐵青大走騾。卻不是繫在樹上之馬。外備一匹坐馬。諸事完畢。薛姨媽寶釵等。連夜勸戒之言。自不必備說。西風貫耳。至十三日。薛蟠先去辭了他母舅。王子騰也然後過來辭了賈宅諸人。賈珍等未免又有餞行之說。也不必細述。至十四日。一早薛姨媽寶釵等。直同薛蟠出了儀門。母女兩個四隻眼。看他去了。方回來。薛姨媽上京帶來的家人。不過四五個。並兩三個老嫫嫫小丫頭。今跟了薛蟠一去。外面只剩了一兩個男子。因此薛姨媽即日。到書房。將一應陳設玩器。並簾帳等物。盡行搬了進來。收好。命兩個跟去男子之妻。一并也進來睡覺。又命香菱將他屋裏也收拾嚴緊。將門鎖了。晚間和我去睡。寶釵道。媽媽既有這些人作伴。不如叫菱姐姐和我做伴去。於是香菱隨著寶釵。我們園裏又空。夜長了。我每夜做活。越多一個。人豈不越好。薛姨媽笑道。正是我忘了。原該叫他同你去。纔是我前日還合你哥哥說。文杏又小道。三不著兩的。鶯兒一個人。不穀服侍的。還要買一個丫頭來。你使寶釵道。買的不。不知底裏。倘或走了。眼化了。錢事小。及的淘氣。倒是慢慢打聽著。有知道來歷的。買個還罷了。一面說。一面命香菱收拾了衾褥妝奩。命一個老嫫嫫。並臻兒。送至蘅蕪院去。然後寶釵和香菱。纔同回園中來。香菱向寶釵道。我原要和太太說的。等大爺去了。我和姑娘

從此又開許多妙境矣

知香姑娘早有此心

何物香菱有此雅致

此等設想誰謂寶釵胸中毫無城府耶

香菱進園來第一個是與平兒見面

看寶釵色色周到其他切己之事可知矣

又起一波用筆布局令人不測

做伴去。我又恐怕太太多心。說我貪著園裏來頑。誰知你竟說了。寶釵笑道。我知道你心裏羨慕這園子。不是一日兩日的了。只是沒個空兒。就每日來一回。慌慌張張的。也沒趣兒。所以趁著機會。越發住上一年。我也多個做伴的。你也遂了你的心。香菱笑道。好姑娘。趁著這個工夫。你教給我做詩罷。香菱做詩從此起。寶釵笑道。我說你得隴望蜀呢。我勸你且緩一緩。今兒頭一日進來。先出園東角門。從老太太起。各處各人。你都瞧瞧。問候一聲兒。也不必特意告訴他們。搬進園來。若有提起。因由兒的。你只帶口說。我帶了你進來。做伴兒。就完了。回來進了園。再到各姑娘房裏走走。香菱應著。纔要走時。只見平兒忙忙的走來。香菱忙問了好。平兒只得陪笑相問。寶釵因向平兒笑道。我今兒把他帶了來。做伴兒。正要回你奶奶一聲兒。平兒笑道。姑娘說的是那裏的話。我竟沒話答言了。寶釵道。這纔是正理。店房有個主人。廟裏有個住持。雖不是大事。到底告訴一聲。就是園裏坐。更上夜的人。知道添了他兩個也好。關門候戶的了。你回去就告訴一聲罷。我不打發人去說了。口角宛肖。平兒答應著。因又向香菱道。你既來了。也不拜一拜街坊鄰舍。去寶釵笑道。我正叫他去呢。平兒道。你且不必往我們家去。二爺病了。在家裏呢。只怕不是病。香菱答應著去了。先從賈母處來。不在話下。且說平兒見香菱去了。便拉寶釵悄說道。姑娘可聽見我們的。新聞了。寶釵道。我沒聽見新聞。因連日打發我哥哥出門。應上文。所以你們這裏的事。一概不知道。連姊妹們。這兩日沒見。平兒笑道。老爺把二爺打了個動不得。難道姑娘

打寶二爺是明寫
打連二爺是暗寫
買雨村上加什麼
二字雨村掃地矣
總冒幾句語有層
次

卻是好東西

天下有救老其人
即有石獸子其人
都是天生怪物

既要了你的命
子還何用乎可爲
一笑

不宜爲小事弄人
家傾敗其心地尙
屬光明磊落願向
堂前挺撞則于幾
諫有違

寶哥之打亦是金
釧玉函之事湊在
一處的彼是明寫
此是暗寫

就沒聽見寶釵道早起恍惚聽見了一句也信不真我也正要瞧你奶奶去呢不想你來
又是爲了什麼打他平兒咬牙罵道都是那什麼賈雨村半路途中那裏來的餓不死的
野雜種認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來小人往往如此今年春天老爺不知在那個地方
看見幾把舊扇子回家來看家裏所有收著的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立刻叫人各處
搜求誰知就有個不知死的冤家混號兒人都叫他做石獸子窮的連飯也沒的吃偏他
家就有二十把舊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門來奇貨可居二爺好不容易煩了多少情見了這
個人說之再三他把二爺請了到他家裏坐著拿出這扇子來略瞧了一瞧據二爺說原
是不能再得的全是湘妃櫻竹麋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寫畫真跡回來告訴了老爺便叫
買他的要多少銀子給他多小大老官扳談偏那石獸子說我餓死凍死一千銀子一把我
也不賣這就難了老爺沒法了天天罵二爺沒能爲已經許他五百銀子計二十五兩一把先
兌銀子後拿扇子他只是不賣只說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姑娘想想這有什麼法子誰知
那雨村沒天理的我替你想也是沒法兒的雨村真是沒天理人聽見了便設了法子訛他拖欠
官銀拿了他到衙門裏去說所欠官銀變賣家產賠補把這扇子抄了來做了官價送了
來那石獸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老爺問著二爺說人家怎麼弄了來了二爺只說了一
句爲這點子小事弄的人家敗產也不算什麼能爲自是正大光明之論可嘆老爺聽了傾家
就生了氣說二爺拿話堵老爺因此這是第一件大事這幾日還有幾件小的我也記不

自從給與寶兄弟
之後此藥久不用
矣不圖平姑娘記
得清楚也

向平兒口中插入
石獸子一段使文
章不直捷

仍緊接香姑娘一
邊入學做詩一層
正文

黛玉上等聰明人
故說得容易

觀其所論林姑娘
自是慣家

香菱會心不違始
可與言詩也已矣

吾見今之作詩者
極修飾詞句好看
而不知其命意之
所在何多也

凡初學人莫不愛
此等句又莫不為
此等所誤

清大約借此以洩鴛鴦之氣。所以都湊在一處就打起來了。也沒拉倒。用板子棍子就站著。不知他拿了什麼混打了一頓。與打寶玉者有異。臉上打破了兩處。我們聽見姨太太這裏有一種藥敷棒瘡的姑娘。尋一丸給我呢。寶釵聽了忙命鴛鴦兒去找了兩丸來。與平兒寶釵道。既這樣你去替我問候罷。我就不去了。平兒向寶釵答應著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香菱見了衆人之後。吃過晚飯。寶釵等都往賈母處去了。自己便往瀟湘館中來。此時黛玉已好了大半了。應上四十五回黛玉之病。見香菱也進園來住。自是歡喜。香菱因笑道。我這一進來了。你得空兒好歹教給我作詩。就是我的造化了。可謂有志。黛玉笑道。既要學作詩。你就拜我為師。只怕太好。我雖不通。客氣大略也。還教的起你。著實有餘。香菱笑道。果然這樣。我就拜你為師。你可不許膩煩的。黛玉道。什麼難事也。值得去學。不過是起承轉合。當中承轉。是兩付對子。平聲的對仄聲。虛的對實的。對實的。若是果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不對。對都使得。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本舊詩。偷空兒看一兩首。也有對的。極工的。也有不對的。又聽見說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詩上。亦有順的。亦有二四六上錯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聽你一說。原來這些規矩。竟是沒事的。只要詞句新奇。為上。黛玉道。正是這個道理。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得詩中三昧。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絕妙注腳。香菱笑道。我只愛陸放翁詩。重簾不捲。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說的真切有趣。黛玉道。斷不可看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

學詩者須請教林姑娘
從近體入手的是
教初學方法
雖古今通人之論
詩亦不過爾爾凡
天下之有志學詩
者俱可以此數言
爲法
如此入門黛玉可
以爲師矣
可知林姑娘是一
向用功的彼鬚眉
男子絕不用功而
欲求其詩之有成
者試想之
諸事不管四字爲
用功者立一精進
程法若如此專志
又不消得一年工
夫
彼孤陋寡聞自
信爲詩人者雖百
年不能長進
聽卿所論不負苦
心

以見了這淺近的就愛在香菱意中固以爲深遠而非淺近也一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
是極你只聽我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裏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細
心揣摩透熟了然後再讀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把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
一二百首肚子裏先有了這三個人做了底子然後再把陶淵明應劉謝阮庾鮑等人的
一看你又是這樣一個極聰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詩翁了動輒以詩翁稱
之香菱聽了笑道既這樣好姑娘你就把這書給我拿出來我帶回去夜裏念幾首也是
好的黛玉聽說使命紫鵲將王右丞的五言律拿來遞與香菱道你只看有紅圈的都是
我選的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問你姑娘或者遇見我我講與你就是了香菱拿了詩
同至蘅蕪苑中諸事不管只向燈下一首一首的讀起來寶釵連催他數次睡覺他也不
睡寶釵見他這般苦心只得隨他去了
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見香菱笑吟吟的送了
書來又要換杜律黛玉笑道共記得多少首香菱笑道凡紅圈選的我盡讀了黛玉道可
領略了些沒有香菱笑道我倒領略了些只不知是不是說與你聽聽黛玉笑道正要講
究討論方能長進你且說來我聽聽香菱笑道據我看來詩的好處有口裏說不出來的
意思思想去卻是逼真的有似乎無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這話有了些意
思起予者菱也我亦云有些意思但不知你從何處見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內一聯
云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想來煙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無理圓字似太俗

今之學詩者能如
香姑娘體會古人
那怕他不長進
能發得出此種議
論香姑娘已在入
門升堂地位
如與初學論詩云
云未嘗不是然如
此做去不過一學
人詩耳絕世聰明
人必不泥此功課
出諸黛玉口中似
不類此乃賤子管
關涉之見與書無所
寶哥之言亦是
黛玉亦可謂循循
善誘的是名師
放下屠刀立地成
佛
香菱已解脫矣真
有領悟工夫
竟可邀來入社

合上書。一。想。倒。像。是。見。了。這。景。的。若。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竟。再。找。不。出。兩。個。字。來。再
還。有。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這。白。青。兩。個。字。也。似。無。理。想。來。必。得。這。兩。個。字。纔。形。容。的
盡。念。在。嘴。裏。倒。像。有。幾。千。斤。重。的。言。越。想。越。有。回。味。也。一。個。橄。欖。似。的。奇。語。還。有。渡。頭。餘。落。日
墟。裏。上。孤。煙。這。餘。字。合。上。字。難。為。他。怎。麼。想。來。我。們。那。年。上。京。來。那。日。下。晚。便。挽。住。船。岸
上。又。沒。有。人。只。有。幾。顆。樹。遠。遠。的。幾。家。人。家。作。晚。飯。那。個。煙。竟。是。青。碧。連。雲。誰。知。我。昨。兒
晚。上。看。了。這。兩。句。倒。像。我。又。到。了。那。個。地。方。去。了。正。說。著。寶。玉。和。探。春。來。了。都。入。坐。聽。他
講。詩。寶。玉。笑。道。既。是。這。樣。也。不。用。看。詩。會。心。處。不。在。遠。聽。你。說。了。這。兩。句。可。知。三。味。你。也
得。了。黛。玉。笑。道。你。說。他。這。上。孤。煙。好。你。還。不。知。他。這。一。句。還。是。套。了。前。人。的。來。我。給。你。這
一。句。瞧。瞧。比。更。這。個。淡。而。現。成。說。著。便。把。陶。淵。明。的。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翻。了。出。來
遞。與。香。菱。香。菱。瞧。了。點。頭。嘆。賞。笑。道。原。來。上。字。是。從。依。依。兩。個。字。上。化。出。來。的。寶。玉。大。笑
道。你。已。得。了。不。用。再。講。若。再。講。倒。學。離。了。卻。有。此。理。你。就。做。起。來。必。是。好。的。探。春。笑。道。明。兒
我。補。一。個。東。來。請。你。入。社。香。菱。笑。道。姑。娘。何。苦。打。趣。我。我。不。過。是。心。裏。羨。慕。纔。學。這。個。頑
罷。了。探。春。黛。玉。都。笑。道。誰。不。是。頑。難。道。我。們。是。認。真。做。詩。麼。若。說。我。們。真。成。了。詩。出。了。這
園。子。把。人。的。牙。還。笑。掉。了。呢。寶。玉。道。這。也。算。自。暴。自。棄。了。前。日。我。在。外。頭。和。相。公。們。商。量
畫。兒。他。們。聽。見。嚼。們。起。詩。社。求。我。把。稿。子。給。他。們。瞧。瞧。我。就。寫。了。幾。首。給。他。們。看。看。誰。不
是。真。心。嘆。服。他。們。抄。了。刻。去。了。探。春。黛。玉。忙。問。道。這。是。真。的。麼。寶。玉。笑。道。說。話。的。是。那。架

又將作畫事一提
文氣前後貫串

只怕見之者疑心
代倩耳

乃十月既望之月
也

如此用功香姑娘
那長進

香菱可稱為女獸
子宜其與男獸子
作妾也

今人之所以無好
詩者只是不肯放
開膽子耳

所以齡官畫畫字
寶玉疑到其做詩
也

上。鸚。鵡。奇。警。黛。玉。探。春。聽。說。都。道。你。真。真。胡。鬧。且。別。說。都。不。成。詩。便。成。詩。我。們。的。筆。墨。也。不。該。傳。到。外。頭。去。寶。玉。笑。道。這。怕。什。麼。古。來。閨。閣。筆。墨。不。要。傳。出。去。如。今。也。沒。人。知。道。了。說。著。只。見。惜。春。打。發。了。入。畫。來。請。寶。玉。寶。玉。方。去。了。香。菱。又。逼。著。換。出。杜。律。切。己。之。事。又。央。黛。玉。探。春。二。人。出。個。題。目。讓。我。謔。去。謔。了。來。替。我。改。正。黛。玉。道。昨。夜。的。月。最。好。暗。點。時。令。我。正。要。謔。一。首。未。謔。成。你。就。做。一。首。來。十。四。寒。的。韻。由。你。愛。用。那。幾。個。字。去。香。菱。聽。了。喜。的。拿。著。詩。回。來。又。苦。思。一。回。做。兩。句。詩。又。捨。不。得。杜。詩。又。讀。兩。首。如。此。茶。飯。無。心。坐。臥。不。定。寶。釵。道。何。苦。自。尋。煩。惱。都。是。響。兒。引。的。你。我。和。他。算。帳。去。你。本。來。獸。頭。獸。惱。的。的。評。再。添。上。這。個。越。發。弄。成。個。獸。子。了。香。菱。笑。道。好。姑。娘。別。混。我。一。面。說。一。面。做。了。一。首。先。與。寶。釵。看。了。笑。道。這。個。不。好。不。是。這。個。做。法。你。別。怕。臊。只。管。拿。了。給。他。瞧。去。看。他。是。怎。麼。說。香。菱。聽。了。便。拿。了。詩。找。黛。玉。黛。玉。看。時。只。見。寫。道。是。

月到中天夜色寒。清光皎皎影團圓。詩人助興常思玩。野客添愁不忍觀。翡翠樓邊懸玉鏡。珍珠簾外掛冰盤。良宵何用燒銀燭。精彩輝煌映畫闌。

黛。玉。笑。道。意。思。卻。有。只。是。措。詞。不。雅。皆。因。你。看。的。詩。少。被。他。縛。住。了。把。這。首。詩。丟。開。再。做。一。首。放。開。膽。子。只。管。去。做。香。菱。聽。了。默。默。的。回。來。越。發。連。房。也。不。進。去。神。情。如。見。只。在。池。邊。樹。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掘。地。來。往。的。人。都。吃。異。心。聖。石。可。穿。李。紈。寶。釵。探。春。寶。玉。等。聽。見。此。言。都。遠。遠。的。站。在。山。坡。上。瞧。著。他。笑。只。見。他。皺。一。回。眉。又。自。己。含。笑。一。回。

活畫出香菱愁態
然詩人之推敲往
往有如此其提筆
便寫者直是門外
漢耳

用功專一如香菱
者何患其不成豈
特區區之詩云爾
哉

難道能作詩便不
俗乎惟能真作詩
者然後不俗

此等語林妹妹再
不說故寶玉之於
二人有親疏之別
果然一個好師

較前首自然有些
思想

寶釵到底是內教
詩從胡說來五字
未經人道破不期
於寶姑娘喊出
如此用功那不進
境若在他處人見此
煩難便推過一邊
矣

寶釵笑道。這個人定是瘋了。昨夜唧唧噥噥。直鬧到五更纔睡了。從寶釵口中補出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就亮了。我就聽見他起來了。忙忙碌碌梳了頭。就找鑿兒去。了一回來了。獸了一日。做了一首又不好。自然這會子另做呢。寶玉笑道。這正是地靈人傑。老天生人。再不虛賦情性的。我們成日嘆說。可惜他這麼個人。竟俗了。誰知到底有今日。可見天地至公。寶釵聽了。笑道。你能彀像他。這苦心就好了。學什麼有個不成的。頂門一鍼寶玉不答。只見香菱興興頭頭的。又往黛玉那邊來了。是從李紈等眼中所見。探春笑道。嗒們跟了去看他。有些意思。沒有說著。一齊都往瀟湘館來。只見黛玉正拿著詩和他講究。眾人因問黛玉做的如何。黛玉道。自然算難為他了。只是還不好。這一首過於穿鑿了。還得另作。眾人因要詩看時。只見做道是。

非銀非水映窗寒。試看晴空護玉盤。淡淡梅花香欲染。絲絲柳帶露初乾。只疑殘粉

塗金砌。恍若輕霜抹玉蘭。此句在月色甚佳。夢醒西樓人絕跡。餘容猶可隔簾看。

寶釵笑道。不像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個色字。倒還使得。你看句句。倒是月色。這也罷了。原是詩從胡說來。再遲幾天就好了。香菱自為這首詩妙。絕聽如此。說自己又掃了興。不肯丟開手。便要思索起來。因見他姊妹們說笑。便自己走至階下。竹前空。心搜膽的耳不旁聽。目不別視。真寫得出一時探春隔窗笑說道。菱姑娘。你閒罷。香菱怔怔答道。閒字是十五刪的。錯了韻了。人到出神入魔之時。卻有此種光景。眾人聽了。不覺大笑起來。寶釵道。可真

叫他閒閒認作用
字叶韻沈吟時有
此光景未歷甘苦
者當指此言爲警
以畫醒詩李紈亦
吐屬風雅
出暖香塢三字爲
後文張本
尙有七停未畫不
知何日可完工也
竭力記香菱苦心
孤詣爲寶玉玩愒
廢弛作反照也
不知作者如何體
會出來
長吉作詩心肝尙
然嘔出弄成病還
是小事
苦吟人往往有此
境界

詩魔了。都是鬻兒引的他。黛玉笑道。聖人說。誨人不倦。他又來問我。我豈有不說的理。李紈笑道。噤們拉了他往四姑娘房裏去。引他瞧瞧畫兒。叫他醒一醒。纔好說著。真個出來。拉他過藕香榭。至暖香塢中。惜春正乏倦。在牀上歪著。睡午覺。畫繪立在壁間。用紗罩著。衆人喚醒了。惜春揭紗看時。十停方有了三停。見畫上有幾個美人。因指香菱道。凡會做詩的都畫在上頭。你快學罷。說著。頑笑了一回。各自散去。香菱滿心中。正是想詩。至晚間。對燈出了一回神。至三更已後。上牀躺下。兩眼睜睜。直到五更。方纔朦朧睡去。了一時天。亮。寶釵醒了。聽了一聽。他安穩睡了。心下想他翻騰了一夜。不知可做成了。這會子乏了。且別叫他。正想著。只見香菱從夢中笑道。可是有了。難道這一首還不好。寶釵笑道。又是可嘆。又是可笑。連忙喚醒了。他問他得了什麼。你這誠心。都通了。仙了。學不成。詩弄出病來。呢。一面說。一面梳洗了。會同姊妹往賈母處來。原來香菱苦志學詩。精血誠聚。日間不能做出。忽於夢中得了八句。梳洗已畢。便忙寫出來。到沁芳亭。只見李紈與衆姊妹。方從王夫人處回來。寶釵正告訴他們。說他夢中做詩說夢話。衆人正笑。擡頭見他來了。便都爭著要詩看。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薛蟠出門。寫得行李輝煌。是遇盜之由。所謂慢藏。誨盜也。

香菱係薛蟠之妾。未便住大觀園。然是甄士隱之女。十二金釵之副。必須聚集一處。

今因薛蟠出門。搬進園中。與寶釵作伴。絕無牽強痕迹。卽順寫學詩。以便拉入詩社。賈璉受責。原其根由。已在賈赦。要鴛鴦時。

晴雯撕扇。是恃寵撒嬌。兩村訛扇。是倚勢害良。而晴雯之被逐。賈赦之獲罪。皆種於此。扇子雖小。可以扇風。可以扇燄。其爲禍頗大。

賈赦打賈璉。在平兒口中補出。固省筆墨。但若特地來說。殊不得體。故以要棒瘡藥爲由。

香菱學詩。實費苦心苦功。是作者自言做詩工夫。月詩三首。及黛玉等講究諸詩。是作者教人做詩法。則香菱第三首詩。於夢中得來。畢竟是此書中人。暗相映照。

大某山民評曰

石獸子因幾柄舊扇。致身亡產盡。與王忠愍愛清明上河圖。同以懷古膺无妄之災。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其斯之謂與。

石獸子一段小文字。看之似乎閒文。及至後來抄沒。此事亦在罪案中。方知無意中埋伏之妙。此等處最容易草草讀過。以負作者之苦心也。

薛家棒瘡藥。專爲人家打兒子用。故文起傷痕甚多。未曾敷好。

若今之閨閣詩人。大半是捉刀者多。何能如大觀園中之諸姊妹。個個出自心裁。此回入壬子年冬十月間事。

琉璃世界
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
腥啖臙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四十九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瑠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臙

話說香菱見衆人正說笑他便迎上去笑道你們看這首詩若使得我便還學若還不好我就死了這做詩的心了說著把詩遞與黛玉及衆人看時只見寫道是

精華欲掩料應難影自娟娟魄自寒一片砧敲千里白半輪雞唱五更殘綠蓑江上秋聞笛紅袖樓頭夜倚闌博得嫦娥應自問何緣不使永團圓

果然好了

以上已結住香菱學詩一段文字以下接入薛玉邢李四家來京提出寶琴一段真是絕妙波瀾令人應接不暇在婆子丫頭們口中暗點四人薛寶釵口中明點薛李紈口中點出李紈又從作者口中敘出邢嫂子的岫烟

衆人看了笑道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可知俗語說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社裏一定請你了香菱聽了心下不信料著是他們哄自己的話卻有此心想還只管問黛玉寶釵等正說之閒只有幾個小丫頭并老婆子忙忙的走來都笑道來了好些姑娘奶奶們我們都不認得奶奶姑娘們快認親去李紈笑道這是那裏的話你倒底說明白了是誰的親戚那婆子丫頭都笑道奶奶的兩位妹子都來了紋也綺也還有一位姑娘說是薛大姑娘的妹子寶琴也還有一位爺說是薛大爺的兄弟紈也我這會子請姨太太去呢奶奶和姑娘們先上去罷說著一逕去了寶釵笑道我們薛紈和他妹子來了不成李紈笑道或是我孀娘又上京來了怎麼他們都湊在一處這可是奇事大家來至王夫人上房只見黑壓壓的一地只此一句寫得熱鬧又有邢夫人的嫂子帶了女兒岫烟進京來投

王仁三人來補婆
子們所未說
李執妹子之名亦
從作者敘出
寶琴之名亦從作
者敘出
邢薛二李來時老
婆子小丫頭皆大
歡喜渾如一隊天
女下降令人耳目
皆新
抱命孤單而遇此
等事者斷未有不
垂淚也況黛玉之
本善淚者乎○吾
以為黛玉有此知
已亦可以少慰矣
只樣子以定蠅兒
其為人必當與蟠
兒異者
於形容不出者形
容之
襲人何必如此便
去瞧瞧何妨

邢夫人的可巧鳳姐之兄王仁也正進京兩親家一處搭幫來了。走至半路泊船時遇見李執寡孀帶著兩個女兒長名李紋次名李綺也上京大家敘起來又是親戚因此三家一路同行。總束一句見筆法。後有薛蟠之從弟薛蝌因當年父親在京時已將胞妹薛寶琴許配都中梅翰林之子為媳。正欲進京發嫁。聞得王仁進京他也隨後帶了妹子趕來。所以今日會齊了來訪投各人親戚。於是大家見禮敘過。賈母王夫人都歡喜非常。賈母因笑道：「怪道昨日晚上燈花爆了又爆結了又結。原來應到今日一面敘些家常收了帶來禮物。一面命留酒飯。鳳姐兒自不必說。忙上加忙的李執寶釵自然和孀母姊妹敘離別之情。黛玉見了先是歡喜。後想起眾人都有親眷。獨自己孤單無倚不免又去垂淚。補筆不可少。寶玉深知其情十分勸慰了一番。方罷。然後寶玉忙忙來至怡紅院中向襲人麝月晴雯笑道：「你們還不快著看去。誰知寶姐姐的親哥哥是那個樣子。他這叔伯兄弟形容舉止只是個樣子。倒像是寶姐姐同胞的兄弟似的。更奇在你們成日家只說寶姐姐是絕色的人物。你們如今瞧見他這妹子還有大嫂子的兩個妹子。我竟形容不出來了。老天老天。你有多少靈華靈秀。生出這些人上之人來。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家自說現在此的這幾個人。是有一無二的。誰知不必遠尋。就是本地風光。一個賽似一個。如今我又長了一層學問了。除了這幾個。難道還有幾個不成。」寶玉學問長進在此。一面說一面自笑。襲人見他又有些魔意。魔意二字新便不肯去瞧。晴雯等早去瞧了一遍。回來帶笑向襲人

從晴雯等口中將
四人總點一筆履
歷分明

回顧詩社一句下面便生許多奇文

顧上文却是本地風光

第一個寶哥哥著急高興

來不及矣何其性急乃爾

探姑娘倒底籌算得妥當

說道。你快瞧瞧去。大太太一個姪女兒。寶姑娘一個妹妹。大奶奶兩個妹妹。倒像一把子四根水葱兒。形容得妙一語未了。只見探春也笑著進來找寶玉。問說。咱們詩社可興旺了。寶玉笑道。正是呢。這是一高興起詩社。鬼使神差來了這些人。但只一件不知他們可學過做詩不會。探春道。我纔都問了。雖是他們自謙。看其光景。沒有不會的。便是不會也。沒難處。你看香菱就知道了。晴雯笑道。他們裏頭薛大姑娘的妹妹更好。定評三姑娘看著怎麼樣。探春道。果然的據我看來。連他姐姐並這些人。總不及他襲人聽了。又是詫異。又笑道。這也奇了。還從那裏再尋好的去呢。我們要瞧瞧去。探春道。老太太一見了喜歡的無可不可的。已經逼著咱們太太認了乾女孩兒了。極寫鬧熱。老太太要養活。剛纔已經定了寶玉喜的忙問。這話可真麼。探春道。我幾時說過。又笑道。老太太有了這個好孫女兒。就忘了你這孫子了。寶玉笑道。這倒不妨。原該多疼女孩兒些。是正理。明兒十六月十六也。咱們可該起社了。探春道。林丫頭剛起來了。二姐姐又病了。終是七上八下的。寶玉道。二姐姐又不大做詩。沒有他又何妨。探春道。索性等幾天。等他們新來的混熟了。咱們邀上他們。豈不好。這會子大嫂子寶姐姐心裏自然沒有詩興的。況且湘雲沒來。顰兒纔好了。是要緊。人人都不合式。不如等著雲丫頭來了一層。這幾個新的也熟了。二層。顰兒也大了。三層。大嫂子和寶姐姐心也開了。四層。香菱詩也長進了。五層。如此邀一滿社。豈不好。咱們兩個如今且往老太太那裏去聽聽。除寶姐姐的妹妹不算外。他一定是在

此一層亦宜籌及探春真胸有籌劃人並不是想不到這一層實在是喜昏了寶琴住賈母一邊薛蝌住薛蟠書房內

岫烟住綴錦樓鳳姐處處刁詐實多心計就鳳姐眼中將那姑娘性情行止出力一寫

李嬌子及紋綺住稻香村自此以後寶琴住賈母處岫烟住迎春處湘雲住寶釵處閱者記清

階們家住定了的。倘或那三個要不在階們這裏住。階們央告著老太太留下他們。也在園子裏住了。階們豈不多添幾個人。越發有趣了。寶玉聽了喜的眉開眼笑。真高興。忙說道。倒是你明白。我終久是個糊塗心腸。空喜歡了一會子。卻想不到這上頭說著。兄妹兩個一齊往賈母處來。果然王夫人已認了薛寶琴。做乾女兒。府上賈母歡喜非常。不命往園中住。晚間跟著賈母一處安寢。安頓寶琴薛蝌自向薛蟠書房中住下了。安頓薛蝌。賈母和邢夫人說你姪女兒也不必家去了。園裏住幾天。逛逛再去。邢夫人兄嫂家中原艱難。這一上京原仗的是邢夫人與他們治房舍。幫盤纏。聽如此說。豈不願意。邢夫人便將邢岫烟交與鳳姐兒。鳳姐兒算著園中姊妹多。性情不一。且又不便另設一處。莫若送到迎春一處去。安頓岫烟。倘日後邢岫烟有些不遂意的事。總然邢夫人知道了。與自己無干。從此後除邢岫烟家去住的日期不算。若是大觀園住到一個月上。鳳姐兒亦照迎春分例送一分與岫烟。鳳姐兒冷眼敲敲岫烟心。性行爲竟不像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樣。卻是個極溫厚可疼的人。誰謂鴉翠無鳳種耶。因此鳳姐兒反憐他家貧命苦。比別的姊妹多疼他些。照後文送衣等事。邢夫人倒不大理論了。賈母王夫人等。因素喜李紈賢慧。李紈定評且年輕守節。令人敬服。今見他寡孀來了。便不肯叫他外頭去住。那孀母雖十分不肯。無奈賈母執意不從。只得帶著李紈李綺在稻香村住下了。安頓李嬌子及紋綺。當下安插已定。總束一筆。誰知忠靖侯史鼎又遷委了外省大員。不日要帶家眷去上任。賈母因捨不得湘

爲全部十二釵結
一總穴大書特書
筆方千鈞
十二釵十二名花
也

寶玉花中之蝶也

以上總束人數點
清十二金釵之名
綦似羣仙高會
挽到香菱一層與
上文接

從寶釵口中寫出
香菱湘雲二人日
日夜夜沒顛沒倒
光景

寶琴初上場便佳

此所以名爲醫妻

雲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敘明雲兒住大觀園之由。原要命鳳姐兒另設一處與他住。史湘雲執意不肯。只要和寶釵一處住。因此也就罷了。此時大觀園中比先又熱鬧了多少。總筆李紈爲首。餘者迎春探春惜春寶釵黛玉湘雲李紋李綺寶琴邢岫煙。再添上鳳姐兒和寶玉一共十三人。敘起年庚除李紈年紀最長。鳳姐次之。餘者不過十五六七歲。皆大半同年。異月連他們自己也不能記清誰長誰幼。並賈母王夫人及家中婆子丫頭也不能細細分清。不過是姊妹兄弟四個字。隨便亂叫。如今香菱正滿心滿意。只想做詩。又不敢十分囉唆。寶釵可巧來了。個史湘雲。那史湘雲極愛說話的。那裏禁得香菱又請教他談詩。越發高興了。沒晝沒夜的高談闊論起來。寶釵因笑道：「我實在聒噪受不得了一個女孩兒家。只管拏著詩做正經事講起來。叫有學問的人聽了。反笑話說不守本分。一個香菱沒鬧清。又添上你這個話口袋。滿口裏說的是什麼。怎麼是杜工部之沈鬱。韋蘇州之淡雅。又怎麼是溫八叉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癡癡顛顛。那裏還像兩個女兒家呢。說得香菱湘雲二人都笑起來。正說著。只見寶琴來了。披著一領斗篷。金翠輝煌。不知何物。寶釵忙問：「這是那裏的寶琴？」笑道：「因下雪珠兒。老太太找了這一件給我的。香菱上來瞧瞧。怪道這麼好看。原來是孔雀毛織的。湘雲笑道：「那裏是孔雀毛。就是野鴨子頭上的毛。做的。可見老太太疼你了。這麼樣疼寶玉。也沒給他穿寶釵笑道：「真真俗語說的。各人有各人緣法。我也再想不到他這會子來。既來了。又有老太太這麼疼他。湘雲道：「你除了在

此等酬對語真是絕妙機鋒寶姑娘一駁尤惡出力為寶琴生色妙在都從旁面寫來

老太太之愛琴姑娘亦從旁面寫出琥珀也而竟指寶玉而呼之曰他乎

此句補得好即四十五回寶釵望黛玉病一席之語兩人已成知己也寶釵亦工於察言觀色

老太太跟前就在園裏來這兩處只管頑笑吃喝到了太太屋裏若太太在屋裏只管和太太說笑多坐一回無妨若太太不在屋裏你別進去那屋裏人多心壞都是耍嘴們的湘姑娘惡謔說的寶釵寶琴香菱鶯兒等多笑了寶釵笑道說你沒心卻有心雖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我們這琴兒今兒你竟認他做親姊妹罷湘雲又瞧著寶琴笑道這一件衣裳也只配他穿別人穿了實在不配正說著只見琥珀走來笑道老太太說了叫寶姑娘別管緊了琴姑娘他還小呢讓他愛怎麼樣就由他怎麼樣他要什麼東西只管要別多心十分愛惜寶釵忙起身答應了又推寶琴笑道你也不知是那裏來的這般福氣你倒去罷子細我們委屈了你我就不信我那些兒不如你如聞其聲說話之間寶玉黛玉進來了寶釵猶自嘲笑湘雲因笑道寶姐姐你這話雖是頑卻有人真心是這樣想呢琥珀笑道真心惱的再沒別人就只是他口裏說手指著寶玉寶釵湘雲都笑道他倒不是這樣人琥珀又笑道不是他就是他絕妙機鋒說著又指黛玉湘雲便不作聲寶釵笑道更不是了我的妹妹和他的妹妹一樣他喜歡的比我還甚呢那裏還惱你信雲兒混說他的那嘴有什麼正經寶姑娘真善於解鈴寶玉素昔深知黛玉有些小性兒尚不知近日黛玉和寶釵之事正恐賈母疼寶琴他心中不自在今見湘雲如此說了寶釵又如此答再審度黛玉聲色亦不似往日果然如寶釵之說相符心中甚是不解因想他兩個素日不是這樣的如今看來竟更比他人好了十倍一時又見黛玉趕著寶琴叫妹妹並不提名道姓直

補寫琴姑娘本領

語妙雙敲若在妹
妹惱時又多一番
口舌矣
各有會心
方打暗謎兒而林
妹打暗謎兒而林
故直接誰知他竟
真是個好人云云
也
讀西廂簡簡一曲
將是幾時三字細
細咀嚙憑空而問
據實以對文有妙
悟斯真不執文字
不離文字
琴兒何淚之多此
等之淚然不在還
寶玉之列不在還
試問卿卿倒底藏
多少眼淚

似親姊妹一般。所謂因親及親也。那寶琴年輕心熱且本性聰敏自幼讀書識字今在賈府住了兩日大概人物已知。所以謂聰敏也。又見衆姊妹都不是那輕薄脂粉且又和姐姐皆和氣故也不肯怠慢。所以云心熱也。其中又見林黛玉是個出類拔萃的便更與黛玉親敬異常。寶玉看著只是暗暗的納罕。一時寶釵姊妹往薛姨媽房內去後湘雲往賈母處來。林黛玉回房歇著寶玉便找了黛玉來笑道我雖看了西廂記也會有明白的幾句說了取笑你還會惱過如今想來竟有一句不解我念出來你講講我聽黛玉聽了便知有文章因笑道你念出來我聽聽寶玉笑道那簡簡上有一句說的最好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這幾個字不過是現成的典難爲他是幾時三個虛字問的有趣是幾時接了你說說我聽聽黛玉聽了禁不住也笑起來因笑道這原問的好他也問的好你也問的好你也對得好寶玉道先時你只疑我如今你也沒的說了他也對的好黛玉笑道誰知他竟真是個好人我往日只當他藏奸因把說錯了酒令寶釵怎樣說他連送燕窩病中所談之事細細的告訴寶玉爲何要細細告訴他寶玉方知原故因笑道我說呢正納悶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原來是從小孩兒家口沒遮欄上就接了案了黛玉因又說起寶琴來想起自己沒有姊妹不免又哭了寶玉忙勸道這又自尋煩惱了你瞧瞧今年比舊年越發瘦了死期漸近了你還不保養每天好好的你必是自尋煩惱哭一會子纔算完了這一天的事黛玉拭淚道近來我自覺心酸病深矣眼淚卻像比舊年少了些的心裏只管酸痛眼

嗚呼。聲兒之淚。將盡矣。竟會少。的將來。無眼淚。的日子。卻在目前。以下。渡入。賞雪一段。先將。冷天。各人衣飾。一寫。先寫。服飾。一節。要於。雪中。襯出。各人局段。來。特寫。李紈。與寶釵。同一。素淨。伏結。局之意。那。姑娘。乃。貧女。粧束。身穿。灰鼠。褂子。貂鼠。風領。謂粧。出。騷。達。子。樣。兒。以。湘。雲。雪。膚。花。貌。必須。下。個。粧。字。湘。雲。綉。爛。之。服。以。作者。綉。爛。之。筆。述。之。彷彿。其人。活現。紙。上。令我。想。前。此。扮。寶。玉。哄。老。太。太。為。之。一笑。其所。云。正。日。者。覆。閱。第。三。十。七。回。便。知。

淚。卻。不。多。已。還。大。半。寶。玉。道。這。是。你。哭。慣。了。心。裏。疑。惑。豈。有。眼。淚。會。少。的。正。說。著。只。見。他。屋裏。的。小。丫。頭。子。送。了。猩。猩。氈。斗。篷。來。又。說。大。奶。奶。纔。打。發。人。來。說。下。了。雪。要。商。議。明。日。請人。做。詩。呢。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丫。頭。走。來。請。黛。玉。寶。玉。便。邀。著。黛。玉。同。往。稻。香。村。來。黛玉。換。上。描。金。空。雲。紅。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紅。羽。絨。面。白。狐。狸。皮。的。鶴。氅。繫。一。條。青。金閃。綠。雙。環。四。合。如。意。縵。上。罩。了。雪。帽。二。人。一。齊。踏。雪。行。來。只。見。衆。姊。妹。都。在。那。裏。都。是。一色。大。紅。猩。猩。氈。與。羽。毛。段。斗。篷。獨。李。紈。穿。一。件。哆。囉。呢。封。襟。褂。子。薛。寶。釵。穿。一。件。蓮。青。斗紋。錦。上。添。花。洋。線。番。紉。絲。的。鶴。氅。邢。岫。烟。仍。是。家。常。舊。衣。並。沒。避。雨。之。衣。一。時。史。湘。雲。來了。穿。著。賈。母。與。他。的。一。件。貂。鼠。腦。袋。面。子。大。毛。黑。灰。鼠。裏。子。裏。外。發。燒。大。褂。子。頭。上。戴。著一。頂。空。雲。鵝。黃。片。金。裏。大。紅。猩。猩。氈。昭。君。套。又。圍。著。大。貂。鼠。風。領。黛。玉。先。笑。道。你。們。瞧。瞧孫。行。者。來。了。他。一。般。的。拏。著。雪。褂。子。故。意。粧。出。個。小。騷。達。子。樣。兒。來。湘。雲。笑。道。你。們。瞧。我裏。頭。打。扮。的。一。面。說。一。面。脫。了。褂。子。只。見。他。裏。頭。穿。著。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鑲。領。袖。秋。香色。盤。金。五。色。繡。龍。窄。襟。小。袖。掩。襟。銀。鼠。短。襖。裏。面。短。短。的。一。件。水。紅。粧。段。狐。嵌。褶。子。腰。裏緊。緊。束。著。一。條。蝴。蝶。結。子。長。穗。五。色。宮。縵。脚。下。也。穿。著。鹿。皮。小。靴。越。顯。得。蜂。腰。猿。背。鶴。勢螂。形。衆。人。都。笑。道。偏。他。只。愛。打。扮。成。個。小。子。的。樣。兒。原。比。他。打。扮。女。兒。更。俏。麗。了。些。湘。雲笑。道。快。商。議。做。詩。我。聽。聽。是。誰。的。東。家。李。紈。道。我。的。主。意。想。來。昨。日。的。正。日。已。經。過。了。再等。正。日。又。太。遠。可。巧。又。下。雪。不。如。咱。們。大。家。湊。個。社。又。給。他。們。接。風。又。可。以。做。詩。你。們。意

到了次日者乃壬子年之十月十八日也
 自是以後寫入吃鹿肉一節
 寫一景必透關到十二分吾不知先生之筆從何處得來
 吾為寶玉必拍手大笑曰阿呀呀豈不妙哉
 海龍者海虎也小鷹勝掛子者即今之小袖太平掛也
 簑笠履名至此方點出
 寫寶玉雪天粧飾補前段所未及

思怎麼樣。寶玉先道。這話很是。只是今日晚了。若到明日。晴了又無趣。衆人都道。這雪未必晴。縱晴了。這一夜下的也。穀賞了。李執道。我這裏雖然好。又不如蘆雪亭好。我已經打發人弄地炕去了。嗒們大家擁爐做詩。老太太想來未必高興。況且嗒們小頑意兒。單給鳳丫頭個信兒。就是了。你們每人一兩銀子。就穀了。送到我這裏來。指著香菱寶琴李紋李綺岫烟五個。不算外。嗒們裏頭。二丫頭病了。不算。迎春也。四丫頭告了假。也不算。惜春也。你們四分子送了來。我包管五六兩銀子。也儘穀了。寶釵等一齊應諾。因又擬題限韻。李執笑道。我心裏早已定了。等到了明日臨期。橫豎知道說畢。大家又閒話了一回。方往賈母處來。本日無話。到了次日。一早寶玉因心裏記掛著這事。一夜沒好生得睡。真是無事。忙天亮了。就爬起來。掀起帳子。一看。雖然門窗尚掩。只見窗上光輝奪目。心內早躊躇起來。埋怨定是晴了。日光已出一面。忙起來。揭起窗。屨從玻璃窗內往外一看。原來不是日光。竟是一夜雪下的。將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搓綿扯絮一般。寶玉此時歡喜非常。忙喚起人來。盥漱已畢。只穿一件茄色哆囉呢狐狸皮襖。罩一件海龍小鷹勝掛子。束了腰。披上玉鍼蓑。戴了金籐笠。登上沙棠屐。忙忙的往蘆雪亭來。出了院門。四顧一望。並無二色。八字抵得一片雪。賦遠遠的是喬松疏竹。自己卻似粧在玻璃盆內一般。妙喻於是走至山坡之下。順著山脚。剛轉過去。已聞得一股寒香撲鼻。回頭一看。卻是妙玉那邊。權翠菴中有十數株紅梅。如胭脂一般。映著雪色。分外顯得精神。好不有趣。寶玉便立住。細細的賞玩。

寫得真好。看為下
 回乞梅張本故將
 妙玉二字順勢一
 點
 除我之外亦竟有
 起早者
 為蘆雪亭寫景補
 前遊園時所未備
 想此時漁婆尙未
 粧飾停當
 探春又是一樣粧
 飾

其睡也急於爬起
 其飯也忙於爬拉
 寫出急性光景
 將鹿肉二字故意
 一縱
 此等淘氣除卻雲
 姑娘便無第二個
 人

了。一。回。方。走。只。見。蜂。腰。板。橋。上。一。個。人。打。著。傘。走。來。如。畫。畫。也。畫。不。出。是。李。紈。打。發。了。請。鳳。姐。兒。去。的。人。寶。玉。來。至。蘆。雪。亭。只。見。丫。頭。婆。子。正。在。那。裏。掃。雪。開。徑。原。來。這。蘆。雪。亭。蓋。在。一。個。傍。山。臨。水。河。灘。之。上。一。帶。幾。個。茅。檐。土。壁。橫。籬。竹。牖。推。窗。便。可。垂。釣。四。面。皆。是。蘆。葦。掩。覆。一。條。去。徑。迤。邐。穿。蘆。葦。過。去。便。是。藕。香。榭。的。竹。橋。了。衆。丫。頭。婆。子。見。他。披。蓑。戴。笠。而。來。都。笑。道。我。們。纔。說。正。少。一。個。漁。翁。如。今。果。然。全。了。姑。娘。們。吃。了。飯。纔。來。呢。你。也。太。性。急。了。寶。玉。聽。了。只。得。回。來。剛。至。沁。芳。亭。見。探。春。正。從。秋。爽。齋。出。來。圍。著。大。紅。猩。氈。的。斗。篷。戴。著。觀。音。兜。扶。著。個。小。丫。頭。後。面。一。個。婦。人。打。著。一。把。青。紬。油。傘。寶。玉。知。道。他。往。賈。母。處。去。遂。立。在。亭。邊。等。他。來。到。二。人。一。同。出。園。前。去。寶。琴。正。在。裏。間。房。內。梳。洗。更。衣。一。時。衆。姊。妹。來。齊。寶。玉。只。說。餓。了。連。連。催。飯。好。容。易。等。到。擺。上。飯。時。一。樣。菜。是。牛。乳。蒸。羊。羔。賈。母。便。說。這。是。我。們。有。年。紀。人。的。藥。沒。見。天。日。的。東。西。可。惜。你。們。小。孩。子。吃。不。得。是。惜。福。人。語。今。兒。另。外。有。新。鮮。鹿。肉。引。出。妙。文。你。們。等。著。吃。罷。衆。人。答。應。了。寶。玉。卻。等。不。得。只。拏。茶。泡。了。一。碗。飯。就。著。野。雞。爪。子。忙。忙。的。爬。拉。完。了。賈。母。道。我。知。道。你。們。今。兒。又。有。事。情。連。飯。也。不。顧。吃。便。叫。留。著。鹿。肉。與。他。晚。上。吃。罷。鳳。姐。兒。忙。說。還。有。呢。吃。殘。了。的。倒。罷。了。史。湘。雲。便。和。寶。玉。計。較。道。有。新。鹿。肉。不。如。嚼。們。要。一。塊。自。己。拏。到。園。裏。弄。著。又。吃。又。頑。湘。雲。有。趣。寶。玉。聽。了。真。和。鳳。姐。要。了。一。塊。命。婆。子。送。入。園。去。一。時。大。家。散。後。進。園。齊。往。蘆。雪。亭。來。聽。李。紈。出。題。限。韻。獨。不。見。湘。雲。寶。玉。二。人。黛。玉。道。他。兩。個。再。到。不。得。一。處。若。到。了。一。處。生。出。多。少。故。事。

卻是初到賈府自
然要看看他們作
嘍
玉也金也李嬪娘
偏要連類說之不
願旁人觸耳耶

所謂少見多怪也
探姑娘已流涎矣

見所未見宜其笑
也其意若曰不信
大觀園中有這般
女叫化子
難道不怪骯髒的

來這會子一定算計那塊鹿肉去了。黛玉真料事如神。正說著只見李嬪娘也走來看熱鬧。因問李執道怎麼那一個帶玉的哥兒和那一個掛金麒麟的姐兒那樣干淨清秀又不少吃的。他兩個在那裏商議著要吃生肉呢。說的有來有去的。我只不信肉也生吃得的。衆人聽了都笑道了不得。快拏他兩個來。黛玉笑道這可就是雲丫頭鬧的。我的卦再不錯。果然不錯。李執即忙出來找著他兩個說道。你們兩個要吃生的。我送你們到老太太那裏吃去。那怕一隻生鹿撐病了。不與我相干。這麼大雪怪冷的。快替我做詩去罷。寶玉忙笑道沒有的事。我們燒著吃呢。李執道這還罷了。只見老婆子們拏了鐵爐鐵叉鐵絲蒙來。李執道子細割了手不許哭說著方進去了。那邊鳳姐打發了平兒回復不能來。爲發放年例正忙。湘雲見了平兒那裏肯放平兒也是個好頑的。素日跟著鳳姐兒無所不至。見如此有趣樂得頑笑。因而退去。手上的鐺子伏筆。三個人圍著火。平兒便要燒三塊吃。那邊寶釵黛玉平素看慣了。不以爲異。寶琴等及李嬪娘深爲罕事。未曾見之故。探春與李執等已議定了題韻。探春等道你們聞聞香氣這裏都聞見了。我也吃去說著也找他們來。李執也隨來說客已齊了。你們還吃不穀。湘雲一面吃又一面說道我吃這個方愛吃酒。吃了酒纔有詩。若不是這鹿肉今兒斷不能做詩說著只見寶琴披著鳧鬚裘。裘名至此方點出。站在那裏笑。湘雲笑道傻子你來嘗嘗。倒叫別人傻子。寶琴笑道怪骯髒的。寶釵笑道你嘗嘗去。好吃的很呢。你林姐姐弱吃了不消化。不然他也愛吃。寶琴聽了便

鳳姐兒一來定有好戲文看矣

真風流假清高之說其誰敢開口湘夫人安在吾詩之弗設○吃嚼腥膻我行我素而竟得錦心繡口何必做勢性腔允矣小女子儼然大丈夫結吃鹿肉一事接入聯句一段從來機警之人每遇事故即能鎮定鳳姐真可畏也

過去吃了一塊果然好吃便也吃起來何如一時鳳姐兒打發小丫頭來叫平兒平兒說史姑娘拉著我呢你先去罷小丫頭去了一時只見鳳姐兒也披了斗篷走來笑道吃這樣好東西也不告訴我說著也湊在一處吃起來黛玉笑道那裏找這一羣化子去可謂叫化子打團罷了罷了今日蘆雪亭遭劫生生被雲丫頭作踐了我為蘆雪亭一大哭今日蘆雪亭行運生生被雲丫頭品題了我為蘆雪亭一快湘雲冷笑道你知道什麼是真名士自風流你們都是假清高最可厭的我們這會子腥的膾的大吃大嚼回來卻是錦心繡口不要誇口看著寶釵笑道你回來若做的不好了把那肉掏出來就把這雪壓的蘆葦子搵上些以完此劫不要嚇他看著說著吃畢洗了一回手平兒帶鐲子時應前帶鐲子一句卻少了一個左右前後亂找了一番蹤跡全無衆人都詫異鳳姐兒笑道我知道這鐲子的去向你們只管做詩去我們也不用找只管前頭去不出三日包管就有了說著又問你們今兒做什麼詩老太太說了離年又近了正月裏還該做些燈謎兒伏後大家頑笑衆人聽了都笑道可是呢倒忘了如今趕著做幾個好的預備著正月裏頑說著一齊來至地炕屋內只見杯盤果菜俱已擺齊了牆上已貼出詩題韻脚格式來了寶玉湘雲二人忙看時只見題目是卽景聯句五言排律一首限二蕭韻後面尙未列次序李紈道我不大會做詩我只起三句罷然後誰先得了誰先聯寶釵道倒底分個次序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第三首月詩固好。然一片砧聲。五更殘月。及秋江獨夜。團圓不永等句。不但爲香菱結果影子。且是黛玉寶釵小照。

香菱會做詩。引出許多能詩閨秀來。若不於此時敍入。則香菱講詩。幾無了結之時。撇上起下。靈動順利。

薛李邢王四家親戚。路遇齊來。省卻許多筆墨。若逐家分起各敍。頭緒既繁。文亦冗雜。是文章併疊類敍法。

詩社是探春興起。要留衆姊妹。必該探春說起。一絲不走。

香菱得湘雲同住。詩學自然日進。借寶釵厭煩語敍出。不用正寫。妙極。

寶琴可以入畫。卽於此時伏筆。

琥珀戲頑。反挑寶琴已有堵家。又借此寫出黛玉與寶釵相得情況。

寶玉借西廂問黛玉。又借西廂解悟。靈巧恰合。又照應前文。

各人粧束。各有好看。惟邢岫烟仍是家常衣服。更爲好看。又伏下文鳳姐送衣。寶釵贖當等事。

寶玉吃飯慌忙。賈母已知有事。下回冒雪而來。便不突兀。

於賞雪聯句之前。夾寫湘雲等炙吃鹿肉。事雖近俗。而雅趣倍加。

平兒失錫。伏晴。霎攢墜兒事。

大某山民評曰

黛玉自云近日少淚。不知無淚之比有淚。其心爲更傷。其病爲更深。邢姑娘廁金貂錦鳥。而以儒素自安。微特如仲由氏不恥緼袍。抑有韋巾傲公卿之概。使爲男子。定許列名高士傳矣。不料吃螃蟹之後。又得此一段吃鹿肉妙文。吃螃蟹寫得十分飛揚。吃鹿肉又寫得十分閒雅。真是才子之文。此回入壬子年冬時事。

蒼雪亭爭聯即景詩



媛香
隔雅
製春
燈謎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五十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蘆雪亭爭聯即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鳳姐處衆詩人之閒想已聽慣

純乎天機卻成發端妙句

如此做詩亦甚容易妙在是我不管也

卸去三人

林妹妹句必以寶哥聯之方妙

話說薛寶釵道。倒底分個次序。讓我寫出來。說著便令衆人拈鬮爲序。起首拈是李氏。然後按次各名開出。鳳姐兒道。既這樣說。我也說一句。在上頭。奇哉。衆人都笑起來了。說這
 樣更妙了。寶釵將稻香老農之上。裝了一個鳳字。李紈又將題目講與他聽。鳳姐兒想了
 半日。笑道。你們別笑話。我只有了一句粗話。可是五個字的。下剩的。我就不知道了。衆
 人都笑道。越是粗話越好。卻有此理。你說了。就只管幹正事去罷。鳳姐兒笑道。想下雪必刮
 北風。昨夜聽見一夜的北風。我有一句這一句。就是一夜北風緊。使得使不得。我就不管
 了。衆人聽說。都相視笑道。這句雖粗。不見底下的。這正是會作詩的起發。不但好。而且留
 了寫不盡的多少地步。與後人果然。就是這句爲首。稻香老農快寫上。續下去。鳳姐和李
 嬌娘平兒。又吃了兩杯酒。自去了。這裏李紈便寫了一夜北風緊。自己聯道。開門雪尙飄
 入泥。憐潔白。香菱道。匝地惜瓊瑤。有意榮枯草。探春道。無心飾萎苗。價高村釀熟。李綺道。
 年稔府梁饒。葭動灰飛琯。李紋道。陽回斗轉杓。寒山已失翠。妙岫烟道。凍浦不生潮。對亦
 妙。易掛疏枝柳。湘雲道。難堆破葉蕉。麝煤融寶鼎。寶琴道。綺袖籠金貂。此聯工整。光奪窗
 鏡。黛玉道。香黏壁上椒。斜風仍故故。寶玉道。清夢轉聊聊。此聯渾脫。何處梅花笛。寶釵道。誰

到湘雲起來以後
隨意搶聯使文勢
不板揚眉挺身寫
出雲姑娘不肯讓
人神氣又推寶哥
林妹妹又推寶哥
聯句不願旁人冷
眼耶

林妹此時不及推
寶哥矣卻被湘雲
搶去

家碧玉簫。鼇愁。坤軸陷。李執笑道。我替你們看熱酒去罷。寶釵命寶琴續聯。只見湘雲起
來道。龍鬪陣。雲銷。此聯雄壯野岸迴孤棹。寶琴也聯道。吟鞭指灞橋。賜裘憐撫戍。湘雲那裏
肯讓人。且別人也不如他敏捷。都看他揚眉挺身的說道。如絮念征徭。拗垓審夷險。寶釵
連聲讚好。也使聯道。枝柯怕動搖。此聯古拙皚皚輕趁步。黛玉忙聯道。剪剪舞隨腰。苦茗成
新賞。一面說。一面推寶玉命他聯。寶玉正看寶釵寶琴黛玉三人共戰。湘雲十分有趣。那
裏還顧得聯詩。今見黛玉推他方聯道。孤松訂久要。此聯超雋泥鴻從印跡。寶琴接著聯道。
林斧或開樵。伏象千峯凸。湘雲忙聯道。盤蛇一逕遙。花緣經冷結。寶釵與眾人又都讚好。
探春聯道。色豈畏霜凋。深院驚寒雀。湘雲正渴了。忙忙的吃茶。已被岫烟接著聯道。空山
泣老鴉。此聯空靈階墀隨上下。湘雲忙丟了茶杯。聯道。池水任浮漂。照耀臨清曉。黛玉忙聯
道。繽紛入永宵。誠忘三尺冷。湘雲忙笑聯道。瑞釋九重焦。僵臥誰相問。寶琴也忙笑聯道。
狂遊客喜招。天機斷縞帶。湘雲又忙道。海市失鮫綃。林黛玉不容他道。出接著便道。寂寞
封臺榭。湘雲忙聯道。清貧懷篋瓢。寶琴也不容情也忙道。烹茶水漸沸。湘雲見這般自為
得趣。又是笑。又忙聯道。煮酒葉難燒。黛玉也笑道。沒帶山僧掃寶琴也笑道。埋琴稚子挑
此聯幽細。湘雲笑灣了腰。忙念了一句。眾人問道。倒底說的是什麼。湘雲道。石樓閒睡鶴。黛
玉笑。得。握。著。胸。口。高。聲。喊。道。錦。鬪。媛。親。貓。此聯古雅。寶琴也忙笑道。月窟翻銀浪。湘雲忙聯
道。霞城隱赤標。此聯冠冕。黛玉忙笑道。沁梅香可嚼。寶釵笑稱好句也。忙聯道。林竹醉堪調。

此時寶哥哥不知
看如何有趣竟
忘卻聯句矣推
林妹妹卻不推寶
哥而推湘雲何也
閨中做詩竟是搶
命沿至場中做詩
又成揮命以之累
人也性命以之累

從聯句後入乞紅
梅一節
唯寶玉能討紅梅
有人不得此中原
故知未曾打翻醋
羹
寶釵不說者其意
中固以此語也似
乎避嫌固不如湘
黛二人之直率乎

寶琴也忙道。或溼鴛鴦帶。湘雲忙聯道。時凝翡翠翹。此聯流利黛玉又忙道。無風仍脈脈。寶琴又忙笑聯道。不雨亦瀟瀟。此聯清逸湘雲伏著已笑軟了。衆人看他三人對搶也都不顧。作詩看著也只是笑。黛玉還推他往下聯。又道。你也有才盡力窮之時。我聽聽還有什麼。舌頭嚼了。湘雲只伏在寶釵懷裏笑個不住。寶釵推他起來道。你有本事。把二蕭的韻全用完了。我纔服你。湘雲起身笑道。我也不是做詩。竟是搶命呢。衆人笑道。倒是你自己說罷。探春早已料定沒有自己聯的了。便早寫出來。因說還沒收住呢。李紋聽了。接過來。便聯了一句道。欲誌今朝樂。李綺收了一句道。憑詩祝舜堯。收得體。李紋道。穀了穀了。雖沒做完了韻。騰挪的字若生扭了。倒不好了。說著大家來細細評論。一回獨湘雲的多。都笑道。這都是那塊鹿肉的功勞。顧上文。李紋笑道。逐句評去。卻還一氣。只是寶玉又落了第了。寶玉笑道。我原不會聯句。只好擔待我罷。李紋笑道。也沒有社社擔詩的。又說韻險了。又整誤了。又不會聯句。今日必罰你。我纔看見權翠菴的紅梅有趣。顧上文。我要折一枝來插瓶。可厭妙玉爲人。我不理他。如今罰你取一枝來。罰得清雅。插著頑兒。衆人都道。這罰的又雅。又有趣。寶玉也樂爲答應著。就要走。湘雲黛玉一齊說道。外頭冷得很。你且吃杯熱酒再去。於是湘雲早執起壺來。黛玉遞了一個大杯。滿斟了一杯。湘雲笑道。你吃了。我們這酒要取不來。加倍罰你。寶玉忙吃了一杯。冒雪而去。李紋命人好好跟著。黛玉忙攔說。不必有了。人反不得了。李紋點頭道。是一面命了。鬢將一個美女。聳肩瓶。擎來貯了水。

有了人反不得料
何透耶
此瓶絕好名色
邢李三位者岫烟
與紋綺也

關棹得攪

費了多少精神為
梅花乎妙玉乎其
自歎功勞乎抑自
欣微倖乎啞謎兒
早已人猜破
點綴時物

寫得惟妙惟肖

準備插梅。因又笑道。回來該吟紅梅了。湘雲忙道。我先做一首。寶釵笑道。今日斷不容你再做了。你都搶了去。別人都閒著了。沒趣。回來罰寶玉。他說不會聯句。如今就叫他自己做去。黛玉笑道。這話很是我還有主意。方纔聯句不穀。莫若揀那聯得少的人做紅梅詩。寶釵笑道。這話是極。方纔邢李三位屈才。且又是客。琴兒和麪兒。雲兒他們搶了許多。我們一概都別做。只他們三人做纔是。李紈因說綺兒也不大會做。還是讓琴妹妹罷。寶釵只得依允。又道。就用紅梅花三個字做韻。每人一首七言律。邢大妹妹做紅字。你們李大妹妹做梅字。琴兒做花字。李紈道。饒過寶玉去。我不服。湘雲忙道。有個好題目。命他做眾人問何題。湘雲道。命他就做訪妙玉乞紅梅。好題目。豈不有趣。眾人聽了。都說有趣。一語未了。只見寶玉笑欣欣。擊了一枝紅梅進來。眾丫鬟忙已接過。插入瓶內。眾人都過來賞玩。寶玉笑道。你們如今賞罷。也不知費了我多少精神呢。暗寫一句說著探春。早又遞過一鍾煖酒來。眾丫鬟上來接了。蓑笠擔雪。各人房中丫鬟都添送衣服來。襲人也遣人送了半舊的狐腋褂來。李紈命人將那蒸的大芋頭盛了一盤。又將硃橘。黃橙。橄欖等物盛了兩盤。命人帶與襲人去。湘雲且告訴寶玉。方纔的詩題。又催寶玉快做。寶玉道。好姐姐。好妹妹們。讓我自己用韻罷。別限韻了。眾人都說。隨你做去罷。一面說。一面大家看梅花。原來這一枝梅花。只有二尺來高。旁有一枝縱橫而出。約有二三尺長。其閒小枝分岐。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筆。或密聚如林。真乃花吐胭脂。香欺蘭蕙。各各稱賞。誰知岫烟

末句自有身分

末句能洗刷

渾脫流利琴姑娘
之吐屬自是不同
五六句凝鍊
到底不懈亦見寄
託透深
此時邢李二妹何
以為情
纔有一首又被好
詩嚇去凡對客揮
毫者均所難免

李紋寶琴三人都已吟成。各自寫了出來。衆人便依紅梅花三字之序看去。寫道。

賦得紅梅花得紅字

邢岫烟

桃未芳菲杏未紅。衝寒先喜笑東風。魂飛庾嶺春難辨。霞隔羅浮夢未通。綠萼添糝融寶炬。縞仙扶醉跨殘虹。看來豈是尋常色。濃淡由他冰雪中。

賦得紅梅花得梅字

李紋

白梅懶賦賦紅梅。逞豔先迎醉眼開。凍臉有痕皆是血。酸心無恨亦成灰。誤吞丹藥移真骨。偷下瑤池脫舊胎。江北江南春燦爛。寄言蜂蝶漫疑猜。

賦得紅梅花得花字

薛寶琴

疏是枝條豔是花。春粧兒女競奢華。閒庭曲檻無餘雪。流水空山有落霞。幽夢冷隨紅袖笛。遊仙香泛絳河槎。前身定是瑤臺種。無復相疑色相差。

衆人看了都笑著稱讚了一回。又指末一首更好。寶玉見寶琴年紀最小。才又敏捷。黛玉湘雲二人斟了一小杯酒。齊賀寶琴。寶釵笑道。三首各有好處。善於蓋飾。你們兩個天天捉弄厭了我。如今又捉弄他來了。李紈又問寶玉。你可有了。寶玉忙道。我倒有了。纔一看見這三首。又嚇忘了。原來是銀樣蠟槍頭。等我再想。湘雲聽說。便拏了一支銅火箸。擊著手爐。點綴。笑道。我擊了。若鼓絕不成。是要罰的。寶玉笑道。我已有了。黛玉提起筆來。笑道。你念我寫。湘雲便擊了一下。笑道。一鼓絕。寶玉笑道。有了。你寫罷。衆人聽他念道。

酒未開尊句未裁。

黛玉寫了搖頭笑道起得平平。湘雲又道快著。寶玉笑道。

尋春問臘到蓬萊。

黛玉湘雲都點頭笑道有些意思了。寶玉又道。

不求大士瓶中露爲乞孀娥檻外梅。

黛玉寫了搖頭說小巧而已。湘雲將手又敲了一下。寶玉笑道。

入世冷挑紅雪去離塵香割紫雲來。杈枒誰惜詩肩瘦衣上猶沾佛院苔。

黛玉寫畢湘雲大家纔評論詩只有幾個丫鬢跑進來道老太太來了衆人忙迎出來大

家又笑道怎麼這等高興說著遠遠見賈母圍了大斗笠戴著灰鼠暖兜坐著小竹轎打

著青紬油傘鴛鴦琥珀等五六個丫鬢每人都是打著傘擁轎而來李紈等忙往上迎賈

母命人止住道只站在那裏就是了來至跟前賈母笑道我瞞著你太太和鳳丫頭來了

大雪地下我坐著這個無妨沒的叫他娘兒們踏雪真高興真體貼衆人忙一面上前接斗

篷攙扶著一面答應著賈母來至室中先笑道好俊梅花你們也會樂我也不饒你們說

著李紈早命人拏了一個大狼皮褥子來鋪在當中賈母坐了因笑道你們只管照舊頑

笑吃喝我因爲天短了不敢睡中覺抹了一會牌想起你們來了我也來湊個趣兒李紈

早又捧過手爐來探春另拏了一副杯筯來親自斟了煖酒奉與賈母賈母便飲了一口

竟體圓滿
收得有餘意

以下遞入賈母入
園出園事情一節
寫雪天賈母入園
另是一番點染

有渲染

不是生鹿肉卻是
糟鵝鴨

賈母真能體諒下
人

惜姑娘住處又是
一樣寫法

來一個鬧熱人便
覺增許多顏色

問那個盤裏是什麼東西。衆人忙捧了過來。回說是糟鵝鴨。賈母道：「這到罷了。撕一點子腿兒來。」李紈忙答應了。要水洗手。親自來撕。賈母道：「你們仍舊坐下說笑。我聽著纔喜歡。又命李紈你也只管坐下。就如同我沒來的一樣纔好。不然我就走了。」衆人聽了。方纔依次坐下。只李紈坐倒儘下邊。禮法井然。賈母因問你們作什麼頑呢。衆人便說做詩呢。賈母道：「有做詩的。不如做些燈謎兒。」大家正月裏好頑。衆人答應說笑了一會。賈母便說這裏潮溼。你們別久坐。子細著了涼。倒是你四妹妹那裏。煖和我們到那裏瞧瞧他的畫兒。將畫一點。趕年可能有了。不能衆人笑道：「那裏能年下就有了。只怕明年端陽纔有呢。」賈母道：「這還了得。他竟比蓋這園子。還費工夫了。」巧語說著。仍坐了竹椅。轎大家圍隨過了藕香榭。穿入一條夾道東西兩邊。皆是過街門。門樓上裏外都嵌著石頭扁。如今進的是西門。向外的扁上鑿著穿雲二字。向裏的鑿著度月兩字。來至堂中。進了向南的正門。賈母下了轎。惜春已接了出來。從裏面遊廊過去。便是惜春臥房。門斗上有煖香塢三字。早有幾個人打起猩紅氈簾。已是溫香拂臉。大家進入房中。賈母並不歸坐。只問惜春畫在那裏。惜春因笑回：「天氣寒冷了。膠性皆凝澁。不潤畫了。恐不好看。故此收起來了。」賈母笑道：「我年下就要的。你別託懶兒。快拏出來給我快畫一語未了。忽見鳳姐兒披著紫羯絨褂。笑嘻嘻來了。口內說道：「老祖宗。今兒也不告訴人。私自就來了。要我好找。賈母見他來了。心中喜歡道：「我怕你們冷著了。所以不許人告訴你們去。你真是個鬼靈精兒。倒底找了

偏是油嘴滑舌讀
之令人可愛亦復
可憎

如驟債者必吃野
雞則避債臺行作
哺雞坊矣呵呵

又將雪景點點越
灑出下文好看

又爲琴姑娘出力
一寫

賈母吐屬頗雅

令人目眩神迷

妙玉送梅花如何

轉謝寶玉而又加
以費心二字此語
可思

我來論禮孝敬也不在這上頭。鳳姐兒笑道：我那裏是孝敬的心，找了來。我因爲到了老祖宗那裏，鴉沒雀靜的，問小丫頭子們，他又不肯叫我找到園裏來。我正疑惑，忽然又來了兩三個姑子，我心裏纔明白了。那姑子必是來送年疏，或要年例香例銀子。老祖宗年下的事也多，一定是躲債來了。我趕忙問了那姑子，果然不錯。我連忙把年例給了他們去了。如今來回老祖宗債主兒已去了，不用躲著了。已預備下稀嫩的野雞，請用晚飯去罷。再遲一回就老了他一行說衆人一行笑。鳳姐兒也不等賈母說話，便命人擡過轎來。賈母笑著挽了鳳姐兒的手，仍上了轎，帶著衆人說笑出了夾道東門。一看四面粉粧銀砌，忽見寶琴披著鳧氈裘，站在山坡背後遙等身後一個丫鬟抱著一瓶紅梅。美人圖粉本衆人都笑道：怪道少了兩個，他卻在那裏等著也。弄梅花去了。賈母喜的忙笑道：你們瞧這雪坡兒上，配上他這個人物兒，又是這件衣裳，後頭又是這梅花，像個什麼？衆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房裏掛的仇十州畫的豔雪圖。賈母搖頭笑道：那畫的那裏有這件衣裳，人也不能這樣好。爲琴兒出色一語未了，只見寶琴身後又轉出一個穿大紅猩猩氈的人來。賈母道：那又是那個女孩兒？可知風流絕世。衆人笑道：我們都在這裏，那是寶玉。賈母笑道：我的眼越發花了。說話之間，來至跟前，可不是寶玉和寶琴兩個。寶玉笑向寶釵、黛玉等道：我纔又到了。櫳翠庵妙玉竟每人送你們一枝梅花。我已經打發人送去了。衆人都笑道：多謝你費心說話之間，已出了園門，來至賈母房中吃畢飯，大家又說笑了一回。忽

鳳姐兒偏有此種話頭

賈母亦工於調笑

鳳姐亦善於將順

賈母忽作此一詰看鳳姐兒如何對

答

匹馬單鎗因勢斫

陣姐兒言語真不減誰陰韜略之奇

每識其言益人無限神智

問乃妹標梅之吉

曾何如乃姊的佩玉之難

見薛姨媽也來了。說好大雪。一日也沒過來望候老太太。今日老太太倒不高興。正該賞雪。纔是賈母笑道。何曾不高興了。我找了他們姊妹去。頑了一會子。薛姨媽笑道。昨日晚上我原想著今日要和我們姨太太借一日園子。擺兩桌粗酒。請老太太賞雪的。又見老太太安息的早。我聽得寶兒說。老太太心不爽快。因此今日也不敢驚動。早知如此。我竟該請了纔是呢。賈母笑道。這纔是十月是頭場雪。往後下雪的日子多著呢。再破費姨太太不遲。薛姨媽笑道。果然如此。算我的孝心虔了。鳳姐兒笑道。姨媽子細忘了。如今現稱五十兩銀子來。交給我收著。一下雪我就預備下酒。姨媽也不用操心。也不得忘了。賈母笑道。既這麼說。姨太太給他五十兩銀子收著。我和他每人分二十五兩。到下雪的日子。我粧心裏不快。混過去了。姨太太更不用操心。我和鳳姐倒得實惠。鳳姐將手一拍。笑道。妙極了。這和我的主意一樣。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吓沒臉的。就順著竿子爬上來了。你不說姨太太是客。在咱們家受屈。我們該請姨太太纔是。那裏有破費姨太太的理。不這樣說呢。還有臉先要五十兩銀子。真不害臊。鳳姐笑道。我們老祖宗最是有眼色的。試一試。姨媽若鬆呢。拏出五十兩來。就和我分這會子。估量著不中用了。翻過來。拏我做法。子說出這些大方話來。如今我也不和姨媽要銀子了。我竟替姨媽出銀子。治了酒。請老祖宗吃了。我另外再封五十兩銀子。孝敬老祖宗。算是罰我個包攬閒事。這可好不好。真正辨才。話未說完。衆人已笑倒在炕上。賈母因又說及寶琴下雪折梅。比畫兒上還好。又

爲懷古詩伏根

倒底是誰令人事
擬不出或以爲當
指寶玉而言只怕
未確
以下遞入雪晴後
作燈謎一節

細問他的年庚八字。並家內景況。薛姨媽度其意思。大約是要與他求配。薛姨媽心中因也遂意。只是已許配梅家了。因賈母尙未明說。自己也不好擬定。遂半吐半露。告訴賈母道。可惜了這孩子沒福。前年他父親就沒了。他從小兒見的世面倒多。跟他父親四山五岳都走遍了。他父親好樂的。各處因有買賣。帶了家眷。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到那一省。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那年在這裏把他許了梅翰林的兒子。偏第二年他父親就辭世了。如今他母親又是痰證。鳳姐兒也不等說完。便嚙聲躲腳說道。又來了。偏不巧。我正要個媒呢。又已經許了人家。賈母笑道。你要給誰說媒。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管。心裏看準了他們兩個。是一對。如今已許了人。說也無益。不如不說罷了。不說的妙。賈母也知鳳姐兒之意。聽見已有人家。也就不提了。大家又閒話了一回。方散一宿無話。次日雪晴飯後。賈母又囑付惜春。不管冷暖。你只畫去。趕到年下。十分不能便罷了。第一要緊。把昨日琴兒和丫頭梅花。照樣一筆別錯。快快添上。惜春聽了。雖是爲難的事。只得應了一時。衆人都來看他如何畫。惜春只是出神。李紈因笑向衆人道。讓他自己想去。噤們且說話兒。昨兒老太太只叫做燈謎兒。回到家和綺兒紋兒睡不著。我就編了兩個四書的。他兩個每人也編了兩個。衆人聽了都笑道。這到該做的。先說了我們猜猜。李紈笑道。觀音未有世家傳。打四書一句。湘雲接著就說道。在止于至善。寶釵笑道。你也想一想。世家傳三個字的意思。再猜。李紈笑道。再想。黛玉笑道。我猜罷。可是雖善無徵。衆人

琴兒真是絕世聰明

偏是寶姑娘能揣
摩上意誰謂其亞
於鳳姐耶

猴兒剝了尾巴羣
焉露齒固未尋辭
謎中意味

都笑道。這句是了。李執又說一池青草草何名。湘雲又忙道。這一定是蒲蘆也。再不是不成。李執笑道。這難為你猜。紋兒的是水向石邊流出。冷打一古人名。探春笑著問道。可是山濤。李執道。是李執。又道。綺兒是個螢字。打一個字。衆人猜了半日。寶琴道。這個意思卻深。不知可是花草的花字。李綺笑道。恰是了。衆人道。螢與花何干。黛玉笑道。妙的很。螢可不是草化的。衆人會意都笑了。說好。寶釵道。這些雖好。不合老太太的意。不如做些淺近的。物兒。大家雅俗共賞。纔好。衆人都道。也要做些淺近的。俗物纔是。湘雲想了一想。笑道。我編了一支點絳脣。卻真是個俗物。你們猜猜。說著便念道。溪壑分離紅塵遊。戲真何趣。名利猶虛。後事終難提。衆人都不解。想了半日。也有猜是和尙的。也有猜是道士的。也有猜是偶戲人的。寶玉笑了半日。道。都不是。我猜著了。必定是耍的。猴兒。湘雲笑道。正是這。個了。衆人道。前頭都好。末後一句。怎麼樣解。湘雲道。那一個耍的。猴兒。不是剝了尾巴。去的。雅。衆人聽了。都笑起來。說。偏他編個謎兒。也刁鑽古怪。是的。李執道。昨日姨媽說琴。妹妹見得世面多。走的道路也多。你正該編謎兒。況且你的詩又好。爲什麼不編幾個兒。我們猜一猜。寶琴聽了。點頭含笑。自去尋思。寶釵也有一個念道。

鏤檀鐫梓一層層。豈係良工堆砌成。雖是半天風雨過。何曾聞得梵鈴聲。
衆人猜時。寶玉也有個念道。
天上人間兩渺茫。瑯琊節過謹隄防。鸞音鶴信須凝睇。好把唏噓答上蒼。

黛玉也有了一個念道。

驟駢何勞縛紫繩。馳城逐塹勢猙獰。主人指示風雲動。驚背三山獨立名。探春也有了一個方欲念時。寶琴走來笑道。從小兒所走的地方的古蹟不少。我如今揀了十個地方古蹟。做了十首懷古詩。詩雖粗鄙。卻懷往事。又暗隱俗物十件。姐姐們請猜一猜。衆人聽了。都說這倒巧。何不寫出來大家一看。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蘆雪亭聯句。暖香塢製謎。爲詩社極盛時。從此以後。漸有雪消香散之況。

上回先寫寶玉看見紅梅。此回接敘乞梅。聯絡自然。

白海棠詩。湘雲一人補題二首。爲餘波。紅梅花詩。邢岫烟等三人各咏一首。又寶玉另作乞梅一首。爲聯句餘波。遙遙關照。而文法復變化不同。

李紈厭妙玉爲人。畢竟是正經人。黛玉攔住寶玉。不要跟人。畢竟是慧心人。

四十一回中。妙玉說寶玉若獨自一個來。不給茶吃。何以紅梅花寶玉一人去。偏能折來。且又去第二次。分送各人一枝。可見妙玉心中愛寶玉。殊甚。前說不給茶吃。是假撇清。此番分送紅梅。亦是假掩飾。妙玉送寶釵。黛玉梅花。兩人不謝。妙玉轉謝寶玉。費心文人深筆。

賈母至園中。不但引出注意寶琴。添入畫圖。及薛姨媽說破寶琴。已許字梅家等說。

話。且爲做燈謎接榫。

薛姨媽說寶琴。天下十停走了五六停。伏下回懷古十首燈謎。

寶釵燈謎。似是樹上松毬。寶玉燈謎。似是風箏琴。俗名鷓鴣鞭。黛玉燈謎。似是走馬燈。各燈謎。或猜著。或不及猜。變換不板。

大某山民評曰

卽景聯句。鳳姐也與。豈卽蔥花爲苙。亦蓬在麻中。不折自直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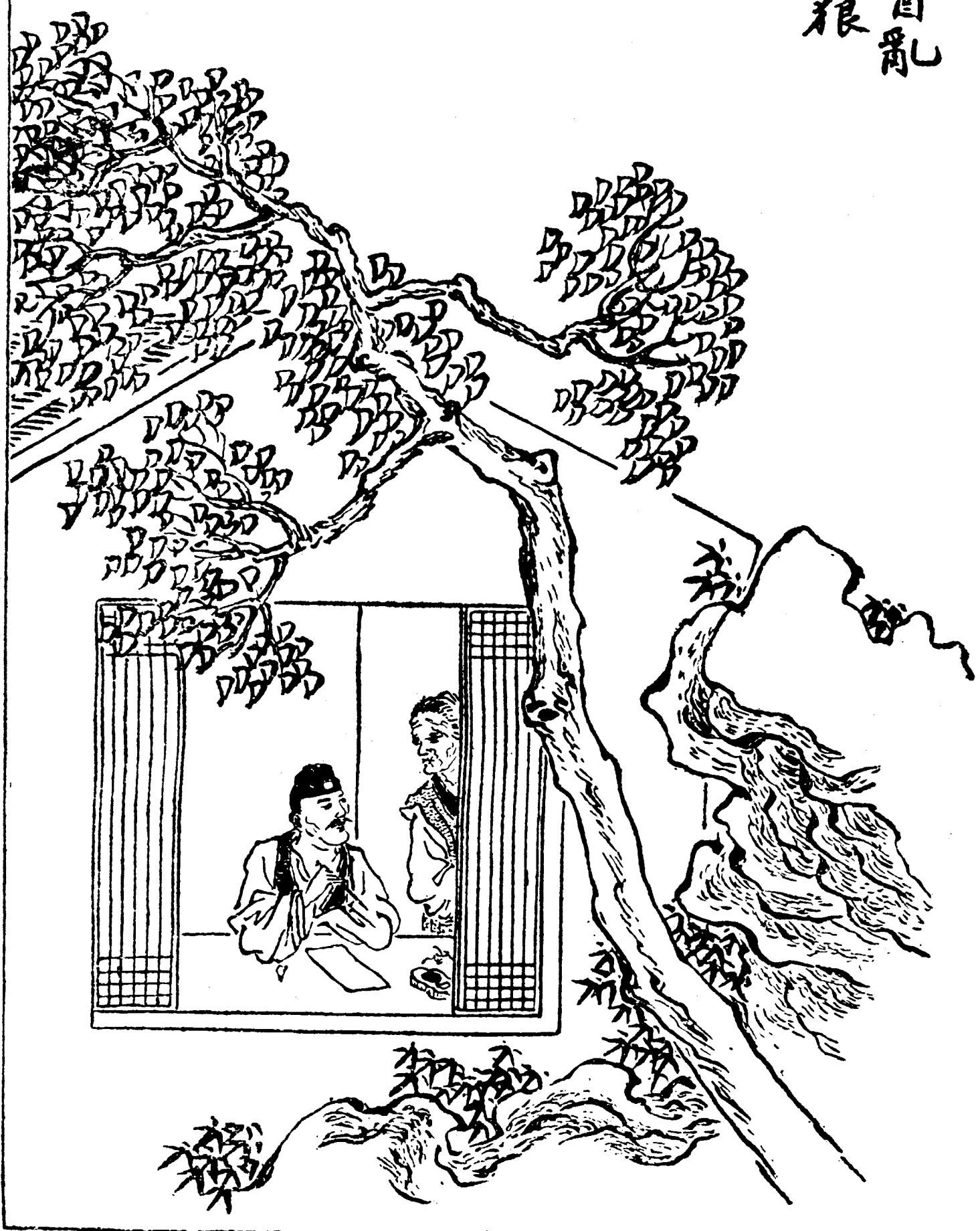
五言長排一首。共計三十五韻七十句。鳳姐一句。李紈二句。香菱二句。探春四句。李綺三句。李紋三句。岫烟四句。湘雲十八句。寶琴十三句。寶玉四句。黛玉十一句。寶釵五句。共是十二人。

寶琴穿著鳧靨裘。站在山坡邊。身後轉出人來。相偎相倚。在不離不卽閒。此回仍是壬子年冬時事。

薛小妹新編
懷古詩



胡庸醫亂
用常狼
藥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五十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話說衆人聞得寶琴對素昔所經過各省內古蹟爲題。做了十首懷古絕句。內隱十物。皆說這自然新巧。都爭著看時。只見寫道是。

赤壁懷古

赤壁沈埋水不流。徒留名姓載空舟。喧闐一炬悲風冷。無限英魂在內遊。

交趾懷古

銅柱金城振紀綱。聲傳海外播戎羌。馬援自是功勞大。鐵笛無煩說子房。

鍾山懷古

名利何曾伴女身。無端被詔出凡塵。牽連大抵難休絕。莫怨他人嘲笑頻。

淮陰懷古

壯士須防惡犬欺。三齊位定蓋棺時。寄言世俗休輕鄙。一飯之恩死也知。

廣陵懷古

蟬噪鴉棲轉眼過。隋堤風景近如何。只緣占盡風流號。惹得紛紛口舌多。

桃葉渡懷古

衰草殘花映淺池。桃枝桂葉總分離。六朝樑棟多如許。小照空懸壁上題。

青冢懷古

黑水茫茫咽不流。冰絃撥盡曲中愁。漢家制度誠堪笑。樗櫟應慚萬古羞。

馬嵬懷古

寂寞脂痕積汗光。溫柔一旦付東洋。只因遺得風流跡。此日衣裳尚有香。

蒲東寺懷古

小紅骨賤一身輕。私掖偷攜強撮成。雖被夫人時弔起。已經勾引彼同行。

梅花觀懷古

不在梅邊在柳邊。個中誰拾畫嬋娟。團圓莫憶春香到。一別西風又一年。

以上十詩俱平安而已

然則會真記牡丹亭二書固爛熟於胸中也

證據得確辨論得當

衆人看了都稱奇妙。未見得寶釵先說道。前八首都是史鑑上有據的。後二首卻無考。我們也不大懂得。不如另做兩首爲是。黛玉忙攔道。這寶姐姐也忒膠柱鼓瑟。矯揉造作了。兩首雖於史鑑上無考。咱們雖不曾看這些外傳。不知底裏。難道咱們連兩本戲也沒見過不成。那三歲的孩子也知道。何況咱們。探春便道。這話正是了。李紈又道。況且他原走到這個地方的。這兩件事雖無考古往今來以訛傳訛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這古迹來。以愚人。如此類者不一而足。比如那年上京的時節。便是關夫子的墳。倒見了三四處。關夫子一身事業。皆是有據的。如何又有許多的墳。自然是後來人敬愛他生前爲人。只怕從

以上自四十九回薛王邢李諸人來京入賈府後接寫賞雪聯社作謎至此爲一大段文中於寶琴身上尤爲出力一寫卽以此段爲琴兒之正傳可也

以下接寫襲人回家一事

體面丫頭出去傾如許妝點可見其奢侈習慣

這敬愛上穿鑿出來也是有的。及至看那廣輿記上不止關夫子的墳多有古來有名望的人。那墳就不少。無考的古迹更多。如今這兩首詩雖無考。凡說書唱戲甚至於求的籤上。都有老少男女俗語口頭人人皆知皆說的。況且又並不是看了西廂記牡丹亭的詞曲。怕看了邪書了刺心這也無妨。只管留著寶釵聽說方罷了。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的。冬日天短不覺又是吃晚飯時候。一齊往前頭來吃晚飯。因有人回王夫人說襲人的哥哥花自芳在外頭回進來說他母親病重了。想他女孩兒他來求恩典。接襲人家去走走。王夫人聽了便說人家母女一場豈有不許他去的。襲人已第二次回家。一面就叫了鳳姐來告訴了命他酌量辦理。鳳姐兒答應了。回至房中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訴襲人原故。分付周瑞家的再將跟著出門的媳婦傳一個你們兩個人再帶兩個小丫頭兒跟了襲人去分頭派四個有年紀跟車的要一輛大車你們帶著坐一輛小車。給丫頭們坐。周瑞家的答應了。纔要去。鳳姐又道那襲人是個省事的。你告訴說我的話叫他穿幾件顏色好衣裳。大大的包一包。衣裳擎著包袱也要好好的。手爐也擎好的。臨走時叫他先到這裏來。我瞧周瑞家的答應去了。半日果見襲人穿戴了兩個丫頭與周瑞家的擎著手爐。與衣包。鳳姐看襲人頭上戴著幾枝金釵珠釧。倒也華麗。又看身上穿著桃紅百花刻絲銀鼠襖。葱綠盤金彩繡綿裙。外面穿著青緞灰鼠褂。鳳姐笑道這三件衣裳都是老太太的。賞了你倒是好的。但這件褂子太素了些。如今穿著也冷。你該穿一件大毛的。襲人笑

寫得鳳姐兒於鬢
人光寵之至其儻
來看佛面耶真媿
鳳姐口吻真媿媿
可聽者慣會討好
二奶者慣會討好
其詞若謙而其意
則甚自許也謹者
勿為其驕過謹者
聽二奶此等言
語衆人那不受愚
入其籠罩所由來
也大奸似忠古語
信不欺矣
極形容奢修
一了頭出門奢靡
至此爲後來衰敗
地步反襯
忽顧到上文那邢
姑四照一層真是眼
光四照拱肩縮背
貧窮自憐安得千
百平兒布置大千
世界平兒之衣平兒
可以作主送人誰
謂平兒無權也
極口奉承然此等
豪爽處卻足以媿
慳吝者

道太太就給了這灰鼠的。還有一件銀鼠的。說趕年下再給大毛的呢。鳳姐笑道。我倒有
一件大毛的。我嫌風毛兒出不好了。正要改去也罷。先給你穿去罷。等年下太太給你做
的時節。我再改罷。只當你還我的一樣。衆人都笑道。奶奶慣會說這話。成年家大手大脚
的替太太背地裏。不知賠墊了多少東西。真真賠的是說不出來的那裏。又和太太算去
偏這會子。又說這小氣話。取笑兒來了。鳳姐兒笑道。太太那裏想得到這些。究竟這又不
是正經事。再不照管。也是大家的體面。說不得我自己吃些虧。把衆人打扮體統了。寧可
我得個好名兒也罷。了一個一個燒糊了的餛飩子似的人。先笑話我說我當家。倒把人弄
出個化子來了。衆人聽了。都嘆說。誰似奶奶這樣。聖明在上。體貼太太。在下。又疼顧下人。
一面說。一面只見鳳姐命平兒將昨日那件石青刻絲八團天馬皮褂子。拏出來。與了襲
人。好大氣。又看包袱。只得一個彈墨花綾水紅紬裏子。夾包袱裏面。只見包著兩件半舊
綿襖。與皮褂子。鳳姐又命平兒把一個玉色紬裏的哆囉呢包。拏出來。又命包上一件
雪褂子。平兒走去。拏了出來。一件是半舊大紅猩猩氈的一件。是半舊大紅羽緞的襲人
道。一件就當不起了。平兒笑道。你拏這猩猩氈的。把這件順手帶出來。叫人給邢大姑娘
送去。昨兒那麼大雪。人人都穿著不是猩猩氈。就是羽緞的。十來件大紅衣裳。映著大雪
好不齊整。果然齊整。只有他穿著那幾件舊衣服。越發顯的拱肩縮背。好不可憐見的。我見
猶憐。如今把這件給他罷。鳳姐笑道。我的東西。他私自就要給人。我一個還化不殼再添。

綈袍一贈卽屢稱
屢讚然在賑卹施
與問頗見大方
又出力寫一層
如此相待者寶玉
分上的人且以見
將來再嫁玉函爲
萬醜也
叫人迴避又另要
內房居住侍婢出
門珍貴如人已不
以丫頭視襲人矣
雖出自周瑞家的
之口然非平日聞
見之熟亦不敢遽
言此例也
以下接襲人回家
後正寫怡紅院中
諸婢情事可當晴
麝二人正傳
天桃謝而穠李開
矣寫得嬌情活現
點染瑣事覺光景
如在目前

上。你。提。著。更。好。了。衆。人。笑。道。這。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疼。愛。下。人。若。是。奶。奶。素。日。是。小。
氣。的。只。以。東。西。爲。事。不。顧。下。人。的。姑。娘。那。裏。敢。這。樣。鳳。姐。笑。道。所。以。知。道。我。的。心。的。也。就。
是。他。還。知。三。分。罷。了。向。別。人。言。平。兒。也。說。著。又。囑。付。襲。人。道。你。媽。要。好。了。就。罷。要。不。中。用。了。
只。管。住。下。打。發。人。來。回。我。我。再。另。打。發。人。來。給。你。送。鋪。蓋。去。可。別。使。他。們。的。鋪。蓋。和。梳。頭。
的。家。貨。驕。人。習。氣。又。分。付。周。瑞。家。的。道。你。們。自。然。是。知。道。這。裏。的。規。矩。的。也。不。用。我。分。付。了。
周。瑞。家。的。答。應。都。知。道。我。們。這。去。到。那。裏。總。叫。他。們。的。人。迴。避。若。住。下。必。是。另。要。一。兩。間。
內。房。的。將。來。蔣。家。人。斷。不。能。望。見。顏。色。也。說。著。跟。了。襲。人。出。去。又。分。付。小。廝。預。備。燈。籠。遂。坐。車。往。
花。自。芳。家。來。不。在。話。下。這。裏。鳳。姐。又。將。怡。紅。院。的。嫵。嫵。喚。了。兩。個。來。分。付。道。襲。人。只。怕。不。
來。家。了。你。們。素。日。知。道。那。個。大。丫。頭。知。好。歹。派。出。來。在。寶。玉。屋。裏。上。夜。你。們。也。好。生。照。管。
著。別。由。著。寶。玉。胡。鬧。兩。個。嫵。嫵。答。應。著。去。了。一。時。來。回。說。派。了。晴。雯。和。麝。月。在。屋。裏。我。們。
四。個。人。原。是。輪。流。著。帶。管。上。夜。的。鳳。姐。聽。了。點。頭。又。說。道。晚。上。催。他。早。睡。早。晨。催。他。早。起。
老。嫵。嫵。們。答。應。了。自。回。園。去。一。時。果。有。周。瑞。家。的。帶。了。信。回。鳳。姐。說。襲。人。之。母。業。已。停。牀。
不。能。回。來。鳳。姐。回。明。了。王。夫。人。一。面。著。人。往。大。觀。園。去。取。他。的。鋪。蓋。粧。奩。應。前。語。寶。玉。看。
著。晴。雯。麝。月。皆。卸。罷。殘。粧。脫。換。過。裙。襖。此。情。此。景。其。奈。何。耶。晴。雯。只。在。薰。籠。上。圍。坐。麝。月。笑。
道。你。今。兒。別。粧。小。姐。了。我。勸。你。也。動。一。動。兒。晴。雯。道。等。你。們。都。去。淨。了。淨。什。麼。我。再。動。不。
遲。動。什。麼。有。你。們。一。日。我。且。受。用。一。日。落。得。受。用。麝。月。笑。道。好。姐。姐。我。鋪。牀。你。把。那。穿。衣。鏡。

當著二爺說此話其亦平日之久恃寵乎
 二爺於此等處最肯圓融
 是鄉不媿溫柔
 麝月二字一頓乃晴雯與麝月話也
 於寶玉之睡特細寫一回者非寫寶玉乃寫二婢也
 日日親呢之人暫時離間往往有此等神情我亦嘗歷此境矣
 言外有意
 只一吃茶寫得如許細膩風光可知筆情好者無處不是文章作料也

的。套。子。放。下。來。上。頭。的。划。子。划。上。你。的。身。量。比。我。高。些。說。著。便。去。與。寶。玉。鋪。床。晴。雯。嗜。了。一。聲。笑。道。人。家。纔。坐。煖。和。了。你。就。來。鬧。此。時。寶。玉。正。坐。著。納。悶。想。襲。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忽。聽。見。晴。雯。如。此。說。便。自。己。起。身。出。去。放。下。鏡。套。划。上。消。息。進。來。笑。道。你。們。煖。和。罷。我。都。弄。完。了。善。於。體。恤。晴。雯。笑。道。終。久。煖。和。不。成。我。又。想。起。來。湯。婆。子。還。沒。拏。來。呢。麝。月。道。這。難。為。你。想。著。他。素。日。又。不。要。湯。壺。嗒。們。那。薰。籠。上。又。煖。和。比。不。得。那。屋。裏。炕。冷。今。兒。可。以。不。用。寶。玉。笑。道。你。們。兩。個。都。在。那。上。頭。睡。了。我。這。外。邊。沒。個。人。我。怪。怕。你。一。夜。也。睡。不。著。晴。雯。道。我。是。在。這。裏。睡。的。麝。月。你。叫。他。往。外。邊。睡。去。說。話。之。間。天。已。一。更。麝。月。早。已。放。下。簾。幔。移。燈。炷。香。伏。侍。寶。玉。臥。下。二。人。方。睡。晴。雯。自。在。薰。籠。上。麝。月。便。在。煖。閣。外。邊。至。三。更。以。後。寶。玉。睡。夢。之。中。便。叫。襲。人。叫。了。兩。聲。無。人。答。應。自。己。醒。了。方。想。起。襲。人。不。在。家。自。己。也。好。笑。起。來。晴。雯。已。醒。因。喚。麝。月。道。連。我。都。醒。了。他。守。在。旁。邊。還。不。知。道。真。是。挺。死。尸。呢。麝。月。翻。身。打。個。呵。欠。笑。道。他。叫。襲。人。與。我。什。麼。相。干。因。問。做。什。麼。莫。是。酸。寶。玉。說。要。吃。茶。麝。月。忙。起。來。單。穿。著。紅。袖。小。棉。襖。兒。寶。玉。道。披。了。我。的。皮。襖。再。去。子。細。冷。著。麝。月。聽。說。回。手。便。把。寶。玉。披。著。起。來。的。一。件。貂。頰。滿。襟。煖。襖。披。上。去。向。盆。內。洗。洗。手。先。倒。了。一。鍾。溫。水。拏。了。大。漱。盂。寶。玉。漱。了。口。然。後。纔。向。茶。桶。上。取。了。茶。碗。先。用。溫。水。過。了。向。煖。壺。中。倒。了。半。碗。茶。遞。與。寶。玉。吃。了。自。己。也。漱。了。一。漱。吃。了。半。碗。晴。雯。笑。道。好。妹。妹。也。賞。我。一。口。兒。罷。麝。月。笑。道。越。發。上。臉。兒。了。晴。雯。道。好。妹。妹。明。兒。晚。上。你。別。動。我。伏。侍。你。一。夜。如。何。麝。月。聽。

燕鶯呢語風過生
春

半夜三更天寒人
靜勸你早些睡罷

真真何苦來

已中疾矣真真何
苦來

此等言語亦不是
以婢對主所說想
見平日必狎昵慣
常也

近理之言

寫得纏綿稠密妙
在無一穢褻氣擾
其筆端

寫出一種相憐相
惜之情然二爺之
被豈可孟浪進來
乎

說只得也。伏侍他漱了口。倒了半碗茶與他吃了。麝月笑道：你們兩個別睡。說著話兒，我出去走走。回來晴雯笑道：外頭有個鬼等著呢。防著鬼頭風。寶玉道：外頭自然有大月亮的。我們說著話，你只管去一面說一面便嗽了兩聲。麝月便開了後房門，揭起氈簾一看，果然好月色。晴雯等他出去，便欲嚇他頑耍。淘氣仗著素日比人氣壯，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著小襖，便躡手躡腳的下了薰籠。隨後出來，寶玉勸道：罷呀，凍著不是頑的。晴雯只擺手隨後出了房門。只見月光如水，忽然一陣微風，只覺侵肌透骨，不禁毛骨悚然。心下自思道：怪道人說熱身子不可被風吹，這一冷果然利害。一面正要嚇他，只聽寶玉在內高聲說道：晴雯出來了。晴雯忙回身進來，笑道：那裏就嚇死了他。了偏你慣會這麼蠅螞。螫螫老婆子樣兒。寶玉笑道：倒不為嚇壞了他頭一件，你凍著也不好。已經凍了二則，他防不免一喊，倘或驚醒了別人，不說嗒們是頑意兒，倒反說襲人纔去了一夜，你們就見神見鬼的。你來把我這邊的被掖一掖罷。晴雯聽說使上來掖了一掖，伸手進去，就渥渥未免有情。寶玉笑道：好冷手。我說看凍著一面，又見晴雯兩腮如胭脂一般，用手摸了一摸，也覺冰冷。曲折周到，情與文深。寶玉道：快進被來。渥渥罷。一語未了，只聽得閉的一聲門響。門關了。麝月慌慌張張的笑著進來，說著笑道：嚇我一跳。好的黑影子裏，山子石後頭只見一個人蹲著。難道果有怪等著你。我纔要叫喊，原來是那個大錦雞見了人，一飛飛到亮處來。我纔見了，若冒冒失失一嚷，倒鬧起人來。一面說一面洗手，又笑道：說晴雯出去。

慌忙睹人蹲著即
後日見怪影子雖
不弄假成真亦以
訛傳訛矣○此等
見神見鬼都為後
來園中出妖孽張
本
寫得毫無禁忌想
習慣成自然矣
駁得絕妙
後來所以有妖精
之謗也
嗚嗚可聽麝姑娘
亦是可兒
尋常之事直寫得
無一字不細膩
已不用而又益
之以風其欲不病
也得乎妙在於麝
月口中補出筆墨
無痕
就我看晴晴姑娘
本來是嬌嫩的
觀此一節知平日
晴晴二人之不得
親近寶玉者襲人
阻之也收殺得妙

了。我。怎。麼。沒。見。一。定。是。要。嚇。我。去。了。何。消。說。寶。玉。笑。道。這。不。是。他。不。在。這。裏。渥。著。麼。要。若。
不。喊。得。快。可。是。倒。嚇。一。跳。晴。雯。笑。道。也。不。用。我。嚇。去。這。小。蹄。子。已。經。自。驚。自。怪。的。了。一。面。
說。一。面。仍。回。自。己。被。中。去。何。不。多。渥。一。刻。麝。月。道。你。就。這。麼。跑。解。馬。的。打。扮。兒。伶。伶。俐。俐。的。
出。去。了。不。成。閉。目。想。之。著。實。好。看。得。極。寶。玉。笑。道。可。不。就。是。這。麼。出。去。了。麝。月。道。你。死。不。檢。好。
日。子。你。出。去。白。站。一。站。兒。把。皮。不。凍。破。了。你。的。說。著。又。將。火。盆。上。的。銅。罩。揭。起。拏。灰。鏃。重。
將。熱。炭。埋。了。一。埋。拈。了。兩。塊。速。香。放。上。仍。舊。罩。了。至。屏。後。重。剔。亮。了。燈。方。纔。睡。下。晴。雯。因。
方。纔。一。冷。如。今。又。一。煖。不。覺。打。了。兩。個。噴。嚏。發。作。了。寶。玉。嘆。道。如。何。倒。底。傷。了。風。了。麝。月。
笑。道。他。早。起。就。說。不。受。用。一。日。也。沒。吃。碗。正。經。飯。他。這。會。子。倒。不。保。養。著。些。還。要。捉。弄。人。
明。兒。病。了。叫。他。自。作。自。受。的。寶。玉。問。道。頭。上。可。熱。晴。雯。嗽。了。兩。聲。說。道。不。相。干。那。這。裏。麼。
嬌。嫩。起。來。了。強。話。說。著。只。聽。外。間。房。內。格。上。的。自。鳴。鐘。噹。噹。的。兩。聲。四。更。光。景。了。外。間。值。宿。
的。老。嫗。嫗。嗽。了。兩。聲。因。說。道。姑。娘。們。睡。罷。明。兒。再。說。笑。罷。寶。玉。方。悄。悄。的。笑。道。嚙。們。別。說。
話。了。看。又。惹。他。們。說。話。說。著。方。大。家。睡。了。至。次。日。起。來。晴。雯。果。覺。有。些。鼻。塞。聲。重。懶。怠。動。
彈。寶。玉。道。快。不。要。聲。張。太。太。知。道。了。又。叫。你。搬。了。家。去。養。息。家。裏。縱。好。倒。底。冷。些。不。如。在。
這。裏。你。就。在。裏。間。屋。裏。踢。著。我。叫。人。請。了。大。夫。悄。悄。的。從。後。門。進。來。瞧。瞧。就。是。了。晴。雯。道。
雖。如。此。說。你。倒。底。要。告。訴。大。奶。奶。一。聲。兒。不。然。一。時。大。夫。來。了。人。問。起。來。怎。麼。說。呢。寶。玉。
聽。了。有。理。便。喚。一。個。老。嫗。嫗。來。分。付。道。你。回。大。奶。奶。去。就。說。晴。雯。祇。著。了。些。冷。不。是。什。麼。

以上寫晴齋二人
值夜瑣事爲一節
是晴雯精細處
亦是情理之論
性氣太急其不見
容於同輩也在此
真似林姑娘脾氣
不過一丫頭之病
而府中之排場規
矩如此秩然他可
知矣
特寫兩根指甲爲
咬下張本
極寫富貴奢華在
使女身上是深一
層襯法
絕似醫生口吻
賈府此等規矩卻
好然只防其大不
察其微
真是一個白鼻齋
男女脈息混淆莫
辨岸然行醫大約
以扁盧自居者

大病。襲人又不在家。他若家去養病。這裏更沒有人了。傳一個大夫悄悄的從後門進來。瞧瞧別回太太去。老嫗去了半日來回說。大奶奶知道了。說兩劑藥好了。便罷。若不好。時還是家去的。爲是如今時氣不好。沾染了別人事。小姑娘們的身子要緊。晴雯睡在煖閣裏。只管咳嗽。聽了這話。氣的說道。我那裏就害瘟病了。生怕招了人。我離了這裏。有你們這一輩子。都別頭疼腦熱的說著。便真要起來。寶玉忙按他笑道。別生氣。這原是他的責任。生恐太太知道了。說他不過白說一句。你素昔又愛生氣。如今肝火自然又盛了。正說時。人回大夫來了。寶玉便走過來。避在書架後面。只是兩三個後門口的老婆子。帶了一個太醫進來。這裏的丫頭都迴避了。有三四個老嫗。放下煖閣上的大紅繡幔。晴雯從幔中單伸出手出去。那太醫見這隻手。上有兩根指甲。足有二三寸長。尚有鳳仙花染的通紅的痕跡。聞中點染。可知其美。便回過頭來。有一個老嫗。忙擎了一塊手帕。掩了那太醫方診了一回脈。起身到外間。向嫗嫗們說道。小姐的證。是外感內滯。近日時氣不好。竟算是個小傷寒。幸虧是小姐。素日飲食有限。風寒也不大。不過是氣血原弱。偶然沾染了些吃兩劑藥。疏散疏散就好了。說著。便又隨婆子們出去。彼時李紈已遣人知會過後門上的人。及各處丫鬢迴避。太醫只見了園中景致。並不會見個女子。一時出了園門。就在守園門的小廝們的班房內坐了。開了藥方。老嫗道。老爺且別去。我們小爺囉。晴雯恐怕還有話問。那太醫忙道。方纔不是小姐。是位爺不成。好太醫。那屋子。竟是繡房。又是放

嘎嘎原來如此我
是不見世面的幸
弗見笑

寶哥哥卻也知醫

是識世務之言

王太醫王濟仁也
張太醫張友仁也
是有經緯之言

櫃中云云物件虧
作者如何想出來
真是不肯泛用一
筆
問也問得妙答也
答得妙
嘎二爺原來也是
不識的

下。慢。子。來。瞧。的。如。何。是。位。爺。呢。老。嫗。嫗。笑。道。我。的。老。爺。怪。道。小。子。纔。說。今。兒。請。了。一。位。新。
太。醫。來。了。真。不。知。我。們。家。的。事。那。屋。子。是。我。們。小。哥。兒。的。那。人。是。屋。裏。的。丫。頭。倒。是。個。大。
姐。那。裏。是。小。姐。的。繡。房。小。姐。病。了。你。那。麼。容。易。就。進。去。了。極。寫。富。貴。奢。侈。氣。象。偏。只。在。丫。頭。身。上
說。著。拏。了。藥。方。進。去。了。寶。玉。看。時。上。面。有。紫。蘇。桔。梗。防。風。荆。芥。等。藥。後。面。又。有。枳。實。麻。黃。
寶。玉。道。該。死。該。死。他。拏。著。女。孩。兒。們。也。像。我。們。一。樣。治。如。何。使。得。憑。他。有。什。麼。內。滯。這。枳。
實。麻。黃。如。何。禁。得。誰。請。了。來。的。快。打。發。他。去。罷。再。請。一。個。熟。的。來。罷。老。嫗。嫗。道。用。藥。好。不。
好。我。們。不。知。道。如。今。再。叫。小。廝。去。請。王。太。醫。去。倒。容。易。只。是。這。個。大。夫。又。不。是。告。訴。總。管。
房。請。的。這。馬。錢。是。要。給。他。的。寶。玉。道。給。他。多。少。婆。子。道。少。不。好。看。也。得。一。兩。銀。子。纔。是。我。
們。這。樣。門。戶。的。禮。極。寫。富。貴。寶。玉。道。王。太。醫。來。了。給。他。多。少。婆。子。笑。道。王。太。醫。和。張。太。醫。每。
常。來。了。也。並。沒。個。給。錢。的。不。過。每。年。四。節。一。打。葷。兒。送。禮。那。是。一。定。的。年。例。這。個。新。來。了。
一。次。須。得。給。他。一。兩。銀。子。寶。玉。聽。說。便。命。麝。月。去。取。銀。子。麝。月。道。還。不。知。花。大。姐。姐。擱。在。
那。裏。呢。寶。玉。道。常。見。他。在。那。小。螺。甸。櫃。子。裏。拏。錢。我。和。你。找。去。說。著。二。人。來。至。襲。人。堆。東。
西。的。房。內。開。了。螺。甸。櫃。子。上。一。格。都。是。些。筆。墨。扇。子。香。餅。各。色。荷。包。汗。巾。等。類。的。東。西。下。
一。格。卻。有。幾。串。錢。於。是。開。了。抽。屜。纔。看。見。一。個。小。筐。籬。內。放。著。幾。塊。銀。子。倒。也。有。一。桿。戲。
子。麝。月。便。拏。了。一。塊。銀。提。起。戲。子。來。問。寶。玉。那。是。一。兩。的。星。麼。寶。玉。笑。道。你。問。的。我。有。趣。
兒。你。倒。成。了。是。纔。來。的。了。麝。月。也。笑。了。又。要。去。問。人。寶。玉。道。揀。那。大。的。給。他。一。塊。就。是。了。

小兒女不知戲子
那識輕重其揀一
塊掂了一掂便曉
得是一兩光景活
畫出嬌態形像
還是老婆子知輕
重
窮姑娘亦是大氣
比得奇妙

愁哥兒偏要發此
大議論

園中似楊樹者多
妄思松柏談何容
易

有誰敢得倒窮姑
娘者真是可兒

寶哥哥也引起論
語來

辨得也是

公子口氣又不做買賣。算這些做什麼。麝月聽了。便放下戲子。揀了一塊。掂了一掂。笑道。這塊只怕是一兩了。寧可多了些。別少了。叫那窮小子笑話。不說。啗們不認得。戲子倒說。啗們有心。小氣似的。驕奢氣象。婆子站在門口。笑道。那是五兩的錠子。夾了半個。這一塊。至少還有二兩呢。這會子又沒夾。窮姑娘收了這塊。揀一塊小些的。麝月早關了櫃子。出來。笑道。誰又找去多些。你拏了去。完了。寶玉道。你只快叫焙茗。再請大夫去。就是了。婆子接了銀子。自去料理。倒有一半好落。一時焙茗。果請了王太醫來。先診了脈。後說病證。也與前相做。只是方子上。果沒有枳實。麻黃等藥。倒有當歸。陳皮。白芍等藥。那分兩較先。又減了些。寶玉喜道。這纔是女孩兒們的藥。雖疏散。也不可太過。舊年我病了。卻是傷寒。內裏飲食停滯。他瞧了。還說我禁不起。麻黃。石膏。枳實等虎狼藥。我和你們。就如秋天。芸兒送我。的那纔開的白海棠。是我的。我經不起的。藥你們如何經得起。比如人家墳裏的大楊樹。看著枝葉茂盛。卻是空心子的。麝月笑道。野墳裏只有楊樹。難道就沒有松柏不成。最討人嫌的是楊樹。那麼大樹。只一點兒。葉子沒一點。風兒他也是亂響。你偏要比他。你也太下流了。寶玉笑道。松柏不敢比。連孔夫子都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呢。可知這兩件東西。高雅不害臊的。纔拏他。混比呢。說著。只見老婆子取了藥來。寶玉命把煎藥的銀鍋子。找了出來。就命在火盆上煎。晴雯因說。正經給他們茶房裏煎去。弄的這屋裏藥氣。如何使得。寶玉道。藥氣比一切花香。還香得雅呢。神仙採藥。燒藥。再者。高人逸士採藥。治藥。最

此等辨論寶哥哥
選覺不俗

以上寫晴雯得病
請醫看視爲一節

同顧襲人一邊文
筆湊拍

特提吃飯二字爲
下文在園子裏另
立廚房張本

不知有鹿肉否

是鳳姐對老太太
之言自應爾爾

以二玉牽連言者
皆賈母之所愛也

妙的一件東西。我正想這屋裏各色都齊了。就只少藥香。如今恰全了。愛惜至此。一面說。一面早命人煨上。又囑付麝月打點些東西。叫個老嫗嫗去看襲人。勸他少哭。此層斷不可少。一一妥當。方過前邊來。賈母王夫人處問安吃飯。正值鳳姐兒和賈母王夫人商議說天。又短又冷。不如以後大嫂子帶著姑娘們在園子裏吃飯。等天煖和了。再來的跑。也不妨。王夫人笑道。這也是好主意。刮風下雪倒便宜。吃東西受了冷氣。不好的。空心走來。一肚子冷氣。壓上些東西也不好。不如園子後門裏頭的五間大房子。橫豎有女人們上夜的。挑兩個廚子。女人在那裏。單給他姊妹弄飯。新鮮菜蔬。是有分例的。在總管房裏支了去。或要錢要東西。那些野雞獐狗。各樣野味。分些給他們就是了。賈母道。我也正想著呢。就怕又添廚房多事些。鳳姐道。並不多事。一樣的分例。這裏添了。那裏減了。就便多費些事。小姑娘們受了冷氣。別人還可。第一林妹妹如何禁得住。就連寶玉兄弟也禁不住。況兼衆位姑娘都不是結實身子。鳳姐說畢。未知賈母何言。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交趾懷古。似是馬上招軍。俗名喇叭。廣陵懷古。似是柳絮。青冢懷古。似是匠人墨斗。蒲東寺懷古。似是紅天燈。梅花觀懷古。似是紈扇。

寶釵前因黛玉行令。說西廂牡丹曲。會規勸過一番。今寶琴燈謎。亦用西廂牡丹。若不說另做。未免偏袒。此駁必不可少。隨借李紈口中說。不是看詞曲邪書爲之剖白。

前後不相干礙。鍼線細密。

寫鳳姐厚待襲人。包給衣服。是體貼王夫人之意。卽順借平兒送給邢岫烟雪褂。正合鳳姐之意。真是一對有心人。

襲人母死。引起後文許多喪事。又爲晴雯麝月。親近寶玉之由。及晴雯得病之根。太醫診脈。看見晴雯手上。兩根指甲長二三寸。預爲七十七回。晴雯臨危時。咬下贈寶玉伏線。

麝月取銀給醫生一節。描寫執袴公子。不知物力。及平日一切。俱係襲人料理。亦是補寫暗描法。

大某山民評曰

寶琴以一女子。足跡半天下。所過名山大川。遺蹤勝迹。皆足廣其聞見。拓其懷抱。於是矢爲嘔吟。供人諷咏。而懸弧有志者。反株守里閭。悲夫。

稻香老農。生出大議論來。見穿鑿。亦是不妨爲膠柱鼓瑟者。施鍼灸。不與妄語兒等。埒。

襲人一個丫頭耳。但一出門。寫得如許體面。跟隨者六人。坐者大車。粧身者盛服。而又上得太太之懽心。下承奶奶之恩典。比尋常服役者不同。作者所以特書之以著微詞也。

自襲人以外。竟無一個見知於鳳姐。吾爲晴麝等一歎。且見平日襲人之巴結二奶
奶者獨勤。

寶玉於睡夢中。便叫襲人。可知平素衾裯。一夜未曾離過者。
此回仍是壬子年冬時事。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 病 雀
睛 補 毛
變 髮 衰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五十二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俏平兒情掩蝦鬚錫 勇晴雯病補雀毛裘

話說賈母道。正是這樣好。上次我要說這話。我見你們大事多。如今又添出些事來。你們固然不敢抱怨。未免想著我。只顧疼這些小孫子孫女兒們。就不體貼你們。這當家人了。你既這樣說出來便好了。因此時薛姨媽李嬪娘都在座。邢夫人及尤氏等也都過來請安。還未過去。賈母因向王夫人等說道。今日我纔說這話。素日我不說。一則怕逞了鳳丫頭的臉。二則衆人不服。今日你們都在這裏。都是經過妯娌姑嫂的。還有他這樣想得。到的。沒有薛姨媽李嬪娘尤氏齊笑道。真個少有。別人不過是禮上面子情兒。實在他是真疼小姑子小叔子。就是老太太跟前也是真孝順。賈母點頭歎道。我雖疼他。又怕他太伶俐了。也不是好事。的確語鳳姐兒忙笑道。這話老祖宗說差了。世人都說太伶俐聰明。怕活不長。世人都說世人都信獨老祖宗不當說不當信。老祖宗只有伶俐聰明。過我十倍的。怎麼如今這樣福壽雙全的。只怕我明兒還勝老祖宗一倍呢。我活一千歲後。等老祖宗歸了西。我纔死呢。真是伶俐齒。賈母笑道。衆人都死了。單剩咱們兩個老妖精。有什麼意思。笑語中有至理。說的衆人都笑了。寶玉因記掛著晴雯等事。便先回園裏來了。屋中藥香滿室。一人不見。只有晴雯獨臥於炕上。臉上燒的飛紅。又摸了一摸。只覺燙手。

選字舊刻本作遠
字姑存疑
賈母溺愛鳳姐處
多
老成人之言
利口可愛
吾福壽比老太太
更強以戲博笑真
是言語妙天下脫
盡頌禱窠臼
微旨
以上寫賈母處論
另立園中廚房為
一節
晴雯私行摸慣茲
因抱病特為烘手
其摸也可無諱

信手亂摸毫無禁忌可以知其平日矣

然則襲人之外惟晴雯晴雯之外惟麝秋二人為寶哥所刻刻留心者乎

晴姐亦太多疑矣並非寶二爺為平兒出脫罪名其實

平之為人斷無此等鬼鬼崇崇之語非我之偏護也

自是不得不瞞之處寶哥哥也作此鬼鬼崇崇之事

忽然補寫偷鐲子事真是小兒女小窗中囁囁也

窮人便疑作賊亦是人情之常不知今之不窮者做賊亦甚多也

良兒偷玉似有此事

忙又向爐上將手烘煖伸進被去摸了一摸身上也是火熱因說道別人去了也罷麝月秋紋也這樣無情各自去了晴雯道秋紋是我搗了他去吃飯的此句寶麝月是方纔平兒來找他出去了此句主兩個人鬼鬼崇崇的不知說什麼必是說我病了不出去寶玉道平兒不是那樣人況且他並不知你病特來瞧你想來一定是找麝月來說話偶然見你病了隨口說特來瞧你的病這也是人情乖覺取和兒的常事便不出去有不是與他何干你們素日又好斷不肯為這無干的事傷和氣晴雯道這話也是只是疑他為什麼忽然又瞞起我來寶玉笑道等我從後門出去到那窗根下聽聽他說些什麼來告訴你說著果從後門出去至窗下潛聽麝月悄問道你怎麼就得了的平兒道那日彼時洗手時不見了應前吃鹿肉時二奶奶就不許噪嚷出了園子即刻就傳給園裏各處的媽媽們小心訪查我們只疑惑邢姑娘的丫頭本來又窮只怕小孩子家沒見過拏了去也未可知再不料定是你們那裏的幸而二奶奶沒有在屋裏你們那裏的宋媽來了拏著這支鐲子說是小丫頭墜兒偷了來的被他看見來回二奶奶的我趕忙接了鐲子想了一想寶玉是偏在你們身上留心用意爭勝要強的那一年有一個良兒偷玉剛冷了這二年閒時還常有人提起來趁這會子又跑出一個偷金子的來了而且更偷到街坊家去了偏是他這樣偏是他的人打嘴所以我倒忙叮囑宋媽千萬別告訴寶玉只當沒有這事總別和一個人提起第二件老太太聽了生氣三則襲人和你們也不好看所以

誰防他窗外竊聽
分明是自己告訴
他矣
可欺以方
所以來告訴爲此
一層是平兒關切
處
牽到晴雯身上來
日晴雯爲爆炭品
評確極炭若一爆
歸於無何有之鄉
矣
再三叮囑只是爲
此句平兒之於怡
紅院真關切也
寫來卻有三層
既如此何必來不
及也
真是一塊爆炭
晴姑娘還能聽一
句話
以上寫平兒掩蝦
鬚獨一節
以下乃接寫晴雯
病中光景伏後補
裘一事

我回二奶奶只說我往大奶奶那裏去。誰知蠲子褪了口丟在草根底下。前兒雪深了。沒看見今兒雪化盡了。黃澄澄的映著日頭。還在那裏呢。我就拾了起來。二奶奶也就信了。所以我來告訴你們。你們以後防著他些。別使喚他到別處去。等襲人回來。你們商議著。變個法子打發出去。就完了。麝月道。這小倡婦也見過些東西。怎麼這樣眼淺。平兒道。究竟這蠲子能多重。原是二奶奶的說。這叫做蝦鬚蠲子。重了晴雯那蹄子。是塊爆炭。要告訴他。他是忍不住的一時氣上來。或打或罵。依舊嚷出來。所以單告訴你。留心就是了。連平兒詳知其性情。晴姐之爲人可知矣。那不後來爲衆人所擠擡出去。說著便作辭而去。寶玉聽了。又喜又氣。又嘆喜的是平兒竟能體貼自己的心氣。的是墜兒小竊嘆的是墜兒那樣伶俐。做出這醜事了。因而回至房中。把平兒之話一長一短告訴了晴雯。又說他說。你是個要強的。如今病了。聽了這話。越發要添病的。等好了。再告訴你。晴雯聽了。果然氣的蛾眉倒蹙。鳳眼圓睜。即時就叫墜兒。寶玉忙勸道。這一喊出來。豈不孤負了平兒待你我的心呢。寶玉真是女孩子。不如領他這個情。過後打發他出去。就完了。晴雯道。雖如此。說只是這氣如何忍得住。寶玉道。這有什麼氣。你只養病就是了。晴雯服了藥。至晚間。又服了二和。夜間雖有些汗。還未見效。仍是發燒。頭疼。鼻塞。聲重。次日王太醫又來診視。另加減湯劑。雖然稍減了燒。仍是頭疼。寶玉使命麝月取鼻煙來。給他聞些。痛打幾個噴嚏。就通快了。麝月果真去取了一個金鑲雙金星玻璃小扁盒兒來。遞與寶玉。寶玉便揭

只一鼻煙。靈亦寫得如此細緻。盒蓋上西洋春意。圖幸保藏嚴密。不然而禍之作也。豈待繡囊。只一吃鼻煙。寫得神氣活現。字字堅凝。從鼻煙引出西洋膏藥來。藥名甚奇。吃鼻煙之後。接寫貼膏藥俱為晴雯身上生色也。今之貼頭風膏藥者。未必個個因頭疼。特借此好。看耳。雖村醜。倡莫不如此。適愈增其村與醜耳。以下遞入王子騰家。拜生日。即從打點衣服說起。為孔雀裘張本也。隨處點醒。惜春作畫。

開盒蓋裏面是個西洋瑣瑣的黃髮赤身女子。兩肋又有肉翅。裏面盛著些真正上等洋煙。晴雯只顧看畫兒。寶玉道：聞些走了氣就不好了。晴雯聽說忙用指甲挑了些。噴入鼻中。不見怎麼。便又多多挑了些。噴入。忽覺鼻中一股酸辣。透入顙門。接連打了五六個噴嚏。眼淚鼻涕登時齊流。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不得辣快。拏紙來。早有小丫頭子遞過一疊兒。細紙晴雯便一張一張的拏來。揩鼻子。寶玉笑問：如何。晴雯笑道：果然通快些。只是太陽還疼。寶玉笑道：越發盡用西洋藥治一治。只怕就好了。說著便命麝月往二奶奶要去。就說我說的。姐姐那裏常有那西洋貼頭疼的膏子。藥叫做依弗哪。找尋一點兒。麝月答應去了。半日果然拏了半節來。便去找了一塊紅緞子。角兒鉸了兩塊。指頂大的圓式。將那藥烘煬了。用簪挺攤上。晴雯自拏著一而靶兒。鏡子貼在兩太陽上。麝月笑道：病的蓬頭鬼一樣。如今貼了這個。倒俏皮了。二奶奶貼慣了。倒不大顯。說畢。又向寶玉道：二奶奶說明日是舅老爺的生日。太太說了。叫你去呢。明兒穿什麼衣裳。今兒晚上好打點齊備了。省的明兒早上費手。寶玉道：什麼順手就是什麼罷了。故作維筆。一年鬧生日也鬧不清。說著便起身出房。往惜春房中去看畫兒。剛到院門外邊。忽見寶琴小丫頭名小螺的。從那邊過去。寶玉忙趕上問那裏去。小螺笑道：我們二位姑娘都在林姑娘房裏呢。我如今也往那裏去。寶玉聽了。轉步也便同他往瀟湘館來。不但寶釵姊妹在此。且連邢岫烟也在那裏。四人圍坐在薰籠上。敘家常。紫鵲倒坐在煖閣裏。臨窗做鍼線。一見他來。都

小螺之名初見
不然此時不知又
往何處去故云轉
步
是冬令天氣
大家在薰籠上挨
著便也無妨
占得好地位
隨地生姿
我家的大總管就
是林妹妹的大總
管何必分你我
與後文送芳官
薇○花一事遙遙相
對○花不足重琴
妹妹不可輕也
重花是輕琴妹妹
了故斷斷使不得
論來有至理亦有
妙理非俗子所知
拍入本題甚緊真
能隨筆生情
難道如妹妹者還
不知我屋裏的事
做詩就罰笑中
卽寓箴規如聊齋

笑說。又來了一個沒了你的坐處了。寶玉笑道。好一幅冬閨集豔圖。圖名果好。可惜我遲來
了一步。橫豎這屋子比各屋子煖。這椅子坐著並不冷。說著便坐在黛玉常坐的搭著灰
鼠椅搭的一張椅上。因見煖閣之中有一玉石條盆裏面攢三聚五栽著一盆單瓣水仙
寶玉便極口讚道。好花。這屋子越煖。這花香的越濃。卻有此理。怎麼昨兒沒見。黛玉笑道。這
是你家的大總管賴大奶奶送薛二姑娘的兩盆水仙。兩盆臘梅。他送了我一盆水仙。送
了雲丫頭一盆臘梅。我原不要的。又恐孤負了他的心。你若要我轉送你如何。寶玉道。我
屋裏卻有兩盆。只是不及這個琴妹妹送你的。如何。又轉送人。這個斷斷使不得。黛玉道。
我一日藥罐子不離火。我竟是藥培著呢。那裏還攔的住花香來。薰越發弱了。況且這屋
子裏一股藥香。反把這花香攪壞了。不如你擡了去。這花兒倒清淨了。沒什麼雜味來攪
他。寶玉笑道。我屋裏今兒也有個病人煎藥呢。你怎麼知道的。黛玉笑道。這說奇了我原
是無心話。誰知你屋裏的事。你不早來聽古記兒。這會子來了。自驚自怪的。寶玉笑道。啞
們明兒下一社。又有題目了。就咏水仙臘梅。黛玉聽了。笑道。罷罷。再不敢做詩了。做一回
罰一回沒的怪羞的。說著便兩手握起臉來。寶玉笑道。何苦來。又打趣我做什麼。我還不
怕臊呢。你倒握起臉來了。兒女囁囁寶釵因笑道。下次我邀一社。四個詩題。四個詞題。每
四首詩。四個詞。頭一個詩題。咏太極圖。限一先的韻。五言排律。要把一先的韻都用盡了。
一個不許剩。寶琴笑道。這一說。可知是姐姐不是真心起社了。這分明是難人。若論起來。

云從此不作詩亦
藏拙之一道可與
此互參

不打趣你打趣誰

是真正詩人議論

活有一個鬼子婆

出現紙上何筆情

之妙乃爾

何地無才豈盡產

大觀園中耶

豈琴姑娘杜撰耶

海外奇聞不能不
招局中人共賞之

詩馱子指香姑娘
也瘋子馱子共處
一家那不開成一
個詩世界
果然一哄便來

也強扭出來的。不過顛來倒去弄些易經上的話。生填究竟有何趣味。我八歲的時節。跟我父親到西海沿上賣洋貨。誰知有個真真國的女孩子。年十五歲。那臉面就和那西洋畫上的美人一樣。也披著黃頭髮。打著聯垂。滿頭帶著都是瑪瑙珊瑚貓兒眼。祖母綠身上穿著金絲織的鎖子甲。洋錦襖袖帶著倭刀。也是鑲金嵌寶的。實在畫兒上也沒他那麼好看。有人說他通中國詩書。會講五經。能做詩填詞。因此我父親央煩了一位通官。煩他寫了一張字。就寫他做的詩。衆人都稱奇。道異寶玉忙笑道。好妹妹。你拏出來我們瞧瞧。寶琴笑道。在南京收著呢。此時那裏去取。寶玉聽了。大失所望。便說沒福得見。這世面。黛玉笑拉寶琴道。你別哄我們。我知道你這一來。你的這些東西。未必放在家裏。自然都是要帶上來的。這會子又撒謊說沒帶來。你們雖信。我是不信的。寶琴便紅了臉。低頭微笑。不答。寶釵笑道。偏這孽兒。慣說這些話。你就伶俐的太過了。黛玉笑道。帶了來。就給我們見識見識也罷了。寶釵笑道。箱子籠子一大堆。還沒理清。知道在那個裏頭呢。等過日收拾清了。找出來。大家再看就是了。又向寶琴道。你若記得。何不念給我們聽聽。寶琴答道。記得他做的五言律一首。若論外國的女子。也就難爲他了。寶釵道。你且別念。等我把雲兒叫了來。也叫他聽聽。說著。便叫小螺來分付道。你到我那裏去。就說我們這裏有一個外國的美人來了。做的好詩。請你這詩瘋子來瞧瞧。再去。再把我們詩馱子也帶來。小螺笑著去了。半日。只聽湘雲笑問那一個外國的美人來了一頭。說一頭走和香菱來了。衆人

朱樓夢者紅樓夢也絕好一首唐律然未見原本安知非琴姑娘之杜撰者

此與鳳姐吃茶叫轉賈蓉事同而不

鳳姐之於蓉兒晚上再說寶哥之於林妹明兒再說居然成對

大約問其吃不完半句縮住得妙待此等人不得不如此黛玉真熱於人情世故者

笑道。人未見形。先已聞聲。寶琴等讓位坐。遂把方纔的話。重訴了一遍。湘雲笑道。快念來聽聽。寶琴因念道。

昨夜朱樓夢。今宵水國吟。島雲蒸大海。嵐氣接叢林。月本無今古。情緣自淺深。包括

衆人聽了。都道難爲他。竟比我們中國人。還強一語未了。只見麝月走來說。太太打發了人來告訴。二爺明兒一早往舅舅那裏去。就說太太身上不大好。不得親身來。寶玉忙站起來。答應道。是因問寶釵寶琴。你們二位可去。寶釵道。我們不去。昨兒單送了禮去了。大家說了一回。方散。寶玉因讓諸姊妹先行。自己在後面。黛玉便又叫住他。問道。襲人倒底多早晚回來。寶玉道。自然等送了殯纔來呢。黛玉還有話說。又不能出口。出了一回神。便說道。你去罷。寶玉也覺心裏有許多話。只是口裏不知要說什麼。想了一想。也笑道。明兒再說罷。見面便有許多神情。及鬼鬼崇崇的做作。一面下臺階。低頭正欲邁步。復又忙回身問道。如今夜越發長了。你一夜咳嗽幾次。醒幾遍。黛玉道。昨兒夜裏好了。只嗽了兩遍。卻只睡了四更一個更次。就再不能睡了。寶玉又笑道。正是有句要緊的話。這會子纔想起來。一面說。一面便接近身來。悄悄道。我想寶姐姐送你的燕窩。一語未了。只見趙姨娘走進來。瞧黛玉問姑娘這幾天可好了。黛玉便知他從探春處來。從門前過。順路的人情。忙陪笑讓坐。說難得姨姑娘想著。怪冷的。親自走來。又忙命倒茶。一面又使眼色與寶玉。寶玉會意。

以上從王夫人遣人命寶玉拜壽後接入黛玉說送花寶琴說外國女子能詩兩節瑣事仍歸到晴雯一邊以成章法
以下入拜壽一段正文即從孔雀裘說起
麝月亦能省人事秋紋升堂而未入室
排場

便走了出來。正值吃晚飯時。見了王夫人。又囑付他早去。寶玉回來。看晴雯吃了藥。此夕寶玉便不命晴雯搬出煖閣來。自己便在晴雯外邊。又命將薰籠擡至煖閣前。麝月便在薰籠上睡。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未明。晴雯便叫醒麝月道。你也該醒了。只是睡不夠。你出去叫人給他預備茶水。我叫醒他就是了。關心寶玉出門事。居然又是醒人。麝月忙披衣起來道。啣們叫他起來。穿好衣裳。擡過這火箱去。再叫他們進來。老媽媽們已經說過不叫他在這屋裏。怕過了病氣。如今他們見啣們擠在一處。又該嘮叨了。晴雯道。我也是這麼說。二人纔叫時。寶玉已醒了。忙起身披衣。麝月先叫進小丫頭子來。收拾妥了。纔命秋紋等進來。一同伏侍。寶玉梳洗畢。麝月道。天又陰陰的。只怕有雪。穿一套氈子的罷。徐徐引出寶玉點頭。即時換了衣裳。小丫頭使用小茶盤捧了一盞碗。建蓮紅棗湯來。寶玉喝了兩口。麝月又捧過一小碟法製紫薑來。寶玉噙了一塊。又囑付了晴雯一回。便往賈母處來。賈母猶未起來。知道寶玉出門。便開了房門。命寶玉進去。寶玉見賈母身後。寶琴面向裏睡着。未醒。處處留心。賈母見寶玉身上穿着荔枝色哆囉呢的箭袖。大紅猩猩氈盤金彩繡石青粧緞沿邊的排穗褂。賈母道。下雪了麼。寶玉道。天陰著還沒下呢。賈母便命鴛鴦來把昨兒那一件孔雀毛的氈衣給他罷。鴛鴦答應走去。果取了一件來。寶玉看時。金翠耀煌。碧彩黏灼。又不似寶琴所披之氈。只聽賈母笑道。這叫做雀金泥。好名目。這是俄羅斯國擎孔雀毛拈了線織的前兒那件野鴨子的。給了你小妹妹。這件給你罷。寶玉磕了一

引題
入題
只此八字讀得已
足
觀筆即作照應
又是一篇題目特
為鄭重言之為後
文燒破地步

好形色。較之嗅脖子時竟大不相同。自今以往無望。姐姐之臘脂吃了。只得二字寶二爺沒意思了。著此子細穿一句。更見鄭重。再叮囑一句其爲鄭重何如乎。一出門而從者十人。就在廳上上馬。想見賈府規矩。大家風教如此。謹嚴寶哥卻循蹈者。賴大爺卽賴尙榮之父也。林二爺林之孝也。足見二人是賈府得力老僕。賴大頗體面。早起光景。想見賈府規矩。那裏記得許多自然不知姓名。

個頭便披在身上。賈母笑道：你、先、給、你、娘、瞧、瞧、去。鄭重再去。寶玉答應了，便出來。只見鴛鴦站在地下，揉眼睛。因自那日鴛鴦發誓絕婚之後，也總不合。寶玉說話，寶玉正自日夜不安。此時見他，又迴避。寶玉便上來，笑道：好姐姐，你瞧瞧我穿著這個好不好。鴛鴦一撒手，便進賈母房中來了。寶玉只得到了王夫人房中，與王夫人看了，然後又回至園中，與晴雯麝月看過，來回復賈母。說太太看了，只說可惜了的。叫我子細穿，別遭踢了。賈母道：就剩了這一件，你遭踢了也再沒了。鄭重之至。這會子特給你做這個，也是沒有的事。說著，又囑付不許多吃酒，早些回來。寶玉應了幾個，是老嫗嫗跟至廳上，只見寶玉的乳兄李貴王和榮張若錦趙亦華錢啓周瑞六個人，帶著焙茗伴鶴鋤藥掃紅四個小廝，背著衣包，拏著坐褥籠著一匹雕鞍彩轡的白馬，早已伺候多時了。氣派老嫗嫗又囑付他們些話，六個人忙應了幾個，是忙捧鞍墜鐙。寶玉慢慢的上了馬，李貴王和榮籠著嚼環錢啓周瑞二人在前引導。張若錦趙亦華在兩邊緊貼寶玉身後。寶玉在馬上，笑道：周哥錢哥，咱們打這角門走罷，省了到老爺的書房門口。又下來，周瑞側身，笑道：老爺不在書房裏，天天鎖著爺，可以不用下來罷了。寶玉笑道：雖鎖著也要下來的。錢啓李貴都笑道：爺說的是，便託懶不下來，倘或遇見賴大爺林二爺，雖不好說，爺也要勸兩句。所有的不是都派在我們身上。又說我們不教給爺禮了，原該如此。周瑞錢啓便一直往角門來。正說話時，頂頭見賴大進來，寶玉忙籠住馬，意欲下來。賴大忙上來，抱住腿。寶玉便在鐙上站起來。

李貴等之小廝即今之所謂三小子也。夾入寶玉出門排場色色周到具見賈府局面。仍縮到園中晴雯一。大夫豈給人吃壞藥耶。的是無知。俗語二句。吾雖未聞。卻有道理。○又。不。是。老。君。仙。丹。數。語。凡。勸。人。養。病。者。皆。能。言。之。矣。晴。雯。之。可。以。罵。小。丫。頭。猶。二。爺。之。可。以。罵。三。小。子。也。定。兒。之。名。始。見。所。謂。以。乾。柴。湊。烈。火。墜。兒。真。晦。氣。矣。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此。等。姑。娘。雖。生。標。緻。吾。願。終。身。不。見。雖。然。亦。不。可。無。此。等。姑。娘。以。鎖。壓。墜。兒。一。流。人。也。

笑著攜手說了幾句話接著又見個小廝帶著二三十人擎著掃帚畚箕進來見了寶玉都順牆垂手立住獨為首的小廝打了個千兒說請爺安寶玉不知名姓只微笑點頭兒馬已過去那人方帶人去了於是出了角門外有李貴等六人的小廝並幾個馬夫早預備下十來匹馬專候一出角門李貴等各上馬前引一陣煙去了不在話下這裏晴雯吃了藥仍不見病退急的亂罵大夫說只會騙人的錢一劑好藥也不給人吃麝月笑勸他道你太性急了著俗語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又不是老君仙丹那有這樣靈藥你只靜養幾天自然好了便越急越著手晴雯又罵小丫頭子們那裏攢沙去了又不是蟹何能攢沙瞧我病了都大著膽子走了明兒我好了了一個一個的纔揭了你們的皮呢晴姑孃利害得很嚇的小丫頭子定兒忙進來問姑娘做什麼晴雯道別人都死了就剩了你不成性急氣急宜不永年說著只見墜兒也蹭了進來晴雯道你瞧瞧這小蹄子不問他還不來呢這裏又放月錢了又散菓子了你該跑在頭裏了你往前些我是老虎吃了你墜兒只得往前湊了幾步湊字妙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將他的手抓住向枕邊擎起一丈青向他手上亂戳奇刑口內罵道要這瓜子做什麼拈不得鍼擎不動線只會貪嘴吃眼皮子又淺瓜子又輕打嘴現世的不如戳爛了墜兒疼的亂喊麝月忙拉開按着晴雯踢下道你纔出了汗又作死等你好了要打多少打不得這會子鬧什麼晴雯使命人叫孃孃進來丫頭可以命人叫人極寫晴姐之不比別人說道寶二爺纔告訴了我叫我告訴你們墜兒

心中。有。蝦。鬚。獨。事。在。不。說。出。獨。兒。一。事。者。為。寶。玉。已。分。付。過。也。窮。姑。娘。其。實。不。知。細。底。倘。或。知。之。必。曰。該。戳。該。戳。借。端。而。道。亦。是。晴。姑。娘。機。變。處。庶。幾。不。傷。情。面。也。此。等。處。不。是。擡。高。襲。人。正。所。以。痛。貶。襲。人。作。者。有。微。意。焉。晴。雯。早。已。看。不。上。花。姑。娘。矣。特。勢。限。之。耳。如。不。早。帶。去。墜。兒。住。一。刻。晴。雯。罵。一。刻。那。裏。清。淨。得。來。意。若。有。不。滿。於。晴。雯。者。是。特。未。知。有。偷。竊。之。一。事。耳。可。謂。望。正。言。順。之。卻。是。名。正。言。順。之。論。誰。知。有。不。然。者。招。尤。取。怨。晴。雯。之。禍。不。遠。矣。皆。性。急。二。字。誤。之。也。且。其。氣。質。如。此。宜。日。後。

很。懶。寶。二。爺。當。面。使。他。撥。嘴。兒。不。動。連。襲。人。使。他。也。背。地。罵。他。今。兒。務。必。打。發。他。出。去。明。兒。寶。二。爺。親。自。回。太。太。就。是。了。宋。嬤。嬤。聽。了。心。下。便。知。錫。子。事。發。老。成。人。倒。底。難。瞞。因。笑。道。雖。如。此。說。也。等。花。姑。娘。回。來。知。道。了。再。打。發。他。宋。嬤。嬤。心。中。目。中。亦。只。知。有。花。姑。娘。晴。雯。說。寶。二。爺。今。兒。千。叮。囑。萬。叮。囑。的。什。麼。花。姑。娘。草。姑。娘。的。我。們。自。然。有。道。理。你。只。依。我。的。話。快。叫。他。家。的。人。來。領。他。出。去。麝。月。道。這。也。罷。了。早。也。是。去。晚。也。是。去。早。帶。了。去。早。清。淨。一。日。宋。嬤。嬤。聽。了。只。得。出。去。喚。了。他。母。親。來。打。點。了。他。的。東。西。又。見。了。晴。雯。等。說。道。姑。娘。們。怎麼。了。你。姪。女。兒。不。好。你。們。教。導。他。怎麼。攆。出。去。也。倒。底。給。我。們。留。個。臉。兒。是。亦。必。有。之。語。晴。雯。道。這。話。只。等。寶。玉。來。問。他。與。我。們。無。干。那。媳。婦。冷。笑。道。我。有。膽。子。問。他。去。他。那。件。事。不。是。聽。姑。娘。們。的。調。停。他。總。依。的。姑。娘。們。不。依。也。未。必。中。用。比。如。方。纔。說。話。雖。背。地。裏。姑。娘。就。直。叫。他。的。名。字。在。姑。娘。們。就。使。得。在。我。們。就。成。了。野。人。了。刺。心。語。晴。雯。聽。說。越。發。急。紅。了。臉。說。道。我。叫。了。他。的。名。字。了。你。在。老。太。太。跟。前。告。我。去。說。我。野。也。攆。我。出。去。麝。月。道。嫂。子。你。只。管。帶。了。人。出。去。有。話。再。說。這。個。地。方。豈。有。你。叫。喊。講。禮。的。你。見。誰。和。我。們。講。過。禮。別。說。嫂。子。你。就。是。賴。大。奶。奶。林。大。娘。也。得。擔。待。我。們。三。分。便。是。叫。名。字。從。小。兒。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分。付。過。的。你。們。也。知。道。的。恐。怕。難。養。活。巴。巴。的。寫。了。他。的。小。名。兒。各。處。貼。著。叫。萬。人。叫。去。為。的。是。好。養。活。連。挑。水。挑。糞。化。子。都。叫。得。何。況。我。們。連。昨。兒。林。大。娘。叫。了。一。聲。爺。老。太。太。還。說。呢。此。是。一。件。二。則。我。們。這。些。人。常。回。老。太。太。的。話。去。可。不。

並非激他卻是實言
寫出一種病中光景便畫也畫不出來真真妙手
如此苦心定不負寶玉平日相待深情
說得有分寸真是慣家
頗費工夫文筆亦細膩貼之至
寫寶玉張羅晴雯處亦妙分數層
寫晴雯憐惜寶玉處病中猶如此其平時可知矣
鐘敲四下是五更後了
好容易着言不容易也舍我晴雯又誰能之
以上結補裘正文

工的問了。都不認得這是什麼。都不敢攬。麝月道。這怎麼樣呢。明兒不穿也罷了。寶玉道。明兒是正日子。老太太太說了。還叫穿過這個去呢。一逼逼出來。偏頭一日就燒了。豈不掃興。晴雯聽了。半日忍不住翻身。說道。是性急脾氣。拏來我瞧瞧罷。沒那福氣穿就罷了。說著。麝月便遞與晴雯。移過燈來。細瞧了一瞧。說道。這是孔雀金線的。便識得。如今咱們也拏孔雀金線。就像界線似的。界密了。只怕還可混得過去。麝月笑道。孔雀線現成的。但這裏除你還有誰會界線。晴雯道。說不得。我拚命罷了。好孩子。寶玉忙道。這如何使得。纔好了些。如何做得生活。晴雯道。不用你蠟蠟螫螫的。我自知道。一面說。一面坐起來。挽了一挽頭髮。披了衣裳。只覺頭重身輕。滿眼金星。亂迸。實實掌不住。待不做。又怕寶玉著急。少不得很命咬牙。擰著。便命麝月。只幫著拈線。晴雯先拏了一根。比一比。有講究。笑道。這雖不很像。若補上。也不很顯。寶玉道。這就很好。那裏又找俄羅斯國的裁縫去。晴雯先將裏子拆開。用茶盃口大小一個竹弓釘。綳在背面。再將破口四邊。用金刀刮的散鬆鬆的。然後用鍼縫了兩條。分出經緯。亦如界線之法。先界出地子。來後依本紋回來。織補兩鍼。又看看。織補不上。三五鍼。便伏在枕上歇。一會寶玉在旁。一時又問吃些滾水。不吃。一時又命歇。一歇。一時又拏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一時又拏個枕頭。與他靠著。急的。晴雯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罷。再熬上半夜。明兒眼睛。搵搵了。那可怎麼好。寶玉見他著急。只得胡亂睡下。仍睡不著。那裏便睡得著。一時。只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剛剛補完。又用

小牙刷慢慢的剔出氈毛來。麝月道：這就好了。若不留心，再看不出的。寶玉忙要了瞧瞧，笑說：真真一樣了。晴雯已嗽了幾陣，好不容易補完了，說了一聲：補雖補了，倒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嘎哨了一聲，便身不由主倒下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賈母說鳳姐太伶俐了，不是好事，是正照鳳姐說我活一千歲，是反挑。

平兒遮蓋墜兒偷錫，又私囑麝月等襲人回來，設法遣去，勿告訴晴雯，居心行事明白仁厚，宜其結果勝於衆婢。

鼻煙壺是西洋瑣瑯的，黃髮赤身女子，引起後文西洋詩女，真是一筆不肯鴛突。藥氣花香，黛玉寶玉房中亦復相同，真是兩人同志，映襯有意，不是閒筆。

外國女兒詩，隱隱是一部紅樓夢。

寶黛兩人各有說不出話，含蓄有味。寶玉纔說寶姐姐送燕窩一句，便被趙姨娘來打斷，更妙。

鴛鴦發誓絕婚後，即不合寶玉說話，貞烈之性實不可及。

寫寶玉出門，僕從簇擁，衆人請安，反襯後來衰敗出家光景。

墜兒被攆引出，後來晴雯司棋等被攆等事。

偷錫激晴雯之氣，補裘增晴雯之病，其死已定，即不被逐，恐亦難活。

寫晴雯攢墜兒說話。氣驕志滿。是反挑後來。自己亦被逐出。描寫寶玉疼愛晴雯。反照後來不能照看。

寶玉若不告訴墜兒偷錫。何至晴雯病中生氣。寶玉若不燒破雀毛裘。何至晴雯病上加病。晴雯之死。實由寶玉所謂愛之適所以害之也。

第四十五回至五十二回一大段。應分五小段。四十五回爲一段。寫黛玉之多病。寶釵之多情。四十六回爲一段。寫賈赦之漁色。鴛鴦之烈性。四十七八回爲一段。敘薛蟠之出門。香菱之進園。四十九回至五十一回上半回爲一段。寫園中閨秀之多。詩社之盛。五十一回下半回至五十二回爲一段。寫晴雯之氣病重。

大某山民評曰

寶玉見了黛玉。不知要說什麼。大家多散。二人心緒如麻。各格格不能吐。蓋凡能吐者。俱非情之至也。

晴雯說墜兒。連襲人都使他不動。可知襲人之在怡紅院。迥然特出於諸人之上矣。晴雯於宋媽前出此言者。其亦自知在襲人下耳。襲人去而晴雯無與並矣。晴雯決計攢墜兒。而宋媽云等花姑娘回來。則逢彼之怒。愈緩愈緊。是以墜兒必不能少留矣。

描寫晴麝二人。錚錚辨論。不但不聽見者想所不到。卽聽見者亦筆所難達。何物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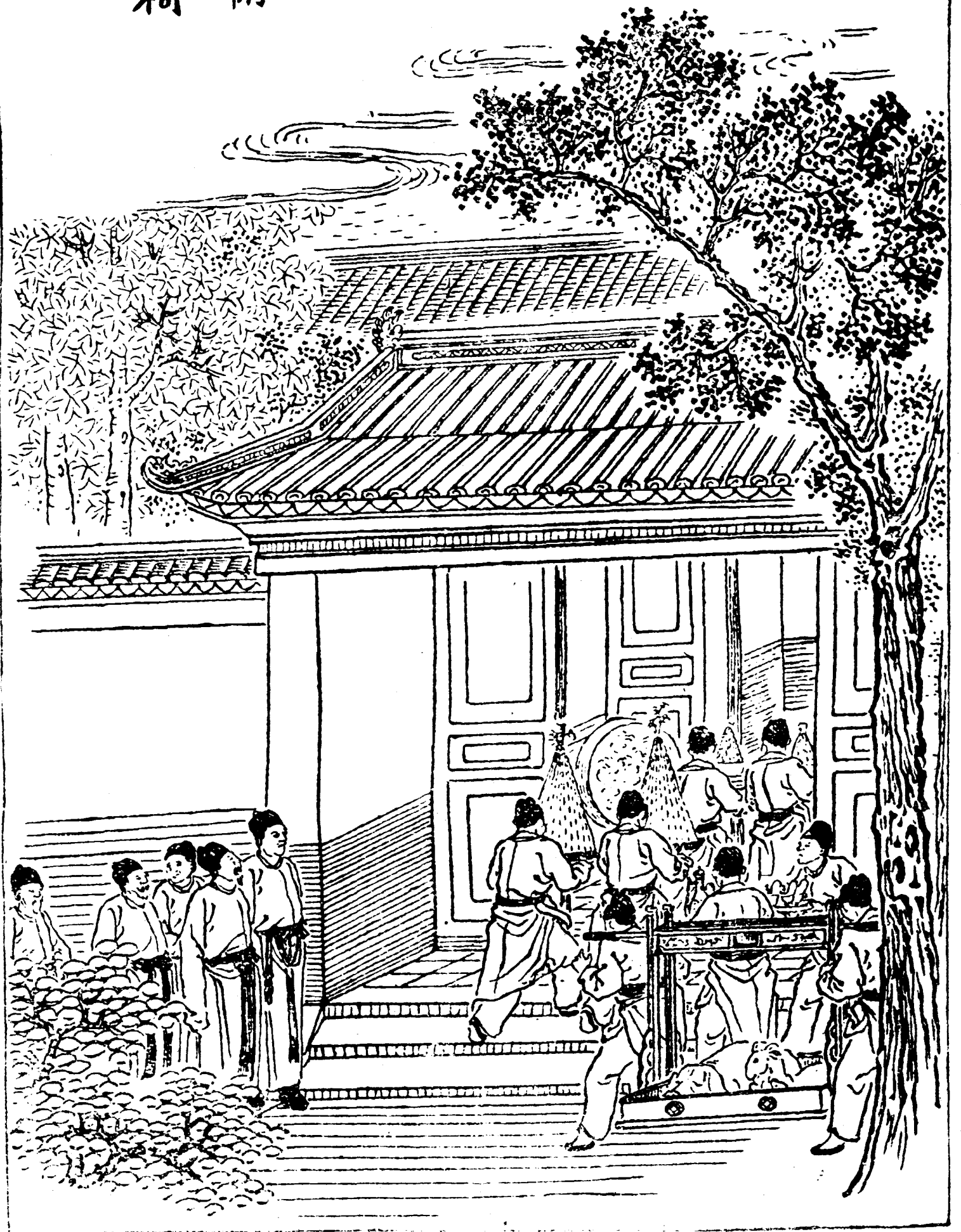
芹具此狡獪。

燒破雀毛裘。晴雯說寶玉沒福氣穿。此豈婢女對主人之言乎。可知其平日縱容嬌養者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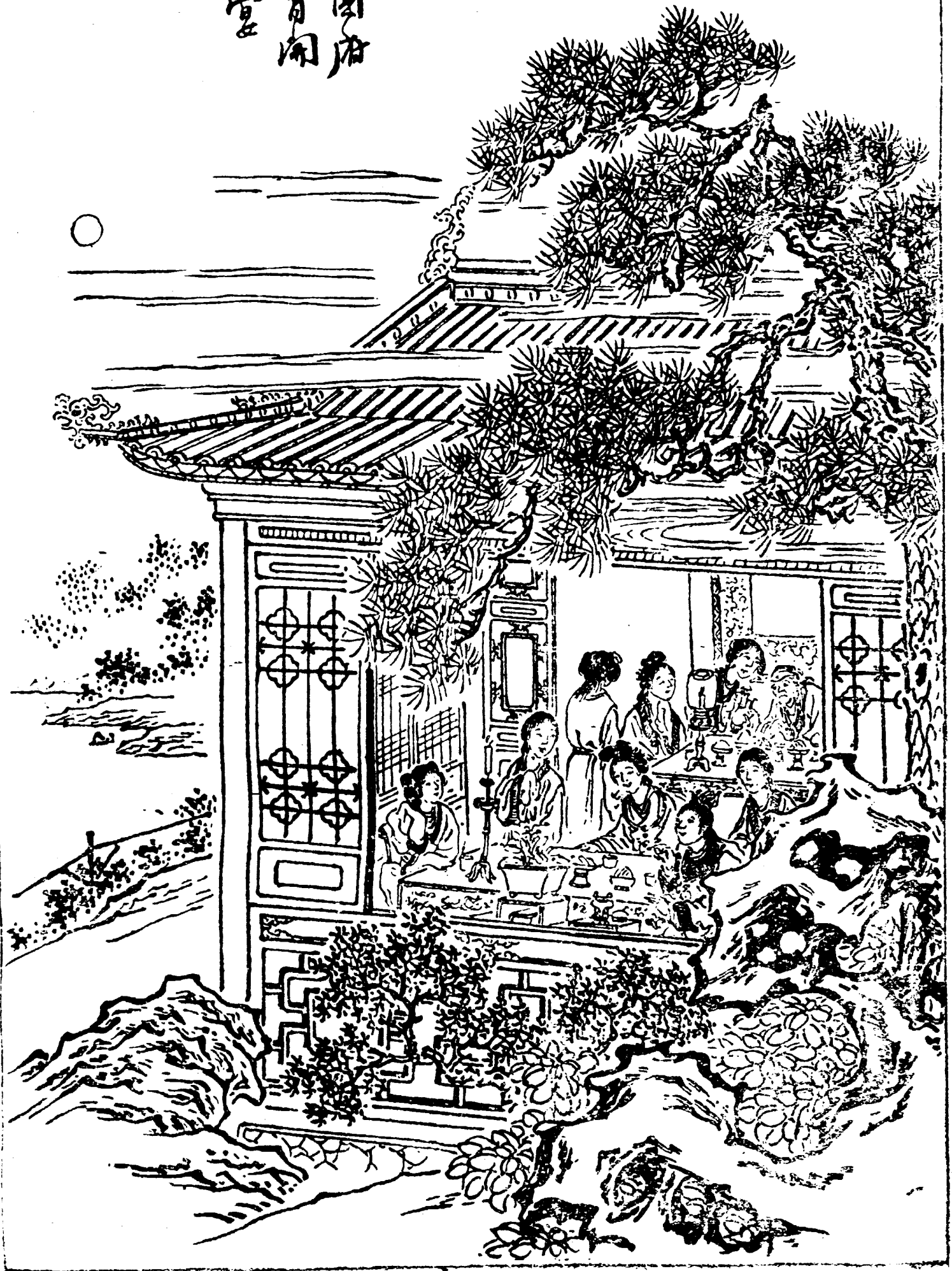
寫晴雯織補雀毛裘。細微周到。淋漓盡致。直是形容得無以復加。想譙周裔。諒亦工於織補焉。

此回仍是壬子年冬時事。

宵國術
除夕
祭宗祠



榮園府
元宵開
光宴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五十三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病到這樣地步還
是那性急
是死先云那
勞就死有匣劍帷燈
裏妙有匣劍帷燈
之病以淨餓為主
有以好方法余以
固一學其有病亦
無善學矣
不學矣
即因園中之另設
厨房也
許多事已了
許亦宜回來矣
娘亦宜回來矣
以上自製人歸家
後至此為一大段

話說寶玉見晴雯將雀毛裘補完已使得力盡神危忙命小丫頭來替他搥著彼此搥打了一會歇下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已大亮且不出門只叫快請大夫一時王太醫來了診了脈疑惑說道昨日已好了些今日如何反虛浮微縮起來敢是喫多了飯食不然就是勞了神思著外感卻倒輕了這汗後失了調養非同小可一面說一面出去開了藥方進來寶玉看時已將疏散驅邪諸藥減去倒添了茯苓地黃當歸等益神養血之劑寶玉一面忙命人煎去一面嘆說這怎麼處倘或有個好歹都是我的罪孽著晴雯睡在枕上唉道好二爺你幹你的去罷那裏就得了癆病兒呢著寶玉無奈只得去了至下半年說身上不好就回來了晴雯此證雖重幸虧他素昔是個使力不使心的再者素昔飲食清淡飢飽無傷這賈宅中的祕法無論上下只一略有些傷風咳嗽總以淨餓為主次則服藥調養良方可取以為法故於前一日病時就餓了兩三日又謹慎服藥調養如今雖勞碌了些又加倍培養了幾日使漸漸的好了近日園中姐妹皆各在房中喫飯炊爨飲食甚便寶玉自能要湯要羹調停不必細說襲人送母殯後業已回來麝月便將墜兒一事並晴雯攆逐出去也曾回過寶玉等語一一的告訴襲人襲人也沒說別的只說太性急了只

而以錢人之還賈
 圖明不作詩社以
 為餘波
 百忙中記王賈二
 人際官事以作過
 脈中帶敘總見氣
 韻尚旺
 開中帶敘總見氣
 韻尚旺
 事一段
 總寫二句包括一
 切事非周到
 此等大禮節自應
 大府辦理故從寧
 府說
 即此一包碎金子
 就今之銀色換之
 約計值足紋四干
 六七百兩
 備押錢銀鍊第一
 項事
 關春祭恩賞銀第
 二項事
 是世家子弟一番
 得意闊語
 用黃布口袋的是
 皇賞
 此等報談公子派
 之官場派亦有
 有之
 之珍哥兒固是兼

因李執亦因時氣感冒邢夫人正害火眼迎春岫烟皆過去朝夕待藥李執之兄又接了李嬌娘李紋李綺家去住幾日寶玉又見襲人常常思母含悲晴雯又未大愈因此詩社一事皆未有人作與便空了幾社當下已是臘月點明時令離年日近王夫人與鳳姐兒治辦年事王子騰陞了九省都檢點買雨村補受了大司馬協理軍機贊朝政不題且說賈珍那邊開了宗祠著人打掃收拾供器請神主又打掃上房以備懸供遺真影像此時榮寧二府內外上下皆是忙忙碌碌這日寧府中尤氏正起來同賈蓉之妻是續配打點送賈母這邊的鍼綫禮物正值丫頭捧了一茶盤押歲銀子進來回說與兒回奶奶前兒那一包碎金子共是一百五十三兩六錢七分裏頭成色不等總傾了二百二十個銀子說著遞上去尤氏看了一看只見也有梅花式的也有海棠式的也有筆錠如意的也有八寶聯春的尤氏命收拾起來就叫與兒將銀鏤子快快交了進來了鬻答應去了一時賈珍進來喫飯賈蓉之妻迴避了何以迴避賈珍因問尤氏嗜們春祭的恩賞可領了不曾尤氏道今兒我打發蓉兒關去了賈珍道嗜們家雖不等這幾兩銀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早關了來可以給那邊老太太送過去置辦祖宗的供上領皇上的恩下託祖宗的福嗜們那怕用一萬銀子供祖宗到底不如這個有體面又是沾恩錫福除嗜們這樣一二家之外那些世襲窮官兒家若不仗著這銀子拏什麼上供過年真正皇恩浩蕩想得周到得意語尤氏道正是這話二人正說著只見人回哥兒來了賈珍便命叫他進來只見

執袴與冠帶氣而並有之者

只一恩賜祭銀寫得如許堂皇魁偉

預定請年酒日期第三項事

重誇富貴心滿意足故作闊談

監督收拾器用第四項事

烏莊頭進孝初見檢收莊頭歲例銀是第五項事

賈蓉捧了一個小黃布口袋進來。賈珍道：「怎麼去了這一日？」賈蓉陪笑回說：「今兒不在禮部關領了。又在光祿寺庫上，因又到了光祿寺，纔領下來了。光祿寺官兒們都說：『問父親好多日不見，都著實想念。』」賈珍笑道：「他們那裏是想我這？」又到了年下，了不是想我的東西。就是想我的戲酒了。得意語一面說，一面瞧那黃布口袋，上有封條，就是皇恩永遠四個大字。那一邊又有禮部祠祭司的印記，一行小字道：「是寧國公賈演、榮國公賈源、恩賜永遠春祭賞，共二分淨折銀若干兩某年月日襲禁尉候補侍衛賈蓉當堂領訖。值年寺丞某人下面一個硃筆花押，賈珍看了，喫過飯，盥漱畢，換了靴帽，命賈蓉捧著銀子，跟了來回過賈母、王夫人，又至這邊，回過賈赦、邢夫人，方回家去，取出銀子，命將口袋向宗祠大爐內焚了。得禮，又命賈蓉道：『你去問問你那邊二孀娘，正月裏請喫年酒的日子，擬了沒有？若擬定了，叫書房裏明白開了單子來。』」

「噲們再請時，就不能重複了。舊年不留神，重了幾家人家，不說噲們不留心，倒像兩宅商議定了送虛情怕費事的一樣。」賈蓉忙答應去了一時，擊了請人喫年酒的日期單子來。賈珍看了，命交與賴昇去看了，請人別重了這單上的日子。因在廳上看著小廝們擡圍屏，擦抹几案，金銀供器，只見小廝手裏擎著一個稟帖，並一篇帳目，回說：「黑山村烏莊頭來了。」賈珍道：「這個老砍頭的，今兒纔來。」賈蓉接過稟帖和帳目，忙展開，捧著賈珍，倒背著兩手，向賈蓉手內看去。那紅稟上寫著：「門下莊頭烏進孝叩請爺奶奶萬福。金安。並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榮貴平安。加官。」

活畫出執袴習氣
原來珍哥兒也喜
歡戴高帽子的
極力鋪張隆富祇
烏莊頭一處以概
其餘下一烏字意
義無窮亦微文刺
譏貶損當世且以
見極盛之必衰也

著一外字言不在
其內也

天子脚下世面六
字奇而確卻與第
六回劉老老口氣
同可知冬烘輩往
往有此等話頭才
烏莊頭亦好口才
垂幕圍爐不知行
路之辛苦人者試
念之

進。祿。萬。事。如。意。賈。珍。笑。道。莊。家。人。有。些。意。思。賈。蓉。也。忙。笑。道。別。看。文。法。只。取。個。吉。利。兒。罷。
一。面。忙。展。開。單。子。看。時。只。見。上。面。寫。著。大。鹿。三。十。隻。獐。子。五。十。隻。麇。子。五。十。隻。暹。猪。二。十。
個。湯。猪。二。十。個。龍。猪。二。十。個。野。猪。二。十。個。家。臘。猪。二。十。個。野。羊。二。十。個。青。羊。二。十。個。家。湯。
羊。二。十。個。家。風。羊。二。十。個。鱒。魚。二。百。個。各。色。雜。魚。二。百。斤。活。雞。鴨。鵝。各。二。百。隻。風。雞。鴨。
鵝。二。百。隻。野。雞。野。貓。各。二。百。對。熊。掌。二。十。對。鹿。筋。二。十。斤。海。參。五。十。斤。鹿。舌。五。十。條。牛。舌。
五。十。條。鯉。乾。二。十。斤。榛。松。桃。杏。瓢。各。二。口。袋。大。對。蝦。五。十。對。乾。蝦。二。百。斤。銀。霜。炭。上。等。選。
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萬。斤。御。田。膳。脂。米。二。擔。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杭。五。
十。斛。雜。色。梁。穀。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擔。各。色。乾。菜。一。車。外。賣。梁。穀。牲。口。各。項。折。銀。二。
千。五。百。兩。外。門。下。孝。敬。哥。兒。頑。意。兒。活。鹿。兩。對。白。兔。四。對。黑。兔。四。對。活。錦。雞。兩。對。西。洋。鴨。
兩。對。賈。珍。看。完。說。帶。進。他。來。一。時。只。見。烏。進。孝。進。來。只。在。院。內。擡。頭。請。安。賈。珍。命。人。拉。起。
他。來。笑。說。你。還。硬。朗。烏。進。孝。笑。道。不。瞞。爺。說。小。的。們。走。慣。了。不。來。也。悶。的。慌。他。們。可。不。是。
都。願。意。來。見。見。天。子。脚。下。世。面。他。們。倒。底。年。輕。怕。路。上。有。閃。失。再。過。幾。年。就。可。以。放。心。了。
賈。珍。道。你。走。了。幾。日。烏。進。孝。道。回。爺。的。話。今。年。雪。大。外。頭。都。是。四。五。尺。深。的。雪。前。日。忽。然。
一。暖。一。化。路。上。竟。難。走。得。很。耽。擱。了。幾。日。雖。走。了。一。個。月。零。兩。日。日。子。有。限。怕。爺。心。焦。可。
不。趕。著。來。了。賈。珍。道。我。說。呢。怎。麼。今。兒。纔。來。我。纔。看。那。單。子。上。今。年。你。這。老。貨。又。來。打。搗。
臺。來。了。烏。進。孝。忙。進。前。兩。步。回。道。回。爺。說。今。年。年。成。實。在。不。好。從。三。月。下。雨。接。連。著。直。到。

彼住高堂大屋喫飽飯著鮮衣擁嬌妻美妾困覺者烏能知此等境界

是不知艱難辛苦一味苛刻人的口氣

然則窶無宿米索債滿門又將如何過去人心安有足處自當低一層看之

都是得意語

亦要問及此層想亦奔之勢烏莊頭亦耳之久也

忽抑忽揚忽高忽下真所謂大老官嚇鄉下人話頭

八月竟沒有一連晴過五六日九月一場碗來大的雹子方近二三百里地方連人帶房並牲口糧食打傷了上千上萬的所以纔這樣小的並不敢撒謊賈珍皺眉道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銀子來這穀做什麼的如今你們一共只剩了八九個莊子今來倒有兩處報了早潦你們又打播臺真真是叫別過年了烏進孝道爺的這地方還算好呢我兄弟離我那裏只有一百多里竟又大差了他現管著那府八處莊地比爺這邊多著幾倍今年也是這些東西不過二三千兩銀子也是有饑荒打呢賈珍道如何呢我這邊倒可已沒什麼外項大事不過是一年的費用我若受用些就費些我受些委曲就省些再者年例送人請人我把臉皮厚些也就完了比不得那府裏指榮府也這幾年添了許多化錢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化的卻又不添銀子產業這一二年裏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烏進孝笑道那府裏如今雖添了事有去有來娘娘和萬歲爺豈不賞麼賈珍聽了笑向賈蓉等道你們聽聽他說的可笑不可笑賈蓉等忙笑道你們山拗海沿子上的人那裏知道這道理娘娘難道把皇上的庫給我們不成他心裏總有這心他不能作主豈有不賞之禮按時按節不過是些彩段古董頑意兒就是賞也不過一百兩金子纔值一千多兩銀子穀什麼這二年那一年不賠出幾千銀子來頭一年省親連蓋花園子你算算那一注化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親只怕就精窮了賈珍笑道所以他們莊客老實人外明不知裏暗的事黃柏木作了磬槌子外頭體面裏頭苦賈蓉又說又笑

無論事之有無
此等言語是便漸
衰之兆
此層容或有之究
竟非充足之徵
俵散族中年例物
第六項事

是大家公子排場
活畫得意光景
以下一節可作買
芹正傳都從珍哥
目中描寫出來

為後文九十三回
西貝草斤之揭帖
埋根
如珍哥所言彼芹
兒者真是一個不
中擡舉下流不堪
的東西

向賈珍道。果真那府裏窮了。前兒我聽見二孀娘和鴛鴦悄悄商議。要偷老太太的東西。去當銀子呢。賈珍笑道。那又是鳳姑娘的鬼。那裏就窮到如此。他必定是見去路大了。實在賠得很了。不知又要省那一項的錢。先設出這法子來。使人知道說窮到如此了。我心裏卻有個算盤。還不至此。田地說著。便命人帶了烏進孝出去。好生待他。不在話下。這裏賈珍分付。將方纔各物。留出供祖宗的。來將各樣取了些。命賈蓉送過榮府裏去。然後自己留了家中所用的。餘者。派出等第一分一分的。堆在月臺底下。命人將族中子姪喚來。分與他們。接著榮國府也送了許多供祖之物。及與賈珍之物。賈珍看著收拾完備。供器。靴著鞋。披著一件猢猻大皮襖。命人在廳柱下石階上。太陽中鋪了一個大狼皮褥子。負暄閒看。各子弟們來領取年物。因見賈芹亦來領物。賈珍叫他過來。說道。你做什麼也來了。誰叫你來的。賈芹垂手回說。聽見大爺這裏叫我們領東西。我沒等人去。就來了。賈珍道。我這東西。原是給你那些閒著無事沒進益的叔叔兄弟們。的那二年。你閒著我也給過你的。你如今在那府裏管事。家廟裏管和尙道士們。一月又有你的分例。外有和尙等的分例。銀錢都從你手裏過。你還來取這個。來太也貪了。你自己瞧瞧。你穿的可像個手裏使錢辦事的。先前你說沒進益。如今又怎麼了。比先倒不像了。賈芹道。我家裏原人口多。費用大。賈珍冷笑道。你又支吾。我在家廟裏幹的事。打諒我不知麼。你到了那裏。自然是爺了。沒人敢抗違你。你手裏又有了錢。離著我們又遠。你就為王稱霸起來。夜夜

賈芹行事貴備素
殿曷以沈溺不返
致生後患
總結一句有筆力
急急忙忙又是一
年夢過了
以下寫祭宗祠一
段即連寫行家禮
雄壯偉麗寫出烜
赫氣燄
只就門戶計之已
有八九進屋矣
又行一項大禮
朝禮既行然後行
廟禮
祭宗祠一番儀注
從寶琴眼中看出
是文章借徑法
廟貌規模宏遠於
旁觀者冷眼看
出
大門聯語
已從大門進院到
抱廈前矣
抱廈聯語

招聚匪類賭錢養老婆小子這會子化得這個形像你還敢領東西來領不成東西領一頓馱水棍去纔罷等過了年我和你二叔說叫你回來賈芹紅了臉不敢答言人回北府王爺送了對聯荷包來賈珍聽說忙命賈蓉出去款待只說我不在家賈蓉去了這裏賈珍攆走賈芹看著領完東西回房與尤氏喫畢晚飯一宿無話至次日更忙不必細說籌辦年事此處結住已到了臘月二十九日了大書特書各色齊備兩府中都換了門神對聯掛牌新油了桃符煥然一新寧國府從大門儀門大廳煖閣內廳內三門內儀門並內塞門直到正堂一路正門大開兩邊階下一色硃紅大高燭點的兩條金龍一般次日三十日矣由賈母有封誥者皆按品級著朝服先坐八人大轎帶領眾人進宮朝賀行禮領宴畢回來便到寧府煖閣下轎諸子弟有未隨入朝者皆在寧府門前排班伺候然後引入宗祠且說寶琴是初次進賈祠觀看一面細細留神打諒這宗祠原來寧府西邊另一個院子黑油柵闌內五間大門上面懸一扁寫著是賈氏宗祠四個字旁書特晉爵太傅前翰林掌院事王希獻書兩邊有一副長聯寫道

功名貫天百代仰蒸嘗之盛
肝腦塗地兆姓賴保育之恩

也是王太傅所書進入院中白石甬路兩邊皆是蒼松翠柏甬路邊樹木月臺上設著古銅鼎彝等器月臺上器物抱廈前面懸一塊九龍金扁寫著是星輝輔弼四個字抱廈前扁聯乃先皇御筆兩邊一副對聯寫道是

大門五間自然正殿亦五間已從抱廈到正殿

正殿聯語

自大門至正殿層層軒豁筆筆分明俱從琴姑娘眼中看出而讀者之眼光亦隨之入正殿矣

由是看祭禮

政老在任當遙遙念及此時矣

影者影像也

敘次井井

敘事簡質古節古音其筆法從儀禮得來不得以小說讀之

主男獻爵主婦進饌

井然秩然

有繪影繪聲手段

微妙難言

勳業有光昭日月。功名無閒及兒孫。也是御筆五間正殿前懸一塊開龍填青扁寫著是慎終追遠四個字正殿前扁聯旁邊一副對聯寫道是

已後兒孫承福德。至今黎庶念榮寧。

俱是御筆裏邊燈燭輝煌錦帳繡幙雖列著些神主卻看不真正殿裏神主只見賈府人分了昭穆排班立定賈敬主祭主男賈赦陪祭賈珍獻爵賈璉賈琮獻帛寶玉捧香賈菖賈菱展拜墊守焚池青衣樂奏三獻爵興拜畢焚帛奠酒禮畢樂止退出眾人圍隨賈母主婦至正堂上影前錦帳高掛彩屏張護香燭輝煌上面正房中懸著寧榮二祖遺像皆是披蟒腰玉兩邊還有幾軸列祖遺像賈苻賈芷等從內儀門挨次列站直到正堂廊下檻外方是賈敬賈赦檻內是各女眷衆家人小廝皆在儀門之外每一道菜至傳至儀門賈苻賈芷等便接了按次傳至階下賈敬手中賈蓉係長房長孫家孫獨他隨女眷在檻裏每賈敬捧菜至傳於賈蓉賈蓉便傳於他媳婦又傳於鳳姐尤氏諸人直傳供桌前方傳於王夫人王夫人傳與賈母賈母方捧放在桌上邢夫人在供桌之西東向立同賈母供放直至將菜飯湯點酒茶傳完簡筆賈蓉方退出去歸入賈芹階位之首當時凡從文旁之名者賈敬為首下則從玉者賈珍為首再下從草頭者賈蓉為首左昭右穆男東女西俟賈母拈香下拜衆人方一齊跪下將五間大廳三間抱廈內外廊簷階上階下兩丹墀

此時琴姑娘不知
立。在。何。處。看。者。抑
外。親。可。與。禮。耶
廟。禮。既。行。然。後。行
家。禮。
將。寧。府。中。鋪。設。局
面。亦。暢。寫。一。番
分。坐。

獻茶

留飯

尤氏亦善於措詞

賈母亦善於措詞

老成人見識

請轎

寫得十分熱鬧十
分森整

內。花。團。錦。簇。塞。的。無。一。些。空。地。鴉。雀。無。聞。只。聽。鏗。鏘。叮。噹。金。鈴。玉。珮。微。微。搖。曳。之。聲。並。起。
跪。靴。履。颯。沓。之。響。一。時。禮。畢。縱。一。筆。賈。敬。賈。赦。等。便。忙。退。出。至。榮。府。專。候。與。賈。母。行。禮。尤。
氏。上。房。地。下。鋪。滿。紅。氈。當。地。放。著。象。鼻。三。足。泥。銹。流。金。玳。瑯。大。火。盆。正。面。炕。上。鋪。著。新。
猩。紅。氈。設。著。大。紅。彩。繡。雲。龍。捧。壽。的。靠。背。引。枕。坐。褥。另。外。有。黑。狐。皮。的。袱。子。搭。在。上。面。大。
白。狐。皮。坐。褥。請。賈。母。上。去。坐。了。兩。邊。又。鋪。皮。褥。讓。賈。母。一。輩。的。兩。三。個。妯。娣。坐。了。這。邊。橫。
頭。排。插。之。後。小。炕。上。也。鋪。了。皮。褥。讓。邢。夫。人。等。坐。了。地。下。兩。面。相。對。十。二。張。雕。漆。椅。上。都。
是。一。色。灰。鼠。椅。搭。小。褥。每。一。張。椅。下。一。個。大。銅。脚。爐。讓。寶。琴。等。姐。妹。坐。尤。氏。用。茶。盤。親。捧。
茶。與。賈。母。賈。蓉。媳。婦。捧。與。衆。老。祖。母。然。後。尤。氏。又。捧。與。邢。夫。人。等。賈。蓉。媳。婦。又。捧。與。衆。姊。
妹。鳳。姐。李。紈。等。只。在。地。下。伺。候。茶。畢。邢。夫。人。等。便。先。起。身。來。侍。賈。母。喫。茶。賈。母。與。年。老。妯。
娣。們。閒。話。了。兩。三。句。便。命。看。轎。鳳。姐。兒。忙。上。去。攙。起。來。尤。氏。笑。回。說。已。經。預。備。下。老。太。
的。晚。飯。每。年。都。不。肯。賞。些。體。面。用。過。晚。飯。再。過。去。果。然。我。們。就。不。濟。鳳。丫。頭。不。成。鳳。姐。兒。
攙。著。賈。母。笑。道。老。祖。宗。走。罷。咱。們。家。去。喫。罷。別。理。他。賈。母。笑。道。你。這。邊。供。著。祖。宗。忙。得。什。
麼。似。的。那。裏。還。攔。得。住。我。鬧。況。且。我。每。年。不。喫。你。們。也。要。送。去。的。不。如。還。送。了。來。我。喫。不。
了。留。著。明。兒。再。喫。豈。不。多。喫。些。說。得。衆。人。都。笑。了。又。分。付。他。好。生。派。妥。當。人。夜。裏。坐。著。看。
香。火。不。是。大。意。得。的。尤。氏。答。應。了。一。面。走。出。來。至。煖。閣。前。尤。氏。等。閃。過。屏。風。小。廝。們。纔。領。
轎。夫。請。了。轎。出。大。門。尤。氏。亦。隨。邢。夫。人。等。同。至。榮。府。這。裏。轎。出。大。門。這。一。條。街。上。東。一。邊。

正廳下轎

應前與祭同在尤
 氏處喫茶者一筆
 不漏○此云歸了
 坐是賈母常坐處
 也後云歸了正坐
 是坐而受禮處也
 真無一筆苟且處
 辭禮語極有分寸
 不知作者如何體
 會出來設要換一
 句竟換不來
 行辭歲禮
 畢字作一句讀
 儂散押歲錢
 喫分歲酒
 畢字仍作一句讀
 那晚二字一句讀
 寫除夕事數句簡
 而能括
 一夜十八字可抵
 一篇除夕賦
 以上結祭祠行家
 禮一段文字

設立著寧國公的儀仗執事樂器把一條街都塞滿了來往行人皆屏退不從此過一時
 來至榮府也是大門正門一直開到裏頭承上文來如今便不在煖閣下轎了過了大廳轉
 灣向西至賈母這邊正廳上下轎衆人圍隨同至賈母正室之中亦是錦裯繡屏煥然一
 新四字已足當地火盆內焚著松柏香百合草俱取吉祥之意賈母歸了坐老嫫嫫來回老太
 太們來行禮賈母忙起身要迎只見兩三個老妯娌已進來了大家挽手笑了一回讓了
 一回茶罷回去賈母只送至內儀門便回來歸了正坐賈敬赦等領了諸子弟進來賈
 母笑道一年家難爲你們不行禮罷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一起俱行過了禮簡括左
 右設下交椅然後又按長幼挨次歸坐受禮省卻許多冗語兩府男女小廝丫鬚亦按差役
 上中下行禮畢然後散了押歲錢並荷包金銀鏤等物擺上合歡宴來男東女西歸坐獻
 屠蘇酒合歡湯吉祥菓如意糕畢賈母起身進內間更衣衆人方各散出那晚各處佛堂
 竈王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內設著天地紙馬香供大觀園正門上挑著角燈兩旁
 高照各處皆有路燈上下人等打扮的花團錦簇一夜人聲雜沓語笑喧填爆竹起火絡
 繹不絕至次日五鼓又入一年夢境了是年爲癸丑賈母等人按品大粧擺全副執事進宮朝
 賀兼祝元春千秋第一項事領宴回來又至寧府祭過列祖第二項事方回來受禮畢第三項
 事便換衣歇息所有賀節來的親友一概不會只和薛姨媽李嬌娘二人說話取便或同
 寶玉寶釵等姊妹趕圍棋抹牌作戲王夫人與鳳姐天天忙著請人喫年酒那邊廳上與

以下接寫元旦禮節及新正諸事。三項事與除夕同。上已詳寫此只總括可也。總束一筆緊接元宵寫得如茶如火不能勝記四字又括一句。即將賈敬帶敘數句又將賈敬帶敘數句又將賈敬帶敘數句又將賈敬帶敘數句。冰炭不相入也。自至次日句以下至此俱總寫○自這裏買母句起詳寫元宵飲酒之熱鬧。只是瑣細物件滿花廳已絢爛之極。李嬌娘一席薛姨媽一席賈母一席琴湘寶玉一席下兩玉邢二夫人坐席下邊尤氏李紈鳳姐買蓉之妻坐席西邊敘紋綺。

院內皆是戲酒親友絡繹不絕。一連忙了七八日纔完了。早又元宵將近。寧榮二府皆張燈結彩。五字已括。十一日是賈赦請賈母宴。次日十二日賈珍又請賈母王夫人和鳳姐兒也。連日被入請去喫年酒不能勝記。至十五這一晚上賈母便在大花廳上命擺幾席酒。定一班小戲滿挂各色花燈。帶領榮寧二府各子姪孫男孫媳等家宴。賈敬素不飲酒。茹葷因此不去請他。十七日祀祖已完。他便出城修養。就是這幾日在家也只靜室默處。一概無聞不在話下。賈赦領了賈母之賞告辭而去。賈母知他在此不便也。隨他去了。賈赦到家中與衆門客賞燈喫酒。笙歌聒耳錦繡盈眸。其取樂與這裏不同。微詞這裏賈母花廳之上擺了十來席。每席旁邊設一几几上設爐瓶三事。焚著御賜百合宮香。極寫盛時富貴。又有八寸來長四五寸寬二三寸高。琢句亦佳。點綴著山石的小盆景。俱是新鮮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盤。放著舊窰十錦小茶盃。又有紫檀雕嵌的大紗透繡花草詩字的纓絡。各色舊窰小瓶中都點綴著歲寒三友玉堂富貴等鮮花。上面兩席是李嬌娘薛姨媽坐東邊單設一席。乃是雕夔龍護屏矮足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全。榻上設一個輕巧洋漆描金小几几上放著茶碗漱盂洋巾之類。又有一個眼鏡匣子。賈母歪在榻上與衆人說笑。一回又取眼鏡向戲臺上照一回。又說恕我老了骨頭疼容我放肆些著歪相陪罷。又命琥珀坐在榻上擎著美人拳捶腿。榻下並不擺席面。只一張高几設著高架纓絡花瓶香爐等物。外另設一小高桌擺著盃箸。旁邊一席命寶琴湘雲黛玉寶玉四人坐著。每饌菓

袖迎攆惜坐席共
二十人坐七席

只一燈字寫得十
分絢爛

賞燈宴飲又換一
種榮華靡麗俾觀
者拭目聽者竦耳
尤推記敘聖手

賈賤人於富貴家
赴席隱情委曲為
之一道出

只一賞錢亦必細
細描寫使讀者如
親見之

因賈母榻前並不
擺席面也

榮來先捧與賈母看喜則留在小桌上嘗一嘗仍撤了放在席上只算他四人跟著賈母
 坐下面方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位下邊便是尤氏李紈鳳姐賈蓉之妻西邊便是寶釵李
 紋李綺岫烟迎春姊妹等兩邊大梁上挂著聯三聚五玻璃彩穗燈每席前豎著倒垂荷
 葉一柄柄上有彩燭插著這荷葉乃是洋鑿瑤瑤活信可以扭轉向外將燈彩逼住照著
 看戲分外真切窗格門戶一齊摘下全挂彩穗各種宮燈廊簷內外及兩邊遊廊罩棚將
 羊角玻璃戳紗料絲或繡或畫或絹或紙諸燈挂滿廊上幾席便是賈珍賈璉賈環賈琮
 賈蓉賈芹賈芸賈蕙賈菱等賈母也會差人去請眾族中男女奈他們有年老的懶於熱
 鬧一種人不來有家人沒有人又一種人不來又有疾病淹留欲來竟不能來又是一種人不來
 有一等妬富愧貧不肯來的又是一種人不來更有憎畏鳳姐之為人賭氣不來的又是一種
 人不來更有羞手羞脚不慣見人不敢來的又是一種人不來因此族中雖多女眷來者不
 過賈藍之母婁氏帶了賈藍來男人只有賈芹賈芸賈蕙賈菱四個現在鳳姐麾下辦事
 的來了當下人雖不全在家庭小宴也算熱鬧的了當下又有林之孝之妻帶了六個媳
 婦擡了三張炕桌每一張上搭著一條紅氈放著選淨一般大新出局的銅錢用大紅繩
 串穿著每二人搭一張共三張林之孝家的叫將那兩張擺至薛姨媽李嬌娘席下將一
 張送至賈母榻下賈母便說放在當地罷這媳婦素知規矩放下桌子一並將錢都打開
 將紅繩抽去堆在桌上此時正唱西樓樓會這齣將終于叔夜賭氣去了那文豹便發科

科譚卻佳那不使
鬪堂大笑
即以其人之道還
治其人之身這媳
婦亦聰明得緊

譚道。你賭氣去了。恰好今日正月十五。榮國府中老祖宗家宴。待我騎了這馬趕進去。討些菓子喫。是要緊的。絕妙口氣說畢。引得賈母等都笑了。薛姨媽等都說好個鬼頭孩子。可憐見的。鳳姐便說這孩子纔九歲了。賈母笑說。難爲他說得巧。說了一個賞字。早有三個媳婦已經手下預備下小筐籬。聽見一個賞字。走上去將桌上散堆錢。每人撮了一筐籬。走出來向戲臺說。老祖宗姨太太親家太太賞文豹買菓子喫的說畢。向臺一撒。只聽豁琅琅滿臺的錢響。賈珍賈璉已命小廝們擡大筐籬的錢預備。未知怎生賞去。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晴雯力疾補裘爲鍾情寶玉之第一事。此異日芙蓉誅之所以作。及不忍再披此衣也。

寶玉說倘有好友。是正照其將來之死。晴雯說那裏就得癆病。是反襯其將來之死。寧榮二國公名諱。借恩賞祭祀銀補出恰好。

莊頭送年物銀兩。是反照將來之查抄。

借莊頭問答。寫出榮府費用浩繁。入不敷出。伏起後來虧乏。

賈珍噴說賈芹。伏九十三回事。

宗祠聯扁殿宇。及行禮等事。若竟直敘。則作書者並非賈氏宗支。不在與祭之列。何

由得知其細。便爲識者所笑。今借寶琴留神細看。一一鋪敘。文筆卽有根底。極寫祭祠之盛。賞燈之樂。反照後來之蕭索。

大某山民評曰

祠堂扁對。悉滿酒肉煙火氣。蓋邇時世族之家。大率類此。設作典雅語。則狂國人以不狂爲狂矣。爰強顏模仿之。乃避謗。非趨時也。

前可卿喪時。苻芷二人未見。此番祭祠時。代字輩無一人。文字輩無政敕效敦。玉字輩無瑠玕琬琛瓊璘等。草字輩蓄芸蓁萍藻蘅芬芳藍菌芝等。俱未敘。敘寫布置席面。井井有條。從中插入賈母一段。遂使化板爲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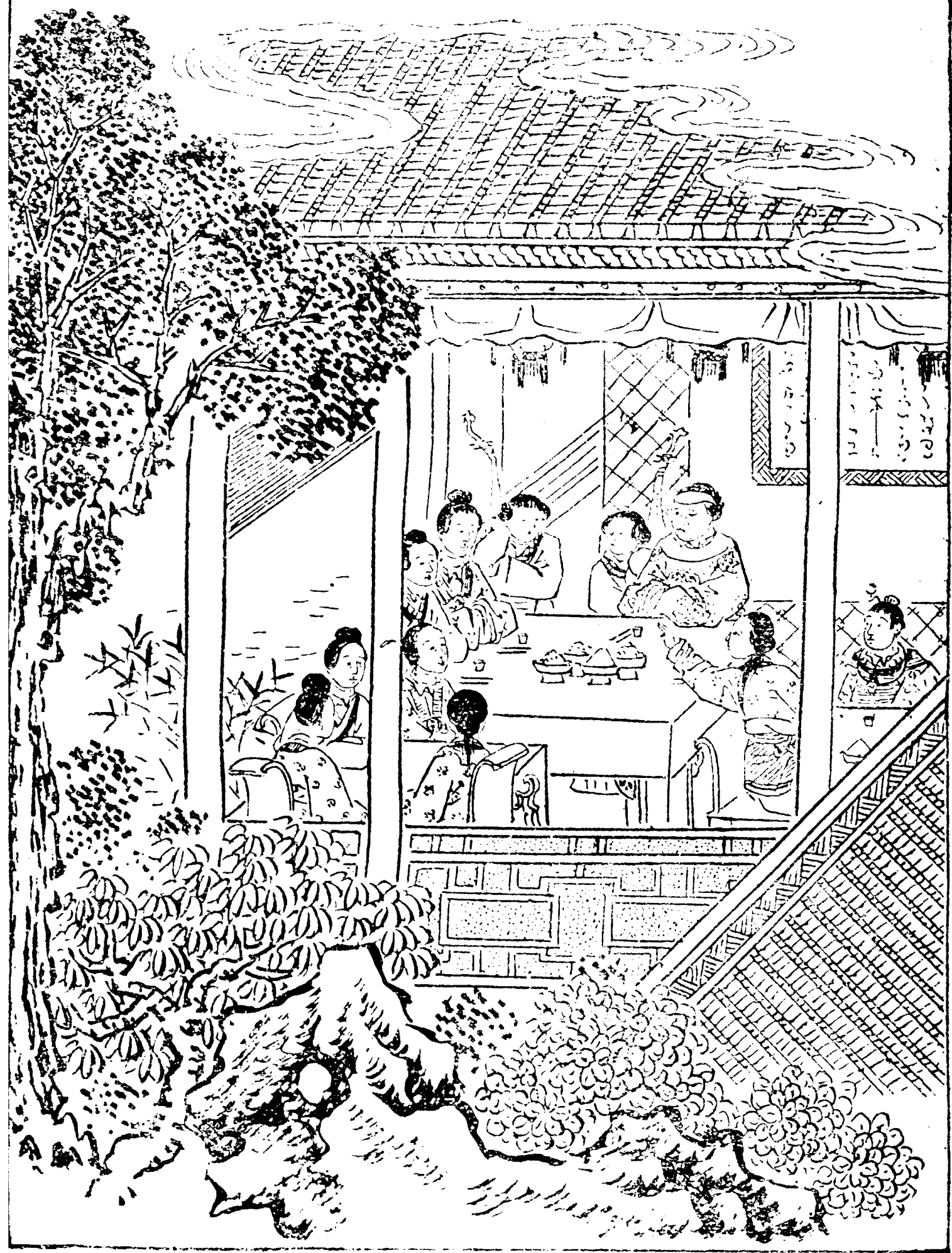
此回自壬子臘底。入癸丑年正月時事。

上自第十八回入壬子正月十五日起。至此回壬子冬止。共計書三十五回。

史大君破陳腐套



王熙凤放戲保銀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五十四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斑衣

此處滿臺錢響是
賈璉所賞之錢與
上回結處異

真寫得好

此等儀節非史太
君大有福人如何
消受得起
湘雲問得妙

珍哥兒亦可謂處
處應酬周到矣
說了者說畢也
總是他淘氣
想此夕滿城中火
炮流星處處不絕

卻說賈珍賈璉暗暗預備下大筐籬的錢聽見賈母說賞忙命小廝們快撒錢只聽滿臺錢響賈母大悅二人遂起身小廝們忙將一把新煖銀壺捧來遞與賈璉手內隨了賈珍趨至裏面賈珍先到李嬌娘席上躬身取下盃來回身賈璉忙斟了一盞然後便至薛姨媽席上也斟了二人忙起身笑說二位爺請坐著罷了何必多禮於是除邢王二夫人滿席都離了席也俱垂手旁侍賈珍等至賈母榻前因楊矮二人便屈膝跪了賈珍在前捧盃賈璉在後捧壺雖祇二人捧酒那賈琮弟兄等卻也是排班按序一溜隨著他二人進來見他二人跪下都一溜跪下寶玉也忙跪下湘雲悄推他笑道你這會子又幫著跪下做什麼有這樣你也去斟一巡酒豈不好寶玉悄笑道再等一會再斟去說著等他二人斟完起來又與王邢夫人斟過了賈珍笑說妹妹們怎麼樣呢賈母等都說道你們去罷他們倒便宜些說了賈珍等方退出當下天未二鼓戲演的是八義觀燈八齣正在熱鬧之際寶玉因下席往外走賈母問往那裏去外頭砲仗利害子細天上吊下火紙來燒著寶玉笑回說不往遠去只出去就來賈母命婆子們好生跟著於是寶玉出來只有麝月秋紋幾個小丫頭隨著賈母因說襲人怎麼不見他如今也有些犖大了單支使小女孩子

晴雯重病未愈故不在襲人何以不在耶
王夫人雖是實說然言語中不免有些回護蓋王夫人早在襲人籠罩中矣
實在說得有情有理吾亦服其言矣
收殺句反逼抄一層鳳姐兒真視買母如兒戲者
老太太久在鳳姐籠罩中矣
已受過魔王之大恩典矣
金釧死而賞銀五十兩襲人之母死賞銀四十兩實有等差
從買母口中補出鴛鴦亦在服內
襲人的娘死王夫人賞銀四十兩鴛鴦的娘死不知老太太賞銀多少

兒出來王夫人忙起身笑回道他媽前日歿了因有親孝不便前頭來賈母點頭又笑道跟主子卻講不起這孝與不孝若是他還跟我難道這會子也不在這裏這些竟成了例了。馭得好鳳姐兒忙過來笑回道偏又要他上前今晚便沒孝那園子裏頭也須得看著燈燭花爆最是擔險的這裏一唱戲園子裏的誰不來偷瞧瞧他還細心各處照看況且這一散後寶兄弟回去睡覺各色都是齊全的若他再來了衆人又不經心散了回去鋪蓋也是冷的茶水也不齊全便各色都不便宜所以我叫他不用來老祖宗要叫他來我就叫他就是了善於回護賈母聽了這話忙說你這話很是我用得周到快別叫他了但只他媽幾時沒了我怎麼不知道鳳姐兒笑道前兒襲人云親自回老太太的怎麼倒忘了賈母想了想笑道想起來了我的記性竟平常了衆人都笑說老太太那裏記得這些事賈母因又嘆道我想著他從小兒服侍我一場又服侍了雲兒末後給了個魔王與他魔了這好幾年他又不是嗜們家根生土長的奴才沒受過嗜們什麼大恩典他娘沒了我想著要給他幾兩銀子發送他娘也就忘了鳳姐兒道前兒太太賞了他四十兩銀子就是了賈母聽說點頭道這還罷了正好前兒鴛鴦的娘也死了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邊我也沒叫他家去守孝如今他兩個都有孝何不叫他二人一處作伴去又命婆子拏些菓子菜饌點心之類與他二人喫去琥珀笑道還等這會子他早就去了說著大家又喫酒看戲且說寶玉一逕來至園中衆婆子見他回房便不跟去只坐在園門裏茶房內烤

應後
無人在廳上看戲故
原月也會淘氣
原來是鴛鴦姑娘

底下必有許多說
話可惜寶玉不聽
下去

上文悄悄進去此
又悄悄出來辭秋
二人亦被二載之
悄悄同惹得悄悄
矣

寶玉擦衣而二人
慮其風吹肚子執
知注意更在肚子
下也

小解後用水洗手
此亦習慣成自然

金花二姑娘乃金
鴛鴦與花襲人也
麝姑娘語解頤

火和管茶的女人偷空飲酒鬪牌寶玉至院中雖是燈光燦爛卻無人聲麝月道他們都
睡了不成噤們悄悄進去嚇他們一跳於是大家躡足潛蹤進了鏡壁一看只見襲人和
一個人對歪在地炕上那一頭有三兩個老嫖嫖打盹寶玉只當他兩個睡著了纔要進
去忽聽鴛鴦嘆了一聲說道天下事可知難定論你單身在這裏父母在外頭每年他們
東去西來沒個定準想來你是再不能送終的了偏生今年就死在這裏你倒出去送了
終襲人道正是我也想不到能般看著父母殯殮回了太太又賞了四十兩銀子這倒也
算養我一場我也不敢妄想了寶玉聽了忙轉身悄悄向麝月等道誰知他也來了我這一
進去他又賭氣走了不如噤們回去罷讓他兩個清清淨淨的說一回襲人正一個悶著
幸他來得好說著仍悄悄出來寶玉便走過山石之後去站著擦衣麝月秋紋皆站住背
過臉去這又何必口內笑說蹲下再解小衣子細風吹了肚子既有此論又何容背過臉去呢後
面兩個小丫頭知是小解忙先出去茶房內預備水去了這裏寶玉剛過來只見兩個媳
婦迎面來了又問是誰秋紋道寶玉在這裏呢大呼小叫子細嚇著罷那媳婦們忙笑道
我們不知大節下來惹禍了姑娘們可連日辛苦了說著已到跟前麝月等問手裏拿著
什麼媳婦道是送給金花二姑娘的麝月又笑道外頭唱的是八義沒唱混元盒那裏又
出跑金花娘娘來了寶玉命揭起來我瞧瞧秋紋麝月忙上去將兩個盒子揭開兩個媳
婦忙蹲下身子寶玉看了兩個盒內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菓品茶點點了一點頭就走

與前合樺○給茶
點以上品則太君
之待金花二婢者
可知矣
不知理的不知是
誰
寶玉公道之言
想見素日排場規
矩
觀此等秋紋精細
處亦不在襲晴之
下其不能與二人
並寵者固有幸有
不幸乎
小丫頭亦善於應
對
或謂書中未嘗言
脚今讀走大了脚
一句可知未必盡
然此處又是第二
次證據矣況十二
釵本南產豈南人
學北飾乎
倒底秋姐亦是體
面丫頭
此等處都能寫出
瀟愛光景來

麝月等忙胡亂蓋了盒蓋跟上來。因寶玉已走之故。寶玉笑道。這兩個女人倒和氣會說話。他們天天乏了倒說你們連日辛苦倒不是那矜功自伐的。麝月道。這兩個就好。那不知理的是太不知理。寶玉道。你們是明白人。擔待他們是粗莽可憐的人。就完了一面說一面就。走出了那園門。幾個婆子。雖喫酒鬪牌。卻不住出來打探。見寶玉出來。也都跟上。到了花廳後廊上。只見那兩個小丫頭。一個捧著個小盆。又一個搭著手巾。又拏著甌子。小壺兒在那裏久等。秋紋先忙伸手向盆內試了試。說道。你越大越粗心了。那裏弄得這冷水。小丫頭笑道。姑娘你瞧瞧。這個天我怕水冷。倒底是滾水。這還冷了。正說著。可巧見一個老婆子提著一壺滾水走來。小丫頭便說。好奶奶。過來給我倒上些。那婆子道。姐姐這是老太太泡茶的。侍老太太為言。勸你走去。盥來罷。那裏就走大了脚呢。秋紋道。憑你是誰。的。你不給我管。把老太太的茶。吊子倒了。洗手。那婆子回頭見了秋紋。忙提起壺來。倒了些。與前途盒婆子作他對股。秋紋道。殺了你這麼大年紀。也沒見識。誰不知是老太太的。要不著的。就敢要了。說得嘴響。婆子笑道。我眼花了。沒認出這姑娘來。寶玉洗了手。那小丫頭子拏小壺兒。倒了一甌子。在他手內。寶玉漱了口。秋紋麝月也趁熱水洗了一回。跟進寶玉來。寶玉便要了一壺暖酒。也從李嬪娘斟起。他二人也笑讓坐。賈母便說。他小人家兒。讓他斟去。大家倒要乾過這盃。說著。便自己乾了。邢王二夫人也忙乾了。薛姨媽李嬪娘也只得乾了。賈母又命寶玉道。你連姐姐妹妹的一齊斟上。不許亂斟。都要叫他乾了。寶玉

下字都有分寸的
是史才
當大庭廣衆之間
偏作此形景其賣
弄自己耶抑示傲
他人耶鳳姐冷眼
遂有冷言故曰別
喫冷酒
可知學射一事亦
是寶玉功課
元宵者卽南人所
稱湯團也
賈母真體諒人
女先兒卽今之女
唱書也
必曰殘唐五代者
爲賈府後來衰敗
作影○女先兒唱
鳳求鸞爲之大聲
批駁者一概小
說乃作者自立身
分處
原來也是金陵人
原來也叫王熙鳳

聽說答應著。一一按次斟上了。至黛玉前。偏他不飲。擎起盃來。放在寶玉唇邊。寶玉一氣飲乾。黛玉笑說。多謝寶玉替他斟上一盃。鳳姐兒便笑道。寶玉別喫冷酒。子細手顫。明兒寫不得字。拉不得弓。寶玉道。沒有喫冷酒。鳳姐兒笑道。我知道沒有。不過白囑付你。然後寶玉將裏面斟完。只除賈蓉之妻。是下一輩。是命了。鬢們斟的。復出至廊下。又與賈珍等斟了。坐了一回。方進來。仍歸舊坐。一時上湯之後。又接著獻元宵。賈母便命將戲暫歇。殺中繼小孩子們。可憐見的。也給他們些滾湯熱菜的喫了。再唱。又命將各樣菓子元宵等物。拏些與他們喫。一時歇了戲。便有婆子帶了兩個門下常走的女先兒進來。放了兩張杌子。在那一邊。賈母命他們坐了。將絃子琵琶遞過去。賈母便問李薛二人聽什麼書。他二人也都回說。不拘什麼都好。賈母便問。近來可又添些什麼新書。兩個女先兒回說。倒有一段新書。是殘唐五代的故事。賈母問。是何名女先兒回說。這叫做鳳求鸞。賈母道。這個名字倒好。不知因什麼起的。你先說大概。若好。再說。女先兒道。這書上乃是說殘唐之時。有一位鄉紳。本是金陵人。氏名喚王忠。曾做兩朝宰相。如今告老還家。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喚王熙鳳。巧合衆人聽了。笑將起來。賈母笑道。這不重了。我們鳳丫頭了。媳婦忙上去。推他說是二奶奶的名字。少混說。賈母道。你只管說罷。女先兒忙笑著站起來。說我們該死了。不知是奶奶的諱。鳳姐兒笑道。怕什麼。你說罷。重名重姓多著呢。女先兒又說道。那年王老爺打發了王公子上京趕考。那日遇了大雨。到了一個莊子上避雨。誰知這莊上。

本來是一目了然
並非買母以靈心
猜測者
賈母作此論將古
今傳奇小說等書
一筆掃盡殆作者
故託賈母口中以
自道翻空出奇之
筆不為尋常鄙識
所縛耶
此紅樓之所以高
不可及

卻有此兩種人買
母真熟於世故
即作此書者吾亦
云然
噲們這中等人家
買母之謙辭也

也有個鄉紳姓李與王老爺是世交便留下這公子住在書房裏這李鄉紳膝下無兒只有一位千金小姐這小姐芳名叫做雛鸞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賈母忙道怪道叫做鳳求鸞不用說了我已經猜著了自然是王熙鳳要求這雛鸞小姐為妻了女兒笑道老祖宗原來聽過這回書眾人都道老太太什麼沒聽見過就是沒聽見也猜著了賈母笑道這些書就是一套子總不過是佳人才子最沒趣兒把人家女兒說的這麼壞還說是佳人編的連影兒也沒有了開口都是鄉紳門第父親不是尙書的就是宰相一個小姐必是愛如珍寶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禮無所不曉竟是絕代佳人只見了一個清俊男人不管親是友想起他的終身大事來父母也忘了書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像個佳人就是滿腹文章做出這樣事來也算不得是佳人了比如一個男人家滿腹的文章去做賊難道那王法就看他是個才子不入賊情一案了不成可知那編書的是自己堵自己的嘴再者既說是世宦書香大家小姐都知禮讀書連夫人都知書識禮就是告老還家自然這樣大家人口多奶媽丫鬟服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麼這些書上凡有這樣的事就只小姐和緊跟的一個丫頭你們自想想那些人都是管做什麼的可是前言不答後語不是眾人聽了都笑說老太太這一說是詎都批出來了賈母笑道有個原故編這樣書的人有一等妬人家富貴的或者有求不遂心所以編出來遭踢人家再有一等人他自己看了這些書看邪了想著得一個佳人纔好所以編出來取樂兒何嘗他

買母之家教甚是无如熱西廂牡丹諸書者已有其人矣則又奈彼何哉偏是他殷勤巴結真是利口

放誕形容活現紙上即從女先兒口中寫出鳳姐來是加一層拓法姨媽之言良是究竟大庭廣衆之間無忌憚矣鳳姐一生於老太之前真善於承歡此一節著實可取以百行之先所至現世十分解處生情無不入妙

知道那世宦讀書家的道理別說那書上那些世宦書禮大家如今眼下就拏著咱們這中等人家說起也沒那樣的事別叫他謫掉了下顏了罷所以我們從不許說這些書連丫頭們也不懂這些話這幾年我老了他們姊妹們住的遠我偶然悶了說幾句聽聽他們一來就忙著止住了李薛二人都笑說道這正是大家子的規矩連我們家也沒有這些雜話叫孩子們聽見鳳姐兒走上來斟酒笑道罷罷酒冷了老祖宗喫一口潤潤嗓子再辨誑這一回就叫做辨誑記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日日本時老祖宗一張口難說兩家話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是真是誑且不表再整觀燈看戲的人老祖宗且讓這二位親戚喫盃酒看了兩齣戲再從逐朝話言辨起如何一面說一面斟酒一面笑未說完衆人俱已笑倒了兩個女先兒也笑個不住都說奶奶好剛口奶奶要一說書真連我們喫飯的地方都沒了薛姨媽笑道你少興頭些外頭有人比不得往常鳳姐兒笑道外頭只有一位珍大哥哥我們還是論哥哥妹妹從小兒一處淘氣淘了這麼大這幾年因做了親我如今立了多少規矩了便不是從小兒兄妹只論大伯子小嬸兒那二十四孝上斑衣戲彩他們不能來戲彩引老祖宗笑一笑我這裏好容易引得老祖宗笑一笑多喫點東西大家喜歡都該謝我纔是難道反笑我不成賈母笑道可是這兩日我竟沒有痛痛的笑一場倒是虧他纔一路說笑的我這裏痛快了些我再喫鍾酒喫著酒又命寶玉來敬你姐姐一盃鳳姐兒笑道不用他敬我討老祖宗的壽罷說著便將賈母的盃拏起

香闌玉繞中何忽
作此肅殺之聲
點醒時候

又換一局

寫得有次序

賈母薛姨媽李嬌
娘寶琴黛玉湘雲
寶玉邢夫人王夫
人寶釵姐妹等乃
李紋李綺岫烟迎
春探春惜春鳳姐
妻氏賈藍尤氏李
紈賈蘭賈蓉之妻
三桌共二十三
然文中獨不點明
鳳姐坐位何也
先將滿廊桌上
諸人交卸清楚一
筆不漏
添了蓉兒共得二
十四人之數矣

來將半盞剩酒喫了。將盃遞與丫鬟。另將溫水浸的盃換一個上來。於是各席上的都撒去。另將溫水浸著的代換斟了。新酒上來。然後歸坐。女先兒回說。老祖宗不聽這書。或者彈一套曲子聽聽罷。賈母道。你們兩個對一套將軍令罷。二人聽說。忙合絃按調撥弄起來。賈母因問。天有幾更了。衆婆子忙回說。三更了。賈母道。怪道寒浸浸起來。早有衆人丫鬟。拏了添換的衣裳送來。王夫人起身陪笑說道。老太太不如搬進暖閣裏地炕上倒也罷了。這二位親戚也不是外人。我們陪著他就是了。賈母聽說。笑道。既這樣說。不如大家都搬進去。豈不煖和王夫人道。恐裏頭坐不下。故作難筆。賈母道。我有道理。如今也不用這些桌子。只用兩三張。擗起來。大家坐在一處。擠著又親熱。又煖。和衆人都道。這纔有趣兒。說著。便起了席。衆媳婦忙撤去。殘席裏面。直順擗了三張大桌。又添換了菓饌。擺好。賈母便說。都別拘禮。聽我分派。你們就坐纔好。說著。便讓薛李正面上坐。自己西向坐了。叫寶琴黛玉湘雲三人。皆緊依左右坐下。向寶玉說。你挨著你太太。於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夾著寶玉寶釵等姐妹。在西邊挨次下去。便是妻氏帶著賈藍尤氏李紈夾著賈蘭。下面橫頭。便是賈蓉之妻。賈母便說。珍阿哥帶著你兄弟們去罷。我也就睡了。賈珍等忙答應。又都進來聽分付。賈母道。快去罷。不用進來。纔坐了。又都起來。你快歇著罷。明兒還有大事呢。賈珍忙答應了。又笑道。留下蓉兒斟酒。纔是。賈母笑道。正是忘了他。賈珍應了一個。是便轉身帶領賈璉等出來。二人自是歡喜。便命人將賈琮賈璜各自送回家去。便約了。

賈母真體諒人情
堂上一呼堂下百
諾真有指揮如意
之妙
好規矩

尋夢乃牡丹亭中
劇○將芳官特提
一筆○芳官所唱
之戲爲尋夢寓意
良深

賈。璉。去。追。歡。買。笑。一。定。另。有。私。下。一。局。不。在。話。下。這。裏。賈。母。笑。道。我。正。想。著。雖。然。這。些。人。取。樂。必。得。重。孫。一。對。雙。全。的。在。席。上。纔。好。賈。母。慣。取。吉。利。蓉。兒。這。可。全。了。蓉。兒。和。你。媳。婦。坐。在。一。處。倒。也。團。圓。了。因。有。家。人。媳。婦。呈。上。戲。單。賈。母。笑。道。我。們。娘。兒。們。正。說。得。興。頭。又。要。叫。噪。起。來。況。且。那。孩。子。們。熬。夜。怪。冷。的。也。罷。且。叫。他。們。歇。歇。把。嚙。們。的。女。孩。子。們。叫。他。來。就。在。這。臺。上。唱。兩。齣。罷。也。給。他。們。瞧。瞧。媳。婦。子。們。聽。了。答。應。出。來。忙。的。一。面。著。人。往。大。觀。園。去。傳。人。一。面。二。門。口。去。傳。小。廝。們。伺。候。小。廝。們。忙。至。戲。房。將。班。中。所。有。大。人。一。概。帶。出。只。留。下。小。孩。子。們。一。時。梨。香。院。的。教。習。帶。了。文。官。等。十。二。人。從。遊。廊。角。門。出。來。婆。子。們。抱。著。幾。個。軟。包。因。不。及。擡。箱。料。著。賈。母。愛。聽。的。三。五。齣。戲。的。彩。衣。包。了。來。婆。子。們。帶。了。文。官。等。進。去。見。過。只。垂。手。站。著。賈。母。笑。道。大。正。月。裏。你。師。父。也。不。放。你。們。出。來。逛。逛。你。們。如。今。唱。什。麼。纔。剛。八。齣。八。義。鬧。的。我。頭。疼。嚙。們。清。淡。些。好。你。瞧。瞧。薛。姨。太。太。這。李。親。家。太。太。都。是。有。戲。的。人。家。不。知。聽。過。多。少。好。戲。的。這。些。姑。娘。們。都。比。嚙。們。家。的。姑。娘。見。過。好。戲。聽。過。好。曲。子。如。今。這。小。戲。子。又。是。那。有。名。頑。戲。的。人。家。的。班。子。雖。是。小。孩。子。卻。比。大。班。子。還。強。嚙。們。好。歹。別。落。了。褒。貶。少。不。得。弄。個。新。樣。兒。的。叫。芳。官。唱。一。齣。尋。夢。只。用。簫。和。笙。笛。餘。者。一。概。不。用。文。官。笑。道。老。祖。宗。說。的。是。我。們。的。戲。自。然。不。能。入。姨。太。太。和。親。家。太。太。姑。娘。們。的。眼。不。過。聽。我。們。一。個。的。脫。口。齒。再。聽。個。喉。嚨。罷。了。賈。母。笑。道。正。是。這。話。了。李。嬌。娘。薛。姨。媽。喜。的。笑。道。好。個。靈。透。孩。子。你。也。跟。著。老。太。太。打。趣。我。們。賈。母。笑。道。我。們。這。原。是。隨。便。的。頑。

惠明下書乃西廂
記中劇

又將葵官特提一
筆

賈母可謂無不講
究

老太太又道古矣
戲文講究到認真
理該如此

本地風光名色甚
佳

好名色

好鼓

一枝紅梅不知可
是櫳翠庵折來否

連我讀到此處也
歡喜

意兒又不出去做買賣。所以竟不大合時。說著。又叫葵官唱一齣惠明下書。也不用抹臉。只用這兩齣。叫他們二位太太聽個助意兒罷了。若省了一點兒力。我可不依文官等聽了出來。忙去扮演上臺。先是尋夢。次是下書。衆人鴉雀無聞。薛姨媽笑道。實在戲也。看過幾百班。從沒見過。只用簫管的。賈母道。也有。只是像方纔西樓楚江情一隻。多有小生吹簫合的。這合大套的。實在少。這也在人講究罷了。不算什麼。出奇指湘雲道。我像他這麼大的時候兒。他爺爺有一班小戲。偏有一個彈琴的。湊了西廂記的聽琴。玉簪記的琴挑。續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這個更如何。衆人都道。這更難得了。賈母於是叫過媳婦們來。分付文官等。叫他們吹彈一套燈月圓。媳婦們領命而去。當下賈蓉夫妻二人。捧酒一巡。鳳姐兒因賈母十分高興。便笑道。趁著女先兒們在這裏。不如嗒們傳梅行一套春喜上眉梢的令。如何。賈母笑道。這是個好令。正對時。景忙命人取了一面黑漆銅釘花腔令鼓。來與女先兒們擊著。席上取了一枝紅梅。賈母笑道。若到了誰手裏。住了鼓。喫一盃。也要說些什麼。纔好。鳳姐兒笑道。依我說。誰像老祖宗。要什麼。有什麼呢。我們這不會的。豈不沒意思。依我說。也要雅俗共賞。不如誰住了。誰說個笑話兒罷。衆人聽了。都知道他素日善說笑話。最是肚內有無限新鮮趣令。今兒如此說。不但在席的諸人歡喜。連地下服侍的老小。人等無不歡喜。那小丫頭子們。都忙去找姐姐喚妹妹的。告訴他們。快來聽二奶奶又說笑話兒了。衆丫頭子們便擠了一屋子。於是戲完樂罷。賈母將些

半夜之後尚有如
許鬧熱可謂與衆
樂樂矣
寫過梨香院女孩
子收鼓聲亦妙
未說笑話大衆先
笑不是笑賈母不
會說笑話正笑賈
母如何說笑話也
我爲賈母設身處
地正有些難說
賈母不由不自己
先笑

連我也笑起來

湯點細菓與文官等喫去。便命響鼓。那女先兒們都是慣熟的。或緊或慢。或如殘漏之滴。或如迸豆之急。或如驚馬之馳。或如疾電之光。忽然咽住鼓聲。那梅方遞至賈母手中。鼓聲恰住。大家哈哈大笑。賈蓉忙上來斟了一盃。衆人都笑道。自然老太太先喜了。我們纔託賴些喜。賈母笑道。這酒也罷了。只是這笑話兒倒有些難說。衆人道。老太太的比鳳姑娘說得還好。賞一個我們也笑一笑。賈母笑道。並沒有新鮮的招笑兒。少不得老臉厚皮的說一個罷。因說道。一家子養了十個兒子。娶了十房媳婦兒。惟有第十房媳婦兒聰明伶俐。心巧嘴乖。公婆最疼。成日家說那九個不孝順。這九個媳婦兒委屈。便商議說。咱們九個心裏孝順。只是那小蹄子倒嘴巧。所以公公婆婆只說他好。這委屈向誰訴去。有主意的說道。咱們明兒到閻王廟去燒香。和閻王爺說去。問他一問。叫我們託生爲人。怎麼單單給那小蹄子兒一張乖嘴。我們都入了笨嘴裏頭。那八個聽了。都歡喜說。這個主意不錯。第二日。便都往閻王廟裏來燒香。九個都在供桌底下睡著了。九個魂專等閻王駕到。左等不來。右等也不到。正著急。只見孫行者駕著斛斗雲來了。看見九個魂。便要擎金箍棒打來。嚇得九個魂忙跪下央求。孫行者問起原故來。九個人忙細細的告訴了他。孫行者聽了。把脚一躲。嘆了一口氣道。這原故幸虧遇見我。等這閻王來了。他也不知道。知道九個人聽了。就求說。大聖發個慈悲。我們就好了。孫行者笑道。卻也不難。那日你們妯娌十個託生時。可巧我到閻王那裏去。因爲撒了一泡尿在地下。你那個小嬌兒便喫了你。

偏是二奶奶先喫
尤襲二氏卻問得
妙明明指其人也

隨口說來令人絕
倒絕世聰明能為
此種諧語
即就本地風光措
詞二奶奶真機警
鳳姐兒不說了一
頓却頓住得妙

形容得妙不可言
冰冷無味大有舉
頭天外之妙

注脚得妙

們。如。今。要。伶。俐。嘴。乖。有。的。是。尿。再。撒。泡。你。們。喫。就。是。了。說。畢。大。家。都。笑。起。來。鳳。姐。兒。笑。道。
好。的。呀。幸。而。我。們。都。是。窮。嘴。笨。腮。的。不。然。也。就。喫。了。猴。兒。尿。了。尤。氏。襲。二。氏。都。笑。向。李。執。道。
嗜。們。這。裏。頭。誰。是。喫。過。猴。兒。尿。的。別。粧。沒。事。人。兒。薛。姨。媽。笑。道。笑。話。兒。在。對。景。就。發。笑。說。
著。又。擊。起。鼓。來。小。丫。頭。子。們。只。要。聽。鳳。姐。兒。的。笑。話。便。悄。悄。的。和。女。先。兒。說。明。以。咳。嗽。為。
記。須。與。傳。至。兩。遍。剛。到。了。鳳。姐。兒。手。裏。小。丫。頭。子。們。故。意。咳。嗽。女。先。兒。便。住。了。衆。人。齊。笑。
道。這。可。拏。住。他。了。快。喫。了。酒。說。一。個。好。的。罷。別。太。鬪。人。笑。得。腸。子。疼。鳳。姐。兒。想。一。想。笑。道。
一。家。子。也。是。過。正。月。節。合。家。賞。燈。喫。酒。真。真。的。熱。鬧。非。常。祖。婆。婆。太。婆。婆。媳。婦。子。媳。婦。
重。孫。子。媳。婦。親。孫。子。媳。婦。姪。孫。子。灰。孫。子。滴。瀝。搭。拉。的。孫。子。孫。女。兒。表。孫。女。兒。姨。
表。孫。女。兒。姑。表。孫。女。兒。阿。呀。呀。真。好。熱。鬧。衆。人。聽。他。說。著。已。經。笑。了。都。說。聽。這。數。貧。嘴。的。
又。不。知。要。編。派。那。一。個。呢。尤。氏。笑。道。你。無。招。我。我。可。撕。你。的。嘴。鳳。姐。兒。起。身。拍。手。笑。道。人。
家。這。裏。費。力。你。們。緊。著。混。我。就。不。說。了。賈。母。笑。道。你。說。你。的。底。下。怎。麼。樣。鳳。姐。兒。想。了。一。
想。笑。道。底。下。就。團。圓。的。坐。了。一。屋。子。喫。了。一。夜。酒。就。散。了。衆。人。見。他。正。言。厲。色。的。說。了。也。
都。再。無。別。話。怔。怔。的。還。等。往。下。說。只。覺。他。冰。冷。無。味。的。也。就。住。了。湘。雲。看。了。他。半。日。鳳。姐。
兒。笑。道。再。說。一。個。過。正。月。節。的。幾。個。人。拏。著。房。子。大。的。砲。仗。往。城。外。放。去。引。了。上。萬。的。人。
跟。著。瞧。去。有。一。個。性。急。的。人。等。不。得。便。偷。著。拏。香。點。著。只。聽。見。撲。嗤。的。一。聲。衆。人。闐。然。一。
笑。都。散。了。這。擡。砲。仗。的。人。抱。怨。賣。砲。仗。的。捍。的。不。結。實。沒。等。放。就。散。了。湘。雲。道。難。道。本。人。

鳳姐噤口開
令人絕倒
神到秋毫巖妙不可言

也不由人不笑二
奶奶真會說笑話
者這東西真是喫猴
兒尿的

形容盡致得妙
比猴兒尿之味如
何

今之連陞三級過
街流星寶月明滴
滴金之類未知此
時有否收場打蓮
花落不祥之兆

沒聽見問得妙。鳳姐兒道：本人原是個聾子。衆人聽說，想一回不覺失聲都大笑起來。又想着先前那一個沒完的問他道：先那一個到底怎麼樣也該說完了。鳳姐兒將桌子一拍道：好囉！唆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年也完了節也完了。我看人忙著收東西還鬧不清那裏還知道底下事了。衆人聽說復又笑起來。鳳姐兒笑道：外頭已經四更多了。依我說老祖宗也乏了。噤們也該聾子放砲仗散了罷。本地風光妙。尤氏等用手帕握著嘴笑得前仰後合。指他說道：這東西真會數貧嘴。賈母笑道：真真這鳳丫頭越發貧嘴了。一面說一面分付道：他提起砲仗來噤們也把烟火放了解解酒。賈蓉聽了忙出去帶著小廝們就在院子內安下屏架。將烟火設弔齊備。這烟火俱係各處進貢之物。雖不甚大卻極精緻。各色故事俱全。夾著各色花砲。林黛玉稟氣虛弱不禁劈拍之聲。賈母便摟他在懷內。薛姨媽便摟湘雲。湘雲笑道：我不怕寶釵笑道：他專愛自己放大砲仗。還怕這個呢。王夫人便將寶玉摟入懷內。鳳姐兒笑道：我們沒人疼的。尤氏笑道：有我呢。我摟著你。這會子又撒姣兒了。聽見放砲仗就像喫了蜜蜂兒屎的。今兒又輕狂了。鳳姐兒笑道：等散了噤們園子裏放去。我比小廝們還放得好呢。說話之間外面一色色的放了又放。又有許多滿天星九龍入雲平地一聲雷。飛天十響之類的零星小砲仗放罷。然後又命小戲子打了一回蓮花落。撒得滿臺的錢。那些孩子們滿臺的搶錢取樂。上湯時賈母說夜長不覺得有些餓了。鳳姐忙回說有預備鴨子肉粥。賈母道：我喫清淡的罷。鳳姐兒忙道：也有棗

正月十七日收影
像敘事周密之至

以上結過元宵飲
宴事自臘月廿九
日祭宗祠起至日
爲一段

兒。粳。的。粳。米。粥。預。備。太。太。們。喫。齋。的。賈。母。說。倒。是。這。個。還。罷。了。說。著。已。命。撤。去。殘。席。內。外。另。設。各。種。精。緻。小。菜。大。家。隨。意。喫。了。些。用。過。漱。口。茶。方。散。十。七。日。一。早。又。過。寧。府。行。禮。伺。候。掩。了。祠。門。收。過。影。像。方。回。來。這。日。便。是。薛。姨。媽。家。請。喫。年。酒。賈。母。連。日。覺。得。身。上。乏。了。坐。了。半。日。回。來。了。自。十。八。日。以。後。親。友。來。請。或。來。赴。席。的。賈。母。一。概。不。會。有。王。夫。人。邢。夫。人。鳳。姐。三。人。料。理。連。寶。玉。只。除。王。子。騰。家。去。了。母。舅。家。不。得。不。去。餘。者。亦。皆。不。去。實。在。忙。極。矣。只。說。是。賈。母。留。下。解。悶。閒。言。不。提。當。下。元。宵。已。過。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於極熱鬧時。插入寶玉出席赴園。並襲人鴛鴦閒話。既寫寶玉疼愛襲人。且補出鴛鴦父母俱故。心中更無牽掛。

鳳姐借照應園中。及預備寶玉回房等事。開脫襲人不來伺候。又引出鴛鴦母死不來伺候。靈變可愛。

寫寶玉小解及洗手等事。雖是閒文。卻見平日寶玉嬌養已極。

黛玉偏不飲酒。擊盃放寶玉唇邊。寶玉卽一氣飲乾。未免太露。鳳姐說莫喫冷酒。尖刺殊妙。

賈母說編書一節。固是作者深詆唱本小說。亦是暗照寶玉黛玉兩人心事。女先兒說王熙鳳故事。直伏一百一回散花寺神籤尋夢。下書偏是西廂牡丹。一是黛玉病。

死之根由。一是黛玉婚阻之模樣。聽琴琴挑胡笳十八拍。俱與黛玉有關照。鳳姐不說完笑話。說那知道底下的事。接著便散。雖是文章變換法。卽是暗伏以後。衰敗諸事。宴罷打蓮花落。亦非吉兆。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入正傳之第五年癸丑元宵事

辱親女思妻爭閉氣



欺主奴險
幼刀蓄心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五十五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以下一段從鳳姐
操勞受病說起開
後執探釵三人代
理家事
卿何好勢如此

特書鳳姐之病以
年幼不知保養吾
謂其非但不知保
養亦專愛不保養
得病容易收病難
鳳姐豈不知此
言乎
未入門媳婦先來
持家又世間希有
此等風氣難保後
來無事

且說榮府中剛將年事忙過。承上文來。鳳姐兒因年內年外操勞太過。一時不及檢點。便小月了。不能理事。天天兩三個太醫用藥。鳳姐兒自恃強壯。雖不出門。然籌畫計算。想起什麼事來。便命平兒去回王夫人。任人諫勸。他只不聽。王夫人便覺失了臂膀。一人能有多少精神。凡有了大事。便自己主張。將家中瑣碎之事。一應都暫令李紈協理。李紈本是個尚德不尚才的。未免逞縱了。下人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紈裁處。只說過了一月。鳳姐將息好了。仍交與他。誰知鳳姐稟賦氣血不足。兼年幼不知保養。平生爭強鬪智。心力更虧。故雖係小月。竟著實虧虛下來。一月之後。又添了。下紅之證。他雖不肯說出來。衆人看他面目黃瘦。便知失於調養。王夫人只令他好生服藥調養。不令他操心。他自己也怕成了大證。遺笑于人。便想偷空調養。恨不得一時復舊。如今且說王夫人見他如此。探春與漸漸的起復過來。下紅也漸漸止了。此是後話不提。如今且說王夫人見他如此。探春與李紈暫難謝事。園中人多。又恐失於照管。特請了寶釵來。託他各處小心。因囑付他。老婆子們不中用得空兒吃酒鬪牌。白日裏睡覺。夜裏鬪牌。我都知道的。鳳丫頭在外頭。他們還有個怕懼。如今他們又該取便了。好孩子。你還是個妥當人。你兄弟姊妹們又小。我又

性懦而膽怯的是
王夫人口氣
點醒時令

補前文題聯額時
所未備者
較前此早晨方至
又早了半個時辰
午正方散又多了
半個時辰矣
心中暗喜四字卻
與後文暗中抱怨
作一對照中抱怨
好唐塞者作弊之
見端也
偶一懈怠已不可
今懈怠了許多如
何不振作
探姑娘不精細其
致當此任耶
所謂內外相輔而
行

沒工夫。你替我辛苦兩天。照看照看。凡有想不到的事。你來告訴我。別等老太太問出來。我沒話回。那些人不好了。你只管說他們不聽。你來回我。別弄出大事來。纔好。寶釵聽說。只得答應了。時屈季春。黛玉又犯了咳嗽。湘雲亦因時氣所感。亦臥病於蘅蕪院。一天醫藥不斷。探春同李紈相住間隔。二人近日同事。不比往年來往回話的人。亦甚不便。故二人議定。每日早晨。皆到園門口南邊的三間小花廳上去會齊。辦事吃過早飯。于午正方回。這三間廳原係預備省親之時。衆執事太監起坐之處。故省親以後。也用不著了。每日只有婆子們上夜。如今今天已和暖。不用十分修飾。只不過略略的陳設了。便可他二人起坐。這廳上也有一處扁題著體仁諭德四字。家下俗呼。皆只叫議事廳。兒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此午正。方散。凡一應執事的媳婦等。來往回話者。絡繹不絕。衆人先聽見李紈獨辦各各心中暗喜。欺善怕惡人情之常。以為李紈素日是個厚道。多恩無罰的自然比鳳姐兒好。唐塞便添了一個探春。也都想著不過是個未出閨閣的年輕小姐。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且素日也最平和靜淡。何以見得。因此都不在意。比鳳姐兒前便懈怠了許多。處處反逼下文。卻是衆人心中應有之想。只三四日後。幾件事過手。漸覺探春精細處。不讓鳳姐。只不過是言語安靜。性情和順而已。可巧連日有王公侯伯。世襲官員。十幾處皆係榮寧非親。即世交之家。或有陞遷。或有黜降。或有婚喪。紅白等事。王夫人賀弔迎送。應酬不暇。前邊更無人照管他二人。便一日皆在廳上起坐。寶釵便一日在上房監察。至王夫人回。

謹慎二字是治家第一要著。往往人家奸盜諸事多從不謹慎起耳。每一新官上任。自門印以及胥隸與塞。每以一二事探試其能。否以爲從違之計。今日之事何獨不然。狡甚惡甚。小人之積。往往如此。吳新登媳婦特其一耳。

你且回來四字精細而捷。驟然一問胸中已有經緯。極寫探春精細過人言之果斷。

方散。每於夜間鍼綫暇時。臨寢之先。坐了轎帶。領園中上夜人等各處巡察。一次他三人如此一理。更覺比鳳姐兒當權時。倒更謹慎了些。有言外意。因而裏外下人都暗中抱怨。爲上文心中暗喜四字一翻案。說剛剛的倒了一個巡海夜叉。又添了三個鎮山太歲。越發連夜裏偷著吃酒頑的工夫都沒了。從來興一利不如除一害。這日王夫人正是往錦鄉侯府去赴席。李紈與探春早已梳洗伺候出門。去後回至廳上。坐了剛吃茶時。只見吳新登的媳婦進來。回說趙姨娘的兄弟趙國基。昨日出了事。已回過老太太。太太說知道了。叫回姑娘來。要看探姑娘如何辦法耳。說畢。便垂手傍侍。再不言語。惡極。彼時來回話者不少。都打聽他二人辦事如何。若辦得妥當。大家則安個畏懼之心。若少有嫌隙不當之處。不但不畏服。一出二門。還說出多少笑話來取笑。敢是下人常情。吳新登的媳婦心中已有主意。惡極。若是鳳姐前。他便早已獻勤。說出許多主意。又查出許多舊例來。任鳳姐揀擇施行。如今他藐視李紈。老實探春是年輕的姑娘。所以只說出這一句話來。試他二人有何主見。惡極。探春便問李紈。李紈想了一想。便道。前日襲人的媽死了。聽見說賞銀四十兩。這也賞他四十兩罷了。吳新登家的媳婦聽了。忙答應了。個是接了對牌就走。再不言語。之由惡極。探春道。你且回來。吳新登家的只得回來。探春道。你且別支銀子。我且問你。那幾年老太太屋裏的幾位老姨奶奶。也有家裏的。也有外頭的。有兩個分別家裏的。若死了人是賞多少。外頭的死了人是賞多少。你且說兩個我們聽聽。一問吳新登家的。便都忘了。忙陪笑。

一語揭出心病

只就二奶奶身上
抑揚幾句與他聽

此等小人應得掃
一掃他的臉還敢
懈怠麼

趙姨娘真是來
討賤的

正色疾言無一相
讓生我之恩同於
陌路未可爲訓

則將應之曰爲女
者如何敢踴母之
頭耶

羞也不羞虧你拿
襲人來比

趙姨娘聽著

句句有刺字字有
梭探姑娘亦可畏
也

回說道。這也不是什麼大事。賞多賞少。誰還敢爭不成。探春笑道。這話胡鬧。依我說。賞一百倒好。若不按理。別說你們笑話。明兒也難見你二奶奶。吳新登家的笑道。既這麼說。我查舊帳去。此時卻記不得。探春笑道。你辦事辦老了的。還不記得倒來難。我們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現查麼。若有這道理。鳳姐姐還不算利害。也算是寬厚了。還不快找了來。我瞧瞧再遲一日不說。你們粗心倒像我們沒主意了。如見肺肝。吳新登家的滿面通紅。忙轉身出來。拋了探姑娘的釘子。衆媳婦們都伸舌頭。這裏又回別事。一時吳家的取了舊帳來。探春看時。兩個家裏的賞過皆二十四兩。兩個外頭的皆賞過四十兩。外還有兩個外頭的一個賞過一百兩。一個賞過七十兩。這兩筆底下皆有原故。一個是隔省遷父母之柩。外賞六十兩。一個是現買葬地。外賞二十兩。探春便遞與李執看了。探春便說給他二十兩銀子。把這帳留下。我們細看。吳新登家的去了。去召將矣。忽見趙姨娘進來。來了李執。探春忙讓坐。趙姨娘開口便說道。這屋裏的人都踴下我的頭去。還罷了。姑娘你也想一想。該替我出氣。纔是一面說。一面便眼淚鼻涕哭起來。形容得出。探春忙道。姨娘這話說誰。我竟不懂。誰踴下我的頭說出來。我替姨娘出氣。趙姨娘道。姑娘現踴我。我告訴誰去。探春聽說忙站起來。說道。我並不敢。李執也忙站起來。勸趙姨娘道。你們請坐下。聽我說。我這屋裏熬油似的。奇噏熬了這麼大年紀。又有你兄弟。好東西。這會子連襲人都不如了。我還有什麼臉連你。也沒臉面別說是我呀。探春笑道。原來爲這個。我說我並不敢犯法。

隨便你取那一著
 我只得照例辦
 說得決決烈烈無
 一句遊移之語
 蓋太太往錦鄉侯
 家去赴席矣
 索性自己身上說
 法與你聽聽
 探姑娘頗自命不
 凡吾亦惜其為女
 子也
 於做寶哥哥鞋時
 一番議論吾已服
 三姑娘之斤兩矣
 說得通說得響鋒
 芒熠熠
 誰叫你自來討賤
 其疾如風其快如
 鋒理明詞達正不
 似鳳姐一味恃才
 以辯取勝也
 李執懦弱是忠厚
 語
 探姑娘說話一句
 緊一句全無母女
 天性何其忍也

違禮一面便坐了。拿帳翻與趙姨娘瞧。又念與他聽。又說道。這是祖宗手裏舊規矩。人人
 都依著。偏我改了不成。一層這也不但襲人將來環兒收了外頭的自然也是同襲人一
 樣。二層這原不是什麼爭大爭小的事。講不到有臉沒臉的話上。三層他是太太的奴才。
 我是按著舊規矩辦。四層說辦的好領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若說辦的不好。那是他
 糊塗不知福也。只好憑他抱怨去。太太連房子賞了人。我有什麼有臉之處。一文不賞。我
 也沒什麼沒臉之處。依我說。三字響。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靜些。養神罷了。何苦只要操心
 太太滿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幾次。寒心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
 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兒家。一句多話也沒我亂說的。風抑奇才
 太太滿心裏都知道。偏有你不知道。如今因看我重纔叫我照管家務。還沒有做一件好事。
 姨娘倒先來作踐我。倘或太太知道了。怕我為難。不叫我管。那纔正經沒臉呢。連姨娘真
 也沒臉了。決詞可畏。一面說。一面不禁滾下淚來。趙姨娘沒了別話。答對便說道。太太疼你
 你越發拉拉扯扯。我們你只顧討太太的疼。就把我們忘了。探春道。我怎麼忘了。叫我怎
 麼拉扯。這也問他們各人。那一個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那一個好人用人拉扯的。李
 執在旁只管勸說。姨娘別生氣也。怨不得姑娘。他滿心裏要拉扯口裏怎麼說的出來。李
 執到底是老實語。探春忙道。這大嫂子也糊塗了。我拉扯誰。誰家姑娘們拉扯奴才了。辣他
 們的好歹。你們該知道。與我什麼相干。趙姨娘氣得問道。誰叫你拉扯別人去了。你不當

趙姨之言總是無頭緒夾七夾八

信口胡謔寫得來

吾服其才矣

石聲

呼乎一笑

索性和盤托出使

糊塗人自覺沒趣

真是欺得起駁得

倒之文

人謂杜陵之詩可

以驅瘴陳琳之檄

可以愈風今聽探

姑娘一番議論尤

為爽快合讀之為

探春之言只是踏
得理正所以說得
嘴響奶奶亦當退
避三分

家。我。也。不。來。問。你。你。如。今。現。在。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給。了。二。三。十。
兩。銀。子。難。道。太。太。就。不。依。你。分。明。太。太。是。好。太。太。都。是。你。們。尖。酸。刻。薄。可。惜。太。太。有。恩。無。
處。使。姑。娘。放。心。這。也。使。不。著。你。的。銀。子。明。日。等。出。了。閣。我。還。想。你。額。外。照。看。趙。家。呢。羞。也。
不。羞。醜。也。不。醜。如。今。沒。有。長。翎。毛。兒。就。忘。了。根。本。只。揀。高。枝。兒。飛。去。了。探。春。沒。聽。完。已。氣。得。
臉。白。氣。噎。抽。抽。咽。咽。的。一。面。哭。一。面。問。道。誰。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纔。陞。了。九。省。檢。點。趙。
姨。聽。者。那。裏。又。跑。出。一。個。舅。舅。來。我。倒。素。昔。按。禮。尊。敬。越。發。敬。出。這。些。親。戚。來。了。既。這。麼。
說。每。日。環。兒。出。去。為。什。麼。趙。國。基。又。站。起。來。趙。姨。聽。者。又。跟。他。上。學。為。什。麼。不。拿。出。舅。舅。的。
款。來。何。苦。來。誰。不。知。道。我。是。姨。娘。養。的。頂。門。賊。下。得。好。必。要。過。兩。三。個。月。尋。出。由。頭。來。澈。底。
的。翻。騰。一。陣。怕。人。不。知。道。故。意。表。白。表。白。也。不。知。道。是。誰。給。誰。沒。臉。幸。虧。我。還。明。白。但。凡。
糊。塗。不。知。禮。的。早。急。了。李。紈。急。得。只。管。勸。趙。姨。娘。只。管。還。嘮。叨。真。是。沒。臉。的。東。西。忽。聽。有。人。
說。二。奶。奶。打。發。平。姑。娘。說。話。來。了。天。外。一。峯。飛。落。趙。姨。娘。聽。說。方。把。嘴。止。住。只。見。平。兒。走。來。
趙。姨。娘。忙。陪。笑。讓。坐。著。實。沒。臉。又。忙。問。你。奶。奶。好。些。我。正。要。瞧。去。小。花。臉。兒。就。只。沒。得。空。兒。
謝。謝。李。紈。見。平。兒。進。來。因。問。他。來。做。什。麼。平。兒。笑。道。奶。奶。說。趙。姨。奶。奶。的。兄。弟。沒。了。恐。怕。
奶。奶。和。姑。娘。不。知。有。舊。例。若。照。常。例。只。得。二。十。兩。如。何。如。今。請。姑。娘。裁。度。著。再。添。些。也。使。
得。探。春。早。已。拭。去。淚。痕。忙。說。道。又。好。好。的。添。什。麼。決。烈。誰。又。是。二。十。四。個。月。養。的。不。然。也。
是。出。兵。放。馬。背。著。主。人。逃。出。命。來。過。的。人。不。成。你。主。子。真。個。倒。巧。叫。我。開。了。例。他。做。好。人。

忽又著此一節細
賦文章如放了鐵
板銅琶即唱殘月
曉風一曲

著一平兒在旁愈
覺其妙

奶奶者稱李執也
姑娘者稱探春與
寶釵也四字作二
句讀

平兒亦頗風利

發揮吳媳婦一場
亦不可少

此等小人原是看
風使舵的

平姑娘之言直誅
其心

拿著太太不心疼的錢樂得做人情。直揭鳳姐之心句句爽快。你告訴他我不敢添減。混出主意。他添他施恩等他好了出來愛怎麼添怎麼添。平兒一來時已明白了對半。今聽這話越發會意見。探春有怒色。便不敢以往日喜樂之時相待。只一邊垂手默侍。平兒識破時值寶釵也從上房中來。探春等忙起身讓坐。未及開言。又有一個媳婦進來回事。因探春纔哭了。便有三四個小丫鬢捧了臉盆巾帕。靶鏡等物來。此時探春因盤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丫鬢走至跟前。便雙膝跪下。高捧臉盆。那兩個丫鬢也都在旁屈膝捧著巾帕。並靶鏡脂粉之飾。寫出一位千金小姐模樣。平兒見侍書不在這裏。便忙上來與探春挽袖卸錫。又接過一條大手巾來。將探春面前衣襟掩了。平兒信是可人。探春方伸手向臉盆中盥沐。媳婦便回道。奶奶姑娘家學裏支環爺和蘭哥兒一年的公費。平兒先道你忙什麼。你睜著眼看見姑娘洗臉。你不去侍候。著倒先說話來。二奶奶跟前你也這樣沒眼色來。著姑娘雖恩寬。我去回了二奶奶。只說你們眼裏都沒姑娘。你們都吃了虧。可別怨我。嚇得那個媳婦忙陪笑說。我粗心了一面。說一面忙退出去。探春一面勻臉。一面向平兒冷笑。道。你遲了一步。沒見還有可笑的。連吳姐姐這麼個辦老了的。也不查清楚了。就來混我們。幸虧我們問他。他竟有臉說忘了我。說他回二奶奶事也忘了。再找去。我料著你主子未必有耐性兒。等他去找平兒。笑道。他有這麼一次。包管腿上的筋早折了。兩根姑娘別信他們。那是他們瞧著大奶奶是個菩薩姑娘。又是腩腆小姐。固然是託懶來混說。著

平兒色色精細強
將手下固無窮兵
也
已開後一回文字

問得好

正可獨得

作者著此一段見
探春才具同於鳳
姐而人不銜恨者
以其公正也其用
寶釵為後日持家
地步
極會討好

又向門外說。你們只管撒野。等奶奶大安了。嗒們再說。門外的衆媳婦都笑道。姑娘。你是個最明白的人。俗語說。一人作罪。一人當。我們並不欺蔽主子。如今主子是姣客。若認真惹惱了。死無葬身之地。平兒冷笑道。你們明白就好了。又陪笑向探春道。姑娘知道奶奶本來事多。那裏照看得這些。保不住不忽略。俗語說。旁觀者清。這幾年。姑娘冷眼看著。或有該添該減的去處。奶奶沒行到。姑娘竟一添減頭一件。與太太有益。第二件也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的情義了。話未說完。寶釵李紈皆笑道。好丫頭。真怨不得鳳丫頭偏疼你。本來無可添減之事。如今聽你一說。倒要找出兩件來。斟酌斟酌。不孤負你這話。探春笑道。我一肚子氣。正要拿他奶奶出氣。去偏他扯了來說了這些話。叫我也沒了主意了。一面說。一面叫進方纔那媳婦來。問環爺和蘭哥家學裏這一年的銀子。是做那一項用的。那媳婦便回說。一年學裏吃點心。或者買紙筆。每位有八兩銀子的使用。探春道。凡爺們的使用。都是各屋裏支月錢的。環哥的是姨娘領。二兩。寶玉的是老太太屋裏。襲人領。二兩。蘭哥兒是大奶奶屋裏領。怎麼學裏每人多這八兩。原來上學去的是為這八兩銀子。從今日起。把這一項蠲了。極是平兒回去告訴你奶奶。說我的話。把這條須免了。平兒笑道。早就該免。舊年奶奶原說要免的。此語恐是順勢語。因年下忙就忘了。那個媳婦只得答應著去。就有大觀園中媳婦捧了飯盒子來。侍書素雲早已擡過一張小飯桌來。平兒也忙著上菜。探春笑道。你說完了話。幹你的去罷。在這裏又忙什麼。平兒笑道。我原沒事的。

婆子極巴結平兒
亦有看佛面之意

平兒之言亦能相
勢亦能見機所以
一生不吃虧也

真切時知勢之言
當家人卻有此等
就憂能有幾次可
以落人褒貶

二奶奶打發了我來。一則說話。二則恐這裏人不方便。原是叫我幫著妹妹們服侍奶奶。姑娘的探春因問寶姑娘的怎麼不端來一處吃。丫鬟們聽說忙出至簷外。命媳婦們去說。寶姑娘如今在廳上一處吃。叫他們把飯送了這裏來。探春聽說便高聲說道。你別混支使人。那都是辦大事的管家娘子們。你們支使他要飯要茶的。連個高低都不知道。平兒這裏站著。叫他叫去。平兒忙答應了一聲出來。那些媳婦們都悄悄拉住。笑道。那裏用姑娘去叫。我們也有人去叫了。一面說。一面用手帕攤石礮上。說。姑娘站了半天。乏了。這太陽地裏。且歇歇。平兒便坐下。又有茶房裏的兩個婆子。拿了個坐褥鋪下。說。石頭冷。這是極乾淨的。姑娘將就坐了一坐。兒罷。平兒忙陪笑道。多謝一個。又捧了一碗精緻新茶出來。也悄悄笑說。這不是我們常用的茶。原是伺候姑娘們的。姑娘且潤一潤罷。平兒忙欠身接了。因指衆媳婦悄悄說道。你們太鬧的不像了。他是個姑娘家。不肯發威動怒。這是他尊重你們。就藐視欺負他。果然招他動了大氣。不過說他一個粗糙就完了。你們就現吃不了的虧。他撒個嬌。太太也得讓他一二分。二奶奶也不敢怎樣。你們就這麼大膽。子小看他。可是雞蛋往石頭上搥。衆人都忙道。我們何嘗敢大膽子。都是趙姨鬧的。平兒也悄悄的道。罷了。好奶奶們。牆倒衆人推。那趙姨奶奶原有些顛倒。著三不著兩有了。事都說賴他。你們素日那眼裏沒人心術。利害我幾年。難道還不知道。二奶奶若是料差一點兒的。早被你們這些奶奶們治倒了。饒這麼著得一點空兒。還要難他。一難好幾次。

說得句句有根據
平姑娘真是從細
心閱歷中來非爲
探姑娘粧虎嚇人
也

尖利語直刺鳳姐

凡欲整頓積弊者
總是從有體面人
做起古來如此者
不一而足
平兒真面而想到
不愧爲鳳姐之婢
二奶奶的事尚要
駁回何況他人乎
趙姨娘已去必須
補寫一筆

沒落了你們的口聲衆人都道他利害你們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裏也就不算不怕你們的前日我們還議論到這裏再不能依頭順尾必有兩場氣生那三姑娘雖是個姑娘你們都橫看了他二奶奶在這些大姑子小姑子裏頭也就只單怕他五分你們這會子倒不把他放在眼裏了正說著只見秋紋走來衆媳婦忙趕著問好又說姑娘且歇一歇裏頭擺飯吃等撤下飯桌子來再回話去秋紋笑道我比不得你們我那裏等得說著便直要上廳去平兒忙叫他回來秋紋回頭見了平兒笑道你又在這裏充什麼外園子的防護一面回身便坐在平兒褥上平兒悄悄問回什麼秋紋道問一問寶玉的月錢我們的月錢多早晚纔領平兒道這什麼大事你快回去告訴襲人說我的話憑有什麼事今日都別回若回一件管駁一件回一百件管駁一百件秋紋聽了忙問這是爲什麼平兒與衆媳婦等都忙告訴他原故又說正要找幾處利害事與有體面的人來開例作法子鎮壓與衆人作榜樣呢何苦你們先來扯在這釘子上你這一去說了他們若拿你們也作一二件榜樣又礙著老太太若拿著軟的做鼻子頭你聽聽看二奶奶的事他還要老太太太威勢的就怕不敢惹只拿著軟的做鼻子頭你聽聽看二奶奶的事他還要駁兩件纔壓得衆人口聲呢秋紋聽了伸了伸舌頭笑道幸而平姐姐在這裏沒得臊一鼻子灰趁早知會他們去說著便起身走了接著寶釵的飯至平兒忙進來服侍那時趙姨娘已去三人在板牀上吃飯寶釵面南探春面西李紈面東衆媳婦皆在廊下靜候裏

除卻驚兒侍書素
雲外別的丫頭亦
一概不許擅入
所謂能自知分量
者到底省吃些虧
寫得來靜靜地光
景
純從廳外人眼中
寫出絕妙文情
此等人原是賤的
自此以後還敢不
在意而懈怠麼

二奶奶也心服
平兒之說亦駁回
得是

此亦二奶奶通達
世故之論然其中
亦有前定之緣不
可以一概論也

頭。只。有。他。們。緊。跟。常。侍。的。丫。鬟。伺。候。別。人。一。概。不。敢。擅。入。這。些。媳。婦。們。都。悄。悄。議。論。說。大。
家。省。事。罷。纔。算。見。機。別。安。著。沒。良。心。的。主。意。連。吳。大。娘。纔。都。討。了。沒。意。思。嚼。們。又。是。什。麼。有。
臉。的。一。些。也。不。錯。他。們。一。邊。悄。議。等。飯。完。回。事。只。覺。裏。面。鴉。雀。無。聞。並。不。聞。箸。碗。之。響。規。矩。
肅。然。一。時。只。見。一。個。丫。頭。將。簾。櫳。高。揭。又。兩。個。將。桌。擡。出。茶。房。內。有。三。個。丫。鬟。捧。著。三。個。
沐。盆。兒。見。飯。桌。已。撤。三。人。便。進。去。了。一。回。又。捧。出。沐。盆。並。漱。盂。來。方。有。侍。書。素。雲。鶯。兒。三。
個。人。每。人。用。茶。盤。捧。了。三。盞。碗。茶。進。去。一。時。等。他。三。人。出。來。侍。書。命。小。丫。頭。子。好。生。伺。候。
著。我。們。吃。飯。來。喚。你。們。可。又。別。偷。坐。著。去。衆。媳。婦。們。方。慢。慢。的。安。分。回。事。不。敢。先。前。輕。慢。
疏。忽。了。探。春。氣。方。漸。平。因。向。平。兒。道。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奶。奶。商。議。如。今。可。巧。想。起。
來。你。吃。了。飯。快。來。寶。姑。娘。也。在。這。裏。嚼。們。四。個。人。商。議。了。再。細。細。的。問。你。奶。奶。可。行。可。止。
平。兒。答。應。回。去。鳳。姐。因。問。爲。何。去。這。半。日。平。兒。便。笑。著。將。方。纔。的。原。故。細。細。說。與。他。聽。了。
鳳。姐。兒。笑。道。好。好。好。個。三。姑。娘。我。說。不。錯。只。可。惜。他。命。薄。沒。託。生。在。太。太。肚。裏。平。兒。笑。
道。奶。奶。也。說。糊。塗。話。了。他。便。不。是。太。太。養。的。難。道。誰。敢。小。看。他。不。與。別。的。一。樣。看。待。麼。鳳。
姐。嘆。道。你。那。裏。知。道。雖。然。庶。出。一。樣。女。兒。卻。比。不。得。男。人。將。來。攀。親。時。如。今。有。一。種。輕。狂。
人。先。要。打。聽。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爲。庶。出。不。要。的。殊。不。知。別。說。庶。出。便。是。我。們。的。丫。
頭。比。衆。人。家。小。姐。還。強。呢。將。來。不。知。那。個。沒。造。化。的。爲。挑。庶。正。誤。了。事。呢。確。言。也。不。知。那。
個。有。造。化。的。不。挑。庶。正。的。得。了。去。說。著。又。向。平。兒。笑。道。你。知。道。我。這。幾。年。生。了。多。少。省。儉。

騎上老虎四字說盡古今奸雄行事殊覺要言不煩此層原卻為難然二奶奶能把存私二字去了再加一番振作起來尙可不慮於支絀秦可卿夢中之言其忘耶都是要緊的派得停停當當天下事情豈人所能預料的誰知後來更有大事又非意料所及者

的法子。一家子大約也沒個背地裏不恨我的。做人好之故也。我如今騎上老虎了。雖然看破些無奈。一時也難寬放。二則家裏出去的多。進來的少。凡百大小事兒。仍是照著老祖宗手裏的規矩。老祖宗放債未之有也。卻一年進的產業。又不及先時多了。一年進的利息。卻比先時多了。省儉了外人。又笑話老太太也受委屈。家下也抱怨。尅薄若不趁早兒料理。省儉之計。再幾年就都賠盡了。此語其籠絡平兒耶。平兒道。可不是這話。將來還有三四位姑娘。還有兩三個小爺們。一位老太太。這幾件大事未完呢。鳳姐兒笑道。我也慮到這裏。倒也設了寶玉和林妹妹。他兩個一娶一嫁。可以不著官中錢。老太太自有體己。拿出來。二姑娘是大老爺那邊的。也不算剩了三四個。滿破著每人化上一萬銀子。環哥娶親。有限化上三千兩銀子。若不設那裏省一點子。就設了老太太的事出來。一應都是全了的。不過零星雜項。使費些。滿破三五千兩。如今再省儉些。陸續就設了。只怕如今平空再生出一兩件事來。可就了不得了。嗒們且別慮後事。你且喫了飯。快聽他們商議什麼。這正撞了我的機會。我正愁沒個臂膀。雖有個寶玉。他又不是這裏頭的貨。總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奶是個佛爺。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真所謂二木頭。亦且不是這屋裏的人。四姑娘小呢。蘭小子與環兒。更是個燎毛的小凍貓子。只等有熱竈火炕。讓他鑽去罷。真真一個娘肚子裏跑出這樣天懸地隔的兩個人來。我想到那裏就。不服。再者林丫頭與寶姑娘。他兩個人倒好。偏又都是親戚。不好管。嗒們家務事。況且一個是美人燈兒。妙

奇談又將兩人一論夾出三姑娘來其從心而發之言耶抑違心之論耶亦有自知之明二奶奶亦有良心發現之日其實處危疑交迫之場真大不容易曉諭平兒能自知之明具見老奸巨猾其實服之然亦未嘗不忌之且又畏之若是與三姑娘硬挺只怕你許多漏洞要被他一扯未嘗不慮及此可知平姑娘與二奶奶狠狼爲奸者已非一日矣

噲風吹吹就壞了一個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張口一問搖頭三不知也難十分去問他倒只剩了三姑娘一個心裏嘴裏都也來得一層又是嚙家的正人二層太太又疼他三層雖然面上淡淡的皆因是趙姨娘那老東西鬧的心裏卻是和寶玉一樣呢比不得環兒實在令人難疼要依我的性子早攆出去了如今他既有這主意正該和他協同大家做個臂膀我也不孤不獨了按正禮天理良心上論嚙們有他這個人幫著嚙們也省些心與太太的事也有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論我也太行毒了也該抽回退步回頭看看再要窮追苦尅人恨極了他們笑裏藏刀嚙們兩個纔四個眼睛兩個心一時不防倒弄壞了趁著緊溜之中他出頭一料理衆人就往日嚙們的恨暫可解了還有一件我雖知你極明白恐怕你心裏挽不過來如今囑付你他雖是姑娘家心裏卻事事明白不過是言語謹慎他又比我知書識字更利害一層了如今俗語說擒賊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開端一定是先拿我開端倘或他駁我的事你可別分辯你只越恭敬越說駁的是纔好千萬別想著怕我沒臉和他一強就不好了鳳姐真想得透殺是可人平兒不等說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塗了我纔已經行在先了這會子纔囑付我八兩頭公案狠狼爲奸鳳姐兒笑道我是恐怕你心裏眼裏只有了我一概沒有他人之故不得不囑付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這不是你又急了滿嘴裏的你呀我呀起來了平兒道偏說你你不依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頓難道這臉上還沒嘗過的不成鳳姐兒笑道你這小蹄子兒要

願旨
家常尙如此奢侈
已極矣乃云分例
菜已減去賈氏之
所以必敗也

掂多少過兒纔罷。你看我病的這個樣兒。還來嘔我。呢。過來坐下。橫豎沒人來。咱們一處喫飯。是正經說著。豐兒等三四個小丫頭進來。放小炕桌。鳳姐只喫燕窩粥。兩碟子精緻小菜。是病中每日分例菜。已暫減去。豐兒便將平兒的四樣分例菜。端至桌上。與平兒盛了飯來。平兒屈一膝於炕沿之上。半身猶立於炕下。得體陪著鳳姐兒。喫了飯。服侍漱口。畢。分付了豐兒些話。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人已散出。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要寫探春才能。必須令其管事。若非鳳姐久病。雖有正事。探春無因可管。故借鳳姐之病。徐徐寫起。若單令探春代管。斷無如此大家專叫未出閣之閨女。料理一切。故又託李紈寶釵。公同照應。穩細周到。

借趙國基死後給賞。補明趙姨娘出身。不露痕迹。探春查舊例。先寫李紈照襲人例。賞銀四十兩。作襯。既見探春之能。又挑起趙姨娘之忿。

舊帳內分別內外多寡。文章錯綜細密。

寫探春才能見識。超出諸姊妹之上。已暗伏將來遠嫁。絕無依戀。必能相夫理家。中間夾寫平兒靈細。及鳳姐心事。不但引起下回興利除弊等事。且暗描鳳姐平日之苛刻利害。

此回雖專寫探春之才。而家人之先欺後畏。李紈之忠厚老實。寶釵之不肯多言。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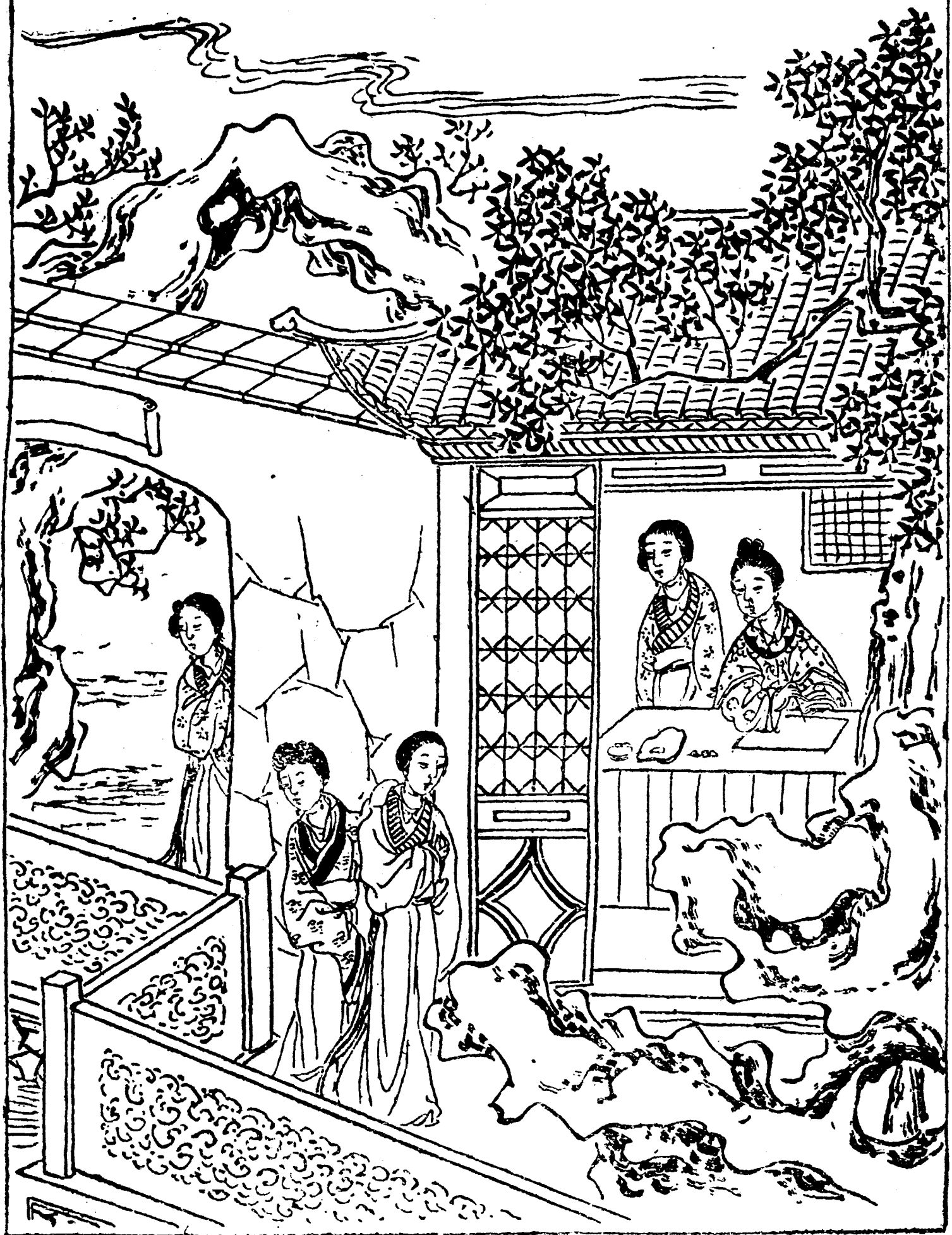
兒之乖巧恃愛及鳳姐之深心籌度衆丫頭之見怒小心無不一一如畫

大某山民評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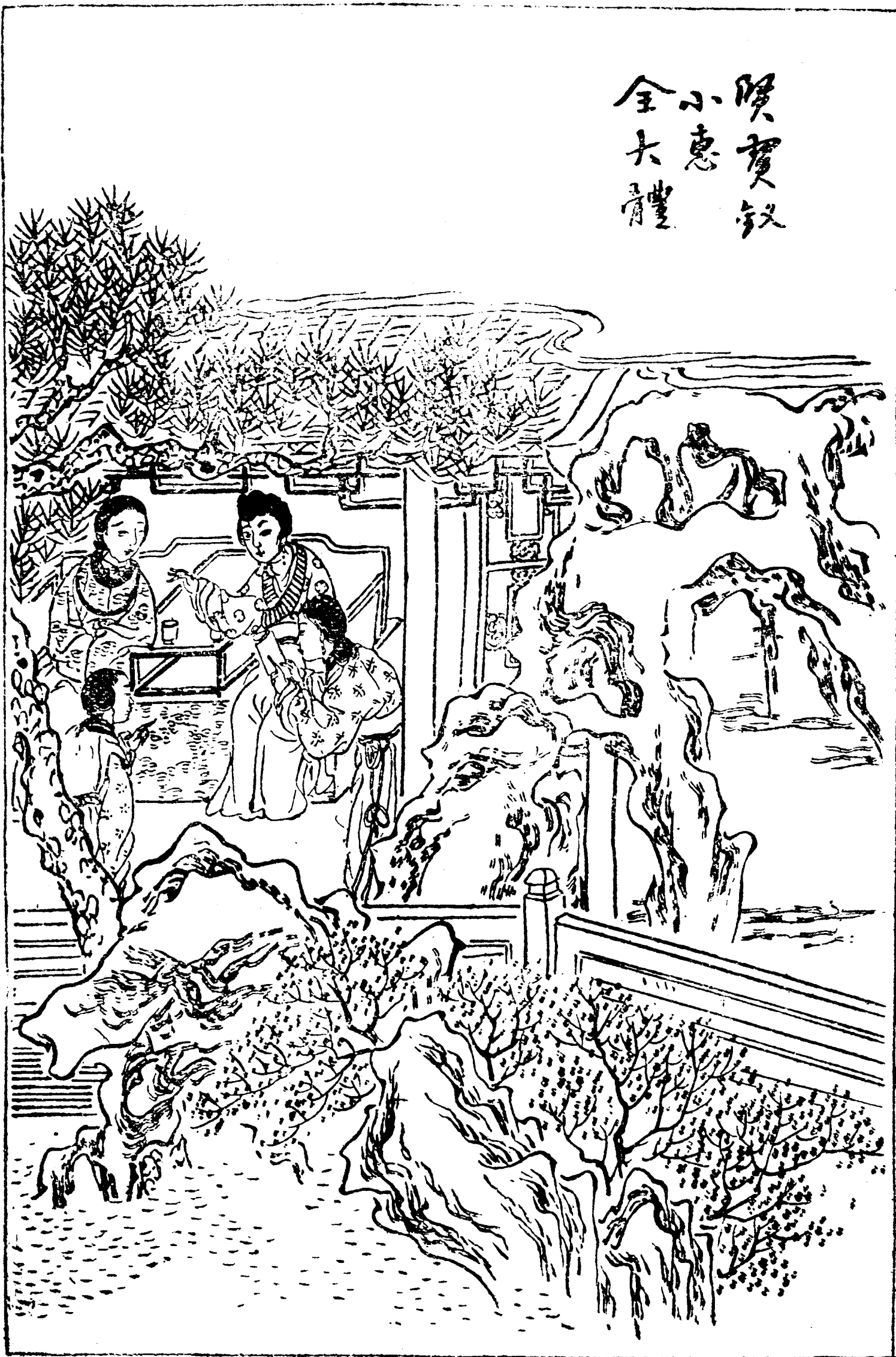
探春於議事廳上侃侃而談。既無支離。亦無畏縮。裙釵中具此雋異。不枉稱玫瑰花兒。

趙姨視環兒如掌上珍。視探春如眼中釘。寶康瓠而棄周鼎。殆列子所云狀與吾同者。近而愛之。狀與吾異者。疏而畏之之謂矣。此回已入癸丑三月間。因卷中有時屆季春一語也。

敏探
春興
除弊
省利



廣賀叙
小惠
全大體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五十六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敏探春與利除宿弊 賢寶釵小惠全大體

規矩森嚴

探姑娘真能無微不至

話說平兒陪著鳳姐兒吃了飯。伏侍盥漱畢。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只有丫鬟婆子諸內壺近人在窗外聽候。平兒進入廳中。他姊妹姑嫂三人正議論些家務。說的便是年內賴大家請吃酒。他家花園中事故。見他來了。探春便命他腳踏坐。了。因說道。我想的事。不為別的。只想著我們一月所用的頭油脂粉。又是二兩的事。我想我們一月已有二兩月銀。丫頭們又另有月錢。可不是又同剛纔學裏的八兩一樣。重重疊疊。這事雖小。錢有限。看起來也不妥當。你奶奶怎麼就沒想到這個。平兒笑道。這有個原故。姑娘們所用的這些東西。自然該有分例。每月每處買辦買了。令女人們交送我們收管。不過預備姑娘們使用。就罷了。沒有個我們天天各人拿著錢。找人買這些去的。所以外頭買辦總領了去。按月使女人按房交與我們。至於姑娘們每月的這二兩。原不是為買這些的。為的是一時當家的奶奶太太。或不在家。或不得閒。姑娘們偶然要個錢。使省得找人去。這不過是恐怕姑娘們受委屈。意思如今我冷眼看著各房裏。我們的姊妹。都是現拿錢買這些東西的。竟有了一半了。我就疑惑。不是買辦脫了空。就是買的不是正經貨。探春李紈都笑道。你也留心看出來了。脫空是沒有的。只是遲些日子。催急了。不知那裏找些

平姑娘自對出一種道理來
平姑娘於此等處能明燭其利病真是二奶奶一個好幫手

括盡古今來一切衙門大家做買辦者之通病

平兒亦能達其所見

胸中早有經緯特地爲此一詰是非孟浪肆辨者可比

留心世務不可不知此等道理釘頭木屑尙非無用之材況此等耶如探春者真到處能體問事件者矣
寶釵較探春似乎老成歷練些故有此說探春尙在疑信之間是其通詞也
寶姑娘亦是智攻堅陣者

來不過是個名兒。其實使不得。依然還得現買。就用二兩銀子。另叫別人的奶媽子的弟。兄兒子買來。方纔使得。若使官中的人去。依然是那一樣的。不知他們是什麼法子。平兒便笑道。買辦買的是那樣。別人買了好的來買辦的。也不依他。又說他使壞心。要奪他的買辦了。所以他們寧可得罪了裏頭。不肯得罪了外頭辦事的。富貴人家積弊。若是姑娘們使了奶媽子們。他們也就不敢說閒話了。卻有此一定的道理。探春道。因此我心裏不自在。饒費兩起兒錢東西。又白丟一半。不知竟把買辦的這一項。每月蠲了。爲是。真有斷制此是第一件事。第二件。年裏往賴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園子。比咱們這個如何。承上起下。平兒笑道。還沒有。咱們這一半大樹木花草也少。多著呢。此句生出下文來。探春道。我因和他們家的女孩兒說閒話兒。他說這園子除他們帶的花兒。吃得筍菜魚蝦。一年還有人包了。去年終足有二百兩銀子。剩從那日。我纔知道一個破荷葉。一根枯草根子。曉得此理。便不至沒飯吃。都是值錢的寶釵笑道。真真膏粱紈袴之談。你們雖是千金原不知道這些事。但只你們也都念過書識過字的。竟沒看見過朱夫子。有一篇不自棄的文。麼探春笑道。雖也看過。不過是勉人自勵。虛比浮詞。那裏都真有的。寶釵道。朱子都有了。虛比浮詞了。那句句都是有的。你纔辦了兩天事。就利慾薰心。把朱子都看虛浮了。你再出去見了那些利弊大事。越發連孔子也都看虛了呢。探春笑道。你這樣一個通人。竟沒看見。寶姑娘亦是智攻堅陣者。又是一樣駁法。當日。娘子有云。登利祿之場。處運籌之界。非堯舜之詞。背孔孟之道。

得大嫂子一語截
住文氣團結

不爲正事起見雖
學問何用乎

沾沾圖利蓋竊見
求田問舍者食

無厭一味油鹽醬
醋百味薰蒸乃謂

是特婦人女子之
所爲耳爰作此一

回書非詮論敘探
之與利除弊也展

卷時弗被其瞞過
觀此一論知探姑

娘胸中熟習世務
即小可以見大矣

寶姑娘亦會掉文
書袋

寶釵笑道。底下的一句呢。詰得好。探春笑道。如今斷章取意。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己罵我。自己不成。亦會心不遠者。寶釵道。天下沒有不可用的東西。既可用。便值錢。六字包掃一切難。爲你是個聰明人。這大節目。正事竟沒經歷。若讓若讓李執笑道。叫人家來了。又不說正事。你們且對講學問。寶釵道。學問中便是正事。若不拿學問提著。便都流入市俗去了。可以男而不如女乎。三人取笑了一回。便仍談正事。歸到本題。探春又接說道。噲們這個園子。只算比他們的多一半。原不止此。加一倍算起來。一年就有四百銀子的利息。若此時也出脫生。發銀子。自然小氣。不是噲們這樣人家的事。若派出兩個一定的人來。既有許多值錢之物。一味任人作踐。也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園子裏所有的。老媽媽中。揀出幾個本分老成。能知園圃的。此等人著實難揀。不獨於今爲然也。派他們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們交租納稅。只問他們一年可以孝敬些什麼。一則園子有專定之人。條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的。遂養物性第一層。也不用臨時忙亂。二則也不致作踐白孤負了東西。免累案第二層。三則老媽媽們也可借此小補。不枉半日在園中辛苦。補不足第三層。四則亦可以省了這些花兒匠。山子匠。並打掃人等的工費。美有餘第四層。將此有餘。以補不足。未爲不可。寶釵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畫。聽如此說。便點頭笑道。善哉。三年之內。無饑饉矣。李執道。好主意。果然這麼行。太太必喜歡。省錢事小。園子有人打掃。專司其職。又許他去賣錢。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再無不盡職的了。真是駕馭下人之要法。平兒道。這件事。須得姑娘說出來。我們奶奶

平姑娘亦太多心然卻是一種道理語語如見其心寶姑娘真口快此等處直不讓探姑娘一籌

暗伏後文編柳籃一事

將前一回生氣時筆亮巾幗中能有幾人哉

探姑娘一腔子牢騷於此數語傾發殆盡

懇切二字是沒人疼沒人顧六字注腳

處處提太太說所謂語有宗旨

雖有此心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們在園裏住著不能多弄些頑意兒。陪襯反叫人去監管修理圖省錢。這話斷不好出口。寶釵忙走過來摸著他的臉笑道。你張開嘴我瞧瞧你。的牙齒舌頭是什麼做的。從早起來到這會子你說了這些話。一套一個樣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不說你們奶奶才短想不到三姑娘說一套話出來。你就有一套話回奉。總是三姑娘想得到的。你們奶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個不可辦的原故。這會子又是因姑娘們住的園子不好。因省錢令人去監管。你們想想這話。果真交與人弄錢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許搭一個果子。也不許動了。姑娘們分中自然是不敢講究。天天和小姐姑娘們就噪不清。他這遠愁近慮。不抗不卑。他們奶奶便不是和嚙們好聽。他這一番話也必要自愧的變好了。探春笑道。我早起一肚子氣。聽他來了。忽然想起他主子來。素日當家使出來的好撒野的人。我見了他更生氣了。誰知他來了。避貓鼠兒。是的站了半日。怪可憐的。接著又說了那些話。不說他主子待我好。倒說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素日的情意了。這一句話不但沒了氣。我倒愧了。又傷起心來。我細想我一個女孩兒家。自己還鬧得沒人疼沒人顧的。我那裏還有好處去。待人口內說到這裏。不免又流下淚來。李紈等見他說得懇切。又想他素日趙姨娘每生誹謗。在王夫人跟前亦為趙姨娘所累。亦都不免流下淚來。都忙勸他。趁今日清淨。大家商議兩件與利剔弊的事情。也不枉太太委託一場。又提這沒要緊的事。做什麼。平兒忙道。我已明白了。姑娘竟說誰好。竟一派人就

平姑娘亦爽利非
囁嚅作兒女態者
探春亦能作此攻
背語真亦不是老
實人

卻說來有憑有據
似乎別人皆想不
到者明明寫出一
時巴結湊趣光景

簡而辣寶姑娘的
是可是人

管竹者祝媽祝與
竹同音管稻者田
以葉屬管花木葉
亦附木而生也信
手拈來都成妙語

完了。探春道。雖如此說也。須得回你奶奶一聲。我們這裏搜剔小利。已經不當。皆因你奶奶是個明白人。我纔這樣行。若是糊塗多歪多妬的。我也不肯倒像抓他的乖一般了。豈可不商議了行的。平兒笑道。既這樣。我去告訴一聲兒。說著去了半日。方回來。笑道。我說。是白走一趟。這樣好事。奶奶豈有不依的。探春聽了。便和李執命人將園中所有婆子的名單要來。大家參度。大概定了幾個人。又將他們一齊傳來。李執命人將園中所有婆子聽了。無不願意。也有說那片竹子。單交給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裏吃的。筍一年。還可交些錢糧。這一個說。那一片稻地。交給我一年。這些頑的大小雀鳥的糧食。不必動官中錢糧。我還可以交錢糧。探春纔要說話。人回大夫來了。進園瞧史姑娘去。文章周密。衆婆子只得去領大夫。平兒忙說。單你們有一百個。也不成個體統。難道沒有兩個管事的頭腦。帶進大夫來。回事的那人說。有吳大娘和單大娘。他兩個在西南角上聚錦門等著呢。平兒聽說。方罷了。衆婆子去後。探春問寶釵如何。寶釵笑答道。勤於始者。怠於終。善其辭者。嗜其利。探春聽了。點頭稱讚。便向冊上指出幾個來。與他三人看。平兒忙去取筆硯來。他三人說道。這一個老祝媽。是個妥當的。況他老頭子和他兒子。代代都是管打掃竹子。如今竟把這所有的竹子交與他。這一個老田媽。本是種莊家的。稻香村一帶。凡有菜蔬稻稗之類。雖是頑意兒。不必認真。大治大耕。也須得他去。再細細按時加些植養。豈不更好。探春又笑道。可惜蘅蕪院和怡紅院。這兩處大地方。竟沒有出息之物。李執

宮裁言是也

並非寶釵多心世
間淺眼孔人著實
不少

寶姑娘絕妙調停
吾服其才吾畏其
狡

有此一層更覺妥
當之至
可知留心事務已
久

忙笑道。蘅蕪院裏更利害。如今香料鋪並大市大廟賣的各處香料香草兒。都不是這些東西。算起來比別的利息更大。怡紅院別說別的。單只說春夏天二季玫瑰。花共下多少。花朵還有一帶籬笆上薔薇月季寶相金銀花藤花這幾色的草花。乾了賣到茶葉鋪藥鋪去。也值好些錢。探春笑道。原來如此。只是弄花草的沒有在行的人。平兒忙笑道。跟寶姑娘的鶯兒。他媽就是會弄這個的。上回他還採了些曬乾了編成花籃葫蘆給我頑呢。姑娘倒忘了不成。寶釵笑道。我纔讚你。你倒來捉弄我了。三人都詫異問道。這是爲何。寶釵道。斷斷使不得。你們這裏多少得用的人。一個個閒著沒事辦。這會子我又弄個人來。叫那起人連我也看小了。我倒替你們想出一個人來。怡紅院有個老葉媽。他就是焙茗的娘。那是個誠實老人家。他又合我們鶯兒媽極好。不如把這事交與葉媽。他有不知的。不必嗒們說給他。就找鶯兒的娘去商議了。那怕葉媽全不管。竟交與那一個。這是他們私情。若有人說閒話。也就怨不到嗒們身上。如此一行。你們辦得又至公。於事又甚妥。李紈平兒都道。是極。探春笑道。雖如此。只怕他們見利忘義呢。平兒笑道。不相干。前日鶯兒還認了葉媽做乾娘。請吃飯吃酒。兩家和厚得很呢。探春聽了方罷了。又共斟酌出幾人來。俱是他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用筆圈出一時。婆子們來回大夫已去。將藥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送出外邊去取藥。監派調服。周密一面。探春與李紈明示諸人。某人管某處。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餘者仍憑你們採取了去。利錢年終算帳。探春笑

真識透人情世故之言

又是一層見識

計園中一年項費直抵貧家十餘戶之糧

雖然戲說卻也實情

治家能知此種道理豈不上下咸宜

道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終算帳歸錢時，自然歸到帳房。仍是上頭又添一層管主。還在他們手心裏，又剝一層皮。這如今我們興出這事來，派了你們，已是跨過他們的頭去了。心裏有氣，只說不出來。你們年終去歸帳，他還不捉弄你們等什麼。再者這一年間管什麼的主子，有一全分他們，就得半分。這是每常的舊規，人所共知的。如今這園子是我的新創，竟別入他們的手。每年歸帳，竟歸到裏頭來。纔好更有道理。寶釵笑道：「依我說，裏頭也不用歸帳。這個多了，那個少了，倒多了事。不如問他們誰領這一分的，他就攬一宗事去。絕妙調停布置之法。」不過是園裏的人動用，我替你們算出來了。有限的幾宗事，不過是頭油、胭脂、香紙。每一位姑娘，幾個丫頭，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處筍簍、簞、箕、擔子，並大小禽鳥、鹿、兔吃的糧食，不過這幾樣，都是他們包了去，不用帳房去領錢。你算算就省下多少來。卻也省得不少。平兒笑道：「這幾宗雖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得下四百兩銀子。」寶釵笑道：「卻又來。一年四百兩，二年八百兩，打租的房子也能多買幾間薄沙地，也可以添幾畝了。雖然還有數餘，但他們既辛辛苦苦一年，也要叫他們剩些貼補自家。雖是興利節用，為綱然亦不可太齷。總再省上二三百銀子，失了大體統，也不像。所以如此一行外頭帳房裏一年少出四五百銀子，也不覺得很艱。齷了他們裏頭，卻也得些小補。這些沒營生的媽媽們也寬裕了。園子裏花木也可以每年滋長繁盛。如此你們也得了可使之物。這庶幾不失大體。若一味要省時，那裏不搜尋出幾個錢來。凡有些餘利的一概入了官中。那時

公利一層最是要著

治家如是治國如是治天下亦如是寶姑娘竟是一個大經濟大學問的人

不但此也且省卻許多閒言閒語說透古今通病

伏後文許多情事

裏外怨聲載道。那不失了你們這樣人家的大體。如今這園裏幾十個老媽媽們。若只給了這個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我纔說的他們只供給這個幾樣。也未免太寬裕了。能識大體。一年竟除這個之外。他每人不論有餘無餘。只叫他拿出若干弔錢來。大家湊齊。單散與這些園中的媽媽們。他們雖不料理這些。卻日夜也自在園中照看。當差之人。關門閉戶。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們出入。擡轎子。撐船。拉冰。牀一應粗重活計。都是他們的。差使。一年在園裏辛苦到頭。這園內既有出息。也是分內該沾帶些的。還有一句至小的話。越發說破了。你們只管了自己寬裕。不分與他們些。他們雖不敢明怨。心裏卻都不服。只用假公濟私的多摘你們幾個果子。多掐幾枝花兒。你們有冤還沒處訴呢。他們也沾帶些利息。你們有照顧不到的。他們就替你們照顧了。衆婆子聽了這個議論。又去了帳房。受轄制。又不與鳳姐兒去算帳。一年不過多拿出若干弔錢來。各各歡喜異常。都齊聲說。願意強如出去。被他們揉搓著。還得拿出錢來呢。那不得管地的。聽了每年終無故得錢。也都喜歡起來。口內說他們辛苦收拾。是該剩些錢貼補的。我們怎麼好穩吃三注呢。口則辭之心則受之也。寶釵笑道。媽媽們也別推辭了。這原是分內應當的。你們只要日夜辛苦些。別躲懶。縱放人吃酒賭錢。就是了。不然我也不該管這事。你們也知道我姨甥親口囑託我三五回。況又是後來之二奶奶平一笑。說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閒。別的姑娘又小。託我照看。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甥操心。我們太太又多病。家務也忙。我原是個閒人。便

其遠之在千里者
誰知近之在咫尺
前也○人來二二
是顯來○也二頭
作一而喚之也二
甄耶賈耶香亦不
得而知之

遇過老婦如何強
來批人臂反我別
不自量者好我殺
人也情不反我殺

起了這小名兒之後。我們上下都發惑。不知那位親友家也倒。是會有一個的。只是這十
來年沒進京來。都記不真了。賈母笑道。那就是我的孫子人來。衆媳婦丫頭答應了一聲。
走近幾步。此是於言語中夾敘事法。賈母笑道。接上文。人來二字說下。不得作兩讀。園裏把把。啣們的。
寶玉叫了。來給這四個管家娘子。瞧瞧。比他們的寶玉如何。衆媳婦聽了。忙去了。半刻圍
了寶玉進來。四人一見。見忙起身。笑道。嚇了我們一跳。若是我。我們不進府來。倘若別處遇見。
還只當我們的寶玉。後後趕著也進京了呢。此又言其相貌相同。一面說。一面都上來。拉拉他的
手。問長問短。寶玉也笑。問個好。賈母笑道。那有這樣巧事。大家子孩子們。再養得姣嫩。嫩除了
一說。可知是模樣兒相仿了。賈母笑道。那有這樣巧事。大家子孩子們。再養得姣嫩。嫩除了
臉上。有殘疾。十分醜的。大概看去。都是一樣。齊整。這也沒有什麼怪處。四人笑道。如今看
來。模樣是一樣。據老太太說。淘氣也一樣。我們看來。這位哥哥兒。性情卻比我。我們的好些。何
以見得。倒要請教。賈母忙問。怎見得。四人笑道。方纔我們拉哥哥兒的手。說話。便知道了。若
是我們那一個。只說我們糊塗。慢慢說。拉手。他的東西。我們略動一動。也不敢。所使喚的人。都
是女孩子。子們。四人未說完。李紈姊妹等。禁不住。失聲笑出來。賈母也笑道。我們這會子。
也打發人去。見了你。們寶玉。若拉他的手。他自然勉強。忍耐著。不知你。我這樣。人家的。
孩子。子。憑他們。有什麼。禮數。刁鑽。古。怪。的。毛病。見了。外人。必是。要。還。出。正。經。禮。數。來。的。卻。有。此。種。道
理。若。他。不。還。正。經。禮。數。也。斷。不。容。他。刁。鑽。去。了。就。是。大。人。溺。愛。的。也。因。爲。他。一。則。生。的。得

於壞中看出他好

言處來仍是湖愛之好
寫通出入下常情逐
才怪者未有不古
不怪者未有不古
而一行四者未有不古
以上將甄夫入
文二寶玉相見後
本甄下入賈玉之
以甄下入賈玉之
迷離幻化之文是
莫謂是鏡中花水
面月好還我本來
於夢見甄寶玉於
此引出一是甄一
不知一而不同卻一
底不同而不同卻一

人意兒。二則見人禮數。竟比大人行出來的更不。錯使人見了。可憐。背地裏。所以纔。縱得一點子。他若一味只管沒。裏沒外。不與大人爭光。憑他生得怎樣。也是該打死的。四。人聽了。都笑道。老太太這話。正是。雖然我們寶玉淘氣。古怪。怪。有時見了。客規矩。禮數。比大。人還。有。趣。所以無人見了。不愛。只說。為。什麼。還打他。他。殊。不知。他在。家。裏。無。法。無。天。大。人。想。不。到。的。話。偏。會。說。想。不。到。的。事。偏。會。行。所。以。老。爺。爺。太。太。恨。的。無。法。就。是。任。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亂。化。費。也。是。公。子。哥。兒。的。常。情。怕。上。學。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都。還。治。得。過。來。第。一。天。生。下。來。這。一。種。刁。鑽。古。怪。的。脾。氣。如。何。使。得。一。語。未。了。人。回。太。太。回。來。了。王。夫。人。進。來。問。過。安。他。四。人。請。了。安。大。概。說。了。兩。句。賈。母。便。命。歇。歇。去。罷。王。夫。人。親。捧。過。茶。方。退。出。去。規。矩。然。四。人。告。辭。了。賈。母。便。往。王。夫。人。處。來。說。了。一。會。子。家。務。打。發。他。們。回。去。不。必。細。說。這。裏。賈。母。喜。得。逢。人。便。告。訴。也。有。一。個。寶。玉。也。說。了。一。會。子。景。衆。人。都。想。著。天。下。的。世。宦。大。家。同。名。的。這。也。很。多。祖。母。溺。愛。孫。子。也。是。常。事。不。是。什。麼。罕。事。皆。不。介。意。獨。寶。玉。是。個。迂。闊。默。公。子。的。心。性。自。為。是。那。四。人。承。悅。賈。母。之。詞。後。至。園。中。去。看。湘。雲。病。去。史。湘。雲。因。說。他。你。放。心。罷。先。還。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如。今。有。了。個。對。子。鬧。急。了。再。打。很。了。你。好。逃。走。了。南。京。找。那。一。個。去。賈。玉。道。那。裏。的。話。你。也。信。了。偏。又。有。寶。玉。了。也。是。真。的。湘。雲。道。怎。麼。列。國。有。個。蘭。相。如。漢。朝。又。有。個。司。馬。相。如。呢。寶。玉。笑。道。偏。又。模。樣。兒。也。一。樣。這。是。沒。有。的。事。湘。雲。道。怎。麼。臣。人。看。見。孔。子。只。當。是。陽。貨。呢。寶。玉。笑。道。孔。子。陽。貨。雖。

此一笑也可當拈
花妙語
所得辭月一說便將
讀所者然於其飾過去
當謂悟得之其所欺
夢起上收策寶玉之
三味語

只見王夫人遣人來叫寶玉。玉不知有何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探春有才。寶釵有識。中間夾敘學問一段。是作者指示經濟。必須根柢學問中來。方能與利除弊。不失大體。

寶釵要雅。雖平兒齒舌。是什麼做的。探春說。早起一肚子氣。看見他站了半日。說了些話。不但沒氣。轉自愧傷心。心烘染平兒。恰似如畫。

未曾會派。人分。管先說。衆人議論。竹子稻地。年年可以交錢糧。糧隨借借。醫生看史湘雲病。翦斷。然後派。人文。情曲折。

寶釵不用。用鴛兒之母。殺有深心。仍借鴛兒。提起焙茗之母。可謂公私兼盡。

鴛兒。葉媽。爲五十九。回。回。噴。鴛兒。吐。燕。伏。筆。

年終。算。帳。不。歸。帳。房。借。此。寫。出。帳。房。積。弊。

寶釵。令。管。園。者。年。終。各。出。錢。文。分。給。衆。人。施。恩。之。後。即。分。付。循。規。蹈。矩。不。可。任。意。吃。酒。賭。博。可。謂。恩。威。並。濟。兼。且。伏。後。文。開。賭。等。事。

甄夫人。進。京。遣。人。問。安。說。起。家。中。亦。有。寶。玉。玉。面。貌。情。性。與。賈。寶。玉。無。異。接。接。寫。湘。雲。戲。言。好。逃。往。南。京。又。接。寫。寶。玉。一。夢。與。甄。寶。玉。玉。夢。中。彼。此。拉。住。任。讀。者。試。想。兩。個。寶。玉。是。一。是。二。若。僅。作。後。文。甄。府。被。抄。及。甄。寶。玉。入。都。看。見。未。免。爲。作。者。暗。

此回回下半段。專寫兩個寶釵。玉與上半段探春與利。寶釵得體。絕不相屬。心。一回標題。卻止說探春寶釵。此作者因下半段頗有關係。不便標題。題。另有一片深心。不可不知。知。第五十三回。至五十六回。一大段。應分二小段。五十三回。為一段。極言寧榮二府。祭祠賞燈之盛。反照後來之衰敗。五十五回。為一段。寫探春寶釵之才識。整理大觀園。又引起後文園中生事。而五十六回之下半。夾敘甄賈兩寶釵。玉陪藏後事。是一小段中之另一段。

大某山民評曰

賈寶釵玉夢見甄寶釵玉一段文字。可知天上事。有假必有真。真假者只一。可向實處用筆。真者無窮。窮須於空中會意。恐以賈滋天下之疑。遂以甄堅天下之信。命意措詞。俱極慘淡經營。

此回仍是癸丑年春季春事。

